嘉祐集

四部備要

集部

上海中華書局據明刻本校刊

桐鄉 陸費逵總勘
杭縣 高時顯
　　 吳汝霖輯校
杭縣 丁輔之監造

版權所有不許翻印

嘉祐集目錄

第一卷
幾策
審勢　審敵
第二卷
權書上
心術　法制
强弱　攻守
用間
第三卷
權書下
孫武　子貢
六國　項籍
高祖
第四卷
衡論上幷引
遠慮　御將
任相　重遠
廣士
第五卷
衡論下
養才　申法
議法　兵制
田制
第六卷
六經論
易論　禮論
樂論　詩論
書論　春秋論
第七卷
太玄論
太玄論上　太玄論中
太玄論下
太玄總例
四位　九贊
八十一首三方九部　三州三家揲法
占法　推玄算
求表之贊　曆法
第八卷
史論上　史論下
諫論上　諫論下
譽妃論　管仲論
明論　三子知聖人汙論
利者義之和論
第九卷
上皇帝書
第十卷
上韓樞密書　上富丞相書
上文丞相書　上田樞密書
上余青州書
第十一卷
上歐陽內翰書五首　上王長安書

上張侍郎書二首　上韓舍人書

第十二卷

上韓丞相書　上韓丞相論山陵書
與梅聖俞書　荅雷太簡書
與楊節推書　與吳殿院書
謝趙司諫書

第十三卷

譜例　蘇氏族譜
族譜後錄上篇　族譜後錄下篇
大宗譜法　蘇氏族譜亭記

第十四卷

張益州畫像記　彭州圓覺院記
極樂院造六菩薩記　木假山記
老翁井銘　王荊州畫像贊
吳道子畫五星贊　仲兄字文甫說
名二子說　送石昌言使北引
丹稜楊君墓誌銘　祭史彥輔文
祭任氏姊文　祭亡妻文
祭姪位文　祭史親家祖母文
議脩禮書狀

第十五卷

雜詩
雲興于山　有驥在野
有觸者犢　朝日載昇
我客至止　顏書
歐陽永叔白兎　荅二任
道卜居意贈陳景回　憶山送人
上田待制詩　途次長安上都漕傳
諫議　荅陳公美
又荅陳公美　送李才元學士知邛
州　送陸權叔提舉茶稅
送王吏部知徐州　藤樽
送任師中任清江　送吳待制中復知潭
州二首　從叔母楊氏挽詞
次韻和緡叔遊仲容西園

嘉祐集目錄

嘉祐集卷第一

趙郡蘇　洵

幾策

審勢

治天下者定所尚所尚一定至於萬千年而不變使民之耳目純於一而子孫有所守易以爲治故三代聖人其後世遠者至七八百年夫豈惟其民之不忘其功以至於是蓋其子孫得其祖宗之法而爲據依可以永久夏之尚忠商之尚質周之尚文視天下之所宜尚而固執之以此而始以此而終不朝文而暮質以自潰亂故聖人者出必先定一代之所尚周之世蓋有周公爲之制禮而天下遂尚文後世有賈誼者說漢文帝亦欲先定制度而其說不果用今者天下幸方治安子孫萬世帝王之計不可不預定於此時然萬世帝王之計常先定所尚使其子孫可以安坐而守其舊至於政弊然後變其小節而其大體卒不可革易故享世長遠而民不苟簡今也考之於朝野之間以觀國家之所尚者而愚猶有惑也何則天下之勢有强弱聖人審其勢而應之以權勢强矣强甚而不已則折勢弱矣弱甚而不已則屈聖人權之而使其甚不至於折與屈者威與惠也夫强甚者威竭而不振弱甚者惠褻而下不以爲德故處弱者利用威而處强者利用惠乘强之威以行惠則惠尊乘弱之惠以養威則威發而天下震慄故威與惠者所以裁節天下强弱之勢也然而不知强弱之勢者有殺人之威而下不懼有生人之惠而下不喜何者威竭而惠褻故也故有天下者必先審知天下之勢而後可與言用威惠不先審知其勢而徒曰我能用威我能用惠者末也故有强而益之以威弱而益之以惠以至於折與屈者是可悼也譬之一人之身將欲餌藥石以養其生必先審觀其性之爲陰其性之爲陽而投之以藥石藥石之陽而投之陰藥石之陰而投之陽故陰不至於涸而陽不至於亢苟不能先審觀己之爲陰與己之爲陽而以陰攻陰以陽攻陽則陰者固死於陰而陽者固死於陽不可救也是以善養身者先審其陰陽而善制天下者先審其强弱以爲之謀昔者周有天下諸侯太盛當其盛時大者已有地五百里而畿內反不過千里其勢爲弱秦有天下散爲郡縣聚爲京師守令無大權柄伸縮進退無不在我其勢爲强然方其成康在上諸侯無小大莫不臣伏弱之勢未見於外及其後世失德而諸侯禽奔獸遁各固其國以相侵攘而其上之人卒不悟區區守姑息之道而望其能以制服强國是謂以弱政濟弱勢故周之天下卒斃於弱秦自孝公其勢固已駸駸焉日趨於强大及其子孫已并天下而亦不悟專任法制以斬撻平民是謂以强政濟强勢故秦之天下卒斃於强周拘於惠而不知權秦勇於威而不知本二者皆不審天下之勢也吾宋制治有縣令有郡守有轉運使以大系小絲牽繩聯總合于上雖其地在萬里外方數千里擁兵百萬而天子一呼於殿陛間三尺豎子馳傳捧詔召而歸之京師則解印趨走唯恐不及如此之勢秦之所恃以强之勢也勢

强矣然天下之病常病於弱噫有可强之勢如秦而反陷於弱者何也習於惠而怯於威也惠太甚而威不勝也夫其所以習於惠而惠太甚者賞數而加於無功也怯於威而威不勝者刑弛而兵不振也由賞與刑與兵之不得其道是以有弱之實著於外焉何謂弱之實曰官吏曠惰職廢不舉而敗官之罰不加嚴也多贖數赦不問有罪而典刑之禁不能行也冗兵驕狂負力幸賞而維持姑息之恩不敢節也將帥覆軍匹馬不返而敗軍之責不加重也羌胡强盛陵壓中國而邀金繒增幣帛之恥不爲怒也若此類者大弱之實也久而不治則又將有大於此而遂浸微浸消釋然而潰以至於不可救止者乘之矣然愚以爲弱在於政不在於勢是謂以弱政敗强勢今夫一輿薪之火衆人之所憚而不敢犯者也舉而投之河則何熱之能爲是以負强秦之勢而溺於弱周之弊而天下不知其强焉者以此也雖然政之弱非若勢弱之難治也借如弱周之勢必變易其諸侯而後强可能也天下之諸侯固未易變易此又非一日之故也若夫弱政則用威而已矣可以朝改而夕定也夫齊古之强國也而威王又齊之賢王也當其即位委政不治諸侯並侵而人不知其國之爲强國也一旦發怒裂萬家封即墨大夫召烹阿大夫與常譽阿大夫者而發兵擊趙魏衛趙魏衛盡走請和而齊國人人震懼不敢飾非者彼誠知其政之弱而能用其威以濟其弱也況今以天子之尊藉郡縣之勢言脫於口而四方響應其所以用威之資固已完具且有天下者患不爲焉有欲爲焉而不可者今誠能一留意於用威一賞罰一號令一舉動無不一切出於威嚴用刑法而不赦有罪力行果斷而不牽衆人之是非用不測之刑用不測之賞而使天下之人視之如風雨雷電遽然而至截然而下不知其所從發而不可逃遁朝廷如此然後平民益務檢慎而姦民猾吏亦常恐恐然懼刑法之及其身而斂其手足不敢輒犯法此之謂强政政强矣爲之數年而天下之勢可以復强愚故曰乘弱之惠以養威則威發而天下震慄然則以當今之勢求所謂萬世爲帝王而其大體卒不可革易者其尚威而已矣或曰當今之勢事誠無便於尚威者然孰知夫萬世之間其政之不變而必曰威邪愚應之曰威者君之所恃以爲君也一日而無威是無君也久而政弊變其小節而參之以惠使不至若秦之甚可也舉而弃之過矣或者又曰王者任德不任刑任刑霸者之事非所宜言此又非所謂知理者也夫湯武皆王也桓文皆霸也武王乘紂之暴出民於炮烙斬刖之地茍又遂多殺人多刑人以爲治則民之心去矣故其治一出於禮義彼湯則不然桀之惡固無以異紂然其刑不若紂暴之甚也而天下之民化其風淫惰不事法度書曰有衆率怠弗協而又諸侯昆吾氏首爲亂於是誅鋤其强梗怠惰不法之人以定紛亂故記曰商人先罰而後賞至於桓文之事則又非皆任刑也桓公用管仲仲之書好言刑故桓公之治常任刑文公長者其佐狐趙先魏皆不說以刑法其治亦未嘗以刑爲本而號亦爲霸

而謂湯非王而文非霸也得乎故用刑不必霸而用德不必王各觀其勢之何所宜用而已然則今之勢何爲不可用刑用刑何爲不曰王道彼不先審天下之勢而欲應天下之務難矣

審敵

中國內也四夷外也憂在內者本也憂在外者末也夫天下無內憂必有外懼本既固矣盍釋其末以息肩乎曰未也古者夷狄憂在外今者夷狄憂在內釋其末可也而愚不識方今夷狄之憂爲末也古者夷狄之勢大弱則臣小弱則遁大盛則侵小盛則掠吾兵良而食足將賢而士勇則患不及中原如是而曰外憂可也今之蠻夷姑無望其臣與遁求其志止於侵掠而不可得也北胡驕恣爲日久矣歲邀金繒以數十萬計曩者幸吾有西羌之變出不遜語以撼中國天子不忍使邊民重困於鋒鏑是以虜日益驕而賄日益增迨今凡數十百萬而猶慊然未滿其欲視中國如外府然則其勢又將不止數十百萬也夫賄益多則賦斂不得不重賦斂重則民不得不殘故雖名爲息民而其實愛其死而殘其生也名爲外憂而其實憂在內也外憂之不去聖人猶且恥之內憂而不爲之計愚不知天下之所以久安而無變也古者匈奴之强不過冒頓當暴秦刻剝劉項戰奪之後中國溘然矣以今度之彼宜遂入踐中原如決大河潰蟻壤然卒不能越其疆以有吾尺寸之地何則中原之强固百倍於匈奴雖積衰新造而猶足以制之也五代之際中原無君晉塘苟一時之利以子行事匈奴割幽燕之地以資其强大孺子繼立大臣外叛匈奴掃境來寇兵不血刃而京師不守天下被其禍匈奴自是始有輕中原之心以爲可得而取矣及吾宋景德中大舉來寇章聖皇帝一戰而却之遂與之盟以和夫人之情勝則狃狃則敗敗則懲懲則勝匈奴狃石晉之勝而有景德之敗懲景德之敗而愚未知其所勝甚可懼也雖然數十年之間能以無大變者何也匈奴之謀必曰我百戰而勝人人雖屈而我亦勞馳一介入中國以形凌之以勢邀之歲得金錢數十百萬如此數十歲我益數百千萬而中國損數百千萬吾日以富中國日以貧然後足以有爲也天生北狄謂之犬戎投骨於地狺然而爭者犬之常也今則不然邊境之上豈無可乘之釁使之來寇大足以奪一郡小亦足以殺掠數千人而彼不以動其心者此其志非小也將以蓄其銳而伺吾隙以伸其所大欲故不忍以小利而敗其遠謀古人有言曰爲虺弗摧爲蛇奈何匈奴之勢日長炎炎今也柔而養之以冀其卒無大變其亦惑矣且今中國之所以竭生民之力以奉其所欲而猶恐恐焉懼一物之不稱其意者非謂中國之力不足以支其怒也然以愚度之當今中國雖萬萬無有如石晉可乘之勢者匈奴之力雖足以犯邊然今十數年間吾可以必無犯邊之憂何也非畏吾也其志不止犯邊也其志不止犯邊而力又未足以成其所欲爲則其心惟恐吾之一旦絕其好以失吾之厚賂也然而驕傲不肯少屈者何也其意曰邀之而後固也鷙鳥將擊必匿其形昔者冒

頓欲攻漢漢使至輒匿其壯士健馬故兵法曰詞卑者進也詞強者退也今匈奴之君臣莫不張形勢以夸我此其志不欲戰明矣闔廬之入楚也因唐蔡勾踐之入吳也因齊晉匈奴誠欲與吾戰邪曩者陝西有元昊之叛河朔有王則之變嶺南有智高之亂此亦可乘之勢矣然終以不動則其志之不欲戰又明矣吁彼不欲戰而我遂不與戰則彼既得其志矣兵法曰用其所欲行其所能廢其所不能於敵反是今無乃與此異乎且匈奴之力既未足以伸其所大欲而奪一郡殺掠數千人之利彼又不以動其心則我勿賂而已勿賂而彼以爲辭則對曰爾何功於吾歲欲吾賂吾有戰而已賂不可得也雖然天下之人必曰此愚人之計也天下孰不知賂之爲害而無賂之爲利顧勢不可耳愚以爲不然當今夷狄之勢如漢七國之勢昔者高祖急於滅項籍故舉數千里之地以王諸將項籍死天下定而諸將之地因遂不可削當是時非劉氏而王者八國高祖懼其且爲變故大封吳楚齊趙同姓之國以制之既而信越布綰皆誅死而吳楚齊趙之強反無以制當是時諸侯王雖名爲臣而其實莫不有帝制之心膠東膠西濟南又從而和之於是擅爵人赦死罪戴黃屋刺客公行七首交於京師罪至章也勢至逼也然當時之人猶且徜徉容與若不足慮月不圖歲朝不計夕循循而摩之煦煦而吹之幸而無大變以及於孝景之世有謀臣曰鼂錯始議削諸侯地以損其權天下皆曰諸侯必且反錯曰固也削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則反疾而禍小不削則反遲而禍大吾懼其不及今反也天下皆曰鼂錯愚吁七國之禍期於不免與其發於遠而禍大不若發於近而禍小以小禍易大禍雖三尺童子皆知其當然而其所以不與錯者彼皆不知其勢將有遠禍與知其勢將有遠禍而度己不及見謂可以寄之後人以苟免吾身者也然則錯爲一身謀則愚而爲天下謀則智人君又安可捨天下之謀而用一身之謀哉今日匈奴之強不減於七國而天下之人又用當時之議因循維持以至於今方且以爲無事而愚以爲天下之大計不如勿賂勿賂則變疾而禍小賂之則變遲而禍大畏其疾也不若畏其大樂其遲也不若樂其小天下之勢如坐弊船之中駸駸乎將入於深淵不及其尚淺也舍之而求所以自生之道而以濡足爲解者是固忘覆溺之道也聖人除患於未萌然後能轉而爲福今也不幸養之以至此而近憂小患又憚而不決則是遠憂大患終不可去也赤壁之戰惟周瑜呂蒙知其勝伐吳之役惟羊祜張華以爲是然則宏遠深切之謀固不能合庸人之意此鼂錯所以爲愚也雖然錯之謀猶有遺憾何者錯知七國必反而不爲備反之計山東變起而關內騷動今者匈奴之禍又不若七國之難制七國反中原半爲敵國匈奴叛中國以全制其後此又易爲謀也然則謀之奈何曰匈奴之計不過三一曰聲二曰形三曰實匈奴謂中國怯久矣以吾爲終不敢與之抗且其心常欲固前好而得厚賂以養其力今也遽絕之彼必曰戰而勝不如坐而得賂之爲利也華人怯

吾可以先聲脅之彼將復賂我於是宣言於遠近我將以某日圍某所以某日攻某所如此謂之聲命邊郡休士卒偃旗鼓寂然若不聞其聲聲既不能動則彼之計將出於形除道翦棘多爲疑兵以臨吾城如此謂之形深溝固壘清野以待寂然若不見其形形又不能動則技止此矣將遂練兵秣馬以出於實實而與之戰破之易爾彼之計必先出於聲與形而後出於實者出於聲與形期我懼而以重賂請和也出於實不得已而與我戰以幸一時之勝也夫勇者可以施之於怯不可以施之於智今夫叫呼跳踉以氣先者世之所謂善鬬者也雖然蓄全力以待之則未始不勝彼叫呼者聲也跳踉者形也無以待之則聲與形者亦足以乘人於卒不然徒自弊其力於無用之地是以不能勝也韓許公節度宣武軍李師古忌公嚴整使來告曰吾將假道伐滑公曰爾能越吾界爲盜邪有以相待無爲虛言滑帥告急公使謂曰吾在此公安無恐或告除道翦棘兵且至矣公曰兵來不除道也師古詐窮遷延以遁愚故曰彼計出於聲與形而不能動則技止此矣與之戰破之易耳方今匈奴之君有內難新立意其必易與鄰國之難霸王之資也且天與不取將受其弊賈誼曰大國之王幼弱未壯漢之所置傅相方握其事數年之後大抵皆冠血氣方剛漢之傅相以病而賜罷當是之時而欲爲安雖堯舜不能嗚呼是七國之勢也

嘉祐集卷第一

原书缺此页

嘉祐集卷第二

趙郡蘇　洵

權書上

心術

爲將之道當先治心泰山崩於前而色不變麋鹿興於左而目不瞬然後可以制利害可以待敵凡兵上義不義雖利勿動非一動之爲害而他日將有所不可措手足也夫惟義可以怒士士以義怒可與百戰凡戰之道未戰養其財將戰養其力既戰養其氣既勝養其心謹烽燧嚴斥堠使耕者無所顧忌所以養其財豐犒而優游之所以養其力小勝益急小挫益厲所以養其氣用人不盡其所欲爲所以養其心故士常蓄其怒懷其欲而不盡怒不盡則有餘勇欲不盡則有餘貪故雖幷天下而士不厭兵此黃帝之所以七十戰而兵不殆也不養其心一戰而勝不可用矣凡將欲智而嚴凡士欲愚智則不可測嚴則不可犯故士皆委己而聽命夫安得不愚夫惟士愚而後可與之皆死凡兵之動知敵之主知敵之將而後可以動於險鄧艾縋兵於穴中非劉禪之庸則百萬之師可以坐縛彼固有所侮而動也故古之賢將能以兵嘗敵而又以敵自嘗故去就可以決凡爲將之道知理而後可以舉兵知勢而後可以加兵知節而後可以用兵知理則不屈知勢則不沮知節則不窮見小利不動見小患不避小利小患不足以辱吾技也夫然後可以支大利大患有以養技而自愛者無敵於天下故一忍可以支百勇一靜可以制百動兵有長短敵我一也敢問吾之所長吾出而用之彼將不與吾校吾之所短吾蔽而置之彼將强與吾角柰何曰吾之所短吾抗而暴之使之疑而却吾之所長吾陰而養之使之狎而墮其中此用長短之術也善用兵者使之無所顧有所恃無所顧則知死之不足惜有所恃則知不至於必敗尺箠當猛虎奮呼而操擊徒手遇蜥蜴變色而却步人之情也知此者可以將矣袒裼而按劍則烏獲不敢逼冠冑衣甲據兵而寢則童子彎弓殺之矣故善用兵者以形固夫能以形固則力有餘矣

法制

將戰必審知其將之賢愚與賢將戰則持之與愚將戰則乘之持之則容有所伺而爲之謀乘之則一舉而奪其氣雖然非愚將勿乘乘之不動其禍在我分兵而迭進所以持之也幷力而一戰所以乘之也古之善軍者以刑使人以賞使人以怒使人而其中必有以義附者焉不以戰不以掠而以備急難故越有君子六千人韓之戰秦之鬭士倍於晉而出穆公於淖者赦食馬者也兵或寡而易危或衆而易叛莫難於用衆莫危於用寡治衆者法欲繁繁則士難以動治寡者法欲簡簡則士易以察不然則士不任戰矣惟衆而繁雖勞不害爲强以衆入險阻必分軍而疎行夫險阻必有伏伏必有約軍分則伏不知所擊而其約攜矣險阻懼蹙疎行以紓士氣兵莫危於攻莫難於守客主之勢然也故地有二不可守兵少不足以實城城小不足以容兵夫惟賢將能以寡爲衆以

小爲大當敵之衝人莫不守我以疑兵彼愕不進雖告之曰此無人彼不信也度彼所襲潛兵以備彼不我測謂我有餘夫何患兵少偃旗仆鼓寂若無氣嚴戢兵士敢譁者斬時令老弱登埤示怯乘懈突擊其衆可走夫何患城小背城而戰陳欲方欲踞欲密欲緩夫方而踞密而緩則士心固固則不懾背城而戰欲其不懾面城而戰陣欲直欲鋭欲疎欲速夫直而鋭疎而速則士心危危則致死面城而戰欲其致死夫能靜而自觀者可以用人矣吾何爲則怒吾何爲則喜吾何爲則勇吾何爲則怯夫人豈異於我天下之人孰不能自觀其一身是以知此理者塗之人皆可以將平居與人言一語不循故猶且睥而忌敵以形形我恬而不怪亦已固矣是故智者視敵有無故之形必謹察之勿動疑形二可疑於心則疑而爲之謀心固得其實也可疑於目勿疑彼敵疑我也是故心疑以謀應目疑以靜應彼誠欲有所爲邪不使吾得之目矣

强弱

知有所甚愛知有所不足愛可以用兵矣故夫善將者以其所不足愛者養其所甚愛者士之不能皆鋭馬之不能皆良器械之不能皆利固也處之而已矣兵之有上中下也是兵之有三權也孫臏有言曰以君下駟與彼上駟取君上駟與彼中駟取君中駟與彼下駟此兵說也非馬說也下之不足以與其上也吾既知之矣吾既弃之矣中之不足以與吾上下之不足以與吾中吾不既再勝矣乎得之多於弃也吾斯從之矣彼其上之不得其中下之援也乃能獨完耶故曰兵之有上中下也是兵之有三權也三權也者以一致三者也管仲曰攻堅則瑕者堅攻瑕則堅者瑕嗚呼不從其瑕而攻之天下皆强敵也漢高帝之憂在項籍耳雖然親以其兵而與之角者葢無幾也隨何取九江韓信取魏取代取趙取齊然後高帝起而取項籍夫不汲汲於其憂之所在而彷徨乎其不足卹之地彼葢所以孤項氏也秦之憂在六國蜀最僻最小最先取楚最强最後取非其憂在蜀也諸葛孔明一出其兵乃與魏氏角其亡宜也取天下取一國取一陣皆如是也范蠡曰凡陣之道益左以爲牡設右以爲牝春秋時楚伐隋季梁曰楚人上左君必左無與王遇且攻其右右無良焉必敗偏敗衆乃攜葢一陣之間必有牡牝左右要當以吾强攻其弱耳唐太宗曰吾自興兵習觀行陣形勢每戰視敵强其左吾亦强吾左弱其右吾亦弱吾右使弱常遇强强常遇弱敵犯吾弱追奔不過數十百步吾擊敵弱常突出自背反攻之以是必勝後之庸將既不能處其强弱以敗而又曰吾兵有老弱雜其間非舉軍精鋭以故不能勝不知老弱之兵兵家固亦不可無無之是無以耗敵之强兵而全吾之鋭鋒敗可俟矣故智者輕弃吾弱而使敵輕用其强忘其小喪而志於大得夫固要其終而已矣

攻守

古之善攻者不盡兵以攻堅城善守者不盡兵以守敵衝夫盡兵以攻堅城則鈍兵費糧而緩於成功盡

兵以守敵衝則兵不分而彼間行襲我無備故攻敵所不守守敵所不攻攻者有三道守者有三道焉三道一曰正二曰奇三曰伏坦坦之路車轂擊人肩摩出亦此入亦此我所必攻彼所必守者曰正道大兵攻其南銳兵出其北大兵攻其東銳兵出其西者曰奇道大山峻谷中盤絕徑潛師其間不鳴金不撾鼓突出乎平川以衝敵人腹心者曰伏道故兵出於正道勝敗未可知也出於奇道十出而五勝矣出於伏道十出而十勝矣何則正道之城堅城也正道之兵精兵也奇道之城不必堅也奇道之兵不必精也伏道則無城也無兵也攻正道而不知奇道與伏道焉者其將木偶人是也守正道而不知奇道與伏道焉者其將亦木偶人是也今夫盜之於人抉門斬關而入者有焉他戶之不扃鍵而入者有焉乘壞垣坎牆趾而入者有焉抉門斬關而主人不之察幾希矣他戶之不扃鍵而主人不之察大半矣乘壞垣坎牆趾而主人不之察皆是矣爲主人者宜無曰門之固而他戶牆隙之不卹焉夫正道之兵抉門之盜也奇道之兵他戶之盜也伏道之兵乘垣之盜也所謂正道者若秦之函谷吳之長江蜀之劍閣是也昔者六國嘗攻函谷矣而秦將敗之曹操嘗攻長江矣而周瑜走之鍾會嘗攻劍閣矣而姜維拒之何則其爲之守備者素也劉濞反攻大梁田祿伯請以五萬人別循江淮收淮南長沙以與濞會武關岑彭攻公孫述自江州泝都江破侯丹兵徑拔武陽繞出延岑軍後疾以精騎赴廣都距成都不數十里李愬攻蔡蔡悉精卒以抗李光顏而不備愬愬自文成破張柴疾馳二百里夜半到蔡黎明擒元濟此用奇道也漢武攻南越唐蒙請發夜郎兵浮船牂牁江道番禺城下以出越人不意鄧艾攻蜀自陰平由景谷攀木緣磴魚貫而進至油江而降馬邈至緜竹而斬諸葛瞻遂降劉禪田令孜守潼關關之左有谷曰禁而不知之備林言尚讓入之夾攻關而關兵潰此用伏道也吾觀古之善用兵者一陣之間尚猶有正兵奇兵伏兵三者以取勝況守一國攻一國而社稷之安危係焉者其可以不知此三道而欲使之將耶

用間

孫武既言五間則又有曰商之興也伊摯在夏周之興也呂牙在商故明君賢相能以上智爲間者必成大功此兵之要三軍所恃而動也按書伊尹適夏醜夏歸亳史太公嘗事紂去之歸周所謂在夏在商誠矣然以爲間何也湯文王固使人間夏商邪伊呂固與人爲間邪桀紂固待間而後可伐邪是雖甚庸亦知不然矣然則吾意天下存亡寄於一人伊尹之在夏也湯必曰桀雖暴一旦用伊尹則民心復安吾何病焉及其歸亳也湯必曰桀得伊尹不能用必亡矣吾不可以安視民病遂與天下共亡之呂牙之在商也文王必曰紂雖虐一旦用呂牙則天祿必復吾何憂焉及其歸周也文王必曰紂得呂牙不能用必亡矣吾不可以久遏天命遂命武王與天下共亡之然則夏商之存亡待伊呂用否而決今夫問將之賢者必曰能逆知敵國之勝敗問其所以知之之道必曰

不愛千金故能使人爲之出萬死以間敵國或曰能因敵國之使而探其陰計嗚呼其亦勞矣伊呂一歸而夏商之國爲決亡使湯武無用間之名與用間之勞而得用間之實此非上智其誰能之夫兵雖詭道而本於正者終亦必勝今五間之用其歸於詐成則爲利敗則爲禍且與人爲詐人亦將且詐我故能以間勝者亦或以間敗吾間不忠反爲敵用一敗也不得敵之實而得敵之所僞示者以爲信二敗也受吾財而不能得敵之陰計懼而以僞告我三敗也夫用心於正一振而群綱舉用心於詐百補而千穴敗智於此不足恃也故五間者非明君賢將之所上明君賢將之所上者上智之間也是以淮陰曲逆義不事楚而高祖擒籍之計定左車周叔不用於趙魏而淮陰進兵之謀決嗚呼是亦間也

嘉祐集卷第二

嘉祐集卷第三

趙郡蘇　洵

權書下

孫武

求之而不窮者天下奇才也天下之士與之言兵而曰我不能者幾人求之於言而不窮者幾人言不窮矣求之於用而不窮者幾人嗚呼至於用而不窮者吾未之見也孫武十三篇兵家舉以為師然以吾評之其言兵之雄乎今其書論奇權密機出入神鬼自古以兵著書者罕所及以是而揣其為人必謂有應敵無窮之才不知武用兵乃不能必克與書所言遠甚吳王闔廬之入郢也武為將軍及秦楚交敗其兵越王入踐其國外禍內患一旦迭發吳王奔走自救不暇武殊無一謀以弭斯亂若按武之書以責武之失凡有三焉九地曰威加於敵則交不得合而武使秦得聽包胥之言出兵救楚無忌吳之心斯不威之甚其失一也作戰曰久暴師則鈍兵挫銳屈力殫貨則諸侯乘其弊而起且武以九年冬伐楚至十年秋始還可謂久暴矣越人能無乘間入國乎其失二也又曰殺敵者怒也今武縱子胥伯嚭鞭平王屍復一夫之私忿以激怒敵此司馬戌子西子期所以必死讎吳也勾踐不頽舊冢而吳服田單譎燕掘墓而齊奮知謀與武遠矣武不達此其失三也然始吳能以入郢乃因胥嚭唐蔡之怒及乘楚瓦之不仁武之功蓋亦鮮耳夫以武自為書尚不能自用以取敗北況區區祖其故智餘論者而能將乎且吳起與武一體之人也皆著書言兵世稱之曰孫吳然而吳起之言兵也輕法制草略無所統紀不若武之書詞約而意盡天下之兵說皆歸其中然吳起始用於魯破齊及入魏又能制秦兵入楚楚復霸而武之所為反如是書之不足信也固矣今夫外御一隸內治一妾是賤丈夫亦能夫豈必有一人而教之及夫御三軍之衆闔營而自固或且有亂然則是三軍之衆惑之也故善將者視三軍之衆與視一隸一妾無加焉故其心常若有餘夫以一人之心當三軍之衆而其中恢恢然猶有餘地此韓信之所以多多而益善也故夫用兵豈有異術哉能勿視其衆而已矣

子貢

君子之道智信難信者所以正其智也而智常至於不正智者所以通其信也而信常至於不通是故君子慎之也世之儒者曰徒智可以成也人見乎徒智之可以成也則舉而棄乎信吾則曰徒智可以成也而不可以繼也子貢之以亂齊滅吳存魯也吾悲之彼子貢者遊說之士苟以邀一時之功而不以可繼為事故不見其禍使夫王公大人而計出於此則吾未見其不旋踵而敗也吾聞之王者之兵計萬世而動霸者之兵計子孫而舉强國之兵計終身而發求可繼也子貢之兵是明日不可用也故子貢之出也吾以為魯可存也而齊可無亂吳可無滅何也田常之將篡也憚高國鮑晏故使移兵伐魯為賜計者莫若抵高國鮑晏弔之彼必愕而問焉則對曰田常遣子之兵伐魯吾竊哀子之將亡也彼必詰其故則對

曰齊之有田氏猶人之養虎也子之於齊猶肘股之於身也田氏之欲肉齊久矣然未敢逞志者懼肘股之捍也今子出伐魯肘股去矣田氏孰懼哉吾見身將磔裂而肘股隨之所以弔也彼必懼而咨計於我因教之曰子悉甲趨魯壓境而止吾請爲子潛約魯侯以待田氏之變帥其兵從子入討之彼懼田氏之禍其勢不得不聽歸以約魯侯魯侯懼齊伐其勢亦不得不聽因使練兵蒐乘以俟齊釁誅亂臣而定新主齊必德魯數世之利也吾觀仲尼以爲齊人不與田常者半故請哀公討之今誠以魯之衆從高國鮑晏之師加齊之半可以轘田常於都市其勢甚便其成功甚大惜乎賜之不出於此也齊哀王舉兵誅呂氏呂氏以灌嬰爲將拒之至滎陽嬰使諭齊及諸侯連和以待呂氏變共誅之今田氏之勢何以異此有魯以爲齊有高國鮑晏以爲灌嬰惜乎賜之不出於此也

六國

六國破滅非兵不利戰不善弊在賂秦賂秦而力虧破滅之道也或曰六國互喪率賂秦耶曰不賂者以賂者喪蓋失強援不能獨完故曰弊在賂秦也秦以攻取之外小則獲邑大則得城較秦之所得與戰勝而得者其實百倍諸侯之所亡與戰敗而亡者其實亦百倍則秦之所大欲諸侯之所大患固不在戰矣思厥先祖父暴霜露斬荊棘以有尺寸之地子孫視之不甚惜舉以予人如棄草芥今日割五城明日割十城然後得一夕安寢起視四境而秦兵又至矣然則諸侯之地有限暴秦之欲無厭奉之彌繁侵之愈急故不戰而強弱勝負已判矣至于顛覆理固宜然古人云以地事秦猶抱薪救火薪不盡火不滅此言得之齊人未嘗賂秦終繼五國遷滅何哉與嬴而不助五國也五國既喪齊亦不免矣燕趙之君始有遠略能守其土義不賂秦是故燕雖小國而後亡斯用兵之效也至丹以荊卿爲計始速禍焉趙嘗五戰于秦二敗而三勝後秦擊趙者再李牧連却之洎牧以讒誅邯鄲爲郡惜其用武而不終也且燕趙處秦革滅殆盡之際可謂智力孤危戰敗而亡誠不得已向使三國各愛其地（三國謂楚魏韓也）齊人勿附于秦刺客不行良將猶在則勝負之數存亡之理當與秦相較或未易量嗚呼以賂秦之地封天下之謀臣以事秦之心禮天下之奇才并力西嚮則吾恐秦人食之不得下咽也悲夫有如此之勢而爲秦人積威之所劫日削月割以趨於亡爲國者無使爲積威之所劫哉夫六國與秦皆諸侯其勢弱於秦而猶有可以不賂而勝之之勢苟以天下之大下而從六國破亡之故事是又在六國下矣

項籍

吾嘗論項籍有取天下之才而無取天下之慮曹操有取天下之慮而無取天下之量劉備有取天下之量而無取天下之才故三人者終其身無成焉且夫不有所棄不可以得天下之勢不有所忍不可以盡天下之利是故地有所不取城有所不攻勝有所不就敗有所不避其來不喜其去不怒肆天下之所爲

而徐制其後乃克有濟嗚呼項籍有百戰百勝之才而死於垓下無惑也吾觀其戰於鉅鹿也見其慮之不長量之不大未嘗不怪其死於垓下之晚也方籍之渡河沛公始整兵嚮關籍於此時若急引軍趨秦及其鋒而用之可以據咸陽制天下不知出此而區區與秦將爭一旦之命既全鉅鹿而猶徘徊河南新安間至函谷則沛公入咸陽數月矣夫秦人既已安沛公而讎籍則其勢不得强而臣故籍雖遷沛公漢中而卒都彭城使沛公得還定三秦則天下之勢在漢不在楚雖百戰百勝尚何益哉故曰兆垓下之死者鉅鹿之戰也或曰雖然籍必能入秦乎曰項梁死章邯謂楚不足慮故移兵伐趙有輕楚心而良將勁兵盡於鉅鹿籍誠能以必死之士擊其輕敵寡弱之師入之易耳且亡秦之守關與沛公之守善否可知也沛公之攻關與籍之攻善否又可知也以秦之守而沛公攻入之沛公之守而籍攻入之然則亡秦之守籍不能入哉或曰秦可入矣如救趙何曰虎方捕鹿羆據其穴搏其子虎安得不置鹿而返返則碎於羆明矣軍志所謂攻其必救也使籍入關王離涉間必釋趙自救籍據關逆擊其前趙與諸侯救者十餘壁躡其後覆之必矣是籍一舉解趙之圍而收功於秦也戰國時魏伐趙齊救之田忌引兵疾走大梁因存趙而破魏彼宋義號知兵殊不達此屯安陽不進而曰待秦敝吾恐秦未敝而沛公先據關矣籍與義俱失焉是故古之取天下者常先圖所守諸葛孔明棄荊州而就西蜀吾知其無能爲也且彼未嘗見大險也彼以爲劍門者可以不亡也吾嘗觀蜀之險其守不可出其出不可繼兢兢而自完猶且不給而何足以制中原哉若夫秦漢之故都沃土千里洪河大山真可以控天下又烏事夫不可以措足如劍門者而後曰險哉今夫富人必居四通五達之都使其財布出於天下然後可以收天下之利有小丈夫者得一金櫝而藏諸家拒戶而守之嗚呼是求不失也非求富也大盜至劫而取之又焉知其果不失也

高祖

漢高帝挾數用術以制一時之利害不如陳平揣摩天下之勢舉指搖目以劫制項羽不如張良微此二人則天下不歸漢而高帝乃木强之人而止耳然天下已定後世子孫之計陳平張良智之所不及則高帝常先爲之規畫處置以中後世之所爲曉然如目見其事而爲之者蓋高帝之智明於大而暗於小至於此而後見也帝嘗語呂后曰周勃厚重少文然安劉氏必勃也可令爲太尉方是時劉氏既安矣勃又將誰安邪故吾之意曰高帝之以太尉屬勃也知有呂氏之禍也雖然其不去呂后何也勢不可也昔者武王沒成王幼而三監叛帝意百歲後將相大臣及諸侯王有武庚祿父者而無有以制之也獨計以爲家有主母而豪奴悍婢不敢與弱子抗呂后佐帝定天下爲大臣素所畏服獨此可以鎮壓其邪心以待嗣子之壯故不去呂后者爲惠帝計也呂后既不可去故削其黨以損其權使雖有變而天下不搖是故以樊噲之功一旦遂欲斬之而無疑嗚呼彼豈獨於

噲不仁耶且噲與帝偕起拔城陷陣功不爲少矣方亞父嗾項莊時微噲誚讓羽則漢之爲漢未可知也一旦人有惡噲欲滅戚氏者時噲出伐燕立命平勃即斬之夫噲之罪未形也惡之者誠僞未必也且高帝之不以一女子斬天下之功臣亦明矣彼其娶於呂氏呂氏之族若產祿輩皆庸才不足卹獨噲豪健諸將所不能制後世之患無大於此矣夫高帝之視呂后也猶醫者之視堇也使其毒可以治病而無至於殺人而已矣樊噲死則呂氏之毒將不至於殺人高帝以爲是足以死而無憂矣彼平勃者遺其憂者也噲之死於惠之六年也天也使其尚在則呂祿不可紿太尉不得入北軍矣或謂噲於帝最親使之尚在未必與產祿叛夫韓信黥布盧綰皆南面稱孤而綰又最爲親幸然及高祖之未崩也皆相繼以逆誅誰謂百歲之後椎埋屠狗之人見其親戚乘勢爲帝王而不欣然從之邪吾故曰彼平勃者遺其憂者也

嘉祐集卷第二

嘉祐集卷第四

衡論上 并引

趙郡蘇 洵

事有可以盡告人者有可告人以其端而不可盡者盡以告人其難在告人以其端其難在用今夫衡之有刻也於此爲銖於此爲石求之而不得曰是非善衡焉可也曰權罪者非也始吾作權書以爲其用可以至於無窮而亦可以至於無用於是又作衡論十篇嗚呼從吾説而不見其成乃今可以罪我焉耳

遠慮

聖人之道有經有權有機是以有民有群臣而又有腹心之臣曰經者天下之民舉知之可也曰權者民不得而知矣群臣知之可也曰機者雖群臣亦不得而知矣腹心之臣知之可也夫使聖人而無權則無以成天下之務無機則無以濟萬世之功然皆非天下之民所宜知而機者又群臣所不得聞羣臣不得聞誰與議不議不濟然則所謂腹心之臣者不可一日無也後世見三代取天下以仁義而守之以禮樂也則曰聖人無機夫取天下與守天下無機不能顧三代聖人之機不若後世之詐故後世不得見耳有機也是以有腹心之臣禹有益湯有伊尹武王有太公望是三臣者聞天下之所不聞知羣臣之所不知禹與湯武倡其機於上而三臣共和之於下以成萬世之功下而至於桓文有管仲狐偃爲之謀主闔廬有伍員句踐有范蠡大夫種高祖之起也大將任韓信黥布彭越裨將任曹參樊噲滕公灌嬰游說諸侯任酈生陸賈樅公至於奇機密謀羣臣所不與者惟留侯酇侯二人唐太宗之臣多奇才而委之深任之密者亦不過曰房杜夫君子爲善之心與小人爲惡之心一也君子有機以成其善小人有機以成其惡有機也雖惡亦或濟無機也雖善亦不克是故腹心之臣不可以一日無也司馬氏魏之賊也有賈充之徒爲之腹心之臣以濟陳勝吳廣秦民之湯武也無腹心之臣以不克何則無腹心之臣者無機也有機而泄也夫無機與有機而泄者譬如虎豹食人而不知設陷穽設陷穽而不知以物覆其上者也或曰機者創業之君所假以濟耳守成之世其奚事機而安用夫腹心之臣嗚呼守成之世能遂熙然如太古之世矣乎未也吾未見機之可去也且夫天下之變常伏於燕安田文所謂主少國危大臣未附如此等事何世無之當是之時而無腹心之臣可爲寒心哉昔者高祖之末天下既定矣而又以周勃遺孝惠孝文武帝之末天下既治矣而又以霍光遺孝昭孝宣蓋天下雖有泰山之勢而聖人常以累卵爲心故雖守成之世而腹心之臣不可去也傳曰百官總己以聽于冢宰彼冢宰者非腹心之臣天子安能舉天下之事委之三年而不置疑於其間邪又曰五載一巡狩彼無腹心之臣五載一出捐千里之畿而誰與守邪今夫一家之中必有宗老一介之士必有密友以開心胷以濟緩急柰何天子而無腹心之臣乎近世之君宴然于上而使宰相眇然於下上下不接而其志不通矣臣視君如天之遼然而不可親而君亦如天

之視人泊然無愛之之心也是以社稷之憂彼不以爲憂社稷之喜彼不以爲喜君憂不辱君辱不死一人譽之則用之一人毀之則舍之宰相避嫌畏譏且不暇何暇盡心以憂社稷數遷數易視相府如傳舍百官泛泛於下而天子惸惸於上一旦有卒然之憂吾未見其不顛沛而殞越也聖人之任腹心之臣也尊之如父師愛之如兄弟握手入臥內同起居寢食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百人譽之不加密百人毀之不加疏尊其爵厚其祿重其權而後可以議天下之機慮天下之變太祖用趙中令也得其道矣近者寇萊公亦誠其人然與之權輕故終以見逐而天下幾有不測之變然則其必使之可以生人殺人而後可也

御將

人君御臣相易而將難將有二有賢將有才將而御才將尤難御相以禮御將以術御賢將之術以信御才將之術以智不以禮不以信是不爲也不以術不以智是不能也故曰御將難而御才將尤難六畜其初皆獸也彼虎豹能搏能噬而馬亦能蹄牛亦能觸先王知能搏能噬者不可以人力制故殺之殺之不能驅之而後已蹄者可馭以羈紲觸者可拘以楅衡故先王不忍弃其才而廢天下之用如曰是能蹄是能觸當與虎豹并殺而同驅則是天下無騏驥終無以服乘邪先王之選才也自非大姦劇惡如虎豹之不可以變其搏噬者未有不欲制之以術而全其才以適於用況爲將者又不可責以廉隅細謹顧其才何如耳漢之衛霍趙充國唐之李靖李勣賢將也漢之韓信黥布彭越唐之薛萬徹侯君集盛彥師才將也賢將既不多有得才者而任之苟又曰是難御則是不肖者而後可也結以重恩示以赤心美田宅豐飲饌歌童舞女以極其口腹耳目之欲而折之以威此先王之所以御才將也近之論者或曰將之所以畢智竭慮犯霜露蹈白刃而不辭者冀賞耳爲國家者不如勿先賞以邀其成功或曰賞所以使人不先賞人不爲我用是皆一隅之說非通論也將之才固有不同傑然於庸將之中者才小者也傑然於才將之中者才大者也才小志亦小才大志亦大人君當觀其才之大小而爲之制御之術以稱其志一隅之說不可用也夫養騏驥者豐其芻粒絜其羈絡居之新閑浴之清泉而後責之千里彼騏驥者其志常在千里也夫豈以一飽而廢其志哉至於養鷹則不然獲一雉飼以一雀獲一兎飼以一鼠彼知不盡力於擊搏則其勢無所得食故然後爲我用才大者騏驥也不先賞之是養騏驥者饑之而責其千里不可得也才小者鷹也先賞之是養鷹者飽之而求其擊搏亦不可得也是故先賞之說可施之才大者不先賞之說可施之才小者兼而用之可也昔者漢高祖一見韓信而授以上將解衣衣之推食哺之一見黥布而以爲淮南王供具飲食如王者一見彭越而以爲相國當是時三人者未有功於漢也厥後追項籍垓下與信約期而不至捐數千里之地以畀之如棄敝屣項氏未滅天下未定而三人者已極富貴矣何則高帝知三人者之志大不極於富貴則不爲我用雖

極於富貴而不滅項氏不定天下則其志不已也至於樊噲滕公灌嬰之徒則不然拔一城陷一陣而後增數級之爵否則終歲不遷也項氏已滅天下已定樊噲滕公灌嬰之徒計百戰之功而後爵之通侯夫豈高帝至此而嗇哉知其才小而志小雖不先賞不怨而先賞之則彼將泰然自滿而不復以立功爲事故也噫方韓信之立於齊蒯通武涉之說未去也當此之時而奪之王漢其殆哉夫人豈不欲三分天下而自立者而彼則曰漢王不奪我齊也故齊不捐則韓信不懷韓信不懷則天下非漢之有嗚呼高帝可謂知大計矣

任相

古之善觀人之國者觀其相何如人而已議者常曰將與相均將特一大有司耳非相侔也國有征伐而後將權重有征伐無征伐相皆不可一日輕相賢邪則羣有司皆賢而將亦賢矣將賢邪相雖不賢將不可易也故曰將特一大有司耳非相侔也任相之道與任將不同爲將者大槩多才而或頑鈍無恥非皆節廉好禮不可犯者也故不必優以禮貌而其有不羈不法之事則亦不可以常法御何則豪縱不趨約束者亦將之常態也武帝視大將軍往往踞廁而李廣利破大宛侵殺士卒之罪則寢而不問此任將之道也若夫相必節廉好禮者爲也又非豪縱不趨約束者爲也故接之以禮而重責之古者相見於天子天子爲之離席起立在道爲之下輿有病親問不幸而死親弔待之如此其厚然其有罪亦不私也天地大變天下大過而相以不起聞矣相不勝任策書至而布衣出府免矣相有他失而棧車牝馬歸以思過矣夫接之以禮然後可以重其責而使無怨言責之重然後接之以禮而不爲過禮薄而責重彼將曰主上遇我以何禮而重我以此責也甚矣責輕而禮重彼將遂弛然不肯自飭故禮以維其心而重責以勉其怠而後爲相者莫不盡忠於朝廷而不卹其私吾觀賈誼書至所謂長太息者常反覆讀不能已以爲誼生文帝時文帝遇將相大臣不爲無禮獨周勃一下獄誼遂發此使誼生於近世見其所以遇宰相者則當復何如也夫湯武之德三尺豎子皆知其爲聖人而猶有伊尹太公者爲師友焉伊尹太公非賢於湯武也而二聖人者特不顧以師友之以明有尊也噫近世之君姑勿責於此天子御坐見宰相而起者有之乎無矣在輿而下者有之乎亦無矣天子坐殿上宰相與百官趨走於下掌儀之官名而呼之若郡守召胥吏耳雖臣子爲此亦不過而尊尊貴貴之道不若是褻也夫既不能接之以禮則其罪之也吾法將亦不得用何者不果於用禮而果於用刑則其心不服故法曰有某罪而加之以某刑及其免相也既曰有某罪而刑不加焉不過削之以官而出之大藩鎮此其弊皆始於不爲之禮賈誼曰中罪而自弛大罪而自裁夫人不我誅而安忍棄其身此必有大愧於其君故人君者必有以愧其臣故其臣有所不爲武帝嘗以不冠見平津侯故當天下多事朝廷憂懼之際使石慶得容於其間而無怪焉然則必其待之

如禮而後可以責之如法也且吾聞之待以禮而彼不自效以報其上重其責而彼不自勉以全其身安其祿位成其功名者天下無有也彼人主傲然於上不禮宰相以自尊大者孰若使宰相自效以報其上之爲利宰相利其君之不責而豐其私者孰若自勉以全其身安其祿位成其功名之爲福吾又未見去利而就害遠福而求禍者也

重遠

武王不泄邇不忘遠仁矣乎非仁也勢也天下之勢猶一身一身之中手足病於外則腹心爲之深思靜慮於內而求其所以療之之術腹心病於內則手足爲之奔掉於外而求其所以療之之物腹心手足之相救非待仁而後然吾故曰武王之不泄邇不忘遠非仁也勢也勢如此其急而古之君獨武王然者何也人皆知一身之勢而武王知天下之勢也夫不知一身之勢者一身危而不知天下之勢者天下不危乎哉秦之保關中自以爲子孫萬世帝王之業而陳勝吳廣乃楚人也由此觀之天下之勢遠近如一然以吾言之近之可憂未若遠之可憂之深也近之官吏賢邪民譽之歌之不賢邪譏之謗之譽歌譏謗者衆則必傳傳則必達於朝廷是官吏之賢否易知也一夫不獲其所訴之刺史刺史不問裹糧走京師緩不過旬月撾鼓叫號而有司不得不省矣是民有寃易訴也吏之賢否易知而民之寃易訴亂何從始邪遠方之民雖使盜跖爲之郡守檮杌饕餮爲之縣令郡縣之民羣嘲而聚罵者雖千百爲輩朝廷不知也白日執人於市誣以殺人雖其兄弟妻子聞之亦不過訴之刺史不幸而刺史又抑之則死且無告矣彼見郡守縣令據案執筆吏卒旁列箠械滿前駭然而喪膽矣則其詣京師天子所居者當復如何而又行數千里費且百萬富者尚或難之而貧者又何能乎故其民常多怨而易動吾故曰近之可憂未若遠之可憂之深也國家分十七路河朔陝右廣南川峽實爲要區河朔陝右二虜之防而中國之所恃以安南廣川峽貨財之源而河朔陝右之所恃以全其勢之輕重如何哉曩者北胡驕恣西寇悖叛河朔陝右尤所加卹一郡守一縣令未嘗不擇至於南廣川峽則例以爲遠官審官差除取具臨時竄謫量移往往而至凡朝廷稍所優異者不復官之南廣川峽而其人亦以南廣川峽之官爲失職庸人無所歸故常聚於此嗚呼知河朔陝右之可重而不知河朔陝右之所恃以全之地之不可輕是欲富其倉而蕪其田倉不可得而富也矧其地控制南夷氐蠻最爲要害土之所產又極富夥明珠大貝紈錦布帛皆極精好陸負水載出境而其利百倍然而關譏門征僦雇之費非百姓私力所能辦故貪官專其利而齊民受其病不招權不鬻獄者世俗遂指以爲廉吏矣而招權鬻獄者又豈盡無嗚呼吏不能皆廉而廉者又止如此是斯民不得一日安也方今賦取日重科斂日煩罷弊之民不任官吏復有所規求於其間矣淳化中李順竊發於蜀州郡數十望風奔潰近者智高亂廣南乘勝取九城如反掌國家設城池養士卒蓄器械儲米

粟以爲戰守備而凶豎一起若涉無人之地者吏不肖也今夫以一身任一方之責者莫若漕刑南廣川峽旣爲天下要區而其中之郡縣又有爲南廣川峽之要區者其牧宰之賢否實一方所以安危幸而賢則已其戕民黷貨的然有罪可誅者漕刑固亦得以舉劾若夫庸陋選耎不才而無過者漕刑雖賢明其勢不得易置此猶弊車躄馬而求僕夫之善御也郡縣有敗事不以責漕刑則不可責之則彼必曰敗事者某所治某所者某人也吾將何所歸罪故莫若使漕刑自舉其人而任之他日有敗事則謂之曰爾謂此人堪此職也今不堪此職是爾欺我也責有所任罪無所逃然而擇之不得其人者蓋寡矣其餘郡縣雖非一方之所以安危者亦當詔審官俾勿輕授贓吏冗流勿措其間則民雖在千里外無異於處畿甸中矣

廣士

古之取士取於盜賊取於夷狄古之人非以盜賊夷狄之事可爲也以賢之所在而已矣夫賢之所在貴而貴取焉賤而賤取焉是以盜賊下人夷狄異類雖奴隸之所恥而往往登之朝廷坐之郡國而不以爲怍而繩趨尺步華言華服者往往反擯棄不用何則天下之能繩趨而尺步華言而華服者衆也朝廷之政郡國之事非特如此而可治也彼雖不能繩趨而尺步華言而華服然而其才果可用於此則居此位可也古者天下之國大而多士大夫者不過曰齊與秦也而管夷吾相齊賢也而舉二盜焉穆公霸秦賢也而舉由余焉是其能果於是非而不牽於衆人之議也未聞有以用盜賊夷狄而鄙之者也今有人非盜賊非夷狄而猶不獲用吾不知其何故也夫古之用人無擇於勢布衣寒士而賢則用之公卿之子弟而賢則用之武夫健卒而賢則用之巫醫方技而賢則用之胥史賤吏而賢則用之今也布衣寒士持方尺之紙書聲病剽竊之文而至享萬鍾之祿卿大夫之子弟飽食於家一出而驅高車駕大馬以爲民上武夫健卒有灑掃之力奔走之舊久乃領藩郡執兵柄巫醫方技一言之中大臣且舉以爲吏若此者皆非賢也皆非功也是今之所以進之之塗多於古也而胥史賤吏忽之而不錄使老死於敲榜趨走而賢與功者不獲一施吾甚惑也不知胥吏之賢優而養之則儒生武士或所不若昔者漢有天下平津侯樂安侯輩皆號爲儒宗而卒不能爲漢立不世大功而其卓絶儁偉震耀四海者乃其賢人之出於吏胥中者耳夫趙廣漢河間之郡吏也尹翁歸河東之獄吏也張敞太守之卒史也王尊涿郡之書佐也是皆雄儁明博出之可以爲將而内之可以爲相者也而皆出於吏胥中者有以也夫吏胥之人少而習法律長而習獄訟老奸大豪畏憚慴伏吏之情狀變化出入無不諳究因而官之則豪民猾吏之弊表裏毫末畢見於外無所逃遁而又上之人擇之以才遇之以禮而其志復自知得自奮於公卿故終不肯自棄於惡以買罪戾而敗其終身之利故當此時士君子皆優爲之而其間自縱於大惡者大約亦不過幾人而其

尤賢者乃至成功如是今之吏胥則不然始而入之不擇也終而遇之以犬彘也長吏一怒不問罪否袒而笞之喜而接之乃反與交手爲市其人常曰長吏待我以犬彘我何望而不爲犬彘哉是以平民不能自棄爲犬彘之行不肯爲吏矣况士君子而肯俛首爲之乎然欲使之謹飾可用如兩漢亦不過擇之以才待之以禮恕其小過而棄絶其大惡之不可貰忍者而後察其賢有功而爵之祿之貴之勿棄之於冗流之間則彼有冀於功名自尊其身不敢匄奪而奇才絶智出矣夫人固有才智奇絶而不能爲章句名數聲律之學者又有不幸而不爲者苟一之以進士制策是使奇才絶智有時而窮也使吏胥之人得出爲長吏是使一介之才無所逃也進士制策網之於上此又網之於下而曰天下有遺才者吾不信也

嘉祐集卷第四

嘉祐集卷第五

衡論下

趙郡蘇　洵

養才

夫人之所爲有可勉强者有不可勉强者煦煦然而爲仁孑孑然而爲義不食片言以爲信不見小利以爲廉雖古之所謂仁與義與信與廉者不止若是而天下之人亦不曰是非仁人是非義人是非信人是非廉人此則無諸己而可勉强以到者也在朝廷而百官肅在邊鄙而四夷懼坐之於繁劇紛擾之中而不亂投之於羽檄奔走之地而不惑爲吏而吏爲將而將若是者非天之所與性之所有不可勉强而能也道與德可勉以進也才不可强揠以進也今有二人焉一人善揖讓一人善騎射則人未有不以揖讓賢於騎射矣然而揖讓者未必善騎射而騎射者拾其弓以揖讓於其間則未必失容何哉才難强而道易勉也吾觀世之用人好以可勉强之道與德而加之不可勉强之才之上而曰我貴賢賤能是以道與德未足以化人而才有遺焉然而爲此者亦有由矣有才者而不能爲衆人所勉强者耳何則奇傑之士常好自負踈雋傲誕不事繩檢往往冒法律觸刑禁叫號讙呼以發其一時之樂而不顧其禍嗜利酗酒使氣傲物志氣一發則偶然遠去不可羈束以禮法然及其一旦翻然而悟折節而不爲此以留意於嚮所謂道與德可勉强者則何病不至奈何以樸樕小道加諸其上哉夫其不肯規規以事禮法而必自縱以爲此者乃上之人之過也古之養奇傑也任之以權尊之以爵厚之以祿重之以恩責之以措置天下之務而易其平居自縱之心而聲色耳目之欲又已極於外故不待放恣而後爲樂今則不然奇傑無尺寸之柄位一命之爵食斗升之祿者過半彼又安得不越法踰禮而自快邪我又安可急之以法使不得泰然自縱邪今我繩之以法亦已急矣急之而不已而隨之以刑則彼有北走胡南走越耳噫無事之時既不能養及其不幸一旦有邊境之患繁亂難治之事而後優詔以召之豐爵重祿以結之則彼已憾矣夫彼固非純忠者也又安肯默然於窮困無用之地而已邪周公之時天下號爲至治四夷已臣服卿大夫士已稱職當是時雖有奇傑無所復用而其禮法風俗尤復細密舉朝廷與四海之人無不遵蹈而其八議之中猶有曰議能者況當今天下未甚至治四夷未盡臣服卿大夫士未皆稱職禮法風俗又非細密如周之盛時而奇傑之士復有困於簿書米鹽間者則反可不議其能而恕之乎所宜哀其才而貫其過無使爲刀筆吏所困則庶乎盡其才矣或曰奇傑之士有過得以免則天下之人孰不自謂奇傑而欲免其過者是終亦潰法亂教耳曰是則然矣然而奇傑之所爲必挺然出於衆人之上苟指其已成之功以曉天下俾得以贖其過而其未有功者則委之以難治之事而責其成績則天下之人不敢自謂奇傑而真奇傑者出矣

申法

古之法簡今之法繁簡者不便於今而繁者不便於古非今之法不若古之法而今之時不若古之時也先王之作法也莫不欲服民之心服民之心必得其情情然邪而罪亦然則固入吾法矣而民之情又不皆如其罪之輕重大小是以先王忿其罪而哀其無辜故法舉其略而吏制其詳殺人者死傷人者刑則以著于法使民知天子之不欲我殺人傷人耳若其輕重出入求其情而服其心者則以屬吏任吏而不任法故其法簡今則不然吏姦矣不若古之良民媮矣不若古之淳吏姦則以喜怒制其輕重而出入之或至於誣民媮則吏雖以情出入而彼得執其罪之大小以爲辭故今之法纖悉委備不執于一左右前後四顧而不可逃是以輕重其罪出入其情皆可以求之法吏不奉法輒以舉劾任法而不任吏故其法繁古之法若方書論其大概而增損劑量則以屬醫者使之視人之疾而參以己意今之法若鬻屨既爲其大者又爲其次者又爲其小者以求合天下之足故其繁簡則殊而求民之情以服其心則一也然則今之法不劣於古矣而用法者尚不能無弊何則律令之所禁畫一明備雖婦人孺子皆知畏避而其間有習於犯禁而遂不改者舉天下皆知之而未嘗怪也先王欲杜天下之欺也爲之度以一天下之長短爲之量以齊天下之多寡爲之權衡以信天下之輕重故度量權衡法必資之官資之官而後天下同今也庶民之家刻木比竹繩絲縋石以爲之富商豪賈內以大出以小齊人適楚不知其孰爲斗孰爲斛持東家之尺而校之西鄰則若十指然此舉天下皆知之而未嘗怪者一也先王惡奇貨之蕩民且哀夫微物之不能遂其生也故禁民採珠貝惡夫物之僞而假真且重費也故禁民糜金以爲塗飾今也採珠貝之民溢於海濱糜金之工肩摩於列肆此又舉天下皆知之而未嘗怪者二也先王患賤之凌貴而下之僭上也故冠服器皿皆以爵列爲等差長短大小莫不有制今也工商之家曳紈錦服珠玉一人之身循其首以至足而犯法者十九此又舉天下皆知之而未嘗怪者三也先王懼天下之吏負縣官之勢以侵劫齊民也故使市之坐賈視時百物之貴賤而錄之旬輒以上百以百聞千以千聞以待官吏之私償十則損三三則損一以聞以備縣官之公糴今也吏之私償而從縣官公糴之法民曰公家之取於民也固如是是吏與縣官斂怨于下此又舉天下皆知之而未嘗怪者四也先王不欲人之擅天下之利也故仕則不商商則有罰不仕而商商則有征是民之商不免征而吏之商又加以罰今也吏之商既幸而不罰又從而不征資之以縣官公糴之法負之以縣官之徒載之以縣官之舟關防不譏津梁不呵然則爲吏而商誠可樂也民將安所措手此又舉天下皆知之而未嘗怪者五也若此之類不可悉數天下之人耳習目熟以爲當然憲官法吏目擊其事亦恬而不問夫法者天子之法也法明禁之而人明犯之是不有天子之法也衰世之事也而議者皆以爲今之弊不過吏胥骫法以爲姦而吾以爲吏胥之姦由此五者

始今有盜白晝持梃入室而主人不之禁則踰垣穿
穴之徒必且相告而恣行於其家其必先治此五者
而後詰吏胥之姦可也

議法

古者以仁義行法律後世以法律行仁義夫三代之
盛王其教化之本出於學校蔓延於天下而形見於
禮樂下之民被其風化循循翼翼務為仁義以求避
法律之所禁故其法律雖不用而其所禁亦不為不
行於其間下而至於漢唐其教化不足以動民而一
於法律故其民懼法律之及其身亦或相勉為仁義
唐之初大臣房杜輩為刑統毫釐輕重明辯別白附
以仁義無所阿曲不知周公之刑何以易此但不能
先使民務為仁義使法律之所禁不用而自行如三
代時然要其終亦能使民勉為仁義而其所以不若
三代者則有由矣政之失非法之罪也是以宋有天
下因而循之變其節目而存其大體比閭小吏奉之
以公則老姦大猾束手請死不可漏略然而獄訟常
病多盜賊常病衆則亦有由矣法之公而吏之私也
夫舉公法而寄之私吏猶且若此而況法律之間又
不能無失其何以為治今夫天子之子弟卿大夫與
其子弟皆天子之所優異者有罪而使與甿隸並笞
而皆戮則大臣無恥而朝廷輕故有贖焉以全其肌
膚而厲其節操故贖金者朝廷之體也所以自尊也
非與其有罪也夫刑者必痛之而後人畏焉罰者不
能痛之必困之而後人懲焉今也大辟之誅輸一石
之金而免貴人近戚之家一石之金不可勝數是雖
使朝殺一人而輸一石之金暮殺一人而輸一石之
金金不可盡身不可困況以其官而除其罪則一石
之金又不皆輸焉是恣其殺人也且不笞不戮彼已
幸矣而贖之又輕是啓姦也夫罪固有疑今有人或
誣以殺人而不能自明者有誠殺人而官不能折以
實者是皆不可以誠殺人之法坐由是有減罪之律
當死而流使彼為不能自明者邪去死而得流刑已
酷矣使彼為誠殺人者邪流而不死刑已寬矣是失
實也故有啓姦之釁則上之人常幸而下之人雖死
而常無告有失實之弊則無辜者多怨而僥倖者易
以免今欲刑不加重赦不加多獨於法律之間變其
一端而能使不啓姦不失實其莫若重贖然則重贖
之說何如曰古者五刑之尤輕者止於墨而墨之罰
百鍰逆而數之極於大辟而大辟之罰千鍰此穆王
之罰也周公之時則又重於此然千鍰之重亦已當
今三百七十斤有奇矣方今大辟之贖不能當其三
分之一古者以之赦疑罪而不及公族今也貴人近
戚皆贖而疑罪不與記曰公族有死罪致刑于甸人
雖君命宥不聽今欲貴人近戚之刑舉從于此則非
所以自尊之道故莫若使得與疑罪皆重贖且彼雖
號為富強苟數犯法而數重困於贖金之間則不能
不斂手畏法彼罪疑者雖或非其辜而法亦不至殘
潰其肌體若其有罪則法雖不刑而彼固亦已困於
贖金矣夫使有罪者不免於困而無辜者不至陷於
笞戮一舉而兩利斯智者之為也

兵制

三代之時舉天下之民皆兵也兵民之分自秦漢始三代之時聞有諸侯抗天子之命矣未聞有卒伍叫呼衡行者也秦漢以來諸侯之患不減於三代而御卒伍者乃如蓄虎豹圈檻一缺咆勃四出其故何也三代之兵耕而食蠶而衣故勞勞則善心生秦漢以來所謂兵者皆坐而衣食於縣官故驕驕則無所不爲三代之兵皆齊民老幼相養疾病相救出相禮讓入相慈孝有憂相弔有喜相慶其風俗優柔而和易故其兵畏法而自重秦漢以來號齊民者比之三代則既已薄矣況其所謂兵者乃其齊民之中尤爲凶悍桀黠者也故常慢法而自棄夫民耕而食蠶而衣雖不幸而不給猶不我咎也今謂之曰爾毋耕爾毋蠶爲我兵吾衣食爾他日一不充其欲彼將曰嚮謂我毋耕毋蠶今而不我給也然則怨從是起矣夫以有善心之民畏法自重而不我咎欲其爲亂不可得也既驕矣又慢法而自棄以怨其上欲其不爲亂亦不可得也且夫天下之地不加於三代天下之民衣食乎其中者又不減於三代平居無事占軍籍畜妻子而仰給於斯民者則徧天下不知其數奈何民之不日剝月割以至於流亡而無告也其患始於廢井田開阡陌一壞而不可復收故雖有明君賢臣焦思極慮而求以救其弊卒不過開屯田置府兵使之無事則耕而食耳嗚呼屯田府兵其利既不足以及天下而後世之君又不能循而守之以至於廢陵夷及於五代燕帥劉守光又從而爲之黥面涅手之制天下遂以爲常法使之判然不得與齊民齒故其人益

復自棄視齊民如越人矣太祖既受命懲唐季五代之亂聚重兵京師而邊境亦不曰無備損節度之權而藩鎮亦不曰無威周與漢唐邦鎮之兵强秦之郡縣之兵弱兵强故末大不掉兵弱故天下孤睽周與漢唐則過而秦則不及得其中者惟吾宋也雖然置帥之方則遠過於前代而制兵之術吾猶有疑焉何者自漢迄唐或開屯田或置府兵使之無事則耕而食而民猶且不勝其患今屯田蓋無幾而府兵亦已廢欲民之豐阜勢不可也國家治平日久民之趨於農者日益衆而天下無萊田矣以此觀之謂斯民宜如生三代之盛時而乃戚戚嗟嗟無終歲之畜者兵食奪之也三代井田雖三尺童子知其不可復雖然依倣古制漸而圖之則亦庶乎其可也方今天下之田在官者惟二職分也籍沒也職分之田募民耕之歛其租之半而歸諸吏籍沒則鬻之否則募民耕之歛其租之半而歸諸公職分之田徧於天下自四京以降至於大藩鎮多至四十頃下及一縣亦能千畝籍沒之田不知其數今可勿復鬻然後量給其所募之民家三百畝以爲率前之歛其半者今可損之三分而取一以歸諸吏與公使之家出一夫爲兵其不欲者聽其歸田而他募謂之新軍毋黥其面毋涅其手毋拘之營三時縱之一時集之授之器械教之戰法而擇其技之精者以爲長在野督其耕在陣督其戰則其人皆良農也皆精兵也夫籍沒之田既不復鬻則歲益多田益多則新軍益衆而嚮所謂仰給於斯民者雖有廢疾死亡可勿復補如此數十年則天

下之兵新軍居十九而皆力田不事他業則其人必純固朴厚無叫呼衡行之憂而斯民不復知有饋餉供億之勞矣或曰昔者斂其半今三分而取一其無乃薄於吏與公乎曰古者公卿大夫之有田也以爲祿而其取之亦不過什一今吏既祿矣給之田則已甚矣況三分而取一則不既優矣乎民之田不幸而籍沒非官之所待以爲富也三分而取一不猶愈於無乎且不如是則彼不勝爲兵故也或曰古者什一而稅取之薄故民勝爲兵今三分而取一可乎曰古者一家之中一人爲正卒其餘爲羨卒田與追胥竭作今家止一夫爲兵況諸古則爲逸故雖取之差重而無害此與周制稍甸縣都役少輕而稅十二無異也夫民家出一夫而得安坐以食數百畝之田征繇科斂不及其門然則彼亦優爲之矣

田制

古之稅重乎今之稅重乎周公之制園廛二十而稅一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二稍甸縣都皆無過十二漆林之征二十而五蓋周之盛時其尤重者至四分而取一其次者乃五而取一然後以次而輕始至於十一而又有輕者也今之稅雖不啻十一然而使縣官無急征無橫斂則亦未至乎四而取一與五而取一之爲多也是今之稅與周之稅輕重之相去無幾也雖然當周之時天下之民歌舞以樂其上之盛德而吾之民反慼慼不樂常若擢筋剥膚以供億其上周之稅如此吾之稅亦如此而其民之哀樂何如此之相遠也其所以然者蓋有由矣周之時用井田井田廢田非耕者之所有而有田者不耕也耕者之田資於富民富民之家地大業廣阡陌連接募召浮客分耕其中鞭笞驅役視以奴僕安坐四顧指麾於其間而役屬之民夏爲之耨秋爲之穫無有一人違其節度以嬉而田之所入己得其半耕者得其半有田者一人而耕者十人是以田主日累其半以至於富强耕者日食其半以至於窮餓而無告夫使耕者至於窮餓而不耕不穫者坐而食富强之利猶且不可而況富强之民輸租於縣官而不免於怨嘆嗟憤何則彼以其半而供縣官之稅不若周之民以其全力而供其上之稅也周之十一以其全力而供十一之稅也使以其半供十一之稅猶用十二之稅然也況今之稅又非特止於十一而已則宜乎其怨嘆嗟憤之不免也噫貧民耕而不免於飢富民坐而飽以嬉又不免於怨其弊皆起於廢井田井田復則貧民有田以耕穀食粟米不分於富民可以無飢富民不得多占田以錮貧民其勢不耕則無所得食以地之全力供縣官之稅又可以無怨是以天下之士爭言復井田既又有言者曰奪富民之田以與無田之民則富民不服此必生亂如乘大亂之後土曠而人稀可以一舉而就高祖之滅秦光武之承漢可爲而不爲以是爲恨吾又以爲不然今雖使富民皆奉其田而歸諸公乞爲井田其勢亦不可得何則井田之制九夫爲井井間有溝四井爲一邑四邑爲邱四邱爲甸甸方八里旁加一里爲一成成間有洫其地百井而方十里四甸爲縣四縣爲都四都方八十里旁加十

里爲一同同間有澮其地萬井而方百里百里之間爲澮者一爲洫者百爲溝者萬既爲井田又必兼脩溝洫溝洫之制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萬夫之地蓋三十二里有半而其間爲川爲路者一爲澮爲道者九爲洫爲涂者百爲溝爲畛者千爲遂爲徑者萬此二者非塞谿壑平澗谷夷邱陵破墳墓壞廬舍徙城郭易疆壠不可爲也縱使能盡得平原廣野而遂規畫於其中亦當驅天下之人竭天下之糧窮數百年專力於此不治他事而後可以望天下之地盡爲井田盡爲溝洫已而又爲民作屋廬於其中以安其居而後可吁亦已迂矣井田成而民之死其骨已朽矣古者井田之興其必始於唐虞之世乎非唐虞之世則周之世無以成井田唐虞啓之至於夏商稍稍葺治至周而大備周公承之因遂申定其制度疏整其疆界非一日而遽能如此也其所由來者漸矣夫井田雖不可爲而其實便於今今誠有能爲近井田者而用之則亦可以蘇民矣乎聞之董生曰井田雖難卒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贍不足名田之說蓋出於此而後世未有行者非以不便民也懼民不肯損其田以入吾法而遂因此以爲變也孔光何武曰吏民名田無過三十頃期盡三年而犯者沒入官夫三十頃之田周民三十夫之田也縱不能盡如周制一人而兼三十夫之田亦已過矣而期之三年是又迫蹙平民使自壞其業非人情難用吾欲少爲之限而不禁其田嘗已過吾限者但使後之人不敢多占田以過吾限耳要之數世富者之子孫或不能保其地以復於貧而彼嘗已過吾限者散而入於他人矣或者子孫出而分之以無幾矣如此則富民所占者少而餘地多餘地多則貧民易取以爲業不爲人所役屬各食其地之全利利不分於人而樂輸於官夫端坐於朝廷下令於天下不驚民不動衆不用井田之制而獲井田之利雖周之井田何以遠過於此哉

嘉祐集卷第五

嘉祐集卷第六

趙郡蘇　洵

六經論

易論

聖人之道得禮而信得易而尊信之而不可廢尊之而不敢廢故聖人之道所以不廢者禮爲之明而易爲之幽也生民之初無貴賤無尊卑無長幼不耕而不飢不蠶而不寒故其民逸民之苦勞而樂逸也若水之走下而聖人者獨爲之君臣而使天下貴役賤爲之父子而使天下尊役卑爲之兄弟而使天下長役幼蠶而後衣耕而後食率天下而勞之一聖人之力固非足以勝天下之民之衆而其所以能奪其樂而易之以其所苦而天下之民亦遂肯弃逸而即勞欣然戴之以爲君師而遵蹈其法制者禮則使然也聖人之始作禮也其說曰天下無貴賤無尊卑無長幼是人之相殺無已也不耕而食鳥獸之肉不蠶而衣鳥獸之皮是鳥獸與人相食無已也有貴賤有尊卑有長幼則人不相殺食吾之所耕而衣吾之所蠶則鳥獸與人不相食人之好生也甚於逸而惡死也甚於勞聖人奪其逸死而與之勞生此雖三尺豎子知所趨避矣故其道之所以信於天下而不可廢者禮爲之明也雖然明則易達易達則褻褻則易廢聖人懼其道之廢而天下復於亂也然後作易觀天地之象以爲爻通陰陽之變以爲卦考鬼神之情以爲辭探之茫茫索之冥冥童而習之白首而不得其源故天下視聖人如神之幽如天之高尊其人而其教亦隨而尊故其道之所以尊於天下而不敢廢者易爲之幽也凡人之所以見信者以其中無所不可測者也人之所以獲尊者以其中有所不可窺者也是以禮無所不可測而易有所不可窺故天下之人信聖人之道而尊之不然則易者豈聖人務爲新奇祕怪以夸後世邪聖人不因天下之至神則無所施其教卜筮者天下之至神也而卜者聽乎天而人不預焉者也筮者決之天而營之人者也龜漫而無理者也灼荆而鑽之方功義弓惟其所爲而人何預焉聖人曰是純乎天技耳技何所施吾教於是取筮夫筮之所以或爲陽或爲陰者必自分而爲二始掛一吾知其爲一而掛之也揲之以四吾知其爲四而揲之也歸奇於扐吾知其爲一爲二爲三爲四而歸之也人也分而爲二吾不知其爲幾而分之也天也聖人曰是天人參焉道也道有所施吾教矣於是因而作易以神天下之耳目而其道遂尊而不廢此聖人用其機權以持天下之心而濟其道於無窮也

禮論

夫人之情安於其所常爲無故而變其俗則其勢必不從聖人之始作禮也不因其勢之可以危亡困辱之者以厭服其心而徒欲使之輕去其舊而樂就吾法不能也故無故而使之事君無故而使之事父無故而使之事兄彼其初非如今之人知君父兄之不事則不可也而遂翻然以從我者吾以恥厭服其心也彼爲吾君彼爲吾父彼爲吾兄聖人曰彼爲吾君父兄何以異於我於是坐其君與其父以及其兄而

己立於其旁且俛首屈膝於其前以爲禮而爲之拜率天下之人而使之拜其君父兄夫無故而使之拜其君無故而使之拜其父無故而使之拜其兄則天下之人將復嗤笑以爲迂怪而不從而君父兄又不可以不得其臣子弟之拜而徒爲其君父兄於是聖人者又有術焉以厭服其心而使之肯拜其君父兄然則聖人者果何術也恥之而已古之聖人將欲以禮法天下之民故先自治其身使天下皆信其言曰此人也其言如是是必不可不如是也故聖人曰天下有不拜其君父兄者吾不與之齒而天下之人亦曰彼將不與我齒也於是相率以拜其君父兄以求齒於聖人雖然彼聖人者必欲天下之拜其君父兄何也其微權也彼爲吾君彼爲吾父彼爲吾兄聖人之拜不用於世吾與之皆坐於此皆立於此比肩而行于此無以異也吾一旦而怒奮手舉挺而搏逐之可也何則彼其心常以爲吾儕也何則不見其異於吾也聖人知人之安於逸而苦於勞故使貴者逸而賤者勞且又知坐之爲逸而立且拜者之爲勞也故舉其君父兄坐之於上而使之立且拜於下明日彼將有怒作於心者徐而自思之必曰此吾嚮之所坐而拜之且立於其下者也聖人固使之逸而使我勞是賤於彼也奮手舉挺以搏逐之吾心不安焉刻木而爲人朝夕而拜之他日析之以爲薪而猶且忌之彼其始木焉已拜之猶且不敢以爲薪故聖人以其微權而使天下尊其君父兄而權者又不可以告人故先之以恥嗚呼其事如此然後君父兄得以安其尊而至于今今之匹夫匹婦莫不知拜其君父兄乃曰拜起坐立禮之末也不知聖人其始之教民拜起坐立如此之勞也此聖人之所慮而作易以神其教也

樂論

禮之始作也難而易行既行也易而難久天下未知君之爲君父之爲父兄之爲兄而聖人爲之君父兄天下未有以異其君父兄而聖人爲之拜起坐立天下未肯靡然以從我拜起坐立而聖人身先之以恥嗚呼其亦難矣天下惡夫死也久矣聖人招之曰來吾生爾既而其法可以生天下之人天下之人視其嚮也如此之危而今也如此之安則宜何從故當其時雖難而易行既行也天下之人視君父兄如頭足之不待別白而後識視拜起坐立如寢食之不待告語而後從事雖然百人從之一人不從則其勢不得遽至乎死天下之人不知其初之無禮而死而見其今之無禮而不至乎死也則曰聖人欺我故當其時雖易而難久嗚呼聖人之所恃以勝天下之勞逸者獨有死生之說耳死生之說不信於天下則勞逸之說將出而勝之勞逸之說勝則聖人之權去矣酒有鴆肉有堇然後人不敢飲食藥可以生死然後人不敢以苦口爲諱去其鴆徹其堇則酒肉之權固勝於藥聖人之始作禮也其亦逆知其勢之將必如此也曰告人以誠而後人信之幸今之時吾之所以告人者其理誠然而其事亦然故人以爲信吾知其理而天下之人知其事事有不必然者則吾之理不足以

折天下之口此告語之所不及也告語之所不及必有以陰驅而潛率之於是觀之天地之間得其至神之機而竊之以爲樂雨吾見其所以濕萬物也日吾見其所以燥萬物也風吾見其所以動萬物也隱隱谹谹而謂之雷者彼何用也陰凝而不散物蹙而不遂雨之所不能濕日之所不能燥風之所不能動雷一震焉而凝者散蹙者遂曰雨者曰日者曰風者以形用曰雷者以神用用莫神於聲故聖人因聲以爲樂爲之君臣父子兄弟者禮也禮之所不及而樂及焉正聲入乎耳而人皆有事君事父事兄之心則禮者固吾心之所有也而聖人之說又何從而不信乎

詩論

人之嗜欲好之有甚於生而憤憾怨怒有不顧其死於是禮之權又窮禮之法曰好色不可爲也爲人臣爲人子爲人弟不可以有怨於其君父兄也使天下之人皆不好色皆不怨其君父兄夫豈不善使人之情皆泊然而無思和易而優柔以從事於此則天下固亦大治而人之情又不能皆然好色之心毆諸其中是非不平之氣攻諸其外炎炎而生不顧利害趨死而後已噫禮之權止於死生天下之事不至乎可以博生者則人不敢觸死以違吾法今也人之好色與人之是非不平之心勃然而發於中以爲可以博生也而先以死自處其身則死生之機固已去矣死生之機去則禮爲無權區區舉無權之禮以强人之所不能則亂益甚而禮益敗今吾告人曰必無好色必無怨而君父兄彼將遂從吾言而忘其中心所自有之情邪將不能也彼既已不能純用吾法將遂大弃而不顧吾法既已大弃而不顧則人之好色與怨其君父兄之心將遂蕩然無所隔限而易內竊妻之變與弑其君父兄之禍必反公行於天下聖人憂焉曰禁人之好色而至於淫禁人之怨其君父兄而至於叛患生於責人太詳好色之不絕而怨之不禁則彼將反不至于亂故聖人之道嚴於禮而通於詩禮曰必無好色必無怨而君父兄詩曰好色而無至於淫怨而君父兄而無至於叛嚴以待天下之賢人通以全天下之中人吾觀國風婉變柔媚而卒守以正好色而不至於淫者也小雅悲傷詬讟而君臣之情卒不忍去怨而不至於叛者也故天下觀之曰聖人固許我以好色而不尤我之怨吾君父兄也許我以好色不淫可也不尤我之怨吾君父兄則彼雖以虐遇我我明譏而明怨之使天下明知之則吾之怨亦得當焉不叛可也夫背聖人之法而自弃於淫叛之地者非斷不能也斷之始生於不勝人不自勝其忿然後忍弃其身故詩之教不使人之情至於不勝也夫橋之所以爲安於舟者以有橋而言也水潦大至橋必解而舟不至於必敗故舟者所以濟橋之所不及也吁禮之權窮於易達而有易焉窮於後世之不信而有樂焉窮於强人而有詩焉吁聖人之慮事也蓋詳

書論

風俗之變聖人爲之也聖人因風俗之變而用其權聖人之權用於當世而風俗之變益甚以至於不可

復反幸而又有聖人焉承其後而維之則天下可以復治不幸其後無聖人其變窮而無所復入則已矣昔者吾嘗欲觀古之變而不可得也於詩見商與周焉而不詳及觀書然後見堯舜之時與三代之相變如此之亟也自堯而至於商其變也皆得聖人而承之故無憂至於周而天下之變窮矣忠之變而入於質質之變而入於文其勢便也及夫文之變而又欲反之於忠也是猶欲移江河而行之山也人之喜文而惡質與忠也猶水之不肯避下而就高也彼其始未嘗文焉故忠質而不辭今吾日食之以太牢而欲使之復茹其菽哉嗚呼其後無聖人其變窮而無所復入則已矣周之後而無王焉固也其始之制其風俗也固不容爲其後者計也而又適不值乎聖人固也後之無王者也當堯之時舉天下而授之舜舜得堯之天下而又授之禹方堯之未授天下於舜也天下未嘗聞有如此之事也度其當時之民莫不以爲大怪也然而舜與禹也受而居之安然若天下固其所有而其祖宗既已爲之累數十世者未嘗與其民道其所以當得天下之故也又未嘗悅之以利而開之以丹朱商均之不肖也其意以爲天下之民以我爲當在此位也則亦不俟乎援天以神之譽己以固之也湯之伐桀也囂囂然數其罪而以告人如曰彼有罪我伐之宜也既又懼天下之民不己悅也則又囂囂然以言柔之曰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如曰我如是而爲爾之君爾可以許我焉爾吁亦既薄矣至於武王而又自言其先祖父借有顯功既已受命而死其大業不克終今我奉承其志舉兵而東伐而東國之士女束帛以迎我紂之兵倒戈以納我吁又甚矣如曰吾家之當爲天子久矣如此乎民之欲我速入商也伊尹之在商也如周公之在周也伊尹攝位三年而無一言以自解周公爲之紛紛乎急於自跡其非篡也夫固由風俗之變而後用其權權用而風俗成吾安坐而鎮之夫孰知夫風俗之變而不復反也

春秋論

賞罰者天下之公也是非者一人之私也位之所在則聖人以其權爲天下之公而天下以懲以勸道之所在則聖人以其權爲一人之私而天下以榮以辱周之衰也位不在夫子而道在焉夫子以其權是非天下可也而春秋賞人之功赦人之罪去人之族絕人之國貶人之爵諸侯而或書其名大夫而或書其字不惟其法惟其意不徒曰此是此非而賞罰加焉則夫子固曰我可以賞罰人矣賞罰人者天子諸侯事也夫子病天下之諸侯大夫僭天子諸侯之事而作春秋而己則爲之其何以責天下位公也道私也私不勝公則道不勝位位之權得以賞罰而道之權不過於是非道在我矣而不得爲有位者之事則天下皆曰位之不可僭也如此不然天下其誰不曰道在我則是道者位之賊也曰夫子豈誠賞罰之邪徒曰賞罰之耳庸何傷曰我非君也非吏也執塗之人而告之曰某爲善某爲惡可也繼之曰某爲善吾賞之某爲惡吾誅之則人有不笑我者乎夫子之賞罰

何以異此然則何足以爲夫子何足以爲春秋曰夫子之作春秋也非曰孔氏之書也又非曰我作之也賞罰之權不以自與也曰此魯之書也魯作之也有善而賞之曰魯賞之也有惡而罰之曰魯罰之也何以知之曰夫子繫易謂之繫辭言孝謂之孝經皆自名之則夫子私之也而春秋者魯之所以名史而夫子託焉則夫子公之也公之以魯史之名則賞罰之權固在魯矣春秋之賞罰自魯而及于天下天子之權也魯之賞罰不出境而以天子之權與之何也曰天子之權在周夫子不得已而以與魯也武王之崩也天子之位當在成王而成王幼周公以爲天下不可以無賞罰故不得已而攝天子之位以賞罰天下以存周室周之東遷也天子之權當在平王而平王昏故夫子亦曰天下不可以無賞罰而魯周公之國也居魯之地者宜如周公不得已而假天子之權以賞罰天下以尊周室故以天子之權與之也然則假天子之權宜如何曰如齊桓晉文可也夫子欲魯如齊桓晉文而不遂以天子之權與齊晉者何也齊桓晉文陽爲尊周而實欲富强其國故夫子與其事而不與其心周公心存王室雖其子孫不能繼而夫子思周公而許其假天子之權以賞罰天下其意曰有周公之心而後可以行桓文之事此其所以不與齊晉而與魯也夫子亦知魯君之才不足以行周公之事矣顧其心以爲今之天下無周公故至此是故以天子之權與其子孫所以見思周公之意也吾觀春秋之法皆周公之法而又詳內而略外此其意欲魯法周公之所爲且先自治而後治人也明矣夫子歎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而田常弑其君則沐浴而請討然則天子之權夫子固明以與魯也子貢之徒不達夫子之意續經而書孔丘卒夫子既告老矣大夫告老而卒不書而夫子獨書夫子作春秋以公天下而豈私一孔丘哉嗚呼夫子以爲魯國之書而子貢之徒以爲孔氏之書也歟遷固之史有是非而無賞罰彼亦史臣之體宜爾也後之效夫子作春秋者吾惑焉春秋有天子之權天下有君則春秋不當作天下無君則天子之權吾不知其誰與天下之人烏有如周公之後之可與者與之而不得其人則亂不與人而自與則僭不與人不自與而無所與則散嗚呼後之春秋亂邪僭邪散邪

嘉祐集卷第六

原书空白页

嘉祐集卷第七

趙郡蘇　洵

太玄論　太玄總例

太玄論

太玄論上

蘇子曰言無有善惡也茍有得乎吾心而言也則其辭不索而獲夫子之於易吾見其思焉而得之者也於春秋吾見其感焉而得之者也於論語吾見其觸焉而得之者也思焉而得故其言深感焉而得故其言切觸焉而得故其言易聖人之言得之天而不以人參焉故夫後之學者可以天遇而不可以人得也方其爲書也猶其爲言也方其爲言也猶其爲心也書有以加乎其言有以加乎其心聖人以爲自欺後之不得乎其心而爲言不得乎其言而爲書吾於揚雄見之矣疑而問問而辯問辯之道也揚雄之法言辯乎其不足問也問乎其不足疑也求聞於後世而不待其有得君子無取焉耳太玄者雄之所以自附於夫子而無得於心者也使雄有得於心吾知太玄之不作何則瘍醫之不爲疾醫樂其有得於瘍也疾醫之不能爲而喪其所以爲瘍此瘍醫之所懼也若夫妄人礪鍼磨砭乃欲爲俞跗扁鵲之事彼誠無得於心而後於外也使雄有孟軻之書而肯以爲太玄邪惟其所得之不足樂故大爲之名以僥倖於聖人而已且夫易之所爲作者雄不知也以爲數邪以爲道邪惟其爲道也故六十卦而無加六十四卦而無損及其以爲數而後有六日七分之說生焉聖人之意曰六十四卦者易也六日七分者吾以爲歷也在歷以數勝在易以道勝然則易之所爲作其亦可知矣蓋自漢以來六經始有異論夫聖人之言無所不通而其用意固有所在也惟其求而不可得於是乃始雜取天下奇怪可喜之說而納諸其中而天下之工乎曲學小數者亦欲自附於六經以求信於天下然而君子不取也太玄者雄所以擬易也觀其始於一而終於八十一是四乘之極而不可加也從三方之算而九之并夜於晝爲二百四十有三日三分其方而一以爲三州三分其州而一以爲三部三分其部而一以爲三家此猶六十之不可加而六十四之不可損也雄以爲未也從而加之曰踦又曰贏曰吾以求合乎三百六十有五與夫四分之一者也曰踦也曰贏也是何爲者或曰以象四分之一在贏而不在踦踦者斗之二十六也或曰以象閏閏之積也起於難之七而於此加焉是强爲之辭也且其言曰譬諸人增則贅而割則虧今也重不足於歷而輕以其書加焉是不爲太玄也爲太初歷也聖人之所略揚雄之所詳聖人之所重揚雄之所忽是其爲道不足取也道之不足取也吾乃今求其數求合乎三百六十有五與夫四分之一者固雄意也贊之七百三十有一是日之三百六十有五與夫四分之一也後之學者曰吾不知夫二十八宿之次與夫日行之度也而於太玄焉求之則吾懼夫積日之無以處也歷者天下之至微要之千載而可行者也四分而加一是四歲而加一日也率四歲而加之千載之後吾恐

大冬之爲大夏也且夫四分其日而贊得二焉故贊以者可爲偶而不可以爲奇其勢然也雄之所欲加者四分之三而所加者四是其爲數不足考也君子之爲書猶工人之作器也見其形以知其用有鼎而加柄焉是無問其工之材不材與其金之良苦而其不可以爲鼎者固已明矣況乎加踦與嬴而不合乎二十八宿之度是柄而不任操吾無取也已

太玄論中

四分日之一或曰一百分日之二十五在四以爲一在百以爲二十五惟其所在而加之豈有常數哉六日七分者以八十言者也苟有以適於用吾斯從而加之矣坎離震兌各守其方而六十卦之爻分散於三百六十日聖人不以五日四分日之一者害其爲易而以七分者加焉此非有所法乎日月星辰之度天地五行之數也以其上之不可以八而下之不可以六故以七分者加之使夫易者亦不爲無用於歷而已矣夫八十分與夫七分者皆非其所以爲易也上下而爲卦九六而爲爻此其所以爲易也聖人不於其所以爲易者加之故加焉而不害其爲易若夫四位而爲首九行而爲贊此正其所以爲太玄者也而雄於此加焉故吾不知其爲太玄也始於中之一而訖於養之九闕焉而未見者四分日之三而已矣以一百八分而爲日以一分而加之一首之外盡八十一首而四分日之三者可以見矣觀周之一知晝夜之不在乎奇偶而在其所承觀中之九知休咎之不在乎晝夜而在其所處故積其分至於養之九而可以無患蓋易之本六日以爲卦太玄之初四日有半以爲首而皆以四百八十七分求合乎二十八宿之度加分而其數定去踦嬴而其道勝吾無憾焉耳

太玄論下

太玄之策三十有六虛三而三十有三用焉曰其說出於易易曰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是雄之所以爲虛三之說也夫大衍之數是數之宗而萬物之所取用也今夫蓍亦用者之一而已矣或用其千萬或用其一二唯其所用而蓍也用其四十有九焉五者生之終也十者成之極也生之終成之極則天下又何以過之故曰五十五十者五十有五云也非四十有九而益一云也天下之數於是宗焉則玄無乃亦將取之且夫四十有九者豈有他哉極其所常用之數而取之於大衍吾將以老陽之九而明之則夫七八六者可以從而見焉今夫一爻而三變一變而挂一是三用也四四揲之歸奇於扐是十用也既扐而數其餘是三十有六用也三與十與三十六而四十九之數成焉增之則嬴損之則虧四十有九足以成爻而未始有虛一之道吾不知先儒何從而得之也聖人之所爲當然而然耳區區於天地五行之數而牽合於其間者亦見其勞而無取矣聖人觀乎三才之體而取諸其象故八卦皆以三畫及其欲推之於六十四也則從而六之吾又不知先儒之何以配乎六也聖人之意直曰非六無以變非六無以變是非四十九無以揲也太玄之算極於三以三而計之掛其一再扐其五而數其餘之二十七是亦三十

三之數不可以有加也今其說曰三六又曰二九又曰倍天之數又曰地虛三以扮天三皆求易之過也夫卜筮者聖人所以探吉凶之自然故爲是不可逆知之數而寓諸其無心之物故雖折草毀瓦而皆有以前禍福之兆聖人懼無以自神其心而交於冥莫恍惚之間也故擇時日登龜取蓍而廟藏焉聖人之視蓍龜也若或依之以自神其心而非蓍龜之能靈也況乎區區牽合於天地五行之數其說固已迂矣卜筮者爲不可逆知者也旦筮用三經皆奇夕筮用三緯日中夜中用二經一緯皆奇偶雜則是吉凶之純駁不在其逢而在其時使夫旦筮者不爲大休則爲大咎而日中夜中與夫夕筮者大休大咎終不可得而遇也中之九曰顛靈氣形反當晝而凶蓋有之矣占從其詞不從其數其誰曰不可吾欲去其踦與其贏加其首之一分損其蓍之三策不從其數之可以逆知而從其詞之不可以前定庶乎其無罪也

太玄總例 并引

吾既作太玄論或者讀楊子之書未知其詳而以意詰吾說病辭之不給也爲作此例凡雄之法與夫先儒之論其可取者皆在有未盡傳之己意曰姑觀是焉蓋雄者好奇而務深故辭多夸大而可觀者鮮始之以十八策中之以三十六終之以七十二積之以二萬六千二百四十四張而不已誰不能然蓋總例之外無觀焉

四位　九贊　八十一首　揲法
占法　推玄算　求表之贊　曆法

四位

玄首之數在乎方州部家推玄算備矣初揲而得之爲家逆而次之極於方凡所以謂之方州部家者義不在乎其數也取天下有別之名而加之耳夫天下之大所以略別之者謂之方方之中分之稍詳者謂之州舉一類而爲之所者謂之部舉一人而爲之別者謂之家蓋方者別之大而加者其小別者也故玄家一一而轉而有八十一家部三三而轉而有七十七部州九九而轉而有九州方二十七而轉而有三方四者旋相爲配而無所不遇故有八十一首

九贊

方州部家之於玄一首而加一算故四位皆及於三而其算止於八十一率一算而九贊系之贊者所以爲首之日而算者所以爲首之次也故二者並行而其用各異非如易之六畫有以應乎六爻之詞也玄之大體以二贊而當一日贊之奇偶或以爲晝或以爲夜奇首之晝在乎贊之奇偶首之晝在乎贊之偶率十有八贊而後九日備一首而九贊其勢然也故於九贊之間三三相附以當天之始中終地之下中上與人之思禍福三者自相變而皆可以當其一首之贊故玄之所以有九行者亦以其贊言也五行之次水始於一六土終五十而玄數不及十說者以爲土君象也水火木金四者是當先後於土者也至於八十一首之間則亦以九九相從以當天地人三者之變與夫九行之數故舉其首之當水與天之始始地之下下人之思內者以爲九天謂中羨從更睟廓減沉成也

八十一首

一首而九贊二贊爲一日率一首而四日有半奇首之次九爲偶首初一之晝故自奇之一至於偶之一而後得爲五日觀范望之注而考之其星度則奇首之九贊爲五日而偶首止於四范注周之初一日入牛六度贊之初一日入女二度玄祱曰九日平分范說非也蓋一首之數定而八十一首之數從可知矣日之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玄之八十一首而未增踦嬴也當其三百六十四度有半於天度爲不及故踦與嬴者又加其一度焉玄論備矣夫方州部家之算雖無與乎贊之日然及夫推而求其日也皆舉算而以九乘焉故夫算者亦可以通之於日也四位皆及於三而周天之日亦可以槩見於其中矣三方之算五十有四九之半之爲二百四十三日三州之算十有八九之半之爲八十一日三部之算六九之半之爲二十七日三家之算三九之半之爲十三日有半而踦嬴不與焉故列方州部家之極數而以所得之日系之其下而爲圖玄以太初曆作故節候星度皆據焉

三方

首	贊
中	一牛二冬至三四五六七八九
周	一二三四五六十八九女
礥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閑	一二三四五小寒六七八九
少	一二三四五虛六七八九
戾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上	一二三四五六七危八大寒九
干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狩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羨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差	一二立春三四五室六七八九
童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增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銳	一二三四五雨水六七八九
達	一壁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交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耎	一奎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傒	一驚蟄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從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進	一二三四五六七婁八九
釋	一二三春分四五六七八九
格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夷	一二三胃四五六七八九
樂	一二三四五六七清明八九
爭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務	一二三四昴五六七八九
事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更	一穀雨二三四五六七八九畢
斷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毅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裝	一二三立夏四五六七八九
衆	一二觜三四五六七八九參
密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親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井九小滿
斂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彊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晬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盛	一二芒種三四五六七八九
居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法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應	一二三四五夏至六七八九
迎	一二鬼三四五六七八九
遇	一柳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竈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小暑九
大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廓	一二三四星五六七八九
文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禮	一張二三四大暑五六七八九
兆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唐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常	一二三四五六七立秋八九
度	一翼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永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昆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三州

首	贊
減	一處暑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唫	一軫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守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翕	一二三四白露五六七八九
聚	一二三四五六七角八九
積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飾	一二三四五六七秋分八九
疑	一二三四亢五六七八九
視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沈	一二三四氐五六七八九

內 一二 三四 寒露 五六 七八 九 去 一 二三 四五 六七 八九
晦 一二 三四 五六 七八 房 九 瞢 一 二三 四五 六七 霜降 八九 心
窮 一二 三四 五六 七八 九 割 一 尾 二三 四五 六七 八九
止 一二 三四 五六 七八 九 堅 一 立冬 二三 四五 六七 八九

九部

成 一二 三四 五六 七八 九 闕 一 箕 二三 四五 六七 八九
夫 一二 三四 小雪 五六 七八 九 劇 一 二三 四五 斗 六七 八九
馴 一二 三四 五六 七八 九 將 一 二三 四五 六七 八九 大雪

三家

難 一二 三四 五六 七八 九 勤 一 二三 四五 六七 八九
養 一二 三四 五六 七八 九

揲法

三十有六而策視焉天以三分終於六成故十八策（一二三之別數是爲三分三分之積數是爲六成三六之相乘是爲十八策）天不施地不成因而倍之地則虛三以扮天故蓍之數三十有六而揲用三十三別一以挂于左手之小指中分其餘以三數之幷餘於扐再扐之後而三數其餘七爲一八爲二九爲三八扐而四位成雄之說曰一扐之後而數其餘夫一挂一扐之多不過乎六既六而其餘二十七者可以爲九而不可以爲八九況夫不至於六哉太玄雄作其揲法宜不謬意者傳之失也王涯之說一扐之後而三三數之三七之餘而一一數之及八以爲二及九以爲三不及八不及九從三三之數而以三七爲一是苟以牽合乎一扐之言而不知夫八者須挂一扐三而後成而扐終不可以三也易之三揲也每分輒挂而列乎三指之間玄之再扐也再扐不挂而歸於初扐之指吾於其挂而後分也見焉易分而後挂故每分輒挂挂必異處故列乎三指之間玄挂而後分故再扐不挂再扐不挂故歸於初扐之指指者視其挂者也然則不再扐吾知雄之不先挂也

占法

占有四曰星曰時曰數曰辭星者二十八宿與五行之從違也（如中水牛北方宿則是星從否則違）時者所筮之時與所遇之首之從違也（如冬至以後筮而反遇應以下之首則是時違否則從）數者首贊奇偶之從違也（一三五七九陽家之晝陰家之夜二四六八陽家之夜陰家之晝詞多休夜詞多咎太玄因經緯以分三表南北爲經東西爲緯一六水在北二七火在南五土在中故一二五六七爲經三八木在東四九金在西故三四八九爲緯取三經以爲日筮之一表一五七是也取三緯以爲夕筮之一表三四八是也取二經一緯以爲日中夜中筮之一表二六九是也今夫日筮而遇奇首曰一從二從三從是謂大休遇偶首則日一違二違三違是謂大咎日中夜中筮而遇偶首日一從二從三違始中休終咎遇奇首則日一違二違三從始中咎終休夕筮而遇奇首日一從二違三違始休中終咎遇偶首則日一違二從三從始咎中終休大率如此）辭者辭之從違也（各觀其表之辭觀始終決從終）

推玄算

家一置一二置二三置三部一勿增二增三三增六州一勿增二增九三增十八方一勿增二增二十七三增五十四四位之積算則是其首去中之策數也

求表之贊

置首去中策數（惟其所遇之首而置之如應去中四十一則置四十一）減一而九之（如應置四十則減一爲四十以九乘四十得三百六十）增贊（惟其所求之贊而增之一則增一二則增二）半之則得贊去冬至日數矣（如應首九之得三百六十若求應一贊則增一爲三百六十一半得百八十有半則是應之一去冬至百八十一日有半也）偶爲

所得日之夜奇爲所明日之晝（此非一首之間一爲奇而二爲偶者也半之而奇謂之奇半之而偶謂之偶若不增一爲百八十日則是法首日之夜增一則奇乃是明日一應首之晝）九之者爲贊也（一首九贊）減一者爲增贊也（容有不盡求其九贊故減而後增）半之者爲日也（二贊爲一日）求星從牽牛始除算盡則是其日也（如應之一去冬至百八十日有半以二十八宿之度自牛以下除之盡百八十算有半卽是應之日在井二十九度半也）除算盡則是其日也者星之度日之日也（日一日行一度）而斗振而進日違天而退（日行與斗建巽日自北而西西而南南而東東而復于北斗自北而東東而南南而西西而復于北）玄曰書斗書（如求星之法逆而求之可也）而曰不書

曆法

十九歲爲一章二十七章五百一十三歲爲一會三會八十一章千五百三十九歲爲一統三統九會二百四十三章四千六百一十七歲爲一元一章閏分盡一會月蝕盡一統朔分盡一元六甲盡自子至辰自辰至甲自申至子是爲三元冠之以甲而章會統元與月蝕俱沒此雄之自述云爾夫盡者生於不齊者也不齊之積而至于齊是以有盡也斗與天而東日違天而西終日而成度盡度而成期故不齊者非出于斗與日出於月也日舒而月速於是有晦朔弦望進退之不齊惟其不齊故要之於四千六百一十七歲而後四者皆盡又從而三之萬有三千八百五十一歲冬至朔旦復得甲子而十二辰盡也此五盡者曆之所以有法也今玄告曰玄日書斗書而月不書夫七百三十一贊二贊而爲一日固其勢不得書月也苟月而不書則夫曆法之可見於玄者止於一期而此五盡也雄之所强存而已是故列其一期之法於前而存其五盡之數於後蓋不詳云

嘉祐集卷第七

嘉祐集卷第八

趙郡蘇　洵

史論　諫論
譽妃論　管仲論
明論　三子知聖人汙論
利者義之和論

史論

史論上

史何爲而作乎其有憂也何憂乎憂小人也何由知之以其名知之楚之史曰檮杌檮杌四凶之一也君子不待褒而勸不待貶而懲然則史之所懲勸者獨小人耳仲尼之志大故其憂愈大憂愈大故其作愈大是以因史修經卒之論其效者必曰亂臣賊子懼由是知史與經皆憂小人而作其義一也其義一其體二故曰史焉曰經焉大凡文之用四事以實之詞以章之道以通之法以檢之此經史所兼而有之者也雖然經以道法勝史以事詞勝經不得史無以證其褒貶史不得經無以酌其輕重經非一代之實錄史非萬世之常法體不相沿而用實相資焉夫易禮樂詩書言聖人之道與法詳矣然弗驗之行事仲尼懼後世以是爲聖人之私言故因赴告策書以修春秋旌善而懲惡此經之道也猶懼後世以爲己之臆斷故本周禮以爲凡此經之法也至於事則舉其略詞則務於簡吾故曰經以道法勝史則不然事既曲詳詞亦夸耀所謂褒貶論贊之外無幾吾故曰史以事詞勝使後人不知史而觀經則所褒莫見其善狀所貶弗聞其惡實故曰經不得史無以證其褒貶使後人不通經而專史則稱謂不知所法懲勸不知所沮吾故曰史不得經無以酌其輕重經或從僞赴而書或隱諱而不書若此者衆皆適於教而已吾故曰經非一代之實錄史之一紀一世家一傳其間美惡得失固不可以一二數則其論贊數十百言之中安能事爲之褒貶使天下之人動有所法如春秋哉吾故曰史非萬世之常法夫規矩準繩所以制器器所待而正者也然而不得器則規無所效其圓矩無所用其方準無所施其平繩無所措其直史待經而正不得史則經晦吾故曰體不相沿而用實相資焉噫一規一矩一準一繩足以制萬器後之人其務希遷固實錄可也慎無若王通陸長源輩囂囂然冗且僭則善矣

史論中

遷固史雖以事詞勝然亦兼道與法而有之故時得仲尼遺意焉吾今擇其書有不可以文曉而可以意達者四悉顯白之其一曰隱而章其二曰直而寬其三曰簡而明其四曰微而切遷之傳廉頗也議救閼與之失不載焉見之趙奢傳傳酈食其也謀撓楚權之繆不載焉見之留侯傳固之傳周勃也汗出洽背之恥不載焉見之王陵傳傳董仲舒也議和親之疏不載焉見之匈奴傳夫頗食其勃仲舒皆功十而過一者也茍列一以疵十後之庸人必曰智如廉頗辯如酈食其忠如周勃賢如董仲舒而十功不能贖一過則將苦其難而怠矣是故本傳晦之而他傳發之

則其與善也不亦隱而章乎遷論蘇秦稱其智過人不使獨蒙惡聲論北宮伯子多其愛人長者固贊張湯與其推賢揚善贊酷吏人有所褒不獨暴其惡夫秦伯子湯酷吏皆過十而功一者也苟舉十以廢一後之凶人必曰蘇秦北宮伯子張湯酷吏雖有善不錄矣吾復何望哉是窒其自新之路而堅其肆惡之志也故於傳詳之於論於贊復明之則其懲惡也不亦直而寬乎遷表十二諸侯首魯訖吳實十三國而越不與焉夫以十二名篇而載國十三何也不數吳也皆諸侯耳獨不數吳何也用夷禮也不數而載之者何也周裔而霸盟上國也春秋書哀七年公會吳于鄫書十二年公會吳于槖皋書十三年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此其所以雖不數而猶獲載也若越區區於南夷豺狼狐狸之與居不與中國會盟以觀華風而用夷俗之名以赴故君子卽其自稱以罪之春秋書定五年於越入吳書十四年於越敗吳於檇李書哀十三年於越入吳此春秋所以夷狄畜之也苟遷舉而措之諸侯之末則山戎獫狁亦或庶乎其間是以絕而弃之將使後之人君觀之曰不知中國禮樂雖勾踐之賢猶不免乎絕與棄則其賤夷狄也不亦簡而明乎固之表八而王侯六書其人也必曰某土某王若侯某或功臣外戚則加其姓而首目之曰號諡姓名此異姓列侯之例也諸侯王其目止號諡豈以其尊故不曰名之邪不曰名之而實名之豈以不名則不著邪此同姓諸侯王之例也王子侯其目爲二上則曰號諡名名之而曰名之殺一等矣此同姓列侯之例也及其下則曰號諡姓名夫以同姓列侯而加之異姓之例何哉察其故蓋元始之間王莽僞褒宗室而封之者也非天子親親而封之者也宗室天子不能封而使王莽封之以從異姓例示天子不能有其同姓也將使後之人君觀之曰權歸於臣雖同姓不能有名器誠不可假人矣則其防僭也不亦微而切乎噫隱而章則後人樂得爲善之利直而寬則後人知有悔過之漸簡而明則人君知中國禮樂之爲貴微而切則人君知强臣專制之爲患用力寡而成功博其能爲春秋繼而使後之史無及焉者以是夫

諫論上

古今論諫常與諷而少直其說蓋出於仲尼吾以爲諷直一也顧用之之術何如耳伍舉進隱語楚王淫益甚茅焦解衣危論秦帝立悟諷固不可盡與直亦未易少之吾故曰顧用之之術何如耳然則仲尼之說非乎曰仲尼之說純乎經者也吾之說參乎權而歸乎經者也如得其術則人君有少不爲桀紂者吾百諫而百聽矣況虛己者乎不得其術則人君有少不若堯舜者吾百諫而百不聽矣況逆忠者乎然則奚術而可曰機智勇辯如古游說之士而已夫游說之士以機智勇辯濟其詐吾欲諫者以機智勇辯濟其忠請備論其效周衰游說熾於列國自是世有其人吾獨怪夫諫而從者百一說而從者十九諫而死者皆是說而死者未嘗聞然而抵觸忌諱說或甚於諫由是知不必乎諷而必乎術也說之術可爲諫法

者五理諭之勢禁之利誘之激怒之隱諷之之謂也觸龍以趙后愛女賢於愛子未旋踵而長安君出質甘羅以杜郵之死詰張唐而相燕之行有日趙卒以兩賢王之意語燕而立歸武臣此理而諭之也子貢以内憂教田常而齊不得伐魯武公以麋鹿脅頃襄而楚不敢圖周魯連以烹醢懼垣衍而魏不果帝秦此勢而禁之也田生以萬戸侯啓張卿而劉澤封朱建以富貴餌閎孺而辟陽赦鄒陽以愛幸悅長君而梁王釋此利而誘之也蘇秦以牛後羞韓而惠王按劒太息范雎以無王恥秦而昭王長跪請教酈生以助秦凌漢而沛公輟洗聽計此激而怒之也蘇代以土偶笑田文楚人以弓繳感襄王蒯通以娶婦悟齊相此隱而諷之也五者相傾險詖之論雖然施之忠臣足以成功何則理而諭之主雖昏必悟勢而禁之主雖驕必懼利而誘之主雖怠必奮激而怒之主雖懦必立隱而諷之主雖暴必容悟則明懼則恭奮則勤立則勇容則寛致君之道盡於此矣吾觀昔之臣言必從理必濟莫如唐魏鄭公其初實學縱横之說此所謂得其術者歟噫龍逢比干不獲稱良臣無蘇秦張儀之術也蘇秦張儀不免爲游說無龍逢比干之心也是以龍逢比干吾取其心不取其術蘇秦張儀吾取其術不取其心以爲諫法

諫論下

夫臣能諫不能使君必納諫非真能諫之臣君能納諫不能使臣必諫非真能納諫之君欲君必納乎嚮之論備矣欲臣必諫乎吾其言之夫君之大天也其尊神也其威雷霆也人之不能抗天觸神忤雷霆亦明矣聖人知其然故立賞以勸之傳曰興王賞諫臣是也猶懼其選耎阿諛使一日不得聞其過故制刑以威之書曰臣下不正其刑墨是也人之情非病風喪心未有避賞而就刑者何苦而不諫哉賞與刑不設則人之情又何苦而抗天觸神忤雷霆哉自非性忠義不悅賞不畏罪誰欲以言博死者人君又安能盡得性忠義者而任之今有三人焉一人勇一人勇怯半一人怯有與之臨乎淵谷者且告之曰能跳而越此謂之勇不然爲怯彼勇者恥怯必跳而越焉其勇怯半者與怯者則不能也又告之曰跳而越者與千金不然則否彼勇怯半者奔利必跳而越焉其怯者猶未能也須臾顧見猛虎暴然向逼則怯者不待告跳而越之如康莊矣然則人豈有勇怯哉要在以勢驅之耳君之難犯猶淵谷之難越也所謂性忠義不悅賞不畏罪者勇者也故無不諫焉悅賞者勇怯半者也故賞而後諫焉畏罪者怯者也故刑而後諫焉先王知勇者不可常得故以賞爲千金以刑爲猛虎使其前有所趨後有所避其勢不得不極言規失此三代所以興也末世不然遷其賞於不諫遷其刑於諫宜乎臣之噤口卷舌而亂亡隨之也間或賢君欲聞其過亦不過賞之而已嗚呼不有猛虎彼怯者肯越淵谷乎此無他墨刑之廢耳三代之後如霍光誅昌邑不諫之臣者不亦鮮哉今之諫賞時或有之不諫之刑缺然無矣苟增其所有有其所無則諛者直佞者忠況忠直者乎誠如是欲聞讜言而不獲吾

不信也

嚳妃論

史記載帝嚳元妃曰姜原次妃曰簡狄簡狄行浴見燕墮其卵取吞之因生契爲商始祖姜原出野見巨人跡忻然踐之因生稷爲周始祖其祖商周信矣其妃之所以生者神奇妖濫不亦甚乎商周有天下七八百年是其享天之祿以能久有社稷而其祖宗何如此之不祥也使聖人而有異於衆庶也吾以爲天地必將搆陰陽之和積元氣之英以生之又焉用此二不祥之物哉燕墮卵於前取而吞之簡狄其喪心乎巨人之跡隱然在地走而避之且不暇忻然踐之何姜原之不自愛也又謂行浴出野而遇之是以簡狄姜原爲淫泆無法度之甚者帝嚳之妃稷契之母不如是也雖然史遷之意必以詩有天命鳦鳥降而生商厥初生民時惟姜原生民如何克禋克祀以弗無子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載震載夙載生載育時惟后稷而言之吁此又遷求詩之過也毛公之傳詩也以鳦鳥降爲祀郊禖之候履帝武爲從高辛之行及鄭之箋而後有吞踐之事當毛之時未始有遷史也遷之說出於疑詩而鄭之說又出於信遷矣故天下皆曰聖人非人人不可及也甚矣遷之以不祥誣聖人也夏之衰二龍戲於庭藏其漦至周而發之化爲黿以生褒姒以滅周使簡狄而吞卵姜原而踐跡則其生子當如褒姒以妖惑天下柰何其有稷契也或曰然則稷何以棄曰稷之生也無菑無害或者姜原疑而棄之乎鄭莊公寤生驚姜氏姜氏惡之事固有然者也吾非惡夫異也惡夫遷之以不祥誣聖人也棄之而牛羊避遷之而飛鳥覆吾豈惡之哉楚子文之生也虎乳之吾固不惡夫異也

管仲論

管仲相桓公霸諸侯攘戎狄終其身齊國富强諸侯不叛管仲死豎刁易牙開方用桓公薨於亂五公子爭立其禍蔓延訖簡公齊無寧歲夫功之成非成於成之日蓋必有所由起禍之作不作於作之日亦必有所由兆則齊之治也吾不曰管仲而曰鮑叔及其亂也吾不曰豎刁易牙開方而曰管仲何則豎刁易牙開方三子彼固亂人國者顧其用之者桓公也夫有舜而後知放四凶有仲尼而後知去少正卯彼桓公何人也顧其使桓公得用三子者管仲也仲之疾也公問之相當是時也吾以仲且舉天下之賢者以對而其言乃不過曰豎刁易牙開方三子非人情不可近而已嗚呼仲以爲桓公果能不用三子矣乎仲與桓公處幾年矣亦知桓公之爲人矣乎桓公聲不絕乎耳色不絕乎目而非三子者則無以遂其欲彼其初之所以不用者徒以有仲焉耳一日無仲則三子者可以彈冠相慶矣仲以爲將死之言可以縶桓公之手足邪夫齊國不患有三子而患無仲有仲則三子者三匹夫耳不然天下豈少三子之徒雖桓公幸而聽仲誅此三人而其餘者仲能悉數而去之邪嗚呼仲可謂不知本者矣因桓公之問舉天下之賢者以自代則仲雖死而齊國未爲無仲也夫何患三子者不言可也五霸莫盛於桓文文公之才不過桓

公其臣又皆不及仲靈公之虐不如孝公之寬厚文公死諸侯不敢叛晉晉襲文公之餘威得爲諸侯之盟主者百有餘年何者其君雖不肖而尙有老成人焉桓公之薨也一亂塗地無惑也彼獨恃一管仲而仲則死矣夫天下未嘗無賢者蓋有有臣而無君者矣桓公在焉而曰天下不復有管仲者吾不信也仲之書有記其將死論鮑叔賓胥無之爲人且各疏其短是其心以爲是數子者皆不足以託國而又逆知其將死則其書誕謾不足信也吾觀史鰌以不能進蘧伯玉而退彌子瑕故有身後之諫蕭何且死舉曹參以自代大臣之用心固宜如此也夫國以一人興以一人亡賢者不悲其身之死而憂其國之衰故必復有賢者而後可以死彼管仲者何以死哉

明論

天下有大知有小知人之智慮有所及有所不及聖人以其大知而兼其小知之功賢人以其所及而濟其所不及愚者不知大知而以其所不及喪其所及故聖人之治天下也以常而賢人之治天下也以時既不能常又不能時悲夫殆哉夫惟大知而後可以常以其所及濟其所不及而後可以時常也者無治而不治者也時也者無亂而不治者也日月經乎中天大可以被四海而小或不能入一室之下彼固無用此區區小明也故天下視日月之光儼然其若君父之威故自有天地而有日月以至于今而未嘗可以一日無焉天下嘗有言曰叛父母褻神明則雷霆下擊之雷霆固不能爲天下盡擊此等輩也而天下之所以兢兢然不敢犯者有時而不測也使雷霆日轟轟焉遶天下以求夫叛父母褻神明之人而擊之則其人未必能盡而雷霆之威無乃褻乎故夫知日月雷霆之分者可以用其明矣聖人之明吾不得而知也吾獨愛夫賢者之用其心約而成功博也吾獨怪夫愚者之用其心勞而功不成也是無他也專於其所及而及之則其及必精兼於其所不及而及之則其及必粗及之而精人將曰是惟無及及則精矣不然吾恐姦雄之竊笑也齊威王卽位大亂三載威王一奮而諸侯震懼二十年是何修何營邪夫齊國之賢者非獨一卽墨大夫明矣亂齊國者非獨一阿大夫與左右譽阿而毀卽墨者幾人亦明矣一卽墨大夫易知也一阿大夫易知也左右譽阿而毀卽墨者幾人易知也從其易知而精之故用心甚約而成功博也天下之事譬如有物十焉吾舉其一而人不知吾之不知其九也歷數之至於九而不知其一不如舉一之不可測也而況乎不至於九也

三子知聖人汙論

孟子曰宰我子貢有若知足以知聖人汙吾爲之說曰汙下也宰我子貢有若三子者其智不足以及聖人高深幽絶之境而徒得其下者焉耳宰我曰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子貢曰由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莫之能違也有若曰出乎其類拔乎其萃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之盛也是知夫子之大矣而未知夫子之所以大也宜乎謂其知足以知聖人汙而已也聖人之道一也大者見其大小者見其小高者

見其高下者見其下而聖人不知也苟有形乎吾前者吾以爲無不見也而離婁子必將有見吾之所不見焉是非物罪也太山之高百里有却走而不見者矣有見而不至其趾者矣有至其趾而不至其上者矣而太山未始有變也有高而已耳有大而已耳見之不逃不見不求見至之不拒不至不求至而三子者至其趾也顏淵從夫子游出而告人曰吾有得於夫子矣宰我子貢有若從夫子游出而告人曰吾有得於夫子矣夫子之道一也而顏淵得之以爲顏淵宰我子貢有若得之以爲宰我子貢有若夫子不知也夫子之道有高而又有下猶太山之有趾也高則難知下則易從難知故夫子之道尊易從故夫子之道行非夫子下之而求行也道固有下者也太山非能有趾而不能無趾也子貢謂夫子曰夫子之道至大也故天下莫能容夫子夫子蓋少貶焉夫子不悅夫有其大而後能安其大有其小焉則亦不狹乎其小夫子有其大而子貢有其小然則無惑乎子貢之不能安夫夫子之大也

利者義之和論

義者所以宜天下而亦所以拂天下之心苟宜也宜乎其拂天下之心也求宜乎小人邪求宜乎君子邪求宜乎君子也吾未見其不以至正而能也抗至正而行宜乎其拂天下之心也然則義者聖人戕天下之器也伯夷叔齊殉大義以餓于首陽之山天下之人安視其死而不悲也天下而果好義也伯夷叔齊其不以飢死矣雖然非義之罪也徒義之罪也武王以天命誅獨夫紂揭大義而行夫何卹天下之人而其發粟散財何如此之汲汲也意者雖武王亦不能以徒義加天下也乾文言曰利者義之和又曰利物足以和義嗚呼盡之矣君子之恥言利亦恥言夫徒利而已聖人聚天下之剛以爲義其支派分裂而四出者爲直爲斷爲勇爲怒於五行爲金於五聲爲商凡天下之言剛者皆義屬也是其爲道決裂慘殺而難行者也雖然無之則天下將流蕩忘反而無以節制之也故君子欲行之必卽於利卽於利則其爲力也易戾於利則其爲力也艱利在則義存利亡則義喪故君子樂以趨徒義而小人悅懌以奔利義必也天下無小人而後吾之徒義始行矣嗚呼難哉聖人滅人國殺人父刑人子而天下喜樂之有利義也與人以千乘之富而人不奢爵人以九命之貴而人不驕有義利也義利利義相爲用而天下運諸掌矣五色必有丹而色和五味必有甘而味和義必有利而義和文言之所云雖以論天德而易之道本於天以言人事說易者不求之人此吾猶有言也

嘉祐集卷第八

嘉祐集卷第九

上皇帝書

趙郡蘇　洵

嘉祐三年十二月一日眉州布衣臣蘇洵謹頓首再拜冒萬死上書　皇帝闕下臣前月五日蒙本州錄到中書劄子連牒臣以兩制議上翰林學士歐陽脩奏臣所著權書衡論幾策二十篇乞賜甄錄　陛下過聽召臣試策論舍人院仍令本州發遣臣赴闕臣本田野匹夫名姓不登於州閭今一旦卒然被召實不知其所以自通於　朝廷承命悸恐不知所爲以　陛下躬至聖之資又有群公卿之賢與天下士大夫之衆如臣等輩固宜不少有臣無臣不加損益臣不幸有負薪之疾不能奔走道路以副　陛下搜揚之心憂惶負罪無所容處臣本凡才無路自進當少年時亦嘗欲僥倖於　陛下之科舉有司以爲不肖輒以擯落蓋退而處者十有餘年矣今雖欲勉强扶病戮力亦自知其疎拙終不能合有司之意恐重得罪以辱明詔且　陛下所爲千里而召臣者其意以臣爲能有所發明以庶幾有補於　聖政之萬一而臣之所以自結髮讀書至于今茲犬馬之齒幾已五十而猶未敢廢者其意亦欲效尺寸於當時以快平生之志耳今雖未能奔伏　闕下以累有司而猶不忍默默卒無一言而已也天下之事其深遠切至者臣自惟疎賤未敢遽言而其近而易行淺而易見者謹條爲十通以塞　明詔其一曰臣聞利之所在天下趨之是故千金之子欲有所爲則百家之市無寧居者古之聖人執其大利之權以奔走天下意有所嚮則天下爭先爲之今　陛下有奔走天下之權而不能用何則古者賞一人而天下勸今　陛下增秩拜官動以千計其人皆以爲己所自致而不知戮力以報上之恩至於臨事誰當効用此由　陛下輕用其爵祿使天下之士積日持久而得之譬如傭力之人計工而受直雖與之千萬豈知德其主哉是以雖有能者亦無所施以爲謹守繩墨足以自致高位官吏繁多溢于局外使　陛下皇皇汲汲求以處之而不暇擇其賢不肖以病　陛下之民而耗竭大司農之錢穀此議者所欲去而未得也臣竊思之蓋今制天下之吏自州縣令錄幕職而改京官者皆未得其術是以若此紛紛也今雖多其舉官而遠其考重其舉官之罪此適足以隔賢者而容不肖且天下無事雖庸人皆足以無過一旦改官無所不爲彼其舉者曰此廉吏此能吏　朝廷不知其所以爲廉與能也幸而未有敗事則長爲廉與能矣雖重其罪未見有益上下相蒙請託公行泣官六七考求舉主五六人此誰不能者臣愚以爲舉人者當使明著其迹曰某人廉吏也嘗有某事以知其廉某人能吏也嘗有某事以知其能雖不必有非常之功而皆有可紀之狀其特曰廉能而已者不聽如此則夫庸人雖無罪而不足稱者不得入其間老於州縣不足甚惜而天下之吏必皆務爲可稱之功與民興利除害惟恐不出諸己此古之聖人所以驅天下之人而使爭爲善也有功而賞有罪而罰其實一也今降官罷任者必奏曰

某人有某罪其罪當然然後　朝廷舉而行之今若不著其所犯之由而特曰此不才貪吏也則　朝廷安肯以空言而加之罪今又何獨至於改官而聽其空言哉是不思之甚也或以爲如此則天下之吏務爲可稱用意過當生事以爲己功漸不可長臣以爲不然蓋聖人必觀天下之勢而爲之法方天下初定民厭勞役則聖人務爲因循之政與之休息及其久安而無變則必有不振之禍是以聖人破其苟且之心而作其怠惰之氣漢之元成惟不知此以至於亂今天下少惰矣宜有以激發其心使踴躍於功名以變其俗況乎冗官紛紜如此不知所以節之而又何疑於此乎且　陛下與天下之士相期於功名而毋苟得此待之至深也若其宏才大略不樂於小官而無聞焉者使兩制得以非常舉之此天下亦不過幾人而已吏之有過而不得遷者亦使得以功贖如此亦以示　陛下之有所推恩而不惟艱之也其二曰臣聞古者之制爵祿必皆孝悌忠信脩絜博習聞於鄉黨而達於　朝廷以得之及其後世不然曲藝小數皆可以進然其得之也猶有以取之其弊不若今之甚也今之用人最無謂者其所謂任子乎因其父兄之資以得大官而又任其子弟子將復任其孫孫又任其子是不學而得者嘗無窮也夫得之也易則其失之也不甚惜以不學之人而居不甚惜之官其視民如草芥也固宜　朝廷自近年始有意於裁節然皆知損之而未得其所損此所謂制其末而不窮其源見其粗而未識其精僥倖之風少衰而猶在也夫聖人之舉事不唯曰利而已必將有以大服天下之心今欲有所去也必使天下知其所以去之之說故雖盡去而無疑何者恃其說明也夫所謂任子者亦猶曰信其父兄而用其子弟云爾彼其父兄固學而得之也學者任人不學者任於人此易曉也今之制苟幸而其官至於可任者舉使任之不問其始之何從而得之也且彼任於人不暇又安能任人此猶借資之人而欲從之匄貸不已難乎臣愚以爲父兄之所任而得官者雖至正郎宜皆不聽任子弟唯其能自脩飾而越錄躐次以至于清顯者乃聽如此則天下之冗官必大衰少而公卿之後皆奮志爲學不待父兄之資其任而得官者知後不得復任其子弟亦當勉強不肯終老自棄於庸人此其爲益豈特一二而已其三曰臣聞自設官以來皆有考績之法周室既亡其法廢絕自京房建考課之議其後終不能行夫有官必有課有課必有賞罰有官而無課是無官也有課而無賞罰是無課也無官無課而欲求天下之大治臣不識也然更歷千載而終莫之行行之則益以紛亂而終不可考其故何也天下之吏不可以勝考今欲人人而課之必使入於九等之中此宜其顛倒錯謬而不若無之爲便也臣觀自昔行考課者皆不得其術蓋天下之官皆有所屬之長有功有罪其長皆得以舉刺如必人人而課之於　朝廷則其長爲將安用惟其大吏無所屬而莫爲之長也則課之所宜加何者其位尊故課一人而其下皆可以整齊其數少故可以盡其能否而不謬今天下所以

不大治者守令丞尉賢不肖混淆而莫之辨也夫守令丞尉賢不肖之不辨其咎在職司之不明職司之不明其咎在無所屬而莫爲之長陛下以無所屬之官而寄之以一路其賢不肖當使誰察之古之考績者皆從司會而至於天子古之司會卽今之尚書尚書既廢唯御史可以總察中外之官臣愚以爲可使朝臣議定職司考課之法而於御史臺别立考課之司中丞舉其大綱而屬官之中選强明者一人以專治其事以舉刺多者爲上以舉刺少者爲中以無所舉刺者爲下因其罷歸而奏其治要使 朝廷有以爲之賞罰其非常之功不可掩之罪又當特有以償之使職司知有所懲勸則其下守令丞尉不容復有所依違而其所課者又不過數十人足以求得其實此所謂用力少而成功多法無便於此者矣今天下號爲太平其實遠方之民窮困已甚其咎皆在職司臣不敢盡言 陛下試加採訪乃知臣言之不妄其

四曰臣聞古有諸侯臣妾其境內而卿大夫之家亦各有臣陪臣之事其君如其君之事天子此無他其一境之內所以生殺予奪富貴貧賤者皆自我制之此固有以臣妾之也其後諸侯雖廢而自漢至唐猶有相君之勢何者其署置辟舉之權猶足以臣之也是故太守刺史坐於堂上州縣之吏拜於堂下雖奔走頓伏其誰曰不然自 太祖受命收天下之尊歸之京師一命以上皆上所自署而大司農衣食之自宰相至于州縣吏雖貴賤相去甚遠而其實皆所與比肩而事主耳是以百餘年間天下不知有權臣之威而太守刺史猶用漢唐之制使州縣之吏事之如事君之禮皆受天子之爵皆食天子之禄不知其何以臣之也小吏之於大官不憂其有所不從唯恐其從之過耳今天下以貴相高以賤相諂奈何使州縣之吏趨走於太守之庭不啻若僕妾唯唯不給故大吏常恣行不忌其下而小吏不能正以至於曲隨諂事助以爲虐其能中立而不撓者固已難矣此不足怪其勢固使然也夫州縣之吏位卑而禄薄去於民最近而易以爲姦 朝廷所恃以制之者特以厲其廉隅全其節槩而養其氣使知有所恥也且必有異材焉後將以爲公卿而安可薄哉其尤不可者今以縣令從州縣之禮夫縣令官雖卑其所負一縣之責與京朝官知縣等耳其吏胥人民習知其官長之拜伏於太守之庭如是之不威也故輕之輕之故易爲姦此縣令之所以爲難也臣愚以爲州縣之吏事太守可恭遜卑抑不敢抗而已不至於通名贊拜趨走其下風所以全士大夫之節且以儆大吏之不法者

其五曰臣聞爲天下者必有所不可窺是以天下有急不求其素所不用之人使天下不能幸其倉卒而取其禄位唯聖人爲能然何則其素所用者緩急足以使也臨事而取者亦不足用矣傳曰寬則寵名譽之人急則用介胄之士今者所用非所養所養非所用國家用兵之時購方略設武舉使天下屠沽健兒皆能徒手攫取 陛下之官而兵休之日雖有超世之才而惜斗升之禄臣恐天下有以窺 朝廷也今之任爲將帥卒有急難而可使者誰也 陛下之老

將曩之所謂戰勝而善守者今亡矣臣愚以爲可復武舉而爲之新制以革其舊弊且昔之所謂武舉者蓋踈矣其以弓馬得者不過挽强引重市井之麤材而以策試中者亦皆記錄章句區區無用之學又其取人太多天下之知兵者不宜如此之衆而待之又甚輕其第下者不免於隸役故其所得皆貪汙無行之徒豪傑之士恥不忍就宜因貢士之歲使兩制各得舉其所聞有司試其可者而 陛下親策之權略之外便於弓馬可以出入險阻勇而有謀者不過取一二人待以不次之位試以守邊之任文有制科武有武舉 陛下欲得將相於此乎取之十人之中豈無一二斯亦足以濟矣其六曰臣聞法不足以制天下以法而制天下法之所不及天下斯欺之矣且法必有所不及也先王知其有所不及是故存其大略而濟之以至誠使天下之所以不吾欺者未必皆吾法之所能禁亦其中有所不忍而已人君御其大臣不可以用法如其左右大臣而必待法而後能御也則其踈遠小吏當復何以哉以天下之大而無可信之人則國不足以爲國矣臣觀今兩制以上非無賢俊之士然皆奉法供職無過而已莫肯於繩墨之外爲 陛下深思遠慮有所建明何者 陛下待之於繩墨之內也臣請得舉其一二以言之夫兩府與兩制宜使日夜交於門以講論當世之務且以習知其爲人臨事授任以不失其才今法不可以相往來意將以杜其告謁之私也君臣之道不同人臣惟自防人君惟無防之是以歡欣相接而無間以兩府兩制爲可信邪當無所請屬以爲不可信邪彼何患無所致其私意安在其相往來邪今兩制知舉不免用封彌謄錄既奏而下御史親往涖之凜凜如鞫大獄使不知誰人之辭又何其甚也臣愚以爲如此之類一切撤去彼稍有知宜不忍負若其猶有所欺也則亦天下之不才無恥者矣 陛下赫然震威誅一二人可以使天下姦吏重足而立想聞 朝廷之風亦必有倜儻非常之才爲 陛下用也其七曰臣聞爲天下者可以名器授人而不可以名器許人人之不可以一日而知也久矣 國家以科舉取人四方之來者如市一旦使有司第之此固非眞知其才之高下大小也特以爲姑收之而已將試之爲政而觀其悠久則必有大異不然者今進士三人之中釋褐之日天下望爲卿相不及十年未有不爲兩制者且彼以其一日之長而擅終身之富貴舉而歸之如有所負如此則雖天下之美材亦或怠而不脩其率意恣行者人亦望風畏之不敢按此何爲者也且又有甚不便者先王制其天下尊尊相高貴貴相承使天下仰視 朝廷之尊如太山喬嶽非扳援所能及苟非有大功與出羣之才則不可以輕得其高位是故天下知有所忌而不敢覬覦今五尺童子斐然皆有意於公卿得之則不知愧不得則怨何則彼習知其一日之可以僥倖而無難也如此則匹夫輕 朝廷臣愚以爲三人之中苟優與一官足以報其一日之長館閣臺省非舉不入彼果不才者也其安以入爲彼果才者也其何患無所舉此非獨以愛惜名器將以重

朝廷耳其八曰臣聞古者敵國相觀不觀於其山川之嶮士馬之衆相觀於人而已高山大江必有猛獸怪物時見其威故人不敢褻夫不必戰勝而後服也使之常有所忌而不敢發使吾常有所恃而無所怯耳今以中國之大使夷狄視之不甚畏敢有煩言以瀆亂吾聽此其心不有所窺其安能如此之無畏也敵國有事相待以將無事相觀以使今之所謂使者亦輕矣曰此人也爲此官也則以爲此使也今歲以某其來歲當以某又來歲當以某如縣令署役必均而已矣人之才固有所短而不可强其專對捷給勇敢又非可以學致也今必使强之彼有倉惶失次爲夷狄笑而已古者大夫出疆有可以安國家利社稷則專之今法令太密使小吏執簡記其旁一搖足輒隨而書之雖有奇才辯士亦安所效用彼夷狄觀之以爲罇俎談燕之間尚不能辦軍旅之際固宜其無人也如此將何以破其姦謀而折其驕氣哉臣愚以爲奉使宜有常人唯其可者而不必均彼其不能者　陛下責之以文學政事不必强之於言語之間以敗吾事而亦稍寬其法使得有所施且今世之患以奉使爲艱危故必均而後可　陛下平世使人而皆得以辭免後有緩急使之出入死地將皆逃邪此臣又非獨爲出使而言也其九曰臣聞刑之有赦其來遠矣周制八議有可赦之人而無可赦之時自三代之衰始聞有肆赦之令然皆因天下有非常之事凶荒流離之後盜賊垢汙之餘於是有以沛然洗濯於天下而猶不若今之因郊而赦使天下之凶民可以逆知而僥倖也平時小民畏法不敢趑趄當郊之歲盜賊公行罪人滿獄爲天下者將何利於此而又糜散帑廩以賞無用冗雜之兵一經大禮費以萬億賦歛之不輕民之不聊生皆此之故也以　陛下節用愛民非不欲去此矣顧以爲所從來久遠恐一旦去之天下必以爲少恩而凶豪無賴之兵或因以爲詞而生亂此其所以重改也蓋事有不可改而遂不改者其憂必深改之則其禍必速惟其不失推恩而有以救天下之弊者臣愚以爲先郊之歲可因事爲詞特發大號如郊之赦與軍士之賜且告之曰吾於天下非有惜乎推恩也惟是凶殘之民知吾當赦輒以犯法以賊害吾良民今而後赦不於郊之歲以爲常制天下之人喜乎非郊之歲而得郊之賞也何暇慮其後其後四五年而行之七八年而行之又從而盡去之天下晏然不知而日以遠矣且此出於五代之後兵荒之間所以姑息天下而安反側耳後之人相承而不能去以至于今法令明具四方無虞何畏而不改今不爲之計使姦人猾吏養爲盜賊而後取租賦以啖驕兵乘之以飢饉鮮不及亂矣當此之時欲爲之計其猶有及乎其十曰臣聞古者所以採庶人之議爲其疎賤而無嫌也不知爵祿之可愛故其言公不知君威之可畏故其言直今臣幸而未立于

陛下之朝無所愛惜顧念於其心者是以天下之事　陛下之諸臣所不敢盡言者臣請得以僭言之

陛下擢用俊賢思致太平今幾年矣事垂立而輒廢功未成而旋去　陛下知其所由乎　陛下知其所

由則今之在位者皆足以有立若猶未也雖得賢臣千萬天下終不可爲何者小人之根未去也 陛下遇士大夫有禮凡在位者不敢用褻狎戲嫚以求親媚於 陛下而讒言邪謀之所由至於 朝廷者天下之人皆以爲 陛下不疎遠宦官之過 陛下特以爲耳目玩弄之臣而不知其陰賊險詐爲害最大天下之小人無由至於 陛下之前故皆通於宦官珠玉錦繡所以爲賂者絡繹於道以間關齟齬賢人之謀 陛下縱不聽用而大臣常有所顧忌以不得盡其心臣故曰小人之根未去也竊聞之道路 陛下將有意去而踈之也若如所言則天下之福然臣方以爲憂而未敢賀也古之小人有爲君子之所抑而反激爲天下之禍者臣每痛傷之蓋東漢之衰宦官用事陽球爲司隷校尉發憤誅王甫等數人磔其屍于道中常侍曹節過而見之遂奏誅陽球而宦官之用事過於王甫之未誅其後竇武何進又欲去之而反以遇害故漢之衰至於掃地而不可救夫君子之去小人惟能盡去乃無後患惟 陛下思 宗廟社稷之重與天下之可畏既去之又去之既踈之又踈之刀鋸之餘必無忠良縱有區區之小節不過閨闥掃洒之勤無益於事惟能務絶其權使 朝廷清明而忠言嘉謨易以入則天下無事矣惟 陛下無使爲臣之所料而後世以臣爲知言不勝大願曩臣所著二十篇略言當世之要 陛下雖以此召臣然臣觀 朝廷之意特以其文采詞致稍有可嘉而未必其言之可用也天下無事臣每每狂言以迂闊爲世笑然臣以爲必將有時而不迂闊也賈誼之策不用於孝文之時而使主父偃之徒得其餘論而施之於孝武之世夫施之於孝武之世固不如用之於孝文之時之易也臣雖不及古人惟 陛下不以一布衣之言而忽之不勝越次憂國之心效其所見且非 陛下召臣臣言無以至於 朝廷今老矣恐後無由復言故云云之多至於此也惟 陛下寬之臣洵誠惶誠懼頓首頓首謹書

嘉祐集卷第九

嘉祐集卷第十

趙郡蘇　洵

上韓樞密書　上富丞相書
上文丞相書　上田樞密書
上余青州書

上韓樞密書

太尉執事洵著書無他長及言兵事論古今形勢至自比賈誼所獻權書雖古人已往成敗之迹苟深曉其義施之於今無所不可昨因請見求進末議太尉許諾謹撰其說言語朴直非有驚世絶俗之談甚高難行之論太尉取其大綱而無責其纎悉蓋古者非用兵決勝之爲難而養兵不用之可畏今夫水激之山放之海決之爲溝塍壅之爲沼沚是天下之人能之委江河注淮泗匯爲洪波瀦爲大湖萬世而不溢者自禹之後未之見也夫兵者聚天下不義之徒授之以不仁之器而教之以殺人之事夫惟天下之未安盜賊之未殄然後有以施其不義之心用其不仁之器而試其殺人之事當是之時勇者無餘力智者無餘謀巧者無餘技故其不義之心變而爲忠不仁之器加之於不仁而殺人之事施之於當殺及夫天下既平盜賊既殄不義之徒聚而不散勇者有餘力則思以爲亂智者有餘謀則思以爲姦巧者有餘技則思以爲詐於是天下之患雜然出矣蓋虎豹終日而不殺則跳踉大叫以發其怒蝮蝎終日而不螫則噬齧草木以致其毒其理固然無足怪者昔者劉項奮臂於草莽之間秦楚無賴子弟千百爲輩爭起而應者不可勝數轉鬬五六年天下厭兵項籍死而高祖亦已老矣方是時分王諸將改定律令與天下休息而韓信黥布之徒相繼而起者七國高祖死於介冑之間而莫能止也連延及於呂氏之禍訖孝文而後定是何起之易而收之難也劉項之勢初若決河順流而下誠有可喜及其崩潰四出放乎數百里之間拱手而莫能救也嗚呼不有聖人何以善其後
太祖　太宗躬擐甲冑跋履險阻以斬刈四方之蓬蒿用兵數十年謀臣猛將滿天下一旦卷甲而休之傳四世而天下無變此何術也荆楚九江之地不分於諸將而韓信黥布之徒無以啓其心也雖然天下無變而兵久不用則其不義之心蓄而無所發飽食優游求逞於良民觀其平居無事出怨言以邀其上一日有急是非人得千金不可使也往年詔天下繕完城池西川之事洵實親見凡郡縣之富民舉而籍其名得錢數百萬以爲酒食餽餉之費杵聲未絶城輒隨壞如此者數年而後定卒事官吏相賀卒徒相矜若戰勝凱旋而圖賞者比來京師遊阡陌間其曹往往偶語無所諱忌聞之士人方春時尤不忍聞蓋時五六月矣會京師憂大水鋤耰畚築列于兩河之壖縣官日費千萬傳呼勞問之聲不絶者數十里猶且睊睊狠顧莫肯效用且夫內之如京師之所聞外之如西川之所親見天下之勢今何如也御將者天子之事也御兵者將之職也天子者養尊而處優樹恩而收名與天下爲喜樂者也故其道不可以御兵人臣執法而不求情盡心而不求名出死力以捍社

稷天下之心繫於一人而已不與焉故御兵者人臣之事不可以累天子也今之所患大臣好名而懼謗好名則多樹私恩懼謗則執法不堅是以天下之兵豪縱至此而莫之或制也頃者狄公在樞府號爲寛厚愛人狎昵士卒得其歡心而太尉適承其後彼狄公者知御外之術而不知治內之道此邊將材也古者兵在外愛將軍而忘天子在內愛天子而忘將軍愛將軍所以戰愛天子所以守狄公以其御外之心而施諸其內太尉不反其道而何以爲治或者以爲兵久驕不治一旦繩以法恐因以生亂昔者郭子儀去河南李光弼實代之將至之日張用濟斬於轅門三軍股栗夫以臨淮之悍而代汾陽之長者三軍之士竦然如赤子之脫慈母之懷而立乎嚴師之側何亂之敢生且夫天子者天下之父母也將相者天下之師也師雖嚴赤子不以怨其父母將相雖厲天下不以咎其君其勢然也天子者可以生人殺人故天下望其生及其殺之也天下曰是天子殺之故天子不可以多殺人臣奉天子之法雖多殺天下無以歸怨此先王所以威懷天下之術也伏惟太尉思天下所以長久之道而無幸一時之名盡至公之心而無卹三軍之多言夫天子推深仁以結其心太尉厲威武以振其墮彼其思天子之深仁則畏而不至於怨思太尉之威武則愛而不至於驕君臣之體順而畏愛之道立非太尉吾誰望邪不宣洵再拜

上富丞相書

相公閤下往年天子震怒出逐宰相選用舊臣堪付屬以天下者使在相府與天下更始而閤下之位實在第三方是之時天下咸喜相慶以爲閤下惟不爲宰相也故默默在此方今困而後起起而復爲宰相而又適值乎此時也不爲而何爲且吾君之意待之如此其厚也不爲而何以副吾望故咸曰後有下令而異於他日者必吾富公也朝夕而待之跂首而望之望望然而不獲見也戚戚然而疑嗚呼其弗獲聞也必其遠也進而及於京師亦無聞焉不敢以疑猶曰天下之人如此其衆也數十年之間如此其變也皆曰賢人焉或曰彼其中則有說也而天下之人則未始見也然而不能無憂蓋古之君子愛其人也則憂其無成且嘗聞之古之君子相是君也與是人也皆立於朝則使吾皆知其爲人皆善者也而後無憂且一人之身而欲擅天下之事雖見信於當世而同列之人一言而疑之則事不可以成今夫政出於他人而不懼事不出於己而不忌是二者惟善人爲能然猶欲得其心焉若夫衆人政出於他人而懼其害己事不出於己而忌其成功是以有不平之心生夫或居於吾前或立於吾後而皆有不平之心焉則身危故君子之出處於其間也不使之不平於我也周公立於明堂以聽天下而召公慼何者天下固慼乎大者也召公猶未能信乎吾之此心也周公定天下誅管蔡告召公以其志以安其身以及於成王故凡安其身者以安乎周也召公之於周公管蔡之於周公是二者亦皆有不平之心焉以爲周之天下公將遂取之也周公誅其不平而不可告語者告其可以

告語者而和其不平之心然則非其必不可以告語者則君子未始不欲和其心天下之人從士而至於卿大夫宰相集處其上欲有所爲何慮而不成不能忍其區區之小忿以成其不平之釁則害其大事是以君子忍其小忿以容其小過而杜其不平之心然後當大事而聽命焉且吾之小忿不足以易吾之大事也故寧小容焉使無芥蔕於其間古之君子與賢者並居而同樂故其責之也詳不幸而與不肖者偶不圖其大而治其細則闊遠於事情而無益於當世故天下無事而後可與爭此不然則否昔者諸呂用事陳平憂懼計無所出陸賈入見說之使交歡周勃陳平用其策卒得絳侯北軍之助以滅諸呂夫絳侯木強之人也非陳平致之而誰也故賢人者致其不賢者非夫不賢者之能致賢者也曩者陛下即位之初寇萊公爲相惟其側有小人不能誅又不能與之無忿故終以斥去及范文正公在相府又欲以歲月盡治天下事失於急與不忍小忿故羣小人亦急逐之一去遂不復用以歿其身伏惟閤下以不世出之才立於　天子之下百官之上此其深謀遠慮必有所處而天下之人猶未獲見洵西蜀之人也竊有志於今世願一見於堂上伏惟閤下深思之無忽

上文丞相書

昭文相公執事天下之事制之在始始不可制制之在末是以君子慎始而無後憂救之於其末而其始不爲無謀失諸其始而邀諸其終而天下無遺事是故古者之制其始也有百年之前而爲之者也蓋周公營乎東周數百年而待乎平王之東遷也然及其收天下之士而責其賢不肖之分則未嘗於其始焉而制其極蓋嘗舉之於諸侯考之於太學引之於射宮而試之弓矢如此其備矣然而管叔蔡叔文王之子而武王周公之弟也生而與之居處習知其性之所好惡與夫居之於太學而習之於射宮者宜愈詳矣然其不肖之實卒不見於此時及其出爲諸侯監國臨大事而不克自定然後敗露以見其不肖之才且夫張弓而射之一不失容此不肖者或能焉而聖人豈以爲此足以盡人之才蓋將爲此名以收天下之士而後觀其臨事而黜其不肖故曰始不可制制之在末於此有人求金於沙斂而揚之惟其揚之也精是以責金於揚而斂則無擇焉不然金與沙礫皆不錄而已矣故欲求盡天下之賢俊莫若略其始欲求責實於天下之官莫若精其終今者天下之官自相府而至於一縣之丞尉其爲數實不可勝計然而大數已定餘吏溢于官籍大臣建議減任子削進士以求便天下竊觀古者之制略於始而精於終使賢者易進而不肖者易犯夫易犯故易退易進故賢者衆衆賢進而不肖者易退夫何患官冗今也艱之於其始竊恐夫賢者之難進與夫不肖者之無以異也方今進退天下士大夫之權內則御史外則轉運而士大夫之間潔然而無過可任以爲吏者其實無幾且相公何不以意推之往年吳中復在揵爲一月而發二吏中復去職而吏之以罪免者曠歲無有也雖然此特洵之所見耳天下之大則又可知矣國家法

令甚嚴洵從蜀來見凡吏商者皆不征非追胥調發皆得役天子之夫是以知天下之吏犯法者甚衆從其犯而黜之十年之後將分職之不給此其權在御史轉運而御史轉運之權實在相公顧甚易爲也今四方之士會於京師口語籍籍莫不爲此然皆莫肯一言於其上誠以爲近於私我也洵西蜀之人方不見用於當世幸又不復以科舉爲意是以肆言於其間而可以無嫌伏惟相公慨然有憂天下之心征伐四國以安天子毅然立朝以威制天下名著功遂文武並濟此其享功業之重而居富貴之極於其平生之所望無復慊然者惟其獲天下之多士而與之皆樂乎此可以復動其志故遂以此告其左右惟相公亮之

上田樞密書

天之所以與我者夫豈偶然哉堯不得以與丹朱舜不得以與商均而瞽叟不得奪諸舜發於其心出於其言見於其事確乎其不可易也聖人不得以與人父不得奪諸其子於此見天之所以與我者不偶然也夫其所以與我者必有以用我也我知之不得行之不以告人天固用之我實置之其名曰弃天自卑以求幸其言自小以求用其道天之所以與我者何如而我如此也其名曰褻天弃天我之罪也褻天亦我之罪也不弃不褻而人不我用不我用之罪也其名曰逆天然則弃天褻天者其責在我逆天者其責在人在我者吾將盡吾力之所能爲者以塞夫天之所以與我之意而求免乎天下後世之譏在人者吾何知焉吾求免夫一身之責之不暇而爲人憂乎哉孔子孟軻之不遇老於道塗而不倦不愠不怍不沮者夫固知夫責之所在也衛靈魯哀齊宣梁惠之徒之不足相與以有爲也我亦知之矣抑將盡吾心焉耳吾心之不盡吾恐天下後世無以責夫衛靈魯哀齊宣梁惠之徒而彼亦將有以辭其責也然則孔子孟軻之目將不瞑於地下矣夫聖人賢人之用心也固如此如此而生如此而死如此而貧賤如此而富貴升而爲天沉而爲淵流而爲川止而爲山彼不預吾事吾事畢矣竊怪夫後之賢者之不能自處其身也飢寒窮困之不勝而號於人嗚呼使其誠死於飢寒窮困邪則天下後世之責將必有在彼其身之責不自任以爲憂而我取而加之吾身不已過乎今洵之不肖何敢以自列於聖賢然其心亦有所不甚自輕者何則天下之學者孰不欲一蹴而造聖人之域然及其不成也求一言之幾乎道而不可得也千金之子可以貧人可以富人非天之所與雖以貧人富人之權求一言之幾乎道不可得也天子之宰相可以生人可以殺人非天之所與雖以生人殺人之權求一言之幾乎道不可得也今洵用力於聖人賢人之術亦已久矣其言語其文章雖不識其果可以有用於今而傳於後與否獨怪其得之之不勞方其致思於心也若或起之得之心而書之紙也若或相之夫豈無一言之幾乎道千金之子天子之宰相求而不得者一旦在己故其心得以自負或者天其亦有以與我也曩者見執事於益州當時之文淺狹可笑

飢寒窮困亂其心而聲律記問又從而破壞其體不足觀也已數年來退居山野自分永弃與世俗日疎闊得以大肆其力於文章詩人之優柔騷人之精深孟韓之温淳遷固之雄剛孫吳之簡切投之所嚮無不如意常以爲董生得聖人之經其失也流而爲迂鼂錯得聖人之權其失也流而爲詐有二子之才而不流者其惟賈生乎惜乎今之世愚未見其人也作策二道曰審勢審敵作書十篇曰權書洵有山田一頃非凶歲可以無飢力耕而節用亦足以自老不肖之身不足惜而天下之所與者不忍弃且不敢褻也執事之名滿天下天下之士用與不用在執事故敢以所謂策二道權書十篇者爲獻平生之文遠不可多致有洪範論史論七篇近以獻內翰歐陽公度執事與之朝夕相從而議天下之事則斯文也其亦庶乎得陳於前矣若夫其言之可用與其身之可貴與否者執事事也執事責也於洵何有哉

上余青州書

洵聞之楚人高令尹子文之行曰三以爲令尹而不喜三奪其令尹而不怒其爲令尹也楚人爲之喜而其去令尹也楚人爲之怒己不期爲令尹而令尹自至夫令尹子文豈獨惡夫富貴哉知其不可以求得而安其自得是以喜怒不及其心而人爲之囂囂嗟夫豈亦不足以見己大而人小邪脫然爲弃於人而不知弃之爲悲紛然爲取於人而不知取之爲樂人自爲弃我取我而吾之所以爲我者如一則亦不足以高視天下而竊笑矣哉昔者明公之初自奮於南海之濱而爲天下之名卿當其盛時激昂慷慨論得失定可否左摩西羌右揣契丹奉使千里彈壓强悍不屈之虜其辯如決河流而東注諸海名聲四溢於中原而滂薄於戎狄之國可謂至盛矣及至中廢而爲海濱之匹夫蓋其間十有餘年明公無求於人而人亦無求於明公者其後適會南蠻縱橫放肆充斥萬里而莫之或救明公乃起於民伍之中折尺箠而笞之不旋踵而南方乂安夫明公豈有求而爲之哉適會事變以成大功功成而爵祿至明公之於進退之事蓋亦綽綽乎有餘裕矣悲夫世俗之人紛紛於富貴之間而不知自止達者安於逸樂而習爲高岸之節顧視四海飢寒窮困之士莫不顰蹙嘔噦而不樂窮者藜藿不飽布褐不暖習爲貧賤之所摧折仰望貴人之輝光則爲之顛倒而失措此二人者皆不可與語於輕富貴而安貧賤何者彼不知貧富貴賤之正味也夫惟天下之習於富貴之榮而狃於貧賤之辱者而後可與語此今夫天下之所以奔走於富貴者我知之矣而不敢以告人也富貴之極止於天子之相而天子之相果誰爲之名豈天爲之名邪其無乃亦人之自相名邪夫天下之官上自三公至於卿大夫而下至於士此四人者皆人之所自爲也而人亦自貴之天下以爲此四者絕羣離類特立於天下而不可幾近則不亦大惑矣哉盍亦反其本而思之夫此四名者其初蓋出於天下之人出其私意以自相號呼者而已矣夫此四名者果出於人之私意所以自相號呼也則夫世之所謂賢人君子者亦何

以異此有才者爲賢人而有德者爲君子此二名者夫豈輕也哉而今世之士得爲君子者一爲世之所弃則以爲不若一命士之貴而況以與三公爭哉且夫明公昔者之伏於南海與夫今者之爲東諸侯也君子豈有間於其間而明公亦豈有以自輕而自重哉洵以爲明公之習於富貴之榮而狃於貧賤之辱其嘗之也蓋以多矣是以極言至此而無所迂曲洵西蜀之匹夫嘗有志於當世因循不遇遂至於老然其嘗所欲見者天下之士蓋有五六人五六人者已略見矣而獨明公之未嘗見每以爲恨今明公來朝而洵適在此是以不得不見伏惟加察幸甚

嘉祐集卷第十

嘉祐集卷第十一

趙郡蘇　洵

上歐陽內翰書五首　上王長安書
上張侍郎書二首　上韓舍人書

上歐陽內翰第一書

內翰執事洵布衣窮居嘗竊有歎以爲天下之人不能皆賢不能皆不肖故賢人君子之處於世合必離離必合往者天子方有意於治而范公在相府富公爲樞密副使執事與余公蔡公爲諫官尹公馳騁上下用力於兵革之地方是之時天下之人毛髮絲粟之才紛紛然而起合而爲一而洵也自度其愚魯無用之身不足以自奮於其間退而養其心幸其道之將成而可以復見於當世之賢人君子不幸道未成而范公西富公北執事與余公蔡公分散四出而尹公亦失勢奔走於小官洵時在京師親見其事忽忽仰天歎息以爲斯人之去而道雖成不復足以爲榮也既復自思念往者衆君子之進於朝其始也必有善人焉推之今也亦必有小人焉間之今之世無復有善人也則已矣如其不然也吾何憂焉姑養其心使其道大有成而待之何傷退而處十年雖未敢自謂其道有成矣然浩浩乎其胷中若與曩者異而余公適亦有成功於南方執事與蔡公復相繼登於朝富公復自外入爲宰相其勢將復合爲一喜且自賀以爲道既已粗成而果將有以發之也既又反而思其嚮之所慕望愛悅之而不得見之者蓋有六人今將往見之矣而六人者已有范公尹公二人亡焉則又爲之潸然出涕以悲嗚呼二人者不可復見矣而所恃以慰此心者猶有四人也則又以自解思其止於四人也則又汲汲欲一識其面以發其心之所欲言而富公又爲天子之宰相遠方寒士未可遽以言通於其前余公蔡公遠者又在萬里外獨執事在朝廷間而其位差不甚貴可以叫呼扳援而聞之以言而飢寒衰老之病又痼而留之使不克自至於執事之庭夫以慕望愛悅其人之心十年而不得見而其人已死如范公尹公二人者則四人之中非其勢不可遽以言通者何可以不能自往而遽已也執事之文章天下之人莫不知之然竊自以爲洵之知之特深愈於天下之人何者孟子之文語約而意盡不爲巉刻斬絕之言而其鋒不可犯韓子之文如長江大河渾浩流轉魚黿蛟龍萬怪惶惑而抑遏蔽掩不使自露而人自見其淵然之光蒼然之色亦自畏避不敢迫視執事之文紆餘委備往復百折而條達疎暢無所間斷氣盡語極急言竭論而容與閒易無艱難勞苦之態此三者皆斷然自爲一家之文也惟李翺之文其味黯然而長其光油然而幽俯仰揖讓有執事之態陸贄之文遣言措意切近的當有執事之實而執事之才又自有過人者蓋執事之文非孟子韓子之文而歐陽子之文也夫樂道人之善而不爲諂者以其人誠足以當之也彼不知者則以爲譽人以求其悅己也夫譽人以求其悅己洵亦不爲也而其所以道執事光明盛大之德而不自知止者亦欲執事之知其知我也雖然執事之名滿於天下雖不見

其文而固已知有歐陽子矣而洵也不幸墮在草野泥塗之中而其知道之心又近而粗成而欲徒手奉咫尺之書自託於執事將使執事何從而知之何從而信之哉洵少年不學生二十五歲始知讀書從士君子遊年既已晚而又不遂刻意厲行以古人自期而視與己同列者皆不勝己則遂以爲可矣其後困益甚然後取古人之文而讀之始覺其出言用意與己大別時復內顧自思其才則又似夫不遂止於是而已者由是盡燒曩時所爲文數百篇取論語孟子韓子及其他聖人賢人之文而兀然端坐終日以讀之者七八年方其始也入其中而惶然博觀於其外而駭然以驚及其久也讀之益精而其胸中豁然以明若人之言固當然者然猶未敢自出其言也時既久胸中之言日益多不能自制試出而書之已而再三讀之渾渾乎覺其來之易矣然猶未敢以爲是也近所爲洪範論史論凡七篇執事觀其如何嘻區區而自言不知者又將以爲自譽以求人之知己也惟執事思其十年之心如是之不偶然也而察之

上歐陽內翰第二書

內翰諫議執事士之能以其姓名聞乎天下後世者夫豈偶然哉以今觀之乃可以見生而同鄉學而同道以某問某蓋有曰吾不聞者焉而况乎天下之廣後世之遠雖欲求其髣髴豈易得哉古之以一能稱以一善書者愚未嘗敢忽也今夫群群焉而生逐逐焉而死者更千萬人不稱不書也彼之以一能稱以一善書者皆有以過乎千萬人者也自孔子沒百有餘年而孟子生孟子之後數十年而至荀卿子荀卿子後乃稍闊遠二百餘年而揚雄稱於世揚雄之死不得其繼千有餘年而後屬之韓愈氏韓愈氏沒三百年矣不知天下之將誰與也且夫以一能稱以一善書者皆不可忽則其多稱而屢書者其爲人宜尤可貴重奈何數千年之間四人而無加此其人宜何如也天下病無斯人天下而有斯人也宜何以待之洵一窮布衣於今世最爲無用思以一能稱以一善書而不可得者也况夫四子者之文章誠不敢冀其萬一頃者張益州見其文以爲似司馬子長洵不悅辭焉夫以布衣而王公大人稱其文似司馬遷不悅而辭無乃爲不近人情誠恐天下之人不信且懼張公之不能副其言重爲世俗笑耳若執事天下所就而折衷者也不知其不肖稱之曰子之六經論荀卿子之文也平生爲文求於千萬人中使其姓名髣髴於後世而不可得今也一旦而得齒於四人者之中天下烏有是哉意者其失於斯言也執事於文稱師魯於詩稱子美聖俞未聞其有此言也意者其戲也惟其愚而不顧曰書其所爲文惟執事之求而致之既而屢請而屢辭焉曰吾未暇讀也退而處不敢復見甚慙於朋友曰信矣其戲也雖然天下不知其爲戲將有以議執事洵亦且得罪執事憐其平生之心苟以爲可教亦足以慰其衰老唯無曰荀卿云者幸甚

與歐陽內翰第三書

洵啓昨出京倉惶遂不得一別去後數日始知悔恨

蓋一時間變出不意遂擾亂如此快悵快悵不審日來尊履何似二子軾轍竟不免丁憂今已到家月餘幸且存活洵道塗奔波老病侵陵成一翁矣自思平生羈蹇不遇年近五十始識閤下傾蓋晤語便若平生非徒欲援之於貧賤之中乃與切磨論議共爲不朽之計而事未及成輒聞此變孟軻有云行或使之止或尼之豈信然邪洵離家時無壯子弟守舍歸來屋廬倒壞籬落破漏如逃亡人家今且謝絶過從杜門不出亦稍稍取舊書讀之時有所懷輒欲就閤下評議忽驚相去已四千里思欲跂首望見君子之門庭不可得也所示范公碑文議及申公事節最爲深厚近試以語人果無有曉者每念及此鬱鬱不樂閤下雖賢俊滿門足以笑歌俯仰終日不悶然至於不言而心相諭者閤下於誰取之自蜀至秦山行一月自秦至京師又沙行數千里非有名利之所驅與凡事之不得已者孰爲來哉洵老矣恐不能復東閤下當時賜音問以慰孤耿病中無聊深愧疎略惟千萬珍重

上歐陽內翰第四書

洵啓夏熱伏惟提舉內翰尊候萬福嚮爲京兆尹天下謂公當由此得政其後聞有此授或以爲拂世戾俗過在於不肯卤莽然此豈足爲公損益哉洵久不奉書非敢有懈以爲用公之奏而得召恐有私謝之嫌今者洵既不行而朝廷又欲必致之恐聽者不察以爲匹夫而要君命苟以爲高而求名亦且得罪於門下是故略陳其一二以曉左右聞之孟軻曰仕不爲貧而有時乎爲貧洵之所爲欲仕者爲貧乎實未至於飢寒而不擇以爲爲行道乎道固不在我且朝廷將何以待之今人之所謂富貴高顯而近於君可以行道者莫若兩制然猶以爲不得爲宰相有所牽制於其上而不得行其志爲宰相者又以爲時不可爲而我將有所待若洵又可以行道責之邪始公進其文自丙申之秋至戊戌之冬凡七百餘日而得召朝廷之事其節目期限如此之繁且久也使洵今日治行數月而至京師旅食於都市以待命而數月間得試於所謂舍人院者然後使諸公專考其文亦一二年幸而以爲不謬可以及等而奏之從中下相府相與擬議又須年載間而後可以庶幾有望於一官如此洵固已老而不能爲矣人皆曰求仕將以行道若此者果足以行道乎既不足以行道而又不至於爲貧是二者皆無名焉是故其來遲遲而未甚樂也王命且再下洵若固辭必將以爲沽名而有所希望今歲之秋軾轍已服闋亦不可不與之俱東恐內翰怪其久而不來是以略陳其意拜見尚遠唯千萬爲國自重

上歐陽內翰第五書

內翰侍郎執事洵以無用之才久爲天下之弃民行年五十未嘗見役於世執事獨以爲可收而論之於天子再召之試而洵亦再辭獨執事之意丁寧而不肯已朝廷雖知其不肖不足以辱士大夫之列而重違執事之意譬之巫醫卜祝特捐一官以乞之自顧無分毫之功有益於世而王命至門不知辭讓不畏

簡書朋友之譏而苟以爲榮此所以深愧於執事久而不至於門也然君子之相從本非以求利蓋亦樂乎天下之不知其心而或者之深知之也執事之於洵未識其面也見其文而知其心既見也聞其言而信其平生洵不以身之進退出處之間有謁於執事而執事亦不以稱譽薦拔之故有德於洵再召而辭也執事不以爲矯而知其恥於自求一命而受也執事不以爲貪而知其不欲爲異其去不追而其來不拒其大不榮而其小不辱此洵之所以自信於心者而執事舉知之故凡區區而至門者爲是謝也禮曰仕而未有祿者君有餽焉曰獻使焉曰寡君違而君薨弗爲服也古之君子重以其身臣人者蓋爲是也哉子思孟軻之徒至於是國國君使人餽之其詞曰寡君使某有獻於從者布衣之尊而至於此惟不食其祿也今洵已有名於吏部執事其將以道取之邪則洵也猶得以賓客見不然其將與奔走之吏同趨於下風此洵所以深自憐也惟所裁擇

上王長安書

判府左丞閤下天下無事天子甚尊公卿甚貴士甚賤從士而逆數之至於天子其積也甚厚其爲變也甚難是故天子之尊至於不可指而士之卑至於可殺嗚呼見其安而不見其危如此而已矣衞懿公之死非其無人也以鶴辭而不與戰也方其未敗也天下之士望爲其鶴而不可得也及其敗也思以千乘之國與匹夫共之而不可得也人知其卒之至於如此則天子之尊可以慄慄于上而士之卑可以肆志於下又焉敢以勢言哉故夫士之貴賤其勢在天子天子之存亡其權在士世衰道喪天下之士學之不明持之不堅於是始以天子存亡之權下而就一匹夫貴賤之勢甚矣夫天下之惑也持千金之璧以易一瓦缶幾何其不舉而弃諸溝也古之君子其道相爲徒其徒相爲用故一夫不用乎此則天下之士相率而去之使夫上之人有失天下士之憂而後有失一士之懼今之君子幸其徒之不用以苟容其身故其始也輕用之而其終也亦輕去之嗚呼其亦何便於此也當今之世非有賢公卿不能振其前非有賢士不能奮其後洵從蜀來明日將至長安見明公而東伏惟讀其書而察其心以輕重其禮幸甚幸甚

上張侍郎第一書

侍郎執事明公之知洵洵知之明公知之他人亦知之洵之所以獲知於明公明公之所以知洵者雖暴之天下皆可以無愧今也將有所私告於執事念將以屑屑之私壞敗其至公之節欲忍而不言而不能欲言而不果勃然交於胷中心不寧而顏忸怩者累月而後決竊見古之君子知其人也憂其人以至於其父母昆弟妻子以至於其親族朋友憂之固其責也雖然自我求之則君子譏焉知之而不憂不憂而求人憂則君子交譏之洵之意以爲寧在我而無寧在明公故用此決其意而發其言以私告於下執事明公試一聽之洵有二子軾轍齠齔授經不知他習進趨拜跪儀狀甚野而獨於文字中有可觀者始學聲律既成以爲不足盡力於其間讀孟韓文一見以

爲可作引筆書紙日數千言坌然溢出若有所相年少狂勇未嘗更變以爲天子之爵祿可以攫取聞京師多賢士大夫欲往從之游因以舉進士洵今年幾五十以嬾鈍廢於世誓將絶進取之意惟此二子不忍使之復爲湮淪弃置之人今年三月將與之如京師一門之中行者三人而居者尚十數口爲行者計則害居者爲居者計則不能行栖栖焉無所告訴夫以負販之夫左提妻右挈子奮身而往尚不可禦有明公以爲主夫焉往而不濟今也望數千里之外茫然如梯天而航海蓄縮而不進洵亦羞見朋友明公居齊桓晉文之位惟其不知洵惟其知而不憂則又何說不然何求而不克輕之於鴻毛重之於泰山高之於九天遠之於萬里明公一言天下誰議將使軾轍求進於下風明公引而察之有一不如所言願賜誅絶以懲欺罔之罪

上張侍郎第二書

省主侍郎執事洵始至京師時平生親舊往往在此不見者蓋十年矣惜其老而無成問所以來者既而皆曰子欲有求無事他人須張益州來乃濟且云公不惜數千里走表爲子求官苟歸立便殿上與天子相唯諾顧不肯邪退自思公之所與我者蓋不爲淺所不可知者唯其力不足而勢不便不然公與我無愛也聞之古人日中必彗操刀必割當此時也天子虛席而待公其言宜無不聽用洵也與公有如此之舊適在京師且未甚老而猶足以有爲也此時而無成亦足以見他人之無足求而他日之無及也已昨聞車馬至此有日西出百餘里迎見雪後苦風晨至鄭州脣黑面裂僮僕無人色從逆旅主人得束薪縕火良久乃能以見出鄭州十里許有導騎從東來驚愕下馬立道周云宋端明且至從者數百人足聲如雷已過乃敢上馬徐去私自傷至此伏惟明公所謂潔廉而有文可以比漢之司馬子長者蓋窮困如此豈不爲之動心而待其多言邪

上韓舍人書

舍人執事方今天下雖號無事而政化未清獄訟未衰息賦斂日重府庫空竭而大者又有二虜之不臣天子震怒大臣憂恐自兩制以上宜皆苦心焦思日夜思念求所以解吾君之憂者洵自惟閑人於國家無絲毫之責得以優游終歲詠歌先王之道以自樂時或作爲文章亦不求人知以爲天下方事事而王公大人豈暇見我哉是以踰年在京師而其平生所願見如君侯者未嘗一至其門有來告洵以所欲見之之意洵不敢不見然不知君侯見之而何也天子求治如此之急君侯爲兩制大臣豈欲見一閑布衣與之論閑事邪此洵所以不敢遽見也自閑居十年人事荒廢漸不喜承迎將逢拜伏拳跽王公大人苟能無以此求之使得從容坐隅時出其所學或亦有足觀者今君侯辱先求之此其必有所異乎世俗者矣孟子曰段干木踰垣而避之泄柳閉門而不納是皆已甚迫斯可以見矣嗚呼吾豈斯人之徒歟欲見我而見之不欲見而徐去之何傷況如君侯平生所願見者又何辭焉不宣洵再拜

嘉祐集卷第十一

嘉祐集卷第十二

趙郡蘇　洵

上韓丞相書　上韓丞相論山陵書
與梅聖俞書　荅雷太簡書
與楊節推書　與吳殿院書
謝趙司諫書

上韓丞相書

洵年老無聊家產破壞欲從相公乞一官職非敢望如　朝廷所以待賢俊使之志得道行者但差勝於今粗可以養生遺老者耳去歲蒙　朝廷授洵試校書郎洵亦非敢少之也使　朝廷過聽而洵僥倖不過得一京官終不能如漢唐之際所以待處士者則京官之與試銜又何足分多少於其間而必爲彼不爲此邪然其所以區區無厭復有求於相公者實以家貧無貲得六七千錢誠不足以贍養又況忍窮耐老望而未可得邪凡人爲官稍可以紓意快志者至京朝官始有其髣髴耳自此已下者皆勞筋苦骨摧折精神爲人所役使去僕隸無幾也然天下之士所以求之如不及得之而喜者彼誠少年將有所忍於此以待至於紓意快志者也若洵者計其年豈足以有待邪今且守選數年然後得窺尚書省門又待闕歲餘而到任幸而得免於負犯廢放又守選又待闕如此十四五年謹守以滿七八考又幸而有舉主五六人然後敢望於改官當此之時洵蓋七十矣譬如豫章橘柚非老人所種也洵久爲布衣無官長拘轄自覺筋骨疎强不堪爲州縣趨走拜伏小吏相公若別除一官而幸與之願得盡力就使無補亦必不至於恣睢漫漶以傷害王民也今　朝廷糊名以取人保任以得官苟應格者雖屠沽不得不與何者雖欲愛惜而無由也今洵幸爲諸公所知似不甚淺而相公尤爲有意至於一官則反覆遲疑不決者累歲嗟夫豈天下之官以洵故冗邪洵少時自處不甚卑以爲遇時得位當不鹵莽及長知取仕之難遂絕意於功名而自託於學術實亦有得而足恃自去歲以來始復讀易作易傳百餘篇此書若成則自有易以來未始有也今也亦不甚戀戀於一官如必無可推致之理亦幸明告之無使其首鼠不決欲去而遲遲也世人施恩則望報苟有以相博則叩之也易今洵已潦倒有二子又皆抗拙如洵相公豈能施此不報之恩邪相公往時爲洵言欲爲歐陽公言子者數矣而見輒忘之以爲怪洵誠懼其或有意欲收之也而復忘之故忍恥而一言不宣洵再拜

上韓昭文論山陵書

四月二十三日將仕郎守霸州文安縣主簿禮院編纂蘇洵惶恐再拜上書昭文相公執事洵本布衣書生才無所長相公不察而辱收之使與百執事之末平居思所以仰報盛德而不獲其所今者　先帝新棄萬國　天子始親政事當海內傾耳側目之秋而相公實爲社稷柱石莫先之臣有百世不磨之功伏惟相公將何以處之古者天子即位天下之政必有所不及安席而先行之者蓋漢昭即位休息百役與天下更始故其爲天子曾未逾月而恩澤下布於海

內竊惟當今之事天下之所謂最急而天子之所宜先行者輒敢以告於左右竊見　先帝以儉德臨天下在位四十餘年而宮室游觀無所增加幃簿器皿弊陋而不易天下稱頌以爲文景之所不若今一旦奄棄臣下而有司迺欲以末世葬送無益之費侵削
先帝休息長養之民掇取厚葬之名而遺之以累其盛明故洵以爲當今之議莫若薄葬竊聞頃者癸酉赦書既出郡縣無以賞兵例皆貸錢於民民之有錢者皆莫肯自輸於是有威之以刀劒驅之以笞箠爲國結怨僅而得之者小民無知不知與國同憂方且狠顧而不寧而山陵一切配率之科又以復下計今不過秋冬之間海內必將騷然有不自聊賴之人竊惟　先帝平昔之所以愛惜百姓者如此其深而其所以檢身節儉者如此其至也推其平生之心而計其既沒之意則其不欲以山陵重困天下亦已明矣而臣下乃獨爲此過當逾禮之費以拂戾其平生之意竊所不取也且使今府庫之中財用有餘一物不取於民盡公力而爲之以稱遂臣子不忍之心猶且獲譏於聖人況夫空虛無有一金以上非取於民則不獲而冒行不顧以徇近世失中之禮亦已惑矣然議者必將以爲古者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以天下之大而不足於　先帝之葬於人情有所不順洵亦以爲不然使今儉葬而用墨子之說則是過也不廢先王之禮而去近世無益之費是不過矣子思曰三日而殯凡附於身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三月而葬凡附於棺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古之人所由以盡其誠信者不敢有略也而外是者則略之昔者華元厚葬其君君子以爲不臣漢文葬於霸陵木不改列藏無金玉天下以爲聖明而後世安於太山故曰莫若建薄葬之議上以遂　先帝恭儉之誠下以紓百姓目前之患內以解華元不臣之譏而萬世之後以固山陵不拔之安洵竊觀古者厚葬之由未有非其時君之不達欲以金玉厚其親於地下而其臣下不能禁止僶俛而從之者未有如今日之事太后至明天子至聖而有司信近世之禮而遂爲之者是可深惜也且夫相公既已立不世之功矣而何愛一時之勞而無所建明洵恐世之清議將有任其責者如曰詔敕已行制度已定雖知不便而不可復改則此又過矣蓋唐太宗之葬高祖也欲爲九丈之墳而用漢氏長陵之制百事務從豐厚及羣臣建議以爲不可於是改從光武之陵高不過六丈而每事儉約夫君子之爲政與其坐視百姓之艱難而重改令之非孰若改令以救百姓之急不勝區區之心敢輒以告惟恕其狂易之誅幸甚幸甚不宣洵惶恐再拜

與梅聖俞書

聖俞足下睽間忽復歲晚昨九月中嘗發書計已達左右洵閑居經歲益知無事之樂舊病漸復散去獨恨淪廢山林不得聖俞永叔相與談笑深以嗟惋自離京師行已二年不意　朝廷尚未見遺以其不肖之文猶有可者前月承本州發遣赴闕就試聖俞自思僕豈欲試者惟其平生不能區區附合有司之尺

度是以至此窮困今乃以五十衰病之身奔走萬里以就試不亦為山林之士所輕笑哉自思少年嘗舉茂材中夜起坐裹飯攜餅待曉東華門外逐隊而入屈膝就席俯首據案其後每思至此即為寒心今齒日益老尚安能使達官貴人復弄其文墨以窮其所不知邪且以永叔之言與夫三書之所云皆世之所見今千里召僕而試之蓋其心尚有所未信此尤不可苟進以求其榮利也昨適有病遂以此辭然恐無以荅　朝廷之恩因為上　皇帝書一通以進蓋以自解其不至之罪而已不知聖俞當見之否冬寒千萬加愛

荅雷太簡書

太簡足下前月辱書承諭　朝廷將有召命且教以東行應詔旋屬郡有符亦以此見遣承命自笑恐不足以當遂以病辭不果行計太簡亦已知之僕已老矣固非求仕者亦非固求不仕者自以閑居田野之中魚稻蔬筍之資足以養生自樂俯仰世俗之間竊觀當世之太平其文章議論亦可以自足於一世何苦乃以衰病之身委曲以就有司之權衡以自取輕笑哉然此可為太簡道不可與流俗人言也嚮者權書衡論幾策皆僕閑居之所為其間雖多言今世之事亦不自求出之於世乃歐陽永叔以為可進而進之苟　朝廷以為其言之可信則何所事試苟不信其平居之所云而其一日倉卒之言又何足信邪恐復不信秖以為笑久居閑處終歲幸無事昨為州郡所發遣徒益不樂爾楊旻至今未歸未得所惠書歲晚京師寒甚惟多愛

與楊節推書

洵白節推足下往者見託以先丈之埋銘示之以程生之行狀洵於子之先君耳目未嘗相接未嘗輒交談笑之歡夫古之人所為誌夫其人者知其平生而閔其不幸以死悲其後世之無聞此銘之所為作也然而不幸而不知其為人而有人焉告之以其可銘之實則亦不得不銘此則銘亦可以信行狀而作者也今余不幸而不獲知子之先君所恃以作銘者正在其行狀耳而狀又不可信嗟夫難哉然余傷夫人子之惜其先君無聞於後以請於我我既已許之而又拒之則無以卹乎其心是以不敢遂已而卒銘其墓凡子之所欲使子之先君不朽者茲亦足以不負子矣謹錄以進如左然又恐子不信行狀之不可用也故又具列于後凡行狀之所云皆虛浮不實之事是以不備論論其可指之迹行狀曰公有子美琳公之死由哭美琳而慟以卒夫子夏哭子止於喪明而曾子譏之而況以殺其身此何可言哉余不愛夫吾言恐其傷子先君之風行狀曰公戒諸子無如鄉人父母在而出分夫子之鄉人誰非子之宗與子之舅甥者而余何忍言之而況不至於皆然則余又何敢言之此銘之所以不取於行狀者有以也子其無以為怪洵白

與吳殿院書

洵啓京師會遇殊未及從容屬家有變故蒼遽西走遂不得奉別怏悵不可勝言也嚮每見君侯談論輒

盡歡而在京師逾年相見至少誠恐憲官職重是以不敢數數自通然亦老懶不出之故及今相去數千里求復一見不可得也曩曾議及故友史沆骨肉淪落荆楚間慨然太息有收卹之心沆有兄經臣者雖臥病而志氣卓然以豪傑稱鄉里使得攝尺寸之柄當不鹵莽常以爲沆死而有經臣者或在萬一能有所雪今不幸亦已死矣追思沆平生孤直不遇而經臣亦以剛見廢又皆以無後死當其生時舉世莫不讎疾惟君侯一人獨爲哀閔而數年間兄弟相繼淪喪使仁人之心不克少施嗚呼豈其命之窮薄至於此邪經臣死家無一人後事所囑辦於朋友今其家遺孤骨肉存者獨沆有弱女在襄州耳君侯尚可以庇之使無失所否阻遠未能一一伏惟裁悉不宣洵白

謝趙司諫書

洵啓嚮家居眉陽以病懶不獲問從者常以爲閤下之所在聲之所振德之所加士以千里爲近而洵獨不能走二百里一至於門縱不獲罪固以爲君子之弃人矣今年秋始見太守竇君京師乃知閤下過聽猥以鄙陋上塞明詔不知閤下何取於洵也洵固無取然私獨嘉以爲可辭於世者其不以馳騖得明矣洵不識閤下然仰聞君子之風常以私告於朋友特恨其身之不肖不得交於當世以偏致閤下之美所告者皆飢寒自謀不暇之人雖告而無益然猶以素不相識之故得免於希勢苟附之嫌是其不識賢於識也今世之所尚相見則以數至門爲勤不相見則以數致書爲忠夫數至門者虛禮無用數致書者虛詞無觀得其無用與其無觀而加喜不得而怒此與嬰兒之好惡無異今閤下舉人而取於不相識之中則其去世俗遠矣寓居雍丘無故不至京師詹望君子日以復日頃者　朝廷猥以試校書郎見授洵不能以老身復爲州縣之吏然所以受者嫌若有所過望耳以閤下知我故言及此無怪

嘉祐集卷第十二

嘉祐集卷第十三

趙郡蘇　洵

譜例　族譜亭記

譜例

古者諸侯世國卿大夫世家死者有廟生者有宗以相次也是以百世而不相忘此非獨賢士大夫尊祖而貴宗蓋其昭穆存乎其廟遷毀之主存乎其太祖之室其族人相與爲服死喪嫁娶相告而不絕則其勢將自至於不忘也自秦漢以來仕者不世然其賢人君子猶能識其先人或至百世而不絕無廟無宗而祖宗不忘宗族不散其勢宜亡而獨存則由有譜之力也蓋自唐衰譜牒廢絕士大夫不講而世人不載於是乎由賤而貴者恥言其先由貧而富者不錄其祖而譜遂大廢昔者洵嘗自　先子之日而咨考焉由今而上得五世由五世而上得一世一世之上失其世次而其本出於趙郡蘇氏以爲蘇氏族譜它日歐陽公見而嘆曰吾嘗爲之矣出而觀之有異法焉曰是不可使獨吾二人爲之將天下舉不可無也洵於是又爲大宗譜法以盡譜之變而并載歐陽氏之譜以爲譜例附以歐陽公題劉氏碑後之文以告當世之君子蓋將有從焉者（歐陽氏譜及永叔題劉氏碑後不載於此）

蘇氏族譜

蘇氏族譜譜蘇氏之族也蘇氏出於高陽而蔓延于天下唐神龍初長史味道刺眉州卒于官一子留於眉眉之有蘇氏自是始而譜不及焉者親盡也親盡則曷爲不及譜爲親作也凡子得書而孫不得書何也以著代也自吾之父以及吾之高祖仕不仕娶某氏享年幾某日卒皆書而他不書何也詳吾之所自出也自吾之父以至吾之高祖皆曰諱某而他則遂名之何也尊吾之所自出也譜爲蘇氏作而獨吾之所自出得詳與尊何也譜吾作也嗚呼觀吾之譜者孝弟之心可以油然而生矣情見于親親見于服服始於衰而至於緦麻而至於無服無服則親盡親盡則情盡情盡則喜不慶憂不弔喜不慶憂不弔則塗人也吾之所以相視如塗人者其初兄弟也兄弟其初一人之身也悲夫一人之身分而至於塗人此吾譜之所以作也其意曰分而至於塗人者勢也勢吾無如之何也已幸其未至於塗人也使之無至於忽忘焉可也嗚呼觀吾之譜者孝弟之心可以油然而生矣系之以詩曰

吾父之子今爲吾　兄吾疾在身　兄呻不寧數世之後不知何人彼死而生不爲戚欣兄弟之親如足于手其能幾何彼不相能彼獨何心

蘇氏諱釿	子祈	無嗣			
不仕娶	子福	子宗夐	子昭鳳	子惟贊	子垂象
黃氏享					子垂正
年若干					子垂範
七月二				子惟善	子垂則
十六日			子昭慶	子惟德	子琉
卒			子昭文	子渭	子瑗
				子沉	
				子浩	

子漸
子洙
子宗藝　無嗣
子宗瓊　無嗣
子禮　子晫　子昭翰　子文質　子士元
子文圭　子士能
子士良
子士寧
子士嘉
子士宗
子畯　子昭遇　無嗣
子昭達　無嗣
子昭逸　無嗣
子昭建　無嗣
子暕　無嗣
子祐　子宗靄　子昭玘　子文實　子惟忠
子惟恭
子文寶　無嗣
子昭現　子文采　子士祥
子宗著　子德謙　子丞
子諱祜　子宗善　子昭圖　子惟益　子允元
不仕娶　子允滋
李氏享　子惟吉　無嗣
年五十　子昭越　無嗣
四七月　子宗晏　子昭　無嗣
三十日　子宗昪　子德榮　子哲　子珵

卒　子瑜
子德升　子淳　子舟
子德元　子汶
子諱杲　子諱序　子澹　子位
不仕娶朱氏享　仕至大理評事　子佾
年五十一六月　娶史氏享年七　子渙
八日卒　十五五月十一日卒　子洵
子宗晁　無嗣
子德　子子勳　子慎言　子慶昌
子復圭
子澄

族譜後錄上篇

蘇氏之先出於高陽高陽之子曰稱稱之子曰老童老童生重黎及吳回重黎爲帝嚳火正曰祝融以罪誅其後爲司馬氏而其弟吳回復爲火正吳回生陸終陸終生子六人長曰樊爲昆吾次曰惠連爲參胡次曰籛爲彭祖次曰來言爲會人次曰安爲曹姓季曰季連爲芊姓六人者皆有後其後各分爲數姓昆吾始姓己氏其後爲蘇顧温董當夏之時昆吾爲諸侯伯歷商而昆吾之後無聞至周有忿生爲司寇能平刑以教百姓周公稱之蓋書所謂司寇蘇公者也司寇蘇公與檀伯達皆封於河世世仕周家於其封故河南河內皆有蘇氏六國之際秦及代厲其苗裔也至漢興而蘇氏始徙入秦或曰高祖徙天下豪傑以實關中而蘇氏遷焉其後曰建家於長安杜陵武帝時爲將以擊匈奴有功封平陵侯其後世遂家於

其封建生三子長曰嘉次曰武次曰賢嘉爲奉車都尉其六世孫純爲南陽太守生子曰章當順帝時爲冀州刺史又遷爲幷州有功於其人其子孫遂家於趙郡其後至唐武后之世有味道者味道聖歷初爲鳳閣侍郎以貶爲眉州刺史遷爲益州長史未行而卒有子一人不能歸遂家焉自是眉始有蘇氏故眉之蘇皆宗益州長史味道趙郡之蘇皆宗幷州刺史章扶風之蘇皆宗平陵侯建河南河內之蘇皆宗司寇忿生而凡蘇氏皆宗昆吾樊昆吾樊宗祝融吳回蓋自昆吾樊至司寇忿生自司寇忿生至平陵侯建自平陵侯建至幷州刺史章自幷州刺史章至益州長史味道自益州長史味道至吾之高祖其間世次皆不可紀而洵始爲族譜以紀其族屬譜之所記上至於吾之高祖下至於吾之昆弟昆弟死而及昆弟之子曰嗚呼高祖之上不可詳矣自吾之前而吾莫之知焉已矣自吾之後而莫之知焉則從吾譜而益廣之可以至於無窮蓋高祖之子孫家授一譜而藏之其法曰凡嫡子而後得爲譜爲譜者皆存其高祖而遷其高祖之父世世存其先人之譜無廢也而其不及高祖者自其得爲譜者之父始而存其所宗之譜皆以吾譜冠焉其說曰此古之小宗也古者有大宗有小宗傳曰別子爲祖繼別爲宗繼禰者爲小宗有百世不遷之宗有五世則遷之宗百世不遷者別子之後也宗其繼別子之所自出者百世不遷者也宗其繼高祖者五世則遷者也別子者公子及士之始爲大夫者也別子不得禰其父而自使其嫡子後之則爲大宗故曰繼別爲宗族人宗之雖百世而大宗死則爲之齊衰三月其母妻亡亦然死而無子則支子以其昭穆後之此所謂百世不遷之宗也別子之庶子又不得禰別子而自使其嫡子爲後則爲小宗故曰繼禰者爲小宗小宗五世之外則易宗其繼禰者親兄弟宗之其繼祖者從兄弟宗之其繼曾祖者再從兄弟宗之其繼高祖者三從兄弟宗之死而無子則支子亦以其昭穆後之此所謂五世則遷之宗也凡今天下之人惟天子之子與始爲大夫者而後可以爲大宗其餘則否獨小宗之法猶可施於天下故爲族譜其法皆從小宗凡吾之宗其繼高祖者高祖之嫡子祈祈死無子天下之宗法不立族人莫克以其子爲之後是以繼高祖之宗亡而虛存焉其繼曾祖者曾祖之嫡子宗善宗善之嫡子昭圖昭圖之嫡子惟益惟益之嫡子允元其繼祖者祖之嫡子諱序序之嫡子澹澹之嫡子位其繼禰者禰之嫡子澹澹之嫡子位曰嗚呼始可以詳之矣百世之後凡吾高祖之子孫得其家之譜而觀之則爲小宗得吾高祖之子孫之譜而合之而以吾譜考焉則至於無窮而不可亂也是爲譜之志云爾

族譜後錄下篇

蘇氏之先自昆吾以來其最顯者司寇忿生三代之事其聞於今不詳周公作立政而特稱之以教太史其後周室衰司寇之子孫亦曰蘇公遭讒作詩以刺暴公名曰彼何人斯惟此二人見於詩書是以其傳至今自蘇氏入秦而平陵侯建典屬國武始顯遷於

趙而并州刺史章益州刺史味道始有聞於世遷於眉而至於今無聞夫是惟譜不立也自昆吾至書之蘇公五百有餘年自書之蘇公至詩之蘇公二百有餘年自詩之蘇公至平陵侯建典屬國武七百有餘年自平陵侯建典屬國武至并州刺史章二百有餘年自并州刺史章至益州長史味道五百有餘年自益州長史味道至吾之高祖二百有餘年以三十年而一易世則七十有餘世也七十有餘世亦容有賢不賢焉不賢者隨世磨滅不可得而聞而賢者獨有七人七十有餘世其賢者亦容不止於七人矣而其餘不傳則譜不立之過也故洵既爲族譜又從而記其所聞先人之行昔吾先子嘗有言曰吾年少而亡吾先人先世之行吾不及有聞焉蓋嘗聞其略曰蘇氏自遷於眉而家於眉山自高祖涇則已不詳自曾祖釿而後稍可記曾祖娶黃氏以俠氣聞於鄉閭生子五人而吾　祖祜最少最賢以才幹精敏見稱生於唐哀帝之天祐二年而歿於周世宗之顯德五年蓋與五代相終始歿之一年而吾　太祖始受命是時王氏孟氏相繼據蜀蜀之高才六人皆不肯出仕曰不足輔仕於蜀者皆其年少輕銳之士故蜀以再亡至太祖受命而吾祖不及見也吾祖娶於李氏李氏唐之苗裔太宗之子曹王明之後世曰瑜爲遂州長江尉失官家於眉之丹稜祖母嚴毅居家肅然多才略猶有竇太后柴氏主之遺烈生子五人其才皆不同宗善宗晏宗昇循循無所毀譽少子宗晁輕俠難制而吾　父杲最好善事父母極於孝與兄弟篤於愛與朋友篤於信鄉閭之人無親踈皆愛敬之娶宋氏夫人事上甚孝謹而御下甚嚴生子九人而吾獨存善治生有餘財時蜀新破其達官爭弃其田宅以入覲吾父獨不肯取曰吾恐累吾子終其身田不滿二頃屋弊陋不葺也好施與曰多財而不施吾恐他人謀我然施而使人知之人將以我爲好名是以施而尤惡使人知之族叔父玩嘗有重獄將就逮曰入獄而死妻子以累兄請爲我詗獄之輕重輕也以肉饋我重也以菜饋我饋我以菜吾將不食而死既而得釋玩曰吾非無他兄弟可以寄死生者惟子及將歿太夫人猶執吾手曰盍以是屬子之兄弟笑曰而子賢雖非吾兄弟亦將與之不賢雖吾兄弟亦將弃之屬之何益善教之而已遂卒卒之歲蓋淳化五年推其生之年則晉少帝之開運元年也此洵嘗得之先子云爾先子諱序字仲先生於開寶六年而歿於慶曆七年娶史氏夫人生子三人長曰澹次曰渙季則洵也先子少孤喜爲善而不好讀書晚迺爲詩能白道敏捷立成凡數十年得數千篇上自　朝廷郡邑之事下至鄉閭子孫畋漁治生之意皆見於詩觀其詩雖不工然有以知其表裏洞達豁然偉人也性簡易無威儀薄於爲己而厚於爲人與人交無貴賤皆得其歡心見士大夫曲躬盡敬人以爲諂及其見田父野老亦然然後人不以爲怪外貌雖無所不與然其中心所以輕重人者甚嚴居鄉閭出入不乘馬曰有甚老於我而行者吾乘馬無以見之敝衣惡食處之不恥務欲以身處衆之所惡蓋不學老子而

與之合居家不治家事以家事屬諸子至族人有事就之謀者常爲盡其心反覆而不猒凶年嘗鬻其田以濟飢者既豐人將償之曰吾自有以鬻之非爾故也卒不肯受力爲藏退之行以求不聞於世然行之既久則鄉人亦多知之以爲古之隱君子莫及也以涣登朝授大理評事史氏夫人眉之大家慈仁寛厚宋氏姑甚嚴夫人常能得其歡以和族人先公十五年而卒追封蓬萊縣太君洵聞之自唐之衰其賢人皆隱於山澤之間以避五代之亂及其後僭僞之國相繼亡滅　聖人出而四海平一然其子孫猶不忍去其父祖之故以出仕於天下是以雖有美才而莫顯於世及其教化洋溢風俗變改然後深山窮谷之中向日之子孫乃始振迅相與從宦於朝然其才氣則既已不若其先人質直敦厚可以重任而無疑也而其先人之行乃獨隱晦而不聞洵竊深懼焉於是記其萬一而藏之家以示子孫至和二年九月　日

大宗譜法

蘇氏族譜小宗之法也凡天下之人皆得而用之而未及大宗也大宗之法冠以別子由別子而列之至於百世而至無窮皆世自爲處別其父子而合其兄弟父子者無窮者也兄弟者有窮者也無窮者相與處則害於無窮其勢不得不別然而某之子某某之子某則是猶不別也是爲大宗之法云爾故爲大宗之法三世自三世而推之無不及也人設二子而廣之無不載也蓋立法以爲譜學者之事也由譜而知其先以及其旁子弟以傳於後世是古君子之所重而士大夫之所當知也以學者之事不立而古君子之所重與士大夫之所當知者隨廢是學者之罪也於是存之蘇氏族譜之末以俟後世君子有採焉

別子

一世　別子之適子甲
　　庶子乙

二世　甲之適子丙
　　庶子丁
　乙之適子戊
　　庶子己

三世　丙之適子庚
　　庶子辛
　丁之適子壬
　　庶子癸
　戊之適子子
　　庶子丑
　己之適子寅
　　庶子卯

蘇氏族譜亭記

匹夫而化鄉人者吾聞其語矣國有君邑有大夫而爭訟者訴於其門鄉有庠里有學而學道者赴於其家鄉人有爲不善於室者父兄輒相與恐曰吾夫子無乃聞之嗚呼彼獨何脩而得此哉意者其積之有本末而施之有次第耶今吾族人猶有服者不過百人而歲時蜡社不能相與盡其歡欣愛洽稍遠者至不相往來是無以示吾鄉黨鄰里也乃作蘇氏族譜

立亭於高祖墓塋之西南而刻石焉旣而告之曰凡在此者死必赴冠娶妻必告少而孤則老者字之貧而無歸則富者收之而不然者族人之所共誚讓也歲正月相與拜奠於墓下旣奠列坐於亭其老者顧少者而歎曰是不及見吾鄉鄰風俗之美矣自吾少時見有爲不義者則衆相與疾之如見恠物焉慄焉而不寧其後少衰也猶相與笑之今也則相與安之耳是起於某人也夫某人者是鄉之望人也而大亂吾俗焉是故其誘人也速其爲害也深自斯人之逐其兄之遺孤子而不卹也而骨肉之恩薄自斯人之多取其先人之貲田而欺其諸孤子也而孝弟之行缺自斯人之爲其諸孤子之所訟也而禮義之節廢自斯人之以妾加其妻也而嫡庶之别混自斯人之篤於聲色而父子雜處讙譁不嚴也而閨門之政亂自斯人之瀆財無厭惟富者之爲賢也而廉恥之路塞此六行者吾往時所謂大慚而不容者也今無知之人皆曰某人何人也猶且爲之其輿馬赫弈婢妾靚麗足以蕩惑里巷之小人其官爵貨力足以摇動府縣其矯詐修飾言語足以欺罔君子是州里之大盜也吾不敢以告鄉人而私以戒族人焉髣髴於斯人之一節者願無過吾門也予聞之懼而請書焉老人曰書其事而闕其姓名使它人觀之則不知其爲誰而夫人之觀之則面熱內慚汗出而食不下也且無彰之庶其有悔乎予曰然乃記之

嘉祐集卷第十三

嘉祐集卷第十四

趙郡蘇洵

張益州畫像記　彭州圓覺院記
極樂院造六菩薩記　木假山記
老翁井銘　王荊州畫像贊
吳道子畫五星贊　仲兄字文甫說
名二子說　送石昌言使北引
丹稜楊君墓誌銘　祭史彥輔文
祭任氏姊文　祭亡妻文
祭姪位文　祭史親家祖母文
議脩禮書狀

張益州畫像記

元年秋蜀人傳言有寇至邊軍夜呼野無居人妖言流聞京師震驚方命擇帥天子曰毋養亂毋助變衆言朋興朕志自定外亂不作變且中起不可以文令又不可以武競惟朕一二大吏孰爲能處茲文武之間其命往撫朕師乃惟曰張公方平其人天子曰然公以親辭不可遂行冬十一月至蜀至之日歸屯軍撤守備使謂郡縣寇來在吾無爾勞苦明年正月朔旦蜀人相慶如他日遂以無事又明年正月相告留公像于淨衆寺公不能禁眉陽蘇洵言於衆曰未亂易治也既亂易治也有亂之萌無亂之形是謂將亂將亂難治不可以有亂急亦不可以無亂弛是惟元年之秋如器之攲未墜於地惟爾張公安坐於其旁顏色不變徐起而正之既正油然而退無矜容爲天子牧小民不倦惟爾張公爾繄以生惟爾父母且公嘗爲我言民無常性惟上所待人皆曰蜀人多變於是待之以待盜賊之意而繩之以繩盜賊之法重足屏息之民而以碪斧令於是民始忍以其父母妻子之所仰賴之身而弃之於盜賊故每每大亂夫約之以禮驅之以法惟蜀人爲易至於急之而生變雖齊魯亦然吾以齊魯待蜀人而蜀人亦自以齊魯之人待其身若夫肆意於法律之外以威刼其民吾不忍爲也嗚呼愛蜀人之深待蜀人之厚自公而前吾未始見也皆再拜稽首曰然蘇洵又曰公之恩在爾心爾死在爾子孫其功業在史官無以像爲也且公意不欲如何皆曰公則何事於斯雖然於我心有不釋焉今夫平居聞一善必問其人之姓名與鄉里之所在以至於其長短大小美惡之狀甚者或詰其平生所嗜好以想見其爲人而史官亦書之於其傳意使天下之人思之於心則存之於目存之於目故其思之於心也固由此觀之像亦不爲無助蘇洵無以詰遂爲之記公南京人爲人慷慨有節以度量容天下天下有大事公可屬系之以詩曰

天子在祚歲在甲午西人傳言有寇在垣庭有武臣謀夫如雲天子曰嘻命我張公公來自東旗纛舒舒西人聚觀于巷于塗謂公暨暨公來于于公謂西人安爾室家無敢或訛訛言不祥往卽爾常春爾條桑秋爾滌場西人稽首公我父兄公在西囿草木駢駢公宴其僚伐鼓淵淵西人來觀祝公萬年有女娟娟閨闥閑閑有童哇哇亦既能言昔公未來期汝弃捐禾麻芃芃倉庾崇崇嗟我婦子樂此歲豐公在朝廷

天子股肱天子曰歸公敢不承作堂嚴嚴有廡有庭公像在中朝服冠纓西人相告無敢逸荒公歸京師公像在堂

彭州圓覺禪院記

人之居乎此也其必有樂乎此也居斯樂不樂不居也居而不樂不樂而不去爲自欺且爲欺天蓋君子恥食其食而無其功恥服其服而不知其事故居而不樂吾有吐食脫服以逃天下之譏而已耳天之畀我以形而使我以心馭也今日欲適秦明日欲適越天下誰我禦故居而不樂不樂而不去是其心且不能馭其形而況能以馭他人哉自唐以來天下士大夫爭以排釋老爲言故其徒之欲求知於吾士大夫之間者往往自叛其師以求容於吾而吾士大夫亦喜其來而接之以禮靈師文暢之徒飲酒食肉以自絕於其教嗚呼歸爾父子復爾室家而後吾許爾以叛爾師父子之不歸室家之不復而師之叛是不可以一日立于天下傳曰人臣無外交故季布之忠於楚也雖不如蕭韓之先覺而比丁公之貳則爲愈予在京師彭州僧保聰來求識予甚勤及至蜀聞其自京師歸布衣蔬食以爲其徒先凡若干年而所居圓覺院大治一日爲予道其先師平潤事與其院之所以得名者請予爲記予佳聰之不以叛其師悅予也故爲之記曰彭州龍興寺僧平潤講圓覺經有奇因以名院院始弊不葺潤之來始得隙地以作堂宇凡更二僧而至于保聰聰又合其隣之僧屋若干於其院以成是爲記

極樂院造六菩薩記

始余少年時父母俱存兄弟妻子備具終日嬉遊不知有死生之悲自長女之夭不四五年而丁母夫人之憂蓋年二十有四矣其後五年而喪兄希白又一年而長子死又四年而幼姊亡又五年而次女卒至于丁亥之歲先君去世又六年而失其幼女服未既而有長姊之喪悲憂慘愴之氣鬱積而未散蓋年四十有九而喪妻焉嗟夫三十年之間而骨肉之親零落無幾逝將南去由荆楚走大梁然後訪吳越適燕趙徜徉於四方以忘其老將去慨然顧墳墓追念死者恐其魂神精爽滯於幽陰冥漠之間而不復曠然遊乎逍遙之鄉於是造六菩薩并龕座二所蓋釋氏所謂觀音勢至天藏地藏解寃結引路王者置於極樂院阿彌如來之堂庶幾死者有知或生於天或生於四方上下所適如意亦若余之遊於四方而無繫云爾

木假山記

木之生或蘖而殤或拱而夭幸而至於任爲棟梁則伐不幸而爲風之所拔水之所漂或破折或腐幸而得不破折不腐則爲人之所材而有斧斤之患其最幸者漂沉汩沒於湍沙之間不知其幾百年而其激射齧食之餘或髣髴於山者則爲好事者取去强之以爲山然後可以脫泥沙而遠斧斤而荒江之濆如此者幾何不爲好事者所見而爲樵夫野人所薪者何可勝數則其最幸者之中又有不幸者焉予家有三峯予每思之則疑其有數存乎其間且其蘖而不

殤拱而不夭任為棟梁而不伐風拔水漂而不破折不腐不破折不腐而不為人所材以及於斧斤出於湍沙之間而不為樵夫野人之所薪而後得至乎此則其理似不偶然也然予之愛之則非徒愛其似山而又有所感焉非徒愛之而又有所敬焉予見中峯魁岸踞肆意氣端重若有以服其旁之二峯二峯者莊栗刻峭凜乎不可犯雖其勢服於中峯而岌然決無阿附意吁其可敬也夫其可以有所感也夫

老翁井銘

丁酉歲余卜葬亡妻得武陽安鎮之山山之所從來甚高大壯偉其末分而為兩股回轉環抱有泉坌然出於兩山之間而北附右股之下畜為大井可以日飲百餘家卜者曰吉是在葬書為神之居蓋水之行常與山俱山止而泉冽則山之精氣勢力自遠而至者皆畜於此而不去是以可葬無害他日乃問泉旁之民皆曰是為老翁井問其所以為名之由曰往數十年山空月明天地開霽則常有老人蒼顏白髮偃息於泉上就之則隱而入於泉莫可見蓋其相傳以為如此者久矣因而作亭於其上又甃石以禦水潦之暴而往往優游其間酌泉而飲之以庶幾得見所謂老翁者以知其信否然余又閔其老於荒榛巖石之間千歲而莫知也今乃始遇我而後得傳於無窮遂為銘曰

山起東北翼為南西涓涓斯泉坌溢以瀰斂以為井可飲萬夫汲者告我有叟於斯里無斯人將此謂誰山空寂寥或嘯而嬉更千萬年自潔自好誰其知之乃訖遇我惟我與爾將遂不泯無溢無竭以永千祀

王荊州畫像贊

太山崇崇東海滔滔蟠為山東公惟齊人齊方千里而吾獨見公公在荊州或象其儀白髮紅顏謂公方壯公生辛丑天子之老誰謂公老其威桓桓鎮天子之南邦

吳道子畫五星贊

世稱善畫曹與張絲墻破紙爛兵火所燒至于有唐道子姓吳獨稱一時蔑張與曹歷歲數百其有幾何或鑱于碑以獲不磨吾世貧窶非有富豪堂堂五行道子所摹歲星居前不武不挑求之古人其有帝堯盛服佩劍其容昭昭熒惑惟南左弓右刀赫烈奮怒木石焚焦震怛下土莫敢有驕崔崔土星瘦而長腰四方遠遊去如飛飈倏忽萬里遠莫可招太白惟將宜其壯夫今惟婦人長裙飄飄抱撫四弦如聲嘈嘈辰星北方不麗不妖執筆與紙凝然不囂糚非今人唇傅黑膏唯是五星筆勢莫高昔始得之爛其生綃及今百年墨昏而消愈後愈遠知其若何吾苟不言是亦不遺

仲兄字文甫說

洵讀易至渙之六四曰渙其羣元吉曰嗟夫羣者聖人所欲渙以混一天下者也蓋余仲兄名渙而字公羣則是以聖人之所欲解散滌蕩者以自命也而可乎他日以告兄曰子可無為我易之洵曰唯既而曰請以文甫易之如何且兄嘗見夫水之與風乎油然而行淵然而留渟洄汪洋滿而上浮者是水也而風

實起之蓬蓬然而發乎大空不終日而行乎四方蕩乎其無形飄乎其遠來既往而不知其迹之所存者是風也而水實形之今夫風水之相遭乎大澤之陂也紆餘委虵蜿蜒淪漣安而相推怒而相凌舒而如雲蹙而如鱗疾而如馳徐而如徊揖讓旋辟相顧而不前其繁如縠其亂如霧紛紜鬱擾百里若一汩乎順流至乎滄海之濱滂薄洶涌號怒相軋交横綢繆放乎空虛掉乎無垠横流逆折潰旋傾側宛轉膠戾回者如輪縈者如帶直者如燧奔者如焰跳者如鷺躍者如鯉殊狀異態而風水之極觀備矣故曰風行水上渙此亦天下之至文也然而此二物者豈有求乎文哉無意乎相求不期而相遭而文生焉是其爲文也非水之文也非風之文也二物者非能爲文而不能不爲文也物之相使而文出於其間也故此天下之至文也今夫玉非不温然美矣而不得以爲文刻鏤組繡非不文矣而不可與論乎自然故夫天下之無營而文生之者唯水與風而已昔者君子之處於世不求有功不得已而功成則天下以爲賢不求有言不得已而言出則天下以爲口實嗚呼此不可與他人道之唯吾兄可也

名二子說

輪輻蓋軫皆有職乎車而軾獨若無所爲者雖然去軾則吾未見其爲完車也軾乎吾懼汝之不外飾也天下之車莫不由轍而言車之功者轍不與焉雖然車仆馬斃而患亦不及轍是轍者善處乎禍福之間也轍乎吾知免矣

送石昌言使北引

昌言舉進士時吾始數歲未學也憶與羣兒戲先府君側昌言從旁取棗栗啖我家居相近又以親戚故甚狎昌言舉進士日有名吾後漸長亦稍知讀書學句讀屬對聲律未成而廢昌言聞吾廢學雖不言察其意甚恨後十餘年昌言及第第四人守官四方不相聞吾以壯大乃能感悔摧折復學又數年游京師見昌言長安相與勞苦如平生歡出文十數首昌言甚喜稱善吾晚學無師雖日爲文中甚自慙及聞昌言說乃頗自喜今十餘年又來京師而昌言官兩制乃爲天子出使萬里外强悍不屈之虜庭建大旆從騎數百送車千乘出都門意氣慨然自思爲兒時見昌言先府君旁安知其至此富貴不足怪吾於昌言獨有感也丈夫生不爲將得爲使折衝口舌之間足矣往年彭任從富公使還爲我言既出境宿驛亭聞介馬數萬騎馳過劍槊相摩終夜有聲從者怛然失色及明視道上馬迹尚心掉不自禁凡虜所以夸耀中國者多此類中國之人不測也故或至於震懼而失辭以爲夷狄笑嗚呼何其不思之甚也昔者奉春君使冒頓壯士健馬皆匿不見是以有平城之役今之匈奴吾知其無能爲也孟子曰說大人者藐之況於夷狄請以爲贈

丹稜楊君墓誌銘

楊君諱某字某世家眉之丹稜曾大父諱某大父某父某皆不仕君娶某氏女生子四人長曰美琪次曰美琳次曰美珣其幼美球美球嘗從事安靖軍余遊

巴東因以識余嘉祐二年某月某日君卒享年若干四年十一月某日葬于某鄉某里將葬從事來請余銘以求不泯于後余不忍逆蓋美琳先君之喪一月而卒美琪美珣皆志於學而美球既仕於朝銘曰

歲在己亥月在子培高穴深託后土夫子骨肉歸安此生有四息三哭位後昆如雲不勝記其後豈不富且貴囑余作銘賴其季更千萬年豈不偉

祭史彥輔文

嗚呼彥輔胡爲而然胡貧於天誰不壽考而於彥輔獨嗇其年誰不富貴使終賤寒誰無子孫詵詵戢戢滿眼蚳蝝於天何傷獨愛一孺使殞其傳幨幨其帷其下惟誰有童未冠彥輔從子帶絰而哭稽顙來前天高茫茫慟哭不聞誰知此寃輟哭長思念初結交康定寶元子以氣豪縱橫放肆隼擊鵬騫奇文怪論卓若無敵悚怛旁觀憶子大醉中夜過我狂歌叫讙予不喜酒正襟危坐終夕無言他人竊驚宜若不合胡爲甚歡嗟人何知吾與彥輔契心忘顏飛騰雲霄無有遠邇我後子先擠排澗谷無有嶮易我溺子援破窗孤燈冷灰凍席與子無眠旋遊王城飲食寤寐相恃以安慶曆丁亥詔策告罷予將西轅慨然有懷吾親老矣甘旨未完往從南公奔走乞假遂至于虔子時亦來止于臨江繫馬解鞍愛弟子凝倉卒就獄舉家驚喧及秋八月予將北歸亦既具舩有書晨至開視驚叫遂丁大艱故鄉萬里泣血行役敢期生還中塗逢子握手相慰曰無自殘旅宿魂驚中夜起行長江大山前呼後應告我無恐相從入關歸來幾何子以病廢手足若攣我嘉子心壯若鐵石益固而堅瞋目大呼屋瓦爲落聞者竦肩子凝之喪大臨嘔血傷心破肝我遊京師强起來餞相顧留連我還自東二子喪母歸懷辛酸子病告革奔走往問醫云已難問以後事口不能語悲來塞咽遺文墜藁爲子收拾以葺以編我知不朽千載之後子名長存嗚呼彥輔天實喪之予哭寢門白髮班班疾病來加臥不能奔哭書此文命軾往奠以慰斯魂尚饗

祭任氏姊文

昔我曾祖子孫滿門姊之先人實惟其孫不幸而亡又不有嗣後世饗祀其託在姊祭於女家聞者欷歔姊不永存後益以踈姊之未亡洵作族譜昆弟諸子可以指數念姊之先其後爲誰周旋反覆不見而悲悲其早喪宜姊壽考春秋薦獻終姊之老今姊永歸遂及良人皆葬于原送哭酸辛姊之子孫恭愿良謹當有達者以塞此恨跪讀此文告以無憾鬼神有知尚克來鑒

祭亡妻文

嗚呼與子相好相期百年不知中道弃我而先我徂京師不遠當還嗟子之去曾不須臾子去不返我懷永哀反覆求思意子復回人亦有言死生短長苟皆不欲爾避誰當我獨悲子生逢百殃有子六人今誰在堂唯軾與轍僅存不亡咻呴撫摩既冠既昏教以學問畏其無聞晝夜孜孜孰知子勤提攜東去出門遲遲今往不捷後何以歸二子告我母氏勞苦今不汲汲奈後將悔大寒酷熱崎嶇在外亦既薦名試于

南宮文字煒煒歎驚羣公二子喜躍我知母心非官寔好要以文稱我今西歸有以藉口故鄉千里期母壽考歸來空堂哭不見人傷心故物感涕殷懃嗟予老矣四海一身自子之逝內失良朋孤居終日有過誰箴昔予少年遊蕩不學子雖不言耿耿不樂我知子心憂我泯沒感歎折節以至今日嗚呼死矣不可再得安鎮之鄉里名可龍隸武陽縣在州北東有蟠其丘惟子之墳鑿爲二室期與子同骨肉歸土魂無不之我歸舊廬無有改移魂兮未泯不日來歸

祭姪位文

嘉祐五年六月十四日叔洵以家饌酒果祭于亡姪之靈昔汝之生後余五年余雖汝叔父而幼與汝同戲如兄弟然其後余日以長汝亦以壯大余適四方而汝留故國余既歸止汝乃隨汝仲叔旅居東都十有三歲而不還今余來東汝遂溘然至死而不救此豈非天邪嗟夫數十年之間與汝出處參差不齊曾不如其幼之時方將與汝旅于此汝又一旦而歿人事之變何其反覆而與人相違嗟余伯兄其後之存者今日以往獨汝季弟與汝之二孺此所以使余增悲也汝歿之五日汝家將殯汝于京城之西郊魂如有知於此永別尚饗

祭史親家祖母文

嗟人之生其久幾何百年之間逝者如麻反顧而思可泣以悲夫人之孫歸于子轍自初許嫁以及今日旻天不弔禍難荐結始自丁亥天崩地坼先君歿世次及近歲子婦之母亦以奄弃顧惟荼毒謂亦止此誰知于今乃或有甚室家不祥死而莫救及于夫人亦罹此咎子喪其妣婦喪祖母誰謂人生而至於是嘆嗟傷心悲不能止

議修禮書狀

右洵先奉敕編禮書後聞臣寮上言以爲祖宗所行不能無過差不經之事欲盡芟去無使存錄洵竊見議者之說與敕意大異何者前所授敕其意曰纂集故事而使後世無忘之耳非曰制爲典禮而使後世遵而行之也然則洵等所編者是史書之類也遇事而記之不擇善惡詳其曲折而使後世得知而善惡自著者是史之體也若夫存其善者而去其不善則是制作之事而非職之所及也而議者以責洵等不已過乎且又有所不可者今朝廷之禮雖爲詳備然大抵往往亦有不安之處非特一二事而已而欲有所去焉不識其所去者果何事也既欲去之則其勢不得不盡去盡去則禮缺而不備苟獨去其一而不去其二則適足以爲抵牾齟齬而不可齊一且議者之意不過欲以掩惡諱過以全臣子之義如是而已矣昔孔子作春秋惟其惻怛而不忍言者而後有隱諱蓋桓公薨子般卒沒而不書其實以爲是不可書也至於成宋亂及齊狩躋僖公作丘甲用田賦丹桓宮楹刻桓宮桷若此之類皆書而不諱其意以爲雖不善而尚可書也今先世之所行雖小有不善者猶與春秋之所書者甚遠而悉使洵等隱諱而不書如此將使後世不知其淺深徒見當時之臣子至於隱諱而不言以爲有所大不可言者則無乃欲益而反

損歟公羊之說滅紀滅項皆所以爲賢者諱然其所謂諱者非不書也書而迂曲其文耳然則其實猶不沒也其實猶不沒者非以彰其過也以見其過之止於此也今無故乃取先世之事而沒之後世將不知而大疑之此大不便者也班固作漢志凡漢之事悉載而無所擇今欲如之則先世之小有過差者不足以害其大明而可以使後世無疑之之意且使洵等爲得其所職而不至於侵官者謹具狀申提舉參政侍郎欲乞備錄聞奏

嘉祐集卷第十四

原书空白页

嘉祐集卷第十五

趙郡蘇　洵

雜詩

雲興于山

雲興于山霾霾爲霧匪山不仁天實不顧山川我享爲我百訴豈不畏天哀此下土班班鳲鳩彀彀晨號天乎未雨余不告勞誰爲山川不如羽毛

有驥在野

有驥在野百過不呻子不我良豈無他人縶我于廐乃不我駕遇我不終不如在野秃毛于霜寄肉于狼寧彼我傷寧人不我顧無子我忘

有觸者犢

有觸者犢再箠不却爲子已觸安所置角天實畀我子欲已我惡我所爲盍奪我有子欲不觸盍索之笠

朝日載昇

朝日載昇蔑蔑伊氐于室有績于野有耕于途有商于邊有征天生斯民相養以寧嗟我何爲踽踽無營初孰與我今孰主我我將往問安所處我

我客至止

我客至止我逆于門來升我堂來飲我罇羞饈不時詈我不勤求我何多請辭不能客謂主人唯子我然求子之多責子之深期子于賢

顏書

任君北方來手出邠州碑爲是魯公寫遺我我不辭魯公實豪傑慷慨忠義姿憶在天寶末變起漁陽師猛士不敢當儒生橫義旗感激數十郡連衡鬭羌夷新造勢尙弱胡爲力未衰用兵竟不勝歎息眞數奇杲兄死常山烈士淚滿頤魯公不死敵天下皆熙熙奈何不愛死再使踏鯨鰭公固不畏死吾實悲當時緬邈念高誼惜哉我生遲近日見異說不知作者誰云公本不死此事亦已奇（或云公尸解雖見殺而實不死）大抵天下心人人屬公思加以不死狀慰此苦歎悲我欲哭公墓莽莽不可知愛其平生迹往往或孑遺此字出公手一見減歎咨使公不善書筆墨紛訛癡思其平生事豈忍棄路歧況此字頗怪堂堂偉形儀駿極有深穩骨老成支離點畫洒應和關連不相違有如一人身鼻口耳目眉彼此異狀貌各自相結維離離天上星分如不相持左右自綴會或作斗與箕骨嚴體端重安置無欹危篆鼎兀大腹高屋無弱楣古器合尺度法相應矩䂓想其始下筆莊重不自卑虞柳豈不好結束煩馽羈筆法未離俗庸手尙敢窺自我見此字得紙無所施一車會百木斤斧易爲團團彼明月欲畫形終非誰知忠義心餘力尙及斯因此數幅紙使我重嘆嘻

歐陽永叔白兔

飛鷹搏平原禽獸亂衰草蒼茫就擒執顛倒莫能保白兔不忍殺歎息愛其老獨生遂長拘野性始驚矯貴人織筠籠馴擾漸可抱誰知山林寬穴處頗自好高飈動槁葉羣竄迹如掃異質不自藏照野明皛皛獵夫指之笑自匿苦不早何當騎蟾蜍靈杵手自搗

答二任

魯人賤夫子嗚丘指東家當時雖未遇弟子已如麻

奈何鄉閭人曾不爲歎嗟區區吳越間問骨不憚遐習見反不怪海人等龍蝦嗟我何足道窮車出無車昨者入京洛文章彼人誇故舊未肯信聞之笑呀呀獨有兩任子知我有足嘉遠遊苦相念長篇寄芬葩我道亦未爾子得無增加貧窮已衰老短髮垂鬖鬖重祿無意取思治山中畬往歲栽苦竹細密如蒹葭庭前三小山本爲山中楂當前鑿方池寒泉照谽谺詎此可竟日胡爲踏朝衙何當子來會酒食相邀遮願爲久相敬終始無疵瑕閑居各無事數來飲流霞

丙申歲余在京師鄉人陳景回自南來棄其官得太子中允景回舊有地在蔡今將治園圃於其間以自老余嘗有意於嵩山之下洛水之上買地築室以爲休息之館而未果今景回欲余詩遂道此意景回志余言異日可以知余之非戲云爾

岷山之陽土如腴江水清滑多鯉魚古人居之富者衆我獨厭倦思移居平川如手山水蹙恐我後世鄙且愚經行天下愛嵩嶽遂欲買地居妻孥晴原漫漫望不盡山色照野光如濡民生舒緩無夭扎衣冠堂堂偉丈夫吾今隱居未有所更後十載不可無聞君猒蜀樂上蔡占地百頃無邊隅草深野闊足狐兔水種陸取身不劬誰知李斯顧秦寵不獲牽犬追黃狐今君南去已足老行看嵩少當吾廬

憶山送人

少年喜奇迹落拓鞍馬間縱目視天下愛此宇宙寬山川看不厭浩然遂忘還岷峨最先見晴光猒西川遠望未及上但愛青若鬟大雪冬没脛夏秋多蚍蚖乘春乃敢去匍匐攀孱顏有路不容足左右號鹿猿陰崖雪如石迫暖成高瀾經日到絶頂目眩手足顛自恐不得下撫膺忽長嘆坐定聊四顧風色非人寰仰面躡雲霞垂手撫百山臨風弄襟袖飄若風中仙朅來游荆渚談笑登峽船峽山無平岡峽水多悍湍長風送輕帆瞥過難詳觀其間最可愛巫廟十數巔聳聳青玉榦折首不見端其餘亦詭怪土老崖石頑長江渾渾流觸齧不可欄苟非峽山壯浩浩無隅邊恐是造物意特使險且堅江山兩相值後世無水患水行月餘日泊舟事征鞍爛熳走塵土耳囂目眵昏中路逢漢水亂流愛清淵道逢塵上客洗濯無瑕痕振鞭入京師累歲不得官悠悠故鄉念中夜成慘然五噫不復留馳車走轘轅自是識嵩岳蕩蕩容貌尊不入衆山列體如鎮中原幾日至華下秀色碧照天上下數十里映睫青巑巑迤邐見終南魁岸蟠長安一月看山岳懷抱斗以騫漸漸大道盡倚山棧夤緣下瞰不測溪石齒交戈鋋虛閣怖馬足險崖磨吾肩左山右絶澗中加一繩慳傲睨駐鞍轡不忍驅以鞭累累斬絶峯兀不相屬聯背出或逾峻遠鶩如爭先或時度岡領下馬步險堅怪事看愈好勤劬變清歡行行上劍閣勉强踵不前矯首望故國漫漫但青煙及下鹿頭坂始見平沙田歸來顧妻子壯抱難留連遂使十餘載此路常周旋又聞吳越山中明水澄鮮百金買駿馬往意不自存投身入廬岳首挹瀑布源飛下二千丈强烈不可干餘潤散爲雨遍作山中寒

次入二林寺遂獲高僧言問以絶勝境導我同躋攀
逾月不倦厭巖谷行欲殫下山復南邁不知已南虔
五嶺望可見欲往苦不難便擬去登玩因得窺羣蠻
此意竟不償歸抱愁煎煎到家不再出一頓俄十年
昨聞廬山郡太守雷君賢往求與識面復見山欝蟠
絶壁橫三方有類大破鐶包裹五六州倚之爲長垣
大抵蜀山峭巉刻氣不溫不類嵩華背氣象多濃繁
吳君頴川秀六載爲蜀官簿書苦爲累天鶴囚籠樊
岷山青城縣峨眉亦南犍黎雅又可到不見宜悒然
有如烹脂牛過眼不得飧始謂泛峽去此約今又愆
只有東北山依然送歸軒他山已不見此可著意看

上田待制詩

日落長安道大野渺荒荒吁嗟秦皇帝安得不富强
山大地脈厚小民十尺長耕田破萬頃一稔粟柱樑
少年事游俠皆可荷弩槍勇力不自驕頗能啗乾糧
天意此有謂故使連西羌古人遭邊患累累鬭兩剛
方今正似此猛士强如狠跨馬負弓矢走不擇澗岡
脫甲森不顧袒裼搏敵場嗟彼誰治此踧踧不敢當
當之負重責無成不朝王田侯本儒生武略今洸洸
右手握麈尾指麾據胡牀郡國遠浩浩邊鄙有積倉
秦境古何在秦人多戰傷此事久不報此時將何償
得此報天子爲侯歌之章

途次長安上都漕傅諫議

丈夫正多念老大自不安居家不能樂忽忽思中原
慨然棄鄉廬劫劫道路間窮山多虎狠行路非不難
昔者倦奔走閉門事耕田蠶穀聊自給如此已十年
緬懷當今人草草無復閑堅臥固不起芒刺實在肩
布衣與食肉幸可交口言默默不以告未可遽罪愆
驅車入京洛藩鎮皆達官長安逢傅侯願得說胏肝
貧賤吾老矣不復苦自嘆富貴不足愛浮雲過長天
中懷邈有念懒悅難自論世俗不見信排斥僅得存
昨者東入秦大麥黃滿田秦民可無饑爲君喜不眠
禁軍幾千萬仰此塡其咽西蕃久不反老賊非常然
士飽可以戰吾寧爲之先傅侯君在西天子憂東藩
烽火尚未滅何策安西邊傅侯君謂何明日將東轅

答陳公美

少壯事已遠舊交眞可懷百年能幾何十載不得偕
念昔居鄉里游處了無猜飲食不相捨談笑久所陪
拜君以爲兄分蜜誰能開齒髮俱未老未至衰與頹
我子在襁褓君猶無嬰孩君後獨捨去爲吏天一涯
我又厭奔走遠引不復來歲月杳難恃區區老吾儕
況從與君別多事歲若排心力不能救衰病侵骨骸
二子皆已冠如吾苦無才君亦已有嗣骨目秀且佳
人事知幾變會合終不諧昨者本不出豪傑苦自咍
欝欝自不樂誰爲子悲哀翻然感其說東走陵巔崖
不意君在此得奉笑與詼君顏蔚如故大噱飛塵灰
我老應可怪白髭生兩顋新句辱先贈古詩許見推
賢俊非獨步故舊每所乖作詩報嘉貺亦聊以相催

又答陳公美三首

仲尼魯司寇官職亦已優從祭肉不及戴冕奔諸侯
當時不之知爲肉誠可羞君子意有在衆人但愆尤
置之待後世皎皎無足憂

仲尼爲羣婢一走十四年荀卿老不出五十干諸田
顧彼一夫子豈其陷狂顛出處固無定不失稱聖賢
彼亦誠自信誰能衂多言
公孫昔放逐牧羊滄海濱勉強聽鄉里垂老西游秦
自固未爲壯徒爲久辛勤君子豈必隱孔孟皆旅人

送李才元學士知邛州

貧賤羞妻子富貴樂鄉關不見李夫子得意今西還
白馬渡瀘水紅旌照蜀山歸來未解帶故舊已滿門
平生浪遊處何者哀王孫壯士勿齷齪千金報一飡

送陸權叔提舉茶稅

君家本江湖南行卽鄰里稅茶雖冗繁漸喜官資美
嗟君本篤學寤寐好文字往年在巴蜀憶見春秋始
名家亂如髮棼錯費尋理今來未五歲新傳滿盈几
又言欲治易雜說書萬紙君心不可測日夜湧如水
何年重相逢祗益使余畏但恐茶事多亂子易中意
茶易兩無妨知君足才思

送王吏部知徐州

東徐三齊之南鄰夫子豈是三齊人辭囂乞靜得此
守走兎入藪魚投津徐州絕勝不須問請問項籍何
去秦江山雄豪不相下衣錦遊戲欲及辰霸王事業
今已矣但有太守朱兩輪還鄉據勢與古並豈有漢
戟窺城闉論安較利乃公勝行矣正及汴水勻

藤樽

枯藤生幽谷蹙縮似無材不意猶爲累刳中作酒杯
君知我好異贈我酌村醅衰意方多感爲君當數開
藤樽結如螺村酒綠如水開樽自獻酬竟日成野醉
青莎可爲席白石可爲機何當酌清泉永以思君子

送任師中任清江

吾喜送任師羨君方少年有如伏櫪馬看彼始及鞍
奔騰過吾目蕭條正思邊誰知脫吾羈傲睨登太山
君今始得縣翺翔大江干大江多風波渺然勢欲翻
浩蕩吞九野開闔壯士肝人生患不出局束守一廛
未常見大物不識天地寬今君吾鄉秀固已見西川
去年作邊吏出入烽火閒儒冠雜武弁屈與氊裘言
又當適南上大浪泛目前胸中芥蔕心吹噓爲平田
陳湯喜刑勝所至常　想君至彼胸膽當豁然

送吳待制中復知潭州二首

十年嘗作犍爲令四脉嘗聞愍俗詩共歎才高堪御
史果能忠諫致戎麾會稽特欲榮公子馮翊猶將試
望之船繫河隄無幾日南公應已慳來遲
臺省留身凡幾歲江湖得羣喜令行臥聽曉鼓朝眠
穩行入淮流鄉味生細雨滿村蓴菜長高風吹旆綵
船獰到家應有壺觴勞倚賴比鄰不畏卿

從叔母楊氏輓詞

老人凋喪悲宗黨寒月淒涼葬舊林白髮已知鄰里
暮傷懷難盡子孫心幾年贈命涵幽壤當有銘文記
德音千里緘詞託哀恨嗚嗚引者涕中吟

次韻和縉叔遊仲容西園二首

春入禁城懷舊隱偶來芳圃似還家番番翠蔓纏松
上粲粲朱梅入竹花客慢空勞嚴置兕酒多無用早
成虵相公猶有遺書在欲問郎君借五車
栽松成徑百餘尺隔徑開堂似兩家厭事共遨終日

飲渴春先賞後開花客來庭樹鳴寒鵲酒入肌膚憶冷虵衰病不勝杯酒處醉歸傾　欲乘車

嘉祐集卷第十五

斜川集

四部備要

集部

上海中華書局據知不足
齋叢書本校刊

桐鄉　陸費逵　總勘
杭縣　高時顯　吳汝霖　輯校
杭縣　丁輔之　監造

版權所有不許翻印

校刻斜川集序

內閣中書舍人趙懷玉譔

蘇氏斜川集南宋以後流傳已寡康熙閒有詔索之未得故四朝詩中祇錄一首以存其眞自餘贋本大率因謝幼槃劉改之二人名與叔黨相類竄其集以欺世東南士大夫家置一編而不覺近日蜀中有新栞斜川集亦龍洲道人作也乾隆辛丑冬集大興翁學士蘇齋脩東坡先生生日之祀學士手編示余曰此叔黨斜川集從永樂大典錄出可以證諸贋本之非乃取集中大人生日詩邀同人和焉會請急南下未及假鈔以爲耿耿越六年丙午客授桐鄉偶語鮑君以文則以文已先屬其友人仁和吳君麗煌錄寄喜極欲狂亟索校閱有可據引者條疏於下雖未能復宋本舊觀廬山面目庶幾可睹矣夫人情於不易見之書則尤思慕弗釋必力購得之而後快矧祖考名德奕世稟承其文爲史傳所稱其行爲家庭所誦光靈未泯簡冊亦神宜爲世如何珍重哉今觀其詩文具有家法東坡好和陶而叔黨有小斜川之作東坡善言兵而叔黨有論黎事之書出處進退未忘家國使天假以年名或不在其父下惜乎身處末流仕又再黜轗軻道死不獲措其蘊於天下是則才人之不幸夫然四庫之積浩如煙海君文於其閒直一稊粟耳沈晦伏匿至六百數十年而卒顯於右文之世不可謂非幸矣是集著錄於宋史藝文志爲十卷陳氏書錄解題馬氏通考卷數皆同永樂大典所錄殘佚之餘釐氂六卷乾隆丁未四月付梓中閒作輟涉冬而後蕆事商榷讎勘以文一人而已乾隆五十三年歲在戊申春正月

題辭

校錄斜川集寄鮑以文　仁和吳長元麗煌

蜒煙蠻雨獨相從筆下波瀾嗣乃公人誦高名瓊海外天留遺稿玉函中（鈔自永樂大典）清游乍識匡廬面（舊時行世皆贋本）晚景還傾靖節風（叔黨晚景以淵明自況）寄語隱湖毛處士蘇門會策汗青功

吳麗煌寄示斜川集志喜　歙縣鮑廷博以文

湖陰水竹繼高蹤海上文章喜亢宗蘇氏昔元推怒虎（蘇氏三虎季虎大怒當時語也）葉公今始識真龍颶風一賦猶堪補（颶風賦從宋文鑑補錄）小圃三詩那更逢（惠州小圃五詠僅存二首）欣賞不忘知己共遠煩千里手題封

斜川集卷第一

眉山蘇　過　叔黨撰

正月二十四日侍親游羅浮道院棲禪山寺懷玉案坡集有正月二十四日與兄子過賴仙芝王原秀才僧曇穎行全道士何宗一同游羅浮道院及棲禪精舍過作詩和其韻寄邁迨一首是爲紹聖二年作

淡雲曉蔥蘢野水清可掬山明草木秀百里見瑣細人閒境愈靜地暖春先逝桃李已青枝落花空覆砌涼風稍可愛習習來衣袂赤日雖未苦炎炎逼裘毳道人疑有道羽服襟裳弊晨齋爨無煙含糗聊卒歲空堦指蕉撥破屋緣薜荔拄杖挑筍蕨折柳樊蘭蕙居夷信何陋即此可遁世敢師浴乎沂不數山陰禊人生行樂耳四海皆兄弟何必懷故鄉吾駕隨所稅

人蔘懷玉案紹聖二年坡在惠州有小圃五詠此首及枸杞一首蓋是時同作而佚地黃甘菊薏苡三首

草木異所稟甘苦分炎涼人蔘獨中和羣藥敢雁行雖微瞑眩力頗著難老方譬之古循吏有益初無傷安神補五臟自使精魄強羅浮仙者居靈質不自藏移根植膏壤椏葉粲以長東南雖異產遼海誰能航誓將北歸日從我涉漢湘種之眉山陰得與伯仲嘗

枸杞

春盤擷新芽秋篚得紅實霜根釀我醪色味兩奇絕老人鬢已絲處子何由得早佩斯人言百歲真瞬息今我幸未衰妙藥況咫尺食前得珍蔬新釀掃故疾瘴海風土惡地氣侵腰膝元鬢或傴僂襁褓顏已墨西河安可冀北歸願如昔區區摘蒼耳麤陋非所敵

次韻叔父浴罷懷玉案子由浴罷詩載欒城後集紹聖四年坡在安化軍有和詩此蓋同時所作

黃門昔萬機下士勤握沐今已與世疎雅志追沂浴丹田有宿火如比陽來復轆轤自轉水離坎俱實腹謫居百事乏惟喜薪水足時濯西風塵一寓歸鴻目勿驚髀肉少衣褐真懷玉明鏡雖無垢新苗良待沃雨餘餐巖岫露重膏松竹更觀雲入山心與境同熟道書如雨初晴雲入

山林之語珍重耆城言妙解何須讀潔香非外求清淨常返矚物初信可游儻來非所卜益師莊叟言養生貴緣督

次陶淵明正月五日游斜川韻懷玉案坡和陶詩有正月五日與兄子過出游作是爲元符元年在儋州作

歲豐田野歡客子亦少休糟牀有新注何事不出游春雲翳薄日礌石俯清流心目兩自閑醉眠不驚鷗茅茨誰氏居雞鳴隔林丘曳杖叩其門恐是沮溺儔但苦鴂舌談爾汝不相酬築室當爲鄰往來無憚不澄江可寓目長嘯忘千憂儻遂北海志餘事復何求

五色雀和大人韻懷玉案五色雀詩元符元年坡在儋州時作○坡詩序云海南有五色雀常以絳羽者爲長進止必隨焉俗謂之鳳皇云久旱而見輒雨潦則反是予卜居儋耳城南嘗一至庭下今又見之進士黎子雲及其弟威家既去吾舉酒祝曰若爲吾來者當再集也已而果然乃爲賦詩

神雀來何從飛鳴自爲徒尊卑有定分衆色敢亂朱與公作新年禬禳陋桃符南遷不見鵩屢集升平烏柳仲郢每遷官必烏集升平第五日乃散翩然自靈物豈惟眷庭梧年來翟公門寂寞誰與娛瓜田豈故侯環堵真前儒雖知非天窮嶮阻殆切膚海南夷獠窟安得此異雛似爲三足使仙子儻見呼定知隱几人嗒焉非昔吾不願宴西瑤東華返舊都

冬夜懷諸兄弟懷玉案此在儋耳作

霜風連日惡霜月連夜苦青燈寒無光翳翳昏復吐念我手足愛相望若秦楚兩兄寄陽羨耕稼事農圃簞瓢有餘樂菽水未爲窶兩兄客潁川耿耿懷去魯近聞營菟裘稍亦葺環堵有弟雖咫尺相逢猶齟齬黃灣隔小海孤嶺度大庾今年厄陳蔡夫子嗟兕虎惟我二兄弟頗亦嘗險阻憶昔居大梁共結慈明侶晨窗惟六人夜榻到三鼓豈知聚散事翻手如雲雨我今處海南日與漁樵伍黃茅蔽澗谷白霧昏庭宇風高翔鵩梟月黑號鼯鼠舟居雜蠻蜒卉服半夷虜下牀但藥餌遣瘴煩樽俎何須鳶墮時方念平生語

次韻大人與藤守游東山懷玉案坡元符三年九月離廉州至藤州有游東山詩題云徐元用使君

與其子端常邀僕與小兒過同遊東山浮金堂戲作此詩徐元用名璹坡倅杭時爲仁和令

灘聲已悲秋澗色猶藏春駕言東山游緬彼千載人使君平陽意客
至但飲醇風松作鼓吹迎送長江濱爾來乘桴翁歸路物色新高情
寓箕穎結意登麒麟三吳有負郭穲稏秋盈囷瘴茅喜欲脫下澤還
當巾縹緲九疑行此生定知津故人儻見思尺書憑素鱗

將至五羊先寄伯達仲豫二兄懷玉案此元符三年侍坡離廉過藤梧將至廣州時作坡亦用韻以寄邁迨時邁與家屬住常州迨在常州坡詩云大兒牧衆稚四歲守孤嶠次子病學醫三折乃初曉

人皆有離別我別不忍道惟應付夢幻事已共一笑憶昔與仲別秦
淮匯秋潦相望一葉舟目斷飛鴻杳伯兄陽羨來萬里踰煙嶠未溫
白鶴席已餞羅浮曉江邊空忍淚我亦肝腸繞崎嶇七年中雲海同
浩渺豈知羌村晚驚拜杜陵老干戈雖事異歡喜動夷獠山川舊悽
慘雲物今清好不似元都桃秋風不堪掃

送張倅彥政赴闕

信馬來并州并州在何許太行如登天憔悴欲誰語青衫百僚底屏
氣不敢吐謂當哭途窮何但折腰膂忽逢元紫芝仰視得眉宇敢論
通家舊竊欲比文舉先君與叔父嘗得交於公之王父蓋有一日之雅使君況不凡高論傾
肺腑能容丞掾醉不問車茵汚念我丘壑人老矣事簪組端如赴縲
囚坐受獄吏侮感公懷抱開一笑忘羇旅雖知抱關惡未忍賦歸去
相從僅滿歲公已歌杕杜秋風忽零亂吹盡西山雨定應催行色不
遣車輪阻天街早飛鞚鵷鷺看接武青雲豈難到少展垂天羽區區
亦自憐從此歸農圃

郡守禱雨獲應

秋陽六十日閔閔歲可懼原田龜坼塊城市塵沒屨誰歟悲若人活
彼於旦暮精禋發仁惻誠意輒上訴神山閟靈湫水旱天所付潛虬
嬾廢職暴虎往鬭怒抑無東海冤又豈桑羊蠹天心自響答民語酌
道路嗟予生理拙飢飽共農圃披衣夜不眠聽此簷閒語沈痾忽去
體黃壤流膏乳少寬縣令責盡復南畝故呼兒酌我酒欲寫無佳句
聊同千里謠非公誰與哺

再和

吾君如湯仁常爲無災懼一夫恐不獲貿貿悲𩍐屨二斗東南憂詔
書走晨暮陳陳發囷廩粒食不待訴知公經綸手故以民社付汪然
叔度陂不見偉節怒德星所臨次民瘼消朽蠹祝祠往無愧飛雨來
半路耕犂及二麥浸灌休老圃何人執筆書爲瑞非虛語應言穎川
鳳未要猫相乳益欣獄訟少三尺略細故丞掾從歌呼謳謠入章句
謝公未賦歸赤子猶待哺

題劉均國所藏燕公山水圖

江湖半此生老去徒見畫看山眼已足涉險夢猶怕老燕久黃壤遺
墨獨未化胸中有丘壑故遺意匠寫會逢知音人契此筆端話故山
當早歸誰是知津者

顏樂堂

恨無阿堵君一區今尚欠且謀蔽風雨拔草聊自苫低深人易安儉
陋鬼不瞰寧辭力少勞還視家無甔從來生理拙況此歲屢歉故將
簞瓢心聊作粱肉砭堂前有甘井汲取良未厭堂後有藥苗一飽亦
可塹胡爲不歡樂何事貧憂諂作詩置座右勿使斯言玷

與范箕叟避暑西湖

快哉楚王風庶人安得共西陂浩無價不計吾儕用永日不可暮窮
居厭塵閧出門有佳詣咫尺窺潭洞危樓俯木杪大廈森高棟戶牖
交梧楸蒲荷接蘋葑閑持枕簟往遽起江湖夢醒然涼肺肝習習吹
衣動世閒賤易得清風誰與重勞生不自覺至樂那容衆北窗與君
享世網念少縱肉食固肥甘輕塵勿飛鞚

陪郡守遊西湖泛舟曲水分韻得會字

謝公志東山杖屨未冠蓋興成江湖遊意落軒冕外陰陰聳夏木瀏

瀏鳴溪瀨拏舟破菰荷尋徑穿蕭艾新亭水心見倒影飛虹背青山忽入坐境與人意會公詩如千將游刃天宇大西湖真小鮮殊未供刀鱠雲煙日相蘭媚嫵分晴靄妙語瀉瓊瑰化工應有待

同趙伯充遊曲水趙氏莊分韻得抱字

三春失行樂風雨與病惱忽驚節物改樹密鶯聲老濫陪閒中客載酒尋芳草東郊縱所適蒼莽事幽討誰歟有隱居谿谷相鬱繚疎籬映脩竹叩門許徑造主人雖鋤耰好客自灑掃結茅□□年種木今合抱飄然佳公子忽弄松風操絲桐豈能爾妙意超物表歸途踐危橋月上千林縞茲游非人寰俗耳不可道

和叔父移居東齋（懷玉案穎濱詩載欒城後集題曰葺東齋三月十八日）

去鄉三十年夢寐猶西土阨窮未能歸諒亦君子固結廬箕頳閒絕意爲霖雨卿清一室地僅作跏趺處邇來又謝客不待虀欒釜西齋舊翳密日晏窗先暮東軒得爽塏真作禪侶住（公舊自謂東軒長老）陶潛採菊時尚復有真趣公今觀此心湛然忘客主坐了一大緣固已遺能所

次韻岑彥高史強本春日書懷二首

二豪以詩鳴優劣孰敢分縱橫閱萬卷何憂備三鄰終年發揣摩秀句吐陽春誰云不當畬安取三百囷汝頳素多奇世不乏孫陳（避家諱故）（作孫）著書效潛夫奏賦嗤陵雲哀時無邪奚丹書誰爲焚儻令試一割晉盜當奔秦德業閟不耀天欲昌其身定交乃余求不貴白髮新從此杖屨數爲子掃榻塵高談看亹亹揮麈落紛紛

逝水不可復百年行中分自嗟齒髮故晚境桑榆鄰節物謾消長枯荄不知春軒裳歎雞肋雀鼠盜廩囷學藝晚愈拙彈冠力難陳澹然忘出處任此無心雲世路羊腸險恐遭象齒焚何如老山澤憔悴非逃秦嵩少幸咫尺雲泉許容身平生餘嗜好舍舊當謀新安心本無法妙理契析塵優哉真卒歲豈復悅華紛

寄題撫松堂

胸中朝市遠何必擇所居門無結駟客山林入吾廬西洛有君子築室城之隅種松在庭戶志與淵明俱朝挹西山爽莫尋南澗娛霜中鶴骨瘦雨夜龍鬚疎主人應相似節抱陵雲孤不知寒暑遷肯徇世俗趨昔稱水南北去曳侯門裾能伴松菊老固知涇渭殊我恨嘗口腹斂板慚妻孥三逕未能歸高臥子不如青衫滿塵土何時返樵漁未用北山移我來只須臾

寄題北海文舉堂

巨君竊漢璽如取鴻毛輕孟德老且死不見姦業成乃知朝無人誰憚百公卿一夫能仗節介然屹長城忠義國所託安危與之幷吾於文舉見坐折姦邪萌誰能搏猛虎乃用尺箠嬰義氣橫宇宙不煩尺寸兵悲哉天所壞一木難扶傾梟鸞不兩立夫子安得生中原竟分裂三姓鼎足爭當知千載後高名獨崢嶸使君定不凡論友古豪英作堂追餘烈豈祇求空名廢卷屢歎息孤忠誰發明玉石痛俱燼鯨鯢脫誅烹嗟余志謬懦怒髮猶衝纓九原不可作涕淚徒縱橫

和王仲弓雪中懷友之什（懷玉案仲弓名寔王文恪樂道之子）

出門無所之懷刺名欲滅要求我輩人庶緩禮法設城南有勝士塊坐方禪悅不嫌來往頻相對餐氈雪

我非淳于狂君勿怖燭滅時能啜少醴誰爲穆生設明窗坐弈棋聊以寄怡悅勝固無所爭敗亦何足雪

次韻少緼移竹於賈文元園二首（時倅車乃文元裔孫）

猗歟丞相園中有歲寒根千夫屹冠劍坐閱雲來孫當年擁節旄雅志在淇園琅玕映城郭琴筑鳴潺湲春筍半出林橫鞭爭觸藩坐陵霜雪氣高壓桃李繁年來王子猷來乘刺史軒請分一畝陰自訪三家村賦詩屬公考益遣交情敦一雨飽生意莫嫌池水渾

我公經綸手胡爲試盤根忠言與嘉績有後期臧孫胸中五千卷三歲不窺園種德如川增源深自潺湲遽辭承明廬出備諸侯藩仁風

被草木已覺棠陰繁此君況手植伴公讀書軒未須勞越吟寓目聊
江村羣豪爭吐奇和詩相勸敦愧無崢嶸句往繼火陸渾

送在庭姪領漕歸蜀

伯祖昔爲郎出乘使者轓德星照東蜀遺愛及後昆登車問民瘼手
拊創痍痕遂使吾蜀人不知獄吏尊迢迢六十年乃復見曾孫曾孫
早讀書待詔金馬門一選文昌省駸駸西掖垣凜然七尺軀雲夢不
足吞乃居嚴徐閒舌齒吐吻脣青雲豈不願局促畏短轅收拾五車
書歸掃西山墳平生有家學舍魚取熊蹯況茲甘棠俗尚懷挾纊恩
上以慰慈母一笑請平反下以慰父老俯不怍九原更酌老翁水我
爲歃此言

和毋仲山雨後 懷玉案欒城後集有見兒姪唱酬次韻五首即此雨後諸詩也

柴門似郊居煙草碧萋蒨君能慰幽獨數面情已眷山雨洗茅屋耳
目清如浣憑君發妙語筆有書萬卷
杜陵有佳句久旱雨亦好從教怨行旅顛一作頓覺慰父老我似廣文
貧飽食平生少忍飢山澤儒未易窺三島
西湖跬可至不畏城闉阻芒鞵與竹杖穿泥未爲苦清波暗萍藻中
有芙蕖吐驟雨真可人新荷亦掀舞
能琴何必弦但曉琴中趣學道何所得知迷即真悟嘗觀指非月要
似足忘屨歸吾無所歸茲焉定歸處
吾廬不知暑心閑自清涼醉鄉豈難入不假陶令觴白髮我摧朽青
雲子軒昂溪山會先往簪組未汝忘

和范信中雪詩二首

春事已稍稍雪泥阻遊觀壯心本無多老境嗟易闌念子功名士早
嫌懷與安棄繻事遠遊肯待齒髮殘世事屬饜耳□□□餐急流
成一快勇退人獨難愼守林泉幽莫辭松桂寒餘齡付空寂粗免非
意干願同王翰鄰未暇貢禹彈粃糠身外物況復子所歎

君家寓城市乃有山林觀高高復下下卜築殊未闌昨夜三尺雪閉
門學袁安且欣麥隴足未怕紅梅殘誰憐屬國蘇取氈臥自餐欲尋
烏道往反畏屐齒難凜凜谿邊竹倚空爭歲寒儼如十萬夫玉山方
總干悲風動騷屑伴我長鋏彈布衾冷如水敢效無魚歎

小雪

小雪不盈寸陰風何凜冽那堪平地尺柰此衣百結天公固念民已
兆豐年悅不知貧與富苦樂相懸絶沈沈五侯居碧瓦映華棁獸炭
麒麟紅銀瓶黃封揭春風遶幄帳醉面生綺纈賜宴明光宮玉色迷
金闕誰憐華門士破壁穿飛屑捉襟肘常見納履指屢決夜長不可
度薪溼何由爇飢吟數更鼓坐歎生理拙寒暑有代謝何須怨窮達
猶勝臥穹廬破氈空自齧

湖陰有隱君子作軒曰獨樂鄉人常希古爲賦詩屬予同作寄
之

吾聞顏氏子簞瓢歡有餘不知外慕樂服膺在詩書君看軒冕榮其
辱與之俱斯游豈不遂上蔡曾弗如倚伏無已時循環共一塗賢愚
但相笑莫知改前車嗟我晚聞道一官真蘧廬得之不爲喜失之分
所無塵垢未忘掃冰炭久已除蕭然百憂釋夢覺兩于于江南有高
士以樂名其居嗜不同衆好德則良不孤磨鉛事簡策校讎獨勤劬
持此返退藏不願拾紫朱黃卷有晤語捨茲無與娛安得乘扁舟訪
君在五湖

送梁與可赴中山倉

達人無畛畦從仕聊爾耳言辭將軍幕去作倉庾氏君懷著雲夢尙
有恢恢地眷此亦鴻毛何足爲軒輊相君澤未遠風流王謝比滿牀
簪笏閑乃見山林士嗟余南畝人投老坐闤市蕭然見眉宇真足忘
粱饒平生南陽館市駿得千里帳中三千客不數曳珠履要知磊落
人臭味同蘭茝翻然若鴻鵠飛去今無幾我行抽手板亦復還耒耜

安能久俛首自困刀筆吏

葉守李詔祠神霄二首

帝子閟下土狩臨千柱宮來如月照夜去若雷掃空馨香薦明德降嘏初無窮靈光每下燭陋彼齋房中大道含一氣地天本相通精誠貫白日閶闔來清風俾爾仁壽域不宰造物功眷言蘋藻微報施良已豐

正直神所予誠存邪自閑齋壇夜寂寞天風吹佩環想像鸞鶴駕雲霞隘空山翩躚款帝閽羣馭相追攀屏息百慮空凜然夜氣還心灰塵埃境迹寓沖虛閟盆守清淨化俗情閑昧頑無聲頌文德庶幾窺一班

北山雜詩十首長元案此十詩放翁有和作見劍南藁四十四卷

慟哭悲素秋言登北山脚昏埃迷滬嶺疲馬戰犖确歲月苦易得俯仰成今昨山雨壞古道春淙變谿壑飛妖雖已息空槎那堪穫農夫抱耒歎四顧淚雨落

空山寂無聞獨擁寒爐火時時黃犬吠知有行人過扣門但樵叟束薪求售我辛勤易一飯空腹安能果我困亦無幾僮僕行憂餓明朝且食粥彈鋏悲楚些

霜餘木葉脫浩蕩風千里簸搖茅屋下布被冷如水吾儕貧亦巧紙帳陋紈綺柴門任軒吼曉夢方清美牆東新鑿牖朝陽催我起安眠愧耕者隴月射牛耳

午枕不能寐牀頭井百尺轆轤下長綆鏗響鳴山骨分甘偏鄰社甚旱猶湍碧烹茶沸小鼎自撥寒灰白默默誰與語扣門惟木客坐念魯兩生壁閟有陳迹

默李吾所畏文字班馬流空齋鎖長夜尺牘橫吞舟誰令效方朔顧盼侏儒羞不如談天李高論隘九州能爲齊諧語自許監河侯浮沈閭里閑與世真無求

西南望平原汝水稻千頃黃雲卷穲稏懷我江湖境扁舟五月時潑眼菱荷淨歸來逢歲惡半臂換湯餅悵望雲子白悲辛殘炙冷采薇聊卒歲雅志在箕潁

居閑本可樂閑久復難度此心苟無著永日未易暮平生有習氣但對黃卷語詩書與博弈等是忘閑具不如觀此心安用徒勞苦湛然返靈源當求無所住

濛澒山頂雲欲雨晝昏黑似聞田父喜茅舍有點滴今年秋有蜚不敢藝兩麥天公猶見憐一犂應不惜我雖厭泥濘與爾同休戚詵詵有遺種更望雪三尺

氈裘禦霜風從人笑胡服長齋似浮屠踰月不知肉東鄰有病媼髮白垂鶉鵠擁竈坐無衣何曾飽脫粟哀哉天民窮壽考非其福同此覆載閑我生良已足

山月半輪出寒光射天明微雲掃何處萬籟沈無聲褰衣步東嶺彷彿游化城下視寰宇閟醯雞等營營余幼好奇服簪組鴻毛輕羽人儻招我攜手雲閑行

餞任況之

我如支離人自負百鈞趨羊腸路九折傴僂纔半途道逢任夫子忽焉巾柴車問君當何之駕言返舊廬息肩子有日我愧今不如嗟哉妻孥累口腹亦見驅一墮世網中局促轅下駒秋風送鴻鵠萬里翔天衢蓬瀛豈難到定笑山澤癯那知羇旅懷扁舟夢江湖行當投劾去暮景收桑榆願回結駟駕時過原生居

三月十九日同仲豫兄長率崔退紹趙漢英游朱園放魚

何人潰溪流忽作瓴建屋不知幾魚蝦生斃此枯瀆纖纖躍泥沙濡沫曾不足雖求升斗活終困螻蟻毒眷余二三子行春訪脩竹危橋得小憩涸鮒哀窮蹙汲井叩鄰里捐金勸僮僕好生人所欣稚子助擘掬要令徙窟宅終免愧口腹瓶罌得千尾不滿百錢贖勿輕其微

細有知異草木蟻蜂雜君臣蝸角戴蠻觸君看長平戰一舉百萬覆
擾擾大塊中鉅細同倚伏達人齊萬物愚士蔽一曲愼勿廢此言小
惠何足錄

歲暮見懷（懷玉案此詩似海外寄邁迨二兄之作題下疑有闕文）

所願非富貴甘苦同友于長衾與大枕共寢從懸弧爾來萬里別南
北如囚拘一夫苟不獲仁聖惟予辜而我三兄弟飄泊海與湖
紛紛月挂樹征人念行路行路何茫茫誰爲供屝屨努力治蕪穢公
歸定非暮東門會祖道歎息兩疏傳滌器當自今歸歟不愆素

次韻孫海若見贈（用子美詩蘇侯得數過歡喜每傾倒）

碌碌抱關好孰爲賢與愚休歌紫芝曲且和南郭竽達人齊萬物軒
冕等塊蘇
神仙何渺茫羽人想丹丘讀書悼無成賣劍行買牛眷此三萬軸傳
家無鄰侯
折腰爲五斗強言莞庫職譬如彈隨珠徒喪竟何得坐詠淵明篇令
人有愧色
論交逮蓬蓽此道久寥邈君侯廊廟人顧我何數數夜光忽暗投按
劍驚卓犖
自分麋鹿姿食薇山之阿不意設羅門屢辱結駟過清談脫麈尾柰
此落月何
仕宦纔百日邴公有餘懽君今吏一邑蕭然懷抱安回翔雲閑翮退
學鴻在磐
簪組實外物去來無慍喜君看失馬翁倚伏寄妙理顧我不亡存斯
言定非綺
嗟余幼好奇乘桴蹈南海遠游信雖美驚夢今猶每一飽類邯鄲苦
樂何足駭
居閑得三益詩社畢此生君才浩無際可畏銀河傾孤軍犯大敵半

夜壁屢驚
君有中山行嚴風彫塞草日月遽如許相從恨不早當呼伯雅君看
子玉山倒

次韻任況之

谿山豈遠人吏縛苦難到豈惟畏簡書誰與同嗜好我作汝頳行蹉
跎春事老況逢懷抱惡千里風霜冒故人知我歸尺書遠見勞似尋
西溪約故遣一介報何時脫韁鎖著我林泉帽願言絕臧否安用分
瞭眊世故定可憎覆車寧復蹈且共醉山翁同看接䍦倒

次韻王仲弓贈史得之

春風回東皐春雨溼田舍芒鞵問脩竹小圃條疎柘史侯得此趣十
年官早謝定知猿鶴怨衣繡空行夜世無摩詰手誰見輞川畫且復
浮沈遊款段聊叱咤

次韻趙承之數詩

一生拙自謀老去復誰諫二年此流落汝豈宜仕宦三黜固不辭難
堪妻妾訕四海將安歸面詬風裂骭五鼎不願食誠言豈容贗六韜
素無奇破敵未有閑七十古所稀田園當早辦八駿方並驅瑤池朝
與宴九牛亡一毛安用蓬蒿鷃十室請老焉佩弦吾敢慢

送伯達兄赴嘉禾（懷玉案此詩當在崇寧二三年間作）

我生三十餘憂患恰半生飄零萬里外偶存三弟兄去去復遠別朔
風催客征相看各華髮豈免兒女情五載臥箕頳分甘一壟坻嗟哉
生理拙口腹不解營各逐升斗仕彈冠愧淵明誰知三徑荒聊代十
畝耕我政牛馬走君乃簿書嬰壯心已灰槁焦芽不復萌莊舄偶懷
越嗣宗求步兵行藏本無意簪組鴻毛輕脫去西風塵江山照人清
扁舟五湖月千里爲蓴羹行著下下考願辭赫赫名青衫道旁吏時
哉那可爭

和呂居仁宿盤溪（懷玉案宿盤溪詩東萊集不載）

君詩如芝蘭君操如松竹寧當食舍魚坐待熊蹯熟申商掩仁義已作高閣束長吟失憔悴短綴謝煩促自然四壁空惟有三冬足我懷嵩少游已辦巾一幅願言山中友先登惟子獨須煩懸河辯令我千兔禿歸來詩滿囊大勝富潤屋窮通有定分鳧脛悲所續一醉盤溪堂自取君詩讀

賀李行父還居盤溪

揚雄無儋石而有宅一區陶令官可棄未免愛吾廬古來賢達士忘世未忘軀豈知美惡閑共盡同籧篨平生李居士挈攜四壁無常有好顏色直緣身世疎前年家城東一椽爲有餘今年家城西隱几猶昔吾此生正如此夢覺兩徐徐曾何置欣戚舍舊新是圖吾儕真小人問訊塡里閭聊爲盤溪喜德鄰艮不孤益知水竹深中有山澤癯雖非三宿桑且學壺公壺

次韻信中郎官庵

飛流半山來忽作長劍倚吾知有奇境何畏虎尾履郎官初得名山川雖信美誰能此巖居暫寓非終止吾儕世外緣壯心殊不已每譏懷與安同是非夫恥忍飢啖藜藿且博一笑喜更尋雲外人安得助薪水伶傳穿鳥道窈窕下澗底路迷煙草合欲往不得跬登樓亡其梯航海失一葦仰觀二三子脚下雲埃起山靈若相戲危石折屐齒憂我不再來遺恨丘壑裏借君談天口駭我未聞耳秋高山更奇後會志益偉捫蘿貴先登噬臍無效此與君控扶搖赤脚踏清泚

僕以事至洛言還過龍門少留一宿自藥寮度廣化潛溪入寶應翼日過水東謁白傳祠游皇龕看經兩寺登八節尤愛之復至奉先作此詩以示同行僧超暉

崢嶸兩山門共挹一水秀灘聲千鼓鼙石壁萬龕竇何人植翠柏幽徑出塵囿金銀佛寺古夜籟笙竽奏僧稀梵唄少石險松竹瘦惟當效樂天早晚棄冠綬

予寓洛陽寶壇有僧悟超類有道者與語論事能援古證今蓋未祝髮時讀孔氏之史書涉獵大義爲浮屠猶不廢今老矣不復讀也形骸枯槁真能遺世故而玩死生者送予至龍門陪予游東西兩山作此詩別之

我生江海上性與魚鳥逸端來入世網竟坐形骸役此心本洞然六月遭怵迫常恐忘迹熟主人不勝客道人偶相逢宿契類疇昔巉巖秀眉目灰槁心木石語我學道難吾徒猶不力紛華久風靡外慕失闔域卑之毋高論遣去身外物未能忘飢寒衣布飯疎糲此語君自味至道在咫尺閱人吾雖多子獨無荊棘送行聊過谿共躡登山屐（有爲超作紫方袍授之輒藏而不服曰吾教有壞色衣無是服也予益高之）

次韻范信中

將軍山林士本無軒冕意乘流亦悠悠得坎便止止平生劇孟徒作詩建安似曹劉或爭先沈謝何足擬人窮語益工天或相夫子念君綠髮初四海一身耳要見元魯山萬里立自致許君窺藩籬竟以身後委翩然復躡蹻便非昔隱几功名頗見迫終欲老雲水豈料小卜築一谿城市裏從茲儻來物不足置慍喜用尋巢許遊無愧汝穎士我有穲稏田君多櫻筍美杖屨日往來風流豈不偉

次韻趙承之留別

出處事莫並昔諳今則疎一從畏軒冕意遂甘泥塗種髮日就白衰顏寧再朱壯心空萬里老病寄一區故人來蓬海過門問樵蘇平生詩酒豪醉倒扶吳姝憶昨試京兆笑談鼠盜無雞牛本同割刀几無精粗去去南陽野何以爲君娛三年方赤地政成少踟躕古來賢守多方略想可圖民言或有酌近數崔大夫惜哉事大謬誰爲焚丹書

小斜川（并引）

予近卜築城西鴨陂之南依層城遶流水結茅而居之名曰小斜川偶讀淵明詩辛丑歲正月五日與二三鄰曲同游斜川各賦詩

淵明詩云開歲倏五十今歲適在辛丑而予年亦五十蓋淵明與予同生於壬子歲也懷玉案淵明詩本是五日叔黨偶讀誤本耳說見嬾眞子畸窮既略相似而晚景所得又同所乏者高世之名耳感歎玆事取其詩和之以遺行甫信中巽夫三友請同賦庶幾髣髴當時之游而掩彼二三鄰曲之無聞也當以榜予堂上

我老不自愛幾時眞罷休浮沈閭里閒漫效馬少游年來五十化逝水無停流胸中粗已了浩蕩欲沒鷗淵明我同生共盡當一丘試築小斜川佳名偶相傳亦復辛丑歲與公更平倡酬當時二三友得如我友不賦詩俱不傳疑有湛輩憂聊將桃李句瓊瑰副吾求

賦鼠鬚筆長元案此篇永樂大典缺載從宋文鑑補錄攷東坡外集第七卷亦載此詩未知孰是

太倉失紅陳狡鼠得餘腐既興丞相歎又發廷尉怒磔肉餧餓猫紛髯雜霜兔插架刀矟一作槊健落紙龍蛇騖物理未易詰一作知時來即所遇穿墉何卑微託此得佳譽

子莊約況之遊西溪不至任有詩次其韻

邊城無一娛孰云從軍樂惟有退食閒柴門可羅雀念我江湖人久負漁樵約安得漫浪遊時解冠帶縛令尹我輩人孤標寡然諾晚逢任參軍詩思湧泉落裹飯從子來隱几訪南郭庶結三友懽一笑忘杯酌西溪淥已漲渚柳風交錯目斷君不來孤鴻沒山脚

寄題岑彥明猗蘭軒詩

羣芳爭春風百態工嫵媚毛嬙與西施未易笑倚市豈如空山蘭靜默羞自致幽香不可尋獨秀繁露墜高情謝簪組遁世漢綺季端來從子遊定覺同臭味岑子少絕俗厭貧聊試吏官曹冷如水終日學奇字未能三徑歸故作九畹藝後來當勿翦伴我司庾氏彥明爲洛司倉代者乃吾兄仲南是也

和趙承之竹隱軒詩

莫將不貲身玩此有限年必待三逕足何時賦歸田陶令甑無粟阮公不言錢可憐六尺軀坐受衆目憐我正犯此戒隱憂浩無邊幽懷祇自知攬佩悲芳荃聞君昔種竹妙意誠超然欲伴歲寒老此計將終焉鬱鬱環堵中清風自招延林泉有餘樂簪組未易牽早知文章累不願銘燕然一爲世所羈遂與昔志捐富貴豈不欲孤高易隮顛翻然回吾駕造物報爾天辛苦自纏縛老蠶迷再眠邯鄲一夢破懷抱艮蹁躚寄語山中友信歸在言前耘治秋水淨掃灑春風妍君言誠起余肺腑不待鐫強顏爲升斗情態等市廛投紱亦從此過君請擊鮮雖微鹿門隱不愧竹林賢放懷繩墨外俱作平地仙

寄題任況之樗翁軒詩

豫章生而奇蔚有千尋志柯爲直見伐根中萬乘器自貽斧斤厄信坐文章累不如樗與櫟生理默自遂榮枯同蒿艾老死徒棄置我願處不材一官隱闤市豈知夏畦勞乃負淵明愧卻羨任公子蕭然居畏壘彈冠聊爾爾頗似漆園吏官居接農舍稼穡雲靡靡放衙日亭午吏散飽春睡此語愼勿出請爲倉庾氏

和叔寬田園六首

早歲厭華屋曲肱慕飲水躬耕二頃田僅可畢祭祀長懷饘粥憂每抱瓶罍恥雖知學稼拙豈不賢乎已裦才謝嚴徐吐吻上插齒各從我爾好勿問誰愠喜

平生粗知田疆理南復東常祈五日雨未厭十日風紛紛秀莨莠恐害嘉穀叢芟夷絕根本肅殺先秋冬坐獲霜莒收庶幾粢盛供一飯食我力願與農夫同

芃芃稼連雲老少紛在場未稼已困雨秔稌亦沒秧計窮走羣望敢愛牛與羊可憐拾麥人不憚道路長號呼泥水中滯穗收殘黃對之懷抱惡寧忍自舉觴

重陰自凝結雨脚方四羅懸知茅屋下寧有襦袴歌終年望一麥此志今蹉跎平疇亂蛙蛤原隰長薜莎哀哉南畝人休戚均爾多朝陽

何時出赫赫敢滯疴
縣官真愛民使者交農徑課吏有殿最期使田野淨蒼蒼豈遠人禍
福依民聽欲知豐年報常鑒德業盛近聞河湟復羽書獲萬姓吾無
矢石功甘此夏畦病
十年資章甫人棄我亦閑得從長沮遊時把嚴陵竿本非厭作吏未
忍違故山朝來行西疇果腹惟二餐信哉負郭美五斗何足干長爲
田舍翁所樂非所歎

張幾仲召還朝其幕府趙承之送行至漳水用杜子美詩爲韻
作詩十篇既還孫志康亦取其韻追送邁方官幷門因幾仲
之來遂得諸公相遇今幕府倒罷不能無離索之意故亦用
此韻以見意（廷博案據此則此十篇爲蘇邁之作矣否則邁或過字之誤）

元戎度量大六二坤直方好士常仄席疾惡如探湯威名在夷虜功
烈紀太常臧孫自有後何必諫如棠
承明用儒將那知有程李坐制犬羊羣泥封一丸耳平生晉公子從
者皆國士誰爲彀中游狐趙何難擬
聞公卜菟裘欲訪有魚稻綵衣歸林下池塘共春草賢者享三樂世
俗未易道但恐東山心上意還不報
我生戹多難已安懸磬室端來強斂板詭詞學造膝枯荄那復春羸
兵敢借一振屨獨商歌知音賴師乙
君從河朔來言尋子桑飯跰躃自忘形請交不敢憚念君青雲士我
是江湖散共爲逍遙遊未用相推挽
與君期歲寒窮堅老當壯相從茅茨下不羨凌煙上仲由志亦陋傷
哉生無養豈知衆所憂簞瓢有佳況
三士從公歸浩然志已諧嗟余哭窮途命也與時乖落日慘關樹淒
風生庭槐杖藜空徙倚抱此難吐懷
士貴得所託結根悲兔絲長松在萬仞豈爲寒暑移道義倘可棄投
歸吾不辭區區寡所合知我殆非私
我營潩水居晏子近市隘聞公欲卜鄰會築于門大暫爲蒼生留行
作歸途戒從此敢言交紵衣仍縞帶
幷門逢惡歲寂寞如在陳況我官獨冷對客寒無茵謀生求二頃華
門安賤貧明時非自棄願作畎畝臣（幾仲方卜居潁昌約爲閭里相從之好）

送趙承之官滿還朝

先君昔論交士爲天下取同升顧周行歲晚逢吏部俱懷丘明恥共
棄夫子惡君方汗血駒早就淩雲賦千里不難到乃願伯樂顧懷謁
來中山自許相如慕荆州一得見意已輕萬戶我時望膺門通家愧
文舉顧茲豪傑人驥尾失早附蹉跎二十年塵滿幷州路班荆話疇
昔墮淚髮垂素中郎真有子盡以功名付文章蓋餘事剛茹柔不吐
聊從兩油幕謾借將軍餉笑談出羽檄橫槊縱奇句吾聞明天子赫
赫長治具網羅到巖穴況子籍甚譽鏞功燕然山行有千載遇豈宜
山谷中尚使騏驥騖請緩三逕歸執筆太史柱

送王晉之還朝

承平絕羽書盛德戢武威將臣歸宿衛禮樂班王畿君侯褒鄂裔汗
血餘光輝馬上談詩書笑學孫吳非往年綴內朝緩帶臨戎機篤言
樽俎閑已覺枹鼓稀我卜潁水居里社得所依方徼赤丸俗遽賦杕
杜歸歸朝侍玉輦絡馬黃金羈封侯自有骨坐看擇肉飛

聞潮陽吳子野出家

子昔少年日氣蓋閭里俠自言似劇孟扣門知緩急千金已散盡白
首空四壁烈士歎暮年老驥悲伏櫪富貴比浮雲妻孥真敝屣世事
如余何禪心久空寂世閑出世閑此道無兩得故應入枯槁習氣要
除拂丈夫生死易趨舍志匪石當爲師子吼佛法無南北（案屣無入聲疑當作屐）

用韋蘇州寄全椒道士韻贈羅浮鄧道士三首

是身如傳舍富貴同過客齒髮日夜衰悲哉卵投石幽人臥林下沆瀣餐竟夕應笑蘭亭游回頭已陳迹

神仙豈無路試訪武陵客天河尙可到歸驗支機石世人耳目隘露槿邢知夕同趨桃李蹊肯踐商顏迹

異時公子貴珠履三千客人生一飯飽安用家萬石百年過隙爾朝不及謀夕吾駕當早回覆車豈無迹

次韻和韓君表讀淵明詩餽酒唱酬之什

彈冠初爲米挂冠不待稔人言學陶生此舉安能盡陶生物表人世網那得窘邈如孤鳳凰翱翔天際嶺聊應寓詩酒不在朱絃韻曾韓輕軒冕雅意妙無畛遠尋柴桑游時遣醉帽隕陟世儻來歸耕猶有準糟床得佳友麴蘖粗可信攝衣請從之嗟我獨後警僕不能飲欲學而未至

送趙儀之丞汝陰

先師詔後人學優仕有餘治身猶農功勤惰報亦如公子生華屋脩然山澤癯胸中一丘壑結髮談詩書閑平風流在自與常人殊清華通帝籍簪綬輝里閭我獨求試吏十室聊卷舒未起青雲心且與黃卷娛淮壖久蔫餓待子活焦枯前賢迹相踵詠歌載西湖麥秋未可期往哺當勤劬作詩聊祖道請以書鄰虛儀之自名其室曰鄰虛

送葉少蘊歸縉雲

昔直承明廬誰似先生早前無雒陽人後笑馮唐老機雲謾聲價班馬空詞藻豈知淵源來尙覺河漢小斯文歎未墜妙意付幽討言乘刺史藩曾視金鑾草飄然香案仙宜著蓬萊島未忘經濟心甘爲窮鬼笑手援溝壑危自上獨賦表不知古襦袴能活幾枯槁端如德星臨民瘼一驅掃方安龔遂政遠賦陽城考越吟念莊舄贈策嗟秦繞江湖計不疎經史心未了但收王車歸三徑不足道平生林泉志久矣軒裳藐遠同謝安石樂比東山好蒼生獨未買政坐功名擾漢庭求諸儒慨想前輩少不用歎周南亟聞宣室召案蒼生獨未買買字誤原本同或是猶未安

送八弟赴官汝南

丈夫志四方彈冠苦不早終童來請纓賈誼試三表二子俱弱冠功名滿懷抱要非江湖士未易語枯槁君年逾三十閉門事幽討父兄逼從仕攬轡方稍稍久安田舍樂寧坐元龍笑白髮始爲郎定似馮唐老效官麴蘖閑區區營一飽雖知漿饋薄要使人無保淮蔡山川美民淳足魚稻作詩慰所思夢繞池塘草

登峻極頂

言登嵩高峯結束兩芒屩攝衣上天梯股栗戰犖确不知幾流汗躍出萬仞壑剛風被太虛塵世俯下濁依稀兩仙童遺我一丸藥平生井底蛙未見宇宙廓四維忽騫舉小知爲磅礴得窮恢譎眼賴有騰踔脚東觀扶桑升北瞰天河落不須議雄尊培塿眇盧霍

渡泉嶠出諸山之頂

岑崟蔽日月左右信艱哉萬壑共馳鶩百谷爭往來鷹隼既厲翼蛟龍亦曝腮崩壁迭枕臥嶄石屢盤迴伏波未能鑿樓船不敢開百年積流水千歲生青苔行行詎半景余馬以長懷南方大炎火魂兮可歸來

叔父生日

百川赴東海如走萬國朝橫岫列嵩岱衆山失岧嶢吾道豈不尊凜然干雲霄斯文有盟主坐制狂瀾漂天實相我公高臥不知招手持文章柄燦若北斗標末學病多岐寖令世俗澆申商日充塞仁義愈寂寥造物真有意俾公以後凋羣邪終放鄭正始會聞韶過也匪私祝彼蒼自昭昭後生方有託未用憂簞瓢

溝瀆嗟尋常固爲呑舟厄風無九萬里焉載垂天翼老人臥箕潁初非厭簪紱時哉莫吾容道大俗隘迫虎兕歌曠野鸞鳳棲枳棘蒼生

謾悵望吾道何欣戚卜築殆將隱門無翟公客高蹤躡巢由援手謝
禼稷我觀造物意中甫爲時出未應茲偉人獨不裨衮職功名世所
趨富貴亦過隙豈知難老福天以壽有德亭亭南澗松不羨棟梁索
方茲閱寒暑寧欲顧匠石世閙出世閑此得無兩得回首承明廬摩
挲看銅狄

鬱鬱澗底松千年養奇榦盤根入窈窕翠蓋摩霄漢巖深飽霜雪路
絶窺輪奐空回牛刀手屢發匠石歎物生非不逢得天地所贊雖微
棟梁求幸免斤斧難我公廟堂人端委四夷憚豈惟福蒼生高風激
貪懦云何臥箕潁當宁方宵旰吾道久寂寥賢愚良未判汗顏與血
指袖手寧坐看卷懷霖雨心警策露電觀形神妙自契眉目光璀璨
長松信可倚柯葉四時貫東風漫滋榮寒雨徒零亂何異楚靈椿春
秋安可算

物居覆載閑陰陽爲慼衰我觀衆草木春風不相遺春風暫能榮還
有搖落時區區諉消長歲月胡能支世人如草木世態豈異茲擾擾
方寸中坐受寵辱移晝錦方自眩飲水誰汝知可憐千金軀坐困毫
與氂大哉孔孟志夫子真能師浩然剛大氣直養充四維貧富未易
動寒暑何從窺塞馬無倚伏昭琴謝成虧還觀儻來物造物戲小兒
臞仙事吐納閱世猶有之至人不導引眉壽何復疑惟應廣成子當
與此心期

贈詩僧從信（信學詩于參寥）

吳山翠如藍越水碧如銅山川吐奇秀儒釋俱爭鋒接跡有禪老提
綱古宗風其餘將詩律島可不足攻我久客塵土雖窮詩未工要知
筆硯廢似缺山水供上人三吳來句法乃有從老潛已黃壤弟子傳
清雄益復訪雲水高情謝樊籠試草北山移爲我招琴聰（錢塘琴僧思聰亦妙于詩文久游京師不歸）

送鄉僧世鵬遊嵩少

吾蜀士尚氣憑陵以相高儻無勝己友便絶平生交詩書將吾軍道
藝恃所操寧甘百戰詎肯挫一毫氣俗未易改波瀾到方袍世鵬
此其流何止事風騷我觀浮屠法成佛須我曹榮枯寄夢幻生死真
鴻毛恨子太孤直嶄然出蓬蒿須防斤斧厄且爲聲名逃空山人迹
少晏坐狐狸嘷三年再見子庶其免風濤

訪江令德脩置酒泛舟

微雨止復作柴門蓬蒿積城隅得幽逕違淖試躡屐吾邑有君子官
居似禪寂惟聞弦歌聲不見慍喜色公庭絶笞箠東閣亂書帙蕭然
拂塵榻容我不速客清風掃煩溽淺沼弄寒碧小飲起縱棹荷翻珠
的皪我本江湖人久負雲水役釣竿未入手越吟同莊舄君行賦杕
杜我分安蓬蓽他時剡溪船永謝言游室

次韻曲水泛舟四首（曲水賈文元公園）

節物自催迫意閑歡有餘駕言二三子往尋隱者居城隅有喬木人
言于公閭當時乞身歸買田將結廬悲哉絲竹地今爲狐兔墟野色
映脩竹清溪數游魚驚風下木葉策策紛填渠俯仰成今昔歎此卜
築初

謫仙來人閑風流占名城時將琬琰句自和鈞天聲好語一題拂羣
趨耳爭傾溶溶此溪水似契高人情未許五湖去聊爲一舟橫我意
正浩渺酒觴且徐行仍呼明月來孤光與簷平邈焉想塵寰萬類方
營營

歲晚得膏澤薔花香滿邨稍令催科帖迤邐不到門我有賢太守手
撫瘡痍痕未遽捨我去壽公福祉繁一飽誠難得敢忘肉骨恩爭看
刺史天扶攜上牆垣忽驚麋鹿姿中有誠意存顧予一廛氓聊誦野
老言

性不事軒冕敢從公卿遊田歌扣牛角誰意樂府求公有二島客凜
然氣橫秋賦詩兩未厭卒歲當優悠越吟何太早言尋丘壑幽但恐

元龍笑汲汲謀田疇寄語玉澗友達人貴乘流拄笏看西山不妨玆

唱酬

訟風伯

天胡久不雨我欲訟之天二麥槁欲死驕陽猶熾然重陰數布野雨意來無邊未許一濡地輒遇西風顚擺搖澗谷響寧復留雲煙雨師艮已勤風伯殆未悛天公縱此爲忍使暴我田默訴若有答不待巫史傳昨者六七月屋溜如繩懸淋漓逮十日奔突潰百川行旅已斷道閭閻欲通船不藉屛翳功日星幾變遷我請酌民情血誠通帝淵風雨要有時乃不爲咎愆赤子仰粒食云何絶其煙徒閔負販勞不憂稼穡先怨讟滿南畝懽忻爲市廛謾說昏墊害欲誇掃除賢何曾補日月空祗留飢年區區訟風伯聊賡退之篇

雨後見月

薫風轉亭午流汗浹絺綌隆隆空山雷跨海飛雨黑芭蕉集亂響風竹瀉暗滴懸知歲有待已喜瘴先滌沈沈璧月上稍稍星河出枕簟延清光草木沍寒碧幽人夢未回艮夜誰與惜隔籬喚西家倒榼共餘瀝西家長苦貧而有好顔色終年飯半菽愛酒無從得嗟余不解飮看爾時擧白豈不賢老兵聊慰羈旅夕

次韻大人五更山吐月

一更山吐月鑑影搖空瀾懸知今夕遊不減蓬瀛看淨霧掃餘瘴清飈戒初寒行樂不可遲及此桂未殘

二更山吐月玉杯側清夜誰知蜒子船獨釣澄潭下幽人酌桂醑冰碗白玉藉他時羅浮錄父老成佳話

三更山吐月半璧沈沈起無言三友歡夜夜仍會此羽毛見秋蟲鮮甲動沙水此味世莫知勿言驚俗耳

四更山吐月紙帳驚虛明披衣訪黃冠野渡孤舟橫束緼旋乞火犬號驚夜行歸休勿久娛霜露滿山城

五更山吐月纖纖猶燭幽寸陰惟此夜敢辭數登樓寒砧遠隨風鳴蛩亦悲秋凭欄獨搔首微吟和漁謳

贈王子直

南行幾萬里親舊書亦缺誰知傾蓋交乃勝白頭節去國日已遠淒涼瘴煙窟未著絶交書已歎交遊絶門前空雀羅巷語紛鴂舌怪君一事無訪我此窮髮自憐甑生塵每愧囊屢頡何以爲子娛江水清可啜男兒重志氣勿使變窮達寧甘一瓢樂恥爲五斗折火急數相聚回頭君欲別一榻當再懸重來爲君設

和叔寬贈李方叔

管鮑死已久交情雲雨翻平生我知子窺見牆及肩老驥歎伏櫪壯士悲暮年百金空鬻技未分齒髮殫哀哉兔絲蔓生理寄所纏君看秋風至掃蕩何時安誰令三徑荒投老食屢艱短綆謾自持欲引百尺泉造物不我私同彼草木繁不求桑榆暖乃慕松桂寒學稼雖可賤樂志艮獨難當觀五鼎食不異瓢與簞卜築願俱棲勿學雞相連作詩置坐右勉視後者鞭

用伯充韻贈孫志擧

朱顔染黃茅自意嶺表人長恬服世俗敢愧斆菽貧送車反自厓異獠紛來賓蛙蝝與蚳醢敬我如族姻(南夷風俗非姻家不得與蛙蛤蠔醬之會)海風吹余舟夜渡徐聞垠往來一漚閒勞生竟非眞重尋江南遊再款空同闉山中有異士束書來卜鄰胸中出虹霓奮袂勇且仁索居□枯槁賴此意少春當年老于公硬語本爲民終身雖坎壈誰得疎而親臧孫固有後仲子先離倫不憂廊廟遲綠髮未肯銀季子又一奇武庫戈矛新片言折鹿角不許枝詞諄近聞獲麟書還許登成均歸歟汝上兄器新人惟陳(志康兄以春秋第一人登第)

眉山蘇　過　叔黨撰

湖口人李正臣蓄異石廣袤尺餘而九峯玲瓏老人名之曰壺中九華且以詩紀之命過繼作懷玉案坡詩作于紹聖元年

至人寓迹塵凡中杖頭挂壺來何從長房俗眼偶澄澈一笑市井得此翁試窺壺中了無物何處著此千柱宮毗耶華藏皆己有不獨海上棲瀛蓬我聞須彌納芥子況此空洞孰不容何人誤持一嶂出恍是九華巉絕峯令人卻信劉郎語當年霹靂化九龍誰將真形寫此石太華女几分清雄終當作亭號秋浦刻公妙句傳無窮

和大人遊羅浮山懷玉案坡集有遊羅浮山一首示兒子過欒城亦有和作時紹聖元年初到惠州作

我公陰德誰與京學道豈厭遲蜚鳴世閒出世無兩得先使此路荒承明謫官羅浮定天意不涉憂患那長生海涯莫驚萬里遠山下幸足五畝耕人生露電非虛語大椿固已悲老彭蓬萊方丈今咫尺富貴傲屣孰重輕紹茅願爲麋鹿友無心坐伏豺虎獰況公方瞳已照座奕奕神光在天庭出青入元二氣換妙理默契黃庭經但願他時仇池主不願更勒燕然銘稚川刀圭儻可得簪組永謝漢公卿腹中梨棗晚自成本無荆棘所平

白水巖湯泉懷玉案紹聖元年坡初到惠州有湯泉詩叔黨此篇應是同作

世閒詭異那可詰地中火出連岡脈只知驪山天子浴未信窮海湯泉出方池不須綠石甃小沸自與澄沙白涓涓微溜架巖谷郁郁佳氣烝石室滿山松柏香自送何用椒蘭熏四壁從來佳境與人遠野老山僧那解說雖云得地古招提未遇賞音同汩沒一篇今得謫仙詩當與繡嶺爭雄雌

海南多鹿豨士人捕取率以夜分月出度其要寢則合圍而周陸之獸無軼者余寓城南戶外即山林夜聞獵聲且有饋肉者作夜獵行以紀之

霜風肅肅陵寒柯海月灩灩翻秋河空山無人柴徑熟豨肥鹿飽眠長坡山夷野獠喜射獵腰下長鋏森相摩平沙犇鬣見遺跡踴躍不待張虞羅均呼夜起山谷應披抉草木窮株窠何人得雋喜叫絕將割未羨青丘多今年歲惡不可度竹閒有米田無禾耕牛日欲登鼎俎野獸脫命理則那朝來剝啄誰有饋愧爾父老勤弓戈一言願子不我忽暴殄天物神所呵

送人泛海北歸兼寄諸兄弟

冥冥天水吞爲一夜依北斗占南北危樓時吐蛟蜃氣半山忽隱長鯨脊起看檣頭雉尾轉一帆千里日未足此身何止輕鴻毛到家始覺是真肉怪君胡爲冒此險象犀珠玉非所役凜然風義照古人尺書爲我通消息我似當時常校尉掘鼠餐氈從屬國茫茫海闊雁不到長欲繫書空憫默憑君爲語諸季孟耐事忍慚真子職面唾勿嫌解自乾盜金卻償安用詰杜門只作田舍子來往江鄉乘下澤二吳想見稻如雲船還時救陳蔡厄

次韻謝民師

老鶴過海仍將雛澹然如將沒齒疏人生如寄何足道富貴貧賤隙白駒飄流僅似虞夫子飢坐弦歌古儋耳不堪秦嶺望家山敢有玉關生入理廣文才名三十年困窮直到寒無氈將軍夜行遭醉尉曲逆解衣嘗刺船豈知雷雨來新渥歸路江山宛如昨飢人但覺秕糠美憂患始知田舍樂夢中猶記魚相濡莊叟屢困監河枯聊因競病歌歸歟寧復燦爛悲窮途知君篤學真爲己不從世好惟耽此作詩頗似建安風取友更同鮑叔義我聞得士朝廷尊搢紳所寄惟斯文象犀珠玉本安用猶使四海爭趨奔高人處世誠難矣絕俗驚愚空目眯坐令瑚璉廢清廟澗毛何由薦天子我羨平生馬少游不願溝瀆容吞舟夜光明月請自閟按劍或恐疑輕投

次大人生日懷玉案坡集無生日詩此云萬里遠謫南海濱及羅浮至今餘怪珍蓋紹聖元年在惠州時作坡集

陰功若以物假人酬而不酢非所聞丙吉于公德在民皇天有善初偶佚之耳無親自我高曾逮公身奕世載德一於仁遇苦即救志劬辛豈擇富貴與賤貧久推是心誠而均可貫白日照蒼旻譬如農夫耘耔勤自有豐年穫千囷公何屢困蠅與蚊身雖厄窮道益信天不俾之爵祿新琢磨功行真人鄰直言便觸天子嗔萬里遠謫南海濱朝夕導引存吾神兩儀入腹如車輪羅浮至今餘怪珍稚川藥竈隱荆榛飛騰澗谷不可馴有道或宜來相賓區區功名安足云幸此不爲世俗醺丹砂儻結道力純泠然御風歸峨岷

聞郭太尉出師大捷奚人擒契丹酋領四軍者來獻作長句古調一首

遼人猖獗敗紀綱鳥獸驚駭自取亡歸我五季舊土疆有如宣宗復河湟彼酋假息不自量網開三面猶跳梁熸火乃欲犯太陽怒臂當車學螳螂支天所壞仍鴟張含沙射影出復藏將軍義勇冠三光願以部曲除螟蝗戶有三丁一我將遺汝積憤當少償上馬亟持十日糧長矛短戟舂其吭前者披靡後者戕係累妻子涕泗滂將軍折北昔未嘗以巧服人尤所長勿追窮寇非深防會遣生致如探囊匈奴自古夸豪強三表五餌稱前王竟無一日笞中行昭君遠嫁令人傷豈知天兵自鷹揚郅支授首須陳湯頭顱萬里行朔方遺示藁街聽徜徉偃兵息民令有常昔居鋒鏑今農桑百年版籍淪要荒一日冠蓋欣相望李白長歌漢道昌兩階羽舞垂衣裳

大隱堂爲范氏西田題懷玉案坡集藥師琉璃光佛贊序云佛弟子蘇籥與其妹德孫病久不愈其父過母范氏供養祈禱藥師琉璃光佛遂獲痊損云云知叔黨之配爲范氏此范侯爲忠宣之裔詩中有行歌道上慚妻孥之語其言頗親切豈即叔黨妻兄弟邪

范侯作園湖之隅繚以脩竹千芙蕖鴨陂下浸波瀾闊箕山西指峯巒孤有堂翼然照通衢路人尚憶華嚴居華嚴初來理荒廢布衣小艇披茭蒲蛙鳴不知官與私莫來亂我夜讀書人懷忠宣及其子遺愛何止屋上烏小范更無膏粱氣閉門一味如蠹魚肯爲山林獨往計且隱市朝行坦途嗟我與君涉世疎短綆汲深爾自愚行歌道上慚妻孥坐令家無甔石儲欲將大隱欺誰歟人不吾以曷早圖未須直學西山夫槁項終爲山澤臞

愛人堂爲李幾仲賦

讀書當讀孔孟書我飽尚可推其餘莫求捷徑拾青紫口但瀾翻腹空虛孔孟之功如藥石洗濯肝胃充肌膚如農去莠植嘉穀如行九折遇坦途我憐赤子在遠域疾痛不聞其叫呼何當攘臂問民瘼古之循吏誰爲儒我觀李侯少英特閉門不曳侯王裾詩書已誤半世事一割未信雞牛殊彈冠小縣何所爲長養善類惡者誅作堂之名固有在要使膏澤流海隅不願力田頻賜爵不願校讎歸石渠使我三年飯脫粟活此千人爲親娛

地罏歌寄伯仲

野人勸我鑿地罏纔能容膝便有餘土牀屈曲方六尺墐塗何必髹丹朱廣文無氈與客設蒲團但學僧跏趺破鐺折脚自烹煮中有至樂人所無我游東南古佛刹潭潭大屋千浮屠環牀接席如坐井白灰蓋火深模糊貴人盡臥紅氍毹春風習習生四隅牽衣留客長夜飲一石屢醉狂淳于我家環堵真癯儒鷦鵬無羨安枋榆勞生養此夢幻軀誰能華皖慕大夫時從村叟交蹠語炔燄爬搔味醍醐牀頭一榼自取飲醉後耳熱時歌呼坐想穎川十日雨尺薪如桂求里閭此時無人知我樂惜哉不與二仲俱我兄何時結茅廬小窗請試新規模

寄題折嗣益龔慶閣

帝有虎臣司北門虛弦坐落天驕魂百年不敢南牧馬草木尚有威名存平生忠義身許國不以金玉遺子孫承平弓劍空在韣惟有簡

編遺後昆不知所活幾千人一門何止十朱輪滿牀簪笏不足道萬石家風今復聞明窗小閣卧晏温不讀孫吴看典墳坐銷殺氣邊風春記取大馮小馮君

蜀人宋衍丞孤母去力學取科第遂獲見母蓋自蜀至許六千餘里聲迹不至逾二十年感歎玆事作此詩以送其歸

綠槐染衣蘆作鞭朝騎駿馬下九天人爲君榮君未喜我家劍南親萬里四歲兒啼母不知肺肝欲裂悲語誰不如讀書期有立可以藉手榮吾慈白雲悵望天一方頳水之北嵩之陽君王一日親試策阿蘭不願尚書郎里門下馬人爭看對泣相持行路歎版輿歸侍錦江頭戲彩重償齔與丱

范季遠作止齋求詩以此寄之

急流勇退真難事要取榮枯君自味世閒軒冕如嚼蠟自覺山川天下貴君如八駿方服轅帝閑正欲求千里刷燕秣越非所願放浪煙霞躡雲水蕭然築室在人境身與此心俱欲止倦飛偶學陶彭澤示疾還同老居士政憂功名來未免吾駕不回誰與梲古來索價累高人少室終南應所鄙

大雪日趙承之梁與可訪賈子莊飲爽亭孫志康不得預故有詩怨之亦次韻和一首

三士高談常絕席不數漢庭人九尺雪中忽到剡溪行狂飲學兒俱一石不教彭宣到後堂只供爽氣千陵岡忍寒排闥計大誤夫子莫悔不得將夜歸過我天正黑燈影照坐如僧房峨冠切雲服亦奇勝遊何不蚤遣知風花瞥眼同一霎欲追此歡將柰若人閑何往不自適陵生且復爲陵烏

和吴子駿食波稜粥

朔風吹雪塡廬屋一味飢寒尋范叔綈袍安敢望故人藜莧從來詎空腹近聞陶令缾無儲不獨魯公新食粥波稜登俎稱八珍公子未應譏世祿山僧一食不過午忍飢學道忘辛苦書生事業乃爾勤夜然膏火窮今古要將五鼎同釜鐺簞瓢未可輕原生肉食紛紛固多鄙吾寧且啜小人羹

次韻承之紫巖長句

亂山窮處聞魚鼓梵宇潭潭不知暑當時麻衣此卜居自啓山林著藍縷飛空樓觀驚造化縹緲雲閒如帝所道人疑是有道者己不求人人自許富兒爭致千金多貧者不辭筋力苦若非足指按大地荒山坐變琉璃宇南陽持節奉詔歸夜上崢嶸攜幕府是時六月火令熾千騎解鞍人按堵登臨豈爲謝公賞七子賦詩歌趙武長廊月出清風生古殿無人鈐獨語公留三日看溪漲白晝魚鰕落飛雨我昔千里上太行身世飄零悲逆旅莫投紫巖稍自慰欲扣僧房無可侶有來野餉苜蓿飯主人對客羞貧窶何似元戎從掾吏落日紅旗照洲渚椎牛釃酒勞還役號令三更傳部伍君能筆力記其事句法更如山峻阻一時豪放豈易得況有幻怪供詩取歸來尚可詫朋友雲夢青丘俱不數山川雖是風物殊樂哉信美非吾土

信中惠竹以詩謝之

篳門圭竇百不宜大紅豔紫無所施主人愛竹尤成癖獨欠此物如渴飢君家十畝等茨束羅生川谷壞藩籬揀林許我恣所愛有力夜負竹不知朝來窗影忽散亂起看簷角風離披總千山立屹不動高節白首貫四時我方病臥呼不醒一篇忽得陳琳詞頭風去體未足道歲寒非子當誰期明朝戢戢迸屋玉請看犨龍頭角奇千竿共戰風雨夕記取苗裔來葛陂

次韻承之重九

庾郎自詫誇重九北海常憂客無酒肯教白髮負黃花不爲虛名留峴首人生能換幾星霜我非石心與木腸乾愁漫解祇自慰消長只繫吾行藏棄書學劍猶有得西斬樓蘭北竦勒從軍直到單于臺封

侯萬戶何人哉圖形未許淩煙上草檄觀君試豪放山陰回時迹已陳高陽大醉情何暢爲君悲歌和哀箏請君更草麗人行吳姬趙女兩愁絶一笑當時空目成行行且作歸裝束子雲校書入天祿一杯且復中聖賢周南留滯誰我憐買田早約鴟夷子相與躬耕不計年

不睡

四鄰悄悄靜殷牀惟有客夢不得長柴門獨掩燈有暈攲枕未熟背已芒四更山月來洞房炯炯孤影射屋梁茅簷窸窣鼠自齧煙樹蒼莽梟爲祥海風蕭蕭振槁葉豁聲泬泬決廢塘二三黃冠真可憫空祠夜禱寒欲僵步虛聲斷翠微遠鐘磬時款幽人堂山城寂寞消殘漏鼓角淒悲吟曉霜懸知此時我獨覺胡爲百想懸肺腸雞鳴世務紛如織曷此頃刻聊坐忘

送呂知止

王謝風流要有種誰比君家俱得鳳慈明兄弟稱八龍未易賢愚推伯仲應機短小精吏治千里名駒方試鞚皎然若谷冰雪姿彫琢肺肝嫌未痛英標颯爽吾知止劃雞今欲牛刀用胡爲從事筦庫役無乃漢陰工抱甕嗟余飄泊同閭里一味窮愁惟子共詔恩雖脫鍾儀囚未敢彈冠效王貢平生世味似嚼蠟丘壑莫年尤自縱爲君懸榻待歸來故人蚤破邯鄲夢

送孫志康

季孫愛我如美疢孟孫惡我如藥石平生願得逢若士庶幾愛我非姑息先生少抱王佐才早以聲名馳上國白頭猶著從事衫正坐不爲俗子屈剛風由來有家學不信直前能缺折世無子期誰賞音伯牙太息弦應絶晚從南陽客塞上豈爲文章工草檄厭聞可否梁丘據磨礪正須煩子革先生持此雖暫合鴻鵠要是雲閑翮夜光明月遭按劍未肯碌碌同沙礫翻然賦歸一何速越吟久自同莊舃世閑軒冕豈不欲鑿枘兩窮安所得不如乞身向嵩少問舍求田乃良策祖生從此須著鞭我當繼蠟登山屐

戲題姚美叔睡軒

姚侯不學蘇季子佩取六印誇閭里又不斬取樓蘭王立功萬里還故鄉兩俱茫茫空白首車輪馬跡環四方忽焉投劾賦陶令亦復近市師韓康結髮少來遭物役不在功名在刀筆不如一覺獲安眠收拾散亡歸此室

送參寥師歸錢塘

我先大夫東南遊六年雲水窮扶搜吹噓人物到方外伯樂未忍輕驊騮老師一見心相投氣味要是同薰蕕塵埃豈解埋珠玉自有寶氣干斗牛作詩爲文盡餘事勁節凜凜橫九秋俗子欲交輒掉頭我友天下第一流雖遭謗罵不少避年世久已同浮漚我昨南來自炎州師亦方解鍾儀囚握手流涕古汴溝生死骨肉我未瘳衆人見棄誰相休纍然獨處空山幽忽聞剝啄師喚我灑掃茅堂二日留行行吳越有舊隱明年當泛西湖舟贈言乃是朋友義敢效兒女空綢繆夜光明月宜自收虎文豹纈非身謀

題岑氏心遠亭

君不見鄭崇門前鬧如市此心不礙如秋水又不見翟公之門空設羅翻爲交情生愠喜豈知靖節棄官歸五斗難堪折腰恥結廬何必在山澤方寸湛然遺遠邇君家小園纔數畝竹柏蕭森閑桃李幽亭容膝審易安不羨華堂收梓杞平生少游真吾師自欲浮沈老閭里故應從事三逕樂更效子綦今隱几君看六鑿無天游婦姑攘奪無窮已達人無累超物表雲夢胸中吞芥子紛紛朝市我無與轂擊肩摩同一軌高情縹緲謝塵寰悵望雲山友黃綺

秋蠅篇

秋風中人如劍芒飛蠅側翼何處藏晨憂霜露避暗壁晚集戶牖依斜陽斜陽寂寂能幾許股翼未温寒日暮縱饞不敢近華筵屏跡何

須待揮麈我方六月流汗時營營聒耳緣目眉盤餐旨潔未下筯聚
嘬弄吻不少遲微物盛衰還有數得意何曾念寒暑帳中相弔定飢
蚊窗外巧尋惟蝎虎糜身槁死不足憐耳目所憎欣且去嗟哉時節
那可爭造物於汝何好惡

送仲南兄赴水南倉

憶君結髮讀書日肯學呻吟事刀筆功名直欲高古人議論從來氣
橫臆咄嗟歲晚事大繆翻然自許林泉役躬耕二頃羞甘旨櫛風沐
雨忘晨夕十年不知簪組味萬里能舒陳蔡厄丈夫升沈何足道竭
身養志真奇特閉門卻求文史樂勁氣豈爲窮居屈信哉自有絶人
處坐使懦夫聞有立邇來彈冠本非好黽俛聊從父兄迫區區試吏
倉庾閑定知蠟屐何曾得嗟余白髮亦自笑眷眷一官乃雞肋明年
驅車走太行政坐相如空四壁秋風淇水各相送未覺軒裳勝蓬蓽
鷦鷯儻獲一枝安此外所憂非我力

謝公定以所藏文與可詩示其孫驥驥有詩次韻

骨冷能詩庾開府妙句天成醉翁許醉翁已作神清游伯牙絶弦空
千古謝翁家無甔石儲獨富牙籤收璽楮詩豪遺墨宛在世不與□
□俱化土後生無復見老師句法凜然猶可度幼孫風流自一種疑
是江東王謝伍君不見西京柱下太史公留滯周南歎無補傳家有
子能續業執手濟然只虛語子孫他日繼文翁太史家風爾乎取

志康得魚或勸捨之諸公有詩議未判吾誰適從亦賦一篇

谿魚有如緣木求縱有瑣細不受鉤我居恨不如江頭長江巨浪一
葦游得魚滿船魴鯉儵莫歸獻俘烹魁酋邇來越吟思命騶齋廚空
無萍藻羞披抉泥沙窮澗陬掇拾小鮮饌糗餱二螆井上或可侔先
生道眼無全牛虛心觸物如虛舟獨未辟穀師留侯手持巨餌安所
投彈鋏時有馮驩憂南音不變鍾儀囚朝虀暮鹽意則悠渠肯嗜殺
對血流欲引西江蓋無由升斗小惠不知賙吾言非夸亦非媮一飽

等是充飢喉暴殄天物神所不杜陵有詩請君謳

次韻伯達仲豫二兄和參寥子

羅浮插天猿書號飛步絶頂觀雲濤庶幾神藥兩童賜日暮空歎西
山高道人航海曾何勞久將身世輕鴻毛只恐西湖六橋月無人主
此詩與騷

題王進之綠蔭軒

主人愛竹真成癖門階戶席俱寒碧小軒故爲翦重闌舍下從教筍
穿壁欣然遠致數君子相對青青好顏色公庭無事白日長寒影參
差亂書帙君家將相山西種世世剖符門列戟圖形未肯上凌煙卻
掃何爲清一室胸中定有不凡處對客何妨仍蠟屐明年新筍拂雲
長夏簟琅玕足留客

李方叔治穎川水磨作詩戲之

君不見相如昔隱臨卭市文君當壚身滌器未逢給札賦淩雲豈免
辛勤穿犢鼻又不見蘇秦大困還家時失計頗遭妻子詈誰令奔走
事口舌不學周人營什二李侯平生無一廛只有便便五經笥儒冠
半世已誤身老欲歸耕無耒耜近聞穎川有瀑布碓磨能窮谿谷利
釃渠鑿石激清流機動輪旋人力易今年麥熟春雨足車載斗量應
有備勿嫌巾袂縞紛紛飽看谿渠鳴泄泄堆盤坐想雪如山夢中已
覺錢流地待君結廬秋風初我欲叩門來上瑞起搜湯餅掃飛羅轢
釜操刀定中饋千金何必羨鴟夷少有屬饜而已矣嵇康好鍛季主
卜達人未免茲游戲

送粹公保德通守還朝

與君相見古幷門眉目炯炯清而溫天涯流落十年事但指白髮俱
忘言當時射策探月窟想騎八駿超崐崘我時蹇步謾追逐一蹶不
復驂車輪豈期末路肯相顧漂母頗亦哀王孫青衫塵土百僚底忍
飢不解安田園壯心消盡憂患在乞憐何異從丘墦君才雅爲清廟

器未肯碌碌爭乘軒聊從州縣事下考要爲慈母時平反吾庸多矣
願自愛舍魚不取從熊蹯

送叔寬弟通判瀘南

老人出鄉不得歸西山頳水含清悲脂車獨辦入蜀計欒城季子真
男兒淩雲棧道三十里屈指渡瀘五月時想歡里門下父老寒食上
冢先壟頭吾弟平生得詩禮大吾門戶惟子期巴川僰道人鄙遠誰
肯仁義變蠻夷蜀筇蒟醬亦安用唐蒙已死仍瘡痍請君攜泥一丸
去持此關塞安黔黎

送普融老

孤雲去來無常蹤流水曲折無定容紆餘散漫隨天風流行坎止忘
西東南嶽道人曰普融壁立萬仞疑少通山林市朝能兩空未覺芥
蔕於其胸脫身塵埃寓高峯澹然遺世無冥鴻豈知絕物非中庸忍
飢學仙噉柏松在山出山偶然中人不吾舍吾其從㩐饋未足爲汙
隆要與後學開盲聾我方處世如鉛舂自知冠冕久不工願言香火
他日同二老會當林下逢

清源大夫吳人到官之數月鑿池引泉植芙蕖大變晉俗遂忘
江湖之想作詩寄題芙蓉亭

先生腹有五車書宜著天祿與石渠一日不可食無魚何不置之於
江湖邇來得邑古塞隅飲酪披毳如羌胡汾水濁惡山童枯不知先
生何爲娛忽然寄詩遺長鬚報我縣圃開榛蕪昔爲沮洳今可瀦下
灌秔稻池之餘清流映帶紅芙蕖炯然不染先生如簿書擾擾徒喧
呼不妨行吟學三閭吏民已化愚溪愚能和紫芝于蔿于教條自簡
俗自紓三尺不犯鞭與蒲願君越吟小踟躕晉楚未覺肝膽殊長短
莫較鶴與鳧彈鋏且緩歸來乎

次韻叔父題畫木石屏風

老人萬事無心雲年來道眼等臥輪西軒坐閱車馬奔垂天不展空
鵬蹲屏閉怪石千年根端爲先生來結鄰豪端雖愧蜀兩孫要非丹
青閱世人空山老幹不效珍荆人異璞埋埃塵幸此不遭世俗昏棟
梁圭瓚徒勞神

苦寒行

句芒同春懦不職縱使元冥氣淩轢三冬肅殺歸爾時長物豈容長
凜慄北風吹水冰成梁急雷蓋地雲翻墨坐令貧士高掩扃安得重
裘代絺綌春泥漫漫薪不屬破竈無煙愁四壁飢吟擁鼻涕流澌皸
指結衣僵欲直水南水北多高士去作達官金馬客朱門碧瓦照通
都恥著麻衣羨狐白問余何爲不錄錄反老抱關守甑石十日春寒
何所覬坐想朝陽生屋隙願將挾纊同斯人杜陵大廈無由得南榮
炙背直萬錢燠燠此衣安且吉

松風亭詞

亂一水兮清泠絕塵市兮郊坰鬱松風之參差忽飛構兮危亭悲風
來兮號滄溟寒月出兮款戶庭聽萬籟兮發無形感窮歲兮物彫零
簾舒卷兮度飛螢白露下兮靄疎星二江東來兮勢建瓴千山右繞
兮環翠屏彼柴門兮晝常局屏外物兮返視聽嗟世故之迫隘兮夫
何異於囹圄幸此身之日遠兮□可逃於天刑望神仙其咫尺兮想
羽人於杳冥或命駕以遨遊兮茲弭節而少停友羣仙兮役萬靈驂
鸞鶴兮駕鳳軿願執鞭兮展軨愧凡骨兮羶腥余師首陽之清德兮
超千古而猶馨偉三閭之諒直兮高衆人而獨醒慕子房之明哲兮
學辟穀以引齡嗚呼雖九原之不可作兮庶斯人以發硎

山行

肩輿歷盡黃茆岡青山壁立聳大行忽驚雷轉山石裂濤頭千尺兮
錢塘飛空雨雹寒崖碧倒影垂虹射晴日高巖俯瞰先目眩杖策縱
觀森股慄只疑天河瀉地上又恐魑顏飛山脊猿猱悲鳴霜樹折虎
豹震動山月黑千年水石自成竇下有蛟龍深莫測明年歲旱當汝

求暴雨一聲飛霹靂

斜川集卷第二

原书空白页

斜川集卷第三

眉山蘇　過　叔黨撰

題鬱孤臺（懷玉案坡集有鬱孤臺詩自注云在虔州作時爲紹聖元年叔黨詩郎和其韻）

澤國風煙惡平居念少游三冬霜樹少八月火雲流旅館那堪暑危臺獨覺秋遠林藏小寺虛市隔孤洲日落山銜碧江昏蜃吐樓雲峯連北斗鳥道絕南州丘壑從茲逝軒裳豈足留終當思范蠡歸泛五湖舟

次韻叔父所居六首（長元案欒城集有寓居六詠東坡集亦有和詩此佚第二第六兩首蓋紹聖三年隨坡在惠州時作永樂大典下三首題作新竹榴花雞冠散見各部今幷錄之）

旅寓仍艱歲鬔毛入鑷盤泥芹洗秋白露菊擷朝寒未覺江湖遠空驚歲月闌諸兒還自喜頗亦試艱難

湫溢黃門宅喧囂半雉牆此君時掩苒小屋自清涼月落寒梢靜春回穉筍猖兒童護雞犬更看引鞭長

榴實江南少依稀綴樹乂稍存後彫質能吐欲然花西蜀雖吾里東軒似故家田園隨處是何必買生涯

戶外從羅雀空階放草長大雞俄獨立衆卉已難藏意態矜全盛萎蕤憫欲僵伶俜蜂與蝶未免歎脣亡

次韻叔父詠竹二首

江湖猶在眼水竹負幽尋故買比鄰宅期分數畝陰影侵書帙亂色映綠苔侵肅殺秋將至霜餘出茂林

此君非草木勁節凜佳賓相對山陰禊曾陪南阮貧琳瑯風葉響水墨月窗勻何必籃輿出敲門問主人

己卯冬至儋人攜具見飲既罷有懷惠許兄弟（懷玉案是爲元符二年坡集有用過韻冬至與諸生飲酒之作中有云愁顏解符老壽耳闘吳翁坡自注云符吳皆座客蓋符林秀才吳子野也）

寂寞三冬至飄然瘴海中不嫌羈寓遠屢感歲華窮父老憐匏繫肴蔬威篡餘一歡爲子壽百福與君同已慣鳶飛墮真忘馬首東南音行自變重譯不須通椰酒醍醐白銀皮琥珀紅（海南有銀皮酒）傖儜醉野獠絕倒共鄰翁藷芋人人送囷庖日日豐瘴收黎母谷露入菊花叢海蜒羞蚶蛤園奴饋韭菘檳榔代茗飲吉貝禦霜風悵望懷諸阮遙知憶小馮客身雖嶺嶠逸想在瀛蓬介隱惟偕母龐團獨侍公故山千萬里此意託飛鴻

秋思

秋入郊墟早霜高宇宙寬頭風思檄手髀肉怯征鞍俯傴非吾事歌呼強覓歡自知毛羽短松桂不禁寒

次韻楊From卿秋雨有感二首

一飽真難得凶豐特未分連綿窗外滴惆悵隴頭耘雀啅飢謀食鼉鳴夜作羣誰能補天漏我欲跨重雲

雹驅瓴建屋溪漲浪翻查身作三年客愁隨萬點鴉家書空繫雁燈信未占花夢裏尋歸計柴桑似有涯

王謹常再和前詩復次其韻

旅枕何曾睡恓恓到夜分崎嶇世路走辛苦夏畦耘老棄林泉樂來居戎馬羣登高一悲咤杳杳是燕雲（燕山雲中）

王子可人處壁閒留短槎自雖疑刻鵠初不得黔鴉世味真嚼蠟塵心不染花相逢定相契一笑共生涯

次韻孫志康書事

午枕睡方濃雷車殷地雄彈丸屋瓦墜雲散馬牛風神物聊相戲驚心未解空似催詩句急添得錦囊豐

和趙朝議追詠其亡友園亭三首

宿草論交舊佳亭榜字新平疇煙漠漠野水碧粼粼挂劍嗟吾晚懸車歎汝伸西州不忍過朱戶鎖埃塵

軒冕真餘事林泉獨我親揚雄雖有宅王翰孰爲鄰披句空遺恨沾衣想自頻覩公憐友作擬德定其倫

引退元非病歸田卻患貧躬耕聊自給知命敢言屯好客還師鄭多金不羨秦猶能化鄰里殆類葛天民

遊英州碧落洞（懷玉案紹聖元年坡自江西赴惠州有碧落洞詩紹聖二年又有與程正輔遊碧落詩叔黨此詩未知作於何時）

千尺瓊玕翠入雲神仙已去洞仍存寒崖但見懸鍾乳流水無窮瀉石門未到朱明真洞府先看峽口小崑崙捨舟欲問桃源路安得漁人與共論

送曇秀（長元案此紹聖三年作永樂大典缺載從東坡題跋補錄）

三年避地少經過十日論詩喜琢磨自欲灰心老南岳猶能繭足慰東坡來時野寺無魚鼓去後閑門有雀羅從此期師真似月斷雲時復挂星河

東亭（懷玉案欒城後集有寓居二詠東亭其一也此正和其韻似佚東樓一首攷坡集亦有和詩蓋紹聖四年謫昌化軍時作）

閉眼黃庭萬想歸此心久已息紛馳幽居正喜門羅雀晨起何妨笏拄頤自信丹田足梨棗不憂瘴雨滯茅茨三山咫尺承明遠世路榛蕪誰與披

椰子冠（懷玉案坡集紹聖四年有次韻子由三首其二為東亭東樓椰子冠亦其一也欒城集亦有詩題云過姪寄椰子冠是此詩蓋倡於叔黨而坡潁俯同其韻也）

玉珮犀簪暗網絲黃冠今習野人儀著書豈獨窮周（一作莊）叟說偈還應見祖師樓子偶從遺物得竹皮同使後人知平生冠冕非吾意不為飛鳶跕墮時

大人生日（長元案據第一首七年二字當是元符三年十二月作時坡拜玉局之除北還過嶺寄子由有七年來往我何堪之語蓋紹聖元年責惠州已而過海至是為七年矣餘六首凡原生貧病陰功活人世間出世字句複出疑非一時所作永樂大典依類編纂今亦無能分析矣）

七年野鶴困雞羣匪虎真同子在陳四海澄清待今日五朝光輔屬何人從來令尹元無慍豈獨原生不病貧天欲斯民躋仁壽臥龍寧許久謀身

未試陵雲白日仙此聲固已速郵傳（公在海南四方傳有白日上升事）陰功何止千人活法眼要求一大緣枕上軒裳真昨夢腹中梨棗是歸田他時漢殿觀遺鼎猶記曾陳柏寢年

昔將直道破羣纖出走寧逃此日讒塞馬未還非叟病莫邪偶棄豈鉛銛長生有道因辭寵造物無私獨與謙從此軒裳真敝屣世閒出世固難兼

一封已責被敷天（揚州論積欠事）十萬饑民粥與饘不待丹砂錫難老自憑陰德享長年壽條固已占黃髮珠火還應養寸田況是玉皇香案吏御風騎氣本泠然

勿驚髀減帶圍寬壽骨巉然正隱顴不待期頤祝難老固知穮蓘自豐年偃松再蔚千齡葉智井新飛百尺泉坐想山神無伎倆卻應造物報其天

疇昔東華典祕藏於今晻曖水雲鄉欲知萬里雷霆譴要與三山咫尺望世上功名那復記洞中仙籍已難量仇池何用追仙馭香案仍歸侍玉皇

窮寓三年瘴海濱簞瓢陋巷與誰鄰維摩示疾原非疾原憲雖貧豈是貧紡嫗固嘗占異夢肉芝還已獻畸人世閒出世何由並一笑榮枯等幻塵

次韻叔父小雪二首（懷玉案潁濱詩載欒城三集題云十月二十九日雪）

屏帷夜久灰殘獸紙帳寒驚月在窗似聽竹聲知有雪便添酒興欲傾缸西鄰正想蒲團穩古殿遙瞻老柏雙自笑窮愁拙生理不謀升斗待西江

夜來小雪猶疑地睡起扶桑已著窗卻喜少陵時炙背不憂北海屢空缸豐年何待豚蹄祝薄淖聊煩蠟屐雙試走湖邊望嵩少殆如疊嶂在煙江

次韻叔父上巳二首（懷玉案頴濱詩載欒城後集）

日晏幽人未下牀春風暗度百花香掩關頗得禪家味卻掃從教世路荒絶口誰能論夢幻逢人聊祇話耕桑翟公門外常羅雀要放空階草木長

幾年零落臥江湖樂事何人與我俱上巳偶尋流水禊（流水一云脩竹）泛觴聊爲小兒娛殘杯冷炙慚佳節草服黃冠慕野夫永謝輕肥追世好窺園已愧下帷儒

次韻叔父黃門己丑歲除二首（懷玉案頴濱詩載欒城三集是爲大觀三年）

坐閲星周幾變遷恆河見性但依然求田問舍追三徑面壁灰心過九年（公自庚辰歲歸頴昌杜門不出今十年矣）早退得閑真玩歲跏趺數息是安眠從今甲子當須記異日應無史趙賢

卒歲優哉樂事全家庭瑞氣鬱葱然椒花頌酒祈新福臘雪飛空作有年塞馬未歸人勿歎黃粱已熟客猶眠頴濱遺老非虛語萬古巢由不獨賢（公自號頴濱遺老）

叔父生日

重耳飄流十九年我公涉世屢艱難笑看禮至爭銘鼎便學陶宏欲挂冠枕上軒裳何足夢壺中天地本來寬幅巾從此追巢許永愧蒼生起謝安

山澤癯仙事渺茫武陵之說亦荒唐老聃及見東周晚季子幾同魯史長直以至仁符靜壽固非吉卜予康強漢庭已致商顏叟寧似初平老牧羊

平生種德在斯民物理循環付大鈞今日里閭驚萬石異時廊廟活千人退藏欲遂箕山志談笑歸來頴水濱謾效兒童祝難老楚南靈木不知春

圖形未肯上淩煙欲了人閒一大緣心法已傳黃蘗要形神自契赤松仙爾來卜築安懸磬空使蒼生望濟川不用丹砂留齒髮見恆河性本依然

與王子敏相別十年今在汝見招以書將往從之聞其齋素臥病以詩勸之肉食

已矣君休問十年相逢定怪兩華顛長卿猶作文園令蘇晉長齋繡佛前隱几不堪居士病在家空學小乘禪隙駒安用徒勞苦爲我西來數擊鮮

次韻趙承之寄保德倅王粹公

王謝風流不愧前碧梧翠竹總森然好歸禁瑣持簪橐卻臥關河閲歲年目送秋鴻淩絶漠坐傳烽火到甘泉笑君坐嘯空齋冷庭下蒲鞭無可鞭

次韻葉守端陽日湖上宴集

謬玷英髦齒故鄉西溪雲日曉蒼涼樽傾北海佳辰至樂入熏風晝漏長未放巾車陶令去且容拓戟少陵狂他時儻與安昌客還許門生到後堂

從范信中覓竹

將軍嬾著鵕鸃冠買得林丘小洞天十畝琅玕寒照座一谿羅帶恰通船行當雪夜尋安道先欲松風借玉川兩洗娟娟君會否乞分半畝慰垂涎

信中見和復以前韻答之

年來短髮不勝冠終老茅茨敢怨天小築強追三徑樂遠游未遂五湖船竹林詩友欣同社花隝春風共一川待我西窗蔭寒碧妙香與子試龍涎

次韻韓華國相約遊嵩少

春糧已辦登山計積淖車輪四角生勇健無人先接淅滯留愧我說重盟風回遠壑雲歸岫雨洗蒼苔屐有聲刻石題名須絶巘蓬萊頂上記曾行

後旬日雨止遂行至大成岡初見嵩少

青山真似有情人百里相迎列萬屯積翠已堪供爽氣羣趨如欲避雄尊少寬眼界塵埃外卻視醯雞井陌喧方信胸中有餘地青丘雲夢不勞吞

李方叔挽詞二首

廣文流落坐才名世爲長沙惜賈生明主愛才非忍棄大鈞播物豈能爭空嗟抱藝頻三黜不待驚人試一鳴賴有遺編照千古賢於萬戸寫銘旌

豪氣崢嶸老不除求田未分賦歸歟功名日暮空彈鋏鬚髮霜彫爲著書想像柴門延屐鳥淒涼灃水但丘墟從今忍過西州路莫樹悲風擁素車

劉晦叔挽詞二首

蚤歲聲名聳搢紳晚途端合付經綸繡衣曾是先朝舊郎省空驚白髮新不羨得車誇貴仕但令遺愛在斯民德星臨處陰功滿高大門閭畀後人

泗濱初獲拜荆州穎水欣從杖屨游華髮歸來慰平昔邦人共喜見風流里門尚想諸郎下薤露俄驚素旐秋清德傳家無所遺鹿門真爲子孫謀

樗隱堂

果爲才名困廣文天涯從仕老仍貧一廛未有歸耘處五斗聊爲束帶人衆棄已甘棲廣莫先容那復慕輪囷幅巾他日衡茅去紈袴儒冠總誤身

次韻晁無斁與葉少藴重開西湖唱酬之詩

鑿開北渚漲痕收倚杖波吞立鷺洲稍覺蒹葭相與永直疑汴泗看交流壽公且吸杯中月清水頻移鑑裏舟雖走蓬萊通帝籍邦人真欲寇公留

危構飛空舊奐輪澄光爽氣壓城闉下臨曲水山陰禊不障西風庾亮塵謾擬江南入圖畫只憑詩匠掃蕪堙少陵有句真堪詠翠竹江村月色新

自分鉏耰畢此生不須窮達問君平黄粱正與夢俱熟環堵真無爨欲清晚客彊陪金谷侶小詩聊學候蟲鳴空懷老驥心千里憔悴窮途敢請纓

次韻姚美叔約尋春之什

厭看塵土暗春晴喜見池塘翠浪生曲水會當追逸少斜川終擬學淵明歌呼且盡杯中物寂寞何憂身後名況有岑參好奇怪爲君試草渼陂行

次信中韻

萬古溪流去不回春撞澗谷石門開尋源不必武陵客過眼驚看灩澦堆寒碧照人無底竇鏗轟殷地半空雷結茅安得從僧住自把鋤耰闢草萊

次韻張子先喜雪

信道東君有化工翦裁花雨落春風忽驚區脫無餘地變作瑤池第一宮南畝麥秋先作瑞西山玉粒未教融旅人共助田夫喜一飽遥知餅餌豐

和清源陳觀性喜雪

斗酒豚蹄語未終飛花弄態作沖融寒威尚帶嘉平臘和氣爭先養物風爽入西山千仞色潤添南畝一犂工先生休道催科拙趁著河東歲屢豐

歸途次呂居仁韻

勝游喜得六人朋說有談空許肆言欲學顰眉追世好自知捩手觸藥翻雄夸頗快平生願笑語欣陪十日温卻返邯鄲尋故步兒童意態覺卑喧

陪中山帥登城口號

西風卷雨出羣山曉色朦朧未散煙雉堞橫空雲半隱旌旂改色日爭鮮承平不在山河險臥護何須鐵石堅賣劍買牛從此始陪公千騎看秋田

再次韻荅陳帥和詩

電掃天驕到海邊長城千里靜無煙虛弦固自落驚羽大手何勞試小鮮收拾風流開幕府從容談笑臥中堅願觀橫槊詩千首鋒鏑消磨變力田

和新葺南園

道眼年來等色空塊蘇不羨化人宮敢嫌仲蔚蓬蒿陋久悟邯鄲夢幻中甕牖繩樞知達觀兔葵燕麥任春風箕山咫尺行當隱巢許高蹤躡二公

次韻程秀才求作其先人埋銘

欲載揚雄老一區清名不耀力難摹但知穮蓘勤吾事要以凶豐昇後圖有子人人壯門戶新詩句句琢珉瑜夜光明月毋輕付誤認空空叩鄙夫

田家書事

路入銅鞮草木幽不堪隴水斷腸流稍逢煙火人家住似有桑麻場圃秋生理艱難何所樂石田辛苦若爲收天公長與豐年好安得仁人每問牛

和楊艮卿

客愁何處不相尋節物年年又見侵不爲黃花思故國羞堪白髮負初心臨風有句空悲咤獨酌無人訴淺深卻羨楊卿橫槊後從嘲落帽吐衣襟

和伯充兄唱酬二首一贈伯充一寄高仲貽

倦客難堪走世塵空嗟林下見何人坐令歲月徂清夜夢想田園趁食新老境已侵無幾髮垂堂共愛不貲身一官聊爲家山往要看明年濯錦春伯充時得戎倅欲歸蜀

家風凜凜嗣前塵元祐庵中老道人仲貽家庵自謂老道人形似子綦獨枯槁詩如開府日清新功名軒冕真餘事富貴蘧篨誤此身不有胸中陂萬頃肯教白髮負青春

送李植秀才歸盱眙

濁流盡處見淮山水作清羅擁髻鬟頓覺山川無與並固知人物亦相關妙年肯作小坡客先君以硯付八舍弟有詩曰吾衰此無用寄與小東坡瓢飲來同陋巷顏不爲尊罏起鄉思重親方在白雲閑

雨中遊柳溪呈志康諸公

脫我芒鞋與杖藜強隨車蓋著荷衣青山綠水苦相喚細雨斜風不忍歸幸有琉璃傾琥珀何妨粉黛溼珠璣瀟湘起我江湖一作煙波興只恐扁舟明日非

次韻任況之見贈

強辭南畝服儒冠敢意青雲便可干似是馬曹宜嬾病卻慚雞肋眷微官眼前簿領成何用夢裏雲山得暫歡爲問崎嶇緣底事鬢毛蕭颯帶圍寬

知君幼好切雲冠肯爲浮名俛首干應笑嚴徐吐脣吻欲呼屈宋作衙官地偏心遠人知少酒熟詩成我自歡詩誦聱劉枯槁句粃糠萬事百憂寬

自頹昌歸任況之有詩次其韻

蹔抛彭澤故園歸趁見春山筍蕨齊不謂簡書誠可畏便尋漁釣欲重攜故人念我勤車馬走筆題詩寄象犀欲遣長鬚無以報太牢滋味愧羹藜

次韻徐正夫見贈

自信儒冠不誤身從教塵土滿衣巾安能學稼與學圃已得異書逢

異人隻影自隨空四海歲寒相伴有孤筠揚雄何日一區老問字應
當載酒頻

次韻少蘊二首

畫師安得老龍眠寫此西湖李郭船談塵生風看落屑詩壇餘勇戰
空拳拍隄春漲雲空闊夾岸桃蹊錦接連到處聚觀千萬口要公膏
雨作豐年

雲閑笑語雜鵷行山意波光兩浩茫老大讀書真伯業歌呼狎客類
平陽丹青遺構風流在尊酒題詩草木芳湛輩不須悲歲月羊公名
與峴山長

次韻伯元詠牡丹二首

珍重誰移洛下根玉盤徑尺露花新不勞鉛粉強為色自是肌膚淑
且真美惡本非春有意栽培直恐伎凝神空齋獨嗅無人賞鼻送幽
香息息勻

草木無情解悅人徒因見少得名新翦裁羅綺空爭似研合丹青太
逼真尤物端能耗地力癡兒竟欲費精神願回春色歸南畝變作秋
成玉粒勻

次韻歐陽誠發牡丹

青春過隙不多時佳會應須日日期羨子多情勤秉燭尋芳問柳每
題詩洛花名字爭新見尤物東君翦刻遲安得韓湘寫奇句世閒鉛
粉謾勞施

次韻孫志康牡丹

春事依稀見一班山花灼灼強施丹能容丞掾歌呼處信是平陽度
量寬溪上有人歸獨晚夜闌秉燭若為懽但知草檄催詩債何必重
尋落蘂看

罇餘醬壓蒲萄綠盤有南珍荔子丹草草春光雖未稱人人酒令暫
須寬興來勿廢無何飲老去難尋特地歡慰我窮愁真待子憑詩寄
與故人看

卜居城南二首酬兄弟甥姪

蕭蕭素髮插人頭世上功名得汝求神馬尻輿安所稅寸田尺宅早
歸休結茅但使纔容膝解劍還須便買牛更慕少游乘下澤不妨閭
里自沈浮

采椽竹屋亦天真但喜相望北阮鄰等是南柯遊此世聊將傳舍誑
吾身高門恐負于公志近市空慚晏子仁安枕不聞尨也吠蓽門圭
竇固應貧

次韻孫志康喜賈子莊還任

君王物物與恩均令尹還須畏吏民投劾賦歸無二頃上書遮闕有
千人朝陽升處幽陰破暖律回時草木春看取子文無喜慍從來冰
鑑恃堯仁

橫山道中

物外閑人日月長意行無復有重岡林深步步衣裳溼麥熟村村餅
餌香遙想雲閑下雙舃空懷仙子望三鄉欲尋好句供詩眼旋逐東
風墮眇茫

小子籥與其友作瀔亭置酒泛舟唱酬之什予亦戲用其韻

勝事隨年阿堵中老夫久絕馬牛風消磨藥石一春過寂寞罇罍萬
事空亭下麥秋鶯翠浪山前雨腳卷晴虹渡頭試驗豐穰意半是村
醪入頰紅

題歐陽晦叔竹癖軒

海竹纖杉亂葦萑君家千樹獨淇園清陰夏簟常留客疎影秋光共
入軒屐阮孰窺塵外趣鍛嵇聊與世人論可憐此路今無幾桃李成
蹊不待言

和良卿病目在告

寒月侵窗燭在檠幽人燕坐夢魂清一從拾得空花病十日不聞韓

鼓聲（艮卿在告免按數已十日矣）

題李微叔所藏戴嵩暮雨圖

春雲漠漠雨垂垂水滿平疇秧稻時青蒻綠蓑晚歸去（一作青蓑蒻笠臥載歸）
為問市朝儂不知

次韻韓文若展江五詠（懷玉案文若名宗武韓莊敏玉汝之子）

山河景色本無偏須信壺中有洞天明月端來臨不夜珠宮玉宇澹
娟娟

閑尋短棹問溪源乘興真為載酒船應學二疏辭漢早勝遊兼作地
行仙

綠暗紅稀禁火時使君軒馭雨仍隨清風吹得江湖句急遣詩筒挑
鼓旗

欲追急景去如飛剩賦新詩酒百卮倒載接䍦扶酩酊恰如山簡醉
歸時

新醅潑蟻綠溶溶時為賢人復一中況有能詩庾開府論文與歎有
誰同

睡蛇已死得安眠擾擾塵中學坐禪我欲退休從杖屨春明門外有
雲泉

山行次韻楊艮卿見寄二首

山行六日已逃空況入青冥窈窕中欲寫姓名孤絕處恐君遺恨不
吾同

出谷泉聲已轉雷忽驚山斷見離堆尋溪便欲拏舟去留取他時雪
夜來

道中買得草屨

買得芒鞋拄杖挑心先向足躡雲霄山林本是吾歸處不待移文辱
見招

次韻葉守端午西湖曲水

遠釃清頮入溪渠左繚孤城轉古墟豈止江湖來席上一蘇窮澤十
千魚

暗泉百道草閑鳴已覺圓荷翠蓋傾擬欲拏舟江海去門前歸路是
春明

一葉何時縱櫂歌空悲急景怨羲和斜風細雨添愁絕青蒻蒙頭映
綠蓑

兵廚酒色似鵝兒計泛樓船會有期葦折荷枯秋露淨更看鏡面渺
瀰時

叔度平生撓不渾注之不滿挹無痕甘棠訟息籃輿晚目送牛羊自
下村

次韻趙伯充雪中見招

華堂玉燭夜沈沈淡月疎星作雪陰天為王孫醒醉眼晚來霧淞入
千林

擁鼻袁生方塊然不知玉色浩無邊西陂欲與稽山並賀監風流太
白船

次韻張次應見守

西城夜雨一追攀前輩風流頓覺還窮似少陵無袓裼空懷大廈庇
千閑

叢臺

百尺危臺高入雲欲將羅綺炫強秦長平一戰坑俱滿臺上應無豪
傑人

次韻承之乞魚於保德

蓴鱸一別信音疎食指令人盡信書不是分甘慰愁思臨淵空羨計
無如

和叔父所居六首之一

野卉非千葉妖紅媿兩京依然守舊態誰與製新名琥珀綴圓石燕

脂染落英顧因少陵句草木亦鮮明

張庭實得石名小括蒼

蓬萊異石出珠宮遠澗幽龕定幾重玉井分明太華頂洞天疑是括蒼峯穿雲細路屏閒見落谷幽泉硯可供誰遣飛來在几案爲君文史老三冬

行軍城道中

北望青山幾百重秋來翠色欲摩空犬戎絕漢今無幾烏道營糧力已窮巖谷有田空瑣細旌旗何日卷殷紅此行豈得功名事聊欲探奇訪葛洪軍城北葛洪山甚奇是夜宿葛川驛

送李文儒赴漢東教授

自欲擔簦拾紫朱誰能碌碌守吾廬割鮮固已夸多獲賈勇今將試有餘環堵未成三徑業東裝惟載五車書要令洙泗行江漢歸伴諸儒校石渠

山居苦寒

十里山行步步高陰風怪穴亂呼號孤燈獨掩柴門夜骨冷誰分范叔袍汝有風穴故常多大風

牆東鑿牖納朝光掘地爲爐土作牀快啖生新聊禦臘茅茨未必愧華堂

自掃空山勃落柴夜深猶復撥殘灰更招野叟談傖語旋劚蔓菁手自煨

傍舍孤嫠八十餘背無完絮況裙襦分衣愧乏莊公惠紙被聊將慰老臞草堂之東南有梁媼八十餘歲形貌瘠傴耳目皆廢余偶見而哀之歎謂猶子符天寒甚是且陳死當製紙被與之既而忘之一日忽遣其子來索紙被其子亦不知媼安授此意余卒與之然韓贈老病如此豈其神完而外遊得吾之心耶抑寒苦之極而發於夢寐也事稍異故記之

戲贈吳子野

從來非佛亦非仙直以虛心謝世緣饑火盡時無內熱睡蛇死後得安眠饑腸自飽無非藥定性難搖始是禪麥飯蔥羹俱不設館君清坐不論年子野絕食不睡

次韻王幼安哭韓君表

公子雖軒冕山林契夙心坐禪新活計脫屣舊冠簪共笑謀生拙知非涉世深頌詩留續息妙意可銷沈

詠三瘦

勿輕三十各鳶肩氣吐虹霓詩涌泉共與扶持加藥餌要令山澤著臞仙

題郭熙平遠

木落沙明秋浦雲收煙澹瀟湘曾學扁舟范蠡五湖深處鳴榔

望斷水雲千里橫空一抹晴嵐不見邯鄲歸路夢中略到江南

諸子只應見畫此中我獨知津寫到水窮天杪定非塵土中人

右三詩見李日華味水軒日記

斜川集卷第二

斜川集卷第四

思子臺賦

眉山蘇 過 叔黨撰

予先君宮師之友史君諱經臣字彥輔眉山人與其弟沆子凝皆奇士博學能文慕李文饒之爲人而舉其議論彥輔舉賢良不中第子凝以進士得官止著作佐郎皆蚤死且無子有文數百篇皆亡之予少時嘗見彥輔所作思子臺賦上援秦皇下逮晉惠反復哀切有補於世蓋記其意而亡其辭乃命過作補亡之篇庶幾君子猶得見斯人胸懷髣髴也（長元案此序永樂大典不載今從東坡文集補錄）

客有自蜀遊梁傃關而東覽河華之形勝兮訪秦漢之遺宮得歸然之頹基兮並湖城之西墉弔漢武之暴怒兮悼戾園之憫凶聞父老之哀歎兮猶有歸來望思之遺恫吁犬臺之讒煩兮實咀毒而銜鋒敗趙國於俛仰兮又將覆劉氏之宗聞漢武之多忌兮謂左右之皆戎殺陽石而未厭兮又瘞禍於宮中忸君王之好殺兮視人命猶昆蟲死者幾何人兮豈問骨肉與王公惑狂傅之淺謀兮不忍忿忿而殺充上會不鑒予之無聊兮實有豕心負此名而欲亡兮天下其孰吾容苟逭死於泉鳩兮冀稍久而自理遘大患於倉猝兮懷孤憤於永已念君老而孰圖兮嗟肉食其多鄙獨三老與千秋兮懷愛君之拳拳犯雷霆之方怒兮消積禍於一言洗沈冤之無告兮戮讒人其已晚幸曾孫之無恙兮亦足以慰夫九原（東坡集云或慰夫九原）雖築臺其何救兮固知已往之不諫魂煢煢其歸來兮蓋庶幾於復見也昔秦之亡也禍始於扶蘇眇斯高之羸豕兮視其君如乳虎曾纊息之未定兮乃敢探其穴而啗其雛在晉四世有君不惠孽婦晨雌彊王定制惟愍懷之遭罹兮實追蹤於漢戾顧孱后之何知兮亦號呼於既逝寫餘哀於江陵兮發故臣之幽契仍築臺以望思兮蓋援武以自例嗚呼噫嘻可弔而不可哂兮亦各言其子也彼茂陵之雄傑兮係九戎而鞭百蠻笑堯禹而陋湯武兮蓋將與黃帝俱仙及其失道於幾微兮狐鬼生於左臂如嬰兒之未孩兮易耳目而不知甘泉咫尺而不通兮與式乾其何異既上配於秦皇兮又下比於晉惠君子是以知聖狂之本同而聰明之不可恃也覽觀古初孰哲孰愚皆知指笑乎前人而莫知後之視予方漢武之盛也肯自比於驪山之朽骨而況於金墉之獨夫乎自今觀之三后一律皆以信讒而殺子暱姦而敗國各築臺以寄哀信同名而齊實彼昏庸者固不足告也吾將以爲明主之龜策自建元以來張湯主父偃之流與兩丞相三長史之徒皆以無罪而夷滅一言以就誅曾無興哀於既往一洗其無辜獨於㨿也悲歌慷慨泣涕躊躇嗚呼哀哉莫有以楚靈王之言告者曰人之愛其子也亦如予乎天道好還以德爲符惟孟德之鷙忍兮亦嗜殺以爲娛彼楊公之愛修兮豈減吾之眷舒恨元化之不可作兮然後知鼠輩之果無同舐犢於晚歲兮又何怨於老瞞吾將以嗜殺爲戒也故於末而并書

颶風賦（長元案此篇永樂大典不載今据本傳從東坡文集錄補）

仲秋之夕客有叩門指雲物而告予曰海氛甚惡非祲非祥斷霓飲海而北指赤雲夾日而南翔此颶之漸也子盍備之語未卒庭戶肅然槁葉蔌蔌驚鳥疾呼怖獸辟易忽野馬之決驟矯退飛之六鷁襲土囊之（一作而）暴怒持（一作掠）衆竅之叱吸予乃入室而坐斂衽變色客曰未也此颶之先驅爾少焉排戶破牖隕瓦擗屋礧擊巨石揉拔喬木勢翻渤澥響振坤軸疑屏翳之赫怒執陽侯而將戮鼓千尺之濤瀾襄百仞之陵谷吞泥沙於一卷落崩崖於再觸列萬馬而並騖潰（一作會）千車而爭逐虎豹讋駭鯨鯢奔蹙類鉅鹿之戰殷聲呼而動地似昆陽之役舉百萬於一覆予亦爲之股慄毛聳索氣側足夜拊榻而九徙晝命龜而三卜蓋三日而後息也父老來唁酒漿羅列勞來僮僕懼定而說理草木之既偃葺軒檻（一作楹）之已折補茅屋（一作茨）之

罅漏塞牆垣之頽缺已而山林寂然水波不興動者自止鳴者自停湛天宇之蒼蒼流孤月之熒熒忽悟且歎莫知所營嗚呼小大出(一作生)於相形憂喜因於所遇昔之飄然者若為巨邪吹萬不同果足怖邪蟻之緣也噓則墜蚋之集也呵則舉夫噓呵曾不能(一作足)以振物而施之二蟲則甚懼鵬水擊而三千摶扶搖而九萬彼視吾之惴慄亦爾汝之相莞均大塊之噫氣奚巨細之足辨陋耳目之不廣為外物之所變且夫萬象起滅衆怪耀炫求(一作來)髣髴於過耳(一作目)視空中之飛電則向之所謂可懼者實邪虛邪惜吾知之晚也

代滿憲謝換官表(文藻案此似元豐三年以階易官時所作疑非叔黨文)

伏奉告命換授臣武功大夫者官稱非古必欲正名詔命自天遂頒新渥寵以訓詞之溫厚允為臣子之光華撫己若驚受恩知愧恭惟先帝追三代之典建百官之名粲然虞夏之文革去漢唐之陋況大明之繼照述先志之未遑亟詔有司一刊右列致茲異數亦及微臣為官擇人愧何以從士夫之後循名責實又不能奮尺寸之功徒竊寵榮益慚尸素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堯仁天縱湯德日新躋大有為之心行若稽古之政經文緯武俾無曠職之臣修廢舉材下逮千城之賤臣敢不服勤夙夜祗畏簡書以徇義捐軀為事君以養兵訓戎為報國誓益殫於犬馬庶少答於生成

代崔憲謝降官表

繆於剌舉以干越職之誅尚賴寬仁止就削官之罰恩深責薄感激涕零伏念臣賦性顓愚逢時休戚雖屢膺於指使終無補於涓埃惟恐有聞欲效鷹鸇之志自貽伊戚不虞尸祝之譏果蒙定罪以原情聊示小懲而大戒仰天知惠撫己懷慚此蓋伏遇皇帝陛下躬若稽古之明行不忍人之政祖成湯之三面達虞舜之四聰吏議難逃蓋自不安於分守天心灼見猶許改過於將來臣敢不奉以周旋永知教戒服勤官政期收薄效於桑榆銘刻肌膚莫報大恩於天地

代席帥謝除徽猷閣待制知成都表

起於琳館付以名邦復玷除書洊膺謀帥寵以禁嚴之職畀增方面之崇誤恩曲加撫躬知愧伏以陳力就列臣子所以委質而事君為官擇人朝廷蓋將礪世而磨鈍自昔祖宗之故事必由侍從而進身況內閣之華資待天下之名士掌星躔之寶訓近日月之清光豈特搢紳之榮實高儒學之選而臣賦材鄙野備問空虛福盈每懼於災生器小不堪於大用弟兄持橐愧先後於一門銅竹請符蓋屢窮於五技獨荷淵衷之眷辱收閑廢之餘雨露所加乾坤莫報此蓋伏遇皇帝陛下聖神廣運睿知有臨法天地之自然一道德而同俗長轡遠馭輕爵祿以興事功左戚右賢惜名器而彰淑慝察臣乏先容於左右謂臣嘗盡瘁於使令致此恩榮下及孱陋策其駑鈍誓永堅於一心志在糜軀庶用酬於千載

代成都帥到任謝上表(長元案此篇永樂大典不載從播芳大全補錄)

西南都會古稱巴蜀之雄表裏山川國本蠶叢之舊士風厚善民訟簡稀宣布詔條告諭父老咸悉朝廷之意曾不鄙夷其民故擇宗臣以安遠俗(中謝)伏念臣斗筲小器樸樕凡材生逢日月之明得遂箕裘之志夤緣一仕寖被使令蓋嘗試之於邊陲又復寵之以延閣略無毫髮之補報徒竊天地之恩私眷此坤維號稱錦里其民務本而力穡其士好學而有文組繡被於中原富饒甲於天下歷觀祖宗之遣帥率皆廊廟之偉人顧委任之非輕知拊循之有自三刀見夢著史策以為榮兩使占星候天文而協應如臣才能無取聞望素輕叨冒寵光有靦面目茲蓋伏遇皇帝陛下則堯之大法禹之勤建六官而代天工操八柄以馭臣下坐念五十州之遠特軫淵衷必求二千石之良主宣德意知臣忠孝粗守筋力未衰使之察吏而督姦豈貴邀功而生事邊鄙不聳庶幾魏絳之能獄市兼容遠師曹參之治臣敢不益堅素節圖報睿知上寬宵旰之憂次答生成之造奉天威之

咫尺若臨淵冰承王命於春秋敢忘夙夜

謝提舉玉龍萬壽宮表（文藻案此似代人作）

備東國諸侯之長積玷藩宣贅西山散吏之員尚縻奉稍恩波浹骨感涕交頤伏念臣才不逮人學非見道雕蟲篆刻但攻無用之詞章潦倒麤疎殊乏有行之事業當睿主粲惟新之化爲稽陰興和市之恩猥以妄庸誤承臨遣萃彼八城之賦揆於一己之平雖公爾忘私敢效肥秦之視越然犯而聚怨不勝衆楚之咻齊竟獲全歸允爲幸會茲蓋伏遇皇帝陛下仁參高厚聖協勛華明試以功方厲精於政治退人以禮每加惠於臣鄰豈伊朽腐之資曲累記存之數臣杜門老矣戀闕凄其身在江湖悵頽齡之有幾心非木石念報德以何時

紹熙改元賀表

重明麗正方光揖遜之權改定吉元併法興淳之懿寘郵所布驩喜惟均竊惟上聖之相承必建始基之大號厥功偉鑠盡掩前聞承命紹開偉文謨之丕顯重熙累洽章舜德之誕敷百世可知兩言而決恭惟皇帝陛下聰明稽古歷數在躬祈來年于天宗載昭國是卜正月之朔旦大聳民瞻將永永以無窮視巍巍而有曜臣屬叨郡印獲拜恩書清蹕而朝雖莫陪於萬旅始和之吉願啓佑於千春

謝薦舉狀

蜩鳩小技寧有意於雲霄樗櫟散材固難欺於匠石偶竊簪裳之餘胄得齒搢紳之後塵蓋將餬口於四方敢憚折腰於五斗抱關擊柝已絕望於清流毀瓦畫墁尚庶幾於食志然自念征商至賤種髮可羞不過效米鹽刀筆之勤僅稍（一作於）免簿書期會之責分甘下走才不逾人錐處囊中雖未忘於穎脫菌蒸枯朽實倍費於吹噓豈謂薦書忽光蔀屋顧慚名姓辱借齒牙某官德並珪璋量包山藪言足以綺藻當代學足以羽儀清朝嘉善而矜不能出於天性舉賢而赦小過欲廣人材遂令一介之微亦預四科之選自量無用初乏先容儻非藏垢而匿瑕孰肯左提而右挈昔晏嬰取士尚贖過於縲囚而趙武好賢嘗求人於箢庫某敢不激昂駑鈍祗畏簡書進不負於所知退無慚於素守寸有長而尺有短盡荷包荒日不足而歲有餘益圖報稱

謝張帥啓（文藻案此與前謝薦舉狀似同爲太原監稅時所作）

服勞關市愧無異於稠人忽玷品題寵實逾於華衮竊以士不自重則廉恥之風息公不滅私則請謁之路行夫惟自重而不妄登門然後至公樂爲之推轂豈獨求人者惟恐後蓋念知己者良亦難所取一言故叔向以得鬷明爲喜不願萬戶而太白以見荆州爲榮乃知分義之相投方爲取與之兩得如某簪裳衰胄樗櫟棄材效官米鹽刀筆之閑救過簿書期會之役折腰五斗麤安燕幕之危餬口四方僅免牛衣之泣故平居不敢以竿牘自致而左右亦莫借齒牙先容夫何薦鶚之書下取抱關之吏增光蔀屋改觀同僚重慚枯朽之餘實費吹噓之力此蓋某官量包山藪言重蓍龜羽儀當世之公卿綺藻一代之人物兼收並用將嘉善而矜不能捨短取長抑與人而不求備（一云抑與人不求其備）遂令無用濫廁甄收若非藏垢而匿瑕孰肯左提而右挈昔晏嬰取士尚贖過於縲囚而趙武好賢嘗求人於箢庫某敢不激昂衰鈍祗畏簡書進不負於所知退無慚於素守以此圖報豈其敢忘

代人謝啓七首

觀風全晉繆膺刺舉之司聽誦輿人敢廁薦論之列豈謂囊封之纔上遽煩華衮之見褒有靦面顏增光蔀屋竊以聖朝圖任莫先舊人漢法考功必更治郡故望之試吏於馮翊輟自九卿黄霸治最於潁川入爲丞相況此右文之世益思共理之臣眷求黄髮於公卿之閑用保赤子於覆載之內果聞報政不待期年某官學造淵源才兼果藝以經術潤吏事以仁義陳王前久參書殿之嚴屢典侯藩之寄淮

陽臥治已多長孺之風渤海政成將被水衡之拜某埽門有舊推轂何功昔蒙一鶚之稱敢忘知遇聊採二天之譽莫報私恩

又

將漕逾年已愧無功於飛輓司刑一道蔑聞有補於澄清方懷沙汰之虞復冒轉輸之寄自慚尸祿空祇汗顔竊惟爵祿者待天下之有勞食貨者乃生民之先務故重選多才多藝之士用成足食足兵之功豈惟遷有無而懋化居蓋使實倉廩而知禮節矧此冀州舊壤全晉奥區地介兩河寇臨二虜仰給於官者環數千里取賦於民者逾二十州責當任於贏虛材必資於果藝盡山川之曲折虜在目中權貨殖之重輕錢流地上如某者僅能寡過初乏治稱才不足以分廟堂之憂寵已驚於逾螻蟻之分靜思忝冒實自吹噓錄其歲月之勞借以齒牙之論此蓋某官弼亮元聖師表萬民才全而德不形任重而道愈遠以求賢取士爲報國以豐財裕民付有司致此恩榮下逮疎遠謂其已試於折獄盜賊偶寧庶幾有益於理財公私俱濟某敢不激昂志節盡瘁國家上酬天地生成之恩捐軀未已次答卵翼始終之惠沒齒難忘

又

奉使十年愧無功於毫髮轉輸一路復冒寵於雲天自慚燕雀之微輒厠鵷鴻之列省躬無有撫己若驚惟國家留意於遠人而廟堂責成於使者委以觀風於千里考其治行於三年內則與主計者任贏虛外則與牧民者同休戚眷茲重寄宜屬異能而某才不逮人學專爲己遠慚齊相素無獄市之容近類絳侯不知錢穀之對夫何忝冒下逮庸虛此蓋某官杞梓良材圭璋重器以經術潤吏事以仁義陳王前噓枯吹生得育才之三樂絕長補短無求備於一夫致此恩榮盡荷吹借

又

擢從冗散未書歲月之勞寵被使令蓋錄涓埃之效伏念某箕裘末學偶玷科名樗櫟棄材寖階膴仕服勤州縣之役麤謹簿書之嚴屬此繕營與於奔走競收梓杞慚無匠石之能徑啓山林遂掌虞人之職量材何有拜寵若驚顧非借助於游談又乏先容於左右夫何異選亦及庸愚某官以道事君用人惟己得育才之三樂無求備於一夫尺有短而寸有長將收薄用歲有餘而日不足責以後圖某敢不盡瘁捐勞量功庀事期益殫於夙夜庶少答於生成

又

繆膺使指方愧無功寵畀漕權復叨重寄自顧才能之譾薄猥當金穀之轉輸遷徙有無乏桑羊之心計重輕殖貨愧劉晏之錢流偶緣歲月之勞遂玷雲天之澤迹其忝冒實自吹噓某官名重搢紳望隆朝野器藏清廟之瑚璉材並豫章之梗楠治行已著於龔黃人物獨高於許郭借其餘論得被甄收愧馳謝之未遑辱賜書之先及莫報瓊瑤之贈但爲篋笥之珍

又（文藻案此似判中山時作）

飛芻輓粟慚無補於事功說禮敦詩輒濫居於謀帥況此鮮虞之舊壤蔚爲朔野之雄都素稱足食而足兵何止有民而有社控臨胡虜雖無表裏之山河拊循士夫必賴折衝於樽俎而某學不足以經遠才未能以過人久玷朝廷之誤恩尚處承明之祕職兼收並用錄其薄效於東南捨短取長姑又責成於燕趙此蓋某官弼亮元聖師保萬民才全而德不形任重而道愈遠以求賢取士爲報國以養兵息民考治功矧燕雲撫順之初實廟堂宵旰之際昭攜懷遠臥鼓滅烽既書衛霍之功行責龔黃之政遂因人乏得冒恩私某謹當益竭空疎務酬知遇輕裘緩帶敢希羊叔子之風積穀屯田庶收趙充國之效過此以往未知所裁

又（長元案此篇永樂大典不載從播芳大全補錄）

竊以三省之興實先朝之盛典四禁之任尤當代之要津上則潤色於典謨訓誥誓命之文下則稽參於吏戶禮兵刑工之事自非詞章妙絕吏術精通何以特被選揚預從班於仗內遂叨任使專外制於筆端如某者少也鈍頑長而屯賤請鄰祭竈聊爲寄食之資賣劍買牛行作歸耕之計豈意千齡之會誤蒙二聖之知猥從冗員屬居言責雖奮身不顧頗摧當世之豪強而燭理未明莫正本朝之缺失日來罷退聊避謗譏忽叨左史之除俄擢西垣之選曾非踴躍冶金偶就於莫邪惟是青黃溝木遂成於儀象此蓋伏遇某官道師古始識造幾微成就人才爲今天下之計主張善類有古名臣之風肆矜衰病之餘獲預禁嚴之列某敢不溫尋舊學激厲晚途作漢文章何敢望相如之輩正唐鹽法庶幾爲處厚之徒過此以還未知所措

賀王憲拜水衡啓

伏審光膺帝制入掌水衡澄清千里之畿民無寃濫渙汗十行之詔帝自疇咨伏惟使者修撰道義儲身忠誠許國談經術以佐吏事懷仁義以陳王前故出則俾觀民風入則緝熙庶績顧大河中國之經瀆表治亂而見於書而水官三代之虞衡歷古今而難其選將欲行其所無事必使謀之於未然寬九重宵旰之憂慰兩河生齒之望循名責實爲官擇人果見除書允諧舊德消盜賊以安渤海既旌報政之良臨河洛而歎禹功將繼前人之美某久忝屬吏夙被仁風欣太平之得賢覩嘉猷之入告願同燕雀遠伸賀廈之誠尚冀桑榆晚借餘光之末

回單靖州啓長元案此篇永樂大典不載從播芳大全補錄

狐狸未盡宜鵰鶚之橫飛騏驥先驅甘駑駘之在後顧蹉跎之無用雖釁鑠以奚爲過辱緘題曲垂存藉仰君子之有道識仁人之用心感極成悲驚定而愧恭惟某官才推人傑名擅國楨相有擲筆之虎頭終封定遠忠並伏波之馬革不畏蠻溪閭里觀楊僕之懷黃道路聳買臣之衣繡某忝茲別乘預切依仁方殘暑之秋風多生寒之夜雨更祈善攝以永壽祺

代人賀啓

伏審拜命宸嚴分符外閫輟從朝著作鎮全齊恭惟歡慶竊以歷下名城古稱十萬戶之富漢庭多士尤重二千石之良將使子惠一方之黎元豈獨謹守三尺之條教山川廣袤鷄犬相聞民淳而寡求士美而好學既欲阜安其俗必資果藝之材用分宵旰之憂乃荷承宣之寄恭惟某官智兼經術識達古今夙膺黼座之知屢試盤根之用德星所次民瘼一消攬轡登車已獲二天之譽期年報政即聞五袴之謠某久去鄉關繆持使節未能躬桑梓之禮姑欲致蘋藻之誠

又

拜恩中禁易地雄藩進陞書殿之嚴寵寄元戎之重豈獨爲儒者逢時之盛蓋將寬朝廷北顧之憂表裏山河地實控於強虜折衝樽俎國有待於元臣制命播傳士夫交慶某官生並堯舜德合臯夔學足以潤色皇猷道足以躋民壽域早游廊廟聖主有得賢之稱暫屈江湖天下起濟川之歎果遂眷求於一德莫先圖任於舊人寵以細書之十行俾作長城之千里況此全晉奧壤代北勁兵號令實制於中權事體固嚴於分閫敦詩說禮孰知郤穀之良賣劍買牛行安龔遂之政某舊託鈞陶之化備員金穀之司誤蒙甄錄於寸長偶被使令於一路嘉同部吏欣望履之有期預想屬城恐賜環之將至

又

伏審遠揚大旆已居提封爰擇剛辰已諧禮上坐受百城之版籍控臨全晉之山河號令蕃夷屹長城之千里拊循將士爭挾纊於三軍某官柱石元臣股肱重望才兼文武學造天人入則論道於三公之間出則爲連於十國之帥故膺方面之寄允踐元戎之尊豈惟輟頗牧於禁中蓋欲試望之於馮翊初開幕府宣布上恩邊吏畏威諸羌

受職買臣歸郡陋印綬之私懷光弼入軍歎旌旗之改色某繆持使
節攝領州符雖行將拜弩矢之前驅而不得奉櫜鞬於道左實同僚
吏喜被風聲

又

光奉綸恩寵移使節輟從漕計榮領憲司伏惟歡慰恭以天子訪治
道於股肱外臺寄朝廷之耳目蓋欲周知四方之利害又俾黜陟一
路之賢愚故攬轡登車舉有澄清之志衣繡持斧豈專逐捕之能上
分宵旰之憂旁助風行之化凡被選庸莫非俊良謂宜推廣好生之
心是以圖任舊人共政某官圭璋重器杞梓良材雅望足以鎭浮高
才何止治劇緩刑平獄昔已著張廷尉之風積穀屯田今復收趙充
國之效恩還舊物事類甘棠遺愛重臨平反有待某繆膺使指遂忝
交承既忻易地之榮又獲告新之幸

又

顯被明綸陞華內閣持橐從班之貴致身儒者之榮恭以瑞石效珍
克協唐虞之盛元圭來錫允符天地之平既受無疆之休必舉非常
之典煥然異數逮逮老成將以慰稽古之勤又欲旌爲臣之美昔頼
川鳳集猶疏列爵之封合浦珠還尙紀承流之效矧此圖書之異實
同河洛之祥除目一傳公議僉允某官學窮閫奧名重搢紳素專國
士之稱久預嚴廊之選龔黃治狀每先報政之期王謝風流今覩傳
家之慶行拜十行之詔入參兩禁之嚴豈獨遺愛於甘棠將遂受知
於宣室

又

顯被明綸陞華延閣恩還舊秩寵冠外臺凡在庇庥舉增歡慰伏以
任重者責愈大有功者賞必隨此搢紳所以勤勞王家而不敢辭聖
人有以鼓舞天下而用此道某官學窮閫奧言中謀猷聲名早達於
扆旒才刃屢更於盤錯司刑一路民自以爲不寃掌計逾年賦不加
而用足田野既闢而湟中穀滿山澤盡利而地上錢流遂寬宵旰之
憂勤自契聖神之知遇宸奎寶翰下雲漢之除書東觀石渠協儒林
之公論某掃門有素賀廈宜先屬疆守之有拘預賓階之莫及空慚
尸祿行且及瓜疲駑久玷於使令罪戾獲全於終始齒牙借譽昔已
濫於登龍羽翼生成今益期於附驥

又

光膺帝制易鎭侯藩綸命播傳士夫交慶某官性資純粹世濟忠嘉
才全而德不形任重而道愈遠河間久試草木無不知名晉國薦臨
旌旗爲之改色蹔屈中臺之命以寬北顧之憂豈特均勞實資臥護
敦詩說禮孰居郤穀之先緩帶輕裘復繼羊公之後某濫居使指託
庇輝光聞按節之將臨喜瞻風之甚邇

斜川集卷第四

斜川集卷第五

代人上北京留守書

眉山蘇　過　叔黨撰

某嘗讀史見趙平原君時有客毛遂素不聞名於衆人一日秦圍邯鄲平原君患之爲求哀於楚選門下士二十人與之俱得十九人而毛遂請行平原君強聽之十九人者略無所施而毛遂捧盤歷皆定從於跬步之內使趙重於九鼎唐封常清高仙芝之傔也初仙芝以其貌陋且跛常清屢自陳不得已置名傔中軍破達奚常清於幕下潛作捷布且記井泉次舍克賊形勢仙芝大驚由此顯名爲時良將某以爲二人方陸沈自晦辱在泥塗不遇豪傑之士引而出之付以事功則不過一匹夫耳餓死於溝瀆與草木同腐必矣又何以表見於後世哉某竊不自量結髮讀書有志於古人不肯碌碌俯仰於士大夫之間思得豪傑之士爲之執鞭念如毛遂封常清之流不爲人知則已倘得知己不以衆人遇我則赴水火蹈鋒鏑不在古人後今罪戾之餘不足道也齒髮如此可以甘貧賤安閭閻不復議此然區區之心不能自默求伸於左右者何哉昔嘗侍座側聞餘論不以某爲不肖憐其無辜若曰尚可教育使不終廢於世心非木石懷斯言而不敢忘今又窮困益甚舍左右而安所訴哉某一身漂零死不足惜有親未葬朝夕不敢自保妻子飢餓不能出門戶婚姻失時言之寒心可謂天之窮民也前者所犯本非犯清議汚搢紳不可湔洗收錄之人意謂屢更赦宥當得復有舊物無何有司拘於文法止敘散官徒有被大恩之名而卒無霑寸祿之實豈能默而不言就死地哉方今之世左右當方伯之任荷天下之重名四方之士掃舍人之門求爲李膺之御拾青紫紆組綬不知幾何人矣懷材抱藝不乏於使令文章翰墨奔輳於幕府如不肖者豈足繫門下得失哉然左右一言可使貧者富窮者泰噓枯吹生易如反掌某困窮如此安得不往告而左右安得不終憐之乎使某得在奔走之列感生成之遇如毛遂封常清區區事業當不辱於門下非空言也惟執事者察之

論海南黎事書

嗚呼天下之利害縣官未始得十四五也天子不過得之左右大臣左右大臣不過得之方伯部使者方伯部使者不過得之守令守令能得之於民者特利害之似耳今天下號稱能吏者直以簿書期會潔身奉己而已尤異者使民尊之如鬼神畏之如雷霆可謂能矣然上之情不可知下之情不能達所謂利害之實從何而得之哉昔然明欲毀鄉校子產弗許以爲鄭人朝夕游焉以議執政之善否夫民至愚而神者也國家之善惡法令之得失官吏之賢不肖未嘗不竊議於下也而況其一方之利害耳目所見父兄所傳日夜講之可謂熟矣古之君子建一事出一令未嘗不參之於民言而執事者不求之於斯人而斯人者未嘗以實告豈上下之情有閡而然耶某竊見海南黎人一事議者紛然利害未決此雖朝廷瘡疥之病不足以置齒牙然一夫不獲亦君子之所恥也異時論者或欲覆其巢穴而夷其地或欲羈役其人而改其俗或欲絕其通市以困其力然皆不得其要徒使震聾警擾戕我官吏虜吾民人而執事者又熟視而不敢誰何上下相蒙使死者無所告生者無所芘甚可哀也豈議者未得利害之本末而斯人未有實告者耶僕侍親海南實編於民所與游者田父野老閭閻之民耳道不足以相休戚而言之者又忘其忌諱故所得爲最詳若默而不言孰爲執事者論之議者曰黎人之居非有重門擊柝之固甲盾劍戟之利特若鳥獸聚散於山林谿谷之閒耳若以銳師出其不意焚其聚落一舉可滅也執事者以爲信然何則按圖觀之方寸之地耳不過選士數千一將可辦也僕以爲不然聞之父老曰黎人之居山林重複鳥道上下騎不能騁也而健者常伏於其閒以阻行旅吾乃陳以待之鼓而攻之彼不吾角也然必狠

狽而走山林以邀吾歸一夫鴟張雖賁育無所施其勇六師無所用其衆是豈一將可睥睨也哉議者又曰不克且濟師此又非策也賊聞吾之大舉也必盡族而來獸窮則搏無慮精兵萬人吾乃曳甲冑之士踐不測之域以所短校所長非三萬人不可勝也且不可以一舉得之也期以三歲取之夫瀕海瘠鹵之地屯三萬人且三歲糧民何以堪之乎且既得地必郡縣之也而深山窮谷之中豺狼魑魅之所憑水土疾疫之爲厲豈華人之所能安也哉不然既得之而且復失之矣議者又曰黎人所以慢邊吏而侮吾民者法不懲耳今殺人者止於輸牛羊是何足創哉若屯師於境而許以自新易之衣冠使之內屬法令徭賦一均吾民則易治矣執事者以爲信然何則以其怖死而必從吾又不血刃而得方千里之地自是無疆場之患省屯師之費矣僕以爲不然夷狄之性如犬豕然其服可變而性不可改也其紓死聽命願爲吾民者未知異日之患也法令之煩苛調斂之無時官吏之貪求能保其無乎聞之父老曰往者罷庸而取直吾民皆欲棄冠服而椎髻捨墳墓而逃山林此豈有他哉趨所樂也而欲使黎人棄彼取此不亦難乎譬之養虎狠於陷穽置蝮虺於几席謂其馴擾不螫亦誤矣議者又曰黎人處不毛之地鹽酪穀帛斤斧器用悉資之華人特以沈香古貝易之耳吾焉用此藉寇兵而資盜糧哉宜飭邊吏謹視商賈之出入彼自困矣執事必以爲信然何則以爲真能困彼而不能困我也僕以爲不然瀕海郡縣所以能鳩民置吏養兵聚財者恃商人耳商人輕風濤之虞涉不測萬里之險而歲歲必集者貪倍蓰之息爾若絶黎人之懽商人不來我自困矣關市之征歲入不足一困也兵吏廩賜無所從出二困也衣食不足飢寒從之三困也而黎人必將齧草木飲血茹毛以求生生之理又焉能困彼哉醫之治疾也攻其所病之體未有攻其未病者也疽之生於首則治其首生於足則治其足未有疾在首而砭其背在足而穴其胸也今黎人特小小邊盜耳議者乃欲起爭桑毀缾之隙忘一炬燎原之戒豈非攻其所未病者哉父老曰黎人雖衆不能入寇也何則非有君長酋豪爲之謀賞罰號令以一其衆也今聚百人之徒具十日之糧始可與邊吏遇也而彼府庫發斂之資十日之糧豈易辦哉富者不過椎牛饗士一飽而奮旦出而夕返也我特清野以避其鋒使來無所獲得不償費彼何自苦以取憎於我乎獨有質劫之患耳然考其本則我曲而彼直父老曰黎人之性敦愿朴訥無文書符契之用刻木結繩而已故華人欺其愚而奪其財彼不敢訴之於吏何則吏不通其語言而胥吏責其賄賂忿而無告惟有質人而取償耳吏足以直其忿法足以禁其欺彼若赤子之愛父母也何憚一訴而質人也哉爲執事計者上策莫如自治當飭有司嚴約束市黎人物而不與其直者歲倍償之且籍其家而刑其人吏敢取賂者不以常制論而守令不舉者部使者按之以聞又爲之賞典以待能吏如此則能者勸慢者懲貪胥猾商不敢肆其姦邊自寧矣父老又曰異時走朱崖者東西二道羈旅無虞今七八百里悉爲賊區官吏文書商賈往來皆道於海此不可不治也僕以爲以力勝者兵罷而復塞以利啗者賊貪而不叛也朝廷若捐數官以使人則賢於用師矣今黎人盜邊民之畜巨室不過從十餘隸徑入其族數其罪取之不敢拒命者信異其人也僕以爲此可許以官而用矣使齎金帛入喻諸黎曉以利害懼以禍福若能開復故道使行旅無壅則籍其衆所畏服者請諸朝假以一命而歲與其祿不過總十餘人歲捐千緡耳今朱崖屯師千人歲不下萬緡若取十一以爲黎人之祿可以罷千師之屯矣且夫兵之所在耗於國而又以啓邊釁也蓋扞掫之吏皆用武夫而卒伍之籍多出無賴所過聚落雞犬一空來則捶暴其家人去則壞棄其器具昔日之道未必不緣是而塞也僕以爲戍卒可省民兵可用何則編戶之家家有武備親戚墳墓所在人自爲戰而又習

其山川險阻耐其風土癉癘吏若拊循其民歲有以賞之則吾藩籬不可窺矣今西北二虜藉此以制其侵軼況此小醜何足道哉然議者本以圖功名邀爵賞不卹長久之計苟目前之利也若僕所陳何功之有哉然執事當先國計而後身計則遠人受賜也

夷門蔡氏藏書目敘

自書契三代以來禮樂文章播在方冊皆藏於王府老子爲柱下史實主其藏雖列國諸侯莫得而與當世學士大夫蓋得觀其書者鮮矣故韓宣子適魯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楚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則國人皆尊之孔子聖人也然猶問禮於老聃學官名於郯子季札蠻夷也聘於齊魯然後獲觀先王之樂而聞大國之風嗚呼讀其書論其世想見其人凜然於千載之上修身立言可以垂訓於百世之後豈有不因載籍之有考乎是以有國有家者嘗刻意於此而孝悌忠信必由是而出古之人躬行不逮者多矣余不復論比遊京師有爲余言吾里有蔡致君隱居以求志好古而博雅閉門讀書不交當世之公卿類有道者也余矍然異之一日造其門見其子從容請交焉其子爲余言吾世大梁人業爲儒吾祖吾父皆不事科舉不樂仕宦獨喜收古今之書空四壁捐千金以購之常若飢渴然盡求善工良紙手校而積藏之凡五十年經史百家離騷風雅儒墨道德陰陽卜筮技術之書莫不兼收而並取今二萬卷矣且吾父有德不耀常畏人知棄冠冕而遺世故久矣必不能從子游余悵然自失悠然而返予惟古之逸民未嘗以一藝自名於世雖不求人知而人自知之以其所踐履者絕乎流俗故也龐德公隱於鹿門妻子躬耕或疑其不仕以爲何以遺子孫也龐公曰我遺子孫以安不爲無所遺也今居士口不談世之爵祿身不問家之有無所付子孫者獨書耳龐公之意殆無以過此居士之子敏而文學曰富人不知其所以然者抑所謂不見異人必得異書中郎爲有子矣余將負笈而請觀焉乃持其總目三卷爲敘而歸之庶幾附託於斯與藏書者終始

送仲豫兄赴官武昌敘

某生最後不及見先君少時行事也比成人能區別則先君歷清華典方面既貴矣然竊觀其退居於家藐然陋巷布衣糲食寒士有所不能堪而先君安焉故能糠粃富貴而不少貶於流落所謂季文子相三君家無衣帛之妾廄無食粟之馬殆類是矣子孫雖不能髣髴其萬一然清介廉苦之風抑有類焉故吾長兄年五十有三不能俯仰於人猶爲州縣吏仲兄少不樂仕進親戚強之今四十有二始爲筦庫官又飄然遠遊江湖千里之外此其中必有遺世故而輕外物者矣且平居里巷閒士大夫以門閥相高炫服車馬相誇則吾兄敝衣縕袍刓去圭角乘款段馬衣野人服與方外之士雜居而無辨此得於先君子清介廉苦之風爲多余不及也夫約於奉己則求於人也薄故雖小官恬然而往進不希當世之用退不謀三徑之資則出處之閒無累於物豈不超然自得於方寸乎武昌與黃岡對壘特限一大江耳頃侍先君杖履（一作屨）往來於樊口甚數今三十年江山宛然而吾曹齒髮如此得不爲之太息乎昔人感髀肉生而有功名未遂之歎吾曹則不然白首折腰當念蚤爲求田問舍之策及瓜而歸徜徉嵩少之下以畢吾兄弟晚歲之樂又奚恤元龍所笑哉

送參寥道人南歸敘

物有是病必有是德也藥之苦口必藥之良者也馬之蹶齧必馬之善走者也君子之病曰剛與厲險與不遜嗚呼此世俗之所謂病耳何損夫君子嘗以謂士之立身寧有是病而惡夫所謂鄉原者孔子曰吾與狂狷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爲是猶可以入於君子之塗而鄙夫其未得之也患不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脅肩諂笑勞於夏畦吁可哀也甚矣剛之難能也如登高山如挽強如激水不勉則不至而

自貶苟求之道如走坂如舍矢如覆水之易也故剛寧過不失爲君子少柔韋汩沒必流爲鄙夫也蓋嘗讀柳子厚佩韋賦陋其爲人曰非君子之言也士惟恐不剛耳以側媚佞文求富貴以敗而不復夫豈剛之罪也哉使子厚蚤知所佩則不至此也傳曰美者必很惡者必婉余於交遊之閒信然凡平日務爲可喜之論揣所樂聞惟恐色忤人者此必臨利害相棄如路人面折人攻其所短若可憎者此必與人同休戚誓死而不去浮屠中有參寥子者年六十性剛狷不能容物又善觸忌諱取憎於世然亦未嘗以一毫自挫也余始見之於黃今二十年髮白形瘦而志不少變其徒語參寥子者必曰是難與處士大夫語參寥子者必曰是難與游然參寥子之名益高豈非所謂有君子之病者夫使參寥子善俯仰與世浮沈雖人人譽之余安用哉壬午歲秋八月來自香山見余上瑞曰吾將南歸何以贈我且吾前日得奇禍幾死今未知所枊匃子一言余曰子知屠牛坦之刀乎十九年若新發於硎措刃於可游之地而以嬰不折之所也此爲善用剛矣子行遊天下批大卻導大窾願俟知者不汝疵也不然則善刀而藏之若又能灰心槁形澹然遺世以從東郭順子之游則余他日察之必曰此非昔之參寥子也

送孫海若赴官河朔敘

孟公綽爲趙魏老則優不可爲滕薛大夫黃霸自二千石入爲丞相聲名滅於治郡僕以謂此才有所短不足以病賢者子文治兵於睽終朝而畢不戮一人子玉治兵于蔿終日而畢鞭七人貫三人耳才則美矣抑子文君子也至於立威以舉事務殺以爲能儒者又所不爲子玉真不學無術哉世之士大夫少誦古人之書蓋將終身以之也大略出於孔孟者雖無能世必稱爲長者出於申商雖奇才世必指爲薄夫學之移人有甚於齊楚之咻漸摩習熟不自知其爲巫匠也秦人任刀筆吏其做無惻隱之實故虎圈嗇夫以利口見用則仁人君子慨然爭之此風安可唱哉今國家專用儒術政尚寬簡風俗日趨於厚刑名之學搢紳先生絕口不論以經術潤飾吏事彬彬然稍出矣衛人孫君海若則其人也以儒術佐忠武軍幕府官滿改中山安喜令欣然而往或笑其抱王佐之材不能干時取富貴反自苦於簿書期會之閒將爲鄉遂里正分別曲直不亦勞乎君曰不然吾讀書學爲政也有民有社斯足以發吾平日之藏矣何勞之有君之大略溫文深厚不見喜慍貫穿六藝而尤長於春秋蓋少時非孔氏孟軻之文章則他書不觀也如清廟之樂鐘磬琴瑟鏘然閒作鄭衛桑濮淫哇之聲何自作焉持此而游朔方將使獷悍木強之俗變爲禮義廉恥之風僕又何言哉然中山府昔吾先大夫之甘棠也山川平易控制北虜獨無關防之阻先君嘗論南北守盟朝廷之德甚厚也而邊臣翫習無事武備少弛則非以稱吾君委寄之意邊民有善騎射耐辛苦上下山谷得虜之長技者所在千百自爲屯聚以衛親戚墳墓其來遠矣儻能聞諸朝少有以鎮拊勞來之並塞精兵坐獲數萬不煩縣官一粒之費凜然有長城千里之固則虜不敢動矣昔李抱真守澤潞教民爲射官給弓矢而蠲其徭賦山東有警昭義步兵冠天下古人思患預防有如此者先君不果成而去願吾友志此言訪諸邑人之耆老而以告夫元帥有志於經遠者此太平之長策也君爲縣令出入阡陌當得其詳僕是以爲獻

送范元禮序

高平范元禮始仕筦庫三遷爲州佐皆治頻昌余以占籍閭里得從之游將十年每見使人忘其鄙吝雖更僕而語不厭愈扣而德愈豐歲在己亥京師以協律召將行語余古有贈言子曷賦之余惟朋友之義子於我求其所謂益者歟抑損者歟多聞直諒則余豈敢善柔便佞子又飫聞而不取也使余何言哉且求子之失而不可得將箴而無所從則余何言哉古人韋絃之佩蓋扶所長而救所短也和羹

之喻獻其可而替其否也如醫者焉豈有攻其所未病者哉然子以好詞來余安所拒之吾聞魯臧孫有言季孫之愛我疾疢也孟孫之惡我藥石也美疢不如藥石石猶生我疢之美者其毒滋多誠哉是言也余於臨患難共禍福之際則見其人吾鄉有史夫子讀書不仕閉門養親不妄與人交人亦寡與之合面折人之短而爲人謀則忠蓋鄉人之不善者惡之云爾元禮獨與之厚善久而彌信以是知子畏美疢而喜藥石也余可終無言哉天下之患生於豫怠而狃於宴安貴之移人有所不期而疾於影響子以妙齡而取貴仕捨參佐而游朝廷論思獻納行有日矣然富而能貧貴而能賤從古所難以其安于習俗也自此而往當與天下豪傑者處翺翔翰墨馳騖功名爲之乏少而布衣窮閻之士有不可得而致者矣日聞所不聞一唱而百和稱於前而述於後適於心而悅於耳爲之乏少而朋友剴切之言有不可得而聞者矣則好惡習俗或與俱遷余竊私憂而過計之也故於其行敢以是告

伏波將軍廟碑

功名與五福均意其爲造物者所吝也富貴之視貧賤壽考之方疾天固懸絶矣若夫建不朽之功名銘之鼎彝垂之竹帛使百世之後想見其遺風餘烈則與夫没世無聞者蓋不可同年而語矣得不爲造物者所吝乎雖然聖人罕言命以爲言命則人事廢矣然有不得不疑於造物者漢武帝之喜功而李廣卒不封侯光武之好士而伏波竟以讒死嗚呼伏波亦長於慮患而智於出師矣而壺頭一衄讒人遂入其說人主一信而不回豈非命也夫始其策公孫述隗囂之必敗南征百粵指揮而定豈其智於昔而愚於今耶武陵之役壺頭路近而水險若道於充則路夷而運遠夫費日運糧敵必有備孰若提必死之士搤其咽喉所謂疾雷不及掩耳此鄧艾用以破蜀李靖所以平江陵也使伏波士卒不病則戰有餘矣而耿舒乃謂不從其言致敗夫事固有幸不幸耳田千秋一言取丞相衛青平匈奴而致位大將軍其智安在故豪傑之士（懷玉案此處有脫文）則庸夫得以藉口而自信其說豈不悲哉且從光武定天下功臣莫不有封而伏波獨以讒奪至永平圖形靈臺而伏波乃以椒房之故不與是命也夫僕侍親南遷踰五嶺將涉大海過將軍祠下哀將軍之身見誣於千載之上而歎將軍之澤不斬於百世之後豈彼造物者能困其人而不能困其功名也耶謹拜手稽首獻其詞曰維百粵之險阻兮右渤海而左五嶺洞庭居其肘腋兮九疑跨其襟領日翳翳其無光兮谷幽幽其如井烝毒霧之四塞兮雖六師其安騁故尉佗之陸梁兮建黃屋而外屏薄蒼梧之舜野兮內嘯聚夫不逞屬孝武之明靈兮赫王怒之誰梗問將軍之安在兮敢有愛其遺境嗟粵人之喜亂兮每覘吾之不警彼徵氏之狂狡兮民欲殞於陷穽雖不足以辱王師兮非仁者其誰靖下淩波之樓船兮驚絶俗之氣稟勢破竹之無幾兮倏迎刃而自定殲渠魁以懲慝兮釋俘囚而伸儆布天子之德澤兮舍盟書而胥命誓馬革以裹尸兮敢鳶飛而告病何薏苡之興讒兮抱孤忠而不見省昔樂毅之去燕兮遭孱主之聽瑩悲將軍之誰咎兮死青蠅於主聖眷朱勃之何人兮蹈欒布之前鼎雖不能已雷霆之怒兮亦少慰夫未暝仰嘉名於千載兮傷吾道之不競功未錄而罪及兮掩大德於一眚維鴂舌之何知兮獨忠義之所敬走千里之粢盛兮恃德刑於邪正使斯民畏罪而不欺兮猶將軍之威令

王元直墓碑

西蜀有隱君子王元直者吾母同安君之弟也過生二十年不識外家侍二親錢塘舅氏自蜀來見吾先君子相與論契闊談仁義先君所與遊皆天下士於舅氏有布衣交竦然見於色留卒歲而歸時四方門人爭挾所能以進句一言爲終身榮或因之以顯於世而舅氏家無甔石口未嘗言貧窮居十年口未嘗言仕往返萬里無一毫屈

於人者既不可得而親亦不可得而疎於是門下士皆悵然自失過於是時始得見舅氏眉目聆其音聲眞有德君子也嗚呼豈可以世俗議哉舅氏之歸先君作六言詩餞之而使諸甥皆賦其後名公卿和者甚衆蜀人爭傳之舅氏閉門不出陳義益高世故卒不能累其心先君之遷於南也平昔親舊屏迹不敢問安否者七年舅氏慨然奮不顧身曰公盛時在朝廷典方面則往見之今戹窮瘴癘之地吾等乃畏避形迹非夫也率同往者無一人遂獨浮江而下將自洞庭桂嶺而南會先君有詔北還而舅氏遇疾於塗以卒嗚呼過謂吾舅氏能行古人之事而志不達犯患難違衆說而竟爲俗子所快是重不幸也茍不書將何以伸於後而善風俗耶公諱箴元直字也眉之眉山人祖徙居青神諱惟德者其曾大父也諱文化者其大父也諱介者父也皆隱居不仕母某氏公九歲通經曉解句義父好賑施而患貧無以繼乃使治息錢取其贏以周所乏公從容其旁曰放於利而行多怨恐所及者鮮而取怨者多曷若師孟子所謂仁義而已乎父大驚取券焚之弱冠以所屬文見先君子愛之稱於賢艮侯元叔時爲成都學官見而奇之每與論古人退卽書數百言如史漢贊論者元叔歎其有史筆居喪以哀毀見稱免喪元叔復召置門下舉進士不調元叔閱其程文曰尺度同於人而中否異是命也以詩勉之公遂不復事科舉專心讀書學古文里中諸父者儒皆降意與之游爲忘年交自錢塘歸得先君詩文滿篋以付其子曰吾家不貧矣由是士大夫接迹於門又以詫於里人曰海內士吾得交於黃魯直秦少游王定國劉景文之流足矣元祐閒詔舉經明行修或以公名聞於部使者薦書將上矣力辭而免蜀人尤稱之建中靖國元年春二月二十有八日以病卒於夔州之傳舍享年五十三喪歸蜀人哀之宣和二年十月二十八日葬於青神縣之玉臺鄉仁愼里鑪頭山之塢公娶某氏子男三人過早卒次曰先曰光皆舉進士女二人長適楊元龜次適楊顓□孫男四人伯遠仲适叔達季逢公天資仁孝遇物以誠與人子言必以孝與兄弟言必以睦縉紳閒嘗有不能於季孟閒者公作詩感悟之遂相歡如初季父慶源官於洪雅以論事不合取長官怒憂以罪去謀於公公笑曰古人不肯束帶見督郵彼何人哉慶源服其語卽謝病去爲兩蜀高人公實相之其聞人之善若己出有不善者如將浼焉人由此多改過徙義不敢使公知此其行己大略也嗚呼吾母與公同氣也離蜀之年公尚幼先君官於南北不得歸吾母同安君每念外家涕零如雨曰是子有立吾門戶無憂矣然白首無相見期柰何公之來錢塘也先妣方食驚喜失匕筯起從諸甥逆公餘杭門外相持而泣感傷行路悲其孤而喜其至也後四年先妣卽世而公之沒相去無十年渭陽之悲傷無以報罔極又二十年先與光以書來告曰先君隱德未有以表而出之者子其毋辭過矍然有感於心泣而書之先光皆修身有立能爲詩文公有子哉銘曰古人有言惟仁則榮豈皆軒冕貴爲公卿禮義以載詩書以耕藏於其身瓊弁玉纓人孰無死死而不朽五福有一可傳於後曰攸好德百行稱首富與貴者泯沒何有我觀舅氏古之逸民躬耕樂道以全吾眞化其鄉閭訓敕子孫蓽門圭竇吾不曰貧惟士也貴無慚於古視其與遊戶外之屨青神之原有墳其墓讀我銘詞以考其素

河東提刑崔公行狀

曾祖諱裔故贈工部侍郎祖諱嶧故任刑部侍郎贈特進考諱度故任朝散大夫累贈宣奉大夫公諱鈞字元播姓崔氏系出於魏相琰至唐世有顯人爲天下望族其先占籍光州徙居開封不知所從來自特進公帥慶陽乃家於雍公以特進公蔭授將仕郎守將作監主簿初任涇州酒稅積官至朝散大夫自涇州酒稅歷遷知鳳翔之扶風瀛州之河閒磁州之武安縣簽書遼州判官通判岢嵐軍知南渠

均遂三州領利州路轉運判官提點梓州河東刑獄河東路轉運副使初扶風以毋憂去官河閉復丁父憂皆不能終任知南渠州被旨改提點大遼頓事不赴凡出仕四十有四年終始一節公爲人溫厚靖深喜慍不見於色少讀書以功名自任不苟於吏事初宰武安州既以整辦稱矣時深冀水潦民流移於武安者以千數誘說豪右出粟平其直籍貧民使得市而公自臨視之至秋大熟迄無殍殕黃髮垂髫扶攜而歸皆曰活我者崔公也武安之民紀公善政聞於朝願再留三年詣闕下者五百餘人時驚異之其後出守專以清淨不擾爲政務在舉大綱略細故與吏民立教期於無犯推轂士類率先寒素掾屬有故人子詭以其父書求薦章置金函中公舉之有物笑謝而卻之然卒加薦引人以此多公篤於故舊而能掩人之私也崇寧中有詔天下建置佛祠榜曰天寧萬壽公時爲遂寧守奉詔矍然曰此地上始封之國可使不先他郡乎然民不可勞也乃因城南廢寺庀材治具躬自督視鼓舞吏民不踰月而告成民視輪奐之鼎新初不知追胥之擾也大觀初大行有黠盜曰李免者聚徒山谷時出寇掠驚擾郡邑朝廷遣將兵捕虜久無功乃自梓州路提點刑獄移公河東專董其事公入境以方略授諸將按劾其逗撓疲懦素無狀者數人由是人人自力皆倍其勇未幾披其黨聚賊窮請命詔釋之太行以寧請改轉運副使河東地瘠民貧漕挽歲常不足公曰民不可取也乃盡索諸郡貢賦山澤之籍與廩吏養兵儲邊之費計入以爲出罷不急之務講在官之利寬恤民力明年儲廥皆盈初行均糴法河東俗少種麥民無以輸吏恐不能塞責公獨抗疏於朝論其不可數辨之狀有旨遂罷夏糴公私便之詔天下言便民事公在職以八事應詔一曰議升貢二曰重守令三曰經漕運四曰愼舉官五曰罷榷酤六曰議財貨七曰罷時估八曰重農事其言皆切於世務可以見公行己之大略矣久之復除本路提刑發伏擿姦郡吏震悚先是有浮屠氏者爲獄詞逮引目以妖賊餘黨久未就捕一日獲於晉州詔公案治衆謂必誅死公獨辨其非黨與讞於朝貸之復爲浮屠如初人方知公嫉惡出於天資而其詳刑法民自以不冤實長者也公在河東凡十餘年既倦游慨然有歸志乃買田陽翟將老焉方築室會以事罷乃竟請歸闔門不治外事絕賓客專以道家養生鍊氣之術爲意無何無甚疾而終享年六十有六時政和五年七月十四日公兄弟二人季曰侖字元量布衣從公南北友愛未嘗相捨大禮恩當任子捨其息以先侖朝廷不從歎謂侖曰吾弟未祿仕吾無以見先君既得歸乃謝事以恩授侖命下兩月而公卒嗚呼可謂君子哉若人也公娶周氏朝請大夫宗閔之女累封宜人先公五年卒子男三人曰琥曰諷皆早世曰嵩將仕郎孫男二人曰孝彥孝純尚幼以是年八月十七日合葬於陽翟縣某原周宜人之塋公平生無他嗜好唯喜藏書蓄古器傾家貲以求之不憚善作詩傳於士大夫之閒編集於家二十卷又自取唐史撰次其人物之美者各爲詩以紀之名曰易覽亦藏於家過昔從仕大原公爲部使者數得以事見公風姿秀整氣溫而色莊口不論臧否言不及世故獨好問長生之術與方士內外丹之訣能經鳥伸吐故納新之說靡不造其精微蓋自弱齡從事於茲晚歲亦專心致志焉曰黃金可必成飛仙可必學故年高而齒髮不衰顏如嬰兒殆有得於出世閒法者夫重於內者必輕於外故公所至能以身徇義愛民利物不求赫赫之名去而人輒思之過嘗辱公之知論薦於朝又與其弟元量遊復同閭里講公生平爲詳乃狀其行事以告當世君子庶幾採摭以誌其墓隧云爾

孫志康墓銘

熙寧初先君通守錢塘孫君介夫使其子志康贄所業以見願留授經於門下時年未弱冠也先君嘉之使與余長兄遊既卒業歸自是走四方爲文章士元祐閒先君知禮部貢舉志康以薦書來京師先

君得其程文於黜籍中擢寘第六人廷試復居第六天下然後知取之者嚴而得之者固自可必也志康居官不碌碌議論勁正有不可犯之色終身不敢畔所學以宣和二年九月十二日卒於淮寧之私第其子虬泣血以告曰虬先人寡所合仕纔至尚書郎自少至老受國士知者莫如東坡公不得公銘其墓得公子銘之亦庶幾矣敢以外祖黄才叔所狀行事來請過惟志康父子於余家爲世契自齠齓辱與之遊曩又同官於弁門知之最詳其敢以辭力不能爲解乃爲泣而書之公諱勰志康其字也世爲虔州感化人曾大父長孺故任太子中舍知潯州大父師房故不仕父立節即介夫也終於桂州節度判官贈朝散郎公賜進士第授奉寧軍節度推官歷冀州幕鄆州州學教授用薦者改宣德郎知舒州太和縣八寶恩及累還至朝散郎賜五品服自湖外官滿從辟高陽太原兩路安撫司機宜文字除知岳州請宮祠除提點崇福宮歸於陳公有田在陳遂爲終焉計明年請老又明年乃以疾不起享年七十一公弱不戲弄巍然有父風讀書無所不貫穿尤長於左氏春秋文詞典嚴有西漢風援古證今而折衷之以己居官守正不撓以仁厚爲急故所至輒有去思南陽張公幾仲之帥高陽也精選幕府士薦紳閉請行者不一幾仲獨曰吾嘗見師是黄公之壻曰孫郎者不好面諛師是有所議論孫郎從旁輒可否之未嘗依違也吾今守邊賓客中不患吾唱而無和也特安用之若得斯人則吾知過遂辟與俱在高陽八年賓主無閒言幾仲移并門又與之同往過嘗見其端笏以遊其庭軍府之政必可而後有所唯諾毅然見乎色幾仲爲改容更張之所輔益不可勝紀公以文章名世而循循然如不出諸口未嘗恃己以淩物賢愚少長待之如一稱其善而掩其過在邊之久雖武夫悍卒皆心服其誠而爲之盡最後守岳陽政亦可觀是時湖北開新邊調發他郡文檄旁午於道公私惴恐公呼豪右百姓與計議於庭曰君父之命不可違吾與汝曹皆任其責出檄於懷賦之曰吾不以付吏不汝追逮特寬爲期期而不至者罰皆倍之千里之間民不知勞而軍需告辦岳陽嘗經火災譙門兩觀鞠爲灰燼公至之數月登城歎曰昔岳陽樓觀以偉麗聞天下今乃沒於丘墟草棘閒不能復前人之跡守臣罪也父老聞之欣然有請曰岳人懷此久矣非我賢守誰當任之有無惟所命公得朝廷所賜度牒與虞人所獻山林巨植鳩工庀徒而鼎新之不踰年壯峙如昔州人扶老攜幼來觀有自數百里至者皆歎曰孫公不擾吾民不鞭一人而所立如斯召父之甘棠不在是耶故去郡之日人挽留之不得出郊又維其舟使不得去者累日公治郡專用教化視民如家人有爭訟者公爲辯析其理俾自屈服而去古之循吏不是過也平生無嗜好老不廢書如飢渴然善作古篆秦漢而下不取也娶黄氏初東坡公奇其才以語師是乃以其子妻之公晚得痹疾黄夫人躬治藥石相其飲食臥起經紀家事不以毫髮累其胸中者二年公沒窀穸之事皆夫人自任之有古烈婦之風公文集若干卷傳於世嗚呼風俗之不振也久矣自義不勝利天下之士以容悅爲工端方爲拙有終身爲縣吏妻子至於寒餓而天下指以爲歎又私相以爲戒風俗安得不媮乎而士氣安得不卑也此賢人君子所甚懼者先君嘗作剛說一篇爲介夫而發歎天下無其人也介夫流落不遇至死不悔志康又不偶於世抱才無所施介夫真有子哉以某年月日葬於某地子一人曰虬事親有立能克其家銘曰崆峒之山章貢之水山川秀奇鍾於孫氏孫氏世儒一經教子至於志康命世之士師以道授父以剛遺處其有聞出則或梲晚遊諸侯遇其所知翔而後集夫誰敢羈抱其經術卒不少施世無王良驥將安之周士也貴秦士也賤義利之分賢愚斯判斯人云亡後生不見我銘其藏惟以永歎

孫團練墓誌銘

古者天子置衛曰虎賁書云有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其來尚矣有宋選擇天下奇才勇士以隸親軍號曰諸班居則以壯國容出則以威疆埸故功名之士多由此塗出大者賜旌鉞其次皆得稱名將故太原府路兵馬都鈐轄孫公其人也公諱貴字和叔其先趙州贊皇人自大父始遷河東平定軍因家焉世爲農公生而異於羣兒不好戲弄既長狀貌頎然智慮倜儻里人皆異之公亦稍以功名自期志不在畎畝閑也會國家招置新軍公即自詣太守請補其缺太守馮公惲奇其狀以爲他日必富貴吾所不逮乃留爲鈐下吏給其衣服俾習弓弩射藝不踰年能挽強超乘絶於等輩是時朝廷詔下諸路選才武以實班衛太守即以公應詔遣之日祝曰富貴無相忘其愛重之如此至京師充御龍直人員每較藝常居第一入衛十年天子親御殿閱試諸班以公絶倫遂授東頭供奉官河東都總管司準備差使是歲熙寧八年也丞相韓康公帥太原夏雨不止汾河暴溢欲壞堤敗廬舍亟遣公護築之公晝夜廬於堤上自執朴以巡役人爲危之而公卒不動堤以完安韓公喜曰全吾民者君之力也未幾除麟州橫陽堡兵馬監押議者請麟府封三州巡寨官不宜用內郡人且無邊勞者恐緩急不足倚辦委將臣沙汰之而用土人之有功者公獨以驍果勇健爲車馬使張公世矩所惜留而不遣議者不能奪元祐六年爲河東第一路副將駐橫陽堡時夏賊梁乙逋犯麟府衆十五萬諸寨閉壁公獨毅然不顧數出奇兵撓擊之殺傷甚多且開門示閑暇賊疑不敢近又遣偏裨領騎捕得賊生口盡知其虛實歸有日矣乃出家貲募死士從間道約麟府諸將告以賊退期使設伏邀擊其怠諸將議不合賊鼓行而西莫有誰何者士氣憤沮於是始服公忠勇而惜其謀之不用也公自授官往來河西幾三十年熟知夷虜之情狀山川之險易部落之多寡故機不妄發及其慮勝而動忠義所激則常爲士卒先凡與賊遇大小十九戰未嘗敗北捕獲首虜以千計積功累官至昭州團練使爵開國伯食邑七百戶崇寧之初左右有言公姓名於上前者有旨召詣闕陛對稱旨即除太原府路兵馬鈐轄大觀中陞都鈐轄公老矣邊鄙無事乃學方士養生服餌之說無何瘍生於首公曰是命也醫何爲哉疾遂革以政和二年六月十九日終於太原官舍享年七十有三政和四年七月十二日卜葬於真定府元氏縣某村之新塋公性沈毅有謀馭士寬簡絶甘分少能得人死力又好賙鄉人之急平生所得稟賜施與略盡屬纊之日家無餘貲人爲嗟歎然本起於田家子初不知兵猝然見奇於馮公竟有立於世昔唐李勣臨事遣將必觀其人奇龐福艾者付之或問其故荅曰薄命者不足與成功抑亦用人之一端也歟公之曾祖諱同祖諱通皆不仕考諱誠以公貴至太子左衛率府率贈官至左千牛衛大將軍妣李氏贈和義郡太君公娶鮑氏封仁壽縣君子二人長曰翊以戰功至武節郎次曰靖忠翊郎孫男四人昂昺皆承節郎曷承信郎季未名孫女五人尚幼過始官於太原之歲也公已病不及見既沒（一作其沒也）其子翊狀公行事以來請銘過推孝子仁人思欲揚其親之美其可辭焉銘曰雖甚盛德誰能去兵赳赳桓桓天實之生公在內朝王之爪牙出衛社稷能執干戈以征則克以守則固惟忠與孝用訓其旅既顯其親亦令其名畢萬七戰死猶有榮不貪天功邊邑以寧子孫緜緜吾是以銘

襄城程先生美中墓誌銘

古者仕而未有祿者君（一無君有二字）有餽焉曰獻使焉曰寡君雖王公不敢以其位（一作貴）加於匹夫而士亦有不見公侯恥於鼎肉亟餽亟拜之義秦漢以下風俗不競降志辱身惟利是趨故揚子雲曰周之士也貴秦之士也賤有以也夫有襄城布衣之士曰程美中素以儒術教其鄉人不汲汲於富貴不戚戚於貧賤獨尚氣節不妄交於人鄉閭皆嚴憚之尊之曰先生蓋嘗有侍從貴臣出守潁昌乃先生之友

人也或勸之俾修謁焉顧笑曰我賤彼貴招而往吾猶病之若栖栖
其門戶人其以我徼口腹而來祇自取辱焉衆大慚服邑有富人遣
其子受經於先生既中甲乙科鄉人榮之而先生澹然無德色其後
貧甚或强使謁之以病告陽許諾而卒不往汝頴之士爲之□□過
與其子鼐遊鼐又稱其處兄弟之閒有難能者曰吾祖昔以財雄鄉
里有子五人先生其季也伯仲皆豪放不事生產田園悉爲嬉遊費
殆盡而先生儆衣蔬食杜門讀書不問有無全兄弟之懽夫孝悌稱
於其家戹窮守道稱於朋友抑亦無愧於古之士矣今其亡也可不
識乎先生諱彪美中其字也世爲開封長垣人後徙居襄城曾大父
悅不仕大父永贈太子中允皆隱居自晦財豪而善施父諱初蚤中
九經第仕屯田員外郎性剛直好譏刺大臣以故仕不甚顯母李故
丞相沆之孫侍郎師錫之女邑封長壽先生幼而警敏好觀史書不
特事科舉學年甫弱冠矯矯自立推重於先生長者皆自以爲莫及
襄城舊儒曰楊泌未嘗妄以文許人一見之斂衽心服遂以女妻之
由是爲襄城人先生善誨人至誠遇物期於長育成就學者從之如
歸相踵登進士第多有顯者然終其身僅能取薦書而已一命不霑
交遊稱屈是命也夫政和七年鼐以上舍士貢於京師而先生亦以
免解恩將同試於春官未行而以疾終於其家享年五十有九歲在
丁酉八月二十五日也子四人曰鼐□闊開女一人適孫娛故資政
殿學士康公猶子也以某年某月日葬於某地從祔其先鼐來請銘
銘曰源遠（一作深）而流長立善必有自也安時而處順秉德必有似（一作以）
也介然乎不羣於物此其性之於己也不報其人而報其德天殆
將以昌其子也

斜川集卷第五

斜川集卷第六

眉山蘇　過　叔黨撰

士燮論（懷玉案此篇亦見東坡集）

料敵勢之（坡集無之字）強弱而知師之勝負此將帥之能也不求一時之功愛君以德而全其宗嗣此社稷之臣也鄢陵之役楚晨壓晉軍（坡集師）而陳諸將請從之范文子獨不欲戰晉卒敗楚楚子傷目子反殞命范文子疑若懦而無謀者矣然不及一年三郤誅厲公弒胥童死欒書中行偃幾不免於禍晉國大亂鄢陵之功實使之然也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功非常之功雖（坡集無雖字）聖人所甚懼也夜光之珠明月之璧無因而至前匹夫猶或按劍而況非常之功乎故聖人必自反曰此天之所以厚於我乎抑天之禍予也故雖有大功而不忘戒懼中常之主銳於立功忽於天戒日尋干戈而殘民以逞天欲全之則必折其萌芽挫其鋒芒使知其所悔不然（坡集無不然二字有天欲亡之句）則啗之以美利誘之以得志使之有功以驕士玩於寇讎而侮其民人至於亡國殺身終（坡集終而）不悟者天絕之也今夫（坡集今夫作嗚呼）小民之家一朝而獲千金非有大福必有大咎何則彼之所營終日勤勞而得之者數金耳（坡集云彼之所獲者終日勤勞不過數金耳）所得者微故所用者（坡集無者字）狹無故而得千金豈不驕其志而喪其所守哉一動不能自反至於家破身困欲復治其故業豈可得耶（坡集無一動不能自反至此二十二字）由是言之天下者得之艱難則失之不易得之既易則失之亦然漢高帝起於布衣（坡集云漢高皇之得天下）親冒矢石與秦楚爭轉戰五年未嘗得志比（坡集既）定天下復有平城之圍故終其身不事四夷民亦休息（坡集云不事遠略民亦不勞）繼之文景不言兵而天下富（坡集無天下富三字）唐太宗舉晉陽之師破竇建德虜王世充所過者下易於破竹嘗自矜曰吾十八舉義兵二十四平天下未三十即大位（坡集無嘗自矜曰至即大位二十二字）故瘡痍未瘳（坡集云然天下始定外攘四夷無故瘡痍未瘳句）伐高昌破突厥終其身師旅不解幾至於亂者以其親見取天下之易也故兵之勝敗不足以爲國之休戚而足以啓治亂之兆戰勝而亡敗而興者有矣（坡集云故兵之勝負不足以爲國之強弱而足以爲治亂之兆蓋有戰勝而亡有敗而興者矣）會稽之棲而勾踐以霸黃池之會而夫差以亡有以使之也夫昔虢公敗戎於桑田晉卜偃知其必亡曰是天奪之鑑而益其疾也晉果滅虢此范文子所以（所以二字從坡集補）不得不諫諫而不納而又有功敢逃其死哉使其（使其二字從坡集補）不死則厲公逞志必先（坡集有圖字）於范氏若趙盾矣（坡集云趙盾之事可見矣）趙盾雖免於死而不免於惡名則范文子之智過趙宣子也遠矣

讀楚語（懷玉案此篇見東坡集題曰屈到嗜芰論）

屈到嗜芰有疾召其宗老而屬之曰祭我必以芰及祥宗老將薦芰屈建命去之君子曰違而道唐柳宗元非之曰屈子以禮之不忍絕其父將死之言且禮有齋之日思其所樂思其所嗜子木去芰安得爲道甚矣柳子之陋也子木楚卿之賢者也夫豈不知爲人子之道事死如事生況於將死丁寧之言棄而不用人情之所忍乎是必有大不忍於此者而奪其情也夫死生之際聖人嚴之薨於路寢不死於婦人之手至於結纓冠啓手足之末不敢不勉其於死生之變亦重矣父子平日之言可以恩掩義至於死生至嚴之際豈容以私害公乎曾子有疾稱君子之所貴乎道者三孟僖子卒使其子學禮於仲尼管仲病勸桓公去三豎夫數君子之言或主社稷或勸於道德或訓其子孫雖所趣不同然皆篤於大義不私其躬也如是今赫赫楚國若敖氏之賢聞於諸侯身爲正卿死不在民而口腹是憂其爲陋亦甚矣使子木行之國人誦之太史書之天下後世不知夫子之賢而唯陋是聞子木其忍爲此乎故曰是必有大不忍者而奪其情也然禮之所謂思其所樂思其所嗜此言人子追思之道也曾晳嗜羊棗而曾子不忍食父沒而不能讀父之書母沒而不能執母之器皆人子之情自然也豈待父母之命耶今薦芰之事若出於子則可

自其父命則爲陋耳豈可以飲食之故而成父莫大之陋乎曾子寢疾曾元難於易簀曾子曰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若以柳子之言爲然是曾元爲孝子而童子（坡集作曾子）顧禮之末易簀於病革之中爲不仁之甚也中行偃死視不可含范宣子盥而撫之曰事吳敢不如事主猶視欒懷子曰主苟終所不嗣事於齊者有如河乃瞑嗚呼范宣子知事吳爲忠於主而不知報齊以成夫子憂國之美其爲忠則大矣古人以愛惡比之美疢藥石曰石猶生我疢之美者其毒滋多由是觀之柳子之愛屈到是疢之美子木之違父命藥石也哉

蕭何論

論曰蕭何請上林苑以與民高祖大怒而械繫之廷尉高祖疑其受賈人之金乎曰非也使眞受賈人之金亦不責也陳平請金四萬斤以閒疏楚君臣未嘗問其出入乃疑相國以私乎蕭何強賤買關中田宅以自汚上心乃安又何責其受金也哉然則何怒之遽也曰久矣高祖之欲爲此繫也其爲子孫謀也深矣盧綰與之同里閈生亦同時少長相狎羣臣莫與爲比然一旦之燕則以反聞是羣臣舉不可信矣而蕭何居可疑之地有可疑之勢特未反耳其鎮撫關中十有餘年恩德洽于百姓而高祖連歲在外關中之民知有何而已縛淮陰如嬰兒脫呂后孝惠於危死其智力豈小小哉帝百歲後母老子少得安枕而臥乎高祖蓋以是卜也曰卜何之反乎何安敢反也卜之於是民耳請苑而不許又械繫之民德何而怒我也必也若匈匈有動搖之情是劉氏之澤不逮也得不爲子孫之謀哉故曰欲令百姓聞吾過是以此卜也不然豈不知職事有便於民而請之真宰相之事也歟嗚呼功臣之難自古而然乎何之必不反蓋自今觀之矣當是時變起無虛歲非特君疑臣臣亦自疑而欲反蕭何處於其閒蓋亦自危□賈生有言韓信最強最先反愚以謂不然信之英傑不能爲人下者也雖居關中猶欲以因徒反豈國大兵彊使然哉蕭何留侯韓信皆稱人傑高祖所畏也然何以素謹畏得全雖老得釋猶徒跣入謝此豈韓信所能效哉然致是紛紛者有愧留侯矣

芝堂記

芝之爲祥草尙矣以其兆和氣而生非封植而成陰陽不得宰其功雨露無所施其力不糵不芽乃莖乃葉異夫羣草木此其可貴也古之君子蓋嘗有感於斯曰采三秀於山閒非有道之士孰可以況此神仙服餌以五芝爲長年不死之藥漢以齋房九莖薦於郊廟是以瑞名之也哉吾蜀有布衣楊公亮家世好善聞於鄉里爲藥肆以自給不取贏餘貧者賴之以生不可勝計有子曰會亦以孝謹稱葬親之三年事死如生朝夕必臨時物必薦家事必告芝生其墓或採以獻鄉人驚異之曰此楊氏父子爲善之報彼愚夫不知其爲祥也而暴之亟往觀其處祝之使復生已而果然未幾僮僕又取以獻衆大嗟惜意其不復出矣不逾月芝生如故鄉人然後知楊氏父子行必有稽於神明何其響應弗渝而申告者二也或曰爲善者必有報造物者既知之矣胡不大其門而昌其身而獨錫之以芝也寒不可以衣飢不可以食余曰不然天人之際必諄諄然表楊氏之德出於一鄉一鄉之人有懲惡勸善者自鄉黨以及州閭推而至於四方相勉爲楊氏子而恥其不及其爲瑞也豐矣故子臯爲成宰而成人篤其兄穎谷封人食舍肉而莊公施其母詩所謂孝子不匱永錫爾類豈不諄諄然命之乎楊氏築堂以旌之且屬里人蘇某記其事將刻石以告來者故樂爲書之

記交趾進異獸（長元案此篇永樂大典不載今從古文小品咀華補錄）

麒麟鳳凰天所生也虎豹蛇蝎亦天所生也生麟鳳矣必復生虎豹蛇蝎蒼蒼者或自有說然天之生麟鳳也不數而虎豹蛇蝎害人之物往往蕃衍於深山大澤閒耽耽焉逐逐焉肆其爪牙之利以逞其

口腹之欲宜乎麒麟鳳凰高飛遠引不一游於世也

志隱

蘇子居島夷之二年客有自許來唁問其安否而勉之進取曰天之生物類聚羣分蠢動飛走不相奪倫魚宅于淵獸伏于榛蘙之于冰鼠之於焚失其所則病因其性則存且非獨蟲魚然也楚之橘柚不植於燕代晉之棗栗不繁於閩越非天地之所私繫物性之南北況於人乎余蜀人也少遊三晉之閒矣秋冬之交朔風蕭條山童澤枯墮指折膠陰山之雪三歲不消故其生實瘠而不窳畜馴強而不乾人亦剛而多勇壽而碩堅膚拆面皴足胝手胼爲霜雪之所凝凜其質之歲寒而五嶺之南夷獠雜居天卑地濘山盤水紆惡溪肆流毒霧蒸噓晝避蝮虺夜號魑魖草木冬花霖潦長濡星隱于氣日見于晡故其民多重膇之病寒熱中膚非耋而傴非躄而扶而儋耳者又在二廣之南南溟之中其民卉服鼻飲語言不通狀若禽獸既囂且聾海氣鬱雺瘴煙溟濛而子安之豈亦有道乎且夫君子之修身也病沒世而無聞故其躡屩而取卿相脫輓輅而□封君季子從成而得印范叔計行而專秦相如進缶而趙重毛遂奉盤而楚親或刀筆以自奮或干戈以策勳脫穎者富貴陸沈者賤貧希揄揚於鼎彝恥湮沒於埃塵古人有言歲云暮矣時不我與如子之年鳴鍾鼎食者多矣曷亦有意於世乎蘇子曰噫若客殆未達者耶大塊之閒有生同之喜怒哀樂鉅細不遺蟻蠭之君臣蠻觸之雄雌以我觀之物何足疑彭聃以寒暑爲朝暮蟪蛄以春秋爲期頤孰壽孰夭孰欣孰悲況吾與子好惡性習一致同歸寓此世閒美惡幾希乃欲夸三晉而陋百粵棄遠俗而鄙島夷竊爲子不取也子知魚之安於水也而魚何擇夫河漢之與江湖知獸之安於藪也而獸何擇於雲夢之與孟諸松柏之後彫萑葦之易枯乃物性之自然豈土地之能殊子乃以晉楚之產疑之過矣雖然瘴厲之地子得其詳也僕亦擇其可道者以釋子之惑天地之氣冬夏一律物不凋瘁生意靡息冬絺夏葛稻歲再熟富者寡求貧者易足績藥爲衣蓺根爲糧鑄山煮海國以富強犀象珠玉走于四方士獨免於戰爭民獨勉於農桑其山川則清遠而秀絶陵谷則縹緲而茀鬱雖龍蛇之委藏亦神仙之所宅吾蓋樂遊而忘返豈特暖席之與黔突也哉若夫紆朱懷金肥馬輕車固人情之所欲得也而況金石之傳不朽之榮爲主上布德澤於斯民拊四夷而賓不庭固非獨善其身老死丘壑者所得擬也然功高則身危名重則謗生枉尋者見容方枘者必憎而自古豪傑之士有不能閭閻之窮慨然有澄清之志探虎穴索驪珠而得全者蓋無一二也彼大人者窅然觀之蟨蹷遠引況以榮爲樂耶世非不知得士者昌失士者危然患難或可以共處安逸或可以長辭子胥不免於屬鏤范蠡得計於鴟夷蕭何縲囚於患失留侯脫屣於先知敵國亡而信烹劉氏安而勃疑故介推避祿於緜田魯連辭賞於燕師接輿長歌於鳳鳥莊叟感慨於郊犧僕無過人之才固不足以自媒也然馬之羈靮鷹之韝紲寒心久矣方長鳴於冀北覩阜棧而知懼擊鮮肥於秋風又何臠割之足顧哉蓋嘗聞養生之粗也今置身于遐荒如有物之初余逃空谷之寂寥眷此世而愈疏追赤松於渺茫想神仙於有無此天下之至樂也而子期我以世人汚我於泥涂貪千仞之轂輕隋侯之珠子以爲巧我知其愚客愧且歎曰吾淺之爲丈夫也

昔余侍先君子居儋耳丁年而往二毛而歸蓋嘗築室有終焉之志遂賦志隱一篇效昔人解嘲賓戲之類將以混得喪忘羈旅非特以自廣且以爲老人之娛先君子覽之欣然嘉焉逮今二十年矣政和丙申來潁水偶發書篋得舊稿悵然感歎小兒籥在總角時逮事先君子者惜此篇久亡而今存請書其事而藏之庶幾不忘在莒云耳

東交門箴 懷玉案此篇亦載東坡文集

漢武帝爲竇太主置酒宣室使謁者引納董偃東方朔以爲偃有斬罪三安得入宣室上爲更置酒北宮而引偃從東司馬門入更其門曰東交門而前史無譏焉作東交門箴

上所好惡民實趨之風俗厚薄君實驅之道之以正民俗罔中倡之以淫實煩有從帝於館陶在齊文姜矧董外人千國亂常既不能戮反以爲好予飲予燕宣室是傲偉彼臣朔辟戟趨陛讋拳是效剛而有禮改館徹饌北宮東門雖曰從諫東交實存維藩維戚禮法遂恣延及齊民惟上所使昔在季孫賞盜以邑魯遂多盜而罔敢詰矧玆王宮姦人是納昭示來世有慚斯闔黄也揚觶杜舉得名殿檻勿輯直臣是旌人孰無過過而勿貳宣室東交實同而名異耳

天寧寺鐘銘

有宋宣和辛丑某月日頴昌府天寧萬壽禪寺住持比丘普融老憫昔之鐘壞募人改作增大之爲銅五千斤未期年而成蜀人蘇某觀玆勝事讚歎希有而說偈言

智哉大士假幻說法以大願力破愚癡鑛熾勇猛火出智慧銅戒定爲模般若爲工是皆普融成就法器置高廣坐發大音聲雨風晦明嘗作佛事警昧悟聾覺迷歸正以慈悲體有扣卽應隨彼扣者不入思惟一切衆生煩惱滅盡天宮地獄等無高下有性無性齊成佛道

安邑縣壽聖寺第一代住持海印塔銘

我先大夫卜塋於郟敖求浮屠師使居其旁義光者自解梁來能誦戒講說經論請止留作佛事薦冥福衆不捨去遂建道場鐘梵之音晨夕無廢光爲人强力敏給喜於事功問其師承曰解之安邑住持壽聖寺第一代海印其名也印寂矣其道行有足書而未有發明之者義光死有責敢以是請某唯先塋有託於光其何以辭師姓張氏邑之王范村民家子也生時有光燭室人以爲非常十五卽出家禮僧交靑爲師至政和二年乾元節以誦經應格爲沙彌二十受戒具邑始建壽聖寺師爲道俗所推使住持初未有屋一椽不數歲佛宇僧舍鐘樓經閣山門廚廩皆具備而從學者翔集矣師持律甚嚴誦經精專自云於日星閒能覩見諸天人相豈所謂獲常清淨眼之報者耶以政和五年十一月二十二日示寂壽八十有四僧臘六十有五臨終之日有異香滿室遠近來觀歎未曾有其徒奉其骨塔而藏之法嗣法孫凡三十一人列於碑之陰蘇子曰南宗北律其自相詆訾所從來遠矣使吾言信然由戒生定定生慧其成佛得道豈有二哉宣和五年四月初十日記

普融老眞贊

衡氣以見機正容以悟物雖不形諸言猶有待乎色孰卽色而觀空卽空而觀實當以是義觀普融之德

宋景輝二子字說

古人之名其子者亦多說矣有獲長狄僑如以喜而名其子有文在其手曰友以異瑞而名其子人之愛其子莫不欲其賢且貴也元憲宋公之曾孫曰肱曰膰余問其所以名之說其父景輝語余肱生而甚似其祖必能世吾家元憲以道德文章名天下股肱元聖致太平吾所以期之如此曰膰者吾通守頴昌釋奠宣聖爲亞獻膰於是日也生吾惟仲尼以膰肉不至而行夫豈爲肉哉蓋爲禮也士大夫生於今日親覩禮樂之盛籩豆具舉此豈小小節文哉吾是以名之予矍然不敢以童子戲遂字肱曰元弼膰曰元禋且著其說以授二子勉使有立以無廢父命

祭叔父黃門文

嗚呼天無意於世乎曷爲畀之於人夫既畀之而又奪之理何疑於大鈞昔者仲尼孟軻周流天下皇皇乎求君蓋欲拯生民於塗炭救將喪之斯文然身卒困於逆旅志壹鬱而莫信豈道大不容於世也抑天未欲平治於斯民烏乎哀哉維我王父皇考以及叔父天祚有

宋篤生良臣祖堯禹而陋秦漢談王道於一門公之在廟堂也則壬人廢而蠻夷服禮樂正而朝廷尊排申商之充塞非仁義而莫陳庶幾乎虞夏之風反樸而還淳矣屬世故之迫隘乃一蕕而一薰橫江潭之鱣鮪豈溝瀆之容身竟中道而出走罹此郵之紛紛然公之脫身南荒而歸也則澹然箕山之下濮水之濱友巢由於千載追松喬於白雲蓋與世而相忘默淵潛而自珍託春秋以見志戮姦宄於灰塵公雖不用也而天下愈尊之如泰山歸之如鳳麟意造物之有待使歸然而獨存忽山頹而梁壞何蒼蒼之不仁豈吾宗之不祐天實禍於搢紳過也昔孤而歸公於許奉杖屨者十春維二父之篤愛推其餘於子孫痛里門之一訣哭來訃於弁汾恨易簀之不見猶及拜其冠巾恍高堂其如在疑謦咳之或聞誓不辱於教誨期可見於九原傾一奠而永已不得執紼挽公之歸葬於西岷也

祭常子然文

嗚呼詩禮道喪僅不控頤以得爲榮以失爲悲陋矣稽古射利乘時若商賈然壟斷物宜彼君子者以心爲師譬猶農夫載耘載耔雖有饑饉吾志不移猗歟子然信道自持抱其家學衡吾氣機如資章甫越人何爲身則不偶論無少卑白首爲郎理復何疑嗟我先君昔遷南夷萬里致書公時布衣同臭使然忘其颱危先君即世義不敢遺請婚後人不謀於龜嗟我兄弟坎壈無依方鑿圓枘公獨見私倒其廩困決其藩籬我倡子和終日不違曰我有財汝其宰之豈其一別訃音遽隨委蛻而行藥不待醫爲仁必壽天不吾欺云何抱璞竟不少施易簀之言我不獲知兩楹之奠莫薦其歸惟以鄙詞致茲涕洟想其音聲欻然在帷庶幾英靈擧此一巵

祭岑彥休文

嗚呼去古道遠士惟利趨芥拾素紫粃糠詩書如商賈然資舟與車得於古人特其腐餘惟彥休父世業於儒自誠而明六經自娛掇其英華恥前弗如譬彼農夫以畓以畬既耕且種且穫且儲雖有水旱孰知贏虛蚤陟巍科馳聲天衢金馬玉堂指日可須乃請試吏邅迴闊迂弦歌兩邑古良大夫推其肝肺拊嫗煢孤毋或傷之同吾體膚去惡勿疑利吾耰耝上黨之治益隆於初剛亦不吐弱焉必扶期月而歸遂與世疎幅巾深衣築室端居左墳右典東觀石渠鄰里化之訓其稚雛嗟余通家三世鄉閭臭味既同婚姻與俱逾年不見凜然清臞隱几而坐骨見衣隅豈期斯人千里半途望哭其堂若見巾裾搢紳涕洟塗巷欷歔聊陳一奠往致生芻

梟灘亭上梁文

門外有湖獨跨一城之風景岸邊無屋難包四面之煙光雖撥棹以可航柰泮泂之靡定用涓嘉臘載舉修梁野處老人學道無成讀書粗遺遭遇四朝之明主周旋三紀之從官人生七十古來稀況鄰耄齒水擊三千摶而上寧復壯心幸足跡未倦于驅馳而眼力尙堪於登眺乃眷寬閑之野本爲莽眇之區久嗟領略之太遲敢惜經營之小費先成畫舫戛然浮漾於中流茲創笠亭正爾鋪張於佳觀值慶橋之改作參枉渚以函通輪蹄因是以娛嬉士女相招而和會東阡北陌窮賦詩把酒之歡南浦西山挹捲雨飛雲之勝朝游暮反于以舒憂寒往暑來不妨養性瓊圃起前魚之歎雲莊興退鷁之譏姑取足於鷦巢顧何嫌于鶴怨棋坊在左酒肆直南坐隱手談或留連而竟夜清明寒食想歌舞之酣春爰代工師戲呈韻語　東慶善橋虹自在通呑卻玉湖成一派細尋山色有無中　西筵桂高樓望卻低示病維摩元不出秋風花月使人迷　南亭影參差照碧潭旋插柳枝三百本他年煙雨正毿毿　北此去吾廬纔咫尺良宵正可百回來借月留雲邀夜色　上縹緲丹霞千萬丈但知天上是神仙不羨人間眞將相　下采鶴飛翔如繪畫誰能拚得一生閑來結山翁香火社　伏願上梁之後棹聲不斷楫唱相聞留客烹茶兼盡弈棋之

與呼童益酒更成墮幘之歡凡我同盟共茲勝賞

江天上梁文

鄱川澤國楚地名邦民物阜藩有山水禽魚之樂人情朴愿無陂池臺榭之娛誰知隱莽之丘乃得寬閑之野天憐此老日逐斯游野處老人年過七旬仕嘗三黜黃粱入夢每慚四禁之清碧瓦照城坐占兩園之勝睠茲東圃實傍北門經營不輟於歷年指顧盡諧於佳趣呀然成谷宛一壑之神窈幽處生雲歎三峯之匠巧北升高阜復㧊新亭閣山蟠踞以南臨芝嶺翬翔而後鎮萬家井邑近列目前百丈桅檣遠從煙際結廬在人境豈嫌車馬之喧恣意買江天寧復藩籬之限戲裁長句以侑修梁　東買斷江天景不窮萬樹碧桃開未遍神仙應在此山中　西旋鑿方塘著淤泥種得芳蓮千葉盛他年擬作釣璜溪　南春著人閑醉欲酣天際歸舟誰認得滿城煙柳正毿毿　北處處亭臺共燕息士女如雲任意來芝山自此無顏色　上落絮游絲春駘蕩寒食清明十日晴危欄倚遍成高唱　下勝事清時無論價只有丹青可作圖范寬老去誰能畫　伏願上梁之後優游卒歲安樂延年釀酒千鍾不怕臨川之客種花萬本或招鼇洞之仙凡我往來共茲慶快

郾城縣遷土地祭文　案此政和七年官郾城時作

謹以羊一豕一清酌之奠昭告於縣治土地之神某以乙未歲之冬奉敕宰是邑既至環視公宇墊隘圮壞十七八而外有樓以藏敕書攲傾將壓不可枝梧吏合半房戶外如列塗肆政令之出入不可譏禁案牘之在亡不可考求帛幣之委積或至暴露囚徒之居處上漏下淫某竊憂之乃請於府量功畫材得錢八萬會部使者按漕過邑又以繕完告得錢十萬因農之隙徙敕書樓稍南盡收吏舍官帑列於兩廡別爲庫以儲民兵之器械又新獄之三年通爲屋五十有五楹開門而事畢覩閫門而人知禁財不費於公力不匱於民始於丙申之秋成於丁酉之冬獨令廳不改作不敢先於奉己東西夾舍未暇者以其苟完而止也始卒兩歲雨暘以時疾疫不作吏亦安堵意土木之興必有陰相之者乃鳩餘材作新斯廟非獨以荅神之貺舊廟在庖舍之後煬竈之所熏燎腥穢之所汙黷神儻不安其居人亦何安焉謹卜良日奉遷神像惟神福善懲惡保佑茲土若吏若民永有依怙顧茲威靈其報敢忘

元符改元奉敕告祭文　案元符元年叔黨尚隨侍東坡於儋州未嘗筮仕此二首似亦代人作

主上欽崇天道敷佑下民躬薦徽稱以嚴上帝霈鴻恩於率土稱元祀於百神乃眷明靈實參化育名紀載籍功冒黎元冀昭鑒於德音益道迎於和氣均播厥福永孚於休

元符改元奉敕告祭文

恭惟國家享自天之佑元日受定命之符眷卜世於萬年霈鴻恩於九有遵依詔旨並走羣祠凡有功於斯民咸稱秩於元祀神其昭鑒永孚於休

祈禱祝文五首

涉冬不雪常暘爲災方興嗣歲之憂輒有望霓之請威靈如在民欲必從瑞雪應祈南畝霑足蘇麥芽於既槁消癘氣於未萌神實有功於人吏當何以報德敢伸薄奠以薦嘉誠

又

吏依民而立民恃食以生歲之不登民將告病水潦艱食吏責安逃是用窮呼神天並祠羣望救災恤患神則優爲散沴氣之滯淫拯秋成於旦暮吏民拜貺其或敢忘

又

淫雨爲災欲害垂成之稼下民告病冀回從欲之仁惟神惠養於黎元爲吏難逃於憂責轉陰晴於反手變饑饉爲豐年眷茲默宰之功敢怠其報惟有事神之禮益戒無忘

又

郾之爲邑地卑水聚秋稼在野甚畏霪雨玆以病告冀獲開霽曰暘而暘神則聽許拯其溝瀆實之倉庾神賜則豐我報良寶薦以明誠神其焉吐

又

水潦之餘秋成無幾牟麥未種嗣歲可憂商賈告病於泥塗穡人未終於場圃而連雨不止積潦尚多民亦何辜吏實不德惟神宰制造化開闔陰陽願興從欲之仁下憫窮呼之急事神之禮祇戒不忘

送聖水還孚濟龍潭祝文

伏以千里之災抑有徵於度數再三之瀆敢失信於神明眷言歲旱之哀號輒勤風馭之至止微衷莫達德意未敷殆一方罪戾之所招雖十日窮呼而靡獲謹遵首志躬餞歸途罄佛事以酬初心瀝丹誠以祈後效伏願神蹤反旆靈液回川尚憐涸轍之氓無廢爲霖之志請命上帝速敕雷師轉凶禍爲豐年域斯民於仁壽當懇求於爵號庶少荅於生成尚饗

赦後祭告諸廟祝文

恭惟主上欽崇天道敷祐下民躬薦徽珍以嚴上帝沛鴻恩於率土秩元祀於百神乃眷明靈實參化育名紀載籍功冒黎元冀昭鑒於德音益導迎於和氣均播厥福永孚于休

禱雨孚濟龍潭祝文

竊以人窮則呼莫急於死生之際旱既太甚蓋將有溝壑之憂爰自去歲之冬迄此季春之月時雨未降常暘爲災念禱祠山川之勤本州縣守令之職恐精誠之未格致德意之或違眷言畎畝之人何負神天之譴麥禾告病農末俱憂餱糧將絶於嗛喉饑饉繼之以盜賊賦斂有常而無損死亡必至而何逃此豈上天好生之仁亦非龍神廟食之福恭惟孚濟之號祀典所尊合于天心實司霈澤棲神靈於潭洞凜號令爲風雷變化出於須臾豐凶在其可否儻遂一夫之私請敢勤十日之來臨分涓滴於瓶罍遍膏澤於田野救此流離之厄盡歸肉骨之恩當以佛乘仰荅靈貺

禱雨懺文

今爲亢陽不雨害於麥禾迎請龍王未獲感應輒自思惟誰執其咎此皆閻浮衆生造罪深重身口意業及貪嗔癡包藏禍心損人利己不忠不孝欺天欺神昧其本心造成重罪降鑒不遠何以召和氣之祥積惡所薰自然致天災之報膏澤未降農末俱憂饑饉將興死亡必至謹發誠心恭請法師寅公誦戒懺悔又請長老演公爲作證明投誠佛前求哀作禮重念人有自新之路佛開懺悔之文儻能易慮而洗心尚可赦過而宥罪一意悔過更無他辭已造未來今悉自懺願垂慈愍副此禱祈變罪垢爲福田施法水爲甘雨救此焦枯之厄庶免流離之災

祈雨祝文

主上欽崇天道敷佑下民躬薦徽稱以嚴上帝霈鴻恩於率土稱元祀於百神乃眷明靈實參化育名紀載籍功冒黎元冀昭鑒於德音益導迎於和氣均播厥福永孚于休

又（此非祈雨文別當有題）

恭惟國家享自天之祐元日受定命之符眷卜世於萬年霈鴻恩於九有遵依詔旨並走羣祠凡有功於斯民咸稱秩於元祀神其昭鑒永孚於休

書張騫傳後

酒色之害人甚於毒藥博弈之害財甚於盜賊然人知畏毒藥而甘心於酒色知惡盜賊而不厭博弈者何哉適於己而忘於害耳千金之子破家於聲色狗馬萬乘之主失德於玩好嗜慾者多矣豈不信哉昔明皇引鏡不樂左右曰自韓休相陛下無一日懽何不逐去之

帝曰吾雖瘠天下肥矣而秦二世曰賢人之有天下也適己而已故不及三年而有望夷之禍楚靈王吳夫差皆如是敗此適己之效也漢武帝襲文景之業內外晏然家給人足可謂盛矣然以一馬之故窮師萬里天下騷動幾及勝廣之亂此誰發其端歟蓋自張騫一使覩笻竹蜀布大宛身毒之饒遂倡通西南夷之說又語以蠻夷貪漢幣而多奇物天子由是欣然發使治兵必得所欲騫既封侯賜金貪人自是爭言外國利害以嘗天子之意邀取富貴矣其後得烏孫宛馬天子益甘心焉此貳師之役所以作也是時李廣利喪師郁成欲歸天子大怒使使遮玉門關曰軍有敢入者斬益發甲卒十八萬僅能克宛取貳師善馬而歸嗚呼徇一夫之私欲竭生民之膏髓雖係虜其人而郡縣其地何補瘡痍之萬一哉昔隋之亡也盜起征遼而征遼之師實倡於裴矩裴矩之在張掖得西域諸胡山川國俗之詳還爲煬帝言之曰胡多瓌怪名寶帝由是甘心四夷高麗不來故征遼自此始矣嗟乎小人之得君也必因其所嗜而獻其說非獨用兵也德宗喜財故裴延齡以裒刻進憲宗既平淮西稍欲縱意宮室游幸之樂則皇甫鎛以貢羨餘取卿相君臣之閒寧復有志於民也哉且夫土地非不廣也府庫非不實也宮室臺榭非不美也子女玉帛羽毛齒革非不備也食租衣稅非不厚也而皇皇焉外求之不已何哉貪人之心如飢渴然必欲有其所未有者爲富見其所未見者爲寶耳夫豈有窮哉昔虞公以寶劍而亡蒯聵亦死於呂姜之髢夫豈有國者少此糞土耶然二君以此亡國殞身世皆知非笑之矣而不知彼數君之所甘心者獨非糞土乎

書周亞夫傳後

曾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奪君子之學亦志於斯而已矣閱古今而不知成敗見小節而闇於大道雖學足以通天人智足以周事物吾不知其人也禍福莫大於死生利害莫大於安危人能輕千金之軀以任天下之重禍福不懼死生不易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天下無事雖腐儒小生弄刀筆有餘事出意外又能究其本心而不失其素志者寡矣晁錯號稱智囊本造六國之謀知吳必反者宜其遭變而不動慨然以身任之乃反以危事委人主而自處於萬全此其智已亂矣錯猶若此而況其下者乎吾觀周亞夫之將也可謂安靜有守而不動者矣梁孝王日夜請救而亞夫卒堅壁不出軍夜驚相攻至帳下而亞夫卒堅臥不起夫不救梁不過梁亡而誅耳而漢無可幾之道軍夜驚不起不過匕首竊發而軍無可乘之隙以死生而易安危亦可謂任重而道遠矣至於諫臨江之廢拒王信之封所謂嚴嫡庶之分守高祖之約可謂真宰相矣而太史公獨稱其用兵而不取其守節曰足智而不學守節而不遜卒以窮困嗚呼此爲景帝諱也景帝不道至於殺無罪元勳之臣太史公不能直書其惡乃譏亞夫之短以爲自取者可爲流涕太息也亞夫之不學豈其似絳侯厚重少文耶劉氏微其父子幾亡矣何不學之有哉亞夫之不遜豈其以面折廷爭而爲庸主所不堪耶鬻拳懼君以兵君子猶能與之而守節者安得以不遜罪之哉孔子曰仁者必有勇勇蓋仁者之餘事也亞夫獨以兵見稱豈不遺其大而錄其細耶

書先公字後

吾先君子豈以書自名哉特以其至大至剛之氣發於胸中而應之於手故不見其有刻畫嫵媚之工而端章甫若有不可犯之色知此然後可以知其書然其少年喜二王書晚乃喜顏平原故時有二家風氣俗子初不知妄謂學徐浩陋矣公之書如有道之士隱顯不足以議其榮辱昔之人有欲擠之於淵則此書隱今之人以此書爲進取資則風俗靡然爭以多藏爲誇而逐利之夫臨摹百出朱紫相亂十七八矣嗚呼此皆書之不幸也陽春白雪之歌出豈容閭巷小人

皆好哉雖然無知者役於名以僞爲真不足責至搢紳士大夫家爲世所欺可爲太息而又有妄庸者居其閒自謂能是正其非倔強大言反以真爲僞其無知則一也而使此書或至與玉石俱焚是重不幸也過侍先君居夷七年所得遺編斷簡皆老年字落其華而成其實如太羹玄酒朱弦疏越將取悅於婦人女子難矣哉世方一律殆未可言且非獨書也斯文亦然公昔爲藏經記初傳於世或以爲非公作其後知之者以爲神奇在惠州作梅花詩有以爲非至有以爲笑此皆士大夫閒以文鳴者其說能使人必信其謬妄如此乃知識古戰場文者鮮矣可爲流俗痛哭過謹書藏於家

書田布傳後

魏人德田宏正而愛布宏正遇害於鎮也穆宗授布魏博使討賊而度支餉不繼牙將史憲誠者因是以怒衆衆不肯戰曰公能行河朔舊事則生死從公不然不可以戰布歎曰功不成矣即爲書謝帝曰臣觀衆意終且負國引刀刺心於几筵曰上以謝君父下以示三軍余讀至此流涕太息曰嗚呼哀哉布能不愛死而不知死所也烏喙能殺人亦能起死者也今有人寢疾將死食烏喙而得生者十人而一不食而死者皆是也夫畏烏喙而待盡豈若庶幾於十一者耶余爲兒童時見長老先生言淳化中（一作時）成都戍卒王鈞叛殺尹據城將剽諸郡而蜀之戍卒將與之合蜀守楊懷忠者知之大會將校出其二息辭於衆曰賊有成都必窺諸郡蜀小而近必首被兵吾當死之兩稚子不可以污賊請乘其未至假手於君等殺之然後持吾首歸賊則室家完而身且富貴衆泣曰吾屬獨無父母妻子乎主亡而吾存亦吾族矣公獨欲爲忠臣使他人爲反虜耶懷忠曰若然柰何皆曰生死從公於是散府庫發民財得兵千人出城一舍伏之是暮賊憩伏所期以旦攻城士方食伏起殲之遂遠引兵壁成都賊氣懾不敢出累月王師至而賊平懷忠之力也嗚呼惜布不知出此也此

豈非食烏喙而生者耶何則先人有奪人之心而反側者易以義使也且布之貴也本以宏正有恩於魏使世其官可以成功耳魏人以河朔舊事逼之豈遽有害之之意哉布若能請於軍曰先將軍以六州歸天子使汝一方不陷於叛逆宣慰之言在耳今幾日而忘之布不能從諸君爲亂上負君父下懼禍不旋踵以取笑天下願諸君殺布而後反則魏人素德其父未忍殺其子也豈不忠義之兩全哉昔宏正遣布以兵助討蔡帝議使人代之而士卒愛布願留乃止則布亦素有德於魏人也其時布部曲必有在者此輩豈肯從亂哉郭子儀恩結回紇而保其不以刃相向夷狄猶能爾而況父子有恩於魏乎若以忠義激之禍福動之戮一憲誠軍自定矣然後舉兵討鎮雪宏正之寃刷朝廷之恥克融勢孤不戮而擒矣豈非再造河朔之功乎萬有一死憲誠之手使朝廷以殺帥之罪討於魏人衆所嫉惡而棄之也豈不賢於自經溝瀆之爲諒哉惜乎不能已河北之再亂者布之死也

書二李傳後

昔袁盎論絳侯功臣非社稷臣此固有爲而言也然功臣社稷臣之辨不可不察也淮南王安反謂大將軍可刺說丞相如發蒙耳而獨憚一汲黯伏節死義其與社稷存亡也審矣愚嘗謂社稷臣如腹心功臣如手足人有斷一肢折一足未及死也心腹之病則爲膏肓不可救已李靖李勣可謂功臣始終唐之元勳也而太宗付屬委託亦已重矣然止將帥之材耳疆場之事任之則有餘社稷之寄安危之機則兩人者有折足渥形之敗矣太宗欲伐高麗諫者十六七靖已老矣而自請將兵遂堅太宗黷武之志幾爲不戢自焚之禍高宗欲立武后舉朝爲之寒心而勣以爲陛下家事無問外人武氏之禍戮及繈褓唐室不絕如綫夫二人者爲腹心之病亦大矣張釋之諫嗇夫之拜使文帝終身爲長者魏元成折封倫之論使太宗不失行仁

義語曰一言而興邦一言而喪邦寔其然乎

題陽關圖後

山林之人能忘富貴易軒冕之士能處枯槁難謝安雅志東山故於富貴如脫屣山王未能忘軒冕故不敢數於嵆阮閒大抵能脫略世故不戚戚於貧賤者必英偉奇特人也余雖不敢執鞭從浮休公游然先子與有一日之雅薰蕕臭味可以不言而喻公之立朝毅然有不可犯之色退藏於家一丘一壑有終焉之計此其中豈無所得而然哉公之外孫高君嘗得浮休手書陽關圖歌一篇乃使人臨畫李龍眠陽關圖置其首又得長安王正叔畫浮休像幅巾野服坐山林閒埽棄塵累超然物表置之卷末二人真知浮休公者世人徒見其功名之心慨然未忘而不知今之隱几非昔之隱几者也余略爲之一辨

書漳南李安正防禦碑陰

紹聖初先君子謫羅浮是時法令峻急州縣望風指不敢與遷客游一夕蒼梧守李公安正引車騎扣門請交於衡門之下先君子初不識面也慨然論世閒事商略古今人物下至醫卜技藝皆出人意表先君驚喜以相見爲晚而公冒犯簡書之畏卒留十日而後行嗚呼真天下奇男子公還朝果爲天子所知擢帥邕管蠻遁去不敢飲馬於江公嘗言少時官南海有劇賊三十餘人出沒海道人不敢近乃以計變姓名易衣服挾二童以往盡縛之由是顯名其臨義勇決蹈水火人有不可學者況於脫屣軒冕得不優爲之乎某於是時拜公且與公之二子幾仲微仲游今皆有立公爲有子哉

跋李防禦遺文

防禦公以儒者尉南海設方略破劇賊通秩至蒼梧太守知名南服受代還漳江過羅浮爲先君留十日飲酒論道商略古今自恨相見之晚過方侍行具見其事不踰年公還朝宰相薦換右列付方面蓋將以功名誘焉而公循然退避終老於鄉里雖欲挽留而不可得非養於胸中有素而出處進退在我安能以清節照世乎讀其遺文觀其字畫雍容渾厚而不迫切君子哉宣和辛丑三一作二月二十日得之於其子大忠跋其後而歸之

跋折太尉碑陰

折氏世守河西歷五季之亂能以區區壤地保完其民人封府庫籍甲兵以歸真主抑可謂不愧竇融矣然竇氏子弟不及融汲頗以恣縱取敗於世弗克顯有茅土而折氏五世傳百有餘年忠孝自翼禮義自度若出於一則賢於竇氏遠矣余於弁門始得太尉武安公之墓碑於其子嗣益讀之竦然見其制勝料敵得士死力有古名將之風非特能世其家者也公守河西逾二十年虜在其目中如几上物所使偏裨部曲如臂之使指安得不爲虜所憚昔趙以李牧守鴈門備匈奴以便宜置吏市租皆輸幕府爲士卒費椎牛饗士士卒思奮而纔有寇急入保聚虜以爲怯遂舉衆大入牧選士出奇破殺十餘萬匈奴卒不敢近塞蓋牧居邊十餘歲得虜之情狀虛實詳且嚴以靜觀動以逸待勞則強弱固自不敵耶頗牧不世出豈可以常理論故余於折公亦云

跋南安巖主頌

佛以廣大智慧不可思議力能於世閒現種種功德隨應以求皆使充滿何也佛無他緣惟有一慈人無他術惟有一信慈信二法相須而行故能成就無量大願昔沙門以鈍根故不能誦經其師授此南安定光巖主四句偈誦不歲餘日記萬言南徐庚氏有子病足不能履地金山佛鑒授以此偈誦之數歲兩躄復伸又有居士劉素事南安像忽得重病禱於像前香槃中現小青蛇舌相純白舉頭如語後二日有人教以此偈晝夜誦持三日疾愈此皆近歲神異如此豈非佛子厭苦蒙昧抱纏病惱思脫塵勞過於桎梏求哀也力起信也堅

則佛之慈悲相應如響有是理哉王君師文官弁門備聞其事讚歎希有曰此偈不可不傳屬某書之將鏤板施人某以爲師文此心不忍獨善其身將使自一傳二至於千萬以信悟人除世閒苦夫豈細事哉又使學道者於此觀心得究竟法出諸生死則何止發蒙蔽而愈膏肓乎

斜川集卷第六

原书空白页

斜川集補遺序

乾隆四十七年仁和吳君元長鈔得斜川集零篇於孫中翰寓齋武進趙味辛先一年冬集大興翁學士齋亦見此書請急南下未及錄稾蓋兩家本皆採自永樂大典中者吳君寄其鄉人鮑氏屬刻行於知不足齋是時味辛適在杭篤愛斯集喜其沈晦六百數十年之久一旦創獲慰藉愉快遂獨扺剞劂役商榷體例訂證譌誤釐成六卷鮑氏與有力焉斜川集乃克流播藝林而謝幼槃之竹友集劉改之之龍洲集皆還舊觀世稱快事越廿年太歲在戊辰

詔修唐文善充總纂檢永樂大典偶睹志隱篇叔父所居六首昔吳君作跋致憾缺略者屬草錄歸較趙刻復得遺詩五十三首文十五篇遺珠之憾或尚弗免就茲勒爲二卷已自裒然且於直齋十卷原數不甚懸絕此實叔黨先生英靈有以默相之亦趙君吳君鮑君之有以啓其先也世有趙君其人者吾願續而行之以饜飫趙君之志以饜飫天下人嗜古之志嘉慶十五年六月十四日柏山法式善病中述

原书空白页

宋史列傳

蘇過字叔黨軾知杭州過年十九長元案過生於熙寧五年壬子是年東坡年三十七任杭州通判以詩賦解兩浙路禮部試下及軾爲兵部尚書任右承務郎軾帥定武謫知英州貶惠州遷儋耳漸徙廉永獨過侍之凡生理晝夜寒暑所需者一身百爲不知其難初至海上爲文曰志隱軾覽之曰吾可以安於島夷矣因命作孔子弟子別傳軾卒於常州過葬軾汝州郟城小峨眉山遂家潁昌營湖陰水竹數畝名曰小斜川自號斜川居士卒年五十二初監太原府稅次知潁昌府郾城縣皆以法令罷晚權通判中山府有斜川集二十卷其思子臺賦颶風賦早行於世時稱爲小坡蓋以軾爲大坡也其叔轍每稱過孝以訓宗族且言吾兄遠居海上惟成就此兒能文也七子籥籍節笈箪遂箾

宋故通直郎眉山蘇叔黨墓誌銘

晁說之撰

宋通直郎蘇過叔黨東坡先生之季子也母同安郡夫人王氏元祐五年先生知杭州叔黨年十有九以詩賦解兩浙路禮部試下七年先生爲兵部尚書任右承務郎明年先生出帥定武卽謫知英州繼貶惠州安置三年遷儋耳安置既四年漸徙廉州永州居住邈乎萬死不測之險也獨叔黨侍先生以往來其初爲嶺外之役時叔黨方居母喪有以動塗人涕泣者或曰先生南居而樂焉非也先生憂國愛君之心日加循省而鬱結則何敢樂惟是叔黨於先生飲食服用凡生理晝夜寒暑之所須者一身百爲而不知其難翁板則兒築之翁樵則兒薪之翁賦詩著書則兒更端起拜之爲能須臾樂乎先生者也其初至海上也爲文一篇曰志隱效於先生前先生攬之曰吾可以安於島夷矣先生因欲自爲廣志隱以極窮通得喪之理焉嘗命叔黨作孔子弟子別傳則固有以處其子矣當是時叔黨之風使蠻蜑夷獠若可以語禮義而中癘噬毒莫爲之疾病雖有欲殺吾親者亦無以措其斧斤其傳而北也霈然起天下父子之性則叔黨之自處者如何哉先生還至永州稍還仕版居陽羨不幸疾不起叔黨兄弟得吉地於汝州郟城縣之小峨眉山以襄事遂家於潁昌叔黨偶從湖陰營水竹可賞者數畝則名之曰小斜川自號斜川居士以視終焉之志曰吾未卽從先大夫於地下則生也何事爲泯泯浮沈里巷或時一至京師自得於醉醒而徜徉一世之外所遇者與談靡不傾盡造次大笑諢浪閒節概存焉唯有知之者知之也且若世未嘗有小人也孰非士君子也哉使叔黨以其屋峋嶁桴溟渤之純孝而一旦忠藎於九德俊乂之朝則先生之立言者叔黨之功業也惜乎不及使人有見於此而暴疾以卒於鎭陽行道中年五十有二時宣和五年十二月乙未悲夫諸葛孔明初不得申所志而躬耕南陽卒亦崎嶇巴蜀也幸而有子曰瞻可以肆所志而無邦家以容瞻則赴魏軍以死耳若嵇叔夜之志氣尤異而曾不得一席以全其軀而子紹身血亦何益於邦家古之父子有如此忠孝兩全而可恨者天乎不壽吾叔黨於盛世一振發之耶叔父欒城公每稱其孝以訓宗族且言遠居海上無他成就下闕○朱彝尊書晁以道撰蘇叔黨墓誌後靖康中蘇叔黨以眞定倅赴官次河北爲賊所脅叔黨語賊曰若知世有蘇內翰乎吾卽其子肯隨若求活草閒乎通夕痛飲翼日視之卒矣王明淸揮麈後錄載之而晁以道志其墓稱以暴疾卒於鎭陽繹其文可云孝子合而觀之不媿其父矣攷東坡先生以徽宗建中靖國元年辛巳卒於常州先生既卒而蔡京由尚書左丞進左僕射蔡卞旋知樞密院事自崇寧元年迄於四年籍黨人榜朝堂定上書人上中下六邪等責逐責降而又編管子弟不許到闕一刻石於端禮門再刻石於諸州三刻石於文德殿門帝既親書之京復自書頒之天下是時叔黨潛身救過之不給寧有富貴利達之念萌於中哉惟因梁師成自言爲東坡出子嘗愬於裕陵曰先臣何罪禁誦其文章滅其尺牘於是先生遺文手蹟始稍稍復出叔黨之不忍顯絕師成者此也然黨禁初弛後雖得入京師借詼諧以玩世未嘗薰染以道所云嘻笑諢浪節概存焉是已乃毀之者謂叔黨諂事師成自居乾兒夫師成既以東坡爲父稱曰先臣則必以昆弟遇叔黨豈有業爲兄弟而又降稱乾兒之理此助洛攻蜀者之誣貝錦南箕尙論者不可不白其冤也

揮麈後錄二則

蘇過字叔黨東坡先生季子也翰墨文章能世其家士大夫以小坡

目之靖康中得倅真定赴官次河北道遇緣林脅使相從叔黨曰若曹知世有蘇內翰乎我卽其子肯從爾輩求活草閒耶通夕痛飲翼日視之卒矣惜乎世不知其節也趙表之云（廷博案叔黨生於熙寧五年壬子卒於宣和五年癸卯十二月無錄至靖康時也此說似誤）

蘇叔黨以黨禁屛處頴昌極無憀有泗州招信士人李稹元秀者鄉風慕義歲一過之必遲回以師資焉且致餽鑲甚腆叔黨懷之宣和末向伯恭出爲淮漕自京師枉道以訪叔黨留連清宴叔黨道李之義風而屬其左顧之伯恭入境首令訪問加禮以待未幾金人南侵高宗以元帥在河北伯恭卽命李齎金帛往訪問行府犒師幷上表勸進行數程而與前驅遇已而飛龍御天補承務郎由是遂被眷知後來官職俱至列卿王獻臣云

揮麈三錄一則

宣和中蘇叔黨遊京師寓居景德寺僧房忽見快行家者同一小轎至傳旨宣召亟令登車叔黨不知所以然不敢拒才入則以物障其前惟不設頂上以小涼繖蔽之二人肩之其疾如飛約行十餘里抵一脩廊內侍一人自上而下引之升一小殿中上已先坐披黃背子頂青玉冠宮女環侍莫知其數弗敢仰窺始知爲崇高莫大之居時當六月積冰如山噴香若煙霧寒不可忍俯仰之閒不可名狀起居畢上諭云聞卿是蘇軾之子善畫窠石適有素壁欲煩一掃非有他也叔黨再拜承命然後落筆須臾而成上起身縱觀歎賞再三命宮人捧賜醽酒一鍾錫賚極渥拜謝而下復循廊閒登小輿而出亦不知經從所歷何地但歸來如夢復如癡也（胡元功云）

老學庵筆記二則

杭僧思聰東坡爲作字說者大觀政和閒挾琴游梁日登中貴人之門久之遂還俗爲御前使臣方其將冠巾也蘇叔黨因浙僧入都送之詩曰試誦北山移爲我招琴聰詩至已無及矣參寥政和中老矣亦還俗而死然不知其故

陶淵明游斜川詩自敘辛丑歲年五十蘇叔黨宣和辛丑亦年五十蓋與淵明同甲子也是歲得園於許昌西湖上故名之曰小斜川云（廷博案懶真子曰淵明乙丑生至乙巳賦歸去來是時四十一矣今游斜川詩爲辛丑歲則年三十七歲或云辛酉歲則已五十七而詩云開歲倏五十皆非也近得廬山東林舊本作五日邵康節手寫淵明詩亦作五日宜以爲正云云是叔黨蓋爲行本所誤而放翁亦未深考也又案朱翼游曹源庵詩序云淵明以正月五日游斜川時年五十予以正月二日游曹源庵年五十二矣知承其誤者非一人也）

叔黨政和中至中都見妓稱錄事太息語廉宣仲曰今世一切變古唐以來舊語皆廢此猶存唐舊爲可喜前輩謂妓曰酒糾蓋爲錄事也相藍之東有錄事巷傳以爲朱梁時名妓崔小紅所居

曲洧舊聞二則

東坡嘗語子過曰秦少游張文潛才識學問爲當世第一無能優劣二人者少游下筆精悍心所默識而口不能傳者能以筆傳之而氣韻雄拔疏通秀朗當推文潛二人皆辱與予游同升而並黜有自雷州來者遞至少游所惠書詩累幅近居蠻夷得此如在齊聞韶也汝可記之勿忘吾言

東坡因子過讀南史臥而聽之語過曰王僧虔居建康禁中里馬糞巷子孫賢實謙和時人稱爲馬糞諸王爲長者東漢贊論李固云視胡廣趙戒如糞土糞之穢也一經僧虔便爲佳號而以比胡趙則糞有時而不幸汝可不知乎

東坡在儋耳謂子過曰吾嘗告汝我決不爲海外人近日頗覺有還中州氣象乃滌研索紙筆焚香曰果如吾言寫吾平生所作八賦當不脫誤一字既寫畢讀之大喜曰吾歸無疑矣後數日而廉州之命至八賦墨跡始在梁師成家或云入禁中矣

雲麓漫鈔一則

東坡先生既得自便以建中靖國元年六月還次京口時章子厚丞相有海康之行其子援尙留京口以書抵先生云云（書錄不）先生得書

大喜顧謂其子叔黨曰斯文司馬子長之流也命從者伸楮和墨書以荅之云云（書不錄）

藏海詩話一則

蘇叔黨云東坡嘗語後輩作古詩當以老杜北征爲法老杜詩云一夜水高二尺強數日不可更禁當南市津頭有船賣無錢即買繫籬傍與竹枝詞相似蓋即俗爲雅

墨莊漫錄一則

東坡作儋耳山詩云突兀隘空虛他山總不如君看道傍石盡是補天餘叔黨云石當作者傳寫之誤一字不工遂使全篇俱病

邵氏聞見後錄一則

李季常蘇子容丞相外孫爲予言東坡歸自儋耳舟次京口子容初薨東坡已病遣叔黨來弔自作飯僧文所謂在熙寧初陪公文德殿下已爲三舍人之冠及元祐際綴公邇英閣前又爲五學士之首雖棱厲高躅不敢言同而出處大槩無甚相愧者明日季常與子容諸孫往謝之東坡側臥泣下不能起

周省齋集乾道丁亥泛舟游山錄一則

乾道丁亥五月辛酉抵宜興七月己亥早赴縣廳爲大行皇后夏氏上仙常服哭臨辛丑晚臨訖釋服解后新大府寺丞蘇峴叔子東坡曾孫而過之孫居頴昌陷金尙書符奉待時挈以歸今爲駕部迨之後昔東坡買田陽羨凡九百斛三子之裔共享之故峴居此嘗與武義兄弟同班改官以錢端禮薦除太常主簿今代大府闕

元遺山詩注一則（題蘇氏寶章）

長公忠義似顏平原次公沖澹似林西湖故字畫有不期合而合者最後數帖所謂蘇氏三虎叔黨爲最怒耳

墨史一則

葉少蘊云宣和初有潘衡者賣墨江西自言嘗爲東坡造墨海上得其祕法故人爭趨之予因問東坡之子過求其法過大笑曰先人安得有法在儋耳衡適來見因使之別室爲煤夜遺火幾焚廬翼日煨燼中得煤數兩而無膠法取牛皮膠以意和之不能爲挺磊磈僅如指者數十公亦絕倒衡因謝去蓋自別得法借東坡以行也天下事名實相蒙類如此

研北雜志一則

葉夢得少蘊鎭許昌日通判府事韓縉公表少師持國之孫也與其季父宗質彬叔皆清脩簡遠持國之風烈猶在其伯父丞相莊敏公玉汝之子宗武文若年八十餘致仕者老篤厚歷歷能論前朝事王文恪公樂道之子實仲弓浮沈久不仕超然不嬰世故慕嵇叔夜陶淵明爲人曾魯公之孫誠存之議論英發貫穿古今蘇翰林二子迨仲豫過叔黨文采皆有家法過爲屬邑郾城令岑穰彥休已病羸然不勝衣窮今考古意氣不衰許亢宗幹譽沖澹靖深無交當世之志皆會一府其舅氏晁將之無斁自金鄉來過說之以道居新鄭杜門不出遙請入社時相從於西湖之上輒終日忘歸酒酣賦詩唱酬迭作至屢返不已一時冠蓋人物之盛如此有許昌唱和集風月勝日時一展玩於嵁巖之閒雖絕伯牙之弦而山陽之笛猶足慰其懷之思云

畫繼一則

蘇過字叔黨坡公之季子也元祐中公知杭州叔黨年十九預計偕七年公爲兵部尙書任承務郎後公謫英州貶儋州移廉永二州叔黨皆侍行叔父欒城公每稱其孝平生禁錮僅三十年晚除中山倅而卒善作怪石叢篠咄咄逼翁坡有觀過所作木石竹三絕以爲老可能爲竹寫真小坡解與竹傳神者是也晁以道志其墓亦云書畫之勝亦克肖似其先人又時出新意作山水遠水多紋依巖多屋木皆人跡絕處並以焦墨爲之此出奇也

香祖筆記一則

乙酉有書賈來益都之顏神鎮攜蘇過叔黨斜川集僅二冊價至二百金有奇惜未得見之

秦蜀驛程後記一則節錄

十三日抵定州謁韓忠獻蘇文忠二公祠祠爲衆春園舊址叔黨嘗通判中山今配享蘇祠又天寧寺壁舊有叔黨楷書云大帥陳公邀廉訪梁公飯於天寧率其屬遊企臧俞蘇過王執中趙奇韓楫同來孫仲舉王昭明劉用之皆與癸卯九月七日過題

斜川集附錄上

斜川集附錄下

蘇文忠公集

兒子到此鈔得唐詩一部又借得前漢欲鈔若了此二書便是窮兒暴富也儋耳與程秀才書略

軾與二十七娘似謂同安君甚安小添寄叔小添似謂迨寄叔謂過也並無恙杭州與王元直書

詩有寫物之工桑之未落其葉沃若他木殆不可以當此林逋梅花詩疎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黄昏決非桃李詩也皮日休白蓮詩云無情有恨何人見月曉風清欲墮時決非紅蓮詩此乃寫物之工若石曼卿紅梅詩認桃無緑葉辨杏有青枝此至陋蓋村學中語付過

研細而不退墨紙滑而字易燥皆尤物也吾平生無嗜好獨好佳筆墨既得罪謫海南凡養生具十無八九佳紙墨行且盡至用此等將何以自娛爲之慨然書付子過

軾與幼子過同遊峽山寺徘徊登覽想見長老壽公之高致但恨溪水太峻當少留之若於淙碧軒之北作一小閘瀦爲澄潭使水過閘上雷吼雪濺爲往來之奇觀若夏秋水暴自可爲啓閉之節用陰陽家說寺當少富云紹聖元年九月十三日題廣州清遠峽山寺

蜀人蘇軾子瞻南遷幼子過同遊壽聖寺過隱者石君汝礪器之話羅浮之勝至暮乃去題壽聖寺

紹聖元年九月二十七日東坡公遷於惠州艤舟泊頭鎮明晨肩輿十五里至羅浮山延祥寶積寺禮天竺瑞像飲梁僧景泰禪師卓錫泉品其味出江水上遠甚東三里至長壽觀又東北三里至沖虛觀觀有葛稚川丹竈登朱仙者朝斗壇觀壇上所獲銅龍六魚一壇北有洞曰朱明榛莽不可入水出洞中鏘鳴如琴筑水中皆菖蒲生石上道士鄧守安李道元有道者也訪之適出坐遺履軒望麻姑峯方飲酒進士許毅來游呼與飲既醉還宿寶積中閣夜大風山燒壯甚有聲晨粥已還舟憩花光寺從游者幼子過巡檢史珏寶積長老齊德延祥長老紹沖沖虛道士陳熙明山中可游而未暇者明福宮石樓黄龍洞期以明年三月復來題羅浮

紹聖元年十二月與幼子過遊白水山佛跡院浴於湯池熱甚其源殆可以熟物循山而東少北有懸水百仞山八九折折處輒爲潭深者縋石五丈不得其所止雪濺雷怒可喜可畏水涯有巨人跡數十所謂佛跡也暮歸倒行觀山燒壯感俯仰度數谷至江上月出擊枻中流掬弄珠璧到家二鼓矣復與過飲酒食餘甘煑菜顧影頹然不復能寐書以付過記游白水巖

紹聖三年八月六日夜風雨旦視院東南有巨人跡五是月九日蘇軾與男過來觀題栖禪寺

戊寅九月十五日以久不得子由書憂不去心以周易筮之遇渙之內三爻初六變爲中孚其繇曰用拯馬壯吉中孚之九二變爲益其繇曰鶴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縻之益之六三變爲家人其繇曰益之用凶事无咎有孚中行告公用圭家人之繇曰家人利女貞又曰風自火出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恆吾考此卦極精詳口以授過又書而藏之書筮

己卯上元予在儋州有老書生數人來過曰良月嘉夜先生能一出乎予欣然從之步西城入僧舍歷小巷民夷雜糅屠沽紛然歸舍已三鼓矣舍中掩關熟睡已再鼾矣放杖而笑孰爲得失過問先生何笑蓋自笑也然亦笑韓退之釣魚無得更欲遠去不知走海者未必得大魚也書上元夜游

予自海康適合浦遭連日大雨橋梁盡壞水無津涯自興廉村淨行院下乘小舟至官寨聞自此以西皆漲水無復橋船或勸乘蜒舟並海即白石是日六月晦無月碇宿大海中天水相接疎星滿天起坐

四顧太息吾何數乘此險也已濟徐聞復厄於此乎過子在傍鼾睡呼不應所撰易書論語皆以自隨世未有本撫之而歎曰天未喪斯文吾輩必濟已而果然書合浦舟行

大師延康陳公邀廉訪梁公飯素天寧仍率其屬游企咸俞蘇過王執中趙奇韓楫同來孫仲舉王昭明劉用之皆與癸卯九月七日過題定州天寧寺題名懷玉案題名六行正書其文左行今在本寺大殿前壁嘉定錢少詹見而錄寄與王阮亭秦蜀驛程後記參校多延康仍三字飯素誤飯於今更補錄原文於後

明仙寺有蘇斜川詩碣前題云路轉花谿不踏塵仰頭人語半天聞到門莫記山重數但覺衣襟有白雲彥齡己丑三月晦題彥齡不知爲何人其字類黃涪翁後題政和甲午孟冬中休後一日蘇過叔黨彥明自開化甘泉至明仙時念老禪師復出世矣因題詩壁閒暫拋塵土扣雲扉山色空濛翠溼衣澗水松風俱有恨道人缾鉢幾時歸周在浚晉碑○案斜川詩文中多與岑氏還往之作岑氏昆季多以彥字排行則彥齡彥明必岑姓也

斜川集附錄下

斜川集訂誤

再遊儀真呈張使君

江淮冠蓋鬧如林求一己知何處尋風月欲談嫌許事山川不險似人心使君德量如天遠舉子科名自陸沈秋氣未悲先淚下黃花雖好不曾簪

寄如臯葉尉

借馬石莊去天寒曉出門亂岡行兔窟數點入鴉村欲醉酒力薄如迷海氣昏客遊無限事端的向誰言

金陵上吳開府二首

時平無事清吟好衞霍貪功未是奇爭似一篇人膾炙四方傳誦臥龍詩（開府帥襄陽時嘗遊隆中爲諸葛孔明賦詩有翻覆看俱好之句爲世稱誦故云）

廟堂陶鑄人材盡流落江淮老病身又踏槐花隨舉子思量鄧禹是何人

長元案右詩四首見式古堂書畫彙考蓋龍洲道人劉過詩元蹟祇書名而不著其姓後人遂誤裝入蘇氏一門卷中今考金陵上吳開府二首見改之本集則前二首亦爲劉作無疑厲氏宋詩紀事亦誤錄之殊未察江淮老病及槐花舉子之語與叔黨平生蹤蹟均有未合也

小雪

沈沈五侯居碧瓦映華梲獸炭麒麟紅銀瓶黃封揭春風繞幄帳醉面生綺纈賜宴明光宮玉色迷金闕誰憐蓽門士破屋穿飛屑

長元案右詩載事文類聚宋詩紀事錄之考永樂大典所載凡十四韻此非全詩也

點絳脣

新月娟娟夜寒江靜山銜斗起來搔首梅影橫窗瘦　好箇霜天閑卻傳杯手君知否亂鴉啼後歸夢濃如酒

長元案右詞花庵詞選以爲叔黨作注云此時方禁坡文故隱其名以傳於世或以爲汪彥章作非也予攷黃公度知稼翁集有送汪內翰移鎮宣城詞正用此韻又玉照新志云汪彥章在京師嘗作小闋云云紹興中彥章知徽州仍令席閒聲之坐客有挾怨者亟以納檜相指爲新製以譏檜檜怒諷言路遷之於永据二說則此闋爲汪作無疑花庵之語殊未確也

斜川集訂誤

欒城集

《四部備要》

集部

上海中華書局據明刻本校刊

桐鄉 陸費逵總勘
杭縣 高時顯 吳汝霖輯校
杭縣 丁輔之監造

版權所有不許翻印

欒城集序目錄

物之顯晦各有其時故荆山之玉俟卞和而始獻豐城之劍待雷煥而始出鹽車之驥須伯樂而始重況文章爲天地間至寶弗遇其人則空歷年所湮沒無聞曾謂顯晦不有時乎有宋文運弘開五星再聚故三蘇並出於眉山若文定者天性高明資稟渾厚既有父文安以爲之師又有兄文忠以爲之友故其文章遂成大家議者謂其汪洋澹泊深醇温粹似其爲人文忠亦嘗稱之以爲實勝於己信不誣也夫何老泉東坡全集盛行獨公所著雖附三蘇集而采輯未備雖有潁濱集而脫誤實多君子未嘗不三歎焉玉溪家有欒城集善本謀諸石川以公眉人也故托合川欲刻之眉州合川能以是書爲己任謀諸藩臬謂公蜀產也故命有司欲刻之蜀省
蜀王殿下聞之毅然曰文定三蜀之豪傑也其文章三蜀之精華也孤忝主蜀可諉之他人乎於是令高長史鵬舒教授文明校正鋟梓以廣其傳噫文定之文固無終晦之理然匪玉溪則夜光蘊於石匪石川合川則龍精沉於獄匪
蜀殿下則騄駬綠耳混於駑駘款段又烏能有今日之顯哉玉溪乃張公名潮吏部左侍郎四川內江人石川乃張子名寰通政司右參議直隸崐山人合川乃王子名珩巡按四川監察御史直隸交河人
蜀殿下則號適庵實我
太祖高皇帝七葉孫其樂善好古率多類此云
嘉靖二十年歲在辛丑五月吉日儀封劉大謨書

欒城集序

余庚子被
命按蜀數月得吾師玉溪公所錄欒城集八十四卷通政張子石川亦以書道公意謂文定眉之文英其所爲文與詩宜刻於眉庶先賢精華不至淪沒此公意也是時適秋試士未暇付之有司既而撤闈又聞
蜀王殿下素被服禮義學閑詩書常於寒士爲忘勢之交尤好蓄古今書籍迺與巡撫東阜公以其集詢之
王王大悅謂三蘇西蜀豪傑宋興文運之盛以文鳴于世與歐陽公並稱者蘇之外無聞焉文定之文與詩又素稱冲雅不事艷麗今幸得覩其全集即命付諸鋟不必眉也復令長史高鵬與教授等官司其事余時亦以地方少歉南歷嘉眉公暇即詣蘇祠訪其遺跡亦以夙仰其風也有指其池以相告者曰此東坡所濬蓮池即其讀書處也近有生徒剗荷爲畹樹以稻其人夜夢三蘇公令人笞之既而司道來謁詰之得其狀怒而重責之禁不得再藝衆皆異之謂東坡之精靈未泯也有指其樹以相告者曰此者老泉手所植榆也大數十圍中枯有罅可容數人牧童往往攀入戲蹂近以塵飛雨注罅漸以合而枝葉復生衆皆異之謂老泉之精靈未泯也嗚乎池開于東坡樹植于老泉數百年之後猶能使盜者被譴枯者起榮況其所爲文與詩發乎性情會乎神景才思精緼盡在于斯使其淪沒不傳於世彼文定者其在天之靈又當何如也邪或又曰眉舊有三蘇集迺前大巡朱兩崖檄其州守所刻也謂三蘇眉人而眉無集刻亦所以重其里也但板已昏漶而詩體未備終爲缺典也然則今日斯集之刻是又不但補蘇集之未備而文定公數百年才思所發得以流布天下垂諸不朽其視東坡之蓮老泉之榆水木花草一物之微尚克永世者豈可同年語邪歸成都適集刻告成因以所聞者爲
王言之
王喜其說謂此正不忘先賢遺澤之意也遂書以爲序

嘉靖辛丑夏五月巡按四川監察御史前翰林吉士交河王玠序

欒城集凡例總目

一文定謚議共七葉原本在三卷目錄之後今冠諸目錄之前以謚議重自朝廷而三集亦公生前事也

一欒城三集目錄舊總一冊今惟前集附謚議後而後集三集俱附各集前蓋以類相從且便閱也

一詩類同題各出除同卷相去不遠者歸併餘仍因之如九日九首散見於後集三集凡三出之類意亦隨年遞書云爾

一廟號舊本每空二字今一直書下時非宋也

一欒城集舊五十卷今并目錄總九百七十二葉

一欒城後集舊二十四卷今并目錄總三百四十三葉

一欒城三集舊十卷今并目錄總一百零九葉

凡例總目畢

蘇文定公謚議
承淳熙三年七月十三日
勑中書門下省尚書省送到吏部狀准禮部關准都
省批下故門下侍郎蘇轍定謚事今具下項一准禮
部關承淳熙三年二月二十四日　勑試禮部尚書
兼侍讀兼給事中兼吏部尚書趙雄劄子奏臣竊詳
國朝故實名臣既歿而不乞謚者往往因臣寮建請
特賜徽稱故楊徽之之謚文莊宋綬寔請之宋祁之
謚景文張方平寔請之張方平之謚文定蘇轍寔請
之凡以尚賢報功昭示無極
聖王之所以寵綏臣子者於是至矣臣伏見故門下
侍郎蘇轍初以制舉對策受知
仁宗乍起草萊而鯁亮切直之聲固已震耀天下晚
乃歷踐臺省遂躋政途其絶學長才嘉言讜論與夫
進退終始大節天下公論可考不誣而㕘㕘數十年
易名之恩未加在於　盛明之朝總覈之政誠爲
闕典況自頃歲
陛下加惠蘇軾　賜謚文忠　德音流行天下傳誦
轍之平生梗槩與軾略同而宦達過之臣愚欲望
聖明依軾近例特與蘇轍賜謚以示褒勸臣謬司拜
禮職所當言況有宋綬張方平建請故事則區區僭
越之罪或可望於　裁赦也取　進止三省同奉
聖旨依令禮部太常寺擬定申尚書省續准淳熙三
年四月十五日　勑三省同奉
聖旨今後王公及職事三品以上法應得謚幷勳德
節義聲實彰著不以官品特命謚者並先經有司議
定申中書門下省具奏取　旨依舊制更不命詞止
備坐所議給告吏部牒本家照會禮部太常寺今擬
定謚曰文定道德博聞曰文安民大慮曰定幷承議
郎行太常博士章謙撰到謚議一本頭連在前伏乞
朝廷詳酌指揮施行申都省後批禮部太常寺申擬
定蘇轍賜謚五月二十三日送禮吏部照應淳熙三
年四月十五日已降指揮施行一檢准淳熙三年四
月十五日　勑三省同奉
聖旨今後王公及職事官三品以上法應得謚幷勳
德節義聲實彰著不以官品特命謚者並先經有司
議定申中書門下省具奏取　旨依舊制更不命詞
止備坐所議給告吏部牒本家照會一尋行下太常
寺擬謚去後據太常寺申繳到承議郎行太常博士
章謙撰議曰門下蘇公歿逾六十年矣
天子始從其鄉人大宗伯之請　詔禮部奉常同議
命謚謹按謚法道德博聞曰文安民大慮曰定請以
是易公名惟公挺生西蜀毓秀山川天材最高資稟
實厚而又有父文安先生爲之師有兄文忠公爲之
師友蓋其所學所行皆本原乎家傳而文章事業卓
乎可敬而仰也嗚呼公爲元祐名臣行事在國史聲
名在天下人其誰不知之宜不待歷數以合文定之
謚者請粗陳其略觀公少年擢兩科與其父兄俱以
文名世而公之文汪洋澹泊深醇温粹似其爲人文
忠嘗稱之以爲實勝己其所爲詩騷銘頌書記論譔
與夫代言之作率大過人蓋流傳於人間散落於夷
狄者不知其幾而所謂愛重其文則一也嘗傳詩春

秋訓釋先儒之未達又注老子深窮道德之旨而發明佛老之相類其後作古史所論益廣以刪補子長雜亂殘闕之失書成撫之而歎自謂得聖賢處身臨事之微意末復論著歷代大抵以考古今成敗得失爲要不務空言此其道德博聞之淵源者如是可不謂文乎　本朝至
仁皇世可謂極盛公對制策方切切然以海内窮困生民愁苦爲憂雖賈誼痛哭流涕之書不過也靑苗八使擾民之事其施行甚明公與王介甫陳賜叔辯爭之尤力及元祐新政公居言路首陳
神宗變法本欲利民爲社稷長久之計而民力顧因之以凋弊者其原皆起於大臣蔽塞聰明之所爲由是蔡呂之徒竟皆貶竄然新政旣爭事勢一定大臣乃有微引用熙豐舊臣爲自全計者公手疏千餘言極論君子小人之不可並處而爭小人必勝非　朝廷安靜之福蓋是時公之所爭議大者唯黄河西邊二事次則差顧役法也深知黨臣之撼搖在位者幸四弊之不去以藉口而已故又爲之論奏願詔大臣正己平心無生事要功之意因弊脩法爲安民靜國之術民心旣得異議自消至論詩賦經義之兼行未可遽合祭天地之禮所當復三司利權之不可分皆反覆精詳未嘗不以謀國體便人情爲慮也此其安民大慮之深遠者如是可不謂定乎自後世去古旣邈好文之士侈辭相高連篇累牘不出風雲月露之狀而體益以靡文則文矣非所謂道德博聞之文也清談之士高論性命視天下利害恝然不屑以動心殆若木偶人者定則定矣非所謂安民大慮之定也而公則異於是信其有功於治道而有德於生民文定之懿今合以謚公議者又何辭焉謹議一請本部郎中覆謚去後承承議郎行祕書省著作佐郎兼權考功郎官何萬覆謚議曰是非待謚而後定謚於往者重也數十年之後是非旣定命謚以寵之謚之美惡以助勸沮謚於來者亦重也夫位足以經世要有其學才足以救時要有其心無其學未發而所到可知已無其心禍福利害皆足以移之傑然異於是蓋寡也思其人可無以示勸哉故門下侍郎蘇公轍闕不作謚邇臣以爲請有　詔禮部太常其同定之重是議也按謚法文之義十有八道德博聞莫如公優定之義有九安民大慮莫如公稱乃請謚文定上其議考功豈非謂其有經世之學有救時之心於公無愧歟公索深綜微得之於天嚌眞茹醇無待乎外上窮邃古下至其時廢興治亂得失成敗之所以然皆貫穿出入如身歷目睹少而對策有愛君之言已乃上書陳治安之説晩年黜不用於是傳詩春秋老子作古史載之空辭平生之所欲爲與老而不得卒其所爲者可以槩見要其歸在於治國平天下遡其學本末可考也初王荆公之以執政領三司條例也公爲其屬不爲屈歷疏其不便謝去元祐初旣爲諫官取前日所爲弊與其人悉奏論之然司馬温公爲相欲盡變顧役法文潞公繼之又欲回河流於東二公清德重望最知公者公亦不以爲便蓋進退得喪好惡怨德一不以留胸中而視百姓有緜此以重困失

職則愍焉若無以安也爲侍從不粗辨一職以塞責而止以爲
天子所使以論思天下事當無不言凡冬溫大旱水潦陰雪必建言某政有闕失某事當罷行有罪而不誅幾人無功而受賞又有幾賞責己當求言以開廣
上意及在政府日至
上前與宰相爭用人邪正邊議曲直與行事當否退而批語有不如奏對吏辯詰雖休謁出而見所舉或未善必追論之未嘗曰事不出于我非吾咎不顧也勢移事異猶狠狠論治道至謫逐不悔此其心豈擇所趨避委時於危不救者是以九年之間朝廷尊公路闢忠賢相望貴倖斂跡邊陲綏靖百姓休息君子謂公之力居多焉信也自公之貶紹聖以權臣用事崇觀以姦臣執柄皆公昔所累疏數言不足倚以事者使公不去其言用寧有後日之禍公之去天也然公身雖屈道愈高籍雖錮於黨人天下愈推爲正臣鉅德渡江之後旌錄有　詔今距公死又六十有五年矣猶　詔易名以褒之俾爾士大夫違實飾虛貪近忘遠知苟榮於一日不顧遺臭於後世者觀公邅迴困躓顧不若鄉世好以爲身圖者之安然而此等泯泯就盡餘累汙逮孫子而公休澤顯聞乃垂懿無窮是則名節苟全爵祿不足驕公議終在邪說不能勝其亦庶幾知勸也夫文定二名豐約惟允請如博士議謹議今來本官合出告伏候　指揮七月十三日三省同奉
聖旨依

欒城集目錄

第一卷

詩五十二首

郭綸
初發嘉州
過宜賓見夷中亂山
夜泊牛口
戎州
舟中聽琴
泊南井口期任遵聖
江上早起
江上看山
山胡
白鷴
屈原塔
嚴顏碑
竹枝歌
望夫臺
八陣磧
灩澦堆
入峽
巫山廟
巫山廟烏
昭君村
三遊洞
寄題清溪寺
息壤
荆州惠泉
答荆門張都官雜見和惠泉
浰陽早發
襄陽古樂府二首 野鷹來 襄陽樂
雙鳧觀
懷黽池寄子瞻兄
辛丑除日寄子瞻
次韻子瞻減降諸縣囚徒事畢登覽
次韻子瞻太白山下早行題崇壽院
次韻子瞻延生觀後山上小堂
次韻子瞻題仙遊潭中興寺
石鼻城
磻溪石
郿塢
樓觀
次韻子瞻秋雪見寄二首
次韻子瞻聞不赴商幕三首
次韻子瞻病中大雪
次韻子瞻記歲莫鄉俗三首 饋歲 守歲 別歲
記歲首鄉俗寄子瞻二首 踏青 蠶市
子瞻寄示岐陽十五碑

第二卷

詩六十九首

畫文殊普賢
聞子瞻重遊南山

子瞻見許驪山澄泥硯
寒食前一日寄子瞻
大人久廢彈琴比借人雷琴以記舊曲十得
三四率爾拜呈
聞子瞻習射
種菜
次韻子瞻題薛周逸老亭
次韻子瞻題長安王氏中隱堂五首
和子瞻鳳翔八觀八首　石鼓　詛楚文　王維吳道子畫　楊惠之塑維摩像　東湖　真興寺閣　李氏園　秦穆公墓
聞子瞻將如終南太平宮谿堂讀書
次韻子瞻麻田青峯寺下院翠麓亭
次韻子瞻宿南山蟠龍寺
賦園中所有十首
和子瞻記夢二首
次韻子瞻題岐山周公廟
次韻子瞻題扶風道中天花寺小亭
次韻子瞻南溪避世堂
和子瞻三遊南山九首　樓觀　五郡　傳經臺　大秦寺　仙遊潭五首
和子瞻調水符
次韻子瞻招隱亭
次韻子瞻凌虛臺
次韻子瞻竹䶉
次韻子瞻渼陂魚
和子瞻讀道藏
次韻子瞻南溪微雪
和子瞻司竹監燒葦園因獵園下
木山引水二首
興州新開古東池
子瞻喜雨亭北隋仁壽宮中怪石
用林侁韻賦雪
送張唐英監閬州稅
送張師道楊壽祺二同年
送家定國同年赴永康掾
送霸州司理翟曼
送道士楊見素南遊
利路提刑亡伯郎中挽詞二首
亡伯母同安縣君楊氏挽詞
第三卷
詩七十五首
北京送孫曼叔屯田權三司開坼司
和强至太博小飲
和强君瓦亭
中秋夜八絕
次韻王君貺尚書會六同年
王公生日
次韻姚孝孫判官見還岐梁唱和詩集
次韻王臨太博馬上
次韻王君北都偶成三首
次韻沈立少卿白鹿
送陳安期都官出城馬上

登上水關
寒食贈遊壓沙諸君
明日安厚卿强幾聖復召飲醉次前韻
次韻柳子玉郎中見寄
秀州僧本瑩淨照堂
京師送王頤殿丞
石蒼舒醉墨堂
遊淨因院寄璉禪師
送柳子玉
送蘇公佐修撰知梓州
送任師中通判黄州
南窗
次韻楊褒直講攬鏡
送錢婺州純老
次韻柳子玉見贈
次韻任遵聖見寄
次韻劉貢甫學士畫松石圖歌
送頓起及第還蔡州
初到陳州二首
柳湖感物
柳湖久無水悵然成詠
次韻孫戸曹朴柳湖
贈李簡夫司封
次韻李簡夫秋園
題李簡夫葆光亭
次韻李簡夫因病不出
張安道尚書生日
送劉道原學士歸南康
題滑州畫舫齋贈李公擇學士
送王恪郎中知襄州
和張安道讀杜集
送張公安道南都留臺
傅欽之學士濟源草堂
文與可學士墨君堂
故成都尹陸介夫挽詞
次韻柳子玉謫官壽春舟過宛丘見寄二首
次韻子瞻潁州留别二首
陪歐陽少師永叔燕潁州西湖
歐陽公所蓄石屏
次韻子瞻初出潁口見淮山
次韻子瞻壽州城東龍潭
和子瞻渦口遇風
和子瞻濠州七絶 塗山 彭祖廟 逍遙堂 觀魚臺 虞姬墓 四望亭 浮山洞
和子瞻泗州僧伽塔
次韻子瞻發洪澤遇大風卻還宿
次韻子瞻記十月十六日所見

第四卷

詩七十四首

次韻子瞻廣陵會三同舍各以其字爲韻 劉貢甫 孫巨源 劉莘老
和子瞻金山

和子瞻焦山
次韻子瞻遊甘露寺
李簡夫挽詞二首
次韻子瞻初到杭州見寄二絕
和柳子玉地爐
和柳子玉紙帳
次韻子瞻遊孤山訪惠勤惠思
宛丘二詠
贈提刑賈司門青
同陳述古舍人觀芍藥
次韻子瞻見寄
趙少師自南都訪歐陽少師於潁州留西湖
久之作詩獻歐陽公
次韻子瞻望湖樓上五絕
和柳子玉共城新開御河過所居牆下
歐陽太師挽詞三首
賦黃鶴樓贈李公擇
次韻子瞻餘杭法喜寺綠野亭懷吳興太守
孫莘老
和子瞻宿臨安淨土寺
和子瞻自淨土步至功臣寺
次韻子瞻遊徑山
次韻子瞻自徑山回宿湖上
次韻子瞻題孫莘老墨妙亭
熙寧壬子八月於洛陽妙覺寺考試舉人及
還道出嵩少之間至許昌共得大小詩二
十六首
洛陽試院樓上新晴五絕
和頓主簿起見贈二首
將出洛城過廣愛寺見三學演師引觀楊惠
之塑寶山朱瑤畫文殊普賢為賦三首
登封道中三絕　嵩山祠　轘轅道　少林寺　贈頓起
登嵩山十首　石徑　玉女窗　擣衣石　醒心泉　峯頂寺　登封壇
法華岩　將軍柏　吳道子畫四真君
啓母石
過韓許州石淙莊
過登封閻氏園
許州留別頓主簿
次韻子瞻登望海樓五絕
和子瞻監試舉人
和子瞻煎茶
次韻子瞻對月見憶并簡崔度
和子瞻開湯村運鹽河雨中督役
次韻子瞻雨中督役夜宿水陸寺二首
次韻子瞻將之吳興贈孫莘老
和子瞻畫魚歌

第五卷

詩六十六首

次韻子瞻吳中田婦歎
次韻子瞻遊道場山何山
癸丑二月重到汝陰寄子瞻二首
次韻子瞻二月十日雪
和子瞻題風水洞

次韻子瞻新城道中
次韻子瞻山村五絶
次韻子瞻遊富陽普照寺
次韻子瞻自普照入山獨遊二庵
次韻子瞻與蘇世美同年夜飲
次韻子瞻病中遊虎跑泉僧舍二首
和子瞻東陽水樂亭歌
次韻子瞻有美堂夜歸
次韻子瞻祈雨
次韻子瞻再遊徑山
王仲儀尚書挽詞
寄題蒲傳正學士閬中藏書閣
次韻范景仁侍郎移竹
自陳適齊戲題
送董揚休比部知真州
送排保甲陳祐甫
送韓祗嚴戸曹得替省親成都
和孔教授武仲濟南四詠 環波亭 北渚亭 鵲山亭 檻泉亭
踏藕
和李誠之待制燕別西湖
送李誠之知瀛州
西湖二詠 觀捕魚 食雞頭
次韻孫推官朴見寄二首
送張正彥法曹
送青州簽判俞退翁致仕還湖州
和青州教授頓起九日見寄
題徐正權秀才城西溪亭
和子瞻喜虎兒生
次韻子瞻病中贈提刑段繹
次韻子瞻賦雪二首
次韻韓宗弼太祝送遊太山
次韻劉敏殿丞送春
次韻趙至節推首夏
次韻李昭敘供備燕別湖亭
送李昭敘移黎陽都監歸洛省親
遊太山四首 初入南山 四禪寺 靈巖寺 嶽下
送王璋長官赴真定孫和甫辟書
寄孫朴
和韓宗弼暴雨
舜泉復發
次韻徐正權謝示閔子廟記及惠紙
張文裕侍郎挽詞
東方書生行
送韓宗弼
送劉長清敏
汝尚將歸吳興齊州記室蘇子由辱詩爲送
因逐韻謝之云
第六卷
詩一百首
題張安道樂全堂
和鮮于子駿益昌官舍八詠 桐軒 竹軒 柏軒 巽堂

山齋　閑燕亭　會景亭　寶峯亭
次韻分司南京李誠之待制求酒二首
送施歷城辯歸常州
施君既去復以事還戲贈
和文與可洋州園亭三十詠
湖橋　横湖　書軒　冰池　竹塢　荻浦　蓼嶼　望雲樓
天漢臺　待月臺　二樂榭　灙泉亭　吏隱亭　霜筠亭　無言亭　露香亭
涵虛亭　溪光亭　過溪亭　披錦亭　禊亭　菡萏軒　荼蘼洞　篔簹谷
寒蘆港　野人廬　此君庵　金橙逕　南園　北園
次韻吳興李行中秀才見寄并求醉眠亭詩
二首
和子瞻玉盤盂二首
寄題密州新作快哉亭二首
贈馬正卿秀才
答文與可十首
次韻李公擇寄子瞻
次韻李公擇以惠泉答章子厚新茶二首
和李公擇赴歷下道中雜詠十二首
泛清河
將至桃園阻淺且風不得進
桃園阻淺將易小舟一夜水大至復乘便
風頃刻百里
下邳黄石公廟
宿遷項羽廟
呂梁
梁山泊
梁山泊見荷花憶吳興五絶
次韻李公擇九日見約以疾不赴
喜雪呈李公擇
次韻范郎中仰之詠雪
次韻李公朝著作見贈二首
惠穆呂公挽詞二首
次韻蔣夔寒夜見過
次韻王鞏廷評招飲
雪中會孫洙舍人飲王氏西堂戲成三絶
雪中呈范景仁侍郎
次韻景仁丙辰除夜
次韻景仁招宋温之職方小飲
次韻景仁飲宋温之南軒二首
次韻景仁正月十二日訪吳縝寺丞二絶
柳子玉郎中挽詞二首
贈淨因臻長老
次前韻答景仁
遊城西集慶園
遊景仁東園

第七卷

詩五十六首

次韻子瞻送范景仁遊嵩洛
送蔣夔赴代州教授
次韻宿州教授劉涇見贈
徐州送江少卿
次韻子瞻寄眉守黎希聲

和李邦直學士沂山祈雨有應
陪子瞻遊百步洪
李邦直見邀終日對臥南城亭上二首
次韻邦直見答二首
再次前韻四首
雨中陪子瞻同顏復長官送梁燾學士舟行
歸汶上
同子瞻泛汴泗得魚酒二詠
明日復賦
贈吳子野道人
李邦直出巡青州余不久將赴南都比歸不
及見矣作詩贈別
司馬君實端明獨樂園
送顏復赴闕
王詵都尉寶繪堂詞
逍遙堂會宿二首
過張天驥山人郊居
魏佛貍歌
雜興二首
贈致仕王景純寺丞
初發彭城有感寄子瞻
次韻子瞻見寄
將至南京寄王鞏
次韻王鞏見贈
送交代劉莘老
次韻王鞏九日同送劉莘老
次韻王鞏欲往徐州見子瞻以事不成行
宣徽使張安道生日
章氏郡君挽詞
聞王鞏還京會客劇飲戲贈
次韻王鞏遊北禪
次韻王鞏懷劉莘老
飲餞王鞏
送王鞏兼簡都尉王詵
呂希道少卿松局圖
寄孔武仲
孔君亮郎中新葺闕里西園棄官而歸
寄濟南守李公擇
雪中會飲李倅鈞東軒三絕
張恕寺丞益齋
除夜會飲南湖懷王鞏
次韻張恕戲王鞏
送轉運判官李公恕還朝
第八卷
詩六十八首
寄范丈景仁
次韻王鞏上元見寄三首
謝張安道惠馬
次韻子瞻贈梁交左藏
寒食遊南湖三首
觀大閱
送林子中安厚卿二學士奉使高麗二首

送趙屼祕書還錢塘
馬上見賣芍藥戲贈張厚之二絶
答見和
送呂希道少卿知滁州
次韻張恕春莫
次韻傅宏推官義方亭
送梁交之徐州
次韻王鞏見寄
次韻李逵見贈
次韻秦觀秀才攜李公擇書相訪
送龔鼎臣諫議移守青州二首
送余京同年兄通判嵐州
次韻王鞏見寄
河上莫歸過南湖二絶
送提刑孫頎少卿移湖北轉運
次韻劉涇見寄
城南訪張恕
同李倅鈞訪趙嗣恭留飲南園晚衙先歸
次韻轉運使鮮于侁新堂夜月
送梁交供備知莫州
秋祀高禖二絶
過興教贈釗上人
次韻王鞏代書
次韻南湖清飲二首
次韻偶成
中秋見月寄子瞻
次韻王鞏自詠
次韻王鞏同飲王廷老度支家戲詠
送王鞏之徐州
次韻張恕九日寄子瞻
戲次前韻寄王鞏二首
贈杭僧道潛
張安道生日二首
李鈞壽花堂
次韻子瞻題張公詩卷後
次韻廣州陳繹諫議和陳薦宋敏求二龍圖
二首
次韻王廷老寄子瞻
次韻頓起考試徐沂舉人見寄二首
送李鈞郎中
送文與可知湖州
次韻王鞏見寄
喜雪呈鮮于子駿三首
次韻文務光秀才遊南湖
子瞻惠雙刀
留守與賓客會開元龍興寺觀燈余有故不
預中夜登南城
第九卷
詩七十首
春日耕者
自柘城還府馬上
次韻子瞻人日獵城西

送鮮于子駿還朝兼簡范景仁
次韻秦觀見寄
次韻道潛見寄
次韻王鞏元日
送將官歐育之徐州
次韻答王鞏
次韻子瞻過淮見寄兼簡孫奕職方三首
次韻王鞏留別
次韻答孔武仲
送傅宏著作歸覲待覲城闕
連雨不出寄張恕
和子瞻自徐移湖將過宋都途中見寄五首
次韻劉貢父登黃樓懷子瞻
再和
宋城宰韓秉文惠日鑄茶
陪杜充張恕鴻慶宮避暑
次前韻
答孔武仲
送吳思道道人歸吳興二絕
次韻答陳之方祕丞
登南城有感示文務光王適秀才
張公生日
次韻答張耒
次王適韻送張耒赴壽安尉二首
次韻張耒見寄
次韻王適兄弟送文務光還陳
次韻張芻諫議燕集
臘雪五首
次韻王適雪晴復雪二首
送呂由庚推官得替還洛中二首
四十一歲歲莫日歌
次韻子瞻繫御史獄賦獄中榆槐竹柏四首
次韻子瞻贈張愨子
過龜山
放閘二首
次韻王適細魚
高郵別秦觀三首
召伯埭上斗野亭
次韻鮮于子駿遊九曲池
楊州五詠 九曲池 平山堂 蜀井 摘星亭 僧伽塔
題杜介供奉熙熙堂
遊金山寄楊州鮮于子駿從事邵光
初至金陵

第十卷

詩九十六首

和孔武仲金陵九詠 白鷺亭 覽輝亭 鳳凰臺 天慶觀 高齋 此君亭 見江亭 定林院 八功德泉
遊鍾山
郭祥正國博醉吟庵
湖陰曲
舟次大雲倉回寄孔武仲
池州蕭丞相樓二首

過九華山
佛池口遇風雨
舟次磁湖以風浪留二日不得進子瞻以詩
見寄作二篇答之前篇自賦後篇次韻
黃州陪子瞻遊武昌西山
將還江州子瞻相送至劉郎洑王生家飲別
赤壁懷古
自黃州還江州
江州五詠 射蛟浦 琵琶亭 庾樓 東湖 浪井
不到東西二林
遊廬山山陽七詠 簡寂觀 漱玉亭 開先瀑布 歸宗寺 萬杉寺 三峽石橋 白鶴觀
南康阻風遊東寺
寄題陳憲郎中竹軒
次韻孔武仲到官後見寄
次韻筠守毛維瞻司封觀修城三首
次韻子瞻夜字韻作中秋對月二篇一以贈
王郎二以寄子瞻
次韻王適食茅栗
過毛國鎮夜飲
次韻毛國鎮趙景仁唱和三首一贈毛一贈
趙一自詠
再和三首
次韻王適州學新修水閣
次韻毛君九日
次韻毛君感事書懷
次韻毛君見督和詩
次韻毛君山房遣興
和胡教授蒙太守策試諸生
和毛君州宅八詠 鳳凰山 披仙亭 方沼亭 翠樾亭 李八百洞 煉丹井 磨劍池 山房
次韻毛君病中菊未開
雨中宿酒務
次韻毛君經旬不用鞭扑
次韻李撫辰屯田修州門
飲酒過量肺疾復作
衢州趙閱道少師濯纓亭
茶花二首
次韻毛君山房即事十首
再和十首
筠州二詠 牛尾狸 黃雀

第十一卷

詩八十六首

和毛君新葺囷庵船齋
寒雨
積雨二首
戲贈李朝散
戲答
臨江蕭氏家寶堂
和蕭刓察推賀族叔司理登科還鄉四首
次韻吳厚秀才見贈三首
次韻毛君燒松花六絕

陪毛君遊黄仙觀
次韻王適梅花
次韻王適春雪二首
毛君惠温柑荔枝二絶
次韻王適遊真如寺
次韻王適新燕
官居卽事
陪毛君夜遊北園
山橙花口號
次韻馮弋同年
送王適徐州赴舉
遊吴氏園
江州周寺丞泳夷亭
次韻毛君遊陳氏園
江漲
和子瞻鐵拄杖
競渡
登郡譙偶見姜應明司馬醉歸
送姜司馬
寄題趙屼承事戲綵堂
次韻温守李鈞見寄兼簡毛大夫
次韻洞山克文長老
試院唱酬十一首　戲呈試官呂防　次韻呂君豐城寶氣亭
次韻呂君見贈　觀試進士呈試官　次韻呂君興善寺靜軒　次前韻戲呈試官
次前韻三首　試罷後偶作
放牓後毛守見招
送毛滂齋郎
燕貢士
次韻毛君清居探菊
次韻毛君見贈
次韻毛君偶成
孔平仲著作江州官舍小庵
送饒州周沃秀才免解
雪中洞山黄蘗二禪師相訪
毛國鎮生日二絶
次韻毛君將歸
送楊騰山人
次韻子瞻與安節夜坐三首
次韻毛君上書求歸未報
次韻毛君絶句
次韻毛君留别
送毛君致仕還鄉
贈景福順長老二首并敘
次贈孔平仲著作見寄四首
陰晴不定簡唐覲秘校并敖吴二君五首

第十二卷

詩八十九首

雨後遊大愚
送高安羅令審禮
送唐覲
次韻唐覲送姜應明謁新昌杜簿
新種芭蕉

次韻姜應明黄檗山中見寄
次韻黄大臨秀才見寄
次韻李朝散遊洞山二首
餞學中諸生
以蜜酒送柳真公
次韻柳見答
披仙亭晚飲
余居高安三年每晨入莫出輒過聖壽訪聰
長老諶方子明浴頭笑語移刻而歸歲月
既久作一詩記之
次韻子瞻感舊見寄
次韻和人豐歲
同孔常父作張夫人詩
次煙字韻答黄廷堅
東軒長老二絶
題方子明道人東窗
次前韻
迎寄王適
王度支陶挽詞二首
次韻陳師仲主簿見寄
寄題江涣長老南園茅齋
詠霜二首
次韻吳厚秀才見寄
乾荔枝
次韻王適元日并示曹煥二首
寄梅仙觀楊智遠道士
春雪
贈石臺問長老二絶并敘
和毛國鎮白雲莊五詠 擲泉軒 平溪堂 白雲莊偶題 眺遠臺 濯纓菴
次韻王適落日江上二首
張秀才見寫陋容
同王適曹煥遊清居院步還所居
次韻王適春雨
和子瞻蜜酒歌
次韻講律李司理憲見贈
次韻王適遊陳氏園
答孔平仲二偈
次韻柳真公閑居春日
次韻王適東軒即事三首
送李憲司理還新喻
問黄蘖長老疾
復次煙字韻答黄大臨庭堅見寄二首
次韻子瞻臨皐新葺南堂五絶
次韻王適大水
贈三局能師二絶
臨川陳憲大夫挽詞二首
次韻知郡賈蕃大夫思歸
久不作詩呈王適
喜王鞏承事北歸
予初到筠即於酒務庭中種竹四叢杉二本
及今三年二物皆茂秋八月洗竹培杉偶

賦短篇呈同官
和王鞏見寄三首
復次韻
孔毅父封君挽詞二首
上高息軒起亭二絶
九月十一日書事
和王適寒夜讀書
和王適新葺小室
病中賈大夫相訪因遊中宮僧舍二首
和王適炙背讀書
同王適賦雪
第十三卷
詩八十六首
除夜
種蘭
上元夜
次韻王適元夜二首
王子立與遲等遊陳家園橋敗幾不成行晚
自酒務往見之明日雨作偶爾成詠
幽蘭花二絶
胡長史祠堂
孫賓叟道人
新橋
曾子宣郡太挽詞二首
曾子固舍人挽詞
次韻王適一百五日太平寺看花二絶
又次韻遊小雲居
次韻秦觀梅花
復次前韻答潛師
景福順老夜坐道古人搐鼻語
晝枕屏
次韻王適留別
次韻子瞻特來高安相别先寄遲适遠卻寄
邁迨過遯
次韻子瞻端午日與遲适遠三子出遊
次韻子瞻留别二首
次韻子瞻行至奉新見寄
贈醫僧鑒清二絶
贈醫僧善正
食蔞
留滯高安四年有餘忽得信聞當除官真揚
閒偶成小詩書于屋壁
洪休上人少年讀書以多病出家居泐潭爲
馬祖修塔以三絶句來謁答一首
勉子瞻失幹子二首
偶遊大愚見餘杭明雅照師舊識子瞻能言
西湖舊遊將行賦詩送之
將移績溪令
約洞山文老夜話
將之績溪夢中賦泊舟野步
謝洞山石臺遠來訪別
贈方子明道人

回寄聖壽聰老
乘小舟出筠江二首
寄題孔氏顏樂亭
徐孺亭
滕王閣
次韻道潛南康見寄
車浮 幷敘
題都昌清隱禪院
逢章戶掾赴澧州
除夜泊彭蠡湖遇大風雪
正旦夜夢李士寧過我談說神怪久之草草
　爲具仍以一小詩贈之
舟中風雪五絕
題南康太守宅五老亭
書廬山劉顗宮苑屋壁三絕
再遊廬山三首
汲陽阻風
張嘉祐
效韋蘇州調嘯詞二首
至池州贈陳鼎秀才
次韻遲初入宣河
次韻侯宣州利建招致政汪大夫
次韻侯宣城疊嶂樓雙溪閣長篇
初到績溪視事三日出城南謁二祠遊石照
　偶成四小詩呈諸同官 梓桐廟 汪王廟
　石照二首

縣中諸花多交代江君所栽牡丹已過芍藥
　方盛偶寄小詩
楊主簿日本扇
次韻答人幽蘭
次韻江法曹山間小酌
官舍小池有鸂鶒遺二小雛二首
次韻答人見寄
次韻答魏孝仙檻竹

第十四卷

　詩八十五首

次韻王荐推官見寄
郭尉愿惇夫以琳上人書詩爲示次韻
次韻汪琛監簿見贈
周昉畫美人歌
病中郭尉見訪
病後
復病三首
送琳老還大明山
病退
病後白髮
答琳長老寄幽蘭白朮黃精三本二絕
次韻侯宣城題疊嶂樓
初聞得校書郞示同官三絕
績溪二詠 豁然亭 翠眉亭
辭靈惠廟歸過新興院書其屋壁
郭尉惠古鏡

歙縣歲寒堂
邵武游氏老人三清堂紫芝
神宗皇帝挽詞三首
舟過嚴陵灘將謁祠登臺舟人夜解及明已遠至桐廬望桐君山寺縹眇可愛遂以小舟遊之作二絶
泝潮二首
贈王復處士
張惕山人即昔所謂惠思師也余舊識之於京師忽來相訪茫然不復省徐自言其故戲作二小詩贈之
次韻子瞻送楊傑主客奉詔同高麗僧遊錢塘寄龍井辯才法師三絶
元絳參政挽詞
過王介同年墓
將遊金山寄元長老
元老見訪留坐具而去戲作一絶調之
元老和示小詩自謂非戰之罪復作一絶并坐具還之
子瞻與長老擇師相遇於竹西石塔之間屢以絶句贈之又留書邀轍同作遂以一絶繼之
高郵贈别杜介供奉
答王定國問疾
和子瞻次孫覺諫議韻題邵伯閘上斗野亭見寄
次韻子瞻題泗州監倉東軒二首
答顔復國博
次韻王定民宣德
河冰
復賦河冰四絶
河冰稍解喜呈王適
河冰復結復次前韻
題南都留守妙峯亭
次韻發運路昌衡淮南見山堂
送戴朝議歸蜀中
後省初成直宿呈子瞻二首
次韻子瞻送陳睦龍圖出守潭州
送千之姪西歸
駕幸親賢宅贈隨駕諸公
次韻子瞻飲道者院池上
答孔平仲惠蕉布二絶
次韻朱光庭司諫喜雨
次韻光庭省中書事
送張恕朝奉南京簽判二首
送賈訥朝奉通判眉州
次韻黄庭堅學士猩毛筆
李誠之待制挽詞二首
司馬温公挽詞四首
送表弟程之元知楚州
送王震給事知蔡州
送王廷老朝散知虢州

送魯有開中大知洛州次子瞻韻
第十五卷
詩八十五首
送陳侗同年知陝府
次韻李曼朝散得郡西歸留別二首
送程建用宣德西歸
次韻子瞻杜介供奉送魚
次韻子瞻招王遽朝請晚飲
子瞻與李公麟宣德共畫翠石古木老僧謂
之憩寂圖題其後
王君貺宣徽挽詞三首
送杜介歸楊州
次韻子瞻與鄧聖求承旨同直翰苑懷武昌
西山舊遊
送楊孟容朝奉西歸
次韻孔武仲學士見贈
送家定國朝奉西歸
次韻劉貢父省上示同會二首
次韻孔武仲三舍人省上
送顧子敦奉使河朔
席上再送
次韻孔文仲舍人酴醿
送錢承制赴廣東都監
次韻曾子開舍人四月一二日扈從二首
再和二首
次韻張昌言給事省中直宿
次韻貢父子開直宿
去年冬轍以起居郎入侍邇英講不逾時遷
中書舍人雖忝冒愈深而瞻望清光與日
俱遠追記當時所見作四絶句呈同省諸
公
次韻張問給事喜雨
次韻宋構朝請歸守彭城
次韻劉貢父西掖種竹
次韻劉貢父省中獨直
得告家居次韻貢父見寄
黄幾道郎中同年挽詞二首
和王定國寄劉貢父
故濮陽太守贈光祿大夫王君正路挽詞二
首
韓幹三馬
書郭熙橫卷
題王生畫三蠶蜻蜓二首
贈寫真李道士
次韻子瞻題郭熙平遠二絶
次韻錢勰待制秋懷
宿榮陽甯氏園
榮陽唐高祖太宗石刻像并敘
次韻劉貢父從駕
次韻劉貢父和韓康公憶其弟持國二首
聞京東有道人號賀郎中者唐人也其徒有
識之者作詩記之

送家安國赴成都教授三絕
送歐陽辯
送韓康公歸許州
三日上辛祈穀除日宿齋戶部右曹元日賦
三絕句寄呈子瞻兄
次韻王欽臣祕監集英殿井
集賢殿考試罷二首
問蔡肇求李公麟畫觀音德雲
五月一日同子瞻轉對
次韻劉貢父題文潞公草書
韓康公挽詩三首
送王宗望郎中赴河東漕
送高士敦赴成都兵鈐
盧鴻草堂圖
秦虢夫人走馬圖二絕
韓幹二馬
試制舉人呈同舍諸公二首
次韻張去華院中感懷
送周思道朝議歸守漢州三絕
第十六卷
詩一百二十首
程之元表弟奉使江西次前年送赴楚州韻
戲別
表弟程之邵奉議知泗州
次韻子瞻書黄庭內景卷後贈蹇道士拱辰
次韻子瞻好頭赤
送葆光蹇師遊廬山
同子瞻次梅聖俞舊韻題鄉舍木山
次韻子瞻送千乘千能
題王詵都尉畫山水橫卷三首
次韻子瞻十一月旦日鎖院賜酒及燭
送周正孺自考功郎中歸守梓潼兼簡呂元
鈞三絕
雪中訪王定國感舊
次韻王定國見贈
王子難龍圖挽詞
次韻季豸秀才來別子瞻仍謝惠馬
呂司空挽詞三首
范蜀公挽詞三首
范百嘉百歲昆仲挽詞二首
安厚卿樞密母夫人挽詞二首
題李公麟山莊圖二十六首
建德館 墨禪堂 華岩堂 雲薌閣 發真塢 薌茅館 瓔珞岩 棲雲室 祕全庵 延華洞 澄元谷 雨花岩 泠泠谷 玉龍峽 觀音岩 垂雲沜 勝金岩 寶華岩 陳彭漈 鵲源
將使契丹九日對酒懷子瞻兄并示坐中
題王詵都尉設色山卷後
次韻子瞻相送使胡
歐陽文忠夫人挽詞二首
歐陽伯和仲純挽詞二首
奉使契丹二十八首
次莫州通判劉涇韻二首
贈知雄州王崇極二首

贈右番趙侍郎古北口道中呈同事二首　絕句二首　過楊無敵廟　燕山
趙君偶以微恙乘駝車而行戲贈二絕句　會仙館二絕句　出山　奚君　惠州
神水館寄子瞻兄四絕　木葉山　虜帳　十日南歸馬上口占呈同事　傷足
春日寄內　渡桑乾
送文太師致仕還洛三首
李公麟陽關圖二絕
學士院端午帖子二十七首皇帝閣六首　太皇太后閣六首　皇太后閣六首　皇太妃閣五首　夫人閣四首
次韻門下劉侍郎直宿寄蘇左丞
次韻張耒學士病中二首
次韻張君病起二首
第十七卷
賦八首
巫山賦
屈原廟賦
缸硯賦并敘
登真興寺樓賦
超然臺賦　并敘
服茯苓賦　并敘
墨竹賦
黃樓賦　并敘
第十八卷
辭五首
御風辭
上清辭
楊樂道龍圖哀辭　并敘
劉凝之屯田哀辭　并敘
鮮于子駿諫議哀辭　并敘
詩六首
太白山祈雨詩
舜泉詩　并敘
銘二首
彭城漢祖廟試劒石銘　并敘
鳳咮石硯銘　并敘
頌二首
筠州聰禪師得法頌　并序
等軒頌
第十九卷
新論三首　上中下
第二十卷
策問三十五首
殿試武舉策問一首
南省進士策問一首
河南府進士策問三首
私試進士策問二十八首
私試武學策問二首
第二十一卷
書一首
上皇帝書
第二十二卷
書十首
上樞密韓大尉書

上昭文富丞相書
上曾參政書
上兩制諸公書
上劉長安書
答徐州陳師仲書二首
答黄庭堅書
答徐州教授李昭玘書
上洪州孔大夫論徐常侍墳書

第二十三卷

記九首

筠州聖祖殿記
齊州閔子祠堂記
上高縣學記
京西北路轉運使題名記
齊州濼源石橋記
光州開元寺重修大殿記
筠州聖壽院法堂記
廬山棲賢寺新修僧堂記
杭州龍井院訥齋記

目錄上

原书空白页

欒城集目錄下

第二十四卷
記九首
東軒記　武昌九曲亭記
王氏清虛堂記　吳氏浩然堂記
黃州快哉亭記　黃州師中庵記
南康直節堂記　洛陽李氏園池詩記
太子少保趙公詩石記
第二十五卷
墓表銘四首
伯父墓表
歐陽文忠公夫人薛氏墓志銘
全禪師塔銘　閑禪師碑
傳二首
孟德傳　丐者趙生傳
敘三首
類篇敘
古今家誡敘
洞山文長老語錄敘
第二十六卷
祭文一十七首
祭歐陽少師文
祭文與可學士文
祭永嘉郡夫人馬氏文
祭王虢州伯敭文
祭鄧內翰母郡太君文
祭曹演父朝議文
祭范蜀公景仁文
祭忠獻韓公文
祭姪林文
代李公儀諫議祭張文裕侍郎文
代張公安道祭李宥侍郎文
代南京留守祭永嘉郡夫人馬氏文
代張公祭蔡子正資政文
代毛筠州祭王觀文韶文二首
代三省祭司馬丞相文
代三省祭門下韓侍郎曾孫文
祝文一十六首
陳州日食禱諸廟文
陳述古舍人辭廟文二首
齊州祈雨雪文二首
徐州漢高帝廟祈晴文
南京祈禱文七首
績溪謁城隍文
謁孔子廟文
祭靈惠汪公文
青辭三首
齊州祈雨青辭
南京祈晴青辭
筠州祈雨青辭
第二十七卷
西掖告詞六十一首

林希集賢殿修撰知蘇州
楊傑知潤州
陳安期屯田郎中
蔡立知鄂州
盛南仲知衡州
許中正致仕覃恩改朝議大夫
虞肇知鼎州
胡田知誠州邢浩知欽州
王存磨勘改朝散郎
梁惟簡供備庫使
張璪光祿大夫資政殿學士知鄭州
趙君錫太常少卿
劉絢太學博士
鄧羲叔主客郎中
林旦侍御史權淮南運副
田待問淮南運判可淮南提刑
陳紘可倉部郎中王古可工部郎中
孫升監察御史可殿中侍御史
李常蔡延慶並轉朝議大夫
徐彥孚澶州通判
章惇知揚州
邢恕知汝州
王令圖可都水使者
王荀龍知澶州李孝純知棣州
郭逵自致仕起知潞州
何正臣知梓州
孫覽河北運副除右司郎官
陶世延弼孫弼死於順州邢選吉子吉死於盜各補三班借
職
皇兄令羽磨勘轉遙圖
張輔之入內內侍省磨勘轉內殿承制
范鎮可侍讀太一宮使
吳師仁可越州司法充杭州教授尹才虢州
司戶田述古襄州司法蘇昞邠州司戶
叔詩敘右千牛衛將軍
黃履磨勘改朝請郎
宋彥圖轉內殿崇班再知歸信容城縣臧定
國轉西頭供奉官再任縣尉
張利一自真定總管移知代州
莊公岳成都提刑蘇泌利州運判
內臣馮景降一官
胡宗哲遂州張太寧漢州
李梴知唐州
崔仝通判延州
王純臣通判岷州
姚兕磨勘轉東上閤門使
丁隲太常博士
常安民大理寺丞
田子諒湖南運判
鄭佶都水監丞陳安民簿
葉康弼知劍州
謝卿材河北轉運使自陝漕徙

蔡卞磨勘朝奉郎
丁恂少府主簿
張構再知豐州
呂大防中書侍郎
劉摯右丞
傅堯俞御史中丞
張端落致仕依前朝奉郎
孟永和轉軍器庫副使兼翰林醫官副使
蔡卞知江寧府
王安禮知揚州
林希知宣州
王舜圭除左班殿直
第二十八卷
西掖告詞六十一首
郟亶通判永寧軍
叔玫等三十二人並除右班殿直
王宗孟母封壽昌縣太君
胡宗愈吏部侍郎
顧臨給事中
范子奇司農卿
馬默河東運使
岑象求利州運判何琬江西運判
常安民鴻臚丞
李詵自軍頭司除知忻州
郟亶通判睦州
李琬太醫丞充中嶽廟令
王鞏通判揚州
劉奉世起居郎孔文仲起居舍人
胡宗炎將作少監
向宗艮知衛州
郝觀除借職
曾肇中書舍人
邢恕知汝州
李周陝西運使
劉淑蘇州胡宗哲宿州
許彥先知隨州
孫諤太學博士
王佺通判荆南
韓玠通判河南
占城國進奉判官蒲霞辛可保順郎將
劉邠中書舍人
曹誦遙團知保州
王獻可火山軍李昭敘石州
鄒極江西提刑何琬府界提刑
葉温叟度支郎中
吳革江西運判
杜常兵部郎中
滎咨道通判鎮戎軍
錢式三班借職
翰林醫官陳易餉等六人比舊各減三官牽
復
李括知洋州

張士澄通判定州
彭次雲吏部郎中
章楶吏部馬玹戶部韓宗古司封吳安憲都
官黃景職方郎官
盛僑國子司業
黃庭堅著作佐郎
陳侗直祕閣知梓州
晏知止成都運副秦中梓州運副
游酢太學錄
張舜民監察御史
張績祕書省正字
李執柔司農寺丞
陳烈落致仕福州教授
龔原國子監丞
仲葩遙刺
吳淵西頭供奉官俞諤左侍禁
袁說知博州
閻木太學博士葉濤正
宋寶除承務郎
韓忠彥樞密直學士知定州
劉敏知辰州
麗希道復翰林醫學
克勍仲詧並磨勘改正任防禦使
蔡確改知安州
呂公孺知秦州

第二十九卷

西掖告詞六十一首

仲鸞等六人磨勘防禦使
張之諫知德順軍
寇誦覃恩改朝請大夫
郭時亮通判海州
安宗說知利州
范子奇河北轉運使
吳安持司農少卿崔公度將作少監
王兢湖南提刑
錢喚知真州
王漸知階州郭逢知德順軍
蕭士元石州李昭敘忻州李詵隰州
致仕馬充等以登極恩改承奉郎
燕若濟知東明縣
陳向知楚州
士鱣磨勘轉右監門衛大將軍
黃好謙知濮州
張脩駕部郎中
王瑜京西提刑
康識權發遣鄜州今落權發遣
楊叔儀少府少監守本官致仕
融州歸明楊晟該等改右班殿直
曾肇磨勘改朝散郎
蕃官折師武覃恩改西頭供奉官
郭知章知海州江公著通判陳州
黃好謙知潁州

霍唐臣知濠州
晁端彥吏部郎何洵直司勳郎顏復禮部郎
辛雝太常博士韓宗文光祿丞孔平仲太僕
丞
元耆寧館閣校勘換校書郎
梁燾轉朝奉大夫
張淳知長垣縣
李清臣資政殿學士知河陽
張整皇城使廣西鈐轄加遥刺再任以交人
理會地界之故
醫官兀瑺敘權易使
交趾使黎鍾吏外副社英輩東頭供奉官
鄧忠臣秘書省正字
成卓降兩官監鈞州酒稅
仲浹轉正任防禦使
曹評正任防禦使
熊本降授朝散大夫
張綬湖南提刑
劉當時太僕簿
張峹古尚書省都事出職改朝奉大夫
陳遊古知沂州
周純知虢州朱陽縣
宋子儀大理寺丞
秦晉國安仁保祐夫人張氏特封吳楚國安
仁賢壽夫人
彭汝礪右史
王陟臣右司郎中
王古吏部員外郎
張詢浙憲
陝西移四通判
蔡潛除司農簿
令疎除右千牛衛將軍
張元方權發遣府界提點
周邠通判壽春
魏璋敘奉議郎熙河機宜
常安民太常博士
豐稷工部員外郎
沈季長少府少監
林英大理少卿
第三十卷
西掖告詞五十九首
姚勔宗正丞
林希湖州周之純宣州沈季長秀州
李傑梓州提刑陳鵬運判
呂陶京西運副上官均比部員外郎
史宗範知涇州
黃慶基鴻臚丞
張峋戶部員外郎錢長卿刑部員外郎
大名府驍武第一指揮都虞候楊政等七人
可並左右侍禁
韓維守本官資政殿學士知鄧州
李士京將作丞余中軍器丞

劉務誠三班奉職
王袞知兗州
馮宗道遙郡刺史
胡田知誠州改爲軍除爲知軍
陳安石知襄州
孫懷用知寧化軍郝逢知岢嵐軍
王悆光祿丞
姚勔秘書丞
蒲宗閔知興元府史宗範知廬州
林顏權知泉州
孔平仲太常博士
西蕃首領温溪心心年欽氈二人並除化外
州團練
鄭佾知單州
孫之敏知雍丘楊環寶知咸平
許懋右司郎中
陳軒主客郎中
豐稷殿中侍御史
陳知晦蔡州簽判
向宗旦司農少卿
侯利建京東漕井亮采河東漕
馬誠湖北憲
林積知福州
朱服權發遣泉州
林顏知濠州
令毳以率府率講書授通直郎
張宻古知登州
高遵易改知全州
何琬工部郎中
崔公度知潁州
黃裪知賓州錢師孟知橫州
石景略可宣德郎
范純禮發運副使
張汝賢右司郎中
韓宗道太府卿朱光庭太常少卿
李之純寶文閣直學士知成都府
廖正一秘書省正字
劉舜卿加遙郡團練馬軍都虞候
游師雄改奉議郎陝西運判賜緋
廖正古通判滄州
龐元英鴻臚少卿
張琬知秀州
曾孝序通判莫州
劉言可內殿崇班
張峋戶部員外郎改戶部郎中
韓緒等六人各轉一官
蕃官党令征攬哥趙令景覃恩改官
顧臨再授給事中
孔文仲中書舍人
張頡侍制河北都運

第三十一卷

西掖告詞五十一首

太皇太后三代
皇太后三代
皇伯世儁追封奉化郡公
越國賢惠長公主追封大長公主
世繁贈安武軍留後追封信都郡公
唐俛贈梓州錄參
克賢贈奉國軍兩使留後封奉化郡公
士覯贈左領軍衛將軍
安燾三代妻
李清臣三代妻
范純仁三代
中丞劉摯父

第三十二卷

西掖告詞四十九首
苗貴妃三代
文臣升朝封父母妻
文臣升朝追封父母妻
范鎮父
鮮于侁父母
陳曼父閏以赦封承務郎
錢勰父母
李瑋三代
王堅父
曾布父
蔡確父母
秦晉國安仁保佑夫人張氏祖祖母父母
世釆母李氏安康郡太君世智母何氏永昌
郡太君
李端愿父母
張方平祖弁父
富紹庭母
蔡朦父挺贈開府儀同三司
劉邠母
奉議郎任斯年祖母黃氏封永壽君
張琬父昇追封韓國公
安燾知樞密院贈三代
王汝舟祖母胡氏封嘉興縣太君
皇兄令攉等所生母贈縣太君
富弼贈太師
劉沆追封秦國公
盧政贈司空
王存妻胡氏齊安郡夫人
楊王第三女封安定郡主

第三十三卷

北門書詔五十四首
麻制一十三首
除苗授保康軍節度知潞州制
除劉昌祚武康軍節度殿前副都指揮使制
明堂呂大防加恩制
皇伯祖宗暉加恩制
皇叔祖宗祐加恩制
皇叔祖宗楚加恩制

皇弟徽宗御名加恩制
皇弟似加恩制
皇弟偲加恩制
馮京加恩制
劉昌祚加恩制
除文彥博太師河東節度使致仕制
除馮京彰德軍節度使制
詔敕四十一首
尚書左丞韓忠彥免弟嘉彥尚主不許不允詔二首
門下侍郎孫固乞致仕不允仍給寬假詔
韓忠彥乞外任不許不允詔二首
孫固乞致仕不允詔
趙君錫免刑部侍郎不允詔
呂公孺免戶部尚書不允詔
太皇太后明堂禮成罷賀賜門下手詔
太師文彥博乞致仕不許不允詔二首
文彥博致仕再免兩鎮不許不允詔二首
文彥博三免兩鎮不許不允詔二首
文彥博免兩鎮許允詔二首
河東官吏軍民示喻敕書
孫固乞致仕不允詔
韓忠彥免同知樞密院不允詔
蘇頌免尚書左丞不許不允詔二首
蘇頌再免左丞不許不允詔二首
知樞密院孫固乞避親不允詔
周尹進興龍節無量壽佛敕書
范百祿免侍讀不允詔
趙君錫免吏部侍郎不允詔
文彥博免孫男康世章服不允詔
孫固乞致仕不允詔
宰相呂大防等爲旱乞退不允詔
太皇太后以旱賜門下詔
皇帝以旱賜門下詔
鄧溫伯免翰林承旨不許不允詔二首
呂大防等再爲旱乞退不允詔
彰德軍官吏軍民示喻敕書
馮京免彰德軍節鉞不許不允詔二首
文彥博免致仕合得五人恩澤詔
范百祿免翰林學士不允詔
第三十四卷
北門書詔祈祝九十首
批答四十四首
門下侍郎孫固乞致仕不許不允批答二首
劉昌祚免殿前副都指揮使不許不允批答二首
文彥博乞致仕不許不允批答二首
呂大防免明堂恩命不許不允批答四首
皇伯祖宗暉免恩命不許不允批答四首
皇叔祖宗祐宗楚免恩命不許不允批答四首
皇弟佶似偲免恩命不許不允批答四首

劉昌祚免恩命不許不允批答四首
中書侍郎劉摯免恩命不許不允批答二首
尚書右丞許將免恩命不許不允批答二首
文彥博致仕免兩鎮不許不允批答二首
韓忠彥免同知樞密院不許不允批答二首
蘇頌免尚書左丞不許不允批答二首
呂大防等乞御正殿復常膳不許不允批答二首
第二表不許不允批答二首
第三表不許不允批答二首
第四表許允批答二首
書九首
皇帝明堂宿齋第一次問太皇太后聖體答書
皇太后答書
皇太妃答書
第三次太皇太后答書
皇太后答書
皇太妃答書
皇帝謝禮畢太皇太后答書
皇太后答書
皇太妃答書
祝文一十二首
北京南開二股河祭河瀆星辰祝文
景靈宮安鐵水窗祝文
後苑祈晴祝文
太廟整漏奏告宣祖皇帝祝文
後苑粉壇祈雨祝文
五岳四瀆祈雨祝文
謝雨祝文
鳳翔府太平宮修殿告遷太宗神御祝文
奏告五星祈雨祝文
天地社稷宗廟謝雨祝文
神廟寺觀謝雨祝文
嶽瀆謝雨祝文
青詞一十二首
福寧殿開啓明堂預告道場青詞
罷散青詞
北京南開二股河道場青詞
中太一宮祈晴青詞
明堂禮畢福寧殿道場青詞
罷散青詞
景靈宮預告雅飾聖祖青詞
裝飾聖祖御容青詞
雅飾了畢開啓奉安聖祖真容道場青詞
西嶽謝雨青詞
中太一宮祈雨青詞二首
朱表七首
福寧殿罷散明堂預告道場朱表
北京開二股河罷散日道場朱表
明堂禮畢福寧殿罷散道場朱表
景靈宮奏告雅飾聖祖罷散道場朱表

景靈宮奉安聖祖真宗御容罷散道場朱表
西嶽罷散謝雨道場朱表
諸宮觀罷散謝雨道場朱表
表五首
泥飾諸陵神臺奏告表
泥飾永裕陵神臺等奏告表
明堂禮畢內中奏謝諸佛表
露香表
永裕陵添修屋宇奏告表
第三十五卷
論時事狀三首書二表
制置三司條例司論事狀奏乞外任狀附
陳州爲張安道論時事書
自齊州回論時事書畫一狀附
第三十六卷
右司諫論時事七首
論臺諫封事留中不行狀
久旱乞放民間積欠狀
論罷免役錢行差役法狀
論蜀茶五害狀
乞更支役錢雇人一年候修完差役法狀
乞招河北保甲充軍以消盜賊狀
論差役五事狀
第三十七卷
右司諫論時事一十六首
乞賑救淮南飢民狀
乞廢忻州馬城鹽池狀
再乞放積欠狀
論發運司以糴糴米代諸路上供狀
乞給還京西水櫃所占民田狀
論三省事多留滯狀
言科場事狀
乞招畿縣保甲充軍狀
乞令戶部役法所會議狀
乞禁軍日一教狀
乞差官與黃廉同體量蜀茶狀
乞以發運司米救淮南飢民狀
論明堂神位狀
乞借常平錢買上供及諸州軍粮狀
再乞差官同黃廉體量茶法狀
再言役法劄子
第三十八卷
右司諫論時事一十二首
論青苗狀
三論差役事狀
論蘭州等地狀
再論蘭州等地狀
論京畿保甲冬教等事狀
論西邊警備狀
再論青苗狀
乞放市易欠錢狀
言淮南水潦狀

三乞罷青苗狀
申三省請罷青苗狀
請罷右職縣尉狀
第三十九卷
右司諫論時事五首
論戶部乞收諸路帳狀
言責降官不當帶觀察團練狀
再論京西水櫃狀
乞復選人選限狀
論諸路役法候齊足施行狀
中書舍人論時事一首
申本省論處置川茶未當狀
戶部侍郎論時事二首 一云中書舍人時上
因旱乞許羣臣面對言事劄子
論西事狀
第四十卷
戶部侍郎論時事六首
論陰雪劄子
轉對狀
請戶部復三司諸案劄子
論開孫村河劄子
再論回河劄子
三論回河劄子
第四十一卷
戶部侍郎論時事三首
乞裁損浮費劄子
論侯偁少欠酒課以抵當子利充塡劄子
再論裁損浮費劄子
翰林學士論時事八首
論黃河必非東決劄子
乞罷修河司劄子
北使還論北邊事劄子五道
一論北朝所見於朝廷不便事
二論北朝政事大略
三乞罷人從內親從官
四乞隨行人差當用大車
五乞立差馬及馳日限
爲旱乞罷五月朔朝會劄子
第四十二卷
御史中丞論時事劄子七首
乞舉御史劄子
乞罷熙河修質孤勝如等寨劄子
乞分別邪正劄子
論執政生事劄子
論言事不當乞明行黜降劄子
再論分別邪正劄子
再論熙河邊事劄子
第四十三卷
御史中丞論時事劄子九首
再論舉臺官劄子
三論熙河邊事劄子
三論分別邪正劄子
四論熙河邊事劄子
論吏額不便二事劄子

乞差官權戶部劄子
三論舉臺官劄子
論堂除太寬劄子
論前後處置夏國乖方劄子
第四十四卷
御史中丞論時事劄子五首
論所言不行劄子
論渠陽蠻事劄子
乞令兩制共論納后禮劄子
再言渠陽邊事劄子
論衙前及諸役人不便劄子
第四十五卷
御史中丞論時事劄子一十二首
乞再舉臺官狀
乞改舉臺官法劄子
論用臺諫劄子
乞罷修河司劄子
再乞責降李偉劄子
三論渠陽邊事劄子
乞定差管軍臣僚劄子
乞裁損待高麗事件劄子
論張頡不可用劄子
奏乞禁止高麗下節出入劄子
催行役法劄子
再催行役法劄子
第四十六卷
御史中丞論時事劄子六首
論邊防軍政斷案宜令三省樞密院同進呈劄子
論禁宮酒劄子
論冬溫無氷劄子
論雇夫不便劄子
論西邊商量地界劄子
論黃河東流劄子
第四十七卷
中書舍人撰兩府請賀謝表狀一十首
請太皇太后受冊表
賀擒鬼章表
謝入伏早出狀二首
謝坤成齋筵狀二首
謝講徹論語賜燕狀二首
賀雪御筵謝狀三首
編神宗御集奏請表狀二首
乞御製集敘狀
進御集表
雜論薦書狀劄子八首
為兄軾下獄上書
乞牽復英州別駕鄭俠狀
乞擢任劉邠狀
乞推恩故知陳州鮮于侁子孫狀
薦呂陶吳安詩劄子
薦林豫劄子

乞優卹滕元發家劄子
薦王鞏劄子
雜辭免恩命表狀劄子一十六首
辭起居郎狀二首
免修條支賜劄子二首
辭召試中書舍人狀二首
辭戶部侍郎劄子
辭吏部侍郎劄子
辭翰林學士劄子
辭御史中丞劄子
辭尚書右丞劄子四首
免尚書右丞表二首
第四十八卷
雜謝恩命表狀二十一首
謝除中書舍人表二首
謝除戶部侍郎表二首
謝對衣金帶表二首
謝翰林學士宣召狀二首
謝賜對衣金帶鞍馬狀三首
謝敕設狀二首
劄記二首
謝除龍圖閣學士御史中丞表
謝除尚書右丞表二首
生日謝表二首
劄記
第四十九卷
代人上表二十三首
陳州張公安道謝批答表二首
齊州李肅之諫議謝上表
李諫議謝免罪表
南京張公安道免陪祀表
張公謝免陪祀表
張公賀南郊表
南京留守賀南郊表
南京百官賀南郊表
南京謝頒曆表
張公謝南郊加恩表
李誠之待制遺表
龔鼎臣諫議謝青州帥表
陳汝義學士謝上表
南京留守謝減降德音表
張芻諫議謝上表
張公安道乞致仕表三首
張公謝致仕表
歙州賀登極表
滕達道龍圖蘇州謝上表二首
第五十卷
啓事二十二首
賀歐陽副樞啓
北京謝韓丞相啓二首
賀歐陽少師致仕啓
迎陳述古舍人啓

賀致仕曾太傅啓
賀韓相州啓
謝韓許州啓
賀河陽文侍中啓
謝文公啓
賀張宣徽知青州啓
謝改著作佐郎啓
謝張公安道啓
賀孫樞密啓
謝黄察院啓
賀趙少保啓
賀文太師致仕啓
謝兩發運啓
賀范端明啓
除中書舍人謝執政啓
除尚書右丞諸公免書
謝啓
代人啓事八首
子瞻答周郎中啓
張公安道答呂陶屯田啓
陳述古舍人謝兩府啓
又謝兩制啓
張聖民修撰謝二府啓
齊州李諫議問候文侍中啓
李諫議賀郭宣徽知并州啓
李諫議謝二府啓

目錄下

欒城集卷第一

詩五十二首

郭綸（綸本河西弓箭手屢戰有功不賞自黎州都監官滿貧不能歸權嘉州監稅）

郭綸本蕃種騎鬬雄西戎流落初無罪因循遂龍鍾嘉州已經歲見我涕無窮自言將家子少小學彎弓長遇西鄙亂走馬救邊烽手挑丈八矛所往如投空平生事苦戰數與大冦逢昔在定川寨賊來如羣蜂萬騎擁酋帥自謂白相公揮兵取其元模糊腥血紅戰勝士氣振赴敵如旋風蚩蚩氊裘將不信勇且忠遙語相勸誘一矢摧厥胷短兵接死地日落沙塵蒙馳歸不敢息馬口銜折鋒誰知八尺軀脫命萬死中忽聞南蠻叛羽檄行怱怱將兵赴危難瘴霧不辭衝行經賀州城寂寞無人蹤攀堞莽不見入據爲築墉一旦賊兵下百計燒且攻三月不能陷救至遂得通崎嶇有成績元帥多異同有功不見賞憔悴落巴賨已矣誰復信言之氣恟恟予不識郭綸聞此爲斂容一夫何足言竊恐悲羣雄此非介子推安肯不計功郭綸未嘗敗用之可前鋒

初發嘉州

放舟沫江濵往意念荊楚擊鼓樹兩旗勢如遠征戍紛紛上船人櫓急不容語余生雖江陽未省至嘉樹巉巉九頂峯可愛不可住飛舟過山足佛腳見江滸舟人盡斂容競欲揖其拇俄頃已不見馬牛在中渚移舟近山陰壁峭上無路云有古郭生（璞）此地苦箋注區區辨蟲魚爾雅細分縷洗硯去殘墨遍水如黑霧至今江上魚頂有遺墨處覽物悲古人嗟此空自苦余今方南行朝夕事鳴櫓至楚不復留上馬千里去誰能居深山永與禽獸伍此事誰是非行行重回顧

過宜賓見夷中亂山

江流日益深民語漸已變岸闊山盡平連峯遠非漢慘慘瘴氣青薄薄寒日煖峯巒若崖石草木條幹短遙想彼居人狀類麏鹿竄何時遂平定戍卒從此返

夜泊牛口

行過石壁盡夜泊牛口渚野老三四家寒燈照疎樹見我各無言倚石但箕踞水寒雙脛長壞袴不蔽股日莫江上歸潛魚遠難捕稻飯不滿盂飢臥冷徹曙安知城市歡守此田野趣秖應長凍飢寒暑不能苦

戎州

江水通三峽州城控百蠻沙昏行旅倦邊靜禁軍閑漢虜更成市羅紈靳不還投氊揀精密換馬瘦孱顏兀兀頭垂髻團團耳帶環夷聲不可會爭利苦間關

舟中聽琴

江流浩浩羣動息琴聲琅琅中夜鳴水深天闊音響遠仰視牛斗皆從橫昔有至人愛奇曲學之三歲終無成一朝隨師過滄海留置絕島不復迎終年見怪心自感海水震掉魚龍驚翻回蕩潏有遺韻琴意忽忽從此生師來迎笑問所得撫手無言心已明世人嚣嚣好絲竹撞鐘擊鼓浪謂榮安知江琴韻超絕擺耳大笑不肯聽

泊南井口期任遵聖

期君荒江濆未至望已極朔風吹烏裘隱隱沙上立

愧余後期至先到犯寒色既泊問所如歸去已無及
繫舟重相邀兩冷塗路濕

江上早起

晨興孤舟上盥濯夜氣清整巾未皇坐雙櫓軋已鳴
日出江霧散江上山從橫區區茅舍翁曉出露氣腥
收筒得大鯉愛惜不忍烹持之易斗粟朝飰厭魚羹
蕭蕭遠風起泛泛野鴈驚忽過百餘里山水互變更
逢舟問所如彼此不知名超超江湖間殊勝地上行
旦游市井喧莫宿無人聲江上誠足樂無怪陶朱生

江上看山

朝看江上枯崖山憔悴荒榛赤如赭莫行百里一回
頭落日孤雲靄新畫前山更遠色更深誰知可愛信
如今唯有巫山最穠秀依然不負遠來心

山胡

山胡擁蒼毳兩耳白茸茸野樹啼終日黔山深幾重
啄溪探細石噪虎上孤峯被執應多恨筠籠僅不容

白鷴

白鷴形似鴿搖曳尾能長寂寞懷溪水低回愛稻粱
田家比雞鶩野食薦杯觴肯信朱門裏徘徊占玉塘

屈原塔在忠州

屈原遺宅秭歸山南賓古者巴子國山中遺塔知幾
年過者遲疑不能識浮圖高絕誰所為原死豈復待
汝力臨江慷慨心自明南訪重華訟孤直世人不知
徒悲傷強為築土高岌岌

嚴顏碑亦在忠州

古碑殘缺不可讀遠人愛惜未忍磨相傳昔者嚴太
守刻石千歲字已訛嚴顏平生吾不記獨憶城破節
最高被擒不辱古亦有吾愛善折張飛豪軍中生死
何足怪乘勝使氣可若何斫頭徐死子無怒我豈畏
死如兒曹匹夫受戮或不避所重壯氣吞黃河臨危
閑暇有如此覽碑慷慨思橫戈

竹枝歌忠州作

舟行千里不至楚忽聞竹枝皆楚語楚言啁哳安可
分江中明月多風露扁舟日落駐平沙茅屋竹籬三
四家連舂並汲各無語齊唱竹枝如有嗟可憐楚人
足悲訴歲樂年豐爾何苦釣魚長江江水深耕田種
麥畏狼虎俚人風俗非中原處子不嫁如等閑雙鬟
垂頂髮已白負水採薪長苦艱上山採薪多荆棘負
水入溪波浪黑天寒斫木手如龜水重還家足無力
山深瘴暖霜露乾夜長無衣猶苦寒平生有似麋與
鹿一旦白髮已百年江上乘舟何處客列肆喧譁占
平磧遠來忽去不記州罷市歸船不相識去家千里
未能歸忽聽長歌皆慘悽空船獨宿無與語月滿長
江歸路迷路迷鄉思渺何極長怨歌聲苦凄急不知
歌者樂與悲遠客乍聞皆掩泣

望夫臺在忠州南數十里

江上孤峯石為骨望夫不來空獨立去時江水拍山
流去後江移水成磧江移岸改安可知獨與高山化
為石山高身在心不移慰爾行人遠行役

八陣磧在夔州

漲江吹八陣江落陣如故我來苦寒後平沙如匹素
乘高望遺迹磊磊六十四遙指如布棊就視不知處

世稱諸葛公用衆有法度區區落褰斜軍旅無闕步中原竟不到置陣狹無所茫茫平沙中積石排隊伍獨使後世人知我非莽鹵柰何長蛇形千古竟不悟惟餘桓元子久視不能去

灧澦堆（或云上有古碑）

江中石屏灧澦堆鼇靈夏禹不能摧深根百丈無敢近落日紛紛鳧鴈來何人磊落不畏死爲我赤脚登崔嵬上有古碑刻奇篆當使盡讀磨蒼苔此碑若見必有怪恐至絶頂遭風雷

入峽

舟行瞿唐口兩耳風鳴號渺然長江水千里投一瓢峽門石爲戸鬱怒水力驕扁舟落中流浩如一葉飄呼吸信奔浪不復由長篙捩柁破濆旋畏與亂石遭兩山蹙相值望之不容舠漸近乃可入白鹽最雄高草木皆倒生哀叫悲玄猱白雲繚長袖零落如飛毛緬懷洚水年慘蹙病有堯禹益决岷水屢與山鬼鏖摧岡轉大石破地疏洪濤巉巉當道山斬截肩尾銷峭壁下無趾連峯斷脩腰破處不生草上不掛鳥巢水怪不盡戮下有龍與鼇遼哉千萬年禹死遺迹牢豈必見河洛開峽斯已勞

巫山廟

山中廟堂古神女楚巫婆娑奏歌舞空山日落悲風吹舉手睢盱道神語神仙潔清非世人瓦盎傾醪薦麋脯子知神君竟何自西方真人古王母飄然乘風遊九州朅渡西海薄中土白雲爲車駕蒼虬驂乘湘君宓妃御天孫織綃素非素衣裳飃飈薄煙霧泊然冲虛眇無營朝飡屑玉嚥瓊乳下視人世安可據超江乘山去無所巫山之下江流清偶然愛之不能去湍崖激作相喧豗白花翻翻龍正怒堯使大禹導九州石隕山墜幾折股山前恐懼久無措稽首山下苦求助丹書玉笈世莫窺指示文字相爾汝擘山洩江幸無苦庚辰虞余實相禹功成事定世莫知空山俄頃千萬古廟中鼙鼓吹長簫採蘭爲殽蕙爲肴玉缶薦芰香飄蕭龍勺取酒注白茅神來享之風飄飄荒山長江何所有豈有瓊玉薦沉冥神君聰明無我責爲我驅獸攘龍蛟乘船入楚泝巴蜀濆旋深惡秋水高歸來無恙無以報山上麥熟可作醪神君尊貴豈待我再拜長跪神所勞

巫山廟烏

巫廟真人古列仙高心獨愛玉爐煙飢烏巧會行人意來去紛紛噪客船

昭君村

峽女王嬙繼屈須入宮曾不愧秦姝一朝遠逐呼韓去遥憶江頭捕鯉魚江上大魚安敢釣轉柂横江筋力小深邊積雪厚埋牛兩處辛勤何處好去家離俗慕榮華富貴終身獨可嗟不及故鄉山上女夜從東舍嫁西家

三遊洞

洞前危逕不容足洞中明曠坐百人蒼崖硉兀起成柱亂石散列如驚麏清溪百丈下無路水滿沙土如魚鱗夜深明月出山頂下照洞口纔及唇沉沉深黑若大屋野老搆火青如燐平明欲出迷上下洞氣飄

亂爲橫雲深山大澤亦有是野烏鳴噪孤熊蹲三人一去無復見至今冠蓋長滿門

寄題清溪寺（在硤州鬼谷子故居）

清溪鬼谷子雄辯傾六國視世無足言自閉長默默蘇張何爲者欲竊長短術學成果無賴遂爲世所惑顛倒賣諸侯傾轉莫可執後世何不明疑我不汝及誰知居深山玩世可終日君觀二弟子死處竟莫得客齊自披裂投魏求寄食悠悠清溪中石亂流水急溪魚爲朝飡老死得安穴居亂獨無言其辯吾不測

息壤（在荆南南門外）

江上寒沙薄如席一夕墳起成高邱江流傾轉力不勝左齧右吐非自由南郡城南獨何者平地生長殊不休當中屋背不盈尺深入百丈皆石樓古人不知下有恠發破不掩水漲浮傳言夏鯀塞洚水上帝愛此無敢偷竊持大畚負長鎛刺取不已帝使流禹知水怒非塞止網捕百恠雜蚤鰍掘壕入土不計丈投擲填壓聲鳴啾一時既定憂後世恐此竊出壞九州神人已死無復制故以此土封其頭發之輒滿不可旣意使靈物長幽囚前年大旱千里赤取土盈掬雨不收誰言咫尺舊黃壤中有千歲龍與虬高山萬仞猶可削嗟此何獨生如疣天長地遠莽無極雖有缺壞誰能賙我疑天意固有在患世多事窮鑱鍰埏陶鼓鑄地力困久不自補無爲憂世無女媧空白石磊磊滿地如浮漚耕田鑿井自無已息壤無幾安能酬

荆門惠泉

泉源何從來山下長溪發油然本無營誰使自激洌茫茫九地底大水浮一葉使水皆爲泉地已不勝洩應是衆水中獨不容至潔涓涓自傾瀉奕奕見清澈石泓淨無塵中有三尺雪下爲百丈溪冷不受魚鼈脫衣浣中流解我雙足熱樂哉泉上翁大旱不知渴

荅荆門張都官（維）見和惠泉

荒涼荆門西泉水誰爲洩發源雖甚微來意不可折平鋪清池滿皎皎自明澈甘涼最宜茶羊炙可用雪炎風五月交中夜吐明月太守燕已遠青嶂空嵲嵲泉上白髮翁來飲杯饌闕酌水自獻酬箕踞無禮節區區游泉人常值午日烈回首憂重城賞玩安能徹

浰陽早發

春氣入楚澤原上草猶枯北風吹栗林梅蘂颯已無我行亦何事驅馬無疾徐楚人信稀少田畝任蓁蕪空有道路人擾擾不留車悲傷彼何賴歎息此亦愚今我何爲爾豈亦愚者徒行行楚山曉霜露滿陂湖

襄陽古樂府二首

野鷹來

野鷹來雄雉走蒼茫荒榛下毰毸大如斗鷹來蕭蕭風雨寒壯士臺中一揮肘臺高百尺臨平川山中放火秋草乾雉肥兎飽走不去野鷹飛下風蕭然嵯峨呼鷹臺人去臺已圮高臺不可見况復呼鷹子長歌野鷹來當年落誰耳父生已不武子立又不强北兵果南下擾擾如驅羊鷹來野雉何暇走束縛籠中安得翔可憐野雉亦有爪兩手捽鷹猶可傷

襄陽樂

誰言襄陽苦歌者樂襄陽太守劉公子千年未可忘

劉公一去歲時改惟有州南漢水長漢水南流峴山
碧種稻耕田泥沒尺里人種麥滿高原長使越人耕
大澤澤中多水原上乾越人爲種楚人食火耕水耨
古常然漢水魚多去滿船長有行人知此樂來買槎
頭縮頸鯿

雙鳧觀 在葉縣

王喬西飛朝洛陽飄飄千里雙鳧翔鳧飛遭網不能
去惟有空屨鳧已亡誰知野鳥不能化豈必雙屨能
飛揚鳧神屨怪當有在搔首野廟春風長

懷黽池寄子瞻兄

相攜話別鄭原上共道長途怕雪泥歸騎還尋大梁
陌行人已渡古崤西曾爲縣吏民知否（轍嘗爲此縣簿未赴而中）
第舊宿僧房壁共題（轍昔與子瞻應舉過宿縣中寺舍題其老僧奉閑之壁）遙
想獨遊佳味少無言騅馬但鳴嘶

辛丑除日寄子瞻

一歲不復居一日安足惜人心畏增年對酒語終夕
夜長書室幽燈燭明照席盤飧雜梁楚羊炙錯魚腊
庖人饌雞兔家味宛如昔有懷岐山下展轉不能釋
念同去閭里此節三已失初來寄荊渚魚鴈賤宜客
楚人重歲時爆竹鳴磔磔新春始涉五田凍未生麥
相攜歷唐許花柳漸牙拆居梁不耐貧投杞避糠覈
城南庠齋靜終歲守墳籍酒酸未嘗飲牛美每共炙
謂言從明年此會可懸射同爲洛中吏相去不盈尺
濁醪幸分季新筍可餉伯巑巑嵩山美漾漾洛水碧
官閑得相從春野玩朝日安知書閣下羣子並遭黜
偶成一朝榮遂使千里隔何年相會歡逢節勿輕擲

次韻子瞻減降諸縣囚徒事畢登覽

山川足清曠闤闠巧拘囚安得孅阿御同爲穆滿遊
遙知因決汙遠出散幽憂原隰繁分繡村墟盡小侯
春深秦樹綠野闊渭河流四顧神蕭瑟前探意漲浮
勝觀殊未已往足詎能收下坂如浮舸登崖劇上樓
强行腰傴僂困坐氣噓咻鳥語林巒靜花明澗谷幽
濯溪驚野老伐路駭宅州中散探深去文淵到處留
聽琴峯下寺弄石水中洲溪冷泉冰腳山高霧遶頭
石潭清照骨瀑水濺成鉤仙廟鳴鐘磬神官秉鉞劉
養生聞帝女服氣絕彭雖故宅猶傳尹先師不喜邱
居人那識道過客謾停騶巖谷誠深絕神仙信有不
雲居無几杖霞珮棄鏘鏂豹隱連山霧龍潛百尺湫
門開誰與叩桃熟浪傳偷紺髮清無比方瞳凜不眸
會須林下見乞取壽年脩拔去和雞犬相隨若旆旒
乘風遺驂褭長嘯賤笙篌從騎衣皆羽前驅鬣盡虯
安能牽兩足蹔得快雙眸自昔辭鄉樹南行上楚舟
萬江窮地脉三峽束天溝雲暗酆都晚波吹木櫪秋
尋溪緣窈窕入洞聽颼飀空寺收黃栗荒祠畫伏彪
登臨雖永日行邁肯停輈蓄縮今何事攀躋昔已悠
魏京饒士女春服聚蜉蝣雷動車爭陌花搖樹繫鞦
遊人紛蕩漾野鳥自嚶呦平日曾經洛閑居願卜緱
空言真比夢久渴漸成愁早退嘗相約辭囂痛自摟
愛山心劫劫從宦興油油海宇都無礙山林盡可投
願爲雲上鵠莫作盎中鯈適性行隨足謀生富給喉
今遊雖不與後會豈無由晝出同穿屨宵眠共覆裘
弟兄真欲爾朋好定誰儔試寫長篇調何人肯見酬

次韻子瞻太白山下早行題崇壽院

山下晨光晚林梢露滴昇峯頭斜見月野市早明燈樹暗猶藏鵲堂開已饌僧據鞍應夢我聯騎昔嘗曾

次韻子瞻延生觀後山上小堂

謝公遊意未能厭踏盡登山屐齒尖古殿神仙深杳杳香爐煙翠起纖纖巖花寂歷飄瓊片庭檜蕭疏漏玉蟾帝子莫歸人不見微風細雨自開簾唐玉真公主修道於此山

次韻子瞻題仙遊潭中興寺

潭邊沙水不成泥潭上孤禽掛嶮啼繚繞飛橋能試客蒙茸翠蔓巧藏溪雲爲絳帳馬融室石作屛風玉女閨仙果知君今未足臨潭腳戰怕長梯

石鼻城

千山欲盡垂爲鼻百戰皆空但有城虎鬭穴中秦地恐龍飛渭上漢江傾雍人未有章邯怨魏將猶存仲達精睥睨陵遲春草滿白羊無數向風鳴

磻溪石

呂公年已莫擇主渭河邊跪餌留雙膝臨溪不計年神專能陷石心大豈營鱣不到磻溪上安知自守堅

郿塢

董公平昔甚縱橫晚歲藏金欲避兵當日英雄智相似燕南趙北亦爲京

樓觀

老聃厭世入流沙飄蕩如雲不可遮弟子憐師將去國關門望氣載還家高臺尚有傳經處畫壁空留駕犢車一授遺書無復老不知何苦服胡麻此觀尹喜舊宅神仙傳言尹喜於流沙之西服巨勝實

次韻子瞻秋雪見寄二首

秋氣蕭騷仍見雪客愁繚繞動縈心幽吟北戶窻聲細歸夢函關馬迹深疎樹飛花輕蔌蔌衰荷留柄亂簪簪遙聞詩酒皆推勝社客何人近納𣇄

平時出處常聯袂文翰叨陪舊服膺自信老兄憐弱弟豈關天下少良朋何時杯酒看浮白清夜肴蔬粗滿登離思隔年詩不盡秦梁雖遠速須膺

次韻子瞻聞不赴商幕三首

恠我辭官免入商才疎深畏忝周行學從社稷非源本近讀詩書識短長東舍久居如舊宅春蔬新種似吾鄉閉門已學龜頭縮避謗仍兼雉尾藏雉藏不能盡尾鄉人以爲諺

南商西洛曾虛署長吏居民恠不來妄語自知當見棄遠人未信本非才厭從貧李嘲東閤懶學謏張緩兩腮知有四翁遺跡在山中豈信少人哉

塤動箎鳴只自知憂輕責少幸官卑聲名謾作耳中瑱科第空收頷底髭西鄙猖狂猶將將中朝閑暇自師師近成新論無人語仰羡飛鴻兩翅差

次韻子瞻病中大雪

吾兄筆鋒雄詩俊不可和雪中思清絶韻惡愈難柰殷勤賦黄竹自勸飲白墮言隨飛花落意與長風簸餘力遠見撩千里寄璀瑳嗟予學久廢有類轉空磨硏磨久無得安可待充貨空記乘峽船行意被摧剉溟濛覆洲渚泠冽光照坐我唱君實酬馳騁不遑臥譬如逐獸盧豈覺山徑坷酒肴助喧熱筆硯盡霑涴

詩詞禁推類令肅安敢破亦有同行人牽挽赴程課爾來隔秦魏渴望等飢餓徒然遇佳雪有酒誰與賀

次韻子瞻記歲莫鄉俗三首

饋歲

周公制鄉禮無有相通佐鼎肉送子思豕豚出陽貨交親隨高低豈問小與大自從此禮衰伏臘有飢臥鄉人慕古俗酬酢等四坐東鄰遺西舍迭出如蟻磨寧我不飲食無爾相咎過相從慶新春顏色買愉和

別歲

富貴日月速貧賤覺歲遲遲速不須問俱作不可追親舊且酣飲送爾天北涯歲歲雖無情從我歷四時酌爾一杯酒留我壯且肥長作今歲歡勿起異日悲掉頭不肯顧曾莫與我辭酒闌氣方橫豈信從爾衰

守歲

於菟絕繩去顧兔追龍蛇（是歲壬寅）奔走十二蟲羅網不及遮嗟我地上人豈復柰爾何未去不自閑將去乃諠譁天上驅獸官爲君肯停檛魯陽揮長戈日車果再斜釃酒勸爾醉期爾暫蹉跎皆醉遣爾去壽考自足誇

記歲首鄉俗寄子瞻二首

踏青

江上氷消岸草青三三五五踏青行浮橋沒水不勝重野店壓糟無復清松下寒花初破萼谷中幽鳥漸嚶鳴洞門泉脉龍睛動觀裏丹埋鴨舌生山下缾罌霑稚孺峯頭鼓樂聚簪纓縞裙紅袂臨江影青蓋驊騮踏石聲曉去爭先心蕩漾莫歸跨後醉從橫最憐人散西軒靜曖曖斜陽著樹明

蠶市

枯桑舒牙葉漸青新蠶可浴日晴明前年器用隨手敗今冬衣着及春營傾囷計口賣餘粟買箔還家待種生不唯箱篚供婦女亦有鉏鎛資男耕空巷無人鬭容冶六親相見爭邀迎酒肴勸屬坊市滿鼓笛繁亂倡優獰蠶叢在時已如此古人雖沒誰敢更異方不見古風俗但向陌上聞吹笙

子瞻寄示岐陽十五碑

堂上岐陽碑吾兄所與我吾兄自善書所取無不可歐陽弱而立商隱瘦且楕小篆妙詰曲波字美婀娜譚藩居顏前何類學顏頗魏華自磨淬峻秀不包裹九成刻賢俊磊落雜么麼英公與褒鄂戈戟聞自荷何年學操筆終歲惟箭笴書成亦可愛藝業嗟獨夥余雖謬學文書字每慵墮車前駕騏驥車後繫羸跛逾年學舉足漸亦行駊騀古人有遺迹篹短不及鑠願從兄發之洗硯處兄左

欒城集卷第一

原书空白页

欒城集卷第二

詩六十九首

畫文殊普賢

誰人畫此二菩薩趺坐花心乘象狻弟子先後執盂缶老僧槎牙森比肩山林脩道幾世刧顏貌偉麗如閑蓮重崖宛轉帶林樹野水荒蕩浮雲天峨眉高處不可上下有絶澗錮九泉朝陽未出白霧起有光升天如月圓靈仙居中粗可識有類白兎依清蹕遊人禮拜千萬萬迤邐漸遠如飛煙五臺不到想亦爾今之畫圖誰所傳吾兄子瞻苦好異敗繒破紙收明鮮自從西行止得此試與記録代一觀

聞子瞻重遊南山

終南重到已春回山木緣崖緑似苔谷鳥鳴呼嘲獨往野人笑語記曾來定邀道士彈鳴鹿誰與溪堂共酒杯應有新詩還寄我與君和取當遊陪彈鳴鹿飲溪堂皆前游終南時事

子瞻見許驪山澄泥硯

長安新硯石同堅不待書來遂許頒豈必魏人勝近世强推銅雀没驪山寒煤舒卷開雲葉清露霑流發涕潛早與封題寄書案報君湘竹筆身斑

寒食前一日寄子瞻

寒食明朝一百五誰家冉冉尚廚煙桃花開盡葉初緑燕子飛來體自便愛客漸能陪痛飲讀書無思懶開編秦川雪盡南山出思共肩輿看麥田

大人久廢彈琴比借人雷琴以記舊曲十得三四率爾拜呈

久厭凡桐不復彈偶然尋繹尚能存倉庚鳴樹思前歲春水生波滿舊痕泉落空巖虛谷應珮敲清殿百官寒終宵竊聽不能學庭樹無風月滿軒

聞子瞻習射

舊讀兵書氣已振近傳能射喜征鼖手隨樂節寧論中箭作鵰聲不害文力薄僅能勝五斗才高應自敵三軍良家六郡傳真法馬上今誰最出羣

種菜

久種春蔬旱不生園中汲水亂瓶甖菘葵經火未出土僮僕何朝飽食羹强有人功趨節令悵無甘雨困耘耕家居閑暇厭長日欲看年華上菜莖

次韻子瞻題薛周逸老亭

飛鳥不知穴山鹿不知流薛子善飲酒口如吸水虬吾觀腸胃間何異族黨州人滿地已盡一介不可留謂子試飲水一酌不再求謂子飲醇酒百釂豈待酬酒可水不可其說亦已悠以我視夫子胷腹百丈幽譬如田中人視彼公與侯未省破顏飲何況裸露頭鴟夷謂大瓠皆飽安用浮多少苟自適豈害爲朋遊

次韻子瞻題長安王氏中隱堂五首

秦中勝三蜀故國不須歸甲第春風滿巴山晝夢非竹深啼鳥亂花落晚蜂飛我欲西還去敲門慎勿違

唐朝卿相宅此外更應無請看庭前樹曾攀屋裏姝流傳漸失實遺老不禁徂試問歸登物林間翠石孤或云此即歸登宅

愛君高堂上有似蜀江壖牆外終南近簷西太白偏晚梅晴自媚老竹暗相遷未到遙聞說吾廬安得然

官去空留鶴山浮不見鼇竹林迎日淨槐木擁亭高鳥噪知人至蟬鳴覺口勞誰能飲堂上解帶不穿袍君看原上墓墳盡但餘碑誰見生前貴塵生帶下龜高堂幸有酒一飲豈論貲勉强行樂耳古人良可悲

和子瞻鳳翔八觀八首

石鼓

岐山之陽石爲鼓叩之不鳴懸無虡以爲無用百無直以爲有用萬物祖置身無用有用間自託周宣誰敢侮宣王没後墳壠平秦野蒼茫不知處周人舊物惟存山文武遺民盡囚虜鼎鐘無在鑄戈戟宮殿已倒生禾黍厲宣子孫竄四方昭穆錯亂不存譜時有過客悲先王綢繆牖戶徹桑土思宣不見幸鼓存由鼓求宣近爲愈彼皆有用世所好天地能生不能主君看項籍猛如狼身死未冷割爲脯馬童楊喜豈不仁待汝封侯非怨汝何况外物固已輕毛擒翡翠尾執塵惟有蒼石於此時獨以無用不見數形骸偃蹇任苔蘚文字皴剝因風雨遭亂既以無用全有用還爲太平取古人不見見遺物如見方召與申甫文非科斗可窮詰簡編不載無訓詁字形漫汗隨石缺蒼虵生角龍折股亦如老人遭暴横頤下髭禿口齒齬形雖不具意可知有云楊柳貫魴鱮魴鱮豈厭居溪谷自投網罟入君俎柳條柔弱長百尺挽之不斷細如縷以柳貫魚魚不傷貫不傷魚魚樂死登之廟中鬼神格錫女豐年多黍稌宣王用兵征四國北摧犬戎南服楚將帥用命士卒驩死生不顧闞虓虎問之何術能使然撫之如子敬如父弱柳貫魚魚弗違仁人在上民不怒請看石鼓非徒然長笑太山刻秦語

咀楚文 咀當作詛

詛楚楚如桀詛秦秦則紂桀罪使信然紂語安足受牲肥酒醪潔夸誕鬼不祐鬼非東諸侯豈信辯士口碑埋祈年下意繞章華走得楚不付孫但爲劉季取吾聞秦穆公與晉實甥舅盟鄭絶晉歡結楚將自救事見呂相絶秦使秦詛楚人晉亦議秦後諸侯迭相詛禍福果誰有世人不知道好古無可否何當投涇流渾濁蓋鄙醜

王維吴道子畫 在普門開元寺 及

吾觀天地間萬事同一理扁也工斵輪乃知讀文字我非畫中師偶亦識畫旨勇怯不必同要以各善耳壯馬脱銜放平陸步驟風雨百夫靡美人婉娩守閑獨不出庭戶修容止女能嫣然笑傾國馬能一蹴致千里優柔自好勇自强各自勝絶無彼此誰言王摩詰乃過吴道子試謂道子來置女所挾從軟美道子掉頭不肯應剛傑我已足自恃雄奔不失馳精妙實無比老僧寂滅生慮微侍女閑潔非復婢丁寧勿相違幸使二子齒二子遺迹今豈多岐陽可貴能獨備但使古壁常堅完塵土雖積光豔長不毀

楊惠之塑維摩像 在天柱寺

金粟如來瘦如臘坐上文殊秋月圓法門論極兩相可言語不復相通傳至人養心遺四體瘦不爲病肥非妍誰人好道塑遺像鮐皮束骨筋扶咽兀然隱几心已滅形如病鶴竦兩肩骨節支離體疎緩兩目視物猶烱然長嗟靈運不知道强剪美須插兩顴彼人

視身若枯木割去右臂非所患何況塑畫已身外豈
必奪爾庸自全真人遺意世莫識時有遊僧施鉢錢

東湖

不到東湖上但聞東湖吟詩詞已清絶佳境亦可尋
蜿蜒蒼石螭蟠拏據湖心倒腹吐流水奔注爲重深
清風蕩微波渺渺平無音有鼈行在沙有魚躍在潯
鼈圓如新荷魚細如蠹蟫梧桐生兩涯蕭蕭自成林
孫枝復生孫已中琵與琴秋虫噪蜩蚻春鳥鳴鴃鵀
有客來無時濯足蔭清陰自忘府中官取酒石上斟
醉倒卧石上野蟲上其襟醒來不知莫湖月翻黄金
油然上馬去縱意不自箴作詩招路人行樂宜及今
人生不滿百一瞬何所任路人掉頭笑去馬何駸駸
子有不肖弟有冠未嘗簪願身化爲線使子爲之鍼
子欲烹鯉魚爲子漑釜鬵子欲枕山石爲子求布衾
異鄉雖云樂不如反故岑瘦田可鑿耕桑柘可織紝
東有軒轅泉隱隱如牛涔西有管輅宅尚存青石碪
彭女留膝踝禮拜意已欽慈母抱衆子亂石寒蕭森
朝往莫可還此豈不足臨慎勿語他人此意子獨諶

真興寺閣

秦川不爲廣南山不爲高嵯峨真興閣傑立陵風飆
危檻俯翔鳥跳簷落飛猱上有傲世人身衣白鶴毛
下視市井喧奔走何嗷嗷蕭然倚楹嘯遺響入雲霄
清風吹其裾冉冉不可操不知何所爲豈即非盧敖
遊目萬里間遠山如伏羔遺語謝世俗釣魚當釣鼇

李氏園李茂正園也俗謂皇后園蓋茂正謂其妻也

有客騎白駒揚鞭入青草悠悠無遠近但擇林亭好
蕭條北城下園號李家媪繫馬古車門隨意無洒掃
鳴禽驚上屋飛蝶紛入抱竹林淨如濯流水清可澡
閑花不著行香梨獨依島松枝貫今昔林影變昏早
草木皆蒼顏亭宇已新造臨風置酒樽庭下取栗棗
今人强歡笑古人已枯槁欲求百年事不見白鬚老
秦中古云樂文武在豐鎬置囿通樵蘇養獸讓麀麌
池魚躍金碧白鳥飛紵縞牛羊感仁恕行葦亦自保
當年歌靈臺後世詠魚藻古詩宛猶在遺處不可考
悲哉李氏末王霸出奴皂城中開芳園城外羅戰堡
擊鼓鳴巨鐘百姓皆懊惱及夫聖人出戰國卷秋潦
園田賦貧民耕破園前道高原種菽粟陂澤滿粳稻
春耕雜壺漿秋賦輸秸藁當年王家孫自庇無尺橑
空餘百歲木妄爲天巫禱遊人足譏罵百世遭舌討
老翁不願見垂涕祝襁褓持用戒滿盈飲酒無醉倒

秦穆公墓在槖泉上

泉上秦伯墳下埋三良士三良百夫特豈爲無益死
當年不幸見迫脅詩人尚記臨穴惴豈如田横海中
客中原皆漢無報所秦國吞西周康公穆公子盡力
事康公穆公不爲負豈必殺身從之遊夫子乃以侯
嬴所爲疑三子王澤既未竭君子不爲詭三良狥秦
穆要自不得已

聞子瞻將如終南太平宫谿堂讀書

爲吏豈厭事厭事日墮媮著書雖不急實與百世謀
問吏所事何過客及繫囚客實虛攪人因有不自由
辨之何益增不辨亦足憂嗟此誰不能脱去使自收
幽幽南山麓下有溪水流溪上亦有堂其水可濯涑

終日不見人惟有山鹿呦是時夏之初溪冷如盂秋
山椹黃笠展林筍紫角抽朝取筍為羹莫以椹為羞
溪魚鯉與魴山鳥鸒與鳩食之飽且平偃仰自佚休
試探篋中書把卷揖前脩悅如反故鄉親朋自相求
蔚如甕中糟久熟待一蒭為文若江河豈復有刻鎪
尚何憶我為欲與我同遊我雖不能往寄詩以解愁

次韻子瞻麻田青峯寺下院翠麓亭

走馬紅塵合開懷野寺存南山抱村轉渭水帶沙渾
亭峻朱欄繞堂虛白佛尊煩襟喜脩竹勸馬樂芳蓀
白氎柔隨手清泉滿照盆塵顏洗濯淨髀肉再三捫
饋食青蔬軟流匙細粟翻老僧勿施敬對客說山門

次韻子瞻宿南山蟠龍寺

谷中夜行不見月上下不辨山與谷前呼後應行相
從山頭誰家有遺燭逴逴深徑馬蹄響落落稀星著
疎木行投野寺僧已眠叩門無人狗出縮號呼從者
久嗔罵老僧下牀揉兩目問知官吏冒夜來掃牀延
客臥華屋釜中無羹甑實盡愧客滿盎惟脫粟客來
已遠睡忘覺僧起開堂勸晨粥自嗟奔走閔僧閑偶
然來過何年復留詩滿壁待重遊但恐塵埃難再讀

賦園中所有十首（時在京師）

萱草

萱草朝始開呀然黃鵠嘴仰吸日出光口中爛如綺
纖纖吐須鬣冉冉隨風哆朝陽未上軒粲粲幽閑女
美女生山谷不解歌與舞君看野草花可以解憂悴

竹

寒地竹不生雖生常若病斸根種幽砌開葉何已猛
嬋娟冰雪姿散亂風日影繁華見孤淡一箇敵千頃
令人憶江上森聳緣崖勁無風籜自飄策策鳴荒逕

蘆

蘆生井欄上蕭騷大如竹移來種堂下何爾短局促
莖青甲未解枯葉已可束蘆根愛溪水餘潤長鮮綠
強移性不遂灌水惱僮僕晡日下西山汲者汗盈掬

石榴

堂後病石榴及時亦開花身病花不齊火候漸已差
芳心竟未已新蕚綴枯槎誰言石榴病乃久占年華
鄰家花最盛早發豈容遮殘紅已零落婀娜子如瓜

蒲桃

蒲桃不禁冬屈盤似無氣春來乘盛陽覆架青綾被
龍鬚亂無數馬乳垂至地初如早梅酸晚作醲酪味
誰能釀為酒為爾架前醉滿斗不與人涼州幾時致

箠草

室幽來客稀塵土積不掃鄰翁笑我拙教我種藂草
經霜斫為箠不讓秋竹好始生如一毛張王忽侵道
鉏耰禁芟斸愛惜待枯槁有用皆勿輕吾師灌園老

果蓏

吾兄客關中果蓏施吾宇兄雖未得還我豈如婦女
呦呦感微物涕泗若零雨但愛果蓏莖屈曲上牆堵
朝見緣牆頭莫已過牆去物生隨年華還日何足數

牽牛

牽牛非佳花走蔓入荒榛開花荒榛上不見細蔓身
誰翦薄素紗浸之青藍盆水淺浸不盡下餘一寸銀
嗟爾脆弱草豈能凌霜晨物性有稟受安問秋與春

雙柏

南園地性惡雙柏不得長蓬麻春始生今已滿一丈柏生嗟幾年失意自悽愴有子壓枝低已老非少壯尤柏柏也寃尤地亦恐妄兩既無所尤高枝幾時放

葵花

葵花開已闌結子壓枝重長條困風雨倒臥枕丘壠憶初始放花岌岌旌節聳得時能幾時狼籍成荒冗浮根不任雪採剝收遺種未忍焚枯莖積疊牆角擁

和子瞻記夢二首

兄從南山來夢我南山下探懷出詩卷卷卷盈君把詩詞古人似弟則吾弟也相與千里隔安得千里馬攜手上南山不知今乃夜晨雞隔牆唱攲枕窗月亞百語記一詞秋菊悲蛩吒此語鮑謝流平日我不暇我本無此詩嗟此誰所借

蟋蟀感秋氣夜吟抱菊根霜降菊叢折寸根安可存耿耿荒苗下唧唧空自論不敢學蝴蝶菊盡兩翅翻虫凍不絕口菊死不絕芬志士豈棄友烈女無兩婚

次韻子瞻題岐山周公廟

周人尚記有周公禾黍離離下有宮破豆烝豚非以報野巫長跪若爲通山圍棟宇泉流近廟后有德潤泉世亂則竭鳳去梧桐落葉濛有客賦詩題屋壁二南猶自有遺風

次韻子瞻題扶風道中天花寺小亭

客車來不息轍迹自成溝莫怪慵登寺猶宜常舉頭獨遊知憶弟望遠勝登樓處處題詩遍篇篇誰爲收

次韻子瞻南溪避世堂

柱杖行窮徑圍堂尚有林飛禽不驚處萬竹正當心虎嘯風吹籟霜多蟬病瘖獸驕從不避人到記由今未暇終身住聊爲半日吟青松可絕食黃葉不須衾偶到初迷路將還始覺深堂中有幽士插髻尚餘簪

和子瞻三遊南山九首

樓觀次韻

神仙避世守關門一世沉埋百世尊舊宅居人無姓尹深山道士郎爲孫天寒遊客常逢雪日暮歸鴉自識村君欲留身託幽寂直將山外比羌渾

五郡次韻

蜀人不信秦川好食蔗從梢未及甘當道沙塵類河北依山水竹似江南觀形隨阜飲溪鹿雲氣侵山食葉蠶猶有道人迎客笑白鬚黃袖豈非聃

傳經臺

輪扁不能令子巧老聃雖智若爲傳遺經尚在臺如故弟子今無似喜賢

大秦寺

大秦遙可說高處見秦川草木埋深谷牛羊散晚田山平堪種麥僧魯不求禪北望長安市高城遠似煙

仙遊潭五首

潭

潭深不可涉潭小不通船路斷遊人止龍藏白沫旋剪藤量水短插石置橋堅橋外君民少躬耕不用錢

南寺

澄潭下無底將渡又安能慣上橫空木輕生此寺僧曉魚開考考石塔見層層不到殊非惡宅年記未曾

北寺

君看潭北寺何用減潭南不到還能止重來獨未厭
荒涼增客思貧病覺僧慙飲水寒難忍誰言柏子甘

馬融石室

扶風貴公子早歲伴山家吹笛墮秋葉讀書隨曉鴉
業成心自叛學苦我長嗟石室非人住窮山雪似沙

玉女洞

洞門蒼蘚合傴仄不容身傳有虛明處中藏窈窕人
吹笙橋上月拾翠洞南春往往來山下蕭然兩洒塵

和子瞻調水符子瞻令人取玉女洞水恐其見欺破竹為契使寺僧藏其一以為往來之信故云

多防出多欲欲少防自簡君看山中人老死竟誰謾
渴飲吾井泉飢食甑中飰何用費卒徒取水負瓢罐
置符未免欺反覆慮多變授君無憂符階下泉可嚥

次韻子瞻招隱亭

隱居吾未暇何暇勸夫人試飲此亭酒自慙纓上塵
林深開翠帟岸斷峻嚴闉送雪村酤釅迎陽鳥哢新
竹風吹斷籟湖月轉車輪霜葉飛投坐山梅重壓巾
欲居常有待已失歎無因古語君看取聲名本實賓

次韻子瞻凌虛臺

棄我謂我遠求我謂我還我一爾則二視此臺上山
山高上干天獨不照我顏無乃我自蔽誰謂山則慳
遠望不見趾近視不得鬟山實未始變任子自擇刪
北風吹南崖山上秋葉斑道遠又寒苦皴裂辭難攀
晴空卷朝雲照夜霜月彎強爾登此臺免爾超闤闠
扶風太守宅舊不見南山唯此臺上見之故云

次韻子瞻竹鼯

野食不穿囷豁飲不盜盎嗟鼯獨何罪膏血自為罔
陰陽造百物偏此愚不爽肥癡與瘦黠稟受不相髣
王孫處深谷小若兒在襁超騰避彈射將中還復往
一朝受羈縶冠帶相賓饗愚死智亦擒臨食抵吾掌

次韻子瞻渼陂魚

渼陂霜落魚可掩枯芡破盤蒲折劍巨斧敲冰已暗
知長乂刺浪那容閃鯨孫蛟子誰復惜朱鬣金鱗漫
如染邂逅相遭已失津偶然一掉猶思塹嗟君遊宦
久羊炙有似遠行安野店得魚未熟口流涎豈有哀
矜自欺僭人生飽足百事已美味那令一朝欠少年
勿笑貪七筯老病行看費鍼砭羊生懸骨空自飢伯
夷食菜有不贍清名驚世不益身何異飲醯徒酤釅

和子瞻讀道藏

道書世多有吾讀老與莊老莊已云多何況其駢傍
所讀嗟甚少所得半已強有言至無言既得旋自忘
譬如飲醇酒已醉安用漿昔者惠子死莊子哭自傷
微言不復知言之使誰聽哭已輒復笑不如斂此藏

次韻子瞻南溪微雪

脂牛雜肥羜烹熟有不嘗安得西飛鴻送弟以與兄
南溪夜雪曉來霽有客晨遊酒未消風泛餘花來逐
馬光浮斷澗不知橋山寒凍合行人息醉熟賓歡舞
意囂歸騎相將踏瑤玉嗅林間認早梅條

和子瞻司竹監燒葦園因獵園下

駿馬七尺行馮馮曉出射獸霜為冰荻園斫盡有枯
枿束茅吹火初如燈乍分乍合勢開展蒼煙被野風
騰騰黃狐驚顧嘯儔侶飛鳥先起如蒼蠅須臾立旆

布行伍有似倏蟒横岡陵蒼鷹猛犬出前後缺處已掛黃麻罾回風忽作火力怒平地一卷無疆[illegible]商辛不出抱寶死曹瞞逸去燋其肱投身誤喜脫灰燼闘首旋已遭侵凌何人上馬氣吞虎狐帽壓耳皮蒙膺開弓徐射疊雙兔擁馬驩叫驚未曾舉鞭一麾百夫進擊鼓再發箭啓棚去如飛虻中如電獲若雨獸膏流滙肉分麾下飽壯士皮與公子留縑繒縱横分裂惠村塢尚有磊落載後乘吾兄善射久無敵是日斂手稱不能憑鞍縱馬聊自適酒後醉語誰能譍健兒擊搏信可樂壯士將雄猛今誰勝胷中森列萬貔虎嗟世但以文儒稱安得强弓傳長箭使射蔽日垂天鵬

木山引水二首

引水穿牆接竹梢谷藏峯底大容瓢將流旋滴廬山瀑已盡還來海上潮亂點落池驚睡覺半含山潤沃心焦瓦盆一斛何勝滿溢去猶能浸菊苗

簷下枯槎拂荻梢山州迤邐費公瓢幽泉細細流巖鼻盆水瀰瀰漲海潮但愛堅如湖上石誰憐收自竈中焦蒼崖寒溜須佳蔭尚少青冬石蠒苗

興州新開古東池

山遶興州萬疊青池開近郭百泉并昔年種柳人安在累歳開花藕自生波暖跳魚聞樂喜人來野鴨望船鳴西還過此須終日爲問使君行未行

子瞻喜雨亭北隋仁壽宮中怪石

仁壽宮中穭穀生太湖蒼石草間横興衰換世身猶在南北從人事已輕累石作臺秋蘚上鑿渓通水細渠清三年此亦非公有空使他年記姓名

用林奘韻賦雪

密雪來何晚窮冬候欲差投空落細米布地淨平沙繚繞飛相着重仍積暗加雨微花破碎風細脚傾斜次第來如摻冥濛墮不譁㷀鵝吹勁鞴秀葦拂輕枷畫字飄還沒團毬暖旋瓜出鹽東海若鍊石古皇媧翻簸騰歸騎紛飄集晚鴉庭梅辨紅萼壠麥覆黃芽撥砌求新藥尋蹤射伏麏埋樓平盡脊集樹短留槎亂下曾何擇平鋪欲盡遮欺貧寒入褐惱客重添車積素聊成燭烹甘强試茶病僧添曉缽老令放晨衙融液曾何有鮮明竟不奢積多還避井化早發從畬溜滴簷垂箸行觀逕轉蛇誰能相就醉都市酒容賒

送張唐英監閬州稅

閬中雖近蜀監稅本閑官豈足淹賢俊聊應長羽翰讀書心健否答策意何闌未可厭畋獵田中有走豻

送張師道楊壽祺二同年

故國多賢俊登科並弟兄重來舊游處兩見近題名冉冉須堪把駸駸歳可驚孤輈已南向疋馬復西征入峽猿應苦還荆鴈已鳴喜從元帥幕官職漸崢嶸

送家定國同年赴永康掾

清愼岷山掾登科已七年迎親就魚稻爲吏擇林泉去騎關中熱歸心沫水鮮官閑幸可樂記買鷓鴣煎永康多鷓鴣

送霸州司理翟曼

大梁能賦客邊郡繫囚曹官職不相稱聲名終自高試觀爲吏苦應過讀書勞努力事初宦尺絲無厭繅

送道士楊見素南遊

黄河春漲入隋溝往意隨波日夜流萬里尋山如野鶴一身浮水似輕鷗湖風送客那論驛岳寺留人暗度秋遲子北歸來見我攜琴委曲記深幽

利路提刑亡伯郎中挽詞二首

好學先鄉黨登科復妙年誰爲耆舊傳最處縉紳先淪謝今亡矣風流孰繼焉魂歸食里社世世仰仁賢

晚歲官仍困終身恥自言廉明漢循吏仁愛鄭公孫赤縣朝稱理衡山德共尊遠人應罷市處處有遺恩

亡伯母同安縣君楊氏挽詞

德盛諸楊族賢宜伯父家周姜職蘋藻歐母事蠶麻大邑移封近陰堂去日賒空餘鏡奩在時出舊笄珈

欒城集卷第二

欒城集卷第三

詩七十五首

北京送孫曼叔屯田權三司開坼司

人生不願才才士困奔走君爲大農屬求暇更能否
自我遊魏博相識恨未久誰言但傾蓋信有勝白首
清晨坐風觀落日語涼牖棊精動如律弓健不論斗
旁觀我不能晤語君見受秋風起沙漠凄雨濕征袖
送行欲汲汲富貴恐君後將去聊遲遲已遠悲朋友

和強至太博小飲

誰能飲酒如傾水醉倒坐中扶不起形骸外物已如
遺升斗任君無復避霜梨冰脆寒侵齒未盡一杯先
已醉強將文字笑紅裙冷淡爲歡何足貴

和強君瓦亭

君爲魏博三年客日有江湖萬里心暫得野亭留馬
足強循疏柳步堤陰無人攜手共吳語得意搖頭時
越吟何日東郊過微雨並騎鞍馬去同尋

中秋夜八絕（得月明星稀烏鵲南飛韻）

長空開積雨清夜流明月看盡上樓人油然就西沒
誰遣常時月偏從此夜明暗添珠百倍潛感兎多生
欲見初容燭將升尚有星漸高圍漸小雲外轉亭亭
明入庭陰白寒侵酒氣微夜深看更好樓上漸人稀
浮光看不定重露試還無影翻狂舞客明誤已棲烏
巧轉上人衣徐行度樓角河漢冷無雲冥冥獨飛鵲
猿狖號枯木魚龍泣夜潭行人已天北思婦隔江南
看久須扶立行貪遂失歸誰能終不睡爛醉羽觴飛

次韻王君貺尚書會六同年

有美佳賓賢主人布衣曾共脫京塵歡來未覺歲華
晚醉後能令秋氣春發譽早同初宦日收功終籍老
成身宅年此會應圖畫傳入誰家屏幛新

王君貺生日

純陰十月晚勁氣肅羣驕惟有喬松在長看積雪消
生賢稟真性特立冠當朝早歲初成賦羣雄已失標
治才精破竹廷論壯生飈博士皆推賈宣皇重試蕭
周旋窮政體出入解心焦九列高稱冠三台豈足超
論功歸潁霸舉相待虞姚驥騁經新臥弓強發久弨
百年時節在四海衆心翹當見飛中使齎金賜此朝（二府生日例賜金帛）

次韻姚孝孫判官見還岐梁唱和詩集

伯氏文章豈敢知岐梁偶有往還詩自憐兄力能兼
弟誰肯塤終不聽篪西虢春游池百頃南溪秋入竹
千枝恨君曾是關中吏屬和追陪失此時

次韻王臨太博馬上

冬晚霜露重城遙鞍馬勞徒知事奔走曾未補毫毛
水旱嗟嚬蹙瘡痍費抑搔莫歸何暇食堆按簿書高

次韻王君北都偶成三首

河轉金隄近天高魏闕新千夫奉儒將百獸伏麒麟
校獵沙場莫談兵玉帳春關南知不遠誰試問番隣
天寶亂已定河壖兵更多故城埋白骨遺俗喜長戈
臥獸常思肉奔鯨不受羅縱橫竟安在誰見冢嵯峨
禁籞封金殿清河貫石門時平餘古木兵散有空屯
形勝山圍闊蕃宣海內尊川原不論頃雲夢可勝吞

次韻沈立少卿白鹿

白鹿何年養驚猜未肯馴軒除非本性飲食强依人
照影冰浮水飛毛雪洒塵獨游應已倦忽見乍凝神
野色明幽步煙蕪薦臥身異姿人共愛清意爾誰親
日暖山苗熟風微澗草春何緣解韁縶奔放任天真

送陳安期都官出城馬上

城中二月不知春唯有東風滿面塵歸意已隨行客
去流年驚見柳條新簿書塡委休何日學問榛蕪愧
古人一頃稻田三畝竹故園何負不收身

登上水關

淇水沄沄入禁城城樓中斷過深清空郊南數牛羊
下落日迴瞻闕明歲月逼人行老大江湖發興感
平生畫船早晚籠新屋慰意來看水面平

寒食贈遊壓沙諸君

城南壓沙古河淤沙上種梨千萬株隆冬十月我獨
往風吹葉盡枝條疎老僧屈指數春候卻後百日花
當蘇微風細雨膏潤足枝頭萬萬排明珠齊開競發
不知數照曜冰雪明村墟此時官閑得遊賞長堤平
穩宜驂駒寺門古木芽葉動倉庚布穀相和呼及時
行樂不可緩歲長春短花須臾僧言我意兩相值欲
往屢已脂吾車今朝寒食煙火斷薄雲蔽日風沙除
此花久已待我至況有朋友相攜扶來邀反覆不能
往豈獨負君花已辜諸君高邁足才思佐酒況得萬
玉奴坐中未醉愼無起倒載當使山公如

明日安厚卿强幾聖復召飲醉次前韻

芳樽酌水清無淤梨園著雪迷根株鄰宮士女喜行
樂坐上醉客誰親疎倦遊不知歲月過痛飲漸覺筋
骸蘇風吹落片亂鵝毳雨結細實駢明珠雲屯冰積
動論頃誰信城郭涵村墟坐觀明媚低照席行看繁
鬧橫遮騎我貧不辦供酒炙側耳日聽交朋呼無端
人事巧拘束曾不見置閑須臾長鯨渴水求入海老
驥伏櫪思就車清明未過春未老寒食豈必節與除
二君爲我重置酒席上醉倒交相扶歡娛安用苦酬
酢叫嘯不畏相罪辜昏然已覺萬物小下視吏役眞
婢奴請君數具牛酒費此外百事何能如

次韻柳子玉郎中見寄

新年始是識君初顧我塵埃正滿裾談辯未容朝夕
聽情親空愧往還書久聞筆陣無前敵更擬詩壇託
後車待得入城應少暇相從有約定何如

秀州僧本瑩淨照堂

有僧訪我攜詩卷自說初成淨照堂求得篇章書壁
素不論塵土漬衣黃故山別後成新歲歸夢春來遶
舊房看取盈編定何益客來無語但循墻

京師送王頤殿丞

憶遊長安城皆飲毋卿宅身雖坐上賓心是道路客
笑言安能久車馬就奔迫城南南山近勝絕聞自昔
徘徊竟莫往指點煩鞭策道傍古龍池深透河渭澤
山行吾不能愧此纔咫尺壯哉誰開鑿千頃如一席
參差山麓近滉蕩波光射君時在池上俗事厭紛劇
望門不敢叩恐笑塵土迹自從旅京城所向愈無適
君來曾未幾己復向南國扁舟出淮汴唯見江海碧
野人處城市長願有羽翮脫身相從遊未果聊自責

石蒼舒醉墨堂

石君得書法弄筆歲月久經營妙在心舒卷功隨手
惟茲逸羣氣扶駕須斗酒作堂名醉墨揮灑動牆牖
安得濁酒池淋漓看濡首但取繼張君莫顧顛名醜

遊淨因院寄璉禪師

歲月潛消日裏氷依然來見佛堂燈此身已自非前
我問法何妨似舊僧灑面飛泉時點點壓池蒼石尚
層層遙知近愛金山好江水煎茶日幾升

送柳子玉

柳侯白首郎風格終近古舊遊日零落新輩誰與伍
人情逐時好變化無定主試看近時人相教蹈規矩
行身劇孔孟稱道皆舜禹但求免譏評豈顧愁胕腑
坐令不覊士舉足遭網罟緬懷我生初遺俗尚目睹
中庸雖已亡比近則猶愈老成慎趨好後生守淳魯
豈效相謾欺衒牛沽馬脯過惡酒色間可罪非可惡
譬如嵇與阮心迹豈深蠹京師逢柳侯往事能歷數
歎息子美賢相與實舊故至今存篇章醉墨龍蛇舞
斯人今茍在亦恐終囚虜惜哉時論隘安置失處所
一麾寄河壖垂老幸有土世俗安足論且盡杯中醑

送蘇公佐修撰知梓州

乘軺舊西蜀出鎮復東川父老知遺愛壺漿定滿前
江山昔年路旄節異邦權望重朝中舊疆分劒外天
歲登無猛政蠻服罷防邊去國身雖樂憂時論獨堅
孤誠抱松直彙進比茅連我亦相從逝疎狂且自全

送任師中通判黃州

一別都門今五年劇談精壯故依然厭居巴蜀千山
底決往荊河十頃田老去功名無意取身閑詩筆更
能專黃州無事聊須飲世俗方今自足賢

南窗

京師三日雪雪盡泥方深閉門謝還往不聞車馬音
西齋書帙亂南窗初日升展轉守床榻欲起復不能
開戶失瓊玉滿堦松竹陰客從遠方來疑我何苦心
疎拙自當爾有酒聊共斟

次韻楊褒直講攬鏡

鬢髮年來日向衰相寬不用强裁詩壯心付與東流
去霜蟹何妨左手持花發黃鸝巧言語池開楊柳鬬
腰肢勸君行樂還聽否即是南風苦熱時

送錢婺州純老

桃花汴水半河流已作南行第一舟倦報朝中言嘖
亂喜聞淮上擄咿吻平時答策詞無枉此去爲邦學
更優自古東陽足賢守請君重賦沈公樓

次韻柳子玉見贈

壯心衰盡愧當年刻意爲文日幾千老去讀書聊度
歲春來多睡苦便氈夢歸似鴈長飛去才短如蠶只
自纏唯有聞詩尚思和可能時寄最高篇

次韻任遵聖見寄

故國老成誰復先壯心空記話當年灌夫失意貧無
友梅福辭官晚作仙詩句清新非世俗退居安穩卜
江天宅年我亦從君隱多買黃魚煑復煎

次韻劉貢甫學士畫松石圖歌

長松大石生長見揭遊塵土嗟空羨寒翠闕心失舊
交榮華過眼驚流電破繒買得古畫圖遺墨參差隨
斷線蟉枝倒掛風自舞直幹孤生看面面故山舊物

遠莫致愛此隨人共流轉物生真僞竟何有適意一時寧復辨少年所好老成癖傍人指笑嗟矜衒京城宅舍松石希買費百金猶恐賤

送頓起及第還蔡州

詔書京輔起沉淪歲貢仍居第一人不愧得官名暫屈自誇對策語深淳讀書飽足終無厭從宦奔馳自此新我去淮陽今不久鄰邦時得問音塵

初到陳州二首

謀拙身無向歸田久未成來陳爲懶計傳道愧虛名俎豆終難合詩書强欲明斯文吾已試深恐誤諸生

久愛閑居樂茲行恐遂不上官容碌碌飽食更悠悠枕畔書成僻湖邊柳散愁疏慵愧韓子文字化潮州

柳湖感物

柳湖萬柳作雲屯種時亂插不須根根如臥蚓身合抱仰視不見蜩蟬喧開花三月亂飛雪過牆度水無復還窮高極遠風力盡棄墜泥土顏色昏偶然直墮湖中水化爲浮萍輕且繁隨波上下去無定物性不改天使然南山老松長百尺根入石底蛟龍蟠秋深葉上露如雨傾流入土明珠圓乘春發生葉短短根大如指長而堅神農嘗藥最上品氣力直壓鍾乳溫物生稟受久已異世俗何始分愚賢（嘗見野人言柳花入水爲浮萍）（松上露墮地爲仙茅陰乾服之益人古方云十斤鍾乳不如一斤仙茅）

柳湖久無水悵然成詠

平湖水盡起黃埃惟有長堤萬萬栽病鶴摧頹沙上舞遊人寂寞岸邊回秋風草木初搖落日莫樵蘇自往來更識明年春絮起共看飛雪亂成堆

次韻孫戶曹朴柳湖

疏慵非敢獨違時野性顛狂不受羈猶有曲湖容笑傲誰言與物苦參差水乾生草曾非惡鶴舞因風忽自怡最愛柳陰遲日暖幅巾輕屨肯相隨

贈李簡夫司封

平生談笑接諸公歸老身心着苦空往事少能陪晤語新詩時喜挹清風形骸摩詰嬴偏健筆札西臺晚更工笑我壯年常苦病異時何以作衰翁

次韻李簡夫秋園

秋色豈相負小園仍有花遶欄吟落日拾徑得殘葩菊細初藏蝶桐疏不庇鴉遊觀須作意霜雪僅留槎

題李簡夫葆光亭

逕草侵芒屩庭花墮石臺小庭幽事足野色向人來坐上烏皮几牆間大瓠罌老成無不可談笑得徘徊

次韻李簡夫因病不出

十五年來一味閑近來推病更安眠鶴形自瘦非關老僧定端居不計年坐上要須長滿客杖頭何用出攜錢未嫌語笑妨清靜閑暇陪公几杖前

張安道尚書生日

出入三朝望愈尊淮陽退臥避喧煩崇高歷遍知皆妄風俗頻遷氣獨存世事直須勞舊德歸心那復厭名藩赤松作伴功雖切白髮憂時義所敦仁比高山年自倍秋逢生日喜盈門知公知命身無禱聊爲生靈舉壽樽

送劉道原學士歸南康

大川傾流萬物俱根旋腳脫爭奔徂流萍斷梗誰復

數長林巨石曾須臾軒昂顛倒唯恐後嗟予何獨强
根株三年一語未嘗屈擬學文舉驚當塗心知勢力
非汝敵獨恐清議無遺餘扁舟歲晚告歸覲家膳欲
及羞蓴鱸隱居高節世所尚掛冠早歲還州閭紛紜
世事不着耳得失豈復分錙銖投身固已陷泥滓獨
立未免遭霑濡君歸左右誰高趣牛毛細數分賢愚

題滑洲畫舫齋贈李公擇學士

牕戶重重向日明船居氣味此中生汀州出沒叢花
短波浪澄虛兩岸平竄逐南來身未穩安閑感物意
猶驚前賢事迹君今似不愧當年畫舫名(歐陽公南還佐是邦
而為此齋公擇之謫亦從南來故云)

送王恪郎中知襄州

魏公德業冠當年汝守威名竦漢邊將相傳家俱未
遠子孫到處各推賢風流最喜君真似符竹連分政
得專峴首重尋碑墮淚習池還指客横鞭逃亡已覺
依劉表寒俊應須禮浩然當有郡人知古意欄街齊
唱接䍠篇

和張安道讀杜集(用其韻)

我公才不世晚歲道尤高與物都無著看書未覺勞
微言精老易奇韻喜莊騷杜叟詩篇在唐人氣力豪
近時無沈宋前輩蔑劉曹天驥精神穩層臺結搆牢
龍騰非有迹鯨轉自生濤浩蕩來何極雍容去若遨
壇高真命將毳亂始知髦白也空無敵微之豈少褒
論文開錦繡賦命委蓬蒿初試中書日旋聞鄜時逃
妻孥隔豺虎關輔暗旌旄入蜀營三徑浮江寄一艘
投人慙下舍愛酒類東臯漂泊終浮梗迂疎獨釣鼇
誤身空有賦撩脛惜無袍卷軸今何益零丁昔未遭
相如元並世惠子謾臨濠得失將誰怨憑公付濁醪

送張公安道南都留臺

識公歲已深從公非一日仰公如重雲庇我貧賤迹
公歸無留意我處念平昔少年喜文字東行始觀國
成都多遊士投謁密如櫛紛然衆人中顧我好顏色
猖狂感一遇邂逅登仕籍爾來十六年鬢髮就衰白
謀身日已謬處世復何益從來學俎豆漸老信典冊
自知百不堪偶未三見黜譬如溝中斷誰復强收拾
高懷絶塵士舊好等金石庠齋幸無事樽俎奉清適
居然遠憂患況復取矜式汪洋際海深淡泊朱弦直
狗時非所安歸去亦何失道存尚可卷功成古難必
還尋赤松子獨就丹砂術恨無二頃田伴公老蓬蓽

傅欽之學士濟源草堂

聞有高居直百金西山南麓北山陰園通濟水池塘
好花近洛川顏色深人去節旄分重鎮客來猿鶴感
幽吟溴溪雨過西湖漲歸與蕭然定不任(欽之時在許州)

文與可學士墨君堂

虛堂竹叢間那復厭竹遠風庭響交戛月牖散凌亂
尚恐晝掩關嬋娟不長見中堂開素壁蕭颯起霜榦
隨宜賦生意落筆皆葱蒨根莖雜土石枝葉互長短
依依露下綠冉冉風中展開門視叢薄與此終何辨

故成都尹陸介夫挽詞

擁節西來未一年凄涼道路泣東轅蜀都富樂真當
惜民事艱難誰復論白馬何人趨遠日青芻盈束更
無言異時歸去逢遺老空聽咨嗟述舊恩

次韻柳子玉謫官壽春舟過宛丘見寄二首

局冷曾非簿領迷幽居渾似未官時忽聞客至驚還喜出見泥深笑不知謀拙未能憂歲計身閑聊可飽晨炊行舟借問何忽草淮口無潮月正虧

獻酬不用辭升斗曲直何勞問尺尋要路風波無限惡謫居情味最能深交從錦水初無間鄰卜共山已有心草聖詩豪並神速數因南鴈惠佳音

次韻子瞻潁州留別二首

託身遊宦鄉終老羡箕潁隱居亦何樂親愛形隨影念兄適吳越霜降水初冷翩然事舟楫棄此室廬靜平明知當發中夜抱虛警永懷江上宅歸計失不猛人生狗所役有若魚墮井遠行豈易還劇飲終難醒不如早自乞閑日庶猶永世事非所憂多憂亦誰省

放舟清淮上蕩滌洗心胸所遇日轉勝恨我不得同江淮忽中斷陂埭何重重紫蟹三寸筐白鳧五尺童赤鯉寒在汕紅粳滿霜風西成百物賤加飡慰貧窮胡為復相念未肯安南東人生免飢寒不受外物攻不見田野人四壁編茅蓬有食輒自樂誰知富家翁

陪歐陽少師永叔燕潁州西湖

西湖草木公所種仁人實使甘棠重歸來築室傍湖東勝遊還與邦人共公年未老髮先衰對酒清歡似昔時功成業就了無事令名付與他人知平生著書今絕筆閉門燕居未嘗出忽來湖上尋舊遊坐令湖水生顏色酒行樂作遊人多爭觀竊語誰能呵十年思潁今在潁不飲耐此遊人何

歐陽公所蓄石屏

石中枯木雙扶疏粲然脈理通肌膚剖開左右兩相屬細看不見豪髮殊老樗剝落但存骨病松憔悴空留鬚丘陵迤邐山麓近雲煙澹靄風雨餘我驚造物巧如此刻畫瑣細供人須公家此類尚非一客至不識空嗟吁案頭紫雲抱明月床上寒木翻飢烏賦形簡易神自足鄙棄筆墨嗟勤劬天工此意與人競雜出變怪驚群愚世間淺拙無與敵比擬賴有公新書月石硯屏及石上寒林棲烏皆公所賦詩

次韻子瞻初出潁口見淮山

清淮此日見滄浪始覺南來道路長朧轉山光時隱見船知水力故軒昂白魚受釣收寒玉紅稻堆場列遠岡波浪連天東近海乘桴直恐漸茫茫

次韻子瞻壽州城東龍潭

東行取次閱三州鼙鼓清晨復解舟車騎紛紜追過客歌鍾淒咽動潛虯宦遊底處非巢燕歸計何嫌誚沐猴賴有故人憐遠適慇懃屢勸酒行周

和子瞻渦口遇風

長淮暮生風來自渦河口新舟雖云固波浪亦難受詩來話艱厄驚恐及兒婦憶同泝荊峽終夜愁石首餘飈入幃幄跳沫濺窗牖平生未省見驚顧欲狂走爾來涉憂患漸覺成老醜遙喜波浪中時能飲醇酒

和子瞻濠州七絕

塗山

娶婦山中不肯留會朝山下萬諸侯古人辛苦今誰信只見清淮入海流

彭祖廟

長說先師似老彭共疑好學古書生不知亦解湌雲母白日登天萬事輕山有雲母云彭祖所採服

逍遥臺莊子墓上祠堂也

猖狂戰國古神仙曳尾泥塗老更安厭世乘雲人不見空墳聊復葬衣冠

觀魚臺

莊子談空惠子聽郢人斤斧竢忘形莫嗟質喪無知者對石何妨自說經

虞姬墓

布叛增亡國已空摧殘羽翮自令窮艱難獨與虞姬共誰使西來敵沛公

四望亭太和中郡守劉嗣之立李紳爲之記今亭廢矣

唐史不聞劉嗣之空傳短李舊歌詩高亭毀盡唯存記猶有區區父老知

浮山洞洞在淮上夏潦不能及而冬不加高故人疑其浮也

洞府元依水面開秋潮每到洞門回幽人燕坐門前石長看長淮船去來

和子瞻泗州僧伽塔

清淮濁汴爭强雄龜山下閟支祁宫高秋水來無遠近蕩滅洲渚乘城墉千艘銜尾誰復惜萬人雨泣哀將窮城中古塔高百尺下有蛻骨黄金容蛟龍百怪不敢近迴風倒浪歸無蹤越商胡賈豈知道脫身獻寶酬元功至人已立萬物表刼火僅置毛孔中區區淮汴亦何有一挹可注滄溟東胡爲尚與水族較時出變怪驚愚聾於呼此意不可詰仰觀飛拱凌晴空

次韻子瞻發洪澤遇大風卻還宿

昨夜宿鴻澤再來遂如歸卻行雖云拙乘險諒亦非誰言淮陰近阻此駭浪飛長風徑千里蛟蜃相因依眇然恃一葉此勢安可違冒涉彼何人勇決生慮微欲速有不達魚腹豈足肥風帆尚可轉野廟誰能祈但當擁衾睡慎閉牕與扉夜聞聲尚惡起視聊披衣

次韻子瞻記十月十六日所見

君不見天高后土黄變化出入唯陰陽旋凝細霧作飛雹復遣震雷追日光可憐萬物甚微細坐聽百變隨顛僵深根固蔕無計遯倏來忽返安能防平生未見實驚耳稍遠不知如隔牆君看歌舞醉華屋下有纍縶排兩廊眼前苦樂尚懸絶空中造化知有亡我居宛丘厭凝沍雪翻海水填陂塘但知膏澤利牟麥恣食麲餌真嘉祥山陽所記亦何事有酒胡不盡一觴

欒城集卷第三

原书空白页

欒城集卷第四

詩七十四首

次韻子瞻廣陵會三同舍各以其字爲韻

劉貢甫

貢甫少多才交遊一何衆談詞坐傾倒玉麈日揮弄
逡巡不爲虐巧捷有微中羣情忌超邁微過出嘲諷
南遷時已久未見肯力貢舌在終自奇髀滿安足痛
人生百年内僅比一朝夢騣騣就消涸斗水傾漏甕
江淮未可嫌遲晚聊自送試觀終日閑何似兩耳鬨

孫巨源

巨源學從横世事夙討論著書十萬字辯如白波翻
諫垣適多事憂心生病根立談信無補閉口出國門
棄置臥江海閟嘿寧復言朝行共長歎逐客繼二孫
（謂莘老巨源）南方固鄉黨謫宦侶鶴猿風俗未寧靜朋黨
爭排根引去艮自得獨清在澄源往者未可招冠蓋
方駿奔

劉莘老

莘老奮徒步首與觀國賓儼然自約束祓服戴與紳
黽勉丞相府接迹輿臺臣顧嫌任安躁未忍裂坐茵
推置冠獬豸謂言我比鄰三晉固多士骫髒存斯人
竄責不敢辭狂言見天真南方異風俗强食魚尾莘
應同賈太傅抱屈恥自陳猶有痛哭書受釐定何辰

和子瞻金山

長江欲盡闊無邊金山當中唯一石潮平風靜日浮
海縹緲樓臺轉金碧瓜洲初見石頭城城下波濤與
海平中流轉柁疑無岸泊舟未定僧先迎山中岑寂
恐未足復將江水遶山麓四無鄰家羣動息鍾聲鏗
鍠答山谷烏鳶力薄墮中路惟有胡鷹石上宿誰知
江海多行舟遊人上下奪巖幽老僧心定身不定送
往迎來何時竟朝遊未厭夜未歸愛山如此如公稀
不待遊人盡歸去恐公未識山中趣

和子瞻焦山

金山遊遍入焦山舟輕帆急須臾間涉江已遠風浪
闊遊人到此皆爭還山頭冉冉萬竿竹樓閣不見門
長關金山共此一江水只有勝絶無此閑野僧終日
飽一飰與世相視如髦蠻門無舟楫斷還往説法教
化黿鼉頑偶然客至話鄉國西望落日低銅鐶岷峨
正在日入處想象積雪堆青鬟稻田一頃艮自給仕
宦不返知誰扳久安禄廩農事廢强弓一弛無由彎
行逢佳處輒歎息想見茅屋藏榛菅我知此地便堪
隱稻苗旆旆魚斑斑（焦山長老蜀僧也）

次韻子瞻遊甘露寺

去國日已遠涉江歲將闌東南富山水跬步留清歡
遷延廢行邁忽忘身在官清晨陟甘露乘高棄征鞍
超然脱闤闠穿雲撫朱欄下視萬物微惟覺滄海寛
潮來聲洶洶望極空漫漫一一渡海船冉冉移檣竿
水怪時出沒羣嬉類猳豭幽陰自生火青熒復誰鑽
石頭古天險憑恃分權瞞疑城曜遠目來騎驚新觀
聚散定王業成毁猶月團金山百圍石岌岌隨濤瀾
猶疑漢宫廷屹立承露盤狂波恣吞噬萬古嗟獨完
凝眸厭滉漾遶屋行盤跚此寺歷今古遺迹皆龍鸞
孔明所坐石牂㸰非人刊經霜衆草短積雨青苔寒

蕭翁嗜佛法大福將力干坡陁故鏤在甲錯蒼龍蟠
衞公秉節制佛骨埋金棺長松看百尺畫像留三歎
新詩語何麗傳讀紙遂刓嗟我本漁釣江湖心所安
方爲籠中閉仰羨天際摶遊觀惜不與賦詠嗟獨難
俸祿藉升斗虀鹽嗜鹹酸何時扁舟去不竢官長彈

李簡夫挽詞二首

老成渾欲盡弔客一潸然遺事人人記清詩句句傳
掛冠疎傳早樂世白公賢歎息風流在埋文得細鐫

又

歸隱淮陽市遨遊十六年養生能淡泊愛客故留連
傾蓋知心晚論詩卧病前葆光塵滿榻無復聽談禪

次韻子瞻初到杭州見寄二絕

吏治區區豈不任吳中已自富才能還應占位書名
姓學取藍田崔縣丞

試盡風波萬里身到官山水却宜人君知晏子恩仍
厚還與從來舊卜鄰

和柳子玉地爐

鑿地泥床不費功山深炭賤火長紅擁衾熟睡朝衙
後抱膝微吟莫雪中寵辱兩忘輕世味冰霜不到傲
天工遙知麻步無人客寒夜清樽誰與同

和柳子玉紙帳

夫子清貧不耐冬書齋還費紙重重牕明曉日從教
入帳厚霜飈定不容京兆牛衣聊可藉公孫布被旋
須縫吳綾蜀錦非嫌汝簡淡爲生要易供

次韻子瞻遊孤山訪惠懃惠思

鳥依山魚依湖但有所有無所無輕舟沿泝窮遠近
肩輿上下更傳呼翩然獨往不攜孥兼擅魚鳥兩所
娛困依巖石坐巉絶行牽翠蔓隨纏紆道逢懃思訪
其廬誦詩清切秋蟬孤隱居羞踏陌上土何人起愛
輪下蒲水南巷中羅百夫鷄鳴朝謁至日晡人生變
化安可料憐汝久遁終無圖鳧鷺不足鶴有餘一俯
一仰戚與蘧嗟我久欲從逃逋方圓不敢左右摹

宛丘二詠并序

宛丘城西柳湖累歲無水開元寺殿下山茶一株
枝葉甚茂亦數年不開轍頃從子瞻遊此每以二
物爲恨去秋雨雪相仍湖中春水忽生數尺至二
月中山茶復開千餘朵因作二詩奉寄

旱湖堤上柳空多倚岸輕舟柰汝何秋雨連渠添積
潤春風吹凍忽生波蟲魚便爾來無數鳧鴈猶疑未
肯過持詫錢塘應笑我坳中浮芥兩么麽

古殿山花叢百圍故園曾見色依依凌寒强比松筠
秀吐豔空驚歲月非冰雪紛紜真性在根株老大衆
園希山中草木誰攜種潦倒塵埃不復歸

贈提刑賈司門青

前年乘舟護南河宛丘官舍酣且歌去年持節憂犴
獄驅車道路日不足今年春風塵土黄遠赴三州議
繇役天子憂民法令新整齊百事無閑人苗耘髮櫛
何時已回首昔遊如夢寐區區學舍曾未知春晚日
長唯有睡才智有餘安得閑疎慵顧我自當然喜君
未忘太平事獨稱赦書旌孝子項城有孝子負土成墳賈移文陳州請用赦書存䘏之

同陳述古舍人觀芍藥

藹藹堂西十畝園晚涼迎步綠陰繁共驚春去已多日爭看花開最後番未許狂風催爛熳故將青幄强安存請公作意勤歡賞趁取殘紅照酒樽

次韻子瞻見寄

我將西歸老故丘長江欲濟無行舟宦游已如馬受軛衰病擬學龜藏頭三年學舍百不與糜費廩粟常慙羞矯時自信力不足從政敢謂學已優閉門却掃誰與語晝夢時作鈞天遊自從四方多法律深山更深逃無術衆人奔走我獨閑何異端居割蜂蜜懷安已久心自知彈劾未至理先屈餘杭軍府百事勞經年未見持千旄賈生作傳無封事屈平憂世多離騷煩刑弊法非公耻怒馬奔車忌鞭箠藐藐何自聽諄諄諤諤未必賢唯唯求田問舍古所非荒畦弊宅今餘幾出從王事當有程去須膰肉嫌無名掃除百憂唯有酒未退聊取身心輕

趙少師自南都訪歐陽少師於潁川留西湖久之作詩獻歐陽公

公居潁水上德與潁水清身閑道轉勝內足無復營平昔富交遊開門坐常盈退居萬事樂獨恨無友生汝潁亦多士後來非老成趙公平生舊情好均弟兄少年結意氣晚歲齊功名攜手踐廊廟躡足辭鈞衡徜徉里閭間脫略世俗縈興來忽命駕一往千里輕白髮儼相映元勳各崢嶸人生會面難此會有餘情遨遊西湖中仲夏草木榮壺觴列四坐歌舞羅前楹畫舫極沿泝肩輿並逢迎棹進鳧鴨亂樂作蟲魚驚近寺騈履迹高臺吹笑聲往事語京洛餘歡發吟賡拳拳主人厚款款來客誠此樂有時盡此好何由傾

次韻子瞻望湖樓上五絶

欲看西湖兩岸山臥乘湖上木蘭船湖山已自隨船改更值陰晴欲雨天

眼看西湖不蹔來簿書無算撥還開三年屈指渾將盡記取從今得幾回

湖山欲買恨無錢且盡芳樽對玉盤菱角雞頭應已厭蟹螯馬頰更勤飡

終日清漪弄短橈久忘車乘走翹翹秋風且食鱸魚美洛下諸生未可招

滯留朝市常嫌鬧放棄江湖也未閑孤舫粗窮千頃浪肩輿未盡百重山

和柳子玉共城新開御河過所居牆下

卜築共山功欲成新河入縣巧相縈誰將畚鍤千夫力添上園林一倍清生長魚鰕供晚饌浮沉鵝鴨放春聲爲鄰有意非今日丐我餘波伴濯纓

歐陽太師挽詞三首

雄文元命世直氣早成風受任衰遲後安邦反側中迴天深有力扆聖恥言功事已身隨去驚嗟柱石空

又

唐弊文初喪書成法至今雍容趨聖處深切可人心氣力知難繼風流喜不淫懸知公欲謝異說勇交侵

又

推轂誠多士登龍盛一時西門行有慟東閣見無期念昔先君子嘗蒙國士知舊恩終未報感歎不勝悲

賦黃鶴樓贈李公擇（公擇時知鄂州）

前年見君河之浦東風吹河沙如霧北潭楊柳强知春樽酒相攜終日語君家東南風氣清謫官河堧不稱情一麾夏口亦何有高樓黃鶴慰平生荆江洞庭春浪起漢沔初來入江水岸頭南北不相知惟見風濤湧天地巫峽瀟湘萬里船中流鼓楫四茫然高城枕山望如帶華榱照日光流淵樓上騷人多古意坐忘朝市無窮事誰道武昌岸下魚不如建業城邊水

次韻子瞻餘杭法喜寺綠野亭懷吳興太守孫莘老

信美非吾土三吳一水中亭高望已極舟入去無窮朝市知安在湖山信有功遨遊逐鳬鴨飲食數魚蟲波浪喧朝夕梅烝變綠紅逢人問京洛去國長兒童同舍情相接鄰邦信屢通相邀欲相過道里訊溪翁

和子瞻宿臨安淨土寺

四方清淨居多被僧所占既無世俗營百事得豐贍家居每紛薄奉養出寒欠昔年旅東都局促吁已厭城西近精廬長老時一覘每來獲所求食飽山茶釅塵埃就湯沐垢膩脫巾襜不知禪味深但取飢腸饜京城苦煩溷物景費治染吳都況清華觀刹吐光豔石矼度空闊泉溜瀉深塹經過未足多終老應長歉

和子瞻自淨土步至功臣寺

山平村塢連野寺鐘相答晚陰生林莽落日猶在塔行招兩社僧共步青山月送客渡石橋迎客出林樾幽尋本真性往事聽徐說錢王方壯年此邦事輕俠鄉人鄙貧賤異類識英傑立石象輿王遺跡今岌嶪功勳三吳定富貴四海甲歸來父老藏崇高畏摧壓詩人巧譏病牛領恣挑抉流傳後世人談笑資口舌是非亦已矣興廢何倉卒持歸問禪翁笑指浮漚沒

次韻子瞻遊徑山

去年渡江愛吳山忽忘蜀道輕秦川錢塘後到山最勝下枕湖水相縈旋坐疑吳會無復有扁舟屢出凌濤淵今秋復入徑山寺勢壓衆嶺皆摧顛連峯沓嶂不知數重重相抱如青蓮散爲雲霧翳星斗聚作潭井藏蜿蜒欽翁未到人迹絕千里受記來安禪荒榛野草置茅屋坐令海賈輸金錢至今傳法破煩惱飽食過客容安眠解裝投錫不復去紛紛四合來鳥鳶或言此處猶未好海上人少無煩煎天台鴈蕩最深秀水驚石瘦尤清便青山獨往無不可論說好醜徒紛然終當直去無遠近藤鞋竹杖聊窮年

次韻子瞻自徑山回宿湖上

朝從徑山來決莽徑山色莫從湖上歸滉漾湖光碧借問泛湖舟何似登山屐高懷厭朝市遠去忘憂慄目向幽人青顏從濁醪赤塵埃解羅網宇宙爲安宅油然了無營此意誰能詰嗟予別離久欲往徒反側留滯亦何爲空驚突深黑

次韻子瞻題孫莘老墨妙亭

高岸爲谷谷爲陵一時豪傑空飛騰身隨造化不復返忽若野雀逢蒼鷹當年碑刻最深固風吹土蝕消無稜遺文漫滅雨中迹翠石斷裂春後冰古墳欲毀野廟廢行人不去征鞍憑書生耽翫立風雪飢驢厭苦疲奴憎愛之欲取恨無力旋揉翠墨濡黃繒不如好事孫太守牛車徒置華堂登遶牆羅列耀珪璧罷

燕起讀留賓朋却思遺迹本安在原隰處處荒榛藤
田夫野老誰復顧鬼火夜照來寒燈廢興聚散一如
此反使涕泗沾人膺

熙寧壬子八月於洛陽妙覺寺考試舉人及還道出嵩少之間至許昌共得大小詩二十六首

洛陽試院樓上新晴五絶

縹緲危譙面面山朝來雲作雨潺潺忽然風卷歸何處百里陰晴反掌間

嵩少猶藏薄霧中前山迤邐夕陽紅高樓一閉三十日遙憶巖頭種藥翁

伊闕遙臨鳳闕前龍門女几氣蒼然唐朝御路依稀在猶想東巡塵暗天

天壇王屋北侵河高比嵩丘一倍多小有清靈今尚在俗緣深重柰成魔

前朝宮闕倚芒山殿閣層層半嶺閒猶恐北來岡阜淺大行東抱故孱顏

和頓主簿起見贈二首

聲病消磨只古文諸儒經術鬬紛紜不知舊學都無用猶把新書强欲分老病心情愁見敵少年詞氣動千雲搜賢報國吾何敢欲補空疎但有勤

一鎖樓中暗度秋微官黽勉未能休笑談容我聊紓放文字憑君便去留杯酒淋漓已非敵清詩窈眇更難酬東歸猶得聯征騎同上嵩高望九州

將出洛城過廣愛寺見三學演師引觀楊惠之塑寶山朱瑤畫文殊普賢爲賦三首

寺古依喬木僧閑正莫年爲生何寂寞愛客尚留連虛牖羅脩竹空廚響細泉坐聽談舊事遍識洛中賢

又

虛室無尋丈青山有百層迴峯看不足危石恐將崩聽法來天女依巖老梵僧須彌傳納芥觀此信還曾

又

壁毀丹青在移來殿廡深賦形驚變態觀佛覺無心旌旆翻空色笙竽含妙音風流出吳樣遺法到如今

登封道中三絶

緱山祠

飛仙不返周王子重阜相連少室孫夜靜笙聲兼鶴下迴看惟有故山存

轘轅道

青山欲上疑無路澗道相縈九十盤東望嵩高分草木回瞻原隰湧波瀾

少林寺贈頓起

一徑喬林下黃葉三山翠壁遶禪居共君將任還歸去欲問安心知己疎（少林東接少室北倚石城南臨鳳凰山鳳凰山上有初祖庵二祖問法於此）

登嵩山十首

石徑

蒼壁上參天微徑隨流水犛牙石齒亂紛薄黃葉委牽攣不得上顛仆幾將止勉强終此行更老知難至

玉女窻

巖竇有虛明曨曨發晴曉真人無儔匹牕下晨粧早門開秋雨入室靜長風掃絶跡杳難尋朱顏未嘗老

擣衣石

玉女雲爲衣飄搖不須擣空傳巖下石夜杵知誰抱
清泉供澣濯素月鋪繒縞人世迫秋寒處處砧聲早

醒心泉

上山苦飢渴中道得寒泉舉瓢石竇響入口煩痾痊
洑流去不見落澗聲鏗然莫歸復相值相從下平川

峯頂寺

重重山前峯上上終非頂行登衆嶺徹始得山門迥
高風慘多寒落日側先暝却視向所經眇如在深井

登封壇

登封事已遙大碑摧風雨靈壇久銷禿古木中梁柱
峯巒至此盡蒼石無寸土俯視萬仞高悲辛但狂顧

法華巖

飛橋走巖居茅屋今已破何年避世僧此地常獨臥
秋風高鳥入夜月寒猿過自非心已灰靜極生悲惰

將軍柏（在天封觀即唐避暑宮）

蕭蕭避暑宮石殿秋日冷凜然中庭柏氣壓千夫整
風聲答萬壑雲色通諸嶺材大難爲工甘與蓬蒿屏

吳道子畫四真君（在精思觀）

浮埃古壁上蕭然四真人矯如雲中鶴猶若畏四鄰
坐令世俗士自慙汙濁身勿謂今所無嵩少多隱淪

啓母石

神父化黃熊神母化白石嬰兒剖還父涕泣何暇卹
爾來三千歲往事誰復識惟有少姨存相望居二室

過韓許州石淙莊（水中有石曰淙唐天后朝嘗燕羣臣於此石刻尚在）

飛泉來無窮發自嵩嶺背奔馳兩山間偶與亂石會
傾流勢摧毀泥土久崩潰堅姿未消釋巀嶭儼相對
居然受噴潑雷轉諸壑內初喧墮深谷稍放脫重隘
跳沫濺霏微餘瀾洶澎湃宸游昔事遠絕壁遺刻在
人迹久寂寥物理係興廢相君厭紛華築室俯湍瀨
灌纓離塵垢洗耳聽天籟將追赤松遊自置青雲外
道人亦何者預此事歸計猶恐山未深更種萬株檜

過登封閻氏園

秋暑尚煩襟林泉淨客心菊殘知節過荷盡覺池深
疎柳搖山色青苔遍竹陰猶嫌近官道轣轆聽車音

許州留別頓主簿

洛寺相從不出門遶城空復記名園程文堆案晨興
早竹簟連床夜語喧歸路逢僧暫容與登山無力强
扳援遙知別後都如夢賴有君詩一一存

次韻子瞻登望海樓五絕

山色潮聲四面來城中金碧爛成堆不愁門外嚴扃
鎖終日憑欄未擬迴

湖色蒼蒼日向斜煙波萬狀不容誇畫船人去浮紅
葉石徑僧歸躡白蛇

樓觀爭高不計層嗈嗈過鴈自相譍錢王舊業依稀
在歲久無人話廢興

荷葉初乾稻穗香驚雷急雨送微涼晚晴稍放秋山
色洗卻濃粧作淡粧

白酒傾漿膾斫紅晝遊未厭月明中樓高只辨聽歌
皷不見遊人轉似蓬

和子瞻監試舉人

登科歲云徂舊學日將落外遭飢寒侵內苦憂患鑠
傳家足墳史遺說本精約羣言久紛蕩開卷每驚矍

居官忝庠序授業止干籥朝廷發新令長短棄前䕶緣飾小學家睥睨前王作聲形一分解道義因附託安行厭衢路强挽就縻縛縱横施口鼻爛漫塗丹堊强辯忽横流漂蕩終安泊憶惟法初傳欲講面先怍新科勸多士從者盡高爵徘徊始未信銜誘終難卻嗟哉守愚鈍幾不被譏誚獨醒歎餔糟未信恥輕諾敢言折鋒鋩但自保城郭有司顧未知選試謬西洛羣儒誰號令新語競投削雖云心所安恐異時量度詭遇便巧射晚嫁由拙妁誰能力春耕忍飢待秋穫聞兄職在監考較筆仍閣縮手看傍人此意殊未惡

和子瞻煎茶

年來病懶百不堪未廢飲食求芳甘煎茶舊法出西蜀水聲火候猶能諳相傳煎茶只煎水茶性仍存偏有味君不見閩中茶品天下高傾身事茶不知勞又不見北方俚人茗飲無不有鹽酪椒薑誇滿口我今倦遊思故鄉不學南方與北方銅鐺得火蚯蚓叫匙腳旋轉秋螢光何時茅簷歸去炙背讀文字遣兒折取枯竹女煎湯

次韻子瞻對月見憶并餉崔度

先師客陳未嘗飽弟子于今敢言巧敗牆破屋秋雨多夜視陰精過畢昴甕鹽冷落空盃盤且依道士修還丹丹田發火五臟暖未補漫漫長夜寒我生疲駑戀堊豆崔翁遊邊指北斗唯有王江亦未歸閉門無客邀沽酒（宛丘道人王江好飲酒去冬游沉丘遂不歸）

和子瞻開湯村運鹽河雨中督役

興事常苦易成事常苦難不督雨中役安知民力殫年來上功勳智者爭雕鑽山河不自保疏鑿非一端譏訶西門豹仁智未得完方以勇自許未卹衆口歎天心閔劬勞雨涕為汎瀾不知泥滓中更益手足寒誰謂邑中黔鞭箠亦不寬王事未可回后土何由乾

次韻子瞻雨中督役夜宿水陸寺二首

雲氣連山雨瀉盆莫投僧舍欲關門暫時洒掃寬行役終夕崎嶇入夢魂煩熱暗消秋簟冷忝濡未解夜燈昏二年游宦多勞苦何日相從得細論

野寺蕭條厭客喧雨披脩竹亂紛然已因無食聊從仕深悟勞生不問禪未至莫憂明日事偷閑且就此宵眠天明歸去芒鞋滑雖有藤輿懶上肩

次韻子瞻將之吳興贈孫莘老

宦遊莫向長城窟冬冰折膠弦亦絕吳中臘月百事便蟹煑黄金鱸鱠雪京城舊友一分散近憶吳興須滿頰世事反覆如翻飛今日共鯀前益垂畏人但恐去不遠適意未覺歸來遲借問校讎天祿閣何如江海同遊嬉

和子瞻畫魚歌（吳人以長釘加杖頭以杖畫水取魚謂之畫魚）

潛魚在淵安可及垂餌投竿易如拾横江設網雖不仁一瞬未移收百十畫魚何者漫區區終日辛勤手拮据已嫌長網不能遍肯信一竿良有餘鯤鯢駭散蛟龍泣獲少驚多亦何益願從網罟登君庖碎首屠鱗非所惜

欒城集卷第四

原书空白页

欒城集卷第五

詩六十六首

次韻子瞻吳中田婦歎

久雨得晴唯恐遲既晴求雨來何時今年舟楫委平地去年蓑笠爲裳衣不知天公誰怨怒棄置下土塵與泥丈夫强健四方走婦女齷齪將安歸榻然四壁倚機杼收拾遺粒吹糠粞東鄰十日營一炊西鄰誰使救汝饑海邊唯有鹽不旱賣鹽連坐收嬰兒傳聞四方同此苦不關東海誅孝婦

次韻子瞻遊道場山何山

兩山相負爲峯麓流水重重注溪谷遊人上尋流水源未覺崎嶇病雙足山深下視雲漫漫徑垂石底千屈盤松林陰森白日靜忽驚人世如奔湍客行不避苦寒出僧定端居不下席人生嗟與草木同置身所在由初植堂中白佛青髻鬟氣象冲淡非人間坐令遠客厭奔走徑欲築室依空山木魚根根夜將旦星斗斂斜掛山半行役有程未可留將出山門復長歎

癸丑二月重到汝陰寄子瞻二首

憶赴錢塘九月秋同來頴尾一扁舟退居尚有三師在好事須爲十日留傾瀉向人懷抱盡忠誠爲國始終憂重來東閣皆塵土淚滴春風自不收

百頃西湖十里源近依城郭帶川原古臺駭騃先臨水野寺參差半掩門遠泛便成終日醉幽尋不盡數家園錢塘未到能先說更看青山兩岸屯

次韻子瞻二月十日雪

春雪漫天密又稀匀芒失據走靈威故欺貧窶冬裘盡巧助遨遊酒盞飛林下細花添百草堦前輕素剪新機老農先解憂桑柘九月家人當授衣

和子瞻題風水洞

風送江湖滿洞天洞門可聽入無緣土囊竇怒聲初散石齒聱牙勢未前樂奏洞庭真跌宕歌傳帝所亦清便何人隱几觀遺韻重使顏成問嗒然

次韻子瞻新城道中

春深溪路少人行時聽田間耒耜聲飢就野農分餉黍迎嫌尉卒鬧金鉦閑花開盡香仍在白酒沽來壓未清此味暫時猶覺勝問兄何日便歸耕

次韻子瞻山村五絕

山行喜遇酒旗斜無限桃花續杏花與世浮沉真避世將家漂蕩似無家

塍間白水細無聲日暖泥融草不生似恐田家忘帝力多差使者出催耕

旋舂紅稻始經鎌新煑黃雞取次甜無慕無營人自樂莫將西子愧無鹽

升平事業苦怱怱未信浮名到底空何用槖駞朝塞外試聽碌軸語場中

貧賤終身未要羞山林難處便堪愁近來南海波尤惡未許乘桴自在遊

次韻子瞻遊富陽普照寺

塵埃日已遠斗藪更無餘寺到逢門入詩成信手書山深僧自樂路遠客終疎訪盡前朝景它年一告予

次韻子瞻自普照入山獨遊二庵

披榛入山山路細鐘聲出寺門將閉石苔冉冉上芒

鞋草露溥溥著衣袂野人茅茨苦竹屋終身局促無生計天公未省長困人春田米盡秋田繼老妻稚子亦自樂野草山花還插鬢長笑人間醉未醒終老辛勤漫欺世

次韻子瞻與蘇世美同年夜飲

晚歲事遊宦相從未嘗足羨君四海皆兄弟棧中直木不容曲臨安老令況同科相逢豈厭樽中醁潦倒誰憐澗底松歲寒尙有霜前竹聞道渠家八丈夫宅日歸耕免幽獨

次韻子瞻病中遊虎跑泉僧舍二首

掃地開門松檜香僧家長夏亦清涼公庭多事久來厭靜處安眠計甚長脩竹塡窗藤蔓綠白蓮當戶石盆方香廚晚飣紅粳熟忽憶烹雞田舍嘗

澗谷新晴草木香野情蕭散自生涼雨添山色翠將溜日轉松陰晚更長病客獨來唯有睡遊僧相見亦它方還家煩熱都消盡不信醫王與藥嘗

和子瞻東陽水樂亭歌

君不見武安前堂立曲旃官高利厚多憂患又不見夏侯好妓貧無力簾箔爲衣人莫識兩人操行雖不同辛苦經營實如一不如君家激水石中流聽之有聲百無憂笙竽窈眇度溪谷琴筑淒咽穿林丘高人處世心淡泊衆聲過耳皆爲樂退食委蛇石上眠幽音斷續床前作正如古人樂易多歡娛積土爲鼓塊爲桴但能復作太古意君家水樂眞有餘

次韻子瞻有美堂夜歸

飲闌鐘虡欲移軒香霧猶殘金博山明月飛來松嶺外遊人散落馬蹄間城嚴晝鼓初傳角路暗山花自落鬟清境暫時都不見夜深人靜始來還

次韻子瞻祈雨

世故紛紛誰復閑蛟龍不雨獨安眠人間已厭三秋旱澗底猶慳一掬泉廟令酒殽時醉飽田家糠粃久安便憂心未已誰知卹更把爐香試一燃

次韻子瞻再遊徑山

我兄東南遊我亦夢中去徑山聞已熟往意穿雲霧夢經山前溪足冷忽先渡舉頭雲峯合到寺霜日莫香廚饌巖蔌野徑踏藤屨平生共遊處蹇足躡高步崎嶇每生胝眩晃屢回顧何年棄微官攜手衆山路得此詩後夢與兄同遊山中故爲此篇

王仲儀尙書挽詞

謝公德業久彌新幼度英奇也絕倫父子俱賢眞不朽功名自致豈相因邊兵屢動思良將廷論蕭條憶諍臣青史世家他日事新阡宿草倍沾巾

次韻范景仁侍郎移竹

雙檜生南戶叢筠種北墻交陰奉君子爲伴老中堂露洗秋堦綠風含夏簟涼栽花知已誤新上一番霜

寄題蒲傳正學士閬中藏書閣

朱欄碧瓦照山隈竹簡牙籤次第開讀破文章隨意得學成富貴逼身來詩書教子眞田宅金玉傳家定糞灰更把遺編觀得失君家舊物豈須猜

自陳適齋戲題

庠齋三歲最無功羞愧宣王祿萬鍾猶欲談經誰復信相招執籥便須從陳風清淨眠眞足齊俗彊梁懶

不容久爾安閑長自怪此行磨折信天工

送董楊休比部知真州

奏課西南最分符江海衝往來觀惠術蟠錯試餘鋒
文字從堆案尊罍彊解容金山只隔水時復聽晨鐘

送排保甲陳祐甫

我生本西南爲學慕齊魯從事東諸侯結綬濟南府
誰言到官舍旱氣裂后土飢饉費囷倉剽奪驚桴鼓
緬焉禮義邦憂作流亡聚君來正此時王事最勤苦
驅馳黃塵中勸說野田父穰穰百萬家一一連什伍
政令當及期田閭貴安堵歸乘忽言西劬勞共誰語

送韓祇嚴戶曹得替省親成都

宦遊東土暫相依政役頻煩會合稀每恃詳明容老
病不堪羈旅送將歸思親道路寧論遠入蜀山河漸
覺非我有舊廬江水上因君聊復夢魂飛

和孔教授武仲濟南四詠

環波亭

南山迤邐入南塘北渚岧嶤枕北墻過盡綠荷橋斷
處忽逢朱檻水中央凫鷖聚散湖光淨魚鼈浮沉瓦
影涼清境不知三伏熱病身唯要一藤床

北渚亭

西湖已過百花汀未厭相攜上古城雲放連山瞻嶽
麓雪消平野看春耕臨風舉酒千鍾盡步月吹笳十
里聲猶恨雨中人不到風雲飄蕩恐神驚

鵲山亭

築臺臨水巧安排萬象軒昂發瘞埋南嶺崩騰來不
盡北山斷續意尤佳平時戰伐皆荒草永日登臨慰
病懷更欲留詩題素壁坐中誰與少陵偕

檻泉亭

連山帶郭走平川伏澗潛流發湧泉洶洶秋聲明月
夜蓬蓬曉氣欲晴天誰家鵝鴨橫波去日暮牛羊飲
道邊滓穢未能妨潔淨孤高每到一依然

踏藕

春湖柳色黃宿藕凍猶僵翻沼龍蛇動撐船牙角長
清泉浴泥滓粲齒碎冰霜莫使新梢盡炎風翠蓋涼

和李誠之待制燕別西湖并敘

熙寧六年九月天章閣待制李公自登州來守此
邦愛其山川泉石之勝怡然有久留之意此邦之
人安公之惠亦欲公之久於此也然自其始至而
民知其方將復用懼其不能久矣明年二月詔書
移牧河間邦之父兄皆惜其去雖公亦將留焉而
不可得也於是數與其僚燕於湖上曰北方幸安
余將復老於此酒酣賦詩以別從而作者三人公
平生喜爲詩所至成編及來此邦而未嘗有所爲
故尤貴之遂相與刻於石以慰邦人之思焉

東來亦何恃夫子此分符談笑萬事畢樽罍衆客俱
高情生遠岫清興發平湖坐使羈遊士能忘歲月徂
縱歡真樂易恨別不須臾廟幄新謀帥河間最近胡
安邊本餘事清賞信良圖應念茲園好流泉海內無

送李誠之知瀛洲

少年學詩書晚歲探至道豈伊封疆臣乃是廊廟寶
苦恨富貴遲聲名得空早憶惟西羌桀始建元戎纛
恩威炳朝日號令靡秋草功勳不容究孤高易摧倒

歸來易三邦但養胸中顥寧知北邊將還須用耆老
春風吹旌旆先聲遍城堡往事安足懲遺黎待公保

西湖二詠

觀捕魚

西湖不放長竿入羣魚空作淘河食漁人攘臂下前
汀蕩漾清波浮兩腋藕梢菱蔓不容網縮作長圍徒
手得逡巡小舟十斛重踊躍長魚一夫力柳條穿頰
洗黃金鱠縷堆盤雪花積燒薤香橙巧相與白飯青
蔬甘莫逆食罷相攜堤上步將散重煎葉家白人生
此事最便身金印垂腰定何益

食雞頭

芡葉初生縐如穀南風吹開輪脫轂紫苞青刺攢蝟
毛水面放花波底熟森然赤手初莫近誰料明珠藏
滿腹剖開膏液尚模糊大盎磨聲風雨速清泉活火
曾未久滿堂坐客分升掬紛然咀噍惟恐遲勢若羣
雛方脫粟東都每憶會靈沼南國陂塘種尤足東遊
塵土未應嫌此物秋來日嘗食

次韻孫推官朴見寄二首

蒙愠未能憂悄悄得閑時復醉昏昏知君亦學無言
語豈悟維摩不二門

病懶近來全廢學宦遊唯是苦思鄉粗知會計猶堪
仕貪就功名有底忙懷舊暗聽秋鴈過夢歸偏愛曉
更長故人知我今何念擬向東山賦首章

送張正彥法曹

憶見君兄弟相攜謁侍郎通經誇早歲落筆盡成章
試劇何輕銳當官便激昂三年知力竭大府覺才長
知己未如格歸貲纔滿囊舊書還讀否師說近淒涼（君以三傳及第今廢此科）

送青州簽判俞退翁致仕還湖州

不作清時言事官海邦那復久盤桓早依蓮社塵緣
少新就草堂歸計安富貴暫時朝露過江山故國水
精寒宦遊從此知多事收取楞伽靜處看

和青州教授頓起九日見寄

歲月飄然風際煙紫萸黃菊又霜天莫思太室杉松
外且醉青州歌舞前（昔年與頓君同登嵩頂時正重九）杯酒追歡真
一夢天涯回望正三年近來又欲東觀海聽說毛詩
雅頌篇（君嘗講詩）

題徐正權秀才城西溪亭

竹林分徑水通渠真與幽人作隱居溪上路窮惟畫
舫城中客至有罾魚東來只為林泉好野外從教簿
領疎不識徂徠石夫子兼因女婿覓遺書（徐生石介女婿也）

和子瞻喜虎兒生

生男如狼猶恐尫寅年生虎慰爺孃汝家家世事文
史門戶豈有空剛強試看猛虎在山谷斧牙鉤爪旗
尾揚徐行當道擇牛羊狐狸驚走熊豬忙我今老病
思退藏生子安得尚激昂不見伯父擅文章逡巡議
論前無當

次韻子瞻病中贈提刑段繹

京東分東西中劃齊魯半兄來本相從路絶人長嘆
前朝使者還手把新詩玩憐我久別離卷帙為舒散
誰言窮陋邦得此唱酬伴相逢傾蓋間晤語何旦旦
宦遊少娛樂纏縛苦文案能於王事餘時作楚詞亂

臂如近膏油未肯忘濯盥賢豪真勉强功業畏遼緩
伊余獨何爲舊籍西南貫竊祿未遑歸自笑嗟已慵
方當四海寒戀此一寸炭主勸客欲留逡巡要奪館
柰何獨見收軟語强温煖此意定難酬還予授子粲

次韻子瞻賦雪二首

麥苗出土正纖纖春早寒官令尚嚴雲覆南山初半嶺風乾東海盡成鹽來時瞬息平呑野積久敧危欲敗簷强付酒樽判醉熟更尋詩句鬬新尖

點綴偏工亂鵠鴉淹留亦解惱船車乘春已覺矜餘力騁巧時能作細花僵鴈墮鵰誰得罪敗墻破屋若爲家天公愛物遥憐汝應是門前守夜叉（是歳京師雪尤甚鵶鳶凍死如積）

次韻韓宗弼太祝送遊太山

羡君官局最優游笑我區區學問囚今日登臨成獨往終年勤苦粗相酬春深緑野初開繡雲解青山半脫裘回首紅塵讀書處煑茶留客小亭幽

次韻劉敏殿丞送春

春去堂堂不復追空餘草木弄晴暉交遊歸鴈行將盡蹤跡鳴鳩懶不飛老大未須驚節物醉狂兼得避危機東風雖有經旬在芳意從今日日非（四月十一日立夏）

次韻趙至節推首夏

首夏尋芳也未遲遶園紅紫尚菲菲無心與物真皆可有酒逢人勸莫違夢逐楊花無限思身慙啼鳥不如歸官居寂寞如僧舍海燕憐貧故入扉

次韻李昭敘供備燕别湖亭

池亭雨過一番涼雲髻羅裙客兩旁不覺行人離恨遠貪看積水照筵光滿堂樽俎歡方劇極目江湖意自長歸去伊川瀟洒地不須遺念屬清湘

送李昭敘移黎陽都監歸洛省親

與君非舊識傾蓋便相親共事林泉郡忘歸南北人
煑茶流水曲載酒後湖濱未覺遊從厭空驚别恨新
瀕河今重地知己舊元臣洛下聞雞犬家書不浹旬
西還倚門罷北渡羽書頻忠孝傳家事風流待一振

遊太山四首

初入南山

自我來濟南經年未嘗出不知西城外有路通石壁
初行澗谷淺漸遠峯巒積翠屏互舒卷耕耨隨攲側
雲木散山阿逆旅時百室茲人謂川路此意屬行客
久遊自多念忽誤向所歴嘉陵萬壑底棧道百迴屈
崖巘遞崢嶸征夫時出沒行李雖云艱幽邃亦已劇
坐緣斗升米被此塵土厄何年道褒斜長嘯理輕策

四禪寺

山蹊容車箱深入遂有得古寺依巖根連峯轉相揖
樵蘇草木盡佛事亦蕭瑟居僧麋鹿人對客但羞澁
雙碑立風雨八分存法則云昔義靖師萬里窮西域
華嚴貝多紙歸來手親譯蛻骨儼未移至今存石室
遺文盡法界廣大包萬億變化浩難名丹青畫京邑
粲然共一理眩晃莫能識末法漸衰微徒使真人泣

靈巖寺

青山何重重行盡土囊底巖高日氣薄秀色如新洗
入門塵慮息盥漱得清泚高堂見真人不覺首自稽
祖師古禪伯荆棘昔親啓人跡尚蕭條豺狼夜相觝

白鶴導清泉甘芳勝醇醴聲鳴青龍口光照白室陛
尚可滿畦塍豈惟濯蔬米居僧三百人飲食安四體
一念但清涼四方盡兄弟何言庇華屋食苦當如薺

嶽下

東來亦何求聊欲觀海岱海西尚千里將行勇還退
岱陰即齊疆南往曾歷塊春深草木長山暖冰雪潰
中巷無居人南畝釋耕耒車徒八方至塵坌百里內
牛馬汗淋漓綺紈聲綷縩喧闐六師合洶湧衆流匯
無復問誰何但自舍眈愛龍鸞畫車服貝玉飾冠佩
驊騮蹴騰騫旛旆飛晻曖腥羶及魚鼈瑣細或蒲菜
遊墮愧無齎技巧窮殊態縱觀騁未已精意殫一酹
出門青山屯遶廊遺迹昧登封尚壇壝古觀寫旗隊
戈矛認毫末舒卷分向背雍容太平業磊落豐碑在
往事半蓬蒿遺氓但悲慨回瞻最高峯遠謝徂徠對
欲將有限力一放目所迨天門四十里預恐雙足廢
三宿遂徘徊歸來欲誰懟前年道轘轅直上嵩嶺背
中休强飲食莫宿時盥頮稍知天宇寬不覺人寰穢
歲時未云久筋骸老難再山林無不容疲苶坐自礙
自知俗緣深畢老守闤闠何當御清風不用車馬載

送王璋長官赴真定孫和甫辟書

昔年旅南服始識王荊州威動千里肅恩寬行客留
從容見少子風采傾凡儔溫然吐詞氣已覺清且脩
不見十五年相逢話百憂青衫走塵土白髮各滿頭
新棄東海邑願從北諸侯北鄙事方夥飢饉連戈矛
盟好未可輕念當事懷柔主將今老成勉盡良計籌

寄孫朴

憶昔補官太學墟泮宮蕭條人事疎日高鼾睡聲噓
噓往還廢絕門無車君爲戶曹畏簡書放懷疎懶亦
似余相逢語笑夜躊躇烹煑梨栗羞殺蔬官居一去
真蘧廬東來失計悔厥初夜聞桴鼓驚閭閻事如牛
毛費耘鉏違失真性從吏胥目視紾臂邀徐徐羨君
不出心自如北潭秋水多芙蕖青荷包飣蒲爲菹脩
然獨往深淵魚人生如此樂有餘胡爲自投檻中狙

和韓宗弼暴雨次韻

執熱臥北窗淋漓汗流注蛟龍逝水府誰起叩天戶
偶然終日風振撼北山霧崩騰轉相軋變化不容睹
雷聲運車轂雨點傾豆黍逡巡溜河漢指顧纔笑語
破屋少乾床茅苫固難禦出門泥沒足此厄比鄰溥
苟令終歲熟敢有今日怒晚照上東軒清風襲虛廡
微生免荷鉏但喜脫煩暑農父更事多缺塘已增土

舜泉復發

奕奕清波舊遶城旱來泉眼亦塵生連宵暑雨涼初
接發地春雷夜有聲復理溝渠通屈曲重開池沼放
澄清通衢細灑浮埃淨車馬歸來似晚晴

次韻徐正權謝示閔子廟記及惠紙

西溪秋思日盈牋幕府拘愁學久騫記廟終慚無好
句酹墳猶喜有前篇（先生作祭閔子文）屏除筆硯真良計寫
寄交遊畏妄傳吳紙贈君君莫怪耕耘廢罷有閑田

張文裕侍郎挽詞

持節西南二十年華堂遺像已蒼然歸來侍從三朝
舊老去雍容平地仙落筆縱橫題壁處誦詩清壯舉
杯前東遊邂逅迎歸旐淚落城南下馬阡

東方書生行

東方書生多愚魯閉門誦書口生土窗中白首抱遺編自信此書傳父祖辟雍新說從上公冊除僕射酬元功太常弟子不知數日夜吟諷如寒蟲四方窺覘不能得一卷百金猶復惜康成穎達棄塵灰老聃瞿曇更出入舊書句句傳先師中途欲棄還自疑東鄰小兒識機會半年外舍無不知乘輕策肥正年少齒疎脣腐真堪笑是非得失付它年眼前且買先騰踔

送韓宗弼

大野將涷河水微慨然臨流送將歸登舟上帆手一揮脫棄朋友如敝衣我來三見芳草腓來時同寮今已非念昔相從未嘗違西湖幽遠人事稀青蓮紫芡傾珠璣白魚掉尾黃鼈肥客醉將起命闔扉方橋月出風露霏星河下照搖清輝喧呼笑語相嘲譏歲月一逝空長欷交遊去盡將誰依君家漢代平與韋藹然令德傳餘徽鳴鳩著地鴻高飛安得久此同縶鞿

送劉長清敏

汝州太守臥病年疊疊猶復能清言平生雄辯嗟不見風流尚有曹州存歷下東遊少相識歡喜聞君在西邑舊知兄弟無凡儔相逢一笑開顏色三年政令如牛毛思歸南畝皆蓬蒿羨君飲酒動論斗引觥向口收狂潮醉後胸中百無有偃然嘯傲傾朋曹中朝卿士足官府君歸何處狂謌謠（劉原甫自長安病歸余始識之）

汝尚將歸吳興齊州記室蘇子由辱詩爲送因逐韻謝之云

釋屨從軍蚤濫官已衰能復尚盤桓爾來齒髮羞相問乞有衡茅覓自安使我襟懷遺內熱誦君詩句襲人寒知誰便是知音者且作巖溪雪景看

高祖郎中頃蒙　以御史召力辭不允解組而歸先生作詩以送之　高祖溪堂集中亦嘗賡和淳熙丁未瀫假守筠陽謹刊篇末

欒城集卷第五

原书空白页

欒城集卷第六

詩一百首

題張安道樂全堂

天命無不全人事每自傷譬如摩尼珠宛轉有餘光藻飾不能加塵垢豈有亡世人未嘗識姑射手自將我公體自然率性非勉强馳驅四十年不入憂患場晚歲事蒙養斂退就此堂小儒豈知道宿昔窺門牆申屠師無人無足亦自忘如逢鄭執政一笑先生傍

和鮮于子駿益昌官舍八詠

桐軒

桐身青琅玕桐葉蒲葵扇落落出軒墀亭亭奉閑燕夜聲疎雨滴午影微風轉秋飈一凌亂淅瀝驚葱蒨朝日失繁陰青苔覆遺片空使坐中人慨然嗟物變

竹軒

幽軒離紛華惟有一叢竹纖梢起餘寒紫筍散輕馥擢榦春雨餘挺節秋霜足不知歲時改守此娟娟綠上有吟風蟬空腹未嘗食翦伐非所辭不受塵土辱

柏軒

築室城市間移柏南澗底山林夙所尚封植聊自寄崎嶇脫巖石擁塞出莽翳上承清露滋下受寒泉惠秋來采霜葉咀嚼有餘味苦澁未須嫌愈久甘如薺

巽堂

山前三秦道車馬不遑息日出紅塵生不見青山色峯巒未嘗改往意自奔迫誰言幽堂居近在使者宅俯聽辨江聲却立睨石壁藤蘿自太古松竹列新植暑簟臥清風寒樽對佳客試問東行人誰能同此適

山齋

平地厭喧囂虛齋上山足蕭條遠城市坡陁富林麓閒書日塡委杖屨每幽獨豈無山中士高臥白茅屋逢人默無語長嘯響巖谷此室庶可招夜月相從宿

閑燕亭

登山稍已高曠望亙亦遠危亭在山腹物景行自變諸峯宿霧收草木朝陽絢盎盎雲出山溜溜泉垂坂徐行得佳處永日遂忘返此樂只自知傍人任嫌懶

會景亭

亭高衆山下勝勢不自收岡巒向眼盡風籟與耳謀鳶飛半嶺息雲起當空遊視身如乘風超然忘百憂暮歸室中居唯見窗戶幽視聽隨物變恍誰識其由

寶峯亭

昔過益昌城莫登君子堂駕言念長道未暇升崇岡今聞寶峯上縹緲陵朝陽三休引蘿蔓一覽窮蒼茫微雲靄雙劍落日明故鄉奔馳迹未安山藪意自長漂搖萬里外手把新詩章宦遊不忘歸何異鳥欲翔塵土汙顏面年華侵鬢霜何時首歸路所至聊傍徨樽俎逢故人亭榭凝清光爲我具斗酒宿恨猶可償

次韻分司南京李誠之待制求酒二首

世上升沉都夢裏春來彊健鬬樽前公田種秫全抛却坐客無氈誰與錢

春深風雨半相和節物令人意緒多中酒何須問賢聖和詩今尚許羊何

送施歷城辯歸常州

高人不受塵土侵三年浙江藏何深久閑物理有相

復歷城官事森成林乘時斂散逐十二鞭撻逋負徒
哀矜一杯相屬未嘗得百畝歸去將安能潛逃雖出
知者後黽勉尚見仁人心歸期忽告三月尾强留不
顧千黃金河豚雖過鱸鱖在粳稻正插風雨淫酒肴
勞苦馨隣里期會迫隘思僚朋山川吳越我所愛扁
舟佗日要追尋滯留未用便相詫半年歲月行駸駸

施君既去復以事還戲贈

令尹西行去又迴西湖重把舊樽罍吏民再見雖棲
乘猶道吾公挽不來

和文與可洋州園亭三十詠

湖橋

湖南堂宇深湖北林亭遠不作過湖橋兩處那相見

橫湖

湖裏種荷花湖邊種楊柳何處渡橋人問是人間否

書軒

綠竹覆清渠塵心日日疎使君遺癖在苦要讀文書

冰池

水深冰亦厚滉蕩鋪寒玉好在水中魚何愁池上鷺

竹塢

空陂放脩竹肅肅復冥冥莫除塢外筍從使入園生

荻浦

離披寒露下蕭索微風觸摧折有餘青從橫未須束

蓼嶼

風高蓮欲衰霜重蓼初發會使此池中秋芳未嘗歇

望雲樓

雲生如涌泉雲散如翻水百變一凭欄悠悠定誰使

天漢臺

臺高天漢近匹練掛林端秋深霜露重誰見落西山

待月臺

夜色何蒼蒼月明久未上不上倚城臺無柰東南嶂

二樂榭

動靜惟所遇仁智亦偶然誰見二物外猶有天地全

灙泉亭

泉來草木滋泉去池塘滿委曲到庭除清泠備晨盥

吏隱亭

隱居亦非難欲少求易遂有意未成歸聊就茅簷試

霜筠亭

林高日氣薄竹色淨如水寂歷斷人聲時有鳴禽起

無言亭

處世欲無言事至或未可唯有此亭空燕坐聊從我

露香亭

重露覆千花繁香凝畦圃不忍日將晞散逐微風去

涵虛亭

虛亭面疎篁窈窕衆景聚更與坐中人行尋望來處

溪光亭

溪亭新雨餘秋色明滉漾鳥渡夕陽中魚行白石上

過溪亭

溪淺復通橋過者猶恨懶賴有沙上鷗常爲獨遊伴

披錦亭

春晚百花齊緜緜巧如織細雨洗還明輕風卷無迹

禊亭

觴流無定處客醉醒還酌毋令仲御歌空使人驚愕

菡萏軒
開花濁水中抱性一何絜朱檻月明時清香爲誰發
荼蘼洞
猗猗翠蔓長藹藹繁香足綺席墮殘英芳樽漬餘馥
篔簹谷
誰言使君貧已用谷量竹盈谷萬萬竿何曾一竿曲
寒蘆港
蘆深可藏人下有扁舟泊正似洞庭風日莫孤帆落
野人廬
野人三四家桑麻足生意試與叩柴荆言辭應有味
此君庵
風梢遶簷匝霜榦當窗淨遥知素壁上醉墨森相映（與可墨竹冠絕今世）
金橙逕
葉如石楠堅實比霜柑大穿逕得新苞令公憶鱸鱠
南園
官是勸農官種桑亦其所安得陌上人隔葉攀條語
北園
使君美且仁遍地種桃李豈獨放春花行看食秋子
次韻吳興李行中秀才見寄幷求醉眠亭詩二首
才堪簿領更無餘贏得十年閑讀書寵辱何須身自試窮愁不待酒驅除故人歸去無消息佳句新來屢卷舒前日使君今在此不妨時復置雙魚（李公擇自吳興移齊南）
右和見寄
是非一醉了無餘唯有胷中萬卷書已把人生比蘧傳更將江浦作階除欲眠賓客從教去倒臥氍毹豈暇舒京洛舊遊真夢裏秋風無復憶鱸魚
右醉眠亭
和子瞻玉盤盂二首（東武蘇茲公家園中千葉白芍藥子瞻新爲此名）
千葉團團一尺餘楊州絕品舊應無賞傳莒國還鍾虡移憶胡僧置鉢盂叢底留連傾鑿落缾中捧擁照浮屠强將絳蠟封紅蕚憔悴無言損玉膚
故相林亭父老知出羣草木尚何疑無多產業殘花藥幾許功名舊鼎彛豐豔不知人世別佳名新換使君詩明年會看花尤好剗盡浮苞養一枝
寄題密州新作快哉亭二首
車騎崩騰送客來奔河斷岸首頻回鑿成戶牖功無幾放出江湖眼一開景物爲公爭自致登臨約我共追陪自矜新作超然賦更擬蘭臺誦快哉
檻前濰水去沄沄洲渚蒼茫煙柳勻萬里忽驚非故國一樽聊復對行人謝安未厭頻攜妓汲黯猶須臥理民試問沙囊無處所于今信怯定非真
贈馬正卿秀才
男兒生可憐赤手空腹無一錢死喪三世委平地骨肉不得歸黃泉徒行乞丐買墳墓冠幘破敗衣履穿矯然未肯妄求取恥以不義藏其先辛勤直使行路泣六親不信相尤愆問人何罪窮至此人不敢尤其怨天孝慈未省鬼神惡兄弟寧有木石頑善人自古有不遇力行不廢良謂賢

答文與可以六言詩相示因道濟南事作十首

遠遊既爲東魯遷居又愛南山齒髮自知將老心懷且欲偷安

舜井溢流陌上歷山近在城頭羇旅三年忘去故園何日歸休

野步西湖綠縟晴登北渚煙緜蒲蓮自可供腹魚蟹何嘗要錢

飲酒方橋夜月釣魚畫舫秋風冉冉荷香不斷悠悠水面無窮

雨過山光欲溜寒來水氣如烝勝處何須吳越隨方亦有遊朋

揚雄執戟雖久陶令歸田未能眼看雲山無奈神傷簿領相仍

終歲常親鞭朴此生知負詩書欲尋舊學無處時有故人起予

故人遠在江漢萬里時寄聲音聞道禪心寂寞未廢詩人苦吟

佳句近參風雅微詞閒發離騷竊欲比君庾信莫年詩賦尤高

相思欲見無路滿秩西歸有時及君鈴閣少事飲我松醪滿巵

次韻李公擇寄子瞻

青蒲一下復東來擁扇西風滿面埃擊柝自營何擇地餔糟同醉未須回孤高振鷺瞻初下淡泊嬰兒及未孩我亦漂流家萬里年來羞上望鄉臺

次韻李公擇以惠泉答章子厚新茶二首

無錫銅瓶手自持新芽顧渚近相思故人贈答無千里好事安排巧一時蟹眼煎成聲未老兎毛傾看色尤宜槍旗攜到齊西境更試城南金線奇(金線泉在齊州城南)

新詩態度靄春雲肯把篇章妄與人性似好茶常自養交如泉水久彌親睡濃正想羅聲發食飽尤便粥面勻底處翰林長外補明年誰送雪溪春

和李公擇赴歷下道中雜詠十二首

泛清河

南北無多水崎嶇未捨船何時好霖雨是處有通川墳壠看書卷興亡指道邊蒼茫半秋草猶復較愚賢

將至桃園阻淺且風不得進

卷帆倚棹淺河津憶泛長江步步新未免生涯寄風浪不堪舟楫委埃塵往來欲就沙囊堰深淺時看舉策頻一望雲霓百憂集應思平地隱居人

桃園阻淺將易小舟一夜水大至復乘便風頃刻百里

此生與物妄相仇欲往長嫌苦見留淺瀨何知向人惡漲溪豈復爲公流雨痕忽到工催客風信初來轉打頭舉目汀洲都未改忽添清興滿行舟

下邳黃石公廟

圯下相逢南北人三邀不勸識天真十年却見穀城下寂寞同收一夢身

宿遷項羽廟

尺箠西來壠畝中驅馳力盡衆兵衝舊封獨守君臣義故國長修俎豆容平日軍聲同破竹少年心事喜摧鋒錦衣眷戀多鄉思肯顧田家社酒濃

呂梁

出沒懸流雖有道憑陵險地本無心未能與物都無礙咫尺清泉亦自深

梁山泊次韻

近通沂泗麻鹽熟遠控江淮粳稻秋粗免塵泥汙車脚莫嫌菱蔓繞船頭謀夫欲就桑田變客意終便畫舫遊愁思錦江千萬里漁蓑空向夢中求（時議者將乾此泊以種菽麥）

梁山泊見荷花憶吳興五絶次韻

南國家家漾綵艫芙蕖遠近日微明梁山泊裏逢花發忽憶吳興十里行

終日舟行花尚多清香無奈着人何更須月出波光淨臥聽漁家蕩槳歌

行到平湖意自寬繁花仍得就船看回頭卻向吳儂說從此遠遊心未闌

花開南北一般紅路過江淮萬里通飛蓋靚粧迎客笑鮮魚白酒醉船中

菰蒲出沒風波際鴈鴨飛鳴霧雨中應為高人愛吳越故於齊魯作南風

次韻李公擇九日見約以疾不赴

宅年逢九日杯酒逐英豪漸老經秋病獨醒何處高床頭添藥裏坐上減牛毛寂寞知誰問煩公置濁醪

喜雪呈李公擇

秋來旱已久雪至亦不薄沉沉夜未眠簌簌聲初落霏微入疎戶眩晃先朱閣披衣視羣動照屋始驚愕晨起犯清寒繁陰看溟漠喬林凍相倚隙瓦乾猶爍孤村掩圭竇深逕沒芒屩平野恣汗漫四山增犖埆晚色漏斜陽林光粲相錯氛埃一清蕩疫癘解纏縛寒蔬養春芽宿麥布冬脚官居亦何賴歲事信所託逋逃幸一飽剽盜止羣惡無事樂自多有酒庶可酌我行今不久公到時方昨豐穰識天意暇豫可前約齋廚雖無餘賓客甚易諾行須酒壺倒莫待陰雲剝

次韻范郎中仰之詠雪

倉廩未應空長天霰雪濛瓊瑤布地淨組練出師雄雲闊諸峯遍花繁百草同農謠麥壠外客興酒杯中聚散占風力消融驗藥功（歷城西北陽起石山其上不留雪）遠遊聊自喜三見歲時豐

次韻李公朝著作見贈二首

遠客徒為爾江邊有故丘汀洲信廣大鳧鴈任漂浮好事時攜酒歸心久倦遊還鄉定衰老朋友肯相收

又

稽古終何力扶衰謾有方故人憐困躓佳句贈輝光未暇抽身去安能插翅翔空存疎懶性高臥笑羲皇

惠穆呂公挽詞二首

全齊開故國清廟饗元功德業真無忝勳名但未充邊防推信惠社稷倚勤忠不作司徒貴何慙鄭武公

又

風俗非平昔賢豪棄此時新阡長宿草行路拜豐碑惠術遐方記嘉猷信史知悲涼哭墳客不為受恩私

次韻蔣夔寒夜見過

都城廣大漫如天旅人騷屑誰與歡北風號怒屋無瓦夜氣凝冽冰生槃雪聲旋下白玉片燈花暗結丹

砂九叩門剝啄驚客至吹火倉卒憐君寒明時未省有遺棄高論自笑終汗漫識君太學嗟歲久至今客舍猶泥蟠正如憔悴入籠鶴坐見摧落凌風翰明朝尙肯過吾飲有酒不盡行將酸

次韻王鞏廷評招飲

病憶故鄉同越舄性安田野似裨諶都城歲晚不歸去客舍夜寒猶獨吟樽酒憐君偏好客詩篇寄我謬知音會須雪裏相從飲履迹旋平無處尋

雪中會孫洙舍人飲王氏西堂戲成三絕

新歲逼人無一日殘冬飛雪已三迴百分琥珀從君勸十里瓊瑤走馬來

南國高人真巨源華堂邂逅接清樽十年一見都如夢莫怪終宵語笑喧

傾盡香醪雪亦晴東齋醉臥已三更佳人不慣生疎客不盡清歌宛轉聲

雪中呈范景仁侍郎

羈遊亦何樂幸此賢主人東齋暖且深高眠不知晨開門驚照曜舞雪方繽紛繁雲覆庭廡落勢一何勻霏霰本無着積疊巧相因萬類忽同色九衢淨無塵園林開組練觀闕堆瓊珉蟲書散鳥足縞帶翻車輪遠遊浩千里欲出迷四隣誰言助春農亦善欺客貧賴我古君子高談吐陽春方當庇華屋豈憂無束薪

次韻景仁丙辰除夜

數舉除夜酒稍消少年豪浮光寄流水妙理付濁醪微陽未出土大雪飛鵝毛試問冰霜勁春來能久牢

次韻景仁招宋温之職方小飲

高人兩無事相見輒傾懷時以酒相命何妨心自齋燈期飛雪亂春候苦寒乖不就頹然醉難堪風且霾

次韻景仁飲宋温之南軒二首

白髮迎新歲皤然國老更感時能細說對酒任徐行畫軸高分品詩詞妙入評疎狂先醉倒應許恃鄉情

又

飲闌餅已罄話久僕須更高會㝡難得危言豈易行歸休便老計得失任臺評猶有青編在它年不世情

次韻景仁正月十二日訪吳縝寺丞二絕

夜雪滿庭雞失晨瓊田早出不驚塵急須卷凍鋪黃道欲看燈山萬萬人

濁醪時飲十分杯萬象溟濛曉氣暟醉倒藍輿夜歸去金吾寧復識誰哉

柳子玉郎中挽詞二首

晚歲抽身塵土中灊山仍乞古仙宮羞將白髮隨馮叟欲就丹砂繼葛洪龍虎未能留物化芭蕉久已悟身空騷人欲作招魂賦蟬蛻疑非世俗同

新詩錦繡爛成編醉墨龍蛇灑未乾共首卜居空舊約宛丘攜手憶餘歡風流可見身如在鄉國全歸意所安行到都門送君處長河清淚兩汍瀾

贈淨因臻長老

十方老僧十年舊燕坐繩床看奔走遠遊新自濟南來滿身自覺多塵垢煖湯百斛勸我浴驪山袞袞泉傾竇明窗困臥百緣絕此身瑩淨初何有清泉自清身自潔塵垢無生亦無滅振衣却起就華堂老僧相對無言說南山采菌軟未乾西園擷菜寒方茁與君

飽食更何求一杯茗粥傾銅葉

次前韻答景仁

儒林談道亦云舊遠自太史牛馬走區區分別竟何爲擾擾秖添心上垢道大如天不可測異出同歸各穿竇浩然一水散千漚卻觀彼我曾無有我丈中心氷玉潔世上浮榮盡灰滅終年行道自不知笑指空門名異說此心未信道不生石上下種何由茁道在起居飲食中安問胡僧分五葉

遊城西集慶園

送客城西客已遠歸路北池接南苑氷澌片斷水光浮柳線和柔風力輭繚牆朱戶誰家園流水平畦春日淺禁河分溜一池足洛圃移花百金賤飛甍斤斧聲未絕翠柏栽培影初遍傍人笑指高臺處前年適見荒榛滿金錢力奪天地功歲月未多風物換人生富貴無不成都門坐置山林觀暖風遲日時一到早出莫歸應未晚主人最貴稀出城長使憧憧路人看

遊景仁東園

新春甫驚蟄草木猶未知高人靜無事頗怪春來遲肩輿出東郊輕裘試朝曦百草抱生意喬松解寒姿尺書招友生冠蓋溢通逵人生瞬息間幸此休暇時濁酒淪浮蟻嘉蔬薦柔荑春來莫嫌早春去恐莫追公卿多王事田野遂我私松筠自擁蔽里巷得遊嬉隣家並侯伯朱門掩芳菲畦花被錦繡庭檜森旌旗華堂絢金碧疊觀凝煙霏髣髴象宮禁蕭條遠喧卑徐行日一至何異己有之都城閉門早衆客紛將歸垂楊返照下歸騎紅塵飛但卜永日歡未與清夜期人散衆囂絕庭空星斗垂安眠萬物外高世良在茲

欒城集卷第六

原书空白页

欒城集卷第七

詩五十六首

次韻子瞻送范景仁遊嵩洛

尋山非事役行路不應難洛浦花初滿嵩高雪尚寒平林抽凍筍奇鬣變山丹節物朝朝好肩輿步步安酴醾釀臘酒苜蓿薦朝盤得意忘春晚逢人語夜闌歸休三黜柳賦詠五噫鸞鶴老身仍健鴻飛世共看雲移忽千里世路脫重灘西望應思蜀東還定過韓平川涉清潁絶頂上封壇出處看公意令人欲棄官

送蔣夔赴代州教授

憶遊太學十年初猶見胡公豈弟餘遍閱諸生非有道最憐能賦似相如青衫共笑方持板白髮相看各滿梳暫免百憂趨長吏勉調三寸事新書

次韻宿州教授劉涇見贈

此身雖復類潛夫衰老無心强著書道路不知奔走賤交遊空怪往還踈弦歌更就三年學簿領唯添一味愚它日相逢定何處莫將文采笑空踈

徐州送江少卿

夜雨泗河深曉日輕舟發帆開送客遠城轉高臺沒居人永瞻望歸意何倉卒公來初無事豐歲多牟麥鈴閣度清風芳罇對佳客登臨未云厭談笑方自適朝廷念爇老府寺虛清劇何以寄風流江山遶官宅

次韻子瞻寄眉守黎希聲

眼看狂瀾倒百川孤根漂蕩水無邊思家松菊荒三逕回首謳歌沸二天簿領沉迷催我老春秋廢格累公賢隣居屈指今誰在一念傷心十五年轍昔侍先人於京師與希聲隣居太學前是時公之士兄與二士妖皆在今十五年而在者唯公與僕二人言之流涕

和李邦直學士沂山祈雨有應

宿雪雖盈尺不救春夏旱吁嗟遍野天不聞歌舞通宵龍一戰旋開雲霧布旌旗復遣雷霆助舒卷雨聲一夜洗塵埃流入溝河朝不見但見青青黍與禾老農起舞行人歌汙邪滿車尚可許供輸到骨期無它水行天地有常數歲歲出入均無頗半年分已厭枯槁及秋更恐憂滂沱誰能且共蛟龍語時布甘澤無庸多

陪子瞻遊百步洪

城東泗水平如席城頭遠山涵落日輕舟鳴櫓自生風渺渺江湖動顏色中洲過盡石縱橫南去清波頭盡白岸邊怪石如牛馬銜尾舳艫誰敢下沒人出沒須臾閑卻立沙頭手足乾客舟一葉久未上吳牛回首艮閑關風波蕩潏未可觸歸來何事嘗艱難樓中吹角莫煙起出城騎火催君還

李邦直見邀終日對臥南城亭上二首

一徑坡陁草木間孤亭勝絶俯川原青天圖畫四山合白晝雷霆百步喧煙柳蕭條漁市遠汀洲蒼莽白鷗翻客舟何事來忽草逆上波濤吐復吞

東來無事得遨遊奉使清閑亦自由撥棄簿書成一飽留連語笑失千憂舊書半卷都如夢清簟橫眠似欲秋聞說歸朝今不久塵埃還有此亭不

次韻邦直見答二首

真能一醉逃煩暑定勝三杯禦臘寒自有詩書供永日莫將絲竹亂風灘舞雩何處歸春莫叩角誰人怨

夜漫聞道丹砂近有術錙銖稱火共君看

五斗塵勞尚足留閉門聊欲治幽憂羞爲毛遂囊中穎未許朱雲地下遊無事會須成好飲思歸時亦賦登樓羨君幕府如僧舍日向城隅看浴鷗

再次前韻四首

城頭棟宇恰三間楚望淒涼弔屈原雨洗山川百里淨風吹語笑一城喧鄉書莫問經時絶歲事初驚片葉翻南近清淮鱸鱖好釣筒時問有潛吞

謬將疎野託交遊平日論心亦有由科第聯翩叨舊契利名疎闊少新憂清談已覺忘朱夏濁酒先防虐素秋多病無聊唯有睡頻頻詩句未嫌不

野鶴應疑鳧鴈苦夏蟲未慣雪霜寒隱居顔氏終安巷垂釣嚴生自有灘破宅不歸塵可掃下田初種水應漫退耕尚作悠悠語拙宦猶須步步看

欲作彭城數月留溪山勸我暫忘憂城頭準擬中秋望臺上遷延九日遊嵐氣雨餘侵近郭江聲風送隱危樓汀洲聚散知誰怪且學漂浮水上鷗

雨中陪子瞻同顔復長官送梁燾學士舟行歸汶上

客從南方來信宿北方去手棹木蘭舟不顧長江雨江昏氣陰黑雨落無朝暮蕭蕭赴波濤濛濛暗洲渚微涼入窗闥斜吹濕蕉苧漂灑正紛紜談笑方容與不知江路長但覺青山騖客去浩難追落日平西浦東遊本無事愛此山河古周旋樽俎歡邂逅英豪聚茲遊有遺趣此樂恐宜屢賤仕迫程期遷延防譴怒秋風日已至輕舸行當具陰森古城曲蒼莽交流處懸知別時念將行重回顧非緣一寸祿應作三年住

同子瞻泛汴泗得漁酒二詠

江湖性終在平地難久居渌水雨新漲扁舟意自如河身縈疋素洪口轉千車顧言棄城市長竿夜獨漁

又

懶思久廢詩病腸不堪酒强顔水石間濫蹟賓主後不知白浪翻但怪青山走莫隨使車塵豈畏嚴城斗

明日復賦

放舟城西南却向東南泊朝來雨新霽白水浸城脚古汴多流苴清泗亦浮沫平吞百澗暴滅盡三洪惡遊人不勝喜水族知當樂舟行野鳧亂網盡倐鱗躍香醪溜白蟻鱠縷填花蕚人生適意少一醉皆應諾同遊非偶然後會未前約簡書尚見寬行日爲公却

贈吳子野道人

食無酒肉腹亦飽室無妻妾身自好世間深重未肯回達士清虛輒先了眼看鴻鵠薄雲漢長笑駑駘安棧阜腹中夜氣何郁郁海底朝陽常杲杲一塵不顧舊山深萬里來看故人老空車獨載王陽橐遠遊屢食安期棗東州相逢真邂逅南國思歸又驚矯道成若見王方平背癢莫念麻姑爪

李邦直出巡青州余不久將赴南都比歸不及見矣作詩贈別

東道初來託故人南樓頻上泗河濱江山尚有留人意樽俎寧當厭客貧顧我及秋行不久問君觸熱去何因西歸涼冷霜風後濁酒清詩誰與親

司馬君實端明獨樂園

子嗟邱中親蓺麻卲平東陵親種瓜公今歸去事農圃亦種洛陽千本花脩篁遶屋韻寒玉平泉入畦紆臥虵錦屏奇種鬭巖竇嵩高靈藥移萌芽城中三月花事起肩輿遍入公侯家淺紅深紫相媚好重樓多葉爭矜誇一枝盈尺不論價十千斗酒那容賒歸來曳履苔逕滑醉倒閉門春日斜車輪班班走金轂印綬若若趨朝衙世人不顧病楊綰弟子獨有窮侯芭終年著書未曾厭一身獨樂誰復加宦遊嗟我久塵土流轉海角如浮槎歸心每欲自投劾孺子漸長能扶車過門有意奉談笑幅巾懷刺無袍韡

送顏復赴闕

簞瓢未改安貧性梟繹猶傳直道餘不見失官愁感感但聞高臥起徐徐居中舊厭軍容講補外仍遭城旦書此去將身置何許秋風未免憶鱸魚

王詵都尉寶繪堂詞

侯家玉食繡羅裳彈絲吹竹喧洞房哀歌妙舞奉清觴白日一醉萬事忘百年將種存慨慷西取庸蜀踐戎羌戰袍賜錦盤鵰章寶刀玉玦餘風霜天孫渡河夜未央功臣子孫白且長朱門甲第臨康莊生長介胄羞膏粱四方賓客坐華堂何用為樂非笙簧錦囊犀軸堆象牀竿叉連幅翻雲光手披橫素風飛揚長林巨石插雕梁清江白浪吹粉牆異花沒骨朝露香徐熙畫花落筆縱橫其子嗣變格以五色染就不見筆迹謂之沒骨蜀趙昌蓋用此法耳摯禽猛獸舌齶張騰踏騕褭聯驌驦噴振風雨馳平岡前數顧陸後吳王老成雖喪存典常坐客不識視茫洋騏驎飛煙郁芬芳卷舒終日未用忙遊意淡泊心清涼屬目俊麗神激昂君不見伯孫孟孫俱猖狂于時與事神弗臧

逍遥堂會宿二首并引

轍幼從子瞻讀書未嘗一日相舍既壯將遊宦四方讀韋蘇州詩至安知風雨夜復此對牀眠惻然感之乃相約早退為閑居之樂故子瞻始為鳳翔幕府留詩為别曰夜雨何時聽蕭瑟其後子瞻通守餘杭復移守膠西而轍滯留於淮陽濟南不見者七年熙寧十年二月始復會於澶濮之間相從來徐留百餘日時宿於逍遥堂追感前約為二小詩記之

逍遥堂後千尋木長送中宵風雨聲誤喜對牀尋舊約不知漂泊在彭城

秋來東閣涼如水客去山公醉似泥困臥北窗呼不起風吹松竹雨凄凄

過張天驥山人郊居

南山莫將歸下訪張夫子黍稷滿秋風蓬麻翳鄰里君年三十八三十有歸意躬耕奉慈親未覺鉏耰鄙讀書北窗竹釀酒南園水松菊半成陰日有幽居喜客來時借問問子何年起新求西溪石更築茆堂址但令三歲熟此計行亦遂堂成不出門清名滿朝市

魏佛狸歌

魏佛狸飲泗水黃金甲身鐵馬箠睥睨山川俯畫地畫作西方佛名字卷舒三軍如使指奔馳萬夫鑿山觜雲中孤月妙無比青蓮湛然俛下視擊鉦卷旆抽行營北徐府中軍吏喜度僧築室依雲煙俯窺城郭

衆山底與亡一瞬五百年細草荒榛沒孤壘

雜興二首

陋巷丈夫病且貧懸鶉百結聊庇身蠕蠕大蝨長孫子敗繒敝絮開陽春故襦寛博裹肩䏶出沒逡巡初莫畏一朝換酒入隣家顧視腰間猶犢鼻入縫循腰還自足肌膚轉近尤爲福咋皮吮血無已時應待渠家具湯沐

朱輪華蓋事遠遊廐無良馬乘疲牛青絲玉勒金絡頭任重道遠旁人憂奔馳往來歷山邱騰阬投淖摧轅輈轅輈已壓復起行未休青芻黄粱爲君羞長路漫漫經九州埸有白駒胡不收飢食玉山飲河流朝秣幽薊莫炎陬奔雲掣電不少留僕夫顧之心懷愁王良不生誰與謀哀哉駿骨千金酬

贈致仕王景純寺丞

瀟山隱君七十四紺瞳綠髮初謝事腹中靈液變丹砂江上幽居連福地彭城爲我住三日明月滿船同一醉丹書細字口傳訣顧我沉迷真棄耳年來四十髮蒼蒼始欲求方救憔悴它年若訪瀟山居愼勿逃人改名字

初發彭城有感寄子瞻

秋晴卷流潦古汴日向乾扁舟久不解畏此行路難此行亦不遠世故方如山我持一寸刃巉絶何由刊念昔各年少松筠閟南軒閉門書史叢開口治亂根文章風雲起胸膽渤澥寛不知身安危俛仰道所存橫流一傾潰萬類爭崩奔孔融漢儒者本自輕曹瞞誓將貧賤身一悟世俗昏豈意十年內日夜增濤瀾生民竟顛頓遊宦豈復安水深火益熱人知蹈憂患甄豐且自叛劉歆苟盤桓而況我與兄飽食顧依然上顧天地仁止此禍亂源歲月一徂逝尙能反邱園

次韻子瞻見寄

袞袞河渭濁皎皎江漢清源流旣自異美惡終未明嗟我頑鈍質乃與公並生出處每自託謳吟輒嘗賡譬如病足馬共此千里程勝負坐已決豈待終一枰憶公年少時濯濯吐新萌堅姿映松柏直節凌榛荆學成志益厲秋霜落春榮澹然養浩氣脫屣遺齊卿百鍊竟不變三年終未鳴區區兩郡守籍籍四海聲年來效瘖默世事慵譏評不見室家好悅如揖重城別離長塵垢歲月何崢嶸彭門偶會合白髮互相驚受教恐不足吐論那復爭疾雷發聾聵清月照昏盲篤愛未忍棄淚云舊齊名（子瞻杭州見寄詩云先生別駕舊齊名）更請問郭許題品要當精

將至南京寄王鞏

河牽一線流不斷雨散千絲卷卻來煙際橫橋村十里船中倦客酒三盃老年轉覺脾嫌濕世路早令心似灰賴有故人憐寂寞繫舟待我久徘徊

次韻王鞏見贈

南都逢故人共此一樽淥初來柳吹絮再見風脫木我老歡意微頭垂腰背曲羡子方少年健馬走平陸狂歌手自拊醉倒頭相觸人生比一瞬世網張萬目但取食場雞豈掛雲飛鵠彭城久相遲官舍虛東屋重陽試新釀謂子當不速胡爲聽婦言婉孌自相逐我舟得愁霖牽挽脫坑谷風霜作初寒病體欲生粟

解子腰下龜換酒不須贖照碧凝清光相將飲英菊

送交代劉莘老

建元一二間多士四方至翩翩下鴻鵠一一抱經緯功名更唯諾爵祿相饋遺縱横聖賢業磊落君臣意慷慨魯諸生雍容古君子扶摇雲漢上睥睨千萬里入臺霜凜然不肯下詞氣失足青冥中投命江湖裏區區留都客矯矯當世士空使往來人歎息更相指我生本羈孤無食强爲吏褰裳避塗泥十載守顑頷逝將老茅屋何幸繼前軌念君今尙然顧我眞當爾百年同一夢窮達浪憂喜有酒慰離愁貧賤非君恥

次韻王鞏九日同送劉莘老

頭上黄花記別時樽中淥酒慰清悲畫船牽挽故不發紅粉留連未遽離小雨無端添別淚遥山有意助顰眉十分酒盞從教勸堆案文書自此辭

次韻王鞏欲往徐州見子瞻以事不成行

河水南來遶郡城銀刀空復衙衙兵交情舊許雞爲具客信那知鵲妄鳴爲婦遲留應未怪還家倉卒定何營不關秦女箏聲怨自趁招賢淩上旌

宣徽使張安道生日

從公淮陽今幾年憶持壽斝當公前祝公齒髮老復少歲歲不改冰霜顔掃除四海一清淨整頓萬物俱安全今年見公商丘側奉祠太一眞仙官身安氣定色如玉脫遺世俗心浩然幽居屢過赤松子長夜親種丹砂田此中自有不變地歲閲生日如等閑門前賀客任填委世上多故須陶甄秋風坐見蒲柳盡歲晏惟有松柏堅斯人未安公未用使公難老應由天

章氏郡君挽詞 子厚母

馮唐垂老郎潛後李白風流罷直餘解組同歸榮故國剖符仍得奉安輿家聲未替三公舊葬客應傾數郡車德映閨門人莫見埋文子細列幽墟

聞王鞏還京會客劇飲戲贈

聞君歸去便招呼笑語不知清夜徂結束佳人試銀甲留連狂客惱金吾燭花零落玉山倒詩筆攲斜翠袖扶暫醉何年依錦瑟東齋還復臥氍毹

次韻王鞏遊北禪

蕭蕭黄葉下城頭頓作野田風日秋粗有樽罍隨處好甃無敲扑便能幽人稀野鳥應同樂水涸遊魚似欲愁客去知君歡未已遶城攜手更遲留

次韻王鞏懷劉莘老

兩都來往太頻頻眞是人間自在人十載讀書同白屋千金爲客買朱唇結交京邑傾心肺寓思禪宗離垢塵爲問西歸天祿客何時同看洛川神

飲餞王鞏

送君不辦沽斗酒撥醅浮蟻知君有問君取酒持勸君未知客主定何人府中杯棬强我富案上苜蓿知吾眞空廚赤脚不敢出大堤花豔聊相親愛君年少心樂易到處逢人便成醉醉書大軸作歌詩頃刻揮毫千萬字老夫識君年最深年來多病苦侵凌賦詩飲酒皆非敵危坐看君浮大白

送王鞏兼簡都尉王詵

可憐杜老貧無食杖藜曉入春泥濕諸家厭客頻惱人往往閉門不得入我今貧與此老同交遊冷落誰

相容幸君在此足遊衍終日騎馬西復東送君仍令君置酒如此貧交世安有君歸速語王武子因君回船置十斗

呂希道少卿松局圖

溪回山石間蒼松立四五水深不可涉上有横橋渡溪外無居人磐石平可住縱横遠山出隱見雲日莫下有四老人對局不回顧石泉雜松風入耳如暴雨不聞人世喧自得山中趣何人昔相遇圖畫入紈素塵埃依古壁永日奉樽俎隱居畏人知好事竟相誤我來再三嘆空有飛鴻慕逝將從之遊不惜爛樵斧

寄孔武仲

濟南舊遊中好學惟君耳君居面南麓洶湧岡巒起我來輒解帶簷下炙背睡煎茶食梨栗看君誦書史君歸苦倉卒窗戸日摧毁還居就清曠改築富前址開畦得遺植遶壁見題字雲山顧依然簿領輒隨至思君猶未忘滿秩行自棄爾來鉅野溢流潦壓城壘池塘漫不知亭榭日傾弛官吏困堤障麻鞋汙泥滓別來能幾何陵谷既遷徙它日重相逢衰顔應不記

孔君亮郎中新葺闕里西園棄官而歸

宦情牢落苦思歸君側無人留子思手種松筠須灌溉親修寢廟憶烝祠定應此去添桃李還似舊塋無棘茨他日東遊訪遺烈因公導我謁先師

寄濟南守李公擇

岱陰皆平田濟南附山麓山窮水泉見發越遍溪谷分流遶塗巷暖氣烝草木下田滿粳稻秋成比禾菽池塘浸餘潤菱芡亦云足辭家四千里恃此慰窮獨公從吳興來苕霅猶在目應恐齊魯間長被塵土辱不知西垣下混漾千畝淥仰見鷗鷺翻俯視龜魚浴初來厭桴鼓稍久捐鞭扑清詩調嘉賓夜話繼華燭飛花暮雪深浮蟻糟床熟相對各忘歸西來自嫌速人生每多故樂事難再卜鉅野一汗漫河濟相騰蹙流沙翳桑土蛟蜃處人屋農畝分沉埋城門遭板築傷心念漂蕩引手救顛覆勞苦空自知吁嗟欲誰告遙知舊遊處落落空遺躅平生讀書史物理粗能矚歸耕久不遂終作羝羊觸賦詩心自驚請公再三讀

雪中會飲李倅鈞東軒三絶

衆客喧譁發酒狂逡巡密雪自飛揚莫嫌作賦無枚叟且喜延賓有孝王

雪花如掌墮堦除劇飲時看臥酒壺半夜瓊瑤深沒膝欲歸迷路肯留無

竹裏茅庵雪覆簷爐香藹藹著蒲簾欲求初祖安心法笑我醺然已半酣

張恕寺丞益齋

人生不讀書空洞一無有羨君常齋居散帙滿前後開編試尋繹閱歲行自富從横書圖中次第宮商奏汪洋畜江河眇莽包林藪興亡數千歲絡繹皆在口顧念今所知頗覺前日陋我家亦多書早歲嘗竊叩晨耕掛牛角夜燭借鄰牖經年謝賓客飢坐失昏晝堆胸稍蟠屈落筆逢左右樂如聽鈞天醉劇飲醇酎自從厭蓬蓽誤逐功名誘初心一漂蕩舊學皆榛莠失足難遽回撫卷長自詬幸君無事年謂可終身守春耕不厭深秋穫當自受金玉或爲災詩書豈相負

除夜會飲南湖懷王鞏

歲晚城東故相家夜聽簾外落瓊花醉眠東閣銀釭暗起視中庭風竹斜魯酒近來無柰薄秦筝別後苦聞誇思君勸對空陂飲歸去紛如日莫鵶

次韻張恕戲王鞏去歲此日大雪僕醉定國東齋

二君豪俊並侯家歌舞爭妍不受誇聞道肌膚如素練更堪鬒髮似飛鵶

送轉運判官李公恕還朝

我行未厭山東遠昔遊歷下今梁宛官如雞肋浪奔馳政似牛毛常黽勉幸公四年持使節按行千里長相見鷹掣秋田伏兔驚驥馳平野疲牛勸似憐多病與時違未怪兩州從事懶除書奪去一何速歸袖翩然不容挽黃河東注竭崑崙鉅野橫流入州縣民事蕭條委濁流扁舟出入隨奔電回首應懷微禹憂歸朝且喜寧親便公知齊楚卽爲魚勸築宣防不宜緩

欒城集卷第七

原书空白页

欒城集卷第八

詩六十八首

寄范丈景仁

京城冠蓋如雲屯日中奔走爭市門敝裘瘦馬不知路獨向城西尋隱君隱君白髮養浩氣高論驚世門無賓欣然爲我解東閣明窻淨几舒華茵春天雪花大如手九衢斷絕愁四隣平明熟睡呼不覺清詩淥酒時相親我兄東來自東武走馬出見黃河濱及門卻遣不得入回顧欲去行無人東園桃李正欲發開門借與停車輪青天露坐列觴豆落花飛絮飄衣巾留連四月聽鶗鴂扁舟一去浮奔渾人生聚散未可料世路險惡終勞神交遊畏避恐坐累言詞欲吐聊復吞安得如公百無忌百間廣廈安貧身

次韻王鞏上元見寄三首

棄擲良宵君謂何清天流月鑑初磨莫辭病眼羞紅燭且試春衫翦薄羅蓮豔參差明繡戶舞腰輕瘦颭驚鼉少年微服天街闊何處相逢解佩珂

繁燈厭倦作閑遊行到僧居院院留月影隨人深有意車音爭陌去如流酒消鑿落寧論斗魚照琉璃定幾頭過眼繁華真一夢終宵寂寞未應愁

燈火熏天處處同暗遊應避柏臺驄高情自放喧闐外勝事偏多淡泊中平日交遊徒夢想留都歌吹憶年豐知君未有南來意歸去相從光與鴻

謝張安道惠馬

從事年來鬢似蓬破車倦僕衆人中作詩僅比窮張籍得馬還從老晉公夜起趨朝非所事曉騎行樂定誰同慣乘款段遊田里怯聽駸駸兩耳風（張水部集有謝裴晉公惠馬詩）

次韻子瞻贈梁交左藏

彭城欲往臺無檄初喜東西合爲一將軍走馬隨春風精銳千人森尺籍口占佳句驚衆坐手練强兵試鳴鏑酒酣起舞花滿地醉倒不聽人扶出歸來相對如夢寐虎踞熊經苦岑寂黃樓方就可同遊飲盡官廚三百石

寒食遊南湖三首

春睡午方覺隔墻聞樂聲肩輿試扶病畫舫聽徐行適性逢樽酒開懷挹友生遊人定相笑白髮近從横

遶郭春水滿被堤新柳黃官池無禁約野艇得飛揚浪泛歌聲遠花浮酒氣香晚風歸棹急細雨濕紅糚

攜手臨池路時逢賣酒壚柳斜低繫纜草綠薦傾壺波蕩春心起風吹酒力無冠裳强包裹半醉遣誰扶

觀大閱

承平郡國減兵屯唯有留都一萬人票姚將軍思出塞從横幕府諱和親旌旗不動風將轉部曲無聲馬亦馴八陣且留遺法在未須親試革車塵

送林子中安厚卿二學士奉使高麗二首

東夷從古慕中華萬里梯航今一家夜靜雙星先渡海風高八月自還槎魚龍定亦知忠信象譯何勞較齒牙屈指歸來應自笑手持玉帛賜天涯

官是蓬萊海上仙此行聊復看桑田鯤移鵬徙秋帆健潮闊天低曉日鮮平地誰言無嶮岨仁人何處不安全但將美酒盈船去多作新詩異域傳

送趙屼秘書還錢塘

世人何局促奔走鬢蒼蒼聞道餘杭守獨遊何有鄉禪心朝吐月元氣夜生光清靜安罷瘵寛仁服暴強聲名高一世風采見諸郎謁帝朱爲紱還家綵作裳經過留畫舫談笑接清觴問訊顏依舊崢嶸歲自長人生真幾許世味不堪嘗歸去聞詩罷求余却老方

馬上見賣芍藥戲贈張厚之二絶

春風欲盡無尋處盡向南園芍藥中過盡此花真盡也此生應與此花同

春來便有南園約過盡春風約尚賒綠葉成陰花結子便須攜客到君家

答見和二絶

花柳蕭條行已老聖賢希闊未嘗中眼看芍藥紛紛盡賴有櫻桃顆顆同

塵編何用朝朝看新釀還須處處賒好事若能頻載酒不妨時復到楊家

送呂希道少卿知滁州

長恠名卿亦坐曹忽乘五馬列旌旄才多莫厭官無事郡小不妨名自高庶子定應牽賦詠醉翁聊復繼遊遨試尋苦戰清流下要識經綸帝業勞

次韻張恕春莫

秖言城市無佳處亦有南湖幾度遊好雨晴時三月盡啼鶯到後百花休老猿好飲常連臂野馬依人自絡頭不肯低回池上醉試看生滅水中漚

次韻傅宏推官義方亭

居近古城心自幽簞瓢足用更何求鷺飛旋趁春風出龍臥終聞莫雨搜科第聯翩收甲乙鄉閭驚怪問因由隱君淡泊無人識長夏一衫冬一裘

送梁交之徐州

湖水清且深新荷半猶卷未見紅粧窈窕娘先排翠羽參差扇水面風生人未知斂傾俯仰長先見岸上遊人莫不歸清香入袖涼吹面投壺擊鞠綠楊陰共盡清樽飡白飯坐中飛將忽先起輕衫出試彭門遠百步洪西白浪翻戲馬臺南雲岫滿江山雄麗信宜人風流孰似梁王苑

次韻王鞏見寄三首

日永官閑自在慵門前客到未曾通憐君避世都門裏勸我忘憂酒盞中城下柳陰新過雨湖邊荷葉自翻風早須命駕追清賞大字新詩事事工

觸事如棋一一低昏然一睡更何知買生流落南還後陶令衰遲歸去時去住由人真木偶簞瓢粗足亦山雌年來未省談堯舜一吷麄踈豈足吹

池上輕冰暖卻開迎春送臘仰銜杯君家有酒能無事客醉連宵遣不迴詩就滴消盤上蠟信來飄盡嶺頭梅商丘冷坐君知否缾罄應須有恥罍

次韻李逵見贈

大學羣遊經最明青衫顑頷竟何成虀鹽仍作當年味名譽飛蠅過耳聲

次韻秦觀秀才攜李公擇書相訪

濟南三歲吾何求史君後到消人憂君言有客輕公侯扁舟相從古揚州致之四馬恨無力千里相望同異域誦詩空使四坐驚隱居未易凡人測史君南歸

無限情鴻飛攜書墮我庭此書兼置昔年客袖中秀句淮山青老夫强顏依府縣堆案文書本非願清談亹亹解人頤安得坐右長相見狂客吾非賀季真醉吟君似謫仙人末契長遭少年笑白髮應慙傾蓋新都城酒貴誰當換塵埃汙面非良算歸來泗上苦思君莫待黃花秋爛漫秦君與家兄子瞻約秋後再遊彭城

送龔鼎臣諫議移守青州二首

稷下諸公今幾人三爲祭酒髮如銀梁王宮殿歸留鑰尚父山河屬老臣沂水弦歌重曾點菑川故舊識平津過家定有金錢費千里爭看衣錦身

面山負海古諸侯信美東方第一州勝勢未容秦地嶮奇花僅比雒城優新絲出盎冬裘具貢棗登場歲事休鈴閣虛閑官釀熟應容將佐得遨遊

送余京同年兄通判嵐州

矯矯吳越士遠爲幷代行寒暄雖云異慷慨慰平生我昔在濟南君時事淄青連年食羊炙便欲忘蓴羹問君棄鄉國何似敝屣輕丈夫事所志歸去無田耕閑官少愧恥教子終餘齡定心養浩氣閉目收元精此志我亦然偶與長者幷會合不可期未易夸者評

河上莫歸過南湖二絕

西來白水滿南池走馬池邊日落時橋底荷花無限思清香乞與路人知

淤田水淺客來遲解舫都門問幾時誰道兩京雞犬接差除屈指未曾知

送提刑孫頎少卿移湖北轉運

持節憂邦刑職業已自饒下車攝留都談笑事亦辦開軒揖佳客退食事書卷爲政曾幾何清風自無限官居歲月迫歸念湖湘遠依依東軒竹凜凜故人面詔書遂公私使節許新換舊治行當經家山企可見宦遊得鄉國勞苦顧猶願歸旆正滂洋行輈豈容緩

次韻劉涇見寄

天之蒼蒼亦何有亦有雲漢爲之章人生混沌一氣耳嘿嘿何用知肺腸孔公孟子巧言語剖瓢插竹吹笙簧含宮吐角千萬變坐令隱伏皆形相我生稟賦本微薄氤氳方寸不自藏譬如蘭根在黃土春風驅迫生繁香口占手寫豈得已此亦未免物所將方將寂寞自收斂不受世俗斗尺量旣知仍作未能止紛紜竟亦類彼莊煎烹心脾擢胃腎自令鬢髮驚秋霜嗟子獨未知此病從横自恃觜爪剛少年一見非俗物鏘然脩竹鳴孤凰近來直欲扛九鼎令我畏見筆力强提攜童子從冠者揣摩五帝論三皇詩書近日貴新說掃除舊學漫無光竊攘瞿曇剽李耳牽挽性命推陰陽狂流滾滾去不返長夜漫漫未遽央詞鋒俊發魯連子慚愧田巴稱老蒼是非得失子自了一醉早醒余所望

城南訪張恕

事似棼絲撥不開秋隨脫葉暗相催城南綠野宜幽步水北紅塵漫作堆赤棗青瓜報豐熟黃雞白酒勸徘徊此中真有醇風在一畝何年斸草萊

同李倅鈞訪趙嗣恭留飲南園晚衙先歸

城南高樓出喬木下有方塘秋水足新霜未變草木鮮晚日旋催梨棗熟雨荒松菊半榛莽風老菰蒲初

瑟縮門前大路多塵土日中過客無留轂開門卻掃如有待下馬升堂真不速勸我一振衣上黃臨風共倒樽中淥肴蔬草草意不盡絲竹泠泠暗相屬琳宮仙伯自閑暇幕府麄官苦煩促晚衙簿領當及期後堂車轄要須漉令人更愧東宮師眷戀溪山棄華屋

次韻轉運使鮮于侁新堂月夜

長愛陶先生閑居棄官後床上臥看書門前自栽柳低佪顧微祿畢竟誰挽袖索莫秋後蜂青熒曉天宿惟將不繫舟託此春江溜尺書慰窮獨秀句驚枯朽遙知新堂夜明月入杯酒千里共清光照我茅簷漏

送梁交供備知莫州

猛士當令守四方中原諸將近相望一樽度日空閑暇千騎臨邊自激昂談笑定先降虜使詩書仍得靖戎行君看宿將何承矩安用摧鋒百戰場

秋祀高禖二絕

蕩蕩巍巍堯舜前一邱惟見柏森然後來秦漢何堪數跋扈飛揚得幾年

乾德年中初一新頹垣破瓦委荊榛興亡舉墜干戈際閑暇方知國有人

過興教贈釗上人

四十年間此院留臨河看盡往還舟同來並是三年客聽說行藏各自羞

次韻王鞏代書

去年河上送君時我醉看君倒接䍦一笑便成經歲隔扁舟重到滿城知舊傳北海偏憐客新怪東方苦惣飢應笑長安居不易空吟原上草離離

次韻南湖清飲二首

翠箔紅窗映大堤遠來清飲數參差盈盈積水東西隔脉脉幽懷彼此知淥酒謾傳工破悶主人何敢怪顰眉明朝看月雲開未試與詹家一問龜

坐客經年半已非喜君重到暫相依不嫌愛酒樽頻倒只怕題詩紙屢飛耿耿幽懷誰與惣徐徐細酌未應違從今更肯相過否幾誤風吹白版扉

次韻偶成

交情淡泊久彌新吏役縈纏日益紛香火社中真避世簿書叢裏强論文樽罍正及明蟾夜舟楫來隨早鴈羣世俗如君今有幾真將富貴等浮雲

中秋見月寄子瞻

西風吹暑天益高明月耿耿分秋毫彭城閉門青嶂合臥聽百步鳴飛濤使君攜客登燕子月色着人冷如水筵前不設皷與鐘處處笛聲相應起浮雲卷盡流金丸戲馬臺西山鬱蟠杯中淥酒一時盡衣上白露三更寒扁舟明日浮古汴回首逡巡陵谷變河吞巨野入長淮城沒黃流只三版明年築城城似山伐木爲堤堤更堅黃樓未成河已退空有遺蹟令人看城頭見月應更好河流深處今生草子孫幸免魚鼈食歌舞聊寬使君老南都從事老更貧羞見青天月照人飛鶴投籠不能出曾是彭城坐中客

次韻王鞏自詠

平生未省爲人忙貧賤安閑氣味長粗免趨時頭似葆稍能忍事腹如囊簡書見迫身今老樽酒聞呼首一昂欲挽天河聊自洗塵埃滿面鬢眉黃

次韻王鞏同飲王廷老度支家戲詠

白魚紫蟹早霜前有酒何須問聖賢上客遠來工緩頰雙鬟爲出小垂肩新傳大曲皆精絶忽發狂言亦可憐莫怪貧家少還往自須先辦買花錢

送王鞏之徐州

遨遊公卿間結交非不足高秋遠行邁黄泥没馬腹問君胡爲爾笑指籬間菊故人彭城守久作中朝逐詩書自娱戲樽俎當誰屬相望鶴頸引欲往龜頭縮前期失不遂浪語頻遭督黄樓適已就白酒行亦熟登高暢遠情戲馬有前躅篇章雜笑語行草爛盈幅歸來貯篋笥把玩比金玉吾兄别我久憂患欲誰告孤高多風霆彈射畏顛覆白頭日益新歲寒喜君獨紛紛衆草中冉冉凌霜竹恨我閉籠樊無由託君轂

次韻張恕九日寄子瞻

無限黄花簇短籬濁醪霜蟹正堪持坐曹漫爾誇勤瘁割肉何妨誚詆欺世外罇罍終自放俗間簿領莫相縻茱萸插遍知人少談笑須公一解頤王摩詰詩云遥知兄弟登高處徧插茱萸少一人

戲次前韻寄王鞏二首

白馬貂裘錦鬣羅離觴瀲灧手親持頭風欲待歌詞愈肺病甘從酒力欺不分歸心太忽草更憐人事苦縈縻相逢借問空長歎便捨靈龜看朶頤

細竹寒花出短籬故山耕耒手曾持宦遊塹比鳧鷖集歸計長遭句僂欺歌舞夢回空歷記友朋飛去自難縻悠悠後會須經歲冉冉霜髭漸滿頤

贈杭僧道潛

月中依松鶴露下抱葉蟬賦形已孤潔發響仍清圓潛師本江海浪迹遊市廛髭長不能翦衲壞聊復穿瘦骨見圖畫禪心離攀緣出言可人意一一皆自然問師藏何深不與世俗傳舊識髯學士從璉耆年塵埃既脱落文彩自精鮮落落社中人如我亦有旃柰何一相見撫卷坐長歎歸去勿復言山林信多賢

張安道生日二首

椿年七十二迴新蓬矢桑弧記此晨養就丹砂無上藥已超諸數自由身中年道路趨真境外物功名委世人今夜空庭香火罷定應星斗識天真

十載從公鬢似蓬羨公英氣老猶充生時别得星辰力晚歲仍加鼎竈功世事不堪開眼看勞生漸恐轉頭空問公試覓刀圭藥歲歲稱觴此日中

李鈞壽花堂并叙

尚書郎晉陵李公秉性直而和少從道士得養生法未五十去嗜欲老而不衰爲南都通守其西堂北牖下池生菖蒲開花三四芬馥可愛以書占之曰此壽考之祥也因名其堂曰壽花而余爲作詩記之

石上菖蒲十二節仙人服之好顏色根如蟠龍不可得葉中開花誰復識夫子自少讀道書年未五十嗜欲除河流通天非轆轤下入金鼎融爲珠一醉斗酒心自如鬼物窺覘驚睢盱菖蒲花開壽之符白髮變黑顏如朱它年三茆訪君廬拍手笑我言不虚

次韻子瞻題張公詩卷後

世俗甘枉尺所願求直尋不知一律詭大樂無完音

見利心自搖慮害安得深至人不妄言淡如朱絲琴悲傷感舊俗不類騷人淫又非避世翁閔嘿遽陽瘖嘐嘐晨雞鳴豈問晴與陰世人積寸木坐使高樓岑晚歲臥草廬誰聽梁甫吟宅年楚倚相儻能記愔愔

次韻廣州陳繹諫議和陳薦宋敏求二龍圖二首

曾送飛龍白日翔未應中路許還鄉鶴歸仍有當年伴松老知經幾度霜城下寶坊聊寄榻朝中振鷺舊成行相逢出處何須問五嶺清平十月涼右和彥升寓定力

琳宮清淨思悠哉頗似山林未肯迴五日趨朝真自適一樽無事得頻開董狐執筆何時易馬援征蠻未遽來奔走安閑誰定是都門攜手一徘徊右和彥升赴上醴泉

次韻王廷老寄子瞻

歌吹新成百尺臺青山臨水巧崔嵬佳人解作回文語狂客能鳴摻鼓雷擷菊傳杯醒復醉採菱盪槳去仍回新年聞欲相從飲春酒還須剩作醅

次韻頓起考試徐沂舉人見寄二首

齊楚諸生儼韡紳人人願得出君門銜枚勇銳驚初合棄甲須臾訐許奔細讀未辭燈損目久留終厭棘爲藩定應親刈翹中楚把卷喧呼半夜言

老年從事忝南京海內交遊尚記名怯見廣場心力破厭看細字眼花生新科未暇通三尺舊曲惟知有六莖空憶倚樓秋雨霽與君看遍洛陽城前舉與頓同試西京舉人

送李鈞郎中

君家毗陵本江南雖爲浙西終未甘風流秀發自不減氣質渾樸猶中含敲榜滿前但長嘯簿書堆案常清談湖中往往載畫舫竹下小小開茅庵歌吟髣髴類騷雅導引委曲師彭聃新茶潑乳睡方覺涤酒傾水醒復酣一朝揮手去不顧使我把袂心難堪扁舟水涸費牽挽瘦馬雪凍憂朝參一官來往似秋鷰薄俸包裹如春蠶東南乞麾尚可得白首誰念家無甔

送文與可知湖州

連持梁洋印久作溪山主深知爲郡樂但畏買茶苦來歸天祿閣坐守登聞鼓九重未明入百辟盈庭舞城南獨歸臥心事誰當語舊聞吳興勝試問天公取家貧橐裝盡歲莫輕帆舉苕溪淨多石弁嶺瘦無土湖藕雪冰絲山茶潑牛乳香粳飯玉粒鮮鯽鱠紅縷宮閑水精潔人寄畫屏住俗吏自難堪詩翁正當與從來思清絕况乃病新愈團團肘後丹矞矞胸中素高臥鎮夸俗清談靜煩訴應笑杜紫微湖亭但狂顧

喜雪呈鮮于子駿三首

發函寬大一封書臥閣雍容三日餘旋見雪花投夜落未應天意與人疎瓦乾淅淅初鳴霰畦潤漸漸想沒鉏高會梁園遺勝在早知詞賦似相如

春秋無麥自當書況復秋田水潦餘一雪端來救焦槁千箱乞與等親疎消殘溫癘曾非藥蝕遍陳根不用鉏猶恐遠村霑未足試呼農圃問何如

璽紙鋪庭幾誤書楊花糝逕未春餘積隨平野分高下舞信微風作密疎解使遊人似姑射仍令飛鳥變春鉏共驚天巧無能學造物無心本亦如

次韻文務光秀才遊南湖

料峭東風助臘寒汀瀅白酒借衰顏滿床書卷何曾讀數步湖光自不閑夢想綠楊垂後浦眼看紅杏照前山新春漸好君歸速不見遊人暮不還湖前小山日杏山

子瞻惠雙刀

彭城一雙刀黃金錯刀鐶脊如雙引繩色如青瑱玕開匣飛電落入手清霜寒引之置膝上凜然愁肺肝我衰氣力微覽鏡毛髮斑誓將斬鯨鯢靜此滄海瀾又欲戮犀兕永息行路難有志竟不從撫刀但長歎投刀淚如霰北斗空闌干歸來刈蓬蒿鉏田植芳蘭惜刀不忍用用亦非所便棄置塵土中坐使鋒刃刓床頭夜生光知有蛟龍蟠慚君贈我意時取一磨看

留守與賓客會開元龍興寺觀燈余有故不預中夜登南城而望

燈引雙旌萬點紅傾城車馬在城東使君行樂人人共勸客安眠夜夜同夢想笑談傾滿坐臥聞歌筦逐春風三更試上南樓看無限繁星十里中

欒城集卷第八

原书空白页

欒城集卷第九

詩七十首

春日耕者

陽氣先從土脉知老農夜起飼牛飢雨深一尺春耕
利日出三竿曉餉遲婦子同來相嫵媚烏鳶飛下巧
追隨紛紜政令曾何補要取終年風雨時

自柘城還府馬上

春色無人見茲行偶衆先柳黄新過雨麥緑稍鋪田
河潤兼冰散禽聲向日圓城池高受霧灘瀨暖生煙
送客情初惡還家意稍便旋聞夫事起已過佛燈然
簿領何時畢塵埃空自憐南湖漸可到早治木蘭船

次韻子瞻人日獵城西

將賢士氣振令肅軍聲悄晨登戲馬臺一試胡騣褭
城空巷無人里社轉相曉吾公庶無疾但恐園囿小
荆榛一焚蕩雉兎皆驚矯翩翩白馬將手把青絲挑
少小事邊徼斬刈輕茶蓼殿前賜鞍勒珂月明皎皎
自言得所事强暴無不了廟筭本詩書下策禁焚燎
當令百鍊剛甘就一指繞低回未嘗試坐被世人少
秋霜一朝下凌厲見鷙鳥爲君整驕惰重立纛苴表

送鮮于子駿還朝兼簡范景仁

蜀中耆舊今無幾相逢握手堪流涕勸遊潦倒不還
家舊俗陵遲真委地錢荒粟帛賤如土榷峻茶鹽不
成市詩書鄉校變古法節行故人安近利欲歸長恐
歸不得歸去相歡定誰是低徊有似羊觸藩眷戀僅
同雞擇米中山先生昔所愛南都攝尹私相喜窮冬
夜長一事無燈火相從夜深睡讀書萬卷老不廢感

寓百篇深有意俗吏惟知畏簡書窮途豈意逢君子
春風歸騎忽西顧平日高談應且止朝騎疋馬事朝
謁莫就一床尋夢寐猶有城西范蜀公買地城東種
桃李花絮飛揚酒滿壺談笑從容詩百紙紅塵暗天
獨不知白首相看兩無愧古人避世金馬門何必柴
車返田里

次韻秦觀見寄

東家有賢人西家苦相忽幽蘭委冰霜掩靄特未發
春風限芳菲爛熳安可汲東南信多士人物世不闕
考槃溪山間自獻恥干謁誰憐幽閑女豔色比南越
垂耳困鹽車捐金空買骨讀書謝世事閉門動論月
予生亦羈旅處世常卒卒誰令釣竿手强復此持笏
惟餘七尺軀空洞中無物時蒙好事過解榻聊一拂
野情樂江海夢想扁舟兀隱居便醉睡世路多顛蹶
榮華一朝事毀譽百年歇相勸沐咸池陽阿晞汝髮

次韻道潛見寄

蕭蕭華髮映衰容慚愧高僧歎不逢遊宦終身空處
處塵埃何日退重重已甘憔悴雞羣鶴猶勝劬勞旱
歲龍回首不堪膏火熱試求甘露洒青松

次韻王鞏元日

庭鵲營巢初一枝餘寒未便裌羅衣春風娜娜還吹
霰歲事駸駸已發機上國遨遊誰信老中年情味秖
思歸和詩應覺添新懶過盡長空鴈北飛

送將官歐育之徐州

輕衫駿馬走春風未識彭城氣象雄青山只在白門
外明月盡屬黄樓中五斗濁醪消永日一雙鳴鏑戲

晴空歸來笑殺幕府客閉戸看書滴滴窮

次韻答王鞏

君家當盛時畫戟擁朱戸中書十八年清明日方午
形容畫雲閣功業載盟府中庭三槐在遺迹百世睹
子孫盡豪俊豈類世寒寠胡爲久邅厄黽俛受侵侮
往來兩都間奔走未安土願言解纓紱歸去事農圃
嘉禾根未拔且忍俟甘雨拂衣走東皐此說吾不取
聊復放襟懷清談對僧塵躬耕未可言知田顧乃父

次韻子瞻過淮見寄兼簡孫奕職方三首

出處平生共江淮恨不來宦遊艮誤我老病賦懷哉
徇物終今世量書盡幾堆歸耕少憂患惟有仰春雷（蜀中謂田無水利者爲雷鳴田）
龜山昔同到松竹故依然紅印封鹹鼓黃罌分井泉
青天攜杖處晚日落帆偏無限相思意新詩句句傳

又

行役饒新喜臨川逢故人相看對泉石憐我在埃塵
會合終多故分張類有神南遊得如願夢想霅溪春

次韻王鞏留別

決策歸田豈世情網羅從此脫餘生請君速治雞黍
具待我同爲沮溺耕秋社相從釀錢飲日高時作叩
門聲茅廬但恐非君處籍籍朝中望已傾

次韻答孔武仲

白髮青衫不記年相逢一笑暫欣然誦詩亹亹鋸木
屑展卷駸駸下水船未肯尺尋分枉直自然鑿枘有
方圓閑官更似楊州學猶得昏昏晝日眠

送傅宏著作歸覲待觀城闕

膠西前輩鄭康成千載遺風及後生舊學詩書儒術
富兼通法律吏能精還家綵服頻爲壽得邑河壖喜
有兵民事近來多迫促弦歌聊試武城聲（律有鄭氏章句）

連雨不出寄張恕

麥熟蠶繅熱似烝雨傾三尺未爲淫洗清溝澮蚊蚉
靜沒盡蒲蓮沼沚深遺秉滿田驚朽腐移牀避漏畏
侵尋高閑秪有張公子臥聽蕭蕭打葉音

和子瞻自徐移湖將過宋都途中見寄五首

東武厭塵土彭門富溪山從兄百日留退食同躋攀
輕帆過百步船底驚雷翻肩輿上南麓眼界涵川原
愛此忽忘歸願見且三年我去已忽忽兄來亦崩奔
永懷置酒地遶郭多雲煙
我昔去彭城明日河流至不見五斗泥但見三竿水
驚風鬱飆怒跳沫高睥睨瀲灩三月餘浮沉一朝事
分將食魚鼈何暇顧隣里悲傷念遺黎指顧出完壘
繚堞對連山黃樓麗清泗功成始逾歲脫去如一屣
空使西楚氓欲語先垂涕
千金築黃樓落成費百金誰言史君侈聊慰楚人心
清秋吐明月白壁懸青岑晃蕩河漢高恍恨窗戸深
邀我三日飲不去如籠禽史君今吳越雖往將誰尋

又

欲買兩家田歸種三頃稻因營山前宅遂作泗濱老
奇窮少成事飽煖未應早願輸橐中裝田家近無報
平生百不遂今夕一笑倒宅年數畝宮懸知迫枯槁

又

梁園久蕪沒何以奉君遊故城已耕稼臺觀皆荒丘

池塘壓漠漠鴈鶩空遲留俗衰賓客盡不見枚與鄒
輕舟舍我南吳越多清流

次韻劉貢父登黃樓懷子瞻二首

青山開四面白水遶三禺野闊時聞籟人閑舊據梧
畫船留上客遺迹問田夫事少日常飲才疏世未須
決河初薦至勝事偶相俱燕子卑無取滕王遠可橅
飛濤隱睥睨落日麗浮圖同舍新持節專城敢遽呼
未迎行部駕已放下淮艫試問登消暑如何楚與吳吳興有消暑樓

再和

藹藹才名世駸駸日轉禺一時同接淅平昔共棲梧
攬轡真壯士擁旄良丈夫塵埃脫緇綬水石慰霜須
勝地來相失清樽未暇俱射餘空見帖鑄罷秖觀橅
歸計何當決徂年貴早圖檻中終爲食轅上恥聞呼
顧我千羊毳平生一釣艫微官不須滿也復試遊吳

陪杜充張恕鴻慶宮避暑

至後雨如瀉晴來熱更多簿書霑汗垢巖石思藤蘿
賴有祠官靜時容俗客過老郎無不可公子亦能和
道勝還相接禪迷屢見訶清涼生絕念煩暑散沉痾
古木便張幄鳴禽巧當歌桃香呈絳頰瓜熟裹青羅
飯細經脣滑茶新到腹廞劇談時自笑飽食更無它
適意未應厭後遊真若何宮居鄰曲沼田畎助清波
晚照明疎柳微風響衆荷輕舟尚可載小雨試漁蓑

宋城宰韓秉文惠日鑄茶

君家日鑄山前住冬後茶芽麥粒麄磨轉春雷飛白
雪甌傾錫水散凝酥谿山去眼塵生面簿領埋頭汗
匝膚一啜更能分幕府定應知我俗人無

次前韻

龍鸞僅比閩團釅鹽酪應嫌北俗麄採愧吳僧身似
腊點須越女手如酥舌根遺味輕浮齒腋下清風稍
襲膚七盌未容留客試瓶中數問有餘無

答孔武仲

飛霜委中林不廢長松綠驚風振川野未省勁草伏
我貧客去盡君來常不速愧君贈桃李永願報瓊玉
我性本山林苦學筆空禿驊騮塞康莊病足顧難逐
錦文銜華藻敝褐非所續家有五車書恨不十年讀
濟南昔相遇我齒三十六談諧傾蓋間還往白首熟
從君飲濁酒過我飯脫粟西湖多茭葑白晝下鴻鵠
城西野人居柴門擁脩竹後車載鴟夷下馬瀉醽醁
醉眠臥荒草空洞笑便腹疎狂一如此豈望世收錄
別來今幾何歸期已屢卜西南有薄田茅舍清溪曲
耕耘三男子伏臘當自足君能遠相尋布衣巾一幅

送吳思道道人歸吳興二絕

一去吳興十五年東歸父老幾人存惠山唯有錢夫
子一寸閒田曉日曒
遨遊海上冀逢人宴坐山中長閉門去住只今誰定
是相逢一笑各無言

次韻答陳之方秘丞

南山李將軍疋馬獨行獵田中射虎豹後騎不容躡
丈夫貴自遂老大饒驚懾飄搖天地間自視如一葉
故人多東南願作扁舟涉忽蒙長篇贈幸此傾蓋接
時世尚新奇詩書存舊業南風吹清汴西去無停楫

恨不留君談一使衆坐厭新詩苦清壯欲和再三怯
東都多名卿投刺日盈笈一言茍合意富貴出旬浹
行看文石階高談曳長裾辱贈但茫然知君念疲薾

登南城有感示文務光王適秀才

幽憂隨秋至秋去憂未已南城試登望百草枯且死
落葉投人懷驚鴻四面起所思不可見欲往將安至
斯人定誰識顧有二三子清風皎氷玉滄浪自湔洗
竊脂未嘗觳南箕儻微似網羅一張設投足遂無寄
田深狡兎肥霜降鱸魚美造形悼前失式微慙往士
憧憧畝丘道歲晚嗟未止西山有茅屋鉏耰本吾事

張公生日（是歲己未初致仕）

少年談王霸英氣干斗牛中年事軒冕徇世仍多憂
晚歲探至道眷眷懷林丘今年乞身歸始與夙昔酬
高秋過生日真氣茲一周觀心比孤月視世皆浮漚
表裏一蝸明萬物不能留顧謂憧憧人斯樂頗曾不
嗟我本俗士從公十年遊謬聞出世語俛作籠中囚
俯仰迫憂患欲去安自由問公昔年樂孰與今日優
山中許道士非復長史儔腹中生梨棗結實從今秋

次韻答張耒

客舟逝將西日夜西北風維舟罷行役坐令鬢如蓬
偶從二三子步上百尺臺雲煙遍原隰敞怳令人哀
山中難久居浮沉在城郭欲學楊子雲避世天祿閣
浮木寄流水行止非所期何須自爲計水當爲我移
外物不可必惟此方寸心心中有樂事手付瑟與琴
夜吟感秋詩惜此芳物零幽人亦多思起坐再三聽
白駒在空林餠罄有恥罍盡我一杯酒愁思如雲頽

次王適韻送張耒赴壽安尉二首

綠髮驚秋半欲黃官居無處覓林塘浮生已是塵勞
侶病眼猶便錦繡章羞見故人梁苑廢夢尋歸路蜀
山長憐君顧我情依舊竹性蕭疎未受霜
魏紅深淺配姚黃洛水家家自作塘遊客賈生多感
慨閑官白傅足篇章山分少室雲煙老宮廢連昌草
木長路出嵩高應少駐孱顔新過一番霜

次韻張耒見寄

相逢十年驚我老雙鬢蕭蕭似秋草壺漿未洗兩脚
泥南轅已向淮陽道我家初無負郭田茅廬半破蜀
江邊生計長隨五斗米飄搖不定風中煙茹蔬飯糗
不願餘茫茫海內無安居此身長似伏轅馬何日還
爲縱壑魚憐君與我同一手微官骯髒羞牛後請看
插版趨府門何似曲肱眠甕牖中流千金買一壺櫝
中美玉不須沽洛陽榷酒味如水百錢一角空滿盂
縣前女几翠欲滴吏稀人少無晨集到官惟有懶相
宜臥看南山春雨濕

次韻王適兄弟送文務光還陳

三君皆親非復客執手河梁我心惻倚門耿耿夜不
眠挽袖匆匆有難色君歸使我勞魂夢落葉鳴堦自
相擁君家西歸在新歲此行未遠心先恐故山萬里
知何許我欲因君亦歸去清江髣髴釣魚船脩竹平
生讀書處青衫白髮我當歸咀噍式微慙古詩少年
勿作老人調被服榮名慰所思

次韻張芻諫議燕集

淮陽臥閤生清風梁園坐嘯囹圄空不知何術解髖

髀但覺羈客忘樊籠樽罍灑落談笑地塵埃脫去文書簿清心漸欲無一事少年空記揮千鍾近傳移鎮股肱郡復恐入覲明光宮人生聚散不可料一杯相屬時方冬浮陽似欲作飛霰想見觀闕瓊花中孝王會集猶可繼莫嫌作賦無枚翁聖民昔知陳州余嘗從之遊矣

臘雪五首

長恐冬無雪今朝忽暗空細聲聞簌簌遠勢望濛濛濕潤猶兼雨傾斜半雜風豐登解多事歡喜助三農

又

驕陽不能久密雪自相催急霰初鳴瓦飛花旋集臺着人消瘴疫覆麥長根荄欲試樽中物門前問客來

又

久有歸耕意西山百畝田雪來殊不惡酒熟自相便一被簪裳裹長遭羅網牽飛雲迫殘臘愁思渡今年

又

憂愁不可緩風雪故相撩試問五斗米能勝一束樵耕耘終亦飽哺啜定誰邀寒暑不須避傾危且自遙

又

雪霜何與我憂思自傷神忠信亦何罪才名空誤身歸來聊且止老去莫逢嗔樽酒他年事相看醉此晨

次韻王適雪晴復雪二首

驕陽得一雪踰尺應更好晨興視窻隙驚見晴霞杲九衢無停迹狠籍須一掃空餘浩然氣凜凜接清昊餘寒薄虛室一靜解羣燥晨炊晚未供客饋慙草草試脫身上衣行問酒家保孤吟擊槁木大笑稱有道人生但如此富貴何用禱所思獨未見耿耿屬懷抱

又

同雲自成幄飛雪來無根一爲清風卷坐見東方暾重陰偶復合飛霰滿南軒油然青春意已見出土萱老病一不堪惟恃濁酒溫開戶理松菊掃蕩無遺痕卷舒朝夕間誰識造化元乾坤本何施中有神怪奔萬物極毫末顛倒何足掀老農但知種荷鉏理南園

送呂由庚推官得替還洛中二首

君家相國舊元勳凜凜中丞繼後塵談笑二年同幕府風流一倍愈它人南都去後少佳客西洛歸來多老臣我亦宦遊無久意他年松竹許相鄰

洛水留人一向乾雪泥溢路十分寒送行我豈無樽酒多難君知久鮮歡回首秖應憐老病凌風爭看試輕翰到家定見嵩陽老問我衰遲未解官司馬君實提舉嵩山崇福宮

四十一歲歲莫日歌

小兒不知老人意賀我明年四十二人生三十百事衰四十已過良可知少年讀書不曉事坐談王霸了不疑脂車秣馬試長道一日百里先自期不知中途有陷穽山高日莫多棘茨長裾大袖足鉤挽却行欲返筋力疲蝮蛇當前猛虎後脫身且免充朝飢歸來掩卷淚如雨平生讀書空自誤山中故人一長笑布衣脫粟何所苦古人知非不嫌晚朝來聞道行當返四十一歲不可言四十二歲聊自還

次韻子瞻繫御史獄賦獄中榆槐竹柏

秋風一何厲吹盡山中綠可憐凌雲條化爲樵夫束凜然造物意豈復私一木置身有得地不問直與曲

青松未必貴枯榆還自足紛然落葉下蕭條愧華屋
榆
盛衰日相尋循環何曾歇攀條擥柔荑回首驚脫葉
綠槐陰最厚零落今存莢千林一枯槁平地三尺雪
槐
草木何足道盈虛視新月微陽起泉下生意未應絕
故園今何有猶有百竿竹春雷起新萌不放牛羊觸
雖無朱欄擁不見紅塵辱清風時一過交戛響鳴玉
淵明避紛亂歸嗅東籬菊嗟我獨何爲棄此北窗綠
竹
曲如山下藤脆若溪上葦春風一張王秋霜死則已
胡爲南澗中辛勤種柏子上枝撓雲霓下根絞石齒
伐之爲梁棟歲月旦晚矣白首閱時人君看柱下史
柏

次韻子瞻贈張憨子

得罪南來正坐言道人閉口意深全天遊本自有真樂羿彀誰知定不賢構火暾暾初吐日飛流袞袞旋成川此心此去如灰冷肯更逢人問復然

過龜山

再涉長淮水驚呼十四年龜山老僧在相見一茫然僧老不自知我老私自憐驅馳定何獲少壯空已捐掉頭不見答笑指岸上船人生何足云陵谷自變遷當年此山下莫測千仞淵淵中械神物自昔堯禹傳帆檣避石壁風雨隨香煙爾來放冬汴冷沙漲成田褰裳六月渡中流一帶牽俯首見砂礫羣漁捕魴鱮父老但驚歎此理未易原何況七尺軀不爲物所旋衆形要同盡獨有無生全百年爭奪中擾擾誰相賢

放閘二首

畫舫連檣住清流汎閘平忽看銀漢落仍聽夏雷驚正柂遲迴久開頭取次輕滯留初一快奔駛忽如傾不識風濤恐聊同枕席行行逢賤魚稻飽食慰平生

又

閘空非有礙水靜爲誰興開閉偶然異喧豗自不勝淵停初鏡淨勢轉忽雲崩脫隘尙容與投深益沸騰玉山紛破碎陣馬急侵陵挾版千鈞重浮舟萬斛升岸搖將落木魚困或投罾洶湧曾誰止蕭條遠欲凝力爭知必折少待亦何能一發臨流笑微言早服膺

次韻王適細魚

羣魚一何微僅比毛髮大嬉遊極草草鬚鬣自箇箇造物賦羣形偶然如一唾呑舟雖云巨其樂不相過若言無性靈還知避船柂

高郵別秦觀三首

濛濛春雨濕邗溝蓬底安眠晝擁裘知有故人家在此速將詩卷洗閑愁

筆端大字鴉棲壁袖裏清詩句琢冰送我扁舟六十里不嫌罪垢汙交朋

高安此去風濤惡猶有廬山得縱遊便欲攜君解船去念君無罪去何求

召伯埭上斗野亭

細雨添春色微風淨牐流徂年半今世生計一扁舟飲食隨魚蟹封疆入斗牛江波方在眼轉覺此生浮

次韻鮮于子駿遊九曲池

天高山近海春盡草生池禾黍多新恨川原自昔時花存故苑麗樵出舊城隳莫望瓜洲渡曾經駐佛貍

揚州五詠

九曲池

愁老清彈怨廣陵隋家水調繼哀音可憐九曲遺聲盡惟有一池春水深鳳闕蕭條荒草外龍舟想像綠楊陰都人似有興亡恨每到殘春一度尋

平山堂（歐陽永叔所建）

堂上平看江上山晴光千里對憑欄海門僅可一二數雲夢猶吞八九寬簷外小棠陰蔽芾壁間遺墨涕汍瀾人亡坐使風流盡遺構仍須子細觀

蜀井（在大明寺）

信脚東遊十二年甘泉香稻憶歸田行逢蜀井恍如夢試煑山茶意自便短綆不收容盥濯紅泥遠置亦清鮮早知鄉味勝爲客遊宦何須更着鞭

摘星亭（迷樓舊址）

闕角孤高特地迷迷藏渾忘日東西江流入海情無限莫雨連山醉似泥夢裏興亡應未覺後來愁思獨難齊只堪留作遊觀地看遍峯巒處處低

僧伽塔

山頭孤塔閟真人云是僧伽第二身處處金錢追晚供家家蠶麥保新春欲求世外無心地一掃胸中累劫塵方丈近聞延老宿清朝留客語逡巡

題杜介供奉熙熙堂

門前籍籍草生徑堂上熙熙氣吐春遮眼圖書聊度日放情絲竹最關身年來頻脫烏皮几客去時乾漉酒巾卜築城中移榜就休心便作廣陵人

遊金山寄揚州鮮于子駿從事邵光

揚州望金山隱隱大如幞揭來長江上孤高二千尺僧居厭山小面面貼蒼石虛樓三百間正壓江潮白清風斂霽霧曉日曜金碧直侵魚龍居似得鬼神役我行有程度欲去空自惜風吹渡江水山僧午方食波瀾洗我心筍蕨飽我腹平生足遊衍壯觀此云極鐵甕本誰安海門復誰植東南遞隱見遙與此山匹茲遊幾不遂深愧幕府客歸時日已莫正直江月黑顧視天水并坐恐星斗濕使君何時罷登覽不可失

初至金陵

山川過雨曉光浮初看江南第一州路繞匡盧更南去懸知是處可忘憂

欒城集卷第九

原书空白页

詩九十六首

和孔武仲金陵九詠

白鷺亭

白鷺洲前水奔騰亂馬牛亭高疑欲動船去似無憂
洶湧山方壞澄清練不收中秋誰在此明月滿城頭

覽輝亭

城裏最高處坡陁見一城山多來有緒江遠靜無聲
歌吹風前度樓臺雨後明風光同楚蜀聊此慰平生

鳳凰臺

鳳鳥久不至斯臺空復高何年種梧竹特地翦蓬蒿
白水來無際青山轉幾遭南遊且未返江海共滔滔

天慶觀

興廢不可必冶城今靜祠松聲聞道路竹色淨軒墀
江近風雲改亭深草木滋孤墳弔遺直狂闇閔元規

卞壼墓在觀側

高齋

金陵佳處自無窮使宅幽深即故宮樓殿六朝遺燼
後江山百里舊城中兩餘尚有金鈿落月出長窺粉
堞空看盡一城懷古地茲遊恨不與君同

此君亭在華藏寺

綠竹不可數孤亭一倍幽色分巖石潤梢出澗松修
雪節寒方見春萌旱不抽故山多此物長恨未歸休

見江亭在蔣山

江水信浩渺連山巧蔽虧端能上嶮絕故自識津涯
滅沒檣竿度飄搖鷺羽遲何人倚舟望亦愛此峯危

定林院

定林兩山間崖木生欲合茅屋倚巖隈重重陰清樾
晨齋取旁寺生事信幽絕吾人定何爲常欲依暖熱

八功德泉

君言山上泉定有何功德熱盡自清涼苦除即甘滑
頗遭遊人病時取破匏挹煩惱雖云清凜然終在臆

遊鍾山

江南四月如三伏北望鍾山萬松碧杖藜試上寶公
龕衆壑秋聲起相襲青峯回抱石城小白練前橫大
江直石梯南下俯城闉松徑東蟠轉山谷喬林無風
聲如雨時見遊僧石上息行窮碧澗一庵巖坐弄清
泉八功德歸尋晚飯衆山底困臥定林依石壁朝遊
不知澗谷遠莫歸但覺穿雙屐老僧一身泉上住十
年掃盡人間迹客到唯燒柏子香晨飢坐待山前粥
丈夫濟時誠妄語白首居山本良策茹蔬飯糗何足
道純灰洗心聊自滌失身處世足愆尤愧爾山僧少
憂責

郭祥正國博醉吟庵

姑熟溪頭醉吟客歸作茅庵劣容席團團鵠卵中自
明窗前月出夜更清醉吟自作溪上語不學擁鼻雒
陽生詩成付與坐中讀知有清溪可終日作詩飲酒
聊復同誰來共枕溪中石圓天方地千萬里中與此
間大相似嚚然一息不自停水火雷風相滅起直須
只作此庵看歌罷曲肱還醉眠不用騎鯨學太白東
入滄海觀桑田

湖陰曲

老虎穴中卧獵夫不敢窺騂騮服箱驂盜驪巡城三匝漫不知帳中晝夢日遶壁驚起知是黃須兒馬鞭七寶留道左猛士徘徊不能過遺矢如冰去已遙明日神兵下赤霄荒城至今人不住狐兔驚走風蕭蕭

舟次大雲倉回寄孔武仲

一風失前期十日不相見君帆一何駛去若乘風箭我舟一何遲出沒蔽葭亂甕中有白糟床上有黃卷妻孥不足共思子但長嘆池陽重相遇撫手成一粲先行復草草回首空眷眷人生類如此遲速亦何算一見誠偶然四海良獨遠相期廬山陰把臂上雲巘

池州蕭丞相樓二首

遶郭青峯睥睨屯入城流水縠文翻樓成始覺江山勝人去方知德業尊坐久浮雲霾後嶺酒醒飛雪變前村我來邂逅公歸國猶喜登臨共一樽池守滕元發時將解去

丞相風流直至今朱欄仍對舊山林奔馳軒冕身何有跌宕圖書意最深松遶城頭風瑟縮江浮山外氣陰森三年不起南還想應有前人識此心

過九華山

南遷私自喜看盡江南山孤舟少僮僕此志還復難局促守破窻聯翩過重巒忽驚九華峯高拱立我前蕭然九仙人縹緲凌虛煙碧霞爲裳衣首冠青琅玕揮手謝世人可望不可攀我行竟草草安能拍其肩但聞有高士卧聽松風眠松根得茯苓狀若千歲黿煑食一朝盡終身棄腥羶腹背生綠毛輕舉如翔鸞相逢欲借問已在長松端何年脫罪罟出處良自便芒鞋挂藤杖逢山即盤桓斯人未可求巖室儻復存

佛池口遇風雨

長江五月多風暴欲行先看風日好此風忽作東南來陰雲如湧撥不開驚雷往還轉車轂狂波低昂起坑谷中流一葉那復持卷舒已付天公知解帆轉柁不容語佛池口中幸可住須臾急雨變昏霾柁師喜賀風已回澄豁不動縈白練老木蒼崖蔚葱蒨繫舟茅屋得青蔬試問釣船還有魚開樽引滿向妻子明日復行未須怖陰陽開闔良等閑扁舟誰令乘嶮艱

舟次磁湖以風浪留二日不得進子瞻以詩見寄作二篇答之前篇自賦後篇次韻

慙愧江淮南北風扁舟千里得相從黃州不到六十里白浪俄生百萬重自笑一生渾類此可憐萬事不由儂夜深魂夢先飛去風雨對床聞曉鍾

西歸猶未有菟裘擬就南遷買一邱舟楫自能通蜀道林泉真欲老黃州魚多釣戶應容貰酒熟鄰翁便可留從此莫言身外事功名畢竟不如休

黃州陪子瞻遊武昌西山

千里到齊安三夜語不足勸我勿重陳起遊西山麓西山隔江水輕舟亂鳧鶩連峯多回溪盛夏富草木杖策看萬松流汗升九曲蒼茫大江湧浩蕩衆山蹙上方寄雲端中寺倚巖腹清泉類牛乳煩熱須一掬縣令知客來行庖映脩竹黃鵝時新煑白酒亦近熟山行得一飽看盡千山綠幽懷苦不遂滯念每煩促歸舟浪花暝落日金盤浴妻孥寄九江此會難再卜君看孫討虜百戰不搖目猶憐江上臺高會飲千斛

巾冠墮臺下坐使張公哭異時君再來攜被山中宿

將還江州子瞻相送至劉郎洑王生家飲別

相從恨不多送我三十里車湖風雨交（晉車武子故居其水曰車湖）松竹相披靡繫舟枯木根會面兩王子嘉眉雖異郡雞犬固猶邇相逢勿空過一醉不須起風濤未可涉隔竹見奔駛渡江買羔豚收網得魴鯉朝畦甘瓠熟冬盎香醪美烏菱不論價白藕如泥耳誰言百口活仰給一湖水奪官正無賴生事應且爾卜居請連屋扣戶容屣履人生定何爲食足真已矣愆尤未見雪世俗多相鄙買田信良計蔬食期沒齒手持一竿竹分子長湖尾

赤壁懷古

新破荆州得水軍鼓行夏口氣如雲千艘已共長江險百勝安知赤壁焚觜距方强要一鬬君臣已定勢三分古來伐國須觀釁意突成功所未聞

自黃州還江州

身浮一葉返溢城凌犯風濤日夜行把酒獨斟從睡重還家漸近覺身輕岸回樊口依俙見日出廬山紫翠橫家在庾公樓下泊舟人遥指岸如頳（江州城下土赤如赭）

江州五詠

射蛟浦

萬騎巡遊遍千帆破浪輕射蛟江水赤教戰越人驚山轉樓船影岸催連弩聲祈招無爲賦酣寢盡平生（浦上積水相傳漢武教樓船於此）

浪井

江波浮陣雲岸壁立青鐵胡爲井中泉湧浪時驚發水性本無定得止自澄澈誰爲女媧手補此天地裂

庾樓

元規情不薄上客有殷生夜半酒將罷公來坐不驚舞翻江月迥談落塵毛輕塵世風流盡高樓空此名

東湖

讀書廬山中作郡廬山下平湖浸山腳雲峯對虛榭紅蕖紛欲落白鳥時來下猶思隱居勝亂石驚湍瀉（李勃隱居廬山泉石奇勝今棲賢寺其故居也及爲九江太守始營東湖風物可愛）

琵琶亭

溢江莫雨晴孤舟暝將發夜聞胡琴語展轉不成別草堂寄東林雅意存北闕潸然涕泗下安用無生說

不到東西二林

山北東西寺高人永遠師來遊亦前定回首獨移時社散白蓮盡山空玄鶴悲何年陶靖節溪上送行遲

遊廬山山陽七詠

開先瀑布

山上流泉自作溪行逢石缺瀉虹霓定知雲外波瀾闊飛到峯前本末齊入海明河驚照曜倚天長劍失提攜誰來臥枕莓苔石一洗塵心萬斛泥

漱玉亭

山回不見落銀潢餘溜喧豗響石塘目亂珠璣濺空谷足寒雷電繞飛梁入瓶銅鼎春茶白接竹齋廚午飯香從此出山都不棄滿田秔稻插新秧

簡寂觀

山行但覺鳥聲殊漸近神仙簡寂居門外長溪淨客足山腰苦筍助盤蔬喬松定有藏丹處大石仍存拜

斗餘弟子蒼髯年八十養生世世授遺書

歸宗寺

來聽歸宗早晚鐘疲勞懶上紫霄峯墨池漫疊溪中石白塔微分嶺上松佛宇爭推一山甲僧廚坐待十方供欲遊山北東西寺巖谷相連更幾重（此寺王逸少所置云有墨池在焉）

萬杉寺

萬本青杉一手栽滿堂白佛九天來（仁宗初年有僧手種萬杉特爲建此寺仍以禁中佛賜之）涓涓石溜供廚足矗矗山屏遶寺開半榻松陰秋簟冷一杯香飯午鐘催安眠飽食平生事不待山僧喚始迴

三峽石橋

三峽波濤飽泝沿過橋雷電記當年江聲髣髴瞿唐口石角參差灧澦前應有夜猿啼古木已將秋葉作歸船老僧未省遊巴蜀松下相逢問信然

白鶴觀

五老相攜欲上天玄猿白鶴盡疑仙浮雲有意藏山頂流水無聲入稻田古木微風時起籟諸峯落日盡生煙歸鞍草草還城市慙愧幽人正醉眠

南康阻風遊東寺

欲涉彭蠡湖南風未相許扁舟厭搖蕩古寺慰行旅重湖面南軒驚浪卷前浦霏微雪陣散顛倒玉山舞一風輒九日未悉土囊怒百里斷行舟仰看飛鴻度故人念征役一飯語平素竹色淨飛濤松聲亂秋雨我生足憂患十載不安處南北已兼忘遲速何須數

寄題陳憲郎中竹軒

家有脩篁綠滿軒趨庭詩禮舊忘言凌霜自得良朋友過雨時添好子孫試翦輕筠扶野步旋收涼葉煮清樽風流共道勝桑梓鄰里何妨種百根

次韻孔武仲到官後見寄

舉棹同千里繫舟時一言共嗟蓬作屋願就席爲門行役身先困征商思益昏僅同登壟斷何止服車轅

次韻筠守毛維瞻司封觀修城三首

北垣荆棘舊成堆留待公來次第開車馬已通城下路榛蕪盡付冶家灰異時碧瓦千門合應記紅旌百度來自笑禪諶便曠野肩輿飛蓋許追陪

撥棄案頭文字堆曉晴山色四門開究懷民事老雖壯俛首山城心已灰荆棘燒殘桑柘出狐貍去盡犬雞來規模先遣通蹊隧後乘應容衆客陪

山腳侵城起阜堆遶城徼道斬新開闉闍半壞驚湖信隍壍初深見劫灰蟻聚千夫曾幾日鱗差萬瓦看將來史君才力輕山郡朝論行聞急召陪

次子瞻夜字韻作中秋對月二篇一以贈王郎一以寄子瞻

平明坐曹黃昏歸終歲得閑惟有夜已邀明月出牆東更遣清風掃庭下城上青鬟四山合門前白練長江瀉誰家高會吹參差鄰婦悲歌春罷亞二年憂患今已過一夜清光天所借西京詩句出蘇李南國風流數王謝已隨孤棹去中原肯顧新科求上舍讀書本自比嵇鍛學劍要須問曹蔗清觴灩灩君莫違佳句駸駸予已怕狂夫猖狂終累人不返行遭親黨罵

又

十年秋月照相思相從秖有彭門夜露侵笳鼓思城闕寒迫魚龍舞潭下厭厭夜飲歡自足落落襟懷向人瀉秋深河來巨野溢水乾樓起滕王亞北海孔公雖好客河內寇君那得借是非朝野忽紛紜得喪芳菲一開謝明月多情還入門流水何知空遶舍晨餐江市富鱸魴夜宿山村足梨蔗坐隅鵩鳥不須問牆外蝮蛇猶足怕婁公見唾行自乾馮老尚多誰定駡

次韻王適食茅栗

相從萬里試南餐對案長思苜蓿盤山栗滿籃兼白黑村醪入口半甜酸久聞牛尾何曾識竊比雞頭意未安故國霜蓬如盌大夜來彈劍似馮驩

過毛國鎮夜飲

風格照人華省郎江山遶郭古仙鄉漫傳鉛鼎八百歲未比金釵十二行不動歌聲人已醉旋聞詩句夜初長簿書撥盡知餘力道院清虛頃未嘗

次韻毛國鎮趙景仁唱和三首一贈毛一贈趙一自詠

治劇從容緩策銜鈴軒無事日清談隼旗畫戟明千里紙帳繩床自一庵金奏屢陳容客和玉山不動看賓酣我來邂逅逢寬政忘卻漂流身在南

一紙新詩過鴈銜醒然何異接君談奉親魚蟹兼臨海退食琴書定有庵一別經年真似夢多憂不飲亦如酣共君友契非今日蔽芾棠陰自劍南

遠謫江湖舳尾銜到來辛苦向誰談畏人野鶴長依嶺厭事山僧秖住庵黃雀頻來成一飽白醪新熟喜初酣疎頑近日尤堪笑坐任飄風去自南

再和三首

穴鼠何須窶藪銜麤官不用苦高談夜傾綠蟻風吹竹晝擁黃紬雪覆庵每作微詞還自笑偶慚餘潤亦成酣公詩精絕非倫擬自古騷人盡在南

燕巢泥土一春銜慙愧封侯止立談舊隱尙聞存竹徑歸休但要葺茅庵釣船夢想沿溪泛酒盞遙思向日酣強欲遲留依幕府吳公行恐召河南

天教窮困欲誰銜生事那須一一談自笑豐年塵滿甑不堪雨後菌生庵士師憔悴經三黜陶令幽憂付一酣它日歸耕若相憶尺書頻寄北山南

次韻王適州學新修水閣

黃鐘巨挺兩舂容何幸幽居近學宮坐對江山增浩氣力追齊魯欲同風頌詩聞道求何武家法行看試左雄欲伴少年遊矍相奔軍慙愧恐詞窮

次韻毛君九日

山腳侵城盡是臺登高處處喜崔嵬手拈霜菊香無奈面拂江風酒自開幕府樽罍雲裏集民家歌吹靜中來定知勝卻陶彭澤悵望籬邊白日頹

次韻毛君感事書懷

種棠經歲便成科秋雨調勻氣漸和才力有餘嫌事少風情無限覺詩多長松更老仍添節古井雖深自不波宴坐山房人豈識一樽聊且慰蹉跎

次韻毛君見督和詩

新詩落紙一城傳顧我疎蕪豈足編它日杜陵詩集裏韋迢略見兩三篇

次韻毛君山房遺興

欲就陽崖暖新開石磴斜誰言太守宅自是野人家燕坐收心鑑冥觀閱界沙退公長寂寞外物自喧譁缺逕移松補斜陽種竹遮白雲生後礎孤鶩伴殘霞破悶時尋鶴呼眠亦任鴉喜聞糟出甕屢問菊開花古井元依斗丹砂舊養芽蚯蚓頻上案猿狖巧分樝客到扁舟遠年侵兩鬢華心搖掛風旆眼暗隔輕紗強撥横肱睡來從插版衙隱居慙棄擲勝地每咨嗟頑鈍終何取彫磨豈復加焦先夙所尚圜舍恰如蝸

和胡教授蒙太守策試諸生

著籍初同闕里多釆芹先致魯風和欲將大策觀胸膽盡召中堂列鴈鵝終日正言何忌諱幾人餘力尚委蛇豈惟太守知爲政仍見先生善設科

和毛君州宅八詠

鳳凰山

山川蟠踞偶成形威鳳低回久未行更種梧桐真可致高飛性似伯夷清

披仙亭

仙翁舊住蜀江邊千歲歸來一鶴翩城郭已非人事改淒涼遺迹但披仙

方沼亭

池上茅簷覆水低早來秋雨尙虹霓敗荷折葦飛鴻下正憶漁舟泊故溪

翠樾亭

一夜飛霜點綠苔曉庭黃葉掃成堆簷間翠樾彫疏盡却放牆東好月來

李八百洞

洞府山川百里賒洞門藤蔓鎖煙霞神仙不與人間異弟妹還應共一家

煉丹井

鑿井燒丹八百年塵緣消盡果初圓石床蘚蝕人安在綠水團團一片天

磨劍池

神仙鑄劍本無硎岸石斑斑尙鐵鉎天上少年仍狡獪不須還爾對方平

山房

岸幘攜筇夜夜來蒲團紙帳竹香臺直須覓取僧爲伴更爲開菴斸草萊

次韻毛君病中菊未開

病肺秋深霧雨傷舊繒故絮喜清涼菊花金粟未曾吐桂酒鵝兒空自黃草木亦知年有閏風霜漸近月方陽（十月爲陽）得詩聞道維摩病欲到毗耶言已忘

雨中宿酒務

微官終日守糟缸風雨淒涼夜渡江早歲謬知儒術貴安眠近喜壯心降夜深唧唧醅鳴甕睡起蕭蕭葉打窗阮籍作官都爲酒不須分別恨南邦

次韻毛君經旬不用鞭扑

共喜秋深酒未醇官曹休假不須旬政寬境內棠陰合訟去庭中草色新不惜牛刀時一割已因饑鼠發千鈞歲終誰爲公書考豈止江西第一人

次韻李撫辰屯田修州門

六月江濤壁壘頹蒼崖翠甓就新臺咄嗟雙闕還依舊咫尺羣山信有材畫戟風生兩衙退飛橋日出萬

人來不因毀圮催興築誰見雍容治劇才

飲酒過量肺疾復作

朝蒙麴塵居夜傍糟床臥鼻香黍麥熟眼亂瓶罌過囊中衣已空口角涎虛墮啜嘗未云足盜飲恐深坐使君信寬仁高會慰寒餓西樓適新成明月猶半破擁簷青山橫拂檻流水播雕盤貯霜實銀盎薦秋糯共言文字歡豈待紅裙佐惟知醍醐滑不悟頗羅大夜歸肺增漲晨起脾失磨情懷忽牢落藥餌費調和衰年足奇窮一醉仍坎坷清樽自不惡多病欲何奈聞公話少年舉白不論箇歌吟雜嘲謔笑語爭掀簸平明起相視銳氣曾未挫達人遺形骸駑馬懷豆莝不知逃世網但解憂歲課不見獨醒人終費招魂些

衢州趙閱道少師濯纓亭

掛冠纓上已無塵猶愛溪光碧照人點檢舊遊黃石在掃除諸念白鷗親一樽父老囊金盡三逕松筠生事貧宅日南公數人物丹青添入縣圖新

茶花二首

黃蘗春芽大麥麤傾山倒谷採無餘久疑殘枿陽和盡尚有幽花霰雪初耿耿清香崖菊淡依依秀色嶺梅如經冬結子猶堪種一畝荒園試爲鉏

細嚼花鬚味亦長新芽一粟葉間藏稍經臘雪侵肌瘦旋得春雷發地狂開落空山誰比數烝烹來歲最先嘗枝枯葉硬天真在踏遍牛羊未改香

次韻毛君山房即事十首

案牘希踈意自閑夜闌幽夢曉方回青苔紅葉騷人事時見詩筒去又來

東晉仙人借舊山定應天意許公閑郡人欲問史君處笑指峯巒紫翠間

蛩知秋候時鳴壁香礙蒲簾不出門隱几無言心有得南窗晴日暖侵軒

溪山付與醉中仙美酒何曾斗十千就得江邊賤魚稻閑官未用苦相憐

忘身先要解忘名分別須臾起不平請看早朝霜入屨何如臥聽打衙聲

禽哢秋來不復圓桐陰霜後亦成穿黃花強欲招酣飲白髮偏工報老年

邂逅清歡屢不期病來無奈羽觴飛醉乘籃轝江邊去長伴漁舟月下歸

醉裏題詩偏韻惡秋來勸酒盃盃深不才多病俱非敵綠綺緣何得報金

庵中獨宿雨垂垂永夜無人款竹扉灰冷銅爐香欲滅床頭一點臘燈微

觸事隨緣不用多華堂玉食奈憂何美人未厭山阿陋薜荔爲裳帶女蘿

再和十首

澗草巖花日日開江南秋盡似春回旋開還落無人顧惟有山蜂暖尚來

江上孤城面面山居人也自不曾閑蜂遊蟻聚知何事日夜長橋南北間

城郭村墟共水雲槿籬竹屋映柴門隱居亦有高人在岸幘無言倚釣軒

一官疎散自疑仙三考應成醉日千早病固須閑地

著多憂長被達人憐
養生尤復要功圓溜滴南溪石自穿近見牢山陳道
士微言約我更三年牢山陳道士瑛近過此叩之竟無所云約三年當再見
張公詩社見公名公昔與張伯達爲唱和之友白首山城嘆不平
坐客要聞新樂府應須溢口琵琶聲
高情日與故山期鴻鵠誰言也倦飛且聽漁人強哺
啜坐中羈客畏公歸
天爲多才故欲禁府門摧落漲江深鼎新翠壁排精
鐵湧出飛樓直百金
上一看長江白練微
樓上青山遶四垂畫橋百步引朱扉落成當與公同
歌舞留賓意自多華燈數問夜如何白頭病客無才
思慣臥茅庵長薜蘿

筠州二詠

牛尾狸

首如狸尾如牛攀條捷嶮如猱猴橘柚爲漿栗爲餱
筋肉不足惟膏油深居簡出善自謀尋蹤發窟幷執
因蓄租分散身爲羞松薪瓦甑烝浮浮壓入糟盎肥
欲流熊肪羊酪真比儔引筋將舉訊何尤無功竊食
人所仇

黃雀

秋風下黃雀飛禾田熟黃雀肥羣飛蔽空日色薄逡
巡百頃禾爲稀翾翻巧捷多且微精丸妙繳舉輒違
乘時席勢不可揮一朝風雨寒霏霏肉多翅重天時
非農夫舉網驚合圍懸頸系足膚無衣百箇同缶仍
相依頭顱萬里行不歸北方居人厭羔豨咀噍聊發
一笑欷

欒城集卷第十

欒城集卷第十一

詩八十六首

和毛君新葺圃庵船齋

厭居華屋住東庵眞味全勝食薺甘多病維摩長隱几無心彌勒便同龕誤遊田舍空成笑謬入僧房即欲參風霽不知吹有萬月明聊共影成三齋如小舫才容住室類空囷定不貪擁褐放衙人寂寂脫巾漉酒鬢鬖鬖畫囊書帙堆窻案藥裹瓢樽掛壁籃簷竹風霜曾不到盆花蜂蝶未全諳公餘野鵲驚初睡賓醉佳人笑劇談勸客巨觥那得避和詩難韻不容探曉來霏霧連江氣冬後温風帶嶺嵐去國屢成還蜀夢忘憂惟有對公酣終身徇祿知何益投檄歸耕貧未堪借我此庵泥藥竈古書鴻寶試淮南

寒雨

江南殊氣候冬雨作春寒冰雪期方遠蕉絺意始闌未妨溪草綠先恐嶺梅殘忽發中原念貂裘據錦鞍

積雨二首

山雨無時歇江波上岸流泥深未免出橋斷更堪憂房淺鄰糟甕宵寒攬絮裘朝來勢未已歸路恐操舟

又

微陽力尚淺未解破重陰雲氣山川滿江流日夜深凍芽生滯穗餘潤及重衾泥濘沉車轂農輸絶苦心

戲贈李朝散

江霧霏霏作雪天樽前醉倒不知寒後堂桃李春猶晚試覓酥花子細看

戲答

銀缾瀉酒正霜天玉壘生風夜更寒下客不辭投轄飲好花猶恐隔簾看

臨江蕭氏家寶堂

高人不解作生涯唯有中堂書五車竹簡多於孔氏壁牙籤新似鄴侯家田園豈是子孫計青紫今爲里巷誇富貴早知皆有命君應未厭十年賒

和蕭刑察推賀族叔司理登科還鄉四首

家聲籍籍大江西臨老揮毫捧御題得意何殊少年樂還家不惜醉如泥

讀盡家藏萬卷書蕭然華髮宦遊初區區獄掾何須愧聊把春秋試緒餘漢儒以春秋決獄

作官未減讀書勤簿領從今日日新汗簡韋編誰付予傳家應有下帷人

巷南諸子足才賢邂逅相逢秀句傳强作短章同寄與異時見我一依然

次韻吳厚秀才見贈三首

騷人思苦骨巖巖百里攜詩相就談故作微詞挑遷客不嫌春雨濕歸衫少年舊喜登高賦老病今成見敵慚問我近來誰復可對君聊擬誦周南

久欲歸田計未成羨君負郭足爲生躬耕不用千鍾祿高卧誰知萬里征已覺安閑眞樂事可憐辛苦盡浮名隱居便作江南計爲覓佳山早寄聲

一卷新詩錦一端掉頭吟諷識芳酸哀歌永夜悲牛角朗詠扁舟笑杏壇間發笙簧猶可擬棄捐斤斧定知難繼君高韻君應笑咀嚼歸途久據鞍

次韻毛君燒松花六絶

茅庵紙帳學僧眠爐爇松花取易然惟有未能忘酒在手傾金盞闕垂連

餅雜松黃二月天盤敲松子早霜寒山家一物都無棄狼籍乾花最後般（蜀人以松黄為餅甚美）

松老香多氣自嚴餘煙勃鬱透疎簾須臾過盡惟灰在借問誰收一番炎

美人寒甚懶開屏金作松花插罨羅幾度低頭疑墮落青煙已斷未消時

枯蔓鱗皴不復堅重重正似半開蓮曾經樵舍塼爐見未許邦君畫閣然

黃蠟供炊自一家錙銖貧富遞矜誇都城爭買方薪貴却顧松花已自奢

陪毛君遊黃仙觀

李叟仙居仍近市黃公道院亦依城定應昔日山林地未有今時雞犬聲白鶴翻飛終不返黃冠憔悴只躬耕試從車騎尋遺跡恐有居人解養生

次韻王適梅花

江梅似欲競新年照水窺林態愈妍霜重清香渾欲滴月明素質自生煙未成細實酸猶薄半落南枝意可憐誰寫江西風物樣徐家舊有數枝傳

次韻王適春雪二首

江南春候寒猶劇細雨風吹作雪花中夜窻扉初晃漾平明草木半低斜潤催江柳排金綠光雜山茶點絳葩老病不堪乘曉出紛紛能使鬢增華

春雪飄搖旋不成依稀履跡散空庭山藏複閣猶殘白日照南峯已半青

毛君惠温柑荔支二絶

楚山黃橘彈丸小未識洞庭三寸柑不有風流吴越客誰令千里送江南

荔子生紅無奈遠陳家曬白到猶難雖無驛騎紅塵起尙得佳人一笑歡

次韻王適遊真如寺

江上春雨過城中春草深擾擾市井塵悠悠溪谷心東郊大愚山自古簷蔔林微言久不聞墜緒誰當尋道俗數百人請聞海潮音齋罷車馬散万籟俱消沉新亭面南山積霧開重陰蕭然偶有得懷抱方愔愔我坐米鹽間日被塵垢侵不知山中趣强作山中吟

次韻王適新鶯

好雨纖纖潤客衣新來雙鶯力猶微似嫌春早無人見故待簾開掠地飛南國花期知不遠中原寒劇未應歸養雛不怕巢成早記取朝朝爲啓扉

官居即事

官局紛紜簿領迷生緣瑣細老農齊偷安旋種十年木肉食還須五母雞對酒不嘗憐酤榷釣魚無術漫臨溪此身已分長貧賤執爨縫裳愧老妻

陪毛君夜遊北園

池塘草生春尙淺桃李飛花初片片一樽花下夜忘歸燈火尋春畏春晚春風暗度人不知滿園紅白已離披江南春雨少晴日露坐青天能幾時折花只恐傷花意攜客就花花定喜落蘂飄香翠袖中交柯接葉燈光裏雨練風柔雪不如精神炫轉影扶疎夜香飛藹勝朝日月暗還須明月珠美人勸我殊非惡明

日雨來無此樂醉歸不用怕山公馬上接䍦先倒著

山橙花口號

故鄉寒食荼蘼發百和香濃村巷深漂泊江南春欲盡山橙髣髴慰人心

次韻馮弋同年

細雨濛濛江霧昏坐曹聊且免泥奔賣鹽酤酒知同病一笑何勞賦北門

送王適徐州赴舉

送別江南春雨淫北方誰是子知音性如白玉燒猶冷文似朱弦叩愈深萬里同舟寬老病一杯分袂發悲吟明年牓上看名姓楊柳春風正似今

遊吳氏園

細雨作寒晴便暖好風吹袂意初佳清池解洗春心熱紅豔能添醉眼花紫竹暗生岷岫筍山舟强比洛人家憐渠巧與閑官便申退來遊未覺賖

江州周寺丞夷詠亭

行過廬山不得上湓江城邊一惆悵羡君山下有夷亭千巖萬壑長相向山中李生好讀書出山作郡山前居手開平湖浸山脚未肯卽與廬山踈道州一去應嫌遠千里思山夢中見青山長見恐君嫌要須罷郡歸來看

次韻毛君遊陳氏園

增築園亭草木新損花風雨怨頻頻貧當似欲迎初暑芍藥猶堪送晚春薄莫出城仍有伴攜壺藉草更無巡歸軒有喜知誰見道上從橫滿醉人

江漲

山中三日雨江水一丈高崩騰沒洲渚淫溢侵蓬蒿凌晨我有適出門舟自操中廛已易肆下道先容舠雞犬萃墳冢牛羊逾圈牢廚薪散流枿囷米爲浮糟臥席不遑卷剝繭仍未繅老弱但坐視閭里將安逃徙居共擾擾來勢方滔滔嗟余偶同病哀爾爲生勞晴日慰人願寒風送驚濤藩籬出舊趾羸蚌遺平皐流竄非擇地艱難理宜遭胡爲苦戚戚一夕生二毛

和子瞻鐵柱杖

截竹爲杖瘦且輕石堅竹破誤汝行削木爲杖輕且好道遠木折恐不到聞君鐵杖七尺長色如黑虵氣如霜提攜但恐汝無力撞堅過險安能傷柳公雖老尚强健閉門却埽不復將知公足力無嶮阻憐公未有登山侶回生四海惟一身袖中長劒爲兩人洞庭漫天不覺過半酣起舞驚鬼神願公此杖亦如此適意遨遊日千里歸來倚壁示時人海外蒼茫空自記

競渡

史君欲聽榜人謳一夜江波拍岸流父老不知招屈恨少年爭作弄潮遊長鯨破浪聊堪比小旆迎風殊未收角勝爭先非老事凭欄寓目思悠悠

登郡譙偶見姜應明司馬醉歸

蒼然莫色映樓臺江市遊人夜未迴何處酒仙無一事肩輿駙睡過橋來

送姜司馬

七歲立談明主前江湖晚節弄漁船鬬雞誰識城東老喪馬方知塞上賢生計未成歸去詠草書時發醉中顚當年不解看齊物氣踴如山誰見憐

寄題趙屼承事戲綵堂

春晚安輿遍浙東永嘉别乘喜無窮槖裝已笑分諸子吏道何勞問薛公堂上壽樽諸掾集室中禪論衲僧通與闌却返林泉去幕府長留孝弟風

次韻温守李鈞見寄兼簡毛大夫

梁苑相從簿領中清風相逐畫船東婆娑江海凌雲鶴飲啄籠樊失渚鴻别後丹砂迷舊訣愁來白髮變衰翁此間詩老仍勍敵正憶高吟酒盞空

次韻洞山克文長老

無地容錐卓年來轉覺貧偶知珠在手一任甑生塵竄逐非關性顛狂却甚真此心誰復識試語洞山人

試院唱酬十一首

戲呈試官呂防

新秋風月正涼天空館相看學坐禪滿榻詩書愁病眼隔牆砧杵思高眠霜飛一葉凋瓊玉風遶雙松奏管絃聞道熊羆歸夢數侵天闕棘漫森然

次韻呂君豐城寶氣亭

紫氣飛空不自謀誰憐跼勉匣中留西山猛獸横行甚北海長鯨何日收星斗不堪供醉舞蛟龍會看反重湫功成變化無蹤迹望斷中原百尺樓

次韻呂君見贈

偶然傾蓋接清言不覺門前晝漏傳老病低摧方伏櫪壯心堅鋭正當年莫嫌客舍一杯酒試論靈山三祖禪明日程文堆几案只應衰懶得安眠（呂前官舒州問禪靈山）

次韻呂君興善寺靜軒

自恨尋山計苦遲年過四十始知非小軒迎客如招隱野鳥窺人自識機窗外竹深孤鶴下堦前菊秀晩蜂飛老僧戰勝長幽寂瘦骨緣何未肯肥

觀試進士呈試官

松庭散朝日棘戸啓秋風鵠鷺紛來下旌旗儼未攻馳詞看倚馬餘力送征鴻逸足誰先到孤標想暗空晶熒雙鏡並高下片言公老病方躭睡飛沉一夢中

次前韻

南國號多士幾人洙泗風英材自入彀壞陣不勞攻文縟山藏豹飛高弋慕鴻蚩妍歸品藻得失付虚空考行先推本登賢旋奏公期君綏歸轡一醉鹿鳴中

戲呈試官

只隔牆東便是家悄悄還似在天涯客心不耐聽松雨歸信猶堪飲菊花翦燭看書良寂寞披沙見玉忽喧譁自慚空館難留客試問姮娥稍駐車

次前韻三首

老去在家同出家楞伽四卷即生涯麄詩怪我心猶壯細字憐君眼未花霜落初驚衾簟冷酒酣猶喜笑言譁歸心知有三秋恨莫學匆匆下坂車

門前溪水似漁家流浪江湖歸未涯邂逅高人來説法支離枯木旋開花諸生試罷書如積劇縣歸時訟正譁安得騎鯨從李白試看牛女轉雲車

濁醪能使客忘家屈指歸期已有涯魚化昨宵驚細雨鹿鳴它日飲寒花已諳江上肴蔬薄莫笑衙前鼓笛譁太守兄兼鄉曲舊會須投轄止行車

試罷後偶作

重門閉不開烏烏相呼樂晨暉轉簾影微風響松末喧譁適已定寂歷方有覺人生竟何事外物巧相縛當時不自悟已過空成怍耕耘亦何苦遊宦殊自惡棄彼既已誤就此良應錯誰能即兩忘隨緣更無作

放牓後次韻毛守見招

飽食安眠愧不材疎簾翠帟幸相陪深居正厭銀袍亂失喜初聞鐵鎖開佳句徑蒙探古錦小槽仍報滴新醅諸人欲見風流伯不用招呼亦自來

送毛滂齋郎

先志承顔善養親束裝騎馬試爲臣酒腸天與渾無敵詩律家傳便出人擁鼻高吟方自得折腰奔走漸勞神歸來一笑須勤取花發陳吳二月春

燕貢士

泮水生芹藻干旄在浚城桑鶚同變響苹鹿共和鳴秋晚槐先墮霜多桂向榮清樽助勸駕急管發驩聲勇銳青衿士淹通白髮生芬芳雜蘭菊變化等鵾鯨去日衣冠盛歸時里巷驚坐中詞賦客愧爾一經明

次韻毛君清居探菊

眼前黃葉畏秋霜耳畔啼蛩怨夜長佳節欣聞近萸菊清商試爲奏伊涼疎狂久笑謀生拙貧病應憐爲口忙今日共公拚一醉從教人道亦高陽

次韻毛君見贈

江國騷人不耐秋夜吟清句曉相投鋒藏豈願囊中脫尾斷終非俎上羞擇地何年真得意餔糟是處可同遊南遷尚有公知我人事何須更預謀

次韻毛君偶成

年來衰病正相兼薄宦奔馳尚未厭詩句空多渾漫興俗緣已重不須添聱牙向物知難合疎懶憐公獨未嫌時聽淵明詠歸去猶應爲我故遲淹

孔平仲著作江州官舍小庵

近山不作看山計引水新成照水庵閉口忘言中自飽安心度日更誰參簡編圍遶穿書蠹窗戶低回作甕蠶我亦一軒容膝住敝裘麤飯有餘甘

送饒州周沃秀才免解

少年工作賦中歲復窮經驥老終知道劍埋新發硎束裝鄰里助荅策友朋聽還似臨淄貢隨風起北溟

雪中洞山黃檗二禪師相訪

江南氣暖冬未回北風吹雪真快哉雪中訪我二大士試問此雪從何來君不見六月赤日起冰雹又不見臘月幽谷寒花開紛然變化一彈指不妨明鏡無纖埃

毛國鎮生日二絕

生日元同小趙公里閭相接往還通恠公日夜歸心切欲寄此生丹竈中（世謂叔平大趙參政閱道小趙參政趙公善養生故有丹灶之句）

聞公歸橐尚空虛近送楞嚴十卷書心地本無生滅處定逢生日亦如如

次韻毛君將歸

疎傳思歸不待時孟軻出晝苦行遲新詩尚許留章句故事誰從問典彝金馬尚應堪避世石泉未信可忘飢不才似我真當去零落衡茅隔雍岐

送楊騰山人

胸中萬卷書不如一囊錢不見楊夫子歲晚走道邊夜歸空床臥兩手摩涌泉窻前雪花落真火中自然渙然發微潤飛上崑崙顛霏霏雨甘露稍稍流丹田閉目内自視色如黃金妍至陽不獨凝當與純陰堅一窮百不遂此事終無緣君看抱朴子共推古神仙無錢買丹砂遺恨盈塵編歸去守茅屋道成要有年

次韻子瞻與安節夜坐三首

前山積雪暮崢嶸燕坐微聞落瓦聲共對一樽通夜語相看萬里故鄉情信歸嶺上寒梅遠恨極江南春草生明日青銅添白髮且須醉睡倒燈檠

少年高論苦崢嶸老學寒蟬不復聲目斷家山空記路手披禪冊漸忘情功名久已知前錯婚嫁猶須畢此生家世讀書難便廢漫留案上鐵燈檠

謫官似我無歸計落第憐渠有屈聲握手天涯同一笑倚門歲晚不勝情黃岡俯仰成陳迹白首蹉跎畏後生歸去且安南巷樂莫看歌舞醉長檠

次韻毛君上書求歸未報

白髮憂民帶減圍頻聞慷慨賦將歸近傳道士連三蜨久悟禪門第一機夜永庵中詩自得日高門外客來稀此心素定誰能勸秖有丁寧詔莫違

次韻毛君絕句

中池有士閉重關夜發天光走玉環白日對人人不識幅巾破褐任塵漫

次韻毛君留別

問天乞得不訾身屈指人間今幾人魚縱江潭真窟宅鶴飛松嶺倍精神清風吹雨停歸騎舊圃留花送晚春自號白雲知有意便從丹竈拂埃塵

送毛君致仕還鄉

古人避世事豈問家有無但言鴻鵠性不受樊籠拘公家昔盛時阡陌連三衢倉廩濟寒餓婚嫁營鰥孤千金赴高義脫手曾須臾晚爲二千石得不償所逋撫掌不復言但以文字娛我恨見公遲冉冉垂霜鬚高吟看落筆劇飲驚倒壺貧罪不自知適意忘憂虞忽聞叩天閽言旋故山廬朋友不及謀親戚亦驚呼人生各有意何暇問俗徒嗟我好奇節嘆公真丈夫天高片帆遠目斷清風徂惟應東宮保迎笑相攜扶

贈景福順長老二首并敘

轍幼侍先君聞嘗遊廬山過圓通見訥禪師留連久之元豐五年以謫居高安景福順公不遠百里惠然來訪自言昔從訥於圓通逮與先君遊歲月遷謝今三十六年矣二公皆吾里人訥之化去已十一年而順公年七十四神完氣定聰明了達對之悵然懷想疇昔作二篇贈之

屈指江西老多言劍外人身心已無著鄉黨漫相親竄逐知何取周旋意甚真仍將大雷雨一洗百生塵

又

念昔先君子南遊四十年相看順老在想見訥師賢歲歷風輪轉禪心海月圓常情計延促無語對潸然

次韻孔平仲著作見寄四首

昔在京城南成均對茅屋清晨屣履過不顧車擊轂時有江南生能使多士服同儕畏鋒鋭兄弟更馳逐文成劇翻水賦罷有餘燭連收頷底髭未耗髀中肉

飛騰困中路跙勉啄場粟歸來九江上家有十畝竹
一官粗包裹萬卷中自足還如白司馬日聽杜鵑哭
我來萬里外命與江波觸罪重慙故人囊空仰微祿
已爲達士笑尚謂愚者福米鹽日草草奔走長碌碌
尺書慰貧病佳句爛珪玉多難畏人知胡爲强題目
徂年慕桑梓歸念寄鴻鵠但願洗餘愆躬耕江一曲

又

共居天地中大類一間屋推排出高下何異車轉轂
死生本晝夜禍福固倚伏誰令塵垢昏淚與紛華逐
譬如薪中火外照不自燭感君探至道勸我滅粱肉
虛心有遺味實腹不須粟芬敷謝桃杏清勁比松竹
息微知氣定睡少驗神足胡爲嗜一飽坐使百神哭
要知丹砂異不受腥腐觸可憐山林姿自縛斗升祿
君看出世士肯屑世間福寧從市井游與衆同碌碌
不願束冠裳腰金佩鳴玉斯人今何在未易識凡目
恐在廬山中飛翔逐黃鵠試用物色尋應歌紫芝曲

又

百病侵形骸漸老同破屋中有一寸空能用輻與轂
忽如丹砂走不受凡火伏前瞻意不遠後躡愈難逐
將炊甑中飯未悟窻下燭聰明役聲形口腹嗜魚肉
塵泥翳泉井荆棘敗禾粟未知按妙指漫欲理絲竹
廬山多名緇過客禮白足達觀等存亡世俗强歌哭
確然金石心不畏蚊蚋觸順忍爲裳衣供施謝榮祿
真人我自有渡海笑徐福衆皆指庸庸自顧非碌碌
愧君詩意厚桃李報瓊玉舉網羅衆禽有獲非一目
喧啾定無用要自取黃鵠君看大方家慎勿留一曲

又

治生非所長兒女驚滿屋作官又迂疎不望載朱轂
因緣罣罪罟未許即潛伏空餘讀書病日與古人逐
老妻憐眼昏入夜屏燈燭上官念貧窶時節饋醪肉
衰年類蒲柳世事劇麻粟數日望歸田寄語先栽竹
文章亦細事勤苦定何足君詩四相攻欲看守陴哭
愧無即墨巧不解火牛觸自非太學生彫琢事干祿
安心已近道閉口豈非福胡爲調狂詞玉石相落碌
腹中抱丹砂舌下漱白玉作詩雖云好未免亂心目
弈秋教二人不取志鴻鵠摩詰非不言遺韻寄終曲

陰晴不定簡唐覲祕校并敎吳二君五首

積雨春連夏新晴忽復陰江痕漲猶在梅氣潤相侵
蕉紵還須脫圖書漸不禁江南舊風俗愁絕北來心

又

蠶眠初上簇麥熟正磨鐮雲氣重重合江流夜夜添
荐飢人甚困多病我仍兼欲就橋南宿單衣莫雨霑

又

漲江方斷渡小棹信輕生貧賤誰憐汝漂浮空自驚
一官終竊食何計早歸耕忽發騷人恨凄涼久未平

又

西隣豫章客病骨瘦欒欒清夜眠孤枕終朝飽一簞
雨多愁不出講罷未應餐約我晴相過門前泥欲乾

又

二子薪中楚相攜泮上游虀鹽聊度日爻象久忘憂
寂寞君何病驅馳我自羞何時采芹處永日看鳧鷗

欒城集卷第十一

原书空白页

欒城集卷第十二

詩八十九首

雨後遊大愚

風光四月尚春餘淫雨初乾積潦除古寺蕭條仍負郭閑官疎散亦肩輿摘茶戸外烝黄葉掘笋林中間緑蔬一飽人生真易足試營茅屋傍僧居

送高安羅令審禮

一邑憂勞水旱中牛刀閑暇似無功政成仍喜新蠶熟歸去還將舊橐空清白久聞誇父老沉埋誰爲愬諸公謫居長恨交游少悵望肩輿又欲東

送唐覲

溪上幽居少四隣西家幸有著書人經年食菜誰憐瘦終日題詩自不貧身在江湖釣竿地心馳蘭會戰車塵此行便有飛騰處笑殺年來老病身（唐君嘗欲爲陜西官慨然有功名之志）

次韻唐覲送姜應明謁新昌杜簿

夫子雖窮氣浩然輕簑短笠傲江天薄遊到處唯耽酒歸去無心苦問田泮上講官殊不俗山中老簿亦疑仙相從未足還辭去欲向曹溪更問禪（姜如晦方作嶺外之行）

新種芭蕉

芭蕉移種未多時濯濯芳莖已數圍畢竟空心何所有攲傾大葉不勝肥蕭騷莫雨鳴山樂狼籍秋霜脱敝衣堂上幽人觀幻久逢人指示此身非

次韻姜應明黄蘗山中見寄

垂老閑居味更深此身隨世任浮沉北窗未厭曲肱臥西洛能傳擁鼻吟疋馬傍徨猶寄食敝裘安樂信無心我今漂泊還相似同愧高僧支道林

次韻黄大臨秀才見寄

故人聚散霜前葉往事眇茫風際煙遊宦一生非有已隱居萬事不由天崎嶇檻穽方謀食嘯傲山林肯計年賴已將心問盧老相逢它日笑風顛

次韻李朝散遊洞山二首

古寺依山占幾峯精廬髣髴類天宫三年欲到官爲礙百里相望意自通無事佛僧何處著入羣鳥獸不妨同眼前簿領何時脱一笑相看丈室中

又

僧老經時不出山法堂延客未曾關心閑寶月嬋娟處身寄浮雲出沒間休夏巾缾誰與共迎秋水石不勝閑近來寄我金剛頌欲指胸中無所還

簡學中諸生

泮水秋生藻荇涼莫窗燈火亂螢光圖書粗足惟須讀菽粟才供且自强羽籥暗催新節物弦歌不廢近詩章腐儒最喜南遷後仍見西雝白鷺行

以蜜酒送柳真公

床頭釀酒一年餘氣味全非卓氏壚送與幽人試嘗看不應知是百花鬚

次韻柳見答

桂酒無人寄豫章（江西官醞惟豫章最佳）羈愁牢落遣誰當烹煎崖蜜真牽强慚愧山蜂久蓄藏江上鱠鱸橙正熟山頭吹帽菊初香漂流異日俱陳迹笑說過從想未忘

披仙亭晚飲

落日欲沒多雲煙南山暝鴉歸北山樓臺城上半明滅燈火橋頭初往還江西八月熱猶在坐中遷客頭欲班何時解網聽歸去黃花白酒疎籬間

余居高安三年每晨入莫出輒過聖壽訪聰長老謁方子明浴頭笑語移刻而歸歲月既久作一詩記之

朝來賣酒江南市日莫歸為江北人禪老未嫌參請數漁舟空怪往來頻每慙菜飯分齋鉢時乞香泉洗病身世味漸消婚嫁了幅巾緇褐許相親

次韻子瞻感舊見寄

少年耽世味徘徊不能去老來悟前非尚愧昔遊處君才最高峙鶴行鷄羣中我雖非君對顧以兄弟同結髮皆讀書明月入我牖縱橫萬餘卷臨紙但揮手學成竟無用掩卷空自疑卻尋故山友重赴幽居期秋風送餘熱冉冉如人老衣裘當及時田廬亦須早種竹竹生筍種稻稻亦成浩歌歸來曲曲終有遺聲

次韻和人豐歲

風雨迎寒欲勞農今年真不負元豐蓋藏共荷官無擾眠食安知帝有功草笠黃冠將蜡祀羔羊朋酒亦豳風請君早具躋堂飲退食委蛇正自公

同孔常父作張夫人詩

女子勿言弱男兒何必強君看張夫人身舉十五喪頭上脫笄珥篋中斥襦裳築墳連丘山松柏鬱蒼蒼親戚不為助涕泣感道傍昔有王氏老身為尚書郎親死棄不葬簪裾日翱翔白骨委廬陵宦遊在岐陽一旦有丈夫軒軒類佯狂相面識心腹開口言災祥嗟汝平生事不了令誰當汝身暖絲綿汝口甘稻粱衣食未嘗廢此事乃可忘一言中肝心投身拜其牀傍人漫不知相視空茫茫終言汝不悛物理久必償兒女病手足相隨就淪亡鄙夫本愚悍過耳風吹牆明年及前期長子憂酐殤一麾守巴峽雙柩還故鄉弱息雖僅存蹣跚亦非良誰言天地寬網目固自張古事遠不信近事世所詳企張非求福禍敗當懲王（嘉祐末年李士寧言王君事於右扶風其報甚速張夫人南鄙人孔推官常甫作詩言其賢邀余同作并言李生事或足以警世云）

次煙字韻答黃庭堅

病臥江干鬢帶雪老捻書卷眼生煙貧如陶令仍耽酒窮似湘纍不問天令弟近應憐廢學大兄昔許叩延年比聞蔬茹隨僧供相見能容醉後顛（魯直兄舊於齊州以養生見教）

東軒長老二絕（并敘）

始余於官舍營東軒彭城曹君煥子文自浮光訪余於高安道過黃岡家兄子瞻以詩送之曰君到高安幾日迴一時抖擻舊塵埃贈君一籠牢收取盛取東軒長老來君過廬山見圓通知慎禪師出詩示之師嘗與余通書見之欣然明日謂君昨見黃州詩通夕不寐以一偈繼之曰東軒長老未相逢卻見黃州一信通何用揚眉資目擊須知千里事同風吾野人不能數為書君為我誦之而已君既至未暇及此客有自廬山至者曰慎師送客出門還入丈室燕坐而寂君乃具道其事余感之作

二絶其一以答子瞻其二以答慎也

東軒正似虛空樣何處人家籠解戯縱使戯來無著處雪堂自有老師兄（子瞻新築東坡雪堂）

檐頭挑得黄州籠行過圜通一笑開卻到山前人已寂亦無一物可擔迴

題方子明道人東窗

紙窗雲葉淨香篆細煙青客到催茶磨泉聲響石缾禪關敲每應丹訣問無經贈我刀圭藥年來髮變星

次前韻

閉門何所事毛髮日青青齒折登山屐塵生貰酒缾調心開貝葉救病讀難經定起無人見寒燈一點星

迎寄王適

投竄千山恨不深扁舟夏涉氣如烝重來疋馬君何事歸去飛鴻我未能養氣經年惟脫粟讀書終夜有寒燈安心且作衰慵伴海底鯤魚會化鵬

王度支陶挽詞二首

風蹟殊不昧聲名豈偶然長途催騄驥爽氣激鷹鸇薏苡成遺恨松楸卜遠年淒涼故吏盡誰泣纛封前

又

京塵昔傾蓋江國見佳城零落舊冠劒艱難孝弟兄存亡看世俗意氣憶平生曉鐸知人恨幽音亦未平

次韻陳師仲主簿見寄

朽株難刻畫枯葉任凋零舊友頻相問村酤獨未醒山芽收細茗江實得流萍頗似申屠子都忘足被刑

寄題江涣長官南園茅齋

白髮辛勤困小邦塵勞坐使壯心降河陽罷後成南圃彭澤歸來臥北窗畦畔草生親荷鍤床頭酒熟自傾缸因君遣我添歸興舊有茅茨濯錦江

詠霜二首

江南雪不到霜露滿山村紙被欺氈厚茅簷笑瓦溫何曾凝沼沚有意隔朝暾底日身無事高眠不出門

又

清霜欺客病乘夜逼窗屏坐睡依爐暖細聲聞葉飛蕉絺空滿篋砧杵旋催衣起看庭前草松筠未覺非

次韻吳厚秀才見寄

壯心摧折漸無餘早歲爲文老不如登木求魚知我拙循窠覓兔笑君疎清樽獨酌夜方半白髮潛生歲欲除久恐交親還往絶床頭猶喜數行書

乾荔支

含露迎風惜不嘗故將赤日損容光紅消白瘦香猶在想見當年十八娘

次韻王適元日并示曹煥二首

井底屠酥浸舊方床頭冬釀壓瓊漿舊來喜與門前客終日同爲酒後狂老大心情今已盡塵埃鬢髮亦無光江南留滯歸何日萬里逢春思故鄉

又

放逐三年未遣回復驚爆竹起春雷祈年粗有樽中桂寄遠仍持嶺上梅莫笑牛貍抵羊酪漫將崖蜜代官醅二君未肯嫌貧病猶得衰顏一笑開

寄梅仙觀楊智遠道士

道師近在真人峯欲往見之路無從去年許我入城市塵埃暗天待不至莫往莫來勞我心道書寄我千

黃金璽衣肉食思慮短文字滿前看不見口傳指授要有時脫去羅網當見之梅翁漢朝南昌尉手摩龍鱗言世事一朝拂衣去不還身騎白鱗翳紅鸞我今雖復墮塵土道師何不與我語宅年策足投名山相逢拍手一破顔

春雪

温風吹破臘留雪惱新春信逐殘梅到花從半夜匀旋消微覆瓦狂下亦欺人壓竹時聞落埋萱久未伸山川濛不解樓觀洗成新擁褐僧方睡開門客屢嚬爨煙知歲稔履迹笑吾貧畦凍初生韭泥融正賣薪寒魚爭就汕濁酒頗無巡預喜田宜麥槃飡餅餌頻

贈石臺問長老二絶并敘

石臺長老問公本成都吳氏子棄俗出家手書法華經字細如黑蟻前後若一將誦之萬遍雖老而精進不倦脇不至席者二十有三年余來高安以鄉人相好葢余懶而好睡見之惕然自警因贈之二小詩云

法達曾經見老盧半生勤苦一朝虛心通口誦方無礙笑把吳鸞細字書蜀中藏經往往有古仙人吳采鸞細書經卷精妙可愛

蒲團布衲一繩床心地虛明睡自亡長伴空中月天子東方行道到西方

和毛國鎮白雲莊五詠

擲泉軒

卜築高深已有山起居清潤可無泉穿牆白練秋聲細照屋清銅曉色鮮已放魚鰕嫌跳擲更除蘋藻任漪漣只應明月中宵下長共禪心相向圓

平溪堂

清溪似與隱君謀故入堂前漫不收盥手從今休汲井浮觴取意便臨流花漂澗谷來應遠石激琴箏久未休莫把朱欄强圍遶山家事事要清幽

眺遠臺

山似高人長遠人不登高處見無因築臺土石無多子照眼峯巒得許新陣馬奔騰時絶遠風濤舒卷忽無垠白雲自是逃名處猶恐此中藏隱淪

濯纓庵

臨池濯足惜泉清纓上無塵且强名横木爲橋便獨往結茅依島類天成往還漸少人誰識寢食無爲身轉輕有似三吳朱處士釣魚誰與話西征

白雲莊偶題

歸去攜家住白雲雲中猨鶴許同羣陶公酒後詩偏好踈傅金餘客屢醺芒屩潛行逐漁釣壺漿時出勞耕耘卻看人世應微笑未熟黄粱晝夢紛

次韻王適落日江上二首

寒煙羃清江漁唱扁舟上江轉少人家自此知安住維舟倚叢薄明月獨相向欲曉醉應醒還逐輕鷗颺

又

稍息南市喧初上東山月潛魚忽驚踴飢鴈時斷絶落葉誤投籤繁霜疑積雪苦寒良難久愛此元氣潔

張秀才見寫陋容

潦倒形骸山上樗每經風雨輒凋踈勞君爲寫支離狀異日長看老病初落筆縱横中自喜賦形深穩妙無餘偶然掛壁低頭笑俱幻何妨彼亦如

同王適曹煥遊清居院步還所居

身為江城吏心似野田叟尋僧忽忘歸飽食莫攜手畏人久成性路遶古城後茅茨遠相望鷄犬亦時有人還市井罷日落狐兎走迴風吹橫煙燒火卷林藪草深徑漸惡荆棘時掛肘褰裳涉沮洳斜絶汙池口投荒分岑寂斂側吾自取二君獨何為經歲坐相守遊從乏車騎飲食厭菘韭周旋未忍棄辛苦亦何負歸來倚南窗試挹樽中酒笑問黃泥行此味還同否子瞻謫居齊安自臨皋亭遊東坡路過黃泥坂作黃泥坂詞二君皆新自齊安來故云

次韻王適春雨

久遭客禁往還稀風雨蕭條只自知春色有情猶入眼客愁無賴巧侵眉山僧寄語收茶日野老留人供社時久住不須嫌寂寞此間偏與拙相宜

和子瞻蜜酒歌

蜂王舉家千萬口黃蠟為糧蜜為酒口銜澗水拾花鬚沮洳滿房何不有山中醉飽誰得知割脾分蜜曾無遺調和知與酒同法試投麴糵真相宜城中禁酒如禁盜三百青銅愁杜老先生年來無俸錢一斗徑須囊一倒餔糟不聽漁父言煉蜜深愧仙人傳掉頭不問辟穀藥忍飢不如長醉眠

次韻講律李司理憲見贈

强將羔鴈聘黃曦破褐疎巾倚夕暉禮律縱橫開卷盡虀鹽冷落待賢非日高几案弦歌罷夜永窗扉燈火微猶喜江邊莫春近舞雩風雨得同歸

次韻王適遊陳氏園

宿雨晴來春已晚衆花飄盡野猶香舞雩便可同沂上飲禊何妨似洛陽新圃近聞穿沼闊漲江初喜放舟長年來簿領縈人甚何計相隨入醉鄉

答孔平仲二偈

熟睡將經作枕頭君家事業太悠悠要須睡著元非睡未可昏昏便爾休

龜毛兎角號空虛既被無收豈是無自有真無遍諸有燈光何礙也嫌渠

次韻柳真公閑居春日

春寒漸欲減衣綿雨勢冥冥水拍天一局無言消日永新詩得意許人傳惜花田地應慵掃護筍藩籬可細編好事報君知我喜同官欲到得閑眠

次韻王適東軒即事三首

新竹依墻未出尋墻東桃李卻成林池塘草長初饒夢村落鸎啼恰稱心江滿船頭朝欲轉泥融屐齒莫尤深閉門憐子成書癖試買村醪相伴斟

眼看東鄰五畝花茅簷竹戶野人家過墻每欲隨飛蝶歸舍誰憐已莫鵶幽客偶來成晚飯野僧何日寄新茶三年氣味長如此歸計遲遲也自嘉

北園春草徑微微未用頻教翦棘茨蜂陣紛紛初養蜜鸎巢淺淺欲生兒客情流水兼山遠歸夢遊絲向日遲懶病相將渾欲慣賴君索我强裁詩

送李憲司理還新喻

釆芹芹已老浴沂沂尚寒蒯緱長嘆息苜蓿正闌干黃卷忘憂易青衫行路難歸耕未有計且復調閑官

問黃蘗長老疾

四大俱非五蘊空身心河岳盡消鎔病根何處容他

佳日夜還將藥石攻

復次煙字韻答黃大臨庭堅見寄二首

水竹遮藏自一川日高茅屋始炊煙犬牙舂米新秋後麥粒烝茶欲社天冠蓋只今成棄物杉松宅日記栽年定應笑我勞生在卯睡聞呼衣爲顛

十載懷思寤寐間新詩態度北雲煙清風吹我無千里明月隨人共一天歸去林泉應避暑北征道路恐經年與君共愧知時鶴養子先依黑柏顛

次韻子瞻臨皋新葺南堂五絕

江聲六月撼長堤雪嶺千重過屋西一葉軒昂方斷渡南堂蕭散夢寒溪

旅食三年已是家堂成非陋亦非華何方道士知人意授與爐中一粒砂

北牖清風正滿床東坡野菜漫充腸華池自有醍醐味丈室仍聞薝蔔香

鄰人漸熟容賒酒故客親留爲種蔬住穩不論歸有日船通何患出無車

客去知公醉欲眠酒醒寒月墮江煙床頭復有三升蜜貧困相資恐是天

次韻王適大水

高安昔到歲方閏大水初去城如墟危譙墮地瓦破裂長橋斷纜船逃逋漂浮隙穴亂羣蟻奔走沙礫摧嘉蔬里閭破散兵火後飲食儉陋魚鰕餘投荒豈復有便地遇災秖復傷羸軀人言西有蛟蜃穴閏年每與風雷俱漫溝溢壑恣游蕩傾崖拔木曾須臾雞豚浪走不復保老稚裸泣空長吁滯留再與茲水會淪胥未晒斯民愚人生所遇偶然耳得失何用分錙銖

贈三局能師二絕

得失從來似偶然因師聊復問行年此生竟墮陰陽數方信修行力未全

旅食江干秋復春歸耕未遂不勝貧憑師細考何年月可買山田養病身

臨川陳憲大夫挽詞二首

一時冠蓋盛臨川直亮推公益友先淡泊朱絲初少味蕭疏翠竹久彌鮮崎嶇處世曾何病奔走成功亦偶然天理更疎終不失雍雍今見子孫賢

五月扁舟憶過門哀憐逐客爲招魂開樽不惜清泉潔揮汗相看白雨翻病起清言驚苦瘦歸休尺牘尙相存秋風灑涕松楸外談笑猶疑對竹軒（公家有竹軒轍嘗賦詩）

次韻知郡賈蕃大夫思歸

江城漂泊最多時邂逅誰令長者期得坎浮槎應有命投林驚鵲且安枝何年笑語還留客終日勤勞數問兒鈴閣清虛非此比秋風歸與恐非宜

久不作詩呈王適

憐君多病仍經暑笑我微官長坐曹落日東軒談不足秋風北棹意空勞懶將詞賦占鵩臆頻夢江湖把蟹螯筆硯生塵空度日他年何用繼離騷

喜王鞏承事北歸

同罪南遷鶩最遠乘流北下喜先歸謂言一笑秋風後卻顧千山驛路非嶺外雲煙隨夢遠江邊魚蟹爲人肥還家嫁女都無事臥讀詩書晝掩扉

予初到筠即於酒務庭中種竹四叢杉二本及今三年二物皆茂秋八月洗竹培杉偶賦短篇呈同官

種竹成叢杉出簷三年慰我病厭厭翦除亂葉風初好封植孤根筍自添高節不知塵土辱堅姿試待雪霜霑屬君留取障斜日仍記當年此滯淹

和王鞏見寄三首

南還春及秋江湖未云半逮此歸路長始悟行日遠幽憂脫沉痼清夢驚婉娩行行逢故人笑語雜悲泫

又

江秋北風多歸帆未應駛天寒鴈南向家書空滿紙契闊幸安平婚嫁須纓珥交遊何爲者空復念君至

又

折葉每安心連環非所計感君扁舟返念我一塵廢懷思樂全老疇昔忘言契丹砂儻已成白首願終惠

復次韻

滕王閣在誰攜手徐孺湖寬可放情楚客解書南國恨秦箏助發上林鸎繫匏獨負杯中物擁鼻知逢洛下生問得長鬚添夢想蓬窗燈火達天明（近遣僕至鍾陵還言定國與黃君魯直會於舟中燈火終夜而去）

孔毅父封君挽詞二首

交契良人厚家風季婦賢詩書中有助蘋藻歲無愆象服期它日恩封屬此年神傷自不覺弔客問潛然

又

別日笑言重歸來藥餌憂鍾歌掩不試貝葉亂誰收恨極囊封在情多壠木稠埋文應自作一一記徽猷

上高息軒起亭二絕

山下清谿谿上市谿光山色映人煙幽亭正在人聲裏長與谿山共寂然

溪父起收罾下鯉山翁起賣焙中茶長官亦與人俱起笑擁黃紬放早衙

九月十一日書事

東墻瘦菊早開花九日金鈿已自嘉黍麥候遲初響甕米鹽法細未還家潑醅昨夜驚泉涌洗盞今晨聽婦誇歸採茱萸重一醉不須怪問日時差

和王適寒夜讀書

久從市井役百事廢不理感君讀書篇惜此寒夜晷殷勤附燈燭黽勉就圖史逡巡揖虞夏汗漫馳劉李斯文家舊物早歲夙從事一從纂羶腥中棄如敝屣今夕亦何夕忽如舊遊至終篇再三歎推枕不成寐人生無百年所欲知有幾懸知未必得奔走若趨市微言寄翰墨開卷入心耳胡爲棄不收所逐在難覬

和王適新葺小室

向日堂東一室存竹爲窗壁席爲門心如白月光長照氣結丹砂體自溫飯軟莫嫌紅米賤酒香故取潑醅渾它年一笑同誰說伴我三年江上村

病中賈大夫相訪因遊中宮僧舍二首

江城寒氣入肌膚得告歸來強自扶五馬獨能尋杜老一床深愧致文殊體虛正覺身如幻談劇能令病自無明日出門還擾擾年來真畏酒家壚

東鄰脩竹野僧家亂柳枯桑一徑斜逐客慣曾迂短策使君何事駐高牙蕭條已似連村塢邂逅應容設

晚茶慙愧病夫無氣力隔墻空聽吏兵譁

和王適炙背讀書

少年讀書處寒夜冷無火老來百事慵炙背但空坐眼昏愁細書把卷惟恐臥寒衣補故褐家釀熟新糯微微窗影斜曖曖雲陰過昏然偶成寐鼻息已無奈兒童更笑呼書冊正前墮衰懶今自由不復問冬課

同王適賦雪

北風吹雨雨不斷遍滿虛空作飛霰紙窗獨臥不成眠茅屋無聲時一泫烏鵲莫寒未起庭戶空明夜驚旦重樓複閣爛生光絕澗連山漫不見夾砌雙杉洗更碧滿田碧草埋應爛城中閉戶無履迹市上孤烟數晨爨細排玉著短垂簷暗結輕冰時入硏撥灰有客顧樽俎迹免何人試鷹犬未容行役掃車轂應有老農歌麥飯一來江城若俄頃四見百花飛面旋坐看酒甕誰敢嘗歸踏氷泥屢成濺年來橋板斷不屬莫出肩輿足憂患到家昏黑空自笑愬婦勤勞每長歎牀頭有酒未用沽囊裏無錢不勞算更令雪片大如手終勝溪瘴長熏眼謁告猶能不出門典衣共子成高讌

欒城集卷第十二

欒城集卷第十三

詩八十六首

除夜

老去不自覺歲除空一驚深知無得喪久已罷經營黄卷譏前失清樽借後生何年遂疎懶伏臘任躬耕

種蘭

蘭生幽谷無人識客種東軒遺我香知有清芬能解穢更憐細葉巧凌霜根便密石秋芳早叢倚脩筠午蔭涼欲遣蘼蕪共堂下眼前長見楚詞章

上元夜

新春收積雨明月澹微雲照水疎燈出因風遠樂聞天涯仍有節人事竟何分賣酒真拘束何時一醉醺

次韻王適上元夜二首

燈光欲凝不驚風月色初晴若發蒙羈客不眠詩未就遊人半醉夜方中荒城熠燿相明滅野水芙蕖亂白紅知欲訪僧同寂寂應憐病懶畏爞爞

宿雨初乾試火城端居無計伴遊行厭看門外繁星動想見僧窗一點明老罷逢春無樂事夢回孤枕有鄉情重因佳句思樊口一紙家書百鎰輕

王子立與遲等遊陳家園橋敗幾不成行晚自酒務往見之明日雨作偶爾成詠

桃李城東近不遙偶聞花發喜相邀斷橋似欲妨佳思好雨猶能借此朝隨分開樽依綠草偶然信馬及餘瓢重來莫道無閑暇紫燕黃鸝日漸嬌

幽蘭花二絶

李徑桃蹊次第開穠香百和襲人來春風欲擅秋風巧催出幽蘭繼落梅

珍重幽蘭開一枝清香耿耿聽猶疑定應欲較香高下故取羣芳競發時

胡長史祠堂

白首青衫仍隱居晚拋環堵就安輿生芻忽改蒸嘗地函丈空悲講解餘弟子璵璠相照耀兒孫松桂共扶疎我來恨不瞻遺老空怪鄉鄰盡讀書

孫賓叟道人

萬里飄然不繫舟酒壚一笑便相投千金不換金丹訣何事惟須一布裘

新橋

六月長橋斷不收朱欄初喜映春流虹腰宛轉三百尺鯨背參差十五舟入市樵蘇看絡繹歸家鹽酪免遲留病夫最與民同喜卯酉怱怱無復憂

曾子宣郡太挽詞二首

族大徽音遠年高福祚多生兒盡龍虎封國裂山河象服驚初換埋文信不磨送車江郭滿咽絶聽哀歌

又

安輿遍西北丹旐歷江湖存沒終無憾哀榮兩得俱新封崇馬鬣餘福薦浮圖家法蘋蘩在空堂始一虛

曾子固舍人挽詞

少年漂泊馬光祿末路騫騰朱會稽儒術遠追齊稷下文詞近比漢京西平生碑版無容繼此日銘詩誰爲題試數廬陵門下士十年零落曉星低

次韻王適一百五日太平寺看花二絶

遍入僧房花照眼細尋芳徑蝶隨行歸時不怕江波

晚新有橋虹水上横
小檻明窻曾不住閑花芳草遣誰栽但須匹馬尋幽勝攜取清樽到處開

又次韻遊小雲居

溪上浮花片片輕泝流登岸得山行僧房幽絶雲居小春日陰晴野色明永遠林棲真有道溺沮耕養亦忘情此身此意何年遂空使常談笑老生

次韻秦觀梅花

病夫毛骨日凋槁愁見米鹽惟醉倒忽傳騷客賦寒梅感物傷春同懊惱江邊不識朔風勁牆頭亦有南枝早未開素質夜先明半落清香春更好鄰家小婦學閑媚靚粧惟有長眉掃孤芳已與飛霰競結子仍先百花老苦遭横笛亂飛英不見遊人醉芳草可憐物性空自知羞作繁華助芒昊

復次前韻答潛師

憐君古木依巖槁西江飲盡須彌倒野花幽草亦何爲嶮韻高篇空自惱萬點浮溪輒長歎一枝過嶺仍誇早拾香不忍遊塵汙嚼蘂更憐真味好道人遇物心有得瓦竹相敲緣自掃誰知真妄了不妨令我至今思璉老妙明精覺昔未識但向閑窻看詩草浮雲時起鳥四飛畢竟安能亂清昊

景福順老夜坐道古人搐鼻語

中年聞道覺前非邂逅仍逢老順師搐鼻徑參真面目掉頭不受别鉗鎚枯藤破衲公何事白酒青鹽我是誰慚愧東軒殘月上一盃甘露滑如飴

畫枕屏

繩床竹簟曲屏風野水遥山霧雨濛長有灘頭釣魚叟伴人閑臥寂寥中

次韻王適留别

遠謫勞君兩度行復將文字試平衡干時豈爲斗升禄聞道應忘寵辱驚未了新書誰與讀重留佳句不勝情決科事畢知君喜俗學消磨意自清

次韻子瞻特來高安相别先寄遲适遠卻寄邁迨過遯

老兄騎驢日百里據鞍作詩若瓢水忽吟春草思惠連因之亦夢添丁子羣兒競長堪一笑老馬臥餐何日起聞兄盡室皆舊人見面未曾惟遯耳遲年最長二十六已能幹父窮愁裏豫兒揚眉稍剛勁黨子温純無慍喜我兄憔悴我亦窮門戸久長真待爾但令戢戢見頭角甑倒囊空定何恥家藏萬卷須盡讀此外一簪無所恃船中未用廢詩書閉窻莫看江山美

次韻子瞻端午日與遲适遠三子出遊

人生逾四十朝日已過午一違少壯樂日迫老病苦丹心變爲灰白髮粲可數惟當理鉏耰教子執稷黍誰令觸網羅展轉在荆楚平生手足親但作十日語朝游隔提攜夜臥困烝煑未歌唐棣詩已治芻靈祖士生際風雲富貴若騎虎奈何貧賤中所欲空齟齬

次韻子瞻留别三首

公來十日坐東軒手自披雲出朝日山川滿目竟何有波浪翻天同一濕諸門迭出驚異狀閒道懷歸終舊壁此行千里隔江河何人更問維摩疾

野人性似修行僧長願幽居近林麓南遷無計脫簪

組西歸誰爲栽松竹頭上白雲卽飛蓋耳畔清泉當
鳴玉洛川猶是冠蓋林更願高飛逐黃鵠
東西南北無住身羯末封胡四男子彫鎪不遣治章
句爛漫先令飽文字踈慵嗟我厲之人生子夜中唯
恐似傳家粗足不願餘同駕柴車還我里

次韻子瞻行至奉新見寄

四年俟公書長視飛鴻背十日留公談欲作白蓮會筠州無可與者往還惟二僧耳
匏瓜一遭繫賣酒長不在夜歸步
江瀆明月照清瀨心開忽自得語異竟非背音倍一樽
談笑閒萬事寂寥外欲同千里行奈此一官礙何年
眞耦耕舉世無此大

贈醫僧鑒清二絕

肘後醫方老更精鬚眉白盡氣彌清只應救病能無
病豈是平生學養生
門人久作開堂老庭檜看成合抱圍宅日浴堂歸洗
背回頭還解放光輝

贈醫僧善正

老怯江邊瘴癘鄉城東時喜到公房歷言五藏如經
眼欲去三彭自有方身厭遠遊安靜默術因多病更
深長時時爲我談尊宿曾入南公古道場

食菱

野沼漲清泉烏菱不直錢蟹肥螯正滿石破髓初堅
節物秋風早樽罍夜月偏令人思淮上小舫藕如椽

留滯高安四年有餘忽得信聞當除官眞楊
間偶成小詩書于屋壁

數間茅屋久蹉跎四見秋風入薜蘿北棹偶然追鴈
羽南公誰復伴漁蓑三年買傳驚吾老九歲劉郞愧
爾多此去仍家江海上不妨一葉弄清波

洪休上人少年讀書以多病出家居泐潭爲
馬祖脩塔以三絕句來謁答一首

早除郞將少年狂祖塔結緣歸故鄉習氣未消餘業
在逢人依舊琢詩章

勉子瞻失幹子二首

人生本無有衆幻妄聚耳手足非吾親何況妻與子
偶來似可樂强作室家喜忽去未免悲欣戚要矜毀
君家兩歲兒畢竟何自始變化違初心涕泗劇飜水
吾儕近始悟造物聊復試道力竟未完聰明信難恃

又

破甑不復顧彼無愛甑心棄璧負赤子始驗愛子深
誠知均非我胡爲有不能一從三界遊久被百物侵
朝與喜怒交莫與寵辱臨四物皆不勝生死獨未曾
不經大火燒孰爲眞黃金棄置父子恩長住旃檀林

偶遊大愚見餘杭明雅照師舊識子瞻能言
西湖舊遊將行賦詩送之

五年賣鹽酒勝事不復知城東古道場蕭瑟寒松姿
出遊誠偶爾相逢亦不期西軒吳越僧弛擔未多時
言住西湖中巖谷涵清漪却背闤井喧曲盡水石奇
昔年蘇夫子杖屨無不之三百六十寺處處題清詩
麋鹿盡相識况乃比丘師辯淨二老人精明吐琉璃
笑言每忘去蒲褐相依隨門人几杖立往往聞談詞
風雲一解散變化何不爲辯入三昧火卵塔長松欹
淨老不復出麈尾清風施蘇公得罪去布衣拂霜髭

空存壁間字鬱屈蟠蛟螭知我卽兄弟微官此棲遲問何久自苦五斗寧免飢俯首笑不答且爾聊敖嬉我兄次公狂我復長康癡反復自爲計定知山中宜但欲畢昏娶每爲故人疑君歸漫洒掃野鶴非長羈

將移績溪令

坐看酒壚今五年恩移巖邑稍西還宅年貧富隨天與何日身心聽我閑山栗似蓚應自飽蜂糖如土不須慳仲卿意向桐鄉好身後烝嘗亦此間

約洞山文老夜話

山中十月定多寒纔過開爐便出山堂衆久參緣自熟郡人迎請怪忙還問公勝法須時見要我清談有夜闌今夕客房應不睡欲隨明月到林間

將之績溪夢中賦泊舟野步

扁舟逢野岸試出步崇岡山轉得幽谷人家餘夕陽被畦多綠茹堆屋剩黃粱深羨安居樂誰令志四方

謝洞山石臺遠來訪別

竄逐深山無友朋往還但有兩三僧共遊瀚瀣無邊處扶出須彌最上層未盡俗緣終引去稍諳真際自虛澄坐令顛老時奔走竊比韓公愧未能

贈方子明道人

水銀成銀利十倍丹砂爲金世無對此人斬術不肯傳閩戶泥墻畏天戒今子何爲與我言人生貧富寧非天鉗鎚槖籥枉心力虀鹽布被隨因緣我來江西晚聞道一言契我心所好廓然正若大虛空平生伎倆都除掃子言舊事淨慈師未斷有爲非淨慈此術要將救飢耳人人有命何憂飢

回寄聖壽聰老

五年依止白蓮社百度追尋丈室遊睡待磨茶長展轉病蒙煎藥久遲留贊公夜宿詩仍作巽老堂成記許求回首萬緣俱一夢故應此物未沉浮

乘小舟出筠江二首

短舫漂浮真似葉小篷低淺僅如巢幽吟但覺山川走困睡不知風雨交紅飯白醪供醉飽青蔞黃篛可纏包一竿鶴髮宅年事萬斛龍驤任見嘲

宦遊欲學林間鵲每到新年旋疊巢篷篛籠船聊似屋漁樵把臂便成交不妨袖裏攜詩卷尚可床頭置藥包古史欲成身愈困客來未免答譏嘲

寄題孔氏顏樂亭

顏巷久已空顏井固不遷荆榛翳蔓草中有百尺泉誰復飲此水裏飯耕廢田有賢孔氏孫芟夷發清源廢床見綆刻古甃昏苔痕引瓶注瓢樽千歲忽復然嗟哉古君子至此良獨難口腹不擇味四體不擇安遇物一皆可孰爲我憂患阮生未忘酒嵇生未忘鍛欲忘富貴樂託物僅自完無託中自得嗟哉彼誠賢

徐孺亭

徐君鬱鬱澗底松陳君落落堂上棟澗深松茂不遭伐堂毀棟折傷其躬二人出處勢不合譬如日月行西東胡爲賓主兩相好一榻挂壁吹清風人生遇合何必同一朝利盡更相攻先號後笑不須怪外物未可凝心胸比干諫死微子去自古不辨汙與隆我來故國空歎息城東舊宅生茅蓬平湖十頃照清廟獨畫徐子遺陳公二人皆合配社稷胡不相對祠堂中

滕王閣

客從筠溪來敧仄困一葉忽逢章貢餘淣蕩天水接
風霜出州渚草木見毫末勢奔西山浮聲動古城業
樓觀却相倚山川互開闔心驚魚龍會目送鳧鴈滅
遙瞻客帆久更悟江流闊使君東魯儒府有徐孺榻
高談對賓旅確論精到骨餘思屬湖山登臨寄遺堞
驕王應笑滕狂客亦憐勃萬錢罄一飯千金賣豐碣
豪風相凌蕩俳語終倉猝(歐陽文忠公嘗云王勃記文似俳而唐人貴之如此
何也)事往空長江人來逐飛楫短篇竟蕪陋絕景費彈
壓但當倒罌瓶一醉付江月

次韻道潛南康見寄

一葉追隨魚與龍紅粳白酒幸年豐也知山色遙相
待苦畏君詩欲見攻乘興風帆終日去尋幽蠟屐及
春同請君先入開先寺待濯清溪看玉虹

車浮(并敘)

結木如巢承之以簀沉之水中以浮識其處方舟
載兩輪挽而出之漁人謂之車浮此詩所謂汕也
與遲适同作車浮詩

寒魚得汕便爲家兩兩方舟載小車謀食旋遭芳餌
誤求安仍值積薪遮情存未免人先得欲盡要令物
莫加身似虛舟任千里世間何處有罘罝

題都昌清隱禪院

北風江上落潮痕恨不乘舟便到門樓觀飛翔山斷
際松筠陰翳水來源升堂猿鳥晨窺坐乞食帆檣莫
遶村誰道谿巖許深處一番行草認元昆(長老惟湜能識子瞻
兄於淨因有簡刻石)

送章戶掾赴澧州

江船不厭窄船窄始宜行風裏長先過灘頭一倍輕
迎親無惡處祿養勝躬耕澧上春蘭早猶堪弔屈生

除夜泊彭蠡湖遇大風雪

莫發鄡陽市曉撈彭蠡口微風吹人衣霧遶廬山首
舟人釋篙笑此是風伯候杙舟未及深飛沙忽狂走
晴空轉車轂漾水起岡阜衆帆落高張斷纜已不救
我舟舊如山此日亦何有老心畏波瀾歸臥塞牕牖
土囊一已發萬竅無不奏初疑丘山裂復恐蛟蜃鬪
鼓鍾相轟豗戈甲互磨叩雲霓黑旗展林木萬弩彀
曳柴眩人心振旅擁軍後或爲鸜雊吟或作倉兕吼
衆音雜呼吸異出殊圈臼中宵變凝冽飛霰集粉糅
簫騷蓬響乾晃蕩牕光透堅凝忽成積澎湃殊未究
紵縞鋪前洲瓊瑰琢遙岫山川莽同色高下齊一覆
淵深竄魚鼈野曠絕鳴雊孤舟四鄰斷餘食數升糗
寒虀僅盈盎腊肉不滿豆敝裘擁衾眠微火拾薪搆
可憐道路窮坐使妻子詬幽奇雖云極岑寂頃未覯
一年行將除茲歲真浪受朝來陰雲剥林表紅日漏
風稜恬已收江練平不縐兩槳舞夷猶連峯吐奇秀
同行賀安穩所識問癯瘦驚餘空自憐夢覺定真否
春陽著城邑屋瓦凍初溜艱難當有償爛熳醉醇酎

正旦夜夢李士寧過我談說神怪久之草草
爲具仍以一小詩贈之

先生惠然肯見客旋買雞豚旋烹炙人間飲食未須
嫌歸去蓬壺却無喫

舟中風雪五絕

北風吹雪密還稀雪勢漸多風力微孤棹獨依銀世界山川路絶欲安歸

曉風吹浪作銀山夜雪爭妍布玉田風力漸衰波更惡通宵撼我正安眠

擁纜埋蓬不見船船窻一點莫燈然幽人永夜歌黃竹賴有丹砂煖寸田

濁醪麤飯不成歡白浪飛花雪作團窻外時來一雙鴨浮沉笑我不禁寒

江面澄清雪未融扁舟蕩漾水無蹤篙師不用匆匆去遍看廬山羣玉峯

題南康太守宅五老亭

五老高閑不入城開軒肯就使君迎坐中莫著閑賓客物外新成六弟兄雲氣飄浮衣袂舉泉流灑落佩環聲岌然終日俱無語靜壽相看意自明

書廬山劉顗宮苑屋壁三絶

山西舊將本書生歸老巖間未厭兵臥聞布水中宵起錯認邊風萬馬聲

雕弓掛壁恥言勳出入樵漁便作羣五馬親來看射虎不愁醉尉惱將軍

眉輿已棄蹋風騅舊物仍存楊柳枝一曲清歌尤近好五陵故態未全衰

再遊廬山三首

當年五月訪廬山山翠溪聲寢食間藤杖復隨春色到寒泉頓與客心閑巖頭懸布煎茶足峽口驚雷泛葉慳待得前村新雨遍扁舟應逐好風還

憶自栖賢夜入城道邊蘭若一僧迎偶然不到終遺恨特地來遊慰昔情海外聲聞安至此堂中天鼓為誰鳴匆匆復向深山去一盞醍醐飽衆甿羅漢院有新羅羅漢堂中法鼓特大

此山巖谷不知重赤眼浮圖自一峯芒蹻隨僧踐黃葉曉光消雪墮長松石泉試飲先師錫午飯歸尋下寺鐘勝處轉多渾恐忘出山惟見白雲濃

汲陽阻風

鍾陵距池陽相望千里內江神欺我貧屢作風雨礙欲投皖公宿三日逢一噎孤蓬面空山朝食淡無菜白醪幸餘瀝黃卷漫相對飢吟非吾病疾走老所戒焦先近不遠蝸舍聞尚在區區問養生借我一帆快

張嘉祐

道人何為者陽狂時放言寶塔昔所構鐵劵今尚存此張所言其餘都不可曉俯仰拳肩跟無食輒行乞一飽常閉門爾來二十年未嘗變寒溫嗟哉豈徒然此意未易言偶來一笑喜但恐笑我昏

效韋蘇州調嘯詞二首

漁父漁父水上微風細雨青簑黃篛裳衣紅酒白魚莫歸莫歸莫歸歸莫長笛一聲何處

歸鴈歸鴈飲啄江南南岸將飛却下盤桓塞北春來苦寒苦寒苦寒寒苦藻荇欲生且住

至池州贈陳鼎秀才

淮陽學舍舊相依常誦曹溪第一機却到江西心有悟回看過去事皆非孤舟遠適身如寄二頃躬耕道自肥欲看齊山君去否閑中徒侶近來稀

次韻遲初入宣河

遠客安長道低篷稱小溪雲添濕帆雨舟滯沒蒿泥
草綠耕牛健村深候鳥啼陶翁方作令歸去未成題

次韻侯宣州利建招致政汪大夫

社甕壺漿接四鄰肩輿拄杖試紅塵慣眠林下三竿
日來看城中萬井春世上升沉無限事樽前强健不
貲身經過已足知公政長見車中有老人

次韻侯宣城疊嶂樓雙溪閣長篇

作官如負擔一負當且弛不知息肩處妄問道遠邇
我乘章江流却入宛溪水捨舟陟崔嵬行路極句已
名都便欲過佳處賴公指仰攀疊嶂高俯閱雙溪美
不悟身乘空但覺風吹耳雲煙變遙壑歌吹聞近市
倦遊得清曠行役有新喜公言頃榛穢斬伐從我始
堰水種蒲蓮開山蒔梅李擁本待成陰養花要食子
遺風揖桓謝父老邀黃綺邦人魚依蒲食客莪在沚
春陰迫寒食謂我姑且止嗟余去鄉國屢把刀環視
感公鵠鷺脩憐我鳧鴨庳異邦逢故人寧復固辭理
高談雲漢上爛醉笙歌裏落日盡公歡推挽未應起

初到績溪眎事三日出城南謁二祠遊石照偶
成四小詩呈諸同官（一首謁梓橦廟二首謁汪王廟三首四首游石照）

行年五十治丘民初學催科愧廟神無限青山不容
隱却看黃卷自憐貧雨餘嶺上雲披絮石淺溪頭水
蹙鱗指點縣城如手大門前五柳正搖春

石門南出衆山巔沃壤清溪自一川老令舊諳田事
樂春耕正及雨晴天可憐鞭撻終無補早向叢祠乞
有年歸告仇梅省文字麥苗含穗欲蠶眠

行盡清溪到碧峯陰崖翠壁晝杉松故留石照邀行
客上徹青山最後重

雨開石照正新磨鳥度猿攀野老過忽見塵容應笑
我年來底事白鬚多

縣中諸花多交代江君所栽牡丹已過芍藥
方盛偶寄小詩

偶來山邑便成家慚愧潘生滿縣花想見清樽檻邊
飲尚留佳句壁閒誇根株未老年年好豔色方穠日
日加聞道北遊無意味春深河上足風沙

楊主簿日本扇

扇從日本來風非日本風風非扇中出問風本何從
風亦不自知當復問大空空若是風穴既自與物同
同物豈空性是物非風宗但執日本扇風來自無窮

次韻答人幽蘭

幽花耿耿意羞春紉佩何人香滿身一寸芳心須自
保長松百尺有爲薪

次韻江法曹山間小酌

高情不奈簿書圍行揖青山肯見隨綠野逢花將盡
日清樽迫我正閑時簷閒雙鵲欲生子葉底新梅初
滿枝笑殺華陽窮縣令床頭酒盡只嚬眉

官舍小池有鸂鶒遺二小雛二首

半畝清池藻荇香一雙鸂鶒競悠揚來從碧澗巢安
在飛過重城毋自將野鳥似非官舍物宰君昔是釣
魚郎直言愧比奇章老得縣無心更激昂

清池定誰主鸂鶒自來馴知我無傷意憐渠解託身
橋陰棲息穩島外往來頻勿食遊魚子從交長細鱗

次韻答人見寄

對案青山雲氣騰天將隙地養無能牕扉迎暑梅將溜虛市無人冷欲冰寂默忘言慚社鷰毰毸困睡比春鷹深知大府容衰病復值年來蠶麥登

次韻答魏孝仙檻竹

猗猗元自直落落不須扶密節風吹展清陰月共鋪叢長傲霜雪根瘦耻泥塗更種愁無地應須翦碧蘆

欒城集卷第十三

欒城集卷第十四

詩八十五首

次韻王荐推官見寄

可憐衰病孰爲媒私喜鄰邦得儁才玉案愧無酬錦繡木瓜却用報瓊瑰風流似欲傳諸謝格律猶應學老梅始信山川出才士扁舟新自宛溪來（荐宣人也）

郭尉顧惇夫以琳上人書詩爲示次韻

勉强冠裳四十餘同官早歲亦山居朝來過我三竿日袖有幽僧數紙書家住一廛何計反官供五斗未應無聞渠秋後來相訪脫粟藜羹只自如

次韻汪琛監簿見贈

連宵暑雨氣如秋過客不來誰與遊賴有澹臺肯相顧坐令彭澤未能休琴疎不辨彈新曲學廢誰令致束脩慚愧邑人憐病懶共成清淨勸遲留

周昉畫美人歌

深宮美人百不知飲酒食肉事游嬉彈絲吹竹舞羅衣曲終對鏡理鬢眉岌然高髻玉釵垂雙鬢窈窕蔓葉微宛轉躑躅從嬰兒倚楹俯檻皆有姿擁扇執拂知從誰瘦者飛燕肥玉妃俯仰向背樂且悲九重深邃安得窺周生執筆心坐馳流傳人間眩心脾飛瓊小玉雲霧幃長風吹開忽見之夢魂清夜那復追老人衰朽百事非展卷一笑亦胡爲持付少年良所宜

病中郭尉見訪

偶成三日寒兼熱知是多聞力未全卻問藥王求妙劑慙非摩詰已虛圓勞公强說脩行漸顧我方爲病垢纏應是床頭有新酒欲邀佳客故留連

病後

一經寒熱攻骸骨正似兵戎過室廬柱木支撑終未穩筋皮收拾久猶疎芭蕉張王要須朽雲氣浮游畢竟虛賴有衣中珠尚在病中點檢亦如如

復病三首

其一

病作日短至病消秋氣初山深足氛瘴俗儉少肴蔬藥亂曾何補心安當自除朝廷閔流落已是脫遷居

其二

寒作埋冰雪熱攻投火湯今生那有此宿業未應亡委順一無損力爭徒自傷頹然付一榻是處得清涼

其三

一病五十日復爾當解官不才歸亦樂無食去猶難黽勉人應笑低徊意已闌舊師摩詰老把卷靜中看

送琳長老還大明山

身老與世踈但有世外緣五年客江西掃軌謝往還依依二三老示我馬祖禪身心忽明曠不受垢汚纏偶成江東游欲別空悽然緣散衆亦去飄若風中煙（高安三長老與之甚熟別後文老去洞山聰老去聖壽全老化去）華陽本荒邑緇素明星懸偶然得老尉舊依育王山璉公舊知識不見十九年我昔未聞道問以所入門告我從信入授我普眼篇冉冉百尺松起自一寸根南歸髮盡白尺書今始傳不知鄰邑中乃有門人賢百里走相訪觸熱汗雨翻懷中出詩卷清絕如斷蟬我適病寒熱氣力才緜緜空齋默相向欲語不能宣未暇答佳意歸錫鏘金環空有維摩病愧無維摩言

病退

冷枕單衣小竹床臥聞秋雨滴心涼此間本淨何須洗是病皆空豈有方示疾維摩元自在放身南嶽離思量病根欲去真元在昨夜夢遊何有鄉

病後白髮

枯木自少葉不堪經曉霜病添衰髮白梳落細絲長筋力從凋朽肝心罷激昂勢如秋後雨一度一淒涼

答琳長老寄幽蘭白朮黃精三本二絕

其一

谷深不見蘭生處追逐微風偶得之解脫清香本無染更因一嗅識真知

其二

老僧似識眾生病久在山中養藥苗白朮黃精遠相寄知非象馬費柔調

次韻侯宣城題疊嶂樓

小邑來時路宣城最近鄰樓臺百年舊花竹一番新登覽春深日凝思病後身何時對樽酒重為洗埃塵

初聞得校書郎示同官三絕

其一

讀書猶記少年狂萬卷縱橫曬腹囊奔走半生頭欲白今年始得校書郎

其二

百家小邑萬重山慚愧斯氏愛長官粳稻如雲梨棗熟暫留聊復為加餐

其三

病後濁醪都少味老來歡意苦無多臨行寂寞空相對不作新詩柰客何

績溪二詠

豁然亭

南看城市北看山每到令人意豁然碧瓦千家新過雨青松萬壑正生煙經秋臥病聞斤響此日登臨負酒船徑請諸君作佳句壁間題我此詩先

翠眉亭

誰安雙嶺曲彎彎眉勢低臨戶牖間斜擁千畦鋪淥水稍分八字放遙山愁霏宿雨峯巒濕笑卷晴雲草木閑忽憶故鄉銀色界舉頭千里見蒼顏

辭靈惠廟歸過新興院書其屋壁

來時稻葉針鋒細去日黃花黍粒麄久病終慚多敝政豐年猶喜慰耕夫青山片片添紅葉淥水星星照白鬚東觀校讎非老事眼昏那復競鉛朱

郭尉惠古鏡

凜如秋月照虛空遇水留形處處同一瞬自成千億月精神依舊滿胸中（俗言以鏡予人損己精神故解之云）

歙縣歲寒堂

檻外甘棠錦繡屏長松何者擅亭名浮花過眼無多日勁節凌寒盡此生暗長茯苓根自大旋收金粉氣尤清長官不用求琴譜但聽風吹作弄聲

邵武游氏老人三清堂紫芝

黑龜赤鳳早逢師白髮蒼顏老不衰丹鼎一丸深自祕紫芝三葉卻先知煙薰晴日雲容薄色凝秋霜玉性奇何日刀圭救羸病盡芟荊棘種交梨

神宗皇帝挽詞三首

其一

稽古堯無作勤邦禹有功政新天地力事改漢唐風禮樂寰中盛梯航海外通華封徒有誦龍御忽乘空

其二

承平終不處付託重艱難統接神孫正人依聖母安橋山封劍佩原廟見衣冠萬國纏哀處高陽檜柏寒

其三

取士忘疏賤量書廢寢興芻言本何益玉殿最先登日角依俙想堯言涕泗稱龍髯遠莫及零淚凍成冰

舟過嚴陵灘將謁祠登臺舟人夜解及明已遠至桐廬望桐君山寺漂渺可愛遂以小舟遊之作二絶

其一

扁舟忽草出山來慚愧嚴公舊釣臺舟子未應知此恨夢中飛楫定誰催

其二

嚴公釣瀨不容看猶喜桐君有故山多病未須尋藥錄從今學取衲僧閑

泝潮二首

其一

潮來海若一長呼潮去蕭條一吸餘初見千艘委泥土忽浮萬斛泝空虛映山少避曾非久借勢前行卻自如天地尚遭人意料乘時使氣定麤疎

其二

疋練縈回出海門黄泥先變碧波渾初來似欲傾滄海正滿真能倒百源流枿飛騰竟何在扁舟睥睨久仍存自慚不作山林計來往終隨萬物奔

贈王復處士

候潮門外王居士平昔交遊遍海涯本種杉松爲老計晚將亭榭付鄰家爲生有道終安隱好事來遊空嘆嗟猶有東坡舊詩卷忻然對客展龍蛇（王君舊有園亭子瞻兄名之曰種德其亭頃以貧故鬻之矣）

張惕山人卽昔所謂惠思師也余舊識之於京師忽來相訪茫然不復省徐自言其故戲作二小詩贈之

昔日高僧今白衣人生變化定難知故人相見不相識空怪解吟無本詩

聽誦長江近章句喜逢澄觀已冠巾醉吟揮弄清潮水誰信從前戒律人

次韻子瞻送楊傑主客奉詔同高麗僧遊錢塘

人言長安遠如日三韓住處朝日赤飛帆走馬入齊梁卻渡吳江食吳橘玉門萬里唯言九行人涙墮陽關酒佛法西來到此閑遍滿曾如屈伸手出家王子身心虛飄然渡海如過渠遠來忽見傾盆雨屬國真逢戴角魚至人無心亦無怯一物不見誰爲敵東海東邊定有無拍手笑作中朝客

寄龍井辯才法師三絶（并敘）

轍自績溪蒙恩召還將自宣城沿大江以歸家兄子瞻以書告曰不如道歙溪過錢塘一觀老兄遺迹轍用其言既至吳中迫於水涸不能久留十月八日遊上天竺子瞻昔與辯才師相好今隔南山

不得見乃作三小詩以寄之

我兄教我過東吳遺墨山間無處無忽報冬潮催出堰俗緣深重道心麤

山色青冥葉未紅湖光凝碧曉無風行窮上下兩天竺望斷南山龍井龍

井水中藏東海魚側盆翻雨洗凡夫隔山欲共公相見莫道從來一滴無

元絳參政挽詞

吳越朝天功在民當年卿相亦仁人曾孫終與元豐政故老猶知異代因吏治清明開白日文詞俊發吐青春鄞都從事堂中客涕灑高原柏子新

過王介同年墓

平生使氣坐生風徐叩方知學有功應奉讀書無復忌虞翻忤物自甘窮埋根射策久彌奮投老爲邦悍莫攻墳木未須驚已拱少年我亦作衰翁（昔與中甫同登制科僕年最少今已老矣）

將遊金山寄元長老

麤砂施佛佛欣受怪石供僧僧不嫌空手遠來還要否更無一物可增添

元老見訪留坐具而去戲作一絕調之

石霜舊奪裴休笏坐具只今君自留留放書房還會否受降曾不費戈矛

元老和示小詩自謂非戰之罪復作一絕并坐具還之

請君卻領彌天具不欲終收陷虎名莫道昏沉非戰罪何如不戰屈人兵

子瞻與長老擇師相遇於竹西石塔之間屢以絕句贈之又留書邀轍同作遂以一絕繼之

遠老陶翁好弟兄虎溪廬阜久逢迎何須更要經平子清議從來貴士衡

高郵贈別杜介供奉

淮南魚米年年賤直便歸休無俸錢錦背圖書何益事塵生弦筦正參禪逢人未廢一樽酒送客長隨百里船世上得如君自在不須開府事開邊（幾先去年送家兄子瞻至高郵今年復留此相別）

答王定國問疾

五年竄南荒頑質不伏病吸清吐濁穢氣練骨隨勁澹然久忘歸寂寂就退屏國恩念流落牽挽畀鄰境葉舟泝長江藤鞋過重嶺峽深蔦蘿惡山嶮崖石橫恢台夏初發氛霧秋愈盛菸雞食有時豚羔詎曾省門開訟牒入日晏鴂舌競肝脾得寒熱冰炭迫晨暝俚醫固空疎蠻覡劇麤猛老妻但坐哭遺語未肯聽長子亦在床一臥昏不醒思歸未可得即死付前定如如性終在冉冉歲將冷筋骸稍輕安冠服强披整餘方厭苓朮日食禁醪茗髮衰亂隨櫛骨瘦空看影簿書勉復親環玦非所請馬老固伏櫪槎流舊安井凌兢就輕車邂逅出倏絓此生誠夢幻俛仰成弔慶故人枉新詩萬里慰孤耿賞音我非曠斲鼻君真郢南遷昔所同臥疾今亦並遠行信由天未死庸非命歸舟正飄兀齋舍念清淨作書附鴻翼去路瞻斗柄閘水漸安流吳音未全正一樽對清言及此冬夜永

和子瞻次孫覺諫議韻題郡伯閒上斗野亭見寄

扁舟未遽解坐待雨閒平濁水汙人思野寺爲我清昔遊有遺詠枯墨存高甍故人獨未來一樽誰與傾北風吹微雲莫寒依月生前望邗溝路卻指鐵甕城茅簷卜茲地江水供晨烹試問東坡翁畢老幾此行奔馳力不足隱約性自明早爲歸耕計免慚老僧榮僧榮斗野主人也子瞻將卜居丹陽蒜山下此亭正當歸路故云爾

次韻子瞻題泗州監倉東軒二首

肩輿嫋嫋渡浮梁吏隱知君寄一倉十里遥看飛阜蓋小軒相對有壺漿清宵往往投車轄永日霏霏散篆香留滯淮南久仍樂莫年何意復爲郎

萬斛塵飛日爲霾無心退食自成齋梅生紅粟初迎臘魚躍銀刀正出淮臥病空看帆度磧誦詩猶記雪塡堦夾河南北俱形勝且借高城作雨崖

答顏復國博

歲晚河水留畫船一軒脩竹喜蕭然詩詞温厚新成格道論精微近入禪病後不勝清酳釃別時仍得舊書傳欲成古史須咨考陋巷何因接尺椽

次韻王定民宣德

彭城寺壁看詩來顏氏瓢樽偶共開茅屋未完先鑿沼竹林成後想宜梅新詩妙絕難爲繼高論微低得共陪第一詞人生不識茲行尚喜揖君才

河冰

扁舟多艱虞與我平日類初乘滂洋流旋涉凍淺地日西陰風作夜半流澌至悄然孤寂枕覺此凝冽氣河聲噤不喧燈花結復墜忽來觸舟去聲與裂帛似平明發窗扉吏卒殭未起奔騰陣馬過洶湧晴雲駛紛紛散環玦卷卷浮席被匯流忽騰蹙曲岸相撐抵欹危起丘山汗漫接州沚連艘恣凌轢千槌競紛委剛强初悍頑潰散終披靡掃除就虛曠沿泝弄清泚我行無疾除乘流得坎止偶然追還期愧此墮千指陰陽有定數開塞亦常理窮冬治舟行嗟此豈天意

復賦河冰四絕

客心凜凜怯寒冰擁褐無言夜漏深河伯似知歸意速風號西北故相禁

春來歸夢劇飛鳧夜半流澌擁舳艫似勝去年彭蠡口雪封廬岳浪翻湖

朝來縣令借長船仍遣千夫上下牽不惜瓊瑤分衆手貪看雪片滿河壖

輕紈破碎珮環流顛倒鏘鳴亂觸舟解紼投篙曾不顧不知何處擁汀洲

河冰稍解喜呈王適

留滯江湖白髮生西歸猶苦凍崢嶸春風未到冰先解河水初深船自輕去國偶然經晝夢逢人稍欲問都城羈鴻共有成行喜雙鯉應將尺素迎

河冰復結復次前韻

懊惱河冰散復生徂年近已失崢嶸身留短舫厭厭睡目送飛鴻一一輕引繂低徊疑上坂打凌辛苦甚攻城東風憐我歸心速稍變楊梢百里迎

題南都留守妙峯亭

我登妙峯亭欲訪德雲師春陽被原野灘渙含流澌

未復桃李色稍增松桂姿孑孑東來檣冉冉將安之
萬物委天運此身免奔馳悵然懷舊遊一丘覆茅茨
清泠久沮洳文雅空頹隳提攜二三子醉倒春風吹
不見妙峯處安知德雲期南遷久忘反有獲空自知
歸來覽新構恍然發深思遠行極南海此地初不移
酌我一斗酒盡公終日嬉德雲非公歟相對欲無詞

次韻發運路昌衡淮南見山堂

疊石初成得賜環未應苔蘚上蒼顏據鞍華岳旌旄
裏回首淮山夢想間烽火日傳西塞靜丘陵應伴壯
心閑終南太白皆公有肯向庭中更作山

送戴朝議歸蜀中

岷山招我早歸來劍閣橫空未易回北叟忽驚鶗鴂
晚西轅欲及海棠開避仇賦客親耕耒因亂詩翁著
酒杯但愛江山無一事爲言父老莫相猜

後省初成直宿呈子瞻二首

掖垣初罷斧斤響棟宇猶聞松桂香江海暫來俱野
客雲霄並直愧華堂月明似與人煙遠風細微聞禁
漏長諫草未成眠未穩始知天上極清涼

射策當年偶一時對床夜雨失前期廬間還往無多
地夢裏追尋亦自疑螭墨屢乾朝已久囊封希上出
猶遲茅簷半破松筠老歸念蕭然欲語誰

次韻子瞻送陳睦龍圖出守潭州

海上石橋餘折棟大舶記君過鐵甕東行萬里若乘
空老蚤長鯨應入鞚波搖風卷臥不起免教髀肉鞍
磨痛歸來過我話艱苦驚汗津津尚流汞海涯風物
畫成圖錯落天吳兼紫鳳至今想象隔人世往往風
濤吹晝夢長沙欲往厭飛楫幸有千兵作迎送文章
清逸世少比科第崢嶸聲自重遠行屢屈衆所歎出
祖誰攀車欲動明朝鼓角背王城莫聽單于吹曉弄
子雍奉使三韓轍時在南都見其往返故此詩言之

送千之姪西歸

京洛東遊歲月深相逢初喜解微吟夢中助我生池
草別後同誰飲竹林文字成家憐汝在風流似舊慰
人心便將格律傳諸弟王謝諸人無古今

駕幸親賢宅贈隨駕諸公

日日南風夜氣煩一聲鳴蹕萬人看禁溝飛水清黃
道涼殿分冰遍從官急雨未成昏觀闕微飆稍覺泛
和鑾相看揮汗塵埃裏散髮何人舊不冠

次韻子瞻飲道者院池上

雨氣涼侵殿河流滲入池黃粱淪魚子白酒瀉鵝兒
風細初生袖塵清免汙眉郊行不易得拂壁看題詩

答孔平仲惠蕉布二絕

裘葛終年累已輕薄蕉如霧氣尤清應知浣濯衣稜
敗少助晨趨萃蔡聲

燈籠白葛扇裁紈身似山僧不似官更得雙蕉縫直
掇都人渾作道人看

次韻朱光庭司諫喜雨

焦枯連夏火洗濯待秋霖都邑溝渠淨郊原黍豆深
流膏侵地軸晴意動風琴誰似臣居易先成喜雨箴

次韻光庭省中書事

放浪江湖久惰慵安排誰置從宮中麤疏空與延和
對開納初還正觀風二鄙兵銷真帝力四方雨足自

天功時將一勺傾滄海漫使人知達四聰

送張恕朝奉南京簽判二首

楚蟹吳柑初著霜梁園官酒試羔羊老如計相非無齒清似留侯未却糧杖屨稍通賓客過蔬要遺子孫嘗詔書委曲如公意幕府新除朱紱郎

朱紱還家罷倚門留都無事最宜親下車趨走驚鄰舍決獄平反慰老人相見只今多邂逅舊遊他日半埃塵何年重起扁舟興會作東湖十日賓

送賈訥朝奉通判眉州

歸念長依落日邊壺漿今見逆新官聲傳已覺謳歌遍身到前知政令寬民病賢人來已暮時平蜀道本無難明年我欲脩桑梓爲賞庭前荔子丹（眉州倅廳舊有荔支二株甚大）

次韻黃庭堅學士猩毛筆

不悟身邊一斗紅聖賢隨世亦時中何人知有中書巧縛送能書陳孟公

李誠之待制挽詞二首

脫遺章句事經綸滿腹龍蛇自屈伸南駕威聲傳絕域西征舊恨失姦臣空留諫疏驚頹靡終託詩詞話苦辛直氣如雲未應盡一雙嗣子亦騏驎

濟南風物在西湖湖上逢公初下車談笑樽前伏齊虜旌旗門外聽除書一封未奏先焚草三黜歸來便種蔬淚落西堂歌酒地杉松空見歲寒餘

司馬溫公挽詞四首

白髮三朝舊青山一布衾封章留帝所德澤在人心未起謳吟切來歸顧託深楊公不久住天意定難忱

又

決策傳賢際危言變法初紛紛看往事一一驗遺書富貴終何有清貧只自如西州不忍過行哭便回車

又

區區非爲己懇懇欲忘生力盡心終在身亡勢亦成遺民抛劍戟故老半公卿魏丙生前友俱傳漢相名

又

少年真猾淺射策本麤疏欲廣忠言地先收衆棄餘流離見更化邂逅捧除書趙孟終知厥他人恐罵予

送表弟程之元知楚州

與君外兄弟初如一池魚中年雲雨散各異澗谷居客舍復相從語極長欷歔青衫奉朝謁白髮驚晨梳百年不堪把一樽歡有餘清言我未厭昨夜聞除書淮南旱已久疲民食田蔬詔發上供米仍疏古邗渠要須賢使君均此積歲儲徑乘兩漿去不待五馬車別離難重陳勞徠不可徐政成得召節歲晚當歸歟

送王震給事知蔡州

朝廷入忘返冠蓋如雲屯賢哉貴公子獨以民社言西臺出命書落筆波濤翻東臺典封駁坐惜日月奔試劇得上蔡高臥強東藩旱歲獨多麥時雨如傾盆鈴軒省鞭扑幕府多壺樽逡巡文字樂斥去簿領煩賜環行當至坐席恐未溫三槐日成陰富貴屬曾孫

送王廷老朝散知虢州

滿腹貯精神觸手會衆理一廢十五年直坐才多爾我昔遊宋城憶始識君子簿書填丘山賓客亂蜂蠆出尋城下宅屢屣床前履清談如鋸木落屑紛相委

解頤自有樂置酒姑且止逡巡破黃封婉娩歌皓齒風高熊正白霜落蟹初紫夜闌意未厭河斜客忘起歸來笑僮僕熟醉未曾爾江湖一流蕩歡意日頹弛西還經舊遊相逢值新喜詔催西州牧門有朱轓梔都城挽不住山賊近方侈提刀索崖谷援桴動閭里居家百無與王事非有已何日卻休官復飲梁王市

送魯有開中大知洛州次子瞻韻

仲連雖不仕而非綺與園逡巡笑談閒屨解戰鬬繁子敬識二孫長揖鼓鼙喧意氣感周郎振策起江村二賢繼英風千載爲高門曾孫事仁祖風義夙所敦臺閣餘故事父老稱遺言白髮識公子十載友元昆婆娑久不試俛仰色愈溫五馬忽嘶鳴朱輪夾征軒旌旄隔河至部曲幾人存銅虎不可留芻狗行當燔秋潦決河防遺黎化驚魂憂心念千里何暇把一樽西城叩門別南風吹帽翻嗟我限出謁未敢逾短垣新晴水尚壯想見民驚奔安得萬丈堤止此百里渾姑爾救一境誰當理其源百聞貴一見尺書爲我論

欒城集卷第十四

欒城集卷第十五

詩八十五首

送陳侗同年知陝府

上書乞江淮得請臨關河所得非所願親友或相訶丈夫志四方所遇常逶迤況當國西屏形勝古來多崑渠湧北郭華岳垂東阿羌虜昔未平驛騎如飛梭間諜時出沒關梁苦譏何爾來一清淨西望多麥禾魏絳方和戎先零正投戈秦人釋重負道路聞行歌便當臥齋閣次第除網羅時時一嘯咏未用勤催科諸孤寄吳越食口如鴈鵝時分橐中金何必手自摩

次韻李曼朝散得郡西歸留別二首

風波定後得西歸烏鵲喧呼里巷知未熟黃粱驚破夢相看白髮信乘危豚肩尚有冬深味鸑器應逢市合時父老爲公留臘酒不須猶唱式微詩

懷印徒行尚故衣邸中掾史見猶疑千人上塚鄉關動五馬行春雨澤隨醉裏墜車初未覺道中破甑復誰悲西行漫遣親朋喜早賦陶翁歸去詩

送程建用宣德西歸

昔與君同巷參差對柴荆艱難奉老母弦歌教諸生藜藿飽臧獲布褐均弟兄貧賤理則窮禮義日益明我親本知道家有月旦評逡巡戶牖間時聞歎息聲善惡不可誣孝弟神所聽我見此家人處約能和平宅年彼君子豈復地上行爾來三十年遺語空自驚松阡映天末苦淚緣冠纓子親八十五皤然老人星安輿及祿養平反慰中情月俸雖不多足備甘與輕今年復考課得秩真代耕倚門老鶴望策馬飛鴻征歸來歲云莫手奉屠蘇觥我詩不徒作以遺鄉黨銘君昔嘗稅居與敝廬東西相望武昌君見其家事知非貧賤人也此語未嘗語人俛仰三十年矣因君西歸作詩言之不覺流涕

次韻子瞻杜介供奉送魚

天街雪霽初通馹禁籞冰開漸躍魚十尾煩君穿細柳一杯勸我芼青蔬寒樽獨酌偶逢客佳句相酬不用書江海歸來叨禁近空令同巷往來疎

次韻子瞻招王蘧朝請晚飲

矯矯公孫才不貧白駒銜雪喜新春忽過銀闕迷歸路誤認瑤臺尋故人訪我不嫌泥正滑留君深愧酒非醇歸時九陌鋪寒月清絕空教僕御顰

子瞻與李公麟宣德共畫翠石古木老僧謂之憩寂圖題其後

東坡自作蒼蒼石留取長松待伯時只有兩人嫌未足更收前世杜陵詩

王君貺宣徽挽詞三首

妙年收賈傅白首貴王陽志氣文章在功名歲月長遺孫依舊德故吏滿諸方河朔三持節斯民定不忘

又

謫墮神仙侶飛翔鸞鳳姿舊逢黃石老陰許赤松期歷歷僧伽記申申鄧傳詞翻然歸海嶠無復世人知公少年過泗州於僧伽塔中見一老僧謂公歸眎祖墓有白兔者君當第一人及第已而果然既登科見張鄧公公爲言吾爲射洪令尉捕得一人疑其行劫吾覺其非是釋之問其所從來則山中隱者也以藥遺我曰服此藥可以終天年而無病且約我貴極人臣今子方且貴慎勿咎辱道人公終身用其言轍佐公於大名親見公言之

從軍在河上仗鉞喜公來幕府方閑暇歌鐘得縱陪

宅年老賓佐過國泣樓臺猶有墳碑在仍令故客開（今樞密安公厚卿昔與轍同在幕府公家方求厚卿作墓碑）

送杜介歸揚州

揚州繁麗非前世城郭蕭條却古風尚有花畦春雨後不妨水調月明中東都甲第非嫌汝北牖羲皇自屬翁清洛放船經月事急先鶗鴂逺芳叢

次韻子瞻與鄧聖求承旨同直翰苑懷武昌西山舊遊

我遊齊安十日回東坡桃李初未栽扁舟亂流入樊口山雨未止涇黃梅寒溪聞有古精舍相與推挽登崔嵬山深縣令喜客至寺荒蔓草生經臺黃鵝白酒得野餽藤床竹簟無纖埃可憐遷客畏人見共怪青山誰爲堆行驚晚照催出谷中止亂石傾餘罍古今相望兩令尹（謂元結與鄧君也）文詞灑落千山隈野人豈復識遺趣過客時爲剜蒼苔五年留滯屐齒禿一朝揮手船頭開玉堂却憶昔遊處笑問五柳應彫摧滿朝文士蚤貴達憑凌霄漢乘風雷入參祕殿出華省何曾著足空山來漂流邂逅覽遺蹋耳中尚有江聲哀

送楊孟容朝奉西歸

三十始去家四十初南遷五十復還朝白髮正紛然故人從西來鞍馬何聯翩握手得一笑喜我猶生全別離多憂患夢覺非因緣惟餘歸耕計粗有山下田久糜太倉粟空愧鄉黨賢老兄富治行令德齊高年幸此民事清未厭軍壘偏父老攜壺漿稚子迎道邊應有故相識問我何當旋君恩閔衰病歸駕行將鞭

次韻孔武仲學士見贈

羨君眈讀書日夜論今古雖復在家人不見釋手處意求五車盡未惜雙目苦蓬萊倚霄漢簡冊充棟宇學成擅囷倉筆落走風雨破籠閉野鶴短草藏文虎鬢鬚忽半白兒女無復乳知君不能薦愧我終何補偶來相就談日落久未去歸鞍得新詩佳句爛如組古風棄雕琢遺味比樂府且復調塤箎泠然五音舉

送家定國朝奉西歸

我懷同門友勢如曉天星老去髮垂素隱居山更青退翁聯科第俯仰三十齡仕宦守鄉國出入奉家庭鵠鷺性本靜芷蘭深自馨新詩得高趣衆耳昏未聽笑我老憂患奔走如流萍冠裳强包裹齒髮坐彫零晚春首歸路朱轓照長亭縣令迎使君綵服導輜軿長歎或垂涕平反知有令此樂我已亡雖達終不寧

次韻劉貢父省上示同會二首

流落江湖東復西歸來未洗足閒泥偶隨鵬翼培風上時得衙香滿袖攜落筆逡巡看儤直醉吟清絕許分題相望魯衞雖兄弟終畏鄰封大國齊

掖垣不復限東西賓客來衝霧雨泥白酒黃封開瀲灩朱纓青籠落提攜五花愧我連書判三道高君免試題誰遣松蒿同一谷凌雲他日恐難齊

次韻孔武仲三舍人省上

君不見西都校書宗室叟東魯高談鼓瑟手偶然同我西掖垣並立曉班分左右龍文百斛世無價（屬二公）瓦釜枵然但升斗諸兄落落不可望兩季幸肯分餘光大孔奮飛自南鄉聯翩羣鴈相追翔渠家冠蓋尤堂堂

送顧子敦奉使河朔

去年送君使河東今年送君使河北連年東北少安居慷慨憐君色自得河流西決不入土千里汙漫敗原隰壯夫奔亡老稚死粟麥無苗安取食君憂臣辱自古然自說過門三不入忠誠一發鬼神輔心念既通謀計集堤防旋立村落定波浪欲收蛟蜃泣二年歸國未爲久故舊相看髮猶黑成功豈在延世下好勇眞令腐儒服此時爲國頌河平當使君名長不沒

席上再送

人言虎頭癡勇作河朔遊黃河六七月不辨馬與牛單車徑北渡橫身障西流虎頭亦不癡志在萬戶侯徜徉歷三邊歸借坐上籌腰垂黃金印不受白髮羞此計雖落落但問有志不臨岐且一醉行役方未休

次韻孔文仲舍人酴醾

蒼虬凍不死輕素暖仍歸落蘂時吹面繁香自撲幃光凝直照夜枝軟或牽衣似厭風霾苦應思霧雨霏開樽迎最盛掃地見初稀賴有清陰在金波肯發揮

送錢承制赴廣東都監

家聲遠繼河西守遊宦多便嶺外官南海無波閑鬬舸北堂多暇得羞蘭忽聞常棣歌離索應寄寒梅報好安宅日扁舟定歸計仍將犀玉付江湍

次韻曾子開舍人四月一二日扈從二首

萬人齊仗足聲勻翠輦徐行不動塵夾道讙呼通老穉從官雜遝數徐陳旌旗稍放龍蛇卷旒冕初看日月新天遣雨師先灑道農夫不復誤占辛（農家常以上辛占麥辛深則麥熟今年正月八日得辛而雨不時應駕未出一日初得雷雨麥始有望）

衣冠雙日款蓬萊簾脫瓊鉤扇不開清曉逺驚三殿啓翠華遙自九天來晨光稍稍侵黃蓋瑞霧霏霏著禁槐千兩翟車觀禮罷歸時滿載德風迴（是日內外命婦皆會景靈仰瞻三宮肅然雍穆不言而化諸公之家有能言之者）

再和

病起江南力未勻强將冠劍拂埃塵木雞自笑眞無用芻狗何勞收已陳行從鑾旗風日細側聽廟樂管絃新誰知四載勤勞後併舉成功祚泣辛

宸心惻惻念汙萊南籞西池閉不開長樂鳴鞘千乘出顧成蔦邑萬方來從臣暗泣新宮柳父老行依輦路槐雙闕影斜朱戶啓都人留看屬車回

次韻張昌言給事省中直宿

還家未暇拂塵衣攜被重來趁落暉省戶鳴騶久分散宮槐棲鵲共翻飛周廬見月風霾靜斜漢橫空星斗稀多病心身怯清禁故山依約夢西歸

次韻貢父子開直宿

擲筆搖毫氣吐虹與餘庭藥詠殘紅今宵文字知無幾鼾睡簾中笑二公

去年冬轍以起居郎入侍邇英講不逾時遷中書舍人雖忝冒愈深而瞻望清光與日俱遠追記當時所見作四絕句呈同省諸公

邇英肅肅曉霜清玉宇時聞槁葉零風過都城吹廣內萬人笑語落中庭

銅缾灑遍不勝寒雨點勻圓凍未乾回首曈曨朝日上槐龍對舞覆衣冠（邇英前有雙槐甚高而柯葉拂地狀若龍蛇講官進對其下）

早歲西廂跪直言起迎天步晚臨軒何知老侍曾孫

聖欲泣龍髯吐復吞（轍昔舉制策坐於崇政西廊蓋邇英之北也是日晚仁皇自延和步入崇政過所試幄前瞻望天表最爲親近）講罷淵然似不勝詩書默已契天心高宗問答終垂世未信諸儒測淺深

次韻張問給事喜雨

已收蠶麥無多日旋喜山川同一雲禾黍趂時青覆壠池塘流潤淥生文兩宮尚廢清晨集中禁初消永夜薰倉粟半空民望足深耕疾耨肯忘君

次韻宋構朝請歸守彭城

得郡迎親願不違書來無復寄當歸馬馳未覺西南遠烏哺何辭日夜飛湖水欲平官舍好茶征初復訟坻稀平反聞道加飡飯五袴應須換破衣

次韻劉貢父西掖種竹

竹迷誰定知迷否趂取滂沲好雨初栽向鳳池吹律處斸從芸閣殺青餘迎風一嘯朝回早弄月相差直宿疎應怪籍咸林下客相看不飲作除書（仲馮方作左史必與貢父並直於此）

次韻劉貢父省中獨直

簾深巧爲隔朝暾竹密時能引雀喧朝罷宿酲還續夢靜中諸妄稍歸根坐曹聞道仍分省出沐誰當與並軒竹簞茅簷宅日事重因遺詠記君恩

得告家居次韻貢父見寄

君恩賜告許歸來雨後中庭有綠苔起問日高三丈久臥聞車過九門開泥封連日傳新語腕脫知君有軼才（十八二十二兩日除目猥多）待得晴乾追後乘未應塵土熱如灰

黃幾道郎中同年挽詞二首

温恭天賦此心良惠愛人知政術長井水無波任缾綆牛刀投隙應宮商分符出遍名城守攜被歸從華省郎不到汝陰遺恨遠坐令湖水減清光

早歲相從能幾時淮陽花發正游嬉鳴弓矍相人如堵席地滄浪柳作帷十載舊遊真是夢一時佳客尚存誰遙聞葬日車千兩漬酒緜中寄一悲（轍昔與幾道相遇於陳陳守張聖民相與游從甚密逮今將三十年當時賓客在者少矣而幾道復化去言之悽惻無已）

和王定國寄劉貢父

度嶺當年惜遠行過淮今日似前生留連秋思江侵海搖蕩春心花滿城欲寄尺書慵把筆偶聞佳句獨含情何時復看清虛會醉聽秦箏促柱聲

故濮陽太守贈光祿大夫王君正路挽詞二首

落落承平佐英英嗣世風芝蘭託庭戶鸞鵠峙椅桐結客賢豪際傾財緩急中悲傷聞故老淪謝未衰翁

又

吳中試良守濮上繼嘉聲平賦權家恨蠲租盜俗清家貧久未葬身去獨留名天報多男子終存好弟兄

韓幹三馬

老馬側立鬃尾垂御者高拱持青絲心知後馬有爭意兩耳微起如立錐中馬直視翹右足眼光已動心先馳僕夫旋作奔佚想右手正控黃金羈雄姿駿發最後馬回身奮鬣真權奇圉人頓轡屹山立未聽決驟爭雄雌物生先後亦偶爾有心何者能忘之畫師韓幹豈知道畫馬不獨畫馬皮畫出三馬腹中事似

欲識世人莫知伯時一見笑不語告我韓幹非畫師

書郭熙橫卷

鳳閣鸞臺十二屏屏上郭熙題姓名崩崖斷壑人不到枯松野葛相欹傾黃散給舍多肉食食罷起愛飛泉清皆言古人不復見不知北門待詔白髮垂冠纓袖中短軸纔半幅慘澹百里山川橫巖頭古寺擁雲木沙尾漁舟浮晚晴遙山可見不知處落霞斷鴈俱微明十年江海興不淺滿帆風雨通宵行投篙椓杙便止宿買魚沽酒相逢迎歸來朝中亦何有包裹觀闕圍重城日高困睡心有適夢中時作東南征眼前欲擬要真物拂拭東絹付與汾陽生

題王生畫三蠶蜻蜓二首

飢蠶未得食宛轉不自持食蠶聲如雨但食無復知老蠶不復食矯首有所思君畫三蠶意還知使者誰

又

蜻蜓飛翾翾向空無所著忽然逢飛蚊驗爾飢火作一飽困竹稍凝然反冥寞若無飢渴患何貴一簞樂

贈寫真李道士

君不見景靈六殿圖功臣進賢大羽東西陳能令將相長在世自古獨有曹將軍嵩高李師掉頭笑自言弄筆通前身百年遺像誰復識滿朝冠劍多偉人據鞍一見心有得臨牕相對疑通神十年江海鬚半脫歸來俛仰慚簪紳一揮七尺倚牆立客來顧我誠似君金章紫綬本非有綠蓑黃篛甘長貧如何畫作白衣老置之茅屋全吾真

次韻子瞻題郭熙平遠二絕

亂山無盡水無邊田舍漁家共一川行遍江南識天巧臨窗開卷兩茫然

斷雲斜日不勝秋付與騷人滿目愁父老如今亦才思一蓑風雨釣槎頭

次韻錢勰待制秋懷

壯心老自消秋思悲不怨中懷不堪七那用日食萬朝陽淨塗潦白露霑草蔓夾衣搜故褚酒債積新券狙猿便林藪冠帶愁檻圈夢追赤松游食我青精飯歸心久已爾佳句聊復勸近聞洮東將閑出邊馬健禆王坐受縛右衽行將獻念此愧無功歸歟適吾願

宿滎陽寧氏園

喧卑背城市曠蕩臨溪水車流泝絕壁河潤及桃李居人有佳思過客得新喜中橋一回顧欲入迷所自

滎陽唐高祖太宗石刻像并敘

滎陽大海院高齋石像二高不數寸而姿製甚妙唐高祖爲鄭州刺史太宗方幼而病甚禱之即愈因各爲一碑刻彌勒佛且記其事至今皆在元祐二年九月祭告永裕陵過而觀焉作小詩以授院僧

誰言膚寸像勝力妙人天欲療衆生病陰扶濟世賢身微須覆護眼淨照幾先豈爲成功報猶應歷劫緣

次韻劉貢父從駕

一經空記弟傳兄舊德終慚比長卿扈駕聯翩來接武登科先後憶題名竹林共集連諸子棣蕚相輝賴友生它日都門俱引去不應廣受獨華榮

次韻劉貢父和韓康公憶其弟持國二首

霜風瑟瑟卷梧蕉燕處超然夜寂寥羽客信來丹鼎具石淙夢斷水聲遙赤松作伴誰當見黄鵠高飛未易招劍履終身定何益勤勞付與沛中蕭

愛君憂世老彌深特操要須得失臨晚歲飛騰推有德故鄉安穩信無心小邦近似西山隱元氣終當北斗斟聖主方求三世舊老臣何止一遺簪

聞京東有道人號賀郎中者唐人也其徒有識之者作詩寄之

賀老稽山去不還鏡湖獨棹釣魚船南來太白尋無處却作郎官又幾年岱下迎鑾驚典謁蒙山施藥慰耕田試窮脚力追行迹亦使今生識地仙

送家安國赴成都教授三絶

城西社下老劉君春服舞雩今幾人白髮弟兄驚我在喜君游宦亦天倫微之先生門人惟僕與子瞻兄復禮與退翁兄皆仕耳

垂白相逢四十年猖狂情味老俱闌論兵頓似前賢語莫作當年故目看

石室多年款誌平新書久溷里中生遺師今見朝廷意文律還應似兩京

送歐陽辯

我年十九識君翁鬚髮白盡顴頰紅奇姿雲卷出翠阜高論河决生清風我時少年豈知道因緣父兄願承教文章踈略未足云舉止猖狂空自笑公家多士如牛毛揚眉抵掌氣相高下客逡巡愧知己流枿低昂隨所遭却來京洛三十載重到公家二君在伯亡仲逝無由追淚落數行心破碎京城東西正十里兩落泥深旱塵起衣冠纏繞類春蠶一歲相從知有幾

去年叔爲尚書郎家傳舊業行有望今年季作澶淵吏米鹽騷屑何當起前輩今無一二存後來幸有風流似黄河西行淤没屋桑柘如雲麥禾熟年豐事少似宜君飽讀遺書心亦足

送韓康公歸許州

功成不願居身退有餘勇心安里閭適望益縉紳重朝爲北闕辭莫犯南河凍人知踈公達王命顯父送

百壺山泉溢千兩春雷動旋聞二季賢繼以一章控詔書未云可廷論已爭竦兹行迫寒食歸及掃先壠萬人擁道看一子腰金從爾曹勿驚嗟令德勸勤種

三日上辛祈穀除日宿齋戸部右曹元日賦三絶句寄呈子瞻兄

七度江南自作年去年初喜奉椒槃冬來誤入文昌省連日齋居未許還

今歲初辛日正三明朝春氣漸東南還家强作銀幡會雪底蒿芹欲滿籃

北客南來歲欲除燈山火急萬人扶燈山闕以北使見日立欲觀翠輦巡游盛深怯南宫鎖鑰拘

次韻王欽臣祕監集英殿井

碧甃涵雲液銅瓶響玉除汲花攢點罷灑霧喚班初龍餅煎無數蠙研滴有餘從官方醉飽一酌解清虚

集賢殿考試罷二首

振鷺紛紛未著行初從江海覘清光卷聲風雨中庭起筆勢雲煙累幅長病眼尚能分白黑衆毛空復數驪黄禁中已許公孫第得失何私物自忙

衰病相侵眼漸昏青燈細字苦勞神遍看大軸知無

力聽誦奇篇賴有人前日皷旗聞苦戰明朝雷雨出潛鱗殿廬困極唯思睡却憶登科似後身

問蔡肇求李公麟畫觀音德雲

好事桓靈寶多才顧長康何嘗爲人畫但可設奇將久聚要當散能分慰所望清新二大士畀我夜燒香

五月一日同子瞻轉對

羸病不堪金束腰永懷江海舊漁樵對床貪聽連宵雨奏事驚同朔旦朝大耿功名元自異中茅服食舊相要一封同上憐狂直詔許昌言賴有堯

次韻劉貢父題文潞公草書

鷹揚不減少年時墨作龍蛇紙上飛應笑學書心力盡臨池寫遍未裁衣

韓康公挽詩三首

閥閱元高世功名自發身堂堂揖真相矯矯出稠人許國心先定輕財物自親傳經比韋氏世世得良臣

又

耆年時一二新第闕西南好客心終在忘懷日縱談規模人共記風味我猶諳誰是羊曇首回車意不堪

又

師曠聞弦日相如作賦年雖慙衆人後貪值主文賢北道初聞召南江正遠遷平生闕親近遺恨屬新阡

送王宗望郎中赴河東漕

春初戎馬掠河壖屬國倉皇不解鞍未免驅民餽邊食旋聞奉使輟郎官年高轉覺精神勝慮穩要令事業安持節近看葱嶺雪擁裘應慣鴈門寒

送高士敦赴成都兵鈐

楊雄老病久思歸家在成都更向西邂逅王孫馳驛騎丁寧父老問耕犂禪房何處不行樂壁像君家有舊題德厚不妨三世將時平空見萬夫齊

盧鴻草堂圖

昔爲太室遊盧巖在東麓直上登封壇一夜甿生足徑歸不復往巒壑空在目安知有十志舒卷不盈幅一處一盧生裘褐蔭喬木方爲世外人行止何須錄百年入篋笥犬馬同一束嗟予縛世累歸來有茅屋江干百畝田清泉映脩竹尚將逃姓名豈復上圖軸

秦虢夫人走馬圖二絶

秦虢風流本一家豐枝穠葉映雙花欲分妍醜都無處夾道遊人空嘆嗟

朱幘玉勒控飛龍笑語喧譁步驟同馳入九重人不見金鈿翠羽落泥中

韓幹二馬

玉帶胡奴騎且牽銀鬉白鼻兩爭先八坊龍種知何數乞與岐邠並錦韉

試制舉人呈同舍諸公二首

垣中不減臺端峻池上來從柱下嚴同直舊曾連月久蹔來還喜二公兼僕頃與孫莘老同在諫垣與彭器資同在西掖直言已許侵彈奏新告行聞振滯淹顧我麄官何所與西曹只合論茶鹽

早歲同科止六人中年零落半埃塵却將舊學收新進幾誤今生是後身骯髒別都遺老驥沉埋祕府愧潛鱗制科前輩今獨張公安道一人後來未用惟張去華而已憐君尚勝劉蕡在白首諸侯呼上賓

次韻張去華院中感懷

登朝已老似王陽脫葉何堪霧雨涼案上細書憎蟻黑禁中新酒愛鵝黃臨堦野菊偏能瘦倚檻青松解許長仕宦不由天祿閣坐曹終日漫皇皇（轍頃自績溪除校書郎未至京除右司諫竟不入館故以爲恨）

送周思道朝議歸守漢州三絶

早緣民事失茶官解印重來十二年美惡一周還自復始知東里解言天

梓漢東西甲乙州同時父子兩諸侯（正孺時出守梓州）宅年我作西歸計兄弟還能得此不

酒壓郫筒憶舊酤花傳丘老出新圖（漢州官酒蜀中推第一趙昌畫花摸倣丘文播亦西州所無也）此行真勝成都尹直爲房公百頃湖

欒城集卷第十五

欒城集卷第十六

詩一百二十首

程之元表弟奉使江西次前年送赴楚州韻

戲別

送君守山陽羡君食淮魚送君使鍾陵羡君江上居憐君喜爲吏臨行不欷歔紛紛出歌舞綠髮照瓊梳歸鞍踏涼月倒盡清樽餘嗟我病且衰兀然守文書齒疎懶食肉一飯甘青蔬愛水亦已乾塵土生空渠清貧雖非病簡易由無儲家使赤脚嫗何煩短轅車君船繫東橋玆行尙徐徐對我竟不飮問君獨何歟

表弟程之邵奉議知泗州

馬有千里足所願百里程馬心自爲計安用終日行何人志四方欲買千金輕吾弟有儁才見事心眼明二年坐北部萬口傳佳聲談笑頑狡伏何曾用敲榜艱難得銅虎洗眼長淮清民事不足爲但當食魚烹負重貴餘力過飽多傷生不見大路馬垂頭畏繫纓

次韻子瞻書黃庭內景卷後贈蹇道士拱辰

君誦黃庭內外篇本欲洗心不求仙夜眎片月墮我前黑氛剥盡朝日妍一暑一寒久自堅體中風行上通天亭亭孤立孰傍緣至哉道師昔云然既已得之戒不傳知我此心未虧騫指我嬰兒藏谷淵言未絕口行已旋我思其言夜不眠

次韻子瞻好頭赤

沿邊壯士生食肉小來騎馬不騎竹翩然赤手挑青絲捷下巔崖試深谷牽入故關榆葉赤未慣中原暖風日黃金絡頭依圉人俛聽北風懷所歷

送葆光蹇師游廬山

建城市中有狂人縱酒罵市無與親敲門訪我何逡巡頭蓬面垢氣甚真截河引水登岷嶓下洗尺宅骨髓勻告我入室要自門仙翁道師豈遺君歸來插足九陌塵獨遊凝祥芳草春蕭然孤鶴鳴鷄羣子欲不死存谷神海山微明朝日暾丹成寄子勿妄云出入無朕窮無垠相思一笑君乃信

同子瞻次梅聖俞舊韻題鄉舍木山

江槎出沒浮犀牛波濤掀天谷爲洲江寒水落驚霜秋危根瘦節鳴寒流脆朽吹去誰鐫鎪連峯疊嶂立酋酋吾家此山不易得十年棄置空自尤猿號鶴唳豈無意委蛇恠我懷羔裘西歸父老拍手笑笑憶翁子躬薪檦去時三山今有五不問故園惟一丘

次韻子瞻送千乘千能

少年食糠覈吐去願一官躬耕遇歛穫不知以爲歡謂言一飛翔要勝終屈蟠朝廷未遑入江海失所安多憂變華髮照影歎雙鸞恩從萬里歸獨喜大節完日食太倉米篋中有餘紈奇窮不當爾自信處此難長女聞孀居將食淚滴槃老妻飽憂患悲吒摧心肝西飛問黃鵠誰當救飢寒二子憐我老輩致心一寬別久得會合喜極成辛酸忽聞倚門望有書驚歲闌深情見緩急欲報非琅玕勸爾勤孝友慎毋慕衣冠淵渟自成井放瀉當生瀾豈有白雪駒舉足無和鑾

題王詵都尉畫山水橫卷三首

摩詰本詞客亦自名畫師平生出入輞川上鳥飛魚泳嫌人知山光盎盎著眉睫水聲活活流肝脾行吟

坐詠皆自見飄然不作世俗詞高情不盡落縑素連峯絕澗開重帷百年流落存一二錦囊玉軸酬不訾誰令食肉貴公子不學父祖驅熊羆細氈淨几讀文史落筆璀璨傳新詩青山長江豈君事一揮水墨光淋漓手中五尺小橫卷天末萬里分毫氂謫官南出止筠潁此心通達無不之歸來纏裹任紈綺天馬性在終難羈人言摩詰是前世欲比顧老疑不癡桓公崔公不可與但可與我寬衰遲

憐君將帥雖有種多君智慧初無師篇章俊發已可駭丹青妙絕當誰知自言五色苦亂目況乃旨酒長傷脾手狂但可時弄筆口病未免多微詞歌鐘一散任池館幅巾靜坐空書帷偶從禪老得真趣此身不足非財訾世間翻覆岸爲谷猛獸相食虎與羆逝將得意比春夢獨取妙語傳清詩眼看宮釀瀉酥酪未與村酒分醇漓解鞍駿馬空伏櫪寄書黃狗閑生氂江山平日偶有得不自圖寫渾忘之臨窻展卷聊自適磐礴豈復冠裳羈欲乘漁艇發吾興願入野寺嗟兒癡行纏布襪雖已具山中父老應嫌遲

我昔得罪遷南夷性命頃刻存篙師風吹波蕩到官舍號呼誰復相聞知小園畜蟻防橘蠹（橘性甘多蠹南人畜蟻於園中蟻緣木食蠹雖一鄰家柯葉相接而蟻不相過亦一異耳）空庭養蜂收蜜脾讀書一生空自笑賣鹽竟日那復詞城中清溪可濯漱城上連峯堪幕帷十千薄俸聊足用魚多米賤憂無訾東坡居士最岑寂岌然深藂見狐羆坐隅止鵩偶成賦槃中食蕺時作詩憐君富貴可炙手一時出走羞啜醨澤傍憔悴凡幾歲胸中芥蔕無一氂江山別來今久矣不獨能言能畫之同朝執手不容久笑我野馬初受羈袖中短卷墨猶濕傍人笑指吾儕癡方求農圃救貧病宅年未用譏樊遲

次韻子瞻十一月旦日鎖院賜酒及燭

銅鐶玉鎖閉空堂腕脫初驚筆札忙紅燭遙憐風雪暗黃封微瀉桂椒香光明坐覺幽陰破温暖深知覆育長明日白麻傳好語曼聲微繞殿中央

送周正孺自考功郎中歸守梓潼兼簡呂元鈞三絕

白髮熙寧老諍臣凜然心膽大於身吾儕坐看馮唐去誰起雲中廢棄人

十年符竹守吾州故吏相逢嘲士牛毋謂徐公不堪用諸人自與世沉浮

東道如聞近稍安乘驄按部凜生寒忽逢太守能相下俱是從來言事官

雪中訪王定國感舊

昔游都城歲方除飛雪紛紛落花絮徑走城東求故人馬蹄旋沒無尋處翰林詞人呼巨源笑談通夜倒清樽住在城西不能返醉臥吉祥朝日暾相逢却說十年事往事皆非隔生死惟有飛雵似昔時許君一醉那須起蘭亭俛仰迹已陳黃公酒壚愁殺人君知聚散翻覆手莫作吳楚乘朱輪

次韻王定國見贈

枯木無枝不記年寒灰誰遣强吹然南遷不折知非妄未老求閑愈覺賢屢出詩章新管籥偶開畫卷小山川簿書填委慙君甚撥去歸來粗了眠

王子難龍圖挽詞

帝子乘鸞已列仙遺芳留得衆孫賢俊科蚤與寒儒競禁從終償白髮年輦路聯鑣驚往事圃田回首泣新阡舊聞推歷知天命看熟黄粱定洒然

次韻李豸秀才來別子瞻仍謝惠馬

小床臥客笑元龍彈鋏無輿下舍中五馬不辭分後乘輕裘初許敝諸公隨人射虎氣終在徒步白頭心頗同遥想據鞍横槊處新詩一一建安風

呂司空挽詞三首

少年輕富貴一意在詩書共恨經綸晚纔收老病餘寡言知德勝善應本中虛卒相承平業謳歌元祐初

又

將相家聲近勳名晚歲隆給扶安舊德賜府壓羣公不見彌縫迹空推翼戴功山公舊多可寒士泣清風

又

罷郡來清潁微官憶宛丘頹垣那可住隱几若將休復起民欣願全歸天不留世間反覆手有德竟無憂

公罷潁川退居於陳轍爲陳學官時請見焉

范蜀公挽詞三首

能言人盡爾有立世終稀憂國常先衆謀身亦勇歸見奇初或笑要極未應非僅似西山老終身止食薇

又

賦傳長嘯久書奏鑄鐘新共歎文章手終爲禮樂人遺風滿臺閣好語落簪紳欲取褒雄比終非骨鯁臣

又

劍外東來日城西却住年高齋留寓宿旅食正蕭然語愜聞投石詩新看涌泉清樽寄苦淚一洒葉墳前

范百嘉百歲昆仲挽詞二首

少年何敏銳才氣伏諸生展卷五行下揮毫萬字傾百年殊未艾一病竟無成誰謂從夫子同開鬱鬱城

又

季子尤高爽顏家早哭回白頭生便爾黄壤遽相催舊草誰收拾新松剩插栽悲傷有伯氏諸子尚嬰孩

安厚卿樞密母夫人挽詞二首

家起側微中身兼富貴終慈仁本宜壽勤約自成風大府寧居久名邦賜沐雄共傳生子福仍指讀書功

又

早歲參戎幙開門對粉牆初聞寡兄弟共羨好姑章一別飛騰速全歸福祿長遺芳在子舍宅日望巖廊

題李公麟山莊圖二十首 并敘

伯時作龍眠山莊圖由建德館至垂雲沜著錄者十六處自西而東凡數里巖崿隱見泉源相屬山行者路窮於此道南溪山清深秀峙可游者有四曰勝金巖寶華巖陳彭漈鵲源以其不可緒見也故特著於後子瞻既爲之記又屬轍賦小詩凡二十章以繼摩詰輞川之作云

建德館

龍眠淥淨中微吟作雲雨幽人建德居知是清風主

墨禪堂

此心初無住每與物皆禪如何一丸墨舒卷化山川

華嚴堂

佛口如瀾翻初無一正定畫作正定看於何是佛性

雲薌閣

清溪便種稻秋晚連雲熟不待見新春西風薌自足

發真塢

山開稍有路水放亦成川游人得所息真意方澹然

薌茅館

山居少華麗牽茅結淨屋此間不受塵幽人亦新沐

瓔珞巖

泉流逢石缺脉散成寶網水作瓔珞看山是如來想

棲雲室

石室空無主浮雲自去來人間春雨足歸意帶風雷

秘全庵

世道自破碎全理未嘗違溪山亦何有永覺平日非

延華洞

共恨春不長逡巡就搖落一見洞中天真知世間惡

澄元谷

石門日不下潭鏡月長臨細細溪風渡相看識此心

雨花巖

巖花不可攀翔蘂久未墮忽下幽人前知子觀空坐

泠泠谷

層崖落飛泉微風泛喬木坐遣谷中人家家有琴筑

玉龍峽

白龍晝飲潭脩尾掛石壁幽人欲下看雨雹晴相射

觀音巖

倚巖開翠屏臨潭置苔石有所獨無人君心得未得

垂雲汫

未見垂雲汫其如歸與何路窮雙足熱為我洗磐陀

勝金巖

置馬步巖間巖前得平地肴蔬取行篚粗飽有遺味

寶華巖

團團寶華巖重重蔭珍木歸來得商鼎試鬻溪邊綠

陳彭潦

蒼壁立精鐵縣泉瀉天紳山行見已久指與未來人

鵠源

溪深龜魚驕石瘦椿楠勁借子木蘭船寬我芒鞋病

四時皆記伯時所畫

將使契丹九日對酒懷子瞻兄并示坐中

黃華已向初旬見白酒相攜九日嘗莢少一枝心自覺春同斗粟味終長蘭生庭下香時起玉在人前坐亦涼千里使胡須百日蹔將中子治書囊

題王詵都尉設色山卷後

還君橫卷空長歎問我何年便退休欲借巖阿著茅屋還當溪口泊漁舟經心蜀道雲生足上馬胡天雪滿裘萬里還朝徑歸去江湖浩蕩一輕鷗

次韻子瞻相送使胡

朔雪胡沙試此身青羅便面紫狐巾擁旜代北隨飛鴈頓足江東有臥麟飲酒壺氷將送臘照溪梅蕚定先春漢家五餌今方驗更愧當年歎息人

歐陽文忠公夫人挽詞二首

先生才蓋世家事少經心流落初相偶委虵志益深功名入圖史文字刻璆琳有助知由內騶虞欲重吟

又

好禮忘耆老持家歷盛衰謹嚴終致一貧富各從宜

晚歲仍聞道臨終竟不疑外人傳一二猶得載銘詩

歐陽伯和仲純挽詞二首

之人雖蚤病對客每清言不信疾爲累要稱學有原籧篨視名器果蓏指乾坤長短何須問傳家已抱孫

又

仲氏氣無前爲文思湧泉飄然落筆地時出疾邪篇杶榦要經雪驊騮待著鞭淒涼悲故客不及見華顛

奉使契丹二十八首

次莫州通判劉涇韻二首

北國亦知岐有夷何嘗烽火報驚危擁旟絕漠聞嘉語緩帶臨邊出好詩約我一樽迎嗣歲待君三館已多時從今無事唯須飲文字聲名人自知

平世功名路甚夷不勞談說更騎危早年拭目看成賦近日收心聞琢詩古錦屢開新得句敝貂方競苦寒時南還欲向春風飲塞柳凋枯恐未知

贈知雄州王崇拯二首

趙北燕南古戰場何年千里作方塘煙波坐覺胡塵遠皮幣遙知國計長勝處舊聞荷覆水此行猶及蟹經霜使君約我南來飲人日河橋柳正黃生辰使例以人日還至雄州

城裏都無一寸閑城頭野水四汗漫與君但對湖光飲久病偏須酒令寬何氏溝塍布棋局李君智略走珠槃應存父老猶能說有意功名未必難

贈右番趙侍郎

霜須顧我十年兄朔漠陪公萬里行騈馬貂裘寒自煖連牀龜息夜無聲同心便可忘苛禮異類猶應服至誠行役雖勞思慮少會看梨棗及春生

古北口道中呈同事二首前一首呈趙侍郎後一首呈王副使

獨臥繩牀已七年往來殊復少縈纏心游幽闕鳥飛處身在中原山盡邊梁市朝回塵滿馬蜀江春近水浮天枉將眼界疑心界不見中宵氣浩然

笑語相從正四人不須嗟歎久離羣及春煮菜過邊郡賜火煎茶約細君日暖山蹊冬未雪寒生胡月夜無雲明朝對飲思鄉嶺夷漢封疆自此分

絕句二首

亂山環合疑無路小徑縈回長傍溪髣髴夢中尋蜀道興州東谷鳳州西

日色映山才到地雪花鋪草不曾消晴寒不及陰寒重攬篋猶存未著貂

過楊無敵廟

行祠寂寞寄關門野草猶知避血痕一敗可憐非戰罪太剛嗟獨畏人言馳驅本爲中原用嘗享能令異域尊我欲比君周子隱誅彤聊足慰忠魂

燕山

燕山如長蛇千里限夷漢首銜西山麓尾掛東海岸中開哆箕畢末路牽一線却顧沙漠平南來獨飛鴈居民異風氣自古習耕戰上論召公奭禮樂比姬旦次稱望諸君術略亞狐管子丹號無策亦數游俠冠割棄何人斯腥臊久不澣哀哉漢唐餘左衽今已半玉帛非足云子女罹蹈踐區區用戎索久爾縻郡縣從來帝王師要在侮亡亂攻堅甚攻玉乘瑕易冰泮中原但常治敵勢要自變會當挽天河洗此生齒萬

趙君偶以微恙乘駞車而行戲贈二絶句

鄰國知公未可風雙駞借與兩輪紅他年出塞三千騎臥畫輜車也要公

高屋寬箱虎豹裀相逢燕市不相親忽聞中有京華語驚喜開簾笑殺人

會仙館二絶句

北嶂南屏恰四周西山微缺放溪流胡人置酒留連客頗識峯巒是勝游

嶺上西行雙石人臨溪照水久逡巡低頭似愧南來使居處雖高已失身

出山

燕強不過古北闕連山漸少多平田奚人自作草屋住契丹駢車依水泉橐駞羊馬散川谷草枯水盡時一遷漢人何年被流徙衣服漸變存語言力耕分穫世爲客賦役希少聊偷安漢奚單弱契丹横目視漢使心凄然石瑭竊位不傳子遺患燕薊逾百年仰頭呼天問何罪自恨遠祖從祿山（此皆燕人語也）

奚君（宅在中京南）

奚君五畝宅封戶一成田故壘開都邑遺民雜漢編不知臣僕賤漫喜殺生權燕俗嗟猶在婚姻未許連

惠州（傳聞南朝逃叛者多在其間）

孤城千室閉重闉蒼莽平川絶四鄰漢使塵來空極目沙場雪重欲無春羞歸應有李都尉念舊可憐徐舍人會逐單于渭橋下歡呼齊拜屬車塵

神水館寄子瞻兄四絶（十一月二十六日是日大風）

少年病肺不禁寒命出中朝敢避難莫倚皂貂欺朔雪更催靈火煑鉛丹（馬上作李若芝守一法似有功）

夜雨從來相對眠茲行萬里隔胡天試依北斗看南斗始覺吳山在目前

誰將家集過幽都逢見胡人問大蘇莫把文章動蠻貊恐妨談笑臥江湖

虜廷一意向中原言語綢繆禮亦虔顧我何功慙陸賈橐裝聊復助歸田

木葉山

奚田可耕鑿遼土直沙漠蓬棘不復生條幹何由作茲山亦沙阜短短見叢薄氷霜葉墮盡鳥獸紛無託乾坤信廣大一氣均美惡胡爲獨窮陋意似鄙夷落民生亦復爾垢汙不知怍君看齊魯間桑柘皆沃若麥秋載萬箱蠶老簇千箔餘粱及狗彘衣被遍城郭天工本何心地力不能博遂令堯舜仁獨不施禮樂

虜帳

虜帳冬住沙陀中索羊織葦稱行宮從官星散依冢阜氈廬窟室欺霜風舂粱煑雪安得飽擊兔射鹿夸強雄朝廷經略窮海宇歲遺繒絮消頑凶我來致命適寒苦積雪向日堅不融聯翩歲旦有來使屈指已復過奚封禮成即日卷廬帳釣魚射鵝滄海東秋山既罷復來此往返歲歲如旋蓬彎弓射獵本天性拱手朝會愁心胸甘心五餌墮吾術勢類畜鳥游樊籠祥符聖人會天意至今燕趙常耕農爾曹飲食自謂得豈識圖霸先和戎

十日南歸馬上口占呈同事

南轅初喜去龍庭入塞猶須閱月行漢馬亦知歸意

速朝暘已作故人迎經冬舞雪長相避屈指新春旋復生想見雄州饋生菜菜盤酪粥任縱橫

傷足

少年謬聞道直往寡所疑不知避礙嶮造次逢顛危中歲飽憂患進退每自持長存鄙夫計未免達士嗤前日使胡罷晝夜心南馳中塗氷塞川滉漾無津涯僕夫執轡前我亦忘止之馬眩足不禁拉然臥中坻異域非所息據鞍幾不支昔嘗誦楞嚴聞有乞食師行乞遭毒刺痛劇侵肝脾念覺雖覺痛無痛痛覺知念極㝠有見遂與凡夫辭我今亦悟此先佛豈見欺但爾不卽證欲往常遲遲咄哉後來心當與初心期

春日寄內

春到燕山氷亦消歸驂迎日喜嫖姚久行胡地生華髮初試東風脫敝貂插髻小幡應正爾點槃生菜爲誰挑附書勤掃東園雪到日青梅未滿條

渡桑乾

北渡桑乾氷欲結心畏穹廬三尺雪南渡桑乾風始和冰開易水應生波穹廬雪落我未到到時堅白如磐陀會同出入凡十日腥羶酸薄不可食羊脩乳粥差便人風隧沙塲不宜客相攜走馬渡桑乾旌旆一返無由還胡人送客不忍去久安和好依中原年年相送桑乾上欲話白溝一惆悵

送文太師致仕還洛三首

國老無心豈爲身五年朝謁慰簪紳元臣事業通三世舊將威名服四鄰遍閱後生真有道欲談前事恐無人比公惟有凌雲檜歲歲何妨雨露新

齊魯元勳古太師寂寥千載恐無之昔歸蹵縮經邦手復起還當問道時入謁何曾須掖侍到家依舊擁旌麾孔公靈壽固應在秋晚香山訪佛祠

西都風物漢唐餘天作溪山養退居盈尺好花扶几杖拂天脩竹倚庭除白頭伴侶誰猶健率意壺飧久已踈公昔與司馬公同居洛下常與諸老爲真率之會酒肴果蔬隨有而具我欲試求三畝宅從公它日賦歸歟先人昔游洛中有卜築之意不肖常欲成就先志顧未暇耳

李公麟陽關圖二絶

百年摩詰陽關語三疊嘉榮意外聲誰遣伯時開縞素蕭條邊思坐中生

西出陽關萬里行彎弓走馬自忘生不堪未別一盃酒長聽佳人泣渭城

學士院端午帖子二十七首

皇帝閣六首

溽暑避華構清風迎早朝楓槐高自舞氷雪晚初消

又

南訛初應曆五日未生陰靈藥收農録薰風拂舜琴

又

皇心本夷曠一氣自炎涼不廢荆吴舊民風見未央

又

九門已散秦醫藥百辟初頒凌室氷飲食祈君千萬壽㝠辰更上辟兵繒

兩遲麥粒尤堅好日麗蠶絲轉細長入夏民間初解愠宮中時舉萬年觴

汴上初無招屈亭沅湘近在國南坰太守漫解供新

樓諫列猶應記獨醒

太皇太后閤六首

決獄初迎雨開倉旋取陳青黃今接夏飢疫免憂春

又

簾密風時度宮深日倍長紵羅隨節賜黍麥趁新嘗

又

執熱寧忘濯清心自釋煩東朝聞好語畏日解餘暄

又

出磨玉塵除舊麇捧箱綵縷看新絲一年豐樂今將半兩殿歡聲外得知

舟楫喧呼招屈處禽魚皷舞放生中百官却拜皋夔賜卤去方知舜有功

玉殿清虛過暑天草廬煩促念民編外家近許遷新宅不遣司農費一錢

皇太后閤六首

壽康朝謁蚤長信燕閑多不有圖書樂其如晝漏何

又

玉宇宜朱夏壺氷生晚凉深心念行賜清夜久焚香

又

蠶宮罷採擷暴室獻朱黃翕呷霜紈動闌班綵縷長

又

六宮無事著嬉游百藥初成及早收菖歜還羞十二節椿年自占八千秋

萬壽仍縈長命縷虛心不著赤靈符民間風俗疑當共天上清高定爾無

楊子江心瀉鏡龍波如細縠不搖風宮中驚捧秋天月長照人心助至公

皇太妃閤五首

曉起鐘猶凝朝回露欲乾逡巡下清蹕委曲問平安

又

壓蔗出寒漿敲氷簇畫堂人間正袢暑天上絕清凉

又

九夏清齋奉至尊消除癘疫去無痕太醫爭獻天師艾瑞霧長縈堯母門

紈扇新裁氷雪餘清風不隔紵羅疎飛昇漫寫秦公子榮謝應憐漢婕妤

渺渺金河入禁垣漸臺雨過碧波翻共傳太液龍舟穩不似南方競渡喧

夫人閤四首

倐廈欺晴日重簾度細風羣仙不煩促長在廣寒宮

又

尋芳空茂木鬭草得幽蘭歌舞纖絺健嬉游玉佩珊

又

新貢青菰稻米香旋抽獨繭薄羅光剩堆雕俎添崖蜜爭作輕衫薦壽觴

御溝遶殿細無聲飛灑彤墀曉氣清閑到石榴花欲盡陰陰高柳一蟬鳴

次韻門下劉侍郎直宿寄蘇左丞

雷雨連年起卧龍穆然臺閣有清風一時晝諾雖云舊此日都俞本自公松竹經霜俱不改鹽梅共鼎固非同一篇和遍東西府六律更成十二宮

次韻張來學士病中二首

一臥憐君三十朝呼醫仍苦禁城遥靈根自逐新陽發病栟從經野火燒吻燥未須尋麴蘖囊空誰與典絺蕉何時匹馬隨街鼓睡起頻驚髀肉消

塵垢汙人朝復朝病中吟嘯夜方遥長空鴈過疑相答虛幌螢飛坐恐燒稍覺新霜試松竹未應寒雨敗梧蕉從來百鍊身如劒火滅重磨未遽銷

次韻張君病起二首

壯年得疾勢能支不廢霜螯左手持漸喜一杯留好客未應五斗似當時口中舌在時聞句雪裏心安不問師去臥淮陽從病守功名他日許君期

老去生經廢不行鏡中白髮見空驚解將冲氣通枯指易甚新陽發舊莖一悟少年難久恃不妨多病却長生文章繆忝推前輩服食從來亦强名

欒城集卷第十六

原书空白页

欒城集卷第十七

賦八首

巫山賦

過瞿唐之長江兮蔚巫山之嵯峨雲孤興其勃勃兮北風慨其揚波山嶔崟而直上兮越至神女之所家峯連屬以十二兮其九可見而三不知蹊遂蕪滅而不可陟兮玄猿黃鵠四顧而鳴悲覽松柏之青青兮紛其若江上之菰蒲維其大之不可知兮有橈雲之脩柯蔓草蒙茸以下翳兮飛泉潔清而無沙亭亭孤峯其下叢木交錯而不明兮若有美人慘然而長嗟歛手危立以右顧兮舒目遠望悵然而有所懷儼峨峨其有禮兮盛服寂寞而無譁臨萬仞之絶嶮兮獨立千載而不下顛追懷楚襄之放意肆志兮泝江千里而遠來離國去俗兮徘徊而不能歸悲神女之不可以朝求而夕見兮想遊步之逶遲築陽臺於江干兮相氛氣之參差惟神女之不可以求得兮此其所以爲神湛洋洋其無心兮豈其猶有懷乎世之人朝雲蔚其晨興兮暮雨紛以下注變化倏忽不可測兮俄爲鳥而騰去忽然而爲人兮佩玉鏘以琅琅愛江流之清波兮安燕處乎高唐彼蛟龍之多智兮尚不可執以罝罦高丘深其蒼蒼兮悵誰識其有無

屈原廟賦

淒涼兮秭歸寂寞兮屈氏楚之孫兮原之子伉直遠兮復誰似宛有廟兮江之浦予來斯兮酌以醑吁嗟神兮生何喜九疑陰兮湘之涘鼓桂楫兮蘭爲舟橫中流兮風鳴厲忽自溺兮曠何求野莽莽兮舜之丘舜之墻兮繚九周中有長遂兮可駕以遊揉玉以爲輪兮斲冰以爲之輞伯翳俯以御馬兮皐陶爲予驂乘慘然愍予之强死兮泫然涕下而不禁道予以登夫重丘兮紛古人其若林悟伯夷以太息兮焦衍爲予而歔欷古固有是兮予又何怪乎當今獨有謂予之不然兮夫豈柳下之展禽彼其所處之不同兮又安可以謗予抱關而擊柝兮余豈責以必死宗國隕而不救兮夫予舍是安去予將質以重華兮蹇將語而出涕予豈如彼婦兮夫不仁而出訴慘默默予何言兮使重華之自爲處予惟樂夫揖讓兮坦平夷而無憂朝而從之遊兮顧子使予昌言言出而無忌兮暮還寢而燕安嗟平生之所好兮既死而後能然彼鄉之人兮夫孰知予此歡忽反顧以千載兮喟故宮之頽垣

缸硯賦并敘

先蜀之老有姓滕者能以藥煑瓦石使軟可割如土甞以破釀酒缸爲硯極美蜀人往往得之以爲異物余兄子瞻甞遊益州有以其一遺之子瞻以授余因爲之賦

有物於此首枕而足履大胸而大膺杯首而箕制其壽百年骨肉破碎而獨化爲是其始也生乎黃泥之中其成也出乎烈火之下尾銳而腹皤長頸而巨口餔糟啜酒終日醉飽外堅中虛膚密理解偶與物鬬脅漏內槁棄於路隅瓦礫所笑忽然逢人藥石包裹不我謂瑕治以鼎鼐烹煎不辭斧鑿見剖一爲我形沃我以水汙我以煤處我以几子既博物能識己否

客曰嗟夫物之成也則必固有毀也邪物之毀也則又不可謂棄也邪既成而毀者悲其棄也既棄而復用者又悲其用也是亦大惑而已矣且以予觀之昔子則非開口而受濕茹辛含酸而不得守子之性者邪今子則非坦腹而受污糢糊彌漫而不得保子之正者邪且其飲子以水也不若飲子以酒以物汙子也不若使子自保子果以此自悲也則亦不見夫諸毛之捽拔諸楮之爛靡殺身自鬻求效於此吐詞如雲傳示萬里子不自喜而欲其故則吾亦謂子惡名而喜利棄淡而嗜美終身陷溺而不知止者可足悲矣

登真興寺樓賦并敘

季夏六月子瞻與張戶曹琥同遊真興寺晚登寺後重閣南望連山如畫山前有白鷺十數杳杳飛去東南望五丈原原上有白雲如覆釜慨然思孔明之遺迹作書與轍曰可以賦此賦曰

涉六月之徂暑兮遡秦川而遠望樓憑高而蘧蘧兮日將薄乎西方牛羊相從而下來兮孤煙特起於蒼茫南望連山之參差兮奔走相屬而騰驤桀業峨其雄高兮惟太白與終南林阜蔚以扶拱兮浩合沓而穰穰若羣馬之相追逐兮忽鬱怒而狂章駢交首以磨頸兮紛絕馳於四方日將入而山陰兮天黝黝而茫茫淡平雲之凝碧兮白鷺歸以翺翔羽臯臯其彌遠兮聲斷絕而復揚眇將沒而猶見兮飄若仙人之不可望曠羣歸於何所兮徂南澗之泱泱回東望夫倏隆兮隱高原曰五丈思古人而不可見兮涕橫流以浪浪雲坱圠其不起兮若覆釜而在上嗟一日之所見兮蓋千變以異狀忽已去而莫執兮夫豈勝乎追想强馳詞於千里兮增異日之惆悵維古事之亦然兮偶一世之所向非有意於求慕兮徒今世之追賞雖孔明其何益於五丈兮使無原其忘亮覽川原而思古兮悦亡弓之遺韔

超然臺賦并敘

子瞻既通守餘杭三年不得代以轍之在濟南也求爲東州守既得請高密其地介於淮海之間風俗朴陋四方賓客不至受命之歲承大旱之餘孽驅除蝗蝻逐捕盜賊廩卹飢饉日不遑給幾年而後少安顧居處隱陋無以自放乃因其城上之廢臺而增葺之日與其僚覽其山川而樂之以告轍曰此將何以名之轍曰今夫山居者知山林居者知林耕者知原漁者知澤安於其所而已其樂不相及也而臺則盡之天下之士奔走於是非之場浮沉於榮辱之海囂然盡力而忘反亦莫自知也而達者哀之二者非以其超然不累於物故邪老子曰雖有榮觀燕處超然嘗試以超然命之可乎因爲之賦以告曰

東海之濱日氣所先巋高臺之陵空兮溢晨景之絜鮮幸氛翳之收霽兮逮朋友之燕閑舒堙鬱以延望兮放遠目於山川設金罍與玉斝兮清醪絜其如泉奏絲竹之憤怨兮聲激越而眇綿下仰望而不聞兮微風過而激天曾陟降之幾何兮棄溷濁乎人間倚軒楹以長嘯兮袂輕舉而飛翻極千里於一瞬兮寄

無盡於雲煙前陵阜之洶湧兮後平野之渺漫喬木蔚其蓁蓁兮興亡忽乎滿前懷故國於天末兮限東西之險艱飛鴻往而莫及兮落日耿其夕曛嗟人生之漂搖兮寄流枿於海壖苟所遇而皆得兮遑既擇而後安彼世俗之私已兮每自予於曲全中變潰而失故兮有驚悼而汍瀾誠達觀之無不可兮又何有於憂患顧遊宦之迫隘兮常勤苦以終年盍求樂於一醉兮滅膏火之焚煎雖晝日其猶未足兮俟明月乎林端紛既醉而相命兮霜凝磴而跰躚馬躑躅而號鳴兮左右翼而不能鞍各雲散於城邑兮徂清夜之既闌惟所往而樂易兮此其所以爲超然者邪

服茯苓賦 并敘

余少而多病夏則脾不勝食秋則肺不勝寒治肺則病脾治脾則病肺平居服藥殆不復能愈年三十有二官於宛丘或憐而受之以道士服氣法行之朞年二疾良愈蓋自是始有意養生之說晚讀抱朴子書言服氣與草木之藥皆不能致長生古神仙真人皆服金丹以爲草木之性埋之則腐煑之則爛燒之則焦不能自生而況能生人乎余既汨沒世俗意金丹不可得也則試求之草木之類寒暑不能移歲月不能敗者惟松柏爲然古書言松脂流入地下爲茯苓茯苓又千歲則爲琥珀雖非金石而其能自完也亦久矣於是求之名山屑而瀹之去其脈絡而取其精華庶幾可以固形養氣延年而卻老者因爲之賦以道之詞曰

春而榮夏而茂憔悴乎風霜之前摧折乎冰雪之後閱寒暑以同化委糞壤而兼朽茲固百草之微細與衆木之凡陋雖復效骨革於刀几盡性命於杵臼解急難於俄頃破奇邪於邂逅然皆受命淺薄與時變遷朝菌無日蟪蛄無年苟自救之不暇矧他人之足延乃欲擷根莖之幺末假臭味以登仙是猶託疲牛於千里駕鳴鳩而升天則亦辛勤於澗谷之底槁死於峯崖之顛顧桑榆以竊歎意神仙之不然者矣若夫南澗之松拔地千尺皮厚犀兕心堅鐵石鬚髮不改蒼然獨立流膏液於黃泉乘陰陽而固結象鳥獸之蹲伏類龜黿之閉蟄外黝黑以鱗皴中絜白而純密上灌莽之不犯下螻蟻之莫賊經歷千歲化爲琥珀受雨露以彌堅與日月而終畢故能安魂魄而定心志卻五味與穀粒追赤松於上古以百歲爲一息顏如處子綠髮方目神止氣定浮遊自得然後乘天地之正御六氣之辨以遊夫無窮夫又何求而何食

墨竹賦

與可以墨爲竹視之良竹也客見而驚焉曰今夫受命於天賦形於地涵濡雨露振蕩風氣春而萌芽夏而解弛散柯布葉逮冬而遂性剛絜而疎直姿嬋娟以閑媚涉寒暑之徂變傲冰雪之凌厲均一氣於草木嗟壤同而性異信物生之自然雖造化其能使今子研青松之煤運脫兔之毫睥睨牆堵振灑繒綃須臾而成鬱乎蕭騷曲直橫斜穠纖庳高竊造物之潛思賦生意於崇朝子豈誠有道者耶與可聽然而笑曰夫予之所好者道也放乎竹矣始予隱乎崇山之陽廬乎脩竹之林視聽漠然無槩乎予心朝與竹乎

爲游莫與竹乎爲朋飲食乎竹間偃息乎竹陰觀竹之變也多矣若夫風止雨霽山空日出猗猗其長森乎滿谷葉如翠羽筠如蒼玉澹乎自持淒兮欲滴蟬鳴鳥噪人響寂歷忽依風而長嘯眇掩冉以終日筍含籜而將墜根得土而横逸絶澗谷而蔓延散子孫乎千億至若叢薄之餘斤斧所施山石犖埆荆棘生之蹇將抽而莫達紛既折而猶持氣雖傷而益壯身已病而增奇淒風號怒乎隙穴飛雪凝沍乎陂池悲衆木之無賴雖百圍而莫支猶復蒼然於既寒之後凜乎無可憐之姿追松柏以自偶竊仁人之所爲此則竹之所以爲竹也始也余見而悅之今也悅之而不自知也忽乎忘筆之在手與紙之在前勃然而興而倏竹森然雖天造之無朕亦何以異於兹焉客曰蓋予聞之庖丁解牛者也而養生者取之輪扁斲輪者也而讀書者與之萬物一理也其所從爲之者異爾况夫夫子之託於斯竹也而予以爲有道者則非耶與可曰唯唯

黃樓賦幷敘

熙寧十年秋七月乙丑河決於澶淵東流入鉅野北溢于濟南溢于泗八月戊戌水及彭城下余兄子瞻適爲彭城守水未至使民具畚鍤畜土石積芻茭完窒隙穴以爲水備故水至而民不恐自戊戌至九月戊申水及城下有二丈八尺塞東西北門水皆自城際山雨晝夜不止子瞻衣製履屨廬於城上調急夫發禁卒以從事令民無得竊出避水以身帥之與城存亡故水大至而民不潰方水之淫也汗漫千餘里漂廬舍敗冢墓老弱蔽川而下壯者狂走無所得食槁死於丘陵林木之上子瞻使習水者浮舟檝載糗餌以濟之得脫者無數水既涸朝廷方塞澶淵未暇及徐子瞻曰澶淵誠塞徐則無害塞不塞天也不可使徐人重被其患乃請增築徐城相水之衝以木堤捍之水雖復至不能以病徐也故水既去而民益親於是卽城之東門爲大樓焉堊以黃土曰土實勝水徐人相勸成之轍方從事於宋將登黃樓覽觀山川弔水之遺迹乃作黃樓之賦其詞曰

子瞻與客遊於黃樓之上客仰而望俯而歎曰噫嘻殆哉在漢元光河決瓠子騰蹙鉅野衍溢淮泗梁楚受害二十餘歲下者爲汙澤上者爲沮洳民爲魚鼈郡縣無所天子封祀太山徜徉東方哀民之無辜流死不藏使公卿負薪以塞宣房瓠子之歌至今傷之嗟惟此邦俯仰千載河東傾而南洩蹈漢世之遺害包原隰而爲一窺吾墉之摧敗呂梁齟齬横絶乎其前四山連屬合圍乎其外水洄洑而不進環孤城以爲海舞魚龍於隍壑閱帆檣於睥睨方飄風之迅發震鞞鼓之驚駭誠蟻穴之不救分閭閻之横潰幸冬日之既迫水泉縮以自退棲流枿於喬木遺枯蚌於水裔聽澶淵之奏功非天意吾誰賴今我與公冠冕裳衣設几布筵斗酒相屬飲酣樂作開口而笑夫豈偶然也哉子瞻曰今夫安於樂者不知樂之爲樂也必涉於害者而後知之吾嘗與子馮兹樓而四顧覽天宇之宏大繚青山以爲城引長河而爲帶平皋衍

其如席桑麻蔚乎旆旆畫阡陌之縱横分園廬之向背放田漁於江浦散牛羊於堙際清風時起微雲霾翳山川開闔蒼莽千里東望則連山參差與水背馳羣石傾奔絶流而西百步湧波舟楫紛披魚鼈顛沛没人所嬉聲崩震雷城堞爲危南望則戲馬之臺巨佛之峯巋乎特起下窺城中樓觀翺翔嵬峨相重激水既平渺莽浮空駢洲接浦下與淮通西望則山斷爲玦傷心極目麥熟禾秀離離滿隰飛鴻羣往白鳥孤没横煙澹澹俯見落日北望則泗水湠漫古汴入焉匯爲濤淵蛟龍所蟠古木蔽空烏鳥號呼賈客連檣聯絡城隅送夕陽之西盡導明月之東出金鉦湧於青嶂陰氛爲之辟易窺人寰而直上委餘彩於沙磧激飛楹而入戸使人體寒而戰栗息洶洶於羣動聽川流之蕩潏可以起舞相命一飲千石遺棄憂患超然自得且子獨不見夫昔之居此者乎前則項籍劉戊後則光弼建封戰馬成羣猛士成林振臂長嘯風動雲興朱閣青樓舞女歌童勢窮力竭化爲虚空山高水深草生郊墟蓋將問其遺老既已灰滅而無餘矣故吾將與子弔古人之既逝閔河決於疇昔知變化之無在付杯酒以終日於是衆客釋然而笑頹然就醉河傾月墮攜扶而出

欒城集卷第十七

原书空白页

辭五首

御風辭（題鄭州列子祠）

子列子行御風風起蓬蓬朝發於東海之上夕散於西海之中其徐泠然其怒勃然衝擊隙穴震蕩宇宙披拂草木奮厲江海强者必折弱者必從俄而休息天地肅然塵壒皆盡欲執而視之不可得也蓋歸於空今夫夫子晝無以食夜無以寢鄰里忽之弟子疑之則亦鄭東野之窮人也然而徐行不見徒步疾行不見車馬與風皆逝與風皆止旬有五日而後反此亦何功也哉子列子曰嘻子獨不見夫衆人乎貧者葺蒲以爲屨斲柳以爲屐富者伐檀以爲輻豢駟以爲服因物之自然以致千里此與吾初無異也而何謂不同乎苟非其理屨屐足以折趾車馬足以毁體萬物皆不可御也而何獨風乎昔吾處乎蓬蓽之間止如枯株動如槁葉居無所留而往無所從也有風瑟然拂吾廬而上攝衣從之一高一下一西一東前有飛鳶後有遊鴻雲行如川奕奕溶溶陰陽變化顛倒横從下眎海嶽晃蕩青紅蓋雜陳於吾前者不可勝窮也而吾方黜聰明遺心胸足不知所履手不知所馮澹乎與風爲一故風不知有我而吾不知有風也蓋兩無所有譬如風中之飛蓬耳超然而上薄乎雲霄而不以爲喜也拉然而下隕乎坎井而不以爲凶也夫是以風可得而御矣今子以子爲我立乎大風之隧凜乎恐其不能勝也蹙乎恐其不能容也手將執而留之足將騰而踐之目眩耀而憂墜耳洶湧而知畏紛然自營子不自安而風始不安子躬矣子輕如鴻毛彼將以爲千石之鍾子細如一指彼將以爲十仞之墉非傾而覆之拔而投之不厭也况欲與之逍遥翺翔放於太空乎子雖蹈后土而倚嵩華亦將有時而窮矣古之至人入水而不濡入火而不熱苟爲無心物莫吾攻也而獨疑於風乎於是客起而歎曰廣矣大矣子之道也吾未能充之矣風未可乘姑乘傳而東乎

上清辭（宫在太白山同子瞻作）

帝蕩蕩其無尊兮居深高乎九閽顧后土之茫昧兮若世人之觀天雲冥冥其無見兮曰其下維神姦山重深而海廣兮憂百鬼之傷人屬神媪以九土兮畀海若以九川時節降以督視兮下斗魁之神君吁嗟君兮吾不可得而訊也庸使我待之人兮其使我以爲神也朝求兮山顛夕采兮澗涘取荷華兮萎實拾芳蘭兮白芷鹿伎伎兮來置魚揖揖兮趨餌秋風高而稻熟兮寒泉冽其清泚爲酒醴以跪酌兮斷白茅而爲委嗟天上其何食兮畏人君之不吾以進屏息以薦恪兮退俯傴而仰俟爲善得福兮畀惡以死恐懼受賜兮怠傲獲罪玉食有不享兮曾潢汙蕨薇之不棄謂神君之不可知兮何好惡之吾似跨倏龍之百尋兮騰怒髮而上指從千騎之飄忽兮拂長劍其天倚隕星殃於太極兮霍雲散而風靡還祕殿之清深兮目流電其不可仰視望威神而股栗兮知其中之人耳致吾有以薦誠兮庶其可得而祀也

楊樂道龍圖哀辭（并敘）

嘉祐五年三月轍始以選人至流內銓是時楊公樂道以天章閣待制調銓之官吏見予於稠人中曰聞子求舉直言若必無人敢顧得備數轍曰唯既而至其家一見坐語如舊相識明年予登制科公以諫官爲考官祕閣又明年四月公薨方其病也予見於其寢莫然無言曰死矣將以寂滅爲樂蓋予之識公始三歲矣三歲之中不過數十見公齒甚長予甚少公已貴予方貧賤見之輒懽樂笑語終日不厭釋然忘其老且貴也蓋公死士大夫相與痛惜其不幸而予又竊有以私懷之公本河東人家世將家有功於國公始以文詞得官其後將兵南方與蠻戰亦有功其爲將能與士卒均勞苦飲食比其最下者而軍行常處其先以此得其死力常學李靖兵法知其出入變化之節其稱曰今之人才不及古人多將輒爲所昏嘗於南方以數千卒自試自度可以復益數千人而不亂然公之與人謹畏循循無所迕平居遇小事若不能決人皆怪其能將以破賊疑其無以處之不知其中有甚勇者人不及也蓋其謹畏循循者所以爲勇而人莫知之卒時年五十有六素病瘦甚羸然平居讀書勤苦過於少年好爲詩喜大書皆可愛有子一人生始二歲將卒名之曰祖仁既卒家無遺財以故衣斂仰於官及其友人以葬以克養其家將以七月葬于洛陽五月其家以其柩歸作哀辭以遺其紼者歌之辭曰

嗟夫楊公歸來兮洛之上其土厚且溫生年五十六有子以祭兮何慕而不若人天子憐爾贈金孔多兮家可以不貧平生不爲惡死而有遺愛兮雖亡則存家本將家有功而不墜兮配祖以孫爲人至此非有不足兮可以無憾而人爲悲辛嗟夫楊公歸來兮家有弱子恃爾神

劉凝之屯田哀辭 并敘

元豐三年九月辛未廬山隱居劉凝之卒于山之陽其孤格書來赴曰君昔知吾兄既又識吾父今不幸至於大故其爲詩使挽者歌之以厚其葬十月乙酉葬于清泉鄉書不時至緩不及事乃哭而爲之辭始予自蜀遊京師識凝之長子恕道原博學強識能通三墳五典春秋戰國歷代史記下至五代分裂皆能言其治亂得失紀其歲月辨其氏族而正其同異上下數千歲如指諸左右其爲人剛中少容是是非非未嘗以語假人人多疾之翰林學士司馬公方受詔細書東觀以君爲屬公以直名當世而君尤甚雖公亦嚴憚之士知君者曰君非獨然君父凝之始以剛直不容於世俗棄官而歸老於廬山二十年矣君亦非久於此者也既而君得請以歸養其親三年得疾不起今年春予以罪謫高安過君之廬傷君之不復見拜凝之於牀下其容睟然以溫其言肅然以厲環堵蕭然饘粥以爲食而遊心塵垢之外超然無感感之意凜乎其非今世之士也然予之見凝之始得道士法卻五穀啖棗以爲食氣清而色和及其沒也晨起衣冠言語如平時無疾而終予然後知君父子皆

有道者然道原一斥不用遂往而不能返凝之隱居絶俗三十餘年神益𤕤氣益堅盡其天年物莫能傷其清則同而其曠達自遂道原不及也辭曰

伯夷之清百世而一人兮其生也薇以爲食餓死於首陽世之士謂清不可爲兮計較得失以和爲臧信和之可以浮沉而自免兮彼爲和者何三黜之皇皇曰爲道者不與命謀兮非和實得非清實喪若凝之爲父與原之爲子兮絜廉不撓冰清而玉剛如世之言當皆折兮原何獨短凝何獨長要長短之不可以命人兮適天命之不可常惟溷濁之不可居而狷潔之難久兮吾將與凝乎同鄉

鮮于子駿諫議哀辭并敘

中山鮮于子駿弱冠而仕老而不得志買田於陽翟蓋將終焉元祐元年始召爲諫議大夫朝廷以得人相慶而子駿亦不敢以老爲辭意將有所建焉居數月得足疾不能造朝即自引去得請淮陽未幾以不起聞士之識與不識皆爲之出涕夫死生得喪非子駿之憂而有志不獲爲可悲也子駿於書無所不讀而善屬文晩節爲楚詞得古之遺思其文與蜀郡文與可相上下與可沒將十年而子駿亡蜀人皆悲思之其子頡求予爲挽歌作楚辭以授之以爲子駿之意也

登嵩高兮捫天涉清潁兮波瀾中休息兮故韓有美人兮來居曳佩玉兮長裾內諒直兮外脩車還軫兮莫予留築室兮疏流植榦兮蒔芳雪積兮中谷曰予俟兮春暘春風至兮百鳥鳴升高木兮雨亦晴鳴一再兮驚人時不予兮徂征美人兮駕長離來逡巡兮往奔馳命不可兮柰何號帝閽兮訴予予騫木蘭兮茹紫芝予飲石泉兮濯流波不妄食兮斐回莫之飽兮不飢游於斯兮伏斯命有盡兮孰違心不滅兮亭亭倚嵩少兮長欷

詩六首

太白山祈雨詞同子瞻作

田漫漫耕抱抱拔陳草生九穀人功盡雨則違苗不穟莩不米哀將飢兮

山巖巖奠南西嗟我民匪神依伐山木蓺稷黍求既多訴不已猶我許兮

山爲灰石爲炭水泉沸百草爛神予我旱奪之孰爲是驕不威尙可弛兮

雷馮空雨騰淵誅孽妖反豐年顧千里瞬三日神在堂龍爲役是何惜兮

雨既止百穀復築場壤治囷篚爲酒醴伐豚羔舞長袖擊鳴鼉匪以報兮

舜泉詩并敘

始余在京師遊宦貧困思歸而不能聞濟南多甘泉流水被道蒲魚之利與東南比東方之人多稱之會其郡從事闕求而得之既至大旱幾歲赤地千里渠存而水亡問之其人曰城南舜祠有二泉今竭矣越明年夏雖雨而泉不作人相與驚曰舜其不復享耶又明年夏大雨霖麥禾荐登泉始復發民驩曰舜其尙顧我哉泉之始發瀦爲二池釃爲石渠自東南流於西北無不被焉灌濯播灑蒲

蓮魚鼈其利滋大因爲詩使祠者歌之詩曰
歷山嵒嵒虞舜宅焉虞舜徂矣其神在天其德在人其物在泉神不可親德用不知有冽斯泉下民是祗泉流無疆有永我思源發于山施于北河播于中逵匯爲澄波有鼈與魚有菱與荷蘊毒是洩汙濁以流埃壒消亡風火滅收蔜木敷榮勞者所休誰爲旱災靡物不傷天地耗竭泉亦淪亡民咸不寧曰不享耶時雨旣澍百穀旣登有流泫然彌坎而升溝洫滿盈鰕鉅沸騰匯泉實來帝實顧余執其羔豚蘋藻是菹帝今在堂泉復如初

銘二首

彭城漢祖廟試劍石銘并敘

漢高皇帝廟有石高三尺六寸中裂如破竹不盡者寸父老曰此帝之試劍石也熙寧十年蜀人蘇軾爲彭城守弟轍實從入廟觀石而爲之銘曰
維漢之興三代無有提劍一呼豪傑奔走厥初自試山石爲剖夜斷長蛇旦泣神母指麾東西秦項授首斂然三尺一夫之偶大人將之山嶽頹仆用巨物靈不復凡手武庫焚蕩帝命下取蕭然斯石不尙有舊

鳳咮石硯銘并敘

北苑茶冠天下歲貢龍鳳團不得鳳凰山咮潭水則不成潭中石蒼黑堅緻如玉以爲硏與筆墨宜世初莫知也熙寧中太原王頤始發其妙吾兄子瞻始名之然石性薄厚者不及寸最後得此長博豐碩蓋石之傑子瞻方爲易傳日効於前與有功焉爲之銘曰
陶土塗鑿崖石玄之蠹頳之賊涵淸泉閟重谷聲如銅色如鐵性滑堅善凝墨棄不取長歎息招伏羲揖西伯發秘藏與有力非相待誰爲出

頌二首

筠州聰禪師得法頌并敘

禪師聰公昔以講誦爲業晚游淨慈本師之室誦南嶽思大和尙口吞三世諸佛語迷悶不能入一日爲本燒香本曰吾曏昔爲汝作夢甚異汝不悟卽死不可不勉師茫然不知所謂旣而禮僧伽像醒然有覺知三世可吞無疑也趨往告本本曰向吾夢汝呑一世界一剃刀汝今日始從迷悟是始出家眞吾子也乃擊鼓升座爲衆說此事聰作禮涕泣而罷聰住高安聖壽禪院予嘗從之問道聰曰吾師本公未嘗以道告人皆聽其自悟今吾亦無以告子予從不告門久而入道乃爲頌曰
道不可告告卽不得以不告告是眞告故香嚴辭去得之瓦礫臨濟不喻至愚而悉非愚非瓦皆汝之力有不至此是非出家夢吞剃刀髮落如花遊行四方物莫能遮終亦不告獨障其邪弟子度者如恆河沙

等軒頌

南豐張君家有等軒問我何者是平等法我告張君物之不齊何所不有長短大小淨穢好醜雜然前陳參差不等亂我身心耳目鼻口欲求平等了不可得忽然覺知身心本空萬物亦空諸差別相皆是虛妄無有實性孰爲不等等爲一空尙無平等何處復有不平等者遍觀萬物無等不等是謂眞實平等法已

欒城集卷第十八

原书空白页

欒城集卷第十九

新論三首

新論上

古之君子因天下之治以安其成功因天下之亂以濟其所不足不誣治以爲亂不援亂以爲治援亂以爲治是愚其君也誣治以爲亂是脅其君也愚君脅君是君子之所不忍而世俗之所徼幸也故莫若言天下之成勢請言當今之勢當今天下之事治而不至於安亂而不至於危紀綱粗立而不舉無急變而有緩病此天下之所共知而不可欺者也然而世之言事者爲大則曰無亂爲異則曰有變以爲無亂則可以無所復爲以爲有變則其勢常至於更制是二者皆非今世之忠言至計也今世之弊患在欲治天下而不立爲治之地夫有意於爲治而無其地譬猶欲耕而無其田欲賈而無其財雖有鉏耰車馬精心强力而無所施之故古之聖人將治天下常先爲其所無有而補其所不足使天下凡可以無患而後徜徉翺翔惟其所欲爲而無所不可此所謂爲治之地也爲治之地既立然後從其所有而施之植之以禾而生禾播之以菽而生菽蓺之以松柏梧檟藂莽樸樕無不盛茂而如意是故施之以仁義動之以禮樂安而受之而爲王齊之以刑法作之以信義安而受之而爲霸督之以勤儉厲之以勇力安而受之而爲强國其下有其地而無以施之而猶得以安存最下者抱其所有倀倀然無地而施之撫左而右動鎮前而後起不得以安全而救患之不給故夫王霸之略富强之利是爲治之具而非爲治之地也有其地而無其具其弊不過於無功有其具而無其地吾不知其所以用之昔之君子惟其才之不同故其成功不齊然其能有立於世未始不先爲其地也古者伏羲神農黃帝既有天下則建其父子立其君臣正其夫婦聯其兄弟殖之五種服牛乘馬作爲宮室衣服器械以利天下天下之人生有以養死有以葬歡樂有以相愛哀慼有以相弔而後伏羲神農黃帝之道得行於其間凡今世之所謂長幼之節生養之道者是上古爲治之地也至於堯舜三代之君皆因其所闕而時補之故堯命羲和曆日月以授民時舜命禹平水土以定民居命益驅鳥獸以安民生命棄播百穀以濟民飢三代之間治其井田溝洫步畝之法比閭族黨州鄉之制夫家卒乘車馬之數冠昏喪祭之節歲時交會之禮養生送死之術所以利安其人者凡皆已定而後施其聖人之德是以施之而無所齟齬舉今周官三百六十人之所治者皆其所以爲治之地而聖人之德不與也故周之衰也其詩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由此言之幽厲之際天下亂矣而文武之法猶在也文武之法猶在而天下不免於亂則幽厲之所以施之者不仁也施之者不仁而遺法尚在故天下雖亂而不至於遂亡及其甚也法度大壞欲爲治者無容足之地泛泛乎如乘舟無楫而浮乎江湖幸而無振風之憂則悠然唯水之所漂東西南北非吾心也不幸而遇風則覆沒而不能止故三季之極乘之以暴君加之以虐政則天下塗地而莫之

救然世之賢人起於亂亡之中將以治其國家亦必於此焉先之齊桓用管仲辨四民之業連五家之兵卒伍整於里軍旅整於郊相地而征山林川澤各致其時陵阜陸墐各均其宜邑鄉縣屬各立其正舉齊國之地如畫一之可數於是北伐山戎南伐楚九合諸侯存邢衛定魯之社稷西尊周室施義於天下天下稱伯晉文反國屬其百官賦職任功輕關易道通商寛農懋穡勸分省財足用利器明德舉善援能政平民阜財用不匱然後入定襄王救宋衛大敗荊人於城濮追齊桓之烈天下稱之曰二伯其後子產用之於鄭大夫種用之於越商鞅用之於秦諸葛孔明用之於蜀王猛用之於符堅而其國皆以富强是數人者雖其所施之不同而其所以爲地者一也夫惟其所以爲地者一也故其國皆以安存惟其所施之不同故王霸之不齊長短之不一是二者不可不察也當今之世無惑乎天下之不躋於大治而亦不陷於大亂也祖宗之法具存而不舉百姓之患略備而未極賢人君子不知尤其地之不立而罪其所施之不當種之不生而不知其無容種之地也是亦大惑而已矣且夫其不躋於大治與不陷於大亂是在治亂之間也徘徊傍徨於治亂之間而不能自立雖授之以賢才無所爲用不幸而加之以不肖天下遂敗而不可治故曰莫若先立其地其地立而天下定矣

新論中

治國而爲其地非聖人而後然也古之君子莫不皆然而其不然者則僅存之國也人之治其家也其最上者爲虞舜其次爲曾閔而其次猶得爲天下之良人其下者乃有不慈不孝置其不慈不孝蓋自其得爲良人以上至於爲舜其所以治其身上以事其父母下以化服其妻子者不同而其所以爲生者子耕于田婦織于室養其雞豚殖其菜茹無失其時以養生送死雖舜與天下之良人均也舜而不然不得以爲舜天下之人不然不得以爲良人何者是亦治家之地焉耳而至於爲國而豈獨無之昔者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故周公因之建爲步畝溝洫之制何者其所因者治世之成法也孔子之治魯也魯人獵較孔子亦獵較何者其所因者衰世之餘制也當戰國之强諸侯無道然孟子亦以爲有王者起今之諸侯不可盡誅惟教之不改而後誅之故漢之興也因秦之故而不害其爲漢唐之興也因隋之故而不害其爲唐由是觀之則夫享國之長短致化之薄厚其地能容之而不能使之也地不能使之長短薄厚然長不得地則無所效其長厚不得地則無所致其厚故夫有地而可以容有所爲者舉而就之可也當今之世祖宗之法或具存而不舉或簡略而不備具存而不舉是有地而不耕也簡略而不備是地有所廢缺而不完也欲築室者先治其基基完以平而後加石木焉故其爲室也堅今之治天下則不然蓋嘗論之自五代以來强臣專國則天下震動而易亂自吾祖宗削而漸磨之則今世可以粗安凡今世之所恃以爲安者惟無强臣而已然恃其一之粗安也而盡忘其餘故嘗以爲當今天下有三不立由三不立故

百患並起而百害並廢何者天下之吏媮墮苟且不治其事事日已敗而上不知使是一不立也天下之兵驕脆無用召募日廣而臨事不獲其力是二不立也天下之財出之有限而用之無極爲國百年而不能以富是三不立也基未平也加之以其所欲爲是故與一事而百弊作動一役而天下困投足而遇陷穽側身而入河海平居猶懼有患而況求以馳騁於其上哉固不可矣今夫夷狄之患是中國之一病也吾欲拒之則有以爲拒之之具和之則有以爲和之之費以天下而待一國其爲有餘力也固亦宜矣而何至使天下皆被其患今也天下幸而無它患難而惟西北之爲畏然天下之力亦已困而不能支矣一歲之入不能供一歲之出是非特納賂之罪也三事不立之過也故三事立爲治之地既成賂之則爲漢文帝不賂則爲唐太宗賂與不賂非吾爲國治亂之所在也治亂之所在在乎其地之立與不立而已矣天下之事因循而維持之以至於漸不可舉猶曰是養之未至也乘舟中流釋其檝而聽水之所之旋於洄洑格於洲浦以爲是固然也其爲無具亦已甚矣以今之時天子仁恕士大夫好善天下之風俗不至於朋黨亂正誣罔君子也世之清議凜然在矣公卿之欲有爲以濟斯世誰有言者而曰吾有所待是徒空言非事實也故爲之說曰居之以强力發之以果敢而成之以無私夫惟有私者不可以果敢果於一不果於二天下將以爲言不果者不可以强力力雖强而輒爲多疑之所敗天下之人惟能爲是三者則足以排天下之堅强而納之於柔懦擾天下之怨怒而投之於不敢惟不能爲是三者則足以敗天下之賢才而卒之以不能有所建是故無私而果敢果敢而强力以是三者治天下之三不立以立爲治之地爲治之地既立然後擇其所以施之天下將無所不可治

新論下

天下之未治也患三事之不立苟其既立則患其無以施之蓋君子爲國正其綱紀治其法度皆可得而知也惟其所以施之則不可得而知周公之治周也修其井田封建百辟可得而知也其所以使天下歸周者不可得而知也孔子之治魯也墮其三都誅其亂政可得而知也其所以使羔豚不飾賈男女別於道者不可得而知也孟子之所以治邾者正其疆界五口之家桑麻雞豚必具可得而知也其所以使之至於王者不可得而知也孔子孟子之所汲汲以教人者在其不可得而知而其可得而知者不詳論也曰是有意於治者能之然而亦不可去也故其得爲是國也必舉之以爲先由是觀之治國之地聖人無之不得以施其聖然而聖人之道有所高遠而不可及者矣其於孔子之門所謂政事而冉有子路之所能者治國之地也子路曰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飢饉由也爲之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冉有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爲之可使足民如其禮樂以俟君子是亦自以爲能爲其地而未有以施之云爾然夫子許其能之而不以爲大賢則

夫子之道深矣遠矣夫子平居朝夕孜孜以教人者惟所以自修其身而其所以修其政事者未嘗言也蓋亦嘗言之矣曰謹權量審法度修廢官興滅國繼絶世舉逸民所重民食喪祭是九者凡所以爲政而未足也故繼之曰寛則得衆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公則説是四者所以成之焉耳其意以爲既成而後以其平居自修之身施之故記曰君子篤恭而天下平爲有此具也君子脩其身無所施之則不立治其政事無以施之則不化當三代之治也天下之事無不畢舉雖後世之君猶得守其法度以爲無過惟無暴君則天下可安故伊尹之訓太甲曰從諫弗咈先民時若以爲如是而可以爲治已矣古之人言治天下若甚易然今之人以爲大言而不信不知其有此地也悲夫世之君子孜孜以修其身恭儉忠信欲以施之天下終身而不見其成則以爲古之人欺我也夫苟以爲古之人欺我雖有爲之者蓋勉强而爲之也夫苟不欲而强爲之則其心益不自信而道日疎夫以不信之心行日疎之道以治無以爲地之國是以功不可成而患日至故莫若退而立其爲治之地爲治之地既立則身脩而天下可化也

欒城集卷第十九

欒城集卷第二十

殿試武舉策問一首

問王者之兵不貴詐謀奇計至於臨敵制勝良將豈可少哉朕以天下爲度懷柔四夷而西戎背誕腰領未得凡吾接之以恩信懷之以禮義者固有道矣若夫示之以形禁之以勢使之望而不敢犯犯而無所得者其術何由伐其謀散其黨使之退而不得安安而不能久者其道何以夫隱兵於民井田之舊法也材官府兵猶行於後世而保甲之復民以爲勞以車即戰丘甸之遺制也武剛鹿角猶見於近事而車牛之役世以爲非古者兵有奇正旋相爲用如環之無端其出入之法今幾絕矣敵有陰陽客主異宜易之則敗其先後之節將何施焉淮陰之伐趙勝亦幸耳使左車之說行則計將安出仲達之卻蜀非其功也使孔明而不死則勝將孰在子大夫講於兵家之利而明於當世之務審矣其以所聞著之于篇朕將覽焉

南省進士策問一首

問三代漢唐之法行於前世而施之於今輒以不效何也昔者蓋嘗取經界之舊法以爲方田采府衛之遺意以爲鄉兵舉黜陟之墜典以爲考課矣然而爲方田則民擾而不安爲鄉兵則民勞而無益爲考課則吏欺而難信三者適所以爲患不若其已也孟子有言爲高必因丘陵爲下必因川澤爲政必因先王之道凡今世之法駸駸近古矣政之近古天下之所以治也然而如彼三者獨何哉豈古之法遂不可施之於今歟抑亦救之不自其本爲之不得其道以至於此也

河南府進士策問三首

問法立於上則俗成於下故兩漢之間經各有師師各有說異師殊說相攻如仇讎異己者雖善不從同己者雖惡不棄下逮魏晉爭者少止然後學者相與推究衆說從其所長至唐而傳疏之學具由是學者始會于一數百年之間凡所以經世之用君臣父子之義禮樂刑政之本何所不取於此然而窮理不深而講道不切學者因其成文而師之以爲足矣是以間者立取士之法使人通一經而說不必舊法既立矣俗必自此而變蓋將人自爲說而守之耶則兩漢之俗是矣將舉天下而宗一說耶則自唐以來傳疏之學是矣夫上能立法以救弊而已成其俗者必在於士將使二弊不作其將何處而可哉

問三代之治以禮樂爲本刑政爲末後世反之儒者言禮樂之效與刑政之弊其相去甚遠然較其治亂盛衰其比後世若無以大相過者蓋夏后氏自禹再傳而失國亂者三世商人再衰而復興周人一遷而不振其賢於漢唐其實無幾至於漢文帝唐太宗克己裕人海內安樂雖三代之盛王何以加之夫禮樂刑政其功之異豈特如此而已今自祖宗創業百有餘年法令脩明上下相維四方無虞求之前世未有治安若今之久者然而儒者論其禮樂常以爲不若三代此豈誠不若耶爲習其名而未稽其實也不然世之治安則不在禮樂歟宜一有以斷之

問孟子言五畝之宅植之以桑則五十者可以衣帛雞豚狗彘無失其時則七十者可以食肉數罟不入洿池則魚鼈不可勝食斧斤以時入山林則材木不可勝用誠哉是言也雖然孟子將何以行之豈將立法設禁以驅之歟夫立法設禁而無刑以待之則令而不行有刑以待之則彼亦何罪請言孟子將何以行此

私試進士策問二十八首

問昔者承五代之亂天下學者凋喪而仕者益寡雖有美才良士猶溺於耕田養生之樂不肯棄其鄉閭而效力於官事當此之時至調富民而爲官夫豈不甚病矣哉及天下大定學者漸已尊顯勸勞勸誘數十年之間而後士人方洋繼起則天下之官爲之盡滿而無所置之是以頃者立任子之限減進士之額繩以苛法抑以細過使之久而不調然後官吏歲以漸減凡今一歲之調蓋不足以償其休老物故者然則數十歲之後無乃將復有向者乏人之患歟夫古之聖人惟能於其未然而預防之故無後憂昔者惟不能於其至少之時而爲其過多之慮是以惟務進之而有今日之弊夫民惟其誘而進之則進而不知休抑而排之則無聊而引去天下要亦有不絜不屑之士不可恃爵祿之利以爲可以必致也故願於其未然而求其所以進之而可以使今無冗員之弊退之而可以使後無乏人之患者此亦天下之深慮也

問學者之論周禮或以爲周公之書或以爲戰國陰謀之書二者孰爲得之今觀其書亦有所不知者二焉夫公邑爲井田而鄉遂爲溝洫此二者一夫而受田百畝五口而一夫爲役百畝而稅之十一舉無以異也然而井田自一井而上至於一同而方百里其所以通水之利者溝洫澮三溝洫之制至於萬夫爲地三十二里有半其所以通水之利者遂溝洫澮川五夫利害同而法制異爲地少而用力博此其所未知者一也五家爲比比有比長五比爲閭閭有閭胥四閭爲族族有族師五族爲黨黨有黨正五黨爲州州有州長五州爲鄉鄉有一正卿及有軍旅之事則以比長爲伍長閭胥爲兩司馬族師爲卒長黨正爲旅師州長爲師帥卿爲軍將故凡官之在鄉者軍一起而皆在軍矣起軍之法自五口以上家以一人爲兵一人爲役而家之處者甚衆而官吏舉皆在外將誰使治之此其不可知者二也故願與學者究之

問學者莫不求學孔子今考於傳記而觀其行事蓋有所不通者焉語曰佛肸召子欲往又曰子見南子子路不說學者以爲孔子急於行道而爲此夫孔子之於衛靈公語及兵事不說而去於陽貨時其亡而見之蓋亦不欲見也而孟子亦云惡夫枉尺而直尋者然則彼二事者獨何歟至於仕魯爲司寇從而祭膰肉不至不稅冕而行且夫仕而至於司寇君臣之義不爲淺矣膰肉不至而行何其輕君臣之義而重區區之微禮哉此明於輕重者之所不爲也或曰膰肉不至仲尼以爲禮將從此而大壞此所謂知幾者夫爲大臣知禮之將亡不救而去則又安用夫大臣者故此將有微眇難見之意而世或未之思焉學者

所宜辨之

問古之爲國者必有所尚夏忠商質而周文儒者以爲此三者如循環百世而無窮然則今世之所尚者何耶夫不必聖人而後有所尚然則今世之所尚者其以爲忠耶則小民多詐而爭訟並起非所以爲忠也以爲質耶則金玉錦繡不爲之節而文詞熾於天下非所以爲質也以爲文耶則禮樂不備冠昏喪祭之義至爲淺薄非所以爲文也然則今世其無所尚耶蓋亦有之而未之見耶其果有之也則亦可用耶不可用耶其明著其說

問古之學者其爲學必遲而信道必篤蓋非其遲則不能至於篤也故子夏之門人始於洒掃應對進退而孟子亦云君子之於道欲其自得自得之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夫待其自得也非久而何昔者孔子五十而後學易方今薄才下士之所謂甚遲而可怪者也故夫當今之世無惑乎其無信道之士也古之養士者莫善於太學而今太學之教一日之所爲必若干取方冊之難知者而悉論之不待其問而先告之無先後無少長無賢愚其問同而其功等其上者無以優游翺翔以寛綽其心而其下者勉强困躓不暇於爲善故其學也必速而守道必不篤何者非其自得之也夫人之才譬如草木焉雨以濡之風以動之則其長也可立而待有宋人焉揠之而自以爲喜此孟子所以太息其不知學也然而寛以待之則太學之法將必有所大變而後可變法者不可不預立其說也

問古者禮備而費少今者費愈多而禮愈闕古者七世之廟分而爲七今者七世之廟合而爲一古者一歲大祭天者四五歲大祭宗廟者再今者三歲迭用其一而略其餘古者命士以上皆有廟今至於公卿大夫無之古者天子五載一巡守遠者十二年一巡守今者非郊祀校獵不出於郊以今之至簡省也而財至於不給則古之甚繁者宜其無以供之然以古之甚繁而不至於大費則今之簡省而至於不給者何也凡今之人皆以費故棄先王之禮是以禮日益壞以爲今之世有周公仲尼其將亦畏費而止歟其將亦略備其禮而不至於大費歟然而今之所以至於大費而不可省者或亦有故也其思所以省之而無害之說而著于篇

問茶之有權與稅非古也特就其便於今者言之有以爲權便曰凡所以備邊養兵者皆出於權然江淮之間以私茶死者不可勝計此則仁人之所不忍爲也而何便於權以稅爲便則夫邊鄙兵革之用將何以供之且夫稅之入其不足以當權之利亦易見矣而特以不忍驅民而納之陷穽是以去權而爲稅今欲復反其舊冒行殺人之害而就夫區區養兵之利則何以爲仁求以生民而國用至於困乏則何以爲智蓋將以生民而富國兼收仁智之實而並享之者必將有說也

問君子能盡人之情而不能盡物之變盡物之變惟精者能之古之君子專一而無侈心是以益治鳥獸棄治稼穡夔治鐘磬羲和治曆皆以聰明睿智之才

而盡力於一物終其身而不去至於後世官者至以為氏故當此之時天下之事無不畢舉今者四方既平非有勤勞難治之政而當世之務每每廢墜而不理蓋鐘律之不和河之不循道此一二事者百有餘年而莫有能辨之者是豈非務於速進而恥以一物自盡之過歟夫古之君子往往老於小官終身而不厭則上之所以使之者誠有道也安得斯道而由之以使斯人之復如古也

問今世法唐以為治上自百官刑法禮儀下至州郡兵民賦役要之以唐為準譬如商之於夏周之於商事無不考焉者然天下之廣方制萬里夷狄不作兵革不用四方之貢不絕於道路而國用常苦於不足唐自天寶以來府衛之兵廢租庸之法壞收茶鹽榷酒酤其法與今略等然而天下分裂天子之地至少征伐相繼而起而憲文武宣之世方鎮稍定則財用未嘗有所匱乏與今世無異至於齊蔡三晉各以數州之地養數萬之兵內以抗衡京師外以備禦鄰敵綽然有餘亦不如今之將帥仰給於大農也夫法與唐類地多於唐費用不若唐之多而府庫之蓄無以大相過者何也其必有能辨之

問方今天下患於兵多故銷兵之說人人知之然獨未覩夫兵少之為患也方今天下患於財少故求財之術人人講之然獨未覩夫多財之為累也夫銷兵之患有甚於兵多而多財之累有甚於財少衆人知目前之利而不為歲月之計故儒者非之儒者操根本之論而不救急切之害故衆人遲之今將救目前之病使兵多財少之患去全歲月之計使兵少財多之弊不見其將何道而可

問舜受天下於堯故郊嚳宗堯不敢廢堯之祀禹受天下於舜而其郊宗皆其祖考夫推舜之心以及於禹則禹必將兼祀堯舜而後可今也不然不獨廢堯而且忘舜何也夫受其成業而黜其祀雖少恩者不為而謂禹行之乎其故安在

問古之言治者必曰禮樂禮樂之於人譬如飲食未有一日而不相從者故士之閑居無故不去琴瑟行則有佩玉之音登車則有和鸞之節身蹈於禮而耳屬於樂如此而後邪辟不至蓋自秦漢以來士大夫不師古始然其朝廷鄉黨之間起居飲食之際亦未嘗無禮而樂獨盡廢士有終年未嘗聞樂而不知其非者於是有以疑樂之可去而以古人為非矣不然請言樂之不立而士之不如古者安在

問西漢自孝武之後崇尚儒術至於哀平百餘年間士之以儒生進用功業志氣可紀於世者不過三四而武夫文吏皆著節當世其業與儒者遠甚及至東漢雖光武兵革之後而儒者遂顯其後世道凌遲其所以扶危持顛皆出於學者而他人不與夫兩漢之用儒其實無以相過而士之優劣相遠如此何也

問古者建國設官分職以為政本近代因循雜亂無復統紀朝廷深惟其弊推本宗周旁摭宇文氏以易其制惟周官分建六職各帥其屬以治百事仰以奉天地鬼神外以御諸侯四夷下以治士農工商至於草木鳥獸無不咸在可謂備矣宇文氏雖參考其舊

以命庶工而典籍亡逸不可究知其兵戎之官多設於六卿之外今將遠法宗周則宇文之遺法固將在所去取然則凡官之以武事設者當領於六官耶其亦將特設而後可也

問周官三百六十所以治王之畿內也其畿外諸侯國自有官大國三卿次國二卿小國一卿亦皆有屬以治其事是以六官之屬足以治畿內而止矣今四方郡縣自一介之吏皆命於朝廷則六官之外當得羡吏以典其職以階易官蓋出於此然而設階之法始於散官而散官之與近自魏晉因魏晉之遺俗以聞三代之舊典竊以為未盡也其將何脩而後可以復三代之故也哉

問古者取士於鄉而養之於學觀其德行道藝而進之以官故其得人也全今也雖鄉取而學養之然其試之也獨取其藝而德行之舉不復並立凡今之士雖有內懷德義而無藝以自將則不免廢於有司故其得人也偏今將略其藝文而取其行義凡科舉之法所以杜請謁而絕情故者一切盡廢則奔競朋黨之風必扇於下豈古之學校遂不可復耶其具論之于篇

問古者兵出於民而兵戰以車車馬介冑皆民力也民之於兵可謂勞矣三時務農一時講武鋤耰錢鎛之人而驅之以干戈之事民之於兵可謂疎矣然而古者以甚勞之民用至疎之兵而民以為安四夷賓服其故何也近世兵民既分凡兵之器用皆給於官旦暮教戰不擇四時民可謂逸而兵可謂習矣然其所以安萬民而威四夷者亦何以遠過於古若夫正兵既練而又兼連伍保之兵民兵既設而不試以征伐之事此又今世之新意其所以勸兵裕民者可謂至矣至於異同得失之辨其詳著于篇

問古者為貨泉以權物之輕重今所在鑄錢數日益多制日益小可謂錢輕矣然而金帛米粟賈日益賤而錢之行於市者日益少有錢重之弊夫當重者反輕而當輕者反重其說安在將救其失其術何以

問孔子與老子同時孔子以禮樂教人而老子以清淨無為為宗孔子蓋嘗問禮於老子未有一言非之者夫孔老豈同道者哉後世孟軻韓愈皆學於孔子然孟子之於楊朱墨翟韓子之於浮屠氏皆詆言攻之嫉之如仇讎夫韓孟之賢不過於孔子而楊朱浮屠之害無異於老子或釋而不問或排而不置其說安在

問漢武帝攘却四夷拓地千里後世賴以為强唐太宗誅滅胡虜兵不折北民不告病用兵之利前世無與為比然而武帝之治安不若文景之多而太宗之功無補中國之治亂是以儒者終莫之善也夫儒者之說勝則帝王之武功沒世而無聞不世之功成則中國先受其害二者不可合并然高宗之伐鬼方文王之征玁狁聖人有所不免則武帝太宗之功業其終不害於儒者何也

問河之為害遠矣自漢已來東決則盡太山之麓西決則盡西山之趾凡二山之間數千里之地丘陵險阻河皆堙而平之存者無幾矣蓋禹之治水也以為

河所從來者高水湍悍難以行平地數爲敗乃厠二渠以引其河自二渠之廢而河乃恣行不可備禦夫河決不東則西豫以二渠待之則雖決而有以受之乃不爲害此乃聖人之遺跡也今將訪而復之以待河之暴其可否何說

問韓非明老子而以刑名游說諸侯李斯師孫卿而以詐力事秦至於焚詩書殺儒士其終皆陷於大戮原其所學皆本於聖人而其所施設則鄉黨之士所不忍爲夫豈其學有以致之歟蓋老子孫卿其教之善雖弊不至於敗亂天下然則二子之學其所以失之而至此者何也學之不詳毫釐之差或致千里學士大夫可不辨之乎

問堯舜之德盛矣然孔子稱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何者世相近事相若而人情未遠也儒者常稱二帝三代雖其道德之隆世世師之至於禮樂刑政將以施之今世亦已難矣今自五代以上其文物政事之備未有若隋唐之善者自祖宗已來采前世之舊而施之於時亦未有若隋唐之多者也然其或因或革而當否存焉蓋亦有時異事異久遠而不可復者歟其亦有因習俗而重改作可復而未暇者歟其相與講習而著其宜焉

問古者有罪不免於刑失誤有贖親賢有議眚災有赦未聞有赦天下者也自漢以來赦始及天下而言政者病之蓋成周之隆成康之際刑措不用而漢孝文唐太宗之盛天下斷獄歲不過數十當此之時雖有赦何所施之後世法令滋章而姦宄不禁刑之不能止而赦之不能救數赦則民玩於法而不赦則上所不忍其將何施而可

問三代以田養民而取之以什一其民盡力於耕則足以自養上之人以時平其政令而民受其賜既已厚矣自戰國之禍田制既壞賦法隨弊天下之民仰困於租稅而俯困於兼并其害不可言矣是以漢自文景以來賜民田租孝弟力田鰥寡孤獨金帛布絮之奉歲時不絕考之於古則所謂惠而不知爲政者也然自漢氏絕而復興其民思之不忘其恩澤之結於民豈不至哉惟三代仁政其紀綱法度既不可遽復而漢室賜予之惠府庫之積力有所不逮然則將以厚民其術安在

問三代聖人以禮樂治天下動容貌出詞氣逡巡廟堂之上而諸侯承德四夷向風何其盛哉至其後世稍衰桓文迭興而維持之要之以盟會齊之以征伐既已卑矣然春秋之後吳越放恣繼之以田常三晉之亂天下遂爲戰國君臣之間非詐不言非力不用相與爲盜跖之行猶恐不勝雖桓文之事且不行矣而況於文武成康之舊歟及秦并天下風俗日惡不可復改雖漢唐之隆格之以商周之盛蓋已愧矣夫三代之間其民更桀紂之禍與戰國何異然聖人一出禮義復興天下和洽不若後世寂寥無聞獨何故歟豈帝王之道古今一變遂不可復反乎不然何漢唐之陋如此

問秦滅經籍漢興易詩書禮春秋復存而樂遂喪然自孔子弟子散亡天下學者爭立異說各尊所聞以

相攻而聖人之道日以湮沒墳者朝廷患之掃除傳疏而著以新説天下庶幾由此以識聖人之遺意然易詩書禮皆立學官春秋雖不用而其書亦不廢惟大樂淪棄漫滅無文無所考信嗚呼士生於今去聖久遠師法不傳幸明天子慨然深愍遺墜而興之而六經不備豈不闕甚矣哉意者求之它書推其端而究其末引而伸之猶可得而觀也請誦其所取焉

問漢收河南地兵不再駕唐復河隴未嘗用兵今朝廷兵甲之精卒伍之練蓋近世所未有也是以收洮泯略蘭會大功既遂四夷震疊有志之士蓋已心馳於燕薊之北矣夫能稼而能穡所以爲良農也能獲而能烹所以爲善獵也故夫拓國而安邊漢唐之間必有良策焉其試言之

私試武學策問二首

問古之善戰者必以兩擊一既爲之正又爲之奇故我之受敵者一而敵之受敵者二我一而敵二則我佚而敵勞以佚擊勞故曰三軍之衆可以使之必受敵而無敗自唐季以來古之陣法遺散而不講今世用兵之將置陣而不知奇正夫置陣而不知奇正猶作樂而不用五聲飪食而不用五味宮竭而商不繼甘窮而酸不輔一變而盡矣不可復用也今將推古法求奇正之意而施之行陣其亦可得歟兵法曰先出合戰爲正後出爲奇又曰奇亦爲正之正而正亦爲奇之奇所謂奇正者將合爲一陣歟將離爲二陣歟學者所宜辨之

問古稱淮陰侯善用兵然觀其所以勝者亦若有天幸焉淮陰之攻趙也廣武君請以輕兵絶其饟道而堅壁以老其師其攻齊也人或説龍且以相持不戰而陰招齊之亡城此二計者淮陰實難之幸其計之不用是以能克然而使此計誠行淮陰豈坐受縛者耶其必有以待之請言其説

欒城集卷第二十

原书空白页

欒城集卷第二十一

上皇帝書一首

熙寧二年三月日具位臣蘇轍謹冒萬死再拜上書皇帝陛下臣官至疎賤朝廷之事非所得言然竊自惟雖其勢不當進言至於報國之義猶有可得言者昔仁宗親策直言之士臣以不識忌諱得罪於有司仁宗哀其狂愚力排羣議使臣得不遂棄於世臣之感激思有以報爲日久矣今者陛下以聖德臨御天下將大有爲以濟斯世而臣材力駑下無以自效竊聽之道路得其一二思致之左右苟懲創前事不復以聞則其思報之誠沒世而不能自達是以輒發其狂言而不知止臣聞善爲國者必有先後之次自其所當先者爲之則其後必舉自其所當後者爲之則先後並廢書曰欲登高必自下欲陟遐必自邇世未有不自下而能高不自近而能遠者然世之人常鄙其下而厭其近務先從事於高遠不知其不可得也詩曰無田甫田維莠驕驕無思遠人勞心忉忉以爲田甫田而力不給則田莠而不治不若不田也思遠人而德不足則心勞而無獲不若不思也欲田甫田則必自其小者始小者之有餘而甫田可啓矣欲來遠人則必自其近者始近者之既服而遠人自至矣苟由其道其勢可以自得苟不由其道雖强求而不獲也臣愚不肖蓋嘗試妄論今世先後之宜而竊觀陛下設施之萬一以爲所當先者失在於不爲而所當後者失在於太早然臣非敢以爲信然也特其所見有近於是者是以因其近似而爲陛下深言之伏惟陛下卽位以來躬親庶政聰明睿智博達宏辯文足以經治武足以制斷重之以勤勞加之以恭儉凡古之帝王曠世而不能有一焉者陛下一旦兼而有之矣夫以天縱之姿濟之以求治之心施之於事宜無爲而不成無欲而不遂今也爲國歷年於茲而治不加進天下之弊日益於前世天下之人未知所以適治之路災變橫生川原震裂江河湧沸人民流離災火繼作歷月移時而其變不止此臣所以日夜思念而不曉疑其先後之次有所未得者也夫今世之患莫急於無財而已財者爲國之命而萬事之本國之所以存亡事之所以成敗常必由之昔趙充國論備邊之計以爲湟中穀斛八錢糴三百萬斛羌人不敢動矣諸葛亮用兵如神而以粮道不繼屢出無功由是觀之苟無其財雖有聖賢不能自致於跬步苟有其財雖庸人可以一日而千里陛下頃以西夏不臣赫然發憤建用兵之策招來橫山之民將奪其險阻破壞其國而後已方是之時夏人殘虐失衆橫山之民厭苦思漢而又乘其荐飢苟加之以兵此非計之失者也然而沿邊無數月之粮關中無終歲之儲而所興之役有莫大之費陛下方且泰然不以爲憂以爲萬舉而有萬全之功旣而邊臣失律先事輕發亦旣入踐其國係虜其民矣然而陛下得其地而不敢收獲其人而不敢臣雖有成功而不敢繼也其終卒致於廢黜謀臣而講和好夫陛下謀之於朞年之前而罷之於旣發之後豈以爲是失當而悔之哉誠無財以善其後爾且夫財之不足是爲國之先務也

至於鞭笞四夷臣服異類是極治之餘功而太平之粉飾也然今且先之此臣所以知其先後之次有所未得者也今者陛下懲前事之失出祕府之財徙內郡之租賦督轉漕之吏使備沿邊三歲之畜臣以此疑陛下之有意乎財矣然猶以爲未也何者祕府之財不可多取而內郡之民不可重困可以紓目前之患而未可以爲長久之計此臣所以求效其區區而不能自已也蓋善爲國者不然知財之最急而萬事賴焉故常使財勝其事而事不勝財然後財不可盡而事無不濟財者車馬也事者其所載物也載物者常使馬輕其車車輕其物馬有餘力車有餘量然後可以涉塗泥而車不僨登坂嶮而馬不躓今也四方之財莫不盡取民力屈矣而上用不足平居惴惴僅能以自完而事變之生復不可料譬如弊車羸馬而引丘山之載幸而無虞猶恐不能勝不幸而有陰雨之變陵谷之嶮其患必有不可知者故臣深思極慮以爲方今之計莫如豐財然臣所謂豐財者非求財而益之也去事之所以害財者而已矣夫使事之害財者未去雖求財而益之財愈不足使事之害財者盡去雖不求豐財然而求財之不豐亦不可得也故臣謹爲陛下言事之害財者三一曰冗吏二曰冗兵三曰冗費冗吏之說曰請原古之所以置吏之意有是民也而後有是官有是官也而後有是吏量民而置官量官而求吏其本凡以爲民而已是以古者即其官以取人郡縣之職缺而取之於民府寺之屬缺而取之於郡縣出以爲守令入以爲卿相出入相受

中外相貫一人去之一人補之其勢不容有冗食之吏近世以來取人不由其官士之來者無窮而官有限極於是兼守判知之法生而官法始壞浸淫分散不復其舊是以吏多於上而士多於下上下相窒譬如決水於不流之澤前者未盡來者已至填咽充滿一陷於其中而不能出故布衣之士多方以求官已仕之吏多方以求進下慕其上後慕其前不愧詐僞不恥爭奪禮義消亡風俗敗壞勢之窮極遂至於此夫人情紓則樂易樂易則有所不爲窘則濫亂濫亂則無所不至今使衆人相與皆出於隘足履相躡肩肘相逮徬徨而不得進又將禁其奔走而爭先者茍將禁之則莫如止來者而闢其隘今也驅市人而納之不勝其多也設嶮於中塗而艱難之是以法愈設而爭愈甚惟陛下以時救之下哀痛之書明告天下以吏多之故與之更立三法其一使進士諸科增年而後舉其額不增累舉多者無推恩其說曰凡今之所以至於不可勝數者以其取之之多也古之人其擇吏也甚精人知吏之不可以妄求故不敢輕爲士爲士者皆其修潔之人也今世之取人誦文書習程課未有不可爲吏者也其求之不難而得之甚樂是以羣起而趨之凡今農工商賈之家未有不捨其舊而爲士者也爲士者日多然而天下益以不治舉今世所謂居家不事生產仰不養父母俯不恤妻子浮游四方侵擾州縣造作誹謗者農工商賈不與也祖宗之世士之多少其比於今不能一二也然其削平僭亂創制立法功業卓然見於後世今世之士不敢

望其萬一也士之多不及於今世而功則過之無足怪者取之至少則人不敢輕爲士其所取者皆州郡之選人也故爲是法使人知上意之所向十年之後無實之士將不黜而自減且夫設科以待天下之士蓋將使其才者得之不才者不可得也吾則取之而彼則不能得猶曰雖不能得而累舉多者必取無棄則是以官徇人也且累舉之士類非少年矣耳目昏塞筋力疲勌而後得之數日而計之知其不能有所及也則其爲政無所賴矣今有人畜牛羊而求牧既取其壯者又取其老者取其壯者曰吾取其力也取其老者曰吾憐其老也如憐其老而已則曷爲以累牛羊哉苟誠以爲有遺才焉則今所謂遺逸之書有以收之矣其二使官至於任子者任其子之爲後者世世祿仕於朝襲簪紱而守祭祀可以無憾矣然而爲是法也則必始於二府法行於賤而屈於貴天下將不服天下不服而求法之行不可得也蓋矯失以救患者必有所過而後濟臣非不知二府之不可以齒庶官也其三使百司各損其職掌而多其出職之歲月其說曰百司臣不得而盡詳也請言其尤甚者莫如三司三司之吏世以爲多而不可損何也國計重而簿書衆也臣以爲不然主大計者必執簡以御繁以簡自處而以繁寄人以簡自處則心不可亂心不可亂則利至而必知害至而必察以繁寄人則事有所分事有所分則毫末不遺而情僞必見今則不然舉四海之大而一毫之用必會於三司故三司者案牘之委也案牘既積則吏不得不多案牘積而吏多則欺之者衆雖有大利害不能察也夫天下之財下自郡縣而至於轉運轉運相鈎較足以爲不失矣然世常以轉運使爲不可獨信故必至於三司而後已夫苟轉運使之不可獨信而必三司之可任則三司未有不責成於吏者豈三司之吏則重於轉運使歟故臣以爲天下之財其詳可分於轉運使而使三司歲攬其綱目既使之得優游以治財貨之源又可頗損其吏以絕亂法之弊苟三司猶可損也而百司可見矣然此三法者皆世之所謂拂世戾俗召怨而速謗者也今且將行之臣非敢犯衆人之怒而行此危事也以爲有可行之道焉何者自臺省六品諸司五品一郊而任一人自兩制以上一歲而任一人此祖宗百年之法相承而不變者也而仁宗之世則損之三載而考績無罪者遷其官自唐以來亦未始有變者也而英宗之世則增之此二者夫豈便於世俗哉然而莫敢怨者以爲吏多而欲損者天下之公義其不欲者天下之私計也以私計而怨公義其爲怨也不直矣是以善爲國者循理而不卹怨非不卹怨知其無能爲也且今此三法者固未嘗行也然而天下亦不免於怨何者士之出身爲吏者捐其生業棄其田里以盡力於王事而今也以吏多之故積勞者久而不得遷去官者久而不得調又多爲條約以沮格之減罷其舉官破壞其次第使之窮窘無聊求進而不遂此其爲怨豈減於布衣之士哉鈞之二怨皆將不免然使新進之士日益多國力匱竭而不能支十年之後其患必有不可勝言者故臣願陛下親斷而

力行之苟日增之吏漸以衰少則臣又將有以治其舊吏使諸道職司每歲終任其所部郡守監郡各任其屬曰自今以前未有以私罪至某贓罪正入已至若干者二者皆自上鈞其輕重而裁之已而以他事發則與之同罪雖去官與赦不降也夫以私罪至某贓罪正入已至若干其爲惡也著矣而上不察則上之不明亦可知矣故雖與之同罪而不過今世之法任人者任其終身苟其有罪終身鈞坐之夫任人之終身任其未然之不可知者也任人之歲終而無過任其已然之可知者也臣請得以較之任其未然之不可知雖聖人有所不能任其已然之可知雖衆人能之今也任之以聖人之所不能既不敢辭矣而況任之以衆人之所能顧不可哉且按察之吏則亦不患其不知也患其知而未必皆按曰是無損於我而徒以爲怨云爾今使其罪及之其勢將無所不問陛下誠能擇奉公疾惡之臣而使行之陛下厲精而察之去民之患如除腹心之疾則其以私罪至某贓罪正入已至若干者非復過誤適陷於深文者也苟遂放歸終身不齒使姦吏有所懲則冗吏之弊可去矣

冗兵之說曰臣聞國朝創業之初四方割據中國地狹兵革至少其後蕩滅諸國拓地既廣兵亦隨衆雍熙之間天下之兵僅三十萬方此之時屯戍征討百役並作而兵力不屈未嘗有兵少之患也自咸平景德以來契丹內侵繼遷叛逆每有警急將帥不問得失輒請益兵於是召募日增而兵額之多遂倍前世其後寶元慶曆之間元昊竊發復使諸道點民爲兵而沿邊所屯至七八十萬自是天下遂以百萬爲額雖復近歲無事而關中之兵至於二十八萬舉雍熙天下之衆適以備方今關中一隅之用兵多之甚於此見矣然臣聞方今宿邊之兵分隸堡障戰兵統於將帥者其實無幾每一見賊賊兵常多我兵常少衆寡不敵每戰輒敗往者將帥失利未有不以此自解者也夫祖宗之兵至少而常若有餘今世之兵至多而常患於不足此二者不可不察也兵法有之曰興師十萬出征千里百姓之費公家之奉日費千金內外騷動怠於道路者七十萬家而愛爵祿百金不能知敵之情者不仁之至也故三軍之事莫親於間賞莫重於間間者三軍之司命也臣竊惟祖宗用兵至於以少爲多而今世用兵至於以多爲少得失之原皆出於此何以言之臣聞太祖用李漢超馬仁瑀韓令坤賀惟忠何繼筠等五人使備契丹用郭進武宋琪李謙溥李繼勳等四人使備河東用趙贊姚內斌董遵誨王彥升馮繼業等五人使備西羌皆厚之以關市之征饒之以金帛之賜其家屬之在京師者仰給於縣官貿易之在道路者不問其商稅故此十四人者皆富厚有餘其視棄財如棄糞土賙人之急如恐不及是以死力之士貪其金錢捐軀命冒患難深入敵國刺其陰計而效之至於飲食動靜無不畢見每有入寇輒先知之故其所備者寡而兵力不分敵之至者舉皆無得而有喪是以當此之時備邊之兵多者不過萬人少者五六千人以天下之大而三十萬兵足爲之用今則不然一錢以上皆籍於三司有

敢擅用謂之自盜而所謂公使錢多者不過數千緡百須在焉而監司又伺其出入而繩之以法至於用間則曰官給茶綵夫百餅之茶數束之綵其不足以易人之死也明矣是以今之爲間者皆不足恃聽傳聞之言采疑似之事其行不過於出境而所聞不過於熟戸苟有藉口以欺其將帥則止矣非有能知敵之至情者也敵之至情既不可得而知故常多屯兵以備不意之患以百萬之衆而常患於不足由此故也陛下何不權其輕重而計其利害夫關市之征比於茶綵則多而三十萬人之奉比於百萬則約衆人知目前之害而不知歲月之病平居不忍棄關市之征以與人至於百萬則恬而不知怪昔太祖起於布衣百戰以定天下軍旅之事其思之也詳其計之也熟矣故臣願陛下復脩其成法擇任將帥而厚之以財使多養間諜之士以爲耳目耳目既明雖有强敵而不敢輒近則雖雍熙之兵可以足用於今世陛下誠重難之臣請陳其可減之實何者今世之强兵莫如沿邊之土人而今世之惰兵莫如内郡之禁旅其名愈高其廩愈厚其廩愈厚其材愈薄往者西邊用兵禁軍不堪其役死者不可勝計羌人每出聞多禁軍輒舉手相賀聞多土兵輒相戒不敢輕犯以實較之土兵一人其材力足以當禁軍三人禁軍一人其廩給足以贍土兵三人使禁軍萬人在邊其用不能當三千人而常耗三萬人之畜邊郡之儲比於内郡其價不啻數倍以此權之則土兵可益而禁軍可損雖三尺童子知其無疑也陛下誠聽臣之謀臣請使禁軍之在内郡者勿復以戍邊因其老死與亡而勿復補使足以爲内郡之備而止去之以漸而行之以十年而冗兵之弊可去矣冗費之說曰世之冗費不可勝計也請言其大與臣之所知者而陛下以類推之臣聞事有所必至恩有所必窮事至而後謀則害於事恩窮而後遷則傷於恩昔者太祖太宗敦睦九族以先天下方此之時宗室之衆無幾也是以合族於京師久而不別世歷五聖而太平百年矣宗室之盛未有過於此時者也祿廩之費多於百官而子孫之衆宮室不能受無親疎之差無貴賤之等自生齒以上皆養於縣官長而爵之嫁娶喪葬無不仰給於上日引月長未有知其所止者此亦事之所必至而恩之所必窮者也然而未聞所以謀而遷之古者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而七以人子之愛其親推而上之至於其祖由祖而上至於百世宜無所不愛無所不愛則宜無所不廟苟推其無窮之心則百世之祖皆廟而後爲稱也聖人知其不可故爲之制七廟之外非有功德則迭毀春秋之祭不與莫貴於天子莫尊於天子之祖而廟不加於七何者恩之所不能及也何獨至於宗室而不然臣聞三代之間公族有以親未絶而列於庶人者兩漢之法帝之子爲王王之庶子猶有爲侯者自侯以降則庶子無復爵土蓋有去而爲民者有自爲民而復仕於朝者至唐亦然故臣以爲凡今宗室宜以親疎貴賤爲差以次出之使得從仕比於異姓擇其可用而試之以漸凡其祿秩之數遷敘之等黜陟之制任子之令與異姓均

臨之以按察持之以寮吏威之以刑禁以時察之使其不才者不至於害民其賢者有以自效而其不任爲吏者則出之於近郡官爲廬舍而廩給之使得占田治生與士庶比今聚而養之厚之以不訾之祿尊之以莫貴之爵使其賢者老死鬱鬱而無所施不賢者居處隘陋戚戚而無以爲樂甚非計之得也昔唐武德之初封從昆弟子自勝衣以上皆爵郡王太宗即位疑其不便以問大臣封德彝曰爵命崇則力役多以天下爲私奉非至公之法也於是疏屬王者降爲公夫自王而爲公非人情之所樂也而猶且行之今使之爵祿如故而獲治民雖有內外之異宜無有怨者然臣觀朝廷之議未嘗敢有及此何者以宗室之親而布之於四方懼其啓姦人之心而生意外之變也臣竊以爲不然古之帝王好疑而多防雖父子兄弟不得尺寸之柄幽囚禁錮齒於匹夫者莫如秦魏然秦魏皆數世而亡其所以亡者劉氏項氏與司馬氏而非其宗室也故爲國者茍失其道雖胡越之人皆得謀之茍無其釁雖宗室誰敢覬者惟陛下蕩然與之無疑使得以次居外如漢唐之故此亦去冗費之一端也臣聞漢唐以來重兵分於四方雖有末大之憂而餽運之勞不至於太甚祖宗受命懲其大患而略其細故斂重兵而聚之京師根本旣强天下承命而服然而轉漕之費遂倍於古凡今東南之米每歲遡汴而上以石計者至五六百萬山林之木盡於舟楫州郡之卒弊於道路月廩歲給之奉不可勝計往返數千里飢寒困迫每每侵盜雜以宅物米之至京師者率非完物矣由此觀之今世之法直以其力致之而不計其患非法之良者也臣願更爲之法舉今每歲所運之數而四分之其二即用舊法官出舡與兵而漕之凡皆如舊其一募六道之富人使以其舡及人漕之而所過免其商稅能以若干至京師而無所欺盜敗失者以今三司軍大將之賞與之方今濱江之民以其舡爲官運者不求官直蓋取官之所入而不覆較者得其贏以自潤而富民之欲仕者往往求爲軍大將以此推之宜有應募者其一官自置場而買之京師京師之兵當得米而不願者計其直以錢償之夫物有常數取之於南則不足於北捨之於東則有餘於西此數之必然而不可逃者也今官欲買之其始不免於貴貴甚則東南之民傾而赴之赴之者衆則將反於賤致賤必以貴致貴必以賤此亦必然之數也故臣願爲此二者與舊法皆立試其利害而較其可否必將有可用者然後舉而從之此又去冗費之一端也臣聞富國有道無所不卹者富之端也不足卹者貧之源也從其可卹而收之無所不收則其所存者廣矣從其無足卹而棄之無所不棄則其所亡者多矣然而世人之議者則不然以爲天下之富而顧區區之用此有司之職而非帝王之事也此說之行於天下數百年於茲矣故天下之費其可已者常多於舊臣不敢遠引前世請言近歲之事自嘉祐以來聖人迭興而天下之吏京秩以上再遷其官天下郡守職司再補其親戚自治平京師之大水與去歲河朔之大震百役並作國有至急之

費而郊祀之賞不廢於百官自橫山用兵供億之未定與京西流民勞徠之未息官私乏困日不暇給而宗室之喪不俟歲月而葬臣以此觀之知朝廷有無足卹之義臣誠知事之既往無可爲者然苟自今從其可卹而救之則無益之費猶可漸減此又去冗費之一端也臣不勝拳拳私憂過計爲是三冗之說以獻伏惟陛下思深謀遠聽斷詳盡於天下之事無所不矚臣之所陳何足言者然臣愚以爲苟三冗未去要之十年之後天下將益衰耗難以復治陛下何不講求其原而定其方略擇任賢俊而授之以成法使皆久於其官而後責其成績方今天下之官泛泛乎皆有欲去不久之心侍從之臣逾年而不得代則皇皇而不樂今雖不能使之盡久然至於諸道之職司三司之官吏沿邊之將佐此皆與天子共成事者也天下之事將責成之而不久其任開其源者不見其流發其謀者不見其成功此事之所以不得成也陛下誠擇人而用之使與二府皆久於其官人知不得苟免而思長久之計君臣同心上下協力磨之以歲月如此而三冗之弊乃可去也然而爲此猶有所患何者今世之士大夫好同而惡異疾成而喜敗事苟不出於己小有齟齬不合則羣起而排之借如今使按察之官任其屬吏歲終而無過此其勢必將無所不按得罪者必將多於其舊然則天下之口紛然非之矣不幸而有一不當衆將羣指以罪法一不當不能動不幸而至於再三雖上之人亦將不免於惑衆人非之於下而朝廷疑之於上攻之者衆而持之者不堅則法從此敗矣蓋世有耕田而以其耜殺人者或者因以耕田爲可廢夫殺人之可誅與耕田之不可廢此二事也安得以彼而害此哉故夫按人而不以其實者罪之可也而法之是非則不在此苟陛下誠以爲可行必先能破天下之浮議使良法不廢於中道如此而後三冗之弊可去也三冗既去天下之財得以日生而無害百姓充足府庫盈溢陛下所爲而無不成所欲而無不如意舉天下之衆惟所用之以攻則取以守則固雖有西戎北狄不臣之國宥之則爲漢文帝不宥則爲唐太宗伸縮進退無不在我今陛下不事其本而先舉其末此臣所以大惑也臣不勝憤懣越次言事雷霆之譴無所逃避臣轍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書

欒城集卷第二十一

原书空白页

欒城集卷第二十二

書十首

上樞密韓太尉書

太尉執事轍生好爲文思之至深以爲文者氣之所形然文不可以學而能氣可以養而致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今觀其文章寛厚宏博充乎天地之間稱其氣之小大太史公行天下周覽四海名山大川與燕趙間豪俊交游故其文疎蕩頗有奇氣此二子者豈嘗執筆學爲如此之文哉其氣充乎其中而溢乎其貌動乎其言而見乎其文而不自知也轍生十有九年矣其居家所與游者不過其鄰里鄉黨之人所見不過數百里之間無高山大野可登覽以自廣百氏之書雖無所不讀然皆古人之陳迹不足以激發其志氣恐遂汨沒故決然捨去求天下奇聞壯觀以知天地之廣大過秦漢之故都恣觀終南嵩華之高北顧黄河之奔流慨然想見古之豪傑至京師仰觀天子宫闕之壯與倉廩府庫城池苑囿之富且大也而後知天下之巨麗見翰林歐陽公聽其議論之宏辯觀其容貌之秀偉與其門人賢士大夫遊而後知天下之文章聚乎此也太尉以才略冠天下天下之所恃以無憂四夷之所憚以不敢發入則周公召公出則方叔召虎而轍也未之見焉且夫人之學也不志其大雖多而何爲轍之來也於山見終南嵩華之高於水見黄河之大且深於人見歐陽公而猶以爲未見太尉也故願得觀賢人之光耀聞一言以自壯然後可以盡天下之大觀而無憾者矣轍年少未能通習吏事嚮之來非有取於斗升之祿偶然得之非其所樂然幸得賜歸待選使得優游數年之間將歸益治其文且學爲政太尉苟以爲可教而辱教之又幸矣

上昭文富丞相書

轍西蜀之人行年二十有二幸得天子一命之爵饑寒窮困之憂不至於心其身又無力役勞苦之患其所任職不過簿書米鹽之間而且未獲從事以得自盡方其閑居不勝思慮之多不忍自棄以爲天子寛惠與天下無所忌諱而轍不於其强壯閑暇之時早有所發明以自致其志而復何事恭惟天子設制策之科將以待天下豪俊魁壘之人是以轍不自量而自與於此蓋天下之事上自三王以來以至於今世其所論述亦已略備矣而猶有所不釋於心夫古之帝王豈必多才而自爲之爲之有要而居之有道是故以漢高皇帝之恢廓慢易而足以呑項氏之强漢文皇帝之寛厚長者而足以服天下之姦詐何者任人而人爲之用也是以不勞而功成至於武帝材力有餘聰明睿智過於高文然而施之天下時有所折而不遂何者不委之人而自爲用也由此觀之則夫天子之責亦在任人而已竊惟當今天下之人其所謂有才而可大用者非明公而誰推之公卿之閒而最爲有功列之士民之上而最爲有德播之夷狄之域而最爲有勇是三者亦非明公而誰而明公實爲宰相則夫吾君之所以爲君之事蓋已畢矣古之聖人高拱無爲而望夫百世之後以爲明主賢君者蓋

亦如是而可也然而天下之未治則果誰耶下而求之郡縣之吏則曰非我能上而求之朝廷百官則曰非我責明公之立於此也其又將何辭嗟夫蓋亦嘗有以秦越人之事說明公者歟昔者秦越人以醫聞天下天下之人皆以越人爲命越人不在則有病而死者莫不自以爲吾病之非眞病而死之非眞死也它日有病者焉遇越人而屬之曰吾捐身以予子子自爲子之才治之而無爲我治之也越人曰嗟夫難哉夫子之病雖不至於死而難以愈急治之則傷子之四支而緩治之則勞苦而不肯去吾非不能去也而畏是二者夫傷子之四支而後可以除子之病則天下以我爲不工而病之不去則天下以我爲非醫此二者所以交戰於吾心而不釋也既而見其人其人曰夫子則知醫之醫而未知非醫之醫歟今夫非醫之醫者有所冒行而不顧是以能應變於無窮今子守法密微而用意於萬全者則是子猶知醫之醫而已天下之事急之則喪緩之則得而過緩則無及孔子曰道之難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夫天下患於不知而又有知而過之者則是道之果難行也昔者世之賢人患夫世之愛其爵祿而不忍以其身嘗試於艱難也故其上之人奮不顧身以搏天下之公利而忘其私在下者亦不敢自愛叫號紛譟以攻訐其上之短是二者可謂賢於天下之士矣而猶未免爲不知何者不知自安其身之爲安天下之人自重其發之爲重君子之勢而輕用之於尋常之事則是猶匹夫之亮耳伏自明公執政於今五年天下不聞慷慨激烈之名而日聞敦厚之聲意者明公其知之矣而猶有越人之病也轍讀三國志嘗見曹公與袁紹相持久而不決以問賈詡詡曰公明勝紹勇勝紹用人勝紹決機勝紹紹兵百倍於公公畫地而與之相守半年而紹不得戰則公之勝形已可見矣而久不決意者顧萬全之過耳夫事有不同而其意相似今天下之所以仰首而望明公者豈亦此之故歟明公其略思其說當有以解天下之望者不宣轍再拜

上曾參政書

轍聞之士不更變不可與圖遠新勝之家知得而不知喪知存而不知亡始若可喜而終不可久昔者轍讀書至秦誓而得之曰番番良士旅力既愆我尚有之仡仡勇夫射御不違我尚不欲夫昔之爲此言者蓋亦已知之矣孟明眎西乞術白乙丙此三人者秦之豪俊有決之士而百里奚蹇叔子此秦之所謂老耄而不武者也穆公欲襲鄭孟明以爲可而蹇叔以爲不可則蹇叔之說無乃遠於事情而近於怯哉然而要其成敗得失之終而責其思慮之長短則蹇叔不可謂迂而孟明不可謂是也故曰如有一个臣斷斷兮無它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如自其口出實能容之以保我子孫黎民尚亦有利哉嗟夫穆公至此而後知蹇叔之非庸人歟今夫立於百官之上而宰天下之事者亦何以其他技爲哉温良博愛而能容天下之士斯可矣往者轍之東遊而明公適爲京兆

當此之時明公之聲上震於朝廷而下慴於閭里行道之人爲之不敢妄視盜賊屏息而不作可謂才有餘矣然至於參決大政而日韜其光務爲敦厚不欲以才蓋天下上承二公下拊百官周旋揖讓而士大夫莫不雍容和穆以相與也嗟夫明公何以及此哉轍西蜀之匹夫往年偶以進士得與一命之爵今將爲吏崤黽之間閑居無事聞天子舉直言之士而世之君子以其山林朴野之人不知朝廷之忌諱其中無所隱蔽故以應詔而轍也復不自度量而言當世之事亦不敢爲莽鹵不詳之說其言語文章雖無以過人而其所論說乃有矯拂切直之過竊獨悲古者深言之人遭時之不祥一有所觸而其言不復見録於世方今羣公在朝以君子長者自處而優容天下彥聖有技之士士之有言者可以安意肆志而無患然後知士之生於今者之爲幸而轍亦幸者之一人也素所爲文家貧不能盡致有歷代論十二篇上自三王而下至於五代治亂興衰之際可以槩見於此觀其略可也

上兩制諸公書

轍讀書至於諸子百家紛紜同異之辯後世工巧組繡鑽研離析之學蓋嘗喟然太息以爲聖人之道譬如山海藪澤之奧人之入於其中者莫不皆得其所欲充足飽滿各自以爲有餘而無慕乎其外今夫班輸共工旦而操斧斤以遊其叢林取其大者以爲楹小者以爲桷圓者以爲輪挺者以爲軸長者攙雲霓短者蔽牛馬大者擁丘陵小者伏蓁莽芟夷蹶取皆自以爲盡山林之奇怪矣而獵夫漁師結網聚餌左强弓右毒矢陸攻則麑象犀水伐則執鮫鮀熊羆虎豹之皮毛黿龜犀兕之骨革上盡飛鳥下及走獸昆蟲之類紛紛籍籍折翅捩足鱗鬣委頓縱橫滿前肉登鼎俎膏潤砧几皮革齒骨披裂四出被於器用求珠之工隨侯夜光間以類玭磊落的皪充滿其家求金之工輝赫晃蕩鏗鏘交戛遍爲天下冠冕佩帶飲食之飾此數者皆自以爲能盡山海之珍然山海之藏終滿而莫見其盡昔者夫子及其生而從之游者蓋三千餘人是三千人者莫不皆有得於其師是以從之周旋奔走逐於宋魯飢餓於陳蔡困厄而莫有去之者是誠有得乎爾也蓋顏淵見於夫子出而告人曰吾能知之子路子貢冉有出而告人亦曰吾知之下而至於邽巽孔忠公西輿公西箴此數子者門人之下第者也竊窺於道德之光華而有聞於議論之末皆以自得於一世其後田子方段干木之徒講之不詳乃竊以爲虛無淡泊之說而吳起禽滑釐之類又以猖狂於戰國蓋夫子之道分散四布後之人得其遺波餘澤者至於如此而楊朱墨翟莊周鄒衍田駢愼到韓非申不害之徒又不見夫子之大道皇皇惑亂譬如陷於大澤之陂荆榛棘茨蹊隧滅絕求以自致於通衢而不可得乃妄冒蒺藜蹈崖谷崎嶇繚繞而不能自止何者彼亦自以爲己之得之也轍嘗怪古之聖人既已知之矣而不遂以明告天下而著之六經六經之說皆微見其端而非所以破天下之疑惑使之一見而寤者是以世之君子紛紛至此

而不可執也今夫易者聖人之所以盡天下剛柔喜怒之情勇敢畏懼之性而寓之八物因八物之相遇吉凶得失之際以教天下之趨利避害蓋亦如是而已而世之說者王氏韓氏至以老子之虛無京房焦貢至以陰陽災異之數言詩者不言咏歌勤苦酒食燕樂之際極歡極慼而不違於道而言五際子午卯酉之事言書者不言其君臣之歡吁俞嗟歎有以深感天下而論其費誓秦誓之不當作也夫孔子豈不知後世之至此極歟其意以爲後之學者無所據依感發以自盡其才是以設爲六經而使之求之蓋又欲其深思而得之也是以不爲明著其說使天下各以其所長而求之故曰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而子貢亦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夫使仁者効其仁智者効其智大者推明其大而不遺其小小者樂致其小以自附於大各因其才而盡其力以求其至微至密之地則天下將有終身於其說而無勸者矣至於後世不明其意患乎異說之多而學者之難明也於是舉聖人之微言而折之以一人之私意而傳疏之學橫放於天下由是學者愈怠而聖人之說益以不明今夫使天下之人因說者之異同得以縱觀博覽而辨其是非論其可否推其精粗而後至於微密之際則講之當益深守之當益固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昔者轍之始學也得一書伏而讀之不求其博而惟其書之知求之而莫得則反覆而思之至於終日而莫見而後退而求其得何者懼其入於心之易而守之不堅也及既長乃觀百家之書從横顛倒可喜可愕無所不讀泛然無所適從蓋晚而讀孟子而後徧觀乎百家而不亂也而世之言者曰學者不可以讀天下之雜說不幸而見之則小道異術將乘閒而入於其中雖楊雄尚然曰吾不觀非聖之書以爲世之賢人所以自養其心者如人之弱子幼弟不當出而置之於紛華雜擾之地此何其不思之甚也古之所謂知道者邪詞入之而不能蕩詖詞犯之而不能詐爵祿不能使之驕貧賤不能使之辱如使深居自閉於閨闥之中兀然頹然而曰知道知道云者此乃所謂腐儒者也古者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與不恭是君子之所不爲也而孔子曰伯夷叔齊不降其志不辱其身柳下惠少連降志而辱身言中倫行中慮虞仲夷逸隱居放言身中清廢中權而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夫伯夷柳下惠是君子之所不爲而不棄於孔子此孟子所謂孔子集大成者也至於孟子惡鄉原之敗俗而知於陵仲子之不可常也美禹稷之汲汲於天下而知顔氏子自樂之非固也知天下之諸侯其所取之爲盜而知王者之不必盡誅也知賢者之不可召而知召之役之爲義也故士之言學者皆曰孔孟何者以知其道而已今轍山林之匹夫其才術技藝無以大過於中人而何敢自附於孟子然其所以汎觀天下之異說三代以來興亡治亂之際而皎然其有以折之者蓋其學出於孟子而不可誣也今年春天子將

求直言之士而轍適來調官京師舍人楊公不知其不肖取其鄙野之文五十篇而薦之俾與明詔之末伏惟執事方今之偉人而朝之名卿也其德業之所服聲華之所耀孰不欲一見以効薄技於左右夫其五十篇之文從中而下則執事亦既見之矣是以不敢復以爲獻姑述其所以爲學之道而執事試觀焉

上劉長安書

轍聞之物之所受於天者異則其自處必高自處既高則必趯然有所不合於世俗蓋猛虎處於深山向風長鳴則百獸震恐而不敢出松柏生於高岡散柯布葉而草木爲之不殖非吾則爾拒而爾則不吾抗也故夫才不同則無朋而勢遠絶則失衆才高者身之累也勢異者衆之棄也昔者伯夷叔齊已嘗試之矣與其鄉人立以其冠之不正也舍之而去之夫以其冠之不正也舍之而去則天下無乃無可與共處者耶舉天下而無可與共處則是其勢豈可以久也茍其勢不可以久則吾無乃亦將病之與其病而後反也不若其素與之之爲善也伯夷叔齊惟其往而不反是以爲天下之棄人也以伯夷之不吾屑而棄伯夷者是固天下之罪矣而以吾之絜清而不屑天下是伯夷亦有過耳古語有之曰大辯若訥大巧若拙何者懼天下之以吾辯而以辯乘我以吾巧而以巧困我故以拙養巧以訥養辯此又非獨善保身也亦將以使天下之不吾忌而其道可長久也今夫天下之士轍已略觀之矣於此有所不足則於彼有所長於此有所蔽則於彼有所見其勢然矣及聞執事之風明俊雄辯天下無有敵者而高亮剛果士之進於前者莫不振栗而自失退而仰望才業之輝光莫不逡巡而自愧蓋天下之士已大服矣而轍願執事有以少下之使天下樂進於前而無恐而轍亦得進見左右以聽議論之末幸甚幸甚

答徐州陳師仲書二首

轍白陳君足下去年轍從家兄遊徐州君兄弟始以客來見一揖而退漠然不知君之胷中也既而聞之君之鄉人君力學行義不妄交遊既已中心異之及來南京又辱以所爲文爲贈讀之脩然以清追慕古人而無意於世俗心雖愛之然亦憂君之以是困於今世也今年春君西遊謀所以葬先子於朋友既而東歸貧不克舉書來告曰將改卜七月且問所以爲葬嗟夫轍固知君之至於此也以若所爲行求今之人則其困也固宜雖然子而固子之守盡子之有斂手足形還葬此則曾子之所以葬其親也而何病詩云凡民有喪匍匐救之有欲救之心而力不贍愧實在我而子何病今既七月矣惟自勉以禮不宣轍白

又

蒙惠書論詩許以五百篇爲惠既知所從學詩之人又知所以作詩之意五百篇雖未至然見此書已與見詩無異矣應椽言迫於解舟有書不能盡取即此詩是耶轍少好爲詩與家兄子瞻所爲多少略相若也子瞻既已得罪轍亦不復作詩然今世士大夫亦自不喜爲詩以詩名世者蓋無幾人間有作者尤足貴也故僕每得其所爲輒諷咏終日譬如新病喑人

口不復歌聞有歌者猶能手足舞蹈以自慰釋足下尚能以五百篇見惠耶茍有以慰我不必矜自口出也

答黃庭堅書

轍之不肖何足以求交於魯直然家兄子瞻與魯直往還甚久轍與魯直舅氏公擇相知不疎讀君之文誦其詩願一見者久矣性拙且懶終不能奉咫尺之書致慇懃於左右乃使魯直以書先之其為愧恨可量也自廢棄以來頹然自放頑鄙愈甚見者往往嗤笑而魯直猶有以取之觀魯直之書所以見愛者與轍之愛魯直無異也然則書之先後不君則我未足以為恨也比聞魯直吏事之餘獨居而蔬食陶然自得蓋古之君子不用於世必寄於物以自遣阮籍以酒嵇康以琴阮無酒嵇無琴則其食草木而友麋鹿有不安者矣獨顏氏子飲水啜菽居於陋巷無假於外而不改其樂此孔子所以嘆其不可及也今魯直目不求色口不求味此其中所有過人遠矣而猶以問人何也聞魯直喜與禪僧語蓋聊以是探其有無耶漸寒比日起居甚安惟以時自重

答徐州教授李昭玘書

轍啓女夫王君適自徐還筠承賜以長書伏讀愧歎無以為喻自惟愚拙加以罪廢平時學問捐棄不講譬如荒畦敗圃草棘狠籍雖追惟疇昔耘鉏之勤欲從容遊步其間而亦愀然自嫌不欲置足況夫通都大邑之人遍觀天下之巨麗心目廣大物難稱愜乃欲遊目縱覽究其有無豈有不嘻笑者哉伏惟君侯壯年篤學才節茂美文章雋發何意過聽如此然聞王君言出入學中逾年稍知旨趣所詣蓋耽悅至道忽忘世味每有超然絕俗之意聞轍被罪以來自知鄙陋歸耕之計慮之已熟不詧其故遠以知道許之夫古之所謂知道者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憂夫豈如轍困躓而謀安者耶若夫收其精以治身而斥其土苴以惠天下此君侯之所當學也而亦何取於轍哉辱賜之厚不知所報謹奉啓陳謝伏惟照察不宣

上洪州孔大夫論徐常侍墳書

轍竊見故散騎常侍徐公鉉墳在公所治郡新建縣西山鸞岡原徐公沒於淳化辛卯迨今九十四年公無子故人奉新胡克順葬之胡氏昔為大家克順慕公高義春秋時祀墳未嘗廢自克順死胡氏衰公之墳域荒蕪不治蓋有年矣聞近歲民間利其林木至訟而爭之公所葬地本其先塋公家既無子孫契券亡失官遂籍沒其地伐其松柏以治屋宇行道知之往往為之掩泣竊惟南唐舊臣如公之比蓋無一二方陳覺馮延魯愚弄其主擅興甲兵喪師蹙國時無一人敢非之者公獨與韓熙載力陳其姦卒致其罪及王師南討李氏危在朝夕公受命兵間不為身計義動中國至今稱之蓋公之大節落落如此雖使千載之後猶當推求遺迹以勸後來今沒未百年棄而不錄仁人君子豈其然哉伏惟明公家本先聖先中丞忠義慷慨氣節凜然公之行己亦大方直繼前烈如徐公輩人譬之草木臭味不遠儻蒙矜念使孤墳遺魄不至侵暴祭祀稍存樵采不犯不惟南方士

人拭目傾心將天下義士知有所勸轍言非所職干冒高明不勝戰越

欒城集卷第二十二

原书空白页

欒城集卷第二十三

記九首

筠州聖祖殿記

維周制天下邑立后稷祠而唐禮州祀老子蓋二祖之德光配天地充塞海寓凡有社有民不可以弗饗旣以爲民祈福俾雨露之施無有遠邇亦以一民之望使知飲食作息皆上之賜粤維我聖祖功緒永遠肇自皇世超絶周唐逾千萬年威神在天靈德在下祥符癸丑實始詔四方萬國咸建祠宮立位設像歲時朝謁因周唐之故以教民順筠故附庸豫章列爲成國維近匪遠吏民朴陋野不逹禮承命不蠲因仍故宮卽其東廂以建神位凡進見之禮稽首東嚮更六十有九年弗革弗新元豐三年二月臣維瞻受命作守始至伏謁惕然不寧旣視事遂以言於朝度其宮之東得隙土南北十有二筵東西九筵伐木於九峯逍遥之山四年八月始庀工九月而告成眈眈其堂殖殖其庭神來顧享民以祇肅臣轍適以譴來睹其終始乃拜手稽首爲詩六章章八句刻之祠廷之石詩曰

高安在南分自豫章重山複江魚鳥之鄉俗野不文吏亦怠荒禮失不知習爲舊常於穆聖祖宅神皇極降鑒在下子孫千億羽衣玉佩旗纛旄節巍巍煌煌秩祀萬國如日在天靡國不臨筠雖小邦其有不歆東廡西嚮誰昔營之民昏不知神以不懷深山之間野水之濱禮樂聲明孰見孰聞祖廟之嚴君臣則存失而不圖民以罔觀毛侯始來其則有意匪民之愚禮教實墜章聞于朝帝曰俞哉弗改弗營何以示民九峯之杉逍遥之柟易直且修弗斵而堪新堂有嚴四星在南朝廷之儀萬民所祇

齊州閔子祠堂記

歷城之東五里有丘焉曰閔子之墓墳而不廟秩祀不至邦人不寧守土之吏有將舉焉而不克者熙寧七年天章閣待制右諫議大夫濮陽李公來守濟南越明年政修事治邦之耆老相與來告曰此邦之舊有如閔子而不廟食豈不大闕公唯不知苟知之其有不飭公曰噫信其可以緩於是庀工爲祠堂且使春秋修其常事堂成具三獻焉籩豆有列儐相有位百年之廢一日而舉學士大夫觀禮祠下咨嗟涕洟有言者曰惟夫子生於亂世周流齊魯宋衛之間無所不仕其弟子之高第亦咸仕於諸國宰我仕齊子貢冉有子游仕魯季路仕衛子夏仕魏弟子之仕者亦衆矣然其稱德行者四人獨仲弓嘗爲季氏宰其上三人皆未嘗仕季氏嘗欲以閔子爲費宰閔子辭曰如有復我者則吾必在汶上矣且以夫子之賢猶不以仕爲汙也而三子之不仕獨何歟言未卒有應者曰子獨不見夫適東海者乎望之茫洋不知其邊卽之汗漫不測其深其舟如蔽天之山其帆如浮空之雲然後履風濤而不僨觸蛟蜃而不讋若夫以江河之舟楫而跨東海之灘則亦十里而返百里而溺不足以經萬里之害矣方周之衰禮樂崩弛天下大壞而有欲救之譬如涉海有甚焉者今夫夫子之不顧而仕則其舟楫足恃也諸子之汲汲而忘返蓋亦

有陋舟而將試焉則亦隨其力之所及而已矣若夫三子願爲夫子而未能下顧諸子而以爲不足爲也是以止而有待夫子嘗曰世之學柳下惠者未有若魯獨居之男子吾於三子亦云衆曰然退而書之遂刻於石

上高縣學記

古者以學爲政擇其鄉閭之俊而納之膠庠示之以詩書禮樂揉而熟之既成使歸更相告語以及其父子兄弟故三代之間養老饗賓聽訟受成獻馘無不由學習其耳目而和其志氣是以其政不煩其刑不瀆而民之化之也速然考其行事非獨於學然也郊社祖廟山川五祀凡禮樂之事皆所以爲政而教民不犯者也故其稱曰政者君之所以藏身蓋古之君子正顏色動容貌出詞氣從容禮樂之間未嘗以力加其民民觀而化之以不逆其上其所以藏身之固如此至於後世不然廢禮而任法以鞭朴刀鋸力勝其下有一不順常以身較之民於是始悍然不服而上之人親受其病而古之所以藏身之術亡矣子游爲武城宰以弦歌爲政曰吾聞之夫子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夫使武城之人其君子愛人而不害其小人易使而不違則子游之政豈不綽然有餘裕哉上高筠之小邑介於山林之間民不知學而縣亦無學以詔民縣令李君懷道始至思所以導民乃謀建學宮縣人知其令之將教之也亦相帥出力以繕其事不踰年而學以具奠享有堂講勸有位退習有齋膳浴有舍邑人執經而至者數十百人於是李君之政不苛而民肅賦役獄訟不諉其府李君喜學之成而樂民之不犯知其爲學之力也求記其事告後以不廢予亦喜李君之爲邑有古之道其所以得於民者非復世俗之吏也故爲書其實且以志上高有學之始元豐五年三月二十日眉山蘇轍記

京西北路轉運使題名記

惟京西於諸路地大且近西舉鞏洛北兼鄭滑南收陳許蔡汝唐鄧申息胡沈浸淫秦楚之交翕引河汴滎阻淮漢出入數千里士廣而民淳鬬訟簡少盜賊希闊外無蠻夷疆埸之虞內無兵屯饋饟之勞爲吏者常閑暇無事然其壤地瘠薄多曠而不耕戶口寡少多惰而不力故租賦之入於他路爲最貧每歲均南饋北短長相補以給軍吏之奉故轉運使之職於它路爲最急雖然事止於自治而無外憂財止於自足而無外奉則雖貧而可以爲富雖急而可以爲佚也熙寧之初朝廷始新政令其細布在州縣而其要領轉運使無所不總政新則吏有不知事遽則人有不辦當是時也轉運使奔走於外咨度於內日不遑食由是京西始判而鄭滑弁於畿內自某某若干州爲南自某某若干州爲北南治襄陽北治洛陽殿中丞陳君知儉自始更制而提舉常平既而爲轉運判官復爲副使以領北道始終勞瘁寘功最力將刻名於石以貽厥後而顧瞻前人泯焉未紀乃按典籍以求遺放自開寶以來得若干人而君之祖考伯父三人在焉嗚呼盛哉夫若干人者遠矣其詳不可得而

知然其遺風餘澤故老猶有能道之者孟子有言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若夫政之去取地之合離與其人之在是者後世將有考焉是以具載於此熙寧六年十月日記

齊州濼源石橋記

濼水之源發於城之西南山下北流爲堭其淺可揭城之西門跨而爲橋自京師走海上者皆道於其上每歲霖雨南山水潦暴作匯於城下橋不能支輒敗熙寧六年七月不雨明年夏六月乃雨淫潦繼作橋遂大壞知歷城施君辯言於府曰水歲爲橋害請爲石橋以紓其役距城之東十五里有廢河敗堰焉其棄石鐵可取以爲用府用其言以告轉運使得錢二十七萬以具工廩之費取石於山取鐵於府取力於兵自九月至十一月而橋成民不知焉三跌二門安如丘陵驚流循道不復爲虐方其未成也太守李公日至於城上視其工之良窳與其役之勞佚而勸相之知歷城施君實具其材兵馬都監張君用晦實董其事橋之南五里有大溝焉屬於四澗以殺暴水之怒久廢不治於是疏其堙塞築其缺而完之橋之西二十步有溝焉居民裴氏以石壅之而屋於其上水不得洩則橋受其害亦使去之皆如其舊而止又明年水復至橋遂無患從事蘇轍言曰橋之役雖小也然異時郡縣之役其利與民共者其費得量取於民法令寬簡故其功易成今法嚴於卹民一切仰給於官官不能盡辦郡縣欲有所建其功比舊實難非李公之老於爲政與二君之敏於臨事橋將不就夫橋之役雖小然其勞且難成於舊則倍不可不記也遂爲之記

光州開元寺重修大殿記

古之循吏因民而施政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與之與其所欲而廢其所患苦順其風俗之宜而吾無作焉故文翁治蜀立之學官龔遂治渤海督之耕牛衛颯治桂陽教之嫁娶茨充代颯誨之織屨此四人者非其强民也民之所欲而莫爲之勸盻盻相視不能以自致非得賢長吏以時挈持而振理之使之得其所願以相生養則民至老死不見風俗之備然而蜀之學官施於齊魯之邦則玩渤海之耕牛試於邠郃之野則厭衛之嫁娶茨之織屨行之華夏之國亦未免於非且笑也故爲治者亦觀其俗乘其時使民宜之蓋無所必爲亦無所必置也弋陽郡居長淮之西地僻而事少田良而民富朝散大夫彭城曹公受命作守因俗爲政安而不擾誅其豪强而佑其善良民化服之始至訪其士民問其所欲爲咸曰吾郡既庶且富所不足者非財也而浮屠老子之宮室貌象庳陋廢圮民不信嚮父兄竊議以不若四鄰爲愧而莫或先也公曰是無難也民所不欲吾不敢爲苟誠欲之不成非患也乃召其徒而語之故民勸其令相帥從事不三年而有成天慶道士治三清北極聖祖諸殿清淨嚴肅朝謁有所而開元僧明偕新其大殿趨功勤力先告工具棟楹峻峙瓦甓緻密爲佛菩薩衆像尊嚴盛麗儼若在世士女和會耋孺咸喜稽首祈福如慰如慕蓋殿始作於至道丙申而復新於元豐癸

亥中閒寂寥八十八年然後民獲就其志嗚呼循吏之踈闊而政之難成其久如此明偕知民之悅故以告於公請記其事而刻諸石公以書來屬余余考之循吏傳以爲當書故記之不辭五月初五日記

筠州聖壽院法堂記

高安郡本豫章之屬邑居溪山之閒四方舟車之所不由水有蛟蜃野有虎豹其人稼穡漁獵其利粳稻竹箭梗柟茶楮民富而無事然以其嶮且遠也士之行乎當時者不至於其閒元豐三年余以罪遷焉既至幸其風氣之和飲食之良飽食而安居忽焉不知嶮遠之爲患然以有罪故法不得釋官而遊閒獨取郡之圖書考其風俗人物之舊然後信其宜爲余之居也昔東晉太寧之閒道士許遜與其徒十有二人散居山中能以術救民疾苦民尊而化之至今道士比宅州爲多至於婦人孺子亦喜爲道士服唐儀鳳中六祖以佛法化嶺南再傳而馬祖興於江西於是洞山有价黃蘗有運真如有愚九峯有虔五峯有觀高安雖小邦而五道場在焉則諸方遊談之僧接迹於其地至於以禪名精舍者二十有四此二者皆他方之所無予乃以罪故得兼而有之余既少而多病壯而多難行年四十有二而視聽衰耗志氣消竭夫多病則與學道者宜多難則與學禪者宜既與其徒出入相從於是吐故納新引挽屈伸而病以少安照了諸妄還復本性而憂以自去洒然不知網罟之在前與桎梏之在身孰知夫嶮遠之不爲予安而流徙之不爲予幸也哉然郡之諸山近者數十里遠者數百里皆非余所得往獨聖壽者近在城東南隅每事之閒輒往遊焉其僧省聰本綿竹人少治講說晚得法於浙西本禪師聽其言亹亹不勸郡人有吳智訥者治生有餘輒盡之於佛既爲僧堂之後室又爲聰治其法堂皆極壯麗凡材甓金漆皆具於智訥堂成聰以余遊之亟也求余爲記余亦喜聰之能以其法助余也遂爲記其略四年六月十七日

廬山棲賢寺新修僧堂記

元豐三年余得罪遷高安夏六月過廬山知其勝而不敢留留二日涉其山之陽入棲賢谷谷中多大石岌嶪相倚水行石閒其聲如雷霆如千乘車行者震掉不能自持雖三峽之嶮不過也故其橋曰三峽渡橋而東依山循水水平如白練橫觸巨石匯爲大車輪流轉洶湧窮水之變院據其上流右倚石壁左俯流水石壁之趾僧堂在焉狂峯怪石翔舞於簷上杉松竹箭橫生倒植葱蒨相糾每大風雨至堂中之人疑將壓焉問之習廬山者曰雖茲山之勝棲賢蓋以一二數矣明年長老智遷使其徒惠遷謁余於高安曰吾僧堂自始建至今六十年矣瓦敗木朽無以待四方之客惠遷能以其勤力新之完壯邃密非復其舊願爲文以志之余聞之求道者非有飲食衣服居處之求然使其飲食得充衣服得完居處得安於以求道而無外擾則其爲道也輕此古之達者所以必因山林築室廬蓄蔬米以待四方之遊者而二遷之所以賓力而不懈也夫士居於塵垢之中紛紜之變日遘於前而中心未始一日忘道況乎深山之崖野

水之埂有堂以居有食以飽是非榮辱不接於心耳而忽焉不省也哉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今夫騁鶩乎俗學而不聞大道雖勤勞沒齒余知其無以死也苟一日聞道雖即死無餘事矣故余因二遷之意而以告其來者夫豈無人乎哉四年五月初九日眉陽蘇轍記

杭州龍井院訥齋記有詞

錢塘有大法師曰辯才初住上天竺山以天台法化吳越吳越人歸之如佛出世事之如養父母金帛之施不求而至居天竺十四年有利其富者迫而逐之師忻然捨去不以爲恨吳越之人涕泣而從之者如歸市天竺之衆分散四去事聞於朝明年俾復其舊師黽俛而還如不得已吳越之人爭出其力以成就廢缺衆復大集無幾何師告其衆曰吾雖未嘗爭也不幸而立於爭地久居而不去使人以己是非彼非沙門也天竺之南山山深而木茂泉甘而石峻汝舍我我將老於是言已策杖而往以茅竹自覆聲動吳越人復致其所有鑱巖堙圮築室而奉之不期年而荒榛巖石之間臺觀飛湧丹堊炳煥如天帝釋宮師自是謝事不復出入高郵秦觀太虛名其所居曰訥齋道潛師參寥屬予爲記予聞之師始以法教人叩之必鳴如千石鐘來不失時如滄海潮故人以辯名之及其退居此山閉門燕坐寂嘿終日葉落根榮如冬枯木風止波定如古澗水故人以訥名之雖然此非師之大全也彼其全者不大不小不長不短不垢不淨不辯不訥而又何以名之雖然樂其出而高其退喜其辯而貴其訥此衆人意也則其以名齋也亦宜系之以詞曰

以辯見我　既非見我　以訥見我　亦幾於妄
有叩而應　時止而止　非辯非訥　如如不動
諸佛既然　我亦如是

欒城集卷第二十三

原书空白页

欒城集卷第二十四

記九首

東軒記

余既以罪謫監筠州鹽酒稅未至大雨筠水泛溢蔑南市登北岸敗刺史府門鹽酒稅治舍俯江之濱水患尤甚既至敝不可處乃告於郡假部使者府以居郡憐其無歸也許之歲十二月乃克支其欹斜補其圮缺闢聽事堂之東爲軒種杉二本竹百箇以爲宴休之所然鹽酒稅舊以三吏共事余至其二人者適皆罷去事委于一晝則坐市區鬻鹽沽酒稅豚魚與市人爭尋尺以自効莫歸筋力疲廢輒昏然就睡不知夜之既旦旦則復出營職終不能安於所謂東軒者每旦莫出入其旁顧之未嘗不啞然自笑也余昔少年讀書竊嘗怪顏子以簞食瓢飲居於陋巷人不堪其憂顏子不改其樂私以爲雖不欲仕然抱關擊柝尚可自養而不害於學何至困辱貧窶自苦如此及來筠州勤勞鹽米之間無一日之休雖欲棄塵垢解羈縶自放於道德之場而事每劫而留之然後知顏子之所以甘心貧賤不肯求斗升之祿以自給者良以其害於學故也嗟夫士方其未聞大道沉酣勢利以玉帛子女自厚自以爲樂矣及其循理以求道落其華而收其實從容自得不知夫天地之爲大與生死之爲變而況其下者乎故其樂也足以易窮餓而不怨雖南面之王不能加之蓋非有德不能任也余方區區欲磨洗濁汙晞聖賢之萬一自視缺然而欲庶幾顏氏之樂宜其不可得哉若夫孔子周行天下高爲魯司寇下爲乘田委吏惟其所遇無所不可彼蓋達者之事而非學者之所望也余既以譴來此雖知桎梏之害而勢不得去獨幸歲月之久世或哀而憐之使得歸休田里治先人之敝廬爲環堵之室而居之然後追求顏氏之樂懷思東軒優游以忘其老然而非所敢望也元豐三年十二月初八日眉山蘇轍記

武昌九曲亭記

子瞻遷於齊安廬於江上齊安無名山而江之南武昌諸山陂陁蔓延澗谷深密中有浮圖精舍西曰西山東曰寒谿依山臨壑隱蔽松櫪蕭然絕俗車馬之迹不至每風止日出江水伏息子瞻杖策載酒乘漁舟亂流而南山中有二三子好客而喜游聞子瞻至幅巾迎笑相攜徜徉而上窮山之深力極而息掃葉席草酌酒相勞意適忘反往往留宿於山上以此居齊安三年不知其久也然將適西山行於松柏之間羊腸九曲而獲少平遊者至此必息倚怪石蔭茂木俯視大江仰瞻陵阜旁矚溪谷風雲變化林麓向背皆效於左右有廢亭焉其遺址甚狹不足以席衆客其旁古木數十其大皆百圍千尺不可加以斤斧子瞻每至其下輒睥睨終日一旦大風雷雨拔去其一斥其所據亭得以廣子瞻與客入山視之笑曰茲欲以成吾亭耶遂相與營之亭成而西山之勝始具子瞻於是最樂昔余少年從子瞻遊有山可登有水可浮子瞻未始不褰裳先之有不得至爲之悵然移日至其翩然獨往逍遙泉石之上擷林卉拾澗實酌水

而飲之見者以爲仙也蓋天下之樂無窮而以適意爲悅方其得意萬物無以易之及其既厭未有不洒然自笑者也譬之飲食雜陳於前要之一飽而同委於臭腐夫孰知得失之所在惟其無愧於中無責於外而姑寓焉此子瞻之所以有樂於是也

王氏清虛堂記

王君定國爲堂於其居室之西前有山石瓌奇琬琰之觀後有竹林陰森冰雪之植中置圖史百物而名之曰清虛日與其遊賢士大夫相從於其間嘯歌吟詠舉酒相屬油然不知日之既夕凡遊於其堂者蕭然如入於山林高僧逸人之居而忘其京都塵土之鄉也或曰此其所以爲清虛者耶客曰不然凡物自其濁者視之則清者爲清自其實者視之則虛者爲虛故清者以濁爲汙而虛者以實爲礙然而皆非物之正也蓋物無不清亦無不虛者雖泥塗之渾而至清存焉雖山石之堅而至虛存焉夫惟清濁一觀而虛實同體然後與物無匹而至清且虛者出矣今夫王君生於世族棄其綺紈膏粱之習而跌蕩於圖書翰墨之圃沉酣縱恣洒然與衆殊好至於鍾王虞褚顔張之逸迹顧陸吳盧王韓之遺墨雜然前陳贖之傾囊而不厭慨乎思見其人而不得則既與世俗遠矣然及其年日益壯學日益篤經涉世故出入患禍顧疇昔之好知其未離乎累也乃始發其箱篋出其玩好投以與人而不惜將曠焉黜去外累而獨求諸內意其有真清虛者在焉而未之見也王君浮沉京師多世外之交而又娶於梁張公氏張公超達遠騖體乎至道而順乎流俗君嘗試以吾言問之其必有得於是矣熙寧十年正月八日記

吳氏浩然堂記

新喻吳君志學而工詩家有山林之樂隱居不仕名其堂曰浩然曰孟子吾師也其稱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吾竊喜焉而不知其說請爲我言其故余應之曰子居於江亦嘗觀於江乎秋雨時至溝澮盈滿衆水既發合而爲一汪濊淫溢充塞坑谷然後滂洋東流蔑洲渚乘邱陵肆行而前遇木而木折觸石而石隕浩然物莫能支子嘗試考之彼何以若此浩然也哉今夫水無求於深無意於行得高而渟得下而流忘己而因物不爲易勇不爲嶮怯故其發也浩然放乎四海古之君子平居以養其心足乎內無待乎外其中潢漾與天地相終始止則物莫之測行則物莫之禦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憂行乎夷狄患難而不屈臨乎死生得失而不懼蓋亦未有不浩然者也故曰其爲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今余將登子之堂舉酒相屬擊槁木而歌徜徉乎萬物之外子信以爲能浩然矣乎元豐四年七月九日眉山蘇轍記

黃州快哉亭記

江出西陵始得平地其流奔放肆大南合沅湘北合漢沔其勢益張至於赤壁之下波流浸灌與海相若清河張君夢得謫居齊安卽其廬之西南爲亭以覽觀江流之勝而余兄子瞻名之曰快哉蓋亭之所見南北百里東西一舍濤瀾洶湧風雲開闔晝則舟楫

出沒於其前夜則魚龍悲嘯於其下變化倏忽動心駭目不可久視今乃得翫之几席之上舉目而足西望武昌諸山岡陵起伏草木行列煙消日出漁夫樵父之舍皆可指數此其所以爲快哉者也至於長州之濱故城之墟曹孟德孫仲謀之所睥睨周瑜陸遜之所騁騖其流風遺迹亦足以稱快世俗昔楚襄王從宋玉景差於蘭臺之宮有風颯然至者王披襟當之曰快哉此風寡人所與庶人共者耶宋玉曰此獨大王之雄風耳庶人安得共之玉之言蓋有諷焉夫風無雌雄之異而人有遇不遇之變楚王之所以爲樂與庶人之所以爲憂此則人之變也而風何與焉士生於世使其中不自得將何往而非病使其中坦然不以物傷性將何適而非快今張君不以謫爲患竊會計之餘功而自放山水之間此其中宜有以過人者將蓬戶甕牖無所不快而況乎濯長江之清流揖西山之白雲窮耳目之勝以自適也哉不然連山絕壑長林古木振之以清風照之以明月此皆騷人思士之所以悲傷憔悴而不能勝者烏覩其爲快也哉元豐六年十一月朔日趙郡蘇轍記

黃州師中庵記

師中姓任氏諱伋世家眉山吾先君子之友人也故余知其爲人嘗通守齊安去而其人思之不忘故齊安之人知其爲吏師中平生好讀書通達大義而不治章句性任俠喜事故其爲吏通而不流猛而不暴所至吏民畏而安之不能欺也始爲新息令知其民之愛之買田而居新息之人亦曰此吾故君也相與事之不替及來齊安常遊於定惠院既去郡人名其亭曰任公其後余兄子瞻以謫遷齊安人知其與師中善也復於任公亭之西爲師中庵曰師中必來訪子將館於是明年三月師中沒於遂州郡人聞之相與哭於定惠者凡百餘人飯僧於亭而祭師中於庵蓋師中之去於是十餘年矣夫吏之於民有取而無予有罰而無恩去而民忘之不知所怨蓋已爲善吏矣而師中獨能使民思之於十年之後哭之皆失聲此豈徒然者哉朱仲卿爲桐鄉嗇夫有德於其民死而告其子必葬我桐鄉後世子孫奉嘗我不如桐鄉民既而桐鄉祠之不絕今師中生而家於新息沒而齊安之人爲亭與庵以待之使死而有知師中其將往來於新息齊安之間乎余不得而知也元豐四年十二月日眉山蘇轍記

南康直節堂記

南康太守聽事之東有堂曰直節朝請大夫徐君望聖之所作也庭有八杉長短鉅細若一直如引繩高三尋而後枝葉附之岌然如揭太常之旗如建承露之莖凜然如公卿大夫高冠長劍立於王庭有不可犯之色堂始爲軍六曹吏所居杉之陰府史之所蹲伏而簿書之所填委莫知貴也君見而憐之作堂而以直節命焉夫物之生未有不直者也不幸而風雨撓之巖石軋之然後委曲隨物不能自保雖竹箭之良松柏之堅皆不免於此惟杉能遂其性不扶而直其生能傲冰雪而死能利棟宇者與竹柏同而以直過之求之於人蓋所謂不待文王而興者耶徐君溫

頁汎愛所居以循吏稱不爲皦察之政而行不失於直觀其所說而其爲人可得也詩曰惟其有之是以似之堂成君以客飲於堂上客醉而歌曰吾欲爲曲爲曲必屈曲可爲乎吾欲爲直爲直必折直可爲乎有如此杉特立不倚散柯布葉安而不危乎清風吹衣飛雪滿庭顏色不變君來燕嬉乎封植灌漑剪伐不至杉不自知而人是依乎廬山之民升堂見杉懷思其人其無已乎歌闋而罷元豐八年正月十四日眉山蘇轍記

洛陽李氏園池詩記

洛陽古帝都其人習於漢唐衣冠之遺俗居家治園池築臺榭植草木以爲歲時遊觀之好其山川風氣清明盛麗居之可樂平川廣衍東西數百里嵩高少室天壇王屋岡巒靡迆四顧可挹伊洛瀍澗流出平地故其山林之勝泉流之潔雖其閭閻之人與其公侯共之一畝之宮上矚青山下聽流水奇花脩竹布列左右而其貴家巨室園囿亭觀之盛實甲天下若夫李侯之園洛陽之所以一二數者也李氏家世名將大父濟州於太祖皇帝爲布衣之舊方用兵河東百戰百勝烈考寧州事章聖皇帝守雄州十有四年繕守備撫士卒精於用間其功烈尤奇李侯以將家子結髮從仕歷踐父祖舊職勤勞慎密老而不懈實能世其家既得謝居洛陽引水植竹求山谷之樂士大夫之在洛陽者皆喜從之遊蓋非獨爲其園也凡將以講聞濟寧之餘烈而究觀祖宗用兵任將之遺意其方略遠矣故自朝之公卿皆因其園而贈之以詩凡若干篇仰以嘉其先人而俯以善其子孫則雖洛陽之多大家世族蓋未易以園囿相高也熙寧甲寅李侯之年既八十有二矣而視聽不衰筋力益强日增治其園而往遊焉將列詩於石其子遵度官於濟南實從予遊以侯命求文以記予不得辭遂爲之書熙寧七年十一月十七日記

太子少保趙公詩石記

高安太守朝請大夫毛公與資政殿大學士太子少保趙公里人也公始以老歸故鄉大夫適方家居與公出入相從爲山林之遊朝夕無間公好爲詩而大夫以詩自名遇其得意輒以詩相屬元豐三年大夫來守高安簿書期會非其意也間與客語有歸歟之歎曰要當從公於松石之間逍遥以忘吾老時又出公之詩以夸其坐人公詩清新律切筆迹勁麗蕭然如其爲人蓋老而益精不見衰憊之氣卒然觀之不知其既老之爲也轍昔少年始見公於成都中見公於京師其容睟然以温其氣肅然以清十年之間富貴煒燁談笑於廊廟而其所以爲公者湛然無毫髮之異自不見公今又十餘年間而聞之公之鄉人見之公之詩書其風力骨格有加而無損亦與始見無異然後知公之所以過人者遠甚蓋人必有不可變者然皆汩沒於塵垢與物流轉而不返於是索然茫然與髮皆白與齒皆落忽然失之而不自知也若夫公之不可變者轍亦安足識之蓋亦見其見於外者而已大夫將刻公詩於石而屬轍爲記

欒城集卷第二十四

欒城集卷第二十五

墓表銘四首

伯父墓表

蘇氏自唐始家于眉閱五季皆不出仕蓋非獨蘇氏也凡眉之士大夫修身于家爲政于鄉皆莫肯仕者天禧中孫君堪始以進士舉未顯而亡士猶安其故莫利進取公於是時獨勤奮問學旣冠中進士乙科及其爲吏能據法以左右民所至號稱循良一鄉之人欣而慕之學者自是相繼輩出至于今仕者常數十百人處者常千數百人皆以公爲稱首公諱渙始字公羣晚字文父曾大父諱祜妣李氏大父諱杲妣宋氏考諱序以公登朝授大理評事累贈尚書職方員外郎妣史氏追封仙游蓬萊縣太君公少穎悟職方君自總以家事使公得篤志于學其勤至手書司馬氏史記班氏漢書公雖少年而所與交遊皆一時長老文詞與之相上下天聖元年始就鄉試通判州事蔣公堂就閱所爲文嘆其工曰子第一人矣公曰有父兄在楊異宋輔與吾遊不願先之蔣公益以此賢公曰以子爲第三人以成子美名明年登科鄉人皆喜之迓者百里不絶爲鳳翔寶雞主簿以能選開寶監未幾移鳳州司法王蒙正爲鳳州以章獻太后姻家怙勢驕橫知公之賢屈意禮之以郡委公公雖以職事之而鄙其爲人蒙正嘗薦公于朝復以書抵要官論公可用公喻郡邸吏屏其奏而藏其私書未幾蒙正敗士以此多公罷爲永康錄事參軍歲饑掌發廩粟民稱其均以太夫人憂去官起爲開封士曹雍丘民有獄死者縣畏罪以疾苦告府遣吏治之閱數人不能究及公往遂直其寃夏人犯邊府當市民馬以益騎士尹以諉公馬盡得而民不擾以薦知鄢陵始至散虀鹽吏不敢爲姦遂得其民歲大荒賊盜蜂起剽略父老驚怖相率請公自救公慰諭遣之而陰督吏士數日盡獲有兄殺弟而取其衣者弟偶不死與父皆訴之捕得公閱其窮而爲姦問之曰汝殺而弟知其不死而捨之者何兄喻公意曰弟死復生適有見者不敢再也由此得不死父子皆感泣及公去負任從之數千里通判閬州州苦衙前法壞爭者日至公爲立規約訟遂止雖爲政極寬而用法必當吏民畏而安之閬人鮮于侁少而好學篤行公禮之甚厚以備鄉舉侁以獲仕進其始爲吏公復以循吏許之侁仕至諫議大夫號爲名臣職方君自眉視公治喜其能留數月而歸會金洋兵亂閬人恟懼時方闕守公領州事陰爲之備而時率寮吏登城縱酒民遂以安亂兵適亦敗散不及境還朝監裁造務未幾而職方君沒葬逾月芝生于墓木鄉人異焉服除選知祥符祥符多富貴家公均其繇賦而平其爭訟民便安之鄉書手張宗久爲姦利畏公託疾滿百日去而引其子爲代公曰書手法用三等人汝等第二不可宗素事權貴訴于府府爲符縣公杖之已而中貴人至府傳上旨以宗爲書手公據法不奉詔復一中貴人至曰必於法外與之公謂尹李絢曰一匹夫能亂法如此府亦不可爲矣公何不以縣不可故爭之絢愧公言明日入言之上曰此非吾意誰爲祥符令

者絢以公對上稱善命內侍省推之蓋宗以賂請于
温成之族不復窮治杖矯命者逐之一府皆震包孝
肅公拯見公嘆曰君以一縣令能此賢於言事官遠
矣公嘗出見一婦人敝衣負木顧曰此蘇士曹也公
怪使人問之曰嘻我廖戶曹女流落爲人婢因泣下
公惻然訪其主以錢贖之迎置縣空屋中擇婦人謹
厚者視之廖君昔與公同爲府中掾公帥寮舊嫁之
罷知衡州耒陽民爲盜所殺而盜不獲尉執一人指
爲盜公察而疑之問尉所從得曰弓手見血衣草中
呼其儕視之得其居人以獻公曰弓手見血衣當自
取之以爲功尚何視佗人必此爲姦訊之而伏佗日
果得真盜衡人以公爲神還知漣水軍未行會樞密
副使孫公抃薦公擢提點利州路刑獄嘗行部至閬
中民觀者如堵牆其童子皆相率環公揮之不去公
謂之曰吾去此二十年矣爾何自識予皆對曰聞父
祖道公爲政家有公像祝公復來故爾公笑曰何至
是公至逾年劾城固縣令一人妄殺人者一道震恐
遂以無事嘉祐七年八月乙亥無疾暴卒吏民哭者
皆失聲閬人聞之罷市相率爲佛事市中以報享年
六十有二官都官郎中階朝奉郎勳上輕車都尉後
以二子登朝累贈大中大夫夫人楊氏累封玉城同
安縣君公沒之明年六月庚辰卒治平二年二月戊
申合葬于眉山永壽鄉高遷里生子三人不欺太子
中舍監成都粮料不疑承議郎通判嘉州公既沒相
繼而亡季曰不危家居不求祿仕女四人長適進士
楊薦次適進士王東美次適遂州節度推官任更季
適宣德郎柳子文孫男十二人千乘千運千之千能
千里千秋千經千傑千尋千億時暉女子十人曾孫
男女十二人公忠信孝友恭儉正直出於天性好讀
書老而不衰平居不治產業既沒無以葬善爲詩得
千餘篇題其編曰南麓退翁雜文書啓章奏若干卷
記平生所涖歲月爵土一卷曰蘇氏懷章記其爲吏
長於律令而以仁愛爲主故所至必治一時稱爲吏
師公沒二十七年不危狀公遺事以授公之從子轍
曰先君既沒而二兄不淑惟小子僅存不時記錄久
益散滅則不孝大矣轍生九年始識公于鄉其後見
公于杞聞公之言記公之遺烈僅識其一二謹拜手
稽首書于墓之碑曰轍幼與兄軾皆侍伯父聞其言
曰予少而讀書師不煩少長爲文日有程不中程不
止出遊於塗行中規矩入居室無惰容非獨吾爾也
凡與吾遊者舉然不然輒爲鄉所擯曰是何名爲儒
故當是時學者雖寡而不聞有過行自吾之東今將
三十年歸視吾里弦歌之聲相聞儒服者於它州爲
多善矣爾曹才不逮人姑亦師吾之寡過焉可也皆
再拜曰謹受教及長觀公行事循循若無所爲動以
律令爲師而見義輒發未嘗處人後政事審可爲者
力爲之不疑鄭子產有言政如農功日夜思之行無
越思如農之有畔公爲政近之故其所至必有功其
去必見思自諸父沒後生不聞老成之言無所師法
而流於俗轍懼子弟之日怠也故記其所聞以警焉
元祐三年歲次戊辰十二月朔日癸酉從子朝奉郎
試尚書戶部侍郎上騎都尉賜紫金魚袋轍表

歐陽文忠公夫人薛氏墓誌銘

歐陽文忠公夫人薛氏資政殿學士尚書戶部侍郎簡肅公諱奎之女也簡肅公事真宗朝所至以才名稱晚事仁宗爲參知政事章獻太后臨朝公剛毅守節事不茍隨朝廷賴之天下至今稱焉文忠公以文章名當世其風節尤峻蚤歲以言事不合流落于外仁宗亮其忠晚用之亦參知政事仁宗英宗之際其所以綏靖朝廷者與丞相忠獻韓公相爲表裏蓋二公之功名士大夫舉知之夫人簡肅公之第四女母曰金城太夫人亦賢婦人也夫人高明清正而敏於事有父母之風及歸于歐陽氏治其家事文忠所以得盡力于朝而不恤其私者夫人之力也而世莫知之初簡肅見文忠公願以夫人歸焉未及而薨及文忠公貶夷陵令金城以簡肅之志嫁夫人于許州不數日從公南遷姑韓國太夫人性剛嚴好禮夫人生于富貴方年二十從公涉江湖行萬里居小邑安于窮陋未嘗有不足之色事韓國時其起居飲食寒溫節度未嘗少失其意雖寒鄉小家女有不能也夫人幼隨金城朝於禁中面賜冠帔及文忠爲樞密副使夫人入謝慈聖光獻太后一見識之曰夫人薛家女邪夫人進對明辯自是每入輒被顧問遇事陰有所補嘗待班於廊下內臣有乘間語及時事者意欲達之文忠夫人正色拒之曰此朝廷事婦人何預焉且公未嘗以國事語妻子也文忠既歸老潁上慈聖嘗幸集禧過其舊廬使人訪問夫人其後姻家有入禁中者慈聖猶使傳旨問勞文忠既薨夫人不御珠翠

羅紈服布素者十七年文忠平生不事家產事決於夫人率皆有法從文忠起艱難歷侍從登二府既薨盛衰之變備矣而其出入豐約皆有常度以韓國治家之法戒其諸婦以文忠行己大節厲其諸子而不責以富貴平居造次必以禮辭氣容止雖溫而莊未嘗疾言厲色而整衣冠正顏色雖寒暑疾病不改其度將終疾革言語如平日見諸子號泣曰吾年至此死其常也此爾等憂豈復預吾事邪其天性安於禮法恬於禍福如此享年七十有二元祐四年八月戊午終于京師十一月甲申祔於文忠之塋夫人始以文忠貴封壽安縣君八遷爲仁壽郡夫人復以其子三遷封安康郡太夫人子男八人發故承議郎少府監丞弈故光祿寺丞監陳州糧料院棐朝散郎尚書職方員外郎充集賢校理辯宣德郎監宣州河北酒稅其四人皆未名而卒女三人皆未及嫁而卒孫男六人愬陝州司戶參軍憲新授滑州韋城縣主簿恕雄州防禦推官監西京左藏庫愻愿懋並假承務郎孫女七人長適權忠武軍節度判官蘇京次適承事郎元耆弼次適許州長社縣主簿范祖朴次適承奉郎王微次適承務郎王景文次許嫁承務郎蘇迨次尚幼適范王氏三人皆早卒曾孫二人廷世奉世若薛氏歐陽氏世家既具於簡肅文忠之誌轍少獲知於文忠公出入門下與其諸子游知夫人平生爲詳而子棐復以狀求銘銘曰

簡肅之肅夫人實承之文忠之忠夫人實成之既成其夫亦遺其子白髮素襦動不忘禮貧富之交生死

之間有以壯夫而莫克安夫人居之不懾不疑問誰使然猶蕭之遺有立於朝文忠子孫豈獨文忠夫人與存

全禪師塔銘

黃蘗斷際禪師之後十有九世曰道全禪師洛陽王氏子也生而不食葷血父母異之使事其舅廣愛演師十有九年而得度二十年而受具游彭城歷壽春受華嚴清涼說於誠法師朝授師說夕能爲其徒講彭城有隱士董君識師非凡人也勸遊南方問無上道師乃棄其舊學渡江而南始從甘露禪師茫無所見復從棲賢秀禪師秀勇於誨人示以道機迷悶不能入深自悔咎至啗惡食飲惡水以自礪凡七年道不見舍秀遊高安事洞山文禪師五年而悟告文曰吾一槌打透無底藏一切珍寶皆吾有也文喜曰汝得之矣自是言語偈頌發如湧泉不學而得高安太守請師住石臺清涼已而徙居黃蘗師爲人直而淳信不飾外事元豐三年眉山蘇轍以罪謫高安師一見曰君靜而惠可以學道轍以事不能入山師每來見輒語終日不去六年師得疾甚苦從醫於市見我語不離道曰吾病宿業也殆不復起矣君無忘道異時見我無相忘也既而病良愈還居山中七年轍蒙恩移績溪令十一月將西行意師必來別我師遂以病不出十二月乙丑升堂與其衆訣歸而趺坐欲化衆强之臥遂臥不動不復飲食明日丙寅而寂體煖香馥凡十五日而荼毗得舍利光潔無數享年四十九臘三十明年三月十三日其徒葬之斷際塔之右其友人聰禪師與其徒思聰皆以書來績溪曰師逝矣君知之者以舍利爲信請爲銘其塔而刻諸石爲之銘曰

偉哉菩提心一切皆具足云何有不見迷悶至狂惑譬如衣中珠一見不復失假令墮塗泥以至大火坑珠性常湛然不應作異想全師大乘師晚悟最上乘身病心不病身滅心不滅西域師子師中國惠可師皆不免厄死而況其餘人疾病不能入刀兵不能攻非彼有不能乃我未嘗受我今爲師說智者不當疑

閑禪師碑

閑禪師者臨濟玄公九世法孫而黃龍南老嫡嗣也南老以道化江西其徒常數百人而師爲高第南每歎曰祖師之道不墜於地必斯人是賴南雖在世而學者歸之已如雲矣南既寂一時尊宿無有居其右者熙寧年盧陵太守張公鑑請居隆慶未朞年鍾陵太守王公韶請居龍泉不逾年以病求去盧陵人聞其捨龍泉也舟載而歸居隆慶之西堂事之愈篤居二年元豐四年三月十三日浴訖趺坐以偈告衆以將入滅遂泊然而化既化神色不變鬚髮鬄而復出盧陵守與其人來觀者如堵皆願留事真相長老利儼稟師遺言闍維之薪盡火滅全身不散以油沃薪益之乃化是日雲起風作飛瓦折木煙氣所至東西南北四十里凡草木沙礫之間皆得舍利如金色碎之如金沙居士長者購以金錢細民拾而鬻之數日不絕計其所獲幾至數斛師法名慶閑福州古田卓氏子也母夢胡僧授以明珠得而吞之覺而有孕及

生白光照室幼不近酒肉年十一事建州昇山資慶長老德圓十七削髮受具二十辭師遠遊及其終也年五十三臘三十六余未嘗識師元豐七年過廬山開先見瑛禪師言及師事且曰瑛少嘗問道於閑師願爲文刻石傳示久遠余許之明年遣其徒請於績溪余有善知識本出於南老將問之益信而作五月辛亥得疾寒熱癸丑益甚余正臥念曰四大本空五蘊非有今我此疾何自而至少頃卽睡夢有告者曰如閑師復何疑耶疑卽病矣余聞之矍然卽於夢中作數百言詞甚雋偉覺而忘之病亦稍愈乃爲之碑而系之以偈曰

一切諸如來惟於一性通具足大神力或坐微塵裏而轉大法輪或於一毛端普見寶王刹或於見在土徧見一切土彼此無壞相或於見在土直上忉刹宮人天相還往而無有難相或令土石沙皆化爲黃金一切皆得取或令江河海皆化爲酥酪一切皆得食或近取一劫而演爲十劫或遠取百劫而促爲一劫一切無礙法河沙不可擬閑師得正眼久爲僧中王及其滅度時廣作諸法事顔色不動摇爪髮日滋長薪盡火亦滅凝然不解散益薪助以油爾乃就變滅是時人天哀大風吹陰雲發瓦折大木煙氣所及處皆得大舍利圓明如寶珠精色如真金其數千萬億是事大希有聞者以爲疑我昔忝聞道亦不免斯惑病中夢訶者閑師事何疑有疑卽是病不當作是見夢中悔謝客口作數百言曾不以意作已覺不能記稽首三界尊閑師不止此憫世狹劣故聊示其小者復以告瑛師刻石示學人

傳二首

孟德傳 附子瞻語

孟德者神勇之退卒也少而好山林既爲兵不獲如志嘉祐中戍秦州秦中多名山德出其妻以其子與人而逃至華山下以其衣易一刀十餅攜以入山自念吾禁軍也今至此擒亦死無食亦死遇虎狼毒蛇亦死此三死者吾不復卹矣惟山之深者往焉食其餅既盡取草根木實食之一日十病十愈吐利脹懣無所不至既數月安之如食五穀以此入山二年而不飢然遇猛獸者數矣亦輒不死德之言曰凡猛獸類能識人氣未至百步輒伏而號其聲震山谷德以不顧死未嘗爲動須臾奮躍如將搏焉不至十數步則止而坐逡巡弭耳而去試之前後如一後至商州不知其商州也爲候者所執德自分死矣知商州宋孝孫謂之曰吾視汝非惡人也類有道者德具道本末乃使爲自告者置之秦州張公安道適知秦州德稱病得除兵籍爲民至今往來諸山中亦無宅異能夫孟德可謂有道者也世之君子皆有所顧故有所慕有所畏慕與畏交於胸中未必用也而其色見於面顔人望而知之故弱者見侮强者見笑未有特立於世者也今孟德其中無所顧其浩然之氣發越於外不自見而物見之矣推此道也雖列於天地可也曾何猛獸之足道哉

子由書孟德事見寄余既聞而異之以爲虎畏不懼己者其理似可信然世未有見虎而不懼者則

斯言之有無終無所試之然曩余聞忠萬雲安多虎有婦人置二小兒沙上而浣衣於水上者有虎自山上馳下婦人倉惶沉水避之二小兒戲沙上自若虎熟視久之至以首觝觸庶幾其一懼而兒癡竟不知怪意虎之食人必先被之以威而不懼之人威無所施歟世言虎不食醉人必坐守之以俟其醒非俟其醒俟其懼也有人夜自外歸見有物蹲其門以為猪狗類也以杖擊之即逸去至山下月明處則虎也是人非有以勝虎其氣已蓋之矣使人之不懼皆如嬰兒醉人與其未及知之時則虎不敢食無足怪者故書其末以信子由之說

子瞻題

丐者趙生傳

高安丐者趙生敝衣蓬髮未嘗沐洗好飲酒醉輒毆詈其市人雖有好事時召與語生亦慢罵斥其過惡故高安之人皆謂之狂人不敢近也然其與人遇雖未嘗識皆能道其宿疾與其平生善惡以此或曰此非有道者耶元豐三年予謫居高安時見之於途亦畏其狂不敢問是歲歲莫生來見予予詰之曰生未嘗求人今謁我何也生曰吾意欲見君耳既而曰吾知君好道而不得要陽不降陰不升故肉多而浮面赤而瘡吾將教君挽水以溉百骸經旬諸疾可去經歲不怠雖度世可也予用其說信然惟怠不能久故不能究其妙生嘗告予吾將與君夜宿于此予許之既而不至問其故曰吾將與君遊於他所度君不能無驚驚或傷神故不敢予曰生遊何至曰吾常至太

山下所見與世說地獄同君若見此歸當不願仕矣予曰何故生曰彼多僧與官吏僧逾分吏暴物故耳予曰生能至彼彼人亦知相敬耶生曰不然吾則見彼彼不吾見也因歎曰此亦邪術非正道也君能自養使氣與性俱全則出入之際將不學而能然後為正也予曰養氣請從生說為之至於養性奈何生不答一日遽問曰君亦嘗夢乎予曰然亦嘗夢先公乎予曰然方其夢也亦有存沒憂樂之知乎予曰是不可常也生笑曰嘗問我養性今有夢覺之異則性不全矣予矍然異其言自此知生非特挾術亦知道者也生兩目皆翳視物不明然時能脫翳見瞳子碧色自臍以上骨如龜殼自心以下骨如鋒刃兩骨相值其間不合如指嘗自言生於甲寅今一百二十七年矣家本代州名吉事五臺僧不能終棄之游四方少年無行所為多不法與揚州蔣君俱學蔣惡之以藥毒其目遂翳然生亦非蔣不循理槁死無能為也是時予兄子瞻謫居黃州求書而往一見喜子瞻之樂易留半歲不去及子瞻北歸從之興國知軍楊繪見而留之生喜禽鳥六畜常以一物自隨寢食與之同居興國畜駿騾為騾所傷而死繪具棺葬之元祐元年予與子瞻皆召還京師蜀僧有法震者來見曰震泝江將謁公黃州至雲安逆旅見一丐者曰吾姓趙頃於黃州識蘇公為我謝之予驚問其狀良是時知興國軍朱彥博之子在坐歸告其父發其葬空無所有惟一杖及兩脛在予聞有道者惡人知之多以惡言穢行自晦然亦不能盡揜故德順時見於外今余

觀趙生鄙拙忿隘非專自晦者也而其言時有合於道蓋於道無見則術不能神術雖已至而道未全盡雖能久生變化亦未可以語古之眞人也道書屍假之下者留脚一骨生豈假者耶

敘三首

類篇敘 范景仁侍讀託譔

雖有天下甚多之物苟有以待之無不各獲其處也多而至於失其處者非多罪也無以待之則十百而亂有以待之則千萬若一今夫字書之於天下可以爲多矣然而從其有聲也而待之以集韻天下之字以聲相從者無不得也從其有形也而待之以類篇天下之字以形相從者無不得也旣已盡之以其聲矣而又究之以其形而字書之變曲盡蓋天聖中諸儒始受詔爲集韻書成以爲有形存而聲亡者未可以責得於集韻也於是又詔爲類篇凡受詔若干年而後成夫天下之物其多而至比於字書者未始有也然而多不獲其處豈其無以待之昔周公之爲政登龜取黿攻梟去蛙之說無不備具而孔子之論禮至於千萬而一有者皆預爲之說夫此將以應天下之無窮故待天下之物使皆有處如待字書則物無足治者凡爲類篇以說文爲本而其例有八一曰槼槻同部而吶㕯異部凡同意而異形者皆兩見也二曰天一在年一在眞凡同意而異聲者皆一見也三曰叟之在屮㑹之在方凡古意之不可知者皆從其故也四曰雰古㑹類也而今附兩韻古口類也而今附音凡變古而有異義者皆從今也五曰壹之在口無之在林凡變古而失其眞者皆從古也六曰一先之附天一生之附人凡字之後出而無據者皆不得特見也七曰王之爲玉朋之爲朋凡字之失故而遂然者皆明其由也八曰邑之加品白之加䌷凡集韻之所遺者皆載於今書也推此八者以求其詳可得而見也凡十四篇目錄一篇文若干

古今家誡敘

老子曰慈故能勇儉故能廣或曰慈則安能勇曰父母之於子也愛之深故其爲之慮事也精以深愛而行精慮故其爲之避害也速而就利也果此慈之所以能勇也非父母之賢於人勢有所必至矣轍少而讀書見父母之戒其子者諄諄乎惟恐其不盡也惻惻乎惟恐其不入也曰嗚呼此父母之心也哉師之於弟子也爲之規矩以授之賢者引之不賢者不强也君之於臣也爲之號令以戒之能者予之不能者不取也臣之於君也可則諫否則去子之於父也以幾諫不敢顯皆有禮存焉父母則不然子雖不肖豈有棄子者哉是以盡其有以告之無憾而後止詩曰泂酌彼行潦挹彼注玆可以餴饎豈弟君子民之父母夫雖行潦之陋而無所棄猶父母之無棄子也故父母之於子人倫之極也雖其不賢及其爲子言也必忠且盡而況其賢者乎太常少卿長沙孫公景脩少孤而教於母母賢能就其業既老而念母之心不忘爲賢母錄以致其意既又集古今家誡得四十九人以示轍曰古有爲是書者而其文不完吾病焉是以爲此合衆父母之心以遺天下之人庶幾有益乎

轍讀之而嘆曰雖有悍子忿鬭於市莫之能止也聞父之聲則斂手而退市人之過之者亦莫不泣也慈孝之心人皆有之特患無以發之耳今是書也要將以發之歟雖廣之天下可也自周公以來至於今父戒四十五毋戒四公又將益廣之未止也元豐二年四月三日眉山蘇轍敘

洞山文長老語錄敘

水流於地發爲草木鹹酸甘苦皆水也火傳於薪化爲飲食飯𩜾爨蕉皆火也心藏於人見於百骸視聽言動皆心也古之達人推而通之大而天地山河細而秋毫微塵此心無所不在無所不見是以小中見大大中見小一爲千萬千萬爲一皆心法爾然而非有所造也故其指心法以示人也有以光明相好化人有以飲食臥具衣服有以園林臺觀虛空有以寂嘿無說無示蓋事無非法者然有聞思修法門衆生由之以入如大衢路旣徑且易自達摩西來諸祖相承皆因言以曉人心地旣明出語皆法譬如古木生氣條達花葉無數顛倒向背穠纖長短無一不可譬如大海濕性融溢隨風舒卷波濤流轉充遍洲浦無一不到觀者眩曜莫測其故然至於循流返源識其終始可以拊手而笑有克文禪師幼治儒業弱冠出家求道得法於黃龍南公說法於高安諸山晚居洞山實繼悟本辯博無礙徒衆自遠而至元豐三年予以罪來南一見如舊相識旣而其徒以語錄相示讀之縱橫放肆爲之茫然自失蓋余雖不能詰然知其爲證正法眼藏得遊戲三昧者也故題其篇首

欒城集卷第二十五

欒城集卷第二十六

祭文一十七首

祭歐陽少師文

維年月日具官蘇轍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故觀文少師贈太師九文之靈嗚呼嘉祐之初公在翰林維時先君處于西南世所莫知隱居之深作書號公曰是知予公應嗟然我明子心吾於天下交遊如林有如斯文見所未曾先君來東實始識公傾蓋之歡故舊莫隆遍出所爲嘆息改容歷告在位莫此蔽蒙報國以士古人之忠公不妄言其重鼎鍾厥聲四馳靡然向風嗟維此時文律頹毀奇邪譎怪不可告止剽剝珠貝綴飾耳鼻調和椒薑毒病唇齒咀嚼荆棘斥棄羹胾號茲古文不自愧恥公爲宗伯思復正始狂詞怪論見者投棄踽踽元昆與轍偕來皆試於庭羽翼病摧有鑒在上無所事媒馳詞數千適當公懷擢之衆中羣疑相厖公恬不驚衆惑徐開滔滔狂瀾中道而迴匪公之明化爲詼俳公德日隆歷蹈二府轍方在艱撫視逾素納銘幽宅德逮存故終喪而還公以勞去公年未衰屢告遲莫自亳徂青迄蔡而許來歸汝陰嘯傲環堵轍官在陳於頴則鄰拜公門下笑言歡欣杯酒相屬圖史紛紜辯論不衰志氣益振有如斯人而止斯耶書來告哀情懷酸辛報不及至凶訃遄臻嗚呼公之於人雲漢之光昭回洞達無有采章學者所仰以克嚮方知者不惑昧者不狂公之在朝以直自遂排斥姦回罔有劇易後來相承敢隕故事雖庸無知亦或勉勵此風之行逾三十年朝廷尊嚴庶士多賢伊誰云從公導其先自公之歸忽焉變遷又誰使然要歸諸天天之生物各維其時朝暘薰風春夏是宜凍雨急雪匪寒不施時去不返雖强莫違矧惟斯人而不有時時既往矣公亦逝矣老成云亡邦國瘁矣無爲爲善善者廢矣時實使然我誰懟矣哭公於堂維其悲矣嗚呼哀哉尚饗

祭文與可學士文

維元豐二年歲次己未二月庚子朔具官蘇轍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故吳興太守與可學士親家翁之靈嗚呼與君結交自我先人舊好不忘繼以新姻鄉黨之歡親友之恩豈無它人君則兼之君牧吳興我官南京從君季子長女實行君次于陳往見姑嫜使者未反而君淪亡于何不淑以至于斯匪人所知神實爲之昔我愛君忠信篤實廉而不劌柔而不屈發爲文章實似其德風雅之深追配古人翰墨之工世無擬倫人得其一足以自珍縱橫放肆久而疑神晚歲好道耽悅至理洗濯塵翳湛然不起病革不亂遺書滿紙嗟乎今日見此而已我欲哭君神往身留遣使往奠涕泗橫流絳旛素車歸安故邱嗚呼哀哉尚饗

祭永嘉郡夫人馬氏文

維元豐元年八月壬寅朔十八日己未具官姓某謹以清酌庶羞之奠祭于故永嘉郡夫人馬氏之靈惟夫人毓德大宗作配仁人富貴榮顯居之若無寛裕慈祥終身不改晚通至道游心空寂啓手即化容如平生登證妙果古人是似歲月遷逝歸全南野君子

在位嗣子在列都人出祖欷歔歎息軾與弟轍皆遊門下義均親戚令德懿行夙所聞知恭致祀奠禮薄誠至尚饗

祭王虢州伯敭文

年月日具官某與弟某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故虢州使君伯敭朝散親家翁之靈軾官吳中昔始識君愚不自量欲裕斯人衆目睢盱更笑迭嗔君在其間乃獨不然危弦急張時一弛寬我賴以全民亦少安事之難知君以罪廢還家宋都轍適在是簿書之閑往走君廬忘其厄窮笑歌讙呼夜飲不歸月墮城隅閉屏僕夫與我深言今昔之故君何不聞指後將然已而信然見遠識微我不如君我遷于南一往六年歸來執手白髮侵顛遂以息女許君長子朋友惟舊親戚惟始西虢之行過我都城慨然憂世不憂死生訃來自西驚怛不信車過城東往奠不辰追懷平生哭于寢門漬酒束脯以寄酸辛嗚呼哀哉尚饗

祭鄧內翰母郡太君文

惟靈祇服圖史肅恭蘋蘩擢芳江漢之濱齊聲尹姞之盛篤生賢子揚于帝廷北扉代言訓誥如古南宮庀職賓旅有儀聯袂以朝列鼎而養織屨以就方進豈惟古人翦髮以成陶公復見南國耄期不亂子孫滿前福祿所鍾方期永世喜懼相繼入吊於廬今者丹旐告待靈舟將啓僚舊之故肴醴式陳魂而有知嘉此誠意尚饗

祭曹演父朝議文

我官宋都晨出南河逢公北征吏卒譏呵相揖于輿莫或遑宅伯氏之南見公符離傾蓋相歡執手無疑公顧我笑我猶未知逮伯遷黃公在浮光山聯川通可跂而望有饋豚羔報之醪漿始於朋友求我婚姻數歲之間相與抱孫我雖未際而日以親我夢皎然有告不祥凶訃在門凄絕肝腸諸子纍纍匍匐哀荒公嗜讀書贍于文詞亦達于政實惟吏師惟人莫知而止於斯匪我知公我兄實知哭公寢門兄在禮闈嗚呼已矣寄哀此詞尚饗

祭范蜀公景仁文

維元祐四年八月十日丁未龍圖閣學士朝奉郎知杭州軍州事蘇軾與弟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轍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故端明殿學士贈金紫光祿大夫忠文范公之靈公之少年初以賦鳴挾策來東氣和而平徵見圭角人人自驚宋氏叔仲典司衆盟見公所爲屣履以迎自毀其文以致公名士滿太學莫之敢爭公之中歲始以諫逐堯老將傳未有立子羣公欲言以目相視公獨發之自詭以死帝知其忠始怒終喜後有繼者實蹈公軌公亦自信卒老言事公之末年終以節聞國有蠹賊當之以身力言不從遂致爲臣閉門接士不怨不憤羣枉既消衆正當伸有欲援之同撫我民公笑稱病誓不復振凡世之人有一于是翹然自名足以爲貴公有其三豈不卓偉位雖顯榮有不盡志嵩隗之間頹濮之側有廬可安有田可食顧惟平生篤志鍾律既成既上疾亦告革嗚呼昔我先人公早知之白首相歡事往莫追軾方在朝公舉諫官卒以獲罪而無一言轍來自東

復館于門曾患之不衂而惟義是敦今其云亡無復斯人嗚呼哀哉尚饗

祭忠獻韓公文

維元祐五年歲次庚午正月二十三日己丑具官蘇轍具官趙君錫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故某官韓公之靈轍等游公之門迹有戚疎長育成材公志不殊譬諸草木農夫所區方其播之匪擇瘠腴既苗且實物自亟徐究觀厥成功在于初公之事君社稷是為允有膂力以執大器既安且平物賴其賜豈惟吾儕有祿與位自公云亡日月遄邁蒼然墓木過者垂涕轍與君錫偕使于遼驅車往來實出其郊顧瞻西山與公俱高使事有期當復于朝觴豆甚微懷想則勞且謁且辭徘徊奈何尚饗

祭姪林文

年月日從叔某以肴酒之奠祭于亡姪十六郎之靈嗚呼小宗之傳五世於是甚謹而信孔孝而悌既冠而孤方壯而死何辜于天至此極也昔我來東恃爾於斯憂樂相知有無相資千里故鄉相視忘歸奈何忽焉去而莫追王城西原土厚而温上爾先君下爾弟昆一畝之邱三人終焉弱子僅存始行而言自今以往見此而已予撫予育曰此汝後庶幾鬼神憐汝無罪畀之壽考以繼家事嗚呼哀哉尚饗

代李公儀諫議祭張文裕侍郎文

惟公擢秀齊魯朴厚忠貞自下升高勤勞四方操行之堅老而益强蒼眉皓髯邦家之光既謝於朝偃息帝鄉高風凜然公卿是望于何不淑震悼周行喪歸于東邦人慨慷肅之於公朋好有年繾綣王事出入周旋孰云委化不告而先念昔方壯交遊滿前俯仰幾何凋落紛然富貴壽考神弗能全有如公躬十無一焉公今安歸來舉豆籩尚饗

代張公安道祭李宥侍郎文

元豐元年歲次戊午二月丙午朔二十一日丙寅某官某謹以清酌庶羞之奠祭于故太子賓客贈工部侍郎李公之靈世稱至治咸平景德士生其間端亮純一公進以文而以德稱不介不隨泊然靜深推以予人恕而多矜下御吏民如恐不勝晚登朝廷逡巡自得獨立不競浮夸是律卒引而去識者歎息歸老睢陽環堵而終更三十年乃葬元豐世遠人亡誰復知公反兆東圻祖奠有時訃銘考行則猶可知沒而不亡雖久何悲嗚呼公乎今世之師尚饗

代南京留守祭永嘉郡夫人馬氏文

鵲巢之風久矣其亡有德斯潛亦耀于鄉宜其家人退食廟堂壽考而終令問不忘有崇其丘都人所望某守土于兹襄事告時尊德以教惟吏之宜生有邑膰沒有廟祠今則不能念昔行之致是菲薄惟愧矣夫尚饗

代張公祭蔡子正資政文

嗚呼公材甚長無適不宜公氣孔堅勇而敢為厥初磐桓亦躓不顯守邊西方鋒穎乃見聲聞于朝遂付兵樞剔朽鉏荒許之馳驅有志不從疾病支離中道不行轝扶而歸嗟我與公少年相親鄉黨之遊繼以婚姻我老厭事求歸不能公敏而强力罔不任謂當

敷施慰我友朋奈何不淑棄我而先遺奠有時涕泗何言誰實使之要以問天嗚呼哀哉尚饗

代毛筠州祭王觀文韶文二首

公學敦詩書性喜韜略奮迹儒者收功戎行千里開疆列鼎而食豐功偉烈震耀當年絳纛朱旛留連列郡用舍之際方共慨然存没之來孰云止此子幼方仕母老在堂百口有藜藿之憂十年爲夢寐之頃士夫殞涕道路興嗟某比綴末姻仍叨屬部笑言未接涕泣長辭攀望靈車寄哀薄奠伏惟尚饗

嗟人之生夢幻泡影短長得失何實非病惟公少年闊略細行從軍西方睥睨鄰境手探虎穴足踐荒梗遂開洮岷歸執兵柄功名赫奕富貴俄頃未安西樞斥就南屏盤桓武昌偃息洪井國方用兵邊鄙未靖謂當再駕没齒馳騁嗚呼不淑一寐不醒老幼盈前饘粥誰省盛衰奄忽驚怛羣聽惟公晚年自謂見性死生變化其已安命世之不知奔走弔慶寄奠一觴孰爲悲哽尚饗

代三省祭司馬丞相文

嗚呼元豐末命震驚四方號令所從帷幄是望公來自西會哭于庭搢紳咨嗟復見老成太任在位成王在左曰予惸惸誰卹予禍白髮蒼顏三世之臣不留相予孰左右民公出于道民聚而呼皆曰予父歸歟歸歟公畏莫當遄返洛師授之宛丘實將用之公之來思岌然特立身如槁木心如金石時當宅憂恭默不言一二卿士代天斡旋事棼如絲衆比如櫛治亂之幾間不容髮公身當之所恃惟誠吾民苟安吾君則寧以順得天以信得人鉏去太甚復其本原白叟黃童織婦耕夫庶幾休焉日月以須公乘安輿入見延和裕民之言之死靡它將享合宮百辟咸事公病于家臥不時起明日當齋公訃暮聞天以雨泣都人酸辛禮成不賀人識君意龍袞蟬冠遂以往禭公之初來民執弓矛遠公永歸既耕且耰公雖云亡其志則存國有成法朝有正人持而守之有進毋隕匪以報公維以報君天子聖明神母萬年民不告勤公志則然死者復生信我此言嗚呼哀哉尚饗

代三省祭門下韓侍郎曾孫文

惟靈淵源深長才質純茂出從仕籍有聞搢紳苕穎方興秀而未實寵祿將至往而莫留日月有時出祖于道尊親之愛感念則深同列增嗟行路興歎精神未泯來舉一觴嗚呼尚饗

祝文一十六首

陳州日食禱諸廟文

年月日具官張刕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昭告于太昊之神嗚呼日官底日實詔天戒正陽之朔將有薄食上心震懼側身修德誕布休命赦宥多辟凡在祀典罔不咸秩惟神聰明照鑒誠忱消復大眚導迎和氣俾我有邦享天之吏民物康阜以永保神之休無斁尚饗

陳述古舍人辭廟文二首

某來守是邦于今未幾恭承嘉惠即工南服自初始至逮茲解去雨暘時若災癘不起豈某之能繄神之功風俗淳厚獄訟稀少豈某之教繄神之舊獲免罪

戾敢忘大賜誠薦俎豆匪以報也尚饗右辭太昊廟

某奮自諸生列位近侍凡出守之地雖駑不才所至輒繕其學宮修其禮物見其學士大夫教其子弟庶幾有成以無忘夫子之業及來是邦獲再執幣爵以見於廷慨然顧瞻思繼前志而詔書來被移殿南服將以是月甲子有事於行登薦菲薄惟告不敏尚饗

右辭孔子廟

齊州祈雨雪文二首

惟神出入造化呼召風雲播灑甘澤膏潤下土今茲歷時不雨麥不得種饑饉既至疫癘將起守土之吏知任其憂而不知所爲神能仁愛斯民又能作爲雨雪以生育萬物是以敢告苟克有應嘉雪時降以寛吏民之憂敢不有以報也尚饗右禱龍洞

某攝守濟南適丁旱災自秋徂冬迄此春莫菽粟不登麥不得種秋田既耕種不入土公私匱竭食將不繼官吏震懼並走祠望精誠不格報不時至暴風振揚雲合輒解嗷嗷相視知殞溝壑粤茲耆艾稽首來告曰維此土西附岱麓蒙神之休常以有年雲興膚寸實雨天下矧伊我邦而或棄遺神不遺我我則不告是用祗具牲酒請命有神吏之不虔無所逃罪民知歸神神豈棄之茲誠不妄甘雨時至迨秋有成民免於死將戴神之功展其四支以永事神無斁尚饗

右禱泰山

徐州漢高帝廟祈晴文代子瞻

熙寧十年六月癸巳具官蘇某謹以清酌少牢之奠告于漢高皇帝之神曰此方之民以麥爲命今茲歲首雨雪失候麥苗病瘁穫不償種恃秋有成庶幾無饑菽粟滿野淫雨爲害豐沛庳下鞠爲豬澤暑雨方作晴未可覬雨暘之間死生係之吏民相視無所控告惟神奮自茲土埽滅强暴雖宅關輔實懷故鄉俯仰千歲遺語猶在閭里告病其有不卹驅除陰雲導迎秋暘神實能之疏放流潦改種秋稼民實望之道民之言徼神之福吏實職之苟克有應敢忘其報尚饗

南京祈禱文七首

熙寧十年九月戊辰某官某謹告于某神曰今茲禾稷將登銍艾滿野陰雨爲沴彌月不止穗者將腐角者將落徐方大水將浸東境溝洫盈滿流潦橫至民貧無食恃穫以飽官貧無蓄恃稅以給而雨幷害之公私困竭神亦將乏享吏既不職無以格神之休敢因民心以乞晴于爾有神神能埽除陰雲顯見白日使秋稼畢登宿麥咸藝民免於飢吏免於罪則神之賜多矣其何以報謹告

九月庚戌某官某謹以清酌庶羞之奠告于神曰民能盡力於耕而水旱之變不能知也吏能盡力於治而饑饉之憂不能爲也斡旋陰陽開闔天地其職在神此吏民之所恃而依也雖然叩之而必聞號之而必應人有不能而況於神之遠而微也今者以雨病告不旋日而雨止種麥穫豆不失其時也太守不德而蒙斯貺自視缺然知無以堪之也酒醴潔芳肴蔌備具匪以爲報惟致其意也尚饗

十二月己亥某官某謹以酒果之奠告于某神宋維

大都兵食夥繁一歲之奉仰于諸藩自河爲災千里汗漫鄰邑告病我邦獨完賦税百須所恃惟田終歲不雪麥將大乾患始于民卒迨于官神仁愛人忍坐以觀卷舒陰陽職上通天勞不崇朝雨雪紛然民食宿麥癘疫莫干久而不施莫知誰愆吏則不德而民當哀憐歸誠于神其終捨旃尙饗

元豐元年正月庚申某官某謹以肴酒之奠祭于句芒之神木氣既應田事將起肇出土牛以令早晚惟神體仁司春發生萬物時節風雨祐我農夫茍東作順敘將終歲允賴邦有舊典敢率以告尙饗

二月己未某官某謹以肴酒之奠告于某神某來守是邦自秋徂春政事不修雨暘失候始以水告繼以旱請玩神瀆祀至于再三中心赧焉懼獲譴咎然今宿麥將槁時雨不降流亡布路倉廩莫繼與其病民寧我獲戾是用恭卜良日申禱有神其尙哀矜農夫賜以膏澤尙饗

六月十七日具官某謹以肴酒之奠告于某神梁宋之郊頻年旱饑盜賊煩興囹圄填充粤自茲夏農穫六七流亡既去桴鼓隨息庶幾秋成民以阜安而淫雨不節水潦橫潰莛菽禾黍鞠爲汙澤秋氣方始田可耕種神誠愛民錫之開晴積水時去晩稼復蓺則民報神之心不在俎豆將世以奉承毋有厭斁尙饗

七月五日具官某謹以肴酒之奠告于某神乃者暑雨荐至溝澮滿盈決田棄水相繼爲虐秋稼滿野淪胥以敗民號無告吏莫之救酌酒告神庶幾哀憐曾未旋踵秋暘炳燿匪神之仁化爲凶年雖使民竭其所有無以報稱奉觴再拜惟誠而已其尙驅除陰沴以終大賜尙饗

績溪謁城隍文

某以不才忝臨民社謹因舊禮拜謁祠下神仁愛民恭率神意不敢不勉神亦時節風雨驅除癘疫以佑相我治謹告

謁孔子廟文

某結髮學問今始爲邑無由之政事而治蒲無偃之文學而治武城進謁祠下惟愧惟栗謹告

祭靈惠汪公文

維元豐八年歲次乙丑八月壬戌朔十六日丁丑承議郎知縣事騎都尉蘇轍謹遣男适以卮酒特羊致祭于靈惠公汪王之神神有功斯民世享廟祀某來長是邑即神舊邦蒙神之休雨暘以時稼穡大熟賦役畢具獄訟衰少才短政拙何以獲此意由僥倖以致疾癘寒熱爲虐下逮兒女更相播染臥者過半迄茲痊損自夏及秋中間禱禳神不厭瀆卒保康乂皆神之恩茲用恭致薄禮以謝不敏敢告驅除瘴癘時節風氣使民不告病而吏與蒙貺尙饗

青詞三首

齊州祈雨青詞

嗚呼民愚無知吏怠弗教鬼神不享積釁成癘旱氣充塞五種失蓺饑饉既至疾疫將起禱求百神寂寥無聞民既窮瘁吏亦震恐各知咎殃將自洗濯而神怒未怠膏澤不至栗栗危懼無所歸命敢因舊儀祇薦誠悃維皇天后土靡不覆幬日月宿燿靡不臨照

山川岳瀆靡不容載哀矜無辜縱舍有罪并包含養與道爲一祓除妖孽布導和氣時播甘雨以救民命亦俾我守臣閑蒙大賜以寛憂責

南京祈晴青辭

嗟民之艱豐歳常少粤維兹夏年麥小熟飢者未飽而淫雨爲沴秋稼殄瘁淪爲塗潦宿藏將盡歳計莫續盜賊將起犴獄充斥民之無辜誰爲此禍吏實不德得過於神胡爲殃民以重吏愆今兹歸誠天地布其腹心神仁愛人豈終病之其尚振揚清風以逐屏翳使太陽顯行后土以乾民趨于田既穫且耕亦有高廩以祀以養吏蒙其賜不知其報此亦天地之大德下民之所仰望而求也

筠州祈雨青辭

臣來是邦歳比不登去夏大水汎溢城邑繼以秋旱民食不足庶幾今歳五種遂茂以釋餘病而亢陽爲災不雨彌月水泉耗竭多稼殄瘁雲物告異災火時發上下恐懼不知所措惟吏之不德無以仰當天心惟民之無良有以召致神怒雖自洗濯並走祠望而誠意淺陋靈貺不答將嘿不以告而民不可棄神亦不終棄人謹歸誠天地請命百神尚克收如焚之威以布甘雨使民得稼穡各安其居使我守土之臣亦蒙大賜

欒城集卷第二十六

原书空白页

欒城集卷第二十七

西掖告詞六十一首

林希集賢殿修撰知蘇州

勑具官林希朕歴選多士以備左右侍從之臣股肱之良槩出於此爾以文學政事有聞于時擢從右史試以書命而行己不靖遠致人言朕不忍棄才尚寵以書殿往涖吳俗思慎厥終可

楊傑知潤州

勑具官某京口江浙之會而楊楚方飢仰食隣境朕思得良吏通其有無以濟民病爾以冬官屬續用有聞而欲自詭以治民朕不汝違其究乃心以底成效可

陳安期屯田郎中

勑具官某爾以能選積勞于工正升之文昌以勸勤吏矧司空之屬農部爲上爾其益敬厥事以稱朕意可

蔡立知鄂州

勑具官某武昌控引江漢勢居上流古爲重地非練達政事不以畀之以爾久於治民爲論者所稱朕將觀爾于事惟寬而勿弛明而勿苛則予汝嘉可

盛南仲知衡州

勑具官某朕進退天下士大夫不惟其才惟其行葢未有不能正身而能正人者也爾以世族之後嘗爲部使者矣而不閑于家厥聲達焉法不可置往卽南服尙克循省可

許中正致仕覃恩改朝議大夫

勑具官某朕嗣服之初推恩海宇矧惟耆老之士蚤隆止足之風豈無寵嘉以慰鄉黨可

虞肇知鼎州

勑具官某武陵依重湖之深嶮據五溪之走集民夷雜居剽輕易擾惟守以安靖可以言治爾昔以才舉爲御史屬官久於牧民宜在此選無煩條教以便遠人可

胡田知誠州邢浩知欽州

勑具官某等欽誠爲郡雖有新舊之異而民夷雜處不可一以華法治也田自欽易誠其習南越之故矣浩自環慶往亦知所以治邊之宜惟寬可以懷遠人惟廉可以服殊俗輔以明斷其罔有不濟可依前件

王存磨勘改朝散郎

勑朝廷用人惟其才而考績必以歲月用人惟其才故政無不修考績必以歲月故官不失緒朕兼此二柄以御羣臣故雖六事之長猶寓郎官之秩具官王存文雅足以飾吏事靖重足以鎭國俗恬於進退不爲利回出入臺省人言無間司馬治兵朕已重其選矣有司奏課弁欲以報其勞焉可

梁惟簡供備庫使

勑朕惟崇慶日總萬機號令所至澤遍海內況其左右侍御之臣朝夕執事之勞而有不被其賜者乎坤成之慶國有常憲尙勉忠孝思報其萬一可

張璪光祿大夫資政殿學士知鄭州

勑昔我神考收攬儁良寘于丞弼惟玆內史之重實綜萬幾之繁朕方將圖任舊人與之裁成庶務乃者

總章大享百辟在廷時予重臣獨以病告不忍賢勞之久力求補外之安曲成其私勉遂所請具官某名臣之後風流具存儒術之英文史足用詳練政事究通物情樽俎可賴以折衝盤錯亟觀於游刃輟自西臺之要付以新鄭之雄加秘殿之寵名兼進秩之異數使郡縣識朝廷之意而官吏知卿相之賢表帥四方朕尙有賴可

趙君錫太常少卿

勅太常總禮樂之政兼伯夷后夔之業平居無事若無所爲至於郊廟社稷之儀朝廷上下之分一有大議罔不責成昔叔孫通爲東宮傅以習於園廟復命此職趙宗儒失不任事由卿而罷爲東宮師用人之難蓋自前世具官某篤於孝悌居家可紀敏以從政臨事不煩予欲决嫌而明微蓋有取於靜慎此官職清而事少亦將便於老成往服優恩勉揚厥職可

劉絢太學博士

勑春秋之廢於今二十年矣講者不以爲師而學者不以爲弟子孔氏之遺書而陵遲至是朕甚憫之爾能講誦其說遺棄而不廢蓋將有見於此者夫三傳之義其得之者多矣附以啖趙無蔽於一家庶幾士有考焉可

鄧義叔主客郎中

勑國有四方賓旅之事則主客掌其享燕餼牽之節其疏數豐殺皆有常度遠人於是觀禮不可以不愼爾既掌其事矣以資當遷其益勉之以稱其職可

林旦侍御史權淮南運副

勑具官某淮甸之民荐罹饑饉乃者詔發倉廩輟吳楚漕以拯其急猶以乏食流徙達於朕聽朕惟救荒之術行之略盡惟得良使者因事施宜爲若可賴爾由郎官以才任御史習於楊楚之故其爲朕往視之均徭薄斂禁暴戢姦無使斯人重被其困可

田待問淮南運判可淮南提刑

勑具官某楊楚春旱秋水民艱於食漸起爲盜遂使州縣犴獄充滿朕憂之未始一日忘也間起爾於山陽守參領漕事今又命爾督眎刑辟徒以爾習其風俗知吏民所疾苦夫察貪暴謹追擾均有無督盜賊此荒政之急也勉勤其職以稱朕意可

陳紘可倉部郎中王古可工部郎中

勑具官某等漢郎官出宰百里今部使者入治諸司其爲輕重異矣朕於是考察多士近而觀其不煩遠而觀其不惰庶幾有得以待任使以汝等久於吳越優有善狀故使紘治予廩古治予工其益敬厥事以底成績可

孫升監察御史可殿中侍御史

勑具官某朕方共默不言責成於有司正賴耳目之官別白忠邪論辯得失言而中理則予汝嘉不幸而失予不汝咎爾爲御史期年於此矣察其所爲忠慤不回以次而遷庶盡其用爾其深識朕意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安意肆志無悼後害可

李常蔡延慶並轉朝議大夫

勑三考而議黜陟古今所同積日而敘勤勞貴賤無間矧夫內與六官之長外總連帥之權均大計之贏

虛司隣邦之動靜歷年應格稽法當遷有司以言朕何敢後具官李常奮由疎遠深自刻修財賦所存綱目具舉具官蔡延慶名臣之後吏治有餘干城四方安靜不擾咸以侍從之選而膺股肱之㡳雖尺寸以遷未彰於異數而命秩之寵差慰於久勞可

徐彥孚澶州通判

勅具官某河徙而西則澶淵非復昔日之舊然國門之北兵屯倉廩猶甲於它郡大臣言爾可用往丞守事勉竭才力以安我股肱之名郡可

章惇知揚州

勑樞臣之長出居列郡汝海之地僻在連山邈焉鄉黨之遐疑失親庭之便朕方以孝治天下德綏臣鄰宜推茂恩俾易近地具官某蚤以文詞中選拔出於衆人中以功名自期被遇於先帝逮予纂服亦既期年比緣議論之差授以方州之寄澹然自守綽有安靖之風臥而治民不失綏懷之體眷楊楚之重地據吳越之通途仰足以分予南顧之憂俛足以慰爾思歸之願體朕至意勉於裕民可

邢恕知汝州

勑具官某觀過而知其仁君子與之爾有志於時而不知力之不逮以陷於過徐察其中蓋有足矜者臨汝古郡民朴而事簡可以自養益務修省不汝終棄可

王令圖可都水使者

勅大河西流汎溢千里河朔之民以蒲葦爲生與魚鼈同居朕中食而歎思得明習水事之人而與謀之具官某老於從政才力有餘出入兩河間知其得失久矣水官之職爾實宜之楊焉王延世之功朕有望焉可

王荀龍知澶州李孝純知棣州

勅具官某等治國如烹小鮮涖官如製美錦以煩手烹魚則魚必潰使學者製錦則錦必傷朕知斯民之艱難擇人而養之閔閔焉若將不及以爾荀龍典刑舊德習於爲政以爾孝純家世循吏屢典大邦澶淵無棣皆河朔之要擇以付爾其益勉之朝夕無怠以深副吾望可依前件

郭逵自致仕起知潞州

勅秦伯復用孟明是以能覇蜀人亟誅馬謖終亦無功朕周於用人篤於求舊雖設干羽以懷柔異類而聽鞞鼓則無忘將臣豈其舊勳久廢不用具官某蚤學弓劒晚通詩書勇而有謀整且能暇威名懾於西鄙柄任及於中樞南伐無成嗟伏波之遂棄退居能飯知廉頗之未衰擢從解組之餘復寄長民之任過而能改豈一眚之足云窮當益堅或來功之可冀勉於圖報以稱異恩可

何正臣知梓州

勅東蜀地嶮而民貧不如西蜀之厚而戎瀘被邊民夷雜居安之尤難朕方寛賦役以裕民正疆埸以息衆連帥之任宜得其人具官某奮自東南擢居侍從參議論於臺省布條教於方州比自長沙復臨上黨出入既久當識朝廷之心寄任愈隆初無遐邇之異務爲安靖以慰遠民可

孫覽河北運副除右司郎官

勑具官某奉使北方治河而備邊任亦重矣以爲未足以盡其才也召而寘之都司吾之所以責任爾者可見也夫分治六官事無巨細畢陳於前若網在綱振之則舉弛則盡廢爾昔旣稱治辦矣勉旣厥心以觀來效可

陶世延（爲孫爲死於順州）邢選（吉子吉死於盜）各補三班借職

勑陶世延等惟乃祖父以身殉職義不旋踵寵爾一命庶幾士知忠力之必報可依前件

皇兄令羽磨勘轉遙團

勑具官某考績之法一以歲月爲勞而不以親疎爲異爾能靖恭於位積日當遷以環衞之崇而加團結之寵益勉忠孝無溢無驕以保祿爵之重可

張輔之入內內侍省磨勘轉內殿承制

勑具官某昔文武之盛其侍御罔匪正人今余近習之臣與縉紳之士均遇以法亦無以私恩進者爾以久勞當遷往祇厥官使天下知敘法之公無內外之異可

范鎮可侍讀太乙宮使

勑爲國無强於得人用人莫先於求舊朕歷選賢儁至於側微患其德望之未充而典刑之未練舍騏驥而不御臨長道以咨嗟昔人病之予何疑者具官某文冠多士有楊雄之遺風仕歷三朝守劉向之忠節蚤事仁祖首開社稷之言晚說裕陵復陳堯舜之道自處以義歸不待年身友漁樵已無求於當世名書簡冊恍或疑其古人茲予纘服之初日思講議之益謂白首窮經之樂尚可推以與人而眞祠訪道之遊足使退而養志勉徇予意毋留所安可

吳師仁可越州司法充杭州教授尹才虢州司戶田述古襄州司法蘇昞邠州司戶

勑進士某等古者舉逸民以懷天下朕以爾等皆以行義聞於鄉黨故命之一官試之行事其免於從政以效聲聞之美可依前件

叔諄（先因殺人追官勒停已敘今敘右千牛衞將軍）

勑具官某責而犯法義不得宥過而知改恩不廢敘往服恩命而知義之可畏庶免於咎可

黃履磨勘改朝請郎

勑漢孝宣帝厲精爲政二千石有治理效輒增秩賜金朕追想其風欲見之於事而況積勞之久於法當遷者乎具官某頃自禁林出爲方伯推其所學施於有政表賢獎善有古人之節考績應格吏以敘聞其益勉於裕民無使循吏之賞獨隆於前世可

宋彥圖轉內殿崇班再知歸信容城縣臧定國轉西頭供奉官再任縣尉

勑具官某等疆埸之吏勇者或以致寇怯者易以納侮朕方欲愼守四境以綏靖四夷求勇怯之中而有司以爾名聞各仍舊官以增新秩謹修邊政思稱朕意可依前件

張利一自眞定總管移知代州

勑邊之宿將國之干城處則爲民社之寄欲其不擾動則當金鼓之任貴其知變兼是二者實難其人具

官某世爲將家久習疆事持重有守得將吏之心善覘多權知敵國之變鴈門極邊密邇獯鬻朕方懷柔遠人以寧中國爾其謹守吾圉示之以信而裁之以義適寬猛之中以稱予意可依前件

莊公岳成都提刑蘇泌利州運判

勑莊公岳等守令賢否朝廷不能自知天下利病吏民不能自言宣吾德澤於下而達民情於上者部使者也朕既選用舊人而去其貪暴詔舉新進而汰其不以實者矣以爾公岳久任剌舉所至稱治以爾泌家世文雅通於吏事益利嶮遠民罹茶鹽苗役之害罷瘵未復朕念之深矣其悉乃心謹察苛吏與民休息毋廢朕命可依前件

内臣馮景見任文思副使知父以園業獻安仁保佑夫人曾得銀帛父亡詐認園地降一官

勑具官某以欺得罪律既重矣觀望高下情尤不可赦也奪爵一等益務循省以蓋其咎可

胡宗哲遂州張太寧漢州

勑具官胡宗哲等朕惟西南之遠弛鹽利之害議茶権之弊以寬其人矣惟是役法久而未定吏緣爲姦人或告病夫因事制宜法不能盡順民施法責在守令宗哲家世公卿習於吏事太寧生長蜀漢知其風俗遂漢名郡皆東西蜀之重地苟能平心正身首治繇事以寬民力則太守之職舉矣可

李挺知唐州

勑具官某異時爲郡清心絜己平政理訟斯爲賢太守矣朕方變役法之弊新故紛然民意未定京西俗寠役勞治之尤難以爾嘗試爲郡條教不煩往宣朕意勤察貪吏使民忘繇事之勤此朕所望於二千石也可

崔全通判延州

勑具官某將帥治邊以軍政爲重至於均賦役平獄訟實倉廩郡丞事也使者以爾才稱往貳高奴克勤庶事以分帥臣之勞可

王純通判岷州

勑具官某朝廷始復洮岷以其初附闊其憲令吏緣是爲姦政事不舉今其郡縣日益完矣居其官者當以近地爲比爾以選往其謹守條約毋以遠故廢職可

姚兕磨勘轉東上閤門使

勑具官某爾以勇氣聞於西垂奮身稠人致位通顯夫論功而賞雖如丘山不以爲重考績而遷差之毫釐有不能得國有常典朕弗敢私勉勤厥官以靖疆埸可

丁隲太常博士

勑具官某朕方出滯淹以修庶政舉廉退以靖風俗以爾學有本原聲聞東南一時交遊皆致位通顯而循默自守浮沉筦庫將二十年不以爲恥奉常禮樂之地教化所從出也因其職事而施爾舊學朕將觀焉可

常安民大理寺丞

勑具官某吏習於法而不更治民閑於論報而不知爲政朕疑其未能盡法之變也爾以經術進而治縣

有聞考課稱最往泣丞事庶幾有補於法可

田子諒湖南運判

勑具官某天下之治緩急相矯常過其中乃者常爲刻覈之政矣其弊也事徒文具而民受其病今予欲以寬治民憂其末流頹弛而莫振推夫予意而布之州縣部使者之事也公卿言爾才力有餘試之南方寬而不弛察而不苛則予爾嘉可

鄭佶都水監丞陳安民簿

勑具官某等朕既平政以便民民少安矣而大河以北水不潤下昏墊爲虐故當今之政水事爲急以爾佶嘗丞水官練達有素以爾安民屢試民事治辦見稱其益講求本原以稱厥職可

葉康弼知劍州

勑具官某朕銓綜庶工獎勵失職思使中外樂事勸功相勉以治爾昔以選任使者中以事廢盤桓不試普安蜀漢之咽喉賨旅之會地雜礉衍民艱於食往修厥官以稱恩命可

謝卿材河北轉運使自陝漕徙

勑三路之重一也關中夏秋豐穰羌人款附而河朔大水人民流離北顧之憂於是爲急具官某強敏而惠靖重而文風節之厚追配古人踐歷之久號稱循吏今河决西流而堤防未立民棲丘隴而播種未期爾能相壅决之宜通有無之積以寬民力而紓吾憂此朕所以用爾於北方之意也可

蔡卞磨勘朝奉郎

勑朕俾侍從之臣出守四方試之從政以觀其才而有司考課積勞應格國有成法非予所私具官蔡卞奮由文藝久踐臺省欲效才實之美自詭民社之政宣城古郡晉唐名臣臨長其地者風績相望也爾其勉思古人以修條教服我新命以寵吏民可

丁恂少府主簿

勑具官某古者謂少府爲天子私藏朕爲天下夫復何私惟是技巧之工以供禮樂之用爾以吏能掌其典籍法度之事其講明之可依前件

張構再知豐州

勑具官某爾既嘗爲九原矣知其風俗而習其吏民治之爲易使它吏往雖得賢者要必久而後治也使者既以爾言勉悉乃心綏我疆事可

呂大防中書侍郎

勑用人先於求舊爲政莫如守成朕若稽祖宗之遠猷祗敬神考之近事網羅遺放而獎任勳舊崇尚寬簡而慎守典刑茲予一時股肱之臣率皆三朝髦儁之選圖任之意炳然可知具官某器宇博深才智強敏蚤遇英祖亟聞直諒之言中事裕陵不改忠誠之節翺翔外服所臨有聲綜轄中臺百務咸舉甚和而理處劇不煩朕方欲力行忠厚而患其末流之惰媮追復賦役而惡夫下吏之侵擾思與在位同協厥中任貳西臺之隆益敦大政之本朕既開懷以用善士亦誠意以報予其克一心同底于道可

劉摯右丞

勑漢御史大夫能任其職則爲丞相近世中執法議論不撓亦補執政昔我仁祖優養正士開受直言時

則有若包拯張昇之流咸以敢言獲聞大政舊俗已遠此風寂寥容悅相承亦棄不用朕追懷先正選建忠賢諤諤之聲庶幾前列具官某蚤以御史祇事裕陵力陳是非不避權寵十年流落志氣不衰召置臺端首開正論進任中司之要屢聞白簡之言風聲凜然國是以定朕欲試其行事之實是用付以右轄之權治忽所關寄任尤重夫以言責人甚易以義持己實難爾其勉之毋使輔政之功不若言事之效可

傅堯俞御史中丞

勅枉直未定决於繩墨之平是非相乘臨以法度之士比朕纘服之始羣議紛然實賴耳目之司力陳骨鯁之論逮茲閱歲浸以成風然而神明存乎其人衆正可以無咎余欲一變至道固須多士以寧具官某凜然直諒之風出於豈弟之性蚤爲御史議禮不阿中列諫垣言政多牾流落雖久志氣益堅俾還侍於燕閑日有聞於禮義執法之任非爾而誰蓋政無舊新以便民爲本人無彼此以得賢爲先朕將允執厥中爾尚不牽于俗可

張端落致仕依前朝奉郎

勅具官某君子之仕進退無常惟義所在爾昔以強敏之資達於從政由病賜告未老而歸比於恬養之餘復有願仕之意朕方篤於求舊急於用人祇服前官以聽新命可

孟永和轉軍器庫副使兼翰林醫官副使

勅具官某以醫爲職生死係焉不幸而失豈專其罪比更大霈其益進厥官俾精術業以答恩命可依前件

蔡卞知江寧府

勅左右近臣入備侍從出典藩服習知朝廷號令之意灼見吏民情僞之本此朕所以歷試在位而成就人才之道也具官某文華之美發自早年才力之優見於治郡宣城之政數月而成秣陵之徒百里而近既助予治亦安爾私勉修厥官以答恩寵可

王安禮知揚州

勅淮南天下之重鎮也俗本剽輕習吳楚之舊歲仍水旱有流亡之憂朕深念其民尤慎所付思得朝廷之舊以殿東南之衝具官某吏治有餘儒雅足用昔爲京兆休有治功其發擿姦伏明而不苛其推行惠術寬而中理遂領臺轄以秉國成方先帝厲精求治之秋有大臣進賢退姦之助久於外服稍易近邦其克爲朕舉荒政以惠民謹追胥以助治寬我南顧康此凶年可

林希知宣州

勅具官某爾名在文學之科而才兼政事之選比以吳郡生齒蕃衍學者如林假爾才名以重其守而僑籍所在重以親嫌飛章自陳懇求易地宣城大藩亦東南之要往涖其治服我異恩可

王舜圭一確山縣尉獲賊二十人除左班殿直

勅具官某盜發鄰境而能率衆攻討殲其徒黨非特武力之勝抑亦智慮有過人者矣寵以勇爵以爲能吏之勸可

欒城集卷第二十七

原书空白页

欒城集卷第二十八

西掖告詞六十一首

郊亶通判永寧軍

勑具官某北邊俗淳而士武隣好輯睦日以無事爾昔嘗以才任剌舉矣久而不試往貳博野尚勉無怠可

叔玫等三十二人並除右班殿直

勑具官某男某等士勤身苦節從事於文武積累歲月僅乃祿仕以免於耕勞亦至矣今宗室之子始名而官其克孝悌於家忠信於國識吾尊祖敬宗之意以終保祿位可

王宗孟母（王宗孟南京推官母年九十三封壽昌縣太君）

勑具官某母某氏年及耄期而家有壯子非有馴行不能致此福也寵之封邑不吝常典尚俾天下知貴老教孝之意可

胡宗愈吏部侍郎

勑吏部分列三銓而長貳各領其一其爲權任重矣天下官吏至於其間長短有度輕重有數而猶患不得其當者吏撓之也朕數求儁乂付之流品意在是矣具官某學術之茂冠於東南操履之固不流世俗試於封駁任職不阿方今吏員冗溢待次者無筭爾其去留難之吝寬滯積之歎毋使吏操其柄而士失其職可

顧臨給事中

勑朕欲網羅天下之士而患知人之難唯有歷試之詳重以旋觀之久雖復堯舜何以尚之具官某樸厚之性出於自然直諒之才可備三益守道安命端靖不回二十餘年晏然一節外督漕事公議惜之維是東臺封駁之司實予萬幾出納之地宜得守法之士以爲過舉之虞爾其稽考典常附以經術令有不便知無不言使天下之人不能指摘而議則爾職舉矣可

范子奇司農卿

勑司農之政歸于地官則卿事寡矣然朕觀兩漢之士政事如朱邑儒學如鄭衆皆老於此官則前代用人蓋不輕矣具官某家世名臣詳練吏事出入中外治辦有稱居九卿之列修后稷之政益勉無怠以答恩命可

馬默河東運使

勑具官某汾晉之民儉而能勤易以術富比緣兵役之後瘡痍未復思得靖重愛民之人爲朕伺察害政之吏以爾博學不勸從政有方文登之民至今頌其遺愛彭城之治復能首發巨奸是用輟從大農寬我西顧朕於用人無中外之間爾於報國無終始之殊務安邊民以稱朕意可

岑象求利州運判何琬江西運判

勑具官某等朕爲官擇人不惟其才之儁乂亦因其人之便習欲使上下相得所至即安以爾象求學有本原持心近厚昔在蜀部遠民宜之以爾琬才力敏明爲政不擾頃居江左列城賴焉往修鄰道之政無替已成之效使西南之人雖在遐僻千里之外咸知朝廷愛之之意可依前件

常安民鴻臚丞

勑具官某爾進由儒術舉以民政朕將觀爾於近以信其遠典客之職號為優暇益勉無怠蓋將有考焉可

李詵自軍頭司除知忻州

勑具官某武吏當守四方以干城吾民宂於內服縻以吏事雖有才力智勇無自而見爾世本將家習於武事求試於外朕不汝違夫治兵欲整而治民欲安能整且安則疆埸之事吾無慮矣可

郟亶通判睦州

勑具官某仕宦之優莫如鄉國知其吏民之態習其風俗之宜所至而安於治為易矧復桐廬之勝加以才力之優懷組而歸益勉無怠可

李琬太醫丞充中嶽廟令

勑具官某爾久習禁方善救諸苦勉思賦祿之厚益勵好生之心可

王鞏通判揚州

勑具官某爾故相之孫而名臣之子也生於富貴而篤志於學勇於議論而不謀其身淮南大邦民病水旱往貳其事益試爾才可

劉奉世起居郎孔文仲起居舍人

勑欲治國家當先得士頃者人物之評廢而長育之道微朕顧瞻周行惻焉興歎或盤桓久次而未用或沈伏下僚而莫知將以責成治功折衝遐邇人不素具其何賴焉具官劉奉世家世名臣才穎秀發試以治劇煩而益明具官孔文仲進以直言文史足用責之典禮守正不回斯皆一時之儁良多士之領袖方欲寘之侍從益當養其才能左右史官號為要地前後達者皆由此途手刊冊書足以明枉直之效密侍殿陛足以觀進退之詳益勉自修以須不次可

胡宗炎將作少監

勑具官某宮室都城責在工正朕方以恭儉自居以法度自律宜得慎靜之吏以督繕治之功爾昔居此官號為任職往貳其事無改厥勤可

向宗良知衛州

勑具官某士生於富貴者常患其懷安佚樂怠於功名爾以外戚之懿求試治民永惟此心有足嘉歎衛雖跨河地實近輔勉脩爾政朕將觀焉可

郝觀皇太后殿管句文字生辰除借職

勑具官某朕恭養隆祐朝夕無違爾久此服勞適當誕慶錫爾一命無改厥勤可

曾肇中書舍人

勑朝廷以號令鼓舞四方言之不文行之不遠昔河西諸將讀璽書而知天子之聖明河北叛臣聞赦令而致武夫之涕泣故朕思得良士俾代予言知民物之至情識邦家之大體擇之久矣僅乃得之具官曾肇少知為文久益更事家傳父兄之學言有漢唐之風汗簡編年手紬金匱執筆紀事密侍丹墀比於簡牘之餘試以絲綸之作油然不竭煥乎可觀俾卽拜於西垣將益觀其來效雖文稱蘇李未足以為賢而事問高崔庶幾於適用勉於自竭以稱異恩可

邢恕知汝州

敕具官某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此朕所以教天下之孝也爾比自漢東恩移汝海國有常典中止不行朕終念篤老之親宜得便安之養特申前命以慰慈心服我異恩益思報稱可

李周陝西運使

敕具官某關中之民勞於征伐而弊於飢饉久矣朕旣爲之含垢以和諸戎天維顯思助我豐歲粒米狼戾法當斂藏繼出中都之泉以廣窮邊之積猶恐吏不時具而民或未寧分吾此憂責在漕吏爾忠厚之性見紀於時治辦之才屢試以事往推朕旨去蠹賊之害而督備禦之宜使疆埸永安而民以無事可

劉淑蘇州胡宗哲宿州

敕具官某等姑蘇之饒冠於吳越符離之災接於徐亳因其富庶而待之以法郡乃可治乘其饑饉而濟之以惠民亦肯懷苟得其人所至而定以爾淑治郡有方吏民不擾以爾宗哲臨事必辦才力有餘往因其民以立其政使富而不溢貧而不怨以稱朕意可

許彥先知隨州

敕具官某隨於春秋雖號小國然觀其應接鄰敵常有賢者今以吾士大夫之多而顧無善人以爲之守乎爾蚤有文譽晚習吏治尚無菲薄其民往求所以安之可

孫諤太學博士

敕具官某士溺於專門之學而不治諸書不達前世施之於事罔焉不知朕甚患之爾博於文史不流不固往司講解思所以救其失者可

王佺通判荊南

敕具官某南郡控引江湖商賈之淵而盜賊之會也守貳之事於南方爲劇爾游宦之久才力有聞往贊其治益勉毋怠可

韓玠通判河南

敕具官某爾家世公卿當識治體而西南之政俾民驚擾達於朕聽往貳西都服我恩命無怠循省可

占城國進奉判官蒲霞辛可保順郎將

敕具官某航海而至奉琛在廷心知禮義之榮身無遐邇之異特頒恩命昭示遠人可

劉攽中書舍人

敕士有博學而不文甚文而不達於政者矣朕惟人才之難拔士之急凡所擢用惟其所長矧夫名在文學之科才兼政事之選釋而不用夫又何求具官某能讀墳典邱索之書習知漢魏晉唐之故中秉直諒發爲謀猷方其流落之中益聞豈弟之政比召還於冊府將漸寘於近班適以病辭勉從所請汲黯雖安於臥治蕭生雅意於本朝眷予侍從之華實司號令之本惟詳練可以彌縫庶政惟辯博可以鼓舞四方爾其勉盡所長朕將觀爾於是可

曹誦遙團知保州

敕具官某惟爾先臣克平吳蜀仁澤之深與江漢無極于今四世子孫盛大時出能者昔漢唐功臣高密汾陽之家傳世赫奕不殞其業予甚嘉之今爾奮於閥閱之中休有搢紳之望練達兵事翼贊西樞屬邊守之須才加使名以爲重予欲不違和好之舊而得

嚴整之稱體國承家有望於爾可

王獻可火山軍李昭敘石州

勑具官某等河東邊城俗儉而兵勁吏能守法易以爲治爾等才稱武吏之選家本名將之裔往修厥政以寬治民以嚴御兵思稱朕意可依前件

鄒極江西提刑何琬府界提刑

勑具官某等朕惟古之聖王不泄邇不忘遠雖在江湖萬里之外眎之如畿甸之間是以並擇才能以察犴獄以爾極出將使指入參郎曹以爾琬比在江淮積有歲月咸能慎所施設紀於吏民夫寃民滯訟苟爲不察雖堂上有不能矚苟爲察之雖遠何患往祗爾事克慎庶獄以稱朕意可依前件

葉温叟度支郎中

勑具官某朕既克己裕民凡非法之求罔不罷去而國之經用率如故初是以思得敏強之臣理財節用以羨補不足爾以儒雅吏術有聞於時其能量入爲出助成地官以濟我邦計可

吳革江西運判

勑具官某江西地薄民貧儉而好訟頃者有司失計以鹽賦民愁嘆無聊困弊愈甚朕雖已弛其峻密復其故常而瘡痍未平念之未嘗忘也爾以才敏擢守盧陵知其吏民之艱究其本末之變往佐漕事思所以安而養之以稱朕意可

杜常兵部郎中

勑具官某夏官掌天下兵事而邊防禁旅馬牧之政比皆隸於西樞則事益鮮矣爾以吏能久於其屬於法當遷夫以久習之吏而治益鮮之事宜其無不辦也往率乃職益勉毋怠可

滎咨道通判鎮戎軍

勑具官某被邊之地政兼兵民武吏以奮其威文吏以治其政凡所以愛民備敵之道至矣爾頃以博學多聞試於奉常出佐疆埸勉勤職事益以觀爾可

錢式三班借職

勑具官某國家廣漕東南以實中都爾董其事免於亡失錫以一命益勉無怠可

翰林醫官陳易簡等六人比舊各減三官牽復

勑具官某等醫如函人皆志於仁不幸失之法不可廢而情則可恕爾等奪官既久稍復其舊體予至恩益勉毋怠可

李括知洋州

勑具官某益昌諸郡莫如梁洋地通蜀漢之饒俗兼秦隴之勁每欲擇守常難其人爾頃爲赤令勤勞茲久懷組過家無異鄉國服我恩寵勉思治民可

張士澄通判定州

勑具官某君子之仕不以高下易其心爾昔以才敏嘗奉使指茲予命爾佐中山守往悉乃力益勉於事則予汝嘉可

彭次雲吏部郎中

勑具官某以資格用人所以爲公也而賢不肖雜糅無以獎勸士大夫朕既命有司講求其方矣爾爲地官屬以才能稱進領銓事其悉心流品思稱朕意可

章楶吏部馬玩戶部韓宗古司封吳安憲都

官黃景職方郎官

敕具官某等先帝以禮樂刑政責成於文昌用人之難非宅官比清曹劇部尤重其選惟能試之有漸是以用無不宜以爾粲按察西南治辦不撓琓典領徒隸從容有餘宗古出入臺閣有靖慎之風安憲家世公卿有練習之譽景質性端茂學術有聞並稱一時之良爲我庶政之助譬如衆輻各致其用然後大車得以運行勉悉爾心以稱朕命可依前件

盛僑國子司業

敕具官某先帝肇新辟雍以養多士於茲歷年學者雲集師儒之任比益重焉是以增命樂正之官以輔司成之教爾以老成端厚久於郎曹往祗厥職勉於訓勵無使陽城韓愈之流專美於前世可

黃庭堅著作佐郎

敕具官某左右史記言動之詳而宰臣紀時政之要以授東觀會而成書然後善惡之實後世得以考焉苟非其人何以取信爾孝弟之美著於閨門文史之功稱於朋友昔張衡崔駰張華束晳皆以才行久於此官朕既思見古人爾尚追配前烈可

陳侗直祕閣知梓州

敕具官某朕憂勞遠人過於畿甸以爲吏之侵漁細民者遠則莫見民之呻吟疾苦者遠則莫聞是以選任守臣惟難惟慎爾以臺閣之舊出臨關陝曾未朞歲厥聲茂焉朕惟東蜀郡縣之多思得循吏鎮撫其俗進直書閣寵光西南尙無菲薄其民勉修安靖之政可

晏知止成都運副秦中梓州運副

敕具官某等蜀嶮而遠民弱而畏吏失其道民始無告久而不堪或以生事故朕選任使者必先循良將使吏不爲暴而民不失職以爾知止賢相之後文雅有餘以爾中治術之精前後可紀託以二蜀之重分吾千里之憂爾其急吏緩民深體朕意可

游酢太學錄

敕具官某凡有職於成均者皆士之秀也爾以學業之茂獲與茲選勉修其行使士大夫有觀焉可

張舜民監察御史

敕具官某御史之官知無不言則朝廷肅時然後言則天下信嘉謨嘉猷朕之所急也用人之愼孰先於此爾以文行風節見紀於時方召寘石渠而臺以名聞往祗厥服使言必有物行必有常以稱朕命可

張績祕書省正字

敕具官某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此孔顏之行而士之所師法也爾昔以直言進流落不用十有餘年安於潛默不慍不求今予命爾於東觀將用之也其勉修所以行之者以稱朕意可

李執柔司農寺丞

敕具官某大農事歸於地官則丞事益簡然卿寺之屬皆吾養材之地也爾家世名臣業履修飭往祗厥官無墜先烈可

陳烈落致仕福州教授

敕具官某惟孝友于兄弟是亦爲政爾以篤行見紀於東南雖老而不試可以無憾朕方欲推爾所爲施

於鄉人其起視學校使諸生有所矜式可

龔原國子監丞

敕具官某爾昔以經術教國子矣中以罪廢而士大夫高爾之義有司薄爾之過其往涖丞事使天下知朝廷用人之周無善不舉可

仲葩遙刺

敕具官某古者宿衛之臣勤勞于內刺舉之吏捍守于外蓋官稱其事祿視其功事功既修然後得之今朝廷以仁治親爵秩之施舉從其厚故爾以積年爲勞考課當遷然非其孝弟恭儉持身有法則亦何以及此其服我恩命勉於自修使寵祿日至而無盈滿之患以稱朕意可

吳淵西頭供奉官僉諤左侍禁

敕具官某等爾以吏事宰府久勤於職懇求補外惟廉且慎可以終荷寵祿可依前件

袁說知博州

敕具官某吏部以格用人嚴銓綜之敘雖有賢者不得獨進故使政事之臣視其才能資任而以時用之然後法不亂而才不滯爾以吏能見紀歷典劇郡河朔之民方以饑饉爲憂往勤勞徠以弭流亡之患可

閻木太學博士葉濤正

敕具官某等天下之士視成均之所趨向以爲風俗朕方患其學術之雜駮而文體之流蕩思得知本務實之士相與正之木才質端厚學有原本濤議論堅正行極純潔其往帥多士喻以朕意可依前件

宋寶深澤主簿威之父一百歲除承務郎

敕某祖宗以來以仁率天下肆予士民皆得保其天年爾以行義之厚獨享期頤之福一鄉所重朝所尊禮歲時有束帛之寵巡守有就見之義宜加一命以成子孫祿養之美可

韓忠彥樞密直學士知定州

敕有唐開元之初以儒將守邊靜則詳於治民動則計而後戰邊鄙不竦號稱得人茲予祖宗皁康兆民和諸戎狄垂白之老不見兵革亦惟禮樂之士能收干城之功用人之明豈獨前世具官某元臣之後風力自將拔於周行旋付河間之重入參法從遂膺宗伯之選世有明德人無間言惟乃顯考嘗以旄節爲中山守寬厚之化浹於斯民嚴整之聲震於鄰國三十餘年故吏遺民猶有存者今予命爾以要職撫寧斯士爾亦益懋乃德視乃先烈使北邊之人知韓氏有子予亦有臣豈不休哉可依前件

劉敏知辰州

敕具官某武陵被邊舊難其守比斥廣沅溪而控扼諸夷實賴茲土爾才堪煩劇累更事任尚能持身潔廉與物安靜以循養斯民懷服異類可

龐希道復翰林醫學

敕具官某爾以醫從仕始以不驗失官終以有勞獲敘功過相除固法之所許也既復爾舊益懋乃術以答恩寵可

克勍仲詧並磨勘改正任防禦使

敕唐始以防團領四方之戎事中以刺史持節兼治兵民國朝參其舊章因其爵秩以錄親報功恩禮尤

重以爾具官克勑力行孝弟著於閨門具官仲營服勤詩禮信於朋友皆董司環衛兼領遥州積勞之久歲月應格俾正使名之重益隆磐石之宗夫富而能約者可以保家貴而知降者可以安職服是恩命思予訓言可

蔡確改知安州

勑朕體貌大臣務全終始有善則藩飾褒顯以風勵天下有過則遷就諱避以曲全舊恩至於用法蓋不得已具官某早以才力奮於下寮旋蒙器使致位元宰弟碩不類貪冒有素而溺於私愛以廢公議曲從舉吏之請遂成黷貨之辜其驕奢淫縱之狀理無不知而涵養蒙蔽之甚殆非體國致煩言之並作雖欲宥而不能黜守小邦仍褫舊職往自修省尙體至恩可

呂公孺知秦州

勑秦故重鎮統制西戎乃者肇復河湟邊候浸遠雖復號稱近地而實據其本根用人之難與昔無異具官某故相之後風流未亡舊德之重出入見紀臨民有寬厚之美治兵知節制之方偃然長城可託西顧朕方包裹甲兵以懷柔異類督厲將帥以完整邊防蓋非靖重無以爲安非繕治無以持久祇率朕意勉成厥功可依前件

欒城集卷第二十八

原书空白页

欒城集卷第二十九

西掖告詞六十一首

仲鸞等六人磨勘防禦使

勑朕於族屬之尊思極富貴之奉至其進秩之際必由考績之詳蓋所以示出爵之非私勉脩身於在位典章之舊朕何敢忘具官仲鸞力行孝恭閨門稱順具官仲隗服勤詩禮朋友攸嘉具官仲癸恭儉自將有縉紳之度具官仲卿脩飭匪懈號宗黨之㒵具官仲聘信厚之深居有聞望具官仲霜威儀之謹動無過尤皆領職遙州分董右衛既積勞於累歲宜正命於前官尚能以約保家以謙守位服此新命思我訓言可依前件

張之諫知德順軍

勑具官某守土之臣皆欲久於其事矧夫邊吏內撫軍旅之政外御夷狄之情非習其故何以能稱爾以材勇謀略出入邊鄙安定之治綽有令聞是用就易符竹往施舊政蓋所以安靜疆埸非獨便爾私也可

寇誦覃恩改朝請大夫

勅具官某朕纘嗣丕業思與士大夫祗奉遺訓同濟于艱難爾久服官政有勞于位登進爵秩非予爾私亦惟先聖之德澤不泯于下可

郭時亮通判海州

勑具官某朝廷之法無言不酬無德不報爾昔在定武首發姦謀而義不受賞歲月久矣大臣猶以為言東海名郡往貳守事益勉於政將以觀爾可

安宗說知利州

勅具官某益昌之民山居而谷飲控二蜀之要耕桑不足而商賈有餘不得安靖之吏民將有不堪命者爾昔以選用所至有聞不由吏部復典茲郡其益勉於從政以報恩命可

范子奇河北轉運使

勅具官某河決而西汗漫千里聽其西流則堤防未立郡縣受害塘水堙塞導之東徙則功費極大民殫於役水未必聽頃者議論紛紜未知適從人民流散靡所戾止朕中食嘆息思救其患以爾任寄之久才力有餘頃將北漕嘗講茲事是用申錫前命責之成功夫使水不潤下民不宅土則征賦靡弊帑廩耗竭漕事盡廢爾將何以尸此其往悉乃心博謀於衆詳究利害以時上聞朕將考而施之尚勉無忽可

吳安持司農少卿崔公度將作少監

勅具官某等朕用人之廣實惟其材上自公卿之家下迨山澤之雋一有可任不論其世以爾安持賢相之子所見者大歷試煩劇風力有餘以爾公度奮自東南文采自表用之諸寺職業不廢遞加進擢以慰勤勞或勉與九農之功或益修大匠之政朕將考察其實以觀成功可

王兢湖南提刑

勅具官某朕俾士大夫入治省曹出按州部非特以寵祿厚其身也內則習知朝廷政事之體外則審察吏民情偽之變踐歷既久獎用亦重爾總督倉庾才力有聞惟是湖湘之遐民習嶮陋之故犴獄所寄得人則安其尚悉乃心罔以內外之殊而不盡其力可

錢暎知真州

敕具官某五代藩鎮之家惟吳越之後冠冕相屬豈惟朝廷寵綏之厚亦其子孫忠孝之篤楊子重地據江淛之會守土之吏未嘗不選也爾以奉使之勤還領其事治民之餘得以瞻望祖父之故國豈不休哉可

王漸知階州郭逢知德順軍

敕具官某等朕以恩信御夷狄以嚴整治邊鄙常使我直彼曲彼亂我治庶幾兵民底于安靖凡守邊之吏皆當知朕此意爾等咸以才謀見紀習於疆事往祗厥官肅戒無怠可

蕭士元石州李昭敘忻州李詵隰州

敕具官某等河東諸郡犬牙相錯皆密邇鄰國有兵有民凡與兹選其任惟一爾等咸以謀略才勇所臨治辦或告親嫌許以易地將使吏卒無送迎之苦而邊鄙獲安靖之便各勉於事以稱朕意可

致仕馬充等以登極恩改承奉郎

敕具官某等爾以耆年知止退安丘樊顧予纘服均霈多士進秩之寵隱顯同之往服異恩以介眉壽可

燕若濟知東明縣

敕具官某古者大邑必使學者制之矧維畿甸四方觀法於此大臣以爾才堪治劇命以東昏耳目所接得失可考可無勉哉可

陳向知楚州

敕具官某爾爲部使者薦士失當以致人言朕不忍廢付爾山陽淮南之民荐經水旱流亡未復勉修政事勞徠安集俾民宜爾以蓋前咎可

士鱣磨勘轉右監門衛大將軍

敕具官某凡予五宗之屬皆有十年之敘勤勞非在廷之比而爵祿居庶姓之右所以示親親也爾能孝恭內外無怨無惡坐閱歲月以陟門衛茍知以進秩爲懼日務克己則寵祿之至何止於是可

黃好謙知濮州

敕具官某爾齒髮雖衰而風力猶在憚於朝謁亟請外官朕惟民政之難不惟其力而惟其才俾朕得循良以牧養細民俾爾得暇豫以攻治衰疾夫亦何所不可濮陽之治尚能勉以圖報可

張脩駕部郎中

敕具官某馬牧之政歸于西樞則司駕之治簡矣以爾才力之優歷使諸部亦既勞止還總車乘之政試於內服益以觀爾可

王瑜京西提刑

敕具官某官宿其業則民安其政方今吏溢于額朕雖欲行之而有所未暇以爾案刑于淮甸歷年之久民無怨言兹復命爾督視許鄧地雖不同而職事如一庶幾練習之故以無曠弛之慮祗朕新命益勉無怠可

康識權發遣鄜州今落權發遣

敕具官某朝廷急於用人故士有以資未應格進攝事者爾以才智足用擢守鄜時歲月既久治辦有聞俾正厥官益思所報可

楊叔儀少府少監守本官致仕

勑具官某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古之仕者以之而士大夫有不能者爾起於布衣進貳列卿而能因病告休敦止足之義因其舊秩歸耀鄉黨尚使子弟知所矜式可

融州歸明楊晟該等改右班殿直

勑具官某等爾等獻地築堡披山通道忠孝之心見于勤瘁不有褒顯孰云旌勸特命進秩列于廷臣祗服異恩永保疆埸可

曾肇磨勘改朝散郎

勑士大夫有常秩者皆得以敘進至於近侍之列優以三歲之典非謂從官親近而特私之也進用賢才理有當爾具官某學術精博遣詞甚工操履堅正遇事不苟比司國史煥乎筆削之華進領掖垣確然議論之正有司考績於法當遷稍陟崇階增重要職勉服寵光之厚益思報稱之宜可

蕃官折師武覃恩改西頭供奉官

勑具官某朕纘承丕構推恩四海罔有內外咸進爵秩爾世在疆埸有守禦之勤服吾異恩勉事忠孝可

郭知章知海州江公著通判陳州

勑某等天下之士非舉無以知其賢非試無以効其實舉之於衆而試之以事此先王所以求賢責實之方後世之所不易也爾等咸以才名薦於近臣朕信而任之使知章守東海使公著佐淮陽勉悉乃心朕將觀爾所為以知言者之非妄可

黃好謙知潁州

勑具官某汝陰民庶而事繁河通而地勝前後擇守皆用名流圖謀具存風迹未泯爾才術通敏長於治人出入勤勞久於郎省自求外服以養高年亦何愛於一邦不以成其素志益勉於治以荅異恩可

霍唐臣知濠州

勑具官某士奮於布衣為列郡守有民有社可以言政爾積累勤瘁逮茲長人濠雖小邦而民物之繁山川之勝茍治之有道亦足以觀循良之効矣可

晁端彥吏部郎何洵直司勳郎顏復禮部郎

勑具官某等朕慎於用人進必以漸考實已試之効常懼或失其人故使端彥以功籍之明升領右選洵直以典禮之修進秩勳府復以奉常之勤擢佐春官庶幾習焉鮮有敗事爾等其明識朕旨省察姦吏剖決留事以稱吾設官之意可

辛雝太常博士韓宗文光祿丞孔平仲太僕丞

勑具官某等朕網羅雋乂而分之職事以養其才能茍無曠官有進無退雝儒雅自飾藹然有聞宗文世族之良勤於厥事平仲詞學有本敏於為政皆由已試之效當吾次遷之選夫奉常三禮所在而膳羞閑牧朝夕之所有事也其勉悉乃心務舉其職以稱朕意可

元耆寧館閣校勘換校書郎

勑具官某先帝始復圖書之府並建官屬而收校讎之職爾昔以大臣子篤志學問列於石渠終喪而來官匪其故祗服新命勉思舊學以克嗣世可

梁燾轉朝奉大夫

勑因材任人國之大柄考績進秩吏之常法乃者歷選滯淹試于侍從而有司奏課以時上聞非朕敢私法固當爾具官某早以好學召寘石渠中以嘉猷入事樞府恬於榮利久此盤桓方議禮於秩宗旋納忠於西掖進對一再議論雍容歲月之遷未足爲寵大言大利將有俟焉可

張滔知長垣縣

勑具官某士欲得民而行志莫如爲邑毀譽易聞榮辱易及莫如畿甸大臣言汝可辦是邑往愼所爲毋忝知者可

李清臣資政殿學士知河陽

勑朕惟先朝政事之臣與聞玉几之言常奉橋山之禮助我致治行將三年出納萬微日以詳練而乃飛章自乞誠意確然屢却不回執志莫奪止足之懼詎勉而從具官某博學洽聞蚤與直言之對高文密議中陪禁苑之遊自登丞轄之司益著忠勤之効勸於機事力請近藩雖大臣體國不以中外爲心而朝廷任人常敦始終之分三城重地少假賢勞秘殿隆名益旌舊德尚懷眷予之厚入告謀猷之嘉惠安小民推廣予意可

張整皇城使廣西鈐轄加遙刺再任以交人理會地界之故

勑具官某桂林諸郡帶山並海控引裔夷比雖少安而備禦之宜常若寇至爾以才勇謀幹久於其地特加遙州之貴仍領兵鈐之重勉圖方略以答恩寵可

醫官元璘敘權易使

勑具官某爾以方技事上前以不效失官後以有勞進秩時既當敘而法非其故疑而從予古之道也祇服異恩益勉無怠可

交趾使黎鍾吏外副杜英輩東頭供奉官

勑具官某等梯航之勞不憚嶮遠職貢之禮克遵故常特加朝命之榮以爲海邦之耀往服恩寵無廢忠勤可

鄧忠臣秘書省正字

勑具官某爾昔以賦頌之工登圖書之府終喪來見舊學未忘往祇厥官以卒前業可

成卓西京左藏庫副使邕州左右江都巡檢差人畫歸化州地圖致儂智會乞割峒地與交趾降兩官監鄧州酒稅

勑具官某歸化近藩與吾疆土相接爾爲邊吏而致其割地以附益遠夷不任其咎罪將誰執奪爵二等邦有常憲往祇厥官深體寬宥可

仲浹轉正任防禦使

勑朝廷篤於九族之恩許以十載之敘使其賢者有所勸勉而怠者知自修飭祖宗之舊漢唐所無有司奉行敢有加損具官某幼知義訓長事禮文無膏粱之譏有搢紳之譽久服勞於遠郡茲正命於使聯其克自修以永終譽可

曹評正任防禦使

勑曹氏爲將不妄誅戮遠人安之忠厚之報集于子孫自勝衣以上皆高爵重祿而天下不以爲過朕甚嘉之具官某幼蒙父祖之慶長有搢紳之譽服事左右勤勞匪懈正名閑禦之任以旌恪恭之懿服我休

命毋忝乃祖可

熊本降授朝散大夫

勑守器不假疆埸之常道啓寵納侮蠻夷之野心謀之不臧終必貽患具官某昔以近侍出守桂林眷歸化之近藩有裔夷之小警不惟分土之素定輒與畫界之狂謀舉八縣之故封指三隘而爲境苟幸一時之無事遂忘經世之遠圖咎旣莫追罪不可赦奪官一等國有常刑思蓋往愆爾其自訟可

張綬湖南提刑

勑具官某爾等以常平奉使官廢而罷濟南大藩民富而多盜布政期月人亦用乂荆湖之南地遠而多嶮民悍而喜訟犴獄之寄惻于予衷往祇厥官布欽慎之意蓋朕之用人惟善所在不以遠近爲異爾其勉之可

劉當時太僕簿

勑具官某朕敷求雋乂選世族之後惟乃顯考昔爲嘉祐侍從之冠文學議論有絶倫之聲肆爾仲叔侃然自修不忘前人茲予命爾僕臣之佐以修閑牧之闕毋荒失朕命以忝乃父可

張密古尚書省都事出職改朝奉大夫

勑某仕爲大夫出守列郡士之力學行義有白首而不能至者矣爾名在中臺勤勞積歲坐而致此朝廷之於三省厚矣蓋將自是爲吏民長惟清與愼乃能終荷斯寵可

陳遊古知沂州

勑具官某沂居齊魯之閒周孔之風旣遠民悍而喜寇法之所以待之者不與它郡等朕甚憐之以爾老於從政知吏民之情往求所以安之非徒勝之而已也可

周純知虢州朱陽縣

勑某縣令雖輕職要而近民苟得其人事或以濟虞詡爲朝歌長施設方略使積歲之盜一朝而去今吾士大夫之富不愧於古而獨無其人乎聞爾昔討廖恩折馘執俘幾獲渠帥而以誣罔被譴功不時賞今商虢之寇依阻爲虐往思古人時建功名以效疇昔之勇可

宋子儀大理寺丞

勑某用人之明莫如已試崇陽之訟誣執交構更數獄吏皆不能察汝能究其本根而枝葉自舉使寃者獲信死者無憾往丞廷尉推行此心要使庶獄皆如此而後可可

晉秦國安仁保佑夫人張氏（特封吳楚國安仁賢壽夫人）

勑朕永懷先帝簪履之遺率皆當今宮掖之貴而况擁佑聖德夙夜有勞光寵極於一時始終歷於多載不有異數何以示恩具位張氏資性淑均值遇明聖躬執燥濕之役行兼保傅之賢睹致治於承平誠有功於當世封吳與楚實居四海之上游旣壽且賢殆兼五福之美報號名之盛前後莫倫明發有懷匪以爲賜可

彭汝礪右史

勑朝廷以科舉取人甲乙皆侍從之選然而速進有浮淺之累歷試得重愼之宜逮茲稍淹士知自養望

實既備用之不疑具官某蚤以詞章策名第一試之彈奏臨事不回屢嬰權倖之鋒不爲進退之慮翺翔外服黽勉歷年今朕思得忠良之士以紀言動之實顧瞻在列咸曰汝宜出入禁闥益將察汝所爲長育人材亦當識予深意可

王陟臣右司郎中

勑具官某尚書萬幾所在二丞總之至於條目之煩郎任其責朕既欲得清流以厭服多士又欲得能吏以肅齊庶政爾名臣之後學世其家昔以藝文膺上第之選頃以強濟爲天官之屬都司之任汝實宜之往祗厥官思稱朕命可

王古吏部員外郎

勑具官某晉魏之閒吏部進退天下士而世不以爲嫌今茲以格用人動輒有法苟能清心奉公宜無不治以爾名相之後奉使諸道號稱良能勉佐天官繩留難之吏寬滯積之士以求稱吾意可

張詢浙憲

勑具官某地官掌財賦之出納而辨其登耗爾佐其事累年于茲亦已勞矣吳越之人文巧好利犴獄多有汝長於其鄉而知其情僞往將典憲鉏其豪強而紓其無告以致予欽卹之意可

陝西移四通判永興汲光移秦州秦州鞠承之移永興延州崔同移渭州渭州歐陽成移延州

勑具官某等朝廷推誠心以待天下之士而祖宗法令之舊有不敢逾茲緣親嫌俾爾易地蓋秦雍延渭均號藩州而兵民政刑皆足爲治勉出爾力以左右元帥毋以東西易其意可

蔡濬除司農簿抗子

勑某朕惟英邸舊臣論謝無幾幸而有子亦既能仕其於成就長養宜在朝廷是以擢於稠人命以農屬其尙體予至意克祗厥官以毋墜其世可

令踈該覃恩持服終喪除右千牛衛將軍

勑某朕嗣服之初博推霈澤爾與陳壎奠退遭閔凶終喪而朝前命不改宜陟環衛之列以均宗黨之榮可

張元方權發遣府界提點

勑具官某畿邑之廣官吏之衆不能當諸道亦明矣然朝廷置使以糾察其政刑則與諸道比蓋所以詳治都鄙而儀刑四方不可不愼也以爾才力之裕習於從政往祗厥官務求實效千里之近耳目所及吾得以觀爾可

周邠通判壽春

勑具官某鄭復爲郡與廢補敗爾與有勤焉壽春之富民庶而事叢既以旌爾亦以觀從政之效可

魏璋先從韓存寶失官後從劉昌祚有勞敘奉議郎熙河機宜

勑具官某爾昔從軍瀘戎以譴奪爵起事西帥以功見賞逮茲獲敘弃舉前勞往佐戎旗勉以圖報惟爾前事可以爲懲而後事可以爲勸懲勸不忘庶幾可以求成功矣可

常安民太常博士

勑具官某禮之正國猶繩墨之於曲直其以止患猶隄防之於江河雖先王之典布在方冊然神而明之

存乎其人以爾學術之通長於議論政事之美載於東南尚能推明舊章以佐卿貳毋使繩墨不得其施而隄防敗於微隙勉思職事朕將觀焉可

豐稷工部員外郎

勑具官某周官司空之職曰居四民時地利蓋宫室械器之事不及焉朕方以恭儉自居凡興建百役有所未暇而大河西流水性未得冬官之責莫斯爲重以爾性質方厚居官可紀往佐爾長職思其憂以稱朕意可

沈季長少府少監

勑具官某天惟無私故物無不生朕於用人惟其可者從而舉之爾昔以事廢於朝周旋於外久矣朕棄其過而收其所長擢爲九卿貳爾亦深識朕意勉修厥職以答休命可

林英大理少卿

勑具官某好生之德洽于民心然後民知不犯有司今朕既省事以安衆棄利以厚民而决獄之煩動以千數豈其聽讞之吏不能推行朕意以至於是哉爾以儒者通於吏道尚能以經術緣飾法律先民有言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朕夙夜庶幾天下之吏能服斯訓以助予治矧於廷尉安可不勉可

欒城集卷第二十九

原书空白页

欒城集卷第三十

西掖告詞五十九首

姚勔宗正丞

勅具官某進取之士志於功名不得廉退靖重之人以鎮之則往而不返流以成俗朕方博求賢雋以助成治道聞爾淡於榮利未老而歸宴居丘園稱道不亂是以擢丞宗正以風勵天下勉從弓旌之命使士大夫知篤行之貴可

林希湖州周之純宣州沈季長秀州

勅具官某等江浙之間山川民物之勝有唐臺省之士求守其地有不可得者矣今茲士大夫重內而輕外胙之千里之社或缺然不滿其意此豈朕不泄邇不忘遠之意哉以爾希蚤與從官文學足用之純昔嘗奉使才幹有聞季長久於滯淹風力不替朕惟吳郡宣城嘉禾三郡之富思得才者付之吏民勉究乃心毋以內外爲高下之意民苟安汝朕不汝遺可

李傑梓州提刑陳鵬運判

勅具官某等東蜀諸郡頃以西南夷之亂輸輓供億民不堪命朕既寬而養之疲瘵未復而春夏繼旱有艱食之憂是以刺舉之吏其選尤急以爾傑頃參使事久勞于職習知其故以爾鵬生於其鄉長爲之吏詳其得失故使傑察其刑鵬佐其漕朕於遠人所以念之者至矣推予此心各勉於治可

呂陶京西運副上官均比部員外郎

勅具官某等士任言責則無官守以言取人而不試以事朕以爲未也昔漢宣帝以諫大夫通政事者補郡國守相而唐世御史與尚書郎相出入也蓋前世之所以用人者至矣今陶由殿中擢與七人之列而均以監察遷爲副端之重其爲朕明是非辨邪正者多矣其以陶刺舉許洛諸郡而以均校計出納諸籍苟試之以事而人無間言焉則才可見矣可

史宗範知涇州

勅具官某安定雖非極邊而聚糧訓兵爲疆埸之重所賴者多矣爾歷試諸郡治辦之聲達於朝廷是以召之江淮優佚之邦付之金革備禦之地勉修厥政綏懷兵民而撫循將佐以稱予選任之意可

黃慶基鴻臚丞

勅具官某鴻臚之於諸寺號爲少事矣然皆朝廷所以長育人材之地未嘗妄授也爾通守南邦蓋未嘗求而選擢自至其克自奮勵使天下信吾用人之公非苟然而已也可

張峋戶部員外郎錢長卿刑部員外郎

勅具官某等六卿之屬其切於民事者地官制其衣食而秋官治其生死有非其人或受其病以爾峋將漕右輔民不告勞長卿司計中臺事不失統是用以時進之俾佐二部夫職日以高則責日以重惟能以遷爲憂而不以爲喜則職事舉矣可

大名府驍武第一指揮都虞候楊政等七人可並左右侍禁

勅具官某等承平既久貔虎之士以歲月爲勞坐致好爵既登仕籍復從吏治惟廉與慎可以安受寵祿可

韓維守本官資政殿學士知鄧州

勑朕承祖宗之丕業訪求黎老與共國事矧復裕陵藩邸之舊父兄世臣之餘民望所依朕何敢後然而華髮在御有賢勞之嗟旅力既愆以出守爲樂進退之際禮義存焉具官某頃以耆艾恬於燕閒召寘邇英賴其勸講之助擢居黃閣付以議論之權任寄方深歲月未幾惟廊廟有日昃之務而方州存臥治之風眷南陽之大邦本故鄉之近地仍還舊職以示往恩尚俾中外之臣知予終始之意思永終譽克綏厥心可

李士京將作丞余中軍器丞

勑具官某等匠事之不可廢與戎備之不可忘其職均耳以親爲嫌法所當避往祇新命率職無怠可

劉務誠三班奉職

勑具官某爾自宣猷改隸奉常歲月滋久勤亦至矣錫爾好爵勉於廉節以安寵祿可

王袞知兗州

勑具官某吏道以律令爲師然讀其書誦其數而不知所以行之未足與言治也爾明習三尺出守列郡臨長吏民知弛張之方有循良之譽急於親養來請鄉邦朕不爾違以勸能吏祇服休命益勉無怠可

馮宗道遙郡刺史

勑朕嚴內外之分飭左右之戒是以近習之臣雖才智敏强見於內廷而外無知者具官某蚤蒙器使荐經事任出入諸道靖而不煩比緣積勞之久擢參後省之祕而重慎祗肅有加於前宜因寄資之崇益以閱月之效佩之郡印以寵貂冠勵爾在公清我禁闥可

胡田先以宫苑副使知誠州改爲軍除爲知軍

勑某沅誠皆南邊新郡而誠之於沅地不能半官吏兵丁餽餉勞止比因有司之請易以軍壘之稱爾因領舊治以撫遠民均爲長吏毋以名號之殊爲輕重之意可

陳安石知襄州

勑襄陽古都會也山河雄勝居楚越之上游風俗剽悍兼雍洛之餘習在戰國爲用武之地方承平爲無事之國牧守之勝圖諜具在具官某起自世族華髮一心試之中外清節可紀比者解印西土持節南陽坐席未温捧詔入覲眷荊州之重地方守臣之闕人匪爲爾私將適民望勉圖安靜之術思繼循良之風可

孫懷用知寧化軍郝逵知岢嵐軍

勑具官某等嵐谷固軍皆樓煩之故地民事雖簡而邊政爲重守土之吏必愼所付爾等咸以選任習於疆埸之政惟恩與信可以附吾民而服隣國勉思訓言無怠於事可

王僉光祿丞

勑某政無大小以得人爲重雖復膳羞之末足效才否之實爾久試於外而來居此勉修厥職毋忝朕命可

姚勔祕書丞

勑具官某爾以清節懿行聞於鄉黨公卿譽者交至

於前乃者擢丞宗正寔刊玉牒顧惟東觀之重號為衆材之委往服厥職益懋乃德以稱予待爾之意可

蒲宗閔知興元府史宗範知廬州

勑具官某等漢中蜀之大都而合肥楚之奧壤守臣之選不在有司以爾宗閔入治郎曹出將使指以爾宗範踐歷藩屏宜於吏民因其已試之效付以共理之柄往祗厥服俾二郡之民被豈弟之政以助予治可

林顏權知泉州

勑某祿廩之給官有常日爾奉使于外而取逾於法以致人言將何以率勵群吏責之廉節乎宜罷所領假守方州祗服寛憲修省無怠可

孔平仲太常博士

勑具官某刑政之得失衆人知之然其所與壞止於其事而已禮樂之得失視之未必見也而治忽之端或自是起故朕於奉常之官擇之必慎用之亦速爾以儒術精博吏治通敏以在茲選其克為朕別嫌明微以詔爾長俾上下内外不愆于舊章則爾職舉矣可

西蕃首領溫溪心心牟欽氊二人並除化外州團練

勑具官某等天之於人善惡必報朕上法天道以爵命四方有能忠勤必保富貴爾等才雄諸部心奉本朝審於禍福之原明於逆順之理團兵寵秩蓋旌守節之堅絶等異恩當竢成功之報可

鄭佾知單州

勑某公卿之世有列於朝不患不用而患不立爾名臣之後以詞藝自奮入佐卿寺出典藩服由河内領單父恩亦厚矣毋忝乃祖勉思所以報者可

孫之敏知雍丘楊瓌寶知咸平

勑某等畿邑大夫古所謂内諸侯也仰有朝廷俯有吏民善惡之効朝夕可見以爾之敏家世名臣才穎自著以爾瓌寶宦學歷歲志節不回試以鄉遂之民將觀政事之實在邦必達爾尚勉之可

許懋右司郎中

勑某萬幾出納萃於中臺詔敕稽停文案壅滯自唐貞觀之盛而患之矣矧今俗弊政煩實倍前世雖上有管轄而郎不得人罔與共濟以爾奮自周行亟更劇務强敏樂易所至有成是以召自南服還領右部尚能體余不次之舉勉盡匪躬之節虛位以竢爾其欽哉可

陳軒主客郎中

勑某春官之屬皆郎之清選也爾昔以文藝發身名在甲乙中以靖退補外安於遐逖還朝已久素守不渝今典祠溢員而司藩虛位祗服朕命往勤厥官可

豐稷殿中侍御史

勑具官某孔子稱有德者必有言德之無素而言以為責則言有失當而聽者惑矣爾昔為御史不得其言而去出使諸道入居郎曹端亮之聲予有聞焉其尚一乃心時以德言來告俾予一人獲聽德之助可

陳知晦蔡州簽判

勑具官某五世舊臣百年遺老求之於時蓋無幾矣

今其子弟官於四方左右莫與爲養大臣來告惻焉疚懷以爾篤於孝弟服勤無斁雖從事汝南疑於左遷而朝夕之奉實惟汝志可

向宗旦司農少卿

勅具官某司農掌倉庾委積舟楫苑囿之政令以時行視吏卒因其勤惰而正其黜陟蓋亦勞乎爾以世卿共事猶或不給今萃于一安得不告勞矣異時二家之盛兼外戚之寵而仕由科舉官有風迹往爲之少俾羣司競勸衆務咸舉以稱朕命可

侯利建京東漕井亮采河東漕

勅具官某等齊魯之富甲於四方而連歲水旱民艱於食盜賊將起汾晉之貧甚於西邊而逮秋豐成粒米狼戾收歛爲急朕思得良使者以濟二方之宜以爾利建忠節強勁安靖不擾以爾亮采才力敏濟察舉有方卓然已試之效庶幾諸道之選往祗厥服使民食無匱而邊儲有繼此予所以命汝意也可

馬誠湖北憲

勅某爾轉漕汾晉之間以羨補不足歷年于茲亦既勞矣荆楚雖遠而庶獄之治方漕爲簡其克清心慎聽使江漢之間無寃愬之民以荅恩寵可

林積知福州

勅某長樂大藩七閩之冠衣冠之盛甲于東南工商之饒利盡山海然以地狹故民多不足俗巧故吏或不稱爾既生於其鄉長習爲政歷試列郡服勞諸卿今予命爾懷組而歸非獨觀榮於故鄉蓋將責實於來效可

朱服權發遣泉州

勅某爾昔嘗備左右史矣出涖京口于茲在朞朕比以常法遷爾長樂而有司言爾事親不謹爲吏不職朕方以恕臨物不忍究也清源大府往爲假守內飭孝弟之行外循律令之禁日夜不忘庶免來咎可

林顏知濠州

勅某汝奉使閩越不聞令譽而臨財弗慎以致煩言朕因其悔過待以寬憲而公議不置封章繼聞濠雖小邦有民與社服我恩貸勿忘省循可

令毣以率府率講書授通直郎

勅某先皇帝厚於宗室勉以爲善有能通於經術率常試以吏事爾誦習典謨明其義訓往服通籍之寵以爲維城之勸可

張密古知登州

勅某文登濱海有邊防之責士出守其地非選不授爾服勤南宮以積勞而往勉自修飭無忝明命可

高遵易改知全州

勅某黔南雖遠而任寄爲重爾以親往憚於嶮艱改命清湘以安祿養孝治之篤豈惟爾私可

何琬工部郎中

勅某漢宣帝信賞必罰綜核名實至于技巧工匠器械元成之間鮮復能及永維熙寧元豐之政其微見於百工之事與漢宣比朕雖繼之以恭儉而至於練精之功其可忘之爾歷使諸道吏能有聞入贊冬官屬精庶務勉循舊章以毋失其故可

崔公度知潁州

勑某汝陰土沃民夥有魚稻之饒而訟訴之煩亦倍它郡守得其人則湖山之勝足以爲樂苟非其人犴獄煩多日不遑給爾蚤以文詞備選更踐吏事亦云久矣勉勤政事毋爲潁俗所撓以稱朕命可

黃裪知賓州錢師孟知横州

勑具官某等嶺南諸郡土曠民稀而密邇夷落以疆埸之政爲重故守土之吏常選於右府以爾裪仕至通籍而師臣任以軍政以爾師孟雖爲勇爵而習於文法之治安城寧浦有民有兵其先爲安靖以待外侮知予所以命爾之意可

石景略可宣德郎

勑具官某朝廷因唐之故以六曹寺監綱紀百執事之治凡祖宗法令之舊合散出入有司有不能知者是以分命近臣條析爲書於茲歷年爾與有勞焉功雖未究而考應於格舉自縣令賓之通階毋郡邑之勞而被斯寵爾其勉之可

范純禮發運副使

勑具官某慶曆名臣莫如文正之賢者朕訪其後人寘之於朝如見遺老以爾慎靖而文肅恪而通能世其家是以擢於文昌之要付以禮樂之事而乃畏避權寵自嫌閥閲東南漕事國用之根本任人之重朝廷難之均通有無以實中都非特私請之便實亦當今之急也可

張汝賢右司郎中

勑某東南都漕出納財賦幾半天下左右都司綜執綱紀與聞治要雖有内外之異而用人之慎其選維均爾比自文昌出總饋運治辦之稱朕用嘉之還爾舊司益勉毋怠以稱朕委寄之重可

韓宗道太府卿朱光庭太常少卿

勑某等西漢之治以九卿爲重隋唐以來政在中臺則寺監之事蓋無幾矣然至於奉常司府禮樂財賦之所在用人之慎初無間焉宗道奮於世族之良練達政治之要光庭比自諫諍之列出佐綱轄之司而皆敦朴自守才力有聞擢居二寺之重益觀歷試之效深自勉勵以究成功可

李之純寶文閣直學士知成都府

勑蜀雖嶮遠而民習禮義易與爲善難與爲非一遇循良懷之沒齒少加虐政病不自申昔張詠出守方兵革之後撫之以義民欣戴之趙抃奉使方泰侈之餘節之以禮民安樂之及其復來吏民讙呼唯恐其去得失之效昭然著明具官某性本靖深政實寛厚處東南苗役之際簡以易從當西南征伐之衝安而弗擾遺澤猶在父老知之是以改重職於西清付遺黎於右蜀勉因舊治追繼前人毋使張趙之賢獨專巴漢之譽可

廖正一祕書省正字

勑某朕登延雋良策之翰林爾推言往古以及當世挺然不回朕甚嘉之東觀圖書之府披冊考義游於其間者皆士之選也爾往講習道藝長育才幹敦業以待舉吾於養士亦厚矣勉於問學思所以成之可

劉舜卿加遙郡團練馬軍都虞候

勑朕臨御華夷不求功伐本欲屈己以安衆故務柔

遠而息民蠢彼屬羌夙號逋寇誘陷思立得罪先朝置而不誅冀其改過乃敢結連西夏攻圍南川竊據邊城窺伺便利天奪其魄無復畏忌之心人嫉其姦思致殄殲之勇時予艮帥集此膚公具官某學通詩書才任斧鉞靜而知變勇且有謀至則避其鋭鋒去則攻其不備臨洮堅壘破不崇朝講珠長橋殘於一炬元惡授首種羌震驚折馘執俘恩既均於諸將發蹤指示賞不可以逾時宜錫州團之名仍遷軍侯之職河湟遺種未忘反側之心帷幄深謀當審恩威之用勉思全勝以究前功可

游師雄改奉議郎陝西運判賜緋

勑某伐叛柔服朝廷之大義避實擊虚將帥之成筭爾出使西鄙灼知虜情能宣朝論之詳以助元戎之決縛致首惡壞其密謀諸羌震驚邊吏增氣遂以文史之舊與有干戈之功增秩易章未足爲寵奉使將漕益觀厥成予欲戢兵固所望於爾者兵利乘隙豈可以爲常哉可

廖正古通判滄州

勑具官某景城負海帶河爲一都會養兵備邊任兼將帥當得才士往爲之佐爾昔爲小官疾姦除惡以能名聞祇服寵命勉思所以爲報可

龐元英鴻臚少卿

勑某朕嘉祖宗將相之臣有德于朝有勞于邊訪其後人長育成就以勸勵百辟矧爾風力强濟出入有聞贊導國容職高而事寡兹朕所以追寵先正之意爾往勉之可

張琬知秀州

勑某有司進退多士必以資考爲之銓次爾入官雖久而法當爲邑擢守嘉禾出於異恩其克臨民以寛勿爲苛亟馭吏以嚴勿爲姑息思所以答奬用之意可

曾孝序通判莫州

勑某河決而西北方並塞之地頻年水災民艱於食爾以才選往貳守事其思所以均通有無疏導堙塞使吾邊民免於流徙之患則吾爾嘉可

劉言可內殿崇班

勑某爾章獻外家子生於紈綺而能勉自飭勵以成淑均之行選與宗姻既緣華族特增美秩兹有舊章益務自脩以永終譽可

張峋戸部員外郎改戸部郎中

勑具官某爾既出使近部入贊民曹其爲屬任均矣然猶以資考之異别中外之名用人之慎國有常典益勉於事以觀成功可

韓緒等西賊攻圍鎮戎軍南川寨等處緒等戰守有勞或復傷中韓緒韓進轉二官楊吉池評趙説減選各轉一官

勑韓緒等夏戎背恩侵我疆埸犬羊之羣徧滿川谷諸將戮力清野以須或斬馘酋豪折其凶氣或堅完壁壘保我烝徒雖矢刃夷傷而忠節彌壯遂使醜類奪氣引兵遁還得不償費無以復令其下論功行賞國有舊章酬其勞能增其爵秩朕既無德不報爾尚勉於立功可

蕃官党令征攬哥趙令景覃恩改官

勅某等朕嗣守丕業凡在臣庶罔有內外咸欲先之以恩而後責其所報爾等守在蕃服世篤忠勤朕不以遠故遺爾增秩賜邑與朝臣比勉思自効以荅恩寵可

顧臨再授給事中

勅朕歷觀多士惟有實者可以久用而不見其敗若夫無實之人朝爲端良而莫入於邪具官某質重而文不阿世俗比從將漕擢寘東臺封駮之風震竦朝聽旋以河漳之害出使趙魏之衝而直聲在人公議所惜因其入奏俾復舊司勿改平日之心審察未行之政朕有過舉不憚改爲苟無布於四方害及民物則朕爲有知人之哲爾亦有常德之譽矣可無勉哉可

孔文仲中書舍人

勅政令之出公卿爲朕行之而臺諫爲朕言之方其未行內史舍人得聞其議與其既行而後言孰與未行而議之哉具官某蚤以直言鋪陳治要流落雖久氣節不衰比自右史遷長諫列朕審聽其言未嘗吐剛茹柔慨然有仲山之節是以擢寘西掖試以代言夫文墨雍容既爾舊學論思密勿毋替前勞可

張頡待制河北都運

勅河決累年隄防未立西山諸水汗漫無歸屬此秋霖鞠爲汙澤朕北顧之念寤寐不忘雖振廩已行而宿麥未廣欲使斯民無艱食流亡之患要在使者有愛人惻怛之誠具官某蚤分刺舉之權旋委方州之重以勤勞久次之選居出納右部之繁趙魏之憂宜任其責農桑之政勉盡所宜特加延閣之華以重外臺之寄可

欒城集卷第三十

原书空白页

欒城集卷第三十一

西掖告詞五十一首

太皇太后三代

曾祖瓊魏王

勑朕祇事東朝朝夕咨焉以從政乃者躬見上帝升侑神考克以眇躬率行盛禮思所以仰報於慈訓謂莫如追寵其先人太皇太后曾祖某報丕事章聖蔚為名臣智勇冠時忠勤沒世決策澶淵之役卒致匈奴之和勳列鼎彝慶鍾任姒賦政帷幄澤被海隅家傳異姓之王誓堅帶礪恩加千里之國昭示子孫其尚有知服此休命可

曾祖母李氏燕國

勑朕嗣守鴻圖初見上帝推衍天澤丕冒海涯矧惟文母之家尊為外戚之冠恩自近始寵無與倫太皇太后曾祖母某氏蘋藻之儀敬而不瀆珩璜之節動必以時作嬪大家肇錫餘慶宜新湯沐之奉以追窀穸之榮音徽永存尚克嘉此可

曾祖母李氏韓國

勑和熹之慶兆自高密外奮武功中篤淳行閨門之風比隆儒者維我聖母鍾慶烈武積累之厚追配古人宜其室家並受光寵太皇太后曾祖母某氏夙被女訓有鵲巢之風能使君子成羔羊之行德配圖史福流子孫肆予熙事之成宜錫大邦之寵服我新命賁爾舊阡可

祖繼隆楚王

勑朕惟祖宗功臣能父子相繼勳業不墜者惟曹氏高氏克顯於世而皆篤生聖女輔成二宗之內治今予神母實親庶政均覆內外是用寵其先人以慰慈心太皇太后祖某武力自奮家聲益茂出擁旄節入董環衛與漢辛氏武賢慶忌唐李氏西平大涼較長挈大罔有慙德茲予大享于合宮思與懿戚共享其福大邦名城爾實宜之肇封荆楚以福爾後可

祖母康氏魯國

勑古之命婦貴從其夫維克有後則以其子矧予天下之母內極三世之尊可無追崇助我孝治太皇太后祖母某氏育德名族作嬪大邦象服之盛配德於山河彤管之嚴比絜於圭璧比列荆河之壤追賁九泉徙封少昊之墟益彰異數追遠之厚予何吝焉可

祖母郭氏豫國

勑朕於舊勳之家無所不厚矧維坤德之重恩何以加內殫孝敬之深心庶幾慈仁之一喜比緣大賚思極追榮太皇太后祖母某氏保傅丕勤宗族稱善姑章安其能養子孫法之不忘茲用推惠澤於總章易隆名於大國漏泉之慶尚克享之可

祖母全氏秦國

勑朕篤於奉天禮極嚴父思其志意莫如念母之深寵其祖先尚有追封之典太皇太后祖母某氏婦德成於早歲母儀著於當年宜其室家施及宗黨鳲鳩懷均一之性翬翟見委蛇之容沒而不忘易舊封於西土傳之罔極告新命於宗祧可

父遵甫唐王

勑高密之仁其報在訓汾陽之功其報在曖雖其子

孫不能專有其福寔生聖女以母天下漢唐之盛曠無與倫太皇太后父遵甫魏王之孫而楚王之子也生而富貴動由禮義才甚高而不試德雖隱而自彰命之不融中道而殞祚我神母實代天工厚德載於三朝貴名高於十亂仁民愛物每以生靈而為心克己復禮深惡外家之太盛臨御朞歲遂安四方和熹才有餘而德不充懿安福至厚而功不著欲報之德不知所從茲予祀帝於總章大霈龐恩於海寓追崇之典所不敢忘改封堯都增寵家廟可

母曹氏吳國

勑朕以四海之富為二宮之養猶朝夕歎然以為未足推予此心以知聖母追遠之念罔有窮已謂將成就其美莫如褒顯其先太皇太后母某氏生於功臣之家綽有女士之德恭儉廉退孝友慈祥實生太任作合英祖方其造舟以迎于渭教成而結其禖母育四方二紀于是君臨百辟朞年有成推迹本源安可忘報改封南國以賁九泉庶乎有知服我新命可

母李氏秦漢國

勑尊之而欲其貴愛之而欲其富聖人非私其親也情之所厚禮有必然眷予外戚之小君蚤與唐國之內治恩寵之異中外莫先太皇太后母某氏奕世簪裳生知法度鵲巢無愧於居室麟趾自致於多賢愛均七子之仁養及中宮之貴迨此臨軒之日方其授几之辰化被族人貴震海內疏封二國蓋近世之罕聞壽考百年均本朝之多福可

皇太后三代

曾祖敏中申王

勑昔我皇祖光宅天下求賢以自輔一時公相皆世之豪傑子孫顯榮歷世不墜篤生淑女作配皇極究觀本源蓋非一日之積也皇太后曾祖某光大篤實真漢相之風富貴壽考有天人之福畫像原廟銘功太常方均慶於合宮宜易封於成國服我休命祚爾後昆可

曾祖母宋氏魏國

勑朕親祀合宮仰以陟配昭考追文王之典俛以大賚臣工修上帝之福眷予母族之重實居戚里之崇豈無異恩以廣慈念皇太后曾祖母某氏靜而守禮存江漢之風動必有儀儼山河之象德洽宗黨慶流子孫疏封有唐于今歷歲肇新畢萬之國以寵向氏之祧可

曾祖母張氏魯國

勑昔向氏之祖位列丞弼世方平寧在位正直有羔羊之風退食委蛇本鵲巢之致積是懿德逮其曾孫嬪于有虞遂母天下寵光所被中外莫加皇太后曾祖母某氏躬服孝慈動由禮義其歸以百兩之衆其貴有六珈之儀壽雖止於中身慶實鍾於來裔推予享帝之賚錫以保魯之封尚克有知服此休命可

曾祖母宋氏楚國

勑朕躬享昊天升侑神考外推嚴訓之教內懷將母之誠厚撫其家追王厥祖下迨閨幃之懿咸加封爵之崇躬孝帥民朕無所愧皇太后曾祖母某氏嚴於正家動必由禮采蘩以共公侯之事親桑以致袞冕

之華藹然令猷克光來葉肇新封於荆楚告休命於
烝嘗尙克有知膺此異數可

曾祖母王氏陳國

勑朕尊尊以教敬親親以教愛非予戚里之舊孰能兼受斯禮皇太后曾祖母某氏毓德柔嘉執禮嚴靖服膺保傅之教究知臣妾之勤內無怨言家有餘慶循致坤元之福遂正母儀之尊方歲祀於總章既大賚於寰海易爾句踐之國錫以太昊之墟恩寵有加永世無墜可

祖傅亮榮王

勑爵爲上公周制也王以異姓漢法也朕兼采周漢之舊以寵親賢之家因大享之告成錫異恩而追遠皇太后祖某故相之子生而顯榮躬蹈儒者之風行無世祿之過積累之厚下迨子孫褒寵之優肇建邦邑因其奄受北國之命寵以叡立南面之尊朕將以慰母心爾亦世享廟祀可

祖母吳氏越國

勑申王諸子皆列貴仕榮國不耀中正郎官潛德之深其報在後及孫而顯母儀天下德澤流衍室家光榮皇太后祖母某氏珪璋之行著於族人蘋藻之恭宜于祖考貴始封邑恩錫有邦兹因總章之祀推廣隆祐之孝裂會稽之奧壤增湯沐之舊封尙克有知服我休命可

父經周王

勑申伯之德參於周召之間諸公之賢載於王謝之列恩非專於戚里名自顯於搢紳今予外家庶幾前烈皇太后父某絕出世冑交友儒林休聲藹然多福自至卧淮陽之近輔表東海之雄藩清淨不煩得承流之要忠悃深至有入告之常壽止中身慶在隆祐兹因嚴父之祭起予念母之心大啓周南之封以慰宮中之孝國有常典匪予所私可

母李氏豫國

勑先皇帝刑于室家以御于天下非獨外有輔佐而中宮之懿實與有勞煥乎四德之充豈惟一世之積皇太后母某氏敦閱圖史服勞組紃肅雍娣姒之間祇敬姑章之奉誕生淑女之淵穆不及君子之榮華初建長秋閔追榮之已遠繼開隆祐知餘慶之方遐乃者熙事告成龎恩廣被肇錫荆河之國以新脂澤之田賁于九原嘉此休命可

母張氏冀國

勑朕聞後庭以德進則外戚以福終周之任姒既克保其國而漢之薄竇亦能全其家至哉坤元實相內治宜爾外家之慶仰同帝室之休皇太后母某氏性稟淑均德推靖慎因豫國治家之遺迹追慈徽毓德於妙年命之不融乃止中壽比緣歲祀啓湯沐於堯都錫以命書賁烝嘗於家廟漏泉之澤奕世不忘可

皇伯世傳贈奉國軍節度觀察留後追封奉化郡公

勑唐之藩郡以留後爲重周之列國以諸公爲貴國朝兼用古制外以待將帥之功內以優宗室之懿非此二者未嘗授焉具官某貴而能降富而不盈孝弟之美著於親黨儼恪之容見於朝會沒身不試遺範

不忘寵加兩使之貳優以五等之貴寵而有知嘉此休命可

越國賢惠長公主追封大長公主

勅王姬之貴而能執婦道以成肅雍之美朕嘗聞召南唐棣之詩矣永惟皇祖之慶篤生淑女之賢賦命不融中道而沒哀榮之典茲何敢忘故越國賢惠長公主襲寵宮庭生知禮義儀降王后有車服之崇德配君子稱室家之懿逮茲享帝之澤推予尊祖之誠大長之稱寵榮斯極追錫成命以賁九泉可

世繁贈安武軍留後追封信都郡公

勅留後之權均於元帥郡公之爵貴於諸侯國朝兼采周唐之舊官以爲親賢之異數慎終追遠斯極哀榮具官某生於富貴之中綽有縉紳之度行己以禮好善不衰朕篤於合族之仁嘉爾終身之善錫之好爵胙以大邦仰增族黨之華俯爲窀穸之耀可

唐倪（蓬溪簿於瀘州隨軍部夫入界瘴死贈梓州錄參）

勅具官某乃者師征瀘戎爾與在行瘴癘爲虐往而不返朝廷追錄勤勞不遺細大特加督郵之贈以易賻布之禮孝子之請予何忍違可

克賢贈奉國軍兩使留後封奉化郡公

勅生於富貴而成於禮義克自抑畏以沒其身不有寵榮何以爲勸具官某宗黨稱孝朝廷所賢肅雍右衛之華捍禦遙州之重賦命不淑中道云亡匍匐之恩情何極已哀榮之典國有故常可

士覯贈左領軍衛將軍

勅具官某宗室之良生而不試沒而無述則爲善者何勸焉爾以孝弟忠信紀於族黨贈之諸衛之秩以表平生之賢寵而有知嘉此休命可

安燾三代妻

曾祖

勅朕方恭默思道垂拱責成乃者大享合宮陟配聖考躬執珪幣敬逆神休奉璋峨峨皆先朝之舊降福穰穰告純嘏之豐朕弗敢專用廣其施具官某曾祖某懷抱美志浮沉人間孝弟篤於父兄忠信驗於朋友天道不諂報在子孫人爵自高寵極師保朕命不替世世賴之可

曾祖母

勅朕嚴父配天以教天下之孝肆眚及物以廣上帝之仁顧予左右丞弼之良咸有肅雝顯相之助既寵榮其祖禰復追賚其室家具官某曾祖母某氏蘋蘩之儀敬而不瀆珩璜之節動必以時休聲藹然後世追誦宜錫召公之社以寵安氏之祧尚克有知服我休命可

祖

勅天之於人無德不報凡今卿士大夫有立於朝尊寵於世者皆其先人積累之厚茲朕既奉神考以配上帝尊親之極誠禮兼盡思與群公推廣斯義以致其孝具官某祖某才甚長而不試德久晦而自彰身雖屈於當年善終表於來世三師極品焜燿縉紳之間九原有知寵綏存沒之地可

祖母李氏

勅古之命婦貴從其夫惟克有後乃以其子矧予本

兵之地實總幾事之煩乃者大享合宮相予肆祀義無不答禮有追崇具官某祖母李氏性本柔嘉行稱純絜婦德成於雍穆母儀備於慈仁胙以少昊之墟易其叔鐸之士服我休命宜爾後人可

祖母齊氏

敕古之命婦貴從其夫惟克有後乃以其子矧予本兵之地實總機事之煩乃者大享合宮相予肆祀義無不答禮有追崇具官某祖母齊氏恭順以惠女師慈儉以奉君子閨門從而有禮子孫賴以多賢上蔡之封歷年於是大名之壤開國惟新寵以密章賁爾家廟可

父

敕士之修身行義不顯於國必顯於鄉黨故其乘時得志不在其身必在其子孫謂天難忱於事可考具官某父某樂於潛晦不求聞知推良心以與人抱長才而不試安輿就養遍歷於方州西府宴閑荐移於歲月錫之好爵以裕予心服我寵章益介眉壽可

母張氏

敕士大夫義隆於顯親恩深於念母追劬勞之罔極悼寵祿之無施茲予歲祀於總章大霈龐恩於海縣思廣吾孝以卽爾心具官某母張氏靖而有禮勤於治家空傳四德之名不待千鍾之養寵加異數以慰終天爵無異於生榮地莫加於韓樂服我休命子孫不忘可

母王氏

敕朕惟左右之臣家有父母之養自公退食朝夕侍側以盡人子之願者方今一人而已總章之慶恩被遐遠封爵之厚予何愛焉具官某母王氏居不忘敬行必由禮手治蘋藻躬執組紃老而不衰足以爲法宜錫三秦之壤以爲一族之華壽考且寧祗服朕命可

妻

勅朕初見上帝嚴配文考公卿駿奔來相熙事工祝致告均錫純休朕不敢專思以迨下非獨身享其報亦使家被其榮具官某妻某氏少長名家輔佐吉士烝嘗之敬先祖是安膳服之宜宗族咸喜仁厚見於麟趾正直發於羔羊宜增湯沐之封益耀笄珈之寵服我新命宜爾家人可

李清臣三代妻

曾祖

敕朕方恭默思道垂拱責成乃者大享合宮陟配聖考躬執珪幣敬逆神休奉璋峩峩皆先朝之舊降福簡簡告純嘏之豐朕弗敢專用廣其施具官某曾祖某迹晦鄉黨德如珪璋力行於方寸之間責報於百年之後子孫之盛縉紳罕聞保傅之尊德義爲允服我休命宜爾後昆可

曾祖母尹氏

勅朕嚴父配天以教天下之孝肆眚及物以廣上帝之仁顧於左右丞弼之良咸有肅雝顯相之助既寵榮其祖禰復追賚其室家具官某曾祖母某氏及其良人咸有淳行孝敬稱於宗族福祿迨其子孫策名儁科與我近輔肇啓伯禽之邑以爲家廟之華其尚

有知服寵無斁可

曾祖母周氏

勑朕嚴父配天以教天下之孝肆肯及物以廣上帝之仁顧予左右丞弼之臣咸有肅雝顯相之助既寵榮其祖禰復追賚其室家具官某曾祖母周氏珪璋之行著于族人蘋藻之恭竭于嘗禘貴始封邑恩錫有邦肇從申伯之封改食潞子之國服我休命以賁宗祧可

祖

勑天之於人無德不報凡今卿士大夫有立於朝簪寵於世者皆其先人積累之厚玆朕既奉神考以配上帝尊親之極誠禮兼盡思與群公推廣斯義以致其孝具官某祖某修身正家而聲被於鄉黨居約履順而福流於子孫世有英才與聞大政寵列三師之貴祚隆十世之餘錫之閟章以賁幽隧可

祖母

勑古之命婦貴從其夫惟克有後乃以其子矧余中臺之轄實總萬機之煩乃者大享合宮相予肆祀義無不答禮有追崇具官某祖母某氏服勞組紃敦閱圖史祇敬姑章之奉肅雍娣姒之歡中饋之儀風猷未替東國之贈寵數有加賜之密章賁爾廟祏可

父

勑士之脩身行義不顯於國必顯於鄉黨故其乘時得志不在其身必在其子孫謂天難忱於事可攷具官某父某隱而不試久乃自彰孝弟隆於父兄忠信驗於朋友是亦爲政人無間言由其教子之嚴爲我得臣之助比推恩於秋享增峻秩於師垣追賁九原尚克嘉此可

母

勑士大夫義隆於顯親恩深於念母追劬勞之罔極悼寵祿之無施玆予毖祀於總章大霈龎恩於海縣思廣吾孝以慰爾心具官某母某氏山河之容江漢其行夙被女訓有鵲巢之風能使君子成羔羊之德宜即鄉邦之奧壤以爲封國之美名服我寵章祚爾後嗣可

妻

勑朕登用儁傑委任責成非獨厚以爵秩之華亦將盡其室家之願乃者躬祀帝考大賚臣工封國迨於閨閫世祿通於子弟朕於卿士實無愛焉具官某妻某氏生於名儒之家綽有女士之德愛均諸子比鳲鳩之仁貴以良人備翬翟之服肇錫山河之廣寵增湯沐之封宜其家人服我休命可

范純仁三代

曾祖

勑朕方恭默思道垂拱責成乃者大享合宮陟配聖考躬執珪幣敬逆神休奉璋峩峩皆先朝之舊降福簡簡告純嘏之豐朕弗敢專用廣其施具官某曾祖某潛德不耀餘慶自彰仁義之報不及其身功名之實灼見於後極三師之貴既錫於寵名慰九原之知肇建於成國可

曾祖母

勑朕嚴父配天以教天下之孝肆青及物以廣上帝

之仁顧予左右丞弼之良咸有肅雝顯相之助既寵榮其祖禰復追賚其室家具官某曾祖母某氏幽閑之中率禮不越共儉之素御家有常報在子孫世篤功烈肇錫韓侯之邑以爲家廟之華其尚有加服寵無斁可

祖

勑天之於人無德不報凡今卿士大夫有立於朝尊寵於世者皆其先人積累之厚茲朕既奉神考以配上帝尊親之極誠禮兼盡思與群公推廣斯義以致其孝具官某祖某種德之深稼而不穡發源之遠流則愈長偉哉元子之賢繼以諸孫之盛廟食之久蓋未可量鄉國之封肇新其舊可

祖母

勑古之命婦貴從其夫惟克有後乃以其子矧予本兵之要實總機事之煩乃者大享合宮相予肆祀義無不答禮有追崇具官某祖母某氏徽柔靖恭信順慈孝天道不謟報在後昆人爵自高祚以封國易宛丘之故地錫全楚之大邦尚克有知服我新命可

祖母

勑古之命婦貴從其夫惟克有後乃以其子矧余本兵之要實總幾事之煩乃者大享合宮相予肆祀義無不答禮有追崇具官某祖母某氏服勞組紃敬治蘋藻祇率祖考之舊循致子孫之賢中饋之儀風猷未替西國之贈寵數有加賜之密章以嚴廟祀可

父

勑昔我皇祖仁宗博求多士以綏靖四方天惟眷祐賚之正人既以克和羌戎又以燮治區夏出入中外實兼文武之烈今予嗣守丕業選任大吏亦拔西帥以臨中樞匪伊異人惟父惟子得人之盛朕無愧焉具官某父某秉德不貳好謀而成始任諫諍知無不言中爲將帥靖而能勇卒以功業股肱先聖茲予懷想風烈用建爾仲予嘉其緇衣之德錫以召祖之命爲師保之貴既無以加故河漳之封益大其寵可

母

勑士大夫義隆於顯親恩深於念母追劬勞之罔極悼寵祿之無施茲予毖祀於總章大霈寵恩於海縣思廣吾孝以慰爾心具官某母某氏山河之容江漢其行其君子正直有羔羊之德其後世信厚有麟趾之風宜錫寵榮以慰存沒乃祖唐相實啓衛國之封眷予樞臣願爲密章之贈賁于幽壤尚克嘉之可

中丞劉摯父

勑朕臨照百官寄耳目於中執法乃者季秋大享駿奔在廷迄于熙事之成緊其正色之助方均行於惠澤宜特先於庶工具官某父某種德之深終身不顯教忠之篤沒世乃彰挺然司直之良美哉有子之慶不有錫命孰知其賢宜加四品之崇以爲九原之慰可

欒城集卷第三十一

原书空白页

欒城集卷第三十二

西掖告詞四十九首

苗貴妃三代

曾祖

勑昔我仁祖刑于室家以御于邦國下逮嬪御化其德風罔不賢淑迄茲三世猶有耆舊儀于六宮故其祖考日益尊顯貴妃苗氏曾祖祚潛德不耀久而後彰至于曾孫寵託宮掖茲因大享祗率舊章命爲上公封以成國九原有知尚克嘉此可

曾祖母

勑天之報施昭然不誣世之顯榮皆有由始而況追事皇祖流澤私親夫豈偶然而至於是貴妃苗氏曾祖母馮氏柔嘉之德見紀於族人慈儉之風有聞於後世乃眷曾孫之貴親承大享之休易湯沐之舊封爲窀穸之新寵服我成命世世不忘可

祖

勑朕嗣守鴻圖初見上帝推衍天澤丕冒海隅矧惟先朝舊人外家通貴恩自近始宜無與先貴妃苗氏祖仁恭隱約之中操修以禮被寵光於來裔知報施之不誣官爲上公已極人臣之貴地分全楚復推列國之雄錫是閟章以賁幽壤可

祖母

勑朝廷寵綏臣庶褒顯其先惟有四輔之崇乃錫三世之命其於禁掖殆無幾人貴妃苗氏祖母袁氏容德之修著於宗黨福祿之盛及其子孫方予熙事之終胙以成國之賦賁爾廟祀世世保之可

父

勑於赫皇祖仁覆四方永懷弓劍之遙不忘舄履之舊而況逮事左右今爲老成宜其尊親特被休寵貴妃苗氏父某躬有懿行篤生淑人旣壽且康允仁而信荐經元祀之慶每極追崇之榮肇錫大名以配隆爵密章之賜澤及九泉可

母

勑故舊不遺則民不偷矧吾三朝之人獨享百年之福眷爾近戚予何可忘貴妃苗氏母裴氏徽柔靖恭幽閑肅敬行應家人之美慶鍾女子之祥茲予大享之成肇易新封之寵漏泉之澤存沒兼榮可

文臣升朝封父母妻

父

勑具官某父某朕歲祀總章陟配神考子大夫奔走厥服咸與有勞推予嚴父之心爲爾顯親之慶錫命之寵壽考不忘可

母

勑具官某母某氏慈惠有以宜家肅敬可以教子乃者大享之禮百執咸事朕寵綏忠孝之心推本源流之自疏爾爵邑以榮子孫可

妻

勑具官某妻某氏士大夫出仕于朝能以恭儉正直成羔羊之美必有淑女以治其私用能退食委蛇無內顧之慮朕方推帝澤於天下其何愛一邑不以寵其家人可

文臣升朝追封父母妻

父

勑朕具官某父某合宫之享義存嚴父朕惟天下之士追養之誠上下無間是用推予錫命之寵旌爾教忠之勤九原有知尚服休命可

母

勑具官某母某氏生能正家沒有臣子欲盡劬勞之報莫如爵命之隆方大賚於總章宜肇新其湯沐服我休命世世不忘可

妻

勑具官某妻某氏恭事君子宜其家人勤勞則同而寵榮莫及存沒之念終身惻焉方予慶賜之行肇加脂澤之奉賁于窀穸尚克嘉之可

范鎮父

勑士有歷事三世秉持一心志懷金石之堅言爲社稷之計耄期不亂清靜無求訪之古人殆亦無幾朕既復命以位思見其人旋觀德業之崇知有源流之自具官某父某隱居閭巷名出搢紳以孝弟爲傳家之資以詩書爲教子之實自修於方寸之內責報於百年之間子孫勃興冠冕相繼方予大享之慶錫以追崇之榮開府之儀比隆於三事漏泉之澤少慰於終天可

鮮于侁父母

父

勑朕既得直諒多聞之士而寘之禮樂之司擢之諫諍之列矣乃者總章大享來相于庭因予嚴父之心成爾顯親之願具官某父某懷抱美志博通古文上自河圖洛書下及天文地理無有不綜庶幾古人卷懷而歸以遺後嗣金章紫綬雖不及其平生密印閟書示追榮於泉壤可

母

勑婦人之賢室家所賴上能使其君子有羔羊正直之行下能使其後世有麟趾信厚之風詩人所嘉於今猶信朕既得其子以知其親具官某母趙氏江漢之行山河其容手執詩書親教子弟雖負米而養自有孝弟之歡而列鼎以祠莫盡劬勞之報宜易脂田之奉仍加褕翟之榮追賁九原以慰存歿可

陳曼父閏（曼任登州錄事父閏年九十一以赦封承務郎）

勑具官某父某總章之慶凡通籍之士皆獲爵命其親朕惟子大夫沉於下僚家有耄期之養而寵榮不及念之惻焉錫爾一命以綏子孫之志可

錢勰父母

父

勑錢氏舉國內附俾吳越之人免兵革之亂子孫受封帶河礪山藏在盟府矧其後世賢傑間出赫奕相望其於追崇安可復後具官某父某貫穿墳史練達典章博辯有文絕出倫輩父子兄弟進以直言謇喧一時望以卿相中道而隕報在後昆儼然侍從之華與我總章之祀寵之開府載是閔書九原有知服命無斁可

母

勑婦人之貴當從其夫禮變古今義均存沒肆予大享之慶俾極追封之榮具官某母某氏育德高門作

嬪大族生知圖史之榮不煩保傅之箴餘慶在其子孫清風播於宗黨肇封成國光有翟衣錫此密章寵爾廟祏可

李瑋三代

曾祖

勑昔我仁祖敦睦九族以和萬邦顧惟念母之深特厚外家之禮往事雖遠此恩未移具官李瑋曾祖某懷抱美志浮沉人間孝弟篤於父兄忠信驗於朋友天道不諂報在子孫人爵自高寵極師保肆予大享之慶肇易三秦之封九泉有知服我休命可

祖

勑成王之母邑姜齊侯世受其祉宣王之母申后申伯亦賴其寵矧我皇祖之聖重以李氏之賢子孫相承冠冕日盛追崇之典國有舊章具官李瑋祖某隱約之中操修以禮克有淑女篤生聖人寵雖不逮於平生澤尚可加於來裔比因秋享肇易國封錫是閔書以寵廟祀可

父

勑朕深惟仁祖之意寵綏元舅之家申錫婚姻以固恩禮乃眷奠邦之嗣來相合宮之祠熙事告成鴻恩先及具官李瑋父某貴而能降富而不驕諸子之賢迭為將帥大邦之寵更王齊秦肇新錫命之書以慰終天之感可

王堅父

勑朕惟景德祥符之間治定功成庶幾三代時維丞相魏公左右厥辟同底于道於穆清廟卒配烝享至於慶曆嘉祐之際克有賢子不墜厥家出入中外允文允武茲予季秋大享追念先正之後有能在朝相我熙事宜有褒寵以勸百官具官某父某始以諫諍名聞朝廷終以將帥威加戎狄父錫之慶子成厥功故雖富貴顯融赫奕再世而天下之議不以為過生為六官之長沒加三事之榮匪予爾私惟德之報可

曾布父

勑曾氏系出東魯淵源師友本於孔氏譜牒詳具雖遠而明子孫盛大繼顯於世具官某父某文學之美肖其先人議論之長信於來世仕而不遇志存於書沒而愈彰慶鍾厥子屬詞比事粲然有古人之風理財禦邊卓然有當世之具才智競爽爵秩同升其於搢紳殆無一二朕既任以事恩寵其先今茲大享告成顯親沛澤追錫崇階之贈以慰九原之知可

蔡確父母

父

勑位極三師而爵封大國雖元勳盛德有不能至者矣而將相大臣欲顯其親者得之吾是以知積善之為難而有子之為貴也具官某父某潛於下僚不求聞達躬有懿行久乃發揚美哉中子之賢任予元宰之事久厭機務退守便藩深念教忠之勞求易苴茅之賜大名奧壤雖為甸服之雄全楚新邦願即故鄉之近九原未泯尚克嘉之可

母

勑貴以其子而爵從其夫此婦人之禮也時予舊相之寵告我念母之誠亦何愛於大邦不以成其純孝

具官某母某氏仁以逮下嚴於治家禮先中饋之勤
恩遍外姻之廣命之不淑沒有餘哀肇易脂田之封
永保荊人之國寵爾廟室以利後人可

秦晉國安仁保佑夫人張氏祖祖母父母

祖

勑具官某祖某朕追懷弓劍之遙不遺簪履之舊矧
功存於保護而寵極於平生宜因大享之恩成其尊
祖之念寵加列衞追賁九泉可

祖母

勑具官某祖母某氏朕祇祀合宮嚴配聖考思其志
意恍焉如存是以推廣舊恩施及幽遠肇易脂田之
奉以申追遠之誠可

父

勑具官某父某朕孝愛之深無德不報永惟保育之
舊夙著劬勞之恩方大享之告成宜顯親之施及諸
衞之貴存沒兼榮可

母

勑具官某母某氏爾蚤以息女之良功存藩邸之養
報已隆於貴顯恩宜逮於存亡肇新湯沐之封以爲
幽冥之慰可

世采母李氏安康郡太君世智母何氏永昌
郡太君

勑嚴父配天國之大禮也以子貴母三代之舊章也
兹予大賚之慶澤被含生之倫矧於近親志切追遠
錫命之典其何可忘具官某母某氏承上克恭臨下
以禮生著御家之法沒聞有子之賢賜湯沐於大邦
爲窀穸之餘寵九原未泯尚克嘉之可

李端愿父母

父

勑富而好禮貴而不驕勢憑戚里之榮躬被儒者之
節昔聞其語未見其人具官某父某爵本傳家親聯
築館進退以禮無世祿之非交友多賢盡當時之傑
被遇前聖流芳後昆有子而賢久列東宮之貴開府
以贈仍因西土之封錫是閟章賁爾幽隧可

母

勑帝乙歸妹而交泰之功著王姬之車而肅雝之禮
成風化所由恩禮當異具官某母某氏淵源之盛當
世莫倫禮義之隆至今傳誦儼若姑章之奉穆然閨
壼之風車服下於王后而不以驕人子孫衆如螽斯
而要於守法故能奕世不墜休聲愈隆兹予大享之
成因爾故封之廣閟書密印寵數不渝可

張方平祖父

祖

勑朝廷優二府之臣列三世之贈眷我耆舊退處鄉
閭方大享之告成宜申錫於休命賁及祖廟進封大
邦具官某祖某修身正家而聲被於宗黨居約履順
而福流於子孫力行於方寸之間得報於百年之後
朝之大老惟爾元孫肇新淇奧之封增寵師臣之報
告于幽隧服此優恩可

父

勑士之懷抱志節老於山林不求聞知者何可勝數
永惟公卿之貴本由父祖之賢行義絕倫聲聞不著

特緣有子得列於朝追想風猷不忘嘉歎具官某父某性本靜重行極高明宴坐一室之間心遊萬物之表澹然自守寡笑與言遂以絶人之姿深積傳家之慶柱石之寄嘗參二府之崇几杖之儀又已十年之久比緣昭配許以侍祠宜因均福之恩懋錫追崇之典地分全魏爵列上公九原有知服我休命可

富紹庭母

勑朕追懷先正之臣建功當年流澤後世時惟丞相臨淄公以甘盤之舊股肱太平丞相韓公以魏丙之賢翼亮數世風流未遠家事落然比因大享之成重興追遠之念具官某母某氏臨淄公之子而韓公之配也幼服圖史之訓晚同忠義之勤有德有年五福兼備奄從淪謝中外咨嗟兹用不忘舊勳寵加新命因其封國之故以明有子之良賁爾宗祧世世無斁可

蔡朦父挺贈開府儀同三司

勑昔我皇考分命守將鎮撫四夷時惟西羌弗克靖順實賴良帥是震是服遂以顯績進登西樞命之不融中道而殞聲蹟之美于今不忘具官某父某謀猷靖深勳業崇茂治邊之略紀于一時經遠之功著于來世比緣陟配之享永懷先正之良追錫崇階比儀三事有子之慶奕世嘉之可

劉邠母

勑婦人之賢著於麟趾贈禮之盛極於翬衣朕親享合宮加惠百辟矧復從官之列來告念母之誠可無異恩以示追遠具官某母某氏篤生大族作配名儒環佩之聲動必由禮蘋藻之薦舉不失時追懷令猷尚有諸子守道不倚則漢中壘尉博學不倦則唐居巢侯美哉有子之良爲我得臣之助祚之大郡慰爾九原可

奉議郎任斯年祖母黄氏以母封回授承壽君

勑朕親享合宮均慶多士以寵榮其親推而上之又及其祖其於親親尊祖之義備矣美名大邑介爾眉壽子孫不忘益勉忠孝可

張琬父昇追封韓公

勑朕追懷祖宗下逮先正聞嘉祐治平之盛宗臣大老相望於朝永思其人如見風采具官某父某始以直氣振於中司終以令德長於西府歷事二祖懇款一節歸老嵩少追迹松喬殂謝未幾風烈猶在比緣合宮之祀嘉其有子之慶即封鄉國以賁私祧九原有知服此休命可

安燾知樞密院贈三代

曾祖

勑樞臣之長戎政出焉內則張皇六師以禦外侮外則綏懷四夷以安中國久虛之位歷試以庸特推三世之恩以示百官之勸具官安燾曾祖某處躬甚厚與世無求人莫能知而天相其善身隱不仕而世承其休逮爾曾孫之良冠予西府之列折衝之效偃革可期斯用錫帝傳之隆名賁私祧之常祀九原未泯百世不忘可

祖

勑古之賢君有師臣之義朕臨御百辟想見其人眷

予宥密之賢夙承祖考之烈積德之厚獲報甚隆寵之上公以見予意具官某祖某賦性端懿終身退藏孝弟發於自然忠信驗於來世松生於谷閲歲不衰泉發於山造平而大啓昆心於嗣子胙多福於元孫歸乎家廟之隆數致閲書之賜賁于幽隧宜爾後昆可

父

勑子之能仕父教之忠率循孝弟之風施及邦家之廣朕既用其子不忘其親荐錫崇階之榮以寵退食之養具官某父某資性淳篤既慎靖以安貧操行堅强亦恭儉以居富一變簪裳之盛親見廊廟之崇循致承平既股肱之允賴報之寵祿宜命數之超升壽考且寧訓敕無怠可

王汝舟祖母胡氏封嘉興縣太君汝舟乞以妻敘封回受

勑某合宮之慶士得以其親及其室家之封封其大父母今汝舟願以妻之敘而加其祖母恩從其厚將以極尊祖貴老之義而已綏爾眉壽服寵無斁可

皇兄令擢等所生母贈縣太君

勑某母某氏合宮之慶澤被存沒爾篤生令人當以子貴肇錫湯沐之奉以慰怵惕之感魂而有知嘉此休命可

富弼贈太師

勑慶曆之盛朝多偉人維范與富才業名位實相先後海內稱誦見於聲詩比之夔契經涉險阻繼以存亡惟天所佑克享全福歷相三世配食清廟肆予大享加寵先正亦克有子列于在廷具官某父某德及夷夏功載史冊出盟獯鬻復結二國之歡入秉陶鈞首開萬世之議性本直諒終身不回心樂虛閑超世自得音容未遠風烈可追錫以上公之章明我師臣之意告于幽隧慰爾後昆可

劉沆追封秦國公

勑生而秉鈞顯名於世沒而有子通籍于朝家存舊德之餘國有世臣之盛比緣大享之慶來告顯親之誠勳舊既隆恩寵亦異具官某父某奮身南國致位中台風蹟之優効見於民政勤勞之久聲載於圖書頃自告終奄更三世爵極師保之重國分吳會之雄宜錫祉於秦亭示追崇於家廟九原未泯服此鴻恩可

盧政贈司空

勑祖宗懷柔四方兵革不試雖有貔虎之士擁旄鉞之寄皆老死侍衞之間不見才武之效然其聲績未泯子孫在廷追遠之恩國有常典具官某父某弓劍之任推雄萬夫韜略之賢著稱當世卒能保寵以沒其身茲大享於合宮示追崇於列辟宜錫冬官之印以增家廟之榮魂而有知服寵無斁可

王存妻胡氏齊安郡夫人

勑朕敷求哲人咨以大政知其有孝恭祖考之義則爵其三世以禮其私祧知其有慈愛室家之心則封之大郡以助其內治凡所以深慰其情而優爲之禮者亦已至矣具官某妻某氏舉無失中言必由禮起於糟糠而奮處窮約逮其富貴而不聞驕奢茲使君

子綽有成德遂登丞轄之位率由夙夜之佐是用望郡以爲湯沐翟茀以與會朝勉修令猷答此休命可

楊王第三女封安定郡主

勑朕有懷二宗思見文武之盛念我叔父亦配聞平之賢粤維禮命之優蓋有朝廷之舊女既及笄而字爵當裂土而封恩禮之隆孝敬斯在楊王第三女幼而好禮姆教不煩長而知方婦德已備茲擇良士亦爲外親將修纁鴈之儀肇錫湯沐之奉惟恭且儉可以保是美名惟孝與和可以安於二姓風化之首其尚勉之可

欒城集卷第三十二

原书空白页

欒城集卷第三十三

北門書詔五十四首

麻制十三首

除苗授保康軍節度知潞州制

門下上將之任本智略以爲先萬夫所望亦材武之兼尙惟擢拜之未幾亟辭疾以告勞言念悃誠式敷明命殿前副都指揮使武泰軍節度黔州管內觀察處置等使持節黔州諸軍事黔州刺史上柱國濟南郡開國公食邑二千八百戶食實封三百戶苗授蚤讀兵法有志事功久踐戎行自奮邊鄙入參環列旣被遇於先朝累積歲勞適謀選於元帥遂分旄節之寄克諧卒乘之懽宿衞逾年勤勩爲請慼獨賢於煩使俾釐佚於近藩爵加貴名邑衍真食潞子之舊俗武而淳守士之臣事簡且暇於戲建纛而出知寵數之不移勿藥有瘳幸年歲之未暮卧理非壯士之節力疾有忠臣之風勉竢安平起就勳業可特授檢校司空持節房州諸軍事房州刺史充保康軍節度房州管內觀察處置等使知潞州軍州事兼管內勸農使兼提舉澤晉絳慈遼州威勝軍屯駐駐泊就糧本城兵馬巡檢公事替韓宗古加食邑五百戶食實封二百戶勳封如故主者施行

除劉昌祚武康軍節度殿前副都指揮使制

門下多畜衞兵莫如國朝之盛次補元帥蓋本祖宗之常顧惟萬騎之選師重以千廬之嚴儆欲衆心之素服非宿將而莫當誕告在廷咸聽朕命侍衞親軍步軍副都指揮使冀州管內觀察使持節冀州諸軍事冀州刺史上柱國彭城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九百戶食實封一百戶劉昌祚奮由弓劍資以韜鈐整於治軍才出邊將之右勇於對敵聲著隴山之西乃者取其先朝指蹤之餘授以平涼總護之貴種羌久困旣款塞以來庭環尹適虛歸釋甲而御衆爰加旄節之重以壯轅門之觀旌旆不移什伍如故當使少加號令自益精明於戲仁足附衆則六師不擾威能克愛則萬夫可齊亦俾貔貅之徒咸知忠孝之節勉矣來效往其欽哉可特授持節洋州諸軍事洋州刺史充殿前副都指揮使武康軍節度洋州管內觀察處置等使勳封食實封如故主者施行

明堂呂大防加恩制

門下昔吾祖宗革五季之遺復三王之舊皇祐之盛始寓總章於外朝元豐之隆載嚴上帝之定位物有成憲敷遺後人朕因而循之罔有失墜乃辛巳之吉躬被冕服祗帥羣工禮成不遺神貺昭答誕降多福均畀在廷太中大夫守尙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上柱國汲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九百戶食實封六百戶呂大防篤實而文寬厚而栗在英祖時納忠不回爲名御史在神考時宣力不懈爲賢守臣逮茲纘承卽與丞弼旣全付之鈞軸遂能任我棟梁正顏色而誠意宣出詞氣而忠邪辨左右三載咸乂四方民無煩苛羌率舊職稼穡茂遂神人燕安俾我釐事告成舊章不墜雖荷帝祉時惟乃功宜因賜胙之恩遂行進律之典增大國邑衍食真封疇爾茂勳勸我多士於戲公爾忘私非獨得君亦以獲祐於帝寬而有制非

獨善始亦以克要厥終及茲休成同底至道可特授依前官職加食邑一千戶食實封四百戶勳封如故主者施行

皇伯祖宗暉加恩制

門下宗祀配天所以教諸侯之孝加地進律所以廣上帝之恩矧維天屬之尊世奉濮園之享相予肆祀綏我思成躬率父兄之和以致天人之應用敷大號昭告治朝皇伯祖鎮南軍節度洪州管內觀察處置等使檢校司徒開府儀同三司持節都督洪州諸軍事洪州刺史上柱國嗣濮王食邑一萬二千一百戶食實封三千七百戶宗暉爵封世王名冠屬籍貴而能降富而不驕孝弟肅恭率本天姿之懿威儀問學蚤承師訓之良同我絜齋獻於鐀熟進退和於禮節升降比於樂章逮此休成宜均多福益衍舊封之廣仍加真食之優於戲承安懿之後思繼前人之令猷兼將相之隆勉圖夾輔之休烈茲因受爵之寵益起循牆之恭庶無閑然克有終譽可特授依前官職加食邑一千戶食實封三百戶勳如故主者施行

皇叔祖宗祐加恩制

門下朕出款原廟之嚴入謁總章之祕師臣外飾多士以靖吾國宗卿內飾諸父以正吾家親賢既和天人咸若膺受多福施及四方矧惟族屬之尊宜有寵光之異皇叔祖寧遠軍節度容州管內觀察處置等使持節容州諸軍事容州刺史上柱國鞏國公食邑五千八百戶食實封一千六百戶宗祐恥爲富貴之習動由禮義之中祇順父兄親近師友肅若閨門之治穆然朝謁之容秉旄鉞而四方之志行錫茅土而諸侯之禮備遠鎮容管近殿洛師處之若無久而益慎爰推大賚之澤益彰有德之榮增衍故封懋錫真食於戲考之晉人則安平之於武帝求之唐室則元嘉之於高宗皆以德重屬高恩隆禮異往祇服於明命思無愧於古人可特授依前官職加食邑七百戶食實封二百戶勳如故主者施行

皇叔祖宗楚加恩制

門下漢封同姓之國勢遂疏於本朝唐任宗室之隆用每雜於它族祖宗酌古今之典篤兄弟之親雖極茅土之封常居朝謁之地眷禮特異前世莫倫皇叔祖建武軍節度邕州管內觀察處置等使持節邕州諸軍事邕州刺史上柱國鄖國公食邑五千八百戶食實封一千六百戶宗楚孝友根心文藝飾性居處恭故不聞過行室家理故可以涖官師保不煩朋友稱信乃者顯相原廟之祀齋宿總章之廷暇假無言質明成禮顧惟大賚之澤宜處羣臣之先益衍故封陪敦真食於戲宗祀之典所以教孝於諸侯賜胙之恩所以均福於上帝誠觀禮以知義尚修身而保終祇服寵光永有燕譽可特授依前官職加食邑七百戶食實封二百戶勳如故主者施行

皇弟徽宗御名加恩制

門下朕惟成王尚幼而紹文武任姒之業時其諸弟之貴則有邘晉應韓之封皆克保邦以輔王室今予仲叔之衆咸訓祖考之謀方宗祀于文人以陟配于上帝禮成弗越孝思無窮爰因降福之多以均同氣

之盛皇弟鎮寧軍節度澶州管內觀察處置等使檢校太尉開府儀同三司持節澶州諸軍事澶州刺史上柱國遂寧郡王食邑六千戶食實封一千九百戶佶得天之粹克孝于家典學之初弗煩于傅觀其率禮之意既有成人之風受冊苴茅已賜盟於如礪備儀出閤終有賴於維城朕方推神之休布澤于下豈茲貴介而有忽遺宜增多戶之封并衍真食之賜於戲富而知稼穡之事則富可保貴而知君臣之節則貴可全受爵既先於四方修己豈後於羣辟祗服明訓其永有詞可特授依前官職加食邑一千戶食實封三百戶勳如故主者施行

皇弟似加恩制

門下朕明發而興有懷文武之烈孝愛之廣施及兄弟之親茲擇季秋之辰躬展總章之祀升侑烈考昭配昊天執幣以前慨然如在念遺意之所屬顧同氣之當先皇弟集慶軍節度亳州管內觀察處置河堤等使檢校太尉開府儀同三司持節亳州諸軍事亳州刺史上柱國普寧郡王食邑五千戶食實封一千七百戶似幼有岐嶷之姿長見肅雝之美克勤朝夕既已無違於家日親詩書知其有志于學爵分茅土之貴任兼將相之榮身能處之不驕人亦期之可久宜益舊封之廣仍加真食之多於戲顯宗之於東平下腰腹之詔明皇之於隆慶歎羽翼之詩朕既無間於伯仲之間爾亦無忘於孝友之行外以事國內以顯親可特授依前官職加食邑一千戶食實封三百戶勳如故主者施行

皇弟偲加恩制

門下古者教成於家治定於國九族既睦萬邦咸和今予季弟之親未遑就傅之禮追先帝眷懷之深意推東朝鞠育之異恩錫命之隆可後於衆皇弟武成軍節度滑州管內觀察處置河堤等使檢校太尉持節滑州諸軍事滑州刺史上柱國祁國公食邑三千七百戶食實封一千二百戶偲生而敦大長則惠和氣稟清明有室家君王之喜心懷徇達知師保教訓之方乃者擇季秋之辰修宗祀之禮事天所以報本嚴父所以顯親馨海宇之人孰非付託之重念天倫之戚永懷顧屬之隆宜因慶賜之行并衍封食之賜於戲父兄皆萬乘之富豈其患貧爵秩既五等之尊貴於能降罔恃得之之易當念守之之艱滿而懼傾高則不墜可特授依前官職加食邑七百戶食實封二百戶勳如故主者施行

馮京加恩制

門下世臣之於故國增望實之隆老成之於典刑有諮謀之益眷吾嘉祐侍從之列實惟朝廷心膂之臣追今所存數人而已乃者合宮肆祀百辟駿奔顧瞻舊人方在外服懷想風聲之懿豈忘霈澤之加保寧軍節度婺州管內觀察處置等使持節婺州諸軍事婺州刺史上柱國始平郡開國公食邑六千六百戶食實封二千戶馮京敦大敏明肅恭和惠名冠多士偏居臺省之高華德合前人遂攬兵政之微密納之煩劇而不亂涅於渾濁而不緇心與善人望推前輩丙吉雖病以陰德而復全蕭傅出藩懷本朝之雅意

頃膺旄節之重以當趙魏之衝坐使中朝不勞北顧宜衍大邦之履仍加真食之封於戲身歷四朝履夷嶮而一致心通庶事閱義理者尤多豈以中外之殊而廢謀猷之告介爾眉壽左右皇家可特授依前官職加食邑五百戶食實封二百戶勳封如故主者施行

劉昌祚加恩制

門下朕因路寢之正舉合宮之祠禮樂法商周之隆車服兼漢唐之盛出款原廟還享上穹職貢充庭工師履位兵衛如植旌旆不煩實惟有人以克成禮殿前副都指揮使武康軍節度洋州管內觀察處置等使持節洋州諸軍事洋州刺史上柱國彭城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九百戶食實封一百戶劉昌祚天資鷙勇性本忠良結髮征羌號馬上之飛將授鉞臨塞皆關中之要區方西鄙之須材會中軍之謀帥畀之旄節之重付之貔虎之師歸閱浹旬旋聞輯睦逮此熙成之慶賴其宿衞之勤既增封爵之崇仍加真食之厚於戲古之明主立賞以待有功古之賢將有功而恥自列服予霈澤之異勉爾勳名之思貴當益恭老當益壯可特授依前官職進封開國公加食邑七百戶食實封二百戶勳如故主者施行

除文彥博太師河東節度使致仕制

門下周公未嘗之魯老亦居豐留侯晚雖强飡終不任事蓋委寄之重初無間然而止足之風所不敢廢惟我耆舊歷事祖宗纘服之初復命以位雖師保之地優佚不煩而丘樊之心朝夕以請布告在位俾聞高風太師平章軍國重事上柱國潞國公食邑二萬八千一百戶食實封一萬一千八百戶文彥博克孝而忠允文且武其在師旅有方召之勳其在朝廷有崇璟之業士民視其去就夷狄震其威名時更四朝躬蹈一節先皇帝慭勞以事既許其歸越予訪落之年凜有涉淵之志起之既老待以仰成出入五年終始全德進而論道日聞典訓之言倚以折衝卒靖邊防之警委成功而不處指葽景以求安勤請屢聞誠心莫奪顧瞻閭井近在洛師郭氏有永巷之嚴裴公有綠野之勝豈以簪紱之累久致形氣之勞貴極上公既無復加之爵秩分領全晉仍畀久還之節旄增廣舊封益衍真食殫盡人臣之寵歸從父老之游於戲音聲不遐尚有就問之禮几杖以俟復期親祀之陪勿以進退之殊而廢謨猷之告式燕且譽俾壽而康可特授太師開府儀同三司太原尹充河東節度管內觀察處置等使致仕加食邑一千戶食實封四百戶勳封如故仍令所司擇日備禮冊命主者施行

除馮京彰德軍節度使制

門下備河禦胡固天下之要地建都置守皆前世之重臣雖中外之無虞實根本之所在非其人則視若虛邑得所付則坐爲長城是用敷告外廷復任舊老保寧軍節度婺州管內觀察處置等使持節婺州諸軍事婺州刺史知大名府兼北京留守司公事畿內勸農使充大名府路安撫使馬步軍都總管上柱國始平郡開國公食邑七千一百戶食實封二千一百戶馮京名冠多士望高累朝和而不同性有鹽梅之

德磨而不磷志懷金石之堅入則參領萬幾出則蕃屏四國頃加旄鉞之寵俾臨趙魏之衝宜民宜人靖重而不擾無怨無惡樂易而可親朕不忍奪民所安故命易節而處升視冬卿之秩併加邑戶之封蓋官宿其業則事無不知民習其上則信而易使方今河流所出近在都城之西故道已堙而歲有衍溢之虞北流既駛而方患隄防之缺介衆所利卿靡弗聞舊德所臨朕亦何慮於戲兵民細故責之將佐而可爲邦國大猷非吾耆老而誰聽勉盡白首之節以寬北顧之憂可特授檢校司空持節相州諸軍事相州刺史充彰德軍節度相州管內觀察處置等使再任知大名府兼北京留守司公事畿內勸農使充大名府路安撫使馬步軍都總管仍加食邑五百戶食實封二百戶勳封如故主者施行

詔敕四十一首

尚書左丞韓忠彥免弟嘉彥尚主不許詔

敕忠彥覽所劄子奏伏聞聖恩宜詔臣弟嘉彥赴禁中引見欲令尚主伏望以長主之貴更加慎擇事具悉惟先正魏公光輔三世有勞宗祧雖沒元身其報在後先皇帝追懷忠厚之德許以婚媾之親逮茲奉行實出遺旨雖卿以惡盈爲戒深欲固辭而朝廷謂無德不酬莫回成命謙沖之意嘉歎不忘所請宜不許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不允詔 同上條

昔王導以輔政之業郭子儀以專征之功肆其後人皆聯戚里衣冠之盛晉唐所稱未聞其子孫以盈滿爲言而朝廷聽辭避之請也今予先正實配前人築館之恩報功斯在蓋使蕃之寵屬於乃父而事不在卿選擇之命出於先朝而朕不敢易體茲至意罔或固辭所請宜不允

門下侍郎孫固乞致仕不允仍給寬假詔

敕孫固省所劄子奏春中以被病危重乞一致仕名目聖恩深厚未忍遽從今氣血益以羸耗在假已二十日坤成聖節不能勉強趨赴伏望聖慈察臣出於至誠曲成其志事具悉朕以篤老之臣於國有肝膽之親而命以位非責其趨走之勞也卿以垂白之年許朕以股肱之用而受其託非徒爲朝謁之勤也今者眷倚之厚朕方未怠聞望之隆人亦無間徒以壽日方迫疾勢未平不能造朝遽欲謝事既非朕所以待卿之本意亦非卿所以事朕之素心人其謂何朕實未諭既命賜告以自養卿其少安而勿違所請宜不允仍給寬假將治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韓忠彥乞外任不許詔

敕忠彥覽所劄子奏兄爲執政弟爲駙馬未有似此體例不若自求罷免伏望許解近司處之外任事具悉魏公之功沒而不朽先帝之命久而不忘吾有懷舊勳擢卿於六官之貴繼因遺旨屬嘉彥以副車之姻推吾此心蓋非一日本將弁錄其子以寵其父豈欲獨收其弟而棄其兄比因力辭嘗已臨諭有唐故事非獨一家本朝已行亦存近比尚茲勤請殊失眷懷吾欲伯仲相望於朝以示國家不替舊德起視乃職罔復煩言所請宜不許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不允詔 同上條

勅忠彥省所劄子奏兄爲執政弟爲駙馬未有似此體例不若自求罷免伏望許解近司處之外任事具悉君臣之間以誠意相遇則事無不可以形迹爲務則理或難通朕惟魏公歷事三朝咸有一德功存社稷澤及子孫追懷茂勳述行先志以卿性資忠良久更事任可以寄股肱之託以嘉彥業履純潔方及冠歲可以與姻親之選各隨材分以答勳勞由義而言略無嫌疑之可避顧卿何慮特假形迹以爲辭況考之古今亦有成例祇服朕訓何卹人言其罔復辭以安厥位所請宜不允故兹詔示想宜知悉

孫固乞致仕不允詔

勅孫固省所三上劄子奏乞致仕事具悉卿以疾辭位義也而朕以事留卿亦義也既皆爲義則卿之所執雖未爲過而朕之所設亦豈遽非乎尚何力辭以廢成命今者四方無虞廟堂之上非有艱難之慮緩急之政也卿疾雖未復而勢已有間日雖稍久而事則無損誠能得告以養疾疾愈而造朝宜若於體無害也治疾以安身身强而圖報宜若於國有補也尚何所疑而辭之不已乎勉循前命無復煩請所請宜不允故兹詔示想宜知悉

趙君錫免刑部侍郎不允詔

勅君錫省所奏辭免恩命事具悉朕以卿仁恕不苛必能哀矜有罪寬平盡下可以詳究微文矧在東臺逮兹累歲觀封駮之無避知廉直之有餘衆言既孚朕志亦定往祇成命罔復固辭所請宜不允故兹詔示想宜知悉

呂公孺免戶部尚書不允詔

勅公孺省所奏辭免恩命事具悉方今賦有常供無暴斂之入用循故事有不給之虞朕眷求長材委以足用虛位以竢累月于兹卿家本世臣早更事任頃涖京邑亦既久勞辭而不居誰使任事所請宜不允故兹詔示想宜知悉

太皇太后明堂禮成罷賀賜門下手詔

勅門下皇帝臨御海內晏安五經季秋再講宗祀克有君德以享天心顧吾何功獲被斯福今有司因天聖之故事修會慶之盛禮將俾文武稱慶于廷吾自臨决萬機日懷祇畏豈以菲薄之德自比章獻之明矧復皇帝致賀于禁中羣臣奉表于閤左禮文既具夫又何求前朝舊儀吾不敢受將來明堂禮畢更不受賀百官並內東門拜表故兹詔示想宜知悉

太師文彥博乞致仕不許詔

勅彥博覽所劄子奏陳乞致仕事具悉吾之用卿本以公義卿之事人亦非私意起於旣謝凡以爲民矧於陟降之間未覺筋力之憊苟誠在愛民則愈老而民不厭誠在許國則愈久而君益親卿旣以道深結於朝而欲以私自便而去義有未可非吾所知所請宜不許故兹詔示想宜知悉

不允詔 同上條

勅彥博省所劄子奏陳乞致仕事具悉絜去就之分厲廉恥之風此新進之士立名於世者之所爲也以朝廷爲家以社稷爲悅此老成之臣竭忠於國者之

所志也卿昔以八十之年不卹小廉出循朝命既得之矣歲月未幾體力猶康遽欲告歸朕所未喻豈以老成之望而蹈新進之爲謂宜少安卒輔予治所請宜不允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文彥博致仕再免兩鎮不許詔

勑彥博覽所再上劄子奏辭免恩命乞只以河東一鎮致仕貼麻處分事具悉朝廷數以兩鎮命卿而卿率以固辭獲免抑有由也或特恩之横被或謝事而得休歷考前後所加猶是公相常禮今者老而復起起而復歸率自帝師之隆未見前人之比兼持旄節夫豈過哉已却封章姑止可也所請宜不許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不允詔 同上條

勑彥博省所再上劄子奏辭免恩命乞只以河東一鎮致仕貼麻處分事具悉命由君出禮以義起豈必皆有故事然後得以奉行卿有德有年在朝不見其比或出或處自昔未聞其人矧復兩鎮之異恩既有先朝之成命蓋昔日之勳未若今日之盛則今日之受豈必前日之非勉聽朕言祗受册禮所請宜不允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文彥博三免兩鎮不許詔

勑彥博覽所三上劄子奏辭免兩鎮恩命止授河東一鎮致仕事具悉卿股肱四朝而爲二帝師求之古今未見倫擬得謝而去在禮宜殊佩相印持將鉞以爲未足故并付以蒲中漢中之衆所以華國非特以爲卿寵也今辭之不已深所未喻吾志先定卿其勿辭所請宜不許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不允詔 同上條

勑彥博省所三上劄子奏辭免兩鎮恩命止授河東一鎮致仕事具悉朝廷之命審而後發非力辭之所得免也卿親對便坐繼三上章詞已竭矣而朕之素心終不可易且卿兩以師臣歸第前無其比而後無其繼雖兼擁二節孰以爲非者哉所請宜不允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文彥博免兩鎮許詔

勑彥博覽所累上劄子奏辭免兩鎮恩命乞祗帶河東一鎮致仕事具悉恩之不勝義舊矣卿既告老而吾以至恩授卿二鎮朝有成命而卿以大義執節固辭雖欲不聽其如義何況卿所陳關國之體以謂宗室之故不當施於羣臣而非法所加亦難行於治世辭之以禮衆實謂宜吾豈以一時之恩而廢天下之義哉勉從所請還卿舊節再惟誠悃不忘嘉歎特依所請換授依舊領河東節度使致仕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允詔 同上條

勑彥博省所累上劄子奏辭免兩鎮恩命乞祗帶河東一鎮致仕事具悉朕惟先朝嘗以兩鎮寵綏大臣者惟魏國忠獻韓公與卿爲二忠獻既已一辭於前而卿亦嘗再辭於後先帝亮其至意爲改册書天下既頌先帝之明復嘉二臣之義今朕嗣守成憲率而行之以卿累章稽之故事實無違者古之君子愛人以德朕豈忘斯義而廢卿言特依所請換授依舊領

河東節度使致仕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河東官吏軍民示諭勅書

勅河東官吏軍人僧道百姓等朕以文彦博四朝舊臣一時耆德起於既老之後輔予纘服之初奏章屢陳歸意莫奪師臣之貴爵無復加將鉞之崇恩俾還舊矧爾故鄉之父老安於前尹之威懷比聞冊書想多歡慰今特授文彦博太師開府儀同三司太原尹充河東節度管内觀察處置等使致仕加食邑一千戶食實封四百戶勳封如故故茲示諭想宜知悉將士等各得平安好參佐官吏僧道耆壽百姓等並存問之遺書指不多及

孫固乞致仕不允詔

勅孫固省所劄子奏自去年正月末涉夏兩次重病蒙聖恩寛假得遂生全然臣一年飲食減少氣力羸乏仰干天聽以祈矜憫許臣休致事具悉朕屬任耆老本非旅力之求卿被遇股肱豈可一朝而去雖自以羸瘠爲苦朝謁多艱然而遇事不廢思慮之明進對每有諮謀之益何損於政遽當告歸矧今邊防無異域之虞而密府有同寮之助勉親藥餌仰循邦家神之聽之介以壽考所請宜不允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韓忠彦免同知樞密院不允詔

勅忠彦省所劄子奏伏覩除同知樞密院伏望追改新命事具悉朕以西樞總領兵要綏御邊防事有失於須臾患或貽於久遠是用輟卿左轄之要付卿右武之權分職雖殊柄用則一易地而已力辭謂何矧復親黨之微嫌豈爲腹心之深累勉起視事尚體眷懷所請宜不允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蘇頌免尚書左丞不許詔

勅蘇頌覽所劄子奏辭免恩命事具悉卿家世名臣少小篤學在昔圖史包括無遺本朝典章指陳可數中以直道廢於一時終守金石之姿不爲燥濕所變白首在列丹心甚明進轄中臺斷自吾意勉服休命勿爲固辭所請宜不許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不允詔同上條

勅蘇頌省所劄子奏辭免恩命事具悉卿日奉寶訓進讀金華詞氣裕然進退以禮朕既已熟聞講解之益抑又究觀業履之詳臺中紀綱責在丞轄卿其以平昔舊聞施於政事朕亦以所參庶政驗卿前言毋爲固辭當取成效所請宜不允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蘇頌再免左丞不許詔

勅蘇頌覽所再上劄子奏辭免恩命事具悉卿昔在仁祖之朝已預石渠之選一時同列于今幾人結髮翰墨之場白首忠信之節議論如故志意不衰擢任柄臣蓋旌耆德辭至于再殊匪吾懷所請宜不許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不允詔同上條

勅蘇頌省所再上劄子奏辭免恩命事具悉二轄之司萬幾所萃不明故事政或失於紛更不達當今用或病於膠固朕以卿誦習典章而不厭更閱義禮者尤多擢寘左右之聯實求咨訪之益雖力辭之不已顧成命之難回所請宜不允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知樞密院孫固乞避親不允詔

勑孫固省所劄子奏伏覩除韓忠彥同知樞密院事緣臣有女嫁忠彥之弟純彥有此親嫌理合迴避伏望罷臣知樞密院事獲遂休退事具悉朕惟先朝同秉樞機之臣有以近親不許避免之比是以並建長貳之懿不取形迹之嫌今卿以謂無他同寮請循著令雖祖宗舊法不可遂忘而君臣同德姑爾無害豈以纎芥之故遽爲退老之謀再閱謙詞徒用嘉歎所請宜不允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周尹進興龍節無量壽佛勑書

勑周尹省所進奉興龍節無量壽佛一軸事具悉佛心無爲佛壽無量有能繪其真相俾來獻於誕辰勉我以清淨之風祝我以期頤之福忠勤深至嘉歎不忘故茲示諭想宜知悉夏熱汝比好否遣書指不多及

范百祿免侍讀不允詔

勑百祿省所上表蒙恩除兼侍讀伏望特寢誤恩事具悉卿秉心直諒臨事莊栗頃貳憲部持法寬平不屈於權要及領選曹馭吏詳察不撓於煩劇其達於吏治朕既知之矣至於通經博古慨然正論昔由此進今以是老朕寤寐格言而獨未聞焉挾策進讀其勿復避所請宜不允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趙君錫免吏部侍郎不允詔

勑君錫省所奏辭免恩命事具悉卿孝友慈祥可以施於有政寬栗柔立可以命之有家適從議讞之勞還領銓綜之重蓋因已試之效非有躐等之嫌選劇務繁不可久曠勉力思報賢於固辭所請宜不允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文彥博免孫男康世章服不允詔

勑彥博省所劄子奏辭免孫男康世章服事具悉卿以耆老給扶子孫以進見授服前後既異豈以重復爲疑奏牘上聞何其畏慎之過已頒成命罔復重辭所請宜不允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孫固乞致仕不允詔

勑孫固省所劄子奏以老病情迫累乞休致未賜開可緣年齒晚暮疾病侵陵今日筋骸困憊至此無復安全之理伏望哀憐早降俞旨事具悉卿逮事聖考於潛宮與聞先朝之大政貴老求舊屬任之意方隆引疾告歸退避之言已甚君臣同德夫豈當然體力雖衰姑復自勉所請宜不允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宰相呂大防等爲旱乞退不允詔

勑大防等省所劄子奏時雨不足乞罷免職任事具悉歷時告旱歲事可虞精禱未孚神貺猶嗇朕側身思咎終夕靡遑卿等躬任燮和志同憂患雖引義自責大臣之體則然而釋位求安有國之計何賴尚講救荒之政以助憂民之誠苟能使旱不爲災則朕復何咎所請宜不允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太皇太后以旱賜門下詔

勑門下吾母臨四方親決萬務清心克己凡以爲民而天意弗咸歷時災旱宿麥幾盡秋稼未立饑饉既至疫癘將起齋祠雖切漠然弗應吾則不德民實何罪中自循省寢食皆廢豈政治失當事之害物者尚

多上下否塞情之不通者非一刑或不稱其罪用或不當其人有一于斯皆足以上怫天心下擾民聽循致斯旱咎實在吾皇帝遇災恐懼不敢自佚旣命有司降食避殿罷五月朔朝吾亦自今月二十三日後減常膳側身念咎固無吝於改爲協德濟民尚有求於列位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皇帝以旱賜門下詔

勑門下朕奉承統業于今五年臨御崇高未達庶政夙夜祇懼若涉淵冰常恐德之弗類無以下慰民望上當天心今者冬雪不效春雨弗若逮此孟夏旱災如焚麥不充食禾未出土歲事凜凜民且狼顧雖禱祠備至而神莫之答惟循省自克則災或可消意者政令寬弛吏或爲害而莫懲歟賦役失當民病於事而莫察歟忠言有壅而未達賢才有抑而未用歟念之雖勤行則未至昭明恐懼之誠意庶幾陰陽之不違可自今月二十三日後減常膳不御前殿及將來五月一日罷文德殿視朝朕上奉東朝深愧常珍之日缺下臨庶尹猶冀嘉言之上聞苟利於人其無不可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鄧温伯免翰林承旨不許詔

勑温伯覽所奏辭免恩命事具悉卿以文史足用久在禁林愼靖寡尤首承密旨雖云新命率皆前官尚此盤桓固求引避旣違朝廷號令之信徒有道路進退之嫌其尚亟前勿爲煩請所請宜不許故茲詔示想宜知悉夏熱卿比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不允詔 同上條

勑温伯省所奏辭免恩命事具悉翰林以議論爲官而承旨以年德爲選茲所以歷求多士復用舊人卿旣久在朝廷當識朕意遷延退託雖多長者之風號令文詞宜得宿儒之用成命不反固辭實難所請宜不允故茲詔示想宜知悉夏熱卿比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呂大防等再爲旱乞退不允詔

勑大防等省所再上劄子奏近以旱暵爲沴乞罷職任伏蒙詔命不從所請伏望早賜施行事具悉常暘爲災民瘠已甚朕爲之父母而卿等爲朕股肱相與憂之固其任也然至於求罷職事則匪朕心朕旣自以失德爲疑卿等姑復以粃政爲念因民情而圖救脩旱備以防微旣能夙夜在公豈必逡巡去位朕志如是卿其少安所請宜不允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彰德軍官吏軍民示諭勑書

勑彰德軍官吏軍人僧道百姓等朕以魏都要地守難其人馮京名臣姑易其節假爾鄴城之重壯我留鑰之聲矧旄鉞之得賢抑吏民之增氣已頒大號想慰輿情今特授馮京檢校司空持節相州諸軍事相州刺史充彰德軍節度相州管內觀察處置等使再任知大名府兼北京留守司公事畿內勸農使充大名府路安撫使馬步軍都總管仍加食邑五百戶食實封二百戶勳封如故故茲示諭悉宜知悉將士等各得平安好參佐官吏僧道耆壽百姓等並存問之遣書指不多及

馮京免彰德軍節鉞不許詔

勑馮京覽所上表辭免恩命事具悉老臣所在衆志自安邊鄙震其威名吏民習於條教事可坐定政無更張是用因魏都之舊疆换鄴城之新節爭號既布僉謀畢同方慶得人之難遽覽飛章之請吾命惟允卿其勿違所請宜不許故茲詔示想宜知悉夏熱卿比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不允詔同上條

勑馮京省所上表辭免恩命事具悉魏博重鎮舊用老臣旄節寵章制存易地朕以卿著稱多士既歷三朝臥治此邦於今再歲復欲借君以為重蓋亦因民之所安豈其固辭而可得免祗服成命永綏北郊所請宜不允故茲詔示想宜知悉夏熱卿比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文彥博免致仕合得五人恩澤詔

勑彥博省所劄子奏今來致仕依條合得五人恩澤乞賜寢罷事具悉朝廷以恩遇老臣無所不厚而卿以禮自克辭不敢居卿既能見得思義以律貪夫朕豈不能成人之美以明晚節蓋知損之為益是以高而不危所請宜允故茲詔示想宜知悉夏熱卿比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范百祿免翰林學士不允詔

勑百祿省所上表辭免恩命事具悉卿蚤以直言預英祖之選中以直道干神考之知侃然立朝老而益劭朕欲訪經籍討論之助求文章潤色之工既已寘卿金華之中茲又擢卿玉堂之上矧復班六曹之首無躐等之嫌繼仲父之賢有傳家之慶朝有成命勢不可違時方須才義亦難奪所請宜不允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欒城集卷第三十三

原书空白页

欒城集卷第三十四

北門書詔祈祝九十首

批答四十四首

門下侍郎孫固乞致仕不許不允批答二首

覽表具之吾不出帷幄臨御家邦實賴股肱之良以持綱紀之要於其進退顧可輕聽之哉卿頃自近藩擢貳東省本以年德之故非有筋力之求若夫正顏色出詞氣使人望之而忠誠可信鄙倍自遠斯可矣豈以一病未能造朝遂欲舍而去哉誠請雖勤於義未也所請宜不許

省表具之卿事先帝於東宮覽兵要於西府忠厚之節始終不渝朕敷求舊人所得無幾親之信之以為手足尊之重之以為蓍龜非有大故不可棄也豈以一病而輕去哉雖會朝之常儀與坤成之大慶未能自力蓋亦何疑尚寧乃心終輔予治所請宜不允

劉昌祚免殿前副都指揮使不許不允批答二首

覽表具之衞兵虛帥累月于茲召節亟還辭章繼入既匪眷懷之素復稽總護之宜與其飾說以固辭孰若勤職而圖報所請宜不許仍斷來章

省表具之卿結髮兵間著績境外歸總環衞本以次遷懇避節旄再形謙請顧成命之不反宜就職以無辭所請宜不允仍斷來章

文彥博乞致仕不許不允批答二首

覽表具之卿以衞武之年踐呂尚之位安然無作則功名自隆默然無言則卿尹自化當以至靖之德坐鎮羣動之樞不勞施為以僃筋力今者初畢元祀遽聞告歸幾務多閑朝謁非病屬任既重披閱為疑方假百年之令猷以觀庶尹之成效來請雖切殊匪吾心所請宜不許

省表具之老而謝事古之禮也而勢未可去蓋有不得謝者矣卿元豐之間引年而歸隆知足之風元祐之初承詔而起敦急病之義既進退之兩得謂始終之不渝方朝廷政事之優閑而卿志氣之康裕雍容師保之地儀刑卿士之前朕之望卿意未有艾誠請雖至義不可從所請宜不允

呂大防免明堂恩命不許不允批答四首

覽表具之吾聽政九重逮今四載觀孝孫之致享奉文子以配天神人既和禮樂備舉終事如素孰尸厥功顧惟元臣宜與有慶往服休命其勿復辭所請宜不許

省表具之朕臨御諸夏俛仰四年格茲秋成躬致禋祀爕和鎮撫卿與有勞豈惟一朝顯相之勤實賴同德贊襄之益國有成憲時錫寵章其罔復辭勉服休命所請宜不允

覽表具之寵至而辭抑惟常禮義當而受顧亦何疑永言宗祀之嚴實賴顯相之助加惠百辟罔遺一人豈其股肱之良而無封邑之寵成命不易祗受勿違所請宜不許仍斷來章

省表具之朕奉祀合宮祗見上帝諸侯致享邇臣侍祠凡執豆籩咸被慶賜矧予元宰實代天工獨執謙言孰先多士勉膺成命罔復固辭所請宜不允仍斷

來章

皇伯祖宗暉免恩命不許不允批答四首

覽表具之季秋致享羣后在廷卿奉祀濮園首帥宗子相我熙事不忘肅雍逮兹禮成宜受帝祉矧朝廷之寵數皆祖宗之舊章雖執謙辭莫回成命所請宜不許

省表具之朕推廣帝澤覃及海涯惟英祖伯仲之親與濮園烝嘗之奉顯膺異數實先諸臣矧兹均福之餘本緣升侑之慶祇服成命其又何辭所請宜不允

覽表具之無言不酬無德不報古之道也總章之祀成于顯相雖駿奔走執豆籩皆被其澤矣而況於王乎雖復固辭難遂來懇所請宜不許仍斷來章

省表具之屬尊則禮必異親近則寵必先國之舊章朕何敢廢矧惟合宮之祀實賴顯相之勤雖欲不居懼失常典載嘉誠請難徇固辭所請宜不允仍斷來章

皇叔祖宗祐宗楚免恩命不許不允批答四首

覽表具之吾祇命元孫躬饗上帝父兄在列君臣肅然熙事告成大霈時舉宜因休命之降以為羣臣之先執謙而辭殊匪吾意所請宜不許

省表具之朕躬享上帝陟配文考事天事親一舉而得既受帝祉懼不敢專思與父兄共享其福若尊屬懿親辭而不有謂羣臣何其聽朕命服此休寵所請宜不允

覽表具之祭祀之澤神所照臨祖宗之舊吾無加損卿侍祠夙夜終事肅雍既同百僚咸被光寵豈獨潔己固陳謙詞懇請雖堅成命莫改所請宜不許仍斷來章

省表具之朕既有事于明堂凡執事之臣咸與有慶矧諸父兄之貴朕所尊禮而祖宗之所顧享者耶辭至于再深所未喻尚體至意無復煩請所請宜不允仍斷來章

皇弟佶似偲免恩命不許不允批答四首

覽表具之吾奉承先緒成就諸孫宗祀合宮畢見元良之盛大霈寰寓特先仲叔之賢率時舊章錫以休命體我眷厚其勿謙辭所請宜不許

省表具之兄弟之義譬如手足憂喜同之朕有事于合宮徼福于上帝中外臣庶咸被惠澤豈予諸弟之親而有不遍者乎朕命惟允其勿辭可也所請宜不允

覽表具之席父兄之貴居王公之尊典禮既行爵命自至兹以廣愛豈將期驕與其被命而力辭孰若居寵而知畏祇服異數毋忘益恭所請宜不許仍斷來章

省表具之宗祀文王以配上帝此周禮也議于諸儒歷世不決逮我聖考一言而定朕奉而行之罔有增損至於禮樂之文赦宥之澤咸有成法非朕所私豈予諸弟之賢弗迪前人之訓祇朕寵命其勿固辭所請宜不允仍斷來章

劉昌祚免恩命不許不允批答四首

覽表具之卿國之虎臣帥我爪士總章大祀宿衛有勞宜為六軍之先以承大賚之慶辭而不有殊匪吾

心所請宜不許

省表具之卿爲環列之尹職在訓齊方總章之祠勞於宿衛禮成加惠國有舊章上自將帥之聯下逮什伯之長咸錫休命罔遺一夫茍將獨辭何以率衆所請宜不允

覽表具之朝廷治安將帥閑暇因慶推賞或疑無名孰知養之之優蓋由責之之重鎭靖吏士折衝蠻夷茍誠能之尚有大者往服成命毋復固辭所請宜不許仍斷來章

省表具之朕三歲親祠百辟來助因上穹之降福糜好爵以廣恩非獨爾私尚將何避若夫閫外之寄師中之權朕既不以私假人卿亦宜以功受祿今此成命其勿固辭所請宜不允仍斷來章

中書侍郎劉摯免恩命不許不允批答二首

覽表具之吾雙日而朝勤勞政事四歲之久庶幾成功幸斯民之小康見合宮之再享豈伊寡德實賴羣公茍天下之信安夫何賞之不可大賚之慶胡以辭爲所請宜不許仍斷來章

省表具之朕歷三歲以親祠馨四海之來祭雖祖考之德足以致此而左右之助豈其無人卿夙夜在公直諒不倚成我熙事爾勞居多惠澤之均率由舊典已行之命其罔固辭所請宜不允仍斷來章

尚書右丞許將免恩命不許不允批答二首

覽表具之祭有大澤惠及庶工凡自通籍之臣莫不指日而待卿位在丞轄手執紀綱辭而不居衆或未喻矧成命之不反宜勉受以勿違所請宜不許仍斷來章

省表具之朕祇見昊穹嚴奉文考卿蚤以儒術用於先朝蓋圖任有求舊之心而顯相有逮事之感實先多士推霈渥恩其勿固辭往服成命所請宜不允仍斷來章

文彦博致仕免兩鎭不許不允批答二首

覽表具之凡自一命告老于朝考之舊章必加以爵蓋所以敦始終之義礪廉退之風國之故常吾敢失墜卿自祖宗之世兼將相之權得謝神考之朝既履師臣之貴老而復起功成告歸豈以上公之尊不如命士之寵兼鎭之重故事可推雖曰非常之恩孰是元臣之比勉膺成命毋煩固辭所請宜不許

省表具之朕越自沖年嗣承大統念昔師臣之美起卿謝事之餘元老在朝國勢增重誨言時至典學日新方當問道之秋遽聞歸老之告留之不可爵之無加推考舊章以錫成命因有餘而戒得雖嘉乃心念不足於報功亦伸朕志所請宜不允

韓忠彦免同知樞密院不許不允批答二首

覽表具之吾以二三大臣分領兵政庶務雖職之煩簡或異而事之緩急略殊然而屬任惟均出入無間卿既與聞國論豈不明吾此心安有總轄中臺則足以參幾微之決至於論議西府則不能處軍旅之宜尚體眷懷毋復謙請所請宜不許仍斷來章

省表具之惟乃先正歷事累朝經國論道有賢相之規治兵禦戎得名將之略風績猶在子孫不忘今朕舉以試卿意卿得其遺意勉膺成命其勿煩請上可

以幹國之蠱下可以信父之志所請宜不允仍斷來章

蘇頌免尚書左丞不許不允批答二首

覽表具之國方治安典章文物可以御世朝有耆老風采議論足以服人吾以卿夙守名節練達故事舉而用之豈苟而已勉起就職毋廢成命所請宜不許仍斷來章

省表具之朕若稽古訓況於祖宗之法何所不考思得良士達於今昔之故明以來詔以卿立朝滋久稱道不亂擢寘綱轄之地以爲先後之寄明體茲意毋復來請所請宜不允仍斷來章

呂大防等乞御正殿復常膳不許不允批答二首

覽表具之吾勉而臨政志切爲仁凡克己以濟民皆力行而不悔矧今久旱傷稼憂在阻飢豈以菲食逾旬指爲難事而卿等因是微澤率然上章雖嘉乃誠殊匪吾意夫旱災之荒政之所備者尚煩秋種雖生終歲之可虞者非一與其君臣釋然而忘患孰若上下相儆以圖安姑存降食之文以示畏天之實所請宜不許

省表具之歷時不雨天之告戒已深因旱責躬朕之誠意未怠今雖小雨繼至而二麥已傷饑饉有已見之形禾黍無必穫之理卿等遽陳誠請求復故常朕仰畏天威下念民瘼深愧治朝之盛未知肉味之甘矧復神母愛民憂心如昨朕獨何意遄舉舊章須歲事之有成與天意而皆復所請宜不允

第二表不許不允批答二首

覽表具之吾性本恭儉居不求豐時方旱災懼若無措是用側身念咎貶食以祈上將答於天心下以慰於民望今者膏澤既至黍稷可期此則上帝仁愛之深斯民鰥寡之幸在吾祗懼何敢弭忘卿等備位股肱亮此誠意豈可因風雨之微順忽陰陽之久愆方歲事之多虞姑復少俟苟民食之既足吾亦何辭所請宜不許仍斷來章

省表具之朕獲守丕基未習師保之訓不有善政以干陰陽之和去冬以來時雨弗若譴告之久逮今半歲有餘戒懼之誠豈以一雨而足永惟朝會之禮百辟具來膳飲之常庶珍咸在方斯民之未裕匪朕意之所存卿等寄在腹心志同憂樂奉我以黼扆之盛不若處我於無過之中厚我以玉食之華不若助我以兼濟之善所請宜不允仍斷來章

第三表不許不允批答二首

覽表具之乃者雩而得雨牟麥既傷田雖可耕禾黍猶病吾惟農夫之不易歲事之多艱未忘戒懼之誠不遑口體之養今者時雨既至秋稼稍蘇卿等遽與庶官求信前請吾將推先王菲食之意以終斯民豐歲之祈行之雖久而不謂勞卿其姑止以成吾志所請宜不許

省表具之朕庶政不明常暘爲譴奔走祠望降黜典常亦既逾時僅而獲雨永惟天意之難復民食之未充庶幾終歲之登成未免茲心之怵惕虛治朝之列位損內饔之常羞於朕心猶曰未安而卿等遽以爲

請昔成湯自省以六事楚莊常懼於無災朕既嘉前
王之小心豈以一雨而遂懈所請宜不允

第四表許允批答二首

覽表具之吾聞天之降異本以仁愛人君君知畏天乃克保有邦國故旱雖傷稼而恐懼修政則變或可消雨雖應祈而怠忽忘災則歲未可必頃者膏澤荐至羣言上聞吾夙興念此降食如故今勤請繼至屢却弗回惟衆意之不可重違故事之不可終廢膳羞之設雖勉强以復常修省之心終頃刻而不去尚賴多士同致此誠所請宜許

省表具之畏天卹民本朕躬平日之志避殿損膳抑
祖宗故事之常乃者亢陽爲災甘澤未遍朕祇率舊典以行本心茲因屢請之勤審知時雨之足苟毋憂於民食豈必廢於邦常朕既用僉言正坐食珍不改
國朝之舊卿等亦廣吾意修政謹備常若水旱之來所請宜允

書九首

皇帝明堂宿齋第一次問太皇太后聖體答書

太皇太后致書于皇帝祇事總章竭誠齋宿上承天以報本內嚴父以顯親克慎多儀永膺繁祉

皇太后答書

皇太后致書于皇帝國有舊章禮嚴宗祀祓齋殿幄之祕和調玉食之精益慎孝思以逆純嘏

皇太妃答書

皇太妃致書于皇帝齋居外朝躬承大祀穆然重屋之邃煥乎右坐之嚴祇率舊章以承天貺

第二次太皇太后答書

太皇太后致書于皇帝祀嚴三歲卜告中辛既結佩以齋心將奠玉而致享克勤陟降以接明靈

皇太后答書

皇太后致書于皇帝講禮合宮祇事上帝將儀式於文考以教孝於諸侯尚慎威儀以承佑享

皇太妃答書

皇太妃致書于皇帝上帝降衷文考升侑精誠盡於齋宿進退比於樂文罔有告勞以須降福

皇帝謝禮畢太皇太后答書

太皇太后致書于皇帝奉承天休纘嗣先烈四及季秋之吉再款合宮之嚴禮成不違神貺昭答益懋仁孝之本以格天人之和

皇太后答書

皇太后致書于皇帝秋物豐成克致粢盛之奉羣心祇若式觀職貢之來內盡純誠外殫庶物遂舉多儀之盛何慙累聖之隆降福孔多克勤無斁

皇太妃答書

皇太妃致書于皇帝絜齋居外有夙夜之勤旋辟致恭盡禮樂之變仰以報功於上帝俛以祈福於斯民及此休成蓋亦勞止永膺福祚以保家邦

祝文十二首

北京南開二股河祭河瀆星辰祝文

維元祐四年歲次己巳月朔日嗣天子名謹遣承議郎行太常博士充祕閣校理武騎尉劉唐老敢昭告

于尾宿星乃者暑雨過常河流東溢因有司之來告請以時而決疏兵役暴興冀明靈之垂祐民心苟利幸開塞之協宜尙饗

景靈宮安鐵冰窗祝文

維元祐四年歲次己巳八月戊戌朔十六日癸丑皇帝遣昭宣使和州刺史內侍插班管勾景靈宮趙世長致祭于里域真官伏以靈宇邃嚴周渠捍密有司繕故以時易新既命涓辰敢告經始尙饗

後苑祈晴祝文

維元祐四年歲次己巳八月戊戌朔二十二日己未皇帝遣入內內侍省內東頭供奉官句當後苑譚扆等請僧三七人於後苑華景亭開啓祈晴道場伏以秋稼方登淫雨作沴矧合宮之大禮迫季月之近期塗潦爲憂寢食幾廢仰祈法力之勝時斂積雨之祥開示秋暘以成歲事下慰勤農之念上全享帝之誠謹言

太廟整漏奏告宣祖皇帝祝文

維元祐四年歲次己巳九月戊辰朔六日癸酉孝曾孫嗣皇帝臣名謹遣朝議大夫守太常少卿直龍圖閣柱國賜紫金魚袋臣李周敢昭告于宣祖昭武睿聖皇帝伏以廟室久安霖雨乘隙飭工繕治選日告虔棟宇益堅威靈無斁尙饗

後苑粉壇祈雨祝文

維元祐五年歲次庚午四月丙申朔皇帝遣入內內侍省內東頭供奉官句當後苑譚扆等請僧三七人於後苑華景亭開啓粉壇祈雨道場伏以自冬常暘涉夏未雨四方千里二麥一空惕焉不德之慙貽我烝民之病爰假佛乘之妙力大啓天竺之淨壇庶使鍾梵既交作雲雷於清晝膏澤普潤復禾黍於有秋豈獨微衷之私實亦衆志之願謹言

五岳四瀆祈雨祝文

維元祐五年歲次庚午月朔日皇帝名謹遣左朝散郎充集賢校理守尙書禮部郎中崔公度敢昭薦于東嶽天齊仁聖帝伏以君德不修天澤弗應自冬涉夏困於常暘失麥與禾何以卒歲率土之廣匪神孰依雖或政令之失宜嗟彼烝庶之何罪尙祈甘雨克畀豐年衆之所同神罔終棄尙饗

謝雨祝文

維元祐五年歲次庚午月朔日皇帝名謹遣左朝散郎充集賢校理守尙書禮部郎中崔公度敢昭賽于東嶽天齊仁聖帝伏以自冬歷春雨雪弗效由近及遠麥禾可憂懼成凶年病我赤子神明昭答膏澤普加力回大旱之餘卒致有秋之喜不腆之薦誠意斯存尙饗

鳳翔府太平宮修殿告遷太宗神御祝文

維元祐五年歲次庚午月朔日孝曾孫嗣皇帝臣名謹遣臣某敢昭告于太宗至仁應道神功聖德文武睿烈大明廣孝皇帝伏以終南積高神明是宅仙廟夙設容御攸存屬當圖新敢告遷寓少祈安妥旋復故常尙饗

奏告五星祈雨祝文

維元祐五年歲次庚午四月丙申朔八日癸卯嗣天

子名謹遣左奉議郎守尚書吏部員外郎趙屼敢昭告于東方歲星伏以膏澤不時咎在邦政烝庶何罪橫罹深災惟神聰明實司造化尚霈甘雨卒成豐年衆所共祈神豈弗答尚饗

天地社稷宗廟謝雨祝文

維元祐五年歲次庚午五月乙丑朔十三日丁丑嗣天子臣名謹遣中大夫守門下侍郎柱國彭城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食實封五百戶賜紫金魚袋臣劉摯敢昭賽于昊天上帝伏以旱始于冬牟麥既病勢延于夏禾黍亦傷憂心如焚靡神不舉雖責躬而何益賴靈德之好生甘澤霶流羣槁復作民有望於饘粥國無廢於粢盛仰止鴻私莫知所報尚饗

神廟寺觀謝雨祝文

維元祐五年歲次庚午五月乙丑朔十三日丁丑皇帝謹遣左朝散大夫尚書吏部郎中胡宗回敢昭賽于護國顯應公伏以民以食爲生神以民爲主亢陽爲厲顧多歷德之慙靈雨既周終賴無私之施釋三農之憔悴復九穀於登成利澤無窮恩德何報尚饗

嶽瀆謝雨祝文

維元祐五年歲次庚午月朔日皇帝名謹遣某官某敢昭賽于東嶽天齊仁聖帝乃者歲方常暘民既艱食賑倉廩而何救殫雩禜而莫聞雖懷閔雨之誠顧乏應天之實是以並走羣望靡神不宗神惟不終棄民國亦因以受賜油雲屢作甘雨俄均禾黍復生麻菽可蓺民既勤止朝夕耘耔之間神終相之時節風雨之至尚饗

青詞十二首

福寧殿開啓明堂預告道場青詞

維元祐四年歲次己巳八月戊戌朔十三日庚戌嗣天子臣名請女道士二七人於福寧殿開啓明堂道場一月罷散日設醮一座一百二十分位謹上啓元始天尊太上道君太上老君混元上德皇帝伏以嗣守丕業于今四年躬祀總章方期再見講魯之舊當先事于泮宮稽國之常亦預祈于中禁祓除祕殿祇竢真游降福儲祥望璇霄而非遠奉珪奠幣莫罄事之有成無任懇倒之至謹詞

罷散青詞

維元祐四年歲次己巳九月戊辰朔十三日庚辰嗣天子臣名請女道士二七人於福寧殿罷散明堂道場設醮一座一百二十分位謹上啓元始天尊太上道君太上老君混元上德皇帝伏以將款合宮祇見上帝遵道家之祕籙先祓不祥企真馭於太虛罔違誠悃錫茲祉福畀我休成無任懇倒之至謹詞

北京南開二股河道場青詞

維元祐四年歲次己巳月朔日嗣天子臣名謹遣承議郎行太常博士充祕閣校理武騎尉臣劉唐老請道士二七人爲開二股河開啓道場七晝夜罷散日設醮一座一百二十分位謹上啓元始天尊太上道君太上老君混元上德皇帝伏以大河西行已見歷年之久漲水東溢疑還故道之流兵役既興民力重困顧河朔災傷之未復惟天心惻怛以無私式遏橫流少安北道無任懇倒之至謹詞

中太一宮祈晴青詞

維元祐四年歲次己巳八月戊戌朔二十二日己未嗣天子臣名謹遣入內內侍省內侍高品臣楊偁請道士三七人於太一宮真室殿開啓祈晴道場謹上啓元始天尊太上道君太上老君混元上德皇帝伏以多稼如雲淫雨若注勢逾三日害及百嘉永惟刑政之失中顧念蒼黔之何罪矧復宗祀有日百執致功泥潦塞途中外告病仰惟真聖之妙實司陰陽之權廓清繁雲煥發朝日屈伸俄頃變化無方使民獲收歛之功而國遂齋祠之禮永望霄極祇薦勤誠無任懇倒之至謹詞

明堂禮畢福寧殿道場青詞

維元祐四年歲次己巳九月戊辰朔十四日辛巳嗣天子臣名請女道士二七人於福寧殿開啓明堂禮畢道場一七日罷散日設醮一座一百二十分位謹上啓元始天尊太上道君太上老君混元上德皇帝伏以因聽政之堂修饗帝之祀陟配文考大賚四方禮成不違神貺昭答念非寡德之致顧依妙道之餘祇袚禁塗遠逆真馭誠心上達微供獲陳無任懇倒之至謹詞

罷散青詞

維元祐四年歲次己巳九月戊辰朔二十日丁亥嗣天子臣名請女道士二七人於福寧殿罷散明堂禮畢道場設醮一座一百二十分位謹上啓元始天尊太上道君太上老君混元上德皇帝伏以饗帝合宮獲成嚴父之志薦誠祕殿復陳終事之儀靈科既修真貺斯格肅然神光之下怳然誠意之通明德甚微愧天心之博應神功莫測保邦祚於無疆無任懇倒之至謹詞

景靈宮預告雅飾聖祖青詞

維元祐四年歲次己巳九月戊辰朔十七日甲申嗣皇帝臣名謹遣昭宣使和州刺史內侍省內侍押班管句景靈宮臣趙世長請道士二七人於景靈宮天興殿開啓雅飾預告道場三晝夜罷散日設醮一座二百四十分位謹上啓聖祖上靈道高九天司命保生天尊大帝伏以威神在天像設有位稍經歲月寖失光儀輒因靈科以告增飾無任懇倒之至謹詞

裝飾聖祖御容青詞

維元祐四年歲次己巳九月戊辰朔二十日丁亥嗣皇帝臣名謹遣昭宣使和州刺史內侍省內侍押班臣趙世長謹上啓聖祖上靈高道九天司命保生天尊大帝伏以真聖所依宜極華煥歲月既久必有增嚴茲因卜日之良敢告飭工之始無任懇倒之至謹詞

雅飾了畢開啓奉安聖祖真容道場青詞

維元祐四年歲次己巳九月戊辰朔二十七日甲午嗣皇帝臣名謹遣昭宣使和州刺史內侍省內侍押班管句景靈宮臣趙世長請道士二七人於景靈宮天興殿開啓奉安道場三晝夜罷散日設醮一座二百四十分位謹上啓聖祖上靈高道九天司命保生天尊大帝伏以靈德常新威顏有耀儼若斯民之望怳然真馭之臨肇自殊庭即安珍館稽首延佇降福

無疆無任懇倒之至謹詞

西嶽謝雨青詞

維元祐五年歲次庚午月朔日皇帝名謹遣入內內侍省內東頭供奉官張懷寶請道士二七人於□□開啓謝雨道場晝夜設醮分位恭賽于□□金天順聖帝伏以靈雨愆期農民驚顧精禱既格神應不違牟麥復存禾黍可望永惟千里之澤豈獨一人之私尚終降休迄有豐歲無任懇倒之至謹詞

中太一宮祈雨青詞二首

維元祐五年歲次庚午二月丙申朔二日丁酉嗣天子臣名謹遣入內內侍省內東頭供奉官臣李永言請道士三七人於中太一宮真室殿開啓祈雨道場謹上啓元始天尊太上道君太上老君混元上德皇帝伏以冬雪不效春雨過期雲族屢興風災輒至牟麥既病秋種未入嗟民何罪籲天不聞惟側身念咎之誠不敢自赦而絜齋祈福之舊亦莫少愆庶見膏澤之滂流尚俾飢民之粒食懇禱斯極真聖所臨無任懇倒之至謹詞

維元祐五年歲次庚午五月朔日嗣天子名謹遣入內內侍省內東頭供奉官句當三館祕閣臣李永言請道士三七人於中太一宮真室殿開啓祈雨道場謹上啓元始天尊太上道君太上老君混元上德皇帝伏以常暘爲虐夏已及中精禱未孚雨不逾尺麥雖粗入未足以充八口之飢禾則始生猶當竢三日之澤人謀竭矣天意謂何惟至道之密微運元化於俄頃慈閔衆庶覆護邦家召呼風雲廣施千里之潤勃興黍稷終致百室之盈永與斯民同仰靈德無任懇倒之至謹詞

朱表七首

福寧殿罷散明堂預告道場朱表

臣名言絜誠致享近在外朝先事告誠祇祓中禁企聖真於璇極嚴科式於靈場忽怳攸通福祥來暨冀奠玉而神享迄升煙而禮成終始莫違上下蒙慶臣無任精虔激切之至謹奉表奏告以聞臣名誠惶誠懼頓首頓首謹言

北京開二股河罷散道場朱表

臣名言秋水洊至河流灌盈溢於北都之南疑有東行之漸亟興兵役永念民勞仰祈幽贊之功式遏橫流之勢浮議一定疲俗再安覬洪造之無私庶微衷之不昧臣無任精虔激切之至謹奉表奏告以聞臣名誠惶誠懼頓首頓首謹言

明堂禮畢福寧殿罷散道場朱表

臣名言親祠之重每三歲而後成陟配之隆及中辛而既舉顧菲薄之何有賴真聖以爲依祇按靈科絜齋祕殿仙遊降格神貺普存上保邦家之休下祈民物之定眇然微悃過此何求臣無任精虔激切之至謹奉表奏告以聞臣名誠惶誠懼頓首頓首謹言

景靈宮奏告雅飾聖祖罷散道場朱表

臣名言於赫皇祖敷祐下民眷真宇之靚深儼粹容之肅穆雖道存不變而體有從新既祇薦於科儀期永安於像設臣無任精虔激切之至謹奉表奏告以聞臣名誠惶誠懼頓首頓首謹言

景靈宮奉安聖祖真宗御容罷散道場朱表

臣名言真源永久福千世以無疆邃宇穆清延萬靈之景從肇新遺像祇薦薄誠庶資法會之功敷錫烝民之祉臣無任精虔激切之至謹奉表奏告以聞臣名誠惶誠懼頓首頓首謹言

西嶽罷散謝雨道場朱表

臣名言歷時不雨千里同憂顧民何知惟帝是賴精禱既應多稼獲存饘粥之餘倉廩攸實仰憑道供少答神休臣無任精虔激切之至謹奉表奏告以聞臣名誠惶誠懼頓首頓首謹言

諸宮觀罷散謝雨道場朱表

臣名言生靈多罪丁旱暵以知窮真聖至仁視疾苦而能救不嫌屢請之黷溥施甘澤之慈禾黍復生囷倉可望仰企霄漢莫報恩私臣無任精虔激切之至謹奉表奏告以聞臣名誠惶誠懼頓首頓首謹言

表五首

泥飾諸陵神臺奏告表

臣名言伏以威神如在陵寢無疆風雨侵尋塗丹脫落時加新飾以謹故封敢因良辰式告安宅臣無任精虔激切之至謹差某官臣某奉表奏告以聞臣名誠惶誠懼頓首頓首謹言

泥飾永裕陵神臺等奏告表

臣名言伏以陵臺鞏固殿瓦峻嚴雨澤浸淫丹粉墮落恭擇良日以命衆工彩飾再完威神不竦臣無任精虔激切之至謹差某官臣某奉表奏告以聞臣名誠惶誠懼頓首頓首謹言

明堂禮畢內中奏謝諸佛表

伏以躬薦微誠克終大典致周公嚴父之志達聖人享帝之能顧菲薄之何功賴僊真之垂祐歸依靡極荷戴不忘臣無任精虔激切之至謹差某官臣某奉表奏告以聞臣名誠惶誠懼頓首頓首謹言

露香表

伏以大享告成舊章不墜祇答昊穹之貺升侑文考之靈精意潛通多福荐至敢因清夜躬薦薄誠臣無任精虔激切之至謹差某官臣某奉表奏告以聞臣名誠惶誠懼頓首頓首謹言

永裕陵添修屋宇奏告表

臣名言伏以宮寢崇深廊廡缺圮敢涓良日祇命衆工庶復從新以資永固臣無任精虔激切之至謹差某官臣某奉表奏告以聞臣名誠惶誠懼頓首頓首謹言

欒城集卷第三十四

欒城集卷第三十五

制置三司條例司論事狀（奏乞外任狀附）

轍頃者誤蒙聖恩得備官屬受命以來於今五月雖
勉强從事而才力寡薄無所建明至於措置大方多
所未諭每獻狂瞽輒成異同退加考詳未免疑惑是
以不虞僭冒聊復一言竊見本司近日奏遣使者八
人分行天下按求農田水利與徭役利害以爲方今
職司守令無可信用欲有興作當別遣使愚陋不達
竊以爲國家養材如林治民之官棊布海内興利除
害豈待他人今始有事輒特遣使使者一出人人不
安能者嫌使者之侵其官不能者畏使者之議其短
客主相忌情有不通利害相加事多失實使者既知
朝廷方欲造事必謂功效可以立成人懷此心誰肯
徒返爲國生事漸不可知徒使官有送迎供饋之煩
民受更張勞擾之弊得不補失將安用之朝廷必欲
興事以利民轍以爲職司守令足矣蓋勢有所便衆
有所安今以職司治民雖其賢不肖不可知而衆所
素服於勢爲順稍加選擇足以有爲是以古之賢君
聞選用職司以責成功未聞遣使以代職司治事者
也蓋自近世政失其舊均稅寬卹每事遣使冠蓋相
望而卒無絲毫之益謗者至今未息不知今日之使
何以異此至於遣使條目亦所未安何者勸課農桑
墾闢田野人存則舉非有成法誠使職司得人守令
各舉其事罷非時無益之役去猝暴不急之賦不奪
其力不傷其財使人知農之可樂則將不勸而自勵
今不治其本而遂遣使將使使者何從施之議者皆

謂方今農事不修故經界可興農官可置某觀職司
以下勸農之號何異於農官嘉祐以來方田之令何
異於經界行之歷年未聞有益此農田之說轍所以
未諭也天下水利雖有未興然而民之勞佚不同國
之貧富不等因民之佚而用國之富以興水利則其
利可待因民之勞而乘國之貧以興水利則其害先
見苟誠知生民之勞佚與國用之貧富則水利之廢
興可以一言定矣而況事起無漸人不素講未知水
利之所在而先遣使使者所至必將求之官吏官吏
有不知者有知而不告者有實無可告者不得於官
吏必求於民不得於民其勢將求於中野興事至此
蓋已甚勞此水利之說轍所以未諭也徭役之事議
者甚多或欲使鄉戸助錢而官自雇人或欲使城郭
等第之民與鄉戸均役或欲使品官之家與齊民並
事此三者皆見其利不見其害者也役人之不可不
用鄉戸猶官吏之不可不用士人也有田以爲生故
無逃亡之憂朴魯而少詐故無欺謾之患今乃捨此
不用而用浮浪不根之人轍恐掌財者必有盜用之
姦捕盜者必有竄逸之弊今國家設捕盜之吏有巡
檢有縣尉然較其所獲縣尉常密巡檢常疎非巡檢
則愚縣尉則智蓋弓手鄉戸之人與屯駐客軍異耳
今將使雇人捕盜則與獨任巡檢不殊盜賊縱横必
自此始轍觀近歲雖使鄉戸頗得雇人然至於所雇
逃亡鄉戸猶任其責今遂欲於兩稅之外別立一科
謂之庸錢以備官雇鄉戸舊法革去無餘雇人之責
官所自任且自唐楊炎廢租庸調以爲兩稅收大曆

十四年應于賦斂之數以定兩稅之額則是租調與庸兩稅既兼之矣今兩稅如舊奈何復欲取庸蓋天下郡縣上戶常少下戶常多少者徭役頻多者徭役簡是以中下之戶每得休閑今不問戶之高低例使出錢助役上戶則便下戶實難顛倒失宜未見其可然議者皆謂助役之法要使農夫專力於耕轍觀三代之間務農最切而戰陣田獵皆出於農苟以徭役較之則輕重可見矣城郭人戶雖號兼并然而緩急之際郡縣所賴饑饉之歲將勸之分以助民盜賊之歲將借其力以捍敵故財之在城郭者與在官府無異也方今雖天下無事而三路芻粟之費多取京師銀絹之餘配賣之民皆在城郭苟復充役將何以濟故不如稍加寬假使得休息此誠國家之利非民之利也品官之家復役已久議者不究本末徒聞漢世宰相之子不免戍邊遂欲使衣冠之人與編戶齊役夫一歲之更不過三日三日之雇不過三百今世三大戶之役自公卿以下無得免者以三大戶之役而較之三日之更則今世既已重矣安可復加哉蓋自古太平之世國子俊造將用其才者皆復其身胥史賤吏既用其力者皆復其家聖人舊法良有深意以爲責之以學而奪其力用之於公而病其私人所難兼是以不取柰何至於官戶而又將役之且州縣差役之法皆以丁口爲之高下今已去鄉從官則丁口登降其勢難詳將使差役之際以何爲據必用丁則州縣有不能知必不用丁則官戶之役比民爲重今朝廷所以條約官戶如租佃田宅斷買坊場廢舉貨財與衆爭利比於平民皆有常禁苟使之與民皆役則昔之所禁皆當廢罷罷之則其弊必甚不罷則不如爲民此徭役之說轍所以未諭也轍又聞發運之職今將改爲均輸常平之法今將變爲青苗愚鄙之人亦所未達昔漢武外事四夷內興宮室財用匱竭力不能支用賈人桑羊之說買賤賣貴謂之均輸雖曰民不加賦而國用饒足然而法術不正吏緣爲姦掊克日深民受其病孝昭既立學者爭排其說霍光順民所欲從而與之天下歸心遂以無事不意今世此論復興衆口紛然皆謂其患必甚於漢何者方今聚斂之臣才智方略未見桑羊之比而朝廷破壞規矩解縱繩墨使得馳騁自由惟利是嗜以轍觀之其害必有不可勝言者矣今立法之初其說甚美徒言徙貴就賤用近易遠苟誠止於此則似亦可爲然而假以財貨許置官吏事體既大人皆疑之以爲雖不明言販賣然既許之以變易矣變易既行而不與商賈爭利者未之聞也夫商賈之事曲折難行其買也先期而與錢其賣也後期而取直多方相濟委曲相通倍稱之息由此而得然至往往敗折亦不可期今官買是物必先設官置吏簿書祿廩爲費已厚然後使民各輸其所有非良不售非賄不行是以官買之價比民必貴及其賣也弊復如前然則商賈之利何緣可得徒使謗議騰沸商旅不行議者不知慮此至欲捐數百萬緡以爲均輸之法但恐此錢一出不可復還且今欲用忠實之人則患其拘滯不通欲用巧智之士則患其出沒難考委任之際尤難得人此均

輸之說轍所以未諭也常平條敕纖悉具存患在不行非法之弊必欲修明舊制不過以時斂之以利農以時散之以利末斂散既得物價自平貴賤之間官亦有利今乃改其成法雜以青苗逐路置官號爲提舉別立賞罰以督增虧法度紛紜何至如此而况錢布於外兇荒水旱有不可知斂之則結怨於民捨之則官將何賴此青苗之說轍所以未諭也凡此數事皆議者之所詳論明公之所深究而轍以才性朴拙學問空踈用意不同動成違忤雖欲勉勵自效其勢無由苟明公見寬諒其不逮特賜敷奏使轍得外任一官苟免罪戾而明公選賢舉能以備僚佐兩獲所欲幸孰厚焉

條例司乞外任奏狀

右臣近蒙聖恩召對便殿面賜差使仍奉德音不許辭避伏自受命於五月雖日夜勉强而才性朴拙議論迂踈每于本司商量公事動皆不合伏惟陛下創置此局將以講求財利循致太平宜得同心協力之人以備官屬而臣獨以愚鄙固執偏見雖欲自效其勢無由臣已有狀申本司具述所論不同事件苟陛下閔臣孤危未賜誅譴伏乞除臣一令入差遣使得展力州郡敢不策勵駑鈍以酬恩私臣無任瞻天請命激切屏營之至

陳州爲張安道論時事書

伏以中外臣庶各有職事越職而言國有常憲臣守土陳州非有言責而輒言之計其狂愚茲實有罪然臣伏念頃以老疾不任吏事陛下未忍廢棄親擇便地以遂安養將辭之日面承德音以爲大臣之義皆當爲國謀慮不宜以中外爲嫌有所不盡古人有言雖乃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伏惟聖德廣大無所不容而臣自到任以來于今一歲心目昏眩有加無瘳故嘗乞丐餘生求還閭舍區區之誠久而未獲陛下視臣志氣一衰至此豈復有意别白是非而與世俗爭議也哉是以得失之閒久無所與今者竊有所懷上爲陛下參之官吏下爲陛下驗之百姓而安危之機實在於此自惟受恩累聖邦之休戚身實同之志力雖衰於義不可嘿已然臣之所欲言者非敢遠引前古逆探未然以惑陛下之聰明也凡皆陛下之所嘗試而臣愚之所與聞者耳臣伏見陛下即位之始計慮深遠凡有所建動合天心始議山陵深卹費用之廣推明先帝薄葬之命以詔有司四方聞之無不感泣其後一年之間誕布號令勸率宗族惇孝弟之行勉勵州郡先農桑之政復轉對以廣言路議徭役以寬民力盛德之事不可具記是時天下雖大變之後而無不翹然想聞德音以忘其憂兩宮歡欣九族親睦羣臣萬民蒙福而安紛紜之議不至於朝廷謗讟之聲不聞於閭里陛下優游無爲而天下已治矣爲國如此豈不樂哉陛下自今視之當日之政其可悔恨者凡有幾以臣觀之非獨陛下無所悔恨雖天下之人亦未有以爲失當者也何者政令簡易而人情之所安耳易曰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嚮使陛下推行此道始終不變則臣以爲久大之功可得而致

矣其後求治太切用意過當姦臣緣隙得進邪說始議開邊以中上旨於是延安有橫山之謀保安有招誘之計陛下饒之以金帛假之以干戈小人貪功慮害不遠輕發深入結怨西戎攘奪尺寸無用之土空竭內府累世之積大者疲弊秦雍小者身死寇讎西鄙騷然不寧而陛下始一悔矣然而陛下天姿英果有漢武宏達之量雖復兵吏失律而立功之意未嘗少衰是以左右大臣測知此心復進財利之說陛下樂聞其利而未暇深究其害於是舉而從之置條例司以講求天下之遺利己酉之秋新政始出自是以來凡所變革不可悉數其最大者一出而爲常平青苗再出而爲揀兵併營三出而爲出錢雇役四出而爲保甲教閱四者並行於世官吏疑惑兵民憤怨譊爭者章交於朝誹謗者聲播於市陛下不勝其煩爲之當宁太息日昃而不食矣然猶幸其成功力排衆人之議而固守之天下方共厭苦而不知其所止也而揀兵併營之策其害先見武夫凶悍爲怨最深爲患最急陛下知其不可於是多支月糧復收退卒以順適其意而陛下既再悔矣然軍中之口猶復洶洶不靖陛下雖推恩撫之而終不以爲惠反謂陛下畏之耳不幸邊臣失算再生戎心帷幄之臣謀之不臧不務安之而務撓之臨遣執政付以疆事多出金幣豫書誥敕以成其深入之計當此之時天下之心知其必敗矣而陛下與一二臣者方以爲萬舉而萬全既而出兵無人之境築城不守之地困弊腹心以求無益之功使秦晉之民父子流離肝腦塗地戎人徼勸受屈已築之城隨卽傾覆救援之兵相繼潰叛四方震動君臣宵旰而後下罪己之詔投竄元宰以謝二鄙而陛下既三悔矣夫此三者方其未悔也陛下亦以爲是邪非邪陛下犯逆衆心力行不顧其必以爲是不以爲非也然而其終卒至於此然則方今陛下之所是而未悔者無乃亦類此歟臣聞衆而不可欺者民也勇而不可犯者兵也險而不可侮者鄰國也今陛下既已欺民犯兵而侮鄰國矣夫犯兵侮鄰變速而禍小至於欺民則變遲而禍大變速而禍小者瓦解之憂也變遲而禍大者土崩之患也今瓦解之憂陛下既知悔矣而土崩之患陛下未以爲意此臣之所以寒心也易曰不遠復無祇悔元吉事之未敗也陛下不悟其非必俟其敗而後悔如向三者則陛下之復已遠而悔亦大矣且臣觀之方今陛下之所是而未悔者亦有三而已青苗助役保甲三者之弊臣不復言矣何也言事者論其不可非一人也百姓毀壞支體爊灼耳目嫁母分居賤賣田宅以自脫免非一家也陛下其亦知之矣徘徊而不改使民無所告訴加之以水旱繼之以饑饉積憾之民奮爲羣盜侵淫蔓延滅而復起英雄乘間而作振臂一呼而千人之衆可得而聚也如此而勝廣之形成此所謂土崩之勢也臣恐陛下至此雖欲復悔而無所及矣故臣願陛下取卽位之政與今日之事而試觀之天下擾擾不安孰與今日之甚羣臣交口爭辯孰與今日之衆陛下聽覽疲勸孰與今日之多悔恨自責孰與今日之切陛下誠以此較之則不待臣言之終而

得失可以自決矣且夫即位之政陛下之本心也今日之事臣下之過計也陛下棄即位之本心而徇臣下之過計臣竊以為過也雖然臣竊聽之道路方今陛下則亦悔之矣悔之而不變非陛下之意也迫於建議之臣耳夫人臣進謀於其君苟事之不遂而變以從衆則人主有以測其深淺人主有以測其深淺則其用捨之命在於人主此人臣之所以不便也臣竊痛陛下為社稷之計欲改過以安天下而怙權固位之臣持之而不釋陛下聰明睿智廢置自我而獨為此鬱鬱也漢宣帝與趙充國議擊匈奴魏相非之以為當與平昌侯樂昌侯平恩侯及有識者詳議乃可此三人者非賢於趙充國也然其與國同憂樂無僥倖功名之心與希望爵賞之意則過於充國遠甚充國猶不可聽而況不如充國者哉陛下將安民保國而與喜功伐好權利者謀之臣不知其可也臣不勝區區忘身憂國之誠是以勢踈而言切惟陛下察之

自齊州回論時事書 畫一狀附

臣自少讀書好言治亂方陛下求治之初上書言事陛下不廢狂狷召對便殿親聞德音九品賤官自此始得登對論事當此之時陛下好問之聲震動海內愚賤之人篤信寡慮以為天下之事可得徐陳遍舉指顧而定矣既而誤蒙恩澤之受職條例抗論得失與有司不合得請外補於今七年而天下之治安終未可見臣竊疑之伏惟陛下天縱聖德聰明睿智不學而具其於謀慮措置曾何足云然自頃歲以來每有更張民率不服蓋青苗行而農無餘財保甲行而農無餘力免役行而公私並困市易行而商賈皆病上則官吏勞苦患其難行下則衆庶愁嘆願其速改凡此四者豈陛下之聖明有所不知耶臣以為非也陛下之聖明無所不知何以言之二年以來陛下屢發英斷廢置大吏數其罪惡明示臣庶凡天下之所共疾惡者陛下無一不知由此觀之凡天下之所共怨苦者陛下何所不察今者皇天悔禍啓道聖意易置輔相中外踴躍思覩寬政而歷日彌月寂寞無聞衆心皇皇如久飢而不得食臣雖愚陋竊獨為陛下恨也陛下自即位以來求治之心常若不及意將以堯舜之隆平易漢唐之淺陋不幸左右不明陵遲以至於此天下之人孰不知之今也既知其不可用而去之又循其舊術而不改將遂代之任咎此臣之所以為陛下恨也且今天下之安危智者不再計矣水旱連年死者將半遺民飢困盜賊滿野疆埸未寧軍旅在外府庫空竭邊餉寡少事之可憂者何可勝數術之不效斷可見矣然陛下獨遲遲而不決意者己為之而己廢之恐天下有以窺其深淺耶臣聞人主之德如天天之於物也熾然而旱赤地千里草木皆死可謂虐矣然至雷雨時作膏澤洋溢百穀奮起民復粒食鼓舞盛德而忘旱之虐何者度量廣大改過無疑也如使密雲而不雨既雨而中止遲疑猶豫久而不忍則天之生物盡矣傳曰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今陛下誠先治其心使虛一而靜湛乎彼我得失莫能嬰也去惡

如棄塵垢遷善如救飢渴與民一新罷此四事青苗之既散者要之以三歲而不收息保甲之既團者存其舊籍而不任事復差役以罷免役之條通商賈以廢市易之令行之朞年而觀之苟民不安居水旱復作盜賊復起財用復竭誠有一事以憂陛下臣請伏罔上之誅以謝左右陛下誠不信臣數年之後親受其弊矣古人有言曰一慙之不忍將終身慙乎惟陛下爲社稷籌之臣謹列四事之害晝一以獻不勝愚忠憤懣之誠干犯天威伏俟鈇鉞臣轍誠惶誠恐昧死上書

晝一狀

謹案青苗免役保甲市易四事得失最爲易見上自中外臣寮下至田父野老無有一不知者但以朝廷所行言其是則有功言其非則有罪是以畏避鉗默不敢正言臣今謹采衆議人所共知灼然可見者晝一開坐如後

一議者皆謂富民假貸貧民坐收倍稱之息是以富者日富貧者日貧今官散青苗取息二分收富人幷兼之權而濟貧民緩急之求貸不異於民間而息不至於倍稱公私皆利莫便於此然公家之貸其實與私貸不同私家雖取利或多然人情相通別無條法今歲不足而取償於來歲米粟不給而繼之以芻藁雞豚狗彘皆可以還債也無歲月之期無給納之費出入閭里不廢農作欲取即取願還即還非如公家動有違礙故雖或取息過倍而民恬不知今官貸青苗責以見錢催隨二稅鄰里相保結狀請錢一家不至九家坐待奔赴城市糜費百端一有逋竄均及同保貧富相迫要以皆斃而後已朝廷雖多設法度以救其失而其實無益也

一議者又謂平時差役破壞民家一夫爲役舉家失業故使逐戶出錢官爲雇人謂之免役出錢雖多而民免於破家之患以此爲說行之不疑然不知三代之民以力事上不專以錢近世因其有無各聽其便有力而無財者使効其力有財而無力者皆得雇人人各致其所有是以不勞而具今也棄其自有之力而一取於錢民雖有餘力不得効也於是賣田宅伐桑柘鬻牛馬以供免役而天下始大病矣且夫錢者官之所爲米粟布帛者民之所生也古者上出錢以權天下之貨下出米粟布帛以補上之闕上下交易故無不利今青苗免役皆責民出錢是以百物皆賤而惟錢最貴欲民之無貧不可得也至如京師百司郡縣刑法之吏無祿而役爲日久矣周制庶人在官雖曰有祿而事簡吏少勢或易供非如今時員數猥多不可供億況三代兵出於民而今世之兵坐而仰給若又兼舉大費爲力實難然議者以爲給之以祿然後可責之以廉蓋朝廷選吏之精必不如擇官之愼祿吏之厚必不如祿官之多今愼擇多祿之官

猶不免於貪而況於吏人乎且昔之爲法也計贓得罪無祿者減等今用倉法則吏之得罪反重於官顛倒失宜尤爲未可若朝廷誠患吏貪但使官得其人則吏之受賕自有分限若猶未也則雖重祿深法不能禁矣

一議者又謂三代之盛兵出於農故團結伍保以寓軍令朝廷喜其近古亦謂可行然而三代之民受田於官官之所以養之者厚故出身爲兵而無怨今民買田以耕而後得食官之所以養之者薄而欲責其爲兵其勢不可得矣蓋自唐以來民以租庸調與官而免於爲兵今租庸調變而爲兩稅則兩稅之中兵費具矣且又有甚者民之納錢免役也以爲終身不復爲役矣今也既已免役而於捕盜則用爲耆長壯丁於催稅則用爲戶長里正於巡防則用爲巡兵弓手一人而三役具焉民將何以堪之且其爲巡兵弓手也一保甲之中丁壯既出老弱守舍盜賊乘間如入無人之境而其上番之期又不過旬日坐作進退未能知也代者既至相率而反往來道路勞弊何益至使盜賊縱橫官吏蒙責嘯聚羣黨攻剽州縣未必不由此也古之循吏使民賣劍買牛今也使之棄其農具而置兵器小民無知緣以爲惡良民之畏事者一入而終身不得脫姦民之好權者一補而終身不得免其爲患害有不可勝言者矣

一議者常患百貨輕重制在富民少則貴賣以取贏多則賤買以要利利有所壅商賈難通於是置市易之官以平貴賤有司誠守此議不更別有所營則雖繁碎難行然亦未有深害今自置市易無物不買無利不籠命官遣人販賣南北放債取利公行不疑杜絕利源不與民共觀其指趣非復制其有無權其輕重而已也徒使小民失業商旅不行空取專利之名實失商稅之利國體卑辱海內離心魏魏盛朝何苦於此況復小民好利類無遠見爭取官債以救目前欺謾父兄妄引抵當期限既迫逃竄無所父子離散行路咨嗟奈何爲此陷穽誘而納之也至於姦民巨賈窺伺間隙取利則多或輸滯積不售之貨以易見錢或指殘破無用之屋以賒實貨巧智百出難以具言有司蒙蔽指以爲利泉幣一散汗漫難收官之所藏徒文具而已竊聞朝廷近日將議窮究然而既弊之法施行未已買賣百物猶且如故譬如含茹毒藥喉舌破敗胸腹脹滿知其非矣然且閉口不吐安坐切脈廣求方書其於速愈之術疎矣

右臣所陳畫一事件皆是耳目所接衆庶共知朝廷清明豈有不察若誠有意改易非復難行但朝出一紙詔書四弊夕去非如前代積弊或在列國或在四夷欲議改更恐其動搖海內故且維持含養苟自便安今事在朝廷出命則已衆所系望勢難久留而私

自顧戀遲遲不決以失天下之心臣竊不取也愚惷之人志在憂國言詞激切干犯典刑區區寸誠甘俟誅戮謹具狀奏聞伏候勑旨

欒城集卷第三十五

欒城集卷第三十六

右司諫論時事七首

論臺諫封事留中不行狀 元祐元年之月十四日

右臣伏見皇帝陛下以至孝純仁承統踐祚太皇太后陛下以聰明睿智親攬庶政二聖協德以幸天下曾未朞歲而敝事稍去寬政復行元元之民免於流離之患蒙更生之福海內釋然無意外之憂不勝幸甚伏惟陛下恭勤祗畏發於天性猶復選於羣臣增廣諫員求直言以自助天下之士聞風相慶臣實何人得於今日備位於此然臣聞帝王之治必先正風俗風俗既正中人以下皆自勉以爲善風俗一敗中人以上皆自棄而爲惡中人自勉於善則人主耳目衆多易與爲治中人自棄於惡則臣下朋黨蕃殖易以爲非蓋邪正盛衰之源未有不始於此者也昔真宗皇帝臨馭羣下獎用正人一時賢儁爭自託於明主孫奭戚綸田錫王禹偁之徒既以諫諍顯名則忠良之士相繼而起其後耄期厭事丁謂乘間將竊國命而風俗已成朝多正士謂雖懷姦慝而無與同惡謀未及發旋即流放仁宗皇帝仁厚淵嘿不自可否是非之論一付臺諫孔道輔范仲淹歐陽脩余靖之流以言事相高此風既行士恥以鉗口失職當時執政大臣豈皆盡賢然畏忌人言不敢妄作一有不善言者即至隨輒屏去故雖人主寬厚而朝廷之間無大過失及先帝嗣位執政大臣變易祖宗法度下至小民皆知其非而卿士大夫從風而靡則風俗之變於此見矣是時惟有呂誨范鎮等明言其失二人既已得罪臺諫有以一言及之者皆紛然逐去由是風俗大敗無一人復正言者天佑皇室啓迪聖德臨政未幾而以言路爲急天下竦然思見祖宗遺俗然臣自至闕廷聞臺諫封事一切留中不出既不施行又不黜責臣不勝憂疑夫朝廷所以待臺諫者不過二事言當則行不當則黜其所上封事除事干幾密人主所當獨聞須至留中外並須降出行遣上所以正朝廷之紀綱使無廢職業下所以全人臣之名節使無負公議若當而不行不當而不黜則上下苟且廉耻道廢風俗衰陋國將從之臣願陛下永惟邪正盛衰之漸始於臺諫修其官則聽其言言有不當隨事行遣大者可黜小者可罷使風俗一定忠言日至陛下垂拱於上群臣肅雍於下則太平之治可立而待也惟陛下留神省察天下幸甚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久旱乞放民間積欠狀 十五日

右臣伏見陛下以久旱憂勞禱請勤至自冬歷春天意未荅宿麥枯瘁災害廣遠民自近歲皆苦於重斂儲積空匱若此月不雨飢饉必至盜賊必起保甲之餘民習武事猖狂嘯聚爲患必甚而陛下所以應天動民未有其實臣竊見去年赦書蠲免積欠止於殘零兩稅至於官本債負出限役錢皆不得除放民有破蕩家產父子流離衣食不繼有死而不可得者買撲酒坊先因實封投狀爭氣務勝競設高價既得之後利入微細不能出辦違限不納加以罰錢至於籍沒家產枷械生蟣虱而不得脫者臣願陛下降哀痛之書應今日以前民間官本債負出限役錢及酒坊

元額罰錢見今資產耗竭實不能出者令州縣監司保明除放使民得再生以養父母妻子朝廷弃捐必不可得之債以收民心民心悅附甘澤可致雖使天道幽遠雨不時應而仁澤流溢亦可以化服强暴消止盜賊臣謹按漢書文景宣元之間憂民之疲病每歲輒弛租稅減筭賦自損以厚下民戴其澤中遭王莽之變皆謳吟思漢漢已絕而復續夫漢世平安之日猶蠲必得之常賦以惠民而况當今旱勢未止災害方作前件欠負皆勢不可得柰何靳而不與哉伏願陛下斷自聖心特降手詔無使有司吝於出納以廢格聖澤則天人不遠宜有善應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貼黃臣竊見近年貪刻之吏習以成風上有毫髮之意則下有邱山之取上有滂沛之澤則下有涓滴之施如先帝向時爲瀘南用兵兩川應副疲極特放五等人戶賦稅而東川路轉運司公行格沮只放三等以下緣累經大赦不敢論列如此之類朝廷雖累行戒飭終恐不改若行臣此奏即乞痛賜約束如監司敢有違戾許州縣官吏具事由實封奏聞

論罷免役錢行差役法狀十六日

右臣伏見門下侍郎司馬光奏乞罷免役錢復行差役舊法奉聖旨依奏施行臣竊謂近歲所行新法利害較然其間免役所係尤重朝廷自去秋已來改更略盡惟此一事遲留不決民間傾聽想聞德音臣竊料此事旣行民間鼓舞相慶如飢得食如旱得雨比之去年罷導洛市易鹽鐵等事其喜十倍非至仁至聖至明至斷誰能行此然臣有愚慮蓋朝廷自行免役至今僅二十年官私久已習慣今初行差役不免有少齟齬不齊譬如人有重病不治必死醫者用藥攻療必有瞑眩不寧要須病去藥消然後乃得安樂今中外用事臣寮多因新法進用旣見朝廷革去宿弊心不自安必因差役之始民間小有不便指以爲言眩惑聖聽敗亂仁政兼臣竊觀司馬光前件劄子條陳差役事件大綱已得允當然其間不免疎略及小有差誤執政大臣豈有不知若公心共濟即合據光所請推行大意修完小節然後行下今但備錄劄子前坐光姓名後坐聖旨依奏其意可知自今以往其必有人借中外異同之論以搖動大議臣願陛下但思祖宗以來差役法行民間有何患害近歲旣行免役民間之敝耳目厭聞卽差役可行免役可罷不待思慮而決矣伏乞將臣此奏留中不出時賜省覽苟大法旣正縱有小害隨事更張年歲之間法度自備臣疎遠小臣初蒙擢用輒此深言罪在不赦但念臣初無左右之助諫垣之命出自聖意不敢自同它人更存形迹冒昧陳聞惟陛下裁幸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貼黃臣竊詳差役利害條目不一全在有司節次修完近則半年遠亦不過一年必有成法至於鄉戶不可不差役錢不可不罷此兩事可以一言而決緣所在役錢寬

剩一二年間必未至闕用從今放免理在
不疑前來司馬光文字雖有役錢一切並
罷之文又却委自州縣監司看詳有無妨
礙臣竊慮諸路爲見有此指揮未敢便行
放罷依舊催理則凶歲疲民無所從出或
致生事欲乞特降手詔大略云先帝役法
本是一時權宜指揮施行歲久民間難得
見錢已詔有司依舊差役所有役錢除坊
郭單丁女戶官戶寺觀依舊外其餘限詔
到日並與出牓放免其去年已前見欠役
錢具數聞奏未得催理聽候指揮

論蜀茶五害狀 二十四日

右臣伏見朝廷近罷市易事不與商賈爭利四民各
得其業欣戴聖德無有窮已唯有益利秦鳳熙河等
路茶場司以買賣茶虐害四路生靈又以茶法影蔽
市易販賣百物州縣監司不敢何問爲害不細而朝
廷未加禁止臣聞五代之際孟氏竊據蜀土國用褊
狹始有榷茶之法及藝祖平蜀之後放罷一切橫斂
茶遂無禁民間便之其後淳化之間牟利之臣始議
掊取大盜王小波李順等因販茶失職窮爲剽劫凶
燄一扇兩蜀之民肝腦塗地久而後定自後朝廷始
因民間販賣量行收稅所取雖不甚多而商賈流行
爲利自廣近歲李杞初立茶法一切禁止民間私買
然循所收之息止以四十萬貫爲額供億熙河至劉
佐蒲宗閔提舉茶事取息太重立法太嚴遠人始病
是時知彭州呂陶奏乞改法只行長引令民自販茶

每茶一貫出長引錢一百更不得取息得旨依奏民
間聞之方有息肩之望又却差孫迥李稷入川相度
始議極力掊取因建言乞許茶價隨時增減茶法既
有增減之文則取息依舊由是息錢長引二說並行
而民間轉不易矣而稷等又益以販鹽布乃能增額
及六十萬貫及李稷引陸師閔共事又增額至一百
萬貫師閔近歲又乞於額外以一百萬貫爲獻朝廷
許之於是奏乞於成都府置都茶場客旅無見錢買
茶許以金銀諸貨折博遂以折博爲名多遣公人牙
人公行拘攔民間物貨入場賤買貴賣其害過於市
易又以本錢質典諸物公違條法欺罔朝廷蓋茶法
始行至今法度凡四變矣每變取利益深民益困弊
然供億熙河止於四十萬貫其餘以供給官吏及非
理進獻希求恩賞而害民之餘辱國傷教又有甚者
夫逐州通判本以按察吏民諸縣令佐亦以撫字百
姓而計筭息錢均與牙儈分利至於監茶之官發茶
萬馱即轉一官知縣亦減三年磨勘國之名器輕以
與人遂使貪冒滋章廉耻不立深可痛惜又案盜賊
之法贓及二貫止徒一年出賞五貫今民有以錢八
百私買茶四十斤者輒徒一年出賞三十貫又遞鋪
文字事一軍機及非常盜賊急脚遞日行四百里馬
遞日行三百里違二日者止徒一年今茶遞往還日
行四百里違一日輒徒一年立法太深苟以自便不
顧輕重之宜蓋造立茶法皆傾險小人不識事體但
以遠民無由伸訴而他司畏憚不敢辯理是以公行
不道自始至今十餘年矣臣竊聞朝廷近日察知其

弊差官體量然猶恐未知其詳臣今訪聞稍得其實
謹具條件五害如左
其一曰益利路所在有茶其間卭蜀彭漢綿雅洋等
州興元府三泉縣人戶以種茶爲生自官榷茶以來
以重法脅制不許私賣抑勒等第高秤低估遞年減
價見今止得舊價之半乞委所差官取榷茶至今遞
年所估價例對定卽見的實茶官又於每歲秋成糴
米高估米價强俵茶戶謂之茶本假令米石八百錢
卽作一貫支俵仍勒出息二分春茶既發茶戶納茶
又例抑半價兼壓以大秤所損又半謂之青苗茶元條園戶茶一百斤許收十斤市例內一半入官一半用饒潤客旅今逐場一百斤有收至二十餘斤出剩者往往却爲作園戶中茶虛旁支出官錢入己近年卭州嘗有此獄又有見出剩數多陰與客旅商量納賂不貲指教出賣者　及至賣茶本法止許收息二分今多作名
目如牙錢打角錢之類至收五分以上買茶商旅其
勢必不肯多出價錢皆是減價虧損園戶以求易售
又昔日官未榷茶園戶例收晚茶謂之秋老黃茶不
限早晚隨時卽賣榷茶之後官買止於六月晚茶入
官依條毀棄官既不收園戶須至和買以陷重禁此
園戶之害一也
其二曰川茶本法止於官自販茶其法已陋今官吏
緣法爲姦遂又販布販大寧鹽販甆器等物并因販
茶還脚販解鹽入蜀所販解鹽仍分配州縣多方變
賣及折博雜物貨爲害不一及近歲立都茶場緣折
博之法拘攔百貨出賣收息其間紗羅皆販入陝西
奪商賈之利至於買賣之餘則又加以質當去年八
九月間爲成都買撲酒坊人李安典糯米一萬貫每
斗出息八錢半年未贖仍更出息二分其宅非法類
皆如此今四方蒙賴聖恩罷去市易抵當之弊而蜀
中茶官獨因緣茶法潛行二事使西南之民獨不蒙
惠澤此平民之害二也
其三曰昔官未榷茶陝西商旅皆以解鹽及藥物等
入蜀販茶所過州軍已出一重稅錢及販茶出蜀兼
帶蜀貨沿路又復納稅以此省稅增羨今官自販茶
所至雖量出稅錢比舊十不及一縱有商旅興販諸
處稅務畏憚茶官又利於分取息錢例多欺詐以稅
爲息由此省稅益耗假有作稅錢上曆歲終又不撥
還轉運司但添作茶官歲課公行欺罔訪聞元豐七年八月陸師閔劄子奏茶司全年課利內有一項係茶稅錢又茶官違法販賣百物商旅
不行非唯稅虧兼害酒課蜀中舊使交子唯有茶山
交易最爲浩瀚今官自買茶交子因此價賤舊日蜀人利交子之輕便一貫有賣一貫一百者近歲止賣九百以上此省課之害三也
其四曰蜀道行於溪山之間最號嶮惡般茶至陝西
人力最苦元豐之初始以成都府路廂軍數百人貼
鋪般運不一二年死亡略盡茶官遂令州縣和雇人
夫和雇不行卽差稅戶其爲搔擾不可勝言劉庠知永興日有澤州般茶人以疲勞不堪告訴庠令取狀在案判云候本府雇人般茶日呈後來永興卽不曾雇人
後遂添置遞鋪十五里輒立一鋪招兵五十人起屋
六十間官破錢一百五十六貫益以民力僅乃得成
今已置百餘鋪矣若二百鋪皆成則是添兵萬人衣
糧歲費二十萬貫見招塡不足旋貼諸州廂軍逐州
闕人百事不集又茶遞一人日般四駄計四百餘斤
回車却載解鹽往還山行六十里稍遇泥潦人力不

支逃匿求死嗟怨滿道至去年八九月間劍州劍陽一鋪人全然走盡沿路號茶鋪為納命場此遞鋪之害四也

其五曰陝西民間所用食茶蓋有定數茶官貪求羨息般運過多出賣不盡逐州多虧歲額遂於每斤增價俵賣與人元豐八年鳳州准茶官指揮每茶一斤添錢一百其餘州郡准此可見又茶法初行賣茶地分止於秦鳳熙河今遂東至陝府侵奪蠟茶地分所損必多此陝西之害五也

五害不除蜀人泣血無所控告臣乞朝廷哀憐遠民罷放榷法令細民自作交易但收税錢不出長引止令所在場務據數抽買博馬茶勿失朝廷武備而已如此則救民於網羅之中使得再生以養父母妻子不勝幸甚如朝廷以為陝西邊事未寧不欲頓罷茶事即乞先弛榷禁因民販茶正税之外仍收長引錢一歲之入不下數十萬貫（以見今長引錢數計之可見）而商旅通行東西諸貨日夜流轉所得茶税雜税錢及酒課增羨又可得數十萬貫（以未榷茶以前及榷茶後來年分自蜀至陝西沿路酒税務歲課較之可見）而罷置茶遞無養兵衣糧及官吏緣茶所費息錢食錢之類其數亦自不少則榷茶可罷灼然易見若異日西邊無事然後更罷長引錢如舊收税而止然臣再詳師閔所營茶利雖使之裒斂一一如數止於二百萬貫無復贏餘矣若以前件茶引茶税雜税酒課等錢約七八十萬貫折除即止約有利一百二十餘萬貫若更除茶遞養兵衣糧及官吏緣茶所費約三四十萬貫即是師閔百端非理凌虐細民止得八十萬貫（前件兩項錢並且從小約計故師閔所得利有八十萬貫若依實計之恐不得及此數）假令萬一蜀中稍有飢饉之災民不堪命起為盜賊或如淳化之比臣不知朝廷用兵幾何費錢幾何殺人幾何可得平定今但得七八十萬貫錢置此不慮臣竊惑也兼臣訪聞陸師閔去年自成都移治永興仍取成都供給有本府衙前楊日新者為之賣酒至十一月中師閔自覺非法始移牒永興成都止就用永興供給其違法差衙前賣酒及多請過成都供給即不曾舉覺其貪冒無恥一至如此亦乞令所差官便行體量如是詣實乞重行黜謫以慰遠方積年之憤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貼黄陸師閔久擅茶事欺罔朝廷奏請如意為吏民所畏憚若留在本職雖特遣使命恐必難以體量實害欲乞先罷師閔職任及利州路轉運使蒲宗閔昔同建議榷茶曾竊冒恩賞顯有妨礙亦乞指揮不得同簽書體量事所貴官吏不憂後害敢以實告

乞更支役錢雇人一年候修完差役法狀

右臣伏見二月九日三省樞密院劄子節文應天下免役錢一切並罷其諸色役人並依熙寧元年以前舊法人數定差吏乞指揮諸縣官吏看詳若依今來指揮別無妨礙即便依此施行若有妨礙致施行未得限敕到五日內具利害擘畫申本州本州限一季聞奏奏到各隨宜修改奉聖旨依奏臣看詳上件指揮大綱已得允當其間節目頗有疏略差誤未易一

一具言全在有司節次修完近見開封府奏開祥兩縣於數日之內依舊役法人數差到役人臣竊惟自罷差役至今僅二十年乍此施行吏民皆未習慣兼差役之法關涉衆事根牙盤錯行之徐緩乃得詳審若不窮究首尾忽遽便行但恐既行之後别生諸弊臣竊見州縣役錢所在例有積年餘剩今年夏料雖已放罷舊餘剩錢猶足支數年欲乞朝廷指揮將見在役錢且依舊雇役盡今年而止却於今年之內催督諸處審議差役令的確可行更無弊害然後於今冬迤邐差撥起自來年役使鄉戸一則差役條貫既得審詳既行之後無復人言二則將已納役錢一年雇役民力紓緩進退皆便臣深恐諸道以爲朝廷已行之命降到即行雖有妨礙更不陳述致差役之條未盡其利若朝廷以臣此言可用欲乞下三省疾速施行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貼黄新法已來減定役人皆是的確數目行之十餘年並無闕事則舊法人數決爲冗長天下共知况近降指揮明使州縣相度有無妨礙至於揭簿定差亦無日限今來開封府官吏更不相度申請於數日之間一依舊法人數差撥了絕如壇子之類近年以剩員充者一例差撥役人監勒開祥兩縣迅若兵火顯是故欲擾民以害成法尚賴百姓久苦役錢乍獲復舊更無詞說不爾必須爭訟紛紜爲害不小乞下所司取問開封官吏明知有上件妨礙更不相度申請及似此火急催督是何情意特賜行遣以戒天下挾邪壞法之人

乞招河北保甲充役以消盜賊狀

右臣聞薄賦斂散蓄聚若以致貧而民安其生盜賊不作縣官食租衣稅廩有餘粟帑有餘布久而不勝其富也厚賦歛奪民利若以致富而所入有限所害無窮大者亡國小者致寇寇盜一起盡所得之利不償所費之十一久而不勝其貧也臣未敢遠引陳勝吳廣龐勛黄巢之類只如淳化中李順慶曆中張海等熙寧中廖恩此數火盜賊計其燔燒官寺刼略倉庫以至發兵命將轉輸糧食耗失兵械募士賞功之費大率不下數百萬貫但得事了豈敢言費然方其未發有能建言乞捐數十萬貫以消其變則上下爭執如惜支體不肯割截此天下之大迷古今之通患也故臣願於元豐庫或內藏庫乞錢三十萬貫上以爲先帝收恩於既往下以爲社稷消患於未萌伏願陛下權禍福之重輕較得喪之多少斷而行之毋使有司吝於出納以害大計河北之民喜爲剽刼所從來尚矣近歲創爲保甲驅之使離南畝教之使習凶器一夫在官一家資送窮苦無聊靡所不至椎埋爲姦十人而九號爲保甲莫敢誰何若更一年不罷則勝廣之事可立而待也今雖已罷而弓刀之手不可以復執鋤酒肉之口不可以復茹蔬既無所歸勢必爲盜今河北寇賊成群訪聞皆是保甲餘黨若因之以饑饉則變故之作不可復知近歲富弼知青州是時河北流民百萬轉徙京東弼既設方略振活其老

幼而招其壯悍者爲軍不待朝旨皆刺指揮二字其後皆爲勁兵百萬之衆無一人爲盜者弼人臣便宜行事猶能若此況陛下富有四海而元豐及內庫錢物山積莫可計數只如近日內降睿思殿金銀一色令別庫收貯者自約及百餘萬貫皆是先帝多方收拾以備緩急支用不取於民聖筭深遠非凡所及若積而不用則與東漢西園殘唐之瓊林大盈二庫何異於先帝聖德不爲無損故臣願乞三十萬貫爲招軍例物選文武臣僚有才幹者一二人分往河北逐路於保甲中招其強勇精悍者爲禁軍隨其人才以定軍分本州無闕則自近及遠或押上京不過一二萬人則河北豪傑略盡矣其間武藝絕倫舊日以補班行者押赴闕試驗有實即以補內六班之闕或以補本貫及鄰近闕額軍員但當嚴賜指揮候了日當遣人覆按有不如法重坐官吏臣聞先帝本謂保甲可用故欲隱兵於農以漸消正兵是以禁軍多有闕額今保甲既罷正使無事猶合補填況如前所陳者惟陛下深察果斷而力行之今冬春大旱二麥不熟事勢如此恐不可緩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論差役五事狀 十五日

臣近奏言二月六日三省樞密院劄子同奉聖旨罷免役錢行差役事大綱已得允當其間小節疎略差悞乞令諸處審議候的確可行然後行下近日已蒙聖旨差韓縝等四人置局看詳臣前所謂疎略差悞其事有五謹具條件如左

一衙前之害自熙寧以前破敗人家甚如兵火天下同苦之久矣先帝知之故剏立免役法勾收坊場官自出賣以免役錢雇役名人以坊場錢爲重難酬獎及以召募官員軍員押綱自是天下不復知有衙前之患而近歲所以民日貧困天下共苦免役法者乃是莊農之家歲出役錢不易及出賣坊場許人添價爭剗致送納不前之弊也向使先帝只行官自出賣坊場一事自可了却衙前色役有餘其餘役人且依舊法則天下之利較然無疑獨有一弊所雇衙前或是浮浪不如鄉差稅戶可以委信然行之十餘年浮浪之害無大敗闕不足以易鄉差衙前搔擾之患今來略計天下坊場錢一歲所得共四百二十餘萬貫若立定酌中價例不許添價剗買亦不過三分減一尚有二百八十餘萬貫而衙前支費及召募非泛綱運一歲共不過一百五十餘萬貫雖諸路多少不齊或是或否而了衙前一役灼然有餘何用更差鄉戶今年二月六日所降指揮但云諸公使庫設廚酒庫茶酒司並差將校勾當諸綱運並召得替官員或差使臣軍大將將校管押衙前若無差遣不聞有破產之人以此欲差鄉戶至於坊場元無明文處置不知官自出賣爲復却依舊法酬獎衙前若官自

出賣即如川蜀京東淮浙等路舊來坊場優厚人人願為長名元不差鄉戶去處今來却須創差民情必是大段驚擾若依舊法用坊場酬獎衙前即未委召募官員軍員將校等押綱用何錢支遣若無錢支遣即諸般重難還是鄉戶衙前管認為害不小

一坊郭人戶熙寧以前常有科配之勞自新法以來始與鄉戶並出役錢而免科配其法甚便但所出役錢太重未為經久之法今若全不令出即此農民反為僥倖若依熙寧以前科配則取之無藝人未必安今來二月六日指揮並不言及坊郭一項欲乞指揮并官戶寺觀單丁女戶並據見今所出役錢裁減酌中數目與前項賣坊場錢除支雇衙前及召募非泛綱運外常切樁留准備下項支遣所有月掠房錢十五千及歲收斛㪷百石以上出錢指揮恐難施行

一新法以來減定諸色役人皆是的確合用數目行之十餘年並無闕事即熙寧以前舊法人數顯是冗長虛煩民力今來二月六日指揮却令依舊人數定差未為允當欲乞只依見今役人數目差撥若自前元差鄉戶充役後來却用剩員抵替如場子壇子之類其剩員所費請受合還運司者即乞於前項坊場坊郭等錢支還

一熙寧以前散從弓手手力等役人常苦接送之勞遠者至四五千里極為疲弊自新法以來官吏皆請雇錢役人既以為便官吏亦不闕事今民力凋殘比之熙寧以前尤當憫恤若不免接送必有逃竄流離之憂欲乞依新法官吏並請雇錢仍於前項坊場坊郭等錢內支

一州縣胥吏並募情願充役不請雇錢如不情願量支雇錢仍罷重法亦以前項坊場坊郭等錢支如支用不足即差鄉戶仍許指射舊人官為差雇代役其鄉戶所出雇錢不得過官雇數目

右件乞降付看詳役法所詳酌施行謹錄奏聞伏候
敕旨

欒城集卷第二十六

欒城集卷第三十七

右司諫論時事一十六首

乞賑救淮南飢民狀

右臣訪聞淮南久旱雨全未足二麥並已枯死浙中米價雖賤而運河無水客旅不至米斗直一百七十以來民間闕食甚覺不易而所在官吏並未見賑濟及奏請別作處置臣竊見頃立義倉至今已將十年所聚粮斛數目甚多每遇災傷未嘗支散一粒民情深所不悅臣欲乞指揮淮南官司先將所管義倉米數隨處支與闕食人戶兼將常平米減價出賣及取問監司州縣因何並不曾申請擘劃兼乞體訪諸路如有似此闕食去處一例施行謹錄奏聞伏候勑旨

乞廢忻州馬城鹽池狀

右臣訪聞河東除晉絳慈隰州舊賣解鹽外其餘州縣盡只賣永利東西兩監鹽民間未嘗闕鹽食用自元豐三年後來前宰相蔡確兄礪等始議創添忻州馬城池鹽其鹽夾硝味苦人不願買故自四五年來作分數抑賣與鋪戶多有訴免去年轉運司以此申乞住收馬城池鹽而虞部李閎畏避蔡礪權勢曲生問難自去年六月以來行遣未了却符下提舉司相度意在觀望不肯依實定奪臣欲乞下河東轉運司結罪保明只將永利東西兩監鹽供賣本路諸州有無闕事如委無妨闕即乞依所請住收馬城池鹽依舊只賣永利東西兩監鹽仍乞取問蔡礪等建議害民及虞部官吏希合權要故作拖延情罪依法施行謹錄奏聞伏候勑旨

貼黄訪聞忻州曾申本路轉運司乞枷錮鋪戶前來買鹽以此顯見人情不願

再乞放積欠狀

竊見三省同進呈臣前奏乞將民間官本債負出限役錢及酒坊元額罰錢見今資產耗竭實不能出者令州縣監司保明除放事奉聖旨節文令戶部勘會應係諸色欠負科名數目仍契勘欠戶見今各有無抵當物力開具保明聞奏臣竊謂朝廷將施舍已責救民於溝壑之中其施行節次當如救焚不可少緩前件指揮令戶部開具欠戶見今抵當物力此事不在戶部惟州縣可見若令戶部取之州縣文字往來動經歲月反覆問難何時了絶救民之急不當如此此乃有司出納之常度而非朝廷救災之體如陛下將布德施仁以收民心答天意但使惠澤滂流雖民間小有僥倖何損於德况此積欠經涉久遠凶歲疲民空煩鞭箠必無所得縱獲毫末無補國計乞特降朝旨直下諸路監司與州縣一面依下項除放結罪保明聞奏所貴小民早被聖恩不至失所別致生事謹具條件如後

一官本債負在京乞委提點司與府縣及市易官外道委轉運司與州縣同取索逐戶元請官本若干經今多少年月合出息錢若干逐戶從請出官錢後來已納到官本若干息錢若干通計本息已納及元請官本之數即便與放免如通計本息未及官本而家業蕩盡者亦與除放如尚有些小家業而見今孤貧不

濟者卽權住催理官吏結罪保明奏聞聽候
勑裁
一拖欠坊場錢（所委官司前項）乞取索逐戶元認淨利錢若干自開沽以來違欠月分合納罰錢若干將本戶已納到淨利及罰錢通計若干如已通及元認淨利之數卽與放免如通計未及元認淨利之數而家業蕩盡者亦與除放如尚有些小家業而見今孤貧不濟者卽權住催理官吏結罪保明聞奏聽候勑裁
一出限拖欠役錢今來朝廷已行差役之法卽免役錢別無支用雖使差役未了間時暫留舊雇人執役自有從來寬剩役錢支遣其拖欠役錢乞與一切放免

右臣前奏係二月十五日及今已四十日而行遣迂緩未知何時恩澤可以及下伏乞陛下深念欠負人戶枷錮已久衣食不繼父子離散其愁苦無聊甚可哀閔斷自聖心依臣所乞特與除放無使有司爭執細故遷延歲月所得無幾而民間窮困小則病瘁怨苦感動陰陽大則計較死生起爲盜賊所失轉大雖悔無及臣不勝區區爲國深慮謹錄奏聞伏候勑旨

論發運司以糶糴米代諸路上供狀

右臣竊見近歲有司分掌利柄更相侵漁以自爲功究其本末其實皆朝廷財用而以此取彼此雖有得彼必有失其終均出於民是以民日益病無所告訴頃者發運司以錢一百萬貫爲糴糶之本每歲於淮南側近趁賤糴米而諸路轉運司上供米至發運司者歲分三限第一限自十二月至二月第二限自三月至五月第三限自六月至八月違限不至則發運司以所糴米代之而取直於轉運司幾倍本路實價轉運司米雖至而出限一日輒不得充數江湖諸路自來皆係出米地分而難得見錢舊日官歲糴米錢散於民故農不大傷無錢荒之弊今發運司以所糴米代供而責錢於諸路諸路米無所售而斂錢以償發運司則錢日益荒而農民最病此東南之大患也訪聞發運司所收厚利別無所用不過以爲羨餘進奉以固結恩寵方今陛下恭儉節用食租衣稅專以利民何取於此臣乞指揮發運司今後諸道轉運司出限不到米依舊以發運司所糴米代發上京而不得於諸道責取米價候諸道般到米依數撥還據違限欠數取勘轉運司官吏要使上供不闕而無所取利諸道得以及時收糴錢有所洩而農不甚病此利甚廣如朝廷以臣言爲可用伏乞下戶部立法施行謹錄奏聞伏候勑旨

乞給還京西水櫃所占民田狀（十八日）

右臣訪聞頃年宋用臣引洛水爲清汴水源淺小行運不足遂於中牟管城以西强占民田瀦蓄雨水以備清汴乏水之用方用臣貴盛州縣皆不敢爭但中牟一縣占田八百五十餘頃伏惟陛下卹養小民過於赤子無名侵奪聖意不然臣欲乞指揮汴口以東州縣各具水櫃所占頃畝數目及每歲有無除放二稅仍具水櫃委實可與不可廢罷如決不可廢卽當如何給還民田以免怨望謹錄奏聞伏候勑旨

論三省事多留滯狀 二十四日

臣竊見先帝改定官制因唐之舊布列三省使出入相鉤較文理密察得古之遺法然患有司推行不能盡如聖意參考之益未見而迂滯之害先著見今三省文書節次留礙比官制未行以前頗覺其弊臣嘗訪問衆人得其一二意欲因見行之法略加疏理務令清通簡便苟迂滯之病既除事不至雜冗難治官吏日有餘力則參考之功可得而見也謹具條件如後

一凡事皆中書取旨門下覆奏尚書施行所以爲重慎也臣謂國之大事及事之已成者依此施行則可至於日生小事及事之方議者一切依此則迂緩之弊所從出也假如百官乞假有司請給器用之類此所謂日生小事也臣僚陳請興革廢置朝廷未究本末欲行勘當之類此所謂事之方議者也昔官制未行如此等事皆執政批狀直付有司故徑而易行自行官制遂罷批狀每有一事輒經三省謄寫之勞既已過倍勘當既上小有差誤重復施行又經三省循環往復無由了絶至於疆場幾事河防要切一切如此求事之速辦不可得也故臣乞復批狀之法以便日生小事及事之方議者惟國之大事及事之已成者然後經歷三省則事之去者過半矣

一三省文書法許吏人互相點檢差誤毫末之失皆理爲賞罰故被罰者畏避譴訶巧作遷延以求細密被賞者睎望勞績吹毛求疵務爲稽緩因此文書無由速了臣欲乞今後不以差誤爲賞罰惟有所欺弊及雖係差誤而害事者方行賞罰

一文書至尚書省自省付諸部自部付諸司其開拆呈覆用印皆有日限逐處且以五日爲率凡十五日其勘當於外日數極多幸而一出得完具者自諸司申部自部申省其限日如前則已一月有餘日矣不幸復有問難又復一月自此蓋有不可知者費日雖久而遣限如法雖欲加罪終不可得故臣欲乞以事之緩急減定日限亦救弊之一端也

一古者因事設官事不可已然後置官今官倣唐制事本不須如此而爲官生事者往往而有如應支錢物尚書度支行遣得旨許支合下所管庫務支給者必先由太府寺本寺備錄帖所管庫務又經比部句過然後送庫務支給臣謂太府寺未嘗可否一事枉有經歷宜令度支徑送比部句過又如諸路召募押綱合得酬獎諸庫務已給朱鈔先經太府寺印紙保明指定合得酬獎申尚書金部金部再行勘驗詰實關司勳句覆然後關吏部施行臣謂太府金部兩處勘驗保明顯有煩重宜裁減一處又如在京職事官舍破白直并宣借剩員或替換宣借昔未行官制以前皆係所屬直下步軍司差撥自行官制並須經由

尚書兵部兵部但指揮步軍司依條施行臣謂兵部別無可否亦不須更令經歷如此等事數必不少非臣所能盡知乞下六曹及二十四司各具有無似此重複之事若能一切裁損必大有所益

右三省事務衆多條約繁夥非臣一人所能究悉臣前件所陳四事特其一二而已欲乞陛下降付三省推類講求立法施行或選擇臣僚精通明敏者一二人俾專治其事務令約而不遺多而不亂今三省胥吏比舊人數極多皆由法不省便枉費人力若將來法制一清此曹亦漸可減事清吏少此最爲治之要也惟陛下留神省察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言科場事狀 四月初三日

右臣伏見尚書禮部會議科場欲復詩賦議上未決而左僕射司馬光上言乞以九經取士及令朝官以上保任舉人爲經明行修之科至今多日二議並未施行臣竊惟來年秋賦自今以往歲月無幾而議不時決傳聞四方學者知朝廷有此異議無所適從不免惶惑懣亂蓋緣詩賦雖號小技而比次聲律用功不淺至於兼治宅經誦讀講解尤不可輕易要之來年皆未可施行臣欲乞先降指揮明言來年科場一切如舊但所對經義兼取注疏及諸家議論或出己見不專用王氏之學仍罷律義令天下舉人知有定論一意爲學以待選試然後徐議元祐五年以後科舉格式未爲晚也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乞招畿縣保甲充軍狀 九日

右臣近奏乞招河北保甲充禁軍聞已有朝旨令逐州軍長吏等優給例物寄招在京禁軍去訖臣竊謂京畿諸縣保甲事體與河北無異而所在闕額禁軍尚多欲乞指揮京畿諸縣一依河北已得指揮招募施行臣又聞河北河東舊有義勇自來每年冬教以爲邊備民所習慣不以爲怪畿內百姓非邊民之比今來保甲雖罷按閱而未免冬教民情未安亦乞特與放罷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乞令戶部役法所會議狀 十三日

右臣伏見閏二月十五日聖旨節文詳定役法所奏諸路衙前先以坊場河渡錢依見今合用人雇募不足方許揭簿定差臣竊聽中外之議以謂此法頗爲穩便蓋見今諸路每年所入坊場河渡錢共計四百二十餘萬貫而每歲所費衙前支酬及召募押綱錢共計一百五十餘萬貫所費止用所入三分之一縱使坊場河渡價錢別行裁減不過比見今三分減一則是所費亦不過所入之半而免卻民間衙前最重之役其爲利民不言可見續准閏二月二十七日聖旨節文詳定役法所狀再詳雇募二字切慮諸路承用疑惑將謂依舊用錢雇募充役欲乞改雇字爲招字衆謂此法既不以錢雇人空行招募必是招募不行要須一例差撥未委每年所得坊場河渡錢四百二十餘萬貫除支酬衙前重難及雇募押綱錢外其餘欲將何處支用又熙寧以前諸路衙前多有長名人數只如西川全係長名故衙前一役不及鄉戶淮南兩浙長名太半以上其餘路分長名亦不減半今

坊場既已拘收入官必無人願充長名則應係衙前並是鄉戶雖號爲招募而上戶利於免役方肯投名與差無異上等人戶既充免役衙前則以次人戶須充以次免役如此則下戶充役多如熙寧以前方今人戶久爲苗役所困物力比熙寧以前貧富相遠而差役之法比舊特重此衆議所以未服也然臣竊聞西邊熙蘭等州及安疆米脂等寨每年費用約計三百六七十萬貫此錢大半出於苗役寬剩今苗役既罷故議者欲指坊場河渡錢以供其費致使衙前須至並差鄉戶臣謂朝廷養民備邊雖有內外之別而其實一家之事耳若備邊之費實未有准擬則坊場等錢存以待之亦不得已之計也今邊防之計詳定役法所必未能周知其詳而暗指坊場等錢以備其費則其養民之計亦已疎矣臣欲乞朝廷密切指揮戶部與詳定役法官會議先計上件新置城寨歲費幾何若干係西川茶錢若干係經制司錢若干係闕額禁軍錢若干係內藏庫錢似此諸般科名外尚有不足數目若干若此數目不至絶多臣乞計其所闕三年之數於元豐庫及崇政殿庫錢內樁出訪聞此庫錢物山積本先帝所蓄以備邊事今於此支用正合先帝本意臣訪聞蘭州等處道里嶮遠決爲難守朝廷見議棄捐以安中國三年之後邊境已定卽非久遠不絶之費所用錢數雖多亦有限量其坊場河渡等錢既別不支用卽乞依閏二月十五日聖旨指揮雇募衙前施行若朝廷重惜二庫錢物未欲專行支給卽乞將坊場河渡等錢除雇募衙前等外量將剩數添助邊費所貴養民備邊兩不失所謹錄奏聞伏候勑旨

貼黄朝廷方議息民不宜爲邊費奪坊場錢專差衙前以困民力臣竊見諸路州縣累年積下青苗息錢及免役寬剩錢數目不少亦可以助西邊新置城寨三二年之費所貴留得坊場錢雇募衙前令民間無重役之患則朝廷恩德及民深矣

乞禁軍日一教狀 二十二日

右臣竊見諸道禁軍自置將以來日夜按習武藝劍槊擊刺弓弩斗力比舊皆倍然自比歲試之於邊亦未見勝敵之效蓋士卒服習止軍中一事耳至於百戰百勝則自有道不可不察也臣訪聞凡將下兵皆蚤晩兩教新募之士或終日不得休息士卒極以爲苦頃歲西鄙用兵士自內部往卽戰地皆奮踴而去以免教爲喜先朝留意軍事每歲遣官按閱錫賚豐厚遷補峻速士心猶且如此臣觀今日所以厚之者不如先朝而所以勞之者如舊臣竊以爲疑也古之名將如李牧王翦將用人之死力必椎牛釃酒聽其佚樂養而不試士皆投石超距踴躍思奮而後用之故所向無敵今平居無事朝夕虐之以教閱使無遺力以治生事衣食殫盡憔悴無聊緩急安得其死力臣請使禁軍除新募未習之人其餘日止一教使得以其餘力爲生異日驅以征伐其樂致死以報朝廷宜愈於前日也謹錄奏聞伏候勑旨

乞差官與黄廉同體量蜀茶狀 二十五日

右臣近曾奏言益利等路茶事司以買賣茶虐害四路生靈朝廷已差黄廉體量利害乞先罷茶官陸師閔職任使四路官吏不憂後患敢以實害盡告黄廉今聞朝廷卻差黄廉就領茶事臣竊以爲黄廉若以專使按榷茶之弊則身無利害茶事巨細勢必具陳若身自領茶事有課利增損邊計盈虛之責則茶之爲害勢必不肯盡言兼朝廷本爲遠民無告特遣此使使事未達而就除外官小民無知必謂朝廷安於虐民重於改法此事體大宜速有以救之朝廷必謂陸師閔蠹害四路爲日已久不欲別差替人淹延歲月因黄廉在彼卽行替罷事雖稍便理有未盡臣欲乞選差清强官一人與黄廉同共體量候了日赴闕面奏利害所貴不敢隱蔽茶獘四路之人終被德澤謹錄奏聞伏候勑旨

乞以發運司米救淮南飢民狀 二十八日

右臣伏見淮南旱災民食踴貴朝廷特令截留上供米三十萬石以濟其急卹民之深異時所未嘗有然臣訪聞本路自正月以來以義倉常平粮斛逐旋賑濟約至夏中麥熟稍得給足不意今旱勢益甚夏麥無望而秋收之期遠在百日之後雖有前件截留上供米分在一路恐未能遍及饑民訪聞發運司逐年將糴糴本錢一百萬貫趁賤糴米以代諸路違限上供米數外或遇米貴亦出賣收息臣欲乞指揮發運司約定今年合留代上供外其餘權令只依元買價盡數支撥於諸郡出賣不得收息仍先具若干留代上供若干可以出賣及元買價例申奏所貴米數稍多救接饑饉可以支持至秋謹錄奏聞伏候勑旨

論明堂神位狀

右臣聞三代常祀一歲九祭天再祭地皆天子親之故於其祭也或祭昊天或祭五天或獨祭一天或祭皇地祇或祭神州地祇要於一歲而親祀必遍降及近世歲之常祀皆有司攝事三歲而後一親祀親祀之疏數古今之變相遠如此然則其禮之不同蓋亦其勢然也謹按國朝舊典冬至圜丘必兼饗天地從祀百神若其有故不祀圜丘別行它禮或大雩於南郊或大饗於明堂或恭謝於大慶皆用圜丘禮樂神位其意以爲皇帝不可以三年而不親祀天地百神故也臣竊見皇祐明堂遵用此法最爲得禮之變自皇祐以後凡祀明堂或用鄭氏說獨祀五天帝或用王氏說獨祀昊天上帝雖於古學各有援據而考之國朝之舊則爲失當蓋儒者泥古而不知今以天子每歲親祀之儀而議皇帝三年親祀之禮是以若此其疏也今者皇帝陛下對越天命逾年卽位將以九月有事於明堂義當並見天地遍禮百神躬薦誠心以格靈貺臣恐有司不達禮意以古非今執取王鄭偏說以亂本朝大典夫禮沿人情人情所安天意必順今皇帝陛下始親祀事而天地百神無不咸秩豈不俯合人情仰符天意臣愚欲乞明詔禮官今秋明堂用皇祐明堂典禮庶幾精誠陟降溥及上下謹錄奏聞伏候勑旨

乞借常平錢買上供及諸州軍粮狀 初八日

右臣聞自古經制國用之術以爲穀帛民之所生也

故斂而藏之於官錢幣國之所爲也故發而散之於民其意常以所有易其所無有無相交而國用足焉故自熙寧以前民間兩稅皆用米麥布帛雖有沿納諸色雜錢然皆以穀帛折納蓋未嘗納錢也錢之入官者惟有茶鹽酒稅雜利而已然方是時東南諸郡猶苦乏錢錢重物輕有錢荒之患自熙寧以來民間出錢免役又出常平息錢官庫之錢貫朽而不可較雖已減損常平罷放免役使民休息然而錢積於官無宣洩之道民無見錢百物益賤譬如饑人雖已得食而無所取飲久渴不治亦能致死臣竊見國朝建立京邑因周之舊不因山河之固以兵屯爲嶮岨祖宗以來漕運東南廣蓄軍食內實根本外威夷狄方其盛時足支十餘年近者歲運損耗糴賣不節太倉無五年之畜國計寡弱有識之士爲之寒心至於諸路軍粮大抵無備熙寧之間東南大旱民間闕食官欲賑濟無所從得不免誅求富民斂斗石之粟以濟億萬之衆勞而無益徒以爲笑然今諸路轉運司久以商賈不行農民罷病故酒稅不登收買軍器雜物封樁闕額衣粮等事故經費不足朝廷雖欲內實京師外實諸郡有司匱乏勢無所出臣欲乞指揮東南諸路轉運司各借本路常平見錢遇年豐穀帛價賤豫買三年上供米及本路州軍諸軍三年衣粮限以三年節次收糴重立禁約不得別作支用仍於五年內收簇錢物撥還常平倉司每歲終具元借錢及所糴物及所還數提刑司保明申戶部點檢有無違法聞奏應干借錢糴買事有不如法並許提刑司覺察聞奏但令泉幣通行足以鼓舞四民流轉百貨倉廪充實足以贍養諸軍備禦水旱則上下皆足公私蒙利矣如許臣所請伏乞下戶部立法施行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貼黃所借常平司錢非是直取以供國用當指揮轉運司勒令如期撥還務令常平司錢久遠不匱轉運司緩急有所借使實長久之利也

再乞差官同黃廉體量茶法狀 二十一日

右臣近奏乞選差清强官與黃廉同體量蜀中茶法尋蒙朝廷差杜紘前去既而詳定編敕所奏留杜紘紘既不行而蜀中茶法至今未見差人同黃廉體量伏乞檢臣前奏別選差一人所貴黃廉不敢以課利增虧自作身計盡具茶法利害聞奏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再言役法劄子 五月十六日

臣聞世無不弊之法雖三代聖人之政不免有害故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臣竊見朝廷近罷免役復行差役小民初免出錢鼓舞相慶士大夫因民之喜以爲差役一行可坐而無事矣臣之愚意以爲免役之害雖去而差役之弊亦不可不知也是以推言其故而陛下察之國朝因隋唐之舊州縣百役並差鄉戶人致其力以供上使歲月番休勞佚相代吏若循理不

以非法加民則被役之人本無大苦然役人既是稅戶家有田產誅求必得吏少廉慎凡有所須不免侵取故祖宗之世天下役人除正役勞費之外上自衙前有公使廚宅庫之苦中至散從官手力有打草供柴之勞下至耆長壯丁有歲時饋遺之費習以成俗恬不爲怪民被差役如遭寇虜神宗皇帝照知此害始議立免役之法前弊雖解而所取役錢多收寬剩民間難得見錢日益貧瘁今朝廷既已復行差役除見議衙前差募未有成法外其餘耆戶長弓手散從等役一切定差貪官暴吏私竊以此相賀何者市井之人應募充役家力既非富厚生長習見官司官吏雖欲侵漁無所措手今耕稼之民性如麋鹿一入州縣已自懾怖而況家有田業求無不應自非廉吏誰不動心妄意朝廷既行差役凡百侵擾當復如舊訪聞見今諸路此弊已行臣恐稍經歲月舊俗滋長役人困苦必有反思免役之便者其於聖政爲損不細頃者朝廷初革衆弊士懷異議多被遷逐睥睨新政幸其不成者非一人也若此弊不除使民有怨言彼立異之人佗日必指以爲事臣欲乞明降詔書丁寧戒敕監司長吏使知朝廷愛惜鄉差役人與神宗朝愛惜雇募役人無異應係自前約束官吏侵擾役人條貫使刑部錄出具委無漏落雕印頒下令一切如舊出牓州縣使民知之仍常加督察有犯不赦應監司所部有犯不能覺察致因事發露者重其坐庶幾民被差役之利而無差役之害然後天下蒙賜深矣

取進止

欒城集卷第三十七

欒城集卷第三十八

左司諫論時事一十二首

論青苗狀十四日

右臣伏以青苗之害民朝廷之所悉也罷而不盡廢而復講使天下之人疑朝廷眷眷於求利此臣之所深惜也向者朝廷申明青苗之法使請者必以情願而官無定額議者以爲善矣然以臣觀之無知之民急於得錢而忘後患則雖情願之法有不能止也侵漁之吏利在給納而惡無事則雖無定額有不能禁也故自今年春諸縣所散青苗處處不同凡縣令曉事吏民畏伏者例不復散其闇於事情爲吏民所制者所散如舊蓋立法不善故使猾吏得依法爲姦監司雖知其不便欲禁而不可得天下既已病之矣今朝廷復修夏料納錢減半出息之法此雖號減息而使天下曉然知今日朝廷意仍在利雖有良縣令臣恐其不能復如前日自必於不散矣且自熙寧以來吏行青苗皆請重祿而行重法受賕百錢法至刺配然每至給納之際猶通行問遺不能盡禁今吏祿已除重法亦罷而青苗給納不止臣恐民間所請錢物得至其家者無幾矣伏乞追寢近降青苗指揮別下詔旨天下青苗自今後不復支散不勝幸甚謹錄奏聞伏候勑旨

三論差役事狀十七日

右臣五月二十六日上殿劄子乞明降詔書戒敕監司長吏使知朝廷愛惜鄉差役人與神宗朝愛惜雇募役人無異應係自前約束官吏侵擾役人條貫使刑部錄出具委無漏落雕印頒下令一切如舊出牓州縣使民知之仍常加督察有犯不赦應監司所部有犯不能覺察致因事發露者重其坐至今多日未蒙施行伏念臣前作此奏爲聞近日諸縣曹吏有因差役致富小民被差充役初參上下費錢有至一二十千者州縣官吏亦有以舊雇役人慣熟多方陵虐所差之人必令出錢作情願雇募又有以新差役人拙野退換別差必得慣熟如意而後止者天下官吏不能皆良如此等事所在不一雖非目見可以意料民被其害如遭湯火竊意此奏朝上聖心惻怛不待終日而行不意遷延至今不以爲急臣愚竊恐朝廷始復差役議者妄謂差法一行更無患害聞臣此奏未免不信臣謂改雇爲差實得當今救弊之要然使聞害不除見善不徙則差役害人未必減於免役伏乞聖慈檢臣前奏早降詔書具言所聞差役官吏情弊仍備錄前後禁約曉諭中外使知朝廷深意則天下幸甚謹錄奏聞伏候勑旨

貼黃臣訪聞近日頗有上書言差役不便蒙降付看詳役法所者臣推原其意皆由州縣施行差法別有搔擾以致人言若不早爲禁約深爲不便伏乞指揮於役法所檢取民間前後言差役不便文字略賜省覽即見詣實

論蘭州等地狀六月二十八日

右臣竊見先帝因夏國內亂用兵攻討於熙河路增置蘭州於鄜延路增置安疆米脂等五寨議者講求

利害久而不決其一曰蘭州五寨所在嶮遠饋運不便若竭力固守坐困中國羌人得以養勇窺伺間隙要之久遠不得不棄危而後棄不如方今無事舉而與之猶足以示國恩惠其二曰此地皆西邊要害朝廷用兵費財僅而得之聚兵積粟爲金湯之固蘭州下臨黄河當西戎咽喉之地土多衍沃略置堡鄣可以招募弓箭手爲耕戰之備自開拓以來平治徑路皆通行大兵若舉而棄之熙河必有晝閉之警所謂借寇兵資盜粮其勢必爲後患此二議者臣聞之久矣然以夏戎背畔雖屢有信使而未修臣職未請侵地則棄守之議朝廷無因自發今聞遣使來賀登極歸未出境而使者復至講和請地必在茲舉雖廟堂議論已得詳熟而小臣憂國不能嘿已輒嘗覈實其事以爲前件棄守之議皆非妄言然而朝廷當決從一議欲決此議當論時之可否理之曲直算之多寡誠使三者得失皆見於前則棄守之議可一言而決也何謂時之可否方今皇帝陛下富於春秋諒闇不言恭默思道太皇太后陛下覽政簾幃之中舉天下事屬之輔相當此之時安靖則有餘舉動則不足利在綏撫不利征伐今若固守不與西戎必至於爭甲兵一起呼吸生變緩急之際何所咨決況陝西河東兩路比遭用兵之厄民力困匱瘡痍未復一聞兵事無不狼顧若使外患不解内變必相因而起此所謂時可棄而不可守一也何謂理之曲直西戎近歲於朝廷本無大罪雖梁氏廢放其子而夷狄外臣本不須治以中國之法先朝必欲弔伐但誅其罪人存立孤弱則雖犬羊之羣猶將伏以聽命今乃割其土地作爲城池以自封殖雖吾中國之人猶知其爲利而不知其義也曲直之辨不言可見蓋古之論兵者以直爲壯以曲爲老昔仁祖之世元昊叛命連年入寇邊臣失律敗亡相繼然而四方士民裹粮奔命唯恐在後雖捐骨中野不以爲怨兵民競勸邊守卒固而中國徐亦自定無土崩之勢何者知曲在元昊而用兵之禍朝廷之所不得已也頃自出師西討雖一勝一負而計其所亡失未若康定寶元之多也然而邊人憤怨天下咨嗟土崩之憂企足可待何者知曲在朝廷非不得已之兵也今若固守侵地惜而不與負不直之謗而使關右子弟肝腦塗地臣恐邊人自此有怨叛之志此所謂理可棄而不可守二也何謂算之多寡棄守之議朝廷若舉而行之其勢必有幸有不幸然臣今所論於守則言其幸於棄則言其不幸以効利害之實今夫固守蘭州增築堡寨招置士兵方其未成而西戎不順求助北虜並出爲寇屯戍日益飛輓不繼賊兵乘勝師喪國蹙蘭州不守熙河危急此守之不幸者也割棄蘭州專守熙河倉庾有素兵馬有備戎人懷惠不復作過此棄之幸者也二者臣皆不復言何者利害不待言而決也若夫固守蘭州增築堡寨招置士兵且耕且戰西戎懷怨未能忘爭特出虜略勝負相半耕者不安餽運難繼耗蠹中國民不得休息此守之幸者也割棄蘭州專守熙河西戎據蘭州之堅城道熙河之夷路我師不利復以秦鳳爲境修完廢壘復置烽候人力既勞費亦不小

此棄之不幸者也夫守之雖幸然兵難一交仇怨不解屯兵饋粮無有休日熈河因此物價翔貴見今守而不戰歲費已三百餘萬貫矣戰若不止戍兵必倍粮草衣賜隨亦增廣民力不支則土崩之禍或不可測也棄之雖不幸然所棄本界外無用之城秦鳳之間兵民習熟近而易守轉輸所至如枕席之上比之熈蘭難易十倍有守邊之勞而無腹心之患與平日無異也夫以守之幸較棄之不幸利害如此而況守未必幸而棄未必不幸乎且朝廷以天地之量赦其罪惡歸其侵疆復其歲賜通其和市雖豺狼野心能不愧恥縱使酋豪內懷不順而國恩深厚無以激怒其民臣料一二年間其勢必未能舉動萬一不然而使中國之士知朝廷棄已得之地含垢為民西戎背恩彼曲我直人懷此心勇氣自倍以攻則取以守則固天地且猶順之而況於人乎故臣願朝廷決計棄此然後慎擇名將以守熈河厚養屬國多置弓箭手於熈蘭往還要路為一大城度可屯二三千人以塞其入寇之道於秦鳳以來多置番休之兵以為熈河緩急救應之備明敕將佐繕完守備常若寇至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至庶幾可以無後患也臣自聞西使復來謹采衆議以三事參較利害反覆詳究理無可疑是以輒獻狂言惟陛下裁擇幸甚

貼黄臣竊見二聖臨御除去煩苛天下之民想見太平之風今西戎已有向化之漸若朝廷靳惜蘭州等處堅守不與激令背畔使邊兵不解百費復興則自前苛政皆將復用太平之期不可復望深可痛惜伏乞陛下與二三大臣詳議其事以天下安危念勿爭尺寸之利以失大計則社稷之幸也臣竊聞議者或謂若棄蘭州則熈河必不可守熈河不守則西蕃之馬無由復至而夏戎必為蜀道之梗臣謂此皆切持朝廷欲必守蘭州之說而非國之至計也臣聞熈河屬國疆族甚多朝廷養之極厚必不願為西戎所有若帥臣能以恩信結之統之以戍兵貼之以弓箭手又於熈蘭要路控以堅城恐西戎未易窺伺而西蕃之馬何遽不至乎至於蜀道之虞自非秦鳳階成等處蕩然無城池兵馬之備則西戎豈敢輕為此計臣謂此說亦空言而已臣又聞說者謂韓縝昔與北朝商量河東地界舉七百里之地以畀之近者臺諫以此劾縝縝由此罷相故今朝廷議欲以蘭州等處復與西戎無敢主其議者臣謂蘭州等處與河東地界不可同日而語河東地界國之要地祖宗相傳誰敢失墜舉而與人非臣子之義至於蘭州等處本西戎舊地得之有費無益先帝討其罪而取之陛下赦其罪而歸之理無不可不得以河東地界為比也

再論蘭州等地狀（七月七日）

右臣近於六月二十八日奏以西使入界恐必有講

和請地之議乞因此時舉蘭州及安疆米脂等五寨地棄而與之安邊息民爲社稷之計見今西使已到竊聞執政大臣棄守之論尚未堅決臣竊見皇帝陛下登極以來夏國雖屢遣使而疆埸之事初不自言度其狡心蓋知朝廷厭兵是以確然不請欲使此議發自朝廷得以爲重朝廷深覺其意忍而不與情得勢窮始來請命今若又不許遣其來使徒手而歸一失此機必爲後悔彼若點集兵馬屯聚境上許之則畏兵而與不復爲恩不許則邊釁一開禍難無已間不容髮正在此時不可失也臣又聞昔日取蘭州及五寨地本非先帝聖意先帝始議取靈武內臣李憲畏懦不敢前去遂以兵取蘭州先帝始議取橫山帥臣沈括种諤之徒不能遵奉聖略遂以兵取五寨此二者皆由將吏不職意欲邀功免罪而先帝之意本則不然其後元豐六年夏國遣使請罪先帝嘉其恭順爲敕邊吏禁止侵掠既又遣使謝恩請復疆土先帝仍爲指揮保安軍與宥州議立疆界因循未定而先帝奄棄萬國遂以至今由此言之蘭州五寨取之則非先帝本心棄之則出先帝遺意今議者不深究本末妄立堅守之議苟避棄地之名不度民力不爲國計其意止欲私己自便非社稷之利也臣又聞議者或謂棄守皆不免用兵棄則用兵必遲守則用兵必速遲速之間利害不遠若遂以地與之恐非得計臣聞聖人應變之機正在遲速之際但使事變稍緩則吾得算已多昔漢文景之世吳王濞內懷不軌稱病不朝積財養士謀亂天下文帝專務含養置而不問加賜几杖恩禮日隆濞雖包藏禍心而仁澤浸漬終不能發及景帝用晁錯之謀欲因其有罪削其郡縣以爲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則反疾而禍小不削則反遲而禍大削書一下七國盡反至使景帝發天下之兵遣三十六將僅而破之議者若不究利害之淺深較禍福之輕重則文帝隱忍不決近於柔仁景帝剛斷必行近於强毅然而如文帝之計禍發既遲可以徐爲備禦稍經歲月變故自生以漸制之勢無不可雖有十濞亦何能爲如景帝之計禍發既速未及旋踵已至交兵鋒刃既接勝負難保社稷之命決於一日雖食鼂錯之肉何益於事今者欲棄之策與文帝同而欲守之謀與景帝類臣乞宣諭執政欲棄者理直而禍緩欲守者理曲而禍速曲直遲速孰爲利害況今日之事主上妙年母后聽斷將帥吏士恩情未接兵交之日誰使效命若其羽書沓至勝負紛然臨機決斷誰任其責惟乞聖慈以此反覆深慮早賜裁斷無使西戎別致猖狂棄守之議皆不得其便則天下幸甚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論京畿保甲冬教等事狀 七月九日

右臣竊見仁宗朝河北河東初置義勇至英宗朝推行其法漸及陝西皆以地接胡羌有守禦之備每歲冬教一月民雖以爲勞而邊防之計有不得已及熙寧中更置保甲使京畿三路之民日夜教習二聖臨御知其不便率皆罷去民得歸秉耒耜盜賊因此衰息歌舞聖德無有窮已惟有冬教一月之法三路以被邊之故民習爲常不敢辭愬至於京畿諸縣累聖

以來爲輦轂所在素加優厚今乃與三路邊郡爲比一例冬教情所未安伏乞聖慈深念根本之地所宜寬卹特與蠲免兼訪聞京畿三路見今皆修蓋冬教場屋宇州縣頗以爲勞臣昔守官河北竊見義勇冬教並不置教場屋宇每遇教日皆權於係官屋宇及寺院等處安泊別無闕事朝廷若允臣所奏免畿內冬教則其教場屋宇已自不修如三路冬教乞下逐路監司相度只如目前權於係官屋宇及寺院等處安泊有無不便如別無不便亦乞罷修以寬民力謹錄奏聞伏候勑旨

論西邊警備狀七月十九日

右臣近奏乞因夏國遣使入貢歸其侵地竊聞朝廷已降詔開許伏惟包荒之德與天地同量使西邊之人自此得免餽餉之勞脫戰鬬之禍天下不勝幸甚然臣聞兵法受降如受敵夷狄獸心見利忘義雖以恩信深加結納而備豫不虞不可暫弛況朝廷數年以來舉兵攻討深入其地奪其疆土今雖接以恩禮其怨毒之意必未遽忘若因給賜城寨定立界至之際乘我無備輒肆猖狂則取笑四夷悔不可及謂宜明加約束所賜城寨須候逐路帥臣處置般運器甲抽那兵馬凡百了當立定期日然後得令人交割若未了之間不得令一人一騎先期窺覘仍指揮沿邊將吏常加嚴備因夏國新復侵地謹守誓約之際招塡士馬充實倉廩綏懷熟戶常若寇至不得爲其通和稍有弛廢如此數年朝廷常務懷柔以革其欲報之心邊臣常作隄防以折其內侮之志臣謂數年之外必無後患縱使背畔而邊計已完士氣已復度其事勢亦不足深憂況背恩犯順彼曲我直雖復羌人亦當知非足使吾民坐而賈勇制勝之道始自今日惟願陛下深詔大臣安不忘危常以戒敕邊吏爲心則社稷之福也謹錄奏聞伏候勑旨

再論青苗狀二十四日

右臣近奏乞罷支青苗錢兼訪聞臺諫官皆有文字論列至今並不蒙降出施行臣伏見熙寧之初王安石呂惠卿用事首建青苗之法其實放債取利而妄引周官泉府之言以文飾其事天下公議共以爲非是時韓琦富弼司馬光范鎮等皆昌言其失恨不能救今二聖在上照知民間疾苦解去弊法既已略盡兼近日責降呂惠卿數其罪惡亦以創行青苗爲首然天下俵散青苗其實至今未止民間疑怪以爲朝廷仍有好利之意臣博采衆論云近日有臣僚獻議以國用不足爲言由此聖意遲遲未決臣雖至愚竊爲陛下深惜此計何者自古爲國率皆祿養官吏廩給士伍崇奉郊廟鎮撫四夷然而食租衣稅未嘗有闕今陛下力行恭儉前代帝王所有浮費一切不爲今日之計但當戒飭天下守令使之安集小民若能稍免水旱之災復無流亡之患則安靖之功數年自見穀帛豐羨將不可勝用何至復行青苗以與民爭利也哉伏惟陛下聖性仁厚凡利民之事知無不爲若非左右搆此危語動搖聖聽則何至爲之廢格羣言以成邪說然臣竊恐中外不知本末但見臺諫之言皆留中不出妄意陛下甘於求利不卹細民遠近

傳聞所損不細臣欲乞陛下盡將臣僚前後所上章疏付三省詳議施行以弭斯謗謹錄奏聞伏候勑旨

乞放市易欠錢狀 二十七日

右臣頃曾上言乞將市易欠錢人戶通計所納息罰錢數如已納及元請官本數目卽與除放蒙聖恩依此施行德澤滂沛所及甚廣然臣訪聞京師欠戶貧下之家從初多作詭名請新還舊以此無緣通計息罰故除放之恩多止上戶臣近日再行體問據通直郎監在京市易務宋肇爲臣言若截自欠二百貫以下人戶一例除放則所放人戶至多事亦均一仍具本務一宗節目及利害文字請臣論奏臣詳究其說竊以爲當行之事有五市易本錢前後諸處撥到共計一千二百二十六萬餘貫中間撥還內藏庫等處共計五百三十萬餘貫朝廷支使過共計三百八十四萬餘貫卽今諸場務見在共計三百五十三萬餘貫將此三項已支見在計算已是還足本錢則今來人戶所欠皆出於利息若將見欠二百貫以下人戶除放所放錢數不多此事之當行者一也見今欠人共計二萬七千一百五十五戶共欠錢二百三十七萬餘貫其間大姓三十五酒戶二十七共欠錢一百五十四萬餘貫小姓二萬七千九十三戶共欠錢八十三萬餘貫若將欠二百貫以下人戶除放共放二萬五千三百五十三戶放錢四十六萬六千二百餘貫所放人戶九分以上而所放錢止及二分此事之當行者二也元豐年中朝廷催理欠負極爲峻急然一歲所納不過三萬貫頃來朝廷優假細民所催微細自今年正月至今止及六七千貫今且以三萬貫爲率猶須七十餘年乃可納足如此則小姓之家死喪流亡不可復知而國家每歲得錢六千貫（臣所乞放二百貫以下欠戶錢數於見欠錢都數中止十分之二卽是每歲催及三萬貫數中不過催得六千貫而已）如九牛一毛不爲損益而二萬餘家困苦爲害至大此事之當行者三也市易催索錢物凡用七十人每人各置私名不下十人掌簿籍行文書凡用三十餘人每人各置貼寫不下五人共約一千餘人以此一千餘人日夜搔擾欠戶二萬七千餘家都城之中養此蠹賊恬而不怪此事之當行者四也市易之法欠戶拖延日久或未見歸者及無家業之人皆差人監逐遇夜寄禁既有此法則一例公行寄禁然吏卒頑狡得錢卽放無錢卽禁榜笞捽縛何所不至若不別作擘劃則日被此苦者不知其數此事之當行者五也伏乞聖慈以此五事較其利害斷自聖意特與除放或因將來明堂赦書行下或更溥行諸路則細民荷戴恩德淪入骨髓社稷之利不可勝計然臣竊見太府寺令歲終較課以本理息及一分以上具官員等第保明聞奏自來市易官因此酬奬轉官及請賞皆所得無算今來既見市易已支見在實數僅能還足本錢則以本理息皆是欺罔從前官吏轉官請賞皆當追奪官爵及所賞錢物亦乞朝廷根究前後緣市易轉官請賞之人依理施行內有呂嘉問係創行市易害民最深雖已經責降尙竊有士未允公議更乞重行竄謫以謝天下所有宋肇劄子三道臣輒備錄進呈如左謹錄奏聞伏候勑旨

貼黃臣所言放欠事上係二聖德澤唯當直出中旨不宜更顯言者姓名或須至令三省相度施行即乞指揮執政勿令宣布

言淮南水潦狀 二十九日

右臣竊見淮南春夏大旱民間乏食流徙道路朝廷哀愍饑饉發常平義倉及截留上供米以濟其急淮南之民上賴聖澤不至飢殍然自六月大雨淮水汎溢泗宿亳三州大水夏田既已不收秋田亦復蕩盡前望來年夏麥日月尚遠勢不相接深可憂慮訪聞見今官賣米猶有未盡然必不能支持久遠臣欲乞朝廷及今未至闕絕之際速行取問本路提轉發運司令具諸州災傷輕重次第見今逐州各有多少粮食可以賑濟得多少月日如將來乏絕合如何擘劃施行立限供報所貴朝廷得以預先處置小民不至失所謹錄奏聞伏候勑旨

三乞罷青苗狀 初四日與東省同上

右臣等屢有封事乞罷青苗皆不蒙付外施行伏以王安石呂惠卿創行此法以來天下之士惟王呂黨人欲以青苗進身者則以其法為是其它士大夫上自韓琦富弼中至司馬光呂誨范鎮下至臣等輩人未有一人以為便者方安石惠卿用事忠言壅塞不得施用小民無告飲泣受害今者二聖臨御盡革衆弊天下欣欣日望青苗之去而近日删立舊法益更滋彰中外狐疑不曉聖意竊聞近日左右臣僚有以國用不足欲將青苗補其闕乏者聖心未察是以為之遲遲臣等雖愚以為自古為國止於食租衣稅縱

有不足不過輔以茶鹽酒稅之征未聞復用青苗放債取利與民爭錐刀之末以富國強兵者也藝祖太宗之世四方未平中國至狹歲歲用兵其費不貲及真宗東封西祀遊幸亳宋造立宮室仁宗結好契丹平定西戎剪滅南寇此皆非常大費而常賦之外無大增加未聞必待青苗以濟國用今二聖恭儉安靜無為四海之富與祖宗無異何憂何慮而欲以青苗富國乎臣等以為皇帝陛下富於春秋未嘗接見多士太皇太后陛下覽政帷幄未能博聽羣議聽納之道於斯實難竊謂臣下每有獻言宜一切折以公議彼既欲散青苗而臣等以為不可陛下受其所言而臣等封事遂留中不出臣等不知陛下何以斷其是非而信之如此之篤乎陛下必欲決此深疑即當盡出臺諫所言付之三省使之公議得失不當隱忍不辨是非而陰用其言也如衆議必以罷之為是即乞早賜裁斷以慰民心必以罷之為非亦乞顯行黜謫以懲臣等狂妄謹錄奏聞伏候勑旨

申三省請罷青苗狀 初四日與東省同入

右轍等伏見熙寧之初始行青苗士無賢愚皆知其不便是時建議之臣盡力主張者不過一二人而賢士大夫極言其失者非一人也蓋今之執政嘗論之矣忠言讜論播於天下至今傳誦以為口實小民呻吟欲聞更張亦已久矣伏自二聖臨御革去弊法而青苗之議獨無所變始者但令取民情願不立定額州縣或散或否事體不一天下固已疑之矣中間修完本法使夏料納者減半出息中外喧言朝廷欲依

舊放債取利此聲流傳極損聖政轍等備位諫官不敢默已遂與臺官前後上言僅數十章皆不蒙施行傳聞大臣奏對有以國計不足疑誤聖聽者遂致此議久而不決轍等雖愚竊所未喻也蓋聞古者聖人在上食租衣稅而已凡所以奉祀郊廟祿養官吏蓄兵備邊未嘗有闕也後世鄙陋乃始益以茶鹽酒稅之征然亦未聞放債取利若此之衰也今茲二聖在上恭儉無爲度越前世選用執政將致太平轍等與天下士民尚冀朝廷能寬酒稅之榷損茶鹽之入以復三代之故不意今者乃欲以青苗富國失天下之望也王安石呂惠卿既以此貧國使朝廷被此聲於天下今者又復以此誤二聖此轍等區區所深痛也近日朝廷責降呂惠卿告命之出首以青苗爲罪天下傳誦人人稱慶奈何詔墨未乾復蹈其故轍乎且青苗之法其所以害人者非特抑配之罪也雖使州縣奉行詔令斷除抑配其爲害人固亦不少何者小民無知不顧後患聞官中支散青苗競欲請領錢一入手費用橫生酒食浮費取快一時及至納官賤賣米粟浸及田宅以至破家一害也子弟縱恣欺謾父兄隣里無賴妄託名目歲終催督患及本戶二害也逋欠未納請新蓋舊州縣欲以免責縱而不問三害也常平吏人舊行重法給納之賂初不能止今重法既罷賄賂公行民間所請得者無幾四害也四事爲害雖復除抑配之弊亦無如之何而况抑配未必除乎轍等職在言責目覩弊事默而不言則上負朝廷下負民物若未得請決無中止之義伏乞盡取前後章疏看詳施行以允公議謹狀

請罷右職縣尉狀 初八日上殿

臣伏見舊法縣尉皆用選人自近歲民貧多盜言事者不知救之於本遂請重法地分縣尉並用武夫自改法以來未聞盜賊爲之衰少而武夫貪暴不畏條法侵漁弓手先失爪牙之心搔擾鄉村復爲人民之患臣竊惟捕盜之術要在先得弓手之情次獲鄉村之助耳目既廣網羅先具稍知方略易以成功舊用選人雖未能一一如此而頗知畏法則必愛人使之出入民間於勢爲便不必親習騎射躬自格鬭然後能獲賊也今改用武夫未必皆敢入賊而不習法律先已擾民訪聞河北京東淮南等路凡用武夫縣分民甚患之欲乞復令吏部依舊只差選人所貴吏民相安不至驚擾取進止

欒城集卷第三十八

欒城集卷第三十九

右司諫論時事五首

論戸部乞收諸路帳狀

准尚書戸部牒元祐元年七月二十五日勅節文

一府界諸路州軍錢穀文帳舊申三司昨撥歸逐路轉運提刑司點磨歲終刑部尚書點取勾訖帳勘覆今上件諸州軍錢穀文帳欲收歸戸部點磨

一府界諸路州軍常平等錢穀文帳舊申司農寺昨撥歸逐路提舉司點磨戸部右曹歲取提舉司勾訖帳赴部點磨今上件諸州軍錢穀文帳欲收歸戸部點磨者

右臣竊聞熙寧以前天下財賦文帳皆以時上於三司至熙寧五年朝廷患其繁冗始命曾布刪定法式布因上言三部胥吏所行職事非一不得專意點磨文帳近歲因循不復省閲乞於三司選吏二百人顓置一司委以驅磨是時朝廷因布之言於三司取天下所上帳籍視之至有到省三二十年不發其封者蓋州郡所發文帳隨帳皆有賄賂各有常數常數已足者皆不發封一有不足即百端問難要足而後已朝廷以布言爲信帳司之興蓋始於此張設官吏費用錢物至元豐三年首尾七八年閑帳司所管吏僅六百人用錢三十九萬貫而所磨出失陷錢止一萬餘貫朝廷知其無益遂罷帳司而使州郡應申省帳皆申轉運司內錢帛粮草酒麴商税房園夏秋税管額納畢鹽帳水脚鑄錢物料稻糯帳本司別造計帳申省其驛料作院欠負修造竹木雜物舟船柴炭修河物料施利橋船物料車驢草料等帳勘勾訖架閣蓋謂錢帛等帳三司總領國計須知其多少虛實故帳雖歸轉運司而又令別造計帳申省至於驛料等帳非三司國計虛贏所系故止令磨勘架閣又諸路轉運司與本部州軍地理不遠取索文字近而易得兼本道文帳數目不多易以詳悉自是內外簡便頗稱允當今戸部所請收天下諸帳臣未委爲收錢帛等帳耶爲并收驛料等帳耶若盡收諸帳爲依熙寧以前不置帳司不添吏人耶爲依熙寧以來復置帳司復添吏人耶若依熙寧以前則三二十年不發封之弊行當復見若依熙寧以來則用吏六百人磨出失陷錢一萬餘貫而費錢三十九萬貫之弊亦將復見臣乞朝廷下戸部令子細分析聞奏然臣竊詳司馬光元奏自改官制以來舊日三司所掌事務散在六曹及諸寺監戸部不得總天下財賦帳籍不盡申戸部戸部不能盡天下錢穀之數欲乞令戸部尚書兼領左右曹其舊三司所管錢穀財用事有散在五曹及諸寺監者並乞收歸戸部推其本意蓋欲使天下財用出納舒卷之柄一歸戸部而戸部周知其數而已今戸部既已專領財用而元豐帳法轉運司常以計帳申省不爲不知其數也雖更盡收諸帳亦徒益紛紛無補於事矣臣謂帳法一切如舊甚便乞下三省公議然後下戸部施行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言責降官不當帶觀察團練狀 十四日

右臣伏以朝廷典章百世所守因事變法爲患常多祖宗之世使相節度不領京師官局其奉朝請必改

宅官或爲東宮三師或爲諸衛將軍太平興國中以趙普之勳自河陽還朝止爲太子少保以向拱張永德之舊並爲環衛至今諸道鈐轄總管以防團老歸者亦以諸衛處之蓋其遺法也至明道中錢惟演以章獻皇后親嫌罷樞密使始以保大節度爲景靈宮使治平中李端愿以長公主子亦以武康節度爲醴泉觀使恩倖一啓自是戚里以節察居京邑不治事者肩相磨也然猶未見以罪降黜而以觀察團練享厚祿居謫籍者近日李憲以宣州觀察使提舉明道宮王中正以嘉州團練使提舉太極觀二人貪墨驕橫敗軍失律罪惡山積雖死有餘責聖恩寛貸皆寘之善地而又首亂國憲假以使名臣恐後世推壞法之始歸咎今日謂宜考修制度追還誤恩以存舊典且使罪人知有懲艾亦非小補也臣不勝區區守法愛君之心欲乞追還前命使天下明知朝廷不以私愛害公議干冒鈇鉞俯伏待罪伏候勅旨

再論京西水櫃狀

右臣三月中奏乞令汴口以東州縣各具水櫃所占頃畝及每歲有無除放二税仍具水櫃可與不可廢罷如決不可廢卽當如何給還民田以免怨望尋蒙朝旨令都水監差官相度到中牟管城等縣水櫃元舊浸壓頃畝及見今積水所占及退出數目應退出地皆撥還本主應水占地皆以官地對還如無田可還卽給還元估價直聖恩深厚棄利與民無所靳惜所存甚遠然臣訪聞水所占地至今無官地可以對還而退出之田亦以迫近水櫃爲雨水浸淫占壓未得耕鑿知鄭州岑象求近奏稱自宋用臣興置水櫃以來元未曾以此水灌注清汴清汴水流自足不廢漕運乞盡廢水櫃以便失業之民臣愚以爲信如象求之言則水櫃誠可廢罷欲乞朝廷體念二縣近在畿甸民貧無告特差無干礙水部官重行體量若信如象求所請特賜施行不勝幸甚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乞復選人選限狀

右臣竊聞監察御史上官均上言極論官冗之弊已蒙朝旨降付給舍左右司看詳施行臣伏見祖宗舊法凡蔭補子弟皆限二十五歲然後出官及進士諸科釋褐合守選人幷州縣選人除司理司法縣尉外得替日皆合守選逢恩放選乃得注官所從來久遠仕者習以爲常雖經涉歲月不以爲怪及先朝患天下官吏不習法令欲誘之讀法乃令蔭補子弟不復限二十五歲出官應係選人皆不復守選並許令試法通者注官自是天下官吏皆爭誦律令於事不爲無益然人既習法則試無不中故蔭補者例減五年而選人無復選限遂令吏部員多闕少差注不行訪聞見今已使元祐四年夏秋季闕官冗之患亦云極矣臣愚以爲方人未習法誘以免選於理亦宜及其既習雖無免選不患不習且爲吏而責之讀法本事之當然不爲過也謂宜追復祖宗守選之舊而選滿之日兼行先朝試法之科此亦今日之便也欲乞以臣所言付給舍左右司一處看詳立法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論諸路役法候齊足施行狀

右臣訪聞諸路所定役法限日已滿近日夔州等路文字相繼申到旋已逐一進呈施行臣竊惟諸路役法所係民間利害至深至廣雖逐路事體各別條目必有不同而朝廷變法從便措置大意所謂海行條貫者不得不同也臣竊恐詳定役法所急於行法每遇逐路申到文字不候類聚參酌見得諸路體面即便逐旋施行因此致諸路役法大體參差不齊使天下之民不得均被聖澤欲乞指揮本所候諸路所申文字稍稍齊集見得諸處役法不至大段相遠然後行下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中書舍人論時事一首

申本省論處置川茶未當狀

朝廷若罷益利路榷茶之法只榷陜西沿邊諸郡不許客旅私販仍將沿邊每歲合用益利諸場茶色及斤重配在諸場令及時立限和買隨每歲茶價高下比民間價例微高下如尋常和糴米粟之比可也買茶之限令茶場司立定州縣不得低估茶價令人戶不肯申官以致出限如有事故須至展限者具事由申本司量展五日仍不得過再展每茶戶入場中賣須即時揀選和買不得輒有留滯或更依客旅體例秋冬先放茶價令茶戶結保請領及時送納以上並不得輒行抑勒官買數足方許私下交易除沿邊所榷地分外一任客人興販如此譬畫比之頃年全榷益利及陜西諸州其利有五益利茶戶不被官場以賤價大秤抑勒收買一也昔茶未有榷民間採茶凡有四色牙茶早茶晚茶秋茶是也採茶既廣茶利自倍自榷茶以來官中只要早茶其餘三色茶遂棄不採民失茶利過半今既通商則四色茶俱復採二也官所運茶止於邊郡所須比榷茶之日所運減半則茶遞役兵及州郡雇腳皆得輕減三也陜西茶商既行岐雍之間民皆食賤茶四也益利諸州百貨通行酒稅課利理當自倍五也若比之今來有司所議但榷名山梁洋三處放行益利諸場茶貨其利有四名山梁洋三處榷法如舊而不榷之地犬牙相錯榷與不榷茶戶利害相遼例皆王民而咫尺之間不宜頓有此異一也榷與不榷地分不遠小人易以起動茶戶借如名山之西南出茶之地尚有雅州盧山滎經等處若放令此茶北出道過名山彼此相雜不可辨認若放令此茶由水路入嘉眉則名山之茶亦當從此走失寬則榷法自廢急則民遭誣罔橫被徒配二也官中所買只用早茶則牙茶晚茶秋茶亦爲棄物民失厚利與頃歲無異三也沿邊諸州蕃部所要茶色各別今只將名山梁洋三色茶與之彼既未諳茶性必有不售四也若比之今來或人之說兼榷陜西裏外諸州據合用茶數於益利諸場和買官自般賣和買之於成都路客人販茶不得過劒門利州路客人販茶不得過陜西其害有三盡奪茶利商賈不行百貨不通酒稅課利自減一也運茶既多遞鋪役兵及州郡雇腳勞費與頃年無異二也岐雍之民仍食貴茶三也由此觀之朝廷若但和買邊郡合用茶數只於邊郡立榷法其餘率皆通商此法一行則上件三說之弊自除至於供給蕃部收買戰馬之利則與三說無異以此較之利害可見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戶部侍郎論時事二首

因旱乞許羣臣面對言事劄子

臣伏見二年以來民氣未和天意未順災沴荐至非水即旱淮南饑饉人至相食河北流移道路不絕京東困弊盜賊羣起二聖遇災憂懼傾發倉廩以救其乏絕獨此三路所散已僅三百萬斛矣異時振恤未見此比然而民力已困國用已竭而旱勢未止夏麥失望秋稼未立數月之後公私無繼羣盜蜂起勢有必至臣未知朝廷何以待此臣竊見太皇太后陛下清身奉法與物無私皇帝陛下恭默靖慎動由禮義皇天后土照知此心而和氣不應深所未喻陛下嘗究其說否臣聞天氣下降地氣上騰陰陽和暢雨澤乃至君廣聽以納下臣盡言以奉上上下交泰元氣乃和今二聖居幃箔之中所與朝夕謀議者上止執政大臣下止諫官御史不過數十人耳其餘侍從近臣雖六官之長皆不得進見而況其遠者乎臣以謂羣臣識慮深淺不同其心好惡亦異故須兼聽廣覽然後能盡物情而得事實今陛下聽既不廣則所行之事不得不偏聽狹事偏則陰陽亢隔和氣不效必然之理也臣觀祖宗故事百官有司皆得以職事進對從容訪問以盡其情今二聖臨御四方履人主之位而謙恭退託疎遠羣臣不行人主之事遂使百官不敢以職事求見臣謂宜因此時明降詔書許百官面奏公事上以盡羣情之異同下以閱人才之賢否人心不壅天道必從則久旱之災庶幾可息臣蒙國厚恩比聞詔書引咎自責避正殿損常膳分命臣僚並走羣望私心踧踖不敢遑寧輒推天意人事影響之應庶幾有補萬一惟陛下恕其愚僭略賜采擇取進止

論西事狀

右臣伏見西夏頃自秉常之禍人心離貳粱氏與人多二族分據東西廂兵馬勢力相敵疑阻日深入寇之謀自此衰息朝廷略加招納隨即伏從使介相尋臣禮甚至只自今年春末夏初以來始有桀心出兵數萬掩襲涇原殺虜弓箭手數千人復歸巢穴朝廷方事安衆難於用武接以君臣之禮加以冊命之恩特遣使人厚賜金幣戎狄獸心敢為侮慢輒以地界為詞不復入謝至於坤成賀使亦遂不遣中外臣子聞者無不憤怒思食其肉臣忝備侍從主憂臣辱義不辭勞況臣擢自小官列於禁近議論幾事既其本職感激思報宜異常人是以冒昧獻言不避罪戾庶幾聖意由此感悟雖被譴逐臣不恨也臣竊惟當今之務以為必先知致寇之端由審行事之得失然後料虜情之所在定制敵之長筭誠使四者畢陳於前羌戎小醜勢亦無能為也董氈本與西夏世為仇讎元昊之亂仁宗賴其牽制粱氏之簒神宗藉其征討世効忠力非諸番之比乃者董氈老病其相阿里骨擅其國事與其妻契丹公主殺其二妻心牟氏其大將鬼章及温溪心等皆心懷不服阿里骨欺罔朝廷自稱董氈嗣子朝廷不察情僞不原逆順即以節鉞付之謀之不臧患自此起阿里骨既知失衆虐用威刑衆心日離而鬼章自謂與阿里骨比肩一體顧居其下心常不悅夏人乘此閑隙折節下之先與阿里

骨解仇結懽令轉說鬼章舉兵入寇復誘脅人多保忠令於涇原竊發黨與既立羽翼既成是以敢肆狂言以動朝聽向若阿里骨以董氊之死來告立嗣朝廷因其所請遍問鬼章温溪心等以誰實當立若衆以阿里骨爲可立則既立之後衆必無詞若以爲不可則分董氊之舊秩以三使額授此三人阿里骨無僥倖之命鬼章無怨望之意則夏人無與爲援安能動揺加以數年以來朝廷本厭兵事羌中測知此意亦以自安頃者忽命熙河點集人馬大城西關仍云來年當築龕谷聲實既暴虜心不寧舉兵自强釁亦由此此所謂致寇之端由也先帝昔因梁氏篡逆之禍舉兵誅討侵攘地界爲怨至深羌虜之性重於復讎計其思報之心未嘗一日忘也徒以喪亂相繼兵力凋殘陛下臨御之初意切懷納是以連年入貢以休息其民雖有恭順之言蓋亦非其本意矣假令犯順固猶有詞今朝廷因其承襲之後賜之冊命捐金錢二十餘萬緡以爲之禮彼既與我有君臣之分然後可責以忠順之節朝廷此舉於義甚長而羌虜無謀遂肆桀傲內則其國中士民自知其不直必不爲用外則中國兵將皆有鬬志易以立功曲直之幾於此始定雖棄捐金幣以封殖寇讎小人謂之失策而分別曲直以激勵將士智者謂之得計此所謂行事之得失也元昊本懷大志長於用兵亮祚天付兇狂輕用其衆頃爲邊患皆歷歲年然而國小力微終以困斃今梁氏專國素與人多不協內自多難而欲外侮中原料其姦謀蓋非元昊亮祚之比矣意謂二聖在位恭默守成仁澤之深遠近所悉既無用武之意可肆無厭之求蘭會諸城鄜延五寨好請不獲勢脅必從以爲狂言一聞求無不得今朝廷既已漸爲邊備益兵練將則羌虜之心已乖本計不過秋冬寒涼之後小小跳梁以嘗試朝廷而已若朝廷執意不揺守邊無失則款塞請盟本無愧恥若朝廷用心不一惟務求和則求請百端漸不可忍此所謂虜情之所在也凡欲應敵必先正名夏人初起邪謀必有二說其一以爲慢詞既達則地界可得無窮之請因以滋彰其二以爲雖不得地實亦無損猖狂力屈稍復求和中國厭兵勢無不許方其不遜則張皇事勢夸示諸戎及其柔伏則略爲恭順使中國黽勉而聽今朝廷遣兵積粟地界之請固已不從然而號令未明逆順未著臣恐夏人未知朝廷不憚用兵之意無以折其姦心又恐將來姦窮力屈略修臣禮便與講和要約不堅必難持久昔趙欲與秦爲購其謀臣虞卿以爲從秦爲購不若從齊爲購於是東結齊人而秦人自至區區之趙尚知出此而況堂堂中國畏避畜縮媮於無事不一分別曲直而反聽命於羌人哉臣願陛下明降詔書榜沿邊諸郡其大意略曰夏國頃自亮祚喪亡先帝舉兵弔伐既絶歲賜復禁和市羌中窮困一絹之值至十餘千又命沿邊諸將更迭行攻討横山一帶皆棄不敢耕窮守沙漠衣食併竭老少窮餓不能自存朕統御四海均覆無外閔此一方窮而無告遂敕諸道帥臣禁止侵掠自是近塞之田始復耕墾既通和市復許入貢使者一至賜予不貲販

易而歸獲利無筭傳聞羌中得此厚利父子兄弟始有生理朕猶念孤童幼弱部族攜貳若非本朝賜之策命假以寵靈則何以威伏酋豪保有疆土是時朝士大夫咸謂夷狄反覆心未可知使者將行言猶未已朕有存亡繼絶之志欲修祖宗爵命諸侯之典以為寧人負我斷而不疑故遣使出疆授以禮命金錢幣帛相屬於道邊人父老觀者太息以為仁義之厚古所未有而狼子野心飽而背德不遣謝使不賀坤成朕以君道撫之而不以臣禮報朕天地所疾將相咸怒朕惟狂謀逆節止其一二姦臣國人何辜當被殺戮是以弭兵安衆未議攻討然而逆順之理不可不明其令沿邊諸將飭勵兵馬廣為儲峙敢有犯塞即殺無赦彼既背逆天理不有人禍必有鬼誅姑修吾疆以待其變臣料此命一出羌人愧畏雖未即款伏而姦計沮屈無以號令其下諸路兵民知彼曲我直人思致死勇氣一發邊聲自倍此必然之勢也今朝廷日夕備邊常若寇至而但曲加隱忍不降此命使虜衆一旦犯境終亦不免交鋒若聽臣此言要之亦不出兵坐而待敵初無有異而使士氣感忿以思戰虜情知難而自屈求和之請其至必速此所謂制敵之長筭也臣竊聞朝廷近已添屯兵將增廣邊儲議絶和市使熙河帥臣招來阿里骨鬼章溫溪心人多保忠等此兵法所謂上兵伐謀不戰而屈人者陛下若能饒之以金錢而寛其繩墨使將帥得盡其心間諜得盡其力則事無不成而虜漸可制矣然有一事似非臣所得言者但以蒙國厚恩不敢不盡昔熙寧元豐之間所行政令雖未必便民然先帝操之以法濟之以威是以令無不從而事無不舉頃者朝廷削去苛法施行仁政可謂善矣然而刑政不明多行姑息中外觀望靡然有縱弛怠惰之風平居無事姑以媮安可耳今虜方不順勝負之變蓋未可知緩急之際威令無素何以使衆臣謂宜因事正法以明示天下臣前所言去歲大臣承用阿里骨欺罔之奏授以節制致令鬼章懷憤入寇夏人乘釁違命此則當時宰相樞密使副茍簡無謀之罪也近者涇原賊騎至者數萬殺掠數千斥候不明備禦不及熙河賊退經今累月而殺傷焚蕩之奏至今未止此則將帥弛慢不畏朝廷之罪也陛下恬不為怪略無責問政之不修孰大於此中外相視以為疑怪朝廷方將使人蹈白刃赴湯火臣有以知其不能矣昔公孫弘為相諸侯有逆謀請歸侯印以塞責諸葛亮為相任馬謖不當請自貶三等以右將軍領事蓋大臣體國不惜身自降黜為衆行法今陛下何不取去歲冊命阿里骨與議大臣不論去位在位皆奪一官至於兩路將帥雖寄任不改而法不可廢皆使隨罪行罰以此號令四方庶幾知所畏憚政修於朝廷之上而敵人恐懼於千里之外勢之所至不足怪也今陛下未能正羣臣而望西羌之畏威不可得矣臣聞范仲淹守慶州因葛懷敏之敗請以任將非人因兩府遜謝損其勳爵而復其位以激厲諸將感慰邊兵時雖不用而范仲淹之言至今惜之臣雖不敏究觀往事以為可施於今不敢默也小臣狂僭斧鉞之誅無所逃避惟

陛下裁察取進止

貼黄或言阿里骨之請命與乾順之嗣立事體無異今臣言冊命乾順爲得策而封拜阿里骨爲失計似言之未當者臣以謂不然阿里骨之請命可否在我而乾順之嗣立朝廷且不得而知况能制其可否乎故臣以乾順之命爲是而以阿里骨之命爲非不爲妄論也

欒城集卷第三十九

原书空白页

欒城集卷第四十

戸部侍郎論時事六首

論陰雪劄子

臣伏見自去冬至今陰雪繼作罷民凍餒困斃道路聖心憂勞何所不至蓋嘗命有司發內庫之錢出司農之粟竭太府之炭以濟其急矣猶以爲未也則釋犴獄罷夫役凡可以惠民之事無不爲矣而天意不順雨雪如故臣竊惑之臣嘗觀先儒論五行之說以爲聽之不聰是謂不謀厥咎急厥罰常寒故周之末世舒緩微弱政在臣下則天應之以燠煖秦之末世峻刑暴斂海內重足而立則天應之以寒慄是以周亡無寒歲秦滅無燠年信如此言則朝廷之政今豈失於急歟竊惟二聖臨御以來革敝去煩施惠已責凡所措置雖未盡得而民獲其所欲者多矣苟以爲急雖三尺童子不信也然則陰雪之應其咎安在臣聞商高宗雉雊於鼎其臣祖己告之曰惟先格王正厥事夫所謂正厥事者無常事也惟因其非而正之耳故臣竊推之古事以爲天大雷電以風而成王應之以逆周公衛國大旱而文公應之以伐邢夫親任三公非所以止風而興師伐人非所以致雨彼既爲之不疑而天亦報之如響者誠得其時當其事耳臣竊惟近者天地之變常半歲苦旱半歲苦陰陰陽之氣一有過差浸淫爛熳而不能反今雨雪既甚久而不止則春夏之際又將復旱此其類似有以致之者古之爲政德刑並用寬猛相濟使天下懷其惠而畏其威和氣充塞而天地從之故陽不過而陰不忒自頃以來朝廷之政專以容悅爲先務上下觀望化而爲一監司之臣以不報有罪爲賢郡縣之官以寬弛租賦縱釋酒稅爲優至於省臺寺監亦未聞有正身治事以辦集聞者也何者朝廷方兼容是非以不事事爲安靜以不別白黑爲寬大是以至此極也臣竊惟朝廷之意其始蓋欲以寬治民耳而不知姦臣猾吏乘其間以侵虐細民其弊不可勝數名雖近寬而其實則虐也陛下誠欲消復此變宜訓敕大臣使之守法度立綱紀信賞必罰使羣下凜然知有所畏苟朝廷無偏甚不舉之政則陰陽過差浸淫爛熳往而不反之氣宜可得而止也不然雖空府庫竭倉廩以賑貧窮破囹圄焚鞭扑以縱罪戾臣恐天地之意未易回也臣待罪地官以簿書米鹽爲職出位而言罪在不赦陛下頃自疏外擢臣而用之二年之間致位於此豈欲責臣齪齪以吏事自效而已哉是以冒萬死獻言惟陛下裁擇取進止

轉對狀

准御史臺牒五月一日文德殿視朝臣次當轉對臣待罪地官以財賦爲職朝夕從事於今半年耳目所接或干利病敢緣虞人守官之義庶幾百工執藝以諫謹條具本職三事昧死上獻

一臣伏見本部一月出入見錢之數率皆五十餘萬貫罄竭所得僅給經費而已稍加侘用輒干求朝廷方能辦事有司惴惴常有闕事之懼臣聞古之爲國皆食租衣稅而足降及近世始有鹽鐵酒稅之利凡郊廟朝廷祿士養

兵捍邊睦隣百色取具於此蓋天之所生地之所産足以養人自三代漢唐至於祖宗之盛未有舍此而外求者也今四海萬里耕稼相屬而以不足爲憂臣實怪之孟子有言無政事則財用不足臣愚無知意者朝廷之政豈有所未立故耶臣觀諸道監司自近歲以來觀望上下無復厲精之實妄意朝廷以不親細務爲高以不察姦吏爲賢於是巡歷所至或不入場務不按有罪郡縣靡然承風懦者頹弛權歸於吏貪者縱恣毒加於民四方嗷嗷幾於無告其他害理而傷化者非臣之職臣不敢議也若夫兩税征商榷酤無故虧欠者比比皆是此臣之職也欲乞陛下特降指揮令本部左曹具諸路去歲三事增虧之數其非因水旱災傷特以寛弛不職而致虧欠者擇其最甚黜免轉運使副判官罰一以勸百上意所向下之所趨也如此施行庶幾財賦漸可治矣

一臣聞漢以九卿治事唐以六曹爲政漢非無尚書而唐非無卿寺也蓋事不在耳先帝法唐之故事任六曹故雖兼置寺監而職業無幾量事設官其間蓋有僅存者矣頃元祐之初患尚書省官多事少始議併省郎曹所損纔一二耳而寺監之官如鴻臚將作舊不設卿丞者紛紛列置更多於舊中外之議以此疑惑以爲朝廷爲人設官非爲官擇人此言一出爲損非細其於治體非臣所當議也而至於京師廩給之厚出於本部故臣願明詔有司減去寺監不急之官以寛不貲之費而已

一臣聞財賦之源出於四方而委於中都故善爲國者藏之於民其次藏之州郡州郡有餘則轉運司常足轉運司既足則戶部不困唐制天下賦稅其一上供其一送使其一留州比之於今上供之數可謂少矣然每有緩急王命一出舟車相銜大事以濟祖宗以來法制雖異而諸道蓄藏之計猶極豐厚是以斂散及時縱捨由己利柄所在所爲必成自熙寧以來言利之臣不知本末之術欲求富國而先困轉運司轉運司既困則上供不繼上供不繼而戶部亦憊矣兩司皆困故内帑別藏雖積如丘山而委爲朽壤無益於算故臣願陛下舉近歲朝廷無名封樁之物歸之轉運司蓋禁軍闕額與差出衣粮清汴水脚與外江綱船之類一經擘劃例皆封樁夫闕額禁軍尋常以例物招置而出軍之費罷此給彼初無封樁之理至於清汴水脚雖損於舊而洛口費用實倍於前外江綱船雖不打造而雇船運粮其費特甚重複刻剝何以能堪故臣謂諸如此比當一切罷去況祖宗故事未嘗有此但有司固執近事不肯除去惟陛下斷而與之則轉運司利柄稍復而上供有期戶部亦有頼矣

右謹件如前謹錄奏聞伏候勑旨

請戶部復三司諸案劄子

臣以愚拙待罪戶部右曹僶仰幾歲訖無所補竊嘗以祖宗故事考之今日本部所行體制既殊利害相遠恐合隨事措置以塞弊原謹昧死具三弊以聞其一曰分河渠案以爲都水監其二曰分冑案以爲軍器監其三曰分修造案以爲將作監前件三監皆隸工部則本部所專其餘無幾出納損益制在它司頃者司馬光秉政知其爲害嘗使本部收攬諸司利權然當時所收不得其要至今三案之事猶爲諸司所擅深可惜也祖宗參酌古今之宜建立三司所領天下事幾至太半權任之重非它司比推原其意非以私三司也事權分則財利散雖欲求富其道無由蓋國之有財猶人之有飲食飲食之道當使口司出納而腹制多寡然後分布氣血以養百骸耳目賴之以爲明手足賴之以爲力若不專任口腹而使手足耳目得分治之則雖欲求一飽不可得矣而况於安且壽乎今戶部之在朝廷猶口腹也而使它司分治其事何以異此自數十年以來羣臣不明祖宗之意每因一事不舉輒以三司舊職分建它司利權一分用財無藝他司以辦事爲效則不恤財之有無戶部以給財爲功則不論事之當否彼此各營一職其勢不復相知雖使戶部得才智之臣終亦無益於算矣能否同病府庫卒空今不早救後患必甚昔嘉祐中京師頻歲大水大臣始取河渠案置都水監置監以來比之舊案所補何事而大不便者河北有外監丞侵奪轉運司之領河事也凡郡之諸埽埽之吏兵儲蓄無事則分有事則合水之所向諸埽趨斂傷財之患事定之後徐補其闕兩無所妨自有監丞據法責成緩急之際諸埽所有不相爲用而轉運司始不勝其弊矣近歲嘗詔罷外監丞識者韙之既而傷故物論所惜此工部都水監爲戶部之害一也先帝一新官制並建六曹隨曹付事故三司事多隸工曹名雖近正而實非利昔曹案所掌今內爲軍器監而止隸工部外爲都作院而止隸提刑司欲有與作戶部不得與議訪聞河北道頃歲爲羊渾脫動以千計渾脫之用必軍行乏水過渡無船然後須之而其爲物稍經歲月必須蠹敗朝廷無出兵之計而有司營職不顧利害至使公私應副虧財害物若使專在轉運司必不至此此工部都作院爲戶部之害二也昔修造案掌百工之事事有緩急物有利害皆得專之今工部以辦職爲事則緩急利害誰當議之朝廷近以箔場竹箔積久損爛創令出賣上下皆以爲當指揮未幾復以諸處修造歲有料例遂令般運堆積以分出賣之計臣不知將作見工幾何一歲所用幾何取此積彼未用之間有無損敗而遂爲此計本部雖知不便而以工部之事不敢復言此工部將作監爲戶部之害三也凡事之類此者多矣臣不能徧舉也故願明詔有司罷外水監丞而舉河北河事及諸路都作院皆歸之轉運司至於都水軍器將作三監皆兼隸戶部使定其事之可否裁其費之多少而

工部任其功之良苦程其作之遲速苟可否多少在戶部則凡傷財害民戶部無所逃其責矣苟良苦遲速在工部則凡敗事乏用工部無所辭其譴矣利出于一而後天下貧富可責之戶部而工部工拙可得而考矣事在本職在臣不得不言如果可采伏乞付外施行取進止

貼黃三司設案舊職今分隸膳部光祿寺雖所掌飲食帳設利害非大如臣所言可采亦當如上三案分隸戶部

論開孫村河劄子

臣爲戶部右曹兼領金倉二部任居天下財賦之半適當中外匱竭不繼之時日夜憂惶常慮敗事竊見左藏見緡一月出納之數大抵皆五十餘萬略無贏餘其他金帛諸物雖小有羨數亦不足賴臣之愚怯常恐天災流行水旱作沴西羌旅距邊鄙繹騷河議失當賦役橫起三事有一大計不支雖使桑羊劉晏復生計無從出矣而況於臣之駑下乎今者幸賴二聖慈仁恭儉天地垂貺諸道秋稼稍復成熟雖京西陝西災旱相接而一方之患未爲深憂羌人困窮旋聞款塞惟有黃河西流議復故道事之經歲役兵二萬人蓄聚稍椿等物三千餘萬方河朔災傷困敝之餘而興必不可成之功吏民竊嘆勞苦已甚而莫大之役尚在來歲天啓聖意灼知民心特召河北轉運司官吏訪以得失近聞回河大議已寢不行臣平日過憂頓然釋去然尚聞議者固執開河分水之策雖權罷大役而兵工小役竟未肯休如此則河北來年之憂亦與今年何異今者小吳決口入地已深而孫村所開丈尺有限不獨不能回河亦必不能分水況黃河之 性急則通流緩則淤澱既無東西皆急之勢安有兩河並行之理哉縱使兩河並行不免各立堤防其爲費耗又倍今日矣臣聞自古聖人不能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故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朝廷舉動義當如此今議河失當知其害人中道而復本何所愧雖使天下知之亦足以明二聖憂民之深爲之改過不吝今乃顧惜前議未肯曠然更張果於遂非難於遷善臣實爲朝廷惜之然臣聞議者初建開河分水之策其說有三其一曰御河堙滅失饋運之利其二曰恩冀以北漲水爲害公私損耗其三曰河徙無常萬一自虜界入海邊防失備凡其所以熒惑聖聰沮難公議皆以三說藉口夫河決西流勢如建瓴引之復東勢如登屋雖使三說可信亦莫如之何矣況此三說皆未必然臣請得具言之昔大河在東御河自懷衛經北京漸歷邊郡饋運既便商賈通行今河既西流御河堙滅失此大利誰則不知天實使然人力何及若議者能復澶淵故道則御河有可復之理今河自小吳北行占壓御河故地雖使如議者之意自北京以南折而東行則御河堙滅已一二百里亦無由復見矣此御河之說不足聽一也河之所行利害相半夏潦漲溢浸敗秋田濱河數十里爲之破稅此其害也漲水既去淤厚累尺粟麥之利比之他田其收十倍寄居丘冢以避淫潦民習其事不甚告勞此其利也今

河水在西勢亦如此遠爲堤防不與之爭正得漢賈遜治河之意比之故道歲省兵夫稍芟其數甚廣而故道已退之地桑麻千里賦稅完復爲利不貲安用逆天地之性移西流之憂爲東流之患哉此恩冀以北漲水爲害之說不足聽二也河昔在東自河以西郡縣與虜接境無山河之限邊臣建爲塘水以捍胡馬之衝今河既西行則西山一帶胡馬可行之地已無幾矣其爲邊防之利不言可知然議者尙恐河復北徙則海口出虜界中造舟爲梁便於南牧臣聞虜中諸河自北南注以入于海蓋地形北高河無北徙之道而海口深浚勢無徙移臣雖非目見而習北方之事者爲臣言之大略如此可以遣使按視圖畫而知此河入虜界邊防失備之說不足聽三也臣願以此三說質之議者則開河分水之說誠不足復爲矣

又臣訪聞今歲四五月間河上役兵勞苦無告嘗有數百人持板築之械訪求都水使者意極不善賴防邏之卒擁拒而散盛夏苦役病死相繼使者恐朝廷知之皆於垂死放歸本郡斃於道路者不知其數若今冬放凍來歲春暖復調就役則意外之患復當如前臣不知朝廷何苦而不罷此役哉今建議之臣恥於不效而堅持之於上小臣急於利祿不顧可否隨而和之於下上下膠固以罔朝廷其間正言不避權要纔一二人耳然事非本職亦不敢盡言臣以戶部休戚計在此河若復緘默誰當言者惟斷自聖心盡罷其議則天下不勝幸甚取進止

貼黃臣訪聞河北轉運司今年應副開河費用錢七萬三千餘貫糧一十七萬餘石梢草一百五十二萬餘束方災傷之後極力剗刷先了河事後及經費極爲不易若使今年不與河役則上件錢糧梢草別將應副他事已自有餘深爲可惜雖已往之事不可復追而來年不可復使河北重有此費

再論回河劄子

臣頃聞朝廷議罷回河來年當用役兵開河分水臣以爲天下財賦匱竭河朔災傷之後民力未復未堪此役輒奏言不便旣而採察衆議聞河北轉運使謝卿材到闕昌言於朝曰黃河自小吳決口乘高注下水勢奔快上流堤防無復決怒之患而下流湍駃行於地中日益深浚朝廷若以河事付臣臣請不役一夫不費一金十年之間保無河患大臣以其異己罷歸本任而使王孝先俞瑾張景先三人重畫回河之計三人利在回河雖言其便而亦知其難成故於議狀之末復言若將來河勢變移乞免修河官吏責罰都下洶洶傳笑以爲口實蓋回河之非斷可知矣然近日復聞內批降付三省如云若河流不復故道終爲河朔之患外廷疎遠不知此說信否然衆心憂懼深恐羣臣由此觀望不敢正言得失臣職在財賦憂責至深不敢畏避誅戮願畢陳其說方今回河之策中外講之熟矣雖大臣固執亦心知其非無以藉口矣獨有邊防一說事係安危可以竦動上下伸其曲說陛下深居九重羣言不得盡達是以遲遲不決耳

昔真宗皇帝親征澶淵拒破契丹因其敗亡與結歡好自是以來河朔不見兵革幾百年矣陛下試思之此豈獨黃河之功哉昔石晉之敗黃河非不在東而祥符以來非獨河南無虜憂河北亦自無兵患由此觀之交接夷狄顧德政何如耳未聞逆天地之性引趨下之河升積高之地與莫大之役冀不可成之功以爲設險之計者也昔李垂孫民等號知河事嘗建言乞導河西行復禹舊迹以爲河水自西山北流東赴海口河北諸州盡在河南平日契丹之憂遂可無慮今者天祚中國不因人力河自西行正合昔人之策自今以往北岸決溢漸及虜境雖使異日河復北徙則虜地日蹙吾土日紓其爲憂患正在契丹耳而大臣過計以爲中國之懼遂欲罄竭民力導河東流其爲契丹謀則多爲朝廷慮則疎矣議者或謂河入虜境彼或造舟爲梁長驅南牧非國之利臣聞契丹長技在鞍馬舟楫之利固非所能且跨河繫橋當先兩岸進築馬頭及伐木爲船其功不細契丹物力寡弱勢必不能就使能之今兩界修築城柵比舊小增輒移文詰問必毀而後已豈有坐視大役而不能出力止之乎假設虜中遂成此橋黃河上流盡在吾地若沿河州郡多作戰艦養兵聚糧順流而下則長艘巨纜可以一炬而盡形格勢禁彼將自止矣臣竊怪元老大臣久更事任而力陳此說意其謀已出口重於改過而假此不測之憂以取必於朝廷耳不然豈肯於天下困弊河朔災傷之後興數十萬夫費數千萬物料而爲此萬無一成之功哉夫大役既興勢不中止預約功料有少無多官不獨辦必行科配官出其一民出數倍公私費耗必有不可勝言者矣若民力窮竭事變之出不可復知飢餓相逼必爲盜賊昔秦築長城以備胡城既成而民叛今欲回大河以設嶮臣恐河不可回而民勞變生其計又出秦下異日雖欲悔之不可得也陛下數年以來休養民力如恐傷之今河已安流契丹無變而强生瘡痏以擾之非計之得也故臣願陛下斷之於心罷此大役唯留神察之自河決小吳於今九年不爲不久矣然虜情恭順與事祖宗無異陛下誠重違大臣姑復以三年觀之事久情見大臣之言與天下之公議可以坐而察也臣不勝區區憂國之誠干犯斧鉞死無所避取進止

貼黃朝廷雖已遣范百祿趙君錫出按回河利害然大臣方持其議事勢甚重中外誰不觀望風旨百祿等雖近侍要官臣不敢保其不爲身謀能以實告也故不避再瀆復爲此奏非陛下斷之於心天下之憂未知所底也

三論回河劄子

臣近者聞有內批降付三省言黃河若不復故道終爲河北之患初聞此旨中外無不驚愕以爲黃河西行已成河道大臣橫議欲壅令復東異同之論方相持未決而此旨復降臣下觀望誰敢正言方衆心憂疑之際旋聞復有聖旨收入前降批語羣臣釋然咸知陛下虛己無心欲來公議深得古先聖王改過不

吝之美正人端士始有樂告善道之意然臣竊聞近又降敕以北京封樁京東新法鹽錢三十五萬貫指揮河北收買開河梢草繼又商量調發來歲開河役兵二事既出中外復疑何者朝廷近遣范百祿等按行河事利害若開河之議可行無疑則安用遣使若猶遣使則開河之議尚在可疑今使未出門而一面收買梢草調發役兵則是明示必開之形欲令使者嘿喻欲開之旨臣雖愚暗竊恐非陛下虛己無心欲來公議之意也伏乞速降指揮收回買梢發兵二事使范百祿等明知聖意無所偏係得以盡心體量不至阿附大臣以誤國計今中外財賦匱竭見錢最爲難得新法鹽錢不屬戶部要是百姓膏血不可輕用況河北災傷之餘明年大役決不可興雖如今歲止用役兵如臣前奏所言役苦財傷爲害已甚將來若范百祿等以開河爲便猶當計校利害寬展歲月調兵買梢皆非今歲所急若范百祿等以開河爲不便則聚兵積梢梢草輕脆稍經歲月化爲糞壤皆非計也況所用梢草動計千萬一時收買價必踊貴若止令和買則所費不啻必非止三十五萬貫可了若令配買則河北災傷之餘民間大有陪備或生意外之患不可不慮也臣受聖恩至深至厚位下力微竊不自量再三干與國論罪當萬死不敢逃避取進止

欒城集卷第四十

原书空白页

欒城集卷第四十一

戸部侍郎論時事三首

乞裁損浮費劄子

臣等竊見本部近編成元祐會計錄大抵一歲天下所收錢穀金銀幣帛等物未足以支一歲之出今在藏庫見錢費用已盡去年借朝廷封樁米鹽錢一百萬貫以助月給舉此一事則其餘可以類推矣臣等聞古者制國之用必量入爲出使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故三十年之間而九年之畜可得而備也今者文武百官宗室之蕃一倍皇祐四倍景德班行選人吏胥之衆率皆增廣而兩稅征商榷酒山澤之利比舊無以大相過也昔祖宗之世所入旣廣所出旣微則用度饒衍理當然爾今時異事變而奉行舊例有加無損今日天下已困弊矣若更數年加之以饑饉因之以師旅其爲憂患必有不可勝言者臣等備位地官與聞朝廷大計而喑默不言異日雖被誅戮何補於事故臣等願及今日明勅本部取見今朝廷政事應干費用錢物者隨事看詳量加裁損使多不至於傷財少不至於害事二聖以身率之大臣以身行之使天下曉然皆知事之當然而非朝廷有所靳惜則誰不信伏昔治平熙寧之間因時立政凡改官者自三歲而爲四歲任子者自一歲一人而爲三歲一人自三歲一人而爲六歲一人宗室自袒免以上漸殺恩禮天下晏然莫以爲言此則今日之成法也臣等伏乞檢會寶元慶曆嘉祐故事於本部置司選擇近臣共議其事嚴正近限責以實效法度一成數歲之後費用有節府庫漸充傳之無窮久而不弊則其於聖德實非小補也臣等愚拙不能修明職業以廣財賦冒昧獻言罪當萬死取進止

貼黃勘會頃降朝旨令本部裁減浮費前後所減三十餘事率皆浮費之小者然所減已約及二十餘萬貫不爲無補今若事無大小並量行參酌裁損則其爲利必大伏乞聖慈早賜施行

論侯偁少欠酒課以抵當子利充塡劄子

臣竊見今月二十二日勅滑州韋城縣百姓侯偁少欠酒務課利等錢特許將子利並充欠數已拘收抵當契書依舊在官仍許納錢收贖所欠課利等錢與均作七年送納仍免差人監催餘人不得援例臣竊以民間欠負合催合放皆有條法上下共守凡有寛貸皆先經戸部勘當於法無礙然後施行未有如侯偁之比直自朝廷批下聖旨更不問條法可否一面行下仍令衆人不得援例者本部官吏皆竊疑怪不敢奉行深恐此令一行應干欠負之家皆懷不平之意已具狀申尚書省乞朝廷裁酌施行去訖臣今竊聞侯偁係皇太妃親戚二聖篤於恩愛特爲降此指揮疎賤之臣不當更有論奏然臣職在右曹專掌坊場法度祖宗條約當與天下共之不宜以宮禁之私輒有撓敗臣恐此門一啓宮中遞相扳援其漸可畏臣若失職不舉其罪大矣竊惟皇太妃供養二宮動循禮法外廷雖疎未聞有過差之事今侯偁所欠不過萬數千緡耳若以私親之故出捐金帛以濟其急

下足以存骨肉之恩上足以全祖宗之法天下傳誦無復閒言公法既完國勢增重其於太妃盛德亦非小補也臣不勝區區守法愛君之心欲乞追還前命使天下明知朝廷不以私愛害公義干冒鈇鉞俯伏待罪取進止

貼黄契勘人戸承買場務如有拖欠官錢已拘收抵當在官其所收子利自合納官兼拘收抵當亦合依條出賣今所降聖旨有此違礙

再論裁損浮費劄子

臣等近奉勅裁減冗費上自宗室貴近下至官曹胥吏旁及宮室機器凡無益過多之用皆得量事裁減唯獨宮掖浮費名件不少有司不得盡見未敢輒議竊見近降詔書以方將裁損入流以清取士之路遂命今後每遇聖節大禮生辰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太妃所得恩澤並四分減一欲以身先天下詔書既出中外臣庶皆知聖明以私徇公至有感激流涕者臣等仰測聖意克己爲人無所不可其欲裁損宮掖浮費與裁損私門恩澤何異然而至今未見施行者蓋有司失於建明則臣等之罪也謹案寶元二年嘗命近臣詳定裁損冗費時諫官韓琦建言請令三司取入内内侍省并御藥院内東門司先朝及今來賜予支費之目比附酌中減省其無名者一切罷去時有詔禁中支費只令入内内侍省御藥院内東門司相度減省報詳定所其臣僚支賜即許會問入内内侍省等處施行及慶曆元年又詔入内内侍省等處取先帝時帳籍比較近年内中用度之數以聞是時所損浮費數目極多爲益不細臣等欲乞陛下推廣前日減省恩澤已行之心仰法寶元慶曆祖宗已試之效使天下明知陛下節用裕民自宮禁始則凡有裁損誰不心服臣等不勝區區干犯鈇鉞取進止

翰林學士論時事八首

論黄河必非東決劄子元祐四年八月初十日上

臣去歲領戸部右曹以財賦不足而開河之議不決河北費用不貲曾三上章論河流西行已成河道而孫村以東故道高仰勢決難行是時大臣之議多謂故道可開西流可塞朝廷因遣范百祿趙君錫親行相度以人情論之符合大臣則易爲言違背大臣則難爲說而百祿等既還皆謂故道不可開而西流不可塞何者地形高下可指而知水性避高趨下可以一言而決故百祿等不敢蒙昧朝廷希合權要效其誠說而致之陛下陛下亦知其言明白信而行之中外公議皆以爲當今自夏秋之交暑雨頻併河流暴漲出崖由孫村東行以理言之蓋河上每歲常事耳而都水監勾當公事李偉與河埽使臣因此張皇申報以分水爲名欲因發回河之議都水監從而和之亦以僥倖欲成回河之役臣竊以爲此輩類多小人不知遠慮河若安流則無以興起功役功役不起則此輩差遣請受不可僥求惟有河事一興則求無不可而況大臣以其符合己說樂聞其事乎臣竊聞見今河道西行孫村側左大約入地二丈以來而見今申報漲水出崖由新開口地東入孫村不過六七尺

欲因六七尺漲水而奪入地二丈河身雖三尺童子知其難矣然朝廷遂爲之遣都水使者與兵功開河道進鋸牙欲約之使東今方河水盛漲其西行河道若不斷流則遏之東行實同兒戲昔鯀堙洪水汨陳五行逆天地高下之性九載而功不成鯀以殛死今一河雖小而河朔百萬生靈安危所係奈何不計利害而輕動之哉臣願陛下急命有司且徐觀水勢所向依累年漲水舊例因其東溢引入故道以紓北京朝夕之憂其故道堤坊壞缺之處略加修完免其決溢而已至於開河進約等事一切不得興功仍不許奏辟官吏調發夫役候河勢稍定然後議之不過一月之後漲水既落則西流之勢決無移理而羣小妄說不攻自破矣若不待水勢稍定倉卒之間即行應副大役一起小人既得差遣請受因緣生事勢難禁止則河北之患有不可知者矣臣兄軾前在經筵因論黃河等事爲衆人所疾迹不自安遂求引避臣今出位而言正與兄軾無異然不忍朝廷莫大之害而舉朝臣僚懲創前事無有一人爲陛下言者是以不能自已狂愚率易伏俟誅譴取進止

貼黃訪聞孫村出崖漲水今已斷流河上官吏未肯奏知朝廷臣乞特降聖旨差不干礙官司體量聞奏

乞罷修河司劄子元祐五年二月十三日上

臣於去年嘗再具劄子論黃河漲水於孫村出崖東流本非東決而吳安持李偉等附會大臣欺罔朝聽欲因此塞斷北流東復故道差官調夫於今年春首興起大役臣竊疾之是以不避煩瀆越職獻言以爲河北生靈連歲災傷不宜輕有舉動乞陛下斷之於心力止其事是時大臣固執前議天聽高遠言不能回臣尋被命出使契丹道過河北見州縣官吏訪以河事皆以目相視不敢正言及今年正月還自虜中所過吏民方舉手相慶皆言近有朝旨罷回河大役命下之日北京之人驩呼鼓舞以爲二聖明見千里之外雖或巧爲障蔽而天日所照卒無能爲惟減水河役遷延不止耗蠹之事十存四五民間竊議意大臣業已爲此勢難遽回既爲聖鑒所臨要當迤邐盡罷今月六日果蒙聖旨以旱災爲名罷修黃河候今秋取旨大臣覆奏盡罷黃河東北流及諸河功役民方憂旱皇皇之際聞命踴躍實荷聖恩然臣竊詳聖旨不謂減水河必不可開而託名旱災曲全大臣不欲明指其過而大臣復請遍罷諸河以蓋獨罷減水之迹上下相蒙體實未便何者北流堤坊積歲不治近來南宮宗城等處決溢皆由堤坊怯薄夏秋水漲勢不能支都水官吏竊幸其事因以爲回河減水之說既不依常理興功貼築甚者又大計閉塞決口功料以形比孫村回河之費意謂彼此費用相若則孫村之役不爲過當由此北流之患漫不禁止臣昨過瀛深洺等州界吏民皆言今年若不治堤數州之民受害尤甚至於東流故道地勢積高必不可復所開減水河雖不開掘每歲漲水必由此行歲歲淤高往事可驗縱復開掘深廣河淤一上勢不復存於此施功顯是枉費國力而捨彼爲此欺罔可知然臣之所

憂非特在此何者河流之不可復東若使上下誠有不知誤與大役雖傷財害民爲患不小而事有過誤於君臣之間逆順之際未爲大不便也今者大臣之議違衆悖理決不可爲而協力主張膠固爲一去歲所罷今歲復行順之者任用違之者斥去雖被聖旨猶復還就以便其私陛下之言上合天意下合民心因水之性功力易就天語激切中外聞者或至泣下而大臣奉行不得其半由此觀之則是大臣所欲雖害物而必行陛下所爲雖利民而不聽至於委曲回避巧爲之說僅乃得行君權已奪國勢倒植臣所謂君臣之間逆順之際大不便者此事是也董仲舒有言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今陛下既得其所聞知然未能尊而行之臣恐羣臣顧望有不爲陛下用者矣故臣願陛下有所不知知之必行有所不行行之必盡黃河既不可復回則先罷修河司只令河北轉運司盡將一道兵功修貼北流堤岸罷吳安持李偉都水監差遣正其欺罔之罪使天下曉然知聖意所在如此施行不獨河事就緒天下臣庶自此不敢以虛誕欺朝廷弊事庶幾漸去矣臣待罪翰苑身無言責冒昧納忠譏訶貴近罪合萬死然念頃自初任知縣蒙二聖非次拔擢首尾五年叨在禁近恩德深重羣臣少比臣而不言天下無敢言者矣斧鉞之誅所不敢避取進止

貼黃訪聞修河司承受內臣鄭居簡近爲黃河故道不可復行不敢虛占本職請受乞先罷任已蒙朝廷允許以此觀之顯是修河司不消復存其吳安持李偉尚自貪祿怙權未卽引去伏乞早賜罷免所有修河司見管職事卽乞依去年正月二十八日已降指揮令河北轉運司結絕

訪聞修河司妄舉大役略無所益而費用錢糧物料萬數不少河北災傷之後極不易應副縱是封樁錢物亦出自民力深可痛惜臣欲乞委河北提轉不干礙官具前後所費用過數目結罪保明聞奏所貴朝廷上下具知蠹害之實今後愼於興作

北使還論北邊事劄子五道

一論北朝所見於朝廷不便事

臣等近奉使出疆見北界兩事於中朝極爲不便謹具條列如後

一本朝民間開版印行文字臣等竊料北界無所不有臣等初至燕京副留守邢希古相接送令引接殿侍元辛傳語臣轍云令兄內翰謂臣兄軾眉山集已到此多時內翰何不印行文集亦使流傳至此及至中京度支使鄭顓押宴爲臣轍言先臣洵所爲文字中事迹頗能盡其委曲及至帳前館伴王師儒謂臣轍聞常服伏苓欲乞其方蓋臣轍嘗作服伏苓賦必此賦亦已到北界故也臣等因此料本朝印本文字多已流傳在彼其間臣僚章疏及士子策論言朝廷得失軍國利害蓋不爲少兼小民愚陋惟利是視印行戲褻之語無所不

至若使得盡流傳北界上則洩漏機密下則取笑夷狄皆極不便訪聞此等文字販入虜中其利十倍人情嗜利雖重爲賞罰亦不能禁惟是禁民不得擅開板印行文字令民間每欲開板先具本申所屬州爲選有文學官二員據文字多少立限看詳定奪不犯上件事節方得開行仍重立擅開及看詳不實之禁其今日前已開本仍委官定奪有涉上件事節並令破板毀棄如一集中有犯只毀所犯之文不必毀全集看詳不實亦准前法如此庶幾此弊可息也

一臣等竊見北界別無錢幣公私交易並使本朝銅錢沿邊禁錢條法雖極深重而利之所在勢無由止本朝每歲鑄錢以百萬計而所在常患錢少蓋散入四夷勢當爾也謹案河北河東陝西三路土皆產鐵見今陝西鑄折二鐵錢萬數極多與銅錢並行而民間輕賤鐵錢鐵錢十五僅能比銅錢十而官用鐵錢與銅錢等緣此解鹽鈔法久遠必敗河東雖有小鐵錢然數目極少河北一路則未嘗鼓鑄臣等嘗聞議者謂可於三路並鑄鐵錢而行使之地止於極邊諸州極邊見在銅錢並以鐵錢兌換船入近裏州軍如此則雖不禁錢出外界而其弊自止矣伏乞下戶部令遍問三路提轉安撫司詳講利害如無窒礙乞早賜施行惟河東路極邊數郡訪聞每歲秋成必假銅錢於北界人戶收糴乞令相度若以紬絹優與折博有無不可此計若行爲利不小

二論北朝政事大略

臣等近奉勅差充北朝皇帝生辰國信使尋已具語錄進呈訖然於北朝所見事體亦有語錄不能盡者恐朝廷不可不知謹具三事條列如左

一北朝皇帝年顏見今六十以來然舉止輕健飲啗不衰在位既久頗知利害與朝廷和好年深蕃漢人戶休養生息人人安居不樂戰鬭加以其孫燕王幼弱頃年契丹大臣誅殺其父常有求報之心故欲依倚漢人託附本朝爲自固之計雖北界小民亦能道此臣等過界後見其臣僚年高曉事如接伴耶律恭燕京三司使王經副留守邢希古中京度支使鄭顓之流皆言及和好咨嗟歎息以爲自古所未有又稱道北朝皇帝所以館待南使之意極厚有接伴臣等都管一人未到帳下除翰林副使送伴副使王可離帳下不數日除三司副使皆言緣接伴南使之勞以此觀之北朝皇帝若且無恙北邊可保無事惟其孫燕王骨氣凡弱瞻視不正不逮其祖雖心似向漢未知得志之後能彈壓蕃漢保其祿位否耳

一北朝之政寬契丹虐燕人蓋已舊矣然臣等訪聞山前諸州祗候公人止是小民爭鬭殺傷之獄則有此弊至於燕人强家富族似不至

如此契丹之人每冬月多避寒於燕地收放住坐亦止在天荒地上不敢侵犯稅土兼賦役頗輕漢人亦易於供應惟是每有急速調發之政即遣天使帶銀牌於漢戶須索縣吏動遭鞭箠富家多被强取玉帛子女不敢愛惜燕人最以為苦兼法令不明受賕鬻獄習以為常此蓋夷狄之常俗若其朝廷郡縣蓋亦粗有法度上下維持未有離析之勢也

一北朝皇帝好佛法能自講其書每夏季輒會諸京僧徒及其羣臣執經親講所在修蓋寺院度僧甚衆因此僧徒縱恣放債營利侵奪小民民甚苦之然契丹之人緣此誦經念佛殺心稍悛此蓋北界之巨蠹而中朝之利也

右謹錄奏聞乞賜省閱亦足以見鄰國向背得失情狀取進止

三乞罷人從內親從官

臣等近奉使北朝竊見每番人從內各有親從官二人充牽攏官訪聞自前牽攏官並只是宣武長行不差親從官止於近歲始行差充緣親從官多係市井小人既差入國自謂得以伺察上下入界之後恣情妄作都轄以下望風畏避不敢誰何雖於使副亦多蹇傲夷狄窺見於體不便昨來左番有李寔一名見作過犯已送雄州枷勘施行緣選差使副責任不輕謂不須旁令小人更加伺察况已有譯語殿侍別具語錄足以關防欲乞今後遣使其牽攏官依舊只差宣武長行更不差親從官取進止

四乞隨行差常用大車

臣等近奉使北朝每番於車營務差到車六兩般載官司合用諸物其車多是低小脆惡纔行一兩程即致損壞沿路不輟修完僅能到得雄州極為不便蓋為國信內有鞍轡等匣舊例不得使常用大車須得別準備此車專充入國既居常不使風雨暴露積久損爛臨時差撥但取數足致有此弊竊見每歲接送伴北使只使常用大車頗極牢壯今若令入國亦只選差常用大車四乘令勾當使臣等自辦簟竹於車箱前後夾縛安置諸匣別無不便免使沿路修車煩擾州縣極為穩便取進止

五乞立差馬及駞日限

臣等近奉使北朝竊見一行所用馬及橐駞並於太僕寺及駞坊差撥檜會條貫俱未有差撥日限由此坊監公人例於使副臨起發日然後差撥蓋逐坊監多有病患駞馬本處避見倒死退換科較利在臨時差撥雖要期限迫促入國使副雖知不堪無由退換以此入界之後經涉苦寒嶮遠多致倒死有誤使事欲乞今後所差入國駞馬並於起發半月以前差定仍即時關報使副令看驗揀擇取進止

為旱乞罷五月朔朝會劄子 元祐五年四月

臣伏見去冬無雪今歲春夏時雨絶少二麥不收秋種未入旱勢闊遠歲事可慮伏惟太皇太后陛下皇帝陛下聖心焦勞請禱備至發倉粟留上供米以救饑饉苟可利民無所愛惜而天意未回旱氣日甚臣竊憂之竊惟古之明君遇災恐懼內既竭其誠心畜

用勸分以濟民厄外必避殿減膳廣求直言以答天意今二聖既勤其內而外事未修五月之旦將御文德朝羣臣臣恐九重之祕憂懼之實民莫得知徒見陛下晏然坐朝臨御大衆民愚無知或謂陛下不畏天災不卹民瘼人心一疑天意弗順以此救旱所損大矣臣愚伏願陛下舉行祖宗故事明詔有司罷朔會避正殿損常膳令百官吏民皆得上封事指陳時政闕失如此施行雖未得雨而人知陛下寅畏天戒不吝改過羣情悅伏神亦將助以此救旱非小補也近日執政大臣雖曾奏乞解罷職任以答天變而所請未力無益於事今若陛下既自引咎則大臣勢難獨止雖未可遽從若且例降一官俟得雨而復君臣協心災庶可止臣備位禁林心有所見不敢緘默或加采納乞不出臣此章只作聖意行下於體尤便取進止

欒城集卷第四十一

原书空白页

御史中丞論時事七首

乞舉御史劄子

臣以空踈備位執法當得僚佐以助不逮竊見兩院御史見止三人而兩人辭免未入不獨言者寡少於朝廷得失有所不盡而六察所治事務至煩力有不及則百司怠廢頃者員缺不補動經歲月衆論莫不疑怪臣竊見唐制臺官皆大夫中丞自辟有不由此除授勅命雖行皆拒而不納至本朝雖稍損其舊然亦必令本臺與兩制分舉而人主自擇其可者用之初無執政用人之法也然人才之難非獨今日故自唐太宗以來兼設監察裏行以待資淺之士而祖宗舊制亦許用京朝官知縣以上立法稍寬易於應格近日舉法須得實歷通判一考人物衰少莫甚於今而獨於言事官重爲艱阻實未允當臣頃在內外制見每有詔下同列相視患無合格可舉之人所舉既上又多不用却於前任臺官中推擇任使雖云舊人不免出自執政所可殊失祖宗慱舉之意臣今欲乞並詔本臺及兩制依放舊制舉升朝官初任通判以上或第二任知縣（通判以上及知縣人所舉各半）從聖意選擇補足見闕仍依舊置監察裏行所貴祖宗選任臺官舊法不至隳壞而綱紀之地易於得人亦免遺曠取進止

乞罷熙河修質孤勝如等寨劄子

臣伏見西夏輕狡屢臣屢叛爲患莫測昨與延安商量地界遷延不決捨歸本國招之不至邊人之議始謂地界自此不可復議而坤成賀使亦當不至矣今者天誘其衷使者既已及境而地界復議如故方其未遽告絕招懷之計猶可復施此實中國之利也然臣恐朝廷忽而不慮不於今日窮究端由窒其釁隙必俟邊患既起而後圖之則無及矣臣聞熙河近日創修質孤勝如二堡侵奪夏人御莊良田又於蘭州以北過河二十里議築堡寨以廣斥候夏人因此猜貳不受約束其怨毒邊吏不信朝廷不言可見矣徒以歲賜至厚和市至優是以勉修臣節其實非德我也使之稍有便利豈肯帖然不作過哉何者中國既失大信則夷狄不可復責故也臣竊惟朝廷之於西夏棄捐金帛割裂疆土一無所愛者累年于兹矣而熙河帥臣與其將吏不原朝廷之心徼求尺寸之利妄覬功賞以害國事深可疾也頃年熙河築西關城聲言次築龕谷鬼章疑懼遂舉大兵攻擾一路瘡痍至今未復今既城質孤勝如其勢必及龕谷夏人驚疑正與鬼章事同由此言之則曲在熙河非夏人之罪也夫蘭州之爲患所從來遠矣昔先帝分遣諸將入界李憲當取靈武畏怯不敢深入遂以此州塞責自是以來築城聚兵完械積粟勞費天下動以千萬爲計議者患之久矣好事之臣因此講求遺利以爲金城本漢屯田舊地田極膏腴水可灌溉不患無食患在不耕不患不耕患無堡障凡西關龕谷質孤勝如與過河築城皆所以爲堡障也從來熙河遣兵侵耕此地皆爲夏人所殺況於築堡致寇無疑而朝廷恬不爲怪坐視邊釁之啓深可惜也夫蘭州不耕信爲遺利矣若使夏人背叛則其爲患比之不耕蘭州

何翅百倍故臣以爲朝廷當權利害之輕重有所取捨況蘭州頃自邊患稍息物價漸平比之用兵之時何止三分之一若能忍此勞費磨以歲月徐觀閒隙俟夏人微弱決不敢爭乃議修築如此施行似爲得策臣不知邊臣何苦而爲此忽忽也昔唐明皇欲取吐蕃石堡城隴右節度使王忠嗣名將也以爲頓兵堅城費士數萬然後可圖恐所得不酬所失請厲兵馬待釁取之帝意不快忠嗣由此得罪其後帝使哥舒翰攻拔之雖開屯田獲軍實不爲無補而士卒死亡略盡皆如忠嗣之言唐史以爲深戒此則今日之龜鑑也若朝廷不用臣言臣料夏人久必復叛用兵之後不免招來其爲勞恥必甚今日敵人强梁則畏之敵人柔伏則陵之恐非大國之體也惟陛下留神省察取進止

貼黃臣聞朝廷欲遣孫路以點檢弓箭手爲名因商量熙河界至臣觀孫路昔在熙河隨李憲等造作邊事由此蒙朝廷擢用深恐路狃習前事不以夏人逆順利害爲心而妄圖蘭州小利以失國家大計伏乞明賜戒敕若因界至生事別致夏人失和勞民蠹國罪在不赦

乞分別邪正劄子

臣竊見元祐以來朝廷改更弊事屏逐羣枉上有忠厚之政下無聚斂之怨天下雖未大治而經今五年中外帖然莫以爲非者惟姦邪失職居外日夜窺伺便利規求復進不免百端游說動搖貴近臣愚竊深憂之若陛下不察其實大臣惑其邪說遂使忠邪雜進於朝以示廣大無所不容之意則氷炭同處必至交爭薰蕕共器久當遺臭朝廷之患自此始矣昔聖人作易內陽外陰內君子外小人則謂之泰內陰外陽內小人外君子則謂之否蓋小人不可使在朝廷自古而然矣但當置之於外每加安存使無失其所不至忿恨無聊謀害君子則泰卦之本意也昔東晉桓温之亂諸桓親黨布滿中外及温死謝安代之爲政以三桓分涖三州彼此無怨江左遂安故晉史稱安有經遠無競之美然臣竊謂謝安之於桓氏亦用之於外而已未嘗引之於內與之共政也向使安引桓氏而寘諸朝人懷異心各欲自行其志則謝安將不能保其身而況安朝廷乎頃者一二大臣專務含養小人爲自便之計既小人內有所主故蔡確邢恕之流敢出妄言以欺愚惑衆及確恕被罪有司懲前之失凡在內臣僚例蒙推沮盧秉何正臣皆身爲待制而明堂薦子止得選人蒲宗孟曾布所犯明有典法而降官褫職唯恐不甚明立痕迹以示異同爲朝廷歛怨此二者皆過矣故臣以爲小人雖才不可任以腹心至於牧守四方奔走庶事各隨所長無所偏廢寵禄恩賜當使彼此如一無迹可指此朝廷之至計也近者朝廷用鄧温伯爲翰林承旨而臺諫雜然進言指爲邪黨以謂小人必由此稟進臣嘗論温伯之爲人粗有文藝無它大惡但性本柔弱委曲從人方王珪蔡確用事則頤指如意及司馬光呂公著當國亦脂韋其間若以其左右附麗無所損益遇便流

轉緩急不可保信誠不爲過也若謂其懷挾姦詐能首爲亂階則甚矣蓋臺諫之言温伯則過至爲朝廷遠慮則未爲過也故臣願陛下謹守元祐之初政久而彌堅慎用左右之近臣毋雜邪正至於在外臣子一以恩意待之使嫌隙無自而生愛戴以忘其死則垂拱無爲安意爲善愈久而愈無患矣臣不勝區區博采公議而效之左右伏乞宣諭大臣共敦斯義勿謂不預改更之政輒懷異同之心如此而後朝廷安矣取進止

論執政生事劄子

臣聞宰相之任所以鎮安中外安靖朝廷使百官皆得任職賞罰各當其實人主垂拱無爲以享承平之福此真宰相職也臣竊見近者執政進擬鄧温伯爲翰林學士承旨除命一下而中書舍人不肯撰詞給事中封還詔書御史全臺兩省諫議皆力言其不可議論洶洶經月不定而執政之意確然不回温伯既仍舊就職而言者並獲美遷質之公議皆不曉其故若謂執政誠是耶則給舍臺諫並係所選豈其皆非若以論者誠非耶則不加黜責並獲優寵進退無據是以公議皆謂朝廷自知其非但重於改作而已今者謗議未息又復進擬禮部侍郎陸佃兵部侍郎趙彥若權本部尚書中書舍人二人復相次封還陸佃之命臣竊惟此二事本非朝廷急切之務勢須必行者也上既不出於人主下又不起於有司皆由執政出意用人致此紛爭內則皇帝陛下太皇太后陛下厭於煩言焦勞彌月下則侍從要司失其舊職綱紀廢壞至於賞罰顛倒頃所未聞臣不知爲政如此得爲鎮安中外安靖朝廷者乎頃者諸曹侍郎闕人朝廷始擢用諸卿監爲權侍郎蓋以不權侍郎則本曹公事闕官發遣如禮兵諸部事至簡少雖無侍郎但責郎官亦自可了況侍郎既具而復權尚書此何説也若謂侍郎久次當遷尚書臣不知尚書久次當遂遷執政乎此則爲人擇官而非爲官擇人之意也臣待罪執法竊慮聖意未經究察但見執政歷詆有司而自伸其意使羣臣無由自明今後更有如此等事無敢守法爲陛下明白是非者是以區區獻言不覺煩瀆罪當萬死取進止

論言事不當乞明行黜降劄子

臣聞孟子有言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故祖宗朝凡任臺諫言而見聽則居職言而不用則黜罷理之必至前後悉然惟有去年臺諫論回河不當言既不從而言者皆獲美遷今年復論鄧温伯不可任翰林承旨言既不效而言者亦並進職雖人臣迫於朝命黽俛就位而中外觀望不知曲直所在爲損不細誠使朝廷偶有過舉聞善而改適足以增開納之光其或言者論事不當據法罷免亦足以示進退之公今者不辨是非一加進擢朝廷則負諱過便私之毀臣下則被苟簡懷祿之非風俗漸成士節陵替載之史冊不爲美事臣今待罪執法才力疲軟何能發明然在職思憂不敢不勉若所言中理望陛下力賜主張行之無吝一有不當亦乞明加流竄以懲妄言惟乞勿爲隱忍包含之計使臣

主俱受其謗不勝幸甚取進止

再論分別邪正劄子

臣今月二十二日延和殿進呈劄子論君子小人不可並處朝廷因復口陳其詳以瀆天聽竊觀聖意類不以臣言爲非者然天威咫尺言詞迫遽有所不盡退伏思念若使邪正並進皆得與聞國事此治亂之機而朝廷所以安危者也臣誤蒙聖恩典司邦憲臣而不言誰當救其失者謹復稽之古今考之聖賢之格言莫不謂親近君子斥遠小人則人主尊榮國家安樂疏外君子進任小人則人主憂辱國家危殆此理之必然而非一人之私言也故孔子論爲邦則曰放鄭聲遠佞人子夏論舜之德則曰舉皋陶不仁者遠論湯之德則曰舉伊尹不仁者遠諸葛亮戒其君則曰親賢臣遠小人此前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頹也凡典冊所載如此之類不可勝紀至於周易所論尤爲詳密皆以君子在內小人在外爲天地之常理小人在內君子在外爲陰陽之逆節故一陽在下其卦爲復二陽在下其卦爲臨陽雖未盛而居中得地聖人知其有可進之道一陰在下其卦爲姤二陰在下其卦爲遯陰雖未壯而聖人知其有可畏之漸若夫居天地之正得陰陽之和者惟泰而已泰之爲象三陽在內三陰在外君子既得其位可以有爲小人奠居於外安而無怨故聖人名之曰泰泰之言安也言惟此可以久安也方泰之時若君子能保其位外安小人使無失其所則天下之安未有艾也惟恐君子得位因勢陵暴小人使之在外而不安則勢將必至反覆故泰之九三則曰無平不陂無往不復竊惟聖人之戒深切詳盡所以誨人者至矣獨未聞以小人在外憂其不悅而引之於內以自遺患者也故臣前所上劄子亦以謂小人雖决不可任以腹心至於牧守四方奔走庶務各隨所長無所偏廢寵祿恩賜彼此如一無迹可指如此而已若遂引而寘之於內是猶畏盜賊之欲得財而導之於寢室知虎豹之欲食肉而開之以坰牧天下無此理也且君子小人勢同氷炭同處必爭一爭之後小人必勝君子必敗何者小人貪利忍恥擊之難去君子潔身重義知道之不行必先引退故古語曰一薰一蕕十年尚猶有臭蓋謂此矣昔先皇帝以聰明聖智之資疾頹靡之俗將以綱紀四方追迹三代今觀其設意本非漢唐之君所能髣髴也而一時臣佐不能將順聖德造作諸法卒皆民所不悅及二聖臨御因民所願取而更之上下忻慰當此之際先朝用事之臣皆布列於朝自知上逆天意下失民心徬徨踧踖若無所措朝廷雖不斥逐其勢亦自不能復留矣尚賴二聖慈仁不加譴責而宥之於外蓋已厚矣今者政令已孚事勢大定而議者惑於浮說乃欲招而納之與之共事欲以此調停其黨臣謂此人若返豈肯徒然而已哉必將戕害正人漸復舊事以快私忿人臣被禍蓋不足言而臣所惜者祖宗朝廷也蓋自熙寧以來小人執柄二十年矣建立黨與布滿中外一旦失勢睎覬者多是以創造語言動搖貴近脅之以禍誘之以利何所不至臣雖不聞其言而槩可

料矣聞者若又不加審察遽以爲然豈不過甚矣哉臣聞管仲治齊奪伯氏駢邑三百飯疏食沒齒無怨言諸葛亮治蜀廢廖立李嚴爲民徙之邊遠久而不召及亮死二人皆垂泣思亮夫駢立嚴三人者皆齊蜀之貴臣也管葛之所以能戮其貴臣而使之無怨者非有它也賞罰必公舉措必當國人皆知其所與之非私而所奪之非怨故雖仇讎莫不歸心耳今臣竊觀朝廷用捨施設之間其不合人心者尚不爲少彼既中懷不悅則其不服固宜今乃直欲招而納之以平其隙臣未見其可也詩曰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陛下誠以異同反覆爲憂惟當久任才性忠良識慮明審之士但得四五人常在要地雖未及皋陶伊尹而不仁之人知自遠矣故臣願陛下斷自聖心不爲流言所惑毋使小人一進後有噬臍之悔則天下幸甚天下幸甚臣既待罪執法若見用人之失理無不言言之不從理不徒止如此則異同之迹益復著明不若陛下早發英斷使彼此泯然無迹可見之爲善也臣受恩深重輒敢先事獻言罪合萬死取進止

再論熙河邊事劄子

臣近以熙河帥臣范育與其將吏种誼种朴等妄興邊事東侵夏國西挑青唐二難並起釁故莫測乞行責降至今未蒙施行臣已別具論奏臣竊復思念熙河邊釁本由誼朴狂妄覬幸功賞今育雖已去而誼朴猶在新除帥臣葉康直又復人才凡下以臣度之必不免觀望朝廷爲誼朴所使若不並行移降則熙河之患猝未可知加以朝廷議論亦自不一臣請詳陳本末而陛下察之昔先帝始開熙河本無蘭州初不爲患及李憲違命創築此城因言若無蘭州熙河決不可守自取蘭州又已十餘年今日欲築質孤勝如以侵夏國良田遂言若無質孤勝如蘭州亦不可守展轉生事類皆浮言蓋以邊防無事將吏安閑若不妄說事端無以邀求爵賞此則邊人之常態而自古之通患也今若試加詰問理則自窮何者二寨廣狹幾何所屯兵甲多少夏人若以重兵掩襲其勢必難保全既克二城乘勝以擊蘭州則蘭州之危何異昔日今朝廷不究其實而輕用其言以隳大信夏國若因此不順外修朝貢以收賜予之利內實作過以收鹵獲之功臣恐二寨所得地利殊未足以償此臣所謂質孤勝如決不可城者由此故也昔先帝綏御西蕃董氈老而無子趙醇忠其族子也先帝嘗遣苗履多持金幣以醇忠見之是時聖意蓋有在矣事既不遂而董氈昏病遂爲阿里骨所殺阿里骨本董氈之家奴先亂其家次取其國董氈之臣如鬼章溫溪心等皆有不服之志此實一時之機會也是時朝廷若因機投隙遣將出兵擁納醇忠則不世之功庶幾可立而一時大臣不知出此遽以旄鉞寵綏篡奪之臣使得假中國爵命之重以役屬蕃部臣主之勢由此而堅然自是以來頗亦外修臣節未顯背畔之迹而育等欲於此時復舉前策蓋已疎矣昔曹公既克張魯劉曄言於公曰公既舉漢中蜀人望風破膽劉備得蜀日淺蜀人未恃也誠因其傾而壓之蜀可傳檄而定若小緩之蜀人既定據嶮守要不可犯矣公

不從居七日聞蜀中震動公以問曄曄曰今已小定未可擊也夫機會一失七日之間遂不可為今乃於數年之後追行前計亦足以見其暗於事機而不達兵勢矣臣聞种諤昔在先朝以輕脫詐誕多敗少成常為先帝所薄今誼朴為人與諤無異誼於頃歲偶以勁兵掩獲鬼章以此自負而西蕃懲於無備久作隄防亦無可乘之勢況育自到任屢陳此計咫尺蕃界誰則不知臣謂兵果出境必有不可知之憂矣兼聞近日擅招青唐蕃部數以千計納之則本無朝旨未有住坐之處却之則於彼為衅必被屠戮之苦據此專擅罪名不輕臣不曉朝廷曲加保庇其意安在若不並行責降臣恐朝廷之憂未有艾也借使阿里骨因此怨叛結連夏人同病相卹更出盜邊羽書交馳勝負未決當此之時大臣相顧不敢任責而使聖君聖母憂勞於帷幄之中雖食主議者之肉復何益乎臣所謂阿里骨決不可取者由此故也凡此二事皆國家安危邊民性命所係禍機之發間不旋踵故臣願陛下蚤發英斷黜此三人外則使異域知此狂謀本非聖意易以招懷內則使邊臣知賞罰尚存不敢妄作此當今所宜速行者也然臣尚謂熙河遭此破壞彼此相疑却欲招納令就平帖非得良帥未易安也臣觀葉康直之為人深恐未足倚仗何者康直頃緣權貴所薦節制秦鳳秦鳳邊面至狹號為無事而康直於前年冬無故展修甘谷城致令夏國大兵壓境兵役已集康直恐懼不敢與功妄以地凍請於朝廷役既不成虜兵乃去既無將帥靖重之略而當熙河搖動之秋臣恐陛下西顧之憂未可弭也要須徙置它路更命熟事老將以領熙河仍特賜戒敕使知朝廷懷柔遠人不求小利之意如此而邊患庶幾少息矣取進止

貼黃葉康直頃歲差知秦州中書舍人曾肇諫議大夫鮮于侁皆言康直昨因兵興調發芻糧一路騷然及合兒男掘取窖藏斛㪷貨賣及建言欲由涇原路入界和雇車乘人夫為知永興軍呂大防所奏有違詔敕先帝欲深寘於法康直素事李憲憲營救得免按其為人如此今熙河方反側未安而付之此人中外知其不可也

种朴昔因永樂覆師之後父諤權領延安之日與其親戚徐勳矯為諤奏妄自保明勞效仍邀取諸將賂遺并奏其功先帝覺其姦詐欲加極典既而釋之並特降官落職停替諤因此憂恚發病至死狂妄如此若不加貶責臣恐熙河終未寧靖也

欒城集卷第四十二

欒城集卷第四十三

御史中丞論時事劄子九首

再論舉臺官劄子

右臣等近准尚書省劄子勘會御史中丞蘇轍侍御史孫升同舉到監察御史貳員內壹員不曾實歷通判不應條壹員與執政官礙親七月八日三省同奉聖旨令蘇轍孫升同別舉官二員聞奏者檢會元祐三年六月九日尚書省劄子三省同奉聖旨左右司諫左右正言殿中侍御史監察御史並用升朝官通判資序實歷一年以上人舉官准此臣等竊見後來所用諫官如吳安詩劉唐老司馬康三人並非實歷通判之人緣上件所降朝旨係諫官御史並用實歷通判一年即無分別今來人才難得之際若臺官獨拘苛法必至闕官況自立法以來前後本臺及兩制官並不曾舉到實歷通判可用一人以塞明詔足見此法難以久行伏乞特依近用諫官體例於臣等前來所舉人中選擇除用免致言事之官久闕不補於體不便謹錄奏聞伏候勑旨

三論熙河邊事劄子

臣近論奏范育以措置邊事乖方召還爲戶部侍郎賞罰倒置乞行責降仍乞罷种誼种朴本路差遣更擇熙河帥臣使之懷柔異類謹修邊備雖蒙聖旨罷育戶部而使還領熙河其於邊事一皆如故臣方以爲憂旋聞質孤勝如二寨近日已爲夏人出兵平蕩臣本儒生不習軍旅妄以人情揆度以爲熙河創於見非守把之地修築城寨理既不直必生邊患言未絶口而夏國之兵既已破城而歸矣臣謹案二寨雖昔嘗興置至元豐五年並已廢罷與囉兀永樂等城無異今欲復行修築生事致寇理在不疑而熙河諸將意欲侵奪良田收耕穫之利以守蘭州而不顧夏國爭占之害計其所得不補所亡不待臣言事已可驗然臣竊謂夏國所遣坤成使臣適至京師而國中遂敢舉兵攻城略無所忌者意謂築城之役曲在熙河雖朝廷之重亦必不敢無名苟留其使故也邊計一失遂爲夷狄所侮可勝歎哉如臣愚見謂宜速擇良帥俾往綏靖一路至如聚糧添屯之類亦必隨事應副以備不虞今育與誼朴猶在本路觀其輕敵無謀貪功希賞必更妄起事端以蓋前失關陝之憂未可知也況育等欲納趙醇忠謀已宣露爲阿里骨所怨二難交至可無慮乎昔李德裕議討劉稹同列有異議者德裕請曰有如不利臣請以死塞責今中外皆謂守信固盟中國之利若大臣有欲專任育等不顧邊患者臣願陛下以德裕之請要之若能如此即用其計事定之日按行賞罰則朝廷綱紀庶幾尚在也取進止

貼黃臣竊見朝廷久不明辨是非必行賞罰故羣臣輕易造事去年議回黃河所費兵夫物料不可勝計功卒不成而議者仍舊在職略無責問臣下習見朝廷刑政如此故敢輕造邊釁臣乞陛下以河事爲戒與大臣熟議必令任責不辭然後舉事

三論分別邪正劄子

臣聞聖人之德莫如至誠至誠之功存於不息有能推至誠之心而加以不息之久則天地可動金石可移況於斯人誰則不服臣伏見太皇太后陛下皇帝陛下隨時弛張改革弊事因民所惡屏去小人天下本無異心羣黨自作浮議近者德音一發衆心渙然正直有依人知所嚮惟二聖勿移此意則天下誰敢不然衛多君子而亂不生漢用汲黯而叛者寢苟存至誠不息之志自是太平可久之功此實社稷之福天下之幸也然臣以謂昔所柄任其徒實蕃布列中外豈免窺伺若朝廷施設必當則此輩覬望自消昔田蚡爲相所爲貪鄙則竇嬰灌夫睥睨宮禁僥倖有功諸葛亮治蜀行法廉平則廖立李嚴雖流徙邊郡終身無怨此則保國寧人之要術自古聖賢之所共由者也臣竊見方今天下雖未大治而祖宗綱紀具在州郡民物粗安若朝廷大臣正己平心無生事邀功之意因弊修法爲安民靖國之術則人心自定雖有異黨誰不歸心向者異同反覆之憂蓋亦不足慮矣但患朝廷舉事類不審詳曩者黄河北流正得水性而水官穿鑿欲導之使東移下就高汩五行之理及陛下再遣官吏按視知不可爲猶或固執不從經今累歲回河雖罷減水尚存遂使河朔生靈財力俱困今者西夏青唐外皆臣順朝廷招徠之厚惟恐失之而熙河將吏創築二堡以侵其膏腴議納醇忠以奪其節鉞功未可覬爭已先形朝廷雖知其非終不明白處置若遂養成邊隙關陝豈復安居如此二事則臣所謂宜正己平心無生事邀功之意者也昔嘉祐以前鄉差衙前民間常有破產之患熙寧以後出賣坊場以雇衙前民間不復知有衙前之苦及元祐之初務於復舊一例復差官收坊場之錢民出衙前之費四方驚顧衆議沸騰尋知不可旋又復雇雇法有所未盡但當隨事修完而去年之秋復行差法雖存雇法先許得差州縣官吏利在起動人戶以差役爲便差法一行卽時差足雇法雖在誰復肯行臣頃奉使契丹道出河北官吏皆爲臣言豈朝廷欲將賣坊場錢別作支費耶不然何故惜此錢而不用殫民力以供官此聲四馳爲損非細又熙寧雇役之法三等人戶並出役錢上戶以家產高强出錢無藝下戶昔不充役亦遣出錢故此二等人戶不免咨怨至於中等昔既已自差役今又出錢不多雇法之行最爲其便及元祐罷行雇法上下二等欣躍可知惟是中等則反爲害臣請且借畿內爲比則其餘可知矣畿縣中等之家大率歲出役錢三貫若經十年爲錢三十貫而已今差役既行諸縣手力最爲輕役農民在官日使百錢最爲輕費然一歲之用已爲三十六貫二年役滿爲費七十餘貫罷役而歸寬鄉得閑三年狹鄉不及一歲以此較之則差役五年之費倍於雇役十年所供賦役所出多在中等如此安得民間不以今法爲害而熙寧爲利乎然朝廷之法官戶等六色役錢只得支雇役人不及三年處州役而不及縣役寬剩役錢只得通融鄰路鄰州而不得通融鄰縣人戶願出錢雇人充役者只得自雇而官不爲雇如此之類條目不便者非一故天下皆思雇役而厭差

役今五年矣如此二事則臣所謂宜因弊修法爲安民靖國之術者也臣以聞見淺狹不能盡知當今得失然四事不去如臣等輩猶知其非而況於心懷異同志在反復幸國之失有以藉口者乎臣恐如此四事彼已默識於心多造謗議待時而發以搖撼衆聽矣伏乞宣喻執政事有失當改之勿疑法或未完修之無倦苟民心既得則異議自消陛下端拱以享承平大臣逡巡以安富貴海內蒙福上下所同所有衙前差役二事臣方根究詳悉續具聞奏臣不勝區區冒昧聖聽伏俟誅譴取進止

四論熙河邊事劄子

臣論范育种誼等不可留在熙河章三上矣而朝廷不從臣亦言之不已不審陛下亦嘗察其故否臣初論育措置邊事失當不合還戶部侍郎朝廷既追寢成命臣亦粗可以塞言責矣育知熙州誼知蘭州皆非今日之命臣雖不言於臣職事非有害也而臣再三瀆聖聽誠有說也方今太皇太后陛下聽政於帷幄之中皇帝陛下育德於恭默之後欲以仁覆天下則有餘欲以武服四夷則不足利在安靖不利作爲而大臣欲聽育等狂謀以興邊事使夏人由此失和兵難不解當此之時欲相率持羽檄決計於簾前此臣所以寒心者一也元祐以來朝廷懷柔夏人如恐不及地界之議將成而絕者屢矣頃者朝命許以二十里爲界彼既忻然聽從而熙河幸其聽從之間於四十里之外修築已廢舊寨奪其必爭膏腴之地板築未移戎馬卽至而二城不守矣今若不問枉直所在興忿恚之師爲必取之計則關陝兵禍漸不可知若自知不直雖不復爭而留育等守之一則夏國懷疑終不信向二則育等狷憤耻功不遂妄造事端以蓋前失患終不弭況復育等既結阿里骨之怨二隙交構勢尤可虞此臣所以寒心者二也非此二事憂患迫切育等瑣瑣臣肯屢以爲言哉然臣所言於育等三人亦止是各移降差遣及育作待制差緩數年而已於其私計無多損也臣愚以謂方論國事宜且先公後私以全大計不勝區區孤忠憂國再三干瀆天聽甘俟斧鉞取進止

論吏額不便二事劄子

臣頃於門下中書後省詳定吏額文字已具進呈後來都省吏額房別加改定施行其間二事最爲不便人情不悅是致六曹寺監吏人前後經御史臺論訴者不一本臺亦曾爲申請終未見果決行下臣昔既手綜其事今又目覩所訴理難默已謹具條列如後

一自官制以來六曹寺監吏額累經增添人溢於事實爲深弊臣既詳定卽依先降指揮取逐司已行兩月生事分定七等因其分釐以立人數然是時逐司之吏僅三千人皆懼見沙汰不肯供具臣遂稟白三省執政言事干衆人既懷疑懼文字必難取索雖或以朝廷威勢逼令盡供及至裁損必致紛競於體不便不若且據事實立成定額俟將來吏人年滿轉出或死亡事故更不補填及額而止如此施行不過十年自當消盡雖稍似稽緩然見

在吏人知非身患必自安心極爲穩便當時執政率皆許諾遂於元祐二年十一月內具狀申尚書省其略曰今來參定吏額本欲稱事立額量力制祿唯務人人效實事務相稱卽非苟要裁損人額及減廪祿縱人額實有可損亦俟佗日見闕不補卽非便於法行之日徑有減罷若非朝廷特降指揮曉諭本意終恐人情不以爲信致供報不實虛陷罪名尋准當月九日尚書省劄子奉聖旨依所申臣等遂備坐出牓曉示逐司自此數月之間文字齊足方得裁損成書卻被吏額房違廢上件聖旨指揮將所減人數便行裁撥失此信令人情洶洶又緣此任永壽等得騁其私意近下人吏惡爲上名所壓者卽爲撥上名於佗司（侍郎左選下爲名樂毅在吏額房故爲撥上名孔仲卿等於考功之類是也）閑慢司分欲遷入要局者卽自寺監撥入省曹（於大理寺撥任永壽親情信中立等十人入考功之類是也）任情紛亂弊倖百出由此舊人多被排斥以至失所凡所訴說前狀已具開陳下則衆口怨謗感傷和氣上則朝廷失此大信今後雖有號令誰復聽從臣今欲乞只依前件聖旨將所損人額直候佗日見闕不補見在人數且依舊安存況尚書左選撥到兵部手分近已准都省指揮發遣歸元來去處伏乞檢會此例一體施行

一六曹寺監吏人多係官制以前諸司名額其請受多少及遷轉出職遲速高下各各不同及官制後來分隸逐司一司之中兼有舊日諸司之吏臣詳定之日與衆官商量以謂若將舊日諸司之吏納入今日逐司名額則其請受遷轉出職參差不齊理難均一蓋將逐司數種體例併爲一法其勢非薄卽厚非下卽高若不虧官必至虧私虧官則默而不言虧私則不免爭訴俱爲不便況今舊司吏人並權新額請受許從多給遷補出職皆依舊司並有見行條貫若且依此法可以不勞而定及吏額房創意改更務欲一例從新以顯勞效遂除見理舊司遷轉已補最上一等名目見理年選更無遷轉職名之人卽聽依舊條出職若就遷試補填闕者令候降到新法施行所有依舊司遷補出職指揮更不行用竊緣舊諸司吏人根源各別立法不同不可槩以一法新法雖工止於一法而已以待新法吏人則可以待舊法吏人則不幸者必衆求其無訟不可得矣見今刑部田舜賢等經臺理訴勢必難抑欲乞止依後省所用舊條庶幾便可止絶

右臣聞孔子論爲政之本欲去兵去食而存信曰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今初議吏額羣吏疑懼陛下與二三大臣既令臣等明出牓示告以將來雖有所損直候見闕不補聖旨明白人謂信然競出所掌文案輸之有司臣等賴之以立條例曾未逾歲書入佗

司凡有所損卽行裁撥棄置大信略無顧惜此正先聖之所禁也兼前件二事如後省所定皆人情所便極爲易行如吏額房所定皆人情所不便極爲難守今棄易卽難以招詞訴又政事之大失也伏乞聖慈速命有司改從其易以安羣吏之志取進止

乞差官權戶部劄子

臣伏以戶部財賦出入之地天下之劇曹而民之司命也一日不治百日將亂今權尚書梁燾方辭免不出而兩侍郎皆新除未到獨一韓宗道以刑部兼權則是平日四人職事并在一人況刑部事繁宗道之入戶部止及半日而已本部官吏自來日出視事幾至日沒而罷今旣無所統領郎官多相隨早出及議論不一凡事無所取決以致文移壅滯囚禁稽留臣愚以謂方正官未到之間當更差一二人時暫權攝今學士給舍共有六人職事稀簡宜擇詳熟吏事者俾權其職庶幾財賦重事不至曠廢取進止

三論舉臺官劄子

臣近准勑與孫升同舉監察御史二人尋准尚書省劄子以一員不曾實歷通判令別舉官聞奏臣檢會元祐三年六月八日聖旨左右司諫左右正言殿中侍御史監察御史並用升朝官通判資敘實歷一年以上人舉官准此臣竊觀上條本爲朝廷除授而設後來朝廷升除諫官如吳安詩劉唐老司馬康三人皆未曾實歷遂再奏乞比附施行尋又蒙尚書省劄子令依條別舉臣退復思念豈以除諫官皆出聖意故得不依條法舉臺官出於有司故不得援例邪竊惟前件三人惟司馬康故相光之子光被眷任最深康亦素有清譽或爲二聖所知至於吳安詩劉唐老此二人者何緣得被聖眷若非大臣進擬或密有薦導陛下何緣知之竊謂本臺所舉亦合依例施行況朝廷前後所用百官亦多不應格豈固違法蓋不得已也若獨於臺官固執近法中外必以爲疑伏乞檢會前奏早賜施行取進止

論堂除太寬劄子

臣頃權吏部尚書竊見京朝官以上皆使一年以上闕大小使臣及選人皆使二年以上闕雖闕少員多事不得已而待闕之人已不免咨怨近者復見堂除人亦有待闕及一年以上者人情驚駭昔所未見蓋祖宗朝堂除舊例皆見闕然後差除因事然後超擢所除旣有限量故用闕不至久遠近歲監司以上員數至多而猥更擢人以至衍溢所擢未必勝舊徒使監司闕額不足以應副來者而已至於知州以下舊人未減新人日增蓋由干謁成風除授無法雖稱以才擢用其實未免緣故至於待闕久近所任閑劇衆口議評皆爲之說只如開封司錄舊用歷知州人頃自郭晙之後未及三年而迭用陳該張淳陳元直三人率皆資望輕淺政績未聞已見新故相代輕用堂除於此可見及諸丞寺例亦如此臣欲乞今後謹守祖宗故事凡堂除皆俟有闕方差且將見今堂除人輪環充補其新擢用者皆須功譽顯著然後得差蓋用人之法要須員闕相當未聞無闕添人謂之擢才濟用者也如此數歲若見闕稍多然後量闕選才理

無不可庶使堂除官吏不復待闕與四選稍異亦旌勸之義也取進止

論前後處置夏國乖方劄子

臣前後四次論熙河處置邊事乖方乞移范育种誼差遣至今未蒙施行然臣前所論止言見今措置之非未及已往根本之失若默而不言竊恐聖明尚有未矚再三煩瀆罪合萬死臣竊觀朝廷前後指揮方夏人猖狂寇鈔未已則務行姑息恐失其心及夏人恭順朝貢以時則多方徼求苟欲自利以此凡所與奪多失其宜何者元祐二年朝廷遣使往賜冊命而夏人公然桀傲不遣謝使再遣兵馬蹂踐涇原朝廷方務遵養不復誅討於四年始復遣使奏乞以所賜四寨易塞門蘭州朝廷雖不聽其所乞然卽為改易前詔不候分畫地界先以歲賜予之仍令移衍以三省密院意旨開喻來使及言所納永樂陷沒人口既經隔歲月或與元數不同並許據數交割及所立界至雖有自來遠近體例或山斜不等不許邊臣固執爭占凡此三事皆夏人奏請之所不及而朝廷迎以與之者也及鄜延路乞依夏人所請用綏州舊例以二十里為界十里之間量築堡鋪十里之外並為荒閑近黃河者仍以河為界朝廷一一聽之臣竊見先朝分畫綏州之日界至遠近責令帥臣相度保明往反審實乃從其說今所畫界首起鄜延經涉環慶涇原熙河四路朝廷更不委逐路審覆卽以鄜延一路所見便利指喻夏人號令一布無由復反至今夏人執以為據此則臣所謂朝廷方夏人猖狂寇鈔未已則務行姑息恐失其心者也至於熙蘭所請欲以蘭州黃河之北二十里為界臣竊謂過河守把勢已艱難侵占蕃地理尤不可仰料朝旨必不敢依唯所言定西通西通渭等城外弓箭手耕種地遠者七八十里近者三四十里不可以二十里為界邊臣雖為此說然議者或謂蘭州每遣弓箭手耕種此地輒為夏人所殺若言已有耕者則弓箭手必有名籍所得租課歲入幾何二說相違理難遙度要須以此先與夏人商議各從逐路之便不可以二十里一槩許之朝廷既失先事籌量及號令已行乃欲追悔先後皆失遂生厲階而熙河帥臣與其將佐乃敢不候朝旨於元請之外修勝如質孤二寨二寨既於元豐五年廢罷具載九域圖志見今無使臣兵馬住坐而妄謂夏人舊係守把朝廷從而助之以九域圖志為差訛以吏部見差管句二寨弓箭手道路巡檢使臣為守把臣謂苟以此誑惑中朝士人可耳若欲以此塞夏人之口而伏其心恐未可也此則臣所謂朝廷方夏人恭順朝貢以時則多方徼求苟欲自利者也然臣竊料朝廷之意勝如質孤二寨必難議再修定西通西通渭二寨二十里以上界至亦無以取必於夏國蓋朝廷歲賜大利既於無事之時空以與人及此緩急無以為重所謂差之毫釐謬以千里者也然則地界之事要必相持不決遇有朝貢使介復來秋冬之交賊馬肥健時出寇掠受侮夷狄何時已耶如臣愚見欲乞檢會前奏移降育誼置之佗路別擇名將謹守大信且修邊備本路疆界之議實非見今守把者

可推以與之以信前約其佗則令推公心具長久計條例聞奏然後朝廷擇而行之則熙河尚可得而安也今臣觀朝廷初無定議方熙河邊釁之作也急召帥臣寘之戶部及臣言賞罰失當則急復遣育還帥熙河至如种朴本與育誼共造邊隙今乃移朴涇原獨留育誼若以召育爲是則今遣之爲非矣若以移朴爲當則獨留育誼爲失政矣政令如此終安適從徒遣孫路穆衍之流往彼相度朝廷大計豈可取決衍等之口萬一敗事雖戮衍等何補於國臣前上言唐李德裕議討劉稹同列有異議者德裕請曰有如不利臣請以死塞責今中外皆謂守信固盟中國之利若大臣有欲事任育等不顧邊患者臣願陛下以德裕之請要之若能如此卽用其計事定之後案行賞罰今臣言已竭勢不能回不審陛下嘗以臣前說要之否邊事至重安危未可知唯陛下留神而已臣以孤忠誤蒙拔擢不敢不盡所懷以孤任使然觸犯者衆死有餘責取進止

欒城集卷第四十三

原书空白页

欒城集卷第四十四

御史中丞論時事劄子五首

論所言不行劄子

臣七月二十四日今月初八日兩次面奏熙河路范育种誼等違背大信貪功生事以速邊患乞移降佗路更選帥臣俾之鎮守臣方奏對間蒙太皇太后再三宣諭以臣言爲是然至今多日但見种朴一人移涇原路句當公事至於育誼並未見移動臣竊伏思念人臣言事不患聖意不回患在聖意已回而大臣固執事輒中止何者聖意不回惟當再三開陳期於必悟若聖意已回而大臣不可事不得行則是君權已移上下倒置雖欲納忠何益於事此臣所以晝夜憂懼欲言而復止者也昔齊桓公游於郭問郭公之所以亡其父老對曰以善善而惡惡桓公曰善善而惡惡此賢君也而何故亡父老曰善善而不能用惡惡而不能去此其所以亡也今陛下以臣言爲是而不用以大臣爲非而必聽臣竊惑之且陛下雖處帷幄之中實攬人主之事今依違退託專聽大臣事有未安誰受其弊故臣以爲居其位而不任其事任其事而不斷其是非者古今未嘗有也臣以非才誤蒙擢用盡忠獻言上牾大臣下牾邊吏其所以再三論列不爲身計者誠以爲外可以利民而内可以報國故也今所言不從空結怨怒無補於國臣雖狂愚何苦而爲此哉臣恐忠臣自此結舌不敢復以至言聞於陛下矣去年之冬陛下知回河之失深詔大臣罷東流之役天語惻怛中外具聞而大臣奉行不得其半雖罷回河之名仍存減水之實鋸牙馬頭率皆如故意幸漲水之至河或可回然今日觀之終復何益是以衆議皆謂陛下聖明察物照見千里之外而號令不行未見成效是時臣奉使契丹還奏其事此章具在可覆視也今熙河邊事大略類此若使聖意又爲大臣所沮則君權愈奪臣勢愈張養之不已後將益甚及其事極難忍而後制之則傷君臣之恩失朝廷之體不若今制其漸使事無所失而臣亦獲安之爲善也臣不勝區區爲國遠慮觸冒忌諱甘俟斧鉞取進止

論渠陽蠻事劄子

臣竊見朝廷近差唐義問處置渠陽寨夷人事議者以爲義問文吏無佗才能不習邊事去年受命廢渠陽軍爲夷人所圍窮困危蹙計無所出時知沅州胡田在圍中爲設詭計詐欺諸夷言義問當爲奏復軍額及乞爲酋長改官夷人信之聚廳事前監令發奏義問假此僅得脫歸尋遣急遞追還前奏言既不驗諸夷具知其詐後來每每作過義問指揮沿邊不得申報今來朝廷復以邊事專委義問深慮無益有損是時臣以未知義問爲人既見朝廷再加選用疑亦可使今訪聞邊奏沓至義問所遣東南第七將王安入界陣亡其所陷沒將校非一臣方知衆議果信不妄兼訪聞得見今作過楊晟臺等手下兵丁雖止五六千人然種族蟠踞溪洞衆極不少晟臺桀黠屢經背叛慣得姦便加以山溪重複道路嶮絕漢兵雖有精甲利械勢無所施若措置得所本無能爲或經畫

乖方實亦未易撲滅義問前來舉動已爲夷虜所輕今復經敗衂實難倚仗蓋古今命將必因已試之效內爲兵民所信外爲蠻夷所畏威名已著故功效可期今警急屢聞死傷已甚謂宜別加選任以遏寇擾

臣竊見知潭州謝麟屢經蠻事頗有勤績溪洞之間伏其智勇衆議皆謂欲制羣蠻未見有如麟者伏乞指揮密院檢會麟前後履歷功狀如衆言不虛乞賜委用庶幾蠻寇可速平定臣區區憂國輒採公議以補萬一取進止

貼黃湖北渠陽與湖南蒔竹本羈縻徽誠州也訪聞昔雖置爲州縣然與沅州等處事體不同蓋沅州等處昔皆用兵誅鋤首領或徙置內地蕩平巢穴故所置州縣久遠得安今渠陽蒔竹雖名州縣而夷人住坐一皆如故城池之外即非吾土道路所由並係夷界平時軍食吏廩空竭兩路今欲舉而棄之實中國之利也然其兵民屯聚商賈出入金錢鹽幣貿易不絕夷人由此致富一朝廢罷此利都失此其所以盡死爭占而不已者也自來廢罷堡寨全護兵民捍禦追襲其事非易況今夷人阻截道路兵未得進若不得良將處置實恐爲患不淺又其種族遍據諸洞跨涉湖南北廣西三路凡有措置當使三路同之只如渠陽蒔竹唇齒相依若渠陽先廢羣夷併力以攻蒔竹勢難獨存今朝廷獨使湖北處置疑其事有未盡今若別遣官經制宜令通管三路邊事所貴諸處利害不至牴牾

乞令兩制共議納后禮劄子

臣伏見今月五日詔書節文以皇帝尚虛中壼令太常禮官參考古今典故著爲成式臣謹案通禮納皇后最爲嘉禮之重自天聖以來逮今六十餘年在朝臣僚及太常官吏無復親經其事者茲禮至大宜加重慎竊見近歲議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太妃寶冊冠服儀衛等事皆令翰林學士兩省給舍與禮官同議今來皇帝昏禮所以承宗廟奉兩宮子四海其事甚重伏乞仍令翰林學士以下共加詳議蓋慎始所以敬終而正家所以齊天下不可忽也取進止

再論渠陽邊事劄子

臣前月二十四日面進劄子以唐義問處置渠陽蠻事前後乖方致東南第七將王安入界陣亡恐邊患滋長乞速選差諳知用兵之人往代其任尋又聞義問兵敗之後乞奏棄捐城寨與夷人講和其爲暗弱謬妄取笑夷虜如此然其事已著伏計朝廷必不復用然外人竊見召還彭孫妄意朝廷欲付湖北邊事兼孫亦以此自任羣議洶洶皆所不曉謹案孫刧竊之餘賊性不改前後委任欺罔貪盜靡所不爲今若付以兵柄深恐塗炭湖北非州郡所能禁止蓋蠻人背叛不過侵撓邊城若使彭孫作過腹心郡縣並遭其毒前者誤用義問止於敗事今者若用彭孫凶嶮多端事有不可知者以臣愚見雖知朝廷必不肯輕

用此人然衆所共憂不敢默已若待既用而後獻言實恐於事有損伏乞聖慈檢會臣前奏早賜施行取
進止

貼黃臣竊以邊臣處事乖方軍民性命所系差之頃刻所害不小今義問謬妄有迹敗衂已見而朝廷重難易置久而不決邊民何辜坐受塗炭若非聖慈憫惻早與指揮臣恐湖北之憂未可涯也

論衙前及諸役人不便劄子

臣近奏乞修完弊政以塞異同之議其一謂諸州衙前臣請先論今昔差雇衙前利害之實蓋定差鄉戶人有家業欺詐逃亡之弊比之雇募浮浪其勢必少此則差衙前之利也然而每差鄉戶必有避免糾決比至差定州縣曹吏乞取不貲及被差使先入重難若使雇募慣熟之人費用一分則鄉差生疎之人非二三分不了由此破蕩家產嘉祐以前衙前之苦民極畏之此則差衙前之害也若雇募情願自非慣熟必不肯投州縣吏人知其熟事乞取自少及至勾當動知空便費亦有常雖經重難自無破產之患此則雇衙前之利也然浮浪之人家業單薄侵盜之弊必甚於鄉差熙寧以來多患於此此則雇衙前之弊也然則差衙前之弊害在私家而雇衙前之弊害在官府若差法必行則私家之害無法可救若雇法必用則官府之弊有法可止何者嘉祐以前長名衙前除差三大戶外許免其餘色役今若許雇募衙前依昔日長名免役之法則上等人戶誰不願投諸州衙前例得實戶則所謂官府之害坐而自除臣竊謂雖三代聖人其法不能無弊是以易貢為助易助為徹要以因時施宜無害於民而已今差法行於祖宗雇法行於先帝取其便於民者而用之此三代變法之比也謹具條例如後

元祐三年五月二十八日勅諸路衙前規繩令逐州當職官員體究利害委是難以招募處即以舊支雇食錢參酌量添入合銷重難分數勾集衙衆參定優重之實申轉運司審察施行訖保明申戶部點檢

元祐三年六月三日勅應投名衙前並依舊與免本戶色役

元祐三年六月三日勑諸處鄉戶衙前役滿未有人抵替者並且依見行招募法雇支工食酬錢如願招募者聽仍依條與免本戶身役不願招募者速招人抵替十月一日勑除去役滿二字

元祐三年閏十二月十九日勑諸路監司勘會衙前有招募未足去處躬親與當職官員同共體究利害如委有妨害事節及優重未均或合以舊支雇食錢添入重難分數並依五月二十八日勅命指揮勾集衙衆參定一面施行訖修入衙規仍分明曉諭限半年招募人投名替放鄉差人戶了當如限滿尚有不足去處即具的實事由申戶部看詳施行

元祐四年八月十八日勑諸州衙前投明不足去處見役年滿鄉差衙前並行替放且依舊條

差役更不支錢如願投充長名及向去招募到人其雇食支酬錢即全行支給卻罷差充其投募長名之人並與免本戶役錢二十貫文如所納數少不係出納役錢之人即許計會六色合納役錢之人依數免放

臣看詳元祐三年閏十二月以前所定衙前條貫頗已完備亦近人情只緣諸州招募未足見在鄉差衙前不得替罷議者特以爲言即議改更卻行差法臣嘗略聞建議大意止謂雇人不足良由人戶欲要高價不肯投募以俟添錢故令投募者並得雇食支酬等錢而被差者一錢不得爲此誘脅之術欲使招雇得行然不知州縣官吏利在差人向者法不得差故勉行雇法今既立差法差人既足雖有雇法其勢必不行矣臣以爲將錢雇人正如出錢買物錢物相當理無不得縱使一人欲要善價餘人安肯坐而待之哉彼誘脅之術蓋商賈小數不足爲朝廷大法也今者已行此法其事可驗大抵欲雇之心無由復得而已差之勢遂不可回加以賣坊場錢自此有入無出差人既依嘉祐而支酬不復其故萬口怨咨皆言朝廷直取此錢欲作佗用本求利民之譽更得剝下之謗此最立法之病也而況長名衙前若免戶役之費動累百千今每歲止免二十千彼亦何賴於此乎況非見納役錢人戶又須取之佗人收索之間必不便得訴訟之端由此必甚凡此皆非所以便民也臣今欲乞應招募衙前並依上件元祐三年閏十二月以前條貫其元祐四年八月十八日勑更不施行其招雇未足州郡所差鄉戶且令依舊招募候招募到從下戶先入役者替放與折當合入役次仍令諸州軍所定衙規比元豐年雇食支酬錢數別無增添者監司不得曲加問難蓋元豐以前屢經裁損縱有些小優潤數亦不多所貴民間易爲應募仍限指揮到日限半年依前指揮保明申戶部

貼黃戶部近乞衙前依舊鄉差比雇役衙前支五分雇食支酬錢臣謂官自有坊場錢可以支雇必不以減半爲利而民間不免差役之害不若以錢雇人仍免戶役可得實戶之爲利也

元祐四年五月十一日勑諸路收到助役錢只許支充應係補助役人費用不得別將支用候歲終除支外尚有寬剩錢數令封樁戶房置簿候諸路逐年申到數目揭貼仍令戶部指揮諸路提刑司依封樁錢物法條式施行歲終具帳限次年春季申戶部繳申尚書省

元祐四年六月九日勑坊場錢並依上件助役錢已得指揮令封樁戶房一就置簿揭貼

臣看詳諸路坊場嘉祐以前並以支酬長名衙前熙寧以後並出賣得錢爲雇役衙前雇食支

酬之費未有以供佗用者也至於人戶所出役錢本以補助戶少役多縣分雇募役人亦非國家經費所入之數今自二聖臨御改更宿弊大抵皆是捐利以予民而獨於衙前坊場及人戶助役支用之餘收拾封樁以充朝廷緩急之用民愚無知但見損下益上非己之利必致怨謗況所雇衙前錢數一定無復減損而坊場敗折所入淨利有減無增人戶色役頻煩日益不易若亟收羡數不以及民必失民望臣觀此法止是官吏以聚斂為功欲因增羡覬幸酬賞而已非二聖仁民愛物之意也臣今欲乞一皆仍舊只以准備補助役人若欲歲知其數宜令提刑司申上戶部右曹置籍揭貼勿申都省充封樁錢數以解天下之惑且使衙前役人兩得足用

其二謂諸州縣役人臣前已具論差雇役人利害以謂差役之利利在上等下等人戶而雇役之利利在中等既利害相半則兼行差雇為利實多然則祖宗舊法與先帝近制要為皆有所去取唯當問人情之所便更不當以新舊彼我為意有所偏系也臣觀前後役法皆由臣僚意有所執或自前曾經議論欲遂成其說或見今觀望上下有所希合致令所立之法不得通濟謹具條例如後

元祐三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勑官戶等助役錢逐州除依條支用外以實數十分量留一分准備其餘錢勘會管下諸縣合役空閑戶不及三番處將州手分散從官承符人招募抵替鄉差人戶

元祐三年五月十五日勑役錢除令招募役人支使外有寬剩錢數許一路通那支用

元祐四年八月十八日勑諸州役人衙前外其餘應係合差州役人年滿本州於替期前行下合干縣分差充本縣先於本等內揭簿定差如無空閑及三年戶即於次等差又無空閑及三年戶本縣方具目今未有可充役人戶保明申州支錢雇募

臣看詳三番之法似疎而易行三年之法似密而難用何者人戶物力厚薄等第高下丁口進減及充役年限久近率皆不齊而槩言三番此所謂似疎也然而逐等合役人數若干可役人戶若干揭簿可指自非造簿別無增減逐縣先供番數在州遇州役有闕當差當雇不待下縣州自可見人戶晏然不知而胥吏無以寒熱此所謂易行也州役有闕每須下縣覈實無空閑三年人戶然後得雇此所謂似密也然而每有一闕縣吏得以起動人戶雖空閑未及三年非賄不免雖已及三年得賄或止加以三番之法本約六年以來今無故輒減其半民情不悅此所謂難行也臣今欲乞復行三番舊法仍約定每番止於二年及令人戶逐等各計番數不用本等不足即差次等之法蓋所以優狹鄉也使寬鄉雖閑

得六年以上而法不禁狹鄉雖閑止三年以下而民不怨則善矣又臣以爲助役錢本出於民除留准備一分外當盡用雇役以助民力蓋取之於民而還以爲民民情乃悅今此法許以雇州役而不及縣役若役錢不足則已若役錢有餘而止雇州役非通法也臣竊見梓州路轉運副使呂陶奏朝廷立法既令空閑戶不及三番處並雇州役則是欲減合差之役令人戶空閑須及三番今除已雇州役外尚有空閑不及一番兩番三番處卽差役年辰愈近民力愈不易理合將助役錢爲雇縣役令人戶空閑及得三番則法意均一民力寬紓本路年收助役錢四萬四千四十貫有零除當留一分及雇募州役外尚餘寬剩錢三萬一千一百一十貫有零今若更將一萬二千五百五十貫有零雇上件不及三番以下縣役尚有寬剩一萬八千五百六十貫有零委是不致妨闕又知陝州呂大忠奏陝州所統七縣除夏縣外大槩戶少役多且以平陸一縣言之每揭簿定差本等不足須及次等又不足則迤邐蹔那遂至下等縣役既無指定空閑年月之文役滿遇闕便卽再差則上戶無有休息若稍寬上戶則下戶反應重役臣自到任以來訪聞役法未便士莫不竊議於其家農莫不竊議於其野人人共知而州縣觀望惟務遷就庶幾推行而終有窒礙乞下有司早議成法臣詳觀大忠之言雖不陳措置之方大約與呂陶之意不異訪聞諸路事體大略亦與二人所言不殊臣欲乞諸路役錢除通那支雇不及三番處州役外仍許通那支雇不及一番以上縣役令人戶皆及三番而止其錢少路分則隨錢所及而止臣嘗謂畿內天下根本其民與外道均出助役錢止以雇法止於州役遂使畿內人戶出錢而不得雇役反不及諸路之優今若通雇縣役則畿內之民與諸道均被其賜此又均一之一端也

貼黃戶部見立法諸州助役錢留一分准備外盡數支雇州役此法比舊雖已甚寬然臣謂不限不及三番然後許雇卽寬鄉愈寬而狹鄉自狹未若限以不及三番遍雇州縣役之爲均也

元祐差役勑人戶差役除耆長戶長壯丁須正身充役其餘公人如願雇人充代者並許任便選雇經官陳狀委保替名祗應其雇直錢物聽私下商量

臣看詳元豐以前官雇役人皆有定下錢數不至過多今既行差役法仍許所差之人不願身充亦得雇募蓋所以從民之便也然私下雇人爲弊不一或官吏苛虐必使雇募某人或所雇頑狡百端取其雇直官中所使要以皆非稅戶正身而橫使民間分外糜費雖條約

頗嚴然州縣施行豈得如法其弊終在見今
州役如承符等皆官自雇人至於縣役必使
民間自雇議者之意但欲苟存差役之虛名
而不顧民間之實病非通法也臣欲乞應州
縣諸役所差人如欲雇人並許依元豐以前
官雇錢數納錢入官官爲雇人一如舊法據
前後臣庶上言乞行此法者非一乞令戸部
檢會足見人情共願非一人私說也
元祐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敕諸縣空閑戸不及
三番處將州手分招募抵替鄉差人戸
元祐三年五月十六日敕州手分不以諸州空閑
戸及與不及三番處並招募替放鄉差人戸
元祐四年七月二十七日都省批狀據戸部狀契
勘朝旨州手分係差到人並許支錢招募抵
替外有係投名舊人願住即不該支給雇錢
檢會前後累據京東京西淮南路轉運幷京
東京西河北利州河東路提刑司及環復密
濟黃滑唐陳鄧鄭秦瀛定州河陽潁昌府各
申陳據舊吏人詞訟不請雇錢事理不均勘
會諸州吏人除江南東西兩浙福建廣南東
西路已有投名人數足外餘路逐州軍有投
名不足抽差人數蓋鄉村人戸素多不閑書
算不諳公家行遣次第於應役之際惟憚差
充人吏其承符散從官之類只是身自出力
可以自充是致無投募手分處惟手分最爲
重役本部今相度諸州吏人除自來已有人
投名數足處外應有抽差人數見行雇募處
並以見支雇錢裁減均那不限新舊人並行
支給如委的數少向去招募不行即從本州
當職官員參酌案分繁簡相度量添即不得
過舊日募法雇直之數仍開具立定所支錢
數案分等第則例保明申提刑司審察詣實
指揮施行若助役錢有闕剩即從本司通一
路移那應副支使候施行訖依此開析保明
申戸部點檢狀後批勘會昨戸部申請乞以
招募投名人分數支給食錢尚慮不均別有
弊倖今來却乞不限新舊人一槩並行支給
比前申請尤更僥倖七月七日根送戸部子
細看詳合如何立法得爲允當及可以情願
使人投募具狀申尚書省者本部勘會諸州
軍吏人見今有招募數足又有招募不足去
處及舊人投名不支雇錢投名替鄉差人即
支錢逐處申陳不一即未審諸路逐州軍的
實利害因依今欲乞下諸路轉運提刑司契
勘委自逐司子細體究詳具逐州確實利害
因依仍相度合如何措置施行具詣實保明
事狀連書申部候到類聚參較別行立法申
都省候指揮狀後批七月二十七日送戸部
依所申
臣看詳四方風俗不同吳蜀等處家習書算故小
民願充州縣手分不待招募人爭爲之至於
三路等處民間不諳書算嘉祐以前皆係鄉

差人戶所憚以爲重於衙前自熙寧以後並係雇募雖不免取受然非雇不行今朝廷役法兼行差雇苟有錢可雇其義當先雇役之重者今三路等處實以州手分爲重則雇役之所當先也然近法雇州手分止於替鄉差其非替鄉差者皆不得雇夫所謂非替鄉差者皆舊人職名已高或本是稅戶苟欲免役者也若使所職輕重一般而有祿無祿頓異人情不安必有辭罷者矣縱不辭罷將來老疾事故無願投者必不免雇故不若早立一法均行雇募之爲善也且民間諳習書算行遣之人除投充手分之外其實亦無他業不爲手分亦將何爲今但比元豐舊法量支役錢理無不至詳觀前件戶部所陳詞理已盡朝廷抑而不用實爲未便自令諸路相度以來略無報應足見於戶部所請之外別無可擘畫矣臣欲乞指揮三路等處州手分除招募已及九分外餘並比元豐舊支雇錢分案分輕重量加裁損立定錢數招募施行餘依戶部前來所請

貼黃朝廷向申明投名州手分非替鄉差不支雇錢因令州役承符人等非替鄉差亦不得支今州手分既不分新舊一例支錢則承符人等亦當如此

右臣竊見元祐以來朝廷改更弊政如青苗市易保甲等事一皆剗削而天下卒無一人以爲非者至於改募役爲差役建議之始異論已多逮今五年終云未便蓋事之當否衆口必公雖古聖人孰敢違衆故臣願朝廷採此衆志立成定法臣昔於元祐二年任戶部侍郎竊見朝廷始議兼行差雇二法使天下以六色助役錢雇募州役是時特出朝旨不問有司斷然必行已而衆皆稱便何者非常之原凡人不曉或暗昧不屬至理或偏係不肯公言竢其同心事何由濟故臣今所言欲乞出自聖斷與大臣熟議如有可采依三年例斷而行之所貴天下之民速蒙利澤不然使中外雜議動經歲月大法無由得成而民被其害未有已也臣不勝區區不知言之煩瀆死罪死罪取進止

欒城集卷第四十四

欒城集卷第四十五

御史中丞論時事劄子一十二首

乞再舉臺官狀

右臣等近准勅舉岑象求趙屼充臺官已蒙聖恩除象求殿中侍御史竊見本臺兩院官共六員分領六察皆得言事元祐之初朝廷急於求治臺中闕員略無一二四方觀望皆知陛下勤於聽納爭效悃愊以補萬一今日監察御史併闕四員雖聖明開納之意無損於前而員闕不補中外疑惑今六曹寺監雖復閑地每遇有闕猶未嘗不補況於人主耳目所係至重自非諱聞直言及有所壅蔽而聽其久闕實非治世之事也況六察所治事務不少若稍有弛廢則寃抑者必衆亦非先帝設官之本意也伏乞特出聖旨下本臺及兩制分舉八員陛下擇取四人用之使天下曉然知朝廷招求忠言與昔無異不勝幸甚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乞改舉臺官法劄子

臣伏見唐制御史屬官皆大夫中丞自舉及本朝舊法亦皆丞雜及兩制舉人蓋以人主耳目之官不欲令執政用其私人以防壅蔽近自元祐三年六月八日聖旨指揮殿中侍御史監察御史並用陞朝官通判資序實歷一年以上人自是以來雖時復令本臺及兩制舉官而終無一人應格可用何者士自選人改官經兩任知縣一年通判若稍有才名多為朝廷擢用其餘碌碌無取難以復堪臺官雖或間有沉淪未見知賞然蓋亦已少矣今法限取此人已傷苛細而又緣此祖宗舉臺官舊法久廢不用而執政以意選用舊人之例遂以成風近日雖聖意開悟復令臣等舉官然弊法尚存方人物衰少之時實患難以應法伏乞檢臣前奏稍改近制令臺官得舉陞朝第二任知縣及通判以上各半若謂知縣資淺乞依尚書侍郎例許權監察御史所貴稍存祖宗故事不致執政自用臺官雖方今君臣相信法度可略而朝廷紀綱不可不經久遠臣職在臺長臺中典章義當固守取進止

論用臺諫劄子

臣聞書稱堯舜之德曰明四目達四聰蓋人君居高宅深其勢易與臣下隔絶若不務廣耳目則不聞外事無以預知禍福之原臣不敢復論前代請陳本朝故事每當視朝上有丞弼朝夕奏事下有臺諫更迭進見內有兩省侍從諸司官長以事奏稟外有監司郡守走馬承受辭見入奏凡所以為上耳目者其衆如此然至於事有壅蔽猶或不免今自太皇太后陛下皇帝陛下垂簾以來每事重慎羣臣得對於前者惟有執政及臺諫官而已然天下之事其是非可否既決於執政陛下欲於執政之外特有所聞者又獨有臺諫數人而已臣觀今日臺官三員諫官二員其間非執政私人特出聖意所用者又不過一二人孔子有言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陛下試取此五人言行之實而諦觀之則其邪正向背槩可見也昔漢成之世王鳳用事羣臣莫敢盡言惟劉向王章力言其惡無所顧避皆為鳳所不喜言卒不用或繼

以死而鳳推薦其門人如杜欽谷永之流使上封論事欽等所言皆掩蔽鳳短專攻帝失由此直言不聞漢以不競今陛下深處帷幄耳目至少惟有臺諫數人若又聽執政得自選擇不公選正人而用之臣恐天下安危大計無由得達於前而朝廷之勢殆矣惟陛下留神省察無忽臣言則社稷之福也取進止

乞罷修河司劄子

臣伏見大河北流經今十年已成河道每年夏秋汎溢孫村地形低下漲水東出因此張問等輩欺罔朝廷建爲回河之議自是北京生靈懷魚鼈之憂日夜爲遷徙之計監司守臣及勑遣使者皆言其不便朝廷亦知其難矣而去歲八月宣德郎李偉輙敢獻言欲閉塞北流回復大河力排衆議僥倖萬一私覬功賞朝廷爲之置修河司調發民夫刻刷役兵差文武官吏收買梢芟百廢並舉河北京東西路公私爲之騷動萬口一詞知其無成上賴陛下聖明照知利害然猶未能盡罷其役始令且開減水河次因旱災令權罷修河放散夫役然修河司依前不罷李偉仍提舉東流故道後因給事中范祖禹封還勑命尋奉四月五日聖旨李偉差遣後過漲水檢舉取旨臣訪聞是時大臣面許陛下竢求得一人可代偉者即令偉罷去夫偉以欺君動衆害及數路據法當即日誅竄以謝天下今乃遷延至此況有前件聖旨必非虛言理當檢舉施行以信大臣前説今漲水已退而偉終不罷據今月三日聖旨止是依吳安持等所請候霜降水落從北丞司相度將梁村口至孫村河身內妨礙處取豁壁掠候冰凍消釋相地形順便隨宜開導務令深闊釃爲二渠臣詳觀安持等説蓋猶挾姦意觀望朝廷欲徐爲興動大役之計以固權利不然但掠行開撥口地則北外丞司自可辦事自不須復存修河司及留李偉使時進姦謀以敗大計也以臣觀之修河司若不罷偉若不去河水終不得順流河朔生靈終不得安居伏乞指揮大臣速罷修河司及檢舉前勑流竄李偉以正國法取進止

貼黃臣觀大河北流北京在其東軍民倉庫所在河朔之都會也昔人遠爲漲溢之備於其西岸開三河門使漲水西流於空閑之地至館陶合入河身故北京苦無大患今自李偉等閉塞三河門築截河馬頭指水鋸牙激水東向仍於東岸第三第四第七鋪開撥河道恣令漲水灌注北京之上今歲八月漲水東流幾與北京簽横堤平南望瀰汎五十餘里是時北京中若雨不止風不定本京必致疎虞今偉等申請皆没此目前實害而探言北流深瀛汎浸之害以爲不可不存東流以分減水勢據今年深瀛等州堤防新復未甚高厚然皆不至決溢若將來歲歲增築使與從前河堤相若加以海口深快漲水不得停留縱有小溢必不至深害雖無東流未爲患也故臣以爲偉等皆妄言茍欲自便耳若不斥去則邪説無窮正論無由得伸最河防

之巨蠹也

再乞責降李偉劄子

臣近奏乞罷修河司幷責降李偉尋准九月二十六日聖旨李偉權發遣北外監丞提舉東流又准十月二日聖旨罷都提舉修河司 臣以爲修河司雖罷而李偉不去與不行臣言無異謹按李偉屢以姦言動搖朝廷興起大役於去年八月中獨銜奏稱大河見今已爲二股分行然須當於第四鋪地分更行開廣河槽只得兵夫二萬於九月興功至十月寒凍時畢功因而引導河勢豈止二股通行而已亦將遂爲回奪大河之計凡偉所言大率狂妄不疑如此由此朝廷信以爲實爲之發兵調夫差官吏聚梢芟騷擾河北京東西三路吏民爲之不聊生者半年朝廷中覺其妄遽罷其役是時中外公議皆望朝廷立行誅竄明其欺罔以謝天下而因循不決任偉如故旣而給事中范祖禹封還制書乞罷偉差遣朝廷猶復隱忍於四月五日降聖旨李偉差遣候過漲水取旨今漲水已過中外又謂陛下必責降偉以信前命而反擢授監丞仍提舉東流曾未數日復罷修河司蓋朝廷之所以罷修河司者謂回河不可復行故也回河旣不可復行則偉罔上誤國之罪審矣今乃以初任知縣權發遣都水監丞則是有罪之人更得違法進擢此公議所以不伏也且修河司雖罷而李偉不去姦言時至河事變更不定河朔生靈無時得安此又公議之所深憂也且朝廷號令貴在必信四月五日聖旨指揮著在有司今棄而不用使天下皆得竊議以謂朝廷虛設此言如使給事中奉行制命及制命已行則棄爲虛語曾不顧䘏大臣何惜一偉而輕犯此謗哉 臣不勝區區伏乞檢會前奏速賜流竄偉若不黜公議終不止也取進止

貼黃去年八月偉始奏乞回河朝廷用其言差官吏兵夫收買梢芟開掘河槽修築馬頭鋸牙功役至大于今觀之皆是虛費 臣乞差不干礙官司一一磨算費用之實若只據此偉之流竄自有餘責而況欺君誤國臣子之大惡耶

三論渠陽邊事劄子

臣近再論唐義問處置渠陽邊事乖方致渠陽蠻寇賊殺將吏乞早黜義問以正邦憲更選練事老將付以疆場經今多日不蒙施行訪聞執政止以臨敵易將兵家所忌爲說雖知義問處置顚錯至覆軍殺將而猶復隱忍不卽遣代比雖遣衡規往視然規凡人未曾經練戎事何益於算徒引歲月坐貽邊人肝腦塗地 臣甚惑之謹按義問所爲蓋全不曉事留在邊上一日卽有一日之害昔趙任廉頗以趙括代之則敗秦任王齕以白起代之則勝蓋臨敵易將顧代者何人耳今執政乃以虛文藉口終欲庇之遠人何辜日被塗炭若非陛下哀矜四方亟命賢將往代則 臣恐陷害生靈未有已也兼 臣訪聞渠陽諸夷蟠踞山洞道路險絕中國之兵入踐其地雖跬步不得其便昔郭逵知邵州困於楊光僭李浩從章惇自沅州入過界卽敗逵浩皆西北戰將然並有敗無成者地形

不便也今聞朝廷巳指揮諸道發兵數目不少然將非其人臣恐既不知戰又不知守老兵費財漸致腹心之患深可慮也今朝廷欲棄渠陽然其中屯戍兵民不下數千義無棄之虜中俾爲魚肉要須略行討定使知畏憚肯出渠陽兵民然後爲可臣訪聞湖南北士大夫皆言羣蠻難以力爭可以智伏欲遣間諜招誘必用土人欲行窺伺攻討必用土兵捨此而欲以中國强兵敵之雖多無益然此可使智者臨事制置難以遙度也臣前者嘗以衆人言謝麟屢經蠻事頗有勞效乞行委任朝廷置而不用蓋必有賢於麟者惟乞速遣以紓邊鄙之患至於義問決無可望幸陛下無疑也臣又聞渠陽諸夷與宜州羣蠻相接宜蠻部族衆多若與渠陽諸夷合謀作過勢益昌熾猝難翦滅亦乞指揮廣西預行招撫雖不得其用但勿與協力亦不爲無益矣取進止

乞定差管軍臣僚劄子

臣伏見管軍臣僚見闕三人頃者竊聞大臣議除張利一張守約陛下以謂二人皆資任淺下用之則爲躐等又張利一張耆之子而得一誠一之兄故不可用特出聖意欲用王文郁姚兕大臣既退輒寢文郁兕而進擬利一守約右丞許將既隨衆簽書進擬而復論奏其不便因此進擬文字爲聖旨所却經今一月有餘廢不復議臣竊以祖宗故事凡有管軍皆以資任先後相壓未嘗輕有移易自非戰守功效尤異豈可超授今利一守約資淺才下別無出衆勞效而利一家世又如聖旨所諭大臣力行己意力欲進擬其爲不便不言可見許將既知其失自合與衆人公議止其進擬今乃外同簽書內行論奏反覆之狀殊非大臣之體由此互相疑阻遂使差除之政廢不時舉以臣愚見實恐自此專擅之迹與窺伺之風交行於上浸淫不止皆非朝廷之福也况自祖宗以來以管軍八人總領中外師旅內以彈壓貔虎外以威服夷夏職任至重豈以大臣商量未得如意闕而不補臣欲乞指揮以本朝故事參近日聖旨苟非邊功尤著衆所推服罪惡顯白世所共棄且當循守資格速加除授以允公議取進止

貼黃訪聞張利一任定州總管日曾入教場巡教以不得軍情諸軍並不唱喏因此移真定總管據此事狀實亦難令管軍

乞裁損待高麗事件劄子

臣伏見高麗北接契丹南限滄海與中國壤地隔絕利害本不相及本朝初許入貢祖宗知其無益絕而不通熙寧中羅拯始募海商誘令朝覲其意欲以招致遠夷爲太平粉飾及掎角契丹爲用兵援助而已然自其始通及今屢至其實何益於事徒使淮浙千里勞於供億京師百司疲於應奉而高麗之人所至游觀伺察虛實圖寫形勝陰爲契丹耳目或言契丹常遣親信隱於高麗三節之中高麗密分賜予歸爲契丹幾半之奉朝廷勞費不訾而所獲如此深可惜也今其復至既朝廷未欲遽絕謂當痛加裁損使無大饒益則其至必疎而我得其便矣竊見近日已降朝旨自明州以來州郡待遇禮節率皆減舊而京師

諸事未加裁定臣愚以謂朝廷交接四夷莫如遼夏之重而自前所以遇高麗者其北二虜多或過之非獨於本朝事有不便儻使二國知之亦爲未允今略取都亭及西驛所以待西北人使約束與同文館待高麗條例輕重相比乞行裁酌謹具條例如後

北使條約

一人使送到買物劄子如內有不係賣與物色更不關報國信使下行幷官庫供納仰館伴使副婉順說與（後係其不係賣與物色名件逐一細開）

西使條約

一西人詣闕賀正旦聖節到許住二十日非泛一十五日（如係商量事候朝旨進發）

一西人到闕隨行蕃落將不許出驛或有買賣於本驛承受使臣處出頭官爲收買（後係不許收買物亦細開名件）

一西人到京買物官定物價比時估低小量添分數供賣所收加擡納官

高麗使條約

諸人從出外買到物並檢察有違礙者卽婉順留納（以雜支錢給還價直）係時政論議及言邊機等文字卽問元買處關開封府

諸進奉人到闕司錄司及曉示行人許將物入館至設廳兩廊與進奉人交易仍關監門不得阻節

諸親事官隨人從出外遊看買賣輒呼樂藝人飲酒作過及買違禁物者杖八十情重者奏裁（差到先責知委狀）

諸下節日聽二十人番次出館遊看買賣仍各差親事官一人隨願乘馬者於諸司人馬內各借壹匹幷牧馬兵士壹人至申時還仍責隨人所往處狀

諸進奉人乞贖藏經者申尚書祠部餘相度應副卽不許買禁物禁書及諸毒藥

諸進奉使乞差伎藝人教習三節並關管勾同文館所

公使錢五十貫關左藏庫供限壹日到每叁日或伍日買時物花果之類送進奉使副幷上中下節闕卽再關取

右臣竊謂遼夏高麗均爲夷狄朝廷所以交接之儀防閑之法理當無異況高麗之於契丹大小相絕有君臣之別今館餼之數出入之節或皆如一或更過厚其於事體實爲不便臣欲乞凡館待送遺並量加裁抑其人從出入卽依西北人使舊例其留住月日非汴水未通仍立定日限如此施行亦自不爲薄也取進止

貼黃高麗人使見今必已至浙路所定裁損條約乞不下省部只自朝廷指揮免有稽緩失事

論張頡不可用劄子

臣伏見朝廷以置渠陽軍爲不便議欲棄之者久矣然自去年以來欲棄而不得羣蠻猖獗南邊至今爲梗者何也任非其人而棄之無術故也唐義問文俗

吏耳無宅才略昔被朝命直入羣蠻之中欲棄此城既爲蠻衆所圍用胡田之計詐欺羣蠻苟脫性命既歸不敢以其實聞凡有寇盜皆指揮邊城不得申報朝廷不察其實而任之不替則既一失之矣及今夏以來蠻寇大作以至覆軍殺將臣屢以爲言而朝廷屬任義問之意不衰訪聞大臣但以臨敵不可易將爲詞終欲庇義問不卹邊人肝腦塗地之苦及今已將半年則既再失之矣今者朝廷除張頡知荆南頡自瀛徙荆誠不爲超遷然近降朝旨令單馬赴任外人始知朝廷欲以頡代義問蓋義問之所以敗者闇而自用狠而失衆今頡猜嶮闇愎又甚於義問而朝廷復加委任則又三失之矣臣竊悲湖北之人外遭羣蠻騷擾不安其居內蒙用人三失未知息肩之所是以不避煩瀆冒進瞽言昔元祐二年朝廷除頡戶部侍郎臣時爲諫官前後具頡罪惡八事乞行罷免時雖不從然用頡未逾年知其不可卒黜之外任及今未幾而遂付以邊事邊事重害又與戶部不同蓋臨敵統衆兵民性命所係不可不慎竊聞大臣謂頡本貫鼎州意其習知蠻事是以遣之然不知人才各有短長未必生於其鄉必善其事臣但恐頡任情恣行出於天性老而不改必致敗事頡昔爲桂州經略使始因斬吝小費終以措置乖方（事具臣昔言頡八事）遂致宜州夷人背叛賊殺本州兵官頡尋遣費萬王奇二將繼往攻討率皆陷沒先帝震怒差官取勘遂落職奪官降知均州又元豐三年除頡知熙州是時臣僚上言頡天資褊躁動多猜忌頃在廣南忿爭互論州郡官吏爲之不安乞賜追寢新命尋奉聖旨令依舊知滄州然則頡之不可付以邊事著自先朝非獨今日臣言之矣所有臣昔具頡八事皆非虛言並有案據謹別具開錄奏聞乞令大臣看詳罷頡新命或但無令預聞邊事別揀諳練用兵之人責之成效取進止

貼黃張頡資任已深除知荆南不爲過當臣今所言但以頡爲性猜嶮所至不得衆情不可令管邊事耳

再乞禁止高麗下節出入劄子

臣近奏乞裁損同文館待高麗條例除近降聖旨略施行外有一項下節日聽二十人番次出館游看買賣止減爲十人竊緣夷狄之人懷挾姦詐情不可知許令游覽都城大則察探虛實圖寫宮闕倉庫營房衢道所在曲折事極不便小則收買違禁物貨機密文書及作非違法治之則傷恩不治則害事聽之出入無一而可舊法雖令親事官監視然小人貪利微加贈遺何所不從其實無益若是朝廷全然不卹前事則雖日令二十人出入可也若以爲可慮則止許十人實亦不便伏乞再降聖旨全令禁絕取進止

催行役法劄子

臣昨於九月初論役法未便事經今已是兩月未見施行臣竊見二聖臨御以來凡所更改法度皆已略定惟是役法首尾五年民間終未得安便若不及今完治實恐久遠姦人指以爲詞疵病聖政古人有言難得而易失者時也惟陛下哀憐小民速指揮大臣早定良法取進止

再催行役法劄子

臣伏見二聖臨御以來號令之不便於民者莫如役法之甚蓋編戸之民自五等以上人被其害士大夫自有知識以上人知其非臣昨日蒙聖恩擢任執法卽嘗首言其事以爲佗日小人疾害聖政欲立異同之論者必指此以藉口不若今日博采公議自救其失故於九月八日備論五事乞賜施行又於十月二十六日乞檢會前奏早賜指揮前後共經二月有餘終未見可否伏惟天下利害其切於小民害於聖政未有甚於此者而大臣因循重於改作遲遲至此甚非陛下勤卹民物及深思遠慮之意伏乞更加申敕速令詳議立成定法以時行下取進止

欒城集卷第四十五

原书空白页

欒城集卷第四十六

御史中丞論時事劄子六首

論邊防軍政斷案宜令三省樞密院同進呈劄子

臣竊見大理寺審刑院舊制文臣吏民斷罪公案並歸中書武臣軍員軍人並歸密院而中書密院又各分房逐房斷例輕重各不相知所斷既下中外但知奉行無敢擬議及元豐五年先帝改定官制知此積弊遂指揮凡斷獄公案並自大理寺刑部申尚書省上中書取旨自是斷獄輕重比例始得歸一天下稱明焉自元豐七年十月八日奉聖旨應緣保甲事元係樞密院指揮取勘及保甲司乞特斷公案令大理寺定斷刑部勘當申院元祐四年六月十八日又奉聖旨禁軍公案內流罪以下情法不相當而無例擬斷合降特旨者令刑部申樞密院取旨今年七月十三日又奉聖旨應係樞密院降指揮下所屬體量根究取勘者候奏案到令樞密院取旨十月四日又奉聖旨應官員犯罪公案事干邊防軍政並令刑部定斷申樞密院取旨二十九日又奉聖旨應官員犯罪公案事干邊防軍政文臣令刑部定斷申尚書省武臣申樞密院臣竊詳前件五項條貫不唯斷獄不歸一處其間必有罪同斷異令四方疑惑失先帝元豐五年改法本意兼事干邊防軍政文臣歸尚書省則雖樞密院本職必有所不知武臣歸樞密院則自節度使充經略安撫有所廢黜雖三省亦有不得知者事之不便莫大於此臣今欲乞依先帝改法之舊應斷罪公案並歸三省其事干邊防軍政者令樞密院同進呈取旨而已如此則斷獄輕重事體歸一而兵政大臣各得其職方得穩便取進止

論禁宮酒劄子

臣竊見有司近以在京酒戶虧失元額改定宗室外城之家賣酒禁約大率從重謹案嘉祐舊法親事官等賣酒四瓶以上並從違制斷遣刺配五百里外本城其餘以次定罪皇親臨時取旨仍許人告提兩瓶以上賞錢十貫止及熙寧法每賣一斗杖八十一斗加一等罪止杖一百許人告捕一斗賞錢十貫至百貫止及元祐四年所定刑賞與熙寧同而有告無捕及今年十一月六日十二月十八日敕刑從嘉祐而賞從熙寧既兼用兩重及並行告捕仍許入沽販之家而取旨之法兼及本位尊長是以此法一行人情驚擾臣竊惟有司所以立此法者止為酒戶虧額而已酒戶虧額但戶部財利一事耳今既兼取前後重法施於沽販小人足矣臣訪聞宗室之間頗有疎遠外住之人以窘乏之故或賣酒自給今既許人入其家捕捉小人無知以捕酒為名恣行凌辱何所不至兼逐位尊長爵齒並崇多連宗字而卑幼犯酒不免取旨若取旨而不行則雖取何益若遂有行遣竊恐聖意必不欲如此故臣愚見以為當去尊長取旨之法仍不許捕捉之人入皇親宅院如此施行頗為酌中伏乞特降指揮速行改定取進止

貼黃臣所言事干宗室欲乞聖意裁定如可施行更不出臣此章只作聖旨批降三

省

論冬温無氷劄子

臣伏見前年冬温不雪聖心焦勞請禱備至而天意不順宿麥不蕃去冬此災復甚而加以無氷二年之間天氣如一若非政事過差上干陰陽理不至此謹案常燠之罰載於周書而無氷之災書於春秋聖人之言必不徒設臣謹推原經意而驗以時事惟陛下擇之蓋洪範庶證哲則時燠豫則常燠謀則時寒急則常寒哲之爲言明也豫之爲言舒也故漢儒釋之曰上德不明暗昧蔽惑不能知善惡無功者受賞有罪者不殺百官廢禮失在舒緩盛夏日長暑以養物政既弛緩故其罰常燠周失之舒秦失之急故周亡無寒歲而秦滅無燠年今連年冬温無氷可謂常燠矣刑政弛廢善惡不分可謂舒緩矣臣非敢妄詆時政以惑聖聽請爲陛下具數其實然事在歳月之前者臣不能盡言請言其近者凡有罪不誅者七無功受賞者四陸佃爲禮部侍郎所部有訟而其兄子宇乃與訟者酒食交通獄既具而有司當宇無罪此有罪而不誅者一也石麟之爲開封府推官與訴訟者私相往來傳達言語獄上而罷更爲郎官此有罪而不誅者二也李偉建言乞回奪大河朝廷信之爲起大役費用不貲今黄河北流如故漲水既退東流淤塡遂成道路臣屢乞正偉欺罔誤國之罪不蒙采納任偉如故此有罪而不誅者三也開封府推官王詔故入徒罪雖該德音法當衝替而詔仍得守郡至今經營差遣遷延不去此有罪而不誅者四也知祥符張亞之爲官戸理索積年租課至勘決不當償債之人沽賣欠人田產及欠人見被枷錮而田主毆擊至死身死之後監督其家不爲少止本臺按發其罪而朝廷除亞之真州欲令以去官免罪此有罪而不誅者五也孫述知長垣縣決殺訴災無罪之人臺官有言然後罷任雖行推勘而縱其抵欺指望恩赦此有罪而不誅者六也秀州倅郭嘉與縣人訴災州縣昏虐不時受理臨以鞭扑使民相驚自相蹈藉死者四十餘人雖加按治而知州章衡反得美職擢守大郡此有罪而不誅者七也近日差除戸部尚書以下十餘人其間人材粗允公議者不過二三人其宅多老病之餘及執政所厚善耳臣與僚佐共議以爲不可勝言是以置而不論獨取其尤不可者杜常王子韶二人論之然皆不蒙施行夫杜常在熙寧間詔事呂惠卿兄弟注解惠卿所撰手實文字分配五常比之經典及其所至謬妄取笑四方其在都司希合時忧任永壽等旨意施之政事前後屢爲臺官所劾兼其人物凡猥學術荒謬而寘之太常禮樂之地命下之日士人無不掩口竊笑此無功受賞者一也王子韶昔在三司條例司謟事王安石創立青苗助役之法臣時與之共事實所親見及呂公著爲御史中丞舉爲臺官公著以言新政罷去而子韶隱忍不言先帝覺其姦妄親批聖語指其罪狀自是以來士人不復比數但以善事權要子弟故前後多得美官今又擢之祕書指日循例當得侍從公議所惜實在於此此無功而受賞者二也張淳資才凡下從第二任知縣

擢爲開封司錄曾未數月厭其繁劇求爲寺監丞即得將作又不數月令權開封推官意欲因權即真迤邐遷上此無功而受賞者三也丁恂罷少府簿經年不得差遣一爲韓維女壻即時擢爲將作監丞此無功而受賞者四也其因緣親舊馳騖請謁特從常調與之堂除以至除目猥多待闕久遠孤寒失望中外嗟怨者尚不可勝數凡上件事皆刑政不修紀綱敗壞之實也大率近歲所爲類多如此譬如天時有春夏而無秋冬萬物雖得生育而不堅成天之應人頗以類至宜指揮大臣令已行者即加改正未行者無踵前失勉强修飭以答天變臣伏見去年歲在庚午世俗所傳本非善歲徒以二聖至仁無私德及上下故此凶歲化爲有年然事有過差猶不免常燠無冰之異由此觀之天地雖遠得失之應無一可欺若更能恐懼修省戒飭在位相勉爲善則太平之功庶幾可致也臣備位執法實欲使陛下比隆堯舜無缺可指無災可救是以區區獻言不覺煩多死罪死罪取進止

論雇河夫不便劄子

臣竊見祖宗舊制河上夫役止有差法元無雇法始自曹村之役夫功至重遠及京東西淮南等路道路既遠不可使民間一一親行故許民納錢以充雇直事出非常即非久法今自元祐三年朝廷始變差夫舊制爲雇夫新條因曹村非常之例爲諸路永久之法既已失之矣而都水使者吳安持等因緣朝旨造成弊政令五百里以上不滿七百里每夫日納錢二百五十文省七百里至一千里以上每夫日納錢三百文省團頭倍之甲頭火長之類增三分之一仍限一月過限倍納是歲京東一路差夫一萬六千餘人爲錢二十五萬六千餘貫由此民間見錢幾至一空差人般運累歲不絕推之佗路槩可見矣近因京東轉運使范鍔得替回論其不便安持等方略變法罷團頭火長倍出夫錢工部知罰錢之苦又乞立限至六月以前雖苛虐比舊稍減然訪之公議終不爲穩便何者朝廷本欲寬省民力故許出錢雇夫若其錢足以充雇則朝廷復將何求今河上雇夫日破二百而已（昨來京城雇夫每人日支一百二十文省在河上日支二百已爲過厚）雖欲稍增數目爲移用陪備等費亦不當過有裒斂以傷民財也故衆議皆謂七百里以下與七百里以上人戶若係差夫則一人效一人之力耳今乃利其遠近有費用多寡之殊遂令遠者多出五十以爲寬剩此豈朝廷卹民之意哉兼一夫出二百五十亦已自過多如臣愚見若於每夫日支二百文外量出三十以備雜費則據上件京東所差夫數止約合出一十一萬貫省比本監所定五分之二耳昔王安石爲免役之法只緣多取寬剩致令民間空匱怨讟並作二聖臨御爲之改法今創痍猶未復也安持本安石之黨昔日主行市易多出官本散與無根之人虛椿息錢以冒不次之賞雖略行追奪而尋復任使蓋從來習爲聚斂之政至今不改是以雇夫之法名爲愛民而陰實剝下臣欲乞聖慈特降指揮應民間出雇夫錢不論遠近一例只出二百三十文省所貴易爲出備不至

艱苦兼臣聞自來諸路計口率錢百姓如遭兵火若用之河防之上一無枉費於理尚可也今取之良民之家而付之河埽使臣壕寨之手費一稱十出沒不可復知民獨何負而爲此哉且今河埽梢椿之類納時數目不足及私行盜竊比之佗司官物最不齊整及其覺知欠少或託以火燭或因河流向著一經卷歸大破數目雖有官司無由稽考今以免夫錢付之類亦如此矣兼訪聞河上人夫亦自難得名爲和雇實多抑配臣今仍乞令河北轉運提刑司同共相度如何措置關防所支雇夫錢以免欺盜之弊及乞體量所雇人夫有無抑配具結罪保明聞奏然後朝廷裁酌從長施行取進止

貼黃今歲修河夫人數不少且以遠近各半約之仍據見行法遠者每人一日多出五十文省則其錢數亦必甚多若蒙聖恩便令裁減則民間受賜不少乞指揮速賜施行

論西邊商量地界劄子

臣聞善爲國者貴義而不尚功敦信而不求利非不欲功利也以爲棄義與信雖一快於目前而歲月之後其害將有不可勝言者矣昔晉文公圍原命三日之糧原不降命去之諜出曰原將降矣軍吏曰請待之公曰信國之寶也民之所庇也得原失信何以庇民所亡滋多退一舍而原降晉荀吳圍鼓鼓人或請以城叛吳弗許左右曰師徒不勤而可以獲城何故弗爲吳曰吾聞諸叔向好惡不愆民知所適事無不濟或以吾城叛吾所甚惡也人以城來吾獨何好焉使鼓人殺叛人而繕守備三月鼓人請降使其民見曰猶有食色姑修而城軍吏曰獲城而弗取勤民而頓兵何以事君吳曰吾以事君也獲一邑而教民怠將焉用邑鼓人告食竭力盡而後取之克鼓而反不戮一人以世俗言之此二人者可謂疎於事情而怠於功利矣然要其終文公以霸天下荀吳以强晉國則信義之效見於久遠如此臣竊觀朝廷之所以御西夏者可謂異矣方元祐三年夏人既受冊命不肯入謝再以大兵蹂踐涇原大臣畏之明年遣使請以所許四寨易蘭州塞門朝廷雖不許而大臣務行姑息不俟其請而以歲賜等事許之一歲所賜凡二十萬夏人仰之以爲命雖以一歲之入易蘭州塞門可也而奈何與之蓋自失歲賜以來朝廷蕩然無復可以要結夏人者然此既往之事臣不復追咎矣頃者夏人既得歲賜始議地界朝旨許以見今州城堡寨依綏德城例以二十里爲界十里外量置堡鋪其餘十里爲兩不耕地約束既定大臣中悔又欲堡寨相照取直議猶未定而熙河將佐范育种誼欲於見今城堡之外更占質孤勝如二堡大臣僥倖拓土之功不以育等爲非從而助之尋爲夏人所破所殺兵民皆不敢以實聞繼修城門再被焚毀其事至今未定然夏人迫於內患不敢堅抗朝命許以照直爲界其言猶未絕口而大臣又悔欲於堡鋪之外對留十里通前共計三十里此命既出有識之士以爲失信太甚非中原之體若使邊臣稍知義理必不忍自出反

覆之言以彰不信幸而夏人終以內患未解不欲違拒黽俛見從十里之地得之不足爲強失之不足爲弱雖小人以爲得計而君子謂之失策何者要約未定今歲已添屯重兵前後十將有餘十將之衆凡五萬人使五萬人西食貴粟其費已不貲而夏人順否又未可必雖復暫順要之久遠不信朝廷爲患何所不至然此亦既往之事臣復何言哉臣之所憂但恐大臣狃於小利睥睨夏國便利田地貪求不已訪聞近遣穆衍與邊臣計議既欲取質孤勝如一帶良田凡數十里又欲取秦鳳路隴諾城與熙河路定西城照直地僅一百里規畫極大聞者驚愕若此謀復作夏人不堪其忿竊出作過我曲彼直何以禦之且先朝用兵所得四寨朝廷猶務息民棄而不惜況於其餘何足計較在兵法有之曰有其有者安貪人有者殘又曰利人土地貨寶者謂之貪兵兵貪者破今之所爲正犯此禁　臣竊怪大臣皆一時儒者而背棄所學貪求茍得爲國生事一至於此外人皆言前後計畫皆出种誼誼本小人安知大慮而舉朝廷以從之乎要之不出數年此患必見患至而後言言雖易信而已無及矣伏乞陛下以社稷生民爲念斷之於心止其妄作則天下幸甚取進止

貼黃添屯數目　臣見陝西轉運使李南公言此貼黃在添屯十將處自元祐以來朝廷不起邊事凡自前邊臣欺罔殺略熟戶計級受賞虜掠財物私自潤入及邊民幸於擾攘買賤賣貴如此等事皆不得爲故上下鼓唱願有邊釁凡此皆姦人自作身計非國之利也今勝如質孤等處良田實西邊第一等膏腴豈我獨知以爲利而夏人不知耶彼知愛之則不免於爭爭一起則兵革不息此正墮邊臣之姦計而大臣不察過矣

臣訪聞夏國柄臣梁乙逋者內有簒國之心然其爲人狡而多算寛而得衆方欲內安酋豪外結朝廷竢內外無患然後徐簒取之所以朝廷近日商量地界雖前後要求反覆而乙逋一一聽從蓋見議地界止於二三十里之間於彼國不深繫利害故也今朝廷若見其易與因而別有大段求索使彼不能堪忍或至忿爭兵難一交必非朝廷所願至此而後反欲求和則所喪多矣

論黃河東流劄子

臣聞大河行流自來東西移徙皆有常理蓋河水重濁所至輒淤淤填既高必就下而決以往事驗之皆東行至太山之麓則決而西西行至西山之麓則決而東向者天禧之中河至太山決而西行於今僅八十年矣自是以來避高就下至今屢決始決天臺次決龍門次決王楚次決橫隴次決商胡及元豐之中決於大吳每其始決朝廷多議閉塞令復行故道故道既高復行不久輒又衝決要之水性潤下導之下流河乃得安是以大吳之決雖先帝天錫智勇喜立事功而導之使行不敢復塞茲實至當之舉也惟是

時民力凋弊堤防未完北流汗漫失於陂障由是元祐之初大臣過聽始開孫村之議欲導河使東以復故道此議一起都水官吏僥倖回河之功河上使臣壕寨利在差遣請受相與唱和爭請回河自是公私困竭河北京東西之民爲之不聊生矣伏惟太皇太后陛下皇帝陛下仁民愛物恭儉節用如恐傷之今河本無事而生事之人公然欺罔坐使公私俱弊臣實深痛之謹采河朔民言效之左右惟陛下裁察夫河自天禧西行及其決於大吳其去西山不遠惟有此地未經淤填比之佗處地形最下故河水自擇其處決而北流直至瀛莫之郊地勢北高河遂東折入海其爲順便殆天意也惟北京之南孫村在其東岸東接故道其間數十里地頗汙下每歲夏秋漲水多自此溢出昔之治河者以爲北京宮闕所在兵民夥煩而孫村近在城南之外若使漲水從此流入故道則都城生聚皆有魚鱉之憂故於河之東岸孫村之南開清豐口以洩漲水流入故道於河之西岸開闕村等三河門亦以洩漲水行無人之地迤邐流至館陶復令入大河昨來朝廷如一依昔人措置則北京每歲夏秋漲水自可無虞城南堤防所費並可省罷自北京以北至瀛莫以南地迫西山漸有岡阜河水至此自不能爲害惟有深州當河流之衝所宜經畫今若從武强縣開近東舊河道（具見圖畫）引河稍東則深州之危必自紓解然後完治山公一帶北堤極令高厚則河流赴海可無大患矣今自建孫村回河之議先閉塞闕村等三河門又於梁村築東西馬頭及鋸牙侵入河身幾半迫脅大河强之使東既河身噎塞則上流陽武靈平等處去秋並告危急漲水至北京之南東西兩岸無所分減又爲馬頭鋸牙所迫併入孫村直上北京簽横堤面北京告急嘗稱若雨不止風不定本京必定踈虞其得平安蓋出天幸由此横堤順水堤皆作木岸所費不貲然終亦不可全恃兼梁村東馬頭下崖至水面高七尺水深二丈以上若欲開掘馬頭以東回奪河身須及三丈乃可訪聞入地一丈泥水不可復開雖復傾國應副力亦不及若欲略行開掘令漲水衝刷成河則二年以來已試不效況故道一帶堤內直高一丈上下而堤外直高二丈有餘架水行空最爲危事謹按自來河決必先因下流淤高上流不快然後乃決然則大吳之決已緣故道淤高今乃欲回河使行於此理必不可且見今北流深處水行地中實得水性捨此不用而欲引入故道使水行空中雖三尺童子皆知其妄而建議之臣恣行欺罔居之不疑今雖變回河之名爲分水之議據都水奏請本謂回河與減水事體不同所有已修進馬頭三百餘步乞從修河司隨宜措置馬頭既在大河之中横欄水勢汎漲之時理須斟酌可存可折一面施行朝廷雖許其所請然本司收買馬頭物料至今不絕又與本路監司同奏乞隨宜開導口地一帶河槽務令深闊并修葺緊急堤岸釃爲二渠臣觀其指意雖名爲減水其實暗作回河之計也且自置修河司以來使過朝廷應副見錢四十九萬餘貫其佗公私所費猶不在此數今歲春夫共得一十萬

人而北流止得三萬東流獨占七萬蓋自來河北只管一河東西兩岸而已今爲分水之故添爲兩河東西四岸內北流横添四十五埽使臣三十四員河清兵士三千六百餘人物料七百一十六萬三千餘束其爲耗蠹何可勝言蓋都水官吏專欲成就決不可行之故道而疵病已行之北流其欲成就故道則孫村開河馬頭等役當罷而不罷其欲疵病北流則深州武强等患當講而不講建議分水之人利在深州危急以顯北流可廢而東流當開其爲不忠莫甚於此北京靈平陽武諸處危急實由分水所致則諱而不言深瀛恩冀去歲無害實由北流堤防稍立之功則指爲分水之效其爲罔上衆所憤歎

臣職在風憲疾之久矣近因訪問習知河事之人頗得其實采畫成圖隨事籤貼指掌可見今隨劄子上進臣雖未嘗閲視形勢然而朝廷大臣亦未嘗按行其地不可便以都水官吏爲信也欲乞聖慈特選骨鯁臣僚及左右親信往河北計會逐處安撫轉運提刑州縣及北外監丞司官同共踏行詳具圖録開述利害保明聞奏如臣所言不妄即乞罷分水指揮廢東流一行官吏役兵拆去馬頭鋸牙依上件所陳施行今年春夫仍並撥付北流開河築堤役使所貴河朔及鄰路兵民早獲休息國家財賦不至枉費有豐足之漸則天下幸甚天下幸甚取進止

貼黃今河上夫役不過二月半下手如蒙
聖意允臣所請伏乞火急差官前去定奪
所貴未役之前早見可否不誤興役

欒城集卷第四十六

原书空白页

欒城集卷第四十七

中書舍人撰兩府請賀謝表狀十首

請太皇太后受册表

臣某等言臣等近奉表請太皇太后以時備禮膺受册寶伏奉批荅不許者臣等聞謙雖盛德過則失中禮有必然義非所避方旱災未解則克己安衆人主之令猷及神人既和則備物正名有國之常法若乃務於損而不復有其實而弗居使禮典不修則臣子何賴臣等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惟太皇太后陛下躬任姒之至德蹈舜禹之休功無為而退遜自安不言而忠邪自辨四海蒙福三年于今乃者雨不應時民斯艱食然而振廩已責之惠饑饉所以再生側身修行之誠鬼神所以助順今蠶麥既阜黍稷可期人獲安居朝亦無事而禮廢不舉衆將謂何夫以擁佑神孫緝熙大業名號之施本由其實文物之盛復沿其名夫何嫌疑固執謙畏而況遏密之期已極愛戴之願方深抑損逾涯進退無據臣等重念君父之道不獨為身其於臣子之謀當使無過今時日協吉册寶告成却而不施自為則至而使皇帝陛下不得盡人子之義百官有司不得舉人臣之職此臣等區區竊所未喻也伏願太皇太后陛下勉循斯請以安衆心仰以奉祖宗之舊儀俛以為國家之榮觀臣等無任懇款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以聞臣某等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賀擒鬼章表

臣某等言伏覩熙河蘭會經略司奏今月十九日洮東安撫种誼等領兵攻破洮州城生擒西蕃首領鬼章者天網雖寛久而必獲神理助順叛者自亡曾是偏師之出疆遂聞元惡之授首諸戎震疊西鄙肅清臣某等誠歡誠抃頓首頓首伏惟太皇太后陛下天覆四方坤載萬物好生之德發於自然柔遠之功覃於無外昆蟲草木咸知此心天地鬼神陰相其業顧西蕃之遺種孤累聖之鴻私頃在熙寧之間誘陷思立之衆置而不問猶覬知恩爵秩兼隆賜予不絶而乃潛結西夏攻圍南川焚蕩傷夷動以萬計發掘驅虜不可數知築據臨洮傲睨天討當宁太息念疆埸之無辜諸將激昂知背誕之不赦兵刃既接凶黨奔亡臨衝未施壁壘自破老羌奪氣白首就擒即驄檻車之行以正藁街之戮乃者拓跋小醜憑恃解仇之謀猖狂大言陰蓄窺邊之計昬亡則齒知難久臂解則肩不自持料其破膽之餘款塞無日信矣得天之助本於愛物之誠臣等鎮撫無功黽勉備位幸依干羽之化庶覩兵革之藏欣戴之心倍萬倫等臣某等無任瞻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賀以聞臣某等誠歡誠抃頓首頓首謹言

謝入伏早出狀二首

伏以火老而煩金微斯伏忽被早歸之詔仰慚內恕之恩退食委蛇撫躬戰汗臣等叨塵近輔與聞政幾庇廣廈之清陰飽素飡而終日方慙懼於無補何勞苦之足云伏惟太皇太后陛下推己及人使臣以禮深念早衰之質許以中昃之休顧惟民事之至艱蓋有日入而後息臣等敢不上懷主眷俯念人勞廣清

淨之餘風致安佚於無外

又狀

伏以侯極南訛日臨庚伏方齋居之暇豫閱政務之勤勞亟命巒歸得從燕息臣等猥以一介獲覽萬微殫日力而不遑知寸陰之可惜惕然祇畏敢有怠荒伏惟皇帝陛下雞鳴求衣日旰忘食致海內無警急之奏而朝廷有清淨之風膺化國之舒長念暑雨之咨怨曾匪賢勞之久遽蒙夙退之安臣等敢不上體眷懷益勵愚拙更寒暑而不易期歲月之有成

謝坤成齋筵狀二首

清光可企初奉萬年之觴妙供已成共薦三乘之福遽傳温詔式燕羣工舉磬管以示和陳肴核而飽德與衆同樂既均夷夏之歡俾壽而康當遂臣鄰之願

又狀

寅奉東朝方慶誕彌之節均慈列辟俾同既醉之歡飫以和羹作之備樂舉太平之舊事竦衆目以榮觀呦呦鹿鳴士有盡心之願振振鷺下衆知胥樂之誠

謝講徹論語賜燕狀二首

志在多聞親講前王之訓功惟日就遽見一經之終深念勤勞式均燕喜籩豆有楚鐘鼓畢陳勉興好我之心既優以禮將聞善道之告不絕於時

又狀

宸心莫測方篤志於詩書坤德無爲但勤求於儁彥曾未閱歲已聞終經式均燕豆之私以榮講席之報始於好學佇觀聖政之新終克肯堂益助慈心之喜

賀雪御筵謝狀二首

伏以微陽將復温氣尚浮誠意感天不日而應同雲覆地雨雪載均信哉牟麥之祥復稱癘疫之藥時方嗣歲已知天造之同功在庶農益驗坤元之德臣等弼諧雖幸燮理何功安此豐年日有素餐之愧錫之備禮重叨曲燕之私醉飽而歸震惶無措

又狀

伏以近自頻年每愆時雪聖心勤念雖淵默以無言天意密符變凝陰而有作飛花先自於宮闕布潤俄遍於寰瀛九軌澄清已消塵壒之濁三農踊躍載歌牟麥之豐臣等幸此有年共安無事錫之醴酒益知和氣之充飫以肴烝願均足食之惠醉飽盛德歌舞休功

編神宗御集奏請表狀二首

乞御製集敘狀

臣等頃被旨編次神宗皇帝御製文集檢尋遺放緜歷歲時於兵政二府得處置之詳於臣寮諸家得訓敕之要相從以類首以詩頌雜文備載無遺終以邊防祕計今者編錄粗定卷袟已分臣等恭惟神宗皇帝天縱彌文神授英略詞章淵妙不學而能籌策縱橫絕人遠甚而復厲精庶政親決萬機故其游幸無益之文見存無幾至於經綸成務之作著錄尤多足以上繼典誥垂世之書豈止追迹漢唐能文之主臣等雖觀章句莫測淵源竊見祖宗御製集聖製序文已有故事蓋天日之象非常人所能形容而堯舜之言非來聖莫適題品臣等欲乞皇帝陛下依前朝典故親譔神宗皇帝御製集序頒付本所以發揮聖作

昭示來世

進御集表

臣某言竊惟神宗皇帝天縱聖德文章儁偉策略宏遠出於天性不由學致自初即位經營百度有綱紀海內鞭撻四夷之志老臣宿將拱手相視以聽可否至於發姦摘伏料敵制勝明見萬里之外皆發於文詞臣頃被聖旨編次遺文始於禁中次及三省密院下至文武諸臣之家凡尺牘寸紙無所遺軼或文采煥發足以形容淵衷或事實明著足以考察時政謹已譔次成書然臣之愚陋不足以測知深淺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惟皇帝陛下居堯舜之位躬曾閔之孝（太皇太后表改此二句云以文母之慈修聖子之業）補述前志見於為政綱羅遺事盡付史官猶恐平生文字久而散亡或致磨滅特置官局經涉歲時臣伏觀歷代帝王如漢武魏文唐德文宣三宗皆工於詩騷雜文與一時文士比長絜大至於經綸當世講論利害以文墨盡天下事則皆不足以仰望先帝之萬一惟漢光武起布衣治經術提三尺劍以平僭亂得治民馭兵之要每以手迹十行細札號令海內竇融在河西詔書至探融等情偽河西皆驚以為不可欺即時款附第五倫為京兆掾每讀詔書曰此聖主也願為盡死力魏太祖芟夷羣醜其用兵雖法孫吳然因事變化自作兵書十餘萬言諸將征伐皆以新書從事臨事又手為節度從令者克捷違教者負敗惟此二君近之然先帝之文其高處自當與典謨訓誥為比非近世所能髣髴凡著錄九百三十五篇為九十卷目錄五卷內四十卷皆賜二府及邊臣手札言攻守祕計先被旨錄為別集不許頒行仍御製集序一篇以紀盛德發明大訓臣竊見祖宗御集皆於西清建重屋號龍圖天章寶文閣以藏其書為不朽計又刻版模印遍賜貴近臣今已繕寫分為五帙隨表上進欲乞降付三省依故事施行所有御集即付本所修寫鏤版臣無任戰汗懇懼屏營之至謹奉表以聞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雜論薦書狀劄子八首

為兄軾下獄上書

臣聞困急而呼天疾痛而呼父母者人之至情也臣雖草芥之微而有危迫之懇惟天地父母哀而憐之臣早失怙恃惟兄軾一人相須為命今者竊聞其得罪逮捕赴獄舉家驚號憂在不測臣竊思念軾居家在官無大過惡惟是賦性愚直好談古今得失前後上章論事其言不一陛下聖德廣大不加譴責軾狂狷寡慮竊恃天地包含之恩不自抑畏頃年通判杭州及知密州日每遇物託興作為歌詩語或輕發向者曾經臣寮繳進陛下置而不問軾感荷恩貸自此深自悔咎不敢復有所為但其舊詩已自傳播臣誠哀軾愚於自信不知文字輕易迹涉不遜雖改過自新而已陷於刑辟不可救止軾之將就逮也使謂臣曰軾早衰多病必死於牢獄死固分也然所恨者少抱有為之志而遇不世出之主雖齟齬於當年終欲効尺寸於晚節今遇此禍雖欲改過自新洗心以事明主其道無由況立朝最孤左右親近必無為言者

惟兄弟之親試求哀於陛下而已臣竊哀其志不勝手足之情故爲冒死一言昔漢淳于公得罪其女子緹縈請沒爲官婢以贖其父漢文因之遂罷肉刑今臣螻蟻之誠雖萬萬不及緹縈而陛下聰明仁聖過於漢文遠甚臣欲乞納在身官以贖兄軾非敢望末減其罪但得免下獄死爲幸兄軾所犯若顯有文字必不敢拒抗不承以重得罪若蒙陛下哀憐赦其萬死使得出於牢獄則死而復生宜何以報臣願與兄軾洗心改過粉骨報效惟陛下所使死而後已臣不勝孤危迫切無所告訴歸誠陛下惟寬其狂妄特許所乞臣無任祈天請命激切隕越之至

乞牽復英州別駕鄭俠狀

右臣竊見英州別駕鄭俠昔以言事獲罪投竄南荒俠有父年老方將獻言自知必遭屏斥取決於父父慨然許俠誓不以死生爲恨而流放以來逮今十年屢經大赦終不得牽復父日益老而俠無還期有志之士爲之涕泣況自陛下臨御一新庶政凡俠所言青苗助役市易保甲等事更改略盡而俠以孤遠終無一人爲言其寃者臣與俠平生未嘗識面獨不忍當陛下之世有一夫不獲其所是以區區爲俠一言伏望聖慈特賜錄用使其父子生得相見以慰天下忠直之望謹錄奏聞伏候勑旨

乞擢任劉攽狀

右臣等伏見朝議大夫知襄州劉攽多聞直諒文有師法才力通敏所至稱治流落外官衆所嗟嘆訪聞頃者將漕京東安靖不擾偶以前官財用窘乏嘗稱貸朝廷攽繼其後未能卽還奏乞展限適會吳居厚以聚斂進擢攽遂以不才黜退安於榮辱不自辯明雖蒙聖恩召還近郡而臣等竊謂攽才術有餘用之未盡陛下方網羅遺滯以助大化如攽之賢不可多得伏乞擢置侍從觀其所長臣等職在獻納知賢不薦實負愧責謹錄奏聞伏候勑旨

乞推恩故知陳州鮮于侁子孫狀

右臣等伏見故朝議大夫集賢殿修撰知陳州鮮于侁學有原本博通諸經政事精詳和而有斷熙寧之初爲利州路轉運判官時朝廷方行免役本路人貧地狹侁推行以理取於民有度能使一路獨無甚擾近者京東經吳居厚刻剝之餘人情不安朝廷特起侁於疾病之中付以安集侁勞徠幾歲民亦以寧旋蒙聖恩知其可用擢爲右諫議大夫侁感激知遇前後言事多蒙聽納不幸疾作不敢廢弛職事力求外補復蒙聖恩寵以要職俾守近藩仍指揮一年後取旨侁到任未幾遂至物故臣等竊閔侁平生守道歷任諸監司有補國事晚節被遇擢寘侍從適以病去無絲毫之過而身後獨不得與侍從亡歿恩例子孫見有白身欲乞聖恩特賜閔察使得依諫議大夫恩例以慰忠賢之心謹錄奏聞伏候勑旨

薦呂陶吳安詩劄子

臣今月二十四日面奏司馬康久病諫官闕人乞早賜選擇除授尋奉聖旨只爲難得人臣退而思之知人之難莫如已試之驗竊見前左司諫呂陶右司諫吳安詩昔任言責知無不言雖各曾罷去並不緣過

惡同時臺諫已斥復用者迨今已遍惟陶以言韓維不公韓氏黨與強盛爲衆所疾安詩以言王讜進用不當讜連姻權勢無由復進質之公議皆謂不平若蒙聖恩還付舊職俾得盡心圖報必有可觀方今臺諫並闕臣雖備位執法才短無助深恐言職曠弛無補聖明謹采衆論冒昧塵獻乞更加採察特賜錄用不勝幸甚取進止

薦林豫劄子

臣竊見天下久安士久不試才者無以自見緩急之際朝廷不知所用昔漢丞相王嘉憂世乏人嘗上書言前蘇令起爲盜欲遣大夫問狀時見大夫無可使者召盩厔令尹逢拜諫大夫遣之今諸大夫有材能者甚少宜畜養可成就者則士赴難不愛其死臨事倉卒乃求非所以明朝廷也臣以不才竊位以爲侍從近臣誠及今閑暇各舉所知朝廷得以稍加優異則緩急宜有所補臣竊見右通直郎林豫吏幹強敏長於應變所至可紀初任泉州惠安尉以選捕獲尤溪強劫賊二十四人蒙恩轉三官次任簽書亳州判官復以選捕楚州漣水羣盜又獲三十八人累減六年磨勘仍不依名次指射差遣觀其措置方略頗得古人用兵之意若蒙朝廷拔擢更加試用宜有可觀今世智策之士不可多得若令吏部隨例注授碌碌於外異日欲有使令不若素養之爲善也臣不勝區區採擇衆善以補萬一取進止

乞優卹滕元發家劄子

臣伏見故龍圖閣學士前知太原滕元發昔事先朝早蒙知遇方羣臣爭以財利求進之秋元發獨能守正時獻讜言先帝取其大節雖任用進退不一而幸蒙保全近者朝廷知其可用復還舊職擢寘河東元發亦能裁損極邊冗戍爲國惜費頗有成效今不幸身亡子弱家貧已蒙聖恩特加賻贈欲乞檢會近例差破人船津送喪柩骨肉直歸蘇州族有葬日仍令本州量事應副元發有弟申從來無行今元發既死或恐從此凌暴諸孤不得安居緣元發出自孤貧兄弟別無合分財產欲乞特降指揮在京及沿路至蘇州以來官司不許申干預元發家事及奏薦恩澤仍常切覺察取進止

薦王鞏劄子

臣伏以方今人才衰少求備實難凡有所長皆當不廢臣伏見右承議郎王鞏生於富貴志節甚堅好學力文練達世務昔熙寧之初宰臣王安石用事屢欲用鞏鞏自知守正不合拒而不從每上書言事多切時病吳充馮京器其爲人嘗與議及國事及王珪蔡確執政李定舒亶爲御史將傾充與京故起大獄廣加羅織欲以次及二人鞏由此得罪南行萬里三年而歸剛氣不衰言事如故時二聖臨御司馬光當國鞏復預光議論光極喜之言之朝廷擢任宗正寺丞方復欲進用而鞏狷介疾惡爲衆所忌適會光物故衆人摭其微過因而排之遂至今日臣竊悲光平日所薦今皆布列朝廷而鞏獨連蹇不遇罷官者再凡鞏之所長皆士人之所難能而其所短多暗昧不明或少年之所不免前知楊州謝景溫與鞏共事嘗上

章明辯其寃則愛憎之言未可偏信臣備位風憲區
區之意每欲爲陛下掇拾遺材以備任使與鞏遊從
最舊知其所長伏乞陛下洗濯瑕疵稍加錄用必能
上感恩造臨事捐軀以報萬一取進止

雜辭免恩命表狀劄子一十六首

辭起居郎狀

右臣今月十九日准閤門告報已有告命除臣起居
郎者伏念臣頃自疎外擢居諫垣衰廢之餘才力耗
竭黽俛歲月無所建明近因朝廷除張頡爲戸部侍
郎杜紘爲右司郎中公議紛然謂非其人臣繼上封
章極言其事杜紘雖才性鄙佞點辱華要而罪惡未
著臣亦不敢力言至如張頡爲性憸躁臨事乖方歷
任以來罪狀山積臣以爲事既明白是以前後五次
上言不知頡久事權要植根深固一爲左右之所保
任遂致聖意確然不移臣屢獻狂言誠不量力雖聖
恩寛貸未賜譴訶豈敢冒昧寵榮復塵要近言不稱
職臣猶自知當黜反遷衆必指笑伏乞特回誤恩除
臣一外任差遣俾臣得免清議不勝幸甚所有前件
告命臣不敢祗受謹錄奏聞伏候勑旨

第二狀

右臣准今月二十三日尚書省劄子以臣奏乞免起
居郎恩命奉聖旨不許辭免者君父之命所當敬從
臣實何人敢有固執特以臣前言張頡除戸部侍郎
不當前後五狀不蒙施行頡之罪名著在案牘傳於
公議而大臣主之愈力朝廷用之不疑則是臣謗毁
忠賢眩惑天聽狂妄之誅所不當赦臣今不敢復論
其事但以言爲職言既不用理當廢黜銜愧冒寵義
實不安伏乞檢臣前奏除臣一外任差遣以全臣進
退之分所有起居郎告命臣不敢祗受謹錄奏聞伏
候勑旨

免修條支賜劄子

臣准門下中書後省關准吏部牒以臣詳定參校六
曹寺監吏人額祿文字并修條特支銀絹各五十疋
兩竊緣編修條貫及裁定吏額皆上稟朝廷論議下
賴官吏勤力臣居其間別無勞效冒昧恩賞情所不
安况范百祿等已有文字辭免乞賜檢會一處施行
特寢誤恩以安愚分取進止

第二狀

臣近准尚書省劄子奉聖旨不許臣辭免詳定吏額
并修條特支銀絹者聖恩深厚不廢微勞豈合固辭
上煩天聽然念臣頃自遭遇曾未數年致位近侍其
間因緣職事催督官吏修定舊條在於微臣絶無分
毫之効若皆一一僥倖恩賞實愧心顏伏乞聖慈察
臣誠心非有矯飾追寢成命以安愚衷取進止

辭召試中書舍人狀

右臣今月二十二日奉聖旨召試中書舍人者伏念
臣頃自外官擢任言責雖繼陳狂瞽而報效蔑然遽
蒙聖恩執筆柱下復緣乏使權掌命書資淺才微寵
恩沓至自知非稱而况人言方欲上書自陳以辭要
劇忽聞召命震越非常况今多士盈廷詞臣間出或
久次不用或沉伏未聞豈患無人以備任使顧臣才
力短拙重以衰殘曾未逾年致身華近必貽公議難

以自安伏乞追回誤恩少安愚分謹錄奏聞伏候勑旨

第二狀

右臣今月某日准閤門告報蒙聖恩除臣試中書舍人者頃蒙特旨召試中堂辭避不從黽俛而就遂忝成命意終不安雖知區區寸誠不能仰回天聽而匹夫之志終欲必行蓋人臣事君本求知遇有命不受近於不情然臣以義而言有三不可伏念臣少從父學稍知為文憂患以來筆硯都廢今雖勉強心志已衰此一不可也臣昨自縣道召充諫官旋叨左史仍兼詞命駢繁寵數併在一年臣猶知非況復公議此二不可也內外兩制素號要途兄軾頃已擢在禁林臣今安敢復據西掖非獨畏避譏評實亦恐懼盈滿此三不可也臣既無一堪而有三不可冒昧寵祿將安用之伏乞聖慈鑒臣愚誠特寢前命俾臣得安閑地少弭人言則臣圖報恩私尚有他日謹具狀奏聞伏候勑旨

辭戶部侍郎劄子

臣准尚書省劄子已降誥命除臣依前朝奉郎試戶部侍郎奉聖旨管勾右曹者待罪西掖雖已期年齟齬文墨之間愧負寵祿之厚豈期過聽特有甄升竊以戶部右曹兼領昔日金倉司農之政侍郎職事專治天下差繇市易之餘奏請紛然法度未定方欲酌今昔之中制采吏民之公言宜得強明練達之人立成久遠通融之法如臣暗陋何以克當願回誤恩別選能吏俾臣愚獲安於微分而國事不失為得人公私兩宜衆議為允懇迫之至冒昧以聞取進止

辭吏部侍郎劄子

臣准尚書省劄子已降誥命除臣試尚書吏部侍郎奉聖旨令管勾右選者臣待罪民部一期且半才微事劇智力俱殫方欲干叩聖明稍求閑地而猥蒙進擢俾佐天官地望愈華職業尤夥見今選集之士五六千人一失銓量人言可畏伏望聖慈矜臣不逮察臣無他除臣一閑慢差遣上以明朝廷用人之公下以全愚臣知止之分干冒天威進退失措取進止

辭翰林學士劄子

臣今月十四日准閤門告報已降誥命除臣翰林學士知制誥者臣頃在民曹頗經歲月不能均調有無仰助邦計日虞曠弛以速刑誅朝廷曲賜保全已為至幸復加進擢必致煩言近被除書參掌吏選雖云寵命猶麗諸曹臣自量空疎尋已辭避而況玉堂之清祕號為詞臣之極選臣兄軾舊以文學見稱流輩猶復畏避不敢久居得請江湖如釋重負在臣微陋實為叨竊兄出弟處或謂朝廷私臣一家地近職嚴姑願朝廷歷選多士雖或未欲置臣於外猶願特許假臣以閑地苟未滿盈庶可驅策悃誠迫切進退兢危伏望聖慈即賜俞允取進止

辭御史中丞劄子

臣待罪禁林行將一歲兼權吏部復又累月常恐才小責重有一曠敗孤負聖恩今月三日得閤門報准告除臣御史中丞充龍圖閣學士聞命震恐罔知所措蓋自二聖臨御所用執法於今六人或由此進用

或因事罷去凡任人之得失實係朝廷之重輕官吏視之以啓勤怠之心邪正因之以知消長之候是以前代所選至愼至難如臣鄙凡何以堪此況復職冠河圖之祕亦非近事之比雖朝廷過聽欲以寵借小臣而臣自度量顧願少安愚分重念臣頃者爲邑江外被召還朝曾未五年遍歷華近無尺寸之功德荷山岳之恩私區區之誠每虞傾覆若復冒居要任誠異本心況臣非獨自爲身謀亦爲朝廷惜此過舉伏乞追寢成命退就閑官上全知人之明下安守節之義惶恐迫切不知所裁取進止

辭尚書右丞劄子

臣今月五日准閤門告報蒙恩除中大夫守尚書右丞者臣備位南臺言事無補上負朝廷開納之意下辜朋友責望之誠徒以厚恩未酬欲去不忍豈謂非常之命猥加無補之臣矧復二轄之官萬幾所在茍用人之一失實取輕於四方如臣奮自諸生誤叨近侍崎嶇縣道曾未數年出入周行莫聞顯效資地淺薄積薪有後來之譏德業空虛在梁有不稱之誚伏乞追寢成命少安愚衷上以全二聖知人之明下以成孤臣審己之分臣無任祈天待命激切屏營之至取進止

第二狀

臣蒙恩除中大夫守尚書右丞今日雖已具劄子辭免然意有未盡君父之前不敢復隱謹具披露惟陛下察之伏念臣幼無宅師學於先臣洵而臣兄軾與臣皆學藝業先成每相訓誘其後不幸早孤友愛備至逮此成立皆兄之力也頃者兄弟同列侍從臣已自愧於心今茲超遷丞轄中臺與聞政事而臣兄軾適自外召還爲吏部尚書顧出臣下復以臣故移翰林承旨臣之私意實不遑安況軾之爲人文學政事過臣遠甚此自陛下所悉臣不敢遠慕古人內舉親戚無所迴避只乞寢臣新命若得與兄軾同爲從官竭力圖報亦未必無補也如此則公議既允私意獲安其於愚臣實爲至幸取進止

第三狀

臣今月某日伏蒙聖恩賜臣詔書一道不允臣辭免恩命者命降自天輒形懇避恩不加譴猶辱訓詞輒緣覆燾之私復伸愚陋之懇蓋陳力事上常自止於不能而量才用人亦當矜其已竭況臣位居執法職在繩愆茍有官非其人爵踰於德法所當治臣敢弗言今者擢寘近班實爲虛授若遂黽俛居位臣既自已知非茍復傳播於人衆必指爲無恥在宅人猶爲不可況本職之所當言幸別選於長才冀稍安於私意再殫誠悃非敢飾詞所有誥命不敢祗受臣無任震越待罪之至取進止

第四狀

臣今月某日蒙恩差到某官齎降詔書一道以臣再辭恩命不允所請者特遣使車宣布君命里巷改觀親黨增光雖聖聰之未回抑愚言之可聽與其順旨而使聖朝不獲所任曷若違命而使柄臣舉惟其人用此力辭期於得請昔楚有子玉文公爲之側席衞多君子季札知其未亂若公卿類皆骨鯁則精神足

以折衝今雖忠賢在朝股肱協力不宜雜用小器以示乏人臣能知難國之福也苟不度德民何觀焉尚冀察臣危誠追寢前命俾得粗陳薄技以効一官既獲謀身之宜非無報國之所進退兩得家國俱安其於微臣豈非厚賜無任恐懼懇禱之至取進止

免尚書右丞表二首

臣某言伏奉誥命蒙恩除臣中大夫守尚書右丞者首居言責無補聖時方有黜幽之虞遽聞躐等之命辭而不獲情實難安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念臣家世寒賤兄弟韲直早坐狂言流落江湖而不返晚逢興運聯翩禁近以偷安恃聖神之誤知蹈嶮夷而莫顧前後歷居於臺諫彈擊多召於怨尤每圖自安之宜惟有早退之便徒以受恩未報中夕以興進退皆艱徬徨自失敢有望於殊寵以自速於煩言矧茲丞轄之嚴號居弼諧之貳觀用人之當否知爲國之重輕如臣迂闊而寡謀孤直而多怨進用茲始已或紛然眷遇儻隆安能自保伏望太皇太后陛下眷求一德以允僉言愼名器之假人念衣裳之在笥亟收前命以保危蹤苟無隕越之憂盡出生成之造臣無任祈天俟命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陳免以聞

第二表

臣某言伏奉誥命蒙恩除臣中大夫守尚書右丞者臺轄之重國論所存顧惟尺寸之材何與棟梁之選比陳誠懇尚閟俞音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念臣家世寒儒僅守父兄之樸學文史末技不通邦國之大猷頃自元祐之初偶緣乏使召自南遷之後遽責使言旋由左史而踐掖垣復從右戶以居翰苑迨茲執法曾未數年言何補於聖明志已殫於憂責以一日遭逢之幸擅諸臣積累之榮方懷滿溢之虞願求閑散之便豈意恩私之橫被復叨丞轄之近班自昔政事之臣非處書生之地既犯不韙其何敢安伏望皇帝陛下以德愛人量才付位深察斗筲之陋難堪鍾鼎之藏追還誤恩選建明德俾賢愚各安其所則中外無復間言其於微臣受賜多矣臣無任祈天俟命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陳免以聞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欒城集卷第四十七

原书空白页

欒城集卷第四十八

雜謝恩命表狀二十一首

謝除中書舍人表二首

臣某言伏奉誥命除臣試中書舍人仍改賜章服者執筆柱下已愧空疎起草禁中尤為清切上慚主眷下愧人言臣某誠惶誠懼頓首頓首伏以西臺政教之原紫微論思之地緝熙庶政事得稽參進退具寮言成訓誥昔趙孟治晉叔向為之謀主則楚無以當國僑為鄭子羽掌其詞令則國鮮敗事今臣所領頗近於斯宜得博達詳練之人疎通敏捷之士考覈邦典潤飾皇猷如臣樸訥少文迂拙自用在仁祖時始以直言見收下第在神考時復以封事獲對清光不能自結於一時旋復竄投於萬里雖謀身之不暇顧受任以何堪泰壇之樽何取溝中之斷清廟之瑟誤收竈下之焦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出震乘龍代天理物默然思道專意於用人穆若守成選衆而求舊憐臣一介之賤偶為三世之陳遺簪以故而見收老馬以病而復養不求其用聊廣吾仁臣雖力不迨人而誠心未泯學忘其舊而一二猶存敢不靖恭於朝側聽高宗之言政勉强以俟幾見成王之措刑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臣某誠感誠懼頓首頓首謹言

又表

臣某言伏奉誥命除臣試中書舍人仍改賜章服者越從左史擢領西垣口出命書身參法從深念山林之迹本無富貴之心聞命若驚固辭不獲臣某誠感誠懼頓首頓首伏念臣生本西蜀家世寒儒學以父兄為師貧無公卿之助私有求於祿養輒自力於文詞慨然東遊無以上達際會仁祖訪求直言策語猖狂恃聖神之不諱考官怪怒惡悖直之非宜孰知梧俗之言特被愛君之詔感激恩遇遂忘死生莫酬國士之知適有私門之禍未填溝壑重迫飢寒時於道途望見神考一封朝奏夕聞召對之音衆口交攻終致南遷之患生雖不遇嘗辱顧於二宗時不見容勢殆濱於九死厄窮自致黽勉何言敢云衰病之餘尚被寵光之幸此蓋伏遇太皇太后陛下母慈均覆坤德無私欲以任姒之明躬行堯舜之道肆求多士以遺成王耆老畢會於朝廷耕築不遺於草莽遂令拔擢猥及空疎憑唐已衰猶願雲中之往貢禹雖老未忘封事之勤譬如木之在山生則荷恩而死無所怨水之在地行則潤下而止不敢辭臣之事君義亦如此欲報之意非言所殫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臣某誠惶誠懼頓首頓首謹言

謝除戶部侍郎表二首

臣某言今月初四日伏奉誥除臣依前朝奉郎試尚書戶部侍郎者掖垣清閟奉鉛槧以婾安民部劇煩以金穀而為職事非素學命不獲辭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念臣起於南裔曾未再期擢在近班訖無少補開口論事適宸心延納之初引筆代言非書命縱橫之際竊祿而已功何足云計日以言時亦未幾方自憂於汰去豈復意於超昇此蓋伏遇太皇太

后陛下仁聖無爲靜深照物坐閲工師之衆灼知情僞之端察臣朴愚憐臣孤遠才雖未能以應務性則不喜於爲邪試之劇曹冀其來效然臣觀當今右部之政正值昔日新法之餘召募憂於錢荒差繇患於戶少事既難辨法當通方尚賴聖算之明稍寬民力之憊臣之疎拙徒自勉强苟少緩於瘡痍亦圖報之萬一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臣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又表

臣某言今月初四日伏奉誥命除臣依前朝奉郎試尚書戶部侍郎者田野之姿入朝未幾侍從之貴冒寵已多方懷汰去之憂敢有超遷之望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以右曹之政本專賦役之煩近歲以來復盆金倉之舊下關民力上計邦儲朝廷議論積年於茲吏民封章繼日以上置局未遑於成法付部要責其奏功將以適四方之宜爲一代之典自非精練吏事通知民情何以上副憂勤下寬疲瘵如臣淺陋殆難克堪此蓋伏遇皇帝陛下聖貴乘時孝先述志明於因革之故達於利病之原上覽祖宗之成規下采今昔之公議昭然獨斷惠此小民謂臣出自賤寒或知劭農之意性本愚拙庶無希合之情度越衆賢付以要務臣敢不上體聖慮勉盡鄙心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謝對衣金帶表二首

臣某言伏蒙聖恩賜臣對衣金帶者盛服在躬衰容有耀兼金收袵綿力難勝顧視何功叨塵重錫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念臣家本寒族誤點清班豈曰無衣敢自求於安燠可使束帶顧未工於語言曾是遭逢坐蒙恩寵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德澤無外足以衣被四方禮義有餘意將藩飾羣下發在笥之珍以明重慎易佩魚之飾以示等威結以會朝垂厲識都人之舊服而拜舞顧影有彼己之慚豈徒褒博以爲容願盡糜捐而報德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又表

臣某言伏蒙聖恩賜臣對衣金帶者中廷拜命御府推恩授安吉之禮衣兼熒煌之寶帶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念臣西南賤士儒素傳家羊裘寬博以禦寒牛脅連延而束體久從游宦幸此甄收曾何施爲坐沾賜予此蓋伏遇太皇太后陛下天覆庶物子養羣臣機杼告功遠取同裘之義範鎔成質式示斷金之誠篋笥增輝既燻暖於私室鞶紳同結亦誇耀於周行顧慚彼己之譏當誓捐軀之報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謝翰林學士宣召狀二首

右臣今月二十五日西頭供奉官充待詔盛倚至臣所居奉宣聖旨召臣入院充學士者成命莫回驚使華之促召一家竦聽望雲闕以馳情實儒者之至榮豈平生之敢望竊以翰墨之任始自有唐供奉至尊

講聞前輩北廊奏事有如李絳之忠中禁論兵復數畢誠之智迨我祖宗之盛最優文學之臣時舉舊章多蒙召對頃自恭默之後稍虛顧問之常方今聖德日躋羣臣屬目蓋將虛前席以博問繼夜燭而疇咨宜得雋良密侍燕語如臣草野微陋章句拙疎十載江湖之間自羣魚鳥五遷臺省之要永愧冠裳敢謂乏人遽令至此茲蓋伏遇皇帝陛下天心廣大海德弁包物無一介之遺意求萬目之舉臨朝訪道有元老之在前燕處清心援衆正而自助從容盛德循致承平塵露之微海嶽奚補修列聖之故事今將其時因聞見以納忠臣亦有志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謹錄奏謝以聞謹奏

又狀

右臣今月二十五日西頭供奉官充待詔盛倚至臣所居奉宣聖旨召臣入院充學士者力辭不免亟承詔旨之温就職有時復紆使節之重慚負之極俯伏何言竊以法從之華禁林稱首田漁自奮信遭遇之已艱兄弟迭居況前後之無幾二劉二吳號有唐之盛事二宋二韓稱本朝之得人或同處於一時或相望於累歲今臣與兄軾皆塵西掖繼入北扉曾未三年遍經兩制才不逮於前輩寵遂極於當年聖主何私偏許一門之幸愚臣自料敢齊伯氏之賢莫爲先容獨爾幸會此蓋伏遇太皇太后陛下天地之德含氣必生日月之明容光咸照力判忠邪之黨首清侍從之聯察臣兄孤直之無他適具員偶闕而當補棄遺簪而未忍意同氣之可收致此空疎亦蒙獎擢臣敢不始終一節庶無隕於家聲勉强百爲或有補於國事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謹錄奏謝以聞謹奏

謝賜對衣金帶鞍馬狀三首

右臣伏蒙聖慈以臣入院特賜衣一對金腰帶一條弁魚袋金鍍銀鞍轡馬一疋者衣配重金光照從官之右廐分上駟出忘徒步之勤齷齪何功便蕃若此伏念臣生於寒遠仕則塵勞逢掖之衣如牛脅而自約下澤之乘望田舍以懷歸曾是恩私不遺固陋此蓋伏遇皇帝陛下輯綏多士收攬成功五色彰施既盡藩飾之美六轡調適復均緩急之宜不問衰殘特加好賜無衣自請喜七節之吉兮爲子永懷悲三賜之及此糜捐之報造次不忘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謹錄奏謝以聞謹奏

又狀

右臣伏蒙聖慈以臣入院特賜衣一對金腰帶一條弁魚袋金鍍銀鞍轡馬一疋者服章在笥騏驥出閑襲以會朝乘而拜賜周行悚觀陋室增華伏念臣家本寒儒誤塵法從既脫布韋之陋稍從輿馬之安同裘之私本非所望康侯之錫顧亦何堪寵數便蕃循省愧歎此蓋伏遇太皇太后陛下博求儁乂圖廣治功歷覽搢紳之間深照奔走之病曾是迂拙偏被恩私賓客在前或將使之束帶大夫之後知遂免於徒行誓以糜捐少圖報稱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謹錄奏謝以聞謹奏

又狀

右臣伏蒙聖恩賜臣對衣金帶鞍轡馬一疋者衣以旌禮錫之帶則有約束之嚴馬以代勞加之鞍則無隕越之懼荷國恩之深重知聖訓之密微服以周旋益增愧汗此蓋伏遇太皇太后陛下照臨多士祇廣德心捐廐庫之有餘憐臣庶之微陋拜命茲始曾無毫髮之勞受賜以歸先有滿盈之懼伏念臣起家寒遠遭世熙明才下位高畏維鵜濡翼之誚任重道遠懷老驥伏櫪之心量力自知覽物增愧將何以光被顯服並驅衆賢惟當知無不言實亦匪以爲報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

謝勅設狀二首

右臣伏蒙聖慈以臣今月二十六日入院特賜勅設者初踐玉堂亟頒燕俎仰示慈之豐厚增涖職之光華飽食何爲汗顏罔措伏惟皇帝陛下使臣以禮先祿後威四簋既盈豈復無餘之歎初筵有秩共成既醉之和荷賜則多論報何所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謹錄奏謝以聞謹奏

又狀

右臣伏蒙聖慈以臣今月二十六日入院特賜勅設者恩異禁林禮加燕豆頻年不講故事僅存偶追賢儁之遊亟蒙飫賜之舊伏惟太皇太后陛下惠慈無外典禮畢修鳴鹿呦呦喜忠言之來告嘉魚汕汕豈衎樂之徒然祇服異恩敢忘仰報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謹錄奏謝以聞謹奏

笏記二首

臣蒙恩授翰林學士知制誥者眷命自天懇辭無地伏念臣歸朝未幾受任過優榮兼伯仲之間寵先供奉之列此蓋伏遇太皇太后陛下德施普博恩及覃平察狂狷之無他憐孤直之寡助生成之賜草木何知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

又記

臣蒙恩授翰林學士知制誥者職叨非分恩出異常伏念臣比自南遷擢居法從功未聞於一二寵遂及於便蕃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急於用人不遺寸善置之翰墨之地忘其兄弟之嫌欲報洪私未知死所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

謝除龍圖閣學士御史中丞表

臣某言伏奉誥命除臣御史中丞充龍圖閣學士者視草禁中既極儒臣之選專席朝右復膺忠告之求兼延閣之寵名增南司之榮觀退循淺拙徒積兢危臣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以仁聖在宥五年于今恭儉無爲四方稱治然而矯枉之過苛吏適法而寬弛相尋革故之難敝事雖除而條綱尚紊民貧未可經遠吏竄難於責功是謂守成之難宜有厲精之實幸臺綱之一舉措國是於無疑如臣才力之微勉强何及此蓋伏遇太皇太后陛下德惟主善政貴日新閔風俗之惰媮審詞說之忠佞知逆耳之利行察遜志之多非是以度越儁賢收掇微賤然臣迂愚之質砥礪莫加顛沛之餘衰罷日甚言之無補昔已效於諫垣文不適時比復陳於翰苑恩深莫塞才短奚爲惟有事君之小心每欲終身於直道折而不屈蓋蓬蒿之自然晦而猶鳴亦鷄鵠之常性志效捐軀之報未

知授命之晨拜伏在廷俯仰增愧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謝除尚書右丞表二首

臣某言伏奉制命除臣中大夫守尚書右丞累具辭免蒙降詔不允仍斷來章者待罪南臺閲時空久承恩右轄量分實逾雖循牆而固辭媿回天之無力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念臣衰遲晚節遭遇聖時還朝首擢於諫垣求言終寘於臺長蓋古人事君之難事惟忠言拂意之易危迫切至於引裾顛危有或折檻大則死亡之不䘏小則投竄而莫留雖仗節之心沒而後已而保身之義明者非之臣今不然事出至幸蓋上方有道常導之使言故下獲安心知言之無罪非徒無益而不譴抑又與進而超遷才不逮於中流幸則過於前輩出入數歲參陪大猷昔所罕聞衆或驚歎此蓋伏遇太皇太后陛下奉身有禮體天無心均覆中外無疎戚之殊惠養黔黎有恭儉之實德則可紀過寧復聞遂使諫諍之臣不知激訐之懼因緣寵遇復享尊榮不貲之恩沒齒何報方今兵革既息年穀稍登唯當上體仁心治而弗擾旁求哲士守之愈堅庶羣后比義以致功則孤臣因人而成事過此以往未知所裁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又表

臣某言伏奉制命除臣中大夫守尚書右丞累具辭免蒙降詔不允仍斷來章者渙汗之恩已行而不反傴僂之志雖勤而莫伸上愧鴻私下慚公議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恭惟皇帝陛下接堯舜之統蹈成康之仁體貌先正耆老之人揀拔後來翹秀之士俛仰六載前後幾人坦然公明故不私賢否之實穆然淵默故坐照情僞之真臨御久則鑒愈明得失分則下無隱如臣者西南賤士章句小儒早歲猖狂偶竊多聞之選中年流落旣安縣尹之卑遭時乏人致位近侍跌宕文墨之囿囁嚅議論之場舉皆空言安有實效顧惟省轄之重實參國論之餘豈無遺賢遠及微品地寒資淺何以望三事之餘光才短力罷安能裁六聯之滯論雖復黽勉就職愧歎何言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天地之仁曲成草木之陋父母之愛不錄子弟之非將建大廈以覆羣生故收衆材而無棄物然臣負過其力受非所容惟有絜己無私或不孤於託付引類自助幸得免於顛隮不渝始終少荅恩造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生日謝表二首

臣某言伏蒙聖恩以臣生日特遣中使降詔書賜臣羊酒米麪者忝貳中臺席猶未暖恩頒細札庖已分甘爰因誕辰寵賁私室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念臣才無它技生實多艱近從江海之羈遠聞廊廟之政齟齬從衆曾何補於微塵出入彌旬已自驚於素食惟是累朝之故事本優當世之名卿不遺臣子之私特助室家之喜豈茲菲薄亦被寵榮此蓋伏遇皇帝陛下仁貴慎微禮思從厚既竭大烹之養兼存

推食之恩庶無飢渴之憂以盡腹心之報雖草木不知於亭育而犬馬尚識於仁私被服恩光永思報稱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

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又表

臣某言伏蒙聖恩以臣生日特遣中使降詔書賜臣羊酒米麪者時當生育情方切以懷親職貳文昌恩忽驚於捧詔廩庖致饋門戶生光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念臣夙稟厄窮年侵衰暮偶緣乏使叨據近班未嘗稼而取禾則多不能謀而食肉無恥醉乏令德之美飽無用心之勤常恐食浮以爲身累敢煩好賜之厚曲記初生之期此蓋伏遇太皇太后陛下推天祿以養才因舊章而惠下旨酒肥羜見和平蕃衍之祥香稻來牟皆調節登豐之報顧惟孱陋坐食甘腴況臣少也早孤祿不及養老而多感憂以終身賜予在前莫施烏鳥之微志顧瞻來事惟有忠義之可爲蕞爾寸心未知所報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笏記

臣進擢未幾勞效未聞偶緣生育之辰遽蒙慶賜之典醉酒飽德雖喜太平之風先事後祿愧非崇德之義黽勉圖報愧畏交中

欒城集卷第四十八

欒城集卷第四十九

代人上表二十二首

代陳州張公安道謝批荅表二首

臣某言伏以衰病日侵曠官是懼敢期恩貸曲示撫存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念臣早塵侍從晚遇聖明犬馬之誠本期於竭盡烏鳥之志旋迫於艱難憂患既深志力俱耗比緣終制獲覲清光自顧衰殘之餘力求閑散之地荷聖恩之未棄付便郡以偷安勉強支持庶幾補報而自單車就道之日舊疾緣隙而生視事云初猶冀有瘳於歲月力疾為治未敢即訴於朝廷及此遷延愈增昏眩殆將隳撓於條教無以表正於吏民衆所共知信非矯飾抱孤誠而未達服睿眷以徒驚感激之衷固無以喻進退之分終所未安雖明主優容舊臣而尸素之譏安可弗畏雖愚臣貪冒寵禄而筋力之去難以強同茍矜察其罷羸實保全於終始臣無任祈天俟命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陳免以聞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又表

臣某言老病既至昏耄及之恩澤未移撫存若此感幸雖切啓處未寧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惟皇帝陛下覆育萬物體乾坤之不遺容養羣臣猶父母之曲盡始終愛惜左右保全雖或迹踈無用之才加以羸老難任之日猶未忍弃俾獲偷安德厚恩隆感深涕隕然念臣結髮從宦出身事君遭遇聖明有犬馬自效之志酣豢爵禄無山林獨往之心矯世求名既非所願要君自矜尤不忍為誠以病勢侵陵理難勉強伏自去歲初涖宛丘風熱交攻面目幾廢固陳誠請未賜允從貪冒寵光朋友之所譏笑隳弛條教吏民之所厭憎逮此干聞出於窘迫豈可復貪榮命不畏多言而况南都有先臣之敝廬留臺固遺老之清職在臣不為遂廢於國亦謂無嫌病而得閑斯人情之至願退之以禮知主眷之愈隆天高聽卑得請乃已臣某無任祈天俟命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陳免以聞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代齊州李肅之諫議謝表

臣某言伏奉某月日勑就差臣知齊州已於今月三日到任上訖者衰疲無用退避為宜尚分邦符以便私計臣某誠惶誠懼頓首頓首伏念臣幼蒙基業早與簪裳遭遇先朝荐更煩使逮聖明之有作登賢俊於無方誤識鄙凡首被選擢節制西夏尹正上都用捨皆獨斷之明左右無一人之助才微地薄寵至心驚誓堅愚忠以報天造然自出入要地訖無絲髮之可稱驅馳莫年已覺筋骸之不迨雖東秦之奥壤實故里之近邦顧惟綏撫之權非復羸老之任飛章自乞倚宸眷之未移明命俯從知聖恩之愈厚况復歷山舊治父老猶存濮水弊廬封畛相望首丘自得戀主徒深秋稼粗登民情稍復坐布德澤豈勞施為惟是丘山之恩猥被桑榆之景報効無所寢興不遑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代李諫議謝免罪表

臣某言頃者昧於周防自貽謗讟聰明坐照善惡俄

分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念臣幼服官箴惟知勤瘁老膺朝寄但守朴忠訖無佗長以報殊遇力小任重常自知其不任勢薄地寒果大招於浮議煩言初起卒莫自明孤迹多危自甘永棄賴聖神之不惑察誣罔之無根不勞辯明自獲昭洗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天鑒在上物無遁形坤厚兼容人獲安處知拙直之多怨憐衰朽之易摧不見瑕疵曲全終始感幸之切涕泗交流重念臣昔事先朝雖更煩使衰門無振起之望莫齒絶榮華之心自蒙選掄遂歷禁近初無左右之助惟恃日月之明入領要權出分重鎮況復弟昆之菲薄並叨侍從之清華蒙國厚恩如臣有幾未能消於謗口實有累於知人每自省循謂宜廢黜尚竊方州之寄益明眷獎之深敢不勉勵疲駑要粉身而後已訓敕子弟期累世以無忘過此以還未知所措臣某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代南京張公安道免陪祀表

臣某言伏蒙詔恩以南郊大禮召臣陪祀者躬饗圜丘祇見祖廟百辟在列有懷舊臣明詔及門許觀盛禮顧衰骸之羸瘠奉成命以震驚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念臣頃守鄉國理極便安但以莫年勢難勉强飛章請老有負薪不逮之深憂竊祿偷安豈日莫思歸之本意恐再三之上瀆遂黽勉以逾時然而目疾侵凌比加昏眩足力耗竭殆不支持方陛下咸秩百神駿奔萬國思以自天之福祿均畀在位之臣工惻然眷懷未忍遺弃而臣適丁病廢之日懼成跛倚之尤身滯周南信榮觀之有命心游魏闕念入侍之無期惟當望柴燎之餘煙伏茅簷而竊抃坐馳誠意仰企清光媮惰之誅逃避無所臣無任祈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陳免以聞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代張公謝免陪祀表

臣某言伏奉今月某日詔書許臣免南郊陪位者睿眷優隆不遺舊物老身衰病辜奉明恩未即譴訶重加撫諭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惟皇帝陛下奉若天地祇事祖宗罄萬國之歡心洽百禮而爲奉四海來格尚何竢於匹夫誠意旁周獨未忘於一介其爲幸會豈合固辭況臣仕歷三朝班聯二府自當勉强筋骸之力奔走籩豆之間聽工祝之告休均在廷之率舞而乃自陳衰瘠苟便安閑始貢私誠謂嚴誅之莫逭重迂細札識聖度之兼容雖蒲柳之質既衰而葵藿之心未已瞻望隕越寢興不遑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陳免以聞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代張公賀南郊表

臣某言伏見今月二十七日南郊禮畢大赦天下者饗帝之功允屬於元聖好生之德遂洽於斯民臣某誠歡誠抃頓首頓首臣聞天地萬物之始祖宗百世之元在禮有合祭之文於經有嚴配之義曠三年而後舉竭四海以薦誠然後精意獲通多儀克備惠澤均於多辟賜予迨於六師自非聖神莫或修舉伏惟皇帝陛下仁孝天錫恭儉日躋祇事神祇勤卹鰥寡

故能享安寧於歷歲效職貢於多方釐事告成舊章不墜臣忝事累聖親承盛儀覩致誠備物之爲難知持滿守成之不易其爲喜慰實倍等倫臣某無任瞻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賀以聞臣某誠歡誠抃頓首頓首謹言

代南京留守賀南郊表

臣某言伏以今月某日南郊禮畢大赦天下者親饗天地陟配祖宗咸秩百神均福四海舉此盛禮併在一時臣某誠歡誠抃頓首頓首伏惟皇帝陛下纘嗣五聖勤勞十年地平天成禮備樂舉親執圭幣三接神祇藁秸陶匏致精微於德產犧牷玉帛來職貢於多方祝嘏告休福祿荐至赦宥多辟思廣好生之心賞賚六師共享如茨之福罔有內外咸盡歡欣臣某居守別都阻陪列位徒與吏民之衆共被德澤之餘臣某無任瞻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賀以聞臣某誠歡誠抃頓首頓首謹言

代南京百官賀南郊表

臣某等言伏奉今月某日南郊禮畢大赦天下者舉三年之盛典罄萬國之歡心釐事既終鴻恩均被臣某等誠歡誠抃頓首頓首伏以天地之功施而不報祖宗之德大而難名惟有躬祀圜丘配神作主仰以荅靈休之嘿運俯以示聖孝之無窮伏惟皇帝陛下道被華夷澤浹幽顯百神受職四海宅心盛德元功推而不有報本反始因以教人遂緣祝嘏之餘丕冒生靈之衆幅員萬里歡喜一詞臣等分職留都不獲奔走執事無任瞻望踴躍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賀以聞臣某等誠歡誠抃頓首頓首謹言

代南京謝頒曆表

臣某言今月某日進奏院遞到詔書一道賜臣熙寧十一年新曆一卷者天方發春朝既頒朔歲功伊始民事有時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惟皇帝陛下政先稽古動必法天將以正萬事於歲先大一統於宇內而臣官治留務職在勸農敢不奉順典常助宣化育勤率吏屬共質要成臣無任瞻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代張公謝南郊加恩表

臣某言伏以今月某日南郊禮畢特加臣恩命者元祀告成鴻恩溥及雖在退藏之品猶加異數之榮祗奉絲綸實增慙懼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惟皇帝陛下竭誠致饗受祿自天樂與羣臣同霑大慶上自股肱之列下同筦庫之微嘉其顯相之勤錄其駿奔之助霈然大賚夫豈無名如臣草木餘生桑榆莫景顧田廬而願逝竊秩祿以常驚多病支離已無任於陪祀寵光霑洽尚不間於推恩荷德滋深論報無所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代李誠之待制遺表

臣某言衰病既侵大期將至顧視日景瞻戀聖時忍死一言瞑目無恨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念臣少年感慨有志功名晚節遭逢屢經驅策總戎西北方朝廷旰食之秋爲國威懷竊將帥分憂之日誓將

勉勵少荅恩私而施設未逞罪戾隨至荷聖神之普照曾竄逐之幾時安居里閭浪迹漁釣誠心自信冀天日之尚回歲月潛移謂倚伏之可待而命之弗予冥不自知俛仰之間彌留已甚伏惟皇帝陛下躬堯舜之明哲履漢唐之緒餘引領太平之功側身同德之士臣雖竊見其始而莫究其終興言及茲銜痛沒地然臣聞之惟至誠可以格物惟至仁可以安人刑非爲治之先兵實不祥之器此皆陛下聰明之自得老生平昔之常談將死之言庶幾於善苟有取於萬一則雖沒而猶生臣無任瞻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以聞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代龔諫議謝知青州帥表名鼎臣

臣某言伏奉五月某日勅告授臣右諫議大夫知青州軍州事兼京東東路安撫使臣已於今月某日祗受訖者守土無功曠官是懼成命既出懇避無由臣某誠惶誠懼頓首頓首伏念臣儒術空踈吏能淺薄早蒙選擢屢典方州中被寵光荐歷臺省懷樸忠而不顧勵勤拙以自將然自違去中朝流落外補首尾經八年之久左右無一人之容自分衰朽之餘無復甄升之望頃緣乏使再守別京獲覩日月之光親聞金石之訓粗陳本末方憖尸素之多俯念孤平尚有驅策之意自違天闕曾未期年亟升侍從之榮仍分旄鉞之寄鴻恩自至莫知其由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天地兼容陶鈞獨運識馮唐於郎省但取一言賓汲黯於淮陽未忘舊物恩深不報期銘骨以終身才拙自知誓見危而一節銜命東往誠心內馳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臣某誠惶誠懼頓首頓首謹言

代陳汝羲學士南京謝表

臣某言伏蒙聖恩授臣南京留守知應天府事臣已於今月某日到任訖者越從散地擢領留都仰戴恩光惟知慙懼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念臣早蒙器使屢試煩難任重多憂積衰成病乞身閑冷但求安養於餘生絕意功名不復干求於當世豈謂聖恩未棄見收桑榆枯木再生重沾雨露自聞此命莫知其由洎獲見於清光復親承於聖訓盡出陶鈞之化曾微左右之容昔漢宣起張敞於亡徒漢武用安國於梁獄古或有是今則無之嚮非日月之照臨不遺隙穴之微陋則已廢之迹誰肯復收臣敢不勉勵疲駑宣布政令雖天地之恩不報而犬馬之志長存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代南京留守謝減降德音表

臣某言今月十三日進奏院遞到中書劄子一道疎決見禁罪人臣已即時施行訖者德澤之厚常首於京都原省之寬一清於多辟感天至速協氣可期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以本京頃自秋末逮茲歲終愆陽爲災時雪不至麥田枯槁民氣底煩雖嘗祗奉詔音並走羣望而精誠未格應答不時衆皆嗷然仰而有待伏惟皇帝陛下心存萬國知其艱難德配上天體厥覆露推臨軒決獄之意廣赦過宥罪之仁謂三都之人均在輦轂使千里之內同起頌聲民心

既孚天聽非遠臣幸攝守留鑰親被鴻休樂與都人共陶聖化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代張芻諫議南京謝表

臣某言伏以南陽重鎮久愧於無功留鑰乏人復叨於寵寄祗奉綸綍初見吏民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惟皇帝陛下選用列辟藩屏四方獨化陶冶之間不爲親疎之異乃眷別都之地實惟創業之邦控引大河遠通江海之利列置諸將並擁貔虎之師舟車四馳賓旅荐至歷觀近世多用重臣顧省庸虛豈宜忝冒伏念臣遭逢早歲流落中年不意班白之秋置身侍從之列秉持旄鉞鎮撫方州負乘有致寇之憂老病非濟時之器向非荷天地生成之德被日月照臨之明孰爲先容保其弱植臣敢不瞻望京邑推廣風教之餘勉强疲駑少致涓埃之報臣無任瞻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代張公安道乞致仕表三首

臣某言七十致仕國有舊章再三上聞情非虛飾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念臣早塵顯仕才本空踈晩依至道心存止足年力未及亟請閑官老既當休即求謝事陛下矜憐耆舊特屈典常許帶使名坐臨偃館臣眷戀德澤難於固辭勉强衰遲領此深眷空縻厚祿已復二年仰愧朝廷俯慙朋友敢緣禮律之舊力丐筋骸之餘蓋陛下欲優容老成而臣之蒙賜已久臣將畏避滿盈而陛下之流澤愈多誠恐一朝溝壑之虞遂有終身負乘之恥逮此未耄得以自陳伏惟皇帝陛下成物如天愛人以德君臣之際非獨以爵祿豢養爲恩進退之間固將以名節始終爲意使臣得退伏閭里歌詠聖時行葦無牛羊之憂蒲柳免風霜之患則私心自得國體兼存區區悃誠實冀得請臣無任祈天俟命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以聞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又表

臣某言老而求退豈以爲名病而得閑本其至願飛章自乞誠意未孚特蒙賜書勉以就職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臣聞引年去位事君之舊章懷祿忘歸人臣之深戒自昔不得謝者在禮雖或許之然皆廟堂注意之臣疆埸折衝之任邦家倚以爲重神人賴以爲安留之者既自有詞居之者誠亦無愧是以禮存權制人絶間言未聞退處閑官坐縻厚祿竊此異數晏然偷安伏念臣早事三朝晩遭興運首被揀拔與聞幾微貪戀聖明豈有窮已徒以寵祿盈滿懼速顛隮筋力衰罷理難勉强幸緣舊典敢固自陳伏惟皇帝陛下量極乾坤德隆父母因至誠之勤請杜無名之誤恩念臣平生粗守廉隅耻於僥倖使臣今日得安分限即是恩私區區寸誠得請乃已臣無任祈天俟命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以聞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又表

臣某言誠發於中一言可信恩加望外再請未從顧惟衰朽之年久竊尊榮之寄雖蒙異眷敢以自安臣

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臣聞事君之禮少壯不敢不勉行己之義老病不可不歸壯而不勉則失忠老而不歸則忘耻今臣心力衰退手足支離謝事之期已逾三歲祈天之請葢又累年況復同列之間比多得請而去獨臣言辭淺陋未足以回天勢力孤單中無與爲地苟遂磐桓顧寵俯仰懷慙志不克伸沒有遺恨伏惟皇帝陛下至誠樂善多士克生元首股肱自足名世奔走先後未嘗乏人豈臣去留足爲輕重徒以遺簪可念遂忘朽弊之難堪老馬尚存不知驅馳之弗逮致之顛覆之地恐非愛惜之宜故寵臣以尊名不若使臣得全廉耻之爲貴厚臣以重祿不若使臣得守分限之爲安凡厥保全之餘斯皆聖明之賜力陳危懇尚冀必從臣無任祈天俟命之至謹奉表以聞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代張公謝致仕表

臣某言引年辭位忘三請之頻煩念舊推恩兼異數之重複不替使名之重仍兼宮職之崇身喜歸休心慙誤寵國有成命禮不敢辭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念臣奮自諸生薦歷顯仕出入中外凡經四十餘年事業空疎未聞一二可紀量才無用早絕意於功名聞道有年久甘心於閑退徒以夙事累聖晚遇昌期雖復已衰未忍亟去逮此筋骸之俱廢自知驅策之難堪瀝懇上聞輟蒙聽皇明委照私欲無違復緣出震之初與聞馮几之命曲加恩禮度越典常此葢伏遇皇帝陛下義不忘勞仁先貴老待疲馬以芻粟之厚聊盡其年均枯木以雨露之恩豈責之報使得優游卒歲安樂延齡惠澤至深反側爲愧雖老身已矣將遂志於山林而物性自然終傾心於葵藿臣無任瞻天望聖激切屛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代歙州賀登極表

臣某言奉今月初六日赦書伏承皇帝陛下天錫成命君臨萬邦神人宅心中外相慶臣某誠歡誠抃頓首頓首臣聞人倫莫先者父子神器不二者社稷付與一定衆庶自安我國家接統漢唐配德虞夏世祚平泰古無擬倫先皇帝總御綱權肇新法度廣興百世之利聿追三代之隆大功甫成明命有屬皇帝陛下仁孝天授聖智日躋承昭考作室之明賴文母翼周之賜臨馭茲始沛澤汪洋寵及庶寮恩宥多辟民田蠲租稅之重邊吏禁侵攘之姦兆民允懷四夷永賴昔周成致刑措之盛漢昭知時務之宜今古同符治功可待臣守土南服親被鴻恩踴躍歡呼倍越倫等臣無任瞻天望聖激切屛營之至謹奉表稱賀以聞臣某誠歡誠抃頓首頓首謹言

代滕達道龍圖蘇州謝上表二首

臣某言近從鄰郡移領鄉邦舟楫之勞曾無幾日里閭之舊足慰平生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念臣家世寒微學術疎淺介特無援歷事三朝繾綣愚忠粗守一節方先帝臨御之始寔羣臣綜覈之秋拙直之心偶蒙委照幾微之議每輒與聞知無不言徒自竭於忠孝直故多怨遂寖結於憎嫌恩遇一移流落十載雖欲自安於散地然猶橫被以惡名投畀遐方

要令沒齒竊意網羅之莫脫豈知天日之自明吳興之除聖意可見幸疑謗之已釋雖老死其何求敢冀優恩復還舊地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孝思天至聖德日躋憐孤迹之多艱傷舊物之久棄特推鴻造存養餘齡臣老病相仍羈危多感勤卹民物敢忘委寄之深迎勞往還已覺筋骸之憊葵藿之心徒切桑榆之報何時臣無任瞻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又表

臣某言地本鄉閭人情所樂物多魚稻衰病以安祇見吏民布宣德澤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惟太皇太后陛下坤儀正大母德仁慈照知四海之艱難洞鑒羣臣之情僞不遺疎逖均被優恩臣早事三朝誤知先帝初睹變更之議每陳安靜之謀言拙計疎怨多援寡始求補外本欲安身不圖寵幸之心未快憎嫌之素遂因疑事加以惡名流落十年必致死亡之地竄投三郡益加遠小之鄉賴聖神之至明察愚直之無過獨排衆謗移領吳興危迹再安孤根復植逮茲新命不覺涕零惟天地之鴻私顧草木之何報東南少事深慙素食之恩江海坐馳私有自憐之意臣無任瞻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欒城集卷第四十九

原书空白页

欒城集卷第五十

啓事二十二首

賀歐陽副樞啓

右某啓伏審近膺休命遂總兵權凡在下風孰不自慶以天下之辯士而議論兵革之要以朝廷之元老而臨御猛悍之臣士民所以歡欣夷狄所以震懼昔者漢之賈誼談論俊美止於諸侯相而陳平之屬實爲三公唐之韓愈詞氣磊落終於京兆尹而裴度之倫實在相府夫陳平裴度未免謂之不文而韓愈賈生亦常悲於不遇蓋人之於世美惡必有所偏而天之於人賦予亦莫能備伏惟樞密侍郎天才奇特高出古人餘論温純和樂海內士人之所望以開慰學者世俗之所待以師保斯民果承寵榮入踐鈞軸手執予奪身爲安危施之事實則可以慘舒四方之人見之筆墨則可以照曜萬世之下夫富貴之士所少者文字而終莫能得貧賤之士所急者爵禄而亦不可求有能力取其一端皆以自足於當世而况位在樞府才爲文師兼古人之所未全盡天力之所難致文人之美夫復何加謹奉啓陳賀不宣謹啓

北京謝韓丞相啓二首

右某咨頃違軒闥尋至北門自領簿書復將期月魏都雄盛號稱河朔之上游職官卑微最爲府中之末吏事既甚夥議皆得參顧惟淺庸何以堪處而况旱氣方退流民未還盜賊縱横犴獄填委是健吏厲精竭力而不足之日非庸人偷安自便而能辦之時伏惟相公偉量絶人盛業蓋世樂育賢俊誤知鄙凡竊觀佐幕之司似若無責之地勉强以處則事皆可與因循而去則身實甚閑敢無自强少答知遇

又啓

右某近准中書劄子就差管句大名府路安撫總管司機宜文字者頃塵制科已授商幕尋輒請告以便養親貧窶無資還復求仕既來魏府幸邇家庭曾未逾時就改此職邊鄙無事最爲閑官俸給稍優尤便私計自非昭文相公陶冶庶類順養衆情曲矜鄙庸常見存念則豈有進退之際皆從私心功效未聞旋移新局顧恩造之甚厚思力報以末由區區之誠書不能既

賀歐陽少師致仕啓

伏審累章得謝故邑榮歸位冠東宮寵兼舊職高風所振清議愈隆伏惟致政觀文少師道德在人術學蓋世早遊侍從蔚爲議論之宗晚入廟堂隱然衆庶之望屬三朝之終始更萬變之勤勞臨事而安莫測弛張之用釋位既久始知鎮靜之功仰成績之不刊信後來之難繼荐歷三鎮始終一心知無不言曾中外而易意老而彌壯信賢達之過人衆皆以力事君公獨以道自任仕以其力者力衰而後去進以其道者道高則難留故七十致仕在禮則然而六一自名此志久矣築室清潁琴書足以忘憂遺名四方珪組蓋已外物誰歟治國能就問以質疑惟是門人尚不拒其來學伏以官守不獲躬詣門屏謹奉啓陳賀

迎陳述古舍人啓

右某啓伏審厭直玉堂分憂輔郡父老相慶吏屬竦

觀伏惟知府舍人道德精醇政術高妙東南舊治久振於士林臺閣遺風特高於朝右魯侯爲國始自泮水何武按部首訪諸生不謂古人復見今日某承乏黌舍久聞德音樂與斯人共被餘澤

賀致政曾太傅啓

伏審得謝明廷進兼異數首被袞衣之錫仍因旄節之崇終始恩榮中外慶慰伏惟致政太傅侍中舊德隆重元勳著明輔相三朝純固一節艮士在位不求旅力之功尚父雖衰猶荷鷹揚之託西鄙無事中扆思賢繼陳止足之誠自求清靜之樂付青簡以遺事追赤松而並遊大節凜然四方仰止矧十載廟堂之舊多一時几杖之賢年德最先命秩尤峻出同憂患措國步於安寧歸共優游播清風於長久某夙荷知獎實倍歡欣謹奉啓陳賀

賀韓相州啓

伏審懇辭留務歸守鄉邦斂藏爲國之方勉就還家之樂進退有裕卷舒適宜伏惟某官才大難名功成不處方三朝之終始更萬變之勤勞抗大節於羣疑擅元勳於不朽楚國已定葉公返其舊封唐室多虞裴度久而在外遺功名於簡策樂民社於方州施無不宜信處心之有道衆猶願治懷舊德以徒勞某夙荷獎知實倍歡慰限以官守阻詣門庭

謝韓許州啓

伏念某爲性迂疎居官簡惰日虞彈劾歸事耕桑敢謂兼容尚形論薦恭惟安撫相公德度宏遠謨猷老成不居公相之隆退就方州之寄惟世俗之多務豈棟梁之久閑復用之期曾無幾日顧知之士豈惟一人曾何已棄之身未改見知之舊嗟駑馬之獨後期枯株於再榮爲力已艱論恩則厚黽勉寸祿心已切於歸歟愧負鴻私終何爲而報此

賀河陽文侍中啓

伏審力辭樞務得請名邦恩禮便蕃中外慶慰伏惟判府司徒侍中輔相三世始終一心器業崇深不言而四方自服道德高妙無爲而庶務以成此朝廷所以遲遲於均佚之書而士民所以睠睠於保釐之命顧惟出處之義實繫功名之終留侯志於赤松晉公安於綠野油然自得夫豈不懷矧惟三城密邇全洛政獨止於民社樂有助於林泉道大難名信後來之莫繼民猶思治恐久安之未遑

謝文公啓

伏念某迂疎已甚廢弃爲宜偶來宛丘遂復三歲留連寸祿久已愧於古人顧視當塗義無求於今日方將圖宦遊於南土即暇豫於鴒原自屏遠方少安愚分比者伏遇某官厭倦樞政偃息藩州忘陋質之無堪恃舊知而增氣尺書自達方懷冒進之憂奏牘上聞遽辱見收之請庠齋閑暇既深便於冗材德宇崇深固足安於一介仰慚伯樂之顧自知駑馬之姿雖取信之無疑猶恐難於必售其爲感激難既敷陳

賀張宣徽知青州啓

伏審入覲帝廷榮加使秩遂解南籥作鎮東藩新命既傳衆情胥悅伏惟某官宇量冠古德業在人直道而行神聽靖共之德不改其度人知賢達之風師保

斯民望之已久進登異數禮亦爲宜雖分職於遐方實均榮於二府老成猶用人有望於安寧旌旆來東迹稍安於孤拙某官守有限慶謁未遑瞻望傾依衷誠踴躍

謝改著作佐郎啓

右某啓今月某日蒙恩改前件官者迂拙之人廢棄已久偶歲成之及格蒙敘法之推恩忝冒既深榮幸兼至伏以方今聖人在上多士盈廷挾策讀書皆道德宏深之士涖官從政並才術縱橫之人珪璧煒煌顧瓦礫而安用松筠挺拔嗟蕭艾之徒生固天地付予之特殊宜朝廷進退之亦異朝遊山林之下羣鳥獸之喧卑暮登霄漢之塗接鸞皇之翔厲是以羣材並騖百度咸熙顧視駑駘伏鹽車而已幸旁睨樸樕竢樵爨以何詞曾謂庸虛亦蒙遷補伏念某才性鄙拙學問空疎早歲猖狂誤塵科舉蹉跎二紀見者與嗟奔走四方泰然自得老馬無求於再駕死灰豈意於復然無負郭之桑麻願歸耕而未果効乘田之畜牧苟竊祿以偷安實無望於榮華顧常憂於罪戾寵至逾分誠不自知此蓋伏遇某官二府左右明時陶鈞庶物春陽既至草木皆生有不次之舉以待賢才有銓綜之常以御羣吏使賢者無久留之嘆不肖者有寸進之緣雖三代用人之明何以過此故一介受恩之賤罔不知歸感戴徒深敷陳罔既

謝張公安道啓

右某啓伏以少年遊學方成都樂職之秋壯歲效官復淮陽臥治之日矧留都之清淨眷幕府之優閑再辱辟書重收孤迹哀憐廢弃之久誰復肯然綢繆罇俎之歡亦非偶爾伏惟留守宣徽太尉才高一世望重累朝體河岳之兼容納涓埃而不間衣食有奉已寬盡室之憂道德照人況復終身之幸其爲慰喜難盡敷陳

賀孫樞密啓

右某啓伏審王畿報政兵府登賢中外同歡士夫相慶伏惟樞密諫議才業兼劭忠厚有餘早試煩難識民間之情僞晚依潛躍相龍德之光亨出當干城入贊心膂温然不伐德望逾隆卓爾自將風節彌壯固上心之久簡且人望之攸歸方今武備載張邊防未弛導迎善意猶有望於仁人保養遺氓終愈光於令聞某早遊門下實倍歡情趨謁末由瞻依徒切

謝黃察院啓

右某啓伏審不弃空疎過形論薦廢退已久慙懼靡遑誠以進無干世之才出爲苟祿之仕强顏未去襆被以須方河堤潰決之餘當流民紛委之地皇華在隰務咨度以求賢鴻鴈于飛待劬勞而安宅是宜舉勵精之能吏效奔走於當時老鈍之資樸樕何取豈謂採聽之誤曲加獎飾之榮此蓋伏遇某官德在兼容仁存久棄有霜臺嚴肅之威而不用有繡衣擊斷之勢而不施既示含容復蒙甄錄然以東州之廣才士如林輒先衆人豈勝厚愧感佩之切敷染奚殫

賀趙少保啓

右某啓伏審得謝明廷榮歸故里參東宮之羽翼增南國之光華搢紳竦觀貪懦知愧伏惟致政少保德

俾金玉節貫氷霜早入諫垣凜乎蹇諤之足畏晚陪
國論温然忠厚之可依逮此分憂所至稱治因俗為
政無寛猛之常與民息肩有清靜之化士夫倚以為
重邦家仰以為安而止足之心早已自許再三之請
久而後從退居水石之鄉自放簪裳之外優遊空寂
有以知萬物之輕呼吸清華有以期百年之壽激揚
頹俗師表後生卓然先覺之風坐致不言之益某因
緣末契誤辱見知舊德不留雖同海內之公怨高節
愈劭私喜哲人之克終欣慰之多敷染難盡

賀文太師致仕啓

右某啓伏審得謝中朝歸老西洛位極師保望隆古
今止足之風中外所嘆伏惟致政太師躬夔皐之偉
業兼方召之壯猷翼亮三朝始終一節百辟共傳於
遺事四夷想聞於風聲民恃以安士思為用尚父雖
老而鷹揚未衰猛虎在山而藜藿不採況復坐而論
道本無黄髮之嫌出以濟時何負赤松之約而能去
如脫屣名重太山近世以來一人而已方將翺翔嵩
少之下泝回伊洛之間身寄白雲堂開綠野釋鼎鍾
之重負收竹帛之餘光雖使圖之丹青奉以尸祝衆
之所願誰復間然某蚤以空疎誤辱知奬嘗欲借潤
於河海庶幾自效於錙銖而蹇拙多艱漂流歷歲誓
將歸掃墳墓絶意功名罪籍得除或成過洛之幸舊
恩未棄尚許登門之遊一聽話言永畢微願猶能作
為歌頌傳示無窮俯慰平生仰答恩遇瞻望台屏不
勝區區謹奉啓陳賀

謝兩發運啓

某啓竊以廢棄餘生黽俛祿仕偶依按治之末茍全
疎拙之資敢謂弁容過形論薦某少年喜事誠有意
於功名中歲早衰願投迹於林莽徒以竄逐未久不
敢言歸耕稼無資未能捨祿馬病伏櫪實畏馳走之
勞木落歸根久忘發生之念伏承某官德業深厚名
冠士夫委寄優隆地連湖海思與明主廣育材能遍
求屬官不棄憔悴百里之政曾比毫髮之輕一言之
容遂致鼎鍾之重然方今聖治初啓羣賢彙征敢以
衰朽之餘輒塵英乂之列感激雖至慙懼寔深

賀范端明啓

某啓伏以仁厚之深老有餘福退閑雖久坐致優恩
中外相傳歡欣一意伏惟致政端明丈丈鄉邦舊德
翰苑老成蚤擅價於文章晚收功於忠義謀安社稷
之重言發卿士之先事成恥於自陳功大難於久揜
既及身而顯曜亦延世以褒嘉信天道之不誣而陰
德之必報某早承眷與喜倍等倫不獲躬詣門屏脩
慶謹奉啓陳賀

除中書舍人謝執政啓

某啓近蒙聖恩除前件官仍改賜章服者謫宦江湖
歲月已久置身臺省志氣未安繼登翰墨之場勉出
絲綸之語辭而不獲處之益驚凡物之生小大異稱
惟人所處閑劇有宜狙猿無事於冠裳爰居不樂於
鐘鼓操之則慄舍之則安是以造物者聽其自然而
用人者貴於因任然後才得其適性無所傷某少而
讀書中頗喜事既挾策以干世誠妄意於濟時奏牘
之多既比狂於方朔流涕之切亦效直於賈生比困

幽憂始聞大道汎若虛舟之獨往寂如死灰之不然久於索居遂以無用以謂良冶之砥石不能發無刃之金大匠之斧斤不能器不才之木自放而已蓋將終焉豈意大明之繼升廣收諸賢以自助驥騄之乘而罷駑與焉楩柟之林而樗櫟在是橫蒙見錄漫不自知此蓋伏遇某官道大難名才高不器深念格天之業本由得士之功致二老於幽遐馨九官之汲引下迨微陋或蒙甄收曾是放棄之餘輒參侍從之列朝衣肉食雖懷歸而未由濡足纓冠顧所居之當爾冀斯民之大定幸四國之無虞碌碌何功猶或一書於竹帛堂堂偉績尚能悉載於聲詩過此以還未知所措

除尚書右丞諸公免書

某啓伏蒙聖恩除某中大夫守尚書右丞者恩出非常心知逾分雖懇辭之未獲要得請以爲安竊以政事之臣國勢所係得其人則四方斯訓非所用則百辟何觀顧可私於一人致坐失於大體某家世寒陋資稟冥頑早歲讀書徒以文翰自喜莫年臨事動由迂闊見識既自知之不疑矧衆言之何賴方虞汰斥遽爾超升况今二聖天臨羣公彙進五臣翊舜自格無爲之功一德承湯已膺克享之報豈容不肖或與其間伏望某官因進見之餘言達外廷之公論進賢退否既鈞軸之當爲置散投閑抑空疎之常分苟無滿溢之懼盡出陶鎔之私

謝啓

某啓誤蒙詔恩選備臺轄小才知愧空傴僂以循牆成命莫回嗟負乘而致寇竊以先皇昔開於官制兩丞特異於唐餘上參萬務之幾下總六聯之劇既用人之不次宜得士之非常如某家世甚寒資望尤薄雖學存於古而言輒謂迂志切於時而舉不知務禁林清要文譽缺然憲府密嚴忠言無幾方乞閑而自便遽躐等以叨榮此蓋伏遇某官至德在人清議服世推轂多士雅聞成就之功一意本朝樂有俊良之助積薪不嫌其居上蟠木亟爲之先容坐致空疎誤蒙甄拔其爲感幸難盡言宣

代人啓事八首

子瞻荅周郎中啓

伏承不察空疎辱示書教稱道過實慚懼交至某自少讀書喜作文字志氣方銳以多爲賢流傳世俗誤見推許近歲以來遭罹患難舊學衰落加以當世文士述作至多每一開編終日驚嘆故自近日深自斂退未嘗有所爲文方欲收拾舊書而已傳布四方不可復揜豈謂賢達尚復以此見稱每讀來書秪增愧汗所示古今詩二卷詞藻既贍格律又高誦詠再三浩不可測辱賜之厚未知所報

張公安道荅呂陶屯田啓

伏審決策大廷程文優等聲華籍甚慶慰良深某官學問該通業履淳固恥浮言之希世依直道以干時進不失榮退無所負惟是六科之建始於兩漢之隆衆所共趨久而成俗盛極則反固唯物理之常然忠告未衰猶有設科之本意苟遺風之可挹曾外物之何加勿用猥并本無求於執事不忘藨蔉終有獲於

豐年比者過示長牋曲形厚意其爲感悅難盡敷陳

陳述古舍人謝兩府啓

久塵近侍愧於無能出補外官適其素願始布條詔親見吏民秋夏豐登人懷富足之樂風俗淳厚庭無爭訟之諠曾何施爲遂底清淨某老大無取介特自將平昔之學嘗志於治民仕宦之勞每深於陟屺願之久矣乃今得之此蓋伏遇某官道德崇深器業宏遠銓綜羣吏不知中外之殊鎮撫多方常先陪輔之重舉此善地寄之鄙人私欲不違知陶鈞之有自官守無事况迂拙之所宜感激之誠敷陳罔既

又謝兩制啓

蹇拙之資久塵於侍從恩寵之誤猶寄於藩維祗服休光已臨所部某歷職無補每以爲慚揣己甚明固嘗自乞荷聖恩之未弃付近郡以偷安太昊之墟風俗猶厚長淮以北魚稻稍豐親養無違私計自得曾何鄙薄獲此便安此蓋伏遇某官學術精深才猷駿懋眷奬方厚議論持平頃與同朝固服膺之有素獲守善地滋荷德之不忘視事云初馳誠罔既

張聖民修撰謝二府啓

待罪海壖方虞於曠敗分憂畿外尤荷於陶鈞祗見吏民布宣條詔累歲豐稔略無罷人積雨開明粗有秋稼方郡邑之無事顧庸懦以何爲某早從宦遊舊悅圖史旋承乏於劇職勉從事者歷年心迷簿領之煩力殫錢穀之計逮兹出守之地復修舊學之餘政事稍閑初心自得曾何幸會獲此便安此蓋伏遇某官道德濟時宏量包世燮和中外恥一物之未寧容養賢愚思羣村之各遂顧鄙儒之無狀竊近輔以偷安雖荷德之深無忘於瞻仰而營職之外何補於涓埃慚懼之誠敷述難既

齊州李諫議問候文侍中啓

伏審臥鎮別京臨制北鄙政務休簡兵民乂安恭惟某官德邁古人望隆當世陶冶多士盡布公卿之間輔翼累朝陟配皇王之化卷懷事業偃息方州風俗未澄非老成而莫定邊鄙尚竦須重德以謀安衆口所期天心將應卽日冬候凝沍鈞履康寧某迫此莫年尚玷鄉郡道路不遠德化所覃瞻仰徒深伏謁無路敢祈保衛以慰傾依

李諫議賀郭宣徽知幷州啓

伏審謀帥廟堂授鉞方面風聲所被邊鄙自安伏惟某官學本詩書思含韜略入參樞近出揔戎行謀慮宏深隱若長城之固動用安靜不求一日之功勳名既隆釁故隨至進退有裕望實兼隆令尹三登曾喜色之莫見頻陽復起信前計之可從方今卒乘久安盟好猶在用人既得知廟勝之有成俾國咸休顧公策之安出某老拙無用退守鄉邦側聆休嘉以慰瞻望

李諫議謝二府啓

某爲性甚愚篤於自信與人無忌拙於周旋頃者得遇監司造爲浮謗浼塵上聽紛然罪戾之多傳播四方重爲衰老之愧飛章自理爲計已踈雖循省之無瑕顧吹求之已密恃照臨於皎日信俯仰於平衡不竢辯明坐獲昭洗枯根再生於時雨敗舟獲濟於驚

瀾名節旣全死生爲幸此蓋伏遇某官持大鈞而播物奮至鑒以臨人定妍醜於須臾無施巧僞憐衰罷之易毀曲爲保全德厚恩隆感深涕隕某老病旣久思求歸而未能荷戴雖多恐圖報之無日激切之至敷述奚殫

欒城集卷第五十

原书空白页

欒城後集目錄

第一卷

詩七十首

次韻子瞻感舊
次韻題畫卷四首 山陰陳迹 雪溪乘興 四明狂客 西塞風雨
送姪邁赴河間令
次韻門下呂相公車駕眎學
傳銀青挽詞二首
大雪三絶句
和王晉卿都尉荼䕷二絶句
次韻門下呂相公同訪致政馮宣猷
滕達道龍圖挽詞二首
魯元翰中大挽詞二首
贈司空張公安道挽詞三首
蔡州任氏閱世堂
次韻子瞻和陶淵明飲酒二十首
次韻子瞻道中見寄
郊祀慶成
次韻姚道人二首
次韻子瞻上元扈從觀燈二首
蔡州壺公觀劉道士
大行太皇太后挽詞二首
次韻姚道人
次韻石芝
故樞密簽書贈正議大夫王彥霖挽詞二首
讀史六首
和子瞻雪浪齋
次韻子瞻生日見寄
蹇師嵩山圖
望嵩樓
思賢堂
阻風
次韻子瞻遊羅浮山
次韻子瞻江西
雨中遊小雲居

第二卷

詩七首

次韻子瞻上元見寄
次韻子瞻連雨江漲二首
次韻姪過江漲
亡嫂靖安君蒲氏挽詞二首
寄題武陵柳氏所居二首 天真堂 康樂樓
筠州州宅雙蓮
奉同子瞻荔支歎
次韻子瞻梳頭
勸子瞻修無生法
石盆種菖蒲甚茂忽開八九華或言此華壽祥也遠因生日作頌亦爲賦此
子瞻和陶公讀山海經詩欲同作而未成夢中得數句覺而補之
成都僧法舟爲其祖師寶月求塔銘於惠州還過高安送歸

東西京二絶
唐相二絶
寓居六詠
和子瞻新居欲成二首
次遲韻二首
次遠韻
次韻子瞻和陶公止酒
次韻子瞻過海
過姪寄椰冠
寓居二首（東樓 東亭）
所寓堂後月季再生與遠同賦
浴罷
次遠韻齒痛
子瞻聞瘦以詩見寄次韻
次韻子瞻獨覺
次韻子瞻夜坐
次韻子瞻寄賀生日
次韻子瞻寄黄子木杖
次韻子瞻謫居三適（旦起理髮 午窗坐睡 夜臥濯足）
同子瞻次過遠重字韻
次韻子瞻和淵明擬古九首
雨中招吳子野先生一絶
荅吳和二絶
閏九月重九與父老小飲四絶
求黄家紫竹杖
賦豐城劍
范丞相堯夫挽詞二首
卜居
和子瞻過嶺
子瞻贈嶺上老人次韻代老人荅一絶

第三卷

詩七十首

大行皇太后挽詞二首
追尊皇太后挽詞二首
贈史文通奉議二首
次前韻示楊明二首
唐修撰義問挽詞二首
寄題登封揖仙亭
吳冲卿夫人秦國挽詞二首
十一月十三日雪
補子瞻贈姜唐佐秀才
遷居汝南
索居三首
聞諸子欲再質卞氏宅
任氏閱世堂前大檜
贈蔡駜居士
癸未生日
白鬚
寒食二首
潁川城東野老
汝南示三子
謝任亮教授送千葉牡丹

思歸二首
萬蝶花一絶
春盡
夢中詠醉人
立秋偶作
汝南遷居
寄內
病愈二首
九日三首
立冬聞雷
將歸二首
示資福諭老
三不歸行
罷提舉太平宮欲還居潁川
次遲韻寄适遜
次遲韻對雪
還潁川
題郾城彼岸寺二首
文殊院古柏畫文殊玄奘
武宗元比部
上巳日久病不出示兒姪二首
次遲韻千葉牡丹二首
葺東齋
盆池白蓮
詠竹二首
見兒姪唱酬次韻五首
初得南園
移竹
記夢
第四卷
詩七十首
葺居五首
再賦葺居三絶
歲莫口號二絶
雪後小酌贈內
喜雨
收蜜蜂
養竹
和遲田舍雜詩九首
雨病
施崇寧寺馬
南堂新甃花壇二首
夢中謝和老惠茶
新霜
戲作家釀二首
冬至雪
歲莫二首
春後望雪
除夜
新雨
甲子日雨
新火
次韻和人詠酴醾

閑居五詠 杜門 買宅 坐忘 移竹 讀書
城中牡丹推高皇廟園遲适聯騎往觀歸報
未開戲作
外孫文驥與可學士之孫也予親教之學作
詩俊發猶有家風喜其不墜作詩贈之
春深三首
次遲韻示陳天倪秀才姪孫元老主簿
再次前韻示元老
築室示三子
閑窻
遜往泉城穫麥
送元老西歸
蜀人舊食決明花耳潁川夏秋少菜崇寧老
僧教人并食其葉有鄉人西歸使爲父老
言之戲作
諸子將築室以畫圖相示三首
題韓駒秀才詩卷一絕
秋社分題
釀重陽酒
中秋無月同諸子二首
予昔在京師畫工韓若拙爲予寫真今十三
年矣容貌日衰展卷茫然葉縣楊生畫不
減韓復令作之以記其變偶作
九日獨酌三首
泉城田舍
第五卷
雜文十二首
和子瞻沉香山子賦
和子瞻歸去來詞
潁川擇勝亭詩
和子瞻次韻陶淵明停雲詩
和子瞻次韻陶淵明勸農詩
沐老圖贊
香城順長老真贊
自寫真贊
六祖卓錫泉銘
代李樵臥帳頌
夢齋頌
抱一頌
第六卷
孟子解二十四章
第七卷
歷代論一
堯舜
三宗
周公
五伯
管仲
知罃趙武
漢高帝
漢文帝
漢景帝

第八卷
歷代論二
漢武帝
漢昭帝
漢哀帝
漢光武上
漢光武下
隗囂
鄧禹
李固
陳蕃
第九卷
歷代論三
荀彧
賈詡上
賈詡下
劉玄德
孫仲謀
晉宣帝
晉武帝
羊祜
王衍
第十卷
歷代論四
王導
祖逖
符堅
宋武帝
宋文帝
梁武帝
唐高祖
唐太宗
狄仁傑
第十一卷
歷代論五
唐玄宗憲宗
姚崇
宇文融
陸贄
牛李
郭崇韜
馮道
兵民
燕薊
第十二卷
潁濱遺老傳上
第十三卷
潁濱遺老傳下
第十四卷
大行太皇太后謚冊文一首進冊文劄子附
改園陵爲山陵手詔一首
擬荅西夏詔書一首

擬殿試策題二首
第十五卷
擬合祭天地手詔一首
論合祭天地劄子一首
會計錄叙三首
第十六卷
兄除翰林承旨乞外任劄子四首
舉王鞏乞外任劄子五首
乞賜張宣徽謚劄子一首
立皇后制書劄子一首
論黄河軟堰劄子一首申三省狀附
論御試策題劄子二首
待罪劄子一首
第十七卷
生日謝表笏記四首
辭門下侍郎劄子一首
免太中大夫門下侍郎表二首
謝太中大夫門下侍郎表二首
進郊祀慶成詩狀一首
免南郊加恩表二首
謝南郊加恩表二首
第十八卷
表疏一十九首
汝州謝上表
分司南京到筠州謝表
明堂賀表
雷州謝表
移岳州謝狀
復官宫觀謝表
南郊賀表
降授朝請大夫謝表
謝復墳寺表
謝復官表二首
皇太后上僊慰表
欽聖憲肅皇后祔廟慰表
欽慈皇后祔廟慰表
大行太皇太后上僊功德疏
皇太后上僊功德疏
哲宗皇帝大祥功德疏
天寧聖節功德疏
東塋老翁井齋僧疏
第十九卷
青詞十一首
京師一首
高安四首
龍川二首
閣皁一首
許昌三首
祝文二首
嵩山
汝州謝雨
第二十卷

祭文一十八首
祭張宮保文
祭文與可學士文
祭亡壻文逸民文
再祭張宮保文
祭亡嫂王氏文
祭八新婦黃氏文
北歸祭東塋文
祭亡兄端明文
再祭亡嫂王氏文
再祭亡兄端明文
再祭八新婦黃氏文
祭范子中朝散文
祭王子敏奉議文
遣适歸祭東塋文
祭黃師是龍圖文
祭范彝叟右丞文
祭寶月大師宗兄文
祭逍遙聰長老文
第二十一卷
雜文一十三首
汝州龍興寺修吳畫殿記
汝州楊文公詩石記
李簡夫少卿詩集引
王子立秀才文集序
子瞻和陶淵明詩集引
六孫名字說
書孫朴學士手寫華嚴經後
書楞嚴經後
書金剛經後二首
書白樂天集後二首
書鮮于子駿父母贈告後
第二十二卷
墓誌銘一首
亡兄子瞻端明墓誌銘
第二十三卷
神道碑一
歐陽文忠公神道碑答公子叔弼書附
第二十四卷
雜文五首
巢谷傳
亡姊王夫人墓誌銘
龍井辯才法師塔碑
逍遙聰禪師塔碑
天竺海月法師塔碑

欒城後集目錄

原书空白页

欒城後集引

予少以文字爲樂涵泳其間至以忘老元祐六年年五十有三始以空踈備位政府自是無述作之暇顧前後所作至多不忍棄去乃裒而集之得五十卷題曰欒城集九年得罪出守臨汝自汝徙筠自筠徙雷自雷徙循凡七年元符三年蒙恩北歸寓居潁川至崇寧五年前後十五年憂患侵尋所作寡矣然亦班班可見復類而編之以爲後集凡二十四卷

欒城後集卷第一

詩七十首

次韻子瞻感舊一首

還朝正三伏一再趨未央久從江海游苦此劒佩長夢中驚和璞起坐憐老房（子瞻夢中見人誦詩云度數形名本偶然破琴今有十三絃此生若遇邢和璞始信秦箏是響泉因作破琴詩以記之）爲我忝丞轄寘身願弃凉（子瞻每欲爲國守邊顧不敢請耳）此心一自許何暇憂陟岡早歲發歸念老來未嘗忘淵明不久仕黔婁足爲康家有二頃田歲辦十口糧教敕諸子弟編排舊文章辛勤養松竹遲莫多風霜常恐先著鞭獨引社酒嘗火急報君恩會合心則降

次韻題畫卷四首

山陰陳迹

臥對郗人氣已真晚依丘壑更無倫不須復預清言侶自是江東第一人（逸少知清言之害然蘭亭記亦不免慕清言耳）

雪溪乘興

亟往遄歸真曠哉聾人不信有驚雷雖云不必見安道已誤扁舟犯雪來

四明狂客

失脚來遊九陌塵故溪何日定抽身便同賀老扁舟去已笑西山鄭子真

西塞風雨

雨細風斜欲暝時凌波一葉去安歸遙知夜宿蛟人室淚卷波分不著（直略切）衣

送姪邁赴河間令一首

老去那堪用恩深未敢歸誰能告民病一一指吾非爾赴河間治無嫌野老譏仍將尺書報勿復問從違

次韻門下呂相公車駕朓學一首

未識吾君龍鳳章諸儒望幸久南庠輦回原廟初移蹕鷺集西廱已著行執爵稍前疑問道獻琛不日數來王從官始悟熙寧意遺我親臨見肯堂

傅銀青挽詞二首

名自烏臺發恩從鳳沼深鹽梅和衆口金玉比誠心澹泊平生事彌留一病侵遺言自無憾朝野爲沾襟

又

丹旐國西門茅廬濟水深官清貧似舊名重沒猶存臺閣傳遺懿交遊拭淚痕君恩不改故延賞遍諸孫

大雪三絶句

閏歲窮冬已是春當寒卻暖未宜人陰風半夜催飛霰稍淨天街一尺塵

元冥留雪付勾芒桃李雖憂麥未傷膏澤較遲三十日問天此意亦茫茫

連歲金明不見冰上春風雪氣稜稜臺中曾奏五行

傳到此施行愧未曾

和王晉卿都尉荼蘼二絶句

春到都城曾未知楸花時見萬年枝多情賴有王公子解翦金盤寄所思（春來未曾見花但於禁中時見楸花耳）

後圃荼蘼手自栽清於芍藥釅於梅舊來詩客今無幾三嗅馨香懶舉杯

次韻門下呂相公同訪致政馮宣猷一首

懶從朝謁事驂騑此去高眠罷倒衣詔許敲門訪耆舊天教築室俟來歸（石公熙載舊宅張氏頃加修完公得之以成歸計類非偶然者）肩輿尚肯追春色（公來春將往洛中看花）鼓缶何妨傲夕暉所至成家郎安隱武昌誰乞釣魚磯

滕達道龍圖挽詞二首

才適邦家用學非章句儒遭逢初莫測流落一長吁大節輕多難深言究遠圖收功太原守談笑視羗胡

又

南竄逢公弄水亭（公時守池）北歸留我闔閭城壯年不見日千里餘論猶驚敵萬兵簡冊何人知造膝邊防觸處竦先聲傷心繫舸城東地目斷安知有死生

魯元翰中大挽詞二首

遺直誦家聲持心本至誠何勞求皦察所至自安平氣象餘前輩才華屬後生飛騰看諸子相繼亦公卿

又

十年初見范公園知與錢塘結弟昆樂易向人無不可疎慵憐我正忘言南遷卻返逢北渡遠聘相過適近藩無復放懷譁笑語挽詩空寄淚潺湲（予瞻兄始與元翰皆倅杭州及自彭城還止都門寓居范景仁東園元翰時來相過予始識之其後南還元翰出守洛州及奉使契丹元翰復守滑臺皆接從容者久之）

贈司空張公安道挽詞三首

道廣中無競才高治不煩安心本篤靜憂世亦時言壽考同儕盡經綸故事存猶應門下客微論記根原

又

孤高出世學豪邁謫仙人早歲猶和俗中年自識真定餘時發照塵盡四無隣聞道騎箕尾還應事玉宸

又

西蜀識公初南都從事餘一言知我可久好復誰如學術留元歎家聲付伯魚霜天近生日聞挽重欷歔

蔡州任氏閲世堂一首

朱君長桐鄉死食桐鄉社吏民安君德君亦愛其下遺言於斯葬存沒勿相捨自知得民深千歲誰似者任君治新息寬惠洽鰥寡彊梁順教詔桴鼓不鳴野三年去復還園木栽拱把居人敬閭巷禽鳥依屋瓦蒼然百尺檜直幹任大廈相要勿翦伐令尹昔所舍

次韻子瞻和淵明飲酒二十首

我性本踈懶父母强教之逡巡就科選逮此年少時幽憂二十年懶性秖如兹偶然踐黄闥俯仰空自疑乞身未敢言常愧外物持

又

人言性本靜不必林與山世雖有此理知誰非妄言自我作歸計于今十餘年低回軒冕中此語愧虛傳

又

世人豈知我兄弟得我情少年喜文章中年慕功名自從落江湖一意事養生富貴非所求寵辱未免驚

平生不解飲欲醉何由成

又

秋鴻一何樂空際乘風飛秋蟲一何憂壁間終夜悲
憂樂本何有力盡兩無依物生逐所遇久行不知歸
少年氣難回老者百事衰聊復沃以酒永與狂心違

又

昔在建成市鹽酒晝夜喧夏潦恐天漏冬雷知地偏
妻孥日告我胡不反故山一來朝廷上七年不知還
有寓均建成且志昔日言

又

夢中見百怪一一皆謂是醉中身已忘萬事隨亦毀
此心不應然外物妄使爾安心十年後此語知非綺

又

開卷觀古人誰非一世英骨肉委黃壚泯滅俱無情
憧憧來無盡擾擾相奪傾驚雷震朱夏鮮能及秋鳴
得酒且酣飲問誰逃死生

又

明月出東牆萬物含餘姿孤蟬庇繁蔭衆鳥棲高枝
解衣適少事捫腹知亡奇朝與羣動作莫復何所爲
此時不自有日出還受羈

又

尺書千里至輟食手自開將卜東南居故鄉非所懷
勿言湖山美永與平生乖鴻鴈秋南來及春思故棲
蛟龍乘風雲既雨反其泥兄弟通四海叩門事雖諧
直道竟三黜去國終恐迷何如自衛反闕里從參回

又

羗虜忘君恩戰鼓驚四隅邊候失晨夜驛騎馳中塗
詔書止窮征諸將守來驅敵微勢可料師競力無餘
防邊未云失憂懷愧安居

又

修己以安人嗟古有此道平生妄謂得忽忽恨衰老
年來亦見用何益世枯槁逡巡事朝謁出入自媚好
報君要得人被褐信懷寶斯人何時見即上歸耕表

又

春旱麥半死夏雨欣及時出郊眎禾田父老有好辭
秋陰結愁霖似欲直敗兹冥冥人天際影響亘不疑
精誠發中禁愍默非有欺雞號日東出乃令民信之

又

天廚釀冰池搖蕩畀出境年衰雜羸病一釂百不醒
鸞臺異諸曹有政非簿領頹然雖無讁因謝出囊穎
回首愧周行羣英粲彪炳

又

淮海老使君受詔行當至當官不避事無事輒徑醉
平生自相許兄先弟亦次東南豈徒往多難嫌暴貴
白首六卿中嚼蠟那復味

又

去年旅都城三月不求宅彼哉安知我爭掃習禮迹
三已竟無怨心伏鷙鳥百無私心如丹經患髮先白
功名已不求餘事復何惜

又

家居簡餘事猶讀內景經浮塵掃欲盡火棗行當成
清晨委羣動永夜依寒更低帷閟重屋微月流中庭

依松白露上歷坎幽泉鳴功從猛士得不取兒女情

又

南方有貧士狂怪如病風垢面髮如葆自汙屠酒中
導我引河水上與崑崙通長箭挽不盡不中無尤弓

又

清秋九日近菊酒皆可得永媿陶翁飢雖飢心不惑
懷忠受正命賦命本通塞斯人今茍在可與同事國
惜哉委荆榛忍飢長默默

又

我友二三子兼有仕未仕青松出林秀豈獨私與己
歛然不求人而我自羣恥臨風忽長鳴誰信日千里
江行眎漁父但自正綱紀持綱起萬目魴鱒皆可止
老成日就衰所餘殆難恃

又

諸妄不可賴所賴惟一真內欲求性命油然反清淳
外將應物化致一常日新商於四父老攜手初逃秦
翻然感漢德投足復踐塵出處蓋有道豈爲諸呂勤
嗟我千歲後澹然與之親還將山林姿俛首要路津
囊中舊時物布衣白綸巾功成不歸去愧此同心人

次韻子瞻道中見寄一首

兄詩有味劇雋永和者僅同如畫影短篇泉冽不容
挹長韻風吹忽千頃經年淮海定成集走書道路未
遑請相思半夜發清唱醉墨平明照東省(詩到適在省中)南
來應帶蜀岡泉西信近得蒙山茗出郊一飯歡有餘
去歲此時初到潁

郊祀慶成一首

盛禮彌三祀初元正七年祭兼天地報儀自祖宗傳
講義金華久(近有旨講讀官訓釋祖宗齋祠故事十五條日陳於前)齋心玉食
鮮秋成通四海麇實到窮邊(今秋諸道皆奏豐稔而陝西河東極邊尤甚)
塵卷䟦疆寇(西羌入寇環州邊吏邀擊敗去)琛來渡海船(高麗使前十日到闕
預觀大禮)人和神亦荅物備禮誠全廟室開深靚郊丘對
廣圜翠帷新祕殿寶仗溢通壓周冕衮繒儉(周禮大衮而冕
以祀天有司欲爲羔裘度用百羔上以其害物以黑繒代之)唐車保介便(玉輅有正觀款
志進退安重奕世所寶)導前多舊德迎拜或華顛薦潔求陰燧
馳誠寄燎煙垂精粲星斗望秩遍山川降輅追前躅
回班戒弗虔徹絪深屈體屏蓋切承天(上至大廟門降輅步入齋
殿至郊壇止百官回班仍去黃道褥三事皆循祖宗故事而去繖特出上意)嶰谷灰初應
(緹室吹灰久廢不講近太史考求遺書復修其法)扶桑日欲躔旌旗逐風轉
歌舞送天旋簾啓瞻宸極雞號識漏泉矜愚開罪罟
釋欠靖民編樂作波翻海書行箭脫弦東朝歸福胙
南極本高仙有道知難犯無私每得賢劬勞就聖德
謙畏絕私權治道初無象神功竟莫宣下臣叨進玉
隨見頌誠然(臣於景靈郊丘實進玉幣)

次韻姚道人二首

西山學採薇東坡學煮羹昔在建成市豈復衣冠情
朋友日已踈止接盲趙生畜智徇所安元氣賴以存
時於星寂中稍護亂與昏河流發九地欲挽升天門
枉用十年力僅餘一燈溫老病竟未除驚呼欲狂奔
何日新雨餘得就季主論
高人隱陋巷至藥初無方心知無生妙運轉開陰陽
本如凌雲松豈受尺寸量氣如幽谷蘭時送清風香
嗟我久病肺寒暑隨翕張丹砂苦落落青春去堂堂

清詩墮雲霧至音叩琳琅山海信多士世俗非所望遠遊居臨安間出從諸王他年解冠佩共遊無邊疆儀麟既委照永謝過隙光

次韻子瞻上元扈從觀燈二首

廣去邊城少奏章雪殘中禁罷焚香都人知有新年喜爭看珊輿金鳳凰

春來有意乞歸耕足痺三年久未平（頃奉使契丹墜馬傷足已三年矣）忽記上元鑾輅出起聽前殿曉鐘聲

蔡州壺公觀劉道士一首（并引）

元祐八年七月彭城曹煥子文至自安陸為予言過淮西入壺公觀觀縣壺之木木老死久矣環生孫蘖無數聞有老道士劉道淵年八十七非凡人也謁之神氣甚清能言語服細布單衣縫補殆遍壁間題者多以不易衣為美煥問其意道淵悵然曰此故淮西守歐陽永叔所贈也世人稱永叔工文詞善辯論忠信篤學而已君知是人竟何從來耶公與我有夙契且齊年也昔將去吾州留此以別吾服之三十年嘗破而補之矣未嘗垢而澣也比嘗得其訃吾亦去此不久矣煥聞之愕然莫測徐問其故皆不答予少與兄子瞻皆從公遊究觀平生固嘗疑公神仙中人非世俗之士也公亦嘗自言昔與謝希深尹師魯梅聖俞數人同遊嵩高見蘚書四大字於蒼崖絕澗之上曰神清之洞問同遊者惟師魯見之以此亦頗自疑本世外人今聞道淵言與曩意合因作詩以示公子棐叔弼

思潁求歸今幾時布衣猶在老劉師龍章舊有世人識蟬蛻惟應野老知昔葬衣冠今在否近傳音問不須疑曾聞圯上逢黃石久矣留侯不見歟

大行太皇太后挽詞二首

內治隆三世尊臨極九年神孫克負荷大業付安全有道華夷靖無心怨惡悛和熹盛東漢從此不稱賢

又

約己心全小寬民德有餘外家恩澤少先后禮容虛（有司每以章獻太后故事為請德音輒深自菲薄不敢當而止）原廟因前室（有司將築神宗皇帝神御有詔自處治隆以成就宣光）中朝避冊書（頃歲將受冊寶欲御前殿謙避不遂退即後殿而已）功名不勝紀四謚歎猶踈（近以四謚進呈上歎曰太皇太后盛德豈四謚所能盡）

次韻姚道人一首

道人偶許俗人知法喜非妻解養兒夜久金莖添沆瀣室虛寶月映琉璃遠來醉俠忽忽返近出詩仙句句奇獨怪區區踐繩墨相逢未省角巾欹

次韻石芝一首（并引）

子瞻昔在黃州夢遊人家井閑石上生紫藤枝葉如赤箭主人言此石芝也折而食之味如雞蘇而甘起賦八韻記之元祐八年予與子瞻皆在京師客有至自登州者言海上諸島石向日者多生耳海人謂之石芝食之味如茶久而益甘海上幽人或取服之言甚益人客以一籃遺子瞻遂次前韻

雞鳴東海朝日新光蒙洲島霧雨勻一晞石上遍生耳幽子自食無來賓寄書乞取久未許箬籠蕉囊海神戶（戶止也左傳屈蕩戶之）一擲誰令墮我前無為知我超諸數此身不願清廟瑚但願歸去隨樵蘇龜龍百歲豈

知道養氣千息存其胡塵中學仙定難脫夢裏食芝空酷烈中山軍府得安閑更試朝霞磨鏡鐵

故樞密簽書贈正議大夫王彥霖挽詞二首

試吏有能名升臺擅直聲雄飛極九載修路止三城壯志方凌厲遺書忽歎驚老人殊可念白首泣新塋

又

傾蓋晚相親東西省戶鄰聽君占諫草繼我出詞綸京尹聲初浹樞庭迹尚新邯鄲炊未熟榮謝隔逡巡

讀史六首

留侯決成敗面折愧周昌垂老召商叟鴻鵠自高翔

又

諸呂更相王陳平氣何索千金壽絳侯劉宗知有託

又

賈生料吳楚竟斃大梁城一身不自保痛哭空傷生

又

桓文服荆楚安取破國都孔明不料敵一世空馳驅

又

安石善談笑揮麈卻符秦妄起并吞意終殘吳越人

又

江河浪如屋要須滄海容可憐狄仁傑猶復負婁公

和子瞻雪浪齋一首

謫居杜老嘗東屯波濤遶屋知龍尊門前石岸立精鐵潮汐洗盡莓苔昏野人相望夾水住扁舟時過江西村窻中縞練舒眼界枕上雷霆驚耳門不堪水怪妄欺客欲借楚些時招魂人生出處固難料流萍著水初無根旌旗旋逐金鼓發蓑笠尚帶風雨痕高齋雪浪卷蒼石北叟未見疑戲論激泉飛水行亦凍窮邊臘雪如翻盆一杯徑醉萬事足江城氣味猶應存

次韻子瞻生日見寄一首

日月中人照與芬心虛慮盡氣則薰形霞點空來羣羣精誠上徹天無雲寸田幽闕煥不焚眇眇中外絳錦紋冥然物我無復分不出不入常氤氳道師東西指示君乘此飛仙勿留墳茅山隱居有遺文世人心動隨蚉蚊不信成功如所云蚤夜賓餞同華勛爾來僅能破魔軍我經生日當益勤公稟正氣飲不醺梨棗未實要鉏耘日云莫矣收桑枌西還閉門止紛紛憂愁真能散淒焄萬事過耳今不聞（登真隱訣云日中青帝日照龍韜其夫人日芬豔嬰）

寋師嵩山圖一首（并引）

葆光法師寋君未嘗至嵩山欲往遊焉元祐九年春磐桓都下得古畫一幅以示其客客曰此嵩山圖也予昔嘗遊焉峯嶺徑遂觀刹皆是君喜曰此將以導予也吾昔熙寧中自陳之洛往來皆出嵩少之間時方重九與偕行者約曰與子於此登高乎今筋力尚強可以一往異日復至或不能矣今年三月以罪出守汝州聞此州在嵩少之陽登城北望可以盡得其勝君何時爲此遊吾將舉酒與子相望雖不能同亦庶幾焉系之以詩曰

峻極登高二十年汝州回望一依然君行亦是高秋後試覓神清古洞天（神清洞事見上）

望嵩樓一首（在汝州）

連山郭吾北二室分西東東山幾何高不爲太室容

西山爲我低少室見諸峯臨軒一長歎隱見由所逢試問山中人二室竟誰雄雄雌久已定分別徐亦空可憐汝陽酒味與上國同遊心四山外寄適杯酒中

思賢堂一首

楊公守臨汝俛仰八十載推遷城市非散落篇章在外物固難必清名竟安賴孤亭右洲渚斜日到冠佩飛翔棟宇回滉蕩波流對稍存楸梧高大翦菰蒲穢遺編訪諸子翠石補前廢吏民亦潸然未替甘棠愛

阻風一首(自汝還筠八月過真州江漲倍常歲而風不順)

大水蕪洲浦牽挽無復施我舟恃長風風止將安爲塌然委積水坐被弱纜維市井隔峯嶺食盡行將飢長嘯呼風伯厄窮豈不知蓬蓬起東南旗尾西北馳所望乃大謬開門訊舟師舟師掉頭笑沿泝要有時泝者不少息沿者長嗟咨飄風不終日急雨常相隨雨止風亦止條條弄清漪我言未見信君行自見之

次韻子瞻遊羅浮山一首

客迷墮澗逢玉京雲行夭矯風號鳴暗中過盡石髓滑驚喜觀闕朝霞明東坡南去類此客擠者力盡非求生偶然瀕海少氛氣復有福地容躬耕諸侯歷聘謝魯叟茅簷燕坐師老彭天樞旋結日珠重人寰下視鴻毛輕俗緣漸覺冰雪解元氣乍復蛟虬獰遠遊脫屣入蓋竹初怪長史留家庭後來玉斧小兒子亦入真誥參仙經試令子弟學諸許還家不用劍閣銘洞天聞亦有圖籍但恐未免如公卿此心願與世無事不願與世平不平

次韻子瞻江西一首

許君馬老共一邦西山斷處流蜀江誰令十載重渡瀧灘頭舊寺晨鐘撞亂流赤脚記淙淙道俗自謂丹霞龐便令築室修畦矼往還二老筇一雙(予與筠州聽長老有十年之舊)

雨中遊小雲居一首

賣酒高安市早歲逢五秋常懷簡書畏未暇雲居遊十載還上都再謫仍此州廢斥免羈束登臨散幽憂鄉黨二三子結束同一舟雨餘江漲高林薄煩撐鉤積陰荐雷作雨山亂雲浮雨點落飛鏃江光濺輕漚笑語曾未畢風雲遽誰收舟人指松檜古刹依林邱老僧昔還往晚飯迎淹留食菜吾自飽饋肉煩賢侯嚴城迫吹角歸棹隨輕鷗聯翩閱村塢燈火明譙樓肩輿踐積甃塗潦分潛溝居處方自適未知厭拘囚

欒城後集卷第一

原书空白页

欒城後集卷第二

詩七十首

次韻子瞻上元見寄一首

誰憐東坡老獨看南海燈故人隱山麓燕坐銷牀稜人生天運中往返成廢興炎起爨下薪凍合瓶中氷賴有不變處寂如方定僧建城亦嚴邑燈火高下層頭陀舊所識天寒髮鬅鬙問我何時來嗟哉谷爲陵幸此米方賤日食聊一升夜出隨衆樂餔糟共騰騰

次韻子瞻連雨江漲二首

南過庾嶺更千山烝潤由來共一天雲塞虛空雨翻瓫江侵城市屋浮船東郊晚稻須重插西舍原蠶未及眠獨棹扁舟趂申卯米鹽奔走笑當年

客到炎陬喜暫涼江吹虛閣雨侵廊回看野寺山溪隔臥覺晨炊稻飯香荔餉深紅陋櫻棗桂醞淳白比琳琅恩移嶠北應非晚未省南遷日月長

次韻姪過江漲一首

陰淫夏爲秋雨暴溪作瀆缺防舊通市流潦幾入屋雖幸廩粟空猶惜畦蔬綠鹿駭不擇音鴻飄分遵陸室誚曾子還城謳華元皤中情久岑寂外物競排蹙設心等一慈開懷受諸毒道力雖未究游波偶然伏糧須三月聚艾要七年蓄君恩許北還從此當退縮

亡嫂靖安君蒲氏挽詞二首

家風足圖史婦德儼蘋蘩湯沐從夫寵冠衣席弟恩克家傳衆子有後慶多孫追養心何極增封禮尙存

又

宦遊非不遂流落自蠻陬宗黨半天末存亡驚素書佳城東嶺外茂木故阡餘遙想千車送臨江涕滿裾

寄題武陵柳氏所居二首

天眞堂

宦遊閱盡山川勝歸老方知氣味眞歌哭不移身自穩往還無間語尤親永懷前輩無因見猶喜諸郎有此人千歲展禽風未改不加琱琢世稱珍

康樂樓

邑居欲盡溪山好不作層樓無奈何巖谷滿前收蠟屐漪漣極目卷漁蓑安心已得安身法樂土偏令樂事多千里筠陽猶靜治還家一笑定無它

筠州州宅雙蓮一首

綠蓋紅房共一池一雙游女巧追隨鏡中比並新粧後風際攜扶欲舞時露蘂暗開香自倍霜蓬漸老折猶疑殷勤畫手傳眞態道院生綃數幅垂

奉同子瞻荔支歎一首

蜀中荔支止嘉州餘波及眉半有不稻糠宿火卻霜霰結子僅與黃金侔近聞閩尹傳種法移種成都出巴峽名園競擷絳紗苞蜜漬瓊膚甘且滑北遊京洛墮紅塵箬籠白曬稱最珍思歸不復爲蓴菜欲及炎風朝露勻平居著鞭苦不早東坡南竄嶺南道海邊百物非平生獨數山前荔支好荔支色味巧留人不管年來白髮新得歸便擬尋鄉路棗栗園林不須顧青枝丹實須十株丁寧附書老農圃

次韻子瞻梳頭一首

水上有車車自翻懸霤如線垂前軒霜蓬已枯不再綠有客勸我抽其根枯根一去紫茸茁珍重已試幽

人言紛紛華髮何足道當返六十過去寬（近有道士相教拔白後以水火養之當不復生故以爲答）

勸子瞻修無生法一首

除却靈明一一空年來丹竈漫施功掌中定有菴摩在雲際懸知霧雨濛已賴信心留掣電要須淨戒拂昏銅誰言逐客江南岸身世雖窮心不窮

石盆種菖蒲甚茂忽開八九華或言此華壽祥也遠因生日作頌亦爲賦此一首

石盆攢石養菖蒲沮洳沙泉韮葉鋪世說華開難值遇天將壽考報勤劬心中本有長生藥根底暗添無限鬚更爾屈蟠增瘦硬宅年老病要相扶

子瞻和陶公讀山海經詩欲同作而未成夢中得數句覺而補之一首

此心淡無著與物常欣然虛閑偶有見白雲在空間愛之欲吐玩恐爲時俗傳逡巡自失去雲散空長天永愧陶彭澤佳句如珠圓

成都僧法舟爲其祖師寶月求塔銘於惠州還過高安送歸一首

少年能講大乘經法施堂中不出扃爲許先師傳後世徑從西海集南溟忘身直犯黃茅瘴滿意初成白塔銘寄我淚痕歸萬里遙知露滴澗松青

東西京二絕

親祀甘泉歲一終屬車徐動不驚風宓妃何預詞臣事指點譏訶豹尾中

犀著金槃不暇嘗更須石上擣黃粱數錢未免河東舊不識前朝大練光

唐相二絕

楊王滅後少英雄猶自澄思卻月中已得惠妃歡喜見方頭笑殺曲江公

朝中寂寂少名卿晚歲雄猜氣益橫心怕無鬚少年士可憐未識玉奴兄

寓居六詠

手植天隨菊晨添苜蓿盤叢長憐夏苦花晚怯秋寒素食舊所愧長齋今未闌殷勤拾落蘂眼暗讀書難

又

山丹炫南土盈尺愧西京所至曾無比知非浪得名未須求別種尙欠剝繁英行復春風度天涯眼暫明

又

隣家三畝竹蕭散倚東墻誰謂非吾有時能惠我涼雪深聞毀折風作任披猖事過還依舊相看意愈長

又

弱榴生掩冉插竹強支叉旋疊封根石能開著子花扶持物遂性綴緝我成家故國田園少何須恨海涯

又（或言矮雞冠卽玉樹後庭花）

大雞如人立小雞三寸長造物均付予危冠兩昂藏出欄風易倒依草枯不殭後庭花草盛憐汝計興亡

又

西隣分半井十口無渴憂歲旱百泉竭日供八家求艱難念生理沾足愧寒流比聞山田婦出汲爭羣牛（山中澗谷枯竭汲者每苦牛奪其水一人出汲輒數人持杖護之）

和子瞻新居欲成二首

老罷子卿還屬國功成定遠恨陽關漂流豈必風波際顛沛何妨枕席間伏臘便應隨俚俗室廬聞似勝家山因緣宿世非今日賴有陰功許旋還（此說見佛書）山連上帝朱明府心是南宗無盡燈過此欹危空比夢年來瘴毒冷如氷圖書一笑寧勞客音信頻來尚有僧梨棗功夫三歲辦不緣憂患亦何曾

次遲韻二首

老謫江南岸萬里修烝嘗三子留二子嵩少道路長累以二孀女辛勤具餱糧誰令南飛鴻送汝至我旁飢寒不能病氣紓色亦康拊背問家事嗟我久已忘力耕當及春無爲久南方還家語諸女素剛非王章

又

世事非吾憂物理有必至常暘百川竭顧亦防雨耳陰陽相糾纏反覆更自治幽懷澹不起默坐識其意長子念衰老遠行重慙愧疏慵身似僧岑寂家近寺但聞事日新未覺吾有異器鍠本自出藩角徒不遂得失衆共知窮達佛所記要令北歸日粗究一大事

次遠韻一首

萬里謫南荒三子從一幼謬追春秋餘賴爾牛馬走憂病多所忘問學非復舊借書里諸生疑事誰當叩吾兒雖懶教擢穎既冠後求友卷中人玩心竹間岫時令檢遺闕相對忘昏晝兄來試謳吟句法漸翹秀暫時鴻鴈飛迭發塤篪奏更念宛邱子頎然何時覯

次韻子瞻和陶公止酒一首（雷州作）

少年無大過臨老重復止自言衰病根恐在酒盃裏今年各南遷百事付諸子誰言瘴霧中乃有相逢喜連床聞動息一夜再三起泝流俛仰得此病竟何理平生不尤人未免亦求己非酒猶止之其餘真止矣飄然從孔公乘桴南海涘路逢安期生一笑千萬祀

次韻子瞻過海一首

我遷海康郡猶在寰海中送君渡海南風帆若張弓笑揖彼岸人回首平生空平生定何有此去未可窮惜無好勇夫從此乘桴翁幽子疑龍鰕牙須竟誰雄閉門亦匆見一鱟同香風晨朝飽粥飯洗鉢隨僧鐘借問何時歸茲焉若將終居家出家人豈復懷兒童老聃真吾師出入初猶龍籠樊顧甚密俛首姑爾容衆人指我笑韁鎖無此工一瞬千佛土相期兜率宮

過姪寄椰冠一首

衰髮秋來半是絲幅巾緇撮强爲儀垂空旋取海椶子（蜀中海椶卽嶺南椰木但不結子耳）束髮裝成老法師變化密移人不悟壞成相續我心知茅簷竹屋南溟上亦似當年廊廟時

寓居二首

東亭

十口南遷粗有歸一軒臨路閲奔馳市人不慣頻回首坐客相諳便解頤慙愧天涯萶知識增添城外小茅茨華嚴未讀河沙偈偃仰明窻手自披

東樓

月從海上湧金盆直入東樓照病身久已無心問南北時能閉目待儀麟颶風不作三農喜（是歲海無颶風）船客初來百物新歸去有時無定在漫隨俚俗共欣欣

所寓堂後月季再生與遠同賦一首

客背有芳藂開花不遺月何人縱尋斧害意肯留枿偶乘秋雨滋冒土見微茁猗猗抽條穎頗頗欲傲寒冽勢窮雖云病根大未容拔我行天涯遠幸此城南茇小堂劣容臥幽閣粗可蹐中無一尋空外有四隣匝窺墻數柚實隔屋看椰葉葱蒨獨兹苗愍愍待其活及春見開敷三嗅何忍折

浴罷一首

逐客例幽憂多年不洗沐予髮櫛無垢身垢要須浴顚隮本天運憤恨當誰復茅簷容病軀稻飯飽枵腹形骸但癯瘁氣血尚豐足微陽閲九地浮彩見雙目枯槁如束薪堅緻比温玉長齋雖云淨閲月聊一沃石泉瀹巾帨土釜煮桃竹南窻日未移困臥久彌熟華嚴有餘秩默坐心自讀諸塵忽消盡法界了無矚恍如仰山翁欲就溈叟卜猶恐墮聲聞大願勤自督

次遠韻齒痛一首

元明散諸根外與六塵合流中積緣氣虛妄無可託敝陋少空明婦姑相攘奪日出暵焦牙風來動危擇喜汝因病悟或免終身著更須誦楞嚴從此脫纏縛

子瞻聞瘦以詩見寄次韻一首

多生習氣未除肉長夜安眠懶食粥屈伸久已效熊虎倒挂漸擬同蝙蝠衆笑忍飢長杜門自恐莫年還入俗經旬輒瘦駭隣父未信腦滿添黃玉海夷旋覺似齊魯山蕨仍堪嘗菽粟孤船會復見洲渚小車未用安羊鹿海南老兄行尤苦樵爨長須同一僕此身所至即所安莫問歸期兩黃鵠

次韻子瞻獨覺一首

咄咄書空中有怪內熱搜膏發癰疥羹藜飯芋如固然飽食安眠眞一快午雞鳴屋呼不起欠伸吉貝重衾裏此身南北付天工竹杖芒鞋即行李夜長卻對一燈明上池溢流微有聲幻中非幻人不見本來日月無陰晴

次韻子瞻夜坐一首

月入虛牕疑欲旦香凝幽室久猶薰清風巧爲吹餘瘴疎雨時來報斷雲南海炎涼身已慣北方毀譽耳誰聞遥知掛壁瓢無酒歸船還將一酌分

次韻子瞻寄賀生日一首

弟兄本三人懷抱喪其一頎然仲與叔耆老天所隲師心每獨往可否輒自必折足非所恨所恨覆鼎實上賴吾君仁議止海濱黜凄酸念母氏此恨何時畢平生賢孟博苟生不謂吉歸心天若許定卜老泉室凄涼百年後事付何人筆于今兄獨知言之泣生日

次韻子瞻寄黄子木杖一首

老至亦有漸五十惟杖始行年日辰匝幸免鄉閭耻罪重瘡難平餘痂未脫痏登山足猶健不用扶兒子我兄念辛勤贈此攜且倚宅年賜環日田舍尤須此早收藤節杯旋綴烏皮几茅簷數間足不用伐桐杞

次韻子瞻謫居三適

旦起理髮

道人雞鳴起趺坐存九宮靈液流下田茯苓抱長松顚毛得餘潤冉冉欺霜風俯就無數櫛九九爲一通洗沐廢已久徐之勿忽忽氣來自湧泉至此知幾重近聞西邊將袒裼擁馬鬉歸來建赤油不復儕伍同

笑我守尋尺求與真源逢人生各有安未肯易三公

午窗坐睡

定中龍眠膝定起柳生肘心無出入異三昧亦何有
晴窗午陰轉坐睡一何久頽然擁褐身剝啄叩門手
褰帷顧我笑疑我困宿酒不知吾喪我氷消不遺壽
空虛無一物彼物自枯朽夢中得靈藥此藥從誰受
侵尋入四支欲洗自無垢從今百不欠只欠歸田叟

夜臥濯足

海民慢寒備不畜衾與裯雖苦地氣洩亦無徒跣憂
逐客久未安集舍占鵂鶹念昔使胡中車馳卒不留
貂裘遡北風十襲猶颼颼中塗履氷河馬倒身自投
宛足費馮翼千里煩帣韝十年事湯劑風雨氣輒浮
南來足憂慮此病何時瘳名身孰親疎慎勿求封侯

同子瞻次過遠重字韻一首

孟子自誇心不動未試永嘉鐵輪重弟兄六十老病
餘萬里同遭海隅送長披羊裘類嚴子罷食豬肝同
閔仲大男留處事田畝幼子隨行躬釜鬵低眉語笑
接隣父彈指吁嗟到蠻洞茅茨一日敢忘葺桑柘十
年須勉種來時邂逅得相攜歸去逡巡應復從莫驚
憂患爾來同久知出處平生共雖令子孫治家學休
炫文章供世用潁川築室久未成夜夜來忽作西湖夢

次韻子瞻和淵明擬古九首

客居遠林薄依墻種楊柳歸期未可必成陰定非久
邑中有佳士忠信可與友相逢話禪寂落日共杯酒
艱難本何求緩急肯相負故人在萬里不復爲薄厚
米盡鬻衣衾時勞問無有

又

閉門不復出茲焉若將終蕭然環堵間乃復有爲戎
我師柱下史久以雌守雄金刀雖云利未聞能斫風
世人欲困我我已安長窮窮甚當辟穀徐觀百年中

又

蕭蕭髮垂素晡日迫西隅道人愍我老元氣時卷舒
歲惡風雨交何不完子廬萬法滅無餘方寸可久居
將掃道上塵先拔庭中蕪一淨百亦淨我物皆如如

又

夜夢被髮翁騎驎下大荒獨行無與遊闖然款我堂
高論何崢嶸微言何渺茫我徐聽其說未離翰墨場
平生氣如虹宜不葬北邙少年慕遺文奇姿揖昂昂
衰罷百無用漸以圓斲方隱約就所安老退還自傷

又

海康雜蠻蜒禮俗久未完我居近閭閻願先化衣冠
衣冠一有恥其下胡爲顏東隣有一士讀書寄賢關
歸來奉親友跬步行必端慨然顧流俗歎息未敢彈
提提烏鳶中見此孤翔鸞漸能衣裘褐袒裼知惡寒

又

佛法行中原儒者恥論茲功施冥冥中亦何負當時
此方舊雜染渾渾無名緇治生守家室坐使斯人疑
未知酒肉非能與生死辭熾哉吳閩間佛事不可思
生子多穎悟得報豈吾欺時俾正法眼一出照曜之
誰爲邑中豪勸誦我此詩

又

憂來感人心悒悒久未和呼兒具濁酒酒酣起長歌

歌罷還獨舞黍麥力誠多憂長酒易消脫去如風花
不悟萬法空子如此心何

又

杜門人笑我不知有天遊光明遍十方咫尺陋九州
此觀一日成亥亥通法流竿木常自隨何必返故邱
老聃白髮年青牛去西周不遇關尹喜履迹誰能求

又

鉏田種紫芝有根未堪採逡巡歲月度太息毛髮改
晨朝玉露下滴瀝投滄海須牙忽長茂枝葉行可待
夜燒沉水香持戒勿中悔

雨中招吳子野先生一絕 循州作

柴門不出蓬生徑暑雨無時水及堂辟穀賴君能作
客暫來煎蜜餉桃康

荅吳和二絕

三間洲水小茅屋不比麻田新草堂問我秋來氣如
火此間何事得安康

慣從李叟遊都市久伴藍翁醉畫堂不似蘇門但長
嘯一生留恨與嵇康 子野昔與李士寧遊京師與藍喬同客曾魯公家甚久

閏九月重九與父老小飲四絕

九日龍山霜露凝龍川九日氣如烝偶逢閏月還重
九酒熟風高喜不勝

獲罪清時世共憎龍川父老尚相尋直須便作鄉關
看莫起天涯萬里心

客主俱年六十餘紫萸黃菊映霜鬚山深瘴重多寒
勢老大須將酒自扶

尉佗城下兩重陽白酒黃雞意自長卯飲下床虛已
散老年不似少年忙

求黃家紫竹杖一首 并引

予於龍川買曾氏小宅宅西南隅有紫竹百餘
竿為藤蔓所困無復直幹雖為伐藤而見竹偃
弱無可為杖者黃氏老家有紫竹甚茂乞得一
莖勁挺可喜聞黃氏竹舊自曾氏移植偶為詩
示之

曾家紫竹君家種曾圃竹與荒藤共藤驕竹瘁如畏
人不似君家竹森聳我來買宅非為宅愛此風稍時
一弄磨刀向藤久未忍樹倒藤披真自送繁陰一豁
新筍地狂鞭欲向青春動我身病後少筋力遍求拄
杖扶腰痛蕭蕭瘦幹未能任一畝君家知足用一枝
遺我拄尋君老酒仍煩為開甕

賦豐城劍一首 北歸途中作

劍氣夜干斗精誠初莫隔全身寄獄戶隱約還自得
張雷彼知我勉為汝一出腰間雜環佩亦既報之德
凜凜天地間要非手中物躍入延平水三日飛霹靂
出當乘風雷歸當臥泉石千年故穴在三嘆泉上客

范丞相堯夫挽詞二首 許州作

持身守忠恕臨事耻浮沉直道更三黜平生惟一心
家風來自遠國論老彌深令德真如玉泥沙枉見侵

又

南遷頭已白北返病初加君意知無罪天心許到家
同朝曾黍舊握手一長嗟時事紛無已還應付棣華

卜居一首

我歸萬里初無宅鳳去千年尚有臺誰為遶池先種

竹可憐當砌已栽梅囊貲只數腰金在歸計長遭鬢雪催欲就草堂終歲事落成隣舍許銜杯

和子瞻過嶺一首

山林瘴霧老難堪歸去中原茶亦甘有命誰令終返北無心自笑欲巢南蠻音慣習疑傖語脾病縈纏帶嶺嵐手挹祖師清淨水不嫌白髮照毿毿

子瞻贈嶺上老人次韻代老人答一絶

嶺頭盧老一爐灰長短根莖各自栽輕賤已消先世業知君海上去仍回

欒城後集卷第二

原书空白页

欒城後集卷第三

詩七十首

大行皇太后挽詞二首

累朝宗內治晚歲擅鴻勳立子得元聖收簾奉長君一言消横逆多難弭紛紜仙馭曾非遠長瞻翚洛雲

又

家風承舊相國體繼皇姑定策從中禁傳聲震海隅春風開閉蟄朝露濕焦枯萬里生還客冠纓涙雨濡

追尊皇太后挽詞二首

月缺年何久龍飛事一新追崇名號正同祔禮容均鳳翣低迎日龍輴細起塵都人知舜孝擁紼盡霑巾

又

德美鍾岐嶷榮華倍感傷一時朝野恨百世本支長出祖悲無憾因山險有光宅年過嵩洛望拜裕陵旁

贈史文通奉議二首

牆北史居士掛冠心轉閑頂開人共怪神去夜深還白雪微侵鬢丹砂久駐顏從君欲問道何日徑開關

又

有叟住東野畏人希入城君時共還往我欲問修行早歲識嚴客近時逢絳生真能訪茅屋屣履試將迎

次前韻示楊明二首

晚歲有餘樂天教一向閑嵩陽百口住嶺外七年還卜宅先隣叟攜瓢欲飲顏吳僧來不久相約叩禪關

又

甘井元依廟平湖亦近城幅巾朝食罷芒屩雨中行擾擾初何事悠悠畢此生欲邀東郭叟煩子作郊迎

唐修撰（義問）挽詞二首

家風臺柏老遺直故依然節見南遷後神凝未瞑前臨民舊有法訓子適成篇九轉今猶在參同豈妄傳

又

我返南荒日君臨舊許初笑談寛老病旌旆擁茅廬酒盞開雖數溪堂到尚踈誰言生死隔近在浹旬餘

寄題登封揖仙亭一首

靈王太子本讀書縱談穀洛參諸儒生來不見全盛初老成遺訓誰楷模心知漸失文武餘蕭然直入山中居山閑吹笙鳳凰呼升天白日乘龍車周人聚觀背路隅明月爲佩雲爲裾歸來千歲孰在無赤松老彭自爲徒上侍玉宸臨九區烜赫不類山澤癯依山作邑賢大夫夜中焚香遡空虛我欲從之駕肩輿秋風八月來徐徐

吳冲卿夫人秦國挽詞二首

國老相隨盡家風慨獨存見夫成相業聽子得忠言（夫人長子起居昔將論事以南遷之憂訪於夫人夫人以當官許焉）氣節歎多士聲華盛一門平生高義重未易俗人論

雅頌成章早春秋發論長風規留叔向文采似中郎覽古明興廢臨危喜激昂南遷初不恨李杜得從滂

十一月十三日雪一首

南方霜露多雖寒雪不作北歸亦何喜三年雪三落我田在城西禾麥敢嫌薄今年陳宋災水旱更爲虐閉糴斯不仁逐熟自難卻飢寒雖吾患尚可省鹽酪飛蝗昨過野遺種遍陂濼春陽百日至鬧若蠶生箔得雪流土中及泉盡魚躍美哉豐年祥不待炎火灼

呼兒具樽酒對婦同一酌誤認屋瓦鳴更願開雪脚

補子瞻贈姜唐佐秀才一首 并引

予兄子瞻謫居儋耳瓊州進士姜唐佐往從之遊氣和而言道有中州士人之風子瞻愛之贈之詩曰滄海何曾斷地脉白袍端合破天荒且告之曰子異日登科當爲子成此篇君游廣州州學有名學中崇寧二年正月隨計過汝南以此句相示時子瞻之喪再逾歲矣覽之流涕念君要能自立而莫與終此詩者乃爲足之

生長茅間有異芳風流稷下古諸姜適從瓊管魚龍窟秀出羊城翰墨場滄海何曾斷地脉白袍端合破天荒錦衣它日千人看始信東坡眼目長

還居汝南一首

我昔還自南從此適舊許再歲常杜門壁觀無與語何人自驚顧未聽卽安處亟逃潁州籍來貫汝南戶妻孥不及將童僕具樽俎身如孤棲鵲夜起三遶樹故人樂安生風節似其父忻然蹔一笑捨我西南去去已還閉門時作野田步蕭條古僧舍遺像得顏魯精神凜如生今昔吾與女已同羈窮厄但脫生死怖幸世方和平有土非寇虜春寒燒黃茅晝飯煑青茹何必渼上田幸此足粳稌歸心念狂簡裁製時已莫

索居三首

索居非謫地垂老更窮途去住看人意幽憂賴我無小園花草穢陋巷犬羊俱近覺根塵離忘言日益愚

又

平生亦何事十載苦顚隮夢嶮曾非嶮覺迷終不迷客居兼壯子別久愧良妻稍訝音書闊春陰道路泥

又

許蔡古鄰國風煙相雜和蕭然客舍靜不顧主人過野薺春將老淮魚夏漸多街南病居士有酒對酣歌

聞諸子欲再質卞氏宅一首

我生髮半白四海無尺椽卞氏昔冠冕子孫今蕭然願以棟宇餘救此朝夕懸顧我亦何有較子差尙賢傾囊不復惜掃地幸見捐南鄰隔短牆兩孫存故廛松竹手自種風霜歲逾堅幽花亂蜂蝶古木嘶蜩蟬垂陰可數畝成功幾百年人心苦無厭隱居恨未圓得之茍有命老矣聊息肩畚土塡隙穴結茅苴漏穿粗爾容偃息豈復求華鮮西歸信已乎永雜孫陳編

任氏閱世堂前大檜一首

君家大檜長百尺根如車輪身弦直壯夫連臂不能抱孤鶴高飛直上立狂風動地舞枝榦大雪翻空洗顏色人言此檜三百年未知昔是何人植君家大夫老不遇一生使氣未嘗屈沒身不說歸故里遺愛自知懷舊邑此翁此檜兩相似相與閱世何終極汝南山淺無良材櫟柱楝椽聊障日便令殺身起大廈亦恐衆材無匹敵且留枝葉撓雲霓猶得世人長太息

贈蔡駜居士一首

結茅汝上只三間種稻城西僅一廛梅老外生詩律在秀公弟子佛心傳埋盆疊石常幽坐留客開樽輒醉眠聞道鄰僧乞米送時無韓子定誰憐

癸未生日一首

我生本無生安有六十五生來逐世法妄謂得此數

隨流登中朝失脚墮南士人言我當喜亦言我當懼我心終頽然喜懼不入故歸來二頃田且復種禾黍或疑潁川好又使汝南去汝南亦何爲均是食粟處兒言生日至可就瞿曇語平生不爲惡今日安所訴老聃西入胡孔子東歸魯我命不在天世人汝何預

白鬚一首

中歲謬學道白鬚何由生故人指我笑聞道未能行我笑謝故人唯唯亦否否老聃古道師白髮生而有佛告波斯匿汝有不白存亭中掌亭人何嘗隨客奔客去不用留主在亭不毀堁牆支折棟在我不在爾道成款玉晨跪乞五色丸肝心化黃金齒髮何足言

寒食二首

寒食今年客汝南餘樽傾瀉亦醺酣道人久厭世間濁僧舍猶存肉食慙花折園夫時送客餳留孫女尚分甘永叔詩有爲翁寒食留錫之句欲遊紫極誰爲伴長揖孤松對不談紫極宮有巨松可數人抱

寄住汝南懷嶺南五年一醉久猶酣身逃爭地差云靜名落塵寰終自慙耳畔飛蠅看尚在鼻中醇酢近能甘今朝寒食唯當飲買酒先防客欲談

潁川城東野老一首姓劉氏名正

我歸潁川無故人城東野老鬚如銀少年椎埋起黃塵晚歲折節依仙真走如麕鹿人莫親呼來上堂飲清樽踞牀閉目略頻伸指我黃河出崑崙東流入海還天津沐浴周遍纔逡巡嬰兒跏趺乘日輪脫身遊戲走四隣逢人不告非自珍許我已老知閉門東朝太山款真君告我不返遊峨岷還家一舍臥不晨闉

棺空空但衣巾平生自言師洞賓嗟世賤目貴所聞

汝南示三子一首

此生賴有三男子到處來看老病翁飲食粗便魚稻足音塵不隔馬牛風道場莫問何方是舍宅元依畢竟空且爾不歸歸亦得汝曹免復走西東

謝任亮教授送千葉牡丹一首

花從單葉成千葉家住汝南疑洛南亂剝浮苞任狼籍併偷春色恣醺酣香穠得露久彌馥頭重迎風似不堪居士誰知已離畏金槃剪送病中菴

思歸二首

汝南百日留走遍三男子思歸非吾計聊亦爲爾耳行裝理肩輿客舍卷床第兒言世情惡平地風波起舟行或易搖舟靜姑且已匏繫雖非願蠖屈當有竢老人思慮拙小子言有理晨炊廩粟紅曉市淮魚美索居庖無人歸去迎伯姊終歲得安閑幽居無彼此

又

我老不待言有女年四十念我客汝南無與具朝食翩然乘肩輿面有風土色許蔡雖云近傳舍三經夕衰老累汝曹愧歎心不懌磨刀鱠縷紅洗盞酒花白母老行役難女來生理葺外孫跨鞍馬遇事亦閑習居然數口家解我百憂集厄窮須父子宅人非所及

萬蝶花一絕

誰唱殘春蝶戀花一團粉翅壓枝斜美人欲向釵頭插又恐驚飛鬢似鴉

春盡一首三月二十日立夏

春風過盡百花空燕坐笙簫起滅中樹影連天開翠

暮鳥聲入耳當歌童楞嚴十卷幾回讀法酒三升是
客同試問隣僧行乞在何人閑暇似衰翁

夢中詠醉人一首（四月十日夢得篇首四句起而足之）

城中醉人舞連臂城外醉人相枕睡此人心中未必
空塹爾頹然似無事我生從來不解飲終日騰騰少
憂累昔年曾見樂全翁自說少年飲都市一時同飲
石與劉不論升斗俱不醉樓中日夜狂歌呼錢盡酒
空姑且止都人疑是神仙人誰謂兩人皆醉死此翁
年老不復飲面光如玉心如水我今在家同出家萬
法過前心不起此翁已死誰與言欲言已似前生記

立秋偶作一首（六月二十三日）

十年憂患本誰知慚愧仙翁有舊期度嶺還家天許
我斸山種粟我尤誰秋風欲踐故人約春氣潛通病
樹滋心似死灰鬚似雪眼看多事亦奚爲

汝南遷居一首

病暑暑已退思歸未成歸人事不可期當受不當違
客居汝南城未覺吾廬非忽聞鵲反巢坐使鳩驚飛
三遶擇所安一枝粗得依我來衆草生漸見百卉腓
天行若循環物化如發機閉目內自觀此理良密微

寄內一首

與君少年初相識君年十五我十七上事姑章旁兄
弟君雖少年少過失昏晨定省歲月短五十還朝定
何益憂深責重樂無幾失足一墜南海北身居穽中
不見天仰面虛空聞下石丈夫學道等憂患婦人亦
爾何從得歸來舊許生白鬚回顧慙君髮如漆遷居
汝南復何事龜老支牀隨所擲相望一月兩得書聞
君肺病久消釋我經三伏常暴下近喜秋風埽烝濕
病除寢食未復故相見猶驚身似腊劉根夫婦俱有
道去日饒君著鞭策

病愈二首

學道雖云久沉痾竟未除炎烝度三伏晻曖覺中虛
嘉穀不自長荒榛終費鉏何辭用蘭石梨棗得扶疎

又

病退日身輕身輕心轉清山空流水上海靜寸燈明
朝市誰留住林泉自不行筠溪慙丐士流蕩過平生

九日三首

早歲寡歡意衰年仍病纏客居逢九日斗酒破千錢
奠菊驚秋晚兒孫慰目前登高懶不出多酌任頹然

又

狂夫老無賴見逐便忘歸小酌還成醉僑居不覺非
妻孥應念我風雨未縫衣憂患十年足何時賦式微

又

黃菊與秋競白鬚隨日添時人知不憙野老未相嫌
但酌清樽盡猶存薄俸霑日西聞客至更問酒家帘

立冬聞雷一首（九月二十九日）

陽淫不收斂半歲苦常燠禾黍飼蝗螟粳稻委平陸
民飢强扶耒秋晚麥當宿閔然候一雨霜落水泉縮
薈蔚山朝隮滂沱雨翻瀆經旬勢益暴方冬歲愈蹙
半夜發春雷中天轉車轂老夫睡不寐稚子起驚哭
平明眡中庭松菊半摧禿潛發枯草萌亂起蟄蟲伏
薪槱不出市晨炊午未熟首種不入土春餉難滿腹
書生信古語洪範有遺牘時無中壘君此意誰當告

將歸二首十月三日

久客初何事言歸似有名騰騰且隨俗落落竟無成
病苦醫猶厭囊空身自輕家人驚別後無限白鬚生

又

爲客不滿歲還家見兩孫遙知臨竹戶相對引瓢樽
老罷那嫌瘦心寛尚喜存風波隨處有何幸免驚奔

示資福諭老一首并引

予讀楞嚴至塵既不緣根無所偶反流全一六用
不行釋然而笑曰吾得入涅槃路矣然孤坐終日
猶苦念不能寂復取楞嚴讀之至其論意根曰見
聞逆流流不及地名覺知性乃嘆曰雖知返流未
及如來法海而爲意所留隨識分別不得名無知
覺明豈所謂返流全一也哉乃作頌以示諭老
幽居百無營孤坐若假寐根塵兩相接逆流就一意
意念紛無端中止不及地寂然了無覺乃造眞實際
百川入滄溟衆水皆一味止爲潭淵深動作濤瀾起
動止初何心乃遇適然耳吾心未嘗勞萬物將自理

三不歸行一首

客心搖搖若懸旌三度欲歸歸不成方春欲歸我自
懶秋冬欲歸事自變問我欲歸定何時天公默定人
不知孔公晚歲將入楚磐桓陳蔡行且住昭王已死
不復南意欲歸老父母邦衛靈父子無足取姑爾息
肩竢東魯三桓豈知用聖人哀公亦自不能臣冉求
一戰却齊虜請君召師君亦許歸來閉戶理詩書弁
冕時出從大夫夢見周公已不復老死故國心亦足
孔公愈老愈屯邅顧我未及門下賢鄉邦萬里不能
往妻孥近寄潁川上依嵩架潁結茅茨自問此志於
何期汝南一寓歲行復來年歸去栽松竹

罷提舉太平官欲還居潁川一首

避世山林中衣草食芋栗奈何處朝市日耗太倉積
中心久自笑公議肯相釋終然幸寛政尚許存寄秩
經年汝南居久與茅茨隔祠官一掃空避就兩皆失
父子相攜扶里巷行可即屋敝且圬牆蝗餘尚遺粒
交遊忌點染還往但親戚閉門便衰病杜口謝彈詰
餘年迫懸車奏草屢濡筆籍中顧未敢爾後儻容乞
幽居足暇豫肉食多憂慄永懷城東老未盡長年術

次遲韻寄适遜一首

飢民畏寒尤惡雪旋理破裘紝敗纊我雖久客未成
歸黍酒甕囊還潑節汝南薪炭舊如土爾來薄俸纔
供爇眼前煖熱無可道心下清涼有餘潔潁川歸去
知何時祠宮欲罷無同列夜中髣髴夢兩兒欲迓老
人先聚說

次遲韻對雪一首十一月二十七日

雪寒近可憂麥熟遠有喜我生憂喜中所遇一已委
平生聞汝南米賤豚魚美今年惡蝗旱流民鬻妻子
一食方半菽三日已于耜號呼人誰聞愍惻天自邇
繁陰忽連夕飛霰墮千里卷舒驚太速原隰殊未被
貧家望一麥生事如毛起薦飢當逐熟西去真納屨

還潁川一首甲申正月五日

昔賢仕不遇避世遊金馬嗟我獨何爲不容在田野
敝區寄汝南落泊反長社東西俱畏人何適可安者
故廬已荆榛遺壠但松檟頹齡迫衰暮舊物一已捨

安能爲妻孥辛苦問田舍平生事瞿曇心外知皆假歸休得溟渤坐受百川瀉何人實造物未聽相陶冶

題鄲城彼岸寺二首

文殊院古柏

曾看大柏孔明祠行盡天涯未見之此樹便當稱子行宅山只可作孫枝棟梁知是誰家用舟楫唯應海水宜日莫飛鵶集無數青田老鶴未曾知

武宗元比部畫文殊玄奘

遺墨消磨顧陸餘開元一一數吳盧本朝唯有宗元近國本長留後世模出世真人氣雍穆入蕃老釋面清癯居人不惜遊人愛風雨侵陵色欲無

上巳日久病不出示兒姪二首

春氣侵脾久在牀開門桃李著泥香牛鳴頗覺西湖近鳳去長憐北樹荒欲出老人無伴侶退歸諸子解農桑南隣約賣千竿竹拄杖穿林看筍長

臥聞諸子到西湖鵠鷺翩翩衆客俱紈扇藤鞵試輕快隻雞斗酒助歡娛行歌久已饒渠輩睡美猶應屬老夫春服既成沂可浴孔門世不乏迂儒

葺東齋一首 三月十八日

敝屋如鷰巢歲歲添泥土泥多暫完潔屋老終難固况復非吾廬聊爾避風雨圖書易新幌几杖移故處宵眠不擇安鼻息若炊釜兒孫喜相告定省便蚤莫我生溪山間弱冠衡茅住生來乏華屋所至輒成趣苦恨無囊金莫克償地主投老付天公著身豈無所

次遲韻千葉牡丹二首

潩上名園似洛濱花頭種種鬬尖新共傳青帝開金屋欲遣姚黃比玉真秦嶺猶應篆詩句杜鵑直恐降天神老人鬢少花頭重起舞欹斜酒力勻

老人無力年年懶世事如花種種新百巧從來知是妄一機何處定非真園夫漫接曾無種物化相乘豈有神畢竟春風不揀擇隨開隨落自勻勻

盆池白蓮一首

白蓮生淤泥清濁不相干道人無室家心迹兩蕭然我住西湖濱蒲蓮若雲屯幽居常閉戶時聽遊人言色香世所共眼鼻我亦存隣父閔我獨遺我數寸根潩水不入園庭有三尺盆兒童汲甘井日晏泥水溫及秋尚百日花葉隨風翻舉目得秀色引息收清芬此心湛不起六塵空過門誰家白蓮花不受風霜殘

詠竹二首

湖濱宜草木脩竹可三尋廛居多野思移種近牆陰及爾迷未醒方予熱正侵無嫌不遠本地薄肯成林

又

南隣竹甚茂門巷不容賓縣印君當往囊金我患貧翠旌稍亂起犀角筍初勻不惜圖書賣端來作主人

見兒姪唱酬次韻五首

芝蘭生吾廬一雨一增稸本亦何預人懷抱終眷眷老傳時已迫塵垢日須浣永歎舊文書展讀不終卷

又

讀書雖不惡不讀亦自好根牙就區別花實隨時老耘耡不可無雨露勿憂少我釣不在魚一竿寄洲島

又

宇宙非不寬閉門自爲阻心知塵外惡且忍閑居苦

跏趺默非睡龕燈翳復吐道士爲我言嬰兒出歌舞

又

身病要須閑閑極自成趣空虛雖近道懶拙初非悟
偶將今生脚還著古人履大小適相同本來無別處

又

西湖雖不到甘井竊餘涼三伏罷飲酒桂漿攜一觴
冠者五六人起舞互低昂人生有離合此歡未易忘

初得南園一首

倒囊僅得千竿竹掃地初開一畝宮十里故園魂夢
裏百年生事寂寥中晏家不願諸侯賜顏氏終成陋
巷風洗竹移花吾事了子孫它日記衰翁

移竹一首

牆陰竹蒙密板築念相妨欲補園東缺欣乘雨後涼
三年生筍遍一徑引風長但恐翁彌老筇枝懶復將

記夢一首七月二十六日

長魚三尺困橫盆送入清流喜欲奔報我金匙僅盈
寸擲還聊喜不貪存

欒城後集卷第二

原

书

空

白

页

欒城後集卷第四

詩七十首

葺居五首

南堂初一家隔絶歲月久開牆北風入爽氣通戶牖棟梁未摧折斤斧聊結構非言事輪奐粗反昔人舊

又

庭方正數尋風月所從入百年養毒樹攢芒比刀戟伐之念生久不伐愁跣足且復爲人謀庖椹利朝食宅角木宜食椹

又

竹林失蕃養春筍日瑣細草蔓半縈纏樗櫟互虧蔽已令具刀鎌稍竢秋霜厲欲成林下飲更種園東地

又

雜花生竹間竹荒花亦瘁移花通狂鞭春到兩皆遂牆東破茅屋排去收遺址時來拾瓦礫細細留花地

又

東南皆民居屋敗如齬齒一完誠未能綴葺聊且爾內修晨夜虞外結比隣喜無心本何營生理未免此

再賦葺居三絶

誰將脩竹寄隣家秋斫長竿春食芽旋築高牆護鷄犬稍容嵇阮醉喧譁

短垣疏戶略藏遮翠竹長松夾徑斜遊宦歸來四十載粗成好事一田家

南北高堂本富家百年梁柱半敧斜略教扶起猶堪住西望吾廬已自奢

歲莫口號二絶

六十年來又七年眼昏頭白意茫然逢人欲說平生舊少有能知兩世前

兩世相從今幾人回頭强半已埃塵此心點檢終如一時事無端日日新

雪後小酌寄內一首乙酉正月九日

薄雪爲燈止和風應節來出遊吾已懶小酌意難裁竹徑泥方滑菁畦凍欲開細君憐老病加料作新醅

喜雨一首二月二十三日

奪官分所甘年來祿又絶天公尚憐人歲賚禾與麥經冬雪屢下根鬚連地脉庖廚望麩餌甕盎思麴糵一春百日旱田作龜板拆老農淚欲墮無麥眞無食朱明候纔兆風雷起通夕田中有人至膏潤已逾尺繼來不違願飽食眞可必民生亦何幸天意每相恤我幸又已多鉏耒坐不執同爾樂豐穰異爾苦稅役時聞吏號呼手把縣符赤歲賦行自辦横斂何時畢

收蜜蜂一首

空中蜂隊如車輪中有王子蜂中尊分房減口未有處野老解與蜂語言前人傳蜜延客住後人秉艾催客奔布囊包裹鬧如市坌入竹屋新且完小窗出入旋知路幽圃首夏花正繁相逢處處命儔侶共入新宅長子孫今年活計知尚淺蜜蠟未暇分主人明年少割助和藥慙愧野老知利源

養竹一首

病竹養經年生筍大如毋初番放出林末番任供口欲求五寸圍更聽三年後蕭疎盡椽桷無復堪作帚吾廬適營葺便可開戶牖秀色到衣冠清風盪塵垢

物生悢失養養至無不厚斧斤日摧剝陰陽自難救
閑居翫草木農圃即師友養人如養竹舉目皆孝秀

和遲田舍雜詩九首并引

吾家本眉山田廬之多寡與楊子雲等仕宦流落不復能歸中竄嶺南諸子不能盡從留之潁川買田築室賒飢寒之患既蒙恩北還因而居焉然拙於生理有無之計一付諸子夏五月麥方登埸遲往從諸農夫簞瓢銍艾知以爲樂作詩九章澹然有詩人之思歸而出之爲和之云

麥生置不視麥熟爲一來我懶客亦惰田荒誰使開
勤事知有獲直駕獨未回交遊悉吾病門巷多蒼苔

又

我生無定居投老旋求宅未暇棟宇完先問松筠碧
床銳日益銷車轄轉生澁東家雖告貸罌否猶未必

又

偶自十年閑非繼七人作早歲漫云云志大終落落
齒髮已半空頭顱不難度顏曾本吾師終身美藜藿

又

至人竟安在陶鑄皆粃糠世俗那得知楚楚事冠裳
方醉狂正作吾語未可莊天定能勝人更看熟黃粱

又

平湖近西垣杖屨可以遊偶從大夫後不往三經秋
盎中插蒲蓮菱芡亦易求閉門具樽俎父子相獻酬

又

試問西寺僧云何古佛意别無安心法但復趁師餽
外物來無從往亦無所至佛法見在前我亦從此逝

又

老佛同一源出山便異流少小本好道意在三神洲
子房見黃石願封小國留終老預人事斷穀爲呂憂

又

蒼然澗下松不顧世雕刻斧斤百夫手牽挽千牛力
斵成華屋柱加以綴衣飾人心喜相賀松心終自惜

又

汲汲陷有爲昏昏墮無記湛然古井水心在獨無意
讀書非求解食粟姑自遂幸有三男子力田奉租稅

雨病一首

晴送麥入倉雨催穀含穗共怪天公仁曲盡老農意
誰爲三日霖下漉一丈地百谷爭奔流通川不可厲
夜聞屋山落晝說城闉閉老羸知柰何脾病尤所畏
中宵得暴下亭午臥忘起良醫過我言勿藥行自喜
損食存谷神收心辟邪氣兀然槁木居油爾元和至
天唯不窮人人則昧其理學道三十年愧爾良醫賜

施崇寧寺馬一首并引

予自龍川還潁川安於閑放不畜車馬僧悟緣自成都來爲予致一滇馬甚駿曰聞公歸自南方家無良馳此可以備登山之乘予愧其意不能却也然馬入吾廐輒苦多病意其非吾物也西鄰僧道和禪席之盛鄉閭之所犇走乃祝之曰俾爾爲和馬歸依佛法乘病或已乎因爲詩以示和

南歸閉門萬事了病臥常多起常少未用田間下澤
車何須櫪上追風驃鄉人記我少年日滇馬爲致風
前鳥三年伏櫪人共怪馬不能言心可曉坐馳千里

氣蟠結日食生芻空自笑主人自是箕潁人誰復爲送洮岷道支公惠眼識神駿山下泉甘足芳草法流一洗百病消翹足長鳴且忘老

南堂新甃花壇二首

亂竹侵紅藥病花羞晚春移根近談笑得土長精神榮悴非由爾芬芳止爲人庭西井泉好汲灌每躬親

又

老木不忍伐橫去聲枝宜少除根莖漸有託雨露稍分餘生意初無損開花終自如宅年諸草木成就此幽居

夢中謝和老惠茶一首

西鄰禪師憐我老北苑新茶惠初到晨興已覺三嗅多午枕初便一杯少七椀煎嘗病未能兩腋風生空自笑定中直往蓬萊山盧老未應知此妙

新霜一首

敗簷疏戶秋寒早老人脚冷先知曉濃霜滿地作微雪落葉投空似飛鳥新春未覺廩庾空宿逋暗奪衾裯少旱田首種未言入敢信來年真食麨

戲作家釀二首

方暑儲麴糵及秋舂秫稻甘泉汲桐柏火候問隣媪唧唧鳴甕盎瞰瞰化梨棗一撥欣已熟急搊嫌不早病色變渥丹羸軀驚醉倒子雲多交遊好事時相造嗣宗尚出仕兵廚可常到嗟我老杜門柰此平生好未出禁酒國恥爲甕間盜一醉汁滓空入腹誰復告俗諺有入腹無贓之語

又

我飲半合耳晨興不可無千錢買一斗衆口分須臾月俸本有助法許吏未俞慇慇坐相眎饞涎落盤盂頗濩舊乏水粳糯貴如珠今年利陂堨碓聲喧里閭典衣易鍾釜入甕坐醍醐歡欣走童孺左右陳肴蔬細酌奉翁媪餘潤霑庖廚詰朝日南至相戒留全壺一家有喜色經冬可無沽莫怪杜拾遺斗水寛憂虞

冬至雪一首

旱久魃不死連陰未成雪微陽九地來顛風三日發父老竊相語號令風爲節講武罷冬夫譏訶休保甲纍囚出死地冗官去煩雜手詔可人心吾君信明哲風頻雪猶吝來歲恐無麥天公聽一言惟幸早誅魃

歲莫二首

嶺南萬里歸來客頻上六年多病身未死誰言猶有命長閑豈復更尤人眼看世事知難了手注遺編近一新點檢平生無幾恨濁醪初熟正逢春

又

文章習氣消未盡般若初心老漸明粗有春秋傳舊學終憑止觀定無生維摩晚亦諧生事彌勒初猶重世名鬚髮來年應更白莫留塵滓溷澄清

春後望雪一首

秋雨僅熟禾冬雪不拚塊温風搜麥根天意欲爲害老農强推測妄謂春當改三陽已換節六出尚茫昧朝看扶桑暾夜聽土囊噫倉場久空竭榆棗方伐賣丁夫病風熱孺子作瘡疥無知此何辜得罪彼有在造物伊誰憎亦復自無柰慎勿翻雪海凍餒無疆界

除夜一首

年更六十七旬滿三百六俛仰定何爲萬事如轉轂禪心澹不起非人自歌哭芸芸初莫禦勢盡行將復學道道可成無心心每足守歲聽兒曹自笑未免俗

喜雨一首

歷時書不雨此法存春秋我請誅旱魃天公信聞不魃去未出門油雲裏嵩邙濛濛三日雨入土如膏流二麥返生意百草萌芽抽農夫但相賀漫不知其由魃來有巢穴遺卵遍九州一埽不能盡餘孽未遽休安得風雨師速遣雷霆搜衆魃誠已去秋成儻無憂

甲子日雨一首

一冬無雪麥方病細雨迎春歲有望愁見積陰連甲子復令父老念耕桑瘦田未足終年計濁酒誰供清旦嘗賴有真人不飢渴閉門却埽但焚香

新火一首

百口共一竈終年事烹煎力耕飼飢饞竈弊火亦煩昨日一百五老稚俱食寒呼童戛枯竹粲然吐青煙適從何方來熒熒百家傳性火出真空應量曾無邊老病何所求石缾煑寒泉斂爲一夫用無心固當然

次韻和人詠酴醾一首

蜀中酴醾生如積開落春風山寂寂已憐正發香晻曖猶愛未開光的皪半垂野水弱如墜直上長松勇無敵風中娜娜應數丈月下煌煌真一色故園聞道開愈繁老人自恨歸無日百花已過春欲莫燕坐繩床空歎息朝來滿把得幽香案頭亂插銅缾濕一番花蘂轉頭空誰能往問天台拾

閑居五詠

杜門

可憐杜門久不覺杜門非牀銳日日銷髀肉年年肥眼暗書罷讀肺病酒亦稀經年客不至不冠仍不衣眎聽了不昧色聲久已微終然渾爲一莫言我無歸

坐忘

少年嘗病肺納息肺自斂靈液洗昏煩百藥無此驗爾來觀坐忘一語頓非漸道妙有至力端能破諸暗跏趺百無營純白乃受染至人不妄言此說豈吾僭

讀書

習氣不易除書魔閑卽至圖史紛滿前展卷輒忘睡古今浩無垠得失同一軌前人已不悟今人復如此愍然嫠婦憂嗟哉肉食鄙掩卷勿重陳慟哭傷人氣

買宅

我老未有宅諸子以爲言東家欲遷去餘積尚可捐一費豈不病百口儻獲安田家伐榆棗賦役輸緡錢長大可雙棟瑣細堪尺椽生理付兒曹老幸食且眠

移竹一首

前年買南園本爲一畝竹稍去千百竿欲廣西南屋本心初不爾百口居未足黽勉斤斧餘慚愧琅玕綠東園有餘地補種何年復凜凜歲寒姿餘木非此族

城中牡丹推高皇廟園遲适聯騎往觀歸報未開戲作一首

漢廟名園甲頴昌洛川珍品重姚黃雨餘往看初疑晚春盡方開自不忙爭占一時人意速養成千葉化功長老人終歲關門坐花落花開已兩忘

外孫文驥與可學士之孫也予親教之學作

詩後發猶有家風喜其不墜作詩贈之一首

已矣石室老奄然三十年遺孫生不識妙理定誰傳孔伋仍聞道賈嘉終象賢文章猶細事風節記高堅

春深三首

郊原紅綠變青陰閉戶不知春已深稍喜荒畦添野薺坐看新竹補踈林簾中飛絮縈殘夢窗外啼鶯伴獨吟欲聽楞嚴終懶出道人知我祖無心（僧維璉時講楞嚴）

小園松竹有清陰懶病從茲日益深醉客滿堂慚北海野僧同社憶東林逢人問道空長嘯久客思歸尚越吟三十年前誦圓覺年來雖老解安心

又

偶有茅簷淇水陰（淇水自西湖聽水亭下派流自城北而東吾廬適在其南）近依城市淺非深幽居每自比陳寔古學何人貴杜林隣父時來陪小飲兒曹頗解續微吟前年僅了春秋傳後有仁人知我心

次遲韻示陳天倪秀才姪孫元老主簿一首

茅簷有佳客肅肅清風與吾孫成均來左右皆良朋爲憐衆兄弟將冠未有稱條枚失燎中林化薪蒸老夫方苦貧不辦酒如澠夏田已失麥種豆喜多蠅（俗以多蠅爲豆熟之祥）何以待君子簞瓢容一升君來豈非誤門庭冷如冰

再次前韻示元老一首

豪傑多自悟不待文王興四方有餘師十室豈無朋我老不知時早歲誰誤稱歸來理茅屋對客食藜蒸遇渴即飲水何嘗問淄澠冠裳强包裹毀譽如飛蠅植根久已爾苕穎日自升忘我亦忘法無氷知消氷

築室示三子一首

宅舍元依畢竟空小乘慣住草庵中一生滯念餘妻子百口僑居怯雨風松竹已栽猶稍稍棟梁未具勿忽忽三間道院吾真足餘問兒曹莫問翁

開窗一首

綠竹琅玕色紅葵旌節花開窗風細細窺戶月斜斜活計無多子文章自一家一牀方病臥隨意上三車

遜往泉城穫麥一首

少年食稻不食粟老居潁川稻不足人言小麥勝西川雪花落磨煮成玉冷淘槐葉氷上齒湯餅羊羮火入腹五年隨俗粗得飽晨朝稻米纔供粥兒曹知我老且饞觸熱泉城正三伏田家有信呼即來亭午驅牛汗如浴吾兒生來讀書史不慣田間爭斗斛今年久旱麥粒細及半罷休饒老宿歸來爛熳煞蒼耳來歲未知還爾熟百口且留終歲儲貧交强半倉無穀

送元老西歸

晝錦西歸及早秋十年太學爲親留讀詩僥就當年說答策甘從下第收莫嫌簿領妨爲學從此文章始自由家有吏師遺躅在當令耆舊識風流（伯父仕宦四十年當時號爲吏師）

蜀人舊食決明花耳潁川夏秋少菜崇寧老僧教人并食其葉有鄉人西歸使爲父老言之戲作一首

秋蔬舊採決明花三嗅馨香每嘆嗟西寺衲僧并食葉因君說與故人家

諸子將築室以畫圖相示三首

還家卜築初無地隨分經營似有時多研脩篁終未忍略存古柏更無疑畫圖且作百間計入室猶應三歲期得到安居真老矣一生歌哭任於斯

舊廬近已借諸子新宅分甘臨老時萬里松楸終獨往四方兄弟亦何疑竹間疎戶幽人到林上長松野鶴期已覺高軒慚衛賜可怜黃犬哭秦斯

積因得果通三世臨老長閑自一時久爾觀心終未悟偶然見道了無疑南遷北返吾何病片瓦尺椽天與期自斷此生今已矣世間何物更如斯

題韓駒秀才詩卷一絕

唐朝文士例能詩李杜高深得到希我讀君詩笑無語恍然重見儲光羲

秋社分題

天公閔貧病雨止得豐穰南畝場功作東家社酒香分均思孺子歸遺笑東方肯勸拾遺住休嫌父老狂

釀重陽酒

風前隔年麴甕裏重陽酒適從臺無餽飲啜不濡口秋嘗日已迫收拾煩主婦仰空露成霜搴庭菊將秀金微火猶壯未可多覆蔀唧唧候鳴聲涓涓報初溜輕巾漉糟腳寒泉養罌缶誰來供嘉節但約鄰人父生理正艱難一醉陶衰朽宅年或豐餘此味恐無有

中秋無月同諸子二首

風雨來無定泥塗日向深直埋今夜月真失衆人心雲外天衢淨人間濁霧侵幽人久不寐起坐夜愔愔

又

卷衣換斗酒欲飲月明中坐看浮雲合遙憐四海同舊說中秋陰晴四海同之清光知未泯來歲尚無窮且盡樽中淥高眠聽雨風

予昔在京師畫工韓若拙為予寫真今十三年矣容貌日衰展卷茫然葉縣楊生畫不減韓復令作之以記其變偶作一首

白髮蒼顏日日新丹青猶是舊來身百年迅速何曾住方寸空虛老更真一幅蕭條寄衰朽異時髣髴見精神近存八十一章注從道老聃門下人

九日獨酌三首

府縣嫌吾舊黨人鄉村畏我昔黃門終年閉戶已三歲九日無人共一樽白酒近令沽野店黃花旋遣折籬根老妻也說無生話獨酌油然對子孫

故國忘歸懶問人新居斫竹旋開門菊生牆下不知節酒滴床頭初滿樽漲水驟來真有浪浮雲卷去自無根凡心漫作潁濱傳留與宅年好事孫

平昔交遊今幾人後生誰復款吾門茅簷適性輕華屋黍酒忘形敵上尊東圃旋移花百本西軒恨斫竹千根舍南賴有凌雲柏父老經過說二孫古柏孫何僅所種

泉城田舍一首

泉城欲治麥囷囷五畝鄰家肯見分莫問三吳朱處士似勝吾鄉楊子雲陰晴卒歲關憂喜豐約終身看逸勤家世本來耕且養諸孫不用恥鉏耘

欒城後集卷第四

欒城後集卷第五

雜文一十二首

和子瞻沉香山子賦一首 并引

仲春中休子由於是始生東坡老人居於海南以沉水香山遺之示之以賦曰以爲子壽乃和而復之其詞曰

我生斯晨閱歲六十天鑿六竇俾以出入有神居之漠然靜一六爲之媒聘以六物紛然馳走不守其宅光寵所眩憂患所迮少壯一往齒搖髮脫失足隕墜南海之北苦極而悟彈指太息萬法盡空何有得失色聲橫騖香味並集我初不受將爾誰賊收眎內觀燕坐終日維海彼岸香木爰植山高谷深百圍千尺風雨摧斃塗潦齧蝕膚革爛壞存者骨骼巉然孤峯秀出巖穴如石斯重如蠟斯澤焚之一銖香蓋通國王公所售不顧金帛我方躬耕日耦沮溺鼻不求養蘭茝棄擲越人髡裸章甫奚適東坡調我寧不我悉久而自笑吾得道迹聲聞在定雷鼓皆隔豈不自保而佛是斥妄真雖二本實同出得眞而喜操妄而慄叩門爾耳未入其室妄中有眞非二非一無明所塵則眞如窟古之至人衣草飯麥人天來供金玉山積我初無心不求不索虛心而已何廢實腹弱志而已何廢强骨毋令東坡聞我而咍奉持香山稽首仙釋永與東坡俱證道術

和子瞻歸去來詞一首 并引

昔予謫居海康子瞻自海南以和淵明歸去來之篇要予同作時予方再遷龍川未暇也辛巳歲予既還潁川子瞻渡海浮江至淮南而病遂沒於晉陵是歲十月理家中舊書復得此篇乃泣而和之蓋淵明之放與子瞻之辯予皆莫及也示不逆其遺意焉耳

歸去來兮歸自南荒又安歸鴻乘時而往來曾奚喜而奚悲曩所惡之莫逃兮雖歡其足追蹈天運之自然意造物而艮非蓋有口之必食亦無形而莫衣苟所賴之無幾則雖喪其亦微吾駕非艮吾行弗奔心游無垠足不及門視之若窮挹焉則存俯仰衡茅亦有一樽既飯稻與食肉撫簞瓢而愧顏感烏鵲之夜飛樹三遶而未安有父兄之遺書命却埽而閉關知物化之如幻蓋捨物而內觀氣有習而未忘痛斯人之不還將築室乎西廛堂已具而無桓歸去來兮世無斯人誰與遊龜自閉於床下息眇緜乎無求閱歲月而不移或有爲予深憂解刀劍以買牛拔蕭艾以爲疇蓬累而行捐車捨舟獨棲棲於圖史或以佞而疑丘散衆說之糾紛忽冰潰而川流曰吾與子二人取已多其罷休已矣乎斯人不朽惟知時時不我知誰爲留歲云往矣今何之天地不吾欺形影尙可期相冬廪之億秭知春壠之耘耔眎白首之章皷信稚子之書詩若妍醜之已然豈復臨鏡而自疑

潁州擇勝亭詩一首 并引

子瞻爲汝陰守以幄爲亭欲往即設不常其處名之曰擇勝爲作四言一章轍愛其文故繼之云

我嗟世人誰實與謀生伏其廬死安于丘既成不化窘若縶囚我行四方所見或不江海之民生託于舟

前炊釜鬵後鑿匽溲晝設豆觴夕張衾裯出入濤瀾歸宿汀洲與風皆行與水皆浮坐食網罟以魚去留居無四鄰行無朋儔胡貊之民駕車以遊外纏毳韋內輯貂鼦美水薦草驅馬縱牛逐射兎鹿聚爬薪樵食肉飲水雨雪相咻草盡水乾風捲雲收所至成羣不懷一陬今我奈何橫自綢繆翼爲華堂湧爲層樓繚以修垣貫以通溝勢窮物變何異一漚棄之不忍徙去莫由矧茲士夫汎焉周流如鷰巢春知不期秋倏椽高棟徙與民仇一日安居百年怨尤我兄和仲塞剛立柔視民如傷有急斯周視身如傳苟完不求山磐水嬉習氣未瘳豈以吾好而俾民憂潁尾甚清湖曲孔幽風有翠幄雨有赤油匪舟匪車亦可相攸民曰公來庶幾無愁

和子瞻次韻陶淵明停雲詩一首并引

丁丑十月海道風雨儋雷郵傳不通子瞻兄和陶淵明停雲四章以致相思之意轍亦次韻以報

雲跨南溟南北一雨瞻望匪遙檻穽斯阻夢往從之引手相撫笑言未半捨我不佇晚稻欲登白露霄濛人飲嘉平漿酒如江雷人以十月臘祭凡三日飲酒作樂我獨何爲觀成于窗此心了然來無所從欣然而笑是無枯榮手足相依所鍾則情情忘意消神凝不征可以安身可以長生跛扈飛揚誰匪南柯運歷相尋憂喜雜和我游其外所享則多削迹拔木其如予何

和子瞻次韻陶淵明勸農詩一首并引

子瞻和淵明勸農詩六章哀儋耳之不耕予居海康農亦甚惰其耕者多閩人也然其民甘於魚鰍蟹蝦故蔬果不毓冬溫不雪衣被吉貝故藝麻而不績生蠶而不織羅紈布帛仰于四方之負販工習於鄙朴故用器不作醫奪於巫鬼故方術不治予居之半年凡羈旅之所急求皆不獲故亦和此篇以告其窮庶或有勸焉

我還海康實編于民少而躬耕老復其真乘流得坎不問所因願以所知施及斯人我行四方稻麥黍稷果蔬蒲荷百種咸植糞漑耘耔乃後有穡爾獨何爲開口而食掇拾于川搜捕于陸俯鞠婦子仰薦昭穆閩乘其婾載耒逐逐計無百年謀止信宿我歸無時視汝長久孰爲沮溺風雨相耦築室東皋取足南畝后稷爲烈夫豈一手斲木陶土器則不匱績麻繅蠒衣則可冀藥餌具前病安得至坐而告窮相視徒愧莫爲之先冥不謂鄙一夫前行百夫具履以爲不信出視同軌期爾十年風變而美

沐老圖贊一首

老聃新沐晞髮于庭其心泊然若遺其形夫子與回見之而驚入而問之强使自名曰豈有它哉夫人皆然惟役於人而喪其天其人苟亡其天則全四支百骸孰爲吾纏死生終始孰爲吾遷彼赫赫者將爲吾溫肅肅者將爲吾寒一溫一寒交而萬物生焉物皆賴之而況吾身乎溫爲吾和寒爲吾堅忽乎不知而更千萬年葆光志之夫非養生之根乎

香城順長老真贊一首并引

長老順公昔居圓通從先子游數日耳頃予謫高安特以先契訪予再三予嘗問道於公以擂鼻爲

答予卽以偈謝之曰搐鼻徑參真面目掉頭不受別鉗鎚公領之紹聖元年予再謫高安而公化去已逾年矣其門人以遺像示予焚香稽首而贊之曰

與訥皆行與璉皆處於南得法爲南長子成就緇白可名爲老慈愍黑闇可名爲姥我初不識以先子故訪我高安示搐鼻語再來不見作禮縑素向也無來今亦奚去

自寫真贊一首

心是道士身是農夫悞入廊廟還居里閭秋稼登場社酒盈壺頹然一醉終日如愚

六祖卓錫泉銘一首 并引

六祖初住曹溪卓錫泉湧清涼滑甘贍足大衆逮今數百年矣或時小竭則衆汲于山下今長老辯公住山四歲泉日湧溢衆嗟異之聞之作銘曰

祖師無心心外無學有來叩者雲湧泉落問何從來初無所從若有從處來則有窮初住南華衆集須水水性融會豈有無理引錫指石寒泉自冽衆渴得飲如我說法云何至今有溢有枯泉無溢枯蓋其人乎辯來四年泉水洋洋烹煑濯溉飲及牛羊手不病汲肩不病負匏勺瓦盂莫知其故我不求水水則許我訊于祖師其亦可哉

代李樵臥帳頌一首 并引

子瞻在黄日以臥帳遺李樵以頌問曰問李巖老何心居此愛護鐵牛障闌佛子樵不能答紹聖二年九月訪予高安戲代答之

鐵牛正臥佛子正渴奪我與爾是天人業爲我害爾是地獄業安臥此間我爾休歇茲大寶帳爲降魔設

夢齋頌一首 并引

曇秀上人遊行無定予兄子瞻作夢齋二字名其所至居室爲作頌曰

法身充滿處處皆一幻身虛妄所至非實我觀世人生非實中以寤爲正以寐爲夢忽寐所遇執寤所遭積執成堅如丘山高若見法身寤寐皆非知其皆非寤寐無非遨遊四方齋則不遷南北東西法身本然

抱一頌一首 并引

道士朱元經舊居光州彭城曹九章演甫少年過光元經謁之演甫曰聞君未嘗求人今求我何故元經曰君後自當知之後若干年演甫知光州復見元經元經知黄白術演甫每問之元經不答曰有抱一法君不問我問此何用演甫在光而元經蛻去演甫爲治後事此元經昔見演甫之意也崇寧甲申歲予閑居潁川演甫之子煥爲我道此因采道書中語作抱一頌此非獨道家事乃瞿曇正法也

眞人告我晝夜念一行一坐一眠一食一子若念一一亦念子子不念一一則去子子若得一萬事皆畢飢而念一一與子糧渴而念一一與子漿寒而念一一與子裳病而念一一與子方鬬而念一一與子兵念一之至至於忘一忘一之至與一爲一與一爲一入火不然入水不溺是謂念一

欒城後集卷第五

原
书
空
白
页

欒城後集卷第六

孟子解二十四章（予少作此解後失其本近得之故錄於此）

梁惠王問利國於孟子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先王之所以爲其國未有非利也孟子則有爲言之耳曰是不然聖人躬行仁義而利存非爲利也惟不爲利故利存小人以爲不求則弗獲也故求利則民爭民爭則反以失之孫卿子曰君子兩得之者也小人兩失之者之謂也

齊宣王問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有諸孟子對曰於傳有之周雖大國未有以七十里爲囿而不害於民者也意者山林藪澤與民共之而以囿名焉是以芻蕘雉兎者無不獲往不然七十里之囿文王之所不爲也

孟子曰以大事小者樂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樂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國小大之相形貴賤之相臨其命無不出於天者畏天者知其不可違不得已而從之樂天者非有所畏非不得已中心誠樂而爲之也堯禪舜舜禪禹湯事葛文王事昆夷皆樂天者也

齊景公作君臣相說之樂其詩曰畜君何尤孟子曰畜君者好君也君有逸德而能止之是謂畜君以臣畜君君之所尤也然其心則無罪非好其君不能也故曰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吾君不能謂之賊

孟子學於子思子思言聖人之道出於天下之所能行而孟子言天下之人皆可以行聖人之道子思言至誠無敵於天下而孟子言不動心與浩然之氣凡孟子之說皆所以貫通於子思而已故不動心與浩然之氣誠之異名也誠之爲言心之所謂誠然也心以爲誠然則其行之也安是故心不動而其氣浩然無屈於天下此子思孟子之所以爲師弟子也子思舉其端而言之故曰誠孟子從其終而言之故謂之浩然之氣一章而三說具焉其一論養心以致浩然之氣其次論心之所以不動其三論君子之所以達於義達於義所以不動心也不動心所以致浩然之氣也三者相須而不可廢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其爲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于天地之間是何氣也天下之人莫不有氣氣者心之發而已行道之人一朝之忿而鬭焉以忘其身是亦氣也方其鬭也不知其身之爲小也不知天地之大禍福之可畏也然而是氣之不養者也不養之氣橫行於中則無所不爲而不自知於是有進而爲勇有退而爲怯其進而爲勇也非吾欲勇也不養之氣盛而莫禁也其退而爲怯也非吾欲怯也不養之氣衰而不敢也孔子曰人之少也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壯也血氣方剛戒之在鬭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一人之身而氣三變之故孟子曰志一則動氣氣一則動志夫志意不修氣盛奪志則志無能爲而惟志之從志意既修志盛奪氣則氣無能爲而惟氣之聽故氣易致也而難在於養心孟子曰我四十不動心而告子先我不動心告子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可不得於

言勿求於心不可何謂也告子以爲有人於此不得之於其言勿復求其有此心不得之於其心勿復求其有此氣夫言之不然而心則然者有矣未有心不然而氣則然者也故曰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可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可由是言之氣者心之使也心所欲爲則其氣勃然而應之心所不欲而强爲之則其氣索然而不應人必先有是心也而後有是氣故君子養其義心以致其氣使氣與心相狎而不相難然後臨事而其氣不屈故曰志至焉氣次焉志之所至而氣從之之謂也昔之君子以其眇然之身而臨天下言未發而衆先喻功未見而志先信力不及而勢與之者以有是氣而已故曰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養志以致氣盛氣以充體體充而物莫敢逆然後其氣塞于天地雖然心之所以不動者何也博學而識之强力而行之卒然而遇之有自失焉故心必有所守而後能不動心之所守不可多也多學而兼守之事至而有不應也是以落其枝葉損之又損以至於不可損也而後能應故孔子謂子貢曰賜也汝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歟曰然非歟曰非也予一以貫之北宮黝之養勇也曰吾無辱於爾也孟施舍之養勇也曰吾無懼於爾也無辱勇矣而未見所以必勇也無懼而後能必勇故曰北宮黝之守氣不如孟施舍之守約北宮黝似子夏孟施舍似曾子曾子之所以自守者曰自反而不縮雖褐寬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夫縮入也入受也自反而心受之以爲可爲者無憾於吾心也則吾心囂然爲之而吾氣勃然應之矣孟子曰其爲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夫餒不充之謂也有行於此而義不受則心不慊心不慊則氣不能充體氣不能充體之謂餒矣故心不能不動也而有待於義君子之所由達於義者何也勉强而行之則勞苦而失其真放而不之求則終身而不獲孟子曰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夫君子之於道朝夕從事於其間待其自直而勿强正也中心勿忘待其自生而勿助長也而後獲其真强之而求其正助之而望其長是非誠正而誠長也迫於外也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待其自至而不强是學道之要也

孟子曰我知言詖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何謂也曰是諸子之病也孟子之於諸子非辯過之知其病而已病於寒者得火而喜以爲萬物莫火若也病於熱者得水而喜以爲萬物莫水若也一惑於水火以爲不可失矣誠得其病未有不覺而自泣也彼其爲是險詖之辭者必有以蔽之而不能自達也爲是淫放之辭者必有以陷之而不能自出也爲是邪辟之辭者必有以附之而不能自解也苟能知之發其蔽平其陷解其離未有不服者也不服則遁遁必有所窮要之於所窮而執之此孟子之所以服諸子也

孟子曰仁者如射射者正己而後發發而不中反求諸己夫射之中否在的而所以中否在我善射者治其在我正立而審操之的雖在左右上下無不中者

矣顏淵問仁孔子曰克己復禮爲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請問其目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夫居於人上而一爲非禮則害之及於物者衆矣誠必由禮雖不爲仁而仁不可勝用矣此仁者如射之謂也

龍子曰貢者較數歲之中以爲常樂歲粒米狼戾多取之而不爲虐則寡取之凶年糞其田而不足則必取盈焉故曰治地莫善於助莫不善於貢貢者夏后氏之法也而其不善如此何也曰何特貢也作法者必始於粗終於精篆之不若隸也簡策之不若紙也車之不若騎也席之不若牀也俎豆之不若盤盂也諸侯之不若郡縣也肉刑之不若徒流杖笞也古之不爲此非不智也勢未及也寢於泥塗者寘之於陸而安矣自陸而後有藁秸自藁秸而後有莞簟捨其不安而獲其所安足矣方其未有貢也以貢爲善矣及其既貢而後知貢之未善也法非聖人之所爲世之所安也聖人者善因世而已今世之所安聖人何易焉此夏之所以貢也

陳仲子處於於陵齊人以爲廉孟子曰仲子所居之室伯夷之所築歟抑亦盜跖之所築歟所食之粟伯夷之所種歟抑亦盜跖之所種歟人安能待伯夷而後居而後食若是則孟子之責人也已難曰否居於於陵而食其食非孟子之所謂不可而仲子之所謂不可也仲子以兄之祿爲不義之祿而不食也以兄之室爲不義之室而不居也天下無伯夷仲子之義爲不居且不食也天下不可待伯夷而後居而後食然則非其居於於陵食於辟纑之果汚也而不食於母避兄之室之不可繼也故曰以母則不食以妻則食之以兄之室則不居以於陵則居之是尙爲能充其類也乎君子之行爲可充也爲可繼也然後行有類若仲子將何以繼之故曰禦人于國門之外而餽以道則不受以不義取之於民者猶禦也其受於孔子以不義取之於民而餽以道則受於孔子何也曰以其非禦也非禦而謂之禦充類至義之盡也君子充其類而極其義則仲子之兄猶盜也仲子之兄猶盜也則天下之人皆猶盜也以天下之人皆猶盜而無所答則誰與立乎天下故君子不受於盜而猶盜者有所不問而後可以立於世若仲子者蚓而後充其操也孔子曰鳥獸不可與同羣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蓋謂是也

學者皆學聖人學聖人者不如學道聖人之所是而吾是之其所非而吾非之是以貌從聖人也以貌從聖人名近而實非有不察焉故不如學道之必信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是以君子欲其自得之也

孟子曰天下之言性者則故而已矣所謂天下之言性者不知性者也不知性而言性是以言其故而已故非性也無所待之謂性有所因之謂故物起於外而性作以應之此豈所謂性哉性之所有事也性之所有事之謂故方其無事也無可而無不可及其有事未有不就利而避害者也知就利而避害則性滅

而故盛矣故曰故者以利爲本夫人之方無事也物未有以入之有性而無物故可以謂之人之性及其有事則物入之矣或利而誘之或害而止之而人失其性矣譬如水方其無事也物未有以參之有水而無物故可以謂之水之性及其有事則物之所參也或傾而下之或激而升之而水失其性矣故曰所惡於智者爲其鑿也如智者若禹之行水則無惡於智矣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也如智者亦行其所無事則智亦大矣水行於無事則平性行於無事則靜方其靜也非天下之至明無以窺之及其既動而見於外則天下之人能知之矣天之高也星辰之遠也吾將何以推之惟其有事於運行是以千歲之日可坐而致也此性故深淺之辨也

孟子嘗知性矣曰天下之言性者則故而已矣故者以利爲本知故之非性則孟子嘗知性矣然猶以故爲性何也孟子道性善曰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信有是四端矣然而有惻隱之心而已乎蓋亦有忍人之心矣有羞惡之心而已乎蓋亦有無恥之心矣有辭讓之心而已乎蓋亦有爭奪之心矣有是非之心而已乎蓋亦有蔽惑之心矣忍人之心不仁之端也無恥之心不義之端也爭奪之心不禮之端也蔽惑之心不智之端也是八者未知其孰爲主也均出於性而已非性也性之所有事也今孟子則別之曰此四者性也彼四者非性也以告於人而欲其信之難矣夫性之於人也可得而知之不可得而言也遇物而後形應物而後動方其無物也性也及其有物則物之報也惟其與物相遇而物不能奪則行其所安而廢其所不安則謂之善與物相遇而物奪之則置其所可而從其所不可則謂之惡皆非性也性之所有事也譬如水火能下者水也能上者亦水也能熟物者火也能焚物者亦火也天下之人好其能下而惡其能上利其能熟而害其能焚也而以能下能熟者謂之水火能上能焚者爲非水火也可乎夫是四者非水火也水火之所有事也奈何或以爲是或以爲非哉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夫雖堯桀而均有是性是謂相近及其與物相遇而堯以爲善桀以爲惡是謂相遠習者性之所有事也自是而後相遠則善惡果非性也孔子曰上智與下愚不移故有性善有性不善以堯爲父而有丹朱以瞽瞍爲父而有舜以紂爲君而有微子啓王子比干安在其爲性相近也曰此非性也故也天下之水未有不可飲者也然而或以爲清冷之淵或以爲塗泥今將指塗泥而告人曰雖是亦有可飲之實信矣今將指塗泥而告人曰吾將飲之可乎此上智下愚之不可移也非性也故也

孟子曰伯夷聖之清者也伊尹聖之任者也柳下惠聖之和者也孔子聖之時者也孔子之謂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之者也金聲也者始條理也玉振之也者終條理也始條理者智之事也終條理者聖之事也智譬則巧也聖譬則力也以巧諭智以

力論聖何也巧之所能有或不能力之所嘗至無不至也伯夷伊尹柳下惠之行人之一方也而以終身焉故有不可得而充至於孔子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仕而仕可以處而處然後終身行之而不匱故曰由射於百步之外其至爾力也是可常也其中非爾力也是巧也是不可常也巧亦能爲一中矣然而時亦不中是不如力之必至也

語曰齊人饋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孟子曰孔子從而祭膰肉不至不稅冕而行二者非相反也孔子之去魯爲女樂之故也去於膰肉之不至爲君也於其君之有大惡也孔子有不忍行焉於其君之無罪也孔子有不安行焉曰上以求免吾君下以免我是以去於膰肉之不至曰是可以辭於天下也故曰乃孔子則欲以微罪行不欲爲茍去君子之所爲衆人固不識也

孟子曰君子不亮惡乎執必信之謂亮孔子曰君子貞而不亮要止於正而不必信而後無所執否則執一而廢百矣

孟子曰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夭壽不貳修身以竢之所以立命也天者莫之使而自然者也命者莫之致而自至者也天畀我以是心而不能存付我以是性而不能養是天之所以受我者有所不事也壽則爲之夭則廢之夭壽非人所爲也而寘力焉是命有所未立也修身於此知夭壽之無可爲也而命立於彼矣

孟子曰莫非命者順受其正何謂也天之所以受我者盡於是矣君子修其在我以全其在天人與天不相害焉而得之是故謂之正忠信孝弟所以爲順也人道盡矣而有不幸以至於大故而後得爲命巖牆之下是必壓之道也桎梏之中是必困之道也必壓必困而我蹈之以受其禍是豈命哉吾所處者然也人之爲不善也皆有愧耻不安之心小人惟奮而行之君子惟從而已之孟子曰無爲其所不爲無欲其所不欲如斯而已矣

孟子曰舜爲天子臯陶爲士瞽叟殺人臯陶則執之舜則竊負而逃於海濱吾以爲此野人之言非君子之論也舜之事親烝烝乂不格姦何至於殺人而負之以逃哉且天子之親有罪議之孰謂天子之父殺人而不免於死乎

孟子曰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然後踐形形色者所强於外也中雖無有而猶知强之孟子以是爲天性也有人於此其進之銳也則天下以爲不速退矣是不然勉强而力行之則其進也必銳不勝而怠厭之則其退也必速曷不取而覆觀之於其不可已而已者無所不已於其所厚者薄無不薄也故曰仲子不義與之齊國而不受人皆信之是舍簞食豆羹之義也人莫大焉亡親戚君臣上下以其小者信其大者烏可哉亡親戚君臣上下而可是所謂不可已而已者也能居於於陵食於辟纑而不顧而不能以不義不受齊國是所謂進銳而退速者也

孟子曰不仁而得國者有之矣不仁而得天下者未之有也孟子之爲是言也則未見司馬懿楊堅也不

仁而得天下也何損於仁仁而不得天下也何益於不仁得國之與得天下也何以爲異君子之所恃以勝不仁者上不愧乎天下不愧乎人而得失非吾之所知也

孟子曰人能充其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人能充無穿窬之心而義不可勝用也無欲害人之心與無穿窬之心人皆有之然苟將充之則未可以言而言可以言而不言猶未免乎穿窬也此所謂造端乎夫婦而其至也察乎天地也歟

欒城後集卷第六

欒城後集卷第七

歷代論一 并引

予少而力學先君予師也亡兄子瞻予師友也父兄之學皆以古今成敗得失爲議論之要以爲士生於世治氣養心無惡於身推是以施之人不爲苟生也不幸不用猶當以其所知著之翰墨使人有聞焉予既壯而仕仕宦之餘未嘗廢書爲詩春秋集傳因古之遺文而得聖賢處身臨事之微意喟然太息知先儒昔有所未悟也其後復作古史所論益廣以爲略備矣元符庚辰蒙恩歸自嶺南卜居潁川身世相忘俛仰六年洗然無所用心復自放圖史之間偶有所感時復論著然已老矣目眩於觀書手戰於執筆心煩於慮事其於平昔之文益以疎矣然心之所嗜不能自已輒存之於紙凡四十有五篇分五卷

堯舜第一

堯之世洚水爲害以意言之堯之爲國當日夜不忘水耳今考之於書觀其爲政先後命羲和正四時務農事其所先也末乃命鯀以治水鯀九年無成功乃命四岳舉賢以遜位四岳稱舜之德曰舜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堯以爲然而用之君臣皆無一言及於水者舜既攝事黜鯀而用禹洚水以平天下以安堯舜之治其緩急先後於此可見矣使五教不明父子不親兄弟相賊雖無水患求一日之安不可得也使五教既修父子相安兄弟相友水雖未除要必有能治之者昔孔子論政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古之聖人其憂深慮遠如此世之君子凡有志於治皆曰富國而强兵患國之不富而侵奪細民患兵之不强而陵虐鄰國富强之利終不可得而謂堯舜孔子爲不切事情於乎殆哉

三宗第二

黄帝堯舜壽皆百年享國皆數十年周公作無逸言商中宗享國七十五年高宗五十九年祖甲三十三年文王受命中身享國五十年自漢以來賢君在位之久皆不及此西漢文帝二十三年景帝十六年昭帝十二年東漢明帝十八年章帝十三年和帝十二年唐太宗二十三年此皆近世之明主然與無逸所謂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者無以大相過也至其享國長久如秦始皇帝漢武帝梁武帝隋文帝唐玄宗皆以臨御久遠循致大亂或以失國或僅能免其身其故何也人君之富其倍於人者千萬也膳服之厚聲色之靡所以賊其躬者多矣朝夕於其間而無以御之至於夭死者勢也幸而壽考用物多而害民久矜己自聖輕蔑臣下至於失國宜矣古之賢君必志於學達性命之本而知道德之貴其視子女玉帛與糞土無異其所以自養乃與山林學道者比是以久於其位而無害也傅說之詔高宗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于古訓乃有獲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允懷于茲道積于厥躬惟斆學半念終始典于學厥德修罔

覺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嗚呼傳說其知此矣

周公第三

言周公之所以治周者莫詳於周禮然以吾觀之秦漢諸儒以意損益之者衆矣非周公之完書也何以言之周之西都今之關中也其東都今之洛陽也二都居北山之陽南山之陰其地東西長南北短短長相補不過千里古今一也而周禮王畿之大四方相距千里如畫棋局近郊遠郊甸地稍地大都小都相距皆百里千里之方地實無所容之故其畿內遠近諸法類皆空言耳此周禮之不可信者一也書稱武王克商而反商政列爵惟五分土惟三故孟子曰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能五十里不達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鄭子產亦云古之言封建者蓋若是而周禮諸公之地方五百里諸侯四百里諸伯三百里諸子二百里諸男百里與古說異鄭氏知其不可而爲之說曰商爵三等武王增以子男其地猶因商之故周公斥大九州始皆益之如周官之法於是千乘之賦自一成十里而出車一乘千乘而千成非公侯之國無以受之吾竊笑之武王封之周公大之其勢必有所并有所并必有所徙一公之封而子男之國爲之徙者十有六封數大國而天下盡擾此書生之論而有國者不爲也傳有之曰方里而井十井爲乘故十里之邑而百乘百里之國而千乘千里之國而萬乘古之道也不然百乘之家爲方百里萬乘之國爲方數圻矣古無是也語曰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千乘雖古之大國而於衰周爲小然孔子猶曰安見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然則雖衰周列國之强家猶有不及五十里者矣韓氏羊舌氏晉大夫也其家賦九縣長轂九百其餘四十縣遺守四千謂一縣而百乘則可謂一縣而百里則不可此周禮之不可信者二也王畿之內公邑爲井田鄉遂爲溝洫此二者一夫而受田百畝五口而一夫爲役百畝而稅之十一舉無異也然而井田自一井而上至於一同而方百里其所以通水之利者溝洫澮三溝洫之制至於萬夫方三十二里有半其所以通水之利者遂溝洫澮川五利害同而法制異爲地少而用力博此亦有國者之所不爲也楚蔿掩爲司馬町原防井衍沃蓋平川廣澤可以爲井者井之原阜堤防之間狹不可井則町之杜預以町爲小頃町皆因地以制廣狹多少之異井田溝洫蓋亦然耳非公邑必爲井田而鄉遂必爲溝洫此周禮之不可信者三也三者既不可信則凡周禮之詭異遠於人情者皆不足信也古之聖人因事立法以便人者有矣未有立法以强人者也立法以强人此迂儒之所以亂天下也

五伯第四

五伯桓文爲盛然觀其用兵皆出於不得已桓公帥諸侯以伐楚次於陘而不進以待楚人之變楚使屈完如師桓公陳諸侯之師與之乘而觀之屈完見齊之盛懼而求盟諸侯之師成列而未試也桓公退舍召陵與之盟而去之夫豈不能一戰哉知戰之不必勝而戰勝之利不過服楚全師之功大於克敵故以

不戰服楚而不吝也晉文公以諸侯遇楚於城濮楚人請戰文公思楚人之惠退而避之三舍軍吏皆諫咎犯曰我退而楚還我將何求若其不還君退臣犯曲在彼矣師退而楚不止遂以破楚而殺子玉使文公退而子玉止則文公之服楚亦與齊桓等無戰勝之功矣故桓文之兵非不得已不戰此其所以全師保國無敵於諸侯者也至宋襄公國小德薄而求諸侯淩虐邾鄫之君爭鄭以怒楚兵敗身死之不暇雖竊伯者之名而實非也其後秦穆公東平晉亂西伐諸戎楚莊王克陳入鄭得而不取皆有伯者之風矣然穆公聽杞子之計違蹇叔而用孟明千里襲鄭覆師於殽雖悔過自誓列於周書而不能東征諸夏以終成伯業莊王使申舟聘齊命無假道於宋丹知必死而王不聽宋人殺之王聞其死投袂而起以兵伐宋圍之九月與之盟而去之雖號能服宋然君子以爲此不假道之師也齊靈公楚靈王之所爲王亦爲之而尚何以爲伯乎於乎此二君者皆賢君也兵一不義而幾至於狼狽不能與桓文齒而况其下者哉

管仲第五

先君嘗言管仲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以桓公伯孔子稱其仁而不能止五公子之亂使桓公死不得葬曰管仲蓋有以致此也哉管仲身有三歸桓公內嬖如夫人者六人而不以爲非此固適庶爭奪之禍所從起也然桓公之老也管仲與桓公爲身後之計知諸子之必爭乃屬世子於宋襄公夫父子之間至使宅人與焉智者蓋至此乎於乎三歸六嬖之害溺於淫欲而不能自克無已則人乎詩曰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四方且猶順之而况於家人乎傳曰管仲病且死桓公問誰可使相者管仲曰知臣莫若君公曰易牙何如對曰殺子以適君非人情不可公曰開方何如曰倍親以適君非人情難近公曰豎刁何如曰自宮以適君非人情難親管仲死桓公不用其言卒近三子二年而禍作夫世未嘗無小人也有君子以閑之則小人不能奮其智語曰舜有天下選於衆舉皐陶不仁者遠矣湯有天下選於衆舉伊尹不仁者遠矣豈必人人而誅之管仲知小人之不可用而無以禦之何益於事內既不能治身外復不能用人舉易世之憂而屬之宋襄公使禍既已成而後宋以干戈正之於乎殆哉昔先君之論云爾

知罃趙武第六

齊桓公存三亡國以屬諸侯其義多於晉文然桓公沒而齊亂其後不能復伯文公子孫世爲盟主二百餘年與春秋相終始其故何也雖襄公悼公之賢齊所無有然其所以保伯業而不失者則有在也伯者之盛非能用兵以服諸侯之難而能不用兵以服諸侯之爲難耳文公之後前有知罃後有趙武皆能不用兵以服諸侯此晉之所以不失伯也悼公與楚爭鄭三合諸侯之師其勢足以舉鄭而卻楚晉之羣臣中行偃欒黶之徒欲一戰以服楚者衆矣惟知罃爲中軍將知用兵之難勝負之不可必三與楚遇皆還延稽故不與之戰卒以敝楚而服鄭此則知罃不用兵之功也悼公死平公立平公非悼公比也然能屬

政趙武武嘗與楚屈建合諸侯之大夫于宋以求弭兵趙武於此有仁人之心二焉方其未盟也屈建衷甲將以襲武武與叔向謀之叔向曰以信召人而以僭濟之人誰與之安能害我武從其言卒事而楚不敢動將盟晉楚爭先叔向又曰諸侯歸晉之德只非歸其尸盟也子務德無爭先武亦從而先之此二者非仁人不能何也人將衷甲以襲我我亦衷甲以待之此勢之所必至也不幸不勝無可言者雖幸而勝晉楚之禍必自是始晉爲盟主常先諸侯矣晉未失諸侯而楚求先之若與之爭楚必不聽晉楚之禍亦必自是始然此二者皆人情之所不能忍也忍之近於弱不忍近於强而武能忍之晉楚不爭而諸侯賴之故吾以爲武有仁人之心二焉凡晉之所以不失諸侯而趙氏之所以卒興於晉者由此故也春秋書宋之盟實先晉而後楚孔子亦許之歟

漢高帝第七

高帝之入秦一戰於武關兵不血刃而至咸陽此天也非人也秦之亡也諸侯並起爭先入關秦遣章邯出兵擊之秦雖無道而其兵方强諸侯雖銳而皆烏合之衆其不敵秦明矣然諸侯皆起於羣盜不習兵勢陵藉郡縣狃於亟勝不知秦之未可攻也於是章邯一出而殺周章破陳涉降魏咎斃田儋兵鋒所至如獵狐兔皆不勞而定後乃與項梁遇苦戰再三然後破之梁雖死而秦之銳鋒亦略盡矣然邯以爲楚地諸將不足復慮乃渡河北擊趙邯既北而秦國內空至是秦始可擊而高帝乘之此正兵法所謂避實而擊虛者蓋天命非人謀也項梁之死也楚懷王遣宋義項羽救趙羽願與沛公西入關懷王諸老將皆曰項羽爲人慓悍禍賊嘗攻襄城襄城無噍類所過無不殘滅且楚數進取前陳王項梁皆敗不如更遣長者扶義而西告諭秦父兄秦父兄苦其主久矣誠得長者往無侵暴宜可下卒不許項羽而遣沛公沛公方入關而項羽已至河北與章邯相持邯雖欲還兵救秦勢不得矣懷王之遣沛公固當然非邯羽相持於河北沛公亦不能成功故曰此天命非人謀也

漢文帝第八

老子曰柔勝剛弱勝强漢文帝以柔御天下剛强者皆乘風而靡尉佗稱號南越帝復其墳墓召貴其兄弟佗去帝號俯伏稱臣匈奴桀敖陵駕中國帝屈體遣書厚以繒絮雖未能調伏然兵革之禍比武帝世十一二耳吳王濞包藏禍心稱病不朝帝賜之几杖濞無所發怒亂以不作使文帝尙在不出十年濞亦已老死則東南之亂無由起矣至景帝不能忍用鼂錯之計削諸侯地濞因之號召七國西向入關漢遣三十六將軍竭天下之力僅乃破之錯言諸侯强大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則反疾而禍小不削則反遲而禍大世皆以其言爲信吾以爲不然誠如文帝忍而不削濞必未反遷延數歲之後變故不一徐因其變而爲之備所以制之者固多術矣猛虎在山日食牛羊人不能堪荷戈而往刺之幸則虎斃不幸則人死其爲害亟矣鼂錯之計何以異此若能高其垣牆深其陷穽時伺而謹防之虎安能必爲害此則文

帝之所以備吳也嗚呼爲天下慮患而使好名貪利小丈夫制之其不爲鼂錯者鮮矣

漢景帝第九

漢之賢君皆曰文景文帝寬仁大度有高帝之風景帝忌刻少恩無人君之量其實非文帝比也帝之爲太子也吳王濞世子來朝與帝博而爭道帝怒以博局提殺之濞之叛逆勢激於此張釋之文帝之名臣也以劾奏之恨斥死淮南鄧通文帝之倖臣也以吮癰之怨困迫至死鼂錯始與帝謀削諸侯帝違衆而用之及七國反袁盎一說諭而斬之東市曾不之卹周亞夫爲大將折吳楚之銳鋒不數月而平大難及其爲相守正不阿惡其悻悻不屈遂以無罪殺之梁王武母弟也驕而從之幾致其死臨江王榮太子也以母失愛至使酷吏殺之其於君臣父子兄弟之際背理而傷道者一至於此原其所以能全身保國與文帝俱稱賢君者惟不改其恭儉故耳春秋之法弒君稱君君無道也稱臣臣之罪也然陳侯平國蔡侯般皆以無道弒而弒皆稱臣以爲罪不及民故也如景帝之失道非一也而猶稱賢君豈非躬行恭儉罪不及民故耶此可以爲不恭儉者戒也

欒城後集卷第七

原书空白页

欒城後集卷第八

歷代論二

漢武帝第十

天下利害不難知也士大夫心平而氣定高不爲名所眩下不爲利所怵者類能知之人主生於深宮其聞天下事至鮮矣知其一不達其二見其利不覩其害而好名貪利之臣探其情而逢其惡則利害之實亂矣漢武帝即位三年年未二十閩越舉兵圍東甌東甌告急帝問太尉田蚡蚡曰越人相攻其常事耳又數反覆不足煩中國往救帝使嚴助難蚡曰特患力不能救德不能覆誠能何故棄之小國以窮困來告急天子不救尚何所愬帝詘蚡議而使助持節發會稽兵救之自是征南越伐朝鮮討西南夷兵革之禍加於四夷矣後二年匈奴請和親大行王恢請擊之御史大夫韓安國請許其和帝從安國議矣明年馬邑豪聶壹因恢言匈奴初和親親信邊可誘以利致之伏兵襲擊必破之道也帝使公卿議之安國恢往反議甚苦帝從恢議使聶壹賣馬邑城以誘單于單于覺之而去兵出無功自是匈奴犯邊終武帝無寧歲天下幾至大亂此二者田蚡韓安國皆知其非而迫於利口不能自伸武帝志求功名不究利害之實而遽從之及其晚歲禍災並起外則黔首耗散內則骨肉相賊殺雖悔過自咎而事已不救矣然嚴助以交通淮南張湯論殺之王恢以不擊匈奴亦坐棄市二人皆罪不至死而不免大戮豈非首禍致罪天之所不赦故耶

漢昭帝第十一

周成王以管蔡之言疑周公及遭風雷之變發金縢之書而後釋然知其非也漢昭帝聞燕王之譖霍光懼不敢入帝召見光謂之曰燕王言將軍都郎道上稱蹕又擅調益幕府校尉二事屬爾燕王何自知之且將軍欲爲非不待校尉左右聞者皆伏其明光由是獲安而燕王與上官皆敗故議者以爲昭帝之賢過於成王然成王享國四十餘年治致刑措及其將崩命召公畢公相康王臨死生之變其言琅然不亂昭帝享國十三年年甫及冠功未見於天下其不及成王者亦遠矣夭壽雖出於天然人事常參焉故吾以爲成王之壽考周公之功也昭帝之短折霍光之過也昔晉平公有蠱疾醫和視之曰是謂近女非鬼非食惑以喪志良臣將死天命不宥國之大臣受其寵祿而任其大節有菑禍興而無改焉必受其咎以此譏趙孟趙孟受之不辭而霍光何逃焉成王之幼也周公爲師召公爲保左右前後皆賢臣也雖以中人之資而起居飲食日與之接遠其壯且老也志氣定矣其能安富貴易生死蓋無足怪者今昭帝所親信惟一霍光光雖忠信篤實而不學無術其所與共國事者惟一張安世所與斷幾事者惟一田延年士之通經術識義理者光不識也其後雖聞久陰不雨之言而貴夏侯勝感蒯聵之事而賢雋不疑然終亦不任也使昭帝居深宮近嬖倖雖天資明斷而無以養之朝夕害之者衆矣而安能及遠乎人主不幸未嘗更事而履大位當得篤學深識之士日與之居示

之以邪正曉之以是非觀之以治亂使之久而安之知類通達強立而不反然後聽其自用而無害此大臣之職也不然小人先之悅之以聲色犬馬縱之以馳騁田獵侈之以宮室器服志氣已亂然後入之以譏說變亂是非移易白黑紛然無所不至小足以害其身而大足以亂天下大臣雖欲有言不可及矣語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故人必知道而後知愛身知愛身而後知愛人知愛人而後知保天下故吾論三宗享國長久皆學道之力至漢昭帝惜其有過人之明而莫能導之以學故重論之以為此霍光之過也

漢哀帝第十二

漢哀帝自諸侯為天子方其在國好禮節儉知成帝優容舅家權奪於王氏及即位收攬威柄朝廷竦然庶幾於治既而傅太后侵侮王后僭竊名號始失天下心帝復寵任倖臣董賢位至三公富擬帝室雖欲貶損王氏而身既失德朝無名臣所以資之者多矣詩曰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有覺德行四國順之二者帝皆失之其若王氏何方帝之崩也王太后召大司馬賢引見東廂問以喪事調度賢內憂不能對免冠謝太后曰新都侯莽前以大司馬奉送先帝大行曉習故事吾令莽助君賢頓首幸甚莽既至使尚書奏免賢賢即日自殺王氏代漢之禍實成於此昔高帝寢疾有呂氏之憂呂后問以後事帝曰陳平智有餘然難獨任王陵少戇可以助之周勃厚重少文然安劉氏必勃也可令為太尉及產祿之變王陵爭之於前平勃定之於後皆如高帝所慮文帝末年有七國之憂戒太子曰即有緩急周亞夫可任將兵及吳楚之變亞夫為大將破之數月之間亦如文帝所慮今王氏之亂與呂氏七國等耳而哀帝無其人漢遂以亡非特天命蓋人謀也

漢光武上第十三

人主之德在於知人其病在於多才知人而善用之若己有焉雖至於堯舜可也多才而自用雖有賢者無所復施則亦僅自立耳漢高帝謀事不如張良用兵不如韓信治國不如蕭何知此三人而用之不疑西破強秦東伏項羽曾莫與抗者及天下既平政事一出於何法令講若畫一民安其生天下遂以無事又繼之以曹參終之以平勃至文景之際中外晏然凡此皆高帝知人之餘功也東漢光武才備文武破尋邑取趙魏鞭笞羣盜筭無遺策計其武功若優於高帝然使當高帝之世與項羽為敵必有不能辦者及既履大位懲王莽篡奪之禍雖置三公而不付以事專任尚書以督文書繩姦詐為賢政事察察下不能欺一時稱治然而異己者斥非讖者棄專以一身任天下其智之所不見力之所不舉者多矣至於明帝任察愈甚故東漢之治寬厚樂易之風遠不及西漢賢士大夫立於其朝志不獲伸雖號稱治安皆其父子才志之所止君子不尚者也

漢光武下第十四

高帝舉天下後世之重屬之大臣大臣亦盡其心力以報之故呂氏之亂平勃得實力焉誅產祿立文帝

若反覆手之易當是時大臣權任之盛風流相接至申屠嘉猶召辱鄧通議斬鼂錯而文景不以爲忤則高帝之用人其重如此景武之後此風衰矣大臣用舍僅如僕隸武帝之老也將立少主知非大臣不可乃委任霍光霍光之權在諸臣右故能翊昭建宣天下莫敢異議至於宣帝雖明察有餘而性本忌刻非張安世之謹畏陳萬年之順從鮮有能容者惡楊惲蓋寬饒害趙廣漢韓延壽悍然無惻怛之意高才之士側足而履其朝陵遲至於元成朝無重臣養成王氏之禍故莽以斗筲之才濟之以欺罔而仕無一人敢指其非者光武之興雖文武之略足以鼓舞一世而不知用人之長以濟其所不足幸而子孫皆賢權在人主故其害不見及和帝幼少竇后擅朝竇憲兄弟恣横殺都鄉侯暢於朝事發請擊匈奴以自贖及其成功又欲立北單于以樹恩固位袁安任隗皆以三公守義力爭而不能勝幸而憲以逆謀敗蓋光武不任大臣之積其弊乃見於此其後漢日以衰及其誅閻顯立順帝功出于宦官黜清河王殺李固事成於外戚大臣皆無所與及其末流梁冀之害重天下不能容復假宦官以去之宦官之害極天下不能堪至召外兵以除之外兵既入而東漢之祚盡矣蓋光武不任大臣之禍勢極於此夫人君不能皆賢君有不能而屬之大臣朝廷之正也事出於正則其成多其敗少歷觀古今大臣任事而禍至於不測者必有故也今畏忌大臣而使他人得乘其隙不在外戚必在宦官外戚宦官更相屠滅至以外兵繼之嗚呼殆哉

隗囂第十五

智者爲國知所去就大義既定雖有得失不爲害也隗囂初據隴坻謙恭下士豪傑歸之刑政修舉兵甲富盛一時竊據之中有賢將之風矣然聖公乘王莽之敗擁衆入關君臣貪暴不改盜賊之舊敗亡之勢匹夫匹婦皆知之矣而囂舉大衆東手稱臣違方望之言陷諸父於死地僅以身免及光武自河北入洛政修民附賢士滿朝羣盜十去六七而囂懲既往之禍方擁兵自固爲六國之計謀臣去之義士笑之而囂與王元王捷一二人以死守之始從聖公而不吝終背光武而不悔去就之計無一得者至於殺身亡國蓋不足怪也劉表專制荆州土廣民衆勢重於天下曹公與袁紹相拒於官渡二人皆求助於表表方晏然自守一無所與韓嵩說表曰兩雄相持天下之重在於將軍果欲有爲起乘其弊可也如其不然則將擇所宜從豈可擁甲十萬坐觀成敗求援而不能救見賢而不肯歸此兩怨必集於將軍恐不得中立矣表猶豫不能用卒爲曹公所幷隗囂劉表雍容風議皆得長者之譽然其敗也皆以去就不明失之不如張魯之庸敗亡之餘知所歸往猶能保其後嗣兵法有之知彼知己百戰不殆知彼而不知己一勝一負不知彼不知己每戰輒殆夫惟知彼知己而後知所去就哉

鄧禹第十六

鄧禹初以兵入關乘勝獨克關輔響震是時赤眉方

入長安諸將豪傑皆勸禹徑乘其亂禹曰吾衆雖多能戰者少前無可仰之積後無轉饋之資赤眉新拔長安財富兵銳未易當也盜賊羣居無終日之計財穀雖多變故萬端非能堅守者也上郡北地安定三郡土廣人稀饒穀多畜吾且休兵北道就粮養士以觀其變乃可圖也於是引兵北屯栒邑光武聞之敕禹以時進討禹固執前意盤桓不進明年赤眉西走扶風禹乃入長安謁祠高廟收十一帝神主然卒不能定關中無功而歸蓋赤眉之亂光武欲急攻之禹欲緩取之議者見禹之敗因以禹爲失計吾以爲不然赤眉方强急之實難緩之爲得逮其自敗西走扶風而禹乘之猶能還兵敗禹而況其未走也哉如光武之計蓋不知赤眉方强而禹兵力不足若審知如此聽禹堅守北道時出撓之而使別將挾持其東東西釁之磨以歲月而赤眉成擒矣禹之敗而西歸也與馮異相遇要異共攻赤眉異曰異與賊相遇且數十日雖屢獲雄將餘衆尚多可稍以恩信傾誘難卒用兵破也上今使諸將屯澠池要其東而異擊其西一舉取之此萬全計也禹又不從而敗由此觀之禹本計不失而帝不能用禹亦迫於君命不能自固耳

李固第十七

孔子謂顏子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用而不行則何以利人舍而不藏則何以保身聖人之於天下理極於是而已陳靈公與其大夫孔寧儀行父宣淫於朝洩冶强諫以死春秋書之曰陳殺其大夫洩冶君雖無道而洩冶亦名以爲無益於事而害其身君子不爲也李固立於順桓之間內無愧於其心外無負於其人東漢名臣如固一二人耳然事有可恨者冲帝之亡也固欲立清河王蒜梁冀不從而立質帝質帝之亡也固復以清河爲請與胡廣趙戒同謀廣戒懼而中變固獨與杜喬爭之冀積怒憤發策免固而立桓帝其後歲餘劉文劉鮪謀立清河冀遂誣固與文鮪通謀殺之吾竊怪固爲三公再欲立蒜而不克冀如豺狼疾之如仇讎獨一梁太后知其賢欲宥之而不能固雖貪立賢君存漢社稷勢必無成矣一舉不中奉身而去得免於禍斯已幸矣再更大變固守前議遲遲不去以陷於大戮則固之死僅自取也不然如固之賢吾何間然哉

陳蕃第十八

易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是故鷙鳥將擊必匿其形非以智御物而事不得不爾謀未發而使人知之未有不殆者也陳蕃將與竇武共誅宦官蕃自謂外從人望內有德於竇后事無不克乃先事露章曰臣聞言不直而行不正則爲欺乎天而負乎人危言極意則羣凶側目禍不旋踵均此二者臣寧得禍不忍欺天今道路諠譁皆言侯覽曹節公乘昕王甫鄭颯等與趙夫人諸女尙書並亂天下若不急誅必生變亂傾覆社稷願出臣章宣示左右令諸姦知臣疾之太后不從聞者莫不震恐謀未及發曹節等矯詔殺之時蕃七十餘矣聞難將官屬門生八十餘人拔刃入承明門攘臂大呼適遇王甫甫收殺之嗚呼天之將亡漢邪蕃一朝老臣名

重天下而猖狂寡慮乃與未嘗更事者比幾乎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斯豈孔子所謂賢哉

欒城後集卷第八

原书空白页

欒城後集卷第九

歷代論三

荀彧第十九

荀文若之於曹公則漢高帝之子房也董昭建九錫之議文若不欲曹公心不能平以致其死君子惜之或以爲文若先識之未究或以爲文若欲終致節於漢氏二者皆非文若之心也文若始從曹公於東郡致其算略以摧滅羣雄固以帝王之業許之矣豈其晚節復疑而不予哉方是時中原略定中外之望屬於曹公矣雖不加九錫天下不歸曹氏而將安往文若之意以爲劫而取之則我有力爭之嫌人懷不忍之志徐而俟之我則無嫌而人亦無憾要之必得而免爭奪之累此文若之本心也惜乎曹公志於速得不忍數年之頃以致文若之死九錫雖至而禪代之事至子乃遂此則曹公之陋而非文若之過也

賈詡上第二十

曹公入荆州降劉琮欲順江東下以取孫氏賈詡言於公曰公昔破袁氏今收江南威名遠聞兵勢盛矣若因舊楚之饒以饗吏士撫安百姓江東可以不勞衆而定也公不用其計以兵入吳境遂敗於赤壁夫詡之所以說曹公則李左車之所以說淮陰侯使乘破趙之勢傳檄以下燕者也方是時孫氏之據江東已三世矣國險而民附賢才爲用諸葛孔明以爲可與爲援而不可圖而曹公以劉琮待之欲一舉而下之難哉使公誠用詡言端坐荆州使辯士持尺書結好於吳吳知公無并吞之心雖未即降而其不以干戈相向者可必也方是時劉玄德方以窮客借兵於吳吳既修好於公其勢必不助劉而玄德因可饜矣惜乎謀之不善荆州既不能守而孫劉皆奮孰謂曹公之智而不如淮陰侯哉其後公既降張魯下漢中劉曄勸公乘勝取蜀曰劉備人傑也有度而遲得蜀日淺蜀人未恃也今舉漢中蜀人震駭因其震而壓之無不克也若少緩之諸葛亮善治國而爲相關羽張飛勇冠三軍而爲將蜀人既定憑險守要不可犯也公不從而反天下皆惜曄計之不用夫玄德之賢過於仲謀賈詡欲以文告懷仲謀而曄欲以虛聲下玄德其愚智蓋已遠矣彼曹公不用曄計豈非以詡言爲戒也哉春秋之際楚子重伐鄭晉欒武子救之遇於繞角楚師還晉師遂侵蔡楚人以申息之師救蔡晉羣帥皆欲戰智莊子范文子韓獻子謂武子曰吾來救鄭楚師不戰吾遂至於此既遷戮矣戮而不已又怒楚師戰必不克雖克不令若不能克爲辱已甚不如還也遂全師而歸夫兵久於外狃於一勝而輕與敵遇我怠彼奮敗常十九古之習於兵者蓋知之矣

賈詡下第二十一

用兵之難蓋有怵於外而動者矣力之所及而義不可君子不爲也義之所可而力不及君子不强也魏文帝始受漢禪欲用兵吳蜀以問賈詡詡曰吳蜀雖蕞爾小國依阻山水劉備有雄才諸葛亮善治國孫權識虛實陸遜見兵勢據險守要汎舟江湖皆難卒謀也用兵之道先勝後戰量敵論將故舉無遺策臣

竊料羣臣無權備對雖以天威臨之未見萬全之勢也帝不能用遂興江陵之役士卒多死是時帝始受禪欲以武功夸示四方貪得幸勝未暇慮兵敗勢屈之辱也魏多謀臣蓋必有知之者矣然皆莫敢言詡能言之可謂不怵於外矣晉末符堅擁百萬之衆恥吳會之未服欲一舉下之而不知晉之無釁謝安乘符堅之敗知中原之蕩析而不知江南之微弱勢必不能成大功故符堅至於失國而謝安至於喪師二人者皆恥不若人怵於外之患也

劉玄德第二十二

事固有當作而不可作者智者論其公私權其輕重而可否可決也蜀先主之於關羽名雖君臣而義則父子也先主入蜀而羽攻曹仁張於荆州吳乘其敝羽以敗死先主欲爲羽報讎義不可已也然吳蜀之於魏國小而兵弱本以季漢君臣之分締交相親與魏爲敵則報讎之義其公且重者在魏也釋魏而事羽之怨則爲失所先後矣先主之在白帝也吳之君臣懼而乞和若以讎魏之重俛而從之義無不可也先主念羽之厚拒而不許君臣之義則至矣至於奮不慮害兵敗而繼之以死忘兩國之大計而徇一夫之遺忿則未爲得矣諸葛孔明有言法孝直若在必能止君此行雖行亦必不至於敗然則孔明亦自以伐吳爲失計矣哉

孫仲謀第二十三

任人莫難於託國漢武帝因文景富庶之後虐用其民厚自奉養征伐四夷幾喪天下逮其晚歲託國於霍光光知用兵之害罷均輸榷酤與民休息而天下復安凡武帝之所以得稱賢君者惟用霍光故也蜀先主知嗣子之暗弱舉國而付之諸葛孔明孔明又廢李嚴楊儀援蔣琬費禕而授之雖後主之不明而守國三十餘年君臣相安蜀人免於塗炭之患過於魏吳遠甚吳大帝方其屬任賢將抗衡中原曹公憚之及其老也賢臣死亡略盡喜諸葛恪之勁悍越衆而付以後事恪乘其用兵勞民之後繼起大役兵折於外既歸而不能自克將復肆志於僚友恪既以喪其軀而孫氏因之三世絕統吳越之民陷於炮烙之地國隨以亡彼以進取之資用進取之臣以徼一時之功可耳至於託六尺之孤寄千里之命而亦屬之斯人其勢必至是哉

晉宣帝第二十四

世之說者曰司馬仲達之於魏則曹孟德之於漢也是不然二人智勇權略則同而所處則異漢自董卓之後內潰外畔獻帝犇走困踣之不暇帝王之勢盡矣獨其名在耳曹公假其名號以服天下擁而植之許昌建都邑征畔逆皆曹公也雖使終身奉獻帝率天下而朝之天下不歸漢而歸魏者十室而九矣曹公誠能安而俟之使天命自至雖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事紂何以加之惜其爲義不終使獻帝不安於上義士憤怨於下雖荀文若猶不得其死此則曹公之過矣如司馬仲達則不然明帝之末曹氏之業固矣雖明帝以淫虐失衆曹爽以驕縱得罪而顛覆之形未見天下未畔魏也仲達因其隙而乘之捬其

背而奪其成業事與曹公異矣漢武帝之老也託昭帝於霍光昭帝尚幼燕王蓋主有篡取之心上官桀桑羊助之此其禍急於曹爽霍光內斃燕蓋外誅桀羊擁護昭帝訖無驕君之色及昭帝早喪國空無主迎立昌邑昌邑不令又援立宣帝柄在其手者屢矣然退就臣位不以自疑中外悉其本心亦無一人有異議者以仲達擬光孰爲得之邪然光猶不足道蜀先主將亡召諸葛孔明而告之曰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復語後主汝與丞相從事事之如父後主之暗弱孔明之賢智蜀人知之矣使孔明有異志一搖手而定矣然外平徼外蠻夷內廢李平廖立旁禦魏吳功成業定又付之蔣琬費禕奉一昏主三十餘年而無纖芥之隙此又霍光之所不能望也故人患不誠苟誠忠孝舜之於父母伊尹之於太甲終無間然者自仲達之後人臣受六尺之寄因而取之者多矣皆其地勢迫切置而不取則身必危國必亂至自比騎虎不可復下此亦自欺而已哉

晉武帝第二十五

立嫡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古今之正義也然堯廢丹朱用舜而天下安帝乙廢微子立紂而商以亡古之人蓋有不得已而行之者矣得已而不已不得已而已之二者皆亂也子非朱紂而廢天下之正義君子不忍也子如朱紂而守天下之正義君子不爲也漢高帝始謂惠帝仁弱欲廢之而立如意既而知人心之在太子也則寢廢立之議而用平勃平勃皆賢而權任均故惠帝雖沒產祿雖橫而援立文帝漢室不病也武帝既老知燕王旦廣陵王胥之不可用也廢之而立少子任霍光金日磾上官桀桑羊以後事當是時昭帝之賢否未可知而四人枉直相半也幸而昭帝明哲霍光忠烈桀羊雖欲爲亂而不遂其後復廢昌邑立宣帝而朝廷晏然無事蓋人君不幸而立幼主當如二帝屬任賢臣乃免於亂此必然之勢也魏明帝疾篤而無子棄遠宗子而立齊王始欲輔以曹宇曹肇而倖臣劉放孫資不便宇肇之正勸帝易以司馬仲達曹爽齊王既非天下之望而爽又以庸才與仲達姦雄爲對數年之間遂成篡弒之禍晉武帝親見此敗矣惠帝之不肖羣臣舉知之而牽制不忍忌齊王攸之賢而恃愍懷之小慧以爲可以消未然之憂獨有一汝南王亮而不早用舉社稷之重而付之楊駿至於一敗塗地無足怪也帝之出齊王也王渾言於帝曰攸之於晉有姬旦之親若預聞朝政則腹心不貳之臣也國家之事若用后妃外親則有呂氏王氏之虞付之同姓至親又有吳楚七國之慮事任輕重所在未有不爲害者也惟當任正道求忠良不可事事曲設疑防慮方來之患也若以智猜物雖親見疑至於疏遠亦安能自保乎人懷危懼非爲安之理此最國家之深患也渾之言天下之至言也帝不能用而用王佑之計使太子母弟秦王柬都督關中楚王瑋淮南王允並鎮守要害以強帝室然晉室之亂實成於八王吾嘗籌之如攸之親賢奪嫡之禍非其志也不幸至此天下所宗宗社之計猶有賴也如佑之計使子弟據兵以捍外患如梁

孝王之禦吳楚尚可若變從中起而使人人握兵以救內難此與何進袁紹召丁原董卓以除宦官何異古人有言擇福莫若重擇禍莫若輕如武帝之擇禍福可謂不審矣

羊祜第二十六

善爲國者必度其君可與共患難可與同安樂而後有爲故功成而無後憂晉厲公與楚共王爭鄭晉人知楚有可乘之隙欒武子爲政欲出兵擊之曰不可以當吾世而失諸侯范文子不欲請釋楚以爲外懼武子不能用夫文子非苟自安者也厲公侈而多嬖寵諸大夫富而陵上國有大功則君臣不相安亂之所自生也既謀之不從出而遇楚猶欲避楚而歸既勝反國曰亂將作矣吾不可以俟使其祝宗祈死逾年而厲公殺三郤立胥童欒書殺胥童弒厲公文子雖死而免於大難子孫與晉國相終始范蠡事越王句踐反自會稽撫人民厲甲兵七年而殺吳王夫差歸未及國知越王之難與同安樂也扁舟去之卒免文種之戮若二子者可謂有先見之明矣范文子至於自殺范蠡至於逃亡而不顧何則所全者大也晉武帝既受魏禪中原富强羣臣用命吳孫皓以淫虐失衆有亡國之釁晉人習於長江之險以爲未可取也羊祜爲襄陽守知其不能久陳可取之計武帝納之祜又進王濬杜預以成滅吳之功後世皆稱其賢吾嘗論祜巧於策吳而拙於謀晉何以言之武帝之爲人好善而不擇人苟安而無遠慮雖賢人滿朝而賈充荀勖之流以爲腹心使吳尚在相持而不敢肆雖爲賢君可也吳亡之後荒於女色蔽於庸子踈賢臣近小人去武備崇藩國所以兆亡國之禍者不可勝數此則滅吳之所從致也孟子曰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常亡故人常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祜不慮此而銳於滅吳其不若范文子遠矣或曰吳滅而晉亂此天命非人事也而羊祜何罪焉吾應之曰爲國當論人事使祜不爲滅吳之計孫皓窮凶而死吳更立君則長江未可越也吳既不亡則晉之君臣厲精不懈是吳不滅而晉不亂也不猶愈於吳滅而晉亂乎祜之將死也武帝欲使臥護諸將祜曰滅吳不須臣自行但吳平之後當勞聖慮耳推祜此言蓋亦憂在平吳矣憂在平吳而勇於滅吳其不若范文子遠矣

王衍第二十七

聖人之所以御物者三道一也禮二也形三也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禮與形皆器也孔子生於周末內與門弟子言外與諸侯大夫言言及於道者蓋寡也非不能言謂道之不可以輕授人也蓋嘗言之矣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夫道以無爲體而入於羣有在仁而非仁在義而非義在禮而非禮在智而非智惟其非形器也故目不可以視而見耳不可以聽而知惟君子得之於心以之御物應變無方而不失其正則所謂時中也小人不知而竊其名與物相遇輒捐理而徇欲則所謂無忌憚也故孔子不以道語人其所以語人者必以禮禮者器也而孔子必以教人非吝之也蓋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

君子由禮以達其道而小人由禮以達其器由禮以達道則自得而不眩由禮以達器則有守而不狂此孔子之所以寡言道而言禮也若其下者視之以禮而不格然後待之以刑辟三者具而聖人之所以御物者盡矣三代已遠漢之儒者雖不聞道而猶能守禮故在朝廷則危言在鄉黨則危行皆不失其正至魏武始好法術而天下貴刑名魏文始慕通達而天下賤守節相乘不已而虛無放蕩之論盈於朝野何晏鄧颺導其源阮籍父子漲其流而王衍兄弟卒以亂天下要其終皆以濟邪佞成淫欲惡禮法之繩其姦也故蔑棄禮法而以道自命天下小人便之君臣奢縱於上男女淫泆於下風俗大壞至於中原爲墟而不悟王導謝安江東之賢臣也王導無禮於成帝而不知懼謝安作樂於期喪而不受教則廢禮慕道之俗然矣東晉以來天下學者分以爲南北南方簡約得其精華北方深蕪窮其枝葉至唐始以義疏通南北之異雖未聞聖人之大道而形器之說備矣上自郊廟朝廷之儀下至冠昏喪祭之法何所不取於此然以其不言道也故學者小之於是捨之而求道冥冥而不可得也則至於禮樂度數之間字書形聲之際無不指以爲道之極然反而察其所以施於世者內則讒諛以求進外則聚斂以求售廢端良聚苟合杜忠言之門闢邪說之路而皆以詩書文飾其爲要之與王衍無異嗚呼世無孔孟使楊墨塞路而莫之闢吾則罪人爾矣

欒城後集卷第九

原

书

空

白

页

欒城後集卷第十

歷代論四

王導第二十八

西晉之士借通達以濟淫欲風俗既敗夷狄乘之遂喪中國相隨渡江而此風不改賢者知厭之矣而不勝其衆俗亂於下政弊於上而莫能正也東晉之不競由此故耳是時王導爲相達於爲國之體性本寛厚容衆衆人安之然生於衍澄之間不能免習俗之累喜通而疾介能彌縫一時之闕而無百年長久之計也更二大變幾至亡國元帝之世王敦擁兵上流有無君之心劉隗刁協剛介狷淺見信於帝專以法繩公卿而深疾王氏恣横敦遂起兵以誅君側爲詞兵再犯闕幸而敦死元明既沒成帝幼弱庾亮輔政任法以裁物復失人心蘇峻擅兵歷陽多納亡命專用威刑亮知峻必爲亂以大司農召之衆人皆知不可而亮不聽遂與祖約連兵内向塗炭京邑此二釁者皆導之所不欲而隗亮不忍以速其變以隗亮爲是耶敦峻之禍發不旋踵以導爲是耶使人主終身含垢何以爲國魯自宣公政在季氏更三世至昭公不能忍將攻人子家羈曰捨民數世求以克事不可必也公不從而出隗亮之敗則昭公之舉也齊景公以貪暴失民田氏以寛惠得衆公問於晏嬰求所以救之嬰曰惟禮可以已之在禮家施不及國民不遷農不移工賈不變士不濫官不諂大夫不收公利公歎曰善哉吾今而後知禮之可以爲國嬰曰禮之可以爲國也久矣與天地並晏子知之而景公不能用田氏遂代呂氏蓋大家世族爲患於其國常若心腹之疾必與人命相持爲一攻之以毒藥刼之以鍼石病若不去命輒隨盡非良醫賢臣未易處也子產爲鄭國小而偪族大多寵子產患之有事伯石賂以其邑子太叔曰國皆其國也何獨賂焉子產曰無欲實難皆得其欲以從其事而要其成非我有成其在人乎邑將焉往子太叔曰若四國何子產曰非相違也而相從也四國何尤鄭書有之曰安定國家必大焉先姑先安大以待所歸既伯石懼而歸邑卒以予之又使爲卿以次己位鄭乃少安及其久而政成大夫之忠儉者從而予之泰侈者因而斃之逐豐卷戮子皙鄭乃大治如導所爲知賂伯石以全其始矣未知予忠儉斃泰侈以成其終也以爲賢於隗亮則可以論晏子子產則遠也

祖逖第二十九

敵國相圖必審於彼己將强敵弱則利於進取將弱敵强則利於自守違此二者而求成功難矣東晉渡江以江淮爲境中原雖屢有變而南兵不出出亦無功皆夷狄自相屠滅而已石勒之死也庾亮爲北伐之計石虎之老也庾翼爲徙鎮之役皆無成而死及符堅之敗謝安父子乘戰勝之威有席卷之意終以兵將犇潰無尺寸之得其後宋文自謂富强以兵挑元魏梁武志於并吞失信於高氏陳宣乘高氏之衰攘取淮南皆繼之以敗亡何者東南地薄兵脆將非命世之雄其勢固如此也方石虎之斃中原大亂晉人皆謂北方不足復平而蔡謨獨以爲憂或問其故

謨曰夫能順天奉時濟六合於草昧若非上哲必由英豪度今諸人皆不辦此必將經營分表疲人以逞才不副意徒使財殫力竭終將何所至哉吾見韓盧東郭俱斃而已矣至哉此言實當時好事者之病也自江南建國惟桓温東討慕容西征符健兵鋒所及敵人震動及宋武破廣固陷長安所至蕩定有弔伐之風此二人者誠非常將也然桓温終以敗衂不能成大功宋武志在禪代未能定秦狼狽而返而況其下者乎惟晉元帝初定江南未遑北伐祖逖言於帝曰晉室之亂非上無道而下怨叛也由藩王爭權自相誅滅遂使戎狄乘釁毒流中原耳今遺黎既被殘酷人有奮擊之志誠能奮威命將使若逖等爲之統主郡國豪傑必有應者沉溺之士喜於來蘇庶幾國恥可雪也帝以逖爲豫州刺史使進屯淮陰逖兵力甚弱乃鑄造兵器招合離散稍誅鉏叛渙復進據譙然未嘗爲深入計也石勒遣兵攻逖逖輒就破其衆每於兵間勤身節用禮下賢俊懷撫初附專以恩信接人不尚詐力故人爭爲之用自黄河以南盡爲晉土雖石勒之强不敢以兵窺其境逖母葬成皐勒使人修其墓復遣使通好且求互市逖不荅其使而許其市通南北之貨多獲其利方將經略河北而帝使戴若思擁節直據其上逖快快不得志死蓋敵强將弱能知自守之爲利者惟逖一人夫惟知自守之爲進取而後可以言進取也哉

符堅第三十

符堅王猛君臣相得以成伯功雖齊桓管仲不能過也猛之將死也堅問以後事猛曰晉雖僻處吳越然正朔相承親仁善鄰國之寶也臣沒之後願勿以晉爲圖鮮卑羌虜我之仇讎終爲人患宜漸除之以寧社稷言終而死堅不能用卒大舉伐晉敗於淝上歸未及國而慕容垂叛之既反國而姚萇叛之地分身死終斃於二人之手故後世皆多猛之賢而咎堅之不明吾嘗論之堅雖有伯者之略而懷無厭之心以天下不一爲深恥雖滅燕定蜀并秦涼下西域而其貪未已兵革歲克而不知懼也晉雖微弱謝安桓冲爲之將相君臣相安民未患晉而欲以力取之稽之天道論之人情雖內無垂萇之釁而堅之敗必不免矣然堅以夷狄之餘而有帝王之度其滅慕容姚萇也收二姓之子弟錄其才能而官使之布滿中外凡其舊臣無不疑者若以世俗言之則以漸除之如猛之計得矣若以帝王之事言之則堅之意未必過也大雅之稱文王曰殷之子孫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膚敏祼將于京厥作祼將常服黼冔文王用人其廣如此而堅何尤焉德雖不若文王而竊慕焉顧其所以處之何如耳文武既沒周公成王之際殷之遺孽猶與管蔡閒周之隙曰予復反鄙我周邦故周公既克殷改封微子于宋而遷其頑民于洛邑保釐東郊作多士而撫寧之所以慮其變者至矣至君陳畢公皆迭居成周而董師之故康王之命畢公曰周公毖殷頑民遷于洛邑密邇王室式化厥訓既歷三紀世變風移四方無虞予一人以寧然猶曰邦之安危惟茲殷士由此觀之

文王之用殷人豈苟然而已哉今堅畜養豺虎于其腹心而貪功務勝不顧其後宜其斃於垂㚆也哉使堅信猛之策南結鄰好戢兵保境與民休息雖有垂㚆百人安能動之文王雖未可覬然亦非王猛之所及矣

宋武帝第三十一

東漢之衰曹公始踐五伯之迹挾天子以令諸侯其志本欲盡掃羣雄而後取漢耳既滅二袁呂布劉表欲遂取江東而不克既破馬超韓遂欲并舉巴蜀而不果再屈於吳蜀而公亦老矣於是董昭進九錫之議皤然聽之而桓文之業至此盡矣然方是時公在河朔而漢都許昌雖使主盟諸夏而不廢舊君上可以爲周文王下亦不失爲桓文公不能忍而甘心王莽九錫之事此荀文若之所以爲恨也至司馬仲達父子其勢蓋與公異矣擁兵天子之側固已不順既殺王凌害諸葛誕非人臣矣又降劉禪服曹氏之所不能服非貪其土地而利其民人也志亦在九錫耳雖欲復爲桓文尚可得乎宋武既誅桓氏收遺晉而封植之又克譙縱執慕容超逐盧循擒姚泓立四大功天下莫能抗然其志不在桓文而在九錫亦已卑矣方帝之克長安也中原震恐元魏雖姚氏之昏姻而不敢救羌氐雖關中之脣齒而不敢爭此其智力有餘足以有爲之時也若能因其兵勢據秦隴之形勝引吳越之饒富以經略中夏成曹公河朔之勢則王伯之功可冀顧所以用之何如耳然其兵未入秦而使傅亮南走建業發九錫之議劉穆之死南方無復可託雖已入秦而無留秦之意舉千里之地付一孺子而去赫連勃勃乘之兵將死者過半狼狽而反僅乃得脫以帝之明非不知諸將之不足以保秦而志有所在不暇它慮矣悲夫以目前之利而棄百世之功有曹公削平之業而俯從司馬父子攘竊之陋此君子之所追恨也孔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知及之仁能守之不莊以涖之則民不敬知及之仁能守之莊以涖之動之不以禮未善也古之爲國必具此四者而後能成大功如武帝之用兵無敵於天下可以言智矣至其棄秦而歸以求九錫之淫名尚可以爲仁乎惟其仁智不具故其功業止於是也

宋文帝第三十二

晉獻公殺其世子申生而立奚齊國人不順其大夫里克殺奚齊卓子而納惠公春秋皆以弒君書之矣惠公既立而殺里克以弒君之罪罪之春秋書曰晉殺其大夫里克稱人以殺殺有罪也稱國以殺殺無罪也里克弒君而以無罪書此春秋之微意也奚齊卓子之立以淫破義雖已爲君而晉人不君也既已爲君則君臣之名正故里克爲弒君而國人之所不君則勢必不免里克因國人之所欲廢而廢之因國人之所欲立而立之則里克之罪與宋華督齊崔杼異矣雖使上有明天子下有賢方伯里克之罪猶可議也惠公以弒得立而歸罪於克以自悅於諸侯其義有不可矣然惠公殺克而背內外之賂國人惡之敵人怨之兵敗於秦身死而子滅至其謀臣呂甥郤

稱冀芮皆以兵死蓋背理而傷義非獨人之所不予而天亦不予也宋武帝之亡也託國於徐羡之傅亮謝晦少帝失德三人議將廢之而其弟義真亦以輕動不任社稷乃先廢義真而後廢帝兄弟皆不得其死乃迎立文帝文帝既立三人疑懼羡之亮內秉朝政晦出據上流爲自安之計自謂廢狂亂以安社稷不以賊遺君父無負於國矣然文帝藩國舊人王華孔甯子王曇首皆陵上好進之人也惡羡之亮據其逕路每以弑逆之禍激怒文帝帝遂決意誅之三人既死君臣自謂不世之功也是時甯子已死華與曇首皆受不次封賞文帝在位三十年其治江左稱首然元嘉三年始誅三人是歲皇子劭生劭既壯而爲商臣之亂華甯之子孫無聞於世而曇首之子僧綽以才能任事亦幷死於劭於乎天之報人不遠如此不然晉惠公宋文帝禍發若合符契何哉謝晦將之荊州自疑不免以問蔡廓廓曰卿受先帝顧命任以社稷廢昏立明義無不可但殺人二昆而以北面挾震主之威據上流之重以古推今自免爲難耳善夫蔡廓之言不學春秋而意與之合太史公有言爲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爲人君父而不通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爲人臣子而不通春秋之義者必陷簒弑之誅其意皆以善爲之而不知其義是以被之空言而不敢辭宋之君臣誠略通春秋則文帝必無惠公之禍徐傅謝三人必不受里克之誅悲夫

梁武帝第三十三

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自五帝三王以形器治天下導之以禮樂齊之以政形道行於其間而民莫知也文武之後雖召公畢公之賢君子不以爲知道者至春秋之際管仲晏子子產叔向之徒以仁義忠信成功於天下然其於道則已遠矣孔子出於周末收文武之遺而得堯舜之極其稱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嘗自謂我下學而上達者於其門人惟顏子曾子庶幾以道許之一時賢者若老子之明道其所以尊之者至矣史稱孔子既見老子退謂弟子曰鳥吾知其能飛魚吾知其能游獸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爲網游者可以爲綸飛者可以爲矰至於龍吾不能知其乘雲氣而上天吾今日見老子其猶龍邪老子體道而不嬰於物孔子至以龍比之然卒不與共斯世也捨禮樂政刑而欲行道於世孔子固知其難哉東漢以來佛法始入中國其道與老子相出入皆易所謂形而上者而漢世士大夫不能明也魏晉以後略知之矣好之篤者則欲施之於世疾之深者則欲絕之於世二者皆非也老佛之道與吾道同而欲絕之老佛之教與吾教異而欲行之皆失之矣秦姚興區區一隅招延緇素譯經談妙至者凡數千人而姚氏之亡曾不旋踵梁武繼之江南佛事前世所未嘗見至捨身爲奴隸郊廟之祭不薦毛血父子皆陷於侯景而國隨以亡議者觀秦梁之敗則以佛法爲不足賴矣後魏太武深信崔浩浩不信佛法勸帝斥去僧徒毀經壞寺既滅佛法而浩亦以非

罪赤族唐武宗欲求長生徇道士之私夷佛滅僧不期年而以弑崩議者觀魏唐之禍則以佛法爲不可悟矣二者皆見其一偏耳老佛之道非一人之私說也自有天地而有是道矣古之君子以之治氣養心其高不可擧其絜不可涵天地神人皆將望而敬之聖人之所以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者一用此道也老子曰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爲天下貞天無以清將恐裂地無以寧將恐發神無以靈將恐歇谷無以盈將恐竭萬物無以生將恐絶侯王無以貴高將恐蹶道之於物無所不在而尙可非乎雖然蔑君臣廢父子而以行道於世其弊必有不可勝言者誠以形器治天下導之以禮樂齊之以政刑道行於其間而民不知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泯然不見其際而天下化不亦周孔之遺意也哉

唐高祖第三十四

唐高祖起太原其謀發於太宗諸子不與也及克長安誅鉏羣盜天下爲一其功亦出於太宗蓋天心之所付予人心之所歸向其在太宗者審矣至立太子高祖以長立建成建成當之不辭於是兄弟疑間卒至大亂夫建成不足言也其咎在高祖其後武氏之亂廢中宗立睿宗以睿宗長子憲爲太子矣及中宗之復睿宗父子皆以王就第韋氏之亂臨淄以兵入討睿宗踐祚而唐室復安又將以長立憲憲辭曰時平先長嫡國亂先有功不如此必且有難敢以死請睿宗從之而後臨淄之位定以太宗之賢而不免於爭奪玄宗之賢不逮太宗而晏然受命則憲之讓賢於人遠矣吾嘗論之高祖睿宗皆中主也其欲立長非專其私也以爲立嫡以長古今之正義也謂之正義而不敢違胡不考之前世乎太王捨太伯仲雍而立季歷文王捨伯邑考而立武王而周以之興誠天命之所在而吾無心焉亂何自生雖然太伯奔吳以避王季亦畏亂故爾廢長而立少雖聖賢猶難之憲與玄宗兄弟相安終身無間言焉蓋古今一人而已乎

唐太宗第三十五

唐太宗之賢自西漢以來一人而已任賢使能將相莫非其人恭儉節用天下幾至刑措自三代以下未見其比也然傳子至孫遭武氏之亂子孫爲戮不絶如綫後世推原其故而不得以吾觀之惜乎其未聞大道也哉昔楚昭王有疾卜之曰河爲祟大夫請祭諸郊王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江漢淮漳楚之望也禍福之至不是過也不穀雖不德河非所獲罪也遂弗祭及將死有雲如衆赤烏夾日以飛三日王使問周史史曰其當王身乎若禜之可移於令尹司馬王曰除腹心之疾而寘諸股肱何益不穀不有大過天其夭諸有罪受罰又焉移之亦弗禜孔子聞之曰楚昭王知大道矣其不失國也宜哉吾觀太宗所爲其不知道者衆矣其能免乎貞觀之間天下既平征伐四夷滅突厥夷高昌殘吐谷渾兵出四克務勝而不知止最後親征高麗大臣力爭不從僅而克之其賢於隋氏者幸一勝耳而帝安爲之原其意亦欲誇當

時高後世耳太子承乾既立十餘年復寵魏王泰使兄弟相傾承乾既廢晉王嫡子也欲立泰而使異日傳位晉王疑不能決至引佩刀自刺大臣救之而止父子之間以愛故輕予奪至於如此帝嘗得祕讖言唐後必中微有女武代王以問李淳風欲求而殺之淳風曰其兆既已成在宮中矣天之所命不可去也徒使疑似之戮淫及無辜且自今以往四十年其人已老老則仁雖受終易姓必不能絶李氏若殺之復生壯者多殺而逞則子孫無遺類矣帝用其言而止然猶以疑似殺李君羨夫天命之不可易惟修德或能已之而帝欲以殺人弭之難哉帝之老也將擇大臣以輔少主李勣起於布衣忠力勁果有節俠之氣嘗事李密友單雄信密敗不忍以其地求利密死不廢舊君之禮雄信將戮以股肉啗之使與俱死帝以是爲可用疾革謂高宗爾於勣無恩今以事出之我死卽授以僕射高宗從之及廢皇后立武昭儀召勣與長孫無忌褚遂良計之勣稱疾不至帝曰皇后無子罪莫大於絶嗣將廢之遂良等不可它日勣見帝曰將立昭儀而顧命大臣皆以爲不可今止矣勣曰此陛下家事不須問外人由此廢立之議遂定勣匹夫之俠也以死徇人不以爲難至於禮義之重社稷所由安危勣不知也而帝以爲可以屬幼孤寄天下過矣且使勣信賢託國於父竭忠力以報其子可矣何至父逐之子復之而後可哉挾數以待臣下於義既已薄矣凡此皆不知道之過也苟不知道則凡所施於世必有逆天理失人心而不自知者故楚昭王惟知大道雖失國而必復太宗惟不知道雖天下既安且治而幾至於絶滅孔子之所以觀國者如此

狄仁傑第三十六

母后臨朝據人君之地而私其親有志之士將欲正之常患不克漢呂后欲王諸呂王陵以高帝舊約爭之曰非劉氏而王天下共擊之背之不可言雖直不見省陵幸而不死亦廢不用唐武后廢廬陵王立豫王豫王雖在位未嘗省天下事徐敬業爲之起兵於外裴炎爭之於內皆不旋踵爲戮何者位尊權重臣下無所柰何勢必至此也惠帝之亡也陳平聽張辟彊計封王諸呂呂后安之故平與周勃得執將相之柄以伺其間後復聽陸賈交歡周勃將相之權不分故周勃得入北軍左袒一呼而呂氏以亡豫王既立武后革命稱帝追尊祖考封王子弟戕殺天下豪俊志得氣滿以爲武氏有泰山之安矣狄仁傑雖爲宰相而未嘗一言及后欲以三思爲太子訪之大臣仁傑乃曰臣觀天人未厭唐德頃匈奴犯邊陛下使三思募士逾月不及千人及使廬陵王不浹旬得五萬人今欲立嗣非廬陵不可后怒罷議久之復召問曰朕數夢雙陸不勝何也對曰雙陸不勝無子也意者天以此儆陛下耶文皇帝身蹈鋒刃百戰以有天下傳之子孫先帝寢疾詔陛下監國陛下掩神器而取之十餘年矣又欲以三思爲後且母子與姑姪孰親陛下立廬陵王則千秋萬歲血食於太廟三思立廟無祔姑之禮后感悟卽日遣徐彥伯迎廬陵王於房州而立之蓋王陵裴炎迎禍亂之鋒欲以一言折之

故不廢則死陳平狄仁傑待其已衰而徐正之故身與國俱全惟呂后無子親止於姪故沒身而後變武后有子母子之愛人情之所同故老而自復由此觀之陳狄之所以成功者皆以緩得之也然廬陵既立而張易之昌宗未去仁傑猶置之不問復授之張柬之俟其惡稔而後取豈以禍亂之根生於母子之間不如是必至於毀傷故耶老氏有言將欲歙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强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是謂微明柔勝剛弱勝强魚不可以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二公得之矣

欒城後集卷第十

原书空白页

欒城後集卷第十一

歷代論五

唐玄宗憲宗第三十七

唐玄宗憲宗皆中興之主也玄宗繼中睿之亂政紊於內而外無藩鎮分裂之患約己任賢而貞觀之治可復也憲宗承代德之弊政債於朝而畿甸之外皆爲畔國將以求治則其勢尤難雖然二君皆善其始而不善其終所以失之者一道也齊桓公用管仲隰朋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爲五伯首及管仲死用豎刁易牙身死不得葬五公子爭立伯業隨毀蓋中人可以上下此三君者皆中主耳方其起於憂患厄困之中知賢人之可任以排難則勉强而從之然非其所安也及其禍難既平國家無事則其心之所安者佚樂所悅者諛佞也故禍發皆不旋踵若合符節昔太宗既平天下始任房玄齡杜如晦魏徵終用長孫無忌岑文本褚遂良帝亦恭儉節用去冗官節浮費內無宮掖侈靡之奉旁無近幸賜予之失貞觀之治斯已過半矣侍書御史權萬紀嘗言宣饒部中鑿山治銀歲可取數百萬緡以佐國用帝怒罵曰吾所乏忠言嘉謨有益於民者耳汝爲御史不能進賢退不肖而訹吾以利豈謂我漢桓靈耶斥去不用於是士莫敢以利言者故房杜諸人得効其忠力以致貞觀之盛及玄宗初用姚崇宋璟盧懷慎蘇頲後用張說源乾曜張九齡憲宗初用杜黃裳李吉甫裴洎裴度李絳後用韋貫之崔羣雖未足以方駕房杜然皆一時名臣也故開元元和之初其治亦幾於貞觀然玄宗方用宋璟而宇文融以括田幸遽至宰相後雖以公議罷去而思之不已謂宰相曰公等暴融惡朕已罪之矣然國用不足將柰何裴光庭等不能答融既死而言利者爭進韋堅楊慎矜王鉷日以益甚至楊國忠而聚斂極矣故天寶之亂海內分裂不可復合憲宗方平淮蔡裴度未及還朝而程异皇甫鎛皆以利進度三上書極論不可帝以天下略平欲崇臺池宮觀以自娛樂异鎛揣知其意數貢羨財以順所欲故度卒逐去而异鎛皆相不三年而禍發於宦官蓋玄宗在位歲久聚斂之害遍於天下故天下遂分憲宗之世其害未究故禍止於其身然方鎮之强宦官之横遂與唐相終始可不哀哉嗚呼太宗之恭儉所忍無幾耳而福至於不可勝盡玄憲之淫佚所獲無幾耳而禍至於不可勝言而世主終莫之悟覆車相尋不絶於世蓋未之思歟

姚崇第三十八

唐史官稱姚崇善應變以成天下之務宋璟善守文以持天下之正斯言固二人之所長也然應變者要不失正而後可孟子有言所惡於智者爲其鑿也如智者若禹之行水則無惡於智矣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也如智者亦行其所無事則智亦大矣唐玄宗豪俊之君也而崇復以豪俊事之方其君臣遇合天下事迎刃而解若無足爲者雖然以水濟水後將有不可食者開元四年天下大蝗民祭且拜之坐視食苗而不敢捕崇奏遣御史爲捕蝗使分道殺蝗羣臣多不以爲然帝亦疑之而崇行之愈力蝗亦爲息

捕蝗雖古之遺法然遇災而懼修德以答天變古之正道也崇置之不言而專以捕爲事已可疑矣既而崇所親吏趙誨以贓死崇懼還政時帝將幸東都而太廟屋壞宰相宋璟蘇頲皆言三年喪未終不可巡幸壞壓之變天戒也請罷東巡修德以答至譴帝以問崇崇曰此符堅故殿也山有朽壤而崩木蠹而折理無足怪但壞與行會非緣行而壞也今關中無年餽餉勞弊出幸東都所以爲人非爲己也百司已戒供擬已具請車駕卽東而還神主太極殿更作新廟此大孝也帝用其言崇由此復相開元末帝在東都欲還長安裴耀卿等皆言農人場圃未畢須冬可還李林甫獨曰二都本東西宮耳車駕往來何用待時假令妨農獨赦所過租賦可也帝大悅卽駕而西崇建東幸之計林甫獻西還之議其意同耳孰謂崇獨賢乎從崇之議使人君上不畏天戒中不敬宗廟下不卹人言三者皆忠臣之所諱而崇居之不疑何哉其後崇璟既沒玄宗愈老愈輕蔑羣臣方任張九齡而廢太子瑛用牛仙客則聽李林甫方嬖楊國忠而縱安祿山則用輔璆琳專以適己爲悅類崇有以啓之也故吾謂開元之治雖出於崇而天寶之亂亦崇之所自致此人臣之至戒也

宇文融第三十九

開元之初天下始脫中睿之亂玄宗厲精政事姚崇宋璟彌縫其闕而損其過庶幾貞觀之治矣在易天下雷行物與無妄開元之初無妄之世也無妄之爲言無一不正之謂也君子之處此也亦全其大正而略其小不正而已蓋詳其小必廢其大古語有之銖銖而稱之至石必差寸寸而量之至丈必過石稱丈量徑而寡失故無妄之二曰不耕穫不菑畬則利有攸往其三曰無妄之災或繫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災其五曰無妄之疾勿藥有喜夫必耕而後穫必菑而後畬小人之所謂無妄也而君子不然於義可穫不必其所耕也於道可畬不必其所菑也然後無所不行今有失牛於此得之者行人也而責得於邑人其意亦以求無妄也而邑人罹其橫故無妄之疾雖勿藥可也藥之其損或有甚於病者開元之初雖號富庶而戶口未嘗升降監察御史宇文融得其隙而論之請治籍外羨田逃戶命攝御史分行招實玄宗喜之朝臣莫敢言其非者惟陽翟尉皇甫憬戶部侍郎楊瑒以爲籍外取稅百姓困弊得不償失而二人皆坐左遷諸道所括凡得客戶八十餘萬田亦稱是然州縣希旨多張虛數以正田爲羨編戶爲客歲終籍錢數百萬緡其名似是而實失民心淺言之則失在求詳深言之則失在貪利時帝方以耳目之奉責得於人行之不疑於是羣臣爭爲聚斂以迎侈心天寶之亂實始於此吾觀近世士大夫多有此病賢者不忍天下有小不平而欲平之小人僥倖其利以爲進取之計故天下每每多弊宰相李沆近世之賢相也嘗言吾在朝廷十有餘年無功可紀惟四方之言利者未嘗有一施行持此聊以報國古今善言醫者患醫之難以爲有病不服藥常得中醫蓋良醫不可必得而愚醫舉目皆是愚醫類能殺人而不服藥者

未必死李公之言蓋類此也

陸贄第四十

昔吾先君博觀古今議論而以陸贄爲賢吾幼而讀其書其賢比漢賈誼而詳練過之贄始以從官事唐德宗老而爲宰相從之出奔而與之反國彌縫其闕而濟其危亡比其老也功業定矣而卒斃於裴延齡之手其故何也孔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醫善夫不常其德或承之羞贄以有常之德而事德宗之無常以巫醫之明而治無常之疾是以承其羞耳帝即位之初好名而貪功河朔三叛父子相襲三十年矣帝將以天下之力勝之田悅驚疑而起朱滔王武俊和之帝使馬燧李抱真李芃三將往迎其鋒勝負之勢未决也帝急於成功復使李晟出禁衛之兵李懷光舉朔方之衆五將萃於魏郊而淮西李希烈乘間而起兵連禍結常賦所不能贍於是爲之抽貫算閒假貸商賈空內以事外關中已亂而帝不知也贄曰今兩河淮西爲禍亂之首者獨四五凶人而已臣料其間必有旁遭詿誤內畜危疑而計不能止者未必皆處心積慮果於僭逆也而況脅從之黨乎陛下若能招懷以禮悔禍以誠使來者必安安者必久人知獲免則誰願復爲惡者縱有野心難馴臣知從化者必過半矣帝猶意西師可以必克忽其言不用未幾而涇原畔卒之變起倉皇避寇半年而歸帝亦老而厭兵矣於是行一切之政專以姑息涵養藩鎮凡節度使死將佐之得士心者皆就命留後雖以篡奪請命者亦如之宣武劉士寧以暴慢失衆其將李萬榮因其出畋閉門逐之帝將命以其位贄曰如士寧之惡萬榮棄而違之可也討而逐之可也惟伺隙而篡取其位則不可何者方鎮之臣事多專制欲加之罪誰無辭者若使傾奪之徒輒得其處則四方諸將無復安者矣且萬榮搆亂之日諸郡守將固非其同謀也一城士衆亦未必皆其黨也方成敗逆順之勢交戰於中其肯捐軀與之同惡乎今若選命賢將降詔軍中奬萬榮撫定之功別加寵任褒將士輯睦之義例賜恩賞使衆知保安則誰肯復助其亂萬榮縱欲跋扈勢亦無所至矣帝方苟安無事竟亦不許由此觀之帝常持無常之心故前勇而後怯贄常持有常之心故勇怯各得其當然其君臣之間異同至此雖欲上下相保不可得矣會昌中盧龍諸將連害帥臣最後張絳殺陳行泰宰相李德裕以爲河朔請帥皆報下太速故軍得以安若稍緩之必且有變既而回鶻烏介可汗擾天德塞軍使張仲武請以本軍擊之德裕問知仲武可用言之武宗舉以爲帥張絳既爲其下所殺而仲武遂以功名終德裕之謀則贄之故智也然帝之出也以陳京趙贊而贄之逐也以程异裴延齡其禍皆出於聚斂之臣贄之賢非不知也帝歸自興元贄因事言曰齊桓公自莒入齊伯業既成而管仲以不忘在莒爲戒衛獻公自齊還衛諸大夫逆諸境者執其手而與之言逆於門者頷之而已戒心之易忘而驕心之易生齊衛之君陛下之蓍龜也贄言雖切而帝終不改吾以爲使贄反國而爲鵙夷子皮浮舟而去則其君臣之間超然

無後患然後可以言智也哉

牛李四十一

唐自憲宗以來士大夫黨附牛李好惡不本於義而從人以喜愠雖一時公卿將相未有傑然自立者也牛黨出於僧孺李黨出於德裕二人雖黨人之首然其實則當世之偉人也蓋僧孺以德量高而德裕以才氣勝德與才不同雖古人鮮能兼之者使二人各任其所長而不爲黨則唐末之賢相也僧孺相文宗幽州楊志誠逐其將李載義帝召問計策僧孺曰是不足爲朝廷憂也范陽自安史後不復係國家休戚前日劉總納土朝廷糜費且百萬終不能得斗粟尺布以實天府俄復失之今志誠猶向載義也第付以節使捍奚契丹彼且自力不足以逆順治也帝曰吾初不計此公言是也因遣使慰撫之及武宗世陳行泰殺史元忠張絳復殺行泰以求帥德裕以爲河朔命帥失在太速使姦臣得計遷延久之擢用張仲武而絳自斃僧孺以無事爲安而德裕以制勝爲得此固二人之所以異較之德裕則優矣德裕節度劍南西川吐蕃將悉怛謀以維州降維州西南要地也是時方與吐蕃和親僧孺不可曰吐蕃綿地萬里失一維州不害其強今方議和好而自違之中國禦戎守信爲上應變次之彼若來責失信贊普牧馬蔚茹川東襲汧隴不三日至咸陽雖得百維州何益帝從之使德裕反降者吐蕃族誅之德裕深以爲恨雖議者亦不直僧孺然吐蕃自是不爲邊患幾終唐世則僧孺之言非爲私也帝方用李訓鄭注欲求奇功一日延英謂宰相公等亦有意於太平乎何道致之僧孺曰臣待罪宰相不能康濟天下然太平亦無象今四夷不內侵百姓安生業私室無強家上不壅蔽下不怨讟雖未及全盛亦足爲治矣而更求太平非臣所及也退謂諸宰相上責成如此吾可久處此耶既罷未久李訓爲甘露之事幾至亡國帝初欲以訓爲諫官德裕固爭言訓小人咎惡已著決不可用德裕亦以此罷去二人所趣不同及其臨訓注事所守若出於一人吾以是知其皆偉人也然德裕代僧孺於淮南訴其乾沒府錢四十萬緡質之非實及在朱崖作窮愁志論周秦行紀言僧孺有僭逆意悻然小丈夫之心老而不衰也始僧孺南遷於循老而獲歸二子蔚蘩後皆爲名卿德裕沒於朱崖子孫無聞後世深悲其窮豈德不足而才有餘固天之所不予耶

郭崇韜第四十二

國無釁而後可以伐人冒釁以伐人敵無釁則己受其災敵有釁則我與敵皆斃楚靈王殘民以逞舉思亂之民以伐吳吳不可動而棄疾攻之若升虛邑靈王遂死於外齊湣王貪而好勝知桀宋之可攻而忘齊國之既病燕師乘之遂以失國自古冒釁以攻人其禍如此矣唐莊宗勇而善戰與梁人夾河相攻十戰九勝涉河取鄆不十日而克梁威震諸國五代用兵未有神速若此者也然其克敵之後幸一日之安沉湎聲色之虞官伶人交亂其政府庫之積罄於耳目之奉民怨兵怒國有土崩之勢而不知也一時功臣皆武夫倔起未有識安危之幾者惟樞密使郭

崇韜智勇兼人知其不可力言而不見許中外佞倖覘之反目崇韜深病之矣時方欲伐蜀崇韜欲立大功爲自安之計議以魏王繼岌爲元帥而已爲之副將兵六萬以出兵不逾時而克成都降王衍料敵制勝之功可謂盛矣然崇韜知蜀之易與而不知唐之已亂挈其艮將勁兵西行數千里雖立大功而不免讒死于蜀征蜀之兵未還而趙在禮爲亂河朔明宗北征遂與在禮皆反帥兵南向克汴入洛遂無一人能禦之者向使西師不出蜀雖未下而京師有重兵崇韜不死河朔叛臣心有所畏不敢妄動則莊宗不亡崇韜不死禍福未可知也嗟乎崇韜冒釁以伐人蹈齊湣之禍而以爲安惜其有智而未始學也

馮道第四十三

馮道以宰相事四姓九君議者譏其反君事讎無士君子之操大義既虧雖有善不錄也吾覽其行事而竊悲之求之古人猶有可得言者齊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又從而相之子貢以爲不仁問之孔子孔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豈若匹夫匹婦之爲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管仲之相桓公孔子既許之矣道之所以不得附於管子者無其功耳晏嬰與崔杼俱事齊莊公杼弑公而立景公晏子立於崔氏之門外其人曰死乎曰獨吾君也乎吾死也曰行乎曰吾罪也乎吾亡也曰歸乎曰君死安歸君民者豈以陵民社稷是主臣君者豈爲其口實社稷是養故君爲社稷死則死之爲社稷亡則亡之若爲己死而爲己亡非其私暱誰敢任之且人有君而弑之吾焉得死之而焉得亡之將庸何歸門啓而入枕尸股而哭興三踊而出卒事景公雖無管子之功而從容風議有補於齊君子以名臣許之使道自附於晏子庶幾無甚愧也蓋道事唐明宗始爲宰相其後歷事八君方其廢興之際或在內或在外雖爲宰相而權不在己禍變之發皆非其過也明宗雖出於夷狄而性本寬厚道每以恭儉勸之在位十年民以少安契丹滅晉耶律德光見道問曰天下百姓如何救得道顧夷狄不可曉以莊語乃曰今時雖使佛出亦救不得惟皇帝救得德光喜乃罷殺戮中國之人賴焉周太祖以兵犯京師隱帝已沒太祖謂漢大臣必相推戴及見道道待之如平日太祖常拜道是日亦拜道受之不辭太祖意沮知漢未可代乃立湘陰公爲漢嗣而使道逆之於徐道曰是事信否吾平生不妄語公毋使我爲妄語人太祖爲誓甚苦道行未返而周代漢篡奪之際雖賁育無所致其勇而道以拜跪談笑却之非盛德何以致此而議者黜之曾不少借甚矣士生於五代立於暴君驕將之間日與虎兕爲伍棄之而去食薇蕨友麋鹿易耳而與自經於溝瀆何異不幸而仕於朝如馮道猶無以自免議者誠少恕哉

兵民第四十四

事固有出於不得已而爲後世之利者分兵民一也劃燕薊二也何謂分兵民之利人生而天畀之才畀

之才則付之祿隨其精粗適其高下使食其技而資其身是未有知其所由然者也故士大夫讀詩書執射御習書計高可以治人下可以爲役而祿從之矣農工商賈服田疇通貨賄運機巧上可以雄里閭下可以養親戚而利從之矣有人於此才力過人操行凡鄙上不能爲吏下不能爲民天畀之才而無以求之擧之以勞苦迫之以饑饉不羣起爲盜則無以資濟其欲此勢之所必至自秦漢以來天下未嘗無是患也唐衰而府衛之兵廢朝廷有禁兵藩鎮有衙兵兵民之分蓋漸於此及五代之際而黥涅之兵分布內外於是兵民判矣使民出其賦以養兵兵盡其力以衛民民有耕耨之勤而兵有征戍之勞更相爲用而不以相德此固分兵民之本意也至於山林之材武田里之凶悍放蕩無著之人一隸於伍符尺籍食其粟衣其帛俛首受笞而不敢肆居則學弓劒出則效首級積歲月以取祿位有其才必得其養氣類相從凡凶人勇夫皆萃於軍中然後人人各得其歸故雖凶旱水溢天下小小不寧而盜賊不起較之漢唐之間十不三四天下陰享其利而不知其故也然儒者方且攘臂而言民兵之便民力旣盡於養兵而又較版圖數丁口使之執干戈習戰陣奪其農時而齊之以鞭扑民有怨心而責其效死以報國求信其私說而不卹後害嗚呼其亦未之思歟

燕薊第四十五

何謂割燕薊之利石晉始以燕薊之地賂契丹高祖思援兵之惠屈體以奉之雖號爲創業而日不遑給出帝不勝其詬未有以待之而輕犯其怒遂以亡國是時割地之害深矣至於本朝乃見其利眞宗皇帝親御六師勝虜於澶淵知其有厭兵之心稍以金帛啗之虜欣然聽命歲歲遣使介修鄰國之好逮今百數十年而北邊之民不識干戈此漢唐之盛所未有也古者戎狄迭盛迭衰常有一族爲中國之敵漢文帝待之以和親而匈奴日驕武帝御之以征伐而中原日病謂之天之驕子非一日也今朝廷之所以厚之者不過於漢文帝而虜弭耳馴服則石氏之割燕薊利見於此夫熊虎之搏人得牛而止契丹據有全燕擅桑麻棗栗之饒兼玉帛子女之富重斂其人利盡北海而又益之以朝廷給予之厚賈生所謂三表五餌兼用之矣被氊飲乳之俗而身服錦繡之華口甘麴糵之美至於茗藥橘柚無一不享犬羊之心醺然而足俛首奉約習爲禮義吾無割地之恥而獨享其利此則天意非人事也昔唐天寶之亂朔方河隴之兵起而東征吐蕃乘虛襲據郡縣唐內苦藩鎮背叛置而不問百年之間獸心猖狂無復顧忌理極而變部族內潰而唐士遺黎解辮內嚮中原未嘗血刃而壤土自復今吾不忍塗炭生民而以皮幣犬馬結異類之驩推之天理儻亦有唐季吐蕃之變乎

欒城後集卷第十一

欒城後集卷第十二

潁濱遺老傳上

潁濱遺老姓蘇氏名轍字子由父曰眉山先生隱居不出老而以文名天下天下所謂老蘇者也歐陽文忠公以文章獨步當世見先生而嘆曰予閱文士多矣獨喜尹師魯石守道然意常有所未足今見君之文予意足矣先生既不用於世有子軾轍以所學授之曰是庶幾能明吾學者毋成國太夫人程氏亦好讀書明識過人志節凜然每語其家人二子必不負吾志轍年十九舉進士釋褐二十三舉直言仁宗親策之於廷時上春秋高始倦於勤轍因所問極言得失曰陛下即位三十餘年矣平居靜慮亦嘗有憂於此乎無憂於此乎臣伏讀制策陛下既有憂懼之言矣然臣愚不敏竊意陛下有其言矣未有其實也往者寶元慶曆之間西羌作難陛下晝不安坐夜不安席天下皆謂陛下憂懼小心如周文王然自西方解兵陛下棄置憂懼之心二十年矣古之聖人無事則深憂有事則不懼夫無事而深憂者所以為有事之不懼也今陛下無事則不憂有事則大懼臣以為憂樂之節易矣臣疏遠小臣聞之道路不知信否近歲以來宮中貴姬至以十數歌舞飲酒優笑無度坐朝不聞咨謨便殿無所顧問三代之衰漢唐之季女寵之害陛下亦知之矣久而不止百蠹將由之而出內則蠱惑之所汙以傷和伐性外則私謁之所亂以敗政害事陛下無謂好色於內不害外事也今海內窮困生民愁苦而宮中好賜不為限極所欲則給不問有無司會不敢爭大臣不敢諫執契持敕迅若兵火國家內有養士養兵之費外有北狄西戎之奉陛下又自為一阱以耗其遺餘臣恐陛下以此得謗而民心不歸也策入轍自謂必見黜然考官司馬君實第以三等范景仁難之蔡君謨曰吾三司使也司會之言吾愧之而不敢怨惟胡武平以為不遜力請黜之上不許曰以直言召人而以直弃之天下謂我何宰相不得已寘之下第除商州軍事推官知制誥王介甫意其右宰相專攻人主比之谷永不肯撰詞宰相韓魏公哂曰此人策語謂宰相不足用欲得婁師德郝處俊而用之尚以谷永疑之乎知制誥沈文通亦考官也知其不然故文通當制有愛君之言諫官楊樂道見上曰蘇轍臣所薦也陛下赦其狂直而收之盛德之事也乞宣付史館上悅從之是時先君被命修禮書而兄子瞻出簽書鳳翔判官傍無侍子轍乃奏乞養親三年子瞻解還轍始求為大名推官逾年先君捐館舍及除喪神宗嗣位既三年矣求治甚急轍以書言事即日召對延和殿時王介甫新得幸以執政領三司條例上以轍為之屬不敢辭介甫急於財利而不知本呂惠卿為之謀主轍議事多牾一日介甫出一卷書曰此青苗法也諸君熟議之有不便以告勿疑宅日轍告之曰以錢貸民使出息二分本以救民之困非為利也然出納之際吏緣為姦雖有法不能禁錢入民手雖良民不免非理費用及其納錢雖富民不免違限如此則鞭箠必用州縣事不勝煩矣唐劉晏掌國計未嘗有所假貸有尤之者晏曰

使民僥倖得錢非國之福使吏倚法督責非民之便吾雖未嘗假貸而四方豐凶貴賤知之未嘗逾時有賤必糴有貴必糶以此四方無甚貴甚賤之病安用貸爲晏之所言則漢常平法耳今此法見在而患不修公誠有意於民舉而行之劉晏之功可立竢也介甫曰君言有理當徐議行之後有異論幸勿相外也自此逾月不言青苗會河北轉運判官王廣廉召議事廣廉嘗奏乞度僧牒數千道爲本錢行陝西漕司私行青苗法春散秋歛與介甫意合卽請而施之河北自此青苗法遂行於四方初陳陽叔以樞密副使與介甫共事二人操術不同介甫所唱陽叔不深和也既召謝卿材侯叔獻陳知儉王廣廉王子韶程顥盧秉王汝翼等八人欲遣之四方搜訪遺利中外傳笑知所遣必生事迎合然莫敢言者轍求見陽叔陽叔逆問君獨來見何也對曰有疑欲問公耳近日召八人者欲遣往諸路不審公既知利害所在事有名件而使往案實之耶其亦未知其實漫遣出外網捕諸事也陽叔曰君意謂如何對曰昔嘉祐末遣使寬卹諸路事無所指行者各務生事既還奏例多難行爲天下笑今何以異此陽叔曰吾昔奉敕看詳寬卹等事如范堯夫輩所請多中理對曰今所遣如堯夫者有幾陽叔曰所遣果賢將不肯行君無過憂對曰公誠知遣使之不便而恃遣者之不行何如陽叔曰君姑退得徐思之後數日陽叔召屬官於密院言曰上卽位之初命天下監司具本路利害以聞至今未上今當遣使宜得此以議可草一劄子乞催之惠卿覺非其黨中意不樂漫具草無益也轍知力不能救以書抵介甫陽叔指陳其決不可者且請補外介甫大怒將見加以罪陽叔止之奏除河南推官會張文定知淮陽以學官見辟從之三年授齊州掌書記復三年改著作佐郎復從文定簽書南京判官居二年子瞻以詩得罪轍從坐謫監筠州鹽酒稅五年不得調平生好讀詩春秋病先儒多失其旨欲更爲之傳老子書與佛法大類而世不知亦欲爲之注司馬遷作史記記五帝三代不務推本詩書春秋而以世俗雜說亂之記戰國事多斷缺不完欲更爲古史功未及究移知歙績溪始至而奉神宗遺制居半年除祕書省校書郎明年至京師除右司諫宣仁后臨朝用司馬君實呂晦叔等欲革弊事舊相蔡確韓縝樞密使章惇皆在位窺伺得失中外憂之轍言曰先帝臨御僅二十年厲精政事變更法度將以力致太平追復三代是以擢任臣庶多自小臣致位公相用人之速近世無與比者究觀聖意本欲求賢自助以利安生民爲社稷長久之計豈欲使左右大臣媮合苟容出入唯唯危而不持顛而不扶竊取利祿以養妻子而已哉然自法行以來民力凋敝海內愁怨先帝晚年寖疾彌留照知前事之失親發德音將洗心自新以合天意而此志不遂奄棄萬國天下聞之知前日弊事皆先帝之所欲改思慕聖德繼之以泣是以皇帝踐祚聖母臨政奉承遺旨罷導洛廢市易損青苗止助役寬保甲免買馬放修城池之役復茶鹽鐵之舊黜吳居厚呂孝廉宋用臣賈青王子京張誠一呂

嘉問蹇周輔等命令所至細民鼓舞相賀臣愚不知
朝廷以爲凡此誰之罪也上則大臣蔽塞聰明逢君
之惡下則小臣貪冒榮利奔競無恥二者均皆有罪
則大臣以任重責重小臣以任輕責輕雖三尺童子
所共知也今朝廷既已罷黜小臣至於大臣則因而
任之將復使燮和陰陽陶冶民物臣竊惑矣竊惟朝
廷之意將以體貌大臣待其愧恥自去以全國體今
確等自山陵以後猶偃然在職不肯引咎辭位以謝
天下謹案確等受恩最深任事最久據位最尊獲罪
最重而有靦面目曾不知愧確等誠以昔之所行爲
是耶則今日安得不爭以昔之所行爲非耶則昔日
安得不言窮究其心所以安而不去者蓋以爲是皆
先帝所爲而非吾過也夫爲大臣忘君狥己不以身
任罪戾而歸咎先帝不忠不孝寧有過此臣竊不忍
千載之後書之簡策大臣既自處無過之地則先帝
獨被惡名此臣所以痛心疾首當食不飽至於涕泗
之横流也陛下何不正其罪名上以爲先帝分謗下
以慰臣子之意今獨以法繩治小臣而置確等大則
無以顯揚聖考之遺意小則無以安反側之心故臣
竊謂大臣誠退則小臣非建議造事之人可一切不
治使得革面從君竭力自効以洗前惡伏乞出臣此
章宣示確等使自處進退之分臣雖萬死不恨也三
人竟皆逐去然卒不以其前後反覆歸咎先帝罪之
世以爲恨呂惠卿始謟事介甫倡行虐政以害天下
其後勢鈞力抗則傾陷介甫甚於仇讎世尤惡之時
惠卿自知罪大乞宮觀自便不預貶竄轍具疏其姦

請加深譴乃以散官安置建州天下韙之司馬君實
既以清德雅望專任朝政然其爲人不達吏事知雇
役之害欲復行差役不知差雇之弊其實相半講之
未詳而欲一旦復之民始聞而喜徐而疑懼君實不
信也王介甫以其私說爲詩書新義以考試天下士
學者病之君實改爲新格而勢亦難行方議未定轍
言自罷差役至今僅二十年吏民皆未習慣况役法
關涉衆事根牙盤錯行之徐緩乃得審詳若不窮究
首尾忽遽便行恐既行之後别生諸弊今州縣役錢
例有積年寬剩大約足支數年若且依舊雇役盡今
年而止催督有司審議差役趁今冬成法來年役使
鄉户但使既行之後無復人言則進退皆便又言進
士來年秋試日月無幾而議不時决傳聞四方不免
惶惑詩賦雖號小技而比次聲律用功不淺至於治
經誦讀講解尤不可輕易要之來年皆未可施行欲
乞先降指揮來年科場一切如舊惟經義兼取注疏
及諸家議論或出己見不專用王氏學仍罷律義令
天下舉人知有定論一意爲學以待選試然後徐議
元祐五年以後科舉格式未爲晩也衆皆以爲便而
君實始不悦矣是歲上將親饗明堂轍言曰三代常
祀一歲九祭天再祭地皆天子親之故於其祭也或
祭昊天或祭五天或獨祭一天或祭皇地祇或祭神
州地祇要於一歲而親祀必遍降及近世歲之常祀
皆有司攝事三歲而後一親祀親祀之疏數古今之
變相遠如此然則其禮之不同蓋亦其勢然也謹按
國朝舊典冬至圜丘必兼饗天地從祀百神若其有

故不祀圜丘別行他禮或大雩於南郊或大饗於明堂或恭謝於大慶皆用圜丘禮樂神位其意以爲皇帝不可以三年而不親祀天地百神故也臣竊見皇祐明堂遵用此法最爲得禮自皇祐以後凡祀明堂或用鄭氏說獨祀五天帝或用王氏說獨祀昊天上帝雖於古學各有援據而考之國朝之舊則爲失當蓋儒者泥古而不知今以天子每歲遍祀之儀而議皇帝三年親祀之禮是以若此其疏也今者皇帝陛下對越天命逾年卽位將以九月有事於明堂義當並見天地遍禮百神躬薦誠心以格靈貺臣恐有司不達禮意以古非今執王鄭偏說以亂本朝大典夫禮沿人情人情所安天意必順今皇帝陛下始親祠事而天地百神無不咸秩豈不俯合人情仰符天意臣愚欲乞明詔禮官今秋明堂用皇祐明堂典禮庶幾精誠陟降溥及上下時大臣多牽於舊學不達時變奏入不報然轍以爲周禮一歲遍祭天地皆人主親行故郊丘有南北禮樂有同異自漢唐以來禮文日盛費用日廣事與古異故一歲遍祀不可復行唐明皇天寶初始定三歲一親郊於致齋之日先享太清宮次享太廟然後合祭天地從祀百神所以然者蓋謂三年一次大禮若又不遍則於人情有所不安至於遍祭之禮已自差官攝事未嘗少廢此近世變禮非復三代之舊而議者欲以三代遺文參亂其間失之遠矣至七年上將親郊轍備位政府乃與諸公共伸前議合祭天地識者以爲當初神宗以夏國內亂用兵攻討於熙河路增置蘭州於延安路增置安疆米脂等五寨至此夏國雖屢遣使而未脩職貢二年夏始來賀登極使還未出境又遣使入界朝廷知其有請地之意然大臣議弃守未决轍言曰頃者西人雖至而疆埸之事初不自言度其狡心蓋知朝廷厭兵確然不請欲使此議發自朝廷得以爲重朝廷深覺其意忍而不予情得勢窮始來請命今若又不許使其來使徒手而歸一失此機必爲後悔彼若黠集兵馬屯聚境上許之則畏兵而予不復爲恩不予則邊釁一開禍難無已間不容髮正在此時不可失也今議者不深究利害妄立堅守之議苟避棄地之名不度民力不爲國計其意止欲私己自便非社稷之計也臣又聞議者或謂棄守皆不免用兵棄則用兵必遲守則用兵必速遲速之間利害不遠若遂以地予之恐非得計臣聞聖人應變之機正在遲速之際但使事變稍緩則吾得筭已多昔漢文景之世吳王濞內懷不軌稱病不朝積財養兵謀亂天下文帝專務含養置而不問加賜几杖恩禮日隆濞雖包藏禍心而仁澤浸漬終不能發及景帝用晁錯之謀欲因其有罪削其郡縣以爲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則反疾而禍小不削則反遲而禍大削書一下七國盡反至使景帝發天下兵遣三十六將僅而破之議者若不計利害之淺深較禍福之輕重則文帝隱忍不决近於柔仁景帝剛斷必行近於强毅然而如文帝之計禍發既遲可以徐爲備禦稍經歲月變故自生以漸制之勢無不可如景帝之計禍發既速未及旋踵已至交兵鋒刃既接勝負難保社稷之命决於

一日雖食晁錯之肉何益於事今者欲弃之策與文帝同而欲守之計與景帝類臣乞宣喻執政欲弃者理直而禍緩欲守者理曲而禍速曲直遲速孰爲利害況今日之事主上妙年母后聽斷將帥吏士恩情未接兵交之日誰使效命若其羽書沓至勝負紛然臨機決斷誰任其責惟乞聖心以此反覆思慮早賜裁斷無使西戎別致猖狂弃守之議皆不得其便於是朝廷許還五寨夏人遂服轍尋遷起居郎爲中書舍人時朝廷起文潞公於既老以太師平章軍國重事初元豐中河决大吳先帝知故道不可復還因導之北流水性已順惟河道未深隄防未立歲有决溢之患本非深害也至此諸公皆未究悉河事而潞公欲以河爲重事中書侍郎呂微仲樞密副使安厚卿從而和之始謂河西北流入泊淀久必淤淺異日或從北界入海則河朔無以禦狄故三人力主回河之計諸公莫能奪呂晦叔時爲中書相轍間見問曰公自視智勇孰與先帝勢力隆重能鼓舞天下孰與先帝晦叔驚曰君何言歟對曰河决而北自先帝不能回而諸公欲回之是自謂智勇勢力過先帝也且河决自元豐導之北流亦自元豐是非得失今日無所預諸公不因其舊而修其未完乃欲取而回之其爲力也難而其爲責也重矣晦叔唯唯曰當與諸公籌之既而回河之議紛紛而起晦叔亦以病沒轍遷戶部侍郎嘗因轉對言曰財賦之原出於四方而委於中都故善爲國者藏之於民其次藏之州郡州郡有餘則轉運司常足轉運司既足則戶部不困唐制天下賦稅其一上供其一送使其一留州比之於今上供之數可謂少矣然每有緩急王命一出舟車相銜大事以濟祖宗以來法制雖殊而諸道蓄藏之計猶極豐厚是以斂散及時縱捨由己利柄所在所爲必成自熙寧以來言利之臣不知本末之術欲求富國而先困轉運司轉運司既困則上供不繼上供不繼而戶部亦憊矣兩司既困故內帑別藏雖積如丘山而委爲朽壤無益於算故臣願舉近歲朝廷無名封椿之物歸之轉運司蓋禁軍闕額與差出衣糧清汴水脚與外江綱船之類一經擘畫例皆封椿夫闕額禁軍尋當以例物招置而出軍衣糧罷此給彼初無封椿之理至於清汴水脚雖減於舊而洛口費用實倍於前外江綱船雖不打造而雇船運糧其費特甚重復刻剝何以能堪故臣謂諸如此比當一切罷去況祖宗故事未嘗有此但有司固執近事不肯除去惟陛下斷而與之則轉運司利柄稍復而戶部亦有賴矣朝廷重違近制卒不能改尋又言臣謹以祖宗故事考今日本部所行體例不同利害相遠恐合隨事措置以塞弊原謹昧死具三弊以聞其一曰分河渠案以爲都水監其二曰分冑案以爲軍器監其三曰分修造案以爲將作監三監皆隸工部則本部所專其餘無幾出納損益制在它司頃者司馬光秉政知其爲害嘗使本部收攬諸司利權當時所收不得其要至今三案猶爲宅司所擅深可惜也祖宗參酌古今之宜建立三司所領天下事幾至大半權任之重非他司比推原其意非以私三司也事權分則財

利散雖欲求富其道無由蓋國之有財猶人之有飲食飲食之道當使口司出納而腹制多寡然後分布氣血以養百骸耳目賴之以爲明手足賴之以爲力若不專任口腹而使手足耳目得分治之則雖欲求一飽不可得矣而況於安且壽乎今戶部之在朝廷猶口腹也而使它司分治其事何以異此自數十年以來羣臣不明祖宗之意每因一事不舉輒以三司舊職分建它司利權一分用財無藝它司以辦事爲效則不卹財之有無戶部以給財爲功則不問事之當否彼此各營一職其勢不復相知雖使戶部得才智之臣終亦無益能否同病府庫卒空今不早救後患必甚昔嘉祐中京師頻歲大水大臣始取河渠案置都水監置監以來比之舊案所補何事而大不便者河北有外監丞侵奪轉運司職事轉運司之領河事也郡之諸埽埽之吏兵儲蓄無事則分有事則合水之所向諸埽趨之吏兵得以併功儲蓄得以併用故事作之日無暴斂傷財之患事定之後徐補其闕兩無所妨自有監丞據法責成緩急之際諸埽不相爲用而轉運司不勝其弊矣此工部都水監爲戶部之害一也先帝一新官制並建六曹隨曹付事故三司故事多隸工曹名雖近正而實非利昔胄案所掌今內爲軍器監而上隸工部外爲都作院而上隸提刑司欲有興作戶部不得與議訪聞河北道近歲爲羊渾脫動以千計渾脫之用必軍行乏水過渡無船然後須之而其爲物稍經歲月必至蠹敗朝廷無出兵之計而有司營職不顧利害至使公私應副虧財害物若專在轉運司必不至此此工部都作院爲戶部之害二也昔脩造案掌百工之事事有緩急物有利害皆得專之今工部以辦職爲事則緩急利害誰當議之朝廷近以箔場竹箔積久損爛創令出賣上下皆以爲當指揮未幾復以諸處營造歲有科制遂令般運堆積以破出賣之計臣不知將作見工幾何一歲所用幾何取此積彼未用之間有無損敗而遂爲此計本部雖知不便而以工部之事不敢復言此工部將作監爲戶部之害三也凡事之類此者多矣臣不能遍舉也故願明詔有司罷外水監丞舉河北河事及諸路都作院皆歸轉運司至於都水軍器將作監皆兼隸戶部使定其事之可否裁其費之多少而工部任其功之良苦程其作之遲速苟可否多少在戶部則傷財害民戶部無所逃其責矣苟良苦遲速在工部則敗事乏用工部無所辭其譴矣利出于一而後天下貧富可責之戶部矣朝廷以爲然從之惟都水監仍舊轍自爲中書舍人與范子功劉貢父同詳定六曹條例子功領吏部元豐所定吏額主者苟悅羣吏比舊額幾數倍朝廷患之命量事裁減已再上再却矣子功奉使轍兼領其事吏有白中孚者進曰吏額不難定也昔之流內銓今侍郎左選也事之煩劇莫過此矣昔銓吏止十數而今左選吏至數十事不加舊而用吏至數倍何也昔無重法重祿吏通賕賂則不欲人多以分所得今行重法給重祿賕賂比舊爲少則不忌人多而幸於少事此吏額多少之大情也舊法日生事以難易分七等重者至一

原书空白页

欒城後集卷第十三

潁濱遺老傳下

還朝爲御史中丞命由中出宰相以下多不悅所薦御史率以近格不用自元祐初革新庶政至是五年矣一時人心已定惟元豐舊黨分布中外多起邪說以搖撼在位呂微仲與中書侍郎劉莘老二人尤畏之皆持兩端爲自全計遂建言欲引用其黨以平舊怨謂之調停宣仁后疑不決轍於延和面論其非退復再以劄子論之其一曰臣近面論君子小人不可並處朝廷竊觀聖意似不以臣言爲非者然天威咫尺言詞迫遽有所不盡退伏思念若使邪正並進皆得預聞國事此治亂之幾而朝廷所以安危者也臣誤蒙聖恩典司邦憲臣而不言誰當救其失者謹復稽之古今考之聖賢之格言莫不謂親近君子斥遠小人則人主尊榮國家安樂疏外君子進任小人則人主憂辱國家危殆此理有必然非一人之私言也其於周易所論尤詳皆以君子在內小人在外爲天地之常理小人在內君子在外爲陰陽之逆節故一陽在下其卦爲復二陽在下其卦爲臨陽雖未盛而居中得位聖人知其有可進之道一陰在下其卦爲姤二陰在下其卦爲遯陰雖未壯而聖人知其有可畏之漸若夫居天地之正得陰陽之和者惟泰而已泰之爲象三陽在內三陰在外君子既得其位可以有爲小人奠居於外安而無怨故聖人名之曰泰泰之言安也言惟此可以久安也方泰之時若君子能保其位外安小人使無失其所則天下之安未有艾也惟恐君子在位因勢陵暴小人使之在外而不安則勢將必至於反覆故泰之九三曰無平不陂無往不復竊惟聖人之戒深切詳盡所以誨人者至矣獨未聞以小人在外憂其不悅而引之於內以自遺患者也故臣前所上劄子亦以謂小人雖決不可任以腹心至於牧守四方奔走庶務各隨所長無所偏廢寵祿恩賜彼此如一無一可指如此而已若遂引而寘之於內是猶畏盜賊之欲得財而導之於寢室知虎豹之欲食肉而開之以坰牧天下無此理也且君子小人勢同冰炭同處必爭一爭之後小人必勝君子必敗何者小人貪利忍恥擊之難去君子潔身重義知道之不行必先引退故古語曰一薰一蕕十年尚猶有臭蓋謂此矣先帝以聰明聖智之資疾頹靡之俗將以綱紀四方追迹三代今觀其設意本非漢唐之君所能髣髴也而一時臣佐不能將順聖德造作諸法率皆民所不悅及二聖臨御因民所願取而更之上下忻慰當此之際先朝用事之臣皆布列於朝自知上逆天意下失民心徬徨踧踖若無所措朝廷雖不加斥逐其勢亦自不能復留矣尚賴二聖慈仁不加譴責而宥之於外蓋已厚矣今者政令已孚事勢大定而議者惑於浮說乃欲招而納之與之共事欲以此調停其黨臣謂此人若返豈肯徒然而已哉必將戕害正人漸復舊事以快私忿人臣被禍蓋不足言臣所惜者祖宗朝廷也蓋自熙寧以來小人執柄二十年矣建立黨與布滿中外一旦失勢睎覬者多是以創造語言動搖貴近脅之以禍誘之以利

何所不至臣雖未聞其言而槩可料矣聞者若又不加審察遽以爲然豈不過甚矣哉臣聞管仲治齊奪伯氏駢邑三百飯蔬食沒齒無怨言諸葛亮治蜀廢廖立李嚴爲民徙之邊遠久而不召及亮死二人皆垂泣思亮夫駢立嚴三人者皆齊蜀之貴臣也管葛之所以能戮其貴臣而使之無怨者非有它也賞罰必公舉措必當國人皆知所與之非私而所奪之非怨故雖仇讎莫不歸心耳今臣竊觀朝廷用舍施設之間其不合人心者尚不爲少彼既中懷不悅則其不服固宜今乃直欲招而納之以平其隙臣未見其可也詩曰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陛下誠以異同反覆爲憂惟當久任才性忠良識慮明審之士但得四五人常在要地雖未及皐陶伊尹而不仁之人知自遠矣惟陛下斷自聖心不爲流言所惑毋使小人一進後有噬臍之悔則天下幸甚臣既待罪執法若見用人之失理無不言言之不從理不徒止如此則異同之迹益後著明不若陛下早發英斷使彼此泯然無迹可見之爲善也奏入宣仁后命宰執於簾前讀之仍諭之曰蘇轍疑吾君臣遂兼用邪正其言極中理諸公相從和之自此參用邪正之說衰矣轍復奏曰聖人之德莫如至誠至誠之功存於不息有能推至誠之心而加之以不息之久則天地可動金石可移況於斯人誰則不服臣伏見太皇太后陛下皇帝陛下隨時弛張改革弊事因民所惡屏去小人天下本無異心羣黨自作浮議近者德音一發衆心渙然正直有依人知所嚮惟二聖不移此意則天下誰敢不然衞多君子而亂不生漢用汲黯而叛者寢苟存至誠不息之意自是太平可久之功此實社稷之福天下之幸也然臣以謂昔所柄任其徒實繁布列中外豈免窺伺若朝廷施設必當則此輩覬望自消昔田蚡爲相所爲貪鄙則竇嬰灌夫睥睨宮禁諸葛亮治蜀行法廉平則廖立李嚴雖流徙邊郡終身無怨此則保國寧人之要術自古聖賢之所共由者也臣竊見方今天下雖未大治而祖宗綱紀具在州郡民物粗安若大臣正己平心無生事要功之意因弊修法爲安民靖國之術則人心自定雖有異黨誰不歸心向者異同反覆之心蓋亦不足慮矣但患朝廷舉事類不審詳曩者黃河北流正得水性而水官穿鑿欲導之使東移下就高汩五行之理及陛下遣官按視知不可爲猶或固執不從經今累歲回河雖罷減水尚存遂使河朔生靈財力俱困今者西夏青唐外皆臣順朝廷招來之厚惟恐失之而熙河將吏創築二堡以侵其膏腴議納醇忠以奪其節鉞功未可覬爭已先形朝廷雖知其非終不明白處置若遂養成邊釁關陝豈復安居如此二事則臣所謂宜正己平心無生事要功之意者也昔嘉祐以前鄉差衙前民間常有破產之患熙寧以後出賣坊場以雇衙前民間不復知有衙前之苦及元祐之初務於復舊一例復差官收坊場之錢民出衙前之費四方驚顧衆議沸騰尋知不可旋又復雇雇法有所未盡但當隨事修完而去年之秋復行差法雖存雇法先許得差州縣官吏利在起動人戶以差爲便差法一行即時差

足雇法雖在誰復肯行臣頃奉使契丹河北官吏皆爲臣言豈朝廷欲將賣坊場錢別作支費耶不然何故惜此錢而不用竭民力以供官此聲四馳爲損非細又熙寧雇役之法三等人戶並出役錢上戶以家產高強出錢無藝下戶昔不充役亦遣出錢故此二等人戶不免咨怨至於中等昔既已自差役今又出錢不多雇法之行最爲其便及元祐罷行雇法上下二等忻躍可知唯是中等則反爲害臣請且借畿內爲比則其餘可知矣畿縣中等之家例出役錢三貫若經十年爲錢三十貫而已今差法既行諸縣手力最爲輕役農民在官日使百錢最爲輕費然一歲之用已爲三十六貫二年役滿爲費七十餘貫罷役而歸寬鄉得閑三年狹鄉不及一歲以此較之則差役五年之費倍於雇役十年賦役所出多在中等如此安得民間不以今法爲害而熙寧爲利乎然朝廷之法官戶等六色役錢只得支雇役人不及三年處州役而不及縣役寬剩役錢只得通融鄰路鄰州而不及鄰縣人戶願出錢雇人充役者只得自雇而官不爲雇如此之類條目不便者非一故天下皆思雇役而厭差役今五年矣如此二事則臣所謂宜因弊修法爲安民靖國之術者也臣以闇旯淺狹不能盡知當今得失然四事不去如臣等輩猶知其非而況於心懷異同志在反覆幸國之失有以藉口者乎臣恐如此四事彼已默識於心多造謗議待時而發以搖撼衆聽矣伏乞宣諭宰執事有失當改之勿疑法或未完修之無倦苟民心既得則異議自消陛下端拱

以享承平大臣逡巡以安富貴海內蒙福上下所同豈不休哉然大臣怙權恥過終莫肯改比轍爲執政三省又奏除李清臣爲吏部尚書給事中范祖禹封還詔書進呈不允祖禹執奏如初左正言姚勔亦言不當三省復除蒲宗孟兵部尚書轍謂諸公且候邦直命下然後議此如何皆不應及簾前微仲奏諸部久闕尚書見在人皆資淺未可用又不可闕官須至用前執政上有黽俛從之之意轍奏前日除李清臣給諫紛然爭之未定今又用宗孟恐不便宣仁后曰奈闕官何轍曰尚書闕官已數年何嘗闕事今日用此二人正與去年用鄧温伯無異此三人者非有大惡但昔與王珪蔡確輩並進意思與今日聖政不合見今尚書共闕四人若並用似此四人使互進黨類氣勢一合非獨臣等耐何不得亦恐朝廷難耐何矣且朝廷只貴安靜如此用人臺諫安得不言臣恐自此鬧矣宣仁后曰信然不如且靜諸公遂卷除目持下轍又奏臣去年初作中丞首論此事聖意似以臣言爲然今未及一年備位於此若遂不言實恐陛下怪臣前後異同上曰然乃退六年春詔除尚書右丞轍上言臣幼與兄軾同受業先臣薄祐早孤凡臣之宦學皆兄所成就今臣蒙恩與聞國政而兄適亦召還本除吏部尚書復以臣故改翰林承旨臣之私意尤不遑安況兄軾文學政事皆出臣上臣不敢遠慕古人舉不避親只乞寢臣新命得與兄同備從官竭力圖報亦未必無補也不聽時呂微仲與劉莘老爲左右相微仲直而闇莘老曲意事之大事皆決於微

仲惟進退士大夫莘老陰竊其柄微仲不悟也轍居
其間迹危甚莘老昔爲中司臺中舊僚多爲之用前
後非意見攻宣仁后覺之莘老既以罪去微仲知轍
無它有相安之意然其爲人則如故天下事卒不能
大有所正至今愧之蓋是時所爭議大者有二其一
西邊事其二黃河事初夏人來賀登極相繼求和且
議地界朝廷許之本約地界已定然後付以歲賜久
之議不決明年夏人多保忠以兵襲涇原殺掠弓箭
手數千人而去朝廷隱忍不問即遣使往賜策命夏
人受禮倨慢以地界爲詞不復入謝且再犯涇原四
年乃復來賀坤成且議地界朝廷急於招納疆議未
定先以歲賜予之尋覺不便乃於疆事多方侵求不
守定約而熙河將佐范育种誼等又背約侵築質孤
勝如二堡夏人隨即平盪育等又欲以兵納趙醇忠
又擅招蕃部千餘人朝廷却而不受西邊騷然轍力
言其非乞罷育誼更擇老將以守熙河宣仁后深以
爲是而大臣主之轍面奏此輩皆大臣親舊不忍壞
其資任雖其同列亦不敢異議陛下獨不見黃河事
乎當時德音宣諭至深至切然非大臣意至今不了
人君與人臣事體不同人臣雖明見是非而力所不
加須至且止人主於事不知則已知而不得行則事
權去矣臣今言此蓋欲陛下收攬威柄以正君臣之
分而已若專聽其所爲不以漸制之及其太甚必加
之罪只如韓維專恣太甚范純仁阿私太甚皆不免
逐去事至如此豈朝廷美事故臣之意蓋爲保全大
臣非欲害之也宣仁后極以爲然而不能用六年六

月熙河奏夏人十萬騎壓通遠軍境上挑掘所爭崖
巉殺人三日而退乞因其退軍未能復出急移近裏
堡寨於界上修築乘利而往不須復守誠信諸公會
議都堂轍謂微仲今欲議此事當先定議欲用兵耶
不用兵耶微仲曰如合用兵亦不得不用轍曰凡欲
用兵先論理之曲直我若不直則兵決不當用朝廷
頃與夏人商量地界欲用慶曆舊例以漢蕃見今住
坐處當中爲界此理最爲簡直夏人不從朝廷遂不
固執蓋朝廷臨事常患先易後難此所謂先易者也
既而許於非所賜城寨依綏州例以二十里爲界十
里爲堡鋪十里爲草地非所賜城寨指謂延州塞門義合石州吳堡蘭州諸城寨
通遠軍定西城要約纔定朝廷又要於兩寨界首相望侵係
蕃地一抹取直夏人黽俛見從要約未定朝廷又要
蕃界更留草地十里通前三十里夏人亦又見許凡
此所謂後難者也今者又欲於定西城與隴諾堡相
望一抹取直所侵蕃地凡百數十里隴諾祖宗舊疆
豈所謂非所賜城寨耶此則不直致寇之大者也今
雖欲不顧曲直一面用兵不知二聖謂何莘老曰持
不用兵之說雖美然事有須用兵者亦不可固執轍
曰相公必欲用兵須道理十全敵人橫來相加勢不
得已然後可耳今吾不直如此兵起之後兵連禍結
三五年不得休將奈何諸公乃許不從熙河之計明
日面奏之轍曰夏人引兵十萬直壓熙河境上不於
宅處作過專於所爭處殺人掘崖巉此意可見此非
西人之罪皆朝廷不直之故微仲曰朝廷指揮亦不
至大段不直轍曰熙河帥臣輒敢生事奏乞不守誠

信乘夏人抽兵之際移築堡寨臣以為方今堡寨雖或可築至秋深馬肥夏人能復引大兵來爭此否諸人皆言今已不許之矣轍曰臣欲詰責帥臣耳若不加詰責或再有陳乞諸人皆曰俟其再乞詰責未晚宣仁后曰邊防忌生事早與約束諸人乃聽已而蘭州又以遠探為名深入西界殺十餘人轍曰邊臣貪功生事不足以示威徒足以敗壞疆議理須戒敕不聽既又以防護打草為名殺六七人生擒九人微仲知不便欲送還生口因奏其事轍曰邊臣貪冒小勝不顧大計極害事今送還九人甚善可遂戒敕邊臣微仲不欲曰近日延安將副李儀等深入陷沒已責降一行人足以為戒轍曰李儀深入以敗事被責蘭州深入得功若不戒敕將謂朝廷責其敗事而喜其得功也宣仁后曰然乃加戒敕然七年夏人竟大入河東朝廷乃議絶歲賜禁和市使沿邊諸路為淺攻計命熙河進築定遠城夏人不能爭未幾復大入環慶復議使熙河進築汝遮中書侍郎范子功獨不可轍度其意昔延安帥臣趙卨范氏姻家也方議地界以綏州二十里為例議出於卨熙河斥其不可議久不決而卨死故子功持之轍謂之曰綏州舊例施於延安可耳熙河遠者或至七八十里其不從宜矣方論國事親舊得失不宜置胸中也衆皆稱善而子功悻然不服會西人乞和議遂不成未幾右相蘇子容以事去位子功以同省得罪因遂其請實以汝遮故也轍自為諫官論黃河東流之害及為執法最後論三事其一存東岸清豐口其二存西岸披灘水口其

三除去西岸激水鋸牙朝廷以付河北監司惟以鋸牙為不可去轍於殿廬中與微仲論之微仲曰無鋸牙則水不東水不東則北流必有患轍曰然北京百萬生靈歲有決溺之憂何以救之且分水東入故道見今淤合者多矣分水之利亦自不復能久若俟漲水已過盡力修完北流隄防使足勝漲水之暴然後徹去鋸牙免北京危急此實利也莘老曰河北監司不如此言奈何轍曰公豈不知外官多所觀望耶微仲曰河事至大難以臆斷轍曰彼此皆非目見當以公議參之耳及至上前二相皆以分水為便轍具奏前語且曰必欲重慎候漲水過故道增淤卽併力修完北隄然後轍去鋸牙庶幾可也退至都堂二相遽批聖語曰依都水監所定轍語堂吏適所奏不然莘老失措微仲知不可乃曰明日別議卒改批不得添展乃已八年正月都水吳安持乞於北流作軟堰定河流以免淤填時微仲在告轍奏曰先帝因河決大吳導之北流已得水性惟隄防未完每歲不免決溢此本黃河常事耳是時北京之南黃河西岸有闞村樊村等三斗門遇河水泛溢卽開此三門分水北行於無人之地至北京北合入大河故北京生聚無大危急自數年來大臣創議回河水官王孝先吳安持等卽塞此三門貼築西隄又作鋸牙馬頭約水向東直過北京之上故北京連年告急然約水既久東流遂多於往歲蓋分流有利有害秋水泛漲分入兩流蹔時且免決溢此分水之利也河水重濁緩則生淤既分為二不得不緩故今日北流淤塞此分水之害

也然將來漲水之後河流東北蓋未可知臣等昨於
都堂問吳安持安持亦言去年河水自東今年安知
河水不自北宣仁后笑曰水官尚作此言況它人乎
轍又奏曰臣今但欲徐觀夏秋河勢所向水若東流
則北流不塞自當淤斷水若北流則北河如舊自可
容納似此處置安多危少行之無疑若行嶮徼倖萬
一成功如水官之意臣不敢從也乞元令安持等結
罪保明河流所向及軟堰既成有無塡塞河道致將
來之患然後遣使按行具可否利害后復笑曰若令
結罪必謂執政脅持之且水官猶不保河之東北況
使者暫往乎姑別議之可也二月微仲乃朝轍具以
前語諭之微仲口雖不伏而意甚屈曰軟堰且令具
功料申上朝廷更行相度轍曰如此終非究竟必欲
且爾亦可八日轍方在式假三省得旨批曰依水監
所奏下手日具功料取旨轍以非商量本意以劄子
論之微仲卽日在告十二日轍入對奏曰自去年十
一月後來至今百日間耳水官凡四次妄造事端搖
撼朝廷第一次安持十一月出行河先乞一面措置
河事舊法馬頭不得增損臣知安持意在添進馬頭
卽指揮除兩河門外許一面措置安持姦意既露第
二次乞於東流北添進五七埽緷臣知安持意欲因
此多進埽緷約令北流入東卽令轉運司同監視不
得過所乞緷數安持姦意復露第三次卽乞留河門
百五十步臣知安持意在回河改進馬頭之名爲留
河門卽不許安持計窮第四次卽乞作軟堰凡安持
四次擘畫皆回河意耳臣昨已令中書問工房水監

兩事其一勘會北流元祐二年河門元闊幾里逐年
開排直至去年只闊三百二十步有何緣故其二勘
會東流河門見闊幾步每年漲水東出水面南北闊
幾里南面有無隄岸北京順水隄不沒者幾尺將來
北流若果淤斷漲水東行係合併北流多少分數有
無包畜不定今兩問猶未答便卽施行實太草草后
嗟歎久之深以所言爲然二十四日與微仲同進呈
微仲曰蘇轍所議河事今軟堰已不可作無可施行
轍曰軟堰本自不可作然臣本論吳安持百日之閒
四次妄造事端動搖朝聽若令依舊供職病根不去
河朔被害無已微仲曰水官弄泥弄水別用好人不
得所以且用安持轍曰水官職事不輕奈何以小人
主之易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未聞小人有可用之
地也此後是非終不能決會宣仁晏駕九年正月安
持奏乞塞梁村口縷張包口開清豐口以東鷄爪河
八日轍以祈穀宿齋三省卽令安持與北京留守司
相度施行時微仲爲山陵使行有日矣轍見之待漏
語及河事微仲直視曰此大事不可不愼轍曰誠然
公亦宜愼之時范堯夫爲右相舊不直東流轍告之
曰當與微仲議定乃令西去堯夫曰命已下奈何轍
曰事有理誰敢不從議於皇儀門外再降指揮使都
水與本路安撫提轉同議可卽施行有異議亟以聞
堯夫自外來始意轍與微仲此及此大相信服既而
安撫許冲元乞候過漲水因河所向閉所不行口堯
夫奏乞令許將與吳安持同議一面施行轍曰河勢
難定恐須令諸司共議乃得其實上以爲然既行上

特宣喻曰河事不小可遣兩制以上二人按行相度
堯夫曰河役已起方議遣官恐稽留役事上曰但使
議論得實雖遲一年何損乃命中書舍人呂希純殿
中侍御史井亮采往視之二人歸極以北流爲便方
施行樞密簽書劉仲馮援舊例乞與河議仲馮本文
潞公吳冲卿門下士也其言紛然呂井之議遂格而
轍亦以罪見逐於是河流遂東凡七年而後北流復
通微仲之在陵下也堯夫奏乞除執政上卽用李邦
直爲中書侍郎鄧聖求爲尚書右丞二人久在外不
得志遂以元豐事激怒上意邦直尤力舊法母后之
家十年一奏門客時皇太妃之兄朱伯材以門客奏
徐州富人竇氏堯夫無以裁之一日日中請轍於都
堂與邦直議之轍曰上始親政皇太妃閤中事當遍
議之車服儀制已付禮部矣皇太后月費尚書省已
奏乞依太皇太后矣皇太妃宜付戶部議定至於奏
薦亦當議有所予付吏部可也凡事付有司必以法
裁處朝廷又酌其可否而後行於體爲便明日奏之
上曰月費竢內中批出奏薦皇太后家減二年皇太
妃十年議已定邦直獨曰此可爲後法今姑予之可
也上從之邦直之附會類如此會廷策進士邦直撰
策題卽爲邪說以扇惑群聽轍論之曰伏見御試策
題歷詆近歲行事有欲復熙寧元豐故事之意臣備
位執政不敢不言然臣竊料陛下本無此心其必有
人妄意陛下牽於父子之恩不復深究是非遠慮安
危故勸陛下復行此事此所謂小人之愛君取快於
一時非忠臣之愛君以安社稷爲悅者也臣竊觀神
宗皇帝以天縱之才行大有爲之志其所施設度越
前古蓋有百世而不可改者也臣請爲陛下指陳其
略先帝在位近二十年而終身不受尊號裁損宗室
恩止祖免減朝廷無窮之費出賣坊場雇募衙前免
民間破家之患罷黜諸科誦數之學訓練諸將慵墮
之兵置寄祿之官復六曹之舊嚴重祿之法禁交謁
之私行淺攻之策以制西戎收六色之錢以寬雜役
凡如此類皆先帝之睿筭有利無害而元祐以來上
下奉行未嘗失墜者也至於其它事有失當何世無
之父作之於前子救之於後前後相濟此則聖人之
孝也漢武帝外事四夷內興宮室財用匱竭於是修
鹽鐵榷酤均輸之政民不堪命幾至大亂昭帝委任
霍光罷去煩苛漢室乃定光武顯宗以察爲明以讖
決事天下恐懼人懷不安章帝卽位深鑒其失代之
以寬愷弟之政後世稱焉及我本朝眞宗皇帝右文
偃革號稱太平羣臣因其極盛爲天書之說及章獻
明肅太后臨御攬大臣之議藏書梓宮以泯其迹仁
宗聽政亦絕口不言天下至今韙之英宗皇帝自藩
邸入繼大臣過計創濮廟之議朝廷爲之洶洶者數
年及先帝嗣位或請復舉其事寢而不答遂以安靜
夫以漢昭章之賢與吾仁宗神宗之聖豈其薄於孝
敬而輕事變易也哉蓋有不可不以廟社爲重故也
是以子孫既獲孝敬之實而父祖不失聖明之稱此
眞明君之所務不可與流俗議也臣不勝區區願陛
下反覆臣言愼勿輕事改易若輕變九年已行之事
擢任累歲不用之人人懷私忿而以先帝爲詞則大

事去矣奏入不報再以劄子面論之上不悅李鄧從而媒蘖之乃以本官出知汝州居數月元豐諸人皆會於朝再謫知袁州未至降授朝議大夫分司南京筠州居住居三年責授化州別駕雷州安置未期年或言方南行兄弟相遇中塗至雷賃富民屋以居復移循州今上即位大臣猶不悅徙居永州皇子生復徙岳州已乃復舊官提舉鳳翔上清太平宮有田在潁川乃即居焉居二年朝廷易相復降授朝請大夫罷祠宮凡居筠雷循七年居許六年杜門復理舊學於是詩春秋傳老子解古史四書皆成嘗撫卷而歎自謂得聖賢之遺意繕書而藏之顧謂諸子今世已矣後有達者必有取焉耳家本眉山貧不能歸遂築室於許先君之葬在眉山之東昔嘗約祔於其傍雖遠不忍負也以是累諸子矣予居潁川六年歲在丙戌秋九月閱篋中舊書得平生所爲惜其久而忘之也乃作潁濱遺老傳凡萬餘言已而自笑曰此世間得失耳何足以語達人哉昔予年四十有二始居高安與一二衲僧游聽其言知萬法皆空惟有此心不生不滅以此居富貴處貧賤二十餘年而心未嘗動然猶未覩夫實相也及讀楞嚴以六求一以一除六至于一六兼忘雖踐諸相皆無所礙乃油然而笑曰此豈實相也哉夫一猶可忘而況遺老傳乎雖取而焚之可也

欒城後集卷第十三

大行太皇太后諡册文 進册文劄子附

維元祐某年歲次甲子某月甲子朔某日甲子孝孫嗣皇帝臣謹再拜稽首言曰臣聞聖人之興默契天運昔真祖仁祖之際章獻臨御歲周一紀實能協和神人以綏靖國家逮我聖考蚤厭萬國惟末小子未堪多難則亦聖祖母躬受其艱始終九年臣民以寧社稷以固欲報之德未獲其所惟周人以諱事神以諡易名明詔聖德以示後嗣庶幾不忘世以爲憲恭惟大行太皇太后實天生德作合皇祖無私如天溥愛如地內自宮省之祕外薄華戎之廣丕冒德澤以生以成昔在景德北戎弗若時則烈武參定大計師次澶淵克遂有功南北底定垂九十年民獲養生送死功書鼎彝澤加于後及我仁祖將援宣孝以奠天位亦惟慈聖實以從母先識潛德宜于室家施及朝廷元豐之末天地震裂疾方彌留羣公卿士拱手相視罔知所措而大策中定與天爲謀肆時冲人實主神器帷幄既施號令時敘稽于衆庶庸一二老政無舊新以便民爲先人無戚疏以守正爲用故士恥奇衺民知嚮方耕田而食遂底于今雨暘小愆責躬菲食飢饉時告振廩輟漕憂世之心常若不及人賴其賜神享其誠熏然和平無大烖害閒修咸平之政大弛逋責中外所釋以千萬計飢寒者得以衣食流散者得以安處歌舞之音流于四方遼人恃和時肆猾姦一聞信義歛然知畏迄無一言之爭夏人恃遠更出侵擾一被恩德屢畔仍屈卒爲乞盟之計雖燕處于中實大乂于萬邦究觀設施莫見其朕惟約心以公自二王一主洎于外家均遇以法無僥倖之求處躬以儉自飲食服器至于宮室取足于用無華靡之飾雖履大位以天下養而歲月之奉子弟之薦猶是長樂之故是以貴戚近習相視而愧元臣耋老聞風而歎不言而化成不威而心服自三代漢唐一人而已若夫先后舊儀具在有司每自抑畏置而弗舉受册之禮當在文德也而退即於崇政明堂之賀當在集英也而儀止於東闈將成宣光則原廟之設自處於治隆將損任子則族人之恩下比於列辟凡輕於約身而重於違禮推之庶政蓋有不可勝言者矣臣夙遭閔凶未習師保之訓提攜閔閔若農之望歲誘之以詩書之樂滋之以勸講之良示之以聽納之寬導之以決斷之明久而弗忘遂以成性方將率德以自廣致養以盡誠而命之弗知哀恫邦國臨朝憫然未知攸濟易月之制既弗敢違因山之期茲復以告是用博訪于卿士受命于祖宗惟德之至不可以名言而功之隆不可以數舉敢因古人一惠之義益以累朝四諡之法庶以盡子孫之誠而慰海內之望謹遣攝太尉右光祿大夫守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上柱國汲郡開國公食邑六千三百戶食實封二千戶臣呂大防奉册寶上尊諡曰宣仁聖烈太皇太后伏惟靈德在天令名垂世光配廟祏賁于太史沒而不亡永永無極於乎哀哉謹言

附進諡册文劄子一首

臣奉勑差撰大行太皇太后諡册文并書諡册諡寶

者臣學以病衰書無師法受命震恐久不成章然念頃自元祐之初召還諫省漸更侍從復預丞弼前後八載未嘗一日不在朝廷耳聞號令目覩風化躬侍帷幄親承德音其於大行太皇太后聖德休功實稍究萬一况近者因稟呈謚法復面承聖訓稱道盛美多昔所未聞雖文詞鄙拙不足以稱陛下追崇聖母孝思罔極之懷而直紀事實略無一詞稍涉虛美施之四方可以無愧其冊文謹先繕寫進呈謹進

改園陵爲山陵手詔一首

大行太皇太后受遺稱制保佑眇躬勤勞九年阜安四海大德未報奄棄東朝布宣末命中外悲怛永惟平日謙恭之至意每避先后臨御之常儀逮茲遺言止以園陵爲號既非朕尊崇之本志又失臣下愛戴之誠心宜詔有司易園陵爲山陵餘恭依遺誥

擬荅西夏詔書一首

鴻惟祖宗兼覆中外眷爾西夏號爲父子之邦依我至仁世享爵秩之賜雖叛服非一而懷柔有常頃朕纘服之初深示含容之意釋其往事加以新恩而冊命之使方還寇攘之兵已發將吏憤怒卿士獻言請興問罪之師以詰稱亂之故朕念爾在位未久勢不自由有臣弗率衆則何咎遂命戢兵以竢尋亦款塞自歸仍念兵禍以來諸族咸弊是用棄四寨山川之廣畀每歲賚予之豐開懷不疑施德過厚方畫疆而會議忽掃境以乘虛再犯誓言專求小利罔念自焚之禍屢出無名之師眷彼遺民皆吾赤子姑勑邊吏止爲保境之謀亦許兵間勿拒悔禍之請今覩所奏戾副本心接刃之殃非從我始來庭之順豈不爾容然尚託詞鄰邦失誠請之意多求邊壤非款伏之宜蓋中國舊疆西蕃故地已有前詔不係可還况復本國前後背誕之餘難執向來委曲聽從之命應今來所奏乞除延州塞門寨本非所賜已指揮鄜延經略司依前後朝旨分畫及通遠軍定西城東北界見有漢蕃兵民住坐去處已指揮熙河經略司依前後朝旨與夏國商量分畫可差官前去熙州議定其餘並依所乞仍候畫界了日依舊別進誓表然後常貢歲賜一切復初朕本推誠心坦無疑閒雖經反覆猶示寬恩尚恪守於信言庶永綏於蕃服

擬殿試策題二首元祐中準備

皇帝若曰朕奉承祖宗丕緒上觀三王下覽漢唐考其爲治之實商周之際其政成於禮樂而以法令輔之至於漢唐其術一出於政刑禮樂雖設而非其所以爲治矣是以三代之盛教化明於上習俗成於下後世有不能繼者然其治亂盛衰朕蓋有疑焉自三代聖賢之君沒而子孫陵替亦與漢唐無異豈禮樂刑政之効遂無以大相過耶今自祖宗創業積之百餘年間律令明具公卿奉法郡縣循理兵民安業大盜不作四夷馴服求之前世未有治安若此其久也其所以度越三代而超絕漢唐者祖宗何術而臻此哉雖然朕夙夜東朝祗服明訓居安慮危若蹈泉谷永惟近歲之治雖散利施惠以賙窮困而民日益貧雖勤身節用以阜財賦而官日益匱役民之力將以厚其財也而民或告病馭吏以寬將以責其恥也而

吏滋不肅河決而西導之使東費不貲矣而功不就羌弱不振招之使來謀既久矣而約不定此六者皆今日之所當慮也子大夫明於古今其講之詳矣特祖宗磐石之固而忽今日之患則朕所不敢因今日之安而推求祖宗致治之術則士之所當知也其悉心以陳勿畏勿疑朕將親覽庶幾有補焉

朕惟天下之治須才以濟凡吾左右前後之臣皆儒者也每三歲一舉所取必累數百猶懼草野之中耆舊好學之士有或遺焉而不用者是以親策于廷子大夫幼而習之長而欲行之閱天下之義理多矣凡平昔之所懷而欲效之于上者皆何事乎朕既不敏不明惟取士之道未得其要今太學之士動以千計四選之士員累數萬而臨事須才或患不足引而進之則官冗於上抑而排之則士壅於下將制厥中其道何由子大夫身處其間而有不知其說者乎蓋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夏商官倍亦克用乂今設官之衆數倍於古蓋尚有可并省者矣古語有之省事不如省官信如斯言則士又何以處之子大夫其推言本統以開釋朕意

欒城後集卷第十四

原书空白页

欒城後集卷第十五

擬合祭天地手詔一首（元祐中撰）

朕惟周禮王者親祀天地歲無不徧故郊邱有南北之辨禮樂有同異之別降及漢唐事與古異禮文寖盛費用增廣既難躬行以徧享遂於三歲而親祀事非周舊禮適時變故致齋之日躬見祖考圓邱之饗兼禮天地蓋將因此盛典咸秩百神變禮之得實始於此故祖宗以來常祀從周而親祀用唐神祇顧享中外蒙福百有餘年矣乃者元豐之中禮官建議將舉三代之故而革近世之宜見上帝於南郊禮皇地於北遺二祀特舉議與周合然而享廟之制尚從變禮先帝法古從衆始命親祠北郊如南郊儀仍具上公攝事之禮朕踐祚臨祭於今八年既已再見昊天未嘗親奉神媪惟父天母地不可以獨疏故以人揆神凜焉而夕惕博謀多士參訂輔臣或欲郊祀之歲先行方澤而大禮之舉併在朞年仲夏之時憂於暑雨或欲以夏至之祀施於孟冬而考之前王初無此制併舉大事勢終難行或欲天地二祀互用三歲而祀天廢地情既未允以卑略尊禮尤非順國之大事朕何敢專是用存先帝之新儀昭示稽古之訓循祖宗之故事一本沿情之實將來南郊合祭天地並以百神從祀皆如熙寧十年以前舊制其元豐六年親祠北郊及上公攝事儀注並令太常寺檢尋元勑如法收藏仍備錄前後文案送國史院及令三省條件合用舊典令禮官詳定儀注聞奏

論合祭天地劄子一首（時已有旨施行不復上）

臣伏見禮官等同議合祭天地之禮其間有以合祭爲非者輒考之禮義參之古今竊謂以合祭爲非者皆按禮而未窮義據古而未達今者也何以言之天子父事天母事地自生民以來未有事父而遺母事天而遺地者也周人之法王者一歲親祀天者四親祀地者二當其時禮文簡而儀衛少又未有肆赦推賞之煩蓋一歲六祭而不爲勞故雖天地別祭而不爲闕也自漢以來事與周異故武宣之間已三歲然後一郊間歲然後一祠后土矣雖禮文殘缺不可復詳然三輔故事有合祭天地之語至平帝元始之初合祭之議始見光武因而行之其後或疏或數或合或別皆無常制不足取法惟唐天寶初始定以三年冬至皇帝合祭天地於圓邱祀前親享太清宮及太廟於是三年一郊而始祖祖廟天地百神無不咸秩變禮之得實始於此本朝一祖五宗監觀前世議定郊祀而以唐制爲是因而行之逮今百有餘年鬼神享德四海蒙福則其效槩可見矣嘗竊原祖宗之意蓋以謂三代舊典時異事異不可復行然而先王遺法則不可廢是以著之通禮每歲使有司攝事以示無忘古初而天子親祀則定從三年凡今三年一郊蓋已非三代之舊則其合祭天地不用三代之故蓋不當復議矣元豐三年議禮之臣不達此意枉以三代每歲別祭之儀而非本朝三年合祭之禮其說初無宅義惟有殆非求神以類之意一句遂於四年有旨北郊親祠並依南郊仍修上公攝事之儀六年南郊遂罷合祭而北郊之祀迄今不舉其議始於黃履

而成於張璪先帝重違羣臣俛而從之耳伏惟皇帝陛下踐祚臨祭於今八年既已再見昊天而未始一見皇地事天而遺地有事父而遺母之嫌推之人情神意不遠故中外有識之士咸願復舉祖宗故事合祭天地從以百神以逆無疆之休以解天下之惑願太皇太后皇帝陛下深惟祖宗因時施宜之意毋徇諸儒執禮拘文之說斷自聖意舉而行之則天下幸甚天下幸甚

元祐會計錄叙（此本有六篇時與人分撰後又不果用）

臣聞漢祖入關蕭何收秦圖籍周知四方盈虛强弱之實漢祖賴之以并天下丙吉爲相匈奴嘗入雲中代郡吉使東曹考案邊瑣條其兵食之有無與將吏之才否逡巡進對指揮遂定由此觀之古之人所以運籌帷幄之中制勝千里之外者圖籍之功也蓋事之在官必見於書其始無不具者獨患多而易忘久而易滅數十歲之後人亡而書散其不可考者多矣唐李吉甫始簿錄元和國計并包巨細無所不具國朝三司使丁謂等因之爲景德皇祐治平熙寧四書網羅一時出內之計首尾八十餘年本末相授有司得以居今而知昔參酌同異因時施宜此前人作書之本意也臣以不佞待罪地官上承元豐之餘業親覩二聖之新政時事之變易財賦之登耗可得而言也謹按藝祖皇帝創業之始海內分裂租賦之入不能半今世然而宗室尚鮮諸王不過數人仕者寡少自朝廷郡縣皆不能備官士卒精練常以少克衆用此三者故能奮於不足之中而綽然常若有餘及其列國款附賝貢相屬於道府庫充塞創景福內庫入畜金幣爲殄虜之策太宗因之克平太原真宗繼之懷服契丹二患既弭天下安樂日登富庶故咸平景德之間號稱太平羣臣稱頌功德不知所以裁之者於是請封泰山祀汾陰禮亳社屬車所至費以鉅萬而上清昭應崇禧景靈之宮相繼而起累世之積糜耗多矣其後昭應之災臣下復以營繕爲言大臣力爭章獻感悟沛然遂與天下休息仁宗仁聖清心省事以幸天下然而民物蕃庶未復其舊而夏賊竊發邊久無備遂命益兵以應敵急征以養兵雖間出內藏之積以求紓民而四方騷然民不安其居矣其後西戎既平而已益之兵遂不復汰加以宗子蕃衍充牣宮邸官吏冗積員溢於位財之不贍爲日久矣英宗嗣位慨然有救弊之意羣臣竦觀幾見日新之政而大業未遂神考嗣世忿流弊之委積閔財力之傷耗覽政之初爲强兵富國之計有司奉承違失本旨始爲青苗助役以病農民繼爲市易鹽鐵以困商賈利孔百出不專於三司於是經入竭於上民力屈於下繼以南征交趾西討拓跋用兵之費一日千金雖內帑別藏時有以助之而國亦憊矣今二聖臨御方恭默無爲求民之疾苦而療之令之不便無不釋去民亦少休矣而西夏不賓水旱繼作凡國之用度大率多於前世當此之時而不思所以濟之豈不殆哉

臣歷觀前世持盈守成艱於創業之君蓋盈之必溢而成之必毀物理之至有不可逃者盈成之間非有德者不安非有法者不久昔秦隋之盛非無法也內

建百官外列郡縣至於漢唐因而行之卒不能改然皆二世而亡何者無德以爲安也漢文帝恭儉寡欲專務以德化民民富而國治後世莫及然身沒之後七國作難幾於亂亡晉武帝削平吳蜀任賢使能容受直言有明主之風然而亡不旋踵子弟內叛羌胡外亂遂以失國此二帝者皆無法以爲久也今二聖之治安而靜仁而恕德積於世秦隋之憂臣無所措心矣然而空匱之極法度不立雖無漢晉强臣敵國之患而數年之後國用曠竭臣恐未可安枕而臥也故臣願得終言之凡會計之實取元豐之八年而其爲別有五一曰收支二曰民賦三曰課入四曰儲運五曰經費五者既具然後著之以見在列之以通表而天下之大計可以畫地而談也若夫內藏右曹之積與天下封樁之實非昔三司所領則不入會計將著之宅書以備覽觀焉臣謹敘

收支敘

古者三年耕必有一年之蓄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則九年之蓄可跂而待也今者一歲之入金以兩計者四千三百而其出之不盡者二千七百銀以兩計者五萬七千而其出之多者六萬錢以千計者四千八百四十八萬(除米鹽錢後得此數)而其出之多者一百八十二萬(并言未破應在及洸支給賜得此數)紬絹以匹計者一百五十一萬而其出之多者十七萬穀以石計者二千四百四十五萬而其出之不盡者七十四萬草以束計者七百九十九萬而其出之多者八百一十一萬然則一歲之入不足以供一歲之出矣故凡國之經費折長補短常患不足小有非常之用有司輒求之朝廷待內藏米鹽而後足臣身典大計以爲是婾歲月可也數歲之後將有不勝其憂者矣是以輒嘗推原其故方今禁中奉養有度金玉錦繡不逾其舊宮室不修犬馬不玩有司循守法制謹視出入之節未嘗有失也而其弊安在天下久安物盛而用廣亦理之常也顧所以處之如何耳臣請歷舉其數宗室之衆皇祐節度使三人今爲九人矣兩使留後一人今爲八人矣觀察使一人今爲十五人矣防禦使四人今爲四十二人矣百官之富景德大夫三十九人(景德爲諸曹郎中)今爲二百三十人矣朝奉郎以上一百六十五人(景德爲員外郎)今爲六百九十五人矣承議郎一百二十七人(景德爲博士)今爲三百六十九人矣奉議郎一百四十八人(景德爲三丞)今爲四百三十一人矣諸司使二十七人今爲二百六十八人矣副使六十三人今爲一千一百一十一人矣供奉官一百九十三人今爲一千三百二十二人矣侍禁三百一十六人今爲二千一百一十七人矣三省之吏六十人今爲一百七十二人矣其餘可以類推臣不敢遍舉也昔者郎止前行卿有定員今之大夫朝議皆無限法尚書侍郎歷改三曹而今之正議銀青合而爲一官秩併增不知其義夫國之財賦非天不生非地不養非民不長取之有法收之有時止於是矣而宗室官吏之衆可以禮法節也祖宗之世士之始有常秩者竢闕則補否則循資而已不妄授也仁宗末年任子之法自宰相以下無不減損英宗之初三載考績增以四歲神宗之始

宗室祖免之外不復推恩祖免之內以試出仕此四事者使今世欲爲之將以爲逆人心違舊法不可言也而況於行之乎雖然祖宗行之不疑當世亦莫之非何者事勢既極不變則敗衆人之所共知也今朝廷履至極之勢獨持之而不敢議臣實疑之誠自今日而議之因其勢循其理微爲之節文使見任者無損而來者有限今雖未見其利要之十年之後事有間矣賈誼言諸侯之變以謂失今不治必爲痼疾今臣亦云苟能裁之天下之幸也

民賦敘

古之民政有不可復者三焉自祖宗以來論事者嘗以爲言而爲政者嘗試其事矣然爲之愈詳而民愈擾事之愈力而功愈難其故何哉古者隱兵於農無事則耕有事則戰安平之世無廩給之費征伐之際得勤力之士此儒者之所歎息而言也然而熙寧之初爲保甲之令民始嫁母贅子斷壞支體以求免丁及其既成子弟挾縣官之勢以邀其父兄擅弓劍之技以暴其鄉黨至今河朔京東之盜皆保甲之餘也其後元豐之中爲保馬之法使民計產養馬畜馬者衆馬不可得民至持金帛買馬於江淮小不中度輒斥不用郡縣歲時閱視可否權在醫駔民不堪命民兵之害乃至於此此所謂不可復者一也周官泉府之制凡民之貸者以國服爲之息貸而求息三代之政有不然者矣詩曰倬彼甫田歲取十千我取其陳食我農人自古有年而孟子亦云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古蓋有是道矣而未必有常數亦未必有常息也至於熙寧青苗之法凡主客戶得相保任而貸其息歲取十二出入之際吏緣爲姦請納之勞民費自倍凡自官而及私者率取二而得一自私而入公者率輸十而得五錢積於上布帛米粟賤不可售歲暮寒苦吏卒在門民號無告二十年之間民無貧富家產盡耗此所謂不可復者二也古者治民必周知其夫家田畝六畜器械之數未有不知其數而能制其貧富者也未有不能制其貧富而能得其心者也故三代之君開井田畫溝洫謹步畝嚴版圖因口之衆寡以授田因田之厚薄以制賦經界既定仁政自成下及隋唐風流已遠然其授民田有口分永業皆取之於官其斂民財有租庸調皆計之於口其後世亂法壞變爲兩稅戶無主客以見居爲簿人無丁中以貧富爲差田之在民其漸由此貿易之際不可復知貧者急於售田則田多而稅少富者利於避役則稅少而田多僥倖一興稅役皆弊故丁謂之記景德田況之記皇祐皆以均稅爲言矣然嘉祐中薛向孫琳始議方田量步畮審肥瘠以定賦稅之入熙寧中呂惠卿復建手實抉私隱崇告訐以實貧富之等元豐中李琮追究逃絕均虐編戶以補失陷之稅此三者皆爲國斂怨所得不補所失事不旋踵而罷此所謂不可復者三也故臣愚以謂爲國者當務實而已不求其名誠使民盡力耕田賦輸以養兵終身無復征戍之勞而朝廷招募勇力强狡之民教之戰陣以衛良民二者各得其利亦何所不可哉富民之家取有餘以貸不足雖有倍稱之息而子本之

債官不爲理償還之日布縷菽粟雞豚狗彘百物皆售州縣晏然處曲直之斷而民自相養蓋亦足矣至於田賦厚薄多寡之異雖小有不齊而安靜不撓民樂其業賦以時入所失無幾因其交易而質其欺隱繩之以法亦足以禁其太甚昔宇文融括諸道客戶州縣觀望虛張其數以實戶爲客雖得戶八十餘萬歲得錢數百萬而百姓困弊實召天寶之亂均稅之害何以異此凡此三者皆儒者平昔之所稱頌以爲先王之遺法用之足以致太平者也然數十年以來屢試而屢敗足以爲後世好名者之戒矣惟嘉祐以前百役在民衙前大者主倉庫躬饋運小者治燕饗職迎送破家之禍易如反掌至於州縣役人皆貪官暴吏之所誅求仰以爲生者先帝深究其病鬻坊場以募衙前均役錢以雇諸役使民得闔門治生而吏不敢苛問有司奉行不得其當坊場求數倍之價役錢取寬剩之積而民始困躓不堪其生矣今二聖鑒觀前事知其得失之實既盡去保甲青苗均稅至於役法舉差雇之中惟便民者取之郡縣奉承雖未即能盡而天下之民知天子之愛我矣故臣於民賦之篇備論其得失俾後有考焉

欒城後集卷第十五

原书空白页

欒城後集卷第十六

兄除翰林承旨乞外任劄子四首

臣伏見兄軾近除翰林學士承旨兼侍讀以臣備位執政不敢復居要職比雖受命仍奏乞候過坤成上壽再乞外任伏念臣頃蒙誤恩擢居丞轄才微德薄常有負乘致寇之憂但以遭逢聖明恩德深厚未知所報不敢求去今者乃以忝冒之故復致兄軾逡巡退避不敢安職於臣私情莫遑寧處況復兄軾才高行備過臣遠甚不唯衆所共知抑亦聖鑒所亮兼臣自蒙擢用今將半年雖日夜勉勵終無所補若使兄軾得安處侍從論思講讀正其所長未必無補於聖德也故臣以謂陛下只可使弟避兄不可使兄避弟只可使不肖避賢不可使賢避不肖區區愚懇竭盡於此伏乞聖慈察臣深心除臣一郡上以全朝廷之公道下以伸兄弟之私義臣不勝至願冒昧自陳取進止

貼黃臣自聞兄軾相次到闕即欲上章避位意謂恐涉援引兄軾之嫌今者竊觀朝廷擢用兄軾首冠禁林經筵眷遇之意可謂至重榮名厚祿亦云極矣雖愚無知豈復更有僥倖無厭之望臣以此不敢復避小嫌令兄軾不安其職伏乞聖慈體察早賜施行

第二

臣竊以君臣之間譬如父子中有所懷不當不盡臣近以兄軾爲臣備位省轄不敢安職援引故事力求補外臣內緣長少之義外量賢愚之分冒瀆聖聽欲求一郡以厭公義今月十二日面被德音以臣與軾既非同官不須回避臣退而思念聖恩隆厚不以兄弟並處要劇爲嫌略去形迹責之實効臣等雖復捐軀何以爲報然而兄弟孤遠愚拙寡援前後進用皆出聖造臣既預聞國政兄復首冠侍從一家寵榮朝臣未見其比若不知退避下則羣言可畏上則陰譴可虞既兄弟未可並退而臣自知才氣學術皆不如兄是以自求引去意欲使軾稍安於位竭力圖報庶幾有補於國而無害於家耳區區之誠非復矯飾伏乞指揮檢會前奏早賜施行取進止

第三

臣忝備執政無補萬一而兄軾自外召還以臣故不敢安處要近力求補外臣比以長少之宜能否之分再歷肝膽乞守郡自効以安私義皆面蒙聖訓不允所請雖再三干冒已不容誅而區區寸誠終不可已特以坤成在近臣子皆得上千萬歲壽況臣遭逢恩寵倍常是以未敢復有所請欲俟過聖節即伸前懇伏乞聖慈特賜鑒察取進止

第四

臣伏以兄軾近自杭州召還爲翰林學士承旨兼侍讀軾以臣備位政府避嫌請外臣亦再上章自陳以謂朝廷若以長幼論之則當使弟避兄若以才否論之則當使臣避軾事理至順意必見從而志淺言輕不蒙聽察兄軾近已蒙恩除知潁州雖聖恩深厚曲遂其請而緣臣忝冒致之外徙不惟私意有所未順

質之公議尤曰非宜況臣供職以來於今半年雖勉强自將而毫髮無補久妨賢路心自不遑欲乞聖慈諒臣誠心非有矯飾特除臣一郡以安愚衷干冒宸嚴不勝戰汗隕越之至取進止

舉王鞏乞外任劄子五首

臣伏見御史中丞鄭雍殿中侍御史楊畏言臣前任中憲日舉王鞏不當臣伏自念臣昔薦鞏本緣方今人物衰少惜其才有可採謂宜洗濯瑕疵稍加錄用朝廷因此過聽除鞏大藩臣雖無欺君之言終有輕舉之罪人言不已情實難安伏乞聖慈速正典刑以弭羣議取進止

第二

臣昨以鄭雍楊畏言臣薦王鞏不當奏乞速正典刑以弭羣議尋復見諫官虞策與臺官安鼎亦論此事內虞策所言與鄭雍楊畏不甚相遠惟有安鼎謂臣欺罔詐謬機械深巧不速譴責恐臣挾朋誕謾日滋日橫信如鼎言則臣死有餘責有何面目尚在朝廷今臣既以舉官不當乞行朝典不敢復與鼎辨別曲直然鼎頃與趙君錫賈易等同搆飛語誣罔臣兄軾以惡逆之罪嘗與君錫等同上殿奏對上賴聖鑒照察知其挾情虛妄君錫與易即時降黜惟鼎今在言路是以盡力攻臣無所不至朝廷若不逐臣鼎必不肯已伏乞聖慈憫臣孤立無援早賜責降使鼎私意得伸不復煩瀆聖聽則臣死生幸甚臣謹已家居待罪伏乞早賜施行取進止

貼黃臣本欲候二十二日奏事面陳家居待罪之意但以鼎攻臣甚急若不早自引避恐再以惡言見及伏乞聖慈體察

第三

臣適蒙恩押赴起居奏事尋面奏以臺諫有言理合回避乞除外任以安危迹蒙德音宣諭臺諫所言止是舉官不當一事令臣且為朝廷安心供職臣仰服聖恩察臣無他過惡便合祗稟訓詞不當再有陳請然臣備位執政而舉非其人國有成法在臣則當奉法以率衆於朝廷則不宜曲法以私臣況臣比年以來再任言責每有論奏不敢觀望以此仇怨滿前孤立寡援每一念此不寒而慄雖無人言自當引去今羣言未已其鋒可畏若不蒙聖恩諒臣此心許臣補外實恐橫被攻擊立見顛隮臣已不敢復入東府見在天壽院聽候指揮伏乞聖慈愍臣窮迫早賜施行臣無任祈天竢命激切屏營之至取進止

第四

臣今日伏蒙聖恩特降中使賜臣不允陳乞外任詔書一道仍傳宣聖旨令臣早赴省供職者孤危之迹以外為安保全之恩留而不遣仰荷眷奬惟知感泣然念臣兩任臺諫因緣言事仇怨甚多今輕舉之罪雖蒙寛貸終恐難以自安伏乞聖慈察臣危懇檢會前奏早賜開許再三干瀆天聽無任惶懼戰慄之至取進止

第五

臣今月二十五日伏蒙聖恩特降中使賜臣詔書仍傳聖旨令臣赴省供職臣以愚直寡助朝多仇怨尋

具劄子復申前請臣之愚意非止欲求安身蓋將稍息煩言免致上瀆天聽俯伏竢命今已三日未聞報可憂懼實深尚冀聖慈察其孤慄畏人之心恕其再三冒聞之罪檢會累奏早賜施行則臣死生幸甚取進止

乞賜張宣徽謚劄子一首

臣伏見故宣徽南院使太子太保贈司空張方平始以博學高文名冠多士終以中立不倚望重累朝練達政體言不虛發遭遇聖明眷禮隆異每用其言輒效見當世其所不用皆有驗於後當熙寧變法之際與大臣議論不合引就外補年方七十懇請致仕杜門不出十有餘年觀其始終動合典禮有古人大節然性本渾朴不近名譽臨終戒其子孫不許請謚立碑士大夫聞之莫不嘆息臣昔少年識方平於成都一見以忠義相勉其後兩從奏辟分兼師友竊以謂約身殺禮雖人臣執謙之美而誄行易名本人君追遠之義况自方平之亡臣親聞德音許其忠直竊見故事臣寮之家有不乞謚者皆因奏請特詔禮官定議以示褒勸伏乞聖慈以臣此奏降付太常寺於其家取索行狀依例施行取進止

貼黃本朝翰林侍讀學士兵部侍郎兼祕書監贈太子太師楊徽之翰林學士承旨工部尚書宋祁此二人身亡皆不請謚其後參知政事宋綬爲徽之請謚曰文莊翰林學士承旨張方平爲祁請謚曰景文伏乞付有司檢會施行

立皇后制書劄子一首

臣昨日竊聽制書伏承太皇太后陛下(上皇帝一云皇帝陛下奉承)(慈訓)公選賢淑下逮側微明建中宮以助內治羣臣在位無不忻歡臣每因進見備聞德音知采擇之艱前後經涉二歲所訪何止百家逮茲成命聖心勤止臣今日偶以在告不獲隨衆面致懇誠不勝區區激切惶恐之至

論黃河軟堰劄子一首(申三省狀附)

臣今月八日以式假不預進呈公事竊見三省同奉聖旨北流軟堰依都水監所奏候下手日先將檢計到功料奏取指揮竊緣臣從來都堂聚議常以謂軟堰不可施於北流利害甚明蓋東流本人力所開闊止百餘步冬月河流斷絕故軟堰可爲今北流既是大河正溜比之東流何止數倍見今河水行流不絕軟堰何由能立蓋水官之意欲以軟堰爲名實作硬堰陰爲回河之計耳朝廷既已覺其軟堰之請不宜復從昨已於正月二十八日面奏大略以謂昔先帝因河決導之北流已得水性惟隄防未立每歲不免決溢之患蓋小小決溢是黃河常事本不爲大害而數年前朝廷議欲回河王孝先吳安持等因此橫生河事昔北京以南黃河西岸有闞村等三河門遇河水決溢即開此三門放水西行空地至北京之北却合入大河故北京生聚無大危急只自建議回河先塞此三門又於西隄作鋸牙馬頭約水東流直過北京之上故北京連年告急緣此水勢臥東故去年東流遂多於昔由此言之分流之說非徒無利實亦有

害也何者每年秋水泛漲分入兩流一時之間稍免決溢此分水之利也河水重濁緩即生淤既分爲二不得不緩故今日北流已見淤塞此分水之害也然將來漲水之後河流東北蓋未可知臣等昨問吳安持安持亦言去年河水自東安知今年河水不自北太皇太后宣諭曰水官尚如此言餘人更安敢保臣又奏曰昨來安持等因河流稍東乞於東流添埽五七緷稱此機會不可少緩臣等恐安持意欲因此指揮多添埽緷壅遏北流不爲穩便即乞指揮所增埽不得過元乞數然時方河冰埽緷皆不到地所稱機會悉是妄言安持等既未得如意即又奏乞北流河門只留一百五十步蓋北流河門本闊三百餘步今若塞其大半河流既未可保其不北若使所塞堅壯不可動搖則漲水咽怒必爲上流之患京師以來皆未免憂也若所塞浮虛漲水一至隨流蕩去人工物料無慮數百萬頃刻而盡民之膏血深可痛惜然臣愚意亦非敢便謂河水必北而不東也但欲候今年夏秋漲水之來徐觀河勢所向水若全東則北流不塞自當淤斷水若復北則北河如舊自可容納朝廷作事務在萬全若行險儌倖萬一成功此則水官之意臣不敢從也安持等既見前計不行則又要橫截北流以爲軟堰見今北流稍緩安持等已恐因此生淤故立此堰然却因作堰欲盡留使臣人工物料積漸增卑撩淺即是用河上諸埽人力般土塡河數月之後積土成山不知與見今河淤孰爲多少名欲分水實是回河決不可許臣欲乞先令安持等結罪保明河流所向及土堰若成有無塡塞河道致將來之患然後遣使按行具可否利害太皇太后曰水官猶不能保河之東北時暫遣使又安能知且可重別商量臣奏曰臣迫於異同之論故乞遣官若出自聖斷只朝廷商量亦無不可太皇太后又曰縱令水官結罪待其敗事然後施行於事何補臣奏曰誠如聖旨昔修六塔河先責李仲昌狀其功不成隨即責降此是富弼等當時謬政不足復用今來聖旨極爲允當臣退復思之嘗聞頃歲北流河門闊十餘里水面闊七八里今來河門止闊三百餘步蓋水官數年以來堙塞大河一至於此使洪流不安誰任其咎又東流河門止闊百餘步每年漲水東行已有滿溢之懼今復欲併入北流理難包畜遂指揮中書工房令作晝一問都水監至今未有回報朝廷欲作軟堰當問候得此二事委無妨礙有實及臣等看詳實有利無害乃可施行若不待報遽降依奏指揮必恐有悞國事雖云先具功料奏取指揮然已令依奏下手則是邪說已行必致驚動衆聽且貽後患伏乞聖慈特賜詳察降此議付三省所有八日指揮乞未行下俟臣參假商量取旨河事至重措置不當一方生靈被害非細臣時暫在告心有所見不敢默已干冒天威甘俟誅譴取進止

工房晝一

一勘會北流元祐二年河門元闊幾里水面闊幾里逐年開排直至去年只闊三百二十步有何緣故

一勘會東流河門見今闊幾步每年漲水東出水面南北闊幾里南面有無堤岸北京順水堤不沒者幾尺今來北流若果淤斷將來漲水東行係併合北流多少分數有無包畜不盡

貼黃看詳軟堰之議吳安持等本只是奏乞令外丞司相度北流水勢如更有減落卽令用軟堰權閉元未敢便乞下手今朝廷指揮更不相度便令下手卽依奏之言深爲未當兼將來敗事安持等得以歸過朝廷尤爲不便臣忝預執政只合每事反覆商量不當獨入文字只爲此命一行臣自度參假之後必不敢不爭若大臣爭已行之命顯異同之迹非所以示天下故須至密入此疏仍已一面密申三省乞未施行

附論軟堰申三省狀

右轍今月八日以式假不預進呈公事竊見中書省錄黃北流軟堰事三省同奉聖旨依都水監北外都水丞司所奏候下手日先將檢計到功料奏取指揮竊緣轍從來於都堂商量以謂軟堰不可施於北流利害甚明兼曾於正月二十八日面奏蒙聖旨令別具商議聞奏今來八日指揮愚意實未以爲然況轍時暫在告心知不便難以緘默已別具論奏謹具申三省所有八日指揮乞未行下工部俟參假日更別商量取旨謹狀

論御試策題劄子二首

臣伏見御試策題歷詆近歲行事有欲復熙寧元豐故事之意臣備位執政不敢不言然臣竊料陛下本無此心其必有人妄意陛下牽於父子之恩不復深究是非遠慮安危故勸陛下復行此事此所謂小人之愛君取快於一時非忠臣之愛君以安社稷爲悅者也臣竊觀神宗皇帝以天縱之才行大有爲之志其所設施度越前古蓋有百世而不可變者矣臣請爲陛下指陳其略先帝在位近二十年而終身不受尊號裁損宗室恩止袒免減朝廷無窮之費出賣坊場雇募衙前免民間破家之患罷黜諸科誦數之學訓練諸將慵惰之兵置寄祿之官復六曹之舊嚴重祿之法禁交謁之私行淺攻之策以折西戎之狂收六色之錢以寬雜役之困其微至於設抵當賣熟藥凡如此類皆先帝之聖謨睿算有利無害而元祐以來上下奉行未嘗失墜者也至如其他事有失當何世無之父作之於前而子救之於後前後相濟此則聖人之孝也昔漢武帝外事四夷內興宮室財賦匱竭於是修鹽鐵榷酤平準均輸之政民不堪命幾至大亂昭帝委任霍光罷去煩苛漢室乃定光武顯宗以察爲明以讖決事上下恐懼人懷不安章帝卽位深鑒其失代之以寬豈弟之政後世稱焉及我本朝真宗皇帝右文偃革號稱太平而羣臣因其極盛爲天書之說章獻明肅太后臨御覽大臣之議藏書梓宮以泯其迹及仁宗聽政亦絕口不言天下至今韙之英宗皇帝自藩邸入繼大臣過計創濮廟之議朝廷爲之洶洶者數年及先帝嗣位或請復舉其事寢

而不答遂以安靖夫以漢昭章之賢與吾仁宗神宗之聖豈其薄於孝敬而輕事變易也哉蓋事有不可不以廟社爲重故也是以子孫既獲孝敬之實而父祖不失聖明之稱此眞明君之所務不可與流俗議也臣不勝區區願陛下反覆臣言愼勿輕事改易若輕變九年已行之事擢任累歲不用之人人懷私忿而以先帝爲詞則大事去矣臣不勝憂國之心冒犯天威甘俟譴責取進止

第二

臣近以御試策題有欲復熙寧元豐故事之意尋具劄子論先帝所行害政見今遵行者自已非一其間事有過差元祐以來隨宜修改以安天下者正是子孫孝敬之義未審陛下以臣言爲然否然臣竊觀自陛下親政於今已是半年臣等日侍清光若聖意誠謂先帝舊政有不合改更自當宣諭臣等令商議措置今自宰臣以下未嘗略聞此言而忽因策問進士宣露密旨中外聞者莫不驚怪譬如家人父兄欲有所爲子弟有不預知而亟與行路謀之可乎臣聞兩喜必有溢美之言兩怒必有溢惡之言喜怒不忘於心而以議天下之政必有過甚而不平者朝廷雖有今昔之異其實一家欲有所爲當愛惜事體豈可如仇讎之相反惟患不速也哉頃者元祐之初初議改更亦未免此病故役法一事隨改隨復數年而後稍定臣於此時初爲諫官後爲御史每言差役不可盡行而河流不可强遏上下顧望終不盡從陛下以此察之臣非私元祐之政也蓋知事出忽遽則民受其病耳議者誠謂元豐之事有可復行而元祐之政有所未便臣願陛下明詔臣等公共商議見其可而後行審其失而後罷深以生民社稷爲意勿爲此怱怱則天下之幸也取進止

貼黄臣竊見章惇昔任樞密使與司馬光爭論役法其言有曰免役之法利害相雜又曰見行役法今日自合改更又曰自行免役所遣使者不能體先帝愛民之意差役舊害雖已盡去而免役新害隨而復生今日正是更張修完之時又曰凡改更政事固有不可緩者有可以緩者如京東西保馬緩一日則民間有一日之害此不可緩者也如役法歲月之間改更了當誠不爲緩陛下謂惇豈欲破壞元豐故事者哉而言猶若此則元祐改更誠不爲過矣

待罪劄子一首

臣以愚拙特蒙聖恩擢用不次備位政府已及三年報效不聞負乘爲罪前後累致煩言浼瀆天聽孤危之迹寢食不遑秖自去秋以來紛紜少止方欲祈天請命力求補外適以東朝變故不敢自陳今者偶因政事懷有所見輒欲傾盡以報知遇而天資闇冥不達機務論事失當冒犯天威不敢自安謹以遷入觀音院待罪伏乞聖慈察臣久欲退避以免素餐之譏憐臣不識忌諱出於至愚之性少寬刑誅特賜屛逐以允公議臣無任瞻天瀝懇戰懼殞越之至取進止

欒城後集卷第十六

欒城後集卷第十七

元祐七年生日謝表二首

臣某言伏蒙聖恩以臣生日特遣中使降詔書賜臣羊酒米麵者與聞幾政每懷尸祿之憂時及初生曲蒙好賜之厚使華臨賁親族增榮臣轍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念臣起自畎畝之微貧無甔石之積永念屬厭之戒曾無求飽之心迨玷近班適緣乏使不稱是懼如醉其憂豈意生育之期復煩慶賜之重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政本於惠禮從其隆萬物盛多如魚麗之時羣臣和樂有鹿鳴之喜斥餼牽以爲饋助燕私而不忘自顧何功敢竊大烹之養誓將圖報少逃素食之譏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臣轍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臣某言伏蒙聖恩以臣生日特遣中使降詔書賜臣羊酒米麵者弧矢之祥永記於生育廩庖之賜曲被於渙恩祇荷寵靈豈勝愧懼臣轍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念臣少方志學曾藜藿之莫辭長欲事親愧旨甘之不贍雖居近列之寵常懷罔極之悲顧乏遠謀猥叨亟饋此蓋伏遇太皇太后陛下約於奉己侈在養賢躬周公吐餔之勞服大禹惡酒之戒特推觴豆之賜以助室家之私敢不下酌民言助調國政庶無覆餗之患以圖報德之方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臣轍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笏記

臣伏蒙聖慈以臣生日特遣中使降詔書賜臣羊酒米麵者獲貳文昌再經生育荐蒙慶賜之典仰承慈惠之風食浮於人念素餐之可愧任過其量無令德之足觀欲報之心未知所措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

元祐八年生日謝表二首

臣轍言伏蒙聖恩以臣生日特遣中使降詔書賜臣羊酒米麵者老逢誕日泣養親之無從賜出天廚愧君恩之莫報臣轍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念臣生於窮陋晚被寵榮粗飯垢衣未改生平之舊嘉肴旨酒每驚日食之豐復緣載育之辰曲霑馭幸之典室家交慶心口自慚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儉以約身優於養士勑廩人而繼粟閔褐父之睍盛力行舊章以惠列辟德非易物澤配漏泉矧茲異數之隆非復周行之比食無避難敢忘臣子之心志在屬厭更誦古人之戒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臣轍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臣轍言伏蒙聖恩以臣生日特遣中使降詔書賜臣羊酒米麵者惠以餼牽示同安於飽滿繼之麴糵思共享於和平臣轍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念臣生自寒鄉幼被慈訓父篤教忠之義母有擇鄰之風孤苦積年衰罷無用每逢生日私竊疚懷敢期老病之餘獲霑好賜之末既醉且飽兼喜與悲此蓋伏遇太皇太后陛下知臣下之劬勞散廩庖之充積謂獎或不以而周雅作刺食每無餘而秦風變衰霑爲大烹度越前世蓋視如手足俾知體貌之隆況門有桑蓬本效馳驅之用欲圖報德誓以移忠臣無任感天荷聖

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臣轍誠惶誠恐頓
首頓首謹言
笏記
臣伏蒙聖慈以臣生日特遣中使降詔書賜臣羊酒
米麪者枉蒙寄任空閱歲時每遇初生輒被好賜醉
酒飽德雖喜太平之風鳴野食苹未展盡心之報臣
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

辭門下侍郎劄子一首

臣竊覩今月內降聖旨臣轉官除門下侍郎伏以執
政近臣預聞國論可用才舉難以次遷苟以先後歲
月爲倫必致忝冒沉淪之議况臣頃由縣道擢寘從
官首尾七年歷盡華貫逮居丞轄之地訖無絲髮之
功黽勉逾年慙負填臆敢期聖眷未已擢任愈隆臣
反覆思之始者既以不次度越衆賢今者又因見任
遷貳元宰前後僥倖豈可常然苟復冒居出納之司
不知進退之分公論不允必致顛隮况臣久以愚拙
誤蒙矜閔幸今命出未下勢尚可回伏乞聖恩念臣
孤危非有矯飾特寢明命以安微衷臣無任祈天俟
命激切屏營之至取進止

免太中大夫門下侍郎表二首

臣轍言伏奉告命蒙恩除臣太中大夫守門下侍郎
者久塵右轄無補於時進貳東臺有慙在列言莫宣
於誠意聽未感於高明臣轍誠惶誠懼頓首頓首伏
念臣頃以虛名誤蒙收錄旋塵近侍非有勞能咀噍
文詞本腐儒之事業彈治邪枉犯衆口之憎嫌及夫
進貳文昌日侍軒闥隨衆出入得失何補於萬幾奉
行文書勉强自慙者期歲此則聖主之所親見孤臣
之所自知豈待人言難逃天鑒敢謂超升累級復進
崇階雜用負乘行自招於寇盜未嘗狩獵食何取於
鶉貆伏望太皇太后陛下因功以舉賢選衆以拔士
采其譽者必考其實聽其言者皆原其心如臣空踈
自難隱伏特追成命以慰公言使聖朝無失於用人
則臣愚若蒙於厚賜臣無任祈天俟命激切屏營之
至謹奉表陳免以聞臣轍誠惶誠懼頓首頓首謹言
臣轍言伏奉誥命蒙恩除臣太中大夫守門下侍郎
者喉吻之任密侍於禁中綸綍之行風傳於海內苟
用人之失當於累上以非輕臣轍誠惶誠懼頓首頓
首伏念臣西南陋儒墳史樸學非有過人之大節惟
守事君之小心無其實不敢居其名非其任不敢竊
其祿任歷三世年逾半生奉以周旋未始失墜今者
乃欲以尋尺之材居棟梁之任以斗升之量受鐘鼎
之藏雖欲欺君且非本志矧復躐等超累級之上遷
秩非舊比之常靖言以思未見其可伏望皇帝陛下
因任庶物照臨百官短長各盡其宜大小無失所養
必其力有餘而後用則其任逾久而常新抑將多士
皆賴以安豈惟微臣獨被其賜愚衷已竭天聽尚回
臣無任祈天俟命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陳免以聞
臣轍誠惶誠懼頓首頓首謹言

謝太中大夫門下侍郎表二首

臣轍言伏奉制命除臣太中大夫守門下侍郎再具
詞免蒙降批答不許仍斷來章者黄闥之崇惟賢是
用四品之貴匪功弗加自慙迂拙之餘併荷寵光之

及臣轍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惟太皇太后陛下政由家出德與性成盡心與民雖萬鍾無愛於國潔身由義雖一毫未嘗取人惟至清故大臣小吏不察而盡知惟至公故貴戚近習不戒而自飭臣每因雙日獲覲清光嘗恐病竄不中於規模固陋難逃於冰鑑方欲仰干聰聽少避衆賢敢謂未見瑕疵尚加進擢豈以其拙直無欺罔之過而遲鈍少狂躁之心致此誤恩濫於末品此蓋伏遇太皇太后陛下人非求備志在養賢將欲因鮑以致管生尊隗以招樂子拔十覲五人之用累百求一鶚之精廣而不遺多故致雜臣敢不仰體聖意旁求哲人既以寛寤寐之久勞亦以救空疎之不逮過此以往未知所裁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臣轍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臣轍言伏奉制命除臣太中大夫守門下侍郎再具詞免蒙降批答不允仍斷來章者掌轄逾年何補六曹之劇納言置貳仍忝一階之崇雖曰次遷要爲非據臣轍誠惶誠恐頓首頓首竊以臣之事君理先審己器小受大有滿溢之禍力薄負重有顛覆之虞臣世本寒微技止文墨向者翺翔翰苑才殫於書詔之閑總執臺綱力盡於議論之際至於參陪大政實匪其人久爾冒居日深愧畏未能謀遠常恐見譏於匹夫有若發蒙何以折衝於下國方知難而欲退偶進擢之非常貪戀恩榮已乖行意之義顧瞻中外豈無潛德之人徒以天聽甚高巽命已發循牆雖切反汗無緣上累朝廷知人之明下愧明友責善之實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游神淵默灼見羣臣之情運智密微陰扶聖母之斷人惟求舊德用日新念臣嘉祐之直言仕亦既久識臣建元之司諫心則無邪志其鄙凡日加親近身非木石猶有圖報之心恩隆父兄當驗服勤之效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臣轍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進郊祀慶成詩狀一首

右臣伏覩今月十四日親饗郊廟禮成肆赦者恭以莫大之儀成於一日無窮之澤施及四方歡聲所同和氣畢應伏惟皇帝陛下奉烈祖之成憲蹈父母之訓言臨御七年愼守一德人服孝慈之化物知仁厚之心神祇降休麥禾荐熟長日既至舊章不忘以爲再享明堂未暇圜丘之大祀躬謁皇地久稽先帝之遺言惕然不寧述而非作是用修合祭之舊補不講之文人情所安神意昭答況復肆眚之令一寬於冥頑已責之恩大弛於纍縶施仁於不報之地收福於無求之中臣每侍清光略聞大旨勉强吟咏形容盛明愧周頌二后之精深乏唐賦三禮之廣麗圖寫天日自知難成閑雜風謠猶或有取謹賦皇帝郊祀慶成詩一首謹繕寫隨狀上進輕冒宸嚴臣無任慙懼激切之至謹進

免南郊加恩表二首

臣轍言伏奉誥命以郊祀禮畢特加臣護軍進封開國伯食邑五百戶食實封二百戶者幸以空疎獲陪元祀敢祈恩霈下逮無功臣轍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恭以三年而郊百禮咸至上則六聖德澤洋溢於無

盡下則四方奔走勞苦而不辭鳩工聚財講禮修器經涉累歲克舉舊儀斯皆恭儉足以感神仁聖足以服衆故得事舉如素禮成不違其於左右之臣豈有纖芥之助今當宁之美以謙而弗居相祀之勞雖微而咸録茍不知避將何以安伏望太皇太后陛下上屈至恩俛從私欲使無勞者不得受賜而辭寵者獲遂本心體天地無私之明厲臣下有恥之節聽雖遠懇誠必聞臣無任祈天竢命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陳免以聞臣轍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臣轍言伏奉誥命以郊祀禮畢特加臣護軍進封開國伯食邑五百戶食實封二百戶者叨陪祀事已極忻榮貪冒寵光實增愧畏臣轍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恭以皇帝陛下紹統六聖臨政七年愛敬盡於事親故道要而用博終始念於典學故德修而弗知間者稽參古今並享天地人情既協神理弗違月朔以還雨雪猶作齋宿之際風霾未除及夫晝漏盡而天宇肅清月幾望而雲物晏粲執玉而進如將弗勝受福以歸謙不自有衆庶如堵歡欣一詞此則聖性得於自然臣下望而莫及曾何誤寵橫及無勞伏望皇帝陛下徇固請之誠收已行之命福胙既均於在列名器豈宜以假人益慎予奪之權深厲廉恥之節眇然微願冀在必從臣無任祈天竢命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陳免以聞臣轍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謝南郊加恩表二首

臣轍言伏奉誥命特加臣護軍進封開國伯食邑五百戶食實封二百戶尋具表辭免蒙降批答不許仍斷來章者元祀告成靈貺昭答推廣乾坤之施普霑臣子之私顧惟何勞竊冒斯寵臣轍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惟太皇太后陛下母儀三世坤載四方享天下之養而非以厚其身攬天下之務而非以私其族培附帝業保佑神孫譬如農夫之養苗耘鋤以竢其長玉人之作器琢磨而望其成厲之以講學之勤示之以聽斷之敏導之事天而天錫之福訓之祀地而地應以和凡下民所以知戴吾君皆東朝有以啓迪其意如臣等輩絶企光塵雖復因時以舉儀祗令以從事參備羽衛進執豆籩豈有勞能坐被光寵此蓋伏遇太皇太后陛下因脤膰之餘慶録左右之微勤以謂承天之休不可以專享及物之惠不嫌於過優致此誤恩首霑近列辭避無所寢興莫遑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臣轍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臣轍言伏奉誥命特加臣護軍進封開國伯食邑五百戶食實封二百戶尋具表辭免蒙降批答不允仍斷來章者祗相元祀粗免弗虔敢緣均福之常妄冀及私之寵重紆訓語秖益兢慚臣轍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恭惟郊廟之崇祖宗所敬先之以寬刑薄斂使民罔艱虞副之以潔粢碩牲使神無恫怨民神胥協家國用寧顧臣何人預聞庶政裕民之意詔令具存事神之誠威儀可效乃者密侍旒冕手薦璧琮睟容穆然而祇畏之心明羣工肅然而吳敖之意息聽於輿人之誦知有列聖之風臣目覩盛儀無周南之嘆位在近列有粃前之譏首被恩私實增戰越此蓋伏

遇皇帝陛下體二儀之博施襲累聖之成規霈然雨露之私無復賢愚之間勳封之錫深愧於勞臣田邑之加幾至於成國功無毫髮恩積邱山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臣轍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欒城後集卷第十七

原书空白页

欒城後集卷第十八

表䟽一十九首

汝州謝上表一首

臣轍言伏奉告命差知汝州軍州事臣已於四月二十一日到任上訖者論事非宜本虞於大譴承命出守猶荷於寛恩臣轍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念臣性本迂愚學非練達頃值時乘之始偶同彚進之餘由一邑之棲遲歷九年之僥倖遍塵侍從未聞毫髪之勞久處廟堂滋見斗筲之陋疎拙日慙於君父滿盈每誚於友朋貪戀寵光不知引避愚而自用言之不疑寡慮直前初獨任其狂斐干時妄作信自取於顛隮尙賴深仁黜臨善地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堯舜相受常懷善繼之心父母兼容深照不逮之實稍寛憲法特許省循收去幹之蠹雖知甚幸若喪家之犬私竊自憐恐懼未忘寢興何暇有民與社永知愧於明時使過與愚冀或收於異日臣無任瞻天荷聖惶懼戰越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臣轍誠皇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分司南京到筠州謝表一首

臣轍言臣前得罪蒙恩落職知汝州六月十二日再被告降三官知袁州即治陸行趨陳留具舟赴任九月十日行至江州彭澤縣界復被告降授試少府監分司南京筠州居住尋拜受前行於九月二十五日至筠州居住訖者愚守一心漫無趨避歲更三黜始悟愆尤臣轍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念臣家傳樸學仕偶聖時本無意於功名徒自勤於翰墨因時乏使亟塵言事之班竊食無功復預聞政之列纔經九歲遍歷要塗人心忌其超遷天意惡其盈滿捫心自省事猶可追任意直前罪所從出惟闇故不明利害惟拙故不達幾微以至罪積如山命輕若髪荐經彈擊雖九死以猶輕黜守幽遐累千里而爲近今茲責分留務棄置陋邦不親吏民許追思其過咎稍霑祿秩俾粗免於飢寒人微固無可言恩深繼之以泣自違天日分委泥塗朝無爲言恩出獨斷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法天廣覆配地兼容雖雷霆之震驚與雪霜之嚴冽未始絶物之命要在厚民之生故茲賤微猶得陳述如臣自處本復何言顧惟兄弟二人迭相須爲性命江嶺異域恐遂隔於存亡況復墳墓闊疎父子離散若臣家之憂患實今世之孤窮靜言思之誰可告者惟有自投於君父庶幾有冀於生全泣血書詞叩閽仰訴生有捐軀之日死存結草之誠臣無任瞻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臣轍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明堂賀表一首

臣轍言伏覩今月十九日赦書明堂禮畢大赦天下者饗帝尊親古今之大典推恩肆眚天地之至仁舉此盛儀併在今日臣轍誠懽誠忭頓首頓首伏惟皇帝陛下以仁御世以誠事天乾清坤寧兵戢民阜人悅故神罔不宥物備故禮得以成一享圜丘三謁路寢誠敬之心與日兼茂寛大之澤靡物不蒙能事既修全福自至方將享堯舜之上壽膺成康之令名民願所同天心是若臣頃侍帷幄稍歷歲時譴責之深

坐甘汲齒江湖之遠猶冀首邱久蟄泥塗聞震雷而惕若深囚籠檻得清風而自疑臣無任瞻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賀以聞臣轍誠懽誠忭頓首頓首謹言

雷州謝表一首

臣轍言臣先蒙恩責降分司南京筠州居住於今年閏二月內又蒙恩責授化州別駕雷州安置已於今月五日至貶所訖者謫居江外已閱三年再斥海濱通行萬里罪名既重威命猶寬臣轍誠惶誠懼頓首頓首伏念臣性本朴愚老益頑鄙連年驟進不知盈滿之爲災臨出妄言未悟顛危之已至命微如髮釁積成山比者水陸奔馳霧雨烝濕血屬星散皮骨僅存身錮陋邦地窮南服夷言莫辨海氣常昏出有踐蛇茹蠱之憂處有陽淫陰伏之病艱虞所迫性命豈常念咎之餘待盡而已伏惟皇帝陛下仁齊堯舜政述祖宗日月之明無幽不燭天地之施有生共霑憐臣草木之微念臣犬馬之舊未忍視其殞斃猶復許以生全臣雖棄捐尚識恩造知殺身之何補但沒齒以無言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臣轍誠惶誠懼頓首頓首謹言

移岳州謝狀一首

得罪南遷於今七歲投竄嶺表又已四年瘴癘所侵僅存皮骨親屬淪喪生意幾盡自分必死荒徼不復歸見中原豈意聖神御極恩貸深廣不遺舊物尚許北還元子赦書重加開宥事出特旨恩實再生臣見具舟前往自爾稍近華風遂脫瘴死君恩至厚力報無由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

復官宮觀謝表一首

臣轍言昨於虔州准告授臣濠州團練副使岳州居住臣尋乘船至鄂州復准告授臣太中大夫提舉鳳翔府上清太平宮外州軍任便居住臣已望闕祗受訖者謫徙南方自分必死恩移近地已若再生復玆舊職之還仍領真祠之秩居從私欲感極涕零臣轍誠惶誠懼頓首頓首伏念臣稟生甚微處世多難反身自省本欲忠孝於君親報國何功粗免愧畏於俯仰徒以氷炭難於同器仇怨因而滿前被以惡名指爲私黨將杜其生還之路遂立爲不赦之文前後三遷奔馳萬里瘴癘纏繞骨肉喪亡聞者爲臣傷心見者爲臣隕涕雖百夫所聚公議自明而衆楚相咻有口誰訴此蓋伏遇皇帝陛下體天地之造坦然無私奮堯舜之明斷然有作自初踐阼卽聞德音內推聖母之慈仁外照羣臣之情僞荐垂恩宥至於再三春雷發聲蟄戶咸震臣得以遲莫復覩盛明頃嘗卜居嵩潁之間粗有伏臘之備杜門可以卒歲蔬食可以終身生當擊壤以詠聖功死當結草以效誠節至於陰陽之施草木何酬臣無任瞻望闕庭披瀝肝膽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臣轍誠惶誠懼頓首頓首謹言

南郊賀表一首

臣轍言伏覩今月二十三日皇帝親饗圜邱禮成肆赦者臨御再朞初見上帝神人交感德澤旁周臣轍誠懽誠忭頓首頓首伏以本朝六代八聖承平之久

曠古所未聞三年一郊極盛之儀有唐之成法因四海來祭之廣成百神受職之文推演神休肆宥多辟恭惟皇帝陛下體天地之大德性堯舜之深仁受命之符本緣斯致御世之道亦由是隆復因行禮之終益廣好生之澤臣頃斥居荒服豈意生還今密邇邦畿亟聞敷命造庭稱慶雖絶望於餘生鼓腹載歌竊有幸於今日臣無任瞻天望聖踊躍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賀以聞臣轍誠懽誠忭頓首頓首謹言

降授朝請大夫謝表一首

臣轍言伏奉告降授朝請大夫賜紫金魚袋差遣勳封食實封如故者罪大恩寬言者未厭官高德薄法所不容尚領真祠實出寛憲臣轍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念臣早塵近列無補明時下則拙於身謀上則闇於國體先朝矜其愚陋宥以退荒前後七年浮沉萬死偶真人之御歷敷大號以惟新普復舊官亟叨厚祿然臣年迫衰暮知復何爲身利退藏顧未敢請因循於此黽俛自慙雖復追削者五官仍且獲安於閑局涵恩至厚爲幸已多此蓋伏遇皇帝陛下以堯舜之仁行成康之政吏未忘於舊物恩許畢其餘生臣謹當杜門躬耕沒齒蔬食知生成之難報姑靜默以待終臣無任瞻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臣轍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謝復墳寺表一首

臣轍言准穎昌府牒准御筆手詔節文應係籍宰執墳寺昨經改正仍並給還者名書罪籍慙負明時恩念私塋特還舊剎九泉受賜荒隴生光臣轍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念臣早以空疎叨居近密始終無補愚不自量恩禮誤加驟及既往一被黨人之目上遺先臣之憂舊恩已移沒齒何覬豈謂詔恩一出故物復還邱墟絶芻牧之虞松櫝變燋枯之色骨肉感涕閭里咨嗟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性仁無私聖孝不匱覽二帝初潛之地動一物失所之懷號令所加存沒咸賴臣衰病已久報恩之日不長子孫在前竭忠之心未替過此以往無所栽之臣無任瞻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臣轍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謝復官表二首

屏居田里忽捧絲綸恩旨非常驚喜交至臣中謝伏念臣向者叨塵名位自取顛隮亟蒙召歸即還舊物之厚中雖貶奪不失便地之安衰老之餘退藏爲幸閉門念咎既久謝於交游沒齒無言蓋僅同於木石雖未即死豈復干榮此蓋伏遇皇帝陛下聖德日新仁心天覆躬受八寶推恩萬方朝陽一升雖幽咸照時雨既至靡物不蒙遂使死灰再然朽骨重肉顧臣筋力已憊不任鞭策之施耳目俱昏絶望清明之化論報無日荷恩則深臣無任云云

誕膺八寶承天地之休連錫二階均雷雨之施恩深難報感極何言臣中謝伏念臣憂患餘生老病兼至廢黜雖久尚霑品秩之餘奉養雖微更獲耕耘之助一毫以上皆出於君恩累歲偷安有慚於公議復叨寵數深屬無名茲蓋伏遇皇帝陛下天造曲成聖功獨運深憐枯槁重許發生示人以無私之心施德於

不報之地臣雖頑鄙粗識恩私筋力已衰莫展馳驅之用忠誠尚在豈以死生而移臣無任云云

皇太后上僊慰表一首

臣轍言伏覩今月十四日大行皇太后遺誥至潁昌府者毋儀淪喪率土震驚臣轍誠哀誠殞頓首頓首大行皇太后定策艱難之中力辭政務之要功存社稷德及生靈奉諱云初痛心罔極伏惟皇帝陛下方以天下爲養遽有終身之憂孝愛兼隆哀慕日遠臣久居謫籍適此召還感恩至深奉慰無路臣無任瞻望闕庭哀慟殞越之至謹奉表陳慰以聞臣轍誠哀誠殞頓首頓首謹言

欽聖憲肅皇后祔廟慰表一首

臣轍言伏聞今月二十六日欽聖憲肅皇后神主祔廟禮畢者復土告終祔姑成禮悲動宸極痛徹寰瀛臣轍誠哀誠殞頓首頓首欽聖憲肅皇后內治有光坤元至順方艱難之際好謀而成迨聽斷之辰退藏於密奄棄萬邦之養永嚴七世之祠伏惟皇帝陛下仁孝自天感慕踰等捨曾閔匹夫之志念文武創業之艱深抑誠心以幸天下臣限以在外不獲奔詣闕庭臣無任瞻望摧咽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慰以聞臣轍誠哀誠殞頓首頓首謹言

欽慈皇后祔廟慰表一首

臣轍言伏聞今月二十六日欽慈皇后神主祔廟禮畢者孝不及養永深敬愛之情禮極追崇亟成陵廟之制臣轍誠哀誠殞頓首頓首欽慈皇后毓德仁里作嬪皇家蚤棄宮闈未遑褘狄之盛禮誕育仁聖克復祖宗之舊章神人共依中外追感伏惟皇帝陛下孝恭成德思慕終身雖盡顯親之儀未忘念母之志中外瞻仰啓處不遑臣限以在外不獲奔詣闕庭臣無任瞻望摧咽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陳慰以聞臣轍誠哀誠殞頓首頓首謹言

大行太皇太后上僊功德疏一首

臣伏以道大難名本無心於民上功成即去空結想於人間贇罷褰脩襚陳褘狄敢薦竺文之祕少資天福之餘大行太皇太后伏願乘佛妙因稱民善禱超升彼岸既資福於今生降澤斯民終未忘於故國臣無任瞻望涕泗激切屏營之至謹疏

皇太后上僊功德疏一首

右臣伏以仙馭賓天聖功在物哀纏率土痛切遺臣伏惟大行皇太后祖烈崇高坤儀博厚定立長之大議宗社以安避成功而不居中外咸仰奄棄東朝之養倏起西方之遊易月有期因山非遠願假佛乘之妙少資淨土之因超三界以無方福羣生於罔測臣無任瞻望涕泗激切屏營之至謹疏

哲宗皇帝大祥功德疏一首

右臣伏以日月有期祥禫成禮甫終遏密滋極痛傷伏惟哲宗皇帝陛下臨御積年威神在物紹聖考之遺業啓華鄂之遠圖至矣成功畫然永慕爰假佛乘之妙少資仙馭之遊伏願追列聖於九霄齊光斗極福遺黎於四海等固山河臣無任瞻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謹疏

天寧聖節功德疏一首

臣伏以地厚天高取數固多於萬物堯仁舜孝降年獨永於百王理雖出乎自然事必從乎衆欲是用假佛乘之至妙祝宸筭之無疆皇帝陛下伏願追繼祖宗之隆度越漢唐之盛恭儉以求仁而仁至愷悌以祈福而福生兼獲華夷之心大副臣民之望臣無任瞻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謹疏

東塋老翁井齋僧疏一首

降授朝請大夫護軍賜紫金魚袋蘇轍伏爲東塋老翁井近歲以來泉源耗竭人失烹飪田失灌種先壠攸託中情惕然今因姪孫新授廣都主簿元老西歸謹請戒律僧就墳側晨設齋轉經夜設水陸道場以祈冥應謹具疏如後

齋僧七人每僧各轉妙法蓮華經一部七卷

設水陸道場一夜

右伏以先君太子太師兆自東山躬卜靈宅泉出右麓流于西南旱暵不乾霖潦不溢實有常德紀于耆舊越自近歲漸致枯竭永惟艮坎之德行止相尋山下出泉在易爲蒙蒙極必發失其常性厥咎在人轍以愚暗曩竊名位積譴致罰以累茲泉今者歸依佛乘救拔衆苦伏願道場清淨山神歡喜泉流瀵發草木滋潤居人蒙賜塋域增固伏乞三寶證知稽首謹疏

欒城後集卷第十八

原书空白页

欒城後集卷第十九

青詞十一首

京師一首

臣久以空踈預聞國政上愧天地下慚君父常願蒐私以徇公捐身以濟物而智有所不周力有所不逮事不稱心十常三四俯仰愧負朝夕不忘而復愚幼之年過咎未免長而知悔往不可追頃自十載以來心存至道清心寡欲僅乃少完浩如涉川未知攸濟敢以初生之日仰祈真聖之恩察其誠心祓以妙力令臣所志獲遂所學有成國以永寧身以長久臣不勝大願頓首頓首謹詞

高安四首

伏以生於微陋性極冥頑叨冒國恩預聞政事才短德薄福過禍生任意直前不知罪譴之增積終年三黜遂涉江湖之嶮艱手足之親播遷瘴海父子之愛留寓中原寄迹高安遽逢生日術者荐告厄運稍移仰叩天閽冀回聖造矜其愚而多恕察其中之無它赦宥往愆刊除罪籍俾我同氣俱復近邦苟獲閑地以偷安非復要途之敢望棲心澹泊粗成止欲之因畢老勤行竊冀長年之幸傾倒激切不知所裁臣無任瞻天瀝懇惶恐戰越之至謹詞

伏以臣夫婦歸誠至道託迹塵寰自幼至今隨世所行豈免過咎况復近歲預聞國事福祿盈滿功行蔑聞致此顛隮將復誰咎重以兄軾平生悻直仇怨滿前流竄海濱日虞瘴癘以至墳墓隔絶父子分離相望萬里患不相救今斥逐以來荐歷寒暑追惟既往非有邪慝憂患已深理或當復惟真聖慈閔與物無私庶幾北還近獲成命非復有心於榮遇惟覬少獲於安全憐其虛心養氣之勤錫以問道逢師之幸臣無任懇倒之至謹詞

伏以謫居高安行將再歲杜門自省日懼禍災乃者火焚閭閻勢極熾猛風從北來正趨館舍治任挈族未知所適而風回火轉幸免焚爇向非神祇明察憐憫困窮則雖免灰燼之虞必有狼狽之患敢陳菲供少答靈貺伏願稍垂慶祐洗除宿殃臣無任懇倒之至謹詞

伏念本鄉通義以仕爲家再謫高安累年于此以忠獲罪夫婦漂流攜家不前男女離散宿有疾疢不甚康强飽暖安閑雖感恩於造物拘縻窘逼常興嘆於異鄉日居初生家陳薄供望三清而稽首仰衆聖以馳誠稍回恩光照此陷穽願涉新歲脫去宿殃祿命增長骨肉和合悁悁誠意莫敢盡宣臣無任瞻天俟命激切屛營之至頓首頓首謹詞

龍川二首

伏念臣頃自甲戌之歲大運在酉命運相衝是歲生日之後自門下侍郎謫守汝州爾後四經流竄今在循州嶮阻厄窮何所不歷疾疢喪禍近復繼作雖卯酉逆順天理難逃微生不幸適丁其會然術推陰命先凶後吉自始入運今已七年豈始迎其災而終亡其吉伏願俯念窮困稍垂寬宥覺悟朝廷解釋羅網骨肉安樂相從北還區區寸誠願盡於此臣無任懇倒之至謹詞

伏念臣始自甲戌得罪於朝流竄南方於今七載再投嶺表亦又三年瘴毒所侵骨肉凋喪衣食所迫囊橐空虛脾肺冷洩藥石不效北歸無日老而益窮常懼寄死南荒永隔鄉井因上元之穀旦依道士之靈科稽首泥塗歸命仙聖一願養心煉氣日見成功積陰消散真陽充滿二願朝廷覺悟羅網解脫振衣北還躬耕爲樂三願南北眷屬各保安寧北歸之時一一相見臣已身心自誓屏去邪淫等觀冤親普加慈恕遇有方便知無不爲或在廟堂或在田野並推此心無有變易天地鬼神實聞此言雖生成之恩茲未能報而螻蟻之志死且不渝臣無任懇倒之至謹詞

閤皁一首

伏念臣頃自丁丑之春得罪朝廷流放海上是時舟過臨江近瞻閤皁遙望玉笥誠心惕然徼福聖境願得生還中原當就茲山恭陳薄供以答靈造今已蒙恩授前件官岳州居住乘舟北歸復出山下而私行無力仰止勝地不能自致惟神格斯不可揆度容光必照何所不臨臣還回瘴癘之鄉得脫病苦出入嶺海之際獲返江湖天地之恩草木何報重念臣志弱才短學術空虛頃歲忝冒實爲過分然其忠國愛民始終一心粗若無愧人不可罔而況於天儻茲心不誣願今日已往隨福所有隨力所堪除其艱難錫之安穩至於壽考由命富貴在天不敢妄祈有所非覬臣無任懇倒激切之至謹詞

許昌三首

伏念臣頃以宿世舊殃七年流竄天鑒在上矜其無他還寓潁川粗霑微祿顧眎世事自知難堪姑願築室耕田養生送死優游里社聊以卒歲惟是學道之心澹泊已久雖勉求虛靜而習氣未除力行升降而天路猶邇疾病雖去精氣未凝方當厄運之終復遇生日之至仰祈真聖愍我勤勞洗濯往愆助成道力臣無任懇倒激切之至謹詞

伏念臣頃自嶺外還居潁川雖身沾薄俸而心虞多難汝南經歲老病逼身今茲甲申建歲庚申乘運卯人至此法當少泰偶於歲首復返舊廬敢以初生之辰仰祈真聖之佑然臣久慕至道中無它求唯是欲習初乾日望增進願心廣博終冀成就伏願隨力所堪隨福所有內以安身外以及物雖退轉之咎自誓以必無而保全之功實冀於冥助臣無任懇倒激切之至謹詞

伏念臣幼爲諸生力學雖蚤聞道則遲中歲從仕憂患常多安樂則少晚年學道用力雖篤成功未期所經生日六十有七來日無幾有志未從一自謫居南服首尾七歲旋居潁川又復五載齒髮衰變氣血消亡回首功名自分已矣存心性命猶幸得之伏願真聖哀矜成就微志苟獲安身之福敢忘及物之心臣無任懇倒激切之至謹詞

祝文二首

嵩山祝文一首

轍昔緣吏役自陳如洛道出嵩少秋雨方淫繁雲如絮纏覆山上究觀近麓莫矚諸嶺據鞍默禱庶幾一見俛仰未幾豁然雲移如卷重帷卻覓山後連峯角

立草木可數驚顧竊歎莫知其由昔韓愈南征有感於衡豈以無似克配前烈默然慚惕不以語衆至于今日十有八年永懷疇昔有不能已謹遣家兵以茶酒香燭及佛經疏伸導薄誠神鑒不昧景饗昭答謹告

汝州謝雨文一首

維紹聖元年歲次甲戌四月壬寅朔二十六日丁卯太中大夫知汝州軍州事護軍蘇轍謹以清酒特羊之奠恭祭于北園社令后土神君轍以罪戾謫守茲土自春徂夏旱飢爲苦麰麥殄悴禾未出畝吾民憂傷巫覡旁午念予罪人餘譴累汝閒行北園亭曰致雨前守趙王有禱咸許顧慚昔賢願躡前武掃地而祭屏去牖戶青漪繞屋喬木環渚微風肅然神物來處吾僚祗敬齋宿吾府雲與山際倏遍天宇風來不疾雷發不怒祈祈甘澤如哺如乳酒不濡地鴈不升俎仁哉有神未請而予再宿告晴高下咸溥朝陽既升鉏耨畢舉宿麥斯實施及禾黍吏免訶譴民病獲愈念惟始至神則何取祗薦醪牲以永斯祐尚饗

欒城後集卷第十九

原书空白页

欒城後集卷第二十

祭張宮保文

維元祐六年歲次辛未十二月乙卯朔二十日甲戌太中大夫守門下侍郎眉山蘇轍謹以清酒庶羞之奠致祭于故宣徽南院使太子太保贈司空張公四丈之靈轍之方冠公守西蜀時予先君幅巾田服尺書見公一見而知曰此鴻鵠困于棘茨君亦嘻嗟世莫知我孰謂斯人獨明且果顧我與兄復往從之少未更事見亦弗疑後將有成達于家邦斯言是信不折不降涉世多艱久而莫伸從公陳宋庇于有仁既博以文又約以禮示我夷易行不知止南遷而還迎我而笑世將用子要至于道我曰不然將復見公俛仰六年斯志莫從遺章上聞匪私爾傷慶曆之遺今也則亡嗚呼公之少年坦然不羈自放於酒竹林是師及其從宦精深粹密禮家法士莫見其隙公之閒學初亦弗勤汎然游心功倍於人有疑而問時罔弗達禮則鄭產樂則吳札公之行己色温言厲卒然相逢忽若無意其所與交金石弗渝可以託之六尺之孤公之事君道大言深心所不欲富貴莫淫詭詞削草人亦弗知雖罔克用亦罔克疑公老于世事見于外人之知公茲亦其槩公性靜深灼見安危遇物斯應動獲所宜退而自養湛然純一與天爲徒惟道非術逮其將亡言若平生寂然委蛻不怛于行道實在天後必有傳謂予可教而亦弗聞公入不出我出不還而使斯道忽乎茫然嗚呼尚饗

祭文與可學士文一首

元祐七年八月日太中大夫守門下侍郎蘇轍謹以清酒庶羞之奠致祭于故知湖州與可學士親家翁之靈嗚呼漢蜀太守石室之孫散居梓潼耕稼隱淪是生高人文如西京雅詩楚詞雲溶泉清心恬手柔隸草從橫毫墨之餘遇物賦形怪石巑列翠竹羅生得於無心見者自驚嗟世知公以是謂賢公心浩然實而弗炫有觸不屈始知其堅世在熙寧士銳而翾利誘于旁奔走傾旋公居其間澹乎忘言洋人病茶徐爲一宣抱志不伸委化而遷惟我與公交友忘年以靜喜我申以婚姻子喪婦存諸孫在前撫而教之尚侈公門窀穸有時送車盈阡千里寓詞聞乎不聞嗚呼尚饗

祭亡壻文逸民文

元祐七年八月日太中大夫守門下侍郎蘇轍以清酒庶羞之奠致祭于故文郎逸民秀才之靈我與君翁忘年之義長女未笄許適君子君少不羣介然老成誦詩屬文亦繼家聲我獨怪君吐詞悲傷是必多難否則不長別我于宋送君于株扶喪舟行萬里有餘我還南方君旅成都相望天涯逾歲一書我還京師幸將見君一病不復發書酸辛女有烈志留鞠諸孤賦詩柏舟之死不渝惸惸遺孫教以詩書庶幾有成歸大君閭嗚呼尚饗

再祭張宮保文

元祐七年八月日太中大夫守門下侍郎眉山蘇轍謹以清酒庶羞之奠致祭于故宣徽南院使太子太保贈司空張公四丈之靈公志大而才高氣直而慮

深世俗之所不悅而君子之所服膺轍從公游實見而知眇視世間若無足爲及其觀會通以行典禮蓋未嘗失時汎觀衆人澹然無心及其結意氣而同憂患蓋堅如斷金故方其出也仕歷三世雖未嘗不用而才莫能旣逮其處也與衆雜居雖罔有不伏而中情實疏究觀始終疑其天人或因物以有覺或逢人而益信由是嗇氣養神以終其身中忘我以發照外忘物而遠塵至於委化之日泊然反眞嗚呼我之從公始於父兄師友之交親戚之情而掩棺不哭送葬不行無以寄哀請易公名惟文與定庶幾平生公雖不求朝有典刑嗚呼尚饗

祭亡嫂王氏文

元祐八年歲次癸酉九月丙子朔十八日癸巳太中大夫守門下侍郎蘇轍與新婦德陽郡夫人史氏謹以家饌酒果之奠致祭于亡嫂同安郡君王氏之靈轍幼學於兄師友實兼志氣雖同以不逮慙兄剛而塞物或不容旣以名世亦以不逢轍驟而從初未免憂嫂以婦人處之則優兄坐語言收畀蓺棘竄逐邾城無以自食賜環而來歲未及期飛集西垣遂入北扉貧富感忻觀者盡驚嫂居其間不改色聲冠服肴蔬率從其先性固有之非學而然族人咨嗟觀行責報謂必多福繼以壽考中歲而殂理有莫知三子俱良聊以慰之兄牧中山始殯而往謂我在茲屬以時享距城半舍旁撫仲婦無感無懼祭遣諸子嗚呼哀哉尚饗

祭八新婦黃氏文

元符二年十一月四日辛未舅姑躬以家饌酒果之奠致祭于故八新婦黃氏之靈吾不善處世得罪乎朝播遷南荒水陸萬里家有三子季子季婦實從此行自筠徙雷自雷徙循風波恐懼蹊遂顛絶所至言語不通飲食異和瘴霧昏翳醫藥無有歲行方閏氣候殊惡晝熱如湯夜寒如氷行道殭仆居室困瘁始自僕隸浸淫不已十病六七而汝獨甚天乎何辜遂殞于瘴追惟平昔慈祥寬厚孰云不淑而止於是南北異俗伏臘幾廢燔炙豚魚漸漬果蔬承祀寧賓不異中夏卒無一言歎恨流落逮及啓手脫然而逝惟我夙業累爾幼稚與言涕落呼天何益五里禪室頃所嘗寓土燥室完密邇吾廬權厝其間毋或恐怖二子雖幼資可成就姑自鞠養無水火患猶冀災厄有盡天造有復全柩北返歸安故土魂而不昧識此誠意嗚呼哀哉尚饗

北歸祭東塋文

維建中靖國元年歲次辛巳三月壬戌朔十五日丙子男具官轍因姪千之等西歸謹以家饌酒果之奠昭告于先考編禮贈太子太師先妣程氏追封成國太夫人之靈轍恭承先業奉教不謹紹聖之初權臣擅命普害忠良先除異己轍與兄軾同時遷南邅回江西流落嶺外奔走萬里始終七年尚賴世德有憑遺澤未泯久處瘴霧雖病不死庚辰正月帝出于震推恩四海澤及兄弟同復舊秩皆侍眞祠轍遂自龍川北還許下始與諸子濡沫相收西望松檟鬱葱在目然念灑掃弗躬齋祭遐逖歲月滋久悔咎何贖兄

軾來自海南道遠未至皆以困躓之餘思歸未獲如人病躄心不忘起瞻望涕泗不知所言謹告

祭亡兄端明文

維建中靖國元年歲次辛巳九月己未朔初五日癸亥弟具官轍謹遣男遠以家饌酒果之奠致祭于亡兄端明子瞻之靈嗚呼手足之愛平生一人幼學無師受業先君兄敏我愚賴以有聞寒暑相從逮壯而分涉世多艱竟奚所爲如鴻風飛流落四維渡嶺涉海前後七朞瘴氣所烝颶風所吹有來中原人鮮克還義氣外強道心內全百折不摧如有待然真人龍翔雷雨浹天自儋而廉自廉而永道路數千亦未出嶺終止毗陵有田數頃逝將歸休築室鑿井嗚呼天之難忱命不可期秋暑涉江宿瘴乘之上燥下寒氣不能支啓手無言時惟我思念我伯仲我處其季零落盡矣形影無繼嗟乎不淑不見而逝號呼不聞泣血至地兄之文章今世第一忠言嘉謨古之遺直名冠多士義動蠻貊流竄雖久此聲不沒遺文粲然四海所傳易書之祕古所未聞時無孔子孰知其賢以俟聖人後則當然喪來自東病不克迎卜葬嵩陽既有治命三子孝敬罔留于行陟岡望之涕泗雨零尚饗

再祭亡嫂王氏文

維崇寧元年歲次壬午四月乙酉朔二十三日丁未具官蘇轍與新婦德陽郡夫人史氏謹以家饌酒果之奠致祭于亡嫂同安郡君王氏之靈嗚呼天禍我家兄歸自南沒于毗陵諸孤護喪行于淮汴望之拊膺自嫂之亡旅殯西圻九年于今兄沒有命葬我嵩山土厚水深邁往告遷及迨初婦靈輀是升道出潁川家寓于茲迎哭傷心遠日孟秋水潦方降畏行不能塋兆東南精舍在焉有佛與僧往寓其堂以須兄至歸于丘林雖非故鄉親族不遐勿畏勿驚嗚呼尚饗

再祭亡兄端明文

維崇寧元年歲次壬午五月乙卯朔日弟具官轍與新婦德陽郡夫人史氏謹以家饌酒果之奠致祭于亡兄子瞻端明尚書之靈嗚呼惟我與兄出處昔同幼學無師先君是從遊戲圖書寤寐其中曰予二人要如是終後迫寒飢出仕于時鄉舉制策並驅而馳猖狂妄行誤爲世羈始以是得終以失之兄遷于黃我斥于筠流落空山友其野人命不自知還服簪紳俛仰幾何寵祿踰臻欲去未遑禍來盈門大庾之東漲海之南黎蜒雜居非人所堪瘴起襲帷颶來掀簷臥不得寐食何暇甘如是七年雷雨一覃兄歸晉陵我還潁川願一見之乃有不然瘴暑相尋醫不能痊嗟兄與我再起再顛未嘗不同今乃獨先嗚呼我兄而止斯耶昔始宦遊誦韋氏詩夜雨對牀後勿有違進不知退踐此禍機欲復斯言而天奪之先壟在西老泉之山歸骨其旁自昔有言勢不克從夫豈不懷地雖郟鄏山曰峨眉天實命之豈人也哉我寓此邦有田一廛子孫安之殆不復還兄來自西於是磐桓卜告孟秋歸于其阡潁川有蘇肇自兄先嗚呼尚饗

再祭八新婦黃氏文

維年月日舅具官蘇轍姑德陽郡夫人史氏謹以家饌酒果致祭于亡第八新婦黃氏之靈我昔南遷自筠徂雷自雷徂循萬里之行季子季婦同此艱勤婦生名家有德有容幼而逮門繾綣相從冒嶮涉瘴初無咎言念我厄窮往反累汝愧于心顏瘴病彌月藥石不効卒殞當年弱子稚女躑躅吾側念母悽然汝往莫追撫此二孫冀其成人命降自天舉家北返與柩俱還嗟哉吾兄沒于毗陵返葬郟山兆域寬深舉棺從之土厚且堅種柏成林以付而子百年以安嗚呼尚饗

祭范子中朝散文

維建中靖國元年歲次辛巳十二月丁亥朔初十日丙申太中大夫提舉鳳翔府上清太平宮護軍蘇轍謹以清酒庶羞之奠致祭于故朝散范君子中之靈蘇氏范氏同出坤維蜀公告休居潁之湄我老去國歸亦從之公逝久矣見其長子婚姻之故莫我遐棄一叩我門遂不再至嗟夫不淑病日以侵一臥歷時弗瘳弗興一子既冠一衣始勝我見蜀公帝城西偏君與仲叔笑言相驩叔先仲亡君獨蒼顏內撫族黨外接友朋恭敬愷悌此邦所稱嗟我寓新孰慰此心升堂不見哭不復聞俛仰幾何獨爲古人鄉黨之好盡此一罇嗚呼尚饗

祭王子敏奉議文

維年月日具官蘇轍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故知縣奉議王君子敏之靈昔我在宋吾兄在徐君家伯仲來學詩書行義不回詞章有餘我曰可人綴以婚姻既親且友其行日新伯氏不淑殞于方春君登丙科又敏于政惠于上官民亦不病矯然衆中氣和而正孝友之善中發於誠均其有無以及孤惸嫁女娶婦期不負兄我居潁川君令陵臺十日稅駕爲我徘徊受法道師不近酒杯我顧君笑自苦奚爲隙駒逝矣爲樂何時去我三年遂病以衰失官居汝啓處未安伏枕不興將沒何言有志弗從使我永歎嗚呼尚饗

遣适歸祭東塋文

維崇寧三年歲次甲申八月壬寅朔二十一日壬戌男降授朝請大夫護軍賜紫金魚袋轍謹遣第二男承事郎監東嶽廟适西歸致祭于先君贈太子太師先妣程氏五三君追封成國太夫人之墓轍自元符庚辰蒙恩北歸西望松檟卽懷歸志孤拙多難事與心違俛仰四年進退惟戾日月不待齒髮變衰深懼溘然無復歸日遣适代往周行兆域有志不獲涕泗垂臆兄軾已沒遺言葬汝轍與婦史夙約歸祔常指庚穴以敕諸子苟未卽死猶幸一歸躬行汛掃以畢餘願尊靈未泯鑒此誠意尚饗

祭黃師是龍圖文

嗚呼尊先使君與我早歲旅于天廷自唐已然同年友朋異姓弟兄南北東西不約而親義均同生君家在陳我官陳庠時始合并君方少年出從鄉貢曄然有聲一飛絕羣不入州縣數載公卿無惡於民無怨於友氣和且平我還南方歸來老矣故舊無幾君家父子見我京師相顧而喜往來綢繆昏姻之好實始

于此我廢于時君仕日躋一榮一瘁親友之恩始終不渝允也君子君於父兄人無間言閔子是似其於吏民不剛不柔次公之比謂當百年仰事慈親以及愛弟奈何不淑有志不終中道而棄丹旐翩然宛丘之隅萬事已矣我老杜門素車不行一慟永已嗚呼尚饗

祭范彝叟右丞文

維年月日具官蘇轍謹遣男具官遲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故右丞范公彝叟之靈維昔先正文正稱首嗟我晚生不識耆舊從事南都見其叔子議論瑣然前人是似我還南方六年而歸平生交舊多聚京師晚遇仲氏秉國之維以義知我傾蓋不疑我復還南仲亦繼往瘴癘侵凌氣血凋喪同歸潁川白首相向問疾于牀執手無言慟哭其堂殲此忠賢公方在朝四方所瞻居未逾歲亦來守邦顧我里閈盃酒相從往還之歡意若將終我寓汝南公旅彭城尺書不通期我以誠我還舊廬終歲杜門公歸訪我欣然笑言三日不見而以訃聞老病無朋誰復念我永懷仲叔言出涕墮嗚呼哀哉尚饗

祭寶月大師宗兄文

維紹聖二年歲次乙亥十月癸亥朔十一日癸酉降授左朝議大夫試少府監分司南京護軍蘇轍因僧法舟西歸以香茶果蔬之奠致祭于故寶月大師宗兄之塔轍方志學從先君子東遊故都覽觀樂市解鞅精舍時始見兄頎然如鵠介而善鳴宗黨之故情若舊識屈信臂頃閱歲四十性直且剛纖惡不容與人盡言口如病風惟我兄弟不見瑕玭行有利病勢有隆汙始終一意不爲薄厚交遊之間蓋未始有昔我之東師則有言遊宦如寄非可久安意適忘歸憂患所由亟還于鄉泉石可求我志師言未返而顛師亦不待與化俱遷遣舟與榮萬里來訃開紙失聲悔恨無所彈指西望卯塔既成臨絶之言求我以銘自我竄逐憂病相襲緝綴清風得一忘十追懷曩好徒有此心心則不忘而病未能收淚語舟歸酹流水一生一死誠則無已嗚呼尚饗

祭逍遥聰長老文

紹聖三年九月二十九日降授左朝議大夫試少府監分司南京護軍蘇轍謹以香茶果蔬之奠告于故逍遥長老聰公我生多故再謫於筠萬里故鄉孰爲故人師自吾蜀爲筠導師坦然無心言直氣夷顧我如故彌久而堅逮兹再來爲我出山逍遥無師衆願師往師念我獨爲衆所强入山幾何自春徂秋一病不治蟬蛻莫留此心超然去住不疑筠人懷思涕泣嗟咨山中來告卯塔將成一奠之哀斯未忘情尚饗

欒城後集卷第二十

原书空白页

欒城後集卷第二十一

雜文一十三首

汝州龍興寺修吳畫殿記一首

予先君宮師平生好畫家居甚貧而購畫常若不及予兄子瞻少而知畫不學而得用筆之理輙少聞其餘雖不能深造之亦庶幾焉凡今世自隋晉以上畫之存者無一二矣自唐以來乃時有見者世之志於畫者不以此爲師則非畫也予昔遊成都唐人遺迹遍於老佛之居先蜀之老有能評之者曰畫格有四曰能妙神逸蓋能不及妙妙不及神神不及逸稱神者二人曰范瓊趙公祐而稱逸者一人孫遇而已范趙之工方圓不以規矩雄傑偉麗見者皆知愛之而孫氏縱橫放肆出於法度之外循法者不逮其精有從心不逾矩之妙於眉之福海精舍爲行道天王其記曰集潤州高座寺張僧繇予每觀之輙歎曰古之畫者必至於此然後爲極歟其後東遊至岐下始見吳道子畫乃驚曰信矣畫必以此爲極也蓋道子之迹比范趙爲奇而比孫遇爲正其稱畫聖抑以此耶紹聖元年四月予以罪謫守汝陽間與通守李君純繹遊龍興寺觀華嚴小殿其東西夾皆道子所畫東爲維摩文殊西爲佛成道比岐下所見筆迹尤放然屋瓦弊漏塗棧缺弛幾侵於風雨蓋事之精不可傳者常存乎其人人亡而迹存達者猶有以知之故道子得之隋晉之餘而范趙得之道子之後使其迹亡雖有達者尚誰發之時有僧惠眞方葺寺大殿乃喻使先治此予與李君亦少助焉不逾月堅完如新於殿危之中得記曰治平丙午蘇氏惟政所葺衆異之曰前後葺此皆蘇氏豈偶然也哉惠眞治石請記五月二十五日

汝州楊文公詩石記一首

祥符六年楊公大年以翰林學士請急還陽翟省親疾繼稱病求解官章聖皇帝以其才高名重排羣議貸不加罪逾年以祕書監知汝州公至汝常稱病以事付僚史以文墨自虞得詩百餘篇既還朝汝人刻之於石皇祐中郡守王君爲建思賢亭於北園之東偏紹聖元年四月予自門下侍郎得罪出守茲土時亭弊已甚詩石散落亡者過半取公汝陽編詩而刻之乃增廣思賢龕石于左右壁嗚呼公以文學鑒裁獨步咸平祥符閒事業比唐燕許無愧所與交皆賢公相一時名士多出其門然方其時則已有流落之歎既沒十有五年聲名猶籍籍於士大夫而思賢廢於隸舍馬廐之後詩石散於高臺華屋之下矣凡假外物以爲榮觀蓋不足恃而公之清風雅量固自不隨世磨滅耶然予獨拳拳未忍其委於荒榛野草而復完之抑非陋歟抑非陋歟

李簡夫少卿詩集引

熙寧初予從張公安道以弦誦教陳之士大夫方是時朝廷以繇役溝洫事責成郡邑陳雖號少事而官吏奔走以不及爲憂予獨以詩書諷議竊祿其閒雖幸得脫於簿書而出無所與遊蓋亦無以爲樂也時太常少卿李君簡夫歸老於家出入於鄉黨者十有五年矣閒而往從之其居處被服約而不陋豐而不

餘聽其言未嘗及世俗條誦其所爲詩曠然閑放往往脫略繩墨有遺我忘物之思問其所與遊多慶曆名卿而元獻晏公深知之求其平生之志則曰樂天吾師也吾慕其爲人而學其詩患莫能及耳予退而質其里人曰君少好學詳於吏道蓋嘗使諸部矣未老而得疾不至於廢而棄其官其家蕭然饘粥之不給而君居之泰然其子君武始棄官以謀養浮沉里閭不避勞辱未幾而家以足聞陳人喜種花比於洛陽每歲春夏遊者相屬彌月君攜壺命侶無一日不在其間口未嘗問家事晚歲其詩尤高信乎其似樂天也予時方以遊宦爲累以謂士雖不遇如樂天入爲從官以諫爭顯出爲牧守以循良稱歸老泉石憂患不及其身而文詞足以名後世可以老死無憾矣君仕雖不遠樂天而始終類焉夫又將何求蓋予未去陳而君亡其後十有七年元祐辛未予以幸遇與聞國政祿浮於昔人而令名不聞老將至矣而國恩未報未敢言去蓋嘗恐茲心之不從也君之孫宣德郎公輔以君詩集來告願得予文以冠其首予素高君之行嘉其止足而懼不能蹈也故具道疇昔之意以授之凡君詩古律若干篇分爲二十卷

王子立秀才文集序一首

昔予既壯有二壻曰文務光王適務光俊而剛適秀而和予方從事南都二子從予學爲文皆長於詩騷然務光之文悲哀摧咽有江文通孟東野感物傷己之思予每非之曰子有父母昆弟之樂何苦爲此務光終不能改也既而喪其親終喪五年而終予哭之慟曰悲夫彼其文固有以兆之乎始予自南都謫居江南凡六年而歸適未嘗一日不從也既與予同憂患至於涵泳圖史馳騖浮圖老子之說亦未嘗不同之故其聞道益深爲文益高而予觀之亦益久蓋其於兄弟妻子嚴而有恩和而有禮未嘗有過故予嘗曰子非獨予親戚亦朋友也元祐四年秋予奉詔使契丹九月君以女弟將適人將鬻濟南之田以遺之告予爲一月之行明年春還自契丹及境而君書不至予固疑之及家問之曰噫嘻君未至濟南病沒於奉高予哭之失聲君大父諱鬷慶曆中樞密使以厚重氣節稱考諱正路尚書比部郎中樂易好施得名於士大夫而君以孝友文章居其後謂當久遠而中道天理有不當然者況予老矣而并失此二人能無悲乎君之沒女初未能言而子裔未生君弟遹昔與君客徐始識予兄子瞻子瞻皆賢之意王氏之遺懿其卒在遹乎遹裒君之文得詩若干賦若干雜文若干分爲若干卷以示予予讀之流涕爲此文冠之庶幾使裔能立以昇之

子瞻和陶淵明詩集引一首

東坡先生謫居儋耳寘家羅浮之下獨與幼子過負擔渡海葺茅竹而居之日啗荼芋而華屋玉食之念不存於胸中平生無所嗜好以圖史爲園囿文章爲鼓吹至此亦皆罷去獨喜爲詩精深華妙不見老人衰憊之氣是時轍亦遷海康書來告曰古之詩人有擬古之作矣未有追和古人者也追和古人則始於東坡吾於詩人無所甚好獨好淵明之詩淵明作詩

不多然其詩質而實綺癯而實腴自曹劉鮑謝李杜諸人皆莫及也吾前後和其詩凡百數十篇至其得意自謂不甚愧淵明今將集而并錄之以遺後之君子子爲我志之然吾於淵明豈獨好其詩也哉如其爲人實有感焉淵明臨終疏告儼等吾少而窮苦每以家貧東西遊走性剛才拙與物多忤自量爲己必貽俗患黽勉辭世使汝等幼而飢寒淵明此語蓋實錄也吾今真有此病而不蚤自知半生出仕以犯世患此所以深服淵明欲以晚節師範其萬一也嗟夫淵明不肯爲五斗米一束帶見鄉里小人而子瞻出仕三十餘年爲獄吏所折困終不能悛以陷於大難乃欲以桑榆之末景自託於淵明其誰肯信之雖然子瞻之仕其出入進退猶可考也後之君子其必有以處之矣孔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孟子曰曾子子思同道區區之迹蓋未足以論士也轍少而無師子瞻既冠而學成先君命轍師焉子瞻常稱轍詩有古人之風自以爲不若也然自其斥居東坡其學日進沛然如川之方至其詩比杜子美李太白爲有餘遂與淵明比轍雖馳驟從之常出其後其和淵明轍繼之者亦一二焉紹聖四年二月二十九日海康城南東齋引

六孫名字說一首

予三子伯曰遲仲曰适叔曰遜始各一子耳予年六十有五而三人各復一子於是予始六孫昔予兄子瞻命其諸孫皆以竹名故名遲之子長曰簡幼曰策易曰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故簡之字曰業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一百四十有四易之始未有策也文王演而重之然後策可見故策之字曰演适之子長曰籀幼曰範書起於篆而究於隸史籀始篆篆隸皆成於茲也故籀之字曰茲範法也王良與嬖奚乘不獲一禽曰我爲之範馳驅終日不獲一爲之詭遇一朝而獲十我不貫與小人乘請辭故範之字曰御遜之子長曰筠幼曰築始予得罪於朝而放於筠遜從而筠生傳曰禮之於人如松柏之有心也如竹箭之有筠也皆其堅者也故筠之字曰堅孔子曰譬如爲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譬如平地雖覆一簣進吾往也爲山者必築前無所見則未成一簣而止苟有見矣則雖覆一簣而進進而不止雖山可成也故築之字曰進予蓋老矣而三子方壯將復有子而予不及見乎則已矣如猶及見焉則又將名之族其長而示之使知名之之意焉可也

書孫朴學士手寫華嚴經後一首

開府孫公歷仕四朝與聞國政者再經涉夷險而不改其度世皆知貴之矣至其中心純白表裏如一平生無負於物則世之人未必盡知之公之守真定也聞其覺山僧惠實說法惻然有契於心遂以爲善知識復受詔祈雨此山能出其靈蛇以救枯槁此僧此蛇豈其用意專精獨有以識公誠心歟公亦嘗爲請於朝得間歲度僧又爲實立碑于塔終身眷眷若有遇於此公子元忠復手書此經藏之山中以成公遺

意如佛所說因緣不爲妄語則予兄子瞻所記可信不疑矣元祐八年十二月八日

書楞嚴經後一首

予自十年來於佛法中漸有所悟經歷憂患皆世所希有而真心不亂每得安樂崇寧癸未自許遷蔡杜門幽坐取楞嚴經翻覆熟讀乃知諸佛涅槃正路從六根入每趺坐燕安覺外塵引起六根根若隨去即墮生死道中根若不隨返流全一中中流入即是涅槃真際觀照既久如淨琉璃內含寶月稽首十方三世一切佛菩薩羅漢僧慈悲哀愍惠我無生法忍無漏勝果誓願心心護持勿令退失三月二十五日志

書金剛經後二首

予讀楞嚴知六根源出于一外緣六塵流而爲六隨物淪逝不能自返如來憐愍衆生爲設方便使知出門即是歸路故於此經指涅槃門初無隱蔽若衆生能洗心行法使塵不相緣根無所偶返流全一六用不行晝夜中中流入與如來法流水接則自其肉身便可成佛如來猶恐衆生於六根中未知所從乃使二十五弟子各說所證而觀世音以聞思修爲圓通第一其言曰初於聞中入流無所所入既寂動靜二相了然不生如是漸增聞所聞盡盡聞不住覺所覺空空覺極圓空所空滅生滅既滅寂滅見前若能如是圓拔一根則諸根皆脫於一彈指頃遍歷三空即與諸佛無異矣既又讀金剛經說四果人須陀洹名爲入流而無所入不入色聲香味觸法是名須陀洹乃廢經而歎曰須陀洹所證則觀世音所謂初於聞中入流無所者耶入流非有法也唯不入六塵安然常住斯入流矣至於斯陀含名一往來而實無往來阿那含名爲不來而實無不來蓋往則入塵來則返本斯陀含雖能來矣而未能無往阿那含非徒不往而亦無來至阿羅漢則往來意盡無法可得然則所謂四果者其實一法也但歷三空有淺深之異耳予觀二經之言本若符契而世或不喻故明言之

經言如來有五眼近矚牆宇遠覽山河肉眼也隨其福德見有遠近天眼也知物皆妄坐而轉物慧眼也入萬法遍法界法眼也以慧眼轉物以法眼遍物佛眼也謂如來有慧眼法眼佛眼可也何肉眼天眼之有曰如來爲衆生故入諸趣在人則同其肉眼在天則同其天眼如聲聞人住無爲法而畏生死則亦有慧眼而已耳

書白樂天集後二首

元符二年夏六月予自海康再謫龍川冒大暑水陸行數千里至羅浮水益小舟益庳惕然有瘴暍之慮乃留家於山下獨與幼子遠葛衫布被乘葉舟秋八月而至既至廬於城東聖壽僧舍閉門索然無以終日欲借書於居人而民家無畜書者獨西鄰黃氏世爲儒粗有簡冊乃得樂天文集閱之樂天少年知讀佛書習禪定既涉世履憂患胸中了然照諸幻之空也故其還朝爲從官小不合即捨去分司東洛優游終老蓋唐世士大夫達者如樂天寡矣予方流轉風浪未知所止息觀其遺文中甚愧之然樂天處世不幸在牛李黨中觀其平生端而不倚非有所附麗者

也蓋勢有所至而不能已耳會昌之初李文饒用事樂天適已七十遂求致仕不一二年而沒嗟夫文饒尚不能置一樂天於分司中耶然樂天每閑冷衰病發於咏嘆輒以公卿投荒僇死不獲其終者自解予亦鄙之至其聞文饒謫朱崖三絶句刻覈尤甚樂天雖陋蓋不至此也且樂天死於會昌之初而文饒之竄在會昌末年此决非樂天之詩豈樂天之徒淺陋不學者附益之耶樂天之賢當爲辨之圓覺經云動念息念皆歸迷悶世間諸修行人不墮動念中卽墮息念中矣欲兩不墮必先辨眞妄使眞不滅則妄不起妄不起而六根之源湛如止水則未嘗息念而念自靜矣如此乃爲眞定眞定既立則眞惠自生定惠圓滿而衆善自至此諸佛心要也金剛經云應無所住而生其心既不住六塵亦不住靜六塵日夜遊於六根而兩不相染此樂天所謂六根之源湛如止水也六祖嘗告大弟子假使坐而不動除得妄起心此法同無情卽能障道道須流通何以却住心心不住卽流通住卽被縛故五祖告牛頭亦云妄念既不起眞心任遍知皆所謂應無住而生其心者也佛祖舊說符合如此而樂天八漸偈亦似見此事故書其後寄子瞻兄

書鮮于子駿父母贈告後一首

中山鮮于子駿世居閬中昔伯父文甫郎中通守是邦子駿方弱冠以進士見伯父稱之曰君異日學爲名儒仕爲循吏遂以鄉舉送之其後子駿宦學日以有聲予侍親京師始從之遊已而予在應天幕府子駿以部使者攝府事朝夕相從也元祐初予爲中書舍人子駿爲諫議大夫出入東西省無日不見是時司馬君實呂晦叔范堯夫皆在朝廷與子駿有平生之舊方將大用之而子駿已病矣是歲明堂赦書贈其先人金紫光祿大夫安德郡太夫人予適當制實爲之詞未幾子駿以疾不起歸葬陽翟後十年士大夫遭南遷之禍凡七年予自龍川歸潁川子駿之子綽來見涕泗言曰伯兄頡季弟焯不幸亡矣惟羣綽在公與先君有文字之好願錄舊詞將刻之石以慰諸孤思慕不已之意予亦流落南荒不自意全得至于此撫念存沒流涕而從其請建中靖國元年三月十七日記

欒城後集卷第二十一

原书空白页

亡兄子瞻端明墓誌銘一首

予兄子瞻謫居海南四年春正月今天子即位推恩海內澤及鳥獸夏六月公被命渡海北歸明年舟至淮浙秋七月被病卒於毗陵吳越之民相與哭於市其君子相弔於家訃聞四方無賢愚皆咨嗟出涕太學之士數百人相率飯僧慧林佛舍嗚呼斯文墜矣後生安所復仰公始病以書屬轍曰即死葬我嵩山下子爲我銘轍執書哭曰小子忍銘吾兄公諱軾姓蘇字子瞻一字和仲世家眉山曾大父諱杲贈太子太保妣宋氏追封昌國太夫人大父諱序贈太子太傅妣史氏追封嘉國太夫人考諱洵贈太子太師妣程氏追封成國太夫人公生十年而先君宦學四方太夫人親授以書聞古今成敗輒能語其要太夫人嘗讀東漢史至范滂傳慨然太息公侍側曰軾若爲滂夫人亦許之否乎太夫人曰汝能爲滂吾顧不能爲滂母耶公亦奮厲有當世志太夫人喜曰吾有子矣比冠學通經史屬文日數千言嘉祐二年歐陽文忠公考試禮部進士疾時文之詭異思有以救之梅聖俞時與其事得公論刑賞以示文忠文忠驚喜以爲異人欲以冠多士疑曾子固所爲子固文忠門下士也乃寘公第二復以春秋對義居第一殿試中乙科以書謝諸公文忠見之以書語聖俞曰老夫當避此人放出一頭地士聞者始譁不厭久乃信服丁太夫人憂終喪五年授河南福昌主簿文忠以直言薦之祕閣試六論舊不起草以故文多不工公始具草文義粲然時以爲難比答制策復入三等除大理評事簽書鳳翔府判官長吏意公文人不以吏事責之公盡心其職老吏畏服關中自元昊叛命人貧役重岐下歲以南山木栰自渭入河經底柱之險衙前以破產者相繼也公徧問老校曰木栰之害本不至此若河渭未漲操栰者以時進止可無重費也患其乘河渭之暴多方害之耳公即修衙規使衙前得自擇水工栰行無虞乃言於府使得係籍自是衙前之害減半治平二年罷還判登聞鼓院英宗在藩聞公名欲以唐故事召入翰林宰相限以近例欲召試祕閣上曰未知其能否故試如蘇軾有不能耶宰相猶不可及試二論皆入三等得直史館丁先君憂服除時熙寧二年也王介甫用事多所建立公與介甫議論素異既還朝寘之官告院四年介甫欲變更科舉上疑焉使兩制三館議之公議上上悟曰吾固疑此得蘇軾議意釋然矣即日召見問何以助朕公辭避久之乃曰臣竊意陛下求治太急聽言太廣進人太銳願陛下安靜以待物之來然後應之上竦然聽受曰卿三言朕當詳思之介甫之黨皆不悅命攝開封推官意以多事困之公決斷精敏聲聞益遠會上元有旨市浙燈公密疏舊例無有不宜以玩好示人即有旨罷殿前初策進士舉子希合爭言祖宗法制非是公爲考官退擬答以進深中其病自是論事愈力介甫愈恨御史知雜事者爲誣奏公過失窮治無所得公未嘗以一言自辨乞外任避之通判杭州是時四方行青苗免役市易浙西兼行水利鹽法公於其間

常因法以便民民賴以少安高麗入貢使者凌蔑州
郡押伴使臣皆本路筦庫乘勢驕橫至與鈐轄亢禮
公使人謂之曰遠夷慕化而來理必恭順今乃爾暴
恣非汝導之不至是也不悛當奏之押伴者懼爲之
小戢使者發幣於官吏書稱甲子公卻之曰高麗於
本朝稱臣而不稟正朔吾安敢受使者亟易書稱熙
寧然後受之時以爲得體吏民畏愛及罷去猶謂之
學士而不言姓自杭徙知密州時方行手實法使民
自疏財產以定戶等又使人得告其不實司農寺又
下諸路不時施行者以違制論公謂提舉常平官曰
違制之坐若自朝廷誰敢不從今出於司農是擅造
律也若何使者驚曰公姑徐之未幾朝廷亦知手實
之害罷之密人私以爲幸郡嘗有盜竊發而未獲安
撫轉運司憂之遣一三班使臣領悍卒數十人入境
捕之卒凶暴恣行以禁物誣民入其家爭鬭至殺人
畏罪驚散欲爲亂民訴之公投其書不視曰必不至
此潰卒聞之少安徐使人招出戮之自密徙徐是時
河決曹村泛于梁山泊溢于南清河城南兩山環繞
呂梁百步扼之匯于城下漲不時洩城將敗富民爭
出避水公曰富民若出民心動搖吾誰與守吾在是
水決不能敗城驅使復入公履屨杖策親入武衛營
呼其卒長謂之曰河將害城事急矣雖禁軍宜爲我
盡力卒長呼曰太守猶不避水潦吾儕小人効命之
秋也執挺入火伍中率其徒短衣徒跣持畚锸以出
築東南長隄首起戲馬臺尾屬於城隄成水至隄下
害不及城民心乃安然雨日夜不止河勢益暴城不

沉者三板公廬於城上過家不入使官吏分堵而守
卒完城以聞復請調來歲夫增築故城爲木岸以虞
水之再至朝廷從之訖事詔褒之徐人至今思焉徙
知湖州以表謝上言事者擿其語以爲謗遣官逮赴
御史獄初公既補外見事有不便於民者不敢言亦
不敢默視也緣詩人之義託事以諷庶幾有補於國
言者從而媒櫱之上初薄其過而浸潤不止是以不
得已從其請既付獄吏必欲寘之死鍛鍊久之不決
上終憐之促具獄以黃州團練副使安置公幅巾芒
屩與田父野老相從溪谷之間築室於東坡自號東
坡居士五年上有意復用而言者沮之上手札徙汝
州略曰蘇軾黜居思咎閱歲滋深人材實難不忍終
棄未至上書自言有飢寒之憂有田在常願得居之
書朝入夕報可士大夫知上之卒喜公也會晏駕不
果復用至常以哲宗即位復朝奉郎知登州至登召
爲禮部郎中公舊善門下侍郎司馬君實及知樞密
院章子厚二人冰炭不相入子厚每以謔侮困君實
君實苦之求助於公公見子厚曰司馬君實時望甚
重昔許靖以虛名無實見鄙於蜀先主法正曰靖之
浮譽播流四海若不加禮必以賤賢爲累先主納之
乃以靖爲司徒許靖且不可慢況君實乎子厚以爲
然君實賴以少安既而朝廷緣先帝意欲用公除起
居舍人公起於憂患不欲驟履要地力辭之見宰相
蔡持正自言持正曰公佪翔久矣朝中無出公右者
公固辭持正曰今日誰當在公前者公曰昔林希同
在館中年且長持正曰希固當先公耶卒不許然希

亦由此繼補記注元祐元年公以七品服入侍延和即改賜銀緋二年遷中書舍人時君實方議改免役爲差役差役行於祖宗之世法久多弊編戸充役不習官吏虐使之多以破產而狹鄉之民或有不得休息者先帝知其然故爲免役使民以戸高下出錢而無執役之苦行法者不循上意於雇役實費之外取錢過多民遂以病若量出爲入毋多取於民則足矣君實爲人忠信有餘而才智不足知免役之害而不知其利欲一切以差役代之方差官置局公亦與其選獨以實告而君實始不悅矣嘗見之政事堂條陳不可君實忿然公曰昔韓魏公刺陜西義勇公爲諫官爭之甚力魏公不樂公亦不顧軾昔聞公道其詳豈今日作相不許軾盡言耶君實笑而止公知言不用乞補外不許君實始怒有逐公意矣會其病卒乃已時臺諫官多君實之人皆希合以求進惡公以直形己爭求公瑕疵既不可得則因緣熙寧謗訕之說以病公公自是不安於朝矣尋除翰林學士二年復除侍讀每進讀至治亂盛衰邪正得失之際未嘗不反覆開導覬上有所覺悟上雖恭默不言聞公所論說輒首肯喜之三年權知禮部貢舉會大雪苦寒士坐庭中噤不能言公寬其禁約使得盡其技而巡捕內臣伺其坐起過爲凌辱公以其傷動士心虧損國體奏之有旨送內侍省撻而逐之士皆悅服嘗侍上讀祖宗寶訓因及時事公歷言今賞罰不明善惡無所勸沮又黃河勢方西流而强之使東夏人寇鎮戎殺掠幾萬人帥臣掩蔽不以聞朝廷亦不問事每如

此恐寖成衰亂之漸當軸者恨之公知不見容乞外任四年以龍圖閣學士知杭州時諫官言前宰相蔡持正知安州作詩借郝處俊事以譏刺時事大臣議逐之嶺南公密疏言朝廷若薄確之罪則於皇帝孝治爲不足若深罪確則於太皇太后仁政爲小累謂宜皇帝降敕置獄逮治而太皇太后內出手詔赦之則仁孝兩得矣宣仁后心善公言而不能用公出郊未發遣內侍賜龍茶銀合用前執政恩例所以慰勞甚厚及至杭吏民習公舊政不勞而治歲適大旱飢疫並作公請於朝免本路上供米三之一故米不翔貴復得賜度僧牒百易米以救飢者明年方春即減價糶常平米民遂免大旱之苦公又多作饘粥藥劑遣吏挾醫分坊治病活者甚衆公曰杭水陸之會因疫病死比他處常多乃裒羨緡得二千復發私橐得黃金五十兩以作病坊稍畜錢糧以待之至于今不廢是秋復大雨太湖泛溢害稼公度來歲必飢復請于朝乞免上供米半又多乞度牒以糴常平米幷義倉所有皆以備來歲出糶朝廷多從之由是吳越之民復免流散杭本江海之地水泉鹹苦居民稀少唐刺史李泌始引西湖水作六井民足於水故井邑日富及白居易復浚西湖放水入運河自河入田所溉至千頃然湖水多葑自唐及錢氏歲輒開治故湖水足用近歲廢而不理至是湖中葑田積二十五萬餘丈而水無幾矣運河失湖水之利則取給於江潮潮渾濁多淤河行闤闠中三年一淘爲市井大患而六井亦幾廢公始至浚茅山鹽橋二河以茅山一河專

受江湖以鹽橋一河專受湖水復造堰閘以為湖水畜洩之限然後湖不入市且以餘力復完六井民稍獲其利矣公間至湖上周視良久曰今欲去葑田葑田如雲將安所寘之湖南北三十里環湖往來終日不達若取葑田積之湖中為長堤以通南北則葑田去而行者便矣吳人種菱春輒芟除不遺寸草葑田若去募人種菱收其利以備修湖則湖當不復堙塞乃取救荒之餘得錢糧以貫石數者萬復請於朝得百僧度牒以募役者堤成植芙蓉楊柳其上望之如圖畫杭人名之蘇公堤杭僧有淨源者舊居海濱與舶客交通牟利舶至高麗交譽之元豐末其王子義天來朝因往拜焉至是源死其徒竊持其畫像附舶往告義天亦使其徒附舶來祭祭訖乃言國母使以金塔二祝皇帝太皇太后壽公不納而奏之曰高麗久不入貢失賜予厚利意欲來朝矣未測朝廷所以待之薄厚故因祭亡僧而行祝壽之禮禮意尠薄蓋可見矣若受而不答則遠夷或以怨怒因而厚賜之正墮其計臣謂朝廷宜勿與知而使州郡以理却之然庸僧猾商敢擅招誘外夷邀求厚利為國生事其漸不可長宜痛加懲創朝廷皆從之未幾高麗貢使果至公按舊例使之所至吳越七州實費二萬四千餘緡而民間之費不在乃令諸郡量事裁損比至民獲交易之利而無侵撓之害浙江潮自海門東來勢如雷霆而浮山峙於江中與漁浦諸山犬牙相錯洄洑激射歲敗公私船不可勝計公議自浙江上流地名石門並山而東鑿為運河引浙江及谿谷諸水二

十餘里以達于江又並山為岸不能十里以達于龍山之大慈浦自浦北折抵小嶺鑿嶺六十五丈以達于嶺東古河浚古河數里以達于龍山運河以避浮山之險人皆以為便奏聞有惡公成功者會公罷歸使代者盡力排之功以不成公復言三吳之水瀦為太湖太湖之水溢為松江以入海海日兩潮潮濁而江清潮水常欲淤塞江路而江水清駛隨輒滌去海口常通則吳中少水患昔蘇州以東公私船皆以篙行無陸挽者自慶曆以來松江大築挽路建長橋以扼塞江路故今三吳多水欲鑿挽路為千橋以迅江勢亦不果用人皆恨之公二十年間再莅此州有德於其人家有畫像飲食必祝又作生祠以報六年召入為翰林承旨復侍邇英當軸者不樂風御史攻公公之自汝移常也授命於宋會神考晏駕哭於宋而南至揚州常人為公買田書至公喜作詩有聞好語之句言者妄謂公聞諱而喜乞加深譴然詩刻石有時日朝廷知言者之妄皆逐之公懼請外補乃以龍圖閣學士守潁先是開封諸縣多水患吏不究本末決其陂澤注之惠民河河不能勝則陳亦多水至是又將鑿鄧艾溝與潁河並且鑿黃堆注之於淮議者多欲從之公適至遣吏以水平準之淮之漲水高於新溝幾一丈若鑿黃堆淮水顧流浸州境決不可為朝廷從之郡有宿賊尹遇等數人羣黨驚劫殺變主及捕盜吏兵者非一朝廷以名捕不獲被殺者噤不敢言公召汝陰尉李直方謂之曰君能擒此當力言於朝乞行優賞不獲亦以不職奏免君矣直方退緝

知羣盜所在分命弓手往捕其黨而躬往捕遇直方有母年九十母子泣別而行手戟刺而獲之然小不應格推賞不及公爲言於朝請以年勞改朝散郎階爲直方賞朝廷不從其後吏部以公當遷以符會公考公自謂已許直方卒不報七年徙揚州發運司舊主東南漕法聽操舟者私載物貨征商不得留難故操舟者富厚以官舟爲家補其弊漏而周船夫之乏困故其所載率無虞而速達近歲不忍征商之小失一切不許故舟弊人困多盜所載以濟飢寒公私皆病公奏乞復故朝廷從之未閱歲以兵部尚書召還兼侍讀是歲親祀南郊爲鹵簿使導駕入太廟有貴戚以其車從爭道不避仗衛公於車中劾奏之明日中使傳命申敕有司嚴整仗衛尋遷禮部復兼端明殿翰林侍讀二學士高麗遣使請書於朝朝廷以故事盡許之公曰漢東平王請諸子及太史公書猶不肯與今高麗所請有甚於此其可予之乎不聽公臨事必以正不能俯仰隨俗乞守郡自効八年以二學士知定州定州軍政尤弛武衛卒驕墮不教軍校蠶食其廩賜皆不敢向問公取其貪汙甚者配隸遠惡然後繕修城隍禁止飲博軍中衣食稍足乃部勒以戰法衆皆畏懼故諸校多不自安者有卒史復以贓訴其長公曰此事吾自治則可汝若得告軍中亂矣亦決配之衆乃定會春大閱軍禮久廢將吏不識上下之分公命舉舊典元帥常服坐帳中將吏戎服奔走執事副總管王光祖自謂老將恥之稱疾不出公召書吏作奏將上光祖震恐而出訖事無敢慢者定

人言自韓魏公去不見此禮至今矣北戎久和邊兵不試臨事有不可用之憂惟沿邊弓箭社兵與寇爲鄰以戰射自衛猶號精銳故相龐公守邊因其故俗立隊伍將校出入賞罰緩急可使歲久法弛復爲保甲所撓漸不爲用公奏爲免保甲及兩稅折變科配長吏以時訓勞不報議者惜之時方例廢舊人公坐爲中書舍人日草責降官制直書其罪誣以謗訕紹聖元年遂以本官知英州尋復降一官未至復以寧遠軍節度副使安置惠州公以侍從謫嶺南編戶獨以少子過自隨瘴癘所侵蠻蜒所侮胸中泊然無所蔕芥人無賢愚皆得其歡心疾苦者畀之藥殞斃者納之竁又率衆爲二橋以濟病涉者惠人愛敬之居三年大臣以流竄者爲未足也四年復以瓊州別駕安置昌化昌化非人所居食飲不具藥石無有初僦官屋以庇風雨有司猶謂不可則買地築室昌化士人畚土運甓以助之爲屋三間人不堪其憂公食芋飲水著書以爲樂時從其父老遊亦無間也元符三年大赦北還初徙廉再徙永已乃復朝奉郎提舉成都玉局觀居從其便公自元祐以來未嘗以歲課乞遷故官止於此勳上輕車都尉封武功縣開國伯食邑九百戶將居許病暑暴下中止於常建中靖國元年六月請老以本官致仕遂以不起未終旬日獨以諸子侍側曰吾生無惡死必不墜慎無哭泣以怛化問以後事不答湛然而逝實七月丁亥也公娶王氏追封通義郡君繼室以其女弟封同安郡君亦先公而卒子三人長曰邁雄州防禦推官知河間縣事次

日追次曰過皆承務郎孫男六人簞符箕籥筌籌明年閏六月癸酉葬於汝州郟城縣鈞臺鄉上瑞里公之於文得之於天少與轍皆師先君初好賈誼陸贄書論古今治亂不爲空言既而讀莊子喟然歎息曰吾昔有見於中口未能言今見莊子得吾心矣乃出中庸論其言微妙皆古人所未喻嘗謂轍曰吾視今世學者獨子可與我上下耳既而謫居於黃杜門深居馳騁翰墨其文一變如川之方至而轍瞠然不能及矣後讀釋氏書深悟實相參之孔老博辯無礙浩然不見其涯也先君晚歲讀易玩其爻象得其剛柔遠近喜怒逆順之情以觀其詞皆迎刃而解作易傳未完疾革命公述其志公泣受命卒以成書然後千載之微言煥然可知也復作論語說時發孔氏之秘最後居海南作書傳推明上古之絕學多先儒所未達既成三書撫之嘆曰今世要未能信後有君子當知我矣至其遇事所爲詩騷銘記書檄論譔率皆過人有東坡集四十卷後集二十卷奏議十五卷內制十卷外制三卷公詩本似李杜晚喜陶淵明追和之者幾遍凡四卷幼而好書老而不勌自言不及晉人至唐褚薛顏柳髣髴近之平生篤於孝友輕財好施伯父太白早亡子孫未立杜氏姑卒未葬先君沒有遺言公既除喪即以禮葬姑及官可蔭補復以奏伯父之曾孫彭其於人見善稱之如恐不及見不善斥之如恐不盡見義勇於敢爲而不顧其害用此數困於世然終不以爲恨孔子謂伯夷叔齊古之賢人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公實有焉銘曰

蘇自欒城西宅于眉世有潛德而人莫知猗歟先君
名施四方公幼師焉其學以光出而從君道直言忠
行險如夷不謀其躬英祖擢之神考試之亦既知矣
而未克施晚侍哲皇進以詩書誰實間之一斥而疏
公心如玉焚而不灰不變生死孰爲去來古有微言
衆說所蒙手發其樞恃此以終心之所涵遇物則見
聲融金石光溢雲漢耳目同是舉世畢知欲造其淵
或眩以疑絕學不繼如已斷弦百世之後豈其無賢
我初從公賴以有知撫我則兄誨我則師皆遷于南
而不同歸天實爲之莫知我哀

欒城後集卷第二十二

欒城後集卷第二十三

歐陽文忠公神道碑一首（答公子叔弼書附）

熙寧五年秋七月觀文殿學士太子少師致仕歐陽文忠公薨于汝陰八年秋九月諸子奉公之喪葬于新鄭旌賢鄉自葬至崇寧五年凡三十有二年矣公子棐以墓隧之碑來請轍方以罪廢于家且病不能執筆辭不獲命乃曰病苟不死當如君志既而病已謹案歐陽氏自唐率更令之四世孫琮爲吉州刺史後世因家于吉曾祖諱郴南唐武昌令贈太師中書令妣劉氏追封楚國太夫人祖諱偃南唐南京衛院判官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妣李氏追封吳國太夫人考諱觀泰州軍事推官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封鄭國公妣鄭氏追封韓國太夫人公諱脩字永叔生四歲而孤韓國守節自誓親教公讀書家貧至以荻畫地學書公敏悟過人所覽輒能誦比成人將舉進士爲一時偶儷之文已絕出倫輩翰林學士胥公時在漢陽見而奇之曰子必有名於世館之門下公從之京師兩試國子監一試禮部皆第一人遂中甲科補西京留守推官始從尹師魯遊爲古文議論當世事迭相師友與梅聖俞遊爲歌詩相倡和遂以文章名冠天下留守王文康公知其賢還朝薦之景祐初召試遷鎮南軍節度掌書記館閣校勘時范文正公知開封府每進見輒論時政得失宰相惡之斥守饒州公見諫官高若訥若訥詆誚范公以爲當黜公爲書責之坐貶峽州夷陵令明年移乾德令復爲武成軍節度判官康定初范公起爲陝西經略招討安撫使辟公掌書記公笑曰吾論范公豈以爲利哉同其退不同其進可也辭不就召還復校勘遷太子中允與脩崇文總目慶曆初遷集賢校理同知太常禮院求補外通判滑州事時西師未解契丹初復舊約京東西盜賊蜂起國用不給仁宗知朝臣不任事始登進范公及杜正獻公富文忠公韓忠獻公分列二府增諫員取敢言士公首被選以太常丞知諫院賜五品服未幾修起居注公每勸上延見諸公訪以政事上再出手詔使諸公條天下事又開天章閣召對賜坐給紙筆使具疏于前諸公惶恐退而上時所宜先者十數事於是有詔勸農桑興學校革磨勘任子等弊中外悚然而小人不便相與騰口謗之公知其必爲害常爲上分別邪正勸力行諸公之言初范公之貶饒州公與尹師魯余安道皆以直范公見逐目之黨人自是朋黨之論起久而益熾公乃爲朋黨論以進言君子以同道爲朋小人以同利爲朋人君但當退小人之僞朋用君子之真朋其言懇惻詳盡其後諸公卒以黨議不得久留於朝公性疾惡論事無所回避小人視之如仇讎而公愈奮厲不顧上獨深知其忠改右正言知制誥賜三品服仍知諫院故事知制誥必試上知公之文有旨不試與近世楊文公陳文惠公比逮公三人而已嘗因奏事論及人物上目公曰如歐陽脩何處得來蓋欲大用而未果也四年大臣有言河東芻粮不足請廢麟州徙治合河津或請廢其五寨命公往視利害公曰麟州天嶮不可廢也麟州廢則五寨不可守五寨不守則府州遂

爲孤壘今五寨存故虜在二三百里外若五寨廢則夾河皆虜巢穴河內州縣皆不安居矣不若分其兵駐並河清塞堡緩急不失應副而平時可省轉輸由是麟州得不廢又言忻代州岢嵐火山軍並邊民田廢不得耕號爲禁地吾雖不耕而虜常盜耕之若募民計口出丁爲兵量入租粟以耕歲可得數百萬斛不然它日且盡爲虜有議下太原帥臣以爲不便持之久之乃從凡河東賦斂過重民所不堪奏罷者十數事自河東還會保州兵亂又以公爲龍圖閣直學士河北都轉運使陛辭上面諭無爲久留計有所欲言言之公曰諫官得風聞言事外官越職而言罪也上曰第以聞勿以中外爲意河北諸軍怙亂驕恣小不如意輒脅持州郡公奏乞優假將帥以鎮壓士心軍中乃定初保州亂兵皆招以不死既而悉誅之脅從二千人亦分隸諸州富公爲宣撫使恐後生變與公相遇於內黃夜半屏人謀欲使諸州同日誅之公曰禍莫大於殺已降況脅從乎既非朝命州郡有一不從爲變不細富公悟乃止公奏置御河催綱司以督粮餉邊州賴之又置磁相州都作院以繕一路戎器河北方小治而二府諸公相繼以黨議罷去公慨然上書論之用事者益怒會公之外甥女張嫁公族人晟以失行繫獄言事者乘此欲幷中公遂起詔獄窮治張貲產上使中官監劾之卒辨其誣猶降官知滁州事居二年徙揚州又徙潁州還禮部郎中復龍圖閣直學士留守南京還吏部郎中丁韓國太夫人憂至和初服除入見鬚髮盡白上怪之問勞惻然恩意甚厚命判吏部流內銓小人畏公且大用僞爲公奏乞澄汰宦官宦官聞之果怒會選人胡宗堯當改官坐嘗以官舟假人經赦去官法當循資公引對取旨上特令改官宦官有密奏者曰宗堯翰林學士宿之子有司右之私也遂出公知同州言者多訟公無罪上悟留刊脩唐書俄入翰林爲學士自滁州之貶至是十二年矣上臨御既久遍閱天下士羣臣未有以大稱上意上思富公韓公之賢復召寘二府時慶曆舊人惟二公與公三人皆在朝廷士大夫知上有致治之意翕然相慶公以學士判三班院二年奉使契丹契丹使其貴臣宗愿宗熙蕭知足蕭孝友四人押燕曰此非常例以卿名重故爾嘉祐初判太常寺二年權知貢舉是時進士爲文以詭異相高文體大壞公患之所取率以詞義近古爲貴凡以嶮怪知名者黜去殆盡榜出怨謗紛然久之乃服然文章自是變而復古三年加龍圖閣學士權知開封府事所代包孝肅公以威嚴御下名震都邑公曰凡人材性不一用其所長事無不舉強其所短勢必不逮吾亦行吾所長耳聞者稱善四年求罷遷給事中充羣牧使唐書成拜禮部侍郎俄兼翰林侍讀學士公在翰林凡八年知無不言所言多聽河決商胡賈魏公留守北京欲開橫壠故道回河使東仲曰昔欲道商胡入六塔河詔兩省臺諫集議公故奉使河北知河決根本以爲河水重濁理無不淤淤從下起下流既淤上流必決水性避高決必趨下以近事驗之河非不能

力塞故道非不能力復但勢不能久必決於上流耳横隴功大難成雖成必有復決之患六塔狹小不能容受大河以全河注之濱棣德博必被其害不若因水所趨增治隄防疏其下流浚之入海則河無決溢散漫之憂數十年之利也陳恭公當國主横隴之議恭公罷去而宰相復以仲昌之言爲然行之而敗河北被害者凡數千里狄武襄公爲樞密使奮自軍伍多戰功軍中服其威名上不豫諸軍訛言籍籍公言武臣掌機密而得軍情不惟於國不便鮮不以爲身害請出之外藩以保其終始遂罷知陳州公嘗因水災上言陛下臨御三十餘年而儲宮未建此久闕之典也漢文帝即位羣臣請立太子羣臣不自疑而敢請文帝亦不疑其臣有二心後唐明宗尤惡人言太子事然漢文帝立太子之後享國長久爲漢太宗明宗儲嗣不早定而秦王以窺覦陷于大禍後唐遂亂陛下何疑而久不定乎公言事不擇劇易類如此五年以本官爲樞密副使明年爲參知政事公在兵府與曾魯公考天下兵數及三路屯戍多少地里遠近更爲圖籍凡邊防久闕屯戍者必加蒐補其在政府凡兵民官吏財利之要中書所當知者集爲總目遇事不復求之有司時富公久以母憂去位公與韓公同心輔政每議事心所未可必力爭韓公亦開懷不疑故嘉祐之政世多以爲得時東宮猶未定臣僚間有言者然皆不克行最後諫官司馬光知江州呂誨言之中書將因二疏以請幸上有可意相與力贊之一日奏事垂拱讀二疏未及有言上曰朕有意久矣

顧未得其人耳宗室中誰可者韓公對曰宗室不接外人臣等無由知之抑此事非臣下所敢議當出自聖斷上乃稱英宗舊名曰宮中嘗養此人今三十許歲矣惟此人可耳是日君臣定議於殿上將退公奏曰此事至大臣等未敢即行陛下今夕更思之來日取旨明日請之崇政上曰決無疑矣諸公皆曰事當有漸容臣等議所除官時英宗方居濮王憂遂議起復除泰州防禦使判宗正寺來日復對上大喜諸公奏曰此事既行不可中止乞陛下斷之於心內批付臣等行之可也上曰此豈可使婦人知之中書行之足矣時六年十月也及命下英宗力辭上聽候服除七年二月英宗既免喪稱疾不出至七月韓公議曰宗正之命既出外人皆知必爲皇子矣今不若遂正其名使知愈退而愈進示朝廷不可回之意衆稱善乃以其累表上之上曰今當如何韓公未對公進曰宗室舊不領職事今有此命天下皆知陛下意矣然詔敕付閤門得以不受今若以爲皇子詔書一出而事定矣上以爲然遂下詔及宮車晏駕皇子嗣位海內泰然有磐石之固然後天下皆詠歌仁宗之聖以及諸公之賢而向之黨議消釋無餘至於小人亦磨滅不見矣英宗即位之初以疾未親政慈聖光獻太后臨朝公與諸公往來二宮彌縫其間卒復明辟樞密使嘗闕人公當次補韓公曾公議將進擬不以告公公覺其意謂二公曰今天子諒陰母后垂簾而二三大臣自相位置何以示天下二公大服而止其後張康節公去位英宗復將用公公又力辭不拜公再

辭重位諸公不喻其意而服其難八年遷戶部侍郎治平初特遷吏部神宗卽位遷尚書左丞公性剛直平生與人盡言無所隱及在二府士大夫有所干請輒面喻可否雖臺諫論事亦必以是非詰之以此得怨而公不卹也朝廷議加濮王典禮詔下禮官與從官定議衆欲改封大國稱伯父議未下臺官意公主此議遂專以詆公言者旣以不勝補外而來者持公愈急御史蔣之奇弁以飛語汙公公杜門求辨其事神宗察其誣連詔詰問詞窮逐去公亦堅求退上知不可奪除觀文殿學士知亳州事熙寧初遷兵部尚書知青州兼充京東東路安撫使時諸縣散青苗錢公乞令民止納本錢以示不爲利罷提舉管局官聽民以願請不報三年除檢校太保宣徽南院使判太原府河東路經略安撫使公辭求知蔡州從之公在亳已六請致仕比至蔡逾年復請四年以觀文殿學士太子少師致仕公年未及謝事天下益以高公公昔守潁上樂其風土因卜居焉及歸而居室未完處之怡然不以爲意公之在滁也自號醉翁作亭琅邪山以醉翁名之晚年又自號六一居士曰吾集古錄一千卷藏書一萬卷有琴一張有棊一局而常置酒一壺吾老於其間是爲六一自爲傳刻石亦名其文曰居士集居潁一年而薨享年六十有六贈太子太師謚文忠天下學士聞之皆出涕相弔後以諸子贈太師追封兗國公公之於文天材有餘豐約中度雍容俯仰不大聲色而義理自勝短章大論施無不可有欲效之不詭則俗不淫則陋終不可及是以獨步當世求之古人亦不可多得公於六經長於易詩春秋其所發明多古人所未見嘗奉詔撰唐本紀表志撰五代史二書本紀法嚴而詞約多取春秋遺意其表傳志考與遷固相上下凡爲易童子問三卷詩本義十四卷唐本紀表志七十五卷五代史七十四卷居士集五十卷外集若干卷歸榮集一卷外制集三卷內制集八卷奏議集十八卷四六集七卷集古錄跋尾十卷雜著述十九卷公篤於朋友不以貴賤生死易意尹師魯石守道孫明復梅聖俞旣沒皆經理其家或言之朝廷官其子弟尤獎進文士一有所長必極口稱道惟恐人不知也公前後歷七郡守其政察而不苛寬而不弛吏民安之滁揚之人至爲立生祠鄭公嘗有遺訓戒愼用死刑韓國以語公公終身行之以謂漢法惟殺人者死今法多雜犯死罪故死罪非殺人者多所平反蓋鄭公意也昔孔子生於衰周而識文武之道其稱曰文王旣沒文不在茲乎雖一時諸侯不能用功業不見於天下而其文卒不可揜孔子旣沒諸弟子如子貢子夏皆以文名於世數傳之後子思孟子孫卿並爲諸侯師秦人雖以塗炭遇之不能廢也及漢祖以干戈定亂紛紜未已而叔孫通陸賈之徒以詩書禮樂彌縫其闕矣其後賈誼董仲舒相繼而起則西漢之文後世莫能髣髴蓋孔氏之遺烈其所及者如此自漢以來更魏晉歷南北文弊極矣雖唐正觀開元之盛而文氣衰弱燕許之流倔强其間卒不能振惟韓退之一變復古闕其頹波東注之海遂復西漢之舊自退之以來五代相承

天下不知所以爲文祖宗之治禮文法度追迹漢唐而文章之士楊劉而已及公之文行於天下乃復無愧於古於乎自孔子至今千數百年文章廢而復興惟得二人焉夫豈偶然也哉公初娶胥氏卽翰林學士偃之女再娶楊氏集賢院學士大雅之女後娶薛氏資政殿學士簡肅公奎之女追封岐國太夫人男八人發故承議郎奕故光祿寺丞棐朝奉大夫辯故承議郎餘早亡孫男六人愻故臨邑縣尉憲通仕郎恕奉議郎愬故宣義郎愿懋皆將仕郎孫女七人皆適士族公之在翰林也先君文安先生以布衣隱居鄉閭聞天子復用正人喜以書遺公公一見其文曰此孫卿子之書也及公考試禮部亡兄子瞻以進士試稠人中公與梅聖俞得其程文以爲異人是歲轍亦中下第公亦以謂不忝其家先君不幸捐館舍亡兄與轍皆流落不偶元祐初會於京師公家以公碑諉子瞻子瞻許焉旣又至於大故轍之不敏以父兄故不敢復辭銘曰

於穆仁宗有臣文忠自崄而夷保其初終惟古人臣終之實難匪不用賢有孽其間公奮自南聲被四方允文且忠有煒其光上實開之下實泥之三起三僨誰實使之僨而復全惟天子明克明克終乃卒有成逮歲嘉祐君臣一德左右天造民用飲食舜禹相授不改舊臣白髮蒼顏翼然在廷功成而歸維公本心彼其何知言恐不深潁水之濱甲第朱門新鄭之墟茂木高墳野人指之文忠之遺忠臣不危仁祖之思

附答歐陽叔弼學士書一首

轍啓令子承務見訪蒙示手書以先公神道碑未立猥以見屬轍與亡兄子瞻俱出先公門下亡兄平昔已許譔述不幸奄至大故此志不申則轍今日不當復以鄙陋不足以發明先公事業爲辭矣但有一事自患難以來八九年間驚怯畏避未嘗秉筆爲文衆所共悉又自北歸衰病日侵鬚髮變白志意消縮非復曩日之比斯文一時大手筆也雖復勉强爲之深恐失前志後不能成文重以獲罪柰何柰何若叔弼不以朝夕見迫許遷延三數年間如其病疾少差幸未至死則不復辭矣然恐孝愛懇切急於表見當世難以歲月俟耳不能如教悚息悚息

欒城後集卷第二十三

原书空白页

欒城後集卷第二十四

雜文五首

巢谷傳一首

巢谷字元脩父中世眉山農家也少從士大夫讀書老爲里校師谷幼傳父學雖朴而博舉進士京師見舉武藝者心好之谷素多力遂棄其舊學畜弓箭習騎射久之業成而不中第聞西邊多驍勇騎射擊刺爲四方冠去遊秦鳳涇原閒所至友其秀傑有韓存寶者尤與之善谷教之兵書二人相與爲金石交熙寧中存寶爲河州將有功號熙河名將朝廷稍奇之會瀘州蠻乞弟擾邊諸郡不能制乃命存寶出兵討之存寶不習蠻事邀谷至軍中問焉及存寶得罪將就逮自料必死謂谷曰我涇原武夫死非所惜顧妻子不免寒餓橐中有銀數百兩非君莫使遺之者谷許諾卽變姓名懷銀步行往授其子人無知者存寶死谷逃避江淮閒會赦乃出予以鄉閭故幼而識之知其志節緩急可託者也予之在朝谷浮沉里中未嘗一見紹聖初予以罪謫居筠州自筠徙雷自雷徙循予兄子瞻亦自惠再徙昌化士大夫皆諱與予兄弟遊平生親友無復相聞者谷獨慨然自眉山誦言欲徒步訪吾兄弟聞者皆笑其狂元符二年春正月自梅州遺予書曰我萬里步行見公不自意全今至梅矣不旬日必見死無恨矣予驚喜曰此非今世人古之人也旣見握手相泣已而道平生逾月不厭時谷年七十有三矣瘦瘠多病非復昔日元脩也將復見子瞻於海南予愍其老且病止之曰君意則善然自此至儋數千里復當渡海非老人事也谷曰我自視未卽死也公無止我留之不可閱其橐中無數十錢予方乏困亦强資遣之船行至新會有蠻隸竊其橐裝以逃獲於新州谷從之至新遂病死予聞哭之失聲恨其不用吾言然亦奇其不用吾言而行其志也昔趙襄子厄於晉陽知伯率韓魏決水圍之城不沉者三版縣釜而爨易子而食羣臣皆懈惟高恭不失人臣之禮及襄子用張孟談計三家之圍解行賞羣臣以恭爲先談曰晉陽之難惟恭無功曷爲先之襄子曰晉陽之難羣臣皆懈惟恭不失人臣之禮吾是以先之谷於朋友之義實無愧高恭者惜其不遇襄子而前遇存寶後遇予兄弟予方雜居南夷與之起居出入蓋將終焉雖知其賢尙何以發之聞谷有子蒙在涇原軍中故爲作傳異日以授之谷始名穀及見之循州改名谷云

亡姊王夫人墓志銘一首

伯父大中大夫生女子四人仲姊適進士王君東美器之獨享上壽年七十有五從其子肄爲梓州銅山尉官滿而歸沒於鄉閭實建中靖國元年十二月庚寅也前一歲轍與兄子瞻皆自嶺南蒙恩北還將歸埽先墓是時兄弟惟仲姊在耳而子瞻舟行至毗陵復以疾不起轍旣哭之則訃於鄉曰天倫之愛惟仲姊一人矣東西相望將詣訴者訃未達而仲姊又亡蓋哭之慟曰已矣手足盡矣何以立於世惟夫人幼敏而靜四歲而知絲纊十歲而知饋饍父母以爲能旣長奉己以法不妄言笑二十而歸王氏蚤莫不懈

舅姑亦賢之舅祕書丞兼没於耀州貧不能歸夫人勸其家盡所有以歸葬未幾而姑亡器之亦即世生事不給人不堪其憂夫人處之哀而不傷被服飲食雖窶必脩與親族交雖貧不傲雖富不屈訓導諸子不失家法遇其有過未嘗見聲色曰使爾自悟則善勉强從我無益也春秋祠事必親視滌濯執庖爨夜以達旦以此終其身嘗夢一老人旁有贊拜者既覺猶拜未已旦求其家繪像則四代祖母也自是并祭四代肆及元祐九年進士第時轍備位政府以親祀圜丘恩賜冠帔使肆以歸奉夫人肆迎養銅山夫人常稱內外祖父從政之方以敕之及其疾病肆刲股以具饍既執喪水漿不入口者累日哀毁殆不能勝鄉人稱之將以崇寧元年十月六日祔於器之之墓世次爵里既具今不復載夫人三子長曰聿幼曰畫皆以儒學自力仲子則肆也三女長適朝散郎劉襄早亡次適進士牟介次適進士楊濤孫五人戻弼知武知悌戻驥慶長銘曰

生而知禮傅勿煩老而知義窮益堅天既知之報以年大其後昆子復賢我欲見之不得還勤銘幽室虞變遷後要當歸空九原仰視松柏涕潸然

龍井辯才法師塔碑一首

浙江之西有大法師號辯才以佛法化人心具定慧學具禪律人無賢不肖見之者知尊其道奉其教居上天竺說法齊衆者二十年退居龍井燕居行道者十年元祐六年歲在辛未九月乙卯無疾而滅吳越之人失其所歸依奔走號慕如佛滅度相與訃於淮南請於揚州太守蘇公子瞻以志其塔公曰吾固知師矣予弟子由雖未嘗識師而其知師不在吾後吾爲汝請轍以公命不敢辭師姓徐氏名元淨字無象杭之於潛人家世喜爲善客有過其鄉者指其居以語人曰是有佳氣鬱鬱上騰當生奇男子師生而左肩肉起如袈裟條八十一日乃滅其伯祖父歎曰是宿世沙門也愼毋奪其願長使事佛八十一者殆其算也及師之終實八十有一師生十年而出家口不茹葷血每見講堂坐輒歎曰吾願登此說法度人年十六落髮受具足戒十八就學於天竺慈雲師雲門人方盛厭衆欲卻之雲曰疇昔吾夢甚異此子殆法器也勿卻師日夜勤力學與行進不數年而齒其高第雲没復事明智韶師韶嘗講摩訶止觀至方便五緣曰淨名所謂以一食於一切供養諸佛及衆賢聖然後可食此一方便也師聞之悟曰今乃知色聲香味皆具第一義諦因淚下如雨由此遇物中無疑矣嘗夢與其同門友元素入一寺曰妙樂有僧出師問之曰此非荆溪尊者製法華文句記處耶曰然師訪其偉謂師曰我汝過去師也當爲我作禮師拜已而覺忽若有得年二十五恩賜紫衣及辯才號葢代韶爲衆講說者凡十五年知杭州呂公溱請師住大悲寶閣院師嚴設紀律犯者秋毫皆斥去其徒畏敬之居十年沈公遘治杭以謂上天竺本觀音大士道場以聲音懺悔爲佛事非禪那居也乃請師以教易禪師至吳越人爭以檀施歸之遂鑿山增室幾至萬礎

重樓傑觀冠於浙西學者數倍其故有禱於大士者亦鮮弗荅詔名其院曰靈感觀音熙寧初龍圖祖公無擇在杭言者或不悅其政遽起制獄師以鑄鐘事預逮居其間泰然擬金剛䇶撰圓事理說居十七年有僧文捷者利其富倚權貴人以動轉運使奪而有之遷師於下天竺師恬不爲忤捷猶不厭使者復爲逐師於潛逾年而捷敗事聞朝廷復以上天竺畀師捷之在天竺也吳人不悅施者不至巖石草木爲之索然及師之復士女不督而集山中百物皆若有喜色清獻趙公抃與師爲世外友親見而贊之曰師去天竺山空鬼哭天竺師歸道場光輝然師復留三年終欲捨去謂其徒曰吾祖智者聖人也猶以急於化人害於行己位本五品而證止鐵輪況吾凡夫也哉固謝去老於南山龍井之上以茅竹自覆吳越聞之爭爲之築室廬具像設甓瓦金碧咄嗟而就三年復爲太守鄧公温伯請居南屏一年鄧公去乃歸龍井終焉師於講說不擇晝夜常曰鬼神威德不具多畏人晝說或不得至比夜人靜庶幾能聽嘗焚指以供佛右三左二僅能以執其徒有欲效之者輒禁之曰如我乃可平生脩西方淨業未嘗以須臾廢行成力具能以其餘見於外者非一也予兄子瞻中子迨生三年不能行請師爲落髮磨頂祝之不數日能行如它兒布衣李生者習禪觀甚辯而無行欲從師出家子瞻憐之爲請於師未言其名師拒不許若知其爲人者秀州嘉興令陶象有子得魅疾巫醫莫能治師呪之而愈越州諸暨陳氏女子心疾漫不知人父母以見師師警以微言醒然而悟嘗與僧熙仲會食仲視師眉間有光如螢遽起攬之得舍利師曰愼毋以告人不知者將以妄疑我自是常有於其臥起得之者及其將化入室燕坐謝賓客止言語飲食召其常與往來僧道潛告之曰吾西方業成如是七日無魔橫右脅吉祥而逝吾願足矣至五日出偈告衆七日奄然而寂皆如其言師度弟子若干人四方學者不可以數計頗能以其道教化吳越至十月庚午塔成頌曰

如來昔在世心禪語爲教譬如四大海惟是一濕性
於其濕性中變化千萬億風來爲濤瀾風去爲湛然
魚龍所游戲神鬼所出沒船筏借其力網罟取其利
其上爲洲渚諸國所生育其下爲淵谷百怪所藏伏
東西出日月上下屬河漢觀者不能了瞶眙何暇說
如來知迷悶隨變爲解釋因變所說者是則名爲教
彼善聞教人當知是幻爾既已知是幻則當識真實
我觀世教師皆謂教是實由謂教實故則爲禪所訶
禪雖訶教乎終以教致禪禪若不取教是杜所入門
教而不知禪是不識家也辯才真法師於教得禪那
口舌如瀾翻而不失道根心湛如止水得風輒粲然
以是於東南普服禪教師士女常奔走金帛常圍遶
師惟不取故物來不得拒道成數有盡西方一瞬息
西方亦非實要有真實處

逍遥聰禪師塔碑一首

予元豐中以罪謫高安既涉世多難知佛法之可以爲歸也是時洞山有文黃蘗有全聖壽有聰是三老

人皆具正法眼超然無累於物予稍從之遊既久而有見也居五年予自高安移宰績溪未幾而全委化文去洞山聰去聖壽凡十年予再謫高安而文住歸宗聰退老黃蘗不復出矣聰聞予來出見曰吾夢與君遊於山中知君復來去來宿緣也無足怪者與予處一年弊衣糲食澹然若將終焉高安之人曰有如聰禪師而不坐道場者耶師曰吾未始不在道場顧以蘇公一來餘無求也衆曰逍遥唐帝子遺築賓旅不至而眥粮可以老居之無害師不聽予告之曰師豈以我故廢傳法耶師笑而許之紹聖乙亥十有二月始杖策入山山久茀不理十方不至師方治其缺圮以延衆予亦得般若涅槃寶積華嚴四大部舊經於聖壽補其殘破而授之明年夏師得疾山深無醫愈而復劇九月戊申而寂春秋五十有五師本綿州鹽泉王氏幼事劍門慈雲海亮師年二十三誦經得度始遊成都從講師捨之南至吳越見淨慈大本禪師久而不悟本曰吾疇昔夢汝異甚汝不勉則死師茫然不知所謂常志南嶽思大口吞三世諸佛語一日爲僧伽作禮醒然而喻即見本具道所以然本曰汝得之矣吾夢汝吞一世界一剃刀知汝自今始真出家也即爲擊鼓告衆師遊江西高安人敬愛之延住真如開善聖壽三道場師性靜默與物無牾所居不問有無安於戒律不知持犯之別平居未嘗談說叩之輒亹亹不竭予見之二十年口不言人過逍遥祖師曰僖唐肅宗少子也出家事忠國師忠記之居逍遥賜田甚廣經五代亂民盜耕之幾盡前長老文因訴於縣十得一二可以居衆矣而衆未集因相山之勝環植松柏將自爲窣堵波既沒或言其不利改葬宅所及師之寂即因之以葬衆皆曰有德之報十月庚午而葬銘曰

逍遥峻深帝子道場百年無人龍天悲傷師遊吳中得法本翁口吞大千不蔕于胸律精不持道備不言遊戲諸方物知其賢翼然歸之師卻避之草庵布衣逝與世辭忽來自山衆迎而喜爲予而出予豈堪此衆曰逍遥法鼓不鳴師雖老矣强爲我行師入居之草木欣然俯仰幾何寂如蜕蟬吁嗟前人度是塔址成而不居若有所竢新塔巋然松柏離離匪人所圖緣則在茲

天竺海月法師塔碑一首

餘杭天竺有二大士一曰海月一曰辯才皆事明智韶法師以講說作佛事而心悟最上乘不爲講說所縛吳越多禪衆聞其言者皆曰說教如是是亦禪也故吳越之人歸之與佛菩薩無異熙寧中予兄子瞻通守餘杭從二公遊敬之如師友海月之將寂也使人邀子瞻入山以事不時往師遺言須其至乃闔棺既寂四日而子瞻至發棺視之膚理如生心頂温然驚嘆出涕後十有六年子瞻守餘杭復從辯才遊及其滅也子瞻守淮南其徒請爲塔銘子瞻以屬予又十三年予與子瞻皆自嶺外得歸而子瞻終於毗陵餘杭參寥師弔予潁川既而泣曰辯才既以子瞻故得銘於公海月獨未有銘公以子瞻其亦勿辭予亦泣許之公名惠辯字訥翁姓富氏秀之華亭人也幼

不好弄其父奇之以施普照寺年十有九受具足戒從韶於天竺受天台教習西方觀復事三衢浮石矩法師皆盡其學韶之將老也命公代之講者八年學者宗之及其老遂領寺事翰林沈文通治杭以威猛御物僧徒嚴憚之見者惶駭失據公獨從容如平日文通異之遂以涖僧職卒至都僧正凡講授二十五年往來千人得法者甚衆西方觀成與同社人造塔及閣公容止端靜不畜長物有盜夜入其室脫衣與之導之出門使從支徑逃去熙寧六年十月有疾十七日旦起盥濯與衆別焚香跏趺而逝年六十臘四十一公初入天竺及澗有老人冠帶傴僂逾梁迎之入門而失始代師講夢章安尊者以金鐃擊其口曰汝勤於誨人當得辯惠嘗苦脾痛久而不愈夢天神以金盤盛水使師瞑目而洗其腸浣已復內覺而痛止公沒之歲吳越大旱禱於天竺觀音像不應公以疾晝寢夢老人白衣烏帽告曰明日日中必雨問其人曰山神也如期而雨公學行高妙報在西方其以感通者不可勝言而聞於人者如此今住天竺德賢師實公之高弟以銘授之俾刻之石銘曰

佛本說一乘無二亦無三空洞無一物應物無不在欲以是教人人或不能信以其不信故示以方便方便皆是幻惟惠爲真實有方便惠解無方便惠縛有惠方便解無惠方便縛惟惠惟方便更相爲縛解縛脫解亦除然後至佛乘智者古智人具惠與方便示人西方觀其實則是幻由幻而得佛於以度衆生會歸於一乘何者非佛法海月辯才師智者之孫曾由教而得禪皆僧中第一我不識其面知其心中事作銘書塔石二公知其然

欒城後集卷第二十四

原书空白页

欒城第三集目錄　　全

第一卷

詩七十首

丙戌十月二十三日大雪

晝歎并引

夢中反古菖蒲并引

次遲韻復雪

次韻文氏外孫驥以其祖父與可學士書卷還謝悰學士

守歲

上元不出

將築南屋借功田家

丁亥生日

初葺遺老齋二首

謝人惠千葉牡丹

移陳州牡丹偶得千葉二本喜作

因舊并引

初成遺老齋二首

蠶麥二首

文氏外孫入村收麥

李方叔新宅

苦雨

殺麥二首

立秋後

初築南齋

中秋月望十六終夜如晝

釀重陽酒

戲題菊花

九日三首

十日二首

初成遺老齋待月軒藏書室三首

久雨

方築西軒穿地得怪石

肺病

送遜監淮西酒并示諸任二首

風雪

讀傳燈錄示諸子

夢中詠西湖

買炭

欲雪

那吒

示諸子

戊子正旦

題舊鍾馗并引

七十吟

久旱府中取虎頭骨投邢山潭水得雨戲作

生日

將折舊屋權住西廊

種花二首

同遲賦千葉牡丹

同遲賦春晚

春無雷

聞卞氏舊有怪石藏宅中問其遺孫指一廢
井云盡在是矣井在室中床下尚未能取
先作一首
仲夏始雷
八璽
讀舊詩
五月園夫獻紅菊花二絶句
夏至後得雨
遲往泉店殺麥
夏夜對月
千葉白蓮花
追和張公安道贈別絶句并引

第二卷
詩七十一首
遺老齋絶句十二首
移花
服栗
白菊
九日家釀未熟
南齋獨坐
西成
藏菜
示諸子
示諸孫
十一月一日作
冬至日
除日
臘中三雪
伐雙穀十二月七日作
上元夜适勸至西禪觀燈
程八信孺表弟剖符單父相遇潁川歸鄉待
闕作長句贈別
種松
二月望日雪二首
遜自淮康酒官歸覲逾旬而歸送行二絶句
去年秋扇二絶句
讀舊詩
堂成不施丹雘唯紙窗水屏蕭然如野人之
居偶作
南齋竹三絶句
中秋新堂看月戲作
午寢
九日陰雨不止病中把酒示諸子三首
落葉滿長安分題
臘月九日雪三絶句
己丑除日二首
同外孫文九新春五絶句
上元前雪三絶句
上元雪
春陰
庭中種花
曾郎元矩見過踰月聽其言久而不厭追感

平昔爲賦一首
閉門
林筍復生
老柏
蠶麥
喜雨
題東坡遺墨卷後
洗竹
寄張芸叟并引

第三卷
詩七十首
雨中秋絶句二首并引
贈德仲
閏八月二十五日菊有黄花園中燦然奪目
九日不憂無菊而憂無酒戲作
九日三首
戲題三絶
木冰
夜坐
老史
臘雪次遲韻
小雪
土牛
除夜二首
遺老齋南一柏雙榦昔歲坐堂上僅可見也
今出屋已尺餘偶賦
正月十六日
七十三歲作
春旱彌月郡人取水邢山二月五日水入城
而雨一首
龍川道士
重贈
食櫻筍二首
西軒畫枯木怪石
悟老住慧林
蠶麥
北堂
秋稼
七夕
食雞頭
秋雨
補種牡丹二絶句
曹郎子文赴山陽令
九日三首
早睡
廳前柏
十月二十九日雪四首
冬日即事
畫學董生畫山水屏風
冬至日作
冬至雪二首
讀樂天集戲作五絶

記病
除日二首
上元
壬辰生日兒姪諸孫有詩所言皆過記胸中
所懷亦自作
白鬚
林筍
西軒種山丹
遊西湖
泛潩水
風痺三作
新作南門
春旱
感秋扇
第四卷
詩十二首
喜姪邁還家
次前韻
喜雨
雨過
溽暑
外孫文九伏中入村㗖麥
大雨後詠南軒竹二絕句
秋後即事
送遲赴登封丞
省事
廣福僧智昕西歸
第五卷
詩賦銘贊共十首
種藥苗二首 種罌粟 種決明
上巳
上巳後
堂成
雙柳
卜居賦并引
銅雀硯銘并引
壬辰年寫真贊
管幼安畫贊并引
第六卷
策問論一十六首
觀會通以行典禮論
第七卷
論語拾遺
第八卷
易說三首
洪範五事說一首
詩病五事
第九卷
書傳燈錄後
第十卷
遺老齋記
藏書室記

待月軒記
墳院記
欒城第三集目錄

原书空白页

欒城第三集引

崇寧四年余年六十有八編近所爲文得二十四卷目之欒城後集又五年當政和元年復收拾遺槀以類相從謂之欒城第三集方昔少年沉酣文字之間習氣所薰老而不能已既以自喜亦以自笑今益以老矣餘日無幾方其未死將復有所爲故隨類輒空其後以竢異日附益之云爾

欒城第三集卷第一

詩七十首

丙戌十月二十三日大雪一首

秋成粟滿倉冬藏雪盈尺天意愍無辜歲事了不逆誰言豐年中遭此大泉厄肉好雖甚精十百非其實田家有餘粮靳靳未肯出閭閻但坐視愍愍不得食朝饑願充腸三五本自足飽食就茗飲竟亦安用十姦豪得巧便輕重竊相易鄰邦穀如土胡越兩不及閑民本無賴翩然去井邑土著坐受窮忍饑待捐瘠彼哉陶鈞手用此狂且愎天且無奈何我亦長太息

畫歎一首并引

武宗元比部學吴道子畫佛菩薩鬼神燕肅龍圖學王摩詰畫山川水石皆得其彷彿潁川僧舍往往見之而里人不甚貴重獨重趙董二生二生雖工而俗不識古名畫遺意作畫歎

武燕未遠嗟誰識趙董紛紛枉得名已矣孫陳舊人物至今但數漢公卿

夢中反古菖蒲一首并引

古詩云石上生菖蒲一寸十二節仙人勸我食令我好顔色十一月八日四鼓夢中反之作四韻見一愚公在側借觀示之赧然有愧恨之色

石上生菖蒲一寸十二節仙人勸我食再三不忍折一人得飽滿餘人皆不悦已矣勿復言人人好顔色

次遲韻復雪一首

老人怕寒愁早作夜聞飛霰知相虐粟車未到泥復深場薪欲盡心驚愕山川滉蕩勢如海孤舟一葉知安泊山中故人消息斷欲問有無隔溪壑人言王生好事人回船不顧山陰約故侯生來本貧窶妻子至今美藜藿曳履長歌解忍飢裹飯往飼今誰託家人來告酒可篘洗盞開瓶同一酌

次韻文氏外孫驥以其祖父與可學士書卷還謝悰學士一首

西南自是賢俊府衰老思歸謾留許春禾磨麥非平生子孫便推我作古賢哉與可詩中傑筆墨餘功散縉楮南陽諸謝世有人此邦亦自非其土一時與我俱作客白髮蒼顔愧非伍儒術真傳漢太翁風流未滅晉諸庾兩家尚有往還帖舊集脱遺應可補明窗展卷清淚滴悦然似與故人語欲鎖空廚付長康恐君譏我不與取

守歲一首

歲云莫矣誰能守唯有此心初不移宇宙隨流任爾去虚空對面即吾師三盃醉倒聊從俗一點靈明欲語誰來日日新無限事歸根一笑彼安知

上元不出一首

春寒未脱紫貂裘燈火催人夜出遊老厭歌鍾空命

酒病嫌風露怯登樓擁袍坐睡曾無念結客追歡久已休試問西鄰傳法老此時情味似儂不

將築南屋借功田家一首

先人敝廬寄西南不歸三紀今何堪卜營菟裘閱歲三西成黍豆餘石甑借功田家弁鑁杴農事未起來不嫌併遣浮客從丁男芒鞵禿巾短後衫杵聲登登駭閭閻期我一月久不厭我方窮困人所諳有求不答心自甘一言見許不妄談飲汝信厚心懷慚晨炊暮餉增醯鹽歸時不礙田與蠶

丁亥生日一首

少年即病肺喘作鋸木聲中年復病脾暴下泉流傾困苦始知道處世百欲輕收功在晚年二疾忽已平來年今日中正行七十程老聃本吾師妙語初自明至哉希夷微不受外物嬰非三亦非一了了無形形迎隨俱不見瞿曇調無生湛然琉璃內寶月長盈盈

初葺遺老齋二首

鬒鬚渾白已經歲腰痛春來日又多一味安閑猶有礙却令朝謁擬如何築居定作子孫計好事久遭僧佛呵尤愧白家履道宅十年成就飽經過

爲留十步南牆竹莫怪門前鳥雀多陋巷何妨似顏子勢家應未奪蕭何詩書懶惰何曾讀氣息調匀不用呵多病從來少賓客杜門今復幾人過

謝人惠千葉牡丹一首

東風催趁百花新不出門庭一老人天女要知摩詰病銀瓶滿送洛陽春可憐最後開千葉細數餘芳尚一旬更待遊人歸去盡試將童冠浴湖濱

移陳州牡丹偶得千葉二本喜作一首

小圃初開清潁岸名花近取宛邱城爭言千葉根難認忽發雙葩眼自明謫墮神仙終不俗飛來鸞鳳有餘清細鉏瓦礫除荊棘未可令齊衆草生

因舊一首 并敘

予因卞氏故居改築新宅其廳事陋甚有柴氏廳三間求售三百餘萬錢力不能致子遲曰因卞之舊而易其尤不可子孫若賢當師公儉予愧其言從之作因舊詩

君不見林上鵲冬深始營巢及春巢已成又不見梁上燕春深初作窠及夏雛已生我爲一區屋三年費經營紛紛伐梧楸日厭斤斧聲老境能幾何何日安餘齡一言愧吾兒事忌與力爭青楊易三棟赤榆換雙楹指顧行即具構築役亦輕酇侯念子孫不處高閈閎吾今何人斯此則坐右銘

初成遺老齋二首

花時懶出伴遊人暑雨深藏養病身新宅丁丁厭斤斧舊書寂寂卷埃塵久將生事累諸子頓斂浮根付一真遺老齋成謀宴坐澹然無語接來賓

舊說潁川宜老人朱櫻斑笋養閑身無心已絕衣冠念有眼不遭車馬塵青簡自書遺老傳白鬚仍寫去年真齋成謾作笑談主已是蕭然一世賓

蠶麥二首

踈慵自分人嫌我貧病可憐天養人蠶眠已報冬裘具麥熟旋供湯餅新擷桑曉出露濡足拾穗暮歸塵滿身家家辛苦大作社典我千錢追四鄰

三界人家多鮮福一時蠶麥得難兼鉏耰已愧非吾力湯火尤驚取不廉責客爭誇火浣布貧家粗有水精鹽薄衫冷麪消長夏捫腹當知百不堪

文氏外孫入村收麥一首

欲收新麥繼陳穀賴有諸孫替老人三夜陰霪敗場圃一竿晴日舞比鄰急炊大䴵償飢乏多博村酤勞苦辛閉廩歸來真了事賦詩憐汝足精神

李方叔新宅一首

我年七十無住宅斤斧登登亂朝夕兒孫期我八十年宅成可作十年客人壽八十知已難從今未死且磐桓不如君家得衆力咄嗟便了三十間李君雖貧足圖史旋鑿明窗安淨几閉門但辦作詩章好事時來置樽俎我恨年來不出門不見君家棟宇新心安卽是身安處自揣頭顱莫問人

苦雨一首 七月朔

蠶婦絲出盆田夫麥入倉斯人薄福德二事未易當忽作連日雨坐使秋田荒出門陷塗潦入室崩垣墻覆壓先老稚漂淪及牛羊餘粮詎能久歲晚憂糟糠天災非妄行人事密有償嗟哉竟未悟自謂予不戕造禍未有害無辜輒先傷簞瓢吾何憂作詩熱中腸

殺麥二首

麥幸十分熟雨過三日霪初晴尚未伏半夜卷重陰細築場無隙輕推磨有音驚聞諸縣水一噉直千金

又

雨後麥多病庚中蛾欲飛不辭終日暑幸脫半年飢潦水來何暴秋田望已微農夫愚可念此報定誰非

立秋後一首

伏中苦熱焦皮骨秋後清風濯肺肝天地不仁誰念爾身心無著偶能安詩書久爲消磨日毛褐還須準擬寒謾許百年知到否相從一日且磐桓

初築南齋一首

我老不自量築室盈百間舊屋收半料新材伐他山盎中粟將盡橐中金亦殫涼風八月高扶架起南邊首成遺老齋願與客周旋古檜長百尺翠竹森千竿隔城過清潁有井皆甘泉平生隱居念眷眷在山川誰言白髮年有作竟不然我本師瞿曇所遇無不安諸子知我懷勉更求榱椽堂成鋪莞簟無夢但安眠

中秋月望十六終夜如晝一首

秋氣久已到月明如可期雲生未望夜天借極圓時冷澈登臨倦衰慵起舞遲兎閑長擣藥桂老尚生枝運轉何年住清明與物宜油然任消長斤斧定何施

釀重陽酒一首

家人欲釀重陽酒香麴甘泉家自有黃花抱蘂有佳思金火未調無好手老奴但欲致村酤小婢爭言試三斗我年七十似童兒逢節歡欣事從厚廩粟已空豆方實羔豚雖貴魚可取病嫌秋雨難爲腹老嚥饞涎空有口折花誰是送酒人來客但有鄰家父閉門一醉莫問渠巷爭不用纓冠救

戲題菊花一首

春初種菊助盤蔬秋晚開花插酒壺微物不多分地力終年乃爾任人須天隨七箸幾時輟彭澤樽罍未遽無更擬食根花落後一依本草太傷渠

九日三首

昔炁衣冠舊今從野老遊籬根菊初綻甕面酒新蒭不負重陽節都無舉世憂人生定誰是萬事本悠悠

又

欲就九日飲旋炊三㪷醅今朝不一醉坐客有空回白髮何須吝黄花恨晚開問知缾未罄相勸盡餘盃

又

從古重此日今人那得違菊遲知歲閏酒貴念人飢身安且自慰家遠不成歸尚憶少年樂驚呼人盡非

十日二首

酒經重九尚殘卮雨送初寒問篋衣養氣安閑真得計讀書勤苦已知非謾存講說傳家學深謝交遊絶世譏築室未成中自笑何如茅屋對柴扉

憂患經懷沃漏卮榮華過眼脱輕衣定心稍覺無來往時事誰能問是非禄去身安常自喜宅成囊竭可無譏交遊散盡餘親戚酒熟時來一扣扉

初成遺老齋待月軒藏書室三首

老人身世兩相遺綠竹青松自蔽虧已喜形骸今我有枉將名字與人知往還尚許鄰家父問訊纔通説法師燕坐蕭然便終日客來不識我爲誰遺老齋

軒前無物但長空孤月忽來東海東圓滿定從何處得清明許與衆人同怜渠生死未能免顧我盈虧略已通夜久客寒要一飲油然細酌意無窮待月軒

讀書舊破十年功老病茫然萬卷空插架都將付諸子閉關猶得養衰翁案頭螢火從乾死窻裏飛蠅久未通自見老盧真面目平生事業有無中藏書室

久雨一首

雲低氣尚濁雨細泥益深經旬勢不止晚稼日已侵閑居頼田食憂如老農心堆場欲生耳棲畝將陸沉常賦雖半釋雜科起相尋凶年每多暴此憂及山林號呼天不聞有言不如喑願見雲解脱秋陽破羣陰

方築西軒穿地得怪石一首

卞氏平日本富家庭中怪石蹲𪋻麔子孫分散不復惜排棄坑谷埋泥沙一株躍出隨畚鍤知我開軒方種花頽然遠嶺垂澗壑豁然洞穴通煙霞十夫徙置幸不遠軒前桐柏陰交加我家舊隱久不到小池尺水三流槎少年旋遶看不足時呼野老來翦茶老人得此且自慰更訪餘石探幽遐或言卞氏舊石尚多但未知沉淪處爾

肺病一首

肺病比不作屈信三十年今年胡爲爾呀然上衝咽寒冰未易温死灰誰使然醫言無庸怪此理環無端少年少戕敗今日存精堅假年復除害非人豈非天

送遜監淮西酒并示諸任二首

疇昔南遷海上雷艱難唯與汝同來再從龍尉茅叢底旋卜雲橋荔子堆相與閉門尋舊學誰言復出理官醅乘田委吏先師事莫學陶翁到即回

淮西留滯昔經年唯有諸任時往還炊黍留賓不嫌陋借書度日免長閑歸來溴水無人問夢遶伊家古檜間二老舊遊唯我在後生誰復識蒼顔遵聖師中二老人雖鄉人今無識之者矣

風雪一首閏十月十一日

冬温未宜人風雪中夜止疾雷略吾窗輕氷入吾被

病去適三日驚起存一氣心安氣亦安二物本非二皎然一寸燈下燭九泉底物來無不應物去未嘗昧恨我俗緣深撓此古佛智醫來視六脉六脉非昔比醫適有此言

讀傳燈錄示諸子一首

大鼎知難一手扛此心已自十年降舊存古鏡磨無力近喜三更月到窗早歲文章真自累一生憂患信難雙從今父子俱清淨共說無生或似龎

夢中詠西湖一首

誰鑿西湖十里中扁舟載酒颭輕風草木蕃滋百事足寒暄淡薄四時同東鄰適與吾盧便西岸遙將岳麓通閑遊草草無人識竹杖藤鞵一老翁前四句夢中得後四句起而足之

買炭一首

苦寒搜病骨絲纊莫能禦析薪燎枯竹勃鬱煙充宇西山古松櫟材大招斤斧根槎委溪谷龍伏熊虎踞挑抉靡遺餘陶穴付一炬積火變深黳牙角猶憤怒老翁睡破氊正晝出無屨百錢不滿籃一坐幸至莫御爐歲增貢圓直中常度閭閻不敢售根節姑付汝升平百年後地力已難富知今不知畜俛首欲誰訴百物今盡然豈爲一炭故我老或不及預爲子孫懼

欲雪一首

今年麥中熟變餌不充口老農畏冬旱薄雪未覆畝驕陽引狂風三白知應否久晴車牛通薪炭家家有惟有口腹憂此病誰能救達官例謀身一醉日自富尚應天愍人雲族朝來厚飛花得盈尺一麥可平取

那吒一首

北方天王有狂子只知拜佛不拜父佛知其愚難教語寶塔令父左手擧兒來見佛頭輒俯且與拜父略相似佛如優曇難值遇見者聞道出生死嗟爾何爲獨如此業果已定磨不去佛滅到今千萬祀只在江湖挽船處

示諸子一首

老去惟堪一味閑坐令諸子了生緣般柴運水皆行道挾策讀書那廢田兄弟躬耕真盡力鄉鄰不慣枉稱賢裕人約己吾家世到此相承累百年范五德爲近語遲聞君家兄弟善治田蓋取其不盡利爾

戊子正旦一首

百歲行來已七分筋骸轉覺不如人法傳心地初投種雨過花開不待春識路一時如有得到家諸事本非新舊陳芻狗今無用付與時人藉雨輪

題舊鍾馗一首并引

癸丑歲予爲興德軍掌書記是歲大旱除日府中饋畫鍾馗行雪中狀甚怪後三十六年檢篋中舊畫得之戲作此篇

濟南書記今白須歲節鍾馗舊緣襦擧手托天欣見雪破鞾踏凍可憐渠滔滔時輩今黃壤六六年華屬老夫兒女未容翁便去銀瓶隔夜浸屠酥

七十吟一首

年來霜雪上人頭俄爾相將七十秋欲去天公未遣去久留敝宅恐難留六窗漸暗猶牽物一點微明更著油近聽老盧親下種滿田宿草費鉏耰

久旱府中取虎頭骨投邢山潭水得雨戲作一首

邢山潭中黑色龍經年懶臥泥沙中嵩陽山中白額虎何年一箭肉爲土龍雖生虎雖死天然猛氣略相似生不益人死何負虎頭枯骨金石堅投骨潭中潭水旋龍知虎猛心已愧虎知龍懶自增氣山前一戰風雨交父老曉起看麥苗君不見岐山死諸葛眞能奔走生仲達

生日一首

扶杖今年見國人懸弧早歲憶茲晨佛身三世歸依地隣寺百僧清淨因蘧子知非歎已晚白公起定惜餘春舞雩一濯平湖水鄉黨驚呼白髮新（是日南堂供三世佛西寺齋僧百人）

將折舊屋權住西廊一首

平生未有三間屋今歲初成百步廊欲趁閑年就新宅不辭暑月臥斜陽倏篁已謝前人種甘井何妨衆口嘗奔走從來成底事安居到處漫爲鄉

種花二首

築室力已盡種花功尚疎山丹得春雨艷色照庭除末品何曾數羣芳自不如今秋接千葉試取洛人餘

又

築室少閑地種花能幾畦松筠舊滿眼桃李漸成蹊無計通湖水長思種藕泥幽懷終不愜拄杖出城西

同遲賦千葉牡丹一首

未換中庭三尺土漫種數叢千葉花（園工言近家糞土多蟲故不宜花須換黃土三尺花乃茂云云）造物不違遺老意一枝頗似洛人家名園不放尋芳客陋巷希聞載酒車未忍晝瓶倏佛供清樽酌盡試山茶

同遲賦春晚一首

池塘春旱欲生塵一雨能令草木新脾病不嫌櫻筍薄廩空偏喜麥禾勻白須照水湖光淨淥酒留人鳥哢頻但恐少年嫌老醜眼前無復一時人

春無雷一首

經冬無雪麥不死秋雨過多深入土人言來歲定無麥農父掉頭笑不許清明雨足麥欣欣旋敕奴婢修破囷大麥過期當半熟小麥未晚猶十分東家西舍發陳積十錢一斟猶難得向來天公不爲人市人半是溝中瘠前望麥熟一月期老稚相勸聊忍飢誰令伏枕作寒熱囊中無錢誰肯醫天公愛人何所吝一春雨作雷不震雷聲一起百妖除病人起舞不須扶

聞卞氏舊有怪石藏宅中問其遺孫指一廢井云盡在是矣井在室中床下尚未能取先作一首

昔人遊宦久江湖怪石嵌空駭里閭一井深藏緣底事百年不出待潛夫弃捐泥土性仍在睥睨林亭氣漸蘇微物廢興猶有定此生窮達謾長吁

仲夏始雷一首

陽氣溟濛九地來經春涉夏始聞雷麥禾此去或可望桃李向來誰使開號令迍邅人共怪陰陽顛倒物應猜一聲震蕩雖驚耳遍地妖氛未易回

八璽一首

秦人一璽十五城百二十城當八璽元日臨軒組綬

新君臣相顧無窮喜九鼎崢嶸夏禹餘八璽錯落古所無古人鄙陋今人笑父老不慣空驚呼

讀舊詩一首

早歲吟哦已有詩年來七十未全衰開編一笑恍如夢閉目徐思定是誰敵手一時無復在賞音他日更難期老人不用多言語一點空明萬法師

五月園夫獻紅菊二絶句

黃花九月傲清霜百草滿園無此香紅紫無端盜名字試尋本草細商量

南陽白菊有奇功潭上居人多老翁葉似皤蒿莖似棘未宜放入酒杯中

夏至後得雨一首

天惟不窮人旱甚雨輒至麥乾春澤匝禾槁夏雷墜一年失二雨廪實真不繼我窮本人窮得飽天所畀奪祿十五年有田潁川涘躬耕力不足分穫中自愧餘功治室廬棄積霑狗彘久養無用身未識彼天意

遲往泉店殺麥一首

罷民不耕穫豈利有攸往古人爲我言許此亦無妄一冬免鉏犂二麥盈甕盎火老金尚伏雨過築場壤隣家助伯亞蒼耳割榛莽朝暘得終日經歲可無恙老夫終病慵長子幸可仗劬勞愼勿厭麰餌家共享秋田雨初足已作豐熟想歸來報好音相對開臘釀

夏夜對月一首

大火直南方萬物委爐炭微雲吐涼月中夜初一浣老人氣如縷枕簟亦流汗披衣遶中庭星斗曄相粲嗚蜩思清露抱葉一長歎栖鵲亦未安遶樹再三轉我生仰田食候雨占雲漢枵然未可期無食終誰怨褰帷竟不寐夜氣淨如練愛之不忍觸惟恐朝來散

千葉白蓮花一首

蓮花生淤泥淨色比天女臨池見千葉謫墮問何故空明世無匹銀瓶送佛所清泉養芳潔爲我三日住蔫然落寶牀應返梵天去

追和張公安道贈別絶句一首并引

予年十八與兄子瞻東遊京師是時張公安道守成都一見以國士相許自爾遂結忘年之契公晚事裕陵君臣之義初不淺也既而與用事者異議拂衣而出初守宛丘次守南都予亦以議論不合連從公遊元豐初子瞻以詩獲罪竄居黃州予謫監筠州酒稅公淒然不樂酌酒相命手寫一詩爲別曰可憐萍梗飄浮客自歎匏瓜老病身從此空齋掛塵榻不知重掃待何人後七年蒙恩召還復見公南都自是又八年而有升沉之歎時公薨已數年矣及自龍川還潁川姪過出子瞻遺墨中有公所贈章覽之泣下不能止乃追和之

少年便識成都尹中歲仍爲幕下賓待我江西徐孺子一生知己有斯人

欒城第三集卷第一

原书空白页

欒城第三集卷第二

詩七十一首

遺老齋絶句十二首

杜門本畏人門閉自無客孤坐忽三年心空無一物

又

衆音入我耳諸色過吾目聞見長歷然靈源不受觸

又

茲心淨無垢尚愛南齋竹當暑得清風冷然若新沐

又

老檜眞百尺踈竹疑千畝紛紛霰雪中見此歲寒友

又

栽竹種松檜十年未成陰昔人定知我爲我養南林

又

久無叩門聲剝啄問何故田中有人至昨夜盈尺雨

又

我居近西城城枕湖一曲不到平湖上何物禁吾足

又

北臨鳳凰臺鳳去臺亦圮萋萋脩竹林喈喈何日至

又

昔我過嵩麓雲移見諸峯重遊未有日想像曀霾中

又

避事已謝客養性不看書書中多感遇掩卷輒長吁

又

人言里中舊獨有陳太丘文若命世人惜哉憂人憂

又

巢由老箕山遁世聊可耳臨流愧堯舜又甚陳仲子

移花一首 八月十六日

種花南堂南堂毀花亦瘁理畦西軒西花好未忍棄慇懃拔陳草秋雨流入地移根傳生土指日春風至花來本陳洛盈尺不爲異方求千葉枝更與一溉水人功誠已盡天巧行可致我老百不爲愛此養花智

服栗一首

老去日添腰腳病山翁服栗舊傳方經霜斧刃全金氣插手丹田借火光入口鏘鳴初未熟低頭咀噍不容忙客來爲說晨興晩三嚥徐收白玉漿

白菊一首

白菊長先黃菊開年年九日泛新醅猶存古曆摽花候不奈時人信手栽得勢從教盈九畹俛眉聊復引三盃愈風明目須眞物能使神農爲爾回

九日家釀未熟一首

平生不喜飲九日猶一酌今年失家釀節到眞寂寞牀頭瀉餘樽畦菊吐微萼洗盞對妻孥肴蔬隨厚薄興來欲徑醉量盡還自却傍人數身健省己知脾弱尚有姑射人自守常綽約養生要慈儉已老慚矍鑠燕居漸忘我杜門奚不樂風麴日已乾濁醪可徐作

南齋獨坐一首

獨坐南齋久忘家似出家香烟穠作穗茶面結成花細竹纔通徑長松初有槎往還眞斷絶一一數歸鴉

西成一首

野老端相慶西成僅十分寒來多釀酒客過預留饋近事姑求飽遠憂要淚聞一壺眞有理終日得醺醺

藏菜一首

爨清葵芥充朝饍歲晚風霜斷菜根百日園枯未易過一家口衆復何言多排甕盎先憂盡旋設盤盂未覺煩早晚春風到南圃侵凌雪色有新萱

示諸子一首

諸子才不惡功名舊有言窮愁念父母心力盡田園志在要須命身閑且養源遊魚脫淵水何處有飛翻

示諸孫一首

少年真力學玄月閉書帷老去渾無賴心空自不知交遊誰識面文字略存詩笑向諸孫說疎慵非汝師

十一月一日作一首

晝短圖書看不了夜長鼓角睡難堪老懷騷屑誰爲伴心地空虛成妄談酒少不妨隣叟共病多賴有衲僧諳覺師識病善用藥積陰深厚陽初復一點靈光勤自參

冬至日一首

陰陽升降自相催齒髮誰教老不回猶有髻珠常照物坐看心火冷成灰酥煎龐坂經年在柑摘吳江半月來官冷無因得宫酒老妻微笑潑新醅

除日一首

年年最後飲屠酥不覺年來七十餘十二春秋新罷註五千道德適親書木經霜雪根無蠹船出風波載本虛自怪多年客箕潁每因吾黨賦歸歟

臘中三雪一首

一臘不空度三雪自相因暗添池上凌稍壓麥中塵餘潤想猶在苦寒將及春慇懃欲盡酒扶養病衰人

伐雙穀一首十二月二十七日作

芳蘭非不嘉當自門宜鋤剗此惡木陰久妨長者車僕夫礪尋斧告我日方除久持不忍意柯條益扶踈植根雖云固伐去曾須臾我塗雖不寛出入自有餘開門聽還往弁納賢與愚荒穢一朝盡來者皆虛徐

上元夜适勸至西禪觀燈一首

三年不踏門前路今夜仍看屋裏燈照佛有餘長自照澄心無法便成澄追歡狂客去忘返入定孤僧喚不譍更到西禪何所問隔牆魚皷正登登

程八信孺表弟剖符單父相遇潁川歸鄉待闕作長句贈別一首

我生猶及見大門弟兄中外十七人兩家門戶甲鄉黨正如潁川數孫陳嗈嗈鳴鴈略雲漢風吹散落天一垠歸來勉強整毛羽飲水啄粒傷離羣東西隔絶不敢恨死生相失長悲辛蕭蕭華髮對妻子往往老淚流衣巾仲叔已盡季亦老雙星孤月耿獨存老夫閉門不復出喜君三度乘朱輪今春剖符地尤勝不齊自古留芳塵回車訪我念衰老挽衣把臂才逡巡君行到官我未死杖藜便是不速賓一尊酌我當有問此國豈有賢於君兄弟中惟僕與程八程九在耳

種松一首

城郭人家歲寒木檜柏森森映華屋青松介僻不入城野性特嫌塵土辱中庭冉冉盈尺苗條幹雖短風霜足培根不用糞壤厚插竹預防雞犬觸他年期汝三丈高獨立仙翁毛髮綠老人自分不及見子孫見汝知遺直

二月望日雪二絶

玄冥留雪惱中春損麥傷花病老人已典布裘捐衲

襪朝來酒盡乞比鄰
老翁衰病不憂花百口唯須麥養家聞道田中猶要
雪兼收凝白試山茶
遜自淮康酒官歸覲逾旬而歸送行二絕句
官期未滿許寧親平日宦遊無此恩雨遍公田及私
畝學書兼得問筠孫
乘田委吏責無多舊學年來竟若何開卷新詩可人
意到官無復廢吟哦
去年秋扇二絕句
篋中秋扇委塵埃春晚炎風拂面來舊物不辭爲世
用故人相見莫心猜
扇中秦女舊乘鸞拂去浮塵色尚鮮未盡炎風早歸
去不堪秋後乞哀憐
讀舊詩一首
老人詩思如枯泉轆轤不下甕盎乾舊詩展卷驚三
年粲然佳句疑昔賢老來百事不如前藜羹稻飯嗟
獨便飽食餘暇盡日眠安用琢句愁心肝
堂成不施丹雘唯紙窗水屏蕭然如野人之
居偶作一首
高棟虛窗五月涼客來掃地旋焚香白雲低繞明月
觀漲海東流清暑堂病久渴心思沆瀣夢回餘念屬
瀟湘老人夫婦修行久此處從今是道場
南齋竹三絕
幽居一室少塵緣妻子相看意自閑行到南窗脩竹
下悅然如見舊溪山
舊山脩竹半塵埃誰種南林待我來新筍出牆秋雨
足閉門長與護蒼苔
里中佳客舊孫陳我自疎慵不見人目倦細書長掩
卷心遊法界四無鄰
中秋新堂看月戲作一首
年年看月茅簷下今歲堂成月正圓自笑吾人强分
別不應此月倍嬋娟虛窗每怯高風度碧瓦頻驚急
雨懸七十老翁渾未慣安居始覺貴公賢聞都下諸家新建甲第壯麗頃所未有
午寢一首
食飽年來幸有秋倒床清夢百無憂忍飢終愧首陽
客睡足何須雲夢州冰酒黃封生不喜春芽紫筍向
誰求平生尚有書魔在一卷還堪作枕頭
九日陰雨不止病中把酒示諸子三首
旱久翻成霧雨災老人腹疾强啣杯官醅菉豆適初
熟籬菊黃花終未開兒女共憐佳節過雞豚恐有故
人來衰年此會真餘幾薄酒無多不用推
又
九日不能飲呦呦覺胃寒妻孥勸把盞萸菊正堆槃
懶極久成病年高終鮮歡道人嫌服藥心息自相安
又
庭菊兼黃白村醪雜聖賢微吟還自喜不飲信徒然
陶亮貧非病孟嘉醒亦顛相看莫相笑與爾各當年
落葉滿長安分題一首
有客倦長安秋風正颯然九衢飛亂葉入水凝寒煙
搖落南山見淒涼陋巷偏名園失綠暗清渭泛紅鮮
衣信催煩杵狼烽報極邊長江苦吟處日暮想橫鞭

臘月九日雪三絶句

天公留雪待嘉平飛霰來時曉未明病士擁衾催煖酒閉門不聽掃瑤瓊

去年家釀不須沽秫米今年絶市無雪没前山薇蕨盡誰憐無語獨携鉏

臘中得雪春宜麥甕裏無糟寒惱人未暇樽罍伴佳客先將麰餌許比鄰

己丑除日二首

閱遍時人身亦老卷殘舊曆意茫然髭鬚白盡無添處甲子重來又十年酒儉不容時一醉堂成且喜夜安眠春秋似是平生事屋壁深藏付後賢

橘紅安穩近誰傳（予舊有腹疾或教服橘皮煎九經月良愈）鬢雪蕭騷久已然梅柳任教脩故事蠶絲聊與祝新年（鄉人以錫密和麪象梅枝柳葉又以肉雜物爲羹名之曰蠶絲）敲門賀客辭多病守歲諸孫聽不眠粗有官酤供夜飲一瓶渾濁且稱賢

同外孫文九新春五絶句

佳人旋貼釵頭勝園父初挑雪底芹欲得春來怕春晚春來會似出山雲

甕中臘脚長憂凍戶外春風那得知酒熟定應花未動舉瓢先對柳千絲

菊葉萱芽初出土凍虀冷麪欲宜人老人脾病難隨汝洗釜磨刀待晚春

築室恨除千本竹及春先補百株花隔年預與園夫約春雨晴時問汝家

雪覆西山三頃麥一犂春雨祝天工麥秋幸與人同飽昔日黃門今老農

上元前雪三絶句

臘中平地雪盈尺嵩隗山田麥尚乾不管上元燈火夜飛花處處作春寒

閉門不問門前事燈火薰天自不知聞道朝來雪又下老人今歲未應飢

天公似管人間事近事傳聞半是非但使麥田饒雨雪飢人得飽未相違

上元雪一首

上元燈火家家辦遍地瓊瑤夜夜深衲被蒙頭真老病紗籠照佛本無心床頭酒甕恰三斗山下麥田真百金乞我終年醉且飽端能擁鼻作微吟

春陰一首

春後誰令百日陰雨淫風橫兩相侵天公未有惜花意野老空存念麥心共怪叢篁亦黃落終憐老檜獨蕭森過中不克陽安在夏旱前知未易禁（是春所在竹林皆黃落頃所未見）

庭中種花一首

空庭一無有初種六株花青桐綠楊柳相映成田家春雨散膏油朝暾發萌芽造物知我心初來盡枯槎開花已可貴結子誠益佳百事盡如此一生復何嗟我生本窮陋中年旅朝衙失脚墮南海生還夢荒遐築室雖不多於我則已奢松筠伴衰老已矣無復加

曾郎元矩見過踰月聽其言久而不厭追感平昔爲賦詩一首

胄子相從得佳婿（遲初於太學識元矩因有姻議）掖垣同直嘉良朋交情不意隔生死世事休論有廢興宿草芊緜淚入

土故琴牢落恨填膺遠來似覺清談勝試問傳家今
幾燈

閉門一首

閉門潁昌市不識潁昌人身閑未易過閑久生暗塵我念作閑計欲與黃卷親少年病書史未老目先昏掩卷默無言閉目中自存心光定中發廓然四無鄰不知心已空不見外物紛瞿曇昔嘗云咄哉不肯信一見勿復失愈久當愈真

林筍復生一首

春寒侵竹竹憔悴父老皆云未嘗記偶然雷雨一尺深知爲南園衆君子從地湧出長如人一一便有凌雲氣吾家老圃倦栽接但以歲寒相嫵媚一朝紛紛看黃落嵇阮相過無醉地陰陽往復知有數已病還瘳非即死呼童徑語隣舍翁種竹未改當年意姚黃魏紫終誤人千葉重臺定何事

老柏一首

柏根可合抱柏身長百尺我年類汝老我心同汝直我貧初無居愛汝買此宅索居懷舊友開軒得三益風中有餘勁雪後不改色我貧不栽花遶屋多種竹全家謬聞道舉目無他物晨興輒相對知我有慚德

蠶麥一首

春寒風雨淫蠶麥止半熟耕桑未嘗親有獲敢求足隣田老翁媼囊空庾無粟機張久乏緯食晏惟薄粥熟耕種未下屢禱雲不族私憂止寒餓王事念鞭朴爲農良未易爲吏畏簡牘閉門差似可忍飢有餘福

喜雨一首

夏田已報七分熟秋稼方憂十日乾好雨徐來不倉卒天公似欲救艱難魃張鷹犬無遺力社近雞豚趁早寒老病隨人幸一飽爐香無語只長歎

題東坡遺墨卷後一首

少年喜爲文兄弟俱有名世人不妄言知我不如兄篇章散人間墮地皆瓊英凜然自一家豈與餘人爭多難晚流落歸來分死生晨光迫殘月回顧失長庚展卷得遺草流涕濕冠纓斯文久衰弊涇流自爲清科斗藏壁中見者空嘆驚廢興自有時詩書付西京

洗竹一首

寒甚南軒竹半黃晚抽旱筍雜榛荒不嫌毒手千竿盡稍放清風八月涼短篲只堪除糞壤新萌會看伏牛羊扶持造化須人力早聽人言布麥糠

寄張芸叟一首并引

張芸叟侍郎編樂府詩相示繼以書問手戰之故懇懇有見憐衰病意作小詩謝之

老矣張芸叟親編樂府詞才高君未覺手戰我先衰點黷舊無對吟哦今與誰十年酬唱絕歡喜得新詩

欒城第三集卷第二

原书空白页

欒城第三集卷第三

詩七十首

雨中秋絶句二首 并引

昔予謫居龍川己卯歲閏九月重九南方初有涼氣予置酒招同巷黄氏老與之對酌作四絶句其卒章曰尉他城下雨重陽白酒黄雞意自長卯飲下牀虚已散老年不似少年忙明年蒙恩北歸寓居潁川庚寅歲閏八月遇雨中秋賦兩絶句以繼前作俛仰十有二年時正苦腹疾秋思索然老病日加亦理勢然矣

潁川城下雨中秋金氣初凝火尚流脾病家人不教飲官廚好酒亦難求

兩逢重九尉他城蜒叟相從倒酒瓶十二年來均寂寞此心南北兩冥冥

贈德仲一首

我昔見子京邑時鬚髮如漆無一絲今年相見潁昌市霜雪滿面知爲誰故人分散隔生死孑然惟以影自隨憐子肝心如鐵石昔所謂可今不移世間取舍竟誰是惟有古佛終難欺嗟哉我自不知子意子清淨持律師忽然微笑不言語袖中錦繡開新詩可憐相識二十載終日對面初不知蚌含明珠不肯吐暗行沙底藏光輝蚌爲身計良可耳旁人不悟寧非嗤

閏八月二十五日菊有黄花園中粲然奪目

九日不憂無菊而憂無酒戲作一首

年年九日憂無菊今歲牀空未有糟世事何嘗似人意天公端解惱吾曹金龜解去瓶應滿玉液傾殘氣尚豪門外白衣還到否今時好事恐難遭

九日三首

瓢尊空挂壁九日若爲歡白髮逃無計黄花開已闌酒慳慙對客風起任飄冠賴有陶翁伴貧居得自寛

又

解衣換村酒酒薄不須嫌節到匆空過盃行且強拈得閑身尚健適意事難兼醉臥南窗日誰知酸與甜

又

幼子淮西客雙壺思老人遠來經潁淡細酌喜清醇飲罷遥憐汝歸來早及春南齋昔未有餘似舊時貧

戲題三絶

懊惱嘉榮白髮年逢人依舊唱陽關渭城朝雨今誰聽砑鼓跳踉一破顔

謝傅凄涼已老年胡琴羌笛怨遺賢使君於此雖不俗挽斷髭鬚誰見憐

遍地花鈿歎百年蒼顔白髮意凄然回頭笑指此郎子破賊將來知有天

木冰一首

老病不眠知夜寒晨興薄冰滿庭前枯榆老柳變精妍細稍如苗麄如椽風敲碎玉落紛然冰裹樹葉誰雕鐫鄰家父老呼東垣欲沽官酒囊無錢我亦強起試一觀樹稼不見今十年

夜坐一首

少年讀書目力耗老怯燈光睡常早一陽來復夜正長城上鼓聲寒考考老僧勸我習禪定跏趺正坐推不倒一心無著徐自靜六塵消盡何曾掃湛然已似

須陁洹久爾不負瞿曇老回看塵勞但微笑欲度羣
迷先自了平生誤與道士遊妄意交梨求火棗知有
毗盧一逕通信脚直前無別巧

老史一首

口食陽翟粟身衣陽翟絲二物不相卽飽暖常不時
老史知我窮一歲一奔馳方暑勸脂車苦寒伺來歸
嗟我垂老年未免憂寒飢老史甚忠信但恨性重遲
事我三十年閔閔不相離我門了無求辛苦終不辭
平生金石交至此或已攜老史未易得試復養其兒

臘雪次遲韻一首

冬儲久未辦佳雪爲人留穀豆入高廩薪蒸轉千輈
紛紛了歲事閔閔念農疇家有二頃田一頃種米麰
風聲夜中變飛霰曉未休粗畢今歲寒復免來年憂
天公知人心未禱得所求傾瓢有遺酌起和田中謳

小雪一首

小雪僅能消膈熱苦寒偏解惱衰翁年豐誰使百物
貴心淨要令萬事空老去禪功深自覺生來滯運與
人同閑中未斷生靈念清夜焚香處處通

土牛一首

天地非不仁萬物自芻狗土牛適成象逡巡見屠剖
田家挽雙角歸理繅絲釜生無負重力死作初耕候
碎身初不辭及物稍無負君看劉表牛豈脫曹公手

除夜二首

年年賦除夜一賦一衰殘家有三斗釀春餘半月寒
鷄豚不改舊隣里自相歡元日應無客蕭然不著冠

又

七十三年客相從尚幾年西方他日事東魯一經傳
漸解平生縛初安半夜禪紛紛爭奪際何意此心全

遺老齋南一柏雙榦昔歲坐堂上僅可見也
今出屋已尺餘偶賦一首

翠柏擢雙榦冉冉出屋危柏長雖云喜我老亦可知
苦寒不改色烈風終自持門閑斷來客相對不相欺

正月十六日一首

上元已過欲收燈城郭遊人一倍增陌上紅塵霏似
霧雲間明月冷如冰誰言世上驅馳客老作庵中寂
定僧漏水半消燈火冷長空無滓色澄澄

七十三歲作一首

一生有志恨無才久爾蕭蕭白髮催力學當年真自
信初心到此未應回舊人化去渾無幾新障重生撥
不開七十三年還住否獲麟後事轉難裁

春旱彌月郡人取水邢山二月五日水入城
而雨一首

春旱時聞孽火然邢山龍老不安眠麥生三寸未覆
壠雨過一犂初及泉深愧貧民飢欲死可憐肉食坐
稱賢南齋遺老知尤幸湯餅黃虀又一年

龍川道士一首 廖有象

昔我遷龍川不見平生人傾囊買破屋風雨庇病身
頎然一道士野鶴墮鷄羣飛鳴閭巷中稍與季子親
刺口問生事褰裳觀運斤俛仰忽三年愈久意愈真
送我出重嶺長揖清江濱方營玉皇宮棟宇期一新
成功十年後脫身走中原見公心自足徒步非我勤
我歸客箕潁晝日長掩關僕夫忽告我門有萬里賓

問其所從來笑指南天雲心知故人到驚喜不食言
我老益不堪惟有二頃田年年種麥禾僅能免饑寒
君來亦何爲助我耕且耘嗟古或有是今世非所聞

重贈一首

出家無復家視身等雲浮東西隨風行忽然遍九州
君居龍川城築室一周屋瓦如翬飛象設具冕旒
弟子五六人門徒散林丘本爲百年計自可一世留
胡爲不復顧脫去如敝裘萬里一藤杖來從故人遊
故人病老翁輕重恐未酬疑君了心法萬物皆浮漚
去彼非有嫌來此亦無求是心摩尼珠不受篋笥收
故人感君意一言還信不遠行不爲此浪走非良謀

食櫻筍二首

一旱經春草木焦朱櫻結子獨盈條盤中宛轉明珠
滑舌上逡巡絳雪消仰囑佳人露猶濕偷銜啼鳥語
尤嬌南方荔子爭先後羞見炎風六月燒
林竹抽萌不忍挑誰家盈束伴晨樵籜龍似欲號無
罪食客安知惜後凋不顧鹽梅調鼎味姑從律呂應
簫韶林間老死雖無用一試冬深雪到腰

西軒畫枯木怪石一首

西軒素屏開白雲婆娑老桂依霜輪顧兔出走蟾蜍
奔河漢卷海機石蹲牽牛自載倚桂根清風颯然吹
四鄰東坡妙思傳子孫作詩髣髴追前人筆墨墮地
稱奇珍閉藏不聽落泥塵老人讀書眼病昏一看落
筆生精神

悟老住慧林一首

能公住嶺南正觀呼不起忠公客中禁朝恩不爲累
道人無淨穢所遇忘嗔喜悟公清淨人心厭紛華地
慧林虛法席去有遲遲意投身淤泥中佛法何處是
引身山林間過患差無幾力小難自欺心安似無愧
悟世常失人違心輒喪己徐行勿與較乘流得坎止
君看淨因揩志以直自遂殺身竟何益犯難豈爲智
去住本由天毋求亦無避相期明且哲大雅亦如此

蠶麥一首

春旱麥半熟蠶收僅十分不憂無餅餌已幸有襦裙
造化真憐汝耕桑不謾勤經過話關陝貧病不堪聞

北堂一首

吾廬雖不華粗有南北堂通廊開十窗爽氣來四方
風長日氣遠六月有餘涼兒女避不居留此奉爺孃
爺孃髮如絲不耐寒暑傷單衣蕉葛輕軟飯菘芥香
無客恣臥起有客羅壺觴今年得風痺摩膏沃椒湯
念終捨此去故山松柏蒼此地亦何爲歲時但烝嘗

秋稼一首

雨晴秋稼如雲屯豆没雞兔禾没人老農歡笑語行
路十年儉薄無今晨無風無雨更一月藜羹黍飯供
四鄰天公似許百姓足人事未可一二論窮邊逃卒
到處滿燒場入室才逡巡縣符星火雜鞭箠解衣乞
與猶怒嗔我願人心似天意愛惜老弱憐孤貧古來
堯舜知有否詩書到此皆空文

七夕一首

火流知節換秋到喜身安林鵲真安住河橋晚未完
得閑心不厭求巧老應難送酒誰知我瓢樽昨暮乾

食雞頭一首

風開芡觜鐵爲鬚斧斫沙磨旋付廚細嚼兼收上池水徐嚥還成滄海珠佳客滿堂須一斗閑居賴我近平湖多年不到會靈沼氣味宛然初不殊

秋雨一首

禾田已熟畏愁霖積潦欲乾泥尚深一雨一涼秋向晚似安似病老相侵人間有盡皆歸物世外無生賴有心要覓塵埃不到處一燈相照夜愔愔

補種牡丹二絶

野草凡花著地生洛陽千葉種難成姚黄性似天人潔糞壤埋根氣不平

換土移根花性安猶嫌入伏午陰煩清泉翠幄非難辨絶色濃香别眼看

曹郎子文赴山陽令一首

囊空口衆不堪閑却喜平生得細論鶴髮進封償舊德彩衣聽訟勉平反楚風剽疾觀新政浙水蕭條詠舊恩記取老人臨别語茶甌霜後早相存

辛卯九日三首

九日真佳節年年長賦詩深慙鶴髮老每與菊花期帽落無人拾酒狂聊自持豐年餘社甕天意念衰羸

又

我飲不爲酒黄花競此時茱萸謾辟惡麴蘖助和脾淺酌何勞訴獨醒徒爾爲來年我猶健相對亦如斯

又

河朔今將到山陽近欲行老懷驚聚散一酌慰平生陋巷連墻久長淮照眼明到官紛訟牒應憶此時情遲歸自河朔節前當至曹郎將赴山陽節後當行也

早睡一首

老人如嬰兒起晏睡常早麤氈薄絮被孤枕自媚好倒床作龜息逡巡輒復覺隔門燈火明髣髴聞語笑杯棬相勸酬往往見譏誚披衣坐跏趺衰老當自了室空窗亦虛半夜明月到老盧下種法從古無此妙根生花輒開得者自不少要須海底行更問藥山老

廳前柏一首

稚柏如嬰兒冉冉三尺長移根出澗石植榦對華堂重露恣膏沐清風時抑揚我老不耐寒憐汝堪風霜朝夕望爾長尺寸常度量知非老人伴可入諸孫行想見十年後簷前蔚蒼蒼人來顧汝笑誦我此詩章

十月二十九日雪四首

床頭唧唧糟鳴甕夜半蕭蕭雪打窗擁褐旋驚花著樹潑醅初喜酒盈缸鄰翁晨乞米三斗釣戶暮留魚一雙自笑有無今粗足遥憐逐客過重江時逐客有過湖嶺者

龕燈照室久妨睡雪氣侵人不隔窗枕上詩成那起草槽頭酒滴暗鳴缸遠來狂客應回去高卧幽人未有雙猶憶新灘泊船處堆蓬積玉撼長江

幽居漫爾存三徑燕坐何妨應六窗老憶舊書時展卷病封藥酒旋開缸小園摇落黄花盡古檜飛鳴白鶴雙珍重老盧留種子養生不復問王江

鷄子一飛超漲海蜂兒終日透晴窗心空莫著書千卷客到長留酒半缸性命早知元有分文章誰信舊無雙何年結束尋歸路還看蟇頤下飲江

冬日卽事一首

寒日初加一線長臘醅添浸隔羅光新年只願多新

酒舊疾微令變舊方自昔杯棬元窄小得閑筋力尚康强買田種秫貧無計自有人家爲插秧近來腹疾頗退足疾尚餘一二醫婁生言舊所用藥須少增損

畫學董生畫山水屏風一首

承平百事足鴻都無不有策牘試篆隸丹青寫飛走紛然四方集狐兔萃林藪何人知有益長嘯呼鷹狗奔逃走城邑驚顧念餬口素屏開白雲稱我茅簷陋濡毫願揮洒峯巒映巖竇巨石連地軸飛布瀉天漏縈山一徑通過水微橋構山家煙火然遠寺晨鐘叩僧從何方來行速午齋後有客呼渡船隔水惟病叟听然發一笑此處定真否人生初偶然與此誰夭壽厄窮妄自憐一醉輒日富客至亦茫然邀我沽斗酒

冬至日作一首

羲和飛轡留不住小兒逢節喜欲舞人言老翁似小兒烝豚釀酒多爲具潁川本自非吾鄉鄰里十年成舊故誰令閉戶謝往還壽酒獨向兒孫舉飲罷跏趺閉雙目寂然自有安心處心安自謂無老少不知鬢髮已如素似聞錢重薪炭輕今年九九不難數

冬至雪二首

一氣潛萌九地中雪花微落四無風初陽便有回天力宿瘴徐看卷地空家釀再投猶恨薄官酤多取定無功時人淺陋終無益徑就天公借一豐

佳節蕭條陋巷中雪穿窗戶有顏風出迎過客知非病歸對先師喜屢空黍醞盈瓢終寡味石薪烘竈信奇功頗嫌半夜欺毛褐却喜年來麥定豐

讀樂天集戲作五絶

樂天夢得老相從洛下詩流得二雄自笑索居朋友絶偶然得句與誰同

樂天得法老凝師後院猶存楊柳枝春盡絮飛餘一念我今無累百無思

樂天投老刺杭蘇溪石胎禽載軸艫我昔不爲二千石四方異物固應無

樂天引洛注池塘畫舫飛橋映綠楊渠水隔城來不得不辭策杖看湖光

樂天種竹自成園我亦牆陰數百竿不共伊家鬭多少也能不畏雪霜寒

記病一首

我病在脾胃一病四十年微傷輒暴下傾注如流泉去年醫告我此病猶可痊試取薑豆附三物相和丸服之不旬浹病去如醫言醫言藥有毒病已當速捐我意藥有功服久功則全侵尋作風痺兩足幾蹣跚徐悟藥過量醫初固云然舊病則已除柰此新病纏醫言無甚憂前藥姑捨旃藥毒久自消真氣從此完鄙夫不信醫私智每自賢咄哉已往咎終身此韋弦

除日二首

屠蘇末後不辭飲七十四人今自希筋力明年應更減誠心憂世久知非脾寒服藥近方驗風痺經冬勢漸微得罪明時歸已晚此生此病任人譏

七十四年明日是三千里外未歸人酒籌泉湧如迎節詩句雲生喜見春賀客不來知我病鄰家竊語笑吾真時人莫作樂天看燕坐端能畢此身樂天居洛陽日正與予年相若非齋居道場輒攜酒尋花遊賞泉石略無暇日予性拙且懶杜門養病已僅十年樂天未必能

爾也

上元一首

上元車馬正喧喧老病無聊長掩門不著繁燈眩雙目獨邀明月上前軒跏趺默坐聞三鼓寂寞誰來共一樽已覺城中塵土臭急將清雨洗乾坤

壬辰生日兒姪諸孫有詩所言皆過記賀中所懷亦自作一首

生日今朝是忽忽又一年讀書真已矣閉目但茫然下種言非妄開花果定圓驅羊舊有法視後直須鞭

白鬚一首

少年不辦求良藥老病無疑生白鬚下種已遲空悵望無心猶幸省工夫虛明對面誰知我寵辱當前莫問渠自頃閉門今十載此生畢竟得如愚

林筍一首

竹林遭凍曾枯死春筍連年再發生天與歲寒終倔強澤分淇澳轉敷榮狂鞭已逐草侵徑疎影長隨月到楹愁阮欲來從我飲閉門一笑亦逢迎

西軒種山丹一首

淮陽千葉花到此三百里城中衆名園栽接比桃李吾廬適新成西有數畦地乘秋種山丹得雨生可喜山丹非佳花老圃有深意宿根已得土絕品皆可寄明年春陽升盈尺爛如綺居然盜天功信矣斯人智根苗相因依非真亦非僞客來但一笑勿問所從致

遊西湖一首

閉門不出十年久湖上重遊一夢回行過閭閻爭問訊忽逢魚鳥亦驚猜可憐舉目非吾黨誰與開樽共一杯歸去無言掩屏臥古人時向夢中來

泛潩水一首

早歲南遷恨舳艫歸來平地憶江湖半篙春水花千片八尺輕船酒一壺徐轉城陰平野闊稍通竹徑小亭孤前朝宰相終難得父老咨嗟今亦無自潩溝泛舟至曲水園本文潞公舊物潞公以遺賈魏公今爲賈氏園矣

風痺三作一首

年老百病生風痺已三作主家長患聾說法仍害腳十年學趺坐從此罷雀躍閉目時自觀寸田飽耕鑿下種本無種服藥亦非藥田熟根自生病去如花落吾生默已定有數誰能卻數盡吾則行未應墮冥漠

新作南門一首

于公決獄多陰功自知有子當三公高作里門車馬通定國精明有父風飲酒一石耳目聰漢家宰相仍侯封左右中興始且終我家讀書自我翁恥言法律羞兵戎中年出入黃門中智巧不足稱愚忠雖云寡過亦無功不忮不求心粗空舉世知我惟天工恃此知不累兒童作門不痺亦不隆陋巷正與顏生同勢家笑唾儻見容

春旱一首

舊俸存無幾生齒日益多敝廬雖粗完空廩無麥禾首種二頃田奈此春旱何誰能持隻雞一酹邢山阿飢寒誰相念幸龍未見訶去年投虎頭叩門用干戈邂逅一尺雨豈復陰陽和幽明初不隔誠意豈在多惻然上通天矧此一盤渦雲興雨隨至父老行且歌

感秋扇一首

團扇經秋似敗荷丹青髣髴舊松蘿一時用舍非吾事舉世炎涼奈爾何漢代誰令收汲黯趙人猶欲用廉頗心知懷袖非安處重見秋風愧恨多

欒城第三集卷第三

原

书

空

白

页

欒城第三集卷第四

詩十二首

喜姪邁還家二首

一別忽忽歲五除還家恠我白髭鬚懷中初見孫三世巷口新成宅一區（姪房添一男孫予亦葺成敝廬皆別後事）林下酒尊還漫設床頭易傳近看無老年遊宦真安往南北相望結草廬

次前韻

心空煩惱不須除白盡年來罷鑷鬚隨俗治生終落落苦心憂世漫區區居連里巷知安否食仰田園問有無我已閉門還往絕待乗明月過君廬

喜雨（五月十九日夏至）

一旱經春夏已半好雨通宵曉未收氣爽蹔令多病喜來遲未解老農憂力耕僅足公家取遺秉休違寡婦求時向林間數新竹籜龍騰上欲迎秋

雨過一首

東南流注已鳴澗西北霏微僅斂塵人意共懷艱食病天公那有不仁人雲移已分貧無福雩應方知社有神田里相望無一舍終年苦樂會須勻

溽暑一首

東風吹鼎方然薪遊魚出沒一世人隨波上下猶欣欣不識河漢清涼津十年我已不出門可憐尚寄生死濱老知下種功力新開花結子當有辰寒暑一過聊嚬呻至此有道非有神

外孫文九伏中入村𢿐麥一首

春田不雨憂無麥入囷得半猶足食伏中一𢿐不可緩旱田蒼耳猶難得人言春旱夏當潦入伏未保天日好老農經事言不虛防風防雨如防盜外孫讀書舊有功五言七字傳祖風旋投詩筆到田舍知我老來饞且慵秋田正急車難起汗滴肩頳愧鄰里磨聲細轉雪花飛舉家百口磨牙齒食前方丈我所無烝𪎊十字或有諸孫歸何用慰勤苦烹雞亦有烝胡盧（唐相盧懷慎既老家居諸公嘗往問疾公設食待客勑庖夫淨去毛勿拗折其項客喜烝當食烝鵝鴨也食至乃烝胡盧耳諸公皆不飽公食之殊美）

大雨後詠南軒竹二絕句

苦寒壞我千竿綠好雨還催衆筍長痛飲雖無嵇阮客瓢尊一試午陰涼

葉開翡翠才通日節竦琅玕不怕風稍放西邊深二丈端如幽谷茂林中（竹西有二丈隙地筍猶未到）

秋後即事一首

苦熱真疑不復涼火流漸見迫西方清風一夜吹茅屋竹簟今朝避石床露濕中庭菊含蘂水浮西浦稻生芒秋成得飽家家事莫笑農夫喜欲狂

送遲赴登封丞一首

昔我過嵩陽秋高日重九晨遨同行客共舉登高酒藤藜生胼胝一覽河山富封壇土消盡中夜捫星斗下山雙足廢欲上知難又回首煙雲中隱約見巖岫未老約來遊何意七十後吾兒性靜默丞邑山路口秋暑山尚煩冬雪山方瘦春山利遊觀安輿即迎父

省事一首

早歲讀書無甚解晚年省事有奇功自許平生初不錯人言畢竟兩皆空空中有實何人見實際心知與

佛同煩惱消除病亦去閉門便了此生中

廣福僧智昕西歸一首

先人寄東巖蕭然四無隣八尺清冷泉中有白髮人
婆娑弄明月松間夜相賓平生指庚壬終老投此身
築室潁川市西望長悲辛故山比丘僧蠒足超峨岷
歸塗三千里秋風入衣巾北崦百步外我夢一室新
速營三間堂永奉兩足尊我歸要有時久遠與子親
悟老非凡僧瓦礫化金銀歸來味玄言見日當自陳

欒城第三集卷第四

欒城三集卷第五

詩賦銘贊共十首

種藥苗二首 并引

予閑居潁川家貧不能辦肉每夏秋之交菘芥未成則槃中索然或教予種罌粟決明以補其匱寓潁川諸家多未知此故作種藥苗二詩以告之皆四章章八句

種罌粟 四言

築屋城西中有圖書窗戶之餘松竹扶踈拔棘開畦以毓嘉蔬畦夫告予罌粟可儲罌小如罌粟細如粟與麥皆種與穄皆熟苗堪春菜實比秋穀研作牛乳烹爲佛粥老人氣衰飲食無幾食肉不消食菜寡味柳槌石鉢煎以蜜水便口利喉調養肺胃三年杜門莫適往還幽人衲僧相對忘言飲之一杯失笑欣然我來潁川如遊廬山

種決明 四言

閑居九年祿不代耕肉食不足藜藿烝羹多求異蔬以佐晨烹秋種罌粟春種決明決明明目功見本草食其花葉亦去熱惱有能益人矧可以飽三嗅不食笑杜陵老老人平生以書爲累夜燈照帷未曉而起百骸未病兩目告瘁決明雖良何補於是自我知非卷去圖書閉目內觀妙見自如聞阿那律無目而視決明何爲適口乎爾

上巳一首 六言

春服初成日暖溴河漸滿風涼欲復孔門故事略有童冠相將城西百步而近杏花半落草香欣然顧與數子臨水一振衣裳故人有酒未酌爲我班荆舉觴我雖少飲不醉未怪遊人若狂春風自爾一月花絮極目飛揚誦詩相勸行樂良士但取無荒

上巳後一首 六言

上巳已過旬日西湖尚有遊人老人復歸閉戶戶外百事日新呼兒試問築室春晚何日堂成我家舊廬江上隱居三世相因晏子不願改卜我今已愧先君始有茍合則止已老姑欲安身西望烝嘗有處傳家圖史常陳門中此外何事世故有耳不聞食訖趺坐日昃此心皎皎長存萬事汝勿告我婚嫁自畢諸孫

堂成一首 四言

築室三年堂成可居我初不知諸子勞劬父母老矣風雨未除橐裝幾何勿問有無伐木於山因此舊廬不約不豐燕處無餘堂開六楹南北四筵晝明廓然夜冥黯然四鄰無聲布被麤氈身非蚌螺一睡經年夜如何其趺坐燕安善惡不思此心自圓東廂靖深以奉嘗烝老佛之廬朝香夜燈西廂千卷圖書之林先人所遺子孫是承杖屨經行直如引繩顧視而笑此如我心諸子之宮左右吾背將食擊板一擊而會瓜畦芋區分布其外鉏去瓦礫壤而不塊廢井重浚泉眼仍在轆轤雷鳴甘雨時霈園夫能勤家足于菜有客叩門賀我堂成揖客而笑念我平生三世讀書粗免躬耕明窗脩竹惟我與兄蔭映茅茨吐論崢嶸猖狂妄行以得此名老而求安匪以爲榮

雙柳一首 四言

我作新堂中庭蕭然雙柳對峙春陽既應千條萬葉

風濯雨洗如美婦人正立櫛髮髮長至地微風徐來掩冉相繆亂而復理垂之爲纓絡之爲結屈伸如意燕雀翔舞蜩蜇嘶鳴不召而至清霜夜落衆葉如剪顏色憔悴永愧松柏歲寒不改見嘆夫子聊同淵明攀條嘯詠得酒徑醉一壓粗給三黜不去亦如展惠

卜居賦一首 并引

昔予先君以布衣學四方嘗過洛陽愛其山川慨然有卜居意而貧不能遂予年將五十與兄子瞻皆仕於朝裒橐中之餘將以成就先志而獲罪於時相繼出走予初守臨汝不數月而南遷道出潁川顧猶有後憂乃留二子居焉曰姑餬口於是既而自筠遷雷自雷遷循凡七年而歸潁川之西三十里有田二頃而僦廬以居西望故鄉猶數千里勢不能返則又曰姑寓於此居五年築室於城之西稍益買田幾倍其故曰可以止矣蓋卜居於此初非吾意也昔先君相彭眉之間爲歸全之宅指其庚壬曰此而兄弟之居也今子瞻不幸已藏於郟山矣予年七十有三異日當追蹈前約然則潁川亦非予居也昔貢少翁爲御史大夫年八十一家在瑯琊有一子年十二自憂不得歸葬元帝哀之許以王命辦護其喪譙允南年七十二終洛陽家在巴西遺令其子輕棺以歸今予廢棄久矣少翁之寵非所敢望而允南舊事庶幾可得然平昔好道今三十餘年矣老死所未能免而道術之餘此心了然或未隨物淪散然則卜居之地惟所遇可也作卜居賦以示知者

吾將卜居居於何所西望吾鄉山谷重阻兄弟淪喪顧有諸子吾將歸居歸與誰處寄籍潁川築室耕田食粟飲水若將終焉念我先君昔有遺言父子相從歸安老泉閱歲四十松竹森然諸子送我歷井捫天汝不忘我我不忘先庶幾百年歸掃故阡我師孔公師其致一亦入瞿曇老聃之室此心皎然與物皆寂身則有盡惟心不沒所遇而安孰匪吾宅西從吾父東從吾子四方上下安有常處老聃有言夫惟不居是以不去

銅雀硯銘 并引

客有遊河朔登銅雀廢臺得其遺瓦以爲硯甚堅而澤歸以遺予爲之銘曰

土生萬物而能長存銅雀初成萬瓦雲屯得水而埏得火而堅水乾火冷而土不遷石質金聲水火則然臺毀棟摧誰使獨全披榛得之如見古人來爲吾硯明窗細氈老尚著書撫之長歎用捨有時一愚一賢

壬辰年寫真贊

潁濱遺民布裘葛巾紫綬金章乃過去人誰與丹青畫我前身遺我後身一出一處皆非吾真燕坐蕭然莫之與親

管幼安畫贊 并引

予自龍川歸居潁川十有三年杜門幽居無以自適稍取舊畫閱之將求古人而與之友蓋於三國得一人焉曰管幼安寧幼安少而遭亂渡海居遼東三十七年而歸歸於田廬不應朝命年八十有四而沒功業不加於人而予獨何取焉取其明於

知時而審於處己云爾蓋東漢之衰士大夫以風節相尚其立志行義賢於西漢然時方大亂其出而應世鮮有能自全者潁川孫文若以智策輔曹公方其擒呂布斃袁紹皆談笑而辦其才與張子房比然至於九錫之議卒不能免其身彭城張子布忠亮剛簡事孫氏兄弟成江東之業然終以直不見容力爭公孫淵事君臣之義幾絶平原華子魚以德量重於曹氏父子致位三公然曹公之殺伏后子魚將命至破壁出后而害之汝南許文休以人物臧否聞於世晚入蜀依劉璋先主將克成都文休逾城出降雖卒以為司徒而蜀人鄙之此四人者皆一時賢人也然直己者終害其身而枉己者終喪其德處亂而能全非幼安而誰與哉舊史言幼安雖老不病著白帽布襦袴布裙宅後數十步有流水夏暑能策杖臨水盥手足行園圃歲時祀其先人絮帽布單衣薦饌饋跪拜成禮予欲使畫工以意髣髴畫之昔李公麟善畫有顧陸遺思今公麟死久矣恨莫能成吾意者姑為之贊曰

幼安之賢無以過人予獨何以謂賢賢其明於知時審於處己以能自全幼安之老歸自海東一畝之宮閉不求通白帽布裙舞雩而風四時烝嘗饋奠必躬八十有四蟬蛻而終少非漢人老非魏人何以命之天之逸民

欒城三集卷第五

原书空白页

欒城第三集卷第六

策問論一十七首

問大泉直十行於世僅十年矣物重而泉輕私鑄如雲百物踴貴民病之久矣朝廷知之凡官府之積以數千萬計而民間之畜不可勝數以民之不易也棄而不惜十損其七聖人仁民之意可謂深矣然竊意舊泉耗於盜鑄新泉在者十三而公私百用大率如故求所以善其後者不可不預講也願著之于篇有司將有採焉

問堯舜周孔之道行於天下無一物而不由無一日而不用而佛老之教常與之抗衡於世世主之欲舉而廢之者屢矣而終莫能此豈無故而能然哉諸生皆學道者也請推言其所以然辯其不可去之理與雖不去而無害於世者詳著之于篇

問河朔有橋非古也河流於澶而橋始成南北通行契丹來和百有餘年夫豈偶然也哉今河出於滑古所謂白馬之津也白馬之津是謂官渡渡則可橋則否橋屢成矣而河漲輒敗以虜使之歲至也而不能已朝廷睦鄰之意厚矣而河朔之人或以為病方今之計其便安在

問士大夫居閭閻習知民病其多不可盡言也姑問其六曰何以使民習於孝弟而無邪僻何以使士安於實行而無矯僞何以使吏食其祿而無妄取何以使文符稀少而賦斂時辦何以使兵安其戍而無逃叛何以使囹圄空虛而無數赦

問堯憂洚水之害朝多賢者不用而用鯀鯀九年無成功民被其患者多矣武王克商微子帝乙之元子其賢聞於天下不立而立武庚武庚卒與三監叛幾為周室大患此二聖人者知其不可用而用之耶抑亦未之知耶宜有以辨之

問孔子稱顏子簞食瓢飲不改其樂一時門弟子莫及之者而韓子以此為哲人之細事子路稱千乘之國師旅饑饉之餘可使有勇而知方孔子目之以政事不以仁許之而孟子以為賢於管仲孟子韓子之言果得孔子之意矣乎

問三代聖人其所以治天下大者諸侯其次井田其次肉刑自三代之衰强弱相吞而諸侯自滅貧富相幷而井田自壞劓刖傷人而肉刑自廢漢唐之間儒者咨嗟太息欲復三代之故而不能者多矣請詳論之此三者誠非耶三代聖人以此治天下凡千有餘年而未嘗變當時亦莫以為非者誠是耶自漢至今亦數千載時用時舍迨今掃蕩無餘而天下未嘗不治學者宜知其故不可不論也

問學者皆宗孔孟今考之於書猶有異同之說姑論其一二孔子之於管仲雖以為小器而許其九合之仁其於子路雖稱其有折獄之明無緼袍之耻而知其不得其死至於孟子則高子路下管仲孔子之於伯夷叔齊以為古之賢人稱柳下惠言中倫行中慮而譏其降志辱身至於孟子則皆以為聖人然則學者今將從孔子歟從孟子歟其明言之

問舜命九官凡為國之政無一不舉歷夏商至周而六官之典備至于今循之然以今之官考舜之舊而

虞稷二官獨廢而不修蓋耕耨稼穡草木鳥獸皆民之所賴以生而國用之所由以足者而獨無以專治其事豈后稷伯益之官皆爲虛設而舜之所命亦有不切於事者歟可詳論之

問魯自宣公失政三桓竊據其民至昭公五世不競將逐季氏遂以失國然孔子相定公將墮三都費人不順兵及公側僅而勝之成人拒命伐之不克幾至於亂孔子之爲是何也及其自衛反魯雖爲大夫不任其事矣季氏將用田賦使冉有訪焉默而不荅然齊有田氏之禍則沐浴而朝請舉兵討之夫哀公君臣非能正鄰國之亂者孔子之爲是亦何也

問郊祀天地見於詩書固有國之常禮也三代既衰禮失其舊秦漢之間祀五時封太山禮汾陰雜出於郊祀之外儒者以爲此禮之大者然五時廢於漢元封禪止於晉武當時自以爲賢於秦漢今將考論其實此三者於唐虞三代抑嘗行之乎所謂封禪七十二君亦可信乎秦不足言漢之諸儒初不言封禪封禪之端發於相如相如之言抑可信乎

問祖宗承五代之餘禮樂未完學校未立其所以爲天下者皆漢唐之遺事也然自今觀之其削平僭亂攘卻夷狄戰必勝攻必取及天下已平祥符景德之間百姓家給人足相賢將勇中外無事朝廷有諍臣州郡有循吏至於文章之盛至與漢唐相若敢問其所以致此者何也今自十有餘年禮樂學校之政幾一新矣其將追繼祖宗而上耶漢唐不足言其於三代其亦庶幾矣乎

問桓文五伯之盛也方是時楚以諸侯而僭稱王召陵之會桓公責包茅之不入而不及其僭柯之盟曹沫兵劫桓公以求侵地而桓公不以爲罪城濮之戰文公以君避臣而不以爲恥圍鄭之役秦伯私與鄭盟引兵先歸而文公不討其貳敢問伯者之盛固若是而可乎

問人之所同好者生也所同貴者位也所同欲者財也天下之大情盡於是矣然此三者常相爲用生者人之本也無財則無以生無位則無以養生而理財作易者蓋知此矣既言三者而參之以仁義其旨安在

問賢不肖之不能相及雖父子兄弟之間有不免焉堯舜之朱均周公之管蔡蓋無足疑者至於孔子門弟子三千餘人其所謂賢者十人而已此十人者與孔子周旋於天下久者數十年其歷試而詳觀之者審矣然子路事衛出公莊公自晉反衛劫孔悝而盟之子路爲孔悝攻莊公於臺上不知父子爭國之不可也田常亂齊宰我助田氏以陷於大戮此二人者亦何爲立於孔氏之門乎

問善爲國者惟其稱耳其取士也因官而取人故士無溢員其用財也量入以爲出故財無不足其治邊也量力而闢土故邊無不守今也取士日廣則官不能容用財無藝則常賦不足開邊日遠則兵愈勞將以救此蓋有舉意而辦者亦有改途易向雖久而不能辦者試詳論之

觀會通以行典禮論

論曰事物之變紛紜雜出若不可知然而有至理存焉禍福治亂之際傾側多故若不可處然而有夷路存焉世之人不知至理之所在也迷而妄行於是有風波作於平地親戚化爲仇怨者矣聖人不然虛心以待物物至而情僞畢陳於前夫知所以御之是以遇繁而若一履險而若夷未嘗有所難者易曰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會通者理之所出也典禮者其所以接物也易有八卦重而爲六十四卦有六爻爻之多至於數百皆聖人指會通以示人陳典禮以教人者也今將言之其多不可勝舉姑以乾坤明之乾之初不潛則危其身四不躍則喪其功二不田則無以廣其德五不天則無以利於人至於坤之初警之以履霜其上戒之以龍戰其三教之以無成其四慎之以括囊凡易之談會通而陳典禮者可以類求矣舜之爲庶人也父頑母嚚象傲艱哉舜之處於其家也周公之爲冢宰也外則管蔡讒之以爲將不利於孺子內則成王疑之殆哉周公之立於其朝也然四岳之稱舜曰烝烝乂不格姦詩人之美周公曰狼跋其胡載疐其尾公孫碩膚赤舄几几蓋舜與周公臨天下之至變履天下之大艱而泰然如拱揖於廟堂之上跪起於尊俎之間可不謂善觀會通以行典禮也哉昔庖丁之論解牛曰良庖歲更刀割也族庖月更刀折也今臣之刀十九年矣而刀刃若新發於硎彼節者有閒而刀刃無厚以無厚入有閒恢恢乎其於游刃必有餘地矣蓋聖人之於事如庖丁之於牛知之明故處之暇處之暇故事無不濟者此其所以爲聖人也謹論

欒城第三集卷第六

原书空白页

欒城第三集卷第七

論語拾遺并引

予少年爲論語略解子瞻謫居黄州爲論語說盡取以往今見於書者十二三也大觀丁亥閑居潁川爲孫籀簡筠講論語子瞻之說意有所未安時爲籀等言凡二十有七章謂之論語拾遺恨不得質之子瞻也

巧言令色世之所說也剛毅木訥世之所惡也惡之斯以爲不仁矣仁者直道而行無求於人望之儼然即之也温聽其言也厲而何巧言令色之有彼爲是者將以濟其不仁爾故曰巧言令色鮮矣仁又曰剛毅木訥近仁

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夫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亦可謂賢矣然貧而樂雖欲諂不可得也富而好禮雖欲驕亦不可得也子貢聞之而悟曰士之至於此者抑其切磋琢磨之功至也歟孔子善之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來者舉其成功而告之而知其所從來者所謂聞一以知二也歟

易曰無思無爲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詩曰思無邪孔子取之二者非異也惟無思然後思無邪有思則邪矣火必有光心必有思聖人無思非無思也外無物內無我物我既盡心全而不亂物至而知可否可者作不可者止因其自然而吾未嘗思未嘗爲此所謂無思無爲而思之正也若夫以物役思皆其邪矣如使寂然不動與木石爲偶而以爲無思無爲則亦何以通天下之故也哉故曰思無邪思馬斯徂苟思馬而馬應則凡思之所及無不應也此所以爲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也

終日不食終夜不寢致力於思徒思而無益是以知思之不如學也故十有五而志于學則所由適道者順矣由是而適道知道而未能安則不能行不能行則未可與立惟能安能行乃可與立故三十而立可與立矣遇變而惑則雖立而不固故四十而不惑則可與權矣物莫能惑人不能遷則行止與天同吾不違天而天亦莫吾違也故五十而知天命人之至於此也其所以施於物而行於人者至矣然猶未也心之所安耳目接於物而有不順焉以心御之而後順則其應必疑故六十而耳順耳目所遇不思而順矣然猶有心存焉以心御心乃能中法惟無心然後從心而不踰矩故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

我與物爲二君子之欲交於物也非信無自入矣譬如車輪輿既具牛馬既設而判然二物也夫將何以行之惟爲之輗軏以交之而後輪輿得藉於牛馬也輗軏轅端持軛者也故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大車無輗小車無軏其何以行之哉車與馬得輗軏而交我與物得信而交金石之堅天地之遠苟有誠信無所不通吾然後知信之爲輗軏也

不仁而久約則怨而思亂久樂則驕而忘患故曰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不可以長處樂然則何所處之而可曰仁人在上則不仁者約而不怨樂而不驕管仲奪伯氏駢邑三百飯蔬食沒齒無怨言與豎刁易

牙俱事桓公終仲之世二子皆不敢動而況管仲之上哉

仁者無所不愛人之至於無所不愛也其蔽盡矣有蔽者必有所愛有所不愛無蔽者無所不愛也子曰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以其無蔽也夫然猶有惡也無所不愛則無所惡矣故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其於不仁也亦哀之而已

性之必仁如水之必清火之必明然方土之未去也水必有泥方薪之未盡也火必有煙土去則水無不清薪盡則火無不明矣人而至於不仁則物有以害之也君子無終食之閒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非不違仁也外物之害既盡性一而不雜未嘗不仁也若顏子者性亦治矣然而土未盡去薪未盡化力有所未逮也是以能三月不違仁矣而未能遂以終身其餘則土盛而薪強水火不能勝是以日月至焉而已矣故顏子之心仁人之心也不幸而死學未及究其功不見於世孔子以其心許之矣管仲相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此仁人之功也孔子以其功許之矣然而三歸反坫其心猶累於物此孔顏之所不爲也使顏子而無死切而磋之琢而磨之將造次顛沛於是何三月不違而止哉如管仲生不由禮死而五公子之禍起齊遂大亂君子之爲仁將取其心乎將取其功乎二者不可得兼使天相人以顏子之心收管仲之功庶幾無後患也夫

孔氏之門人其聞道者亦寡耳顏子曾子孔門之知道者也故孔子歎之曰朝聞道夕死可矣苟未聞道雖多學而識之至於生死之際未有不自失也苟一日聞道雖死可以不亂矣死而不亂而後可謂學矣

孔子歷試而不用慨然而歎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從我者其由歟此非孔子之誠言蓋其一時之歎云爾子路聞之而喜子路亦豈誠欲入海者耶亦喜孔子之知其勇耳子曰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蓋曰無所取材以爲是桴也亦戲之云爾雖聖人其與人言亦未免有戲也

令尹子文三仕爲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慍色孔子以忠許之而不與其仁崔子弒齊君陳文子有馬十乘棄而違之孔子以清許之而不與其仁此二人者皆春秋之賢大夫也而孔子不以仁與之孔子之以仁與人也固難殷之三仁孤竹君之二子至於近世惟齊管仲然後以仁許之如令尹子文陳文子雖賢未可以列於仁人之目故冉有子路之政事公西華之應對與子文之忠文子之清一也臧文仲魯之君子也其言行載於魯而孔子少之曰臧文仲不仁者三不智者三下展禽廢六關妾織蒲三不仁也作虛器縱逆祀祀爰居三不智也捨是六者其餘皆仁且智也歟孔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君子而不仁則臧文仲之類歟

孔子居魯陽貨欲見而不往陽貨時其亡也而饋之豚孔子亦時其亡也而往拜之遇諸塗與孔子言孔子答之無違孔子豈順陽貨者哉不與之較耳孟子曰當是時陽貨先豈得不見夫先之而必荅禮之而必報孔子亦有不得已矣孔子之見南子如見陽

貨必有不得已焉子路疑之而孔子不辯也故曰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以爲世莫吾知而自信於天云爾

泰伯以國授王季逃之荆蠻天下知王季文武之賢而不知泰伯之德所以成之者遠矣故曰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子瞻曰泰伯斷髮文身示不可用使民無得而稱之有讓國之實而無其名故亂不作彼宋宣魯隱皆存其實而取其名者也是以宋魯皆被其禍予以爲不然人患不誠誠無爭心苟非豺狼孰不順之魯之禍始於攝而宋之禍成於好戰皆非讓之過也漢東海王彊以天下授顯宗唐宋王成器以天下讓玄宗兄弟終身無閒言焉豈亦斷髮文身子貢曰泰伯端委以治吳仲雍繼之斷髮文身孰謂泰伯斷髮文身示不可用者太史公以意言之耳

子曰三年學不至於穀不易得也穀善也善之成而可用如穀苗之實而可食也盡其心力於學三年而不見其成功者世無有也

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唐虞之際於斯爲盛有婦人焉九人而已婦人者太姒也然則武王蓋臣其母乎古者婦人既嫁從夫夫死從子故春秋書魯僖公之母曰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太姒雖母以九人故謂之臣可也

或問子西孔子曰彼哉彼哉鄭公孫夏無足言者蓋非所問也楚令尹子西相昭王楚以復國而孔子非之何也昭王欲用孔子子西知孔子之賢而疑其不利楚國使聖人之功不見於世所以深疾之也世之不知孔子者衆矣孔子未嘗疾之疾其知我而疑我耳

陳成子弑簡公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曰陳恒弑其君請討之公曰告夫三子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君曰告夫三子者之三子告不可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孔子爲魯大夫鄰國有弑君之禍而恬不以爲言則是許之也哀公三桓之不足與有立也孔子既知之矣知而猶告以爲雖無益於今日而君臣之義猶有儆於後世也子瞻曰哀公患三桓之偪常欲以越伐魯而去之以越伐魯豈若從孔子而伐齊既克田氏則魯公室自張三桓將不治而自服此孔子之志也予以爲不然古之君子將有立於世必先擇其君齊桓雖中主然其所以任管仲者世無有也然後九合之功可得而成今哀公之妄非可以望桓公也使孔子誠克田氏而返將誰與保其功然則孔子之憂顧在克齊之後此則孔子之所不爲也

孔子以禮樂遊於諸侯世知其篤學而已不知其他犂彌謂齊景公曰孔丘知禮而無勇若使萊人以兵劫魯侯必得志焉衛靈公之所以待孔子者始亦至矣然其所以知之者猶犂彌也久而厭之將傲之以其所不知蓋問陳焉孔子知其決不用也故明日而行使誠用之雖及軍旅之事可也

道之大充塞天地贍足萬物誠得其人而用之無所不至也苟非其人道雖存七尺之軀有不能充矣而

況其餘乎故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羣居終日言不及義此里巷之鄙夫直情而恣行者也而孔子何難焉蓋知不義之可惡而欲以小惠徼譽於世世必以是取之此孔子之所難也

古之教人必以學學必教之以道道有上下其形而上者道也其形而下者器也君子上達知其道也小人下達得其器也上達者不私於我不役於物故曰君子學道則愛人下達者知義之不可犯禮之不可過故曰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如使人而不知道雖至於君子有不仁者矣小人則無所不至也故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

有道者不知貧富之異貧而無怨富而無驕一也然而飢寒切於身而心不動非忘身者不能故曰貧而無怨難富而無驕易

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孝弟忠信汎愛而親仁皆其質也有其質矣而無學以文之者皆未免於有過也故曰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好智不好學其蔽也蕩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此六者皆美質也而無學以文之則其病至此故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質如孔子而不知學皆六蔽之所害蓋無足怪也人生於欲不知道者未有不爲欲所蔽也故曰人之少也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始學者未可以語道也故古之教者必始於周南召南周南召南知欲之不可已而道之以禮以禮濟欲夫是以樂而不淫始學者安焉由是以免於蔽子謂伯魚曰汝爲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歟言欲之蔽也

古之傳道者必以言達者得意而忘言則言可尚也小人以言害意因言以失道則言可畏也故曰予欲無言聖人之教人亦多術矣行止語默無非教者子貢習於聽言而未知其餘也故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夫豈無以感而通之乎

衞靈公以南子自汙孔子去魯從之不疑季桓子以女樂之故三日不朝孔子去之如避寇讎子瞻曰衞靈公未受命者故可季桓子已受命者故不可予以爲不然孔子之世諸侯之過如衞靈公多矣而可盡去乎齊人以女樂間孔子魯君大夫既食餌矣使孔子安而不去則坐待其禍無可爲矣非衞南子之比也

君子無所不學然而不可勝志也志必有所一而後可志無所一雖博猶雜學也故曰博學而篤志將有問也必切其極退而思之必自近者始不然疑而不信也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自夫婦之所能而思之可以知聖人之所不能也故曰切問而近思君子爲此二者雖不爲仁而仁可得也故曰仁在其中矣

欒城第三集卷第七

欒城第三集卷第八

易說三首

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何謂道何謂性請以子思之言明之子思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中者性之異名也性者道之所寓也道無所不在其在人爲性性之未接物也寂然不得其朕可以喜可以怒可以哀可以樂特未有以發耳及其與物接而後喜怒哀樂更出而迭用出而不失節者皆善也所謂一陰一陽者猶曰一喜一怒云爾言陰陽喜怒皆自是出也散而爲天地歛而爲人言其散而爲天地則曰天地位焉萬物育焉言其歛而爲人則曰成之者性其實一也得之於心近自四支百骸遠至天地萬物皆吾有也一陰一陽自其遠者言之耳

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此何數也曰一氣判而爲天地分而爲五行易曰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此十者天地五行自然之數雖聖人不能加損也及文王重易將以揲蓍則取其數以爲蓍數曰大衍之數五十大衍云者大衍五行之數而取其五十云爾用於揲蓍則可而非天地五行之全數也故繼之曰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明此天地五行之全數古之聖人知之所以配天地參陰陽其用有不可得而知者非蓍數之所及也及子瞻論易乃以蓍數之故而損天地五行之全數以合之爲之說曰大衍之數五十者五不特數以爲在六七八九之中也言十則一二三四在其中言六七八九則五在其中矣一二三四在十中然而特見者何也水火木金特見於四時而土不特見故土無定位無成名無專氣夫五行迭用於四時其不特見者均也謂土不特見此野人之說也今謂五行之數止於五十是天五爲虛語天數不得二十有五天地之數不得五十有五而可乎且土之生數既不得特見而其成數又以水火木金當之是土卒無生成數也使土無生成數則天地之數四十而已尙何五十之有且天地五行之數人之所不與也今也欲取則取欲去則去是以意命五行也蓋天以一生水地以二生火天以三生木地以四生金天以五生土五行既生矣而未及成地安於下天運於上則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地以五合一而水成天以五合二而火成地以五合三而木成天以五合四而金成地以五合五而土成天之所生不得地五則不成地之所生不得天五亦不成此陰陽之至情而古今之定論非臆說也且土之在天地四行之所賴以成而土之賴於四行者少其實可視而知不可誣也今將求合蓍數而黜土其爲說疏矣

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常易以知險夫坤天下之至順也德行常簡以知阻乾之健坤之順皆其材之自然也譬如鳥之能飛魚之能游非有使之者也乾以其健濟天下之險坤以其順濟天下之阻皆有餘

矣然而或亦不濟如鳥之能飛而困於弋魚之能游而斃於網健順之不可恃者亦若是矣且天下之險阻果安在乎物固有强弱有遠近有高下有好惡有向背有取舍此爭之端而險阻之所出也方其不爭乘之以至健和之以至順無不濟也遇其方爭健能勝之順能說之尚可也不能勝不能說而險阻作矣然則何爲而可易曰夫乾確然示人易矣夫坤隤然示人簡矣健而無心者其德易其形確然順而無心者其德簡其形隤然易簡積於中而確然隤然者著於外吾信之物安之雖險阻在前而無不知知之至則渙然冰釋無能爲矣此則易簡之功而非健順之所及也易曰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物得其理則吾何爲哉亦位於其中而已矣

洪範五事說一首

昔禹觀洛書而得九疇之次初一曰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二者天人之道而九疇之源本也漢劉向父子始采諸儒之說而作五行傳其論五事失其實者過半後世因之予以爲不然乃爲之說曰五行天事也五事人事也五行之先後以天事言之五事之先後以人事言之天以一生水地以二生火天以三生木地以四生金天以五生土此五行之所以爲先後也人之生也形色具而聲氣繼之形氣具而視聽繼之形氣視聽具而喜怒哀樂之變至喜怒哀樂既至而思生焉喜怒哀樂之未至則無思也無爲也無思無爲則性也性非五事而五事之所依也故形色爲貌聲氣爲言目爲視耳爲聽心爲思此五事之所以爲先後也畜爲五藏發爲五事以應五行故脾之發爲貌而主土肺之發爲言而主金肝之發爲視而主木腎之發爲聽而主水心之發爲思而主火自黃帝以來知醫者言之詳矣捨此則無以治病無以生殺人也漢儒之說以言爲金以聽爲水則亦既得之矣至於以貌爲木以視爲火以思爲土則不可何以言之土之爲物形色先具而水火木金附焉故形色之著者莫如土土實爲脾皮肉筋骨髓腦垢色皆土之屬而脾之餘也此佛氏所謂地大者也其於人爲貌貌之德恭恭之至肅肅則土得其性土得其性則能勝水故其休徵時雨肅之反爲狂狂則土失其性土失其性則不能勝水故其咎徵常雨肺之於人氣之所從出入也方其有氣而未聲則無以接物而物亦莫之喻也氣至於有聲聲成言言出而物從之矣故言之德從從之至乂語曰出辭氣斯遠鄙倍矣詩曰辭之輯矣民之洽矣辭之懌矣民之莫矣言之能乂如暘之能晞出而物莫之違也物之有聲者莫如金故言主金乂則金得其性金得其性故其休徵時暘乂之反爲僭僭則金失其性金失其性故其咎徵常暘物之能視者有待於日日入則視無以致其用及其升於東方然後視者皆明木位於東而日之所從見也故視主於木而木爲肝視之德明明之至哲哲則木得其性木得其性故其休徵時燠哲之反爲豫豫則木失其性木失其性故其咎徵常燠目施明於外者也耳納聰於內者也明施於外則爲燠聰納於

內則爲寒寒水之性也受天下之言而無所不容故其德聰聰之至則謀謀則水得其性水失其性故其休徵時寒謀之反爲急急則水失其性故其咎徵常寒心虛而應物者也火無形而離於物者也二者其德同同故無所不照心之用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及其至也無思無爲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由思而至於無思則復於性矣復於性則出於五事之表此聖人所以參天地通鬼神而不可知者也故思之德睿睿之至聖其功行於萬物無所不入而不知其所以入惟風亦然易曰風自火出家人聖則火得其性火得其性故其休徵時風聖之反爲蒙蒙則火失其性火失其性故其咎徵常風此五者洛書之本說與黃帝之遺書合醫者由之至于今不變而漢之諸儒反之此智者之所太息也

詩病五事

李白詩類其爲人駿發豪放華而不實好事喜名不知義理之所在也語用兵則先登陷陣不以爲難語游俠則白晝殺人不以爲非此豈其誠能也哉白始以詩酒奉事明皇遇讒而去所至不改其舊永王將竊據江淮白起而從之不疑遂以放死今觀其詩固然唐詩人李杜稱首今其詩皆在杜甫有好義之心白所不及也漢高帝歸豐沛作歌曰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高帝豈以文字高世者哉帝王之度固然發於其中而不自知也白詩反之曰但歌大風雲飛揚安用猛士守四方其不識理如此老杜贈白詩有細論文之句謂此類也哉

大雅綿九章初誦太王遷豳建都邑營宮室而已至其八章乃曰肆不殄厥愠亦不隕厥問始及昆夷之怨尚可也至其九章乃曰虞芮質厥成文王蹶厥生予曰有疏附予曰有先後予曰有奔奏予曰有禦侮事不接文不屬如連山斷嶺雖相去絕遠而氣象聯絡觀者知其脈理之爲一也蓋附離不以鑿枘此最爲文之高致耳老杜陷賊時有詩曰少陵野老吞聲哭春日潛行曲江曲江頭宮殿鎖千門細柳新蒲爲誰綠憶昔霓旌下南苑苑中萬物生顏色昭陽殿裏第一人同輦隨君侍君側輦前才人帶弓箭白馬嚼齧黃金勒翻身向天仰射雲一箭正墜雙飛翼明眸皓齒今何在血汙遊魂歸不得清渭東流劒閣深去住彼此無消息人生有情淚霑臆江水江花豈終極黃昏胡騎塵滿城欲往城南忘南北予愛其詞氣如百金戰馬注坡驀澗如履平地得詩人之遺法如白樂天詩詞甚工然拙於紀事寸步不遺猶恐失之此所以望老杜之藩垣而不及也

詩人詠歌文武征伐之事其於克密曰無矢我陵我陵我阿無飲我泉我泉我池其於克崇曰崇墉言言臨衝閑閑執訊連連攸馘安安是類是禡是致是附四方以無侮其於克商曰維師尚父時惟鷹揚諒彼武王肆伐大商會朝清明其形容征伐之盛極於此矣韓退之作元和聖德詩言劉闢之死曰宛宛弱子赤立傴僂牽頭曳足先斷腰膂次及其徒體骸撐拄末乃取闢駭汗如雨揮刀紛紜爭切膾脯此李斯頌

秦所不忍言而退之自謂無愧於雅頌何其陋也唐人工於爲詩而陋於聞道孟郊嘗有詩曰食薺腸亦苦强歌聲無歡出門如有礙誰謂天地寬郊耿介之士雖天地之大無以安其身起居飲食有戚戚之憂是以卒窮以死而李翺稱之以爲郊詩高處在古無上平處猶下顧沈謝至韓退之亦談不容口甚矣唐人之不聞道也孔子稱顏子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回雖窮困早死而非其處身之非可以言命與孟郊異矣

聖人之御天下非無大邦也使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而已非無巨室也不得罪於巨室巨室之所慕一國慕之矣魯昭公未能得其民而欲逐季氏則至於失國漢景帝患諸侯之强制之不以道削奪吳楚以致七國之變竭天下之力僅能勝之由此觀之大邦巨室非爲國之患患無以安之耳祖宗承五代之亂法制明具州郡無藩鎮之强公卿無世官之弊古者大邦巨室之害不見於今矣惟州縣之間隨其大小皆有富民此理勢之所必至所謂物之不齊物之情也然州縣賴之以爲强國家恃之以爲固非所當愛亦非所當去也能使富民安其富而不橫貧民安其貧而不匱貧富相恃以爲長久而天下定矣王介甫小丈夫也不忍貧民而深疾富民志欲破富民以惠貧民不知其不可也方其未得志也爲兼幷之詩其詩曰三代子百姓公私無異財人主擅操柄如天持斗魁賦予皆自我兼幷乃姦回姦回法有誅勢亦無自來後世始倒持黔首遂難裁秦王不知此更築懷清臺禮義日以媮聖經久埋埃法尙有存者欲言時所咍俗吏不知方挌克乃爲才俗儒不知變兼幷可無摧利孔至百出小人私闔開有司與之爭民愈可憐哉及其得志專以此爲事設青苗法以奪富民之利民無貧富兩稅之外皆重出息十二吏緣爲姦至倍息公私皆病矣呂惠卿繼之作手實之法私家一毫以上皆籍於官民知其有奪取之心至於賣田殺牛以避其禍朝廷覺其不可中止不行僅乃免於亂然其徒世守其學刻下媚上謂之享上有一不享上皆廢不用至於今日民遂大病源其禍出於此詩蓋昔之詩病未有若此酷者也

欒城第三集卷第八

欒城第三集卷第九

書傳燈錄後

予久習佛乘知是出世第一妙理然終未了所從入路頃居淮西觀楞嚴經見如來諸大弟子多從六根入至返流全一六用不行混入性海雖凡夫可以直造佛地心知此事數年於兹矣而道久不進去年冬讀傳燈錄究觀祖師悟入之理心有所契必手錄之寘之坐隅蓋自達磨以來付法必有偈偈中每有下種生花之語至六祖得衣法南邁有明上坐者追至嶺上知衣不可取悔過求法祖誨之曰汝諦觀察不思善不思惡正恁麼時阿那箇是明上坐本來面目明即時大悟遍體流汗曰頃在黃梅隨衆實不省自己本來面目今蒙指示入處如人飲水冷暖自知祖知明已悟教之善自護持而已及內侍薛簡問祖心要祖亦曰一切善惡都莫思量自然得入清淨心體湛然常寂妙用恆沙簡亦豁然大悟予釋卷歎曰祖師入處儻在是耶既見本來面目心能不忘護持不捨則所謂下種也耶譬諸草木種子若置之虛空不投地中雖經百千歲何緣得生若種之地中潤之以雨露曝之以風日則開花結子數日可待六祖常謂大衆汝等諸人自心是佛外無一物而能建立皆是本心生萬種法因教之以一相一行三昧曰若人於一切處不住相於彼相中不生憎愛亦無取捨不念利益成壞等事安閑恬靜虛融澹泊此名一相三昧若於一切處行住坐臥純一直心不動道場真成淨土此名一行三昧若人具二三昧如地有種含藏長養成就其實我今說法猶如時雨普潤大地汝等佛性譬諸種子遇兹沾洽悉得發生承吾旨者決獲菩提依吾行者決證妙果一相一行三昧則治地法也予至此復歎曰祖師之言備矣而人自不知雖知未必能行如予蓋知而未能行者也昔李習之嘗問戒定慧於藥山藥山曰公欲保任此事須於高高山頂坐深深海底行如閨閣中物捨不得便爲滲漏予欲書此言於紳庶幾不忘也凡諸方妙語昔人有未喻者予輒爲釋之錄之於左凡十二章大觀二年二月十三日書

佛說法有一女人忽來問訊便於佛前入定文殊師利近前彈指出此女人定不得又托升梵天亦出不得佛曰假使百千文殊亦出此女人定不得下方有網明菩薩能出此定須臾網明便至問訊佛了去女人前彈指一聲女人便從定而起潁濱老曰有心要出此女人定雖是文殊親托往梵天也出不得無心要出此女人定一彈指便了

僧問老宿師子捉兎亦全其力捉象亦全其力未審全箇什麼力老宿曰不欺之力潁濱老曰師子捉兎時亦全用一箇師子力捉象時亦全用一箇師子力不爲兎小象大而有差別若有差別則物有大於象者師子捉不得矣菩薩斷取三千大千世界置右掌中如持針鋒舉一棗葉即此理也

僧舉教云文殊忽起佛見法見被佛攝向二鐵圍山五雲曰如今若有人起佛見法見我與點兩椀茶且道賞伊罰伊同教意不同教意潁濱老曰攝向鐵圍

山令知起見之非與他茶喫令他識本來處與教意異而不異

保福僧到地藏地藏和尚問彼中佛法云何曰保福有時示衆道塞却你眼教你覷不見塞却你耳教你聽不聞坐却你意教你分別不得地藏曰吾問你不塞你眼見箇什麽不塞你耳聞箇什麽不坐你意作麽生分別或人問此二尊宿意爲同爲不同潁濱老曰六根爲物所塞爲物所坐則不見自性不聞自性不能分別自性若不爲物所塞不爲物所坐則可以聞見自性分別自性矣老子曰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摶之不得名曰微是三者不可致詰故復混而爲一一則性也凡老子之言與佛同者類如此

鄧隱峯在馬師會下一日推土車馬師展脚路上坐峯曰請師收足馬曰已展不收峯曰已進不退推車直進碾損馬師脚馬歸法堂執斧子曰碾損老師脚底出來峯出引頸於前馬師乃置斧子潁濱老曰馬師展脚不收執斧而問二者皆以試驗隱峯臨機見解耳土車進退於事初無損益而直推不顧此隱峯狂直之病也若執斧問之而縮頸畏避則十分凡夫無足取矣猶能引頸而竢則猶可取也故其終也不坐不立倒立而逝雖去來自在而狂病猶未痊也

南泉欲遊莊舍土地神先報莊主乃預爲備泉至問曰安知老僧來排辦如此莊主曰昨夜土地神相報泉曰王老師修行無力被鬼神覷見有僧便問既是善知識因何被鬼神覷見泉曰土地前更下一分飯潁濱老曰昔大耳三藏自謂得宅心通忠國師見而問之曰老僧心在何處大耳曰在西川看競渡忠再問心在何處大耳曰在天津橋看弄胡孫及三問大耳良久莫知去處忠叱之曰這野狐精宅心通在什麽處仰山聞而釋之曰前兩度是涉境心故爲大耳所見後是自受用三昧故大耳不能見今南泉欲遊莊舍而土地知之亦見其涉境心耳本無足怪者南泉自謂修行無力亦姑云爾僧因其言而詰之非識理者也答之以土地前更下一分飯蓋言前後皆涉境心耳

仰山嘗謂第一坐曰不思善不思惡正恁麽時作麽生對曰正恁麽時是某甲放身命處仰山曰何不問老僧曰恁麽時不見有和尚仰山曰扶吾教不起或曰不思善不思惡此六祖所謂本來面目而仰山少之何也潁濱老曰在周易有之無思也無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無思無爲者其體也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者其用也得其體未得其用故仰山以爲未足耳長沙岑和尚嘗遣僧問同參會老曰和尚見南泉後如何會默然僧曰未見南泉時如何會曰不可更別有也僧回以告岑有偈曰百尺竿頭坐底（一云試險）人雖然得入未爲真百尺竿頭須進步十方世界是全身蓋亦貴其用耳

香嚴閑師嘗謂衆曰如人在千尺懸崖口銜樹枝脚無所踏手無所攀忽有人問西來意若開口答卽喪身失命若不答又違問者如何卽是衆無對潁濱老

曰我若當此時便大開口答他西來意不管喪身失命管別有道理也

玄沙備頭陀謂衆曰諸方老宿盡道接物利生只如盲聾啞三種病人汝作麼生接拈槌竪拂他且不見共他說話他且不開口復啞若接不得佛法安在時雖有答者備皆不肯穎濱老曰三種病人若只用諸方拈槌竪拂說話等伎倆接他真是奈何他不得如諸佛菩薩修行功到虎狠蛇蝎崖石草木無物透不得而況三種病人乎玄沙之意儻在是耳非一時老宿境界故未有能道者耳

德謙禪師嘗到雙巖雙巖長老問金剛經云一切諸佛皆從此經出且道此經是何人說師曰說與不說且置和尙喚什麼作此經雙巖無對師曰一切聖賢皆以無爲法而有差別既以無爲法爲極則又安有差別且如差別是過不是過若是過一切聖賢盡有過若不是過決定喚什麼做差別雙巖亦無語穎濱老曰佛本無經此經者此心也佛惟無心故萬法由之而出若猶有心一法且不能出而況萬法乎四果十地皆賢聖也其所得法各有淺深然皆非無心則不能得故曰一切賢聖皆以無爲法而有差別如扁之斲輪傴僂之承蜩皆非無心無以致其功其以無致功則與賢聖同而其功之大小則與賢聖異賢聖之有差別蓋無可疑者也（經所謂以無爲法者謂以無而爲法耳非謂有無爲之法也然自六祖以來皆讀作無爲之法蓋僧家拙於文義耳）

杭州報恩院惠明禪師庵居大梅山有二禪客至師曰上坐離什麼處來曰都城師曰上坐離都城至此山則都城少上坐此山剩上坐剩則心外有法少則心法不周說得道理即住不會即去二客不能對又有朋彥上坐訪師師問一人發真歸源十方虛空一時消隕今天台嶷然如何得消隕去朋彥亦無措穎濱老曰佛身充滿於法界普現一切羣生前此理也一人發真歸源十方虛空一時消隕亦理也二理無可疑者人能達此理則去來之想盡山河之礙滅真性朗然物莫能隔此所以爲充滿法界消隕虛空矣達者聞而信之昧者疑之則天台嶷然在前未嘗滅矣

杭州永明寺道潛禪師嘗訪淨慧禪師會四衆士女入院淨慧曰律中隔壁聞釵釧聲即爲破戒見睹金銀合沓朱紫駢闐是破戒不是破戒師曰好箇入路淨慧稱善穎濱老曰隔壁聞釵釧聲而欲心動安得不謂破戒金銀合沓朱紫駢闐而心不起安得謂之破戒

欒城第三集卷第九

原书空白页

遺老齋記

庚辰之冬予蒙恩歸自南荒客於潁川思歸而不能諸子憂之曰父母老矣而居室未完吾儕之責也則相與卜築五年而有成其南修竹古柏蕭然如野人之家乃闢其四楹加明窗曲檻爲燕居之齋齋成求所以名之予曰予潁濱遺老也盍以遺老名之汝曹志之予幼從事於詩書凡世人之所能茫然不知也年二十有三朝廷方求直言有以予應詔者予采道路之言論宮掖之秘自謂必以此獲罪而有司果以爲不遜上獨不許曰吾以直言求士士以直言告我今而黜之天下其謂我何宰相不得已寘之下第自是流落凡二十餘年及宣后臨朝擢爲右司諫凡有所言多聽納者不五年而與聞國政蓋予之遭遇者再皆古人所希有然其間與世俗相從事之不如意者十常六七雖號爲得志而實不然予聞之樂莫善於如意而憂莫慘於不如意今予退居一室之間杜門却掃不與物接心之所可未嘗不行心所不可未嘗不止行止未嘗少不如意則予平生之樂未有善於今日者也汝曹志之學道而求寡過如予今日之處遺老齋可也

藏書室記

予幼師事先君聽其言觀其行事今老矣猶志其一二先君平居不治生業有田一廛無衣食之憂有書數千卷手緝而校之以遺子孫曰讀是內以治身外以治人足矣此孔氏之遺法也先君之遺言今猶在耳其遺書在櫝將復以遺諸子有能受而行之吾世其庶矣乎蓋孔氏之所以教人者始於洒掃應對進退及其安之然後申之以弦歌廣之以讀書曰道在是矣仁者見之斯以爲仁智者見之斯以爲智矣顏閔由是以得其德予賜由是以得其言求由由是以得其政游夏由是以得其文皆因其才而成之譬如農夫墾田以植草木小大長短甘辛鹹苦皆其性也吾無加損焉能養而不傷耳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如孔子猶養之以學而後成故古之知道者必由學學者必由讀書傳說之詔其君亦曰學于古訓乃有獲念終始典于學厥德修罔覺而况餘人乎子路之於孔氏有兼人之才而不安於學嘗謂孔子有民人社稷何必讀書然後爲學孔子非之曰汝聞六言六蔽矣乎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好智不好學其蔽也蕩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凡學而不讀書者皆子路也信其所好而不知古人之成敗與所遇之可否未有不爲病者雖然孔子嘗語子貢矣曰賜也汝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歟曰然非歟曰非也予一以貫之一以貫之非多學之所能致則子路之不讀書未可非耶曰非此之謂也老子曰爲學日益爲道日損以日益之學求日損之道而後一以貫之者可得而見也孟子論學道之要曰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心勿忘則莫如學必有事則莫如讀書朝夕從事於詩書待其久而自得則勿忘勿助之謂也譬

之稼穡以爲無益而捨之則不耘苗者也助之長則揠苗者也以孔孟之說考之乃得先君之遺意

待月軒記

昔予遊廬山見隱者焉爲予言性命之理曰性猶日也身猶月也予疑而詰之則曰人始有性而已性之所寓爲身天始有日而已日之所寓爲月日出於東方其出也萬物賴焉有目者以視有手者以執有足者以履至於山石草木亦非日不遂及其入也天下黯然無物不廢然日則未始有變也惟其所寓則有盈闕一盈一闕者月也惟性亦然出生入死出而生者未嘗增也入而死者未嘗耗也性一而已惟其所寓則有生死一生一死者身也雖有生死然而死此生彼未嘗息也身與月皆然古之治術者知之故日出於卯謂之命月之所在謂之身日入地中雖未嘗變而不爲世用復出於東然後物無不覩非命而何月不自明由日以爲明以日之遠近爲月之盈闕非身而何此術也而合於道世之治術者知其說不知其所以說也予異其言而志之久矣築室於斯闢其東南爲小軒軒之前廓然無障幾與天際每月之望開戶以須月之至月入吾軒則吾坐於軒上與之徘徊而不去一夕舉酒延客道隱者之語客漫不喻曰吾嘗治術矣初不聞是說也予爲之反復其理客徐悟曰唯唯因志其言于壁

墳院記

旌善廣福禪院者先公文安府君贈司徒墳側精舍也先公既壯而力學晚而以德行文學名於世夫人程氏追封蜀國太夫人生而志節不羣好讀書通古今知其治亂得失之故有二子長曰軾季則轍也方其少時先公先夫人皆曰吾嘗有志斯世今老矣二子其尙成吾志乎轍兄弟雖少而仕亦流落不偶年幾五十乃始得還朝兄氣剛寡合已入復出轍碌碌無能輕重五年而至尙書右丞與聞國政以故事得於墳側建刹度僧以薦先福墳之東南四里許有故伽藍陵阜相拱揖松竹深茂相傳唐中和中任氏兄弟所捨也轍以請於朝改賜今牓時元祐六年也旣三年兄弟皆以罪廢南遷海上又六年蒙恩北歸兄至毗陵以病沒轍中止潁川不能歸又五年前執政以黜去者皆奪去墳上刹又二年上哀矜舊臣手詔復還畀之墳之西南十餘步有泉焉廣深不及尋晝夜瀵湧清洌而甘冬不涸夏不溢自轍南遷而水日耗至奪刹遂竭父老來告轍惕焉疑獲譴於幽明徬徨不知所爲而手詔適至泉亦滃然而復山中人皆曰詔書乃與天通耶轍聞之遡闕而拜以膺上賜久之乃爲之記使世世子孫知茲刹廢興所自以無忘朝廷之德政和二年壬辰九月乙卯朔六日庚申中奉大夫護軍欒城縣開國伯賜紫金魚袋蘇轍記

欒城第三集卷第十

右欒城先生家集校閩蜀本篇目間有增損從郡齋紬繹其故蓋復官謝表後所附益章疏藁有所削也於政事書條例司狀見公入朝之始揆事中遠如漢賈誼議河流邊事茶役法分別君子小人之黨反復利害深入骨髓竊比之陸宣公贄歌詩千數百篇曾無幾微見用舍廢興之異晚歲杜門潁川喜秋稼句曰我願人心似天意愛惜老弱憐孤貧仁民愛物可謂中心藏之何日忘之矣伏讀欽袛請事斯語淳熙六年七月望日從政郎充筠州州學教授鄧光謹書

太師文定欒城公集刊行于時者如建安本頗多缺謬其在麻沙者尤甚蜀本舛亦不免是以覽者病之今以家藏舊本前後并第三集合爲八十四卷皆曾祖自編類者謹與同官及小兒輩校讎數過鋟版於筠之公帑云旹淳熙己亥中元日曾孫朝奉大夫權知筠州軍州事詡謹書

校勘官

文林郎筠州軍事判官倪　思

從政郎充筠州州學教授鄧　光

奉議郎知筠州高安縣事閭丘　泳

先文定公欒城集先君吏部淳熙己亥守筠陽日以
遺藁校定命工刊之未幾被召到闕除郎因對
孝宗皇帝玉音問曰子由之文平淡而深造於理欒
城集天下無善本朕欲刊之先君奏曰臣假守筠陽
日以家藏及閩蜀本三攷是正鏤板公帑字畫差大
粗亦可觀容臣進呈對畢得旨速進來翌朝上詣德
壽宮起居升輦之際宣諭左右催進後聞丞相魯國
正公丞相鄭國梁公云上置諸御案上日閱五板森
無所肖似濫承人乏到官之初重念先君所刊家集
遭際乙夜之觀實爲榮遇其板以歲久字畫悉皆漫
滅殆不可讀今撙節浮費洒一新之昔文忠文定二
祖筠實舊游之地邦人建祠祀之又況先君嘗守是
邦遺愛在人此集之再刊亦從邦人之請也開禧丁
卯上元日四世孫朝奉郎權知筠州軍州事蘇森謹
書

欒城集後序

欒城集暨欒城後集三集凡八十四卷宋蘇文
定公潁濱先生所著我
皇明
蜀王殿下所刻也巡撫臺東阜劉公監察侍御合
川王公胥有論撰弁之首簡金輝玉潤光映縹
緗廷槐睹而嘆曰嗟乎可以傳矣夫文章與世
運相爲流通者也六籍以還作者相繼春秋戰
國先秦兩漢魏晉齊梁之間屈宋班馬荀楊董
賈曹劉沈謝嵇阮之徒下逮盛唐李杜韓柳諸
公郁郁彬彬號稱極盛雖其體裁風格律調音
響抑揚變化言人人殊要之發舒道德之光闡
明鬼神之祕窮探天地之變左右典墳羽翼風
雅則異世而同符焉嗚呼至矣宋興文教炳蔚
詞人輩出嘉祐以後眉山三蘇名擅天下而一
代文宗歐陽文忠公輩極力爲之延譽一時學
士大夫聞談三蘇氏罔弗歛衽敬服蓋當世之
絕倡也乃文定公以沉靜簡潔之資席家庭師
友之訓平生著作與東坡相上下而氣充才贍
自成己格議者謂爲汪洋澹泊有秀傑之氣究
其所至蓋已闖李杜韓柳之門窺古人堂室之
奧矣乃其時有稱述之曰蘇黃曰歐蘇曰歐曾
蘇云云然者類指東坡而東坡自謂則云子實
勝我豈其兄弟自相標榜耶抑當時之人以其
父兄之故而軋之使後耶今天下之士崇治理
者嘉唐虞敦行誼者師周孔鴻名偉績後先相

望至其發軔之始文藝之場無弗躋李杜韓柳歐蘇而進焉則斯集之刻也固天下之士所願見者乃歷宋至今幾數百載而全編始出又得博雅諸公崇尚而表章之謂非斯集斯文之大幸與廷槐不敏不足與論古今作者之意乃幸游公之鄉與聞刻集事而又猥以不腆之辭附諸羣玉之後故不斬撫拾如右因長史高君鵬爲

王誦焉若

王樂善好禮崇古右文賢明之懿太宰玉溪公校錄之勞通政石川公翊贊之力暨我東阜公合川公屬

王刻集之故則前序見之茲弗敢贅也

嘉靖辛丑夏六月朔四川按察司提督水利帶管提學僉事膠東崔廷槐書